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四四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E606/1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四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6.625印張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圓

經部第四四册目次

經部・易類

周易析疑十五卷前圖一卷

〔清〕張蘭皋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乾隆九年梅花書屋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易析疑十五卷》提要

周易析疑自序

儒者之於學也必折衷於五經五經以易爲本經四聖人而成伏羲畫卦本三才之道類萬物之情盡天下之變其義無所不包歷代因之制器占筮逮文王身歷事變羈於羑里乃演易繫以彖辭所言進退存亡吉凶消長之理必歸於正而非徒以倖免苟得爲能周公遭流言之謗東都遜避繫象辭於六爻之下以盡卦義向非吾夫子生知至聖韋編三絶之功何以能發明易簡之理通於道德性命之奧切於倫常日用之中若是其大彰明較著者乎自秦漢以來方伎諸家五行卦氣以之經緯天地災異禍福之學以斷吉凶雖無所不驗而去聖人因占示教之意遠矣惟宋周程邵張朱諸大儒出推本道學功實踐履必歸於義理之占而易道乃明然其間每有以一爻之義礙全卦者細攷其由多因於前儒之舊且有未合於夫子之彖傳者伊川程子晚年始出易傳以授門人張思叔尹彦明且囑曰易傳只說得七分學者更須自體究晦庵朱子以其雖言理而有未合於象因作本義推本聖人尚占之意門人有以疑義爲問者如虎視眈眈其欲逐逐之類亦曰終難理會未暇整頓是程朱之精於義理猶多

有未愜也今去程朱幾六百年宋末元明以來諸儒之研究或三十年二十年之苦功或父未卒業傳之於子或師有未愜授之門人其闡發聖人之微意講求疑義之未明何可聽其湮沒而不傳一是昔年承紫眞先生指示於先儒講說之外多聞妙義因從臾成書爲讀易隨抄先生於徐氏傳是樓見易解數百家閱歷至廣至是凡三易稿猶以爲未竟之業時先生年九十有三越二年而先生棄世自後無從質問然不敢虛負先生期望之意反復玩味廣搜博採彙集頗多惟求感發以合聖人之旨爲補訂析疑心之所求思有可通不得不爲剖析其於先生原本不可輕爲攙越因更輯爲一編

竊謂讀易之要必陰陽之大分明而乾坤之理得乾坤之理得而易之精蘊探討無窮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學者欲求聞道易不可不講也欲求講易必潛心於夫子之十翼庶可得其門而入也或謂夏有連山商有歸藏連山首艮歸藏首坤用各不同四聖之易似亦各有其意夫易之卦象固無不可通雖皆用以占筮而周易繫辭則義理之占乃禍福之原內聖外王之學也得吾夫子贊易而伏羲文王周公之意顯然可見易道大明如日月之經天其施於實用功在

生民德侔天地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孔子之謂集大成苟不體察於修齊治平之大道而僅僅求之術數推測之間非吾夫子之所言非聖人作易前民用之意也

乾隆甲子初秋張蘭皋一栻謹識

周易析疑凡例

蔣紫眞先生讀易隨抄未有刻本所傳寫者不過三十部每於兩卦之前明聖人立卦之意辭旨深奧然其間亦有未易明者故從程子用卦

蕭漢中坎爲嫡子之說非聖人之意刪去

讀易隨抄未有圖說茲編悉從孔子大傳所言者列爲前圖

凡引用先儒釋經之意義則必明其所自來不敢沒其善若不合於彖傳象傳者則不敢取

讀易隨抄或紫眞先生融會先儒之意而言者或先生之自言者其先未曾別白亦從其舊若不合於彖傳象傳者亦不敢取

凡辨難析疑之處或取先儒之意而參以愚意者亦從隨抄之例不敢過爲別白也

周易析疑前圖目錄

周易析疑目錄

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一三五七九陽奇天數二四六八十陰偶地數。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此章言河圖之數。○參其一陽而爲三兩其一陰而爲二所謂參天兩地者也三二合則爲五此河圖洛書所以皆以五爲中也○邵子曰圓者星也天之星有五宮東宮蒼龍北宮玄武西宮白虎南宮朱雀中宮紫微垣是也五者有中央四邊而無四角無四角故圓歷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歷紀之數皆以五起五者五行之一周也五日爲一候二其五者十干之一周也十日爲一旬三其五爲一氣六其

五爲一月九其五爲一節十二其五者千支相乘之一周也十八其五爲一時七十二其五爲一歲每歲木火土金水各王七十二日是爲五辰凡此歷紀之數皆起於天星五宮之五方者土也地之土有九區正東正南正西正北西北東北東南西南及中區是也九者有中央四邊而又有四角有四角故方畫州井地之法其放於此乎畫州井地之法皆分爲九以中國爲三千里分爲九州此畫州之九也以農田九百畝之地溝之作井字分爲九夫此井地之九也凡此所畫井地之法皆放倣地域九區之九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河圖洛書者天地所呈自然之瑞河圖之數亦是五位合於天星五宮之圖一六居北者玄武之星也二七居南者朱雀之星也三八居東者蒼龍之星也四九居西者白虎之星也五十居中者紫微垣之星也洛書之文亦是九位合於地土九區之方前戴九者正南之土也後履一者正北之土也左身三者正東之土也右身七者正西之土也右肩二者西南之土也左肩四者東南之土也右足六者西北之土也左足八者東北之土也中脊五者中區之土也

朱子曰天地間一氣分而二則爲陰陽河圖之位一與六居北二與七居南三與八居東四與九居西五與十居中一陰一陽兩其五行而已洛書之位一與九對二與八對三與七對四與六對縱橫皆十五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河圖以生數爲主而六七八九十者因五得數以附于生數一二三四五之外中者主而外者客也洛書以奇數爲主而二四六八者各因其類以附于奇數一三七九之側正者君而側者臣也河圖運行則北水生木東木生火南火生土中土生金西金生水左旋一周而水又生木也洛書運行則一六水克火七二火克金九四金克木三八木克土中五土克水右旋一周而水復克火也

熊與可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自夫子易大傳言之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言河圖數也三五以變錯綜其數言洛書數也言洛書者莫如三五之說後儒則僅知有洪範而已此聖人之所爲則者其理一是象與數之所不能二也

一爲太陽之位九爲太陽之數故洛書一與九對二爲少陰之位八爲少陰之數故二與八對三爲少陽之位七爲少陽之數故三與七對四爲太陰之位六爲太陰之數故四與六對是以洛書論易其陰陽之理奇耦之數方位之所若合符節按此則圖書之事可以無疑矣

大戴禮記明堂篇曰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注云九室法龜文故取此數河圖洛書者天降其祥人傳其象周之世河圖與天球寶玉同藏於王府其貴重可知秦漢以來官府既不收貯學者亦不復見觀漢志劉歆所云本孔安國

蓋亦祖述相傳之辭爾未曾親見圖書之象者也後漢鄭玄注禮記則不識河圖之爲何物及魏何晏集註論語晉人作尚書孔傳顧命洪範兩注雖皆用孔劉之說而頗失其意蓋孔劉雖不見圖書而謂伏羲則河圖畫八卦禹法洛書陳洪範則圖書自圖書卦範自卦範猶知其爲二而不誤認爲一也若魏晉諸儒則直謂周易八卦即是河圖洪範九疇即是洛書蓋以河出圖爲龍負一片之圖洛出書爲龜負一卷之書矣唐孔穎達易書禮記疏宋邢昺論語疏亦然且雜取僞書怪誕之說皆由不曾見圖書十數九數之象故也大抵周後漢初儒流耑門之學率是口耳授受故凡有文辭可記誦者有傳而無文辭不可記誦者無傳五經皆存而獨樂之一經亡三百五篇詩皆存而獨笙詩之六篇亡蓋以無文辭非可記誦故也若先天古易止有卦畫河圖洛書止有圖象則儒家亦不傳是以漢魏晉唐宋初之儒不見圖書蓋易圖書不傳於儒流而方伎家藉此竊窺造化乃秘而寶之然歷代方伎之人不過泥小術數鮮或探大本原雖秘此實特小用之逮唐亡宋興之際希夷先生陳搏圖南從方技家得此當時有穆修种

放遊其門故穆得其古易种得其圖書穆傳李之才再傳而至邵雍种傳李漑許堅范諤昌四傳而至劉牧邵得圖書蓋亦穆所傳也其洞徹蘊奧茂以加矣劉亦發揮圖書有易象鉤隱圖曰河圖數四十五陳四象而不言五行洛書數五十五演五行而不述四象夫河圖洛書邵所傳原於穆劉所傳原於种皆得自希夷者也然邵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而劉則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劉之資識雖凡下而爲人亦質實非敢固易置圖書之名也蓋其初所傳但得二圖不曾分別何者爲圖何者爲書是致混淆而不

免差五非劉之罪也當時有阮逸者作關子明易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阮與种穆同時人蓋因二家見圖書之象故云然然歐陽修亦與阮同時阮及見圖書而歐陽未及見蓋當時所傳未廣也是以歐陽與臨川王氏文人巨擘而皆不見圖書歐陽直以八卦爲河圖不信有圖書并疑繫辭傳非孔子所作王氏雖不以爲無而未嘗見其圖象故其說圖書皆以意臆度懸空立言直至乾道淳熙間朱子始推尊邵子之學然當時信從者寡亦

未盛行於世也○又曰河圖之馬不異於凡馬洛書之龜不異於凡龜初非怪事至今馬背之毛其旋有如星點特其旋無此十數爾至今龜背之甲其坼有如字畫特其坼無此九數爾或曰馬毛之旋如星點之圓圈者曰圖龜甲之坼如字畫之縱橫者曰書是矣然傳自希夷者圖書皆作圓圈何也曰方伎家之取用不過以其數之多寡而已故其傳寫之也通作圓圈取其省易如後世以隸書代篆以鄉錢代著之類亦取其省易也但曰圖曰書立名既異二者自應不同若洛書是圓圈則亦圖也何以謂之書哉

且龜甲之上豈應現出圓圈之形鄭樵漁仲通志序曰河出圖有自然之象洛出書有自然之理天地出此二物以示聖人使百代憲章必本於此而不可偏廢者也鄭氏雖非精於河圖洛書之學然其所謂通志有六書畧有圖譜畧蓋謂河圖之如星點者爲諸圖形象之祖洛書之如字畫者爲六書文字之宗故曰自然之象自然之理象猶天象之象日月星辰理猶地理之理也山川脈絡旁觀暗合有見於圖書二名之異故其言亦精當使龜書如舊作字畫而不作圓圈則圖自爲圖書自爲書無淆紊亂矣今按以九爲圖者以八方環列

與易之八卦合以十爲書者以五位相得與範之五行合故也然易大傳敘天一至地十之數總之曰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則十之爲圖不可易也洪範九疇極於九數而無十則九之爲書亦不可易矣歐陽永叔不信河圖洛書蘇子瞻云著於易見於論語不可誣也曾子固云以非所習見則決以爲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爲可盡於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

河圖洛書合一圖

一數至十數環列爲圖河圖洛書之總括也平衡取之而八宮交午相對則書也交午取之而五位內外相合則圖也圖書所出異地所現異時所託異物五位與九宮其象異五十五與四十五其數異然而一圖一方一贏一縮一左旋而相生一右轉而相克相與爲用而不可相無者則以其原同出於此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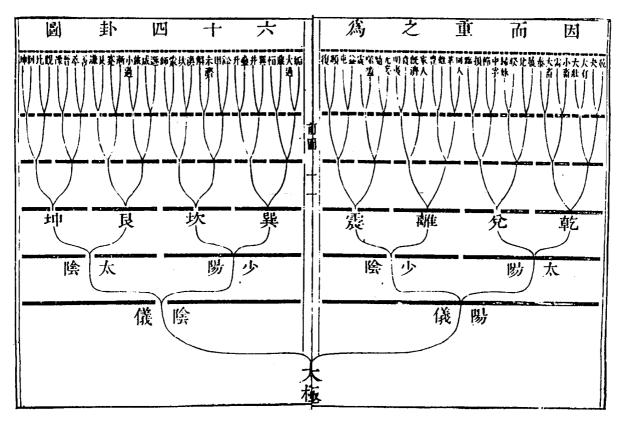
交午取用　五位內外相合爲河圖

平衡取用　八宮交午相對爲洛書

伏羲始畫八卦圖

八卦　四象　兩儀　太極

易大傳曰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又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按此二章言聖人所以畫卦之意河圖蓋所觀所取之一端也○又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朱子曰畫之所以有奇偶卦之所以三畫而成皆是自然流出不假安排此易學之綱領開卷第一義然古今未見有識者至康節先生始傳先天之學而得其說以為伏羲氏之易也

邵子說見六十四卦圖後

易大傳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邵子曰太極既分兩儀立矣陽上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四象生矣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於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錯而後萬物生焉

卦名六十四因而重之者其實卦祇八耳八卦加八卦而有內外卦六爻故曰爻在其中觀孔子彖傳釋經最易見

朱子曰。伏羲先天之易。八卦橫圖首乾終坤。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橫圖每一卦之上有八卦。其序依舊如此。前三十二卦一畫陽。便對後三十二卦一畫陰。前三十二卦一畫陰。便對後三十二卦一畫陽。兩頭提起。各各相對。乾對坤夬對剝以至頤對大過復對姤莫非自然之序。此康節所傳伏羲先天之易也。

朱子本義因而重之下註云 因而重之謂各因一卦而以八卦次第加之爲六十四也。爻。六爻也。旣重而後卦有六爻也。

王無異曰此朱子作本義時定說重之後方見六爻則非逐爻漸生可知矣

此即所謂橫圖而分爲八宮。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是其序也。而乾之爲一。即於本宮一位上見之。兌之爲二。即於本宮二位上見之。離之爲三。即於本宮三位上見之。震之爲四。即於本宮四位上見之。巽之爲五。即於本宮五位上見之。坎之爲六。即於本宮六位上見之。艮之爲七。即於本宮七位上見之。坤之爲八。即於本宮八位上見之。

先天八卦方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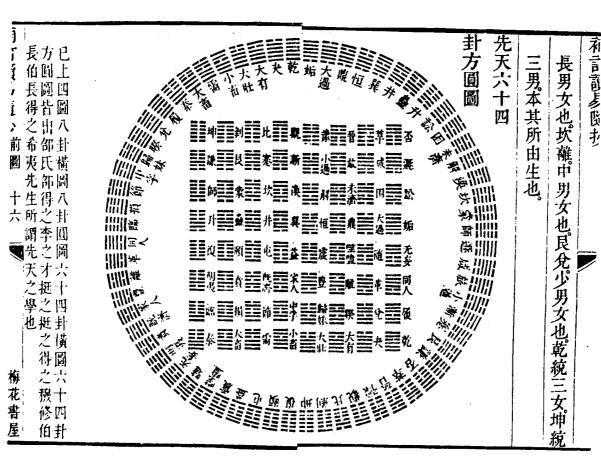
說卦傳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邵子曰。天地定位一節。明伏羲之八卦也。震始交陰而陽生。巽始消陽而陰生。兌陽長也。艮陰長也。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天地之所闔闢。日月之所出入。是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乎此矣。

○雙湖胡先生曰。此伏羲八卦方位。圓圖乃是取八卦橫圖中斷之开乾降坤左順右逆。而規之以爲此圖也。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四正卦。不可反者居四方之正位。震東北。巽西南。艮西北。兌東南。四反卦。震艮相反巽兌相反居四隅之間位。大位

乎上。地位乎下。日生於東。月生於西。山鎮西北。澤注東南。風起西南。雷動東北。自然與天地大造化合。此先天八卦。對待以立體如此。其位則乾一與坤八。兌二與艮七。離三與坎六。震四與巽五。各各相對而合成九數。其畫則乾三與坤六。兌四與艮五。離四與坎五。巽四與震五。亦各各相對而合成九數。橫圖首尾相合亦然。八卦之在橫圖也。首乾終坤。是爲生出之序。及在此圖。則震一陽。次離兌二陽。次乾三陽。接巽一陰。次坎艮二陰。終坤三陰。又接震一陽。是爲運行之序。上文邵子說正如此。生者卦畫之成。而行者卦氣之運也。震巽

長男女也。坎離中男女也。艮兌少男女也。乾統三女。坤統三男。本其所由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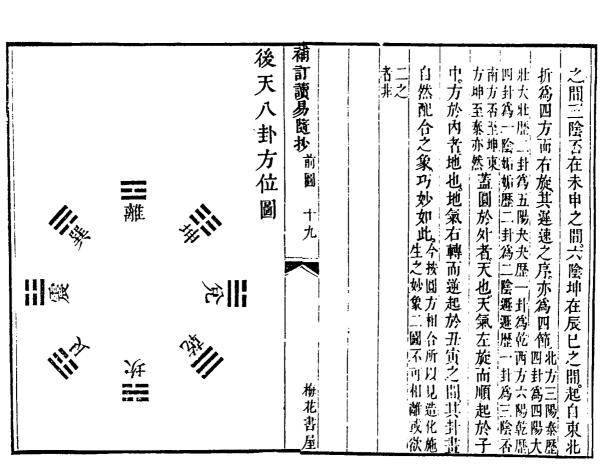
先天六十四卦方圓圖

已上四圖八卦橫圖八卦圓圖六十四卦橫圖六十四卦方圓圖皆出邵氏。邵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修伯長。伯長得之希夷先生。所謂先天之學也。

說卦傳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邵子曰天地定位一節明伏羲之八卦也八卦相錯者明相錯而成六十四也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來也夫易之數由易而成矣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比也淳安夏氏曰先儒止就先天圓圖上分順逆謂自震四至乾一皆已生之卦為數往者順自巽五至坤八皆未生之卦為知來者逆

此說未盡先師潛齋何先生謂圓圖見天地之順方圖見天地之逆天地之運不順不行天地之交不逆不生順而行所以生物逆而生所以自生也其詩曰順看圖在順圖中倒看生方逆數同只把一圖分順逆方圓造化妙無窮朱允升曰夏氏述何氏之意蓋謂凡循其數而數其已往是循其舊跡故曰順凡推測以求知其方來是迎之於未形故曰逆易卦之畫自下而上皆是推測而迎之於未來者所以為知來者逆之數也圓圖自乾一至震四自巽五至坤八皆自南而北自上而下為順方圖自乾一之八卦至坤八之八卦皆自北而南自下而上為逆易逆數者謂畫卦自下而上也蓋六十四卦圓圖即八卦定位圖而重之者也故此數往知來逆數三句專以發明內之方圖蓋圓於外而順者天地之運而行而方於內而逆者天地之交而生者也

雙湖胡先生曰此伏羲六十四卦圓圖亦是取六十四卦橫圖中斷之順布前三十二卦於左方逆布後三十二卦於右方於是乾姤之際當正南之午坤復之際當正北之子一陽之復歷十六卦而為二陽之臨臨歷八卦為三陽之泰泰歷四卦為四陽之大壯大壯歷二卦為五陽之夬夬歷一卦即為六陽之乾姤之進也其序何其遲乾歷一卦即為一陰之姤極而反也其機何其速此可以觀省矣自姤至坤而復亦然 ○前村程先生曰邵子云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從中起萬化萬事生于心也其

詩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於心上起經綸先天圓圖之從中起固不待言說卦雷以動之八句正是明橫圖方圖之從中起也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震巽恒益之生物也故其象故在內雨以潤之日以烜之坎離旣未之長物也故次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山澤咸損之收物也故又次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天地否泰之覆藏包羅也故最在外也○邵子詩曰天地定位否泰反類山澤通氣損咸見義雷風相薄恒益起意水火相射旣濟未濟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盪成六十四朱子曰此詩是說方圖中兩交股

底且如西北角乾東南角坤是天地定位便對東北角泰西南角否次乾是兌次坤是艮便對次否之咸次泰之損後四卦皆然其自然巧妙如此只是從兩角尖射取去○雙湖胡先生曰六十四卦方圖亦是取六十四卦橫圖斷爲八節自下而上疊爲八層乾本在圓圖之南今轉而居西北坤本在圓圖之北今轉而居東南圓圖坤復在子一陽二陽以至六陽自左而升乾姤在午一陰二陰以至六陰自右而降于午之中分爲兩片而左旋其遲速之序亦爲兩節左陽升右陰降方圖三陽泰在丑寅之間六陽乾在戌亥之間三陰否在未申之間六陰坤在辰巳之間起自東北折爲四方而右旋其遲速之序亦爲四節北方三陽泰歷四卦爲四陽大壯大壯歷二卦爲五陽夬夬歷一卦爲乾西方六陽乾歷四卦爲一陰姤姤歷二卦爲二陰遯遯歷一卦爲三陰否南方否至坤東方坤至泰亦然蓋圓於外者天也天氣左旋而順起於子中方於內者地也地氣右轉而逆起於丑寅之間其卦畫自然配合之象巧妙如此今按圓方相合所以見造化施生之妙象二圖不可相離或欲二之者非

後天八卦方位圖

說卦傳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邵子曰起震終艮一節明文

王之八卦也○又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為泰坎離交而為既濟也陽尊居上陰卑居下天地之體也陽交於陰而居下陰交於陽而居上天地之用也天在上而氣下降地在下而氣上騰是也乾坤二卦交則為泰不交則為否矣坎離二卦交則為既濟不交則為未濟矣此二句以贊明後天卦圖交易之功用儒先以先天後天四卦之方位求之故不通乾生於子坤生於午一陽生於子左旋一周至戌亥而極故乾居西北一陰生於午右轉一周至申未而極故坤居西南坎終於寅離終於申月之行天夏至之朔生於地之戌至冬至之望則出於地之寅故坎正位乎北日之行天冬至之旦出於地之辰至冬至之夕則沒於地之申故離正位乎南以應天之時也乾陽極於西北而又始於子冬至之時也坤陰極於西南而又始於午夏至之時也冬至之望日沒於申月出於寅皆一歲之運行終而復始於此故曰應天之時儒先徒以二圖

四卦之位求之故不通置乾於西北方圖西北乾之本位後天乾仍居此不變動故曰置退坤於西南方圖坤位東南是最上一層之第八位今後天坤居西南是從第八位卻行而居第一位也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邵子曰母孕長男而為復後天震居方圖復卦之位是長子用長子之事後天巽居方圖姤卦之位是長女代母也坎離得位而艮兌為偶坎得乾之中書後天坎居北得方圖乾八卦之位離得坤之中書後天離居南得方圖坤八卦之位山與地相附故艮居東北對西南之坤而為偶澤與天相連故兌居正西接西北之乾而為偶以應地之方也方謂方所亦謂方圖王者之法其盡於是矣王者以恩信使上下交通此圖盡之舊說專以王者為文王非○又曰震兌始交者也故當朝夕之位坎離交之極者也故當子午之位巽艮雖不交陽下陰上為交陽上陰下為不交而陰陽猶雜也故

當用中之偏乾坤縱而六子橫此句未妥說見下條易之本也震兌橫而六卦縱易之用也○雙湖胡先生曰此文王八卦取東西南北四方之位及春夏秋冬四時運行之序後天八卦流行以致用如此若夫乾統三男於東北坤統三女於西南是入用之際各從其類也

朱允升曰。先天八卦圓圖方位。以畫卦橫圖中斷之。升乾降坤。左順右逆。規而圓之。其畫卦之對待。法象之配合。純出於自然。人所可知。若後天八卦圓圖方位。則古初所以制作自然之法象。有不易知者。後人不過即其已然之迹說卦之所已陳者而用之。唯朱子言後天卦位。某嘗以卦畫推求。縱橫反覆。竟不得其安排之意。又曰以卦畫言之。震以一陽居下。兌以一陰居上。故相對。坎以一陽居中。離以一陰居中。故相對。但不知四隅之卦。卻如此對。何也。噫。吾朱子推求之於卦畫。其古初所以制作自然之法象歟。

升請述平日一得之愚。以成儒先之意。蓋後天八卦方位因先天方位卦畫自然之對。取用於交易而已。初無他意義也。卦畫之對。乾三陽與坤三陰。一對也。坎中陽與離中陰。一對也。震初陽與兌末陰。一對也。艮末陽與巽初陰。一對也。此四對者。造化自然之法象。而先天後天之所同也。先天方位。乾尊於南。陽畫多於上。陰畫多於下。故乾坤相對於南北。離坎相對於東西。兌震相對於東南東北。巽艮相對於西南西北。八卦四對。離坎橫而六卦縱。邵子曰。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是也。此造化之體也。後

天則因其定位之體以著其交易之用焉定位者尊卑貴賤之體故卦之純氣中氣居四正偏雜居四隅交易者升降往來之用故卦之交者居四正不交者居四隅故後天方位震用於東陽卦降而下陰卦升於上故震兌相對於東西離坎相對於南北巽艮相對於東南東北乾坤相對於西南西北八卦四對震兌橫而六卦縱邵子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爲泰坎離交而爲既濟也又曰震兌始交者也故當朝夕之位坎離交之極者也故當子午之位艮巽不交而陰陽猶雜也故居

用中之偏乾坤純陽純陰也故居不用之位也又曰震兌橫而六卦縱天地之用也邵子此三條之說已深得後天方位之旨但卦畫自然之對在先後天方位皆一橫三縱邵子論後天震兌橫而六卦縱是矣而其論先天者猶未歸一乃云乾坤縱而六子橫故後人惑焉朱子推求後天卦畫相對既得之於震兌離坎矣而未能推之以通其餘蓋因不知三縱一橫之相對而直以交午對角求之故此義未徹如月之將望而猶有一分之未圓而有待於後人也如此○先天八卦除乾坤坎離以純氣中氣居四正卦

位外四隅四卦必兩縱相對則不特陰陽相對又且長少相對然後二卦合而爲純氣中氣而造化進退升降自然交互之法象具焉若以交午射角取對則震巽皆一索之長男女艮兌皆三索之少男女陰陽相對雖可以合爲純氣而長少不對不可以合爲中氣若六子橫取爲對則巽兌皆女而震艮皆男長少雖對而陰陽不對其非是尤可知也此論與雷風相薄山澤通氣交午言象處並行不悖因論卦對縱橫之妙理而索言之

周易卦序圖

上經 以乾坤坎離為主卦 以震艮巽兌為客卦

主卦中乾坤為君坎離為臣乾統坤坎先離

[始]

上經之初其[用]卦則乾為主坤從乾其臣卦則坎用事離不得用事陽中之陽故也

巽 坎 艮 / 兌 乾 坤 / 離 震

乾 坤

屯 蒙

需 訟

師 比

乾為主 坎用事

上經之[中]陰陽之交

交泰前 乾南坤北有坎無離

巽 坎 艮 / 兌 乾 坤 / 離 震

師 比

小畜 履

否泰乾坤全體之交夯八卦乾坤分體之交此乾坤交而夯生六子之象

泰 否

交泰後 乾北坤南有離無坎

同人 大有

謙 豫

乾 再索而中亦也

坤 再索而中男

乾 一索而長男

坤 一索而長女

坤 三索而少男

乾 三索而少女

(女)(正)(位)(乎)(内)(也)

(男)(正)(位)(乎)(外)(也)

[終]

上經之[終]其君卦則坤為主乾從坤其臣卦則離用事坎不得用事陽中之陰故也

巽 坎 / 兌 坤 / 離 乾 / 震 艮

隨 蠱

臨 觀

噬嗑 賁

剝 復

无妄 大畜

頤 大過

坎 離

坤南為主

乾北為從

兌巽震艮縱横押闔包括於外參錯於內將以客而褰拮主也此所以為上經之終

下經 以兌巽震艮為主卦 以離坎乾坤為客卦

主卦中兌巽最貴而兌又貴於巽

[始]

下經之[初] 陰中之陽

咸 恒

遯 大壯

晉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損 益

兌巽包艮震以唱

乾居艮震外

坤為主離用事

坤居艮震外

艮震包兌巽以和

坤統三女

乾統三男

(下)(經)(主)(卦)(之)(游)(離)(也)

易緯書曰。易六十四卦。文王以上下經分之。○邵子曰。易首乾坤。中坎離。終水火之交不交。皆至理也。又曰乾坤坎離上篇之用。兌艮震巽下篇之用。○環溪李氏曰。易分上下。見於大傳大衍章。二篇之策之語。兼序卦至坎離別起文義。上經首乾坤。二老對立。序卦隱乾坤之名。下經首咸二少合體。序卦隱咸之名。上經終於坎離。下經終於既濟未濟。其間至理惜乎。邵說之不傳。未能究其所以然也。○豫章蕭氏曰。周易以乾坤坎離爲上經之主。以兌巽震艮爲下經之主。於中乾坎震艮陽也。坤離巽兌陰也。上下經

之卦。必先分而後序。重卦上下兩體。六十四卦。共百二十八體。必先以主客陰陽進退贏縮之數。以分兩體之卦爲兩經。既分矣。又各以主客陰陽上下離合之義。以合兩體爲一卦。然後方以主客陰陽始終先後之理勢以序之。則知上下經。一體不可多。不可少。而兩經中。一卦不可先。不可後者矣。蕭氏全書今錄於後。其至道妙義精蘊之所在也

朱允升曰周易卦序之義自韓康伯孔穎達以來往往欲求之孔聖序卦傳之外程朱諸儒用意尤篤至於臨川吳氏先生卦統之序述亦可謂求之至矣而其中間精密比次之故則猶有未當於人心者愚求之半生晚乃得豫章蕭氏讀易攷原之書以爲二篇之卦必先分而後序閎奧精粹貫通神聖誠古今之絶學也謹節縮爲上下經二圖於右而錄其全文於下以廣其傳於不朽云

讀易攷原　吉之泰和蕭漢中景元學

原上下經分卦第一

聖人之作易也畫卦爲八而已及重爲六十四於是分其三十爲上篇之卦分其三十四爲下篇之卦既分上下又從而序次其先後皆有指先儒說易者執大傳後序兩篇爲據不復置思夫始作易者伏羲也自伏羲至文王數千年自文王至孔子又五六百年二篇之分與卦之序已定於孔子之先矣非卦與序待孔子出始序次之而分爲兩篇也孔子之作序卦也因卦之名說名之義序其名義前後相承以詔學者蓋教人觀易之一法韓康伯註易頗疑謂孔子特以明其義耳非易之緼也孔穎達從而爲之說

曰聖人本定先後自有指非用孔子序卦之意若原用孔子序卦之意不應其卦二二相偶蓋六十四卦兩兩相對乾與坤爲一對屯與蒙爲一對上經三十卦成十五對下經三十四卦成十七對伏羲文王本定先後以兩卦之對爲次序非以一卦之名爲次序韓孔之疑不爲無見但雖有此疑所以乾坤之後受之以屯蒙屯蒙之後受之以需訟其義安在終無說以處之先儒因循不加攷論豈非千古讀易之闕典也哉竊謂聖人先分卦而後序必先名卦之所以分始可論卦之所以序卦非特名而後序篇非因序而始分作易本指有在卦名外者伊川先生始作上下篇義附易傳之後謂卦之分以陰陽陽盛者居上而卦有乾者居上篇陰盛者居下而卦有坤者居下篇然攷之上篇有乾者凡十一卦有坤者亦十一卦下篇有坤者凡四卦有乾者亦四卦聖人何嘗以乾爲陽盛而居上篇坤爲陰盛而居下篇哉且剝有坤又陰盛乃居上篇大壯有乾又陽盛乃居下篇伊川曰剝雖陰長然文則陽極故居上篇大壯雖陽壯然文則陰盛故居下篇諸如此類往往逐卦推義以求合陽盛陰盛之說故條例不一費於辨析朱

文公作周易本義首言簡帙重大故分上下兩篇蓋不取伊川先生之說其意若曰二篇之分初無義特以簡帙重大而分耳孔穎達曰二篇文王所定今按文王所作六十四卦繇辭通不過七百一十五字謂之簡帙重大可乎分為二各三十二卦可也上經止三十下經乃三十四卦何為而然哉由伊川之說則分卦有義由文公之說則分卦無義謂分卦無義似不可謂分卦有義則又無說以定後學將安從且聖人先分卦而後序乎先序卦而後分乎伊川曰二篇之卦既分而後推其義而為之次是先分而後

序也文公曰簡帙重大故分上下兩篇是先序而後分也然則孰是伊川先分卦之說為是特論卦之所以分逐卦推義以求合非自然而然不可易者故不得不論夫卦之始畫也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四方之正卦也震東北巽西南艮西北兌東南四隅之偏卦也周禮曰其經卦八方其畫而為八也總名經卦而已及重而為六十四於是易分為上下兩經且聖人若何而分之蓋先分八卦次分餘卦附也八卦之分若何乾坤坎離四正卦也當居上經震巽艮兌四偏卦也當居下經八卦既分餘卦以次附焉此兩

經所以分之綱領也餘卦之分若何六十四卦之體八卦之體為之也每卦各具上下二體則六十四卦凡具一百二十八體乾之體十有六坤之體十有六六子之體各十有六總為一百二十八體而成六十四卦皆自八卦本體中分出而生者也上經乾坤坎離之卦下經震巽艮兌之卦所謂八卦之本體也其體之分出互合而生五十六卦者八卦本體之用也或分出而生上經之卦或分出而生下經之卦嘗攷其卦體之所以分（八卦各十六體或分在上經或分在下經）又攷其卦體之所以合（或以此上體合彼下體而成某卦或以此下體合彼上體成某卦）明

乎分體之義而知上經之卦不可移之下經下經之卦不可移之上經真不偶然也何哉夫八卦之體分於上經者止於六十分於下經者乃六十有八所以然者蓋上經以乾坤坎離為主下經以震巽艮兌為主乾坤坎離本體之卦居於上經其體之分出於上經者用於內也分出於下經者用於外也震巽艮兌本體之卦居於下經其體之分出於下經者用於內也分出於上經者用於外也用於內為主用於外為客是故乾坤坎離之分體在上經為主在下經為客震巽艮兌之分體在下經為主在上經為客今

以分體者詳列於後則知上經之六十體下經之六十八
體非偶然者也

乾之體十有六

見上經者十二　見下經者四

坤之體十有六

見上經者十二　見下經者四

右乾坤之十六體其分體之布於上下經或十二或四何
也康節曰天之體四用者三不用者一地之體四用者三
不用者一康節斯言爲皇極經世體數發非爲易上下經

體數發也然用其說推之義自胐合乾坤之體十有六四四
也用其三三四也所以十二體居上經不用者一一四也所以
餘四體居下經朱文公易學啓蒙曰陰陽之體數常均其
用數則陽三而陰一啓蒙斯言爲揲蓍策數發非爲易上
下經體數發也然用其說推之義亦胐合蓋陰陽之數有
體用自體而言其數常均自用而言陽主進陰主退故其
爲數也陽常贏陰常縮以四計之陽能用其三陰止用其
一以十六計之則陽用十二陰用四矣陽之體數以四計
之用者三不用者一其一之不用者爲陰所用也陰之體
數以四計之用者一不用者三其三之不用者爲陽所用
也是故乾之十六體其十二體乾之用體也其四體乾不
自用爲陰所用坤之十六體其四體坤之用體也其十二
體坤不自用爲陽所用是乾之用體在上經坤之用體在
下經何以言之六十四卦之體自八卦之體分出而生也
八卦之體又自乾坤之體分出而生也故六十四卦一乾
坤而已矣凡陽畫皆乾也凡陰畫皆坤也乾坤即易易即
乾坤乾坤二體合之即易之一體易之一體分之即乾坤
之二體也易之一體分而爲乾坤二體故易之一經分而

爲上下二經上經取陽升而上之義下經取陰降而下之
義上經所以明易之陽體即乾之陽體也下經所以明易
之陰體即坤之陰體也自六十四卦之體本於八卦而言
之則乾坤坎離爲上篇之主震巽艮兌爲下篇之主此易
之綱領也自八卦之本體本於乾坤而言之則上經乃乾
之陽體下經乃坤之陰體此又易之大綱領也惟其如是
此乾之用體十二所以在上經其不自用之體四爲陰所
用而在下經坤之用體四所以在下經其不自用之體十
二爲陽所用而在上經也

坎之體十有六

見上經者八　見下經者八

震之體十有六

見上經者七　見下經者九

艮之體十有六

見上經者七　見下經者九

離之體十有六

見上經者六　見下經者十

巽之體十有六

見上經者四　見下經者十二

兌之體十有六

見上經者四　見下經者十二

右上經坎與震艮皆陽卦也。坎之體八。震艮之體七。坎多而震艮少。離與巽兌皆陰卦也。離之體六。巽兌之體四。離多而巽兌少。蓋上經坎離爲主。震巽艮兌爲客。主勝於客。客下於主。坎八而震艮七。減其一。離六而巽兌四。減其二。陽卦減其一。奇數也。陰卦減其二。耦數也。下經巽兌與離皆陰卦也。巽兌之體十二。離之體十。巽兌多而離少。震艮與坎皆陽卦也。震艮之體九。坎之體八。震艮多而坎少。蓋下經也。震艮巽兌爲主。坎離爲客。主勝於客。客下於主。坎八而震艮九。加其一。離十而巽兌十一。加其二。陽卦加其一。奇數也。陰卦加其二。偶數也。○震艮巽兌之分體。視坎離而爲贏縮。其離之體。則又視坎之體而爲進退也。所以然者。六子之分體。惟坎之分體爲最正。離震艮巽兌之體各十有六。其分體或偏多於上經。而下經則少。或偏多於下經。而上經則少。獨坎之十六體。中而分之。分其八於上經。分其八於下經。所分之體。最得其正也。其分體之正。由

本體之正故也。三畫者。坎之本體。十六體者。坎之分體也。坎之本體有中畫。三畫之內陽畫居中其本體正陽畫居中不偏於上不偏於下故其分體亦正。上下經各八體若夫震艮巽兌之本體則偏矣。震艮之陽畫巽兌之陰畫或偏於上或偏於下離之本體。雖有中畫。然中畫乃陰也。震艮巽兌之本體居偏。而坎離之本體居中。偏者必取正於中。故震艮巽兌之體。視坎離而分體。震艮之體視坎離而爲贏縮巽兌之體視離體而爲贏縮離之本體爲陰中。而坎之本體爲陽中。陰效法於陽。故離之分體。又視坎而分體。離之體視坎體而爲進退不可不察也。惟離之分體。視坎體而爲進退也。則上經坎離八而離體

六者離視坎體而減其二也。減其二者，離以其體之耦數退居於坎體之下故也。以離三畫之本體察之，其上畫陽也而耦數居陽畫之下，象與此合

下經坎體八而離體十者，離視坎體而多其二也。多其二者，離以其體之耦數進居於坎體之上故也。以離二畫之本體察之，其下畫陽也而偶數居陽畫之上，象與此合此所謂離視坎而分體也。又上經陽體之中則坎先離後，下經陰體之中則離先坎後，此亦視坎而為進退也。愚攷易至此，始悟聖人於易經六十四卦，並無衍文而獨於坎曰習坎，豈無意歟。由是上經之卦體六十。一體不可得而增，下經之卦體六十八。一體不可得

而減其分體之數既定，斯成卦之數亦定，則上經三十卦，一卦亦不可得而增，下經三十四卦，一卦亦不可得而減。世儒或有以六十四卦中，惟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此之八卦正而不反，餘五十六卦皆反，聖人分六正十二反合十有八為上經，分二正十六反合十有八為下經，以謂得聖人十有八變而成卦之說，然十有八變乃揲蓍成卦論也，非易上下經分卦論也。觀前所攷則或其然矣。

原上下經合卦第二

既察乎上下經卦體之所以分，當察乎上下經卦體之所以合。今上下經之卦，有主有客，故先論其主卦之合體，後論其客卦之合體，而上經乾與坤，其體皆十二，其合體之義則相類，下經兌與巽，其體皆十二，其合體之義則相類，至坎與離，震與艮，其合體之相類亦然，詳列於後，

上經

乾十二體

二體本卦乾　二體合坤成泰否

二體合坎成需訟　二體合離成同人大有

一體合震成无妄　震兌陽畫在下故二卦於上經為下卦以合陽也其於下經為上卦以合陰也

一體合兌成履

一體合巽成小畜　巽艮陽畫在上故二卦於上經為上卦以合陽也其於下經為下卦以合陰也

一體合艮成大畜

乾於主卦則各以二體合於客卦則各以一體合也

坤十二體

二體本卦坤　二體合乾成泰否

二體合坎成師比　二體合震成豫復

二體合艮成謙剝

一體合巽成觀（巽陽畫在上故於上經爲上卦以合陽也）

一體合兌成臨（兌陽畫在下故於上經爲下卦以合陽也）

坤在上經陽體之中。除本卦外。皆以二體合陽卦。所謂陰在陽中皆逆行也。是以獨不合離。以陰居中故也。（而離在下經以二體合坤　坎在上經以二體合坤）又前所謂坤不自用之體者十二。爲陽所用也。

坎八體

二體本卦坎　二體合乾成需訟

二體合坤成師比

一體合震成屯（震陽畫在下故於上經爲下卦以合陽也）

一體合艮成蒙（艮陽畫在上故於上經爲上卦以合陽也）

坎於主卦不合離。離者坎之配也。客卦不合巽兌。合陽不合陰也。又其所以不合二卦者。上經乾坤交。父母之象也。六子不交。男女之象也。故泰否在上經。下經六子交。夫婦之象也。故咸損恒益旣濟未濟在下經。

離六體

二體本卦離

二體合乾成同人大有（離在下經不合乾而合坤）

一體合震成噬嗑（震陽畫在下故於上經爲下卦以合陽也）

一體合艮成賁（艮陽畫在上故於上經爲上卦以合陽也）

離於上經主不合坤。客不合巽兌。合陽不合陰也。亦所謂陰在陽中皆逆行也。又其所以不合坎者。離之配也。上經六子不交。如上文云。

震七體（震在上經爲客無本卦巽者震之配上經六子不交故不合巽）

一體合乾成无妄　一體合坤成復

一體合坎成屯　一體合離成噬嗑

一體合艮成頤　一體合兌成隨

餘一體合坤成豫（震在上經不與巽交故以其合巽者合坤坤乃震之上體也）

震卦陽畫在下。故所合體除合坤成豫外。前六體皆居下卦以貴陽也。

艮七體（艮在上經爲客無本卦兌者艮之配上經六子不交故不合兌）

一體合乾成大畜　一體合坤成剝

一體合坎成蒙　一體合離成賁

一體合震成頤　一體合巽成蠱

餘一體合坤成謙（艮在上經不與兌交故以其合兌者合坤坤乃艮之下體也）

艮卦陽畫在上。故所合體。除合坤成謙外。前六體皆居上卦。以貴陽也。

巽四體　巽在上經爲客無本卦　震者巽之配上經六子不交故不合震

一體合乾成小畜　一體合坤成觀

一體合艮成蠱　一體合兌成大過

巽在上經止有四體。分二體合主卦乾坤。分二體合客卦艮兌。其合主卦也居上卦。其合客卦也居下卦。以合巽畫之陰陽也。

兌四體　兌在上經爲客無本卦　艮者兌之配上經六子不交故不合艮

一體合乾成履　一體合坤成臨

一體合震成隨　一體合巽成大過

兌在上經。止有四體。分二體合主卦乾坤。分二體合客卦震巽。其合主卦也居下卦。其合客卦也居上卦。以合兌畫之陰陽也。

下經

兌十二體

二體本卦兌

二體合艮成咸損　艮者兌之配也上經六子不交下經交矣故合二體

二體合離成革睽　下經離十坎八體數多

二體合坎成困節　故兌以二體合與巽同

一體合巽成中孚　震巽非兌之耦也故合一體

一體合震成歸妹　震巽在上經兌爲下卦合兌之陽畫在下經兌爲上卦合兌之陰畫

一體合乾成夬　乾坤在下經止有四體故各分之而兌之陰畫在上故下經兌爲上卦乾坤爲下卦

一體合坤成萃　兌之陽畫在下故上經兌爲下卦乾坤爲上卦

巽十二體

二體本卦巽

二體合震成益恒　震者巽之配也上經六子不交下經交矣故合二體

二體合離成家人鼎　下經離十坎八體數多

二體合坎成渙井　故巽以二體合與兌同

一體合兌成中孚　艮兌非巽之偶也故合一體

一體合艮成漸　艮兌在上經巽爲下卦客也在下經巽爲上卦主也

一體合乾成姤　乾坤在下經止有四體故各分之而巽之陰畫在下故下經巽爲下卦乾坤爲上卦

一體合坤成升　巽之陽畫在上故上經巽爲上卦乾坤爲下卦

震九體

二體本卦震

一體合巽成恒益　巽者震之配也上經六子不交下經交矣故合二體

一體合兌成歸妹　艮兌非震之耦也故合一體
一體合艮成小過
一體合離成豐　一體合坎成解　離坎乾亦非其耦也故亦以一體合
一體合乾成大壯
八卦獨不合坤　震陽卦也在下經陰體而坤在下經只有四體合除不合陽故也
震在下經除合二體外餘五卦並以震爲上卦下經貴陰而震之上畫陰所謂陽在陰中陽逆行也
艮九體
二體本卦艮

二體合兌成損咸　兌者艮之配也上經六子不交下經交矣故合二體
一體合巽成漸　震巽非艮之耦也故合一體
一體合震成小過
一體合離成旅　一體合坎成蹇　離坎乾亦非其耦也故亦以一體合
一體合乾成遯
八卦獨不合坤　艮陽卦也與震同義
艮在下經除合二體外餘五卦並以艮爲下卦下經貴陰而艮之下畫陰所謂陽在陰中陽逆行也
離十體　離在下經爲客無本卦

二體合坤成晉明夷　離在上經合乾不合坤貴陽也在下經合坤不合乾貴陰也又離在下經以二體合坤坎在上經以二體合坤○下經離十坎八故離除合坤外餘與坎同
二體合兌成睽革　下經貴陰而下經主卦中巽兌爲陰故各以二體合
二體合巽成鼎家人
二體合坎成未濟既濟　離坎配也上經六子不交下經交矣故離以二體合坎坎以二體合離
一體合震成豐　下經貴陰而震之陰畫在上故爲上卦以合陰也
一體合艮成旅　下經貴陰而艮之陰畫在下故爲下卦以合陰也
坎八體　坎在下經爲客無本卦
二體合兌成節困　下經貴陰而下經主卦中

二體合巽成井渙　巽兌爲陰故各以二體合
二體合離成既濟未濟　與離義同
一體合震成解　下經貴陰而震之陰畫在上故爲上卦以合陰也
一體合艮成蹇　下經貴陰而艮之陰畫在下故爲下卦以合陰也
乾四體　乾在下經爲客無本卦
一體合兌成夬　一體合巽成姤
一體合震成大壯　一體合艮成遯
乾四體而與下經四主卦合者貴陰也故兌震之陰畫在上而卦亦在上巽艮之陰畫在下而卦亦在下

陽而合陰所謂陽在陰中皆逆行也又乾之用體十二在上經此四體乃不自用之體為陰所用也

坤四體 坤在下經為客無本卦

二體合離成明夷晉

一體合兌成萃

一體合巽成升

坤在下經不與乾坎艮震陽卦合下經貴陰也所合者巽離兌三女即坤之三畫也於此見下經為易之陰體尤為明白

或曰既言上經為易之陽體下經為易之陰體今觀乾居上經之首則坤亦當居下經之首可也乃從乾之後相耦成對而居上經何也曰下經所以別於上經者以為易之陰體也其為易之陰體則坤之陰體也坤所以不居下經而居上經者蓋有說焉夫八卦之初一乾坤而已矣此指未生六子之乾坤乾純陽也坤純陰也上經易之陽體即乾之陽體下經易之陰體即坤之陰體其體之本然者固如此也乾坤交而生六子於是乾坤與六子並體對位而成八卦此指既生六子之乾坤○未生六子前之乾坤先天之乾坤也既生六子後之乾坤後天之乾坤也先天後天一乾坤也未生六子既生六子異其名耳方其未生六子也乾與坤渾然純陽純陰之體也乾純陽之一體非有上下二陽體也坤純陰之一體非有上下二陰體也及坤來從乾乾往交坤雖未生六子坤一從乾即有乾上坤下之象乾一交坤即有乾下坤上之象一體之乾坤為上體又為下體而已成上下二體矣二體之乾坤三畫卦之乾坤也二體之乾坤六畫卦之乾坤也三畫卦之乾坤六畫卦乾坤之本體也六畫卦之乾坤三畫卦乾坤之用也使乾居上經自為一經坤居下經自為一經是乾自乾坤自坤也乾自乾坤自坤豈有造

化坤從乾而後成造化坤從乾則其體屬乎乾矣此坤卦所以不居下經從乾以居上經也雖然此上下二體六畫卦之乾坤也乃三畫卦乾坤之用也所謂上經易之陽體即乾之陽體下經易之陰體即坤之陰體者此以三畫純陽純陰之本體而言也何者易之本體乾坤三畫而已六子之六畫自乾坤之三畫而生六十四卦之六畫自八卦之六畫而生凡陽皆乾凡陰皆坤所謂凡陽皆乾者凡陽畫皆自乾之三畫而生也非皆自乾之六畫而生也凡陰皆坤者凡陰畫皆自坤之三畫而生也非皆自坤之六畫

而生也卦上下體有乾或坤者自乾坤六畫卦之上下體
而生也其無乾體坤體者不自乾坤之六畫卦而生也若
其陽畫陰畫則皆自乾坤之三畫而生也故六十四卦一
乾坤而已矣謂三畫卦之乾坤也易大傳中所謂乾坤多
指三畫卦之乾坤如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
母如曰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如曰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
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如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
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皆指三畫卦之乾坤非
指六畫卦之乾坤也（三畫六畫本無二乾坤然伏羲始畫者一體三畫之乾坤也文王繫辭者二體六畫之乾坤也不別而言之則義不明）是故坤之六畫卦雖從乾而居於
上經若其三畫之純陰所以爲易下經之本體者固自若
而未嘗少間斷也何則夫陰陽之體數常均而用數則陽
三陰一前嘗備論之矣上經乾之陽體下經坤之陰體所
謂陰陽之體均也而其用則不同乾之十六體用其四之
三而十二體在上經坤之十六體用其四之一而四體在
下經今觀其四體之所合不合於他而獨合於離上離下
兌上巽下之四體夫兌之上畫離二五之中畫巽之下畫
卽坤純陰之三畫也以其合體者觀之坤三畫純陰之體

固隱然在下經之中未嘗少間斷也易象之示人明矣而
他體安得以雜乎坤體哉故不合於他而獨合於兌離巽
非坤之合兌離巽也惟巽之下離之中兌之上此三者與
坤合也三者之內闕其一不可與坤合三者之外雜其一
亦不可與坤合三畫純陰之本體固如此也故曰自六十
四卦之體本於八卦而言之則乾坤坎離爲上篇之主震
巽艮兌爲下篇之主（六畫卦）自八卦之體本於乾坤而言之
則上經乃乾之陽體下經乃坤之陰體（三畫）義各不相戾
也或者又曰今下經之坤體合於兌離巽自外無所雜蓋
純乎坤三畫之陰也則上經之乾體亦當合震坎艮自外
無所雜使純乎乾三畫之陽可也及攷上經乾體之所合
則不然於內二體乾之本體也餘合於坎上坎下艮上震
下固其爲艮之上畫坎二五之中畫震之下畫純乎乾三
畫之陽也合此足矣而又合於坤離巽兌何坤體之在下
經止純乎坤三畫之合而不雜乎乾三畫之合乾體之在
上經旣純乎乾三畫之合而又雜乎坤三畫之合其合體
之義乃若是其不同耶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今且以
乾坤三畫觀之陽之畫奇則乾之三畫其數三陰之畫耦

則坤之三畫其數六然乾用九者乾三畫之奇兼乎坤三畫之耦故用九陽得兼陰也坤用六者坤三畫之耦不得兼乎乾三畫之奇故止用六陰不得兼陽也即是推之義亦不相戾也然乾之在上經者十二以其八體合乾坤坎離餘四體合震巽艮兌皆合陽體坤之體在上經者十二合於乾坎艮震巽兌亦皆合陽不合陰也雖欲移一卦置之下經得乎乾之體在下經者四亦合震艮巽兌乃合陰體也坤之體在下經者四合於巽離兌亦皆合陰不合陽也雖欲移一卦置之上經得乎若夫上下經之坎與離對

兌與巽對震與艮對其合體之義皆然雖欲互移一卦亦不可得也或者又曰所謂上經者以其爲易之陽體下經者以其爲易之陰體固也然乾坤坎離爲上經之主卦於內乾坎固陽也而坤離則陰也非純乎陽何以得爲陽體兌巽震艮爲下經之主卦於內兌巽固陰也而震艮則陽也非純乎陰何以得乎陰體曰以先天圖觀之乾坤坎離四正卦也雖非無陰然陽爲貴震巽艮兌四偏卦也雖非無陽然陰爲貴何以明之上經乾與坤爲對乾南坤北則乾尊坤卑也坎與離爲對坎西離東則坎先離後也天道左旋乾自南而西地道右轉坤自北而西故西者乾坤之前東者乾坤之後豈非四正之卦以陽爲貴乎下經震與巽爲對巽居上而震反居下艮與兌爲對兌居上而艮反居下豈非四隅之卦以陰爲貴乎所以坤離雖屬陰無害乎上經之爲陽體震艮雖屬陽無害乎下經之爲陰體也又上經乾與坤爲對坎與離爲對四正之卦相與貫屬所以同居上經下經震不與巽對艮不與兌對震艮乃自爲一對巽兌亦自爲一對其四隅之卦不立於四正之外若不相屬所以別爲一經云

原上下經卦序第三

六十四卦孔子已序之矣奚待再論孔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聖人立象以盡意是聖人之言不盡於言而盡於象此不可以不論也蓋易先有卦象後有卦名又其後有卦辭八卦成列因而重之王弼謂伏羲重卦邵氏朱文公之說亦然特其卦象未有卦名卦辭爾夫易者象也象之意微矣嘗思聖人定六十四卦之序以兩卦一對而爲之次其在伏羲重卦之後文王未名卦之先乎何以知之蓋畫兩卦而爲之次者伏羲也所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邵氏朱氏圖說甚詳以見每卦必有

對今易經六十四卦亦兩卦爲一對是畫卦此法也重卦亦此法也故知其爲伏羲之易也又按孔穎達言聖人本定先後以二二相偶朱文公言伏羲以上無文字只有圖畫最宜詳玩因取上下經卦每兩卦作一對一直具十二畫而覩其象頗悟聖人序卦之意今列於后

上經

上經三十卦之象之序合而言之所謂易之陽體乾坤坎離爲主者是也分而言之乾坤坎離雖均之爲主然乾坤君也坎離臣也就乾坤言之乾陽也坤陰也又就

坎離言之坎陽也離陰也陽體之中又有陰陽之分焉前爲陽中之陽後爲陽中之陰故乾坤坎離或用事於前或用事於後也

始　巽 乾 坎 坤 艮 兌 離 震

乾 ䷀　坤 ䷁

乾居六十四卦之首其爲上經之主固不待論乾與坤爲一對是乾爲主坤從乾也此則當論何者以易經卦次而覩則乾第一坤第二屯第三但見其爲乾先坤後不見其爲乾上坤下安在其爲坤從乾邪（以坤卦爲從乾則可謂屯卦爲從坤可乎）惟以兩卦爲對而覩則是乾之六畫在上坤之六畫在下乾爲坤從其義始明大傳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定於乾上坤下之對非定於乾卦坤卦也又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取於乾上坤下之對非取於乾卦坤卦也又上卦爲外下卦爲內乾上坤下天包地外也故覩象於對聖人之法也

上經之圖其君卦則乾爲主坤從乾其臣卦則坎用事離不得用事陽中之陽故也

屯 ䷂　蒙 ䷃
需 ䷄　訟 ䷅
師 ䷆　比 ䷇

乾爲主　坎用事

乾坤之後受之以屯蒙需訟師比六卦此六卦皆有坎之體焉坎在上經其體八於內二體合而成習坎卦者坎之本體也餘六體分而爲屯蒙需訟師比六卦坎之用體也坎之體居上經諸卦之最後而坎之用居上經諸卦之最先所以承接乾坤而統攝諸卦也屯與蒙爲一對合十二畫觀之坎之六畫包震艮於中也分而觀之屯之爲卦坎

震也。蒙之爲卦。艮坎也。然屯蒙之象。卽坎之象。飲之則屯蒙二卦之四象。藏於坎卦本體六畫之中。發之則坎卦六畫所含之四象。出而爲屯蒙二卦。震長男。坎中男。艮少男。上經諸卦。惟此一對。具乾之三男。無陰體之雜。乾父正位於外。坤母正位於內。乾之三男。首出用事。故爲諸卦先也。乾坤首用坎而不用離。坎惟合震艮而不合巽兌者。上經乾開坤闢之初。如歲之春。如日之旦。陽德方興。而羣陰盡伏也。易有伏體。一見則一伏。坎見則離伏。震見則巽伏。艮見則兌伏。坎不合震之上體。而合其下體。屯不合艮之下體。而合其上體。蒙震之陽在下。

艮之陽在上也。先屯後蒙者。屯之陽生於下體之下。而達於上體之中。蒙之陽始於下體之中。而達於上體之上也。自震之下。達於坎之中。又自坎之中。達於艮之上。陽升而上之序也。震之下畫。坎二五之中畫。艮之上畫。卽乾三畫之純陽也。坎以中畫之陽。下合震之下畫。上合艮之上畫。而成三陽。純乎乾體。此屯蒙所以繼乾坤之後。而能首出用事也。此需訟師比。所以又繼於屯蒙之後。而乾坤皆與坎合也。需訟一對。坎上乾下。乾上坎下。蓋乾之上下體與坎合也。先需訟。後師比者。乾爲主。而先合於坎。故坤從乾而亦與坎合也。需先於訟者。坎先合乾。而後乾合坎也。師先於比者。坤先合坎。而後坎合坤也。坎先合乾者。乾坎皆陽而乾尊也。故坎先來合乾。子從父也。坤先合坎者。坤陰也。坎陽也。陽用事。故坤先來合坎。母從子也。比六卦而觀可以見坎之用事。而上經之初。爲陽中之陽也。

上經中一節。乾坤交而旁生六子之象也。消長之幾著焉。

蓋其初也。乾南坤北。自泰一交。坤來南而爲主。乾遂居下。

自是坎不用事。而離用事矣。故同人大有接迹於後。

上經之終。其君卦則坤爲主。乾從坤。其臣卦則離用事。坎不得用事。陽中之陰故也。

隨 蠱
巽 艮 兌 震
兌巽震艮縱横相圖
臨 觀
巽 坤 兌
坤南爲主
噬嗑 賁
剝 復
夬 畜
艮 乾 震
乾北爲從
包括於外 參錯於內 將以客而兼括主也

頤 大過
巽 艮 兌 震
此所以爲上經之終

坎 離

終
巽 坤 兌
坎 離
艮 乾 震

兌巽艮震。下經之主。上經之客也。在上經之初。皆不能自

爲卦。必依於乾坤坎離而後成卦。客依主也。至此而隨蠱

頤大過四卦。客自爲卦。不得不察。由謙而前十五卦。上經

之上。陽中之陽。故陽盛而主旺客衰。由豫而後。上經之下。

陽中之陰。故陽微而主衰客旺。前十五卦。乾坤坎離之體

多。二十五 震艮巽兌之體少。五 主盛客微也。乾坤坎離諸體

之中。乾復多於坤。乾十坤七 坎復多於離。坎六離二 均之爲主。而陽

又勝於陰也。後十五卦。乾坤坎離之體少。三十 震艮巽兌之

體多。七十 主漸衰而客漸盛也。於震艮巽兌諸體之中。震多

於巽。震六巽三 艮多於兌。艮五兌三 蓋上經之末。雖陽中之陰。而本

實陽。客雖侵主而猶未遽以陰勝陽也。乾坤坎離諸體之

中。坤多於乾。坤五乾二 離多於坎。離四坎二 則主既向衰。而陰反先

勝於陽。失其所以爲主之道矣。故震艮巽兌。不依於乾坤

坎離。而自爲卦。始於隨蠱。終於頤大過。皆客自爲卦也。此

四卦者。客之營壘機穽也。

上經諸卦。惟臨觀一對。純陰無陰體之雜。皆坤倡離和。故

下噬嗑一對。所以相承也。剝復繼噬嗑賁之後。无妄大畜

繼剝復之後者。見坤爲主。離用事。而乾從坤也。陰長陽消。

主衰客盛矣。雖然客豈遽侵主哉。主交客而致其來也。坤

交艮而成謙。震交坤而成豫。謙居十五卦之末。豫居十五

卦之首。由此而上。陽日以長而主盛。由此而下。陰日以長

而客强。蓋陰陽主客盛衰消長之幾會也。幾一失而謙豫

主交客而致其來矣。然主雖交客。而客猶依主也。再失而

爲隨蠱。則客不復依主而能自立矣。方其一失也。坤交艮

震而成謙豫。其卦居隨蠱之先。則主之交客。猶在吾疆畛之
而未入於吾之窩穴也。及其再失也。坤交兌巽而成臨觀
其卦居隨蠱之後。則入客之窩穴之內。與客之貴者交矣。
自是而後。皆震艮之體。噬嗑一對。與之交者離也。剝復一
對。與之交者坤也。其極至於无妄大畜一對。則與之交者
乾也。无妄以乾合震。乾猶居震之上。大畜以艮止乾。乾反
居艮之下。回視上經之初。首出庶物。幾於冠屨倒置。故受
之以頤大過。艮巽震兌而終焉。於是上降爲下。客反爲主
此豈偶然之故。觀象者可不極深而研幾於此哉。

下經

易經之有上下。猶詩之有正變。下經卦序當以變觀。不
當以正觀也。未交泰以前。乾南坤北。既交泰以後。乾北
坤南。此變也。

下經非首咸恒。首兌艮震巽也。非終既未。終坎離也。蓋
始乎山澤通氣。雷風相薄。終爲水火不相射。六子交也
上經父母交。六子不交。至下經始交。上經乾坤之交居
中。而六子交於下經前與後者。猶父母居室處堂上之
正中。而六子之夫婦。其居室對列乎堂下之左右。有尊
卑自然之法象焉。此所以首咸恒而終既未也。

始

巽坎艮
坤╳乾
兌離震

下經之初
陰中之陽

咸 恒 兌巽包艮震以唱

遯 大壯 乾居艮震外

晉 明夷 坤爲主 離用事

家人 睽

坤統三女

蹇 解 坎居艮震外

損 益 震艮包兌巽以和

乾統三男

下經主卦之濟離也

乾坤坎離。上經之主。至下經爲客。除既未爲易經始終
外。餘皆不能自爲卦。必依於主而後成卦。獨晉明夷一
對。坤離合而能自爲卦。蓋在上經之末。坤爲主。離用事
以至此也。○合晉明夷一對。與家人睽一對。論之。坤統
三女。居遯大壯蹇解之中。而兌巽包坤離於內。亦坤爲
主。離用事也。○合遯大壯一對。與蹇解一對。論之。乾坎
居艮震之外。內陰外陽。內順外健。坤離唱而乾坎和也
○合咸恒一對。與損益一對。論之。咸恒一對。兌巽包艮
震。損益一對。震艮包兌巽。咸恒居前。損益居後。兌巽唱

而艮震和也咸恒損益四卦往來上下縱橫馳騁於下經之前主卦之藩城籬栅也○合此一節十二卦參攷之皆陰唱而陽和此下經之所以爲下經也

下經之㊥主變 夬䷪ 姤䷫ 兌巽包乾
咸來故乾坤坎 萃䷬ 升䷭ 兌巽包坤
離入於兌上巽 困䷮ 井䷯ 兌巽包坎
下包括之中也 革䷰ 鼎䷱ 兌巽包離

兌巽爲下經之主猶乾坤爲上經之主其卦均其體敵

自體而觀上經乾坤之體十二坎八震艮七離六兌巽四乾坤最尊也下經兌巽之體十二離十艮震九坎八乾坤四兌巽最貴也乾坤居上經其體十二兌巽在下經其體十二豈非兌巽與乾坤並乎自卦位而觀乾居南之正中兌巽居南之兩旁三體相比皆有上方及泰否既交則坤南乾北兌巽與坤聯於上方他體莫得與焉此下經中一節之卦象所以有兌巽而無震艮也然上經乾坤最尊而乾又尊於坤下經兌巽最貴而兌又貴於巽何也先天圖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圖內太陽一象加一奇而爲乾加一偶而爲兌乾一兌二乾兌實並立乎太陽一象之上他卦不得並焉此兌乾所以能相視爲敵體此乾所以爲上經之主而兌獨能轉上經而爲下經而以其體居六十八體之最先而爲主也然不特下經之象其體居先自上經後一節十二卦首之以隨蠱一對已居其最先矣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觀卦序之象者思過半矣

下經之㊦ 陰中之陰

震䷲ 艮䷳ 陽前
漸䷴ 歸妹䷵ 巽艮震兌之體
豐䷶ 旅䷷ 震艮包離
巽䷸ 兌䷹ 陰後
渙䷺ 節䷻ 巽兌包坎
中孚䷼ 小過䷽ 巽兌震艮之體
既濟䷾ 未濟䷿

㊦

兌 坤 巽
㊁—㊂
震 乾 艮

下經之下一節、震艮巽兌四主卦具焉、不居下經之前、乃居下經之後、蓋下經之初、陰中之陽、動也、用也、下經之末、陰中之陰、靜也、體也。所以然者、體立於內、而用行於外也。然震艮兌巽四卦、於此又震艮居前、而巽兌居後者、震艮陽也、陽由此而出布於上也、巽兌陰也、陰由此而入伏於下也。又合此下一節十二卦而並論之、則震自震、艮自艮、巽自巽、兌自兌、分陰分陽、各自爲對、此震艮巽兌之分體也、漸歸妹中孚小過四卦、陰與陽合而成一卦、此震艮巽兌之合體也。至豐旅渙節四卦、又震艮巽兌之互體也、皆體也。而非用也、靜也而非動也。故下經之下一節、陰中陰也。合中孚小過既濟未濟而論、六子之卦全也。上經頤大過坎離亦然、又以見乾坤居六十四卦之首、六子居六十四卦之終也。分而論之、則乾坤爲上經之首、咸恒爲下經之首、坎離不交之體爲上經之尾、交者爲下經之尾。然總上下兩篇言之、實乾坤之體、爲六十四卦之首、坎離之用、爲六十四卦之終、此序始終之關鍵也。

嘗攷夫易之卦、六十有四。乾坤坎離爲上經之用。兌巽震

艮爲下經之用、所用之卦、各三十有二也。而乾坤坎離所用之三十二卦。於內三十卦居上經、既未居下經。兌巽震艮所用之三十二卦、自咸恒至中孚小過盡居下經。此又上篇所用卦、得以居下篇、而下篇所用卦、不得以居上篇者、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兼上也。又攷之乾坤坎離之體正、兌巽震艮之體偏、正則全、偏則不全。兌巽震艮唯其偏也、故所用之卦止居下篇、不居上篇、居其下、失其上、偏也。就下篇言之、止居始、不居終、居其始、而失其終。亦偏也、乾坤坎離所用之卦、則貫上下、該終始、而包其全矣、正故也。

或曰、乾坤坎離之體、雖皆得其正、非皆得其全、乾坤之體謂之全可也、坎離之體、謂之全可乎。曰坎離之體、雖不得乾坤之全、而得乾坤之中。惟其中也、不偏於上、不偏於下。故爲上經之尾。又爲下經之尾、而用其全也。夫乾之中畫、交於坤畫之中而成坎、是坎之本體、得乾之中畫。不得乾之上下畫也、非全也、及用以交離、則得乾之上下畫、而乾之三畫全矣、不特乾之三畫全、其本體有乾之上下畫。今交離之中畫、則坤之三畫亦全矣、夫坤之中畫、交於乾畫之中而成離。是離之本體、得坤之中畫、不得坤之上下畫

也非全也及用以交坎則得坤之上下畫而坤之三畫全矣不特坤之三畫全其本體有乾之上下畫今交坎之中畫而乾之三畫亦全矣是坎離體得乾坤之中用得乾坤之全不謂之全不可也所不同者乾坤以體言坎離以用言其所以全則有間矣乾坤之全自其始而本體已全坎離之全要其終待合而後全此乾坤之體所以總六十四卦之全而爲之始坎離之用所以總六十四卦之全而爲之終也又嘗反覆諸卦象以攷乾坤坎離之體用蓋乾坤體全而用也中坎離體中而用也全斯義也亦不可不論

乾坤之體居上經之始而其用居上經中一節之正中泰否是也坎離之體居上經之終而其用居下經之終既未是也乾坤之體全坎離之用全上文已論至於乾坤之用不居上經之前一節不居下經之後一節必居中一節之正中者豈非以其中哉若夫坎離之體所以居上經之終者又豈非總六十四卦之全而居其中哉故曰乾坤體全而用也中坎離體中而用也全以卦之所居察之信其然也又以一日論則上經猶晝下經猶夜以一歲論則上經猶春夏下經猶秋冬上經之初坎震用事春之象也上經

之末離火用事夏之象也下經之初兌澤用事秋之象也下經之末坎水用事冬之象也此兩經前後之脈絡故具論於此又上經三十卦其六十體而離居六十體之最末下經三十四卦其六十八體而坎居六十八體之最末上經陽體也終之以離者陽極而一陰生也下經陰體也終之以坎者陰極而一陽生也陽極陰生上經所以轉而爲下經陰極陽生下經豈不可復轉而爲上經乎此坎之一體聖人亦屬意於屯之上體矣故上下經之卦序當循環觀象而易本一經也又以乾坤之三畫觀之其體全而中

在全之內也中具於全體之內故用無非中也中無盡用隨取隨有也其用居上經之正中者用之中非外鑠也固有之也上經內也以坎離之三畫觀之其體中而全在中之外也雖得中不得全然中則不偏矣克之以至其極可全也其用在下經之極末者以我之中合彼之中剛柔交濟內外合一而後極其全也惟全故有中乾坤是也惟中故能全坎離是也又乾坤之全本體之全也以人道譬之生知安行之全也其體全而溥博淵泉時出之用無一不中也自然而全亦自然而中也聖人之事也坎離之全待

合而全以人道譬之學知利行之全也其體受中而生其體而微也必由學以充廣之至於極而後全也賢人之事也若夫得聖人之一體與夫不該不偏一曲之士時有所用不能相通者猶之艮之陽偏於上震之陽偏於下巽之陰偏於下兌之陰偏於上也雖有陽與陰上與下之不同其爲偏則同也偏則不中矣不全矣雖然易變易也震之二畫變其上則爲離昔之不中者於是乎中矣又變其中畫則爲乾昔之不全者於是乎全矣巽也艮也兌也亦然此孟子人皆可爲堯舜伊川學須變化氣質之義也易之

象玩而索之其義無窮因附論於兩經卦序已畢之後

論卦變

繫辭傳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卦變謂某卦自某卦來者始於漢末虞仲翔之說恐非聖人之意故卦變圖不錄

朱子曰卦變圖蓋易中一義非畫卦作易之本旨也如剛來柔進之類亦是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說以見此爲自彼卦而來耳非眞先有彼卦而後方有此卦也古註說賁卦自泰卦而來程子非之以爲乾坤合而爲泰豈有泰復變

爲賁之理殊不知若論伏羲畫卦則六十四卦一時俱了若如文王孔子之說則縱橫曲直反覆相生無所不可要在看得活路無所拘泥則無不可通耳

論卦主

先儒論卦主多有不同或以爲成卦之主或以爲上下卦之主爻或有以卦位之尊或以陰陽消長所極之畫爲主或以爲六子重卦主悔六子合卦主貞卦之有坎離者必以坎離爲主无坎離者然後震巽艮兌爲主恐非聖人之意須活看爲妙故先儒有卦主圖不錄

如屯卦則宜以初九九五爲主又雷動雲興得雨而生物暢遂也如坎離則宜二五爲主重震則宜以初九爲主重艮則宜以上九爲主不可執也

論卦位

說卦傳曰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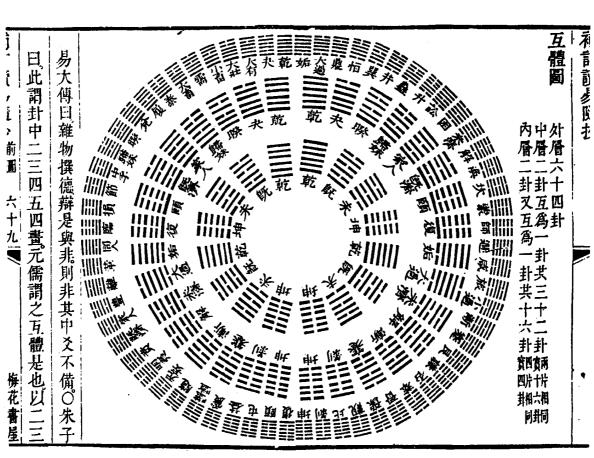
上陰 五陽 四陰 三陽 二陰 初陽

天 人 地 天 人 地 以三畫內外體言

卯辰 巳午 未申 酉戌 亥子 丑寅 以一日十二時言一年十二月準此

互體圖

外層六十四卦
中層三十二卦互爲一卦共三十二卦兩片相同實十六卦
內層十六卦又互爲一卦共十六卦四片相同實四卦

易大傳曰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朱子曰此謂卦中二三四五四畫元儒謂之互體是也以二三

四爲一卦。又以三四五爲一卦。又辭取象。或以上下二正體之卦。或以中間二互體之卦。春秋左傳所載占筮間取互體。漢魏以來諸儒說象。每取互體。蓋易中取象之一端。不可廢也。○吳先生曰。自昔言互體者。不過以六畫之四畫互二卦而已。未詳其法象之精也。今以先天圖觀之。互體所成十六卦。皆隔八而得。縮四而一。圖之左邊。起乾夬。歷八卦而至兌歸妹。又歷八卦而至家人旣濟。又歷八卦而至頤復。圖之右邊。起姤大過。歷八卦而至未濟解。又歷八卦而至漸蹇。又歷八卦而至剝坤。左右各二卦互一卦。合六十四卦互體。只成十六卦。又合十六卦互體。只成四卦。乾坤旣濟未濟也。周易始乾坤。終旣濟未濟。以此歟。中一層左右各十六卦其下體兩卦相比一循乾一坤八之序其上體十六卦兩周乾一坤八之序可玩其內層下體乾離坎坤爲序其上體乾坎離坤爲序而四周之尤可玩

卦數圖

卦數圖

六 五 四 七 三 二 一 八 九 十

巽 乾 離 震 兌 坎 坤 艮

邵子曰有意象有言象有象象有數象數象者七日八月三年十年之類是也一數屬艮坎二數屬離兌三數屬坎震四數屬巽離五數屬乾六數屬巽七數屬震乾八數屬兌坤九數屬艮十數屬坤○吳先生曰此以一數析爲四分十數凡四十分均爲八卦每卦占五分乾統三男占五陽數於左三女從坤占五陰數於右陽數中於五陰數中於六故在上陽數究於九陰數究於十故在下一附九合十數於左下四附六合十數於右上三與七合十數而左升二與八合十數而右降莫非自然若以乾占天五正位於上坤占地十正位於下則雷風以氣附天山澤以形附地水火以質居天地之間又父上母下三男三女各順長少之序列於左右法象尤著

朱允升曰自甲至癸者十日之名也日有十而卦有八以八納十故乾坤二卦始終包羅之而納甲乙壬癸之四日甲壬陽日乾納之乙癸陰日坤納之也其間六日三男納其陽三女納其陰六子之卦各得乾坤之一畫者也又艮納丙兌納丁者氣之方行者也少男女納之猶日之未午歲之方夏時也震納庚巽納辛者質之巳凝者也長男女納之猶日之過午歲之既秋時也坎離中男女納戊巳於正中有不待言者矣易家納甲意本如此其見於經則蠱之先甲後甲巽之先庚後庚與革之己日乃孚而已舊說本參同契者非是世言易卦納甲本於參同契今以其書攷之則以月之明魄多少取象於卦畫

而以所見方位爲所納之甲二者皆非也夫旣以乾三畫純陽爲望以坤三畫純陰爲晦則其明魄消長當以五夜當一畫若是則震當爲初五夜之月而非生明兌當爲初十夜之月而非上弦也望後巽艮準此此月之明魄旣與所言卦畫不類矣又地之方位甲庚相對既以望夕之月爲乾而出甲則生明之月不見於庚矣上下弦之昏旦同見於南方之中亦初無上弦見丁下弦見丙之異也大抵月之行天一歲十二月間其昏旦出見之地夜夜推移不襲其位惟有春秋二分黃道與赤道合沓又須氣朔分齊則其朔望朏朒出見乃有定位可指而不可以言納甲之理也參同契乃是歷舉一歲一月一日之造化以明吾身之造化姑借易以言之大槩約畧取象云耳而非以說易也自非圖機之士幾何不墮癡人前說夢之弊哉

讀易十字樞　淳安夏氏述

中　二爲下卦之中五爲上卦之中

偏　初三下卦之偏四上上卦之偏

正　陽居陽位剛畫居初三五陰居陰位柔畫居二四上

反　陽居陰位陰居陽位

應　初與四應二與五應三與上應陰陽相得謂一陰一陽相遇

敵　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陰陽相敵謂皆是陰皆是陽

比　初與二比二比三三比四四比五五比上比近也

違　不相比

乘　本爻在彼爻之上

承　本爻在彼爻之下

讀易三大義　朱楓林

貞

悔

書洪範稽疑占用二曰貞曰悔貞占見在悔占將來六爻不變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左傳秦伯筮伐晉得蠱卦云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是也六爻有變以本卦爲貞

變卦爲悔晉語公子重耳筮得國得貞屯悔豫是也

凡卦辭貞字皆指內卦爻辭貞字皆指本爻爻辭悔字皆指變爻勿生他義

元

卦辭元字各有所指乾屯比大有隨臨无妄革鼎皆指五坤升指二蠱指初復指三

爻辭元字各指本爻皆實象勿泛觀元亨利貞四字元字貞字猶是象亨字利字方是占

揲蓍求卦用策用變占圖說

揲蓍法本朱子參以吳先生所更定用策法本邵子及諸家其用變占之法當以王氏夏氏之說參於朱子之說可也

易大傳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史記龜策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朱子曰聖人能贊化育和氣充塞所以生此物 參天兩地而倚數 天圓覆於上地平載於下天之穹窿比地之平大約天三而地二聖人觀天地之象擬之以數故一天而參之為三一地而兩之為二而凡象數皆以此而起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 一氣變而為陰陽陰陽之中又各有變生生不窮聖人觀此而立陰畫陽畫遞遞相生之卦此即傳所謂觀象觀法近取遠取者也 發揮於剛柔而生爻 卦之未立觀變於陰陽之氣卦之已立則有畫象而為剛柔之質故

又妍畫發動揮揚之以生逐爻之義太古王氏曰此章孔子說蓍卦之原蓍也數也卦也爻也皆出於神明天地陰陽剛柔之自然聖人不過體其撰而已生蓍不可說為揲蓍之說法倚數不可說取於方圓圖徑及一三五與二四之數立卦生爻不可說為揲蓍所得之卦之爻緣彼時未有許多取用也 ○又曰大衍之數五十 河圖五位中一而外四以一為衍母以四為衍子母子併之而五一衍之則五再衍之則十三衍之則十五四衍之則二十四衍而中一之衍外四者周矣是為大衍之數總五與十與十五與二十為五十 其用四十有九 不用之一體數也 分而為二以象兩 信手平分為二而左右置之象兩儀 掛一以象三 取右一策掛於左手小指無名指間象三才 揲之以四以象四時 揲音舌聯揲之也切肉聯之曰牒或作揲音同意近左手執右策而以右手四四聯而揲之本四衍之義故揲以四象歲之四時 歸奇於扐以象閏 奇四四之餘數也無餘則末之一四亦為奇歸之於扐謂挾之於無名指中指之間也纍歲節氣之日在十二朔之外者則積之以為閏月上文所揲之四以象四時故以所揲之奇象閏 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揲右歸奇畢又左手執左策右手四四揲之再歸其餘挾之於中指食指間以象五歲再閏於是合一掛兩扐之策別置之然後起第二變分二而掛一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 四營四次營度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也易變也四營而成一度也 十有八變而成卦 一變而成一爻十八變而成一卦

第一變 不五則九

			○○○○○
		○○○○○	
	○○○○○		
○○○○○○○○○			
右餘四 并左餘掛而為九者一	右餘三	右餘二	右餘一

右餘一 右餘二 右餘三 併左餘掛一而為五者三

第二第三變 不四則八

			○○○○
		○○○○	
	○○○○○○○○		
○○○○○○○○			
右餘四 而為八者二	右餘三 并左餘掛一	右餘二 而為四者二	右餘一 并左餘掛一

揲法先揲右故以右餘為主而以左餘及掛一足其數其數為五為四者準揲四象四時則一揲之數天之奇也故其參之而為三其餘數為九為八者二揲之數地之偶也故其兩之而為二

三奇者一

象 奇奇奇 乾

奇 奇 奇

参 参 参

掛扐 十三 除初 掛外 實卄 二策

三其四

第三變之九 用策凡三十六

九其四

老陽

兩奇一偶者三

象巽 奇奇偶 象離 奇偶奇 象兌 偶奇奇

参 参

掛扐 十七 除初 掛外 實十 六策

四其四

第三變之八 用策凡三十二

八其四

少陰

兩偶一奇者三

象震 偶偶奇 象坎 偶奇偶 象艮 奇偶偶

偶兩 奇 偶兩

参

掛扐 廿一 除初 掛外 實二 十策

五其四

第三變之七 用策凡二十八

七其四

少陽

三偶者一

象 偶偶偶 坤

偶兩 偶兩 偶兩

掛扐 廿五 除初 掛外 實廿 四策

六其四

第三變之六 用策凡二十四

六其四

老陰

三變皆奇則第三變九揲而得三十六策老陽之數也其不用之掛扐三其參天之三亦爲九數其畫爲□謂之重剛畫變爲柔畫三變皆偶則第三變之揲而得二十四策老陰之數也其不用之掛扐三其兩地之二亦爲六數其畫爲X謂之交柔畫變爲剛畫三變之中一奇二偶則第三變七揲而得二十八策少陽之數也其不用之掛扐一其參天之三二其兩地之二亦爲七數其畫爲⚊謂之單剛畫不變三變之中二奇一偶則第三變八揲而得三十二策少陰之數也其不用之掛扐二其參天之三一其兩地之二亦爲八數其畫爲⚋謂之坼柔畫不變

又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六其三十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六其二十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每期歲以二十四氣計則三百六十日而不足以十二月朔計則三百五十四日而有餘折中之爲三百六十日）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

萬物之數也（百九十二陽爻之策六千九百一十二百九十二陰爻之策四千六百八合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物數不止萬擧大數耳周易主變陽用九不用七陰用六不用八故此章成卦之策數陽以三十六陰以二十四爲數若通以七八計之則二篇之策其數亦同）○邵子曰蓍之用數（四十九）掛一以象三其餘四十八則一卦之策也（六其八）四其十二爲四十八也（四十八數以四約之爲十二）十二去三而用九（十二數以四約之爲四去三者體數一不用也用九者用數三也）四三十二所去之策也（掛扐三奇之數）四九三十六所用之策也（九揲所得）十二去四而用八（體數進四策用數退四策）四四十六所去之策也（掛扐二奇一偶之數）四八三十二所用之策也（八揲所得）十二去五而用七（體數又進四策用數又退四策）四五二十所去之策也（掛扐一奇二偶之數）四七二十八所用之策也（七揲所得）十二去六而用六（體數又進四策用數又退四策）四六二十四所去之策也（掛扐三偶之數）四六二十四所用之策也（六揲所得）九者陽之極數六者陰之極數則反復爲卦之變也又曰歸奇合掛之數有六（六樣）五與四四去掛一之數則四三十二也九與八八去掛一之數則四六二十四也五與八八九與四八去掛一之數則四五二十也九與四四五與四八去掛一之數則四四十六也故去其三（十二）四（十六）五（二十）六（廿四）之數以成九（三十六）八（三十二）七（二十八）六（二十四）之策也（淳安夏氏曰揲蓍之法四營以前以揲四象四時以奇扐象閏四時正也閏餘也四營以後六七八九之數用之以爲乾坤之策當期之日用之以爲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則用者爲正數不用者爲餘數矣邵子之說甚明朱子用掛扐之數不用揲四之數曰以寡御衆老陽之數以掛扐之十二統揲四之三十六合矣老陰掛扐與揲四皆二十四亦以寡御衆乎）

原缺第八十二葉

朱子曰一爻變則占本卦變爻太古王氏曰當以本卦之爻爲貞之卦之爻爲悔二爻兼用

二爻變則占本卦二變爻而以上爻爲主王氏曰當以本卦初爻變爻爲貞次變爻爲悔其所占當作兩節消息之自三爻變以上皆準此

三爻變則占本卦及變卦彖辭仍以本卦爲貞變卦爲悔按卦之彖辭爲六爻皆七八不變而設後變只才可用不變而後變只可用爻辭王氏曰亦當以先變爻爲貞後兩變爻爲悔其所占作三節消息之

四爻變則占變卦二不變爻仍以下爻爲主五爻變則占變卦一不變爻王氏曰皆當以先變爻爲貞後諸變爻爲悔其所占作四節五節消息之夏氏曰占筮之法一畫動則爲一爻方用得此此一爻辭大傳所謂爻者言乎變者也推而至於六畫皆然若四爻變而獨二爻不變五爻變而獨一爻不變既不變如何用得變底爻辭變者六九元周公繫之爻辭不變者七八元不曾爲之

繫辭周易所不用也豈有七八而可目用九六之辭哉六爻盡變乾坤占二用餘卦占變卦彖辭卦彖辭皆七八之辭耳乾坤占二用可也

十三卦取象說

離重離而有巽體巽爲繩離爲目網目謂之罟兩目相連結繩爲之網罟也

益巽木動於前爲耒之象震木動於後爲耜之象見於耒耜之用

噬嗑離爲日中離本坤屬坤象爲市衆爲民震在下剛柔始交所以取交易之象

乾乾天在上故爲衣

坤坤地在下故爲裳此聖人垂衣裳而天下治象坤之無爲也

渙巽爲木坎爲水木在水上舟楫之象

隨兌本坤屬而爲牛震爲作足馬服牛乘馬有引重致遠之利坤與震變上六引之引重也上六在外卦之外致遠也

豫闔戶謂之坤震以動之故有擊柝之象艮爲手坎爲堅木震爲聲手擊堅木而有聲所以待暴客也

小過震動於上艮止於下是杵臼之象兌金斷巽木斷木爲杵也巽木入坤土掘地爲臼也四應初三應上上下相應杵臼之利也

睽離爲絲兌爲巽木之反有弓象又坎爲弓兌金剡木而銳之爲矢所以威天下也

大壯震木在上棟也乾天在下宇也所以爲大壯之象

大過巽木在澤之下而四陽居中是爲棺椁之象

夬兌本坤體坤爲文而乾剛決之所以爲書契之象以刀刻其言於木也

周易析疑

上經

毘陵張爾皐一是學

六十四卦皆在乾坤範圍之中。而坤又在乾範圍之中。易之首乾明矣。伏羲仰觀俯察。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以盡天下之變。畫則書之權輿也。文王當憂患之世。演為周易。繫之以辭。謂之彖辭。周公繫辭六爻之下。倚物象以明理。物象者。畫之涵謂之爻辭。孔子繫傳。謂之十翼。本之性命道德。指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盛德大業。於此乎出。於是伏羲文王

周公之旨大明。欲知六十四卦。須先識八卦。欲知八卦。須先識乾坤兩卦。乾父坤母。震坎艮巽離兌。其六子也。乾健坤順。順即順乎健。乾大无外。坤亦至乎其大。天包乎地。坤從乎乾。而乾坤之義始明。繫辭傳所謂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辭若並舉。而相承之意。可默識矣。全易之旨。陰必順陽。柔必助剛。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

鄭康成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

朱子語類問。伏羲始畫八卦。其六十四卦。文王重之耶。抑伏羲時已自重之耶。曰。周禮三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便見不是文王重卦。伏羲以下。但有卦畫。而无文字可傳。至文王周公。乃繫之以辭。

彖辭文王作。爻辭周公作。先儒從來如此說。謂爻辭為周公作者。蓋其中有說文王。不應是文王自說也。

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謗。居東三年。亦為憂患也。○或問六十四卦名。不知是伏羲時所名。抑文王所立。朱子曰不可考。按

繫辭傳。罔罟取離。耒耜取益。棟宇取大壯之類。則是畫卦時。已立其名。至文王周公。始繫之以辭耳。○易經本為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垂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

易占義理之占。徵往詔來之大業。後占禍福之占。揣摩推測之小數。自秦漢以來。盡以後占為易占。蓋大儒而猶未免矣。

傳文兆曰。古今載籍。莫為閎博。求其極深研幾。以創制設教。莫精於易。雖以孔子生知之聖。史稱其讀易。至於韋編三絕。其自言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无大過矣。非

至神妙何以勸聖人之精思若斯其甚也且桼火之後易以卜筮得不焚則易最爲全書聖人之精蘊具載其中故曰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又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是明以用易示人使人知吉凶乃後世行之未必能知來物未必可與能豈聖人之言欺我歟繫辭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今之學易者非觀象玩辭之未識仰觀變玩占之不得其方也聖謨洋洋昭如日月誠居而觀之動而玩之真可以見之行事之實聖人之言豈欺我哉

乾

乾下
乾上

天无所不覆

惟聖人能參贊化育

朱子曰此卦六畫皆奇上下皆乾則陽之純而健之至也

故乾之名天之象皆不易焉董仲舒曰道之大原出於天

乾元亨利貞　乾渠焉切

濂溪周子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程子曰乾天也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无息之謂乾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

邵康節曰不知乾无以知性命之理

朱子曰乾只是健純陽所以健至健者惟天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大通而至正天道之本然大通而必利在正固人事之當然也

吳叔美曰元亨利貞四德不可見於生物處可見先儒以配春夏秋冬頗爲易明然只說得流行之四德更須見其全體合春夏秋冬總一元氣也其循環流行不已者亨也春生夏長秋斂冬成利也時春時夏時秋時冬不失其正則貞也

姚虞佐曰今人纔講利貞便說定守而不渝不知此貞字是箇活字所謂利貞者亦非定守而不渝之謂也此理至正而隨時屢遷六十四卦皆有之故在乾曰利貞在坤便

曰利牝馬之貞又曰安貞自屯而下繫貞者各有不同

張習孔曰元者大也如中庸天地之所以爲大之大亨者通也往來不窮謂之通天地萬古之運也利者順也屈伸相感而利生焉其往來皆自然也貞者正也天地之道貞觀而已矣其在于人則乾健是至誠无息之心體不蔽其本然之體則大不過其生生之機則通行所無事故利發皆中節爲正

初九潛龍勿用（潛捷言反）

九乾陽也初下位也龍之爲物能飛能潛盡變不測龍乾象九在下潛龍象天地之氣有升降君子之道有行藏凡天下大經綸大匡濟皆從邃養中發出故曰潛龍勿用姚康佐曰當通六爻看又當各一爻看各一爻看見初九之宜潛通六爻看見潛之不終於潛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見龍之見音現卦內見龍並同）

聖人不能爲時能不失時以陽剛中正之德當出潛離隱之時故有此象六畫卦二于三才爲地道地上卽田二畫卦二爲人位故曰大人

程純公曰九二利見大人九五利見大人聖人固有在上者在下者

吳叔美曰見龍在田則已出於潛而見於世矣聖人之不在高位而德足以用世者可以生養一世利濟民生故曰在田

姚康佐曰凡占辭是一氣語非擬九二象見龍在田其占乃教人利見之也大意謂聖人養德於潛時可施用如見龍在田當上佐其君願其霖雨蒼生之業所謂達可見諸天下者不終於潛耳聖人繫六爻是一意今人各分析之而其中又分爲二事不敢謂是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三爲人位故三不言龍而言君子在下卦之終終日象夕象兩乾之間乾乾象三多凶故言厲

或問學易文中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朱子云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至於聖純一不已之功

六爻惟三四言无咎人位故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躍羊灼反）

朱子曰淵爲空虛无實之處通乎上下者也

已離下體故謂之躍淵龍所安也在淵故能變化飛騰安

其身而後動上下進退惟其時焉故无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吳叔美曰九五飛龍能使雲雨普被天之所覆无有不到聖人在位直使盡天下人各得其得无不覆幬於聖人之天此之謂在天也舉天下在聖人之天則舉天下利見此大人矣

皆尊仰之之謂見皆蒙其澤之謂利

上九亢龍有悔亢苦浪反

高景逸曰亢龍所以有悔言時位非言聖人

亢則必有悔此語直何等警惕惟聖人善憂其悔惟聖人不窮於亢然後見變化之神而聖人功用爲合德謹於乾道之始終如此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乾六爻至用九方出一吉字不曰龍而曰羣龍時潛時見時躍時飛時亢而不與之俱亢初无端倪之可指天德不可爲首也能見天則乃能見羣龍无首

爲九所用而不能用九故亢陽亦不可亢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吳叔美曰六龍有六樣變化時至則然惟其所用自古聖人隱見一機出處一時皆成妙用或君或相或師用舍行藏推行之通化裁之變故曰見羣龍无首此其所以爲吉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彖吐亂反

此孔子釋經之辭謂之彖傳伏羲畫卦三才之道備矣夫子乾元彖傳說到三才一源處識乾元方知聖人與天地參萬物之生物物各具一性命是可知萬萬者皆從一而

出一者元也卽以易理觀一生兩生四生八八又生六十四何者不統於一故贊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統天則无不統可知矣雲行雨施始而亨也萬物雖同一資始而一物一則如品之有定者然故謂之流行流者如水之從源流出形者如物之自內形外也乾所以始萬物者如此然既有始須終其始人能明乾道之終始則見卦爻六位皆以時成六位者兼三才而兩之有體有用爻有定位故曰六位陽有變化故曰六龍當其位行其事謂之六位時成因其時乘其位謂之時乘六龍純是天道周流故

曰御天統天言乾之體御天言乾之用六畫卦兩乾字最
分明故又言乾道變化變者其漸化者其成物有此形即
有此性皆天所命也能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
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各正性命也太和元氣保合而无歉
故曰乃利貞惟聖人體用皆乾大明終始故合於天德乃
能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也 節吳叔美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健渠建切
乾坤不言重異於六子也稱健不稱乾異於坤也然乾雖
不言重而言天行則一日一周明日又一周而重之義已

見於行之一字自强所以爲天德之剛或以人欲害之則
息矣○蔡无能曰自强者乾也不息者乾乾也
六十四卦皆著一以字以者所以體易而用之也君子欲
其自得故明曰自明成曰自成道曰自道法天曰自强
唐應德曰又有吉凶大象獨言吉此聖人示人直入聖道
路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此象傳之始
人但知陽升而在上不知在下功用不有蟄藏何有發育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二爲見龍聖人之出雖不在上位其德足以被及於生民
故曰德施普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天行所以不息只爲有往有復人所難在一反不反无復
便有間斷君子朝乾夕惕反復於道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量可而進適其時則无咎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言天曰造化曰大造聖人居天位行天道如天之无不覆
幬所造於天下萬世者大矣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亢者時之亢也陽至六而盈知盈之不可久與時消息有
道存焉則不至於有悔矣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於四時流行驗天德之全然亦第測其分至啟閉耳乃分
至啟閉首在何處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

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夫子見得易理精微，而乾坤二卦所包甚廣，故彖傳象傳之外，復有文言，其所謂終日言之而不盡者。

程純公曰，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人爲天地心，特人自小之耳。故夫子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朱子曰，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故於時爲春，於人則爲仁，衆善之長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於此莫不嘉美，故於時爲夏，於人則爲禮，衆美之會也。利

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於時爲秋，於人則爲義，而得其分之和。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各足，故於時爲冬，於人則爲智，而爲衆事之幹。

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所性无不善，而胥統於元，所謂仁體事而无不在也。天秩天敘，惟體之美而暢者，故曰亨者嘉之會。物各得所曰利，必有所別，上下內外，親疎貴賤，各得其宜，而猜疑嫌隙不生，怨疾乖戾不作，是義固所以利之也，故曰利者義之和。貞者此理之正當，自然誠實而完固，是事之幹。惟君子能體仁，能合禮，能和義，能貞固，運用四

足以宰，而又曰，君子行此四德者，必實實見諸行事，而乾道乃明。聖人教人何等真切，而人可甘於自小自棄乎。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程純公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樂與憂皆道也，非己之私也。朱子曰，龍德，聖人之德，乾卦六爻，文言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而無淺深。鄧汝極曰，體天成德，時不可行，雖有易世之心，而卷以懷也。能隱，故不成乎名，獨樂不悶，而後樂

天者深也。不見是而无悶，自信不悶，而後信天者確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庸常也，用也，常而可用，天下孰加焉。此德之正中，衆人視爲庸而忽之，聖人信而謹之。不正不中，便入於邪，閑邪所以存誠也。言行皆可爲世法，故足以善世，然聖人之所以謹而信者，原无可伐，此其所以博而化也。

呂與叔曰，人倫者，天下之常道，百世所不易，爲治所宜先

九二人位而正中，惟人倫之爲務，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德足以善世，故曰德博而化。

程子曰：閑邪則誠自存。如人有室，藩牆不修，不能防寇，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邪斯閑矣。

姚廣佐曰：君德者，君人之德，長人之德也。有此德，方可以君人。孟子所謂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非必王天下爲君德也。

蘇君禹曰：論聖人之德則曰龍德，論聖人之學則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此乾之所以爲易知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程純公曰：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无聲无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於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

吳叔美曰：九三說進修工夫，至精至細。忠信者，一念不欺，是誠意工夫，透得欺慊關，自然上達不已，故進德以之。修辭立誠者，言爲心聲，辭上立誠，是誠立於心也，此正修己工夫，故居業以之。業曰修，又曰居，如治屋者修而後居之也。知至至之，求知所至而必至之，知之在先，故幾於道。知終終之，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君子之學如是，故處上下之間而不驕不憂，因時而惕，雖在危地而无咎也。

朱子語類云：德是就心上說，業是就事上說。忠信所以爲實者，且如孝，須實是孝，孝之德日進一日，如弟，須實是弟，弟之德日進一日。若不實，却如播種種子空殼，如何得發生長進。

修辭乃自體當自家誠意，深味曾子之所謂出辭氣者，則可知矣。於九三言之者，大抵謂君子之學如是，故能盡乎處上下之道也。

呂伯恭曰：言是行之表，凡人有所作爲，必先見乎辭，故疾人者有忌辭，怒人者有忿辭，辭既修，則其中可知矣。誠所

以立也此正學者用工夫處。
君子居業猶百工居肆以成其事。事之所由成。由百工之
居肆。居業二字學者宜及時警醒。

蔡无能曰君子有惕厲无驕憂小人有驕憂无惕厲。在下
而憂。居上便驕人无進修工夫。故但覺位可驕憂君子終
日乾乾夕惕若故可上可下。不驕不憂雖危无咎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
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躍有上下進退意。或則无恒无常矣然非枉道以爲邪。非
違衆以離羣其及時處正是進修之德業故无咎。
張橫渠曰。上下進退惟義所適惟時所合
言龍德之變化。只是及時。言聖人之與世推移極是中正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
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
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項平甫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也故爲同聲同氣
之義聖人之於人亦類也故爲各從其類之義聖人作而
萬物覩物物樂而親之聖人同天故能同物。
唐元卿曰謂之本則知其資始之本來固然蓋至於各從
其類則物物无不若其生遂其性而性命其各正矣乾元
以是而資之聖人以是而保合之利見大人以此。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
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項平甫曰天德者貴下喜中而忌上者也四在上卦而能
居下。五在上卦而得中位。三在下卦之上雖危无咎惟在
上九一爻无中无下惟有上義而已无中則无位无下則

无民无輔。此最天德之所忌也。爻辭不言凶咎止言有悔
象與文言亦皆言時而不言德又曰窮之災也蓋有龍德
者必不至於上窮而不反故雖亢矣而猶稱龍焉以見時
有亢而德无窮也。
張橫渠曰終則自是亢極言君位則易有極之理。聖人之
分則安有過亢〇此第二節中象傳之意。
潛龍勿用下也。 以人事言
見龍在田時舍也。 舍者隨其所在而居出潛之初時寓於此。
終日乾乾行事也。 行知至知終之事。

或躍在淵自試也。亦以自驗此獨知處。

飛龍在天上治也。天高而下施天德王道故云上治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龍能變化必不至窮而不返時當其窮故曰天之災。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聖人體天之心用天之道則天下治

此第三節再申前意。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姚虞佐曰陽氣潛藏是潛之時。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先知覺後知使人不昧其本體之明天下成文明之世所以利見。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天行健元无息時九三之進修亦與之不息故曰與時偕行。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離下而上變革之時故當隨時遷變。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天德其所具而位乎天位有位有德之聖人也。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亢者時之極也雖聖人不能使時之不亢亦惟聖人能不失時。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天道自然之則昭然於聖治之間見天則正奉天時處。

此第四節又申前意。

鄭孩如曰見天則或以用剛能柔言之夫用剛能柔何若潛見惕躍飛亢之因時妙用而必一變純柔乃稱天則哉日月之運行四時之順序皆天則之可見乾元之用九也

陸庸成曰用九非六爻皆同變也同變則純坤是无乾也何以稱龍止就占者所值之爻其一爻變也老陽變則爲少陰而巽離兌皆少陰卦也。

李安溪曰用九之上加以乾元者元首也然元統天而歸於貞則終始无端而不可爲首卽用九之義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蔡无能曰自乾元者始而亨至大矣哉當自爲一節以足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之義而更贊美之大哉乾乎起至其惟聖人乎當自爲一節以見乾道之大六爻發揮之而潛見惕躍飛亢總非聖人不能也。

始卽元也亨謂通也萬物得乾之始則亨通而暢達利貞

性情程子所謂性其情是也蘊而爲性發而爲情功用之成不過適得其性情之正是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天下不言所利者大德不德非惟不言亦无容名言也故曰大矣哉

吳叔美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命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性情也中庸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發而皆中節情之性也人能性其情則物无疵厲美利孰加焉此之謂利貞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

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朱子曰剛以體言健兼用言中者无過不及正者不偏不邪純者不雜粹者无疵精者純粹之至極也旁通猶言曲盡言聖人時乘六龍以御天則如天之雲行雨施而天下平也

聖人如乾德之剛健中正純粹至精六爻發揮旁通其情一一效天之動情出於乾始則情歸於性利貞得其利貞斯元亨所以爲元亨也蓋情而性則好惡皆得其平而天下之情无不平矣 節吳叔美

語乾元之大而曰剛健中正純粹精有不容名言之妙惟聖人以六爻發揮之爲潛爲見爲惕爲躍爲飛爲亢分之卽四德之流行合之卽一元之貫徹又統之卽一乾之包括生生不已之機闡發無餘而聖人因之以法天出治則六龍之變化總不出此乾元用九中耳

項平甫曰其體剛健其用中正自始至終無時不剛健自進至退无往不中正此所謂純粹精也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姚虞佐曰前云龍德而隱有樂則行之之語此發明其德之果可行而所以潛者實以其時之未可用也成德就已成之德言卽龍德也君子以此成德爲行奚待積久指日可見之行事者潛之爲言也其時尚隱而未見雖欲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此申前陽在下也龍德而隱者也潛龍勿用下也陽氣潛藏四層之意可謂曲盡而无遺矣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凡德施之普到天下文明皆由涵養之深得來故前云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誠此發學問寬仁見九二之龍德而正中果非一旦乘躐者之所爲也

大人明德親民有无限道理匪學勿聚生知之聖猶云好古敏求其許大節目匪問勿辨急遽欲速難以深造而自得居必以寬私意苟且非盛德之至善行必以仁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言行信謹閑邪存誠此其體驗之實功而德施之普德博而化行而爲世法故再言君德以深與之 姚虞佐

仁以行之只是見得天地萬物爲一體施爲措置之間自不容一私之雜耳。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乾卦以乾重乾三四在重卦之間皆言重剛而不中故其下各槩接上不在天下不在田非謂三爻位皆陽爲重剛也。

姚虞佐曰照九四中不在人看則九三之進修正當盡其所謂在人者見進德修業不可不與時偕行也。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胡仲虎曰下乾以二爲中三則重剛而過乎中上乾以五爲中四則重剛而不及乎中過則惡不及則疑然憂所當憂卒於无憂疑所當疑卒於无疑此二爻所以皆无咎。

九四不在天不在田與三同而曰中不在人非謂人事已盡可以聽天正見天人交際之會其舉動不可不慎耳或之者據其迹疑之者指其心詳審之謂。

惕者平日戒懼之心疑者臨事謹審之慮。

申上下无常進退无恒之意。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朱子曰大人卽釋爻辭所利見之大人也有是德而當其位乃可以當之人與天地鬼神本无二理特蔽於有我之私是以梏於形體而不能相通大人无私以道爲體曾何先後彼此之可言哉先天弗違謂意之所爲默與道契後天奉時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

吳誠友曰九五所謂大人者五有剛健中正之德首出庶物之上也覆載生成與天地合其德知周萬物與日月合其明動靜適宜與四時合其序賞善罰惡與鬼神合其吉凶凡時將至大人至公无私行无不得先天而天弗違凡時既至大人順天應人行必以道後天而奉天時人本效法於天地鬼神效靈於天地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所以爲大人之德也。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天地間有進必有退有存必有亡有得必有喪此自然之理惟聖人識其微而亟反之以理自持處之合道不至於窮而有悔此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再言其惟聖人乎見非聖人不能處亢

聖人相傳心法於乾卦可見乾元資始提出仁字是源頭所以體此仁者在性情只從仁字認性情則知人終日應用无一不是乾元流行所以論工夫自一言一行必立誠必忠信愈切愈近无非所以體仁論功化通極於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以至萬有含生極遠極大无非以通此情性

體本自昭明此謂大明本自无息此謂行健至於乾乾惕若則終日至夕无敢怠荒卽純是乾元所謂保合太和者此也中庸一書節節根此意發明千載而下識仁主敬之說是一脉真傳後儒於此處未見親切故易流於異端曲學實於易理未有得也吳叔美

坤順也全體皆陰虛中以受陽乾之所至坤亦至焉天氣下降地卽生焉无少欠缺非特以順爲德而以至爲能故曰乾坤合德。乾連坤斷陰承陽之義難圖故畫偶坤象特著承天之義坤又屢敬含括之能无非發明此意耳

聖人於乾言誠言仁於坤言敬言義乾二曰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又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坤二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存誠主敬所謂一身還有一乾坤也微矣哉

中庸推本誠明孟子推本仁義子思孟子精於易者也

朱子曰陰之成形莫大於地此卦三畫皆耦故名坤而象地重之又得坤焉則是陰之純順之至故其名與象皆不易焉

坤 坤下坤上

厚載相配德合无疆

䷁

君子體順應地无疆

薛德溫曰氣無涯形有限天不但包地實行乎地中機資始卽資生无少間隔也雨露霜雪天氣也得地氣卽成形矣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牝頻忍切喪去聲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疆居良切

此以地道明坤義而隨以君子配之見占坤者必如地道之極順而後可也乾元與坤元合一其辨只在先後之間故以大哉贊乾元而以至哉贊坤元乾元於萬物資始其

所以受形受象生成之功則皆資之於坤元故曰萬物資生其生也原是乾始之生坤順以承之故曰乃順承天乾之生生化化皆坤中承載資始資生豈不合而並大故曰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其厚德之所蓄物物生意无不包括何等含弘化機之發外萬物生意无不顯著何等光大是以物之資生流形者自然種種潔齊品物咸亨也干寶曰行天者莫若龍行地者莫若馬牝馬最得坤之順者取象最精柔順利貞之坤德乃君子之所行也先迷則失坤之道後順則得坤之常坤居西南曰西南得朋足矣又曰東北喪朋人心不可兼與必與此不與彼乃見其與類行直到无二故上曰乃與類行下曰乃終有慶德合无疆是以坤順之有常者合天之无疆牝馬地類行地无疆以牝馬之順行者明地之无疆安貞之吉應地无疆是以君子之體順者配地之无疆中庸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本於此參姚處佐吳叔美

有才能而欲藏不露安於分之所在无成而代有終德器深厚眞與厚德載物者同故與地之无疆相應

項平甫曰柔順者多不能終惟牝馬為能終之四明樓尚

書鑰為安世言北方蓄馬蕃庶當游牝之時每一牡將十牝以出雖千百為羣各從其牡終不他合此所謂牝馬之貞也安世官越中時見歸明蕃官言與此合蓋物之牝者皆能順陽而行求其從一而不變者莫牝馬若也故聖人取之以象坤焉

彖辭但言得喪二字孔子恐後學誤認其意將有以得為吉以喪為凶者故釋之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所以發文王言外之意也地之交乎天臣之仕乎君婦之歸於夫皆喪朋之慶也然則微夫子則彖不幾於誤人乎曰上文明

言君子有攸往。先唱則迷。後得主則利。西南得朋。雖與類
行。不能有生物之慶也。東北喪朋。得乾為主。乃終有慶。平
姚廣佐曰。大哉至哉。何以別。大以統天而為言。至以順承
天而為言也。論語云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
唯堯則之。此便是大哉之乾。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
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此便是至哉之坤。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朱子曰。惟其厚。所以高下相因去。若是薄者。而高下相因
則必傾陷矣。惟相因无窮。所以成至順也。

天以氣運。故曰天行。地以形載。故曰地勢。君子以一身而
負荷斯世斯民之眾。非德之厚。何以載之。

項平甫曰。坤之象為地。重坤。故以地勢象之。東南地下。西
北地高。重重高下。然以漸而高。行者莫覺焉。此坤之所以
為順也。或以自高而下為順。非也。重卦之法。皆自下而上。
人道以下從上為順。易中言順。皆自下而上。如履霜冰至。
蓋言順也。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順猶馴
也。謂馴習而增。不能自覺也。以卦象與卦義合而觀之。則
為地勢自下而高。以明積順之義。无可疑矣。君子法之。亦
為積厚其德。可以載物。若自上而下。則為覆物。非載物矣。

初六。履霜堅冰至。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凝魚陵反 馴音旬

朱子曰。霜陰氣所結。寒盛則水凍為冰。此爻陰始生於下。
其端甚微。其勢必盛。如履霜則知堅冰之將至也。夫陰陽
者。造化之本。不能相无。而消長有常。亦非人所能損益也。
然陽主生。陰主殺。其類有淑慝之分焉。聖人作易。於其不
能相無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無所偏主。至其消
長之際。淑慝之分。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焉。所以

贊化育而參天地者。其旨深矣。故象傳示防微杜漸之意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蔡無能曰。地之道氣至即生。直也。賦形有定。方也。无小大
遠近。大也。六二以柔居柔。得中得正。備坤道之純者。故不待
學習。而自无不利也。曰地道光。以地道著之人事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知音智

姚廣佐曰。章貴含。不貴露。六三含章不露。是其貞也。可固

以守焉臣子分義入則事親出則事君或出而從王事則事无專成代君有終含章可貞是體无成有終是用乾九四陽居陰坤六三陰居陽故皆曰或進退未定之際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括古活反囊奴當反譽音豫〕

象曰括囊无咎愼不害也

蔡无能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四以柔居柔囊且括矣何咎譽之有亂世君子所以多不免咎者好名爲之也非无譽何以見其括囊非括囊焉能免咎故於无咎之下再言无譽以見其善晦之心也坤爲囊重坤囊括之象

六五黃裳元吉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黃中色裳下飾本義合中順以爲言耳坤位當五而曰黃裳坤爲臣道如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六五或爲輔政之良相或爲負扆之元臣而後可謂之黃裳元吉纔配得乾纔合得乾美在其中而能暢於四支而能發於事業故曰文在中也言下裳則有上衣以爲人君秉柔德者非程傳臣居尊位如羿莽婦居尊位如武氏非常之變故有黃裳之戒而不盡言似不合聖人之意

上六龍戰於野其血玄黃

象曰龍戰於野其道窮也

項平甫曰言龍者陰似陽也戰者敵辭也野者廣大之地明上六之極盛也其血玄黃說者曰陰陽俱傷按文言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則血獨言陰初不及陽也又爻辭本嫌陰道之盛故陳其禍敗以爲戒小象亦曰其道窮也皆指陰而言无與陽事也其所以稱玄黃者明其上下无別此所謂雜也曰疑於陽曰嫌於无陽曰猶未離其類曰天地之雜皆言陰之似陽也前後玩夫子之言熟讀百遍

皆春秋筆法方識聖人之意

用六利永貞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聖人於坤六爻下總言用六教之以利永貞坤貞惟順牝馬之貞是坤之貞安貞者安安而不遷也永貞者永永而无他也唯永是安唯安能永乾爲大以大終者左右其大以有終是謂以大終卽所謂地道无專成而代有終也要道臣道子道皆當如是若云變柔爲剛此伎占之一法非聖人之訓又何上六龍戰之嫌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姚虞佐曰彖傳首釋坤元即揭出一順字而究其德合於无疆只是柔順利貞故君子攸行以下曰失道曰得常曰類行統是教之守順而不渝文言總會其意而申之曰至柔曰至靜曰後得主而有常統是發明順字而動也剛而德方含萬物而化光正發其所以代天有終者皆本此順為之故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乾剛坤柔定體也坤固至柔矣然氣機一動不可止遏屈撓此又柔中之剛矣乾動坤靜定體也坤固至靜矣及其陶冶萬類各有定形不可移易此又靜中之方矣柔靜者體也剛方者用也即其柔且順所謂後得主而有常包含萬象極其光顯其功雖與乾相配實惟承天而時行爾

何玄子姚虞佐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氷至蓋言順也

程子曰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而成家之所積者善則[illegible]慶及於子孫所積不善則災殃流於後世其大至於弑逆之禍皆因積累而至非朝夕所能成也明者則知漸不可長小積成大辨之於早不使順長故天下之惡无由而成乃知霜氷之戒也

姚虞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積善之家只是順理而行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狥私欲而不順於理必有餘殃甚而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皆起於一念不順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由為君父者於臣子逆順之分辨處不早明辯之以折其萌故致此極耳

坤道承天而時行方謂之坤順人能順循天理而行方謂之善日日如是終身如是方謂之積善其要在修其孝弟忠信若順情縱欲迷昧天理謂之不善不知改悔不知懲窒謂之積不善感應之理昭然程子曰天地間只有感應二者而已更有何事

李鼎祚曰陽生陰殺天道必以修身積善為本故著此微言永為深戒欲使防萌杜漸災害不生君臣同德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程子曰。直言其正也。方言其義也。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无所用而不周。无所施而不利。孰爲疑乎。

程純公曰。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天理。遏人欲。敬而已矣。便是守約工夫。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於聖人。亦止如是。更无別途。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也。釋氏內外之道不備者也。

敬主於中。義防於外。二者相夾持。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程敬承曰。立字最難體認。人一心。被許多物欲牽扯。便覺立脚不住。內直則旁引不得。外方則移動不得。不能引與不能移。合更无走作去處。是之謂立。

不孤。釋大字。蓋與天行同其大也。所行。行所立者也。則字甚緊切。不疑。方可透入乾知處。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程子曰。爲下之道。不居其功。含晦其章美。以從王事。代上以終其事。而不敢有其成功也。猶地道代天終物。而成功則主於天也。妻道亦然。

高景逸曰。坤主含。妻道臣道。宜收斂謹畏。故成曰弗敢有。終曰代。含之至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呂伯恭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人與天地萬物同是一氣。猶春生秋落。氣至即應。所以獨稱賢人隱者。

蓋衆人強自隔絕。故與天地之氣不相通。氣至而覺者。獨賢人而已。

高景逸曰。順時而隱。非賢者不能。中心无欲。氣至而應也。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君子一中具於內。則盡天下之義理。何所不貫。而盡義理之精微。何所不晰。爻之言黃中者以此。潘去華曰。黃中通理。未發之中。正位居體。隨時處中之中。惟暢於四支。發於事業。而足以見其美之至。此坤德之至。足以合乾之大也。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疑者似也陰盛似陽嫌於无陽故稱龍敢與陽敵故言戰猶未離陰之類故稱血以明其爲陰血陰物也曰玄黃則天地之色雜矣而不知天玄地黃者上下分明不可亂也

此爻惟項平庵玩辭註最明

坤卦於初六陰之始凝言履霜堅冰以示君道父道夫道宜防微杜漸辨之於早文言更補積善一條而卦義乃備上六於陰之極盛言陰疑於陽故稱龍戰至於玄黃之雜

雜者亂也而必正名定分曰天玄而地黃所以警醒亂臣賊子以女抗夫者至深切矣夫褒竊如莽操女禍如武后謀逆如楊廣史册所載罪惡難逃故夫子曰其道窮也春秋微義皆可於坤卦見之

序卦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物之始生也

程子曰萬物始生鬱結未通故盈塞於天地之間至通暢茂盛則塞意亡矣天地生萬物屯物之始生故繼乾坤之後

卦以反對爲綜屯蒙象天地初開闢而爲洪荒之世所以屯蒙次乾坤屯合雲雷見天之用蒙合山泉見地之質猶之天先乎地也天地人爲三才人道以男偶女故三男之卦先焉人生得君以治故屯作之君得師以教故蒙作之

師以三男言震長子以建侯而有經綸之功坎中子以剛中而有克家之能艮少子以柔巽而得童蒙之吉教以輔治蒙以次屯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良有以夫

朱子曰屯難也物始生而未通之意故其爲字象屮(屮音徹)穿地始出而未申也草昧之時天下未定名分未明宜立君以統治而未可遽謂安寧之時也

屯者物之初非物之厄勾而未舒曰屯草屬震言始創也昧屬坎言未明也

震卦初爻爲主，坎卦中爻爲主，震坎合而爲屯。先儒謂初九爲成卦主，故說于彖辭下。如屯之初九利建侯，大有之五同人之二，皆如此。遂以爲初九得民於下，人心所歸，九五雖居尊位，陷於險中，有膏澤而不得施，有六二正應無益於事。不特六二嫌于初九，九五亦嫌于初九，項平甫謂初九動乎險中，故爲濟屯之主，天造草昧，皆自下起，五能主事則不屯矣。崔蔚林謂初九上歷純坤，始得君位，與二相應，十年乃字，故曰反常。蔡介夫曰初九雖爲成卦主，亦不是以爲君。論議紛紛，六爻自相窒礙，皆非卦爻之旨。蓋

初上无位，震初陽德，仁德也，有能生物之功。文王周公曰利建侯，孔子曰宜建侯而不寧，以其德之足以濟屯也。九五君位也，坎在上則爲雲，而未能澤物，卽以屯膏示戒，言无以濟屯，其位不易居也。乾卦六畫皆陽，彖曰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坤卦六爻皆陰，彖曰萬物資生，乃順承天，震坎繼乾坤之後，必雷雨之動滿盈，萬物暢遂，而後可以承天造也。蓋无一不以生民爲念，故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此聖人作易垂教之意。象傳曰屯其膏，施未光也，未字甚圓活，雲能成雨，則膏澤下施矣。六爻惟二五言屯，吳幼

清曰陽大陰小，六二守貞擇主而事，小貞吉，九五屯膏，雲而不雨，大貞凶。以二五兩爻相應而言，若上下卦不合，雲不能成雨，雷亦何可言得勢，看卦如照鏡相似，不塡實事則初九一爻，言尚德之意，九五一爻，言天命靡常，聖人扶持世道之心，隱隱見於言外，令人玩味无窮，所謂講易見天心也。若乾坤兩卦後，洪荒之世遽擬以衰亂，未免以一卦之義礙全經，若六二以初九妄求婚媾，九五又以初九爲嫌，未免以一爻之義礙全卦，況彖傳已言雷雨，象傳言施未光，雨能及物，可言施，雲不可言施也。但屯難之時，未可急迫耳。

屯 震下坎上

坎爲加憂爲血，卦上六亦坎體，故乘馬班如，不能從陽以濟屯，憂傷泣血无濟，于世何以長存。

九五君位以屯膏示戒，坎在上則爲雲，有雷无雨爲屯，膏上而能下則爲雨，雷雨滿盈，屯難解。

六四在坎位，故亦乘馬班如，坎錯離，離爲明，如婚媾必待求而後往，方可從陽濟屯，吉无不利。

山足爲麓，六三互艮下黃麓之象，卽鹿无虞人嚮導，陷于林中，何以從禽，君子見幾不如舍去。

六二柔乘剛，屯邅乘馬，未有所從，匪敢爲寇以抗陽，亦如女子守貞擇君而事，久而得反其常。

磐桓猶言柱石，中爻艮石磐象，震陽木桓象，初九无位，以震初仁德，故利建以爲侯，民心所歸。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屯張倫切)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萬物出乎震勞乎坎萬物之出乎震者至坎而後得其所歸得其所歸則時出而不窮矣是萬物之生機皆從坎中透出而震者則所以鼓其出機而使之暢達者也乾元坤元通形氣外一入剛柔便落形質難以之生是以謂之屯也元亨全在能動上利貞正所以善用其動也勿用有攸往惟在停蓄不停蓄不能充周普遍也聖人體天地之撫

而成位乎其中亦惟爲天下得人而仁以行之耳蓋太虛之充塞以元氣世道之鼓舞以人心建侯不寧者人心之所嚮往也造作始也草昧鬱塞意雷震而雲騰至于雷雨滿盈萬物暢遂矣建侯所以承天造也知天之所以造而後可以濟屯(節錄徐天章陳明卿)

程子曰所謂大亨而貞者雷雨之動滿盈也陰陽始交則艱屯未能通暢及其和洽則成雷雨滿盈於天地之間生物乃遂屯有大亨之道也所以能大亨由夫貞也

胡一桂曰動以雷言滿盈以雨言。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來矣鮮曰彖言雷雨象言雲雷彖言其動象著其體也上坎爲雲故曰雲雷屯經綸者治絲之事草昧之時天下正如亂絲經以引之綸以理之俾大綱皆正萬目畢舉正君子撥亂有爲之時也故曰君子以經綸。

人處心若无雷雨蒼生之意卽有經綸盡屬縱橫經綸二字中有許多從容不迫徐徐清理不肯傷害積漸成功之象。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磐音盤)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初上无位震初陽德仁德也以其德利建爲侯乃可以濟屯難而致治平也

柱礎曰磐植基如此寧定也柱立曰桓自豎如此挺勁也

張横渠曰磐桓猶言柱石是也中爻艮石磐象震陽木桓象(漢馬融以盤旋釋磐桓似於建侯不寧之意緩)利居貞居以正自能行以正也

二三四皆陰爻一陽在三陰之下故曰以貴下賤在險能動抱濟世安民之畧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是能動恤夫民民心所歸故曰大得民也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邅張連反難去聲

陰之從陽臣之事君猶女之從夫當草昧之時不特君擇臣臣亦擇君未可輕有所字六二乘剛易動又在動體此其所以爲難也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回旋而不敢遽往之象其所以不敢遽往而自守者匪敢爲寇以抗陽自守而未有所從必疑其爲寇如婚媾之道女子守貞而不字也十年乃字二三四互坤坤土數十久而後定得其常也

蔡介夫曰初九賢明剛正且欲建以爲侯疑其爲寇而妄

求婚媾何也曰此是據二以柔近剛而爲義更不計初之德如何也易之取義如此吳叔美曰一體无婚媾不如虛說爲是

李安溪曰聖人繫辭可以包天下萬世之无窮豈爲一時一事設哉苟達斯義則初自爲初之屯德可以有爲而時未至也德字妙初上无位時未至欠妥二自爲二之屯道可以有合而時宜待也五自爲五之屯澤未可以遠施則爲之宜以漸也九五君位澤宜下施故以屯膏示戒只宜虛說未可字欠妥其餘三爻義皆倣此故二之乘剛但取多難之象不因初之建侯也五之屯膏但取未通之象亦不因初之建侯也若以二爲初阻五爲初逼則初乃卦之大梗而易爲衰世之書豈聖人意哉六十四卦之理皆當以此例觀之庶乎辭无窒礙而義可得矣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幾音機舍音捨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即就也鹿漢虞翻王肅皆作麓山足也六三互艮下畫山之足也山澤皆有虞即鹿而无虞人以導之則惟陷于林中而已當屯之時以陽爲主六三遠于陽是无虞也動體不能自止前遇坎險故有此象然猶內卦入險未深故戒

占者以見幾舍去以在震體言幾勿往從禽以取羞吝也幾者動之微中爻互艮聖人於其震之動而猶庶幾其艮之止故勉之曰不如舍

趙汝楳曰迷於所欲即陷害在前莫之覺矣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象曰求而往明也

六四坎位坎爲馬故亦曰乘馬班如從陽以濟屯故亦曰婚媾待其求而後往故吉无不利不待求而自往者皆昧於事幾者也耕於有莘三聘而往釣於磻溪後車以載非

天下之至明者哉(坎錯離故言明)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九五君位坎雲未雨故以屯膏示戒六爻惟二五言屯陽大陰小六二守貞擇主而事故曰小貞吉九五而屯其膏坎未成雨澤未下施无以濟屯故曰大貞凶

坎爲雲爲雨詩云陰雨膏之猶膏澤之下於民也坎在上則爲雲而未成雨是屯其膏也上而能下雲騰爲雨雷雨之動滿盈也天造草昧之時雷震動而不寧坎屯膏而不下是有雷无雨萬物何以昭蘇必雷轟雨沛光大其施而後可以承天造也象傳曰未光未字宜玩

趙子欽曰坎水乘震爲雲澤未流也此爻爲三十一爻九五之首專於應故致戒大君之道以乾九五爲則

雷動於下雲興於上雲而未雨人心屬望甚殷何以即云九五失勢幸象傳提明雷雨之動滿盈程子云雷雨滿盈生物乃遂朱子云陰陽交而雷雨作胡雙湖云動以雷言滿盈以雨言雖爻象註中猶有未合即其所解雨字之意可以悟入若坎雲不成雨即雷行震動亦是空陣生物不遂初九何以能得時先儒教人看易須靠定象去看依象說理方合聖人之意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漣音連)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長直良反)

二四上皆言馬者震坎皆爲馬也皆言班如者當屯難之時也爲助剛之柔則成亨屯之膏雨不能從陽則爲憂傷之泣血而已无濟于世何以長存

序卦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

程子曰蒙者物始生穉小蒙昧未發所以次屯也為卦艮上坎下艮為山為止坎為水為險山下有水遇險而止蒙之象也水必行之物始出未有所之故為蒙及其進則為亨義。

山下出泉有源之水清而可達童蒙之初純一不雜故蒙以養正氣拘物蔽失其初心瀆則不可教故利貞。

卜筮交於神明必誠必敬學者求師以淑其身心何等大事古人比於君父之尊嚴曰民生于三事之如一故以交

於神明為喻最為真切。

濂溪周子曰或問曷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

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

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為懦弱為无斷為邪佞。

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于明而師道立矣。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无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蒙 坎下艮上

艮為手為止擊止之象六三坎為寇上爻與之應故曰利禦寇

艮為少男五居中柔中與九二剛中應順以巽中爻坤變爻巽

陰爻陰位下隔于三上隔于五陽實陰虛達于陽明故曰困蒙

中爻下體震錯巽巽為長女中爻上體坤錯乾乾為金陽為夫

剛中而不過為能包蒙以陽受陰為納婦居下任事為子克家

荀九家坎為桎梏變兌為毀折脫桎梏象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蒙莫紅切 告音谷 瀆音獨）

蒙者人之初非性之昧穉而未達曰蒙

程子曰古人自幼學耳目遊處所見皆善久則習若固有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意見偏持于內衆說交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矣人皆知學當爲聖人亦皆知聖學不外于正却不知惟養正于蒙纔是聖功

吳叔美曰論蒙之心體人人具足聖凡同一中也惟以亨行則聖凡不啻千里矣故必待先知以覺後知先覺以覺後覺貫於師道之立也初筮告謂至誠一意以求己則告之再三則瀆矣故不告發蒙之道利于以正也一告而達則悅再三而不告則憤安知憤者之達不深於悅者乎

不以險而止乃以亨而行九二之剛中也靜中心體卽是天下大本立之卽爲建極之中達之卽爲隨時之中在人能行與不行耳以先覺覺後覺有所以感自有所以應六五之柔中應九二之剛中故曰志應蒙以養正是爲聖功

故曰利貞蒙彖指一中於人心又提聖功於一正

程敬承曰蒙初自有良知良能故不曰以正養蒙而曰蒙以養正

鄭孩如曰童蒙之時純一未散而一點眞明固於其中可以養者此時而不可以不養者亦此時人性具足眞明不之元有可亨之理而九二剛中得教之之法自重而不往教迎機而不輕教故蒙可亨又必利於貞啟之以眞明不散其渾一之樸而益之以外至之照也教不以正則亦不可言亨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眞希元曰不曰水而曰泉正是有源之水且水之初出其水最清不失坎之眞體正如人在赤子時故曰蒙果行育德內外交養功夫理之體於身謂之行理之得於心謂之德君子之自脩養蒙者以此

吳幼清曰六十四卦之中有坎者十五象水者十一象雲者二象雨者一獨下坎上艮之蒙水出山下其象爲泉而以擬果行育德之君子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桎音質 梏音谷）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吳叔美曰人有生來氣質是桎梏習染又是桎梏惟學則氣不能拘物不能蔽儀刑正人學先覺也所以脫桎梏蒙以養正法正人養蒙第一義否則任其徇欲以往不能改矣吝之道也。

來矣鮮曰刑罰立而後教化行書曰朴作教刑是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九二以陽剛爲卦之主剛而得中故有包蒙之象以陽受

陰是爲納婦居下任事爲子克家陰必順陽順得其正何吉如之。納婦吉謂納之化誨中也

子克家對乾坤言也蒙之二中男也。

周公爻辭以剛中言孔子象辭並應與言。

道學一脉貴有接應賴有傳人。

高景逸曰二五剛柔交接之美以師包蒙陽之受陰如夫之納婦子之克家所謂剛中而志應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取音娶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六三當險體之極天下惟利欲最險利令智昏能不爲所變而後可以進於學若利欲中於人心頓忘仁義所謂見金夫不有躬也教何由入二爻言納婦故三爻言勿用取女

中爻二三四互震震錯巽巽爲長女中爻三四五互坤坤錯乾乾爲金夫奪于外誘而變其真純故曰不有躬蒙以養正象辭言利貞變則不正故曰无攸利。

夫子象傳明指中爻上下體而言下體震爲足言行上體坤言順行不順以爻之變者言也。

來註以三爻變巽爲長女如自暴自棄之不可教者故曰

勿用取女以九二陽剛乾爻爲金夫九二發蒙之主包蒙納婦若六三能從之正合彖辭童蒙求我之義不應謂之不順況九二剛中乃治蒙者三爻雖比於二豈可指九二爲金夫皆當于中爻錯與變取象則本爻其正面也中爻錯與變其反面側面也繫辭傳曰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中爻不備若以九二剛爻即爲金夫則以一爻之義礙全卦矣。

六四困蒙吝。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實叶韻去聲

以陰居陰。而上下又皆陰。陽于陽明。可云困矣。能无吝乎。

如質下。如過時。皆困也。然豈无困而知之者。

楊中立曰。陽實陰虛。陰資於陽以爲明者。獨遠于陽。故吝不能親賢以發其蒙也。

六五。童蒙。吉。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陸績曰。六五陰爻。又艮體少男。故曰童蒙。以柔中應剛中。

純一不雜。有初筮之誠。其猶然赤子之天眞乎。故吉。

中爻坤順。變爻巽入。順者順於理也。巽者。入於道也。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艮爲手。爲止。擊止之象。六三坎爲寇。上九與之應。人涉世後。情欲是寇。名利是寇。不可不防。利禦寇。養蒙究竟義也。

言艮之剛德能止之也。

上爻變坤爲順。中爻坤亦順。擊蒙者。擊止之歸于順而已。

高景逸曰。卦惟二剛爲發蒙者。二以中而包。上以不中而擊。擊以禦寇。而不爲寇。則上順下。而下亦順上矣。

存理過欲。蒙之所以亨。坎爲有源之水。艮有鎭定之功。

序卦。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飮食之道也。

程子曰。雲上于天。有蒸潤之象。飮食所以潤益于物。故需爲飮食之道。所以次蒙也。卦之大意。須待之義。序卦取所須之大者耳。乾健之性。必進者也。乃處坎險之下。險爲之阻。故須待而後進也。

需訟以坎合乾。以中實而應剛中。需有孚。以光亨而孚。訟有孚。以窒惕而孚。此二卦乃覆卦第一。乾需以居易俟命。訟以反躬循理。皆聖人敬天之學也。

需 乾下坎上

下三爻合五而險已濟故上爻曰入非當位曰不速之客上應三敬待之終吉

坎爲酒中爻兌爲食九五居中正位合下乾三剛以濟險養賢以養天下之道

坎爲血周身之血順陽氣運轉故順以聽陰爻中虛爲穴陽上行故曰出自穴

三與四接更近于坎近水爲泥坎爲盜致寇象三乾體故曰敬惕若无咎之意

水在中而沙在邊二漸近水故需于沙中爻兌爲口舌故小有言應五故終吉

四上兩爻坤晝坤爲土邑象五居中故初象郊利用恆乾之德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需須也羣陽相須以濟險有須象九五與乾同德有孚象坎居上險在前象五居中履正故光亨貞吉而利涉大川坎上乾下此心以天爲主方得其爲心有孚坎中一陽與乾孚孚則心與理合而爲一故光而亨蘇子瞻云光者物之神也蓋出于形器之表矣夫知險知阻豈是晻蔽者所能光明洞達而前坑坎豈能陷之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乾易知險險在前知險則不陷險境皆天理流行不困窮矣人人有心天理即心之天位也剛健不陷坎之中即乾之中是以有孚光亨貞吉乾之功皆坎之功是以利涉大川往有功也六子皆有乾坤之一體乃乾坤之所以成變化者也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吳叔美曰水在下有險上于天則雲矣雲上于天何險之有人心不合天理則險合乎理則皆成妙用何險之有雲皆太虛中之變化也人心皆天理中之流行也如此終日之飲食方得爲知味飲食所涉之境遇皆宴樂安居故曰以飲食宴樂

陸君啟曰在天之卷舒而不迫優揚而不係者惟雲而已取象以飲食宴樂猶所謂飲食衎衎者也凡人內有所迫即一飲一食俱不自得故山梁之雉嘆其時啄羔羊大夫讚其委蛇其爲飲食何宴樂如之特借此以狀其舒徐自得景象耳

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

徐天章曰全卦以五爲主需者因此而需故爻以漸近于

五爲象人所居曰邑邑外曰郊五居坤中則坤者乾之邑也初去五尚遠而與四應象需于郊即素位而行居易以俟命者也剛健者乾之常需者乾道之變化需而用恆則惟變所適而不失其剛健之常此所以无咎也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

患難亦人所時有剛健之才不難于濟難而難于不犯難惟中无常主或爲才能所使或爲事勢所激或爲意氣所動不覺便犯難而行夫乾德行恆易以知險居易正與犯難相對不失常便是恆德顏子簞瓢陋巷直比禹稷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凡江河水在中而沙在邊。二漸近險。與五正應。象需于沙。二得中。不求遠險。亦不犯險。置身于无害之道。取象于沙。沙是在水而水不濡。能使水流行而无礙者。小有言。亦以近險故也。近險而能需。不以衆言而搖亂。要終成利涉之功矣。故終吉。

吳叔美曰。君子得理之中。眞是用之境。境皆通。此需沙之妙也。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衍字從水從行。凡水之由地中行而朝宗于海者。皆流衍于沙之中。象故曰衍在中。猶言水在中也。二五以中相孚。所謂中心安焉者。有必濟之道。故曰以吉終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愼不敗也。

徐天章曰。沙者。土之質剛。泥者。土之質柔。三漸近險而應五。故取象于沙。三近坎而應上柔。故取象于泥。長江大河之中。其深叵測而不陷人者。沙也。濱水塗泥之地。其平可履而陷人者。泥也。于泥則不可復需。此必濟之道也。致如致人而不致于人之致。致寇則寇必至。寇至則戰必勝。立不敗之地。而示可敗之形。則需于泥者。正所以致寇而至之者也。卦以不陷爲需。需于泥者。陷而不陷。我爲主也。是以致人而不致于人也。此乾三之惕若厲无咎也。象故曰敬愼不敗。卦以不陷爲需。故曰險在前。爻以陷而不陷爲需。故曰災在外。陷而不陷。方是義不困窮。

吳叔美曰。三近坎。取象于泥。有不避艱險。不辭汚濁之義。此臨難不苟免。學問也。又曰致寇至。致寇之事。更不易言。兩軍相遇。必用勇將致師。勝敗之機。全看致師力量。涵養

到此等處。歷得過。是全副本領。故于乾終文言之。然曰敬愼。則元非輕試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張宇侗曰。坎爲血卦。六四。卦之所以爲坎也。氣陽而血陰。陰自宜順陽。如周身之血。隨氣運轉。需于血。是安于陰道之常。順從九五以共出于險。故曰順以聽。聽謂聽五。非謂聽天命之至也。

徐天章曰。四以陰居陰。象需于血。坤陰中虛爲穴。四與下

卦相接三陽之來皆自其虛中而上出象出自穴坤道順承天而時行需于血所以順乾之來承之而行也象故曰順以聽也

蔡虛齋曰剛健之能需乾之健而知險也柔正者之能需坤之順而知阻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坎中滿酒食象酒食者養天下之謂五賴下三剛以濟險相須甚殷四穴既出三剛合來式飲式食利涉弘濟與天下共釋險難之憂與天下共蒙安養之福養賢所以養天

下也故曰貞吉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以保君子之貞而成天下之吉故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當都浪切諸卦放此

上六卦終无復有所需蓋下三爻合五之酒食而險已濟故上爻曰入此時皆以得下乾剛濟險之人而亨九五當位既能養賢上非當位亦惟敬以待之而已險終可濟上六與九三應故曰未大失以陽爲大也

序卦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程子曰人之所需者飲食既有所須爭訟所由起也訟所以次需也爲卦乾上坎下乾陽上行水性就下其行相違所以成訟也以二體言之上健下險所以訟也

吳叔美曰訟上天下水天一生水原是一氣天是上運水便下注不免違行論人心與天理何嘗不合然人心趨下甚易上達甚難坎體下注與天相違所以訟之命義正要在違處爭天人之界上達下達之界于此分也君子見得有險一味自反自訟則始之違者究竟不違常人不能識險日違日違只管與天背馳但見己是不見己非其爭也不用于內反用于外究竟爭勝爭奪无所不至故聖人于訟卦明繫吉凶兩路微省特嚴

夫子曰君子无所爭必也射乎射以觀德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君子之爭在自反也此无訟之原也

訟 坎下乾上

上九居高用剛不勝不已終訟之凶能束服人而不能服其心故有三褫之象

中正居尊位大人之象下四爻皆不致訟能使民无訟故元吉

四居柔而在乾體故能復而不訟中爻巽爲命變則安貞而吉

三本坤爻故食舊德在險故貞厲應乾從王事而不專成故吉

九二在中本乾畫故曰歸坎隱伏故曰逋下卦三爻故曰三百戶出坎則无眚

柔弱居下故不永所事變兌爲口舌在初故小有言辨明則吉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窒音質）

朱子語類云凡卦辭取義不一訟有孚窒惕中吉以九二中實坎為加憂之象終凶上九終極于訟之象利見大人九五剛健中正居尊之象不利涉大川以剛乘險之象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張習孔曰窒惕中吉終凶各一字為一句訟之義已具若君子處訟之道貴于无訟訟之有孚孚于理也窒者窒其

私也惕者儆醒也剛來而得中窒其好勝之私惟是儆惕以无累于冲和無競之心體夫是之謂孚故曰中吉好勝之私不窒便謂之終訟而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中正之大人在上惟欲使民无訟下皆尚之而歸于无訟矣訟豈有成者哉

高景逸曰九五中正天理之至當也人能見理何訟之能成不上從天理之正則下陷人欲之危故涉川則入淵聖人垂象豈不深切著明乎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程子曰君子觀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于事之始則訟无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劵之類是也

天一生水其始固猶是一氣耳後一上一下其行違矣如人之與理相違也君子作事謀始正謀於一氣相屬无所睽隔之初而已矣

李安溪曰理明於素則爭心不生慮周於先則爭端不起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永長也不言訟而言事者尚在事初未成訟也雖不得已

而小有言亦平心觀理而已无求勝于人故以終吉與之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訟不可長冀其不成訟也雖小有言不過自為辯明耳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逋補吳切 眚所景切）

吳叔美曰九二剛來得中能於險中透健便不成訟曰不克訟歸者歸於天理也逋者出於險局也自歸於正理跳出險機方不克訟二一爻變則為坤故曰三百戶中爻二三四撰離（離為目故言眚）明足以決疑何眚之有其不至怙終可知

鄒艮思曰中正在五有孚在二窒惕而中皆二所有不克

訟之象

張習孔曰味歸之一言而彼好剛競勝者猶喪家之子逐逐於外而竟不知返也悲夫

返必有所歸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孟子之三自反方有所歸味孟夫子之言可以絕訟之原矣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竄七亂切 掇都活切

錢抑之曰不克訟謂不肯任訟非謂訟不克也九二九四皆以剛居柔中爻互離知終訟之凶二尤居中位故皆不克也歸者以中應中孚於乾也逋者入險出險去乎坎也

潛解曰自下訟上舊解不一此以質成於五者言也蓋五所稱在上之大人凡有訟者被其德而心自平矣不待訊決而後知非所以不克訟也不然終訟之凶在所不免乃自取之也

如虞芮爭田質厥成於文王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亦不克訟之明驗也天下惟爭讓兩途一家讓一國興讓與仁興讓所以至於无訟也

或以元咺之愬衛侯於晉王子朝愬敬王於諸侯但以自下訟上擬義殊不知訟卦上乾下坎合二卦之義險而健故訟九二剛來而得中九五中正大人二之不克訟五之訟元吉皆訟而无訟之旨也若以爲見勢不敵而退避如今人之訟不可勝而中止者便索然无味聖人亦何所取義而以爲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有如許妙義乎夫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无訟乎以此義細參訟卦而卦爻中之微義粲然矣況元咺之訟以衛侯之殺叔武衛侯无中正之德也子朝之訟敬王以庶長而爭天位子朝非九二之剛來得中而有孚也卦爻中皆无此義九二之象曰以下訟上患至掇也九五之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皆因卦之名訟而言勿以辭害意可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錢抑之曰三與初不言訟者六三初六皆陰爻與九二九四不同也舊德坤也坤中爻動而成坎初與三皆坤之舊曰貞曰或從王事无成卽坤三舊文故爲舊德食舊德卽

是貞乘承皆剛故厲柔體不爭故終吉

蔡無能曰安其在下之分以從上則吉也從上卽從王也人臣事君各從公上起見以自求於職業之內爭訟不期息而自息矣

漢朱朋黨之禍成心爲之也

九四不克訟復卽命渝安貞吉

九四居柔而在乾體惕然有省故能自反知命有所制以自復于正故曰復卽命勝心客氣一變而安于義之正所以不克訟也故直以吉與之

象曰。復卽命。渝安貞。不失也。

不失其乾之初也。

九五。訟元吉。

九五剛健中正。故直以卦名之。古人不貴聽訟。而貴无訟。初不永所事。二四不克訟。三從上吉。在下皆无訟。此五之于訟。爲元吉也。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上有大中至正之大人。自然大畏民志。以己之中。化民之不中。以己之正。化民之不正。能使民无訟。非直聽訟已也。

所以爲元吉。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鞶音盤 褫敕紙反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吳叔美曰。上九過剛不中。處訟之終。有成訟之象。以其居高應柔。有訟勝之象。訟而勝。卽或錫之鞶帶。能束服人而不敢爭。然能服其外。不能服其心。安得有敬畏之心。終朝而三褫之矣。褫。褫去也。

又曰。先儒謂訟而能勝。有錫命受服之象。大意因訟得利。皆是必失之道。故以三褫示警。此亦至理。但鞶帶以皮爲之。禮記。男鞶革。所以束下體。未見爲命服也。且訟而强束縛人者。恆有。訟而蒙賜于上者。不恆有。宜從服人之說。

序卦。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

程子曰。師之興。由有爭也。所以次訟也。爲卦坤上坎下。以二體言之。地中有水。爲衆聚之象。以二卦之義言之。內險外順。險道而以順行。師之義也。以爻言之。一陽而爲衆陰之主。統衆之象也。比以一陽爲衆陰之主而在上。君之象也。師以一陽爲衆陰之主而在下。將帥之象也。

師比以坎合坤。以一陽而御五陰。師之吉在師中。比之吉在顯比。師以畜衆。則井田爲兵法之祖。比以親侯。則封建爲治世之經。此聖人因地之法也。

師 坎下坤上

師終則有賞功之命開國承家慮遣之計小人預政必致亂邦

五出之為言二受之為命寄祿之禽宜獵取必專任剛中之二无疑貳之使也

二三四互震震東方為左二居中為帥四在左之次為援以順而動故曰无咎

與衆也坎為與六三陰爻乘陽或有衆主之弊軍令不一則凶

二以一剛居衆柔之中能以衆正五歷三爻而應之王三錫命

出兵之始以律為藏有律之師秋毫不犯可以知其號令嚴明

師貞丈人吉无咎。

朱子曰師兵衆也下坎上坤坎險坤順坎水坤地古者寓兵于農伏至險于大順藏不測于至靜之中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爲將統衆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爲人君命將出師之象

師貴有名又貴擇將貞者仁義之師丈人者仁義之將吉者爲民除殘禁暴而民安无咎者海内元氣未嘗耗散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游定夫曰用師之道將以正天下之不正也故師謂之征己則不正其能正人乎剛中而應任將之道也行險而順興師之義也仰順乎天無違天以干時俯順乎人無咈人以從欲興師之順如此故能以衆正以衆正之則人皆知其欲正己而已天下孰不趨于正哉

胡炳文曰毒之一字見得王者之師不得已而用之如毒藥之攻病非有沉痾堅癥不輕用也其指深矣

雖三代之師如時雨民亦有罹于鋒鏑者故謂之毒然上以爲毒而民莫不傾心從之故曰王者之師吉又何咎矣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畜許六反

地中有水險藏于順也容民之中而衆畜焉兵藏于民也險王公之所以守國惟民中藏兵可以潛消天下之邪心而无敢不一于正天下之至險在焉先王養兵之法如此

○古制以田賦出兵當无事之時必制田里教樹畜使比閭族黨州鄉之民无不各得其養民既有養則所謂伍兩卒旅軍師之衆以爲他日折衝禦侮之用者皆畜于此矣苟平時誨之無其方則緩急誰爲之用哉

陸君啓曰人但知練卒蒐乘爲治師之要不知先王只是

容民容者不使窮于无所也民容而衆畜矣不曰治而曰容樂利之意寬不曰用而曰畜窮黷之情少

韓琦在政府議及養兵事從容評辯論曰養兵雖非古制然積習既久不能驟變亦自有利處昔者發百姓戍邊無虛歲父子兄弟有生離死別之苦議者但以不如漢唐調兵于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謂兵于民其弊若此後世既收拾强悍無賴者養之以爲兵良民雖斂稅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此豈小事又其鍊習戰陳而豪壯可使安得與農民同日道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律者。行軍之法。如肅部伍。嚴賞罰。審天時。察地利之類。無律則失之于初矣。

否臧。謂不善。律字內藏有善意。禁搶掠。止屠戮。除暴安民。此出師之本意。所謂善也。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岳忠武提兵宣撫鄂州。紀律嚴明。路不拾遺。秋毫无犯。軍民皆樂。江東郤緝序其功作詞有云。千里靜攙搶。九州人競樂。提壺勸酒。布穀催耕。盡芝夫蕘子。歌舞威名。此爲紀

律之師。情景如見。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玩在字。眞有不動聲色。威望足以鎮服三軍之意。能以衆正。方稱得在師中。自二至五隔三爻。王三錫命。見信任之專。情意之孚。而无間阻。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王者奉天則君寵。即天寵矣。言王。明其有主。言天。見其无私。

承天寵。應五也。懷萬邦。以衆正也。德澤所以懷萬邦。而勘亂定禍者。正所以沛德澤之施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陰柔而居二之上。有攬權參主之象。輿。衆也。尸。主也。左傳聽輿人之誦。詩誰其尸之。可証也。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邲之役。隨武子不欲戰。以彘子撓之而敗。既敗矣。隨武安所辭其責乎。可知大无功之說矣。

六四。師左次。无咎。

左次。正見號令之一也。軍禮。大將軍居右。偏將軍居左。四

之左次。正安于偏裨之分。以聽九二之節制也。中爻下震上坤。二居中爲帥。四左次爲援。以順而動。无險非順。何咎之有。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吳幼淸曰。兵家尚右。右爲前。左爲後。故八陣圖。天前衝地前衝在右。天後衝地後衝在左。左次順帥之象。裨將之常道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帥音率

程子曰。五。君位。用師之主。故言興師任將之道。害稼之禽。義宜獵取。然後奉辭以討之。如此而動。乃得无咎。若輕動

以毒天下。其咎大矣。就言明其罪而討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九二爲師之主。長子也。若以弟子衆主之。則所爲雖正亦凶也。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者。多矣。若唐九節度之師。魚朝恩監軍。雖有郭子儀不能无敗。因六五陰柔。故戒之以此。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以中行者。謂九二以剛中之道而行師也。君誠禮隆三錫權无假借。亦安得有攬權參主之弊。故夫子獨歸罪于五曰。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朱子曰。師之終。順之極。論功行賞之時也。坤爲土。故有開國承家之象。小人雖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爵土。但優以金帛可也。

師終則武功成矣。順極則天下定矣。故大君必有賞功之命。開國承家。見爵必稱功。報必償勞。意无僭差。无私吝。是王者公天下之大端也。然用師之時。小人或戮力其間。苟治定功成之後。而用之以預國政。則又開多事之隙矣。故戒以小人勿用。非是不賞其功。切不可使之與于政事也。

李衷一曰。小人勿用。即不使弟子輿尸之意。但俾之衣租食稅。弗得干預朝政。此安寧天下之計。亦保全功臣之道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師之始。主于懷邦。師之終。戒其亂邦。聖人心乎爲民如此

朱子語類云。漢光武定天下之後。一例論功行封。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他不與焉。能用此義也。近來思量得如此。未曾改入本義。

序卦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

程子曰比親輔也人之類必相親輔然後能安故既有衆則必有所比比所以次師也爲卦上坎下坤以二體言之水在地上物之相切比无間莫如水之在地上故爲比也又衆爻皆陰獨五以陽剛居君位衆所親附而上亦親下故爲比也。

水地合而成比然地上之水分散而流最患无原坎中一陽正水所從出之原也一點眞陽固結不散生生不息自无斷无續彖辭所云原筮得其原之謂也

比 坤下坎上

九五天德居天位是爲首出庶物上六在外如无首故无所終

陽爻故曰顯比坎馬坤與坤爲衆獵象坎數三三驅象坤土兩開闢一面之象

四在外卦而近五故曰外比坤爲衆合衆賢以從五故曰貞吉

上爻爲後夫凶而六三與之應故曰比之匪人而因以爲戒辭

八卦正位坤在二是坤之中德以之應五故曰比之自內貞吉

自初至五中間却相通爲有孚缶坤土之器上坎下坤盈缶象非正應曰他吉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比毗意反)

一陽爲羣陰所順比象下坤順從象九五乾陽元象坤利永貞永貞象原筮猶言始決也坤之順乾原是決定如此五居險不寧象羣陰應五方來象五陽夫象上六後于五後夫象比道窮故凶

朱子曰爲人所比須自審自家才德可以爲人之比否所以原筮元永貞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吳叔美曰乾坤後列凡敘六坎至此險者已出而不見其險矣故雜卦比樂從兢業中透出心體達之无不遍滿。能通天下爲一心心體到比纔得乎心之正位滿得心之分量九五剛中是乾五飛龍體段所謂百體皆從此剛也所謂萬物皆覩此剛也故曰比吉也以衆陰輔一陽順從于下有君統衆民之象原者萬化一原之原筮者千變萬化推衍不窮之道九五剛中能執一以御萬居中以定四方萬事萬化无不于此出也以其德之可大曰元以其德之可久曰永以其可大可久而无不正曰元永貞以天

德位乎天位。故曰以剛中也。不寧。主君心戒懼說。天下歸德不惟一方。後夫凶。曰其道窮。指上六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人情猶水勢也。水勢合則衝激。而地受侵。分則安瀾。而地受比。是分之而使比也。親諸侯。而各親其民。則合天下為一體矣。　封建之法。列爵惟五。以一陽馭五陰似之。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缶音否 他音佗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比上之道貴乎孚。坤為土缶。上坎下坤。有孚盈缶。合坤順

以承陽之象。曰終來。以五雖非正應。而能合比于五。有他吉也。他吉者。非意之吉。繇四而比于五也。

吳叔美曰。初雖與五不相當。却與四正相應。初六孚五之誠積之滿而得比于四。則合于五矣。缶。土器。坤象。盈缶。取其透過坤之三爻而及于四也。曰終來。合全卦成比而有他吉也。原始要終。爻義如此。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比之自內。俯乎己而內也。九五為人所比。必有剛中之德六二上應九五。亦必有坤順承乾中正之德。乃可以言比有其位而无其德。非大易之言比也。比卦豈易言哉。

八卦正位。坤在二。故曰貞。柔順中正。上應九五。故貞吉。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以中正之道應上。故不自失。意與九五剛中照應。

今人所謂失得。皆其在外者耳。

六三。比之匪人。

比主于比五。非五則匪人矣。三應上。故以戒之。在比之中。亦以警之也。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有中正備德之君。有中正有德之友。而非其志之所合。不亦可傷乎。覩人。覩其所與。爻象中无徵不照。

六四。外比之。貞吉。

四承五在外卦。故曰外比之。合衆心之順以歸五也。二曰內比。俯乎己而內也。四曰外比。合乎人而外也。故皆貞吉。

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外比于賢。分明是以人事君。不私其所有。不昵其所親。直以吾身為天下公共之身。吾之位為天下公共之位。而與天下之賢共比一人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九五陽明。爲衆陰所輔。顯比象。天子不合圍。前後坤土兩開。開一面之象也。得失无私。聽其自去。顯比之吉也。

李安溪曰。五爲比之主。而有剛中正之德。故極言比天下之道。比者親附之辭也。陰相比則私矣。顯其比則公矣。私故計較于物之往來。公故渾忘于彼之順逆。盡我所以比人之道。而不計人之比不比。則未嚮于化者。俟之而不追。各得其性者。安之而不擾。此帝王比天下之至也。失前禽者。當獵之時。前禽雖去。而不追逐之也。邑人不誡者。郊野之人。不知王者之田獵而戒備也。此詩所謂大庖不盈。徒御不驚者。以象顯比之世。遠近相忘。大順无迹之盛。吉之道也。

三驅者。周田以教戰。凡驅驟進趨。皆以三爲節。周官大司馬仲冬大閱。立三表。是其法也。驅卽所謂驅逆之車。驅出禽獸。使趨田也。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中正而天下歸親。于比之五爻。可以識心體之廣大。人人得而比之。

上六。比之无首。凶。

九五顯比。所謂首出庶物之君也。卦之諸爻。莫不親輔。而上六獨後之。是爲比之无首。所以凶也。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後夫則其道窮。故曰无所終。

程敬承曰。王者之世。本无逆民。而廓然順逆兩忘。毫无計較。則有若不盡民而取之者。故取象如此。上爻在五前。故爻謂之前禽。畫卦在五後。故卦謂之後夫。

序卦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

程子曰。物相比附則爲聚。聚畜也。又相親比則志相畜。小畜所以次比也。畜。止也。夫畜止剛健。莫如巽順。巽。陰也。其體柔順。唯能以巽順柔其剛健。非能力止之也。故爲小畜。

朱子曰。文王演易於羑里。視岐周爲西方。正小畜之時。但將卦辭爻辭優游涵詠。意義自見。不可作小人畜君子看。

陸玻星曰。雲有從川出者。是坎之陽氣也。須合地氣之陰有從山出者。由兌之陰氣也。須合天氣之陽。陰陽均調。然後成雨。春月陽氣多則成露。必春寒乃有雨。夏月陽氣盛必北風作而雨生。秋月陰氣多則爲霜。陰氣盛極爲冬雪。又甚則爲氷雹矣。化工之妙。非存心者不能知。

小畜 乾下巽上

畜極而通既雨既處尚德積載著婦之順戒三之疑最可玩味

陽實爲富巽中正在五則初二三上皆孚於四故曰不獨富也

四與五比爲有孚陰爲血乾爲惕孚於五不滯於陰故曰合志

中爻離錯坎爲輿脫輹則不行離爲目巽多白眼有反目之象

二與初同體聯翩以應四故爲牽復之吉

陽居初復象應四是陰陽常道故其義吉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小畜。陰畜陽也。五陽爲一陰所畜。有以小畜大象。故曰小畜。小畜一柔。乃得位之柔。以其居四。而巽五剛中。謂之得位。八卦正位。巽在四。居當巽之地。是沉潛善入。虛心以妙合於義理者也。故上下皆應。全卦健而巽。而上卦巽又剛中。故曰剛中而志行。乃亨。指巽之得行。非僅指六四也。以陰畜陽。必積久而陰陽相和。然後有流行之妙。時方畜聚。

故曰尚往。乾在西北。巽在東南。以巽畜乾。是雲在西郊也。

西郊。陰位。自我西郊。故有密雲不雨象。故曰施未行。

張德遠曰。臣之誠意雖通於上。而君猶未孚。若陽氣未應。密雲不雨。西郊。陰位。自我西郊。言陽氣未應施未行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天地之氣。噫而成風。先儒謂陽爲陰絷。周旋而爲風。風行天上。與雲致雨。蔚然成文。小畜之象也。坤五曰文在中。含章有美。君子容止有度。言語文辭有章。懿美之德也。夫文明柔順。化剛禦暴。如風之善入。違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

之諸家以文德爲小故於巽陰畜陽之義亦看得拘執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喻養初曰陽居初復象陰陽相應自是常道九居初應四是復其常道義固然也何咎之有故曰其義吉

九二牽復吉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二非四正應然與初同體聯翩復以應四有牽復象在中者中心願也亦不自失其常道故吉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說音脫）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喻養初曰三與四相比中爻離錯坎有輿象上下相隔有說輻象陰居上而陽反居下有夫妻反目（巽多白眼）不能正室象夫說輻則不得行夫妻反目則陽反受制於陰此皆柔畜剛而施未行之象也

（輻當作輹車不行則脫之輻者輪輳非可脫者上爻便尚德載故當用輹字）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四與五陰陽相比故皆有孚象血陰象惕乾象四孚於五則不滯於陰故有血去象合乾之志故有惕出象

徐天章曰六四柔得位而上下應故曰有孚血巽之陰也惕乾之健也上下五剛之健皆從巽之一陰透出若是則不知其爲一陰之巽而血去矣无時而非乾惕之心而惕出矣是爲承剛之柔故曰上合志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攣力專反）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徐天章曰四與五皆言有孚孚者陰陽交合之神渾於一

而不可分也四柔得位而五剛得中陰陽合德之孚有固結而不可解者有孚攣如之象陽爻爲富剛巽中正在五則初二三上皆孚於四矣富以其鄰之象此聖人觀象繫辭鼓舞盡神之妙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徐天章曰上處卦終畜極而亨密雲不雨者至此而雨矣尚往者至此而處矣尚配合也其始陰陽相尚而爲雲其終陰陽相尚而爲雨原始要終无非健巽合德而巽之柔

順有以承乾乎陽剛也故曰尚德載合一卦觀之上下已无不孚而三言說輻反目獨若有未孚於四者故於此著四巽順之德以爲三過剛之戒婦與月皆謂四相敵言妻相順言婦全魄爲晦全明爲望四血去而惕出則有坤之承貞而又有乾之惕厲婦貞厲之象全體皆陽光而无陰魄之晦月幾望之象君子謂三征者畜之反疑者孚之反宜孚而不孚宜畜而不畜凶道也君子征凶之象非四之未孚於三而三之有疑於四也故曰有所疑也

劉石閭曰天地萬物之理交相動亦交相止故大畜小小

亦畜大小畜以巽畜乾故有亨道著於人倫則有婦夫以正室不致反目之嫌臣以恭順而能悟主子以敬勞而能回親其感彌深其孚彌至故小畜一卦其全德在巽巽則入激則二行危言遜其巽之時義乎曰血曰惕危之也處危而不危處不易乎而孚其巽之時用乎頑乎其至而非亢也頑乎其順而非邪也巽之血誠坤之至德正在乎此上下應初以內應四故復二以中故牽復五有攣如之孚至三上則皆重剛故三戒其反目上戒其征凶

序卦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程子曰夫物之聚則有大小之別高下之等美惡之分是物畜然後有禮履所以繼畜也履禮也　人之所履也爲卦上天下澤上下之分理之當然也禮之本也常履之道也

洪覺山曰君子盡分小人安分分生於理非有所強而使之然故不曰上天下地履而曰上天下澤履澤說於心非有所強之謂也

履卦上天下澤說而應乾能實踐躬行安於處善樂於循理是盡心知性知天之學故夫子曰履德之基也若但言君臣上下之分和說行之雖履危不傷而不體仁義之貴孔子之意便遺漏了頭一層好處即文王之至德亦无從見矣

吳幼淸曰八卦逸象共三十皆以倫類通之履卦二三四互離離於飛類象雉者類象虎外文明而質陰在下爲尾頤卦二體合似離取象龜虎曰虎視革卦外卦與內卦離之中畫以中正相應內之文明見於外故爲虎變先儒以乾爲虎或以兌正西爲虎來註兌錯艮爲虎巽說合於卦義

履　兌下乾上

中爻變爻皆有離象離爲目故曰視履其旋反觀所履之完局

五當位變離則過於明決故嚴之以貞戒之以厲庶內省不疚

四應初下履虎尾愬愬恐懼也四多懼臨難恐懼故終獲其吉

六三當兌口有咥人之凶柔於三文變爲武武人僭分之象

變震爲大塗道坦坦象三畫卦二爲人位得中故曰幽人貞吉

初九陽剛安於在下不變所守素位而行陽主進故往可无咎

中爻上體巽錯震震爲足下體離爲目皆爲兌之毀折眇跛之象兌說體而離文明三變則柔爲剛文變武而當人位不中不正柔而志剛武人象陽大陰小五本上當位爲君三變亦爲乾陽有僭分爲於大君之象邵康節以此爻擬桓玄正與文王事紂對照

履虎尾不咥人亨。咥杜結切

文王羑里之難。身歷事變。故於履卦發之。書云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是也。彖辭言人能循理安分。和悅而行。雖有履虎尾之險不至咥人。而得亨通矣。此文王當紂之時。敬畏之言。其中心實是樂道安行。故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夫子稱周之至德。最可想見。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履禮也。天理之節文。非躬行實踐。終非我有。然須有中心樂循天理意思。故說而應乾。方可言履。二五本以剛中相應。惟其說諸心者。皆天理之當然。故曰應乎乾。以柔履剛。必從容和婉。而合乎中正之理。雖履危不傷。所以得亨。

虞翻曰。明兌不履乾。故曰應。九五剛中而正。所云天則也。天則帝位也。內省不疚。則乾之大明。故曰光明也。俞玉潤曰。六三武人為於大君。故聖人特揭九五之尊。而曰帝位。辯名定分之意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豬水為澤。極為安定虛明朗徹。上映天光。取象至精。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各有定分。分生於理。故序曰天序。秩曰天秩。倫曰天倫。辯之精切。知實踐吾性分之所當為。自不役役於逐利馳名之事。而志有定向矣。

程子曰。上下之分明。然後民志有定。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至而君求之。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於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

程純公曰。古者冠婚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僭踰。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撿飭人情。名類不足以旌別貴賤。既无定分。則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哉。此爭亂之道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朱子曰。以陽在下。居履之初。未為物遷。率其素履者也。

呂東萊曰。此教人出門第一步。素位而行。舜之若將終身。顏之不改其樂。素无文也。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无應。故曰獨。不願乎其外也。一切外境俱自後來。非初心所願。无入而不自得。謂之獨行。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剛中。故能履道。居柔。故能坦坦。依乎中庸。非索隱行怪。外无應與。非逐利馳名。故曰幽人貞吉。

鄭孩如曰。以道爲履。不蹈危機。蓋所謂居易者也。幽人貞吉。非以人之幽隱言。以心之幽靜无欲言。天下惟道爲至易。亦惟履道爲至樂。順理而行。安往而不自得哉。坦坦。就是形容履道的景象。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中字。本剛中來。自字下得醒。人之所得於天。而爲外物所遷者。自无主張耳。誰得而亂之。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跛波我切

邵康節以此爻擬桓文。說兩能字最妙。帝不足則王。王不足則覇。五覇者。借虛名以爭實利。猶能維持二十四君。

王室不絕如綫。聖人亦稱其功。然其所嚴天澤之義。非中非剛。故雖視亦眇。雖履亦跛。未免咥人。侵食小國 履者。禮也。正誼而不謀利。明道而不計功。若假仁仗義。非履之正也。故曰武人爲于大君。○項安世曰。凡用事之爻。在下者。爲行己之事。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乾爲天則。知至知終而始足以明。至之終之而始足以行。

不當其位。柔而志剛。故有此象。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愬音色

朱子曰。以剛居柔。故能戒懼而得終吉。愬愬。乾之惕也。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志行。是說進得去。愬愬而不志于行。非剛體也。

九五。夬履貞厲。夬古快反

程子曰。古之聖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剛足以決。勢足以專。然而未嘗不盡天下之議。雖芻蕘之微必取。乃其所以爲聖也。履帝位而光明者也。若自任剛決。不復畏懼。亦危道也。況剛明不足者乎。

胡雲峯曰。二五相應。二在下位。不患其不憂。患其不能樂。故喜其坦。五在上位。不患其不樂。患其不能憂。故戒其夬。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以危惕持之。所謂履帝位而不疚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朱子曰。視履之終。以考其祥。周旋无虧。則得元吉。占者禍福視其所履而可知也。

君子存養省察之功。豈至末路。始自考乎。但履道至終。則生平所見者。至此乃可言耳。曾子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元所以爲大。吉所以爲慶。所履者。无非天德矣。總要體驗到樂天之實學。

序卦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程子曰履得其所則舒泰泰則安矣泰所以次履也為卦坤在上乾居下天地陰陽之氣相交而和則萬物生成故為通泰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乾坤之體也天氣下降地氣上升乾坤之用也泰小往大來吉亨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惟其來者可往往者可來故泰否之運亦倚伏无常雜卦傳否泰反其類也造化无心人為天地之心故聖人有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之訓

泰 乾下坤上

坤土為城變艮為路徑復隍象坤為衆為師中爻兌綜巽為命

中爻三四五互雷二三四互澤有歸妹象

陰爻為不富三陰從陽故曰翩以翩其鄰

乾之三爻乾乾惕若厲艱貞无咎之象變兌口于食有福之象

荒八荒地象變坎河象陰遺于陽故曰遐遺三陽連類故曰朋

此爻變巽為陰木草茅象茹為連根之象

泰否為純乾純坤之交故兩卦為全經變化之樞紐夫天地之交不可見而氣為之驗氣之在地中者不可見而人與之接二卦總是君子小人相與之道至于泰道成矣而不免于復隍則君子之所无如何也否道轉矣而遂足以傾否則亦小人之所无如何也

泰小往大來吉亨

朱子曰為卦天地交而二氣通故為泰正月之卦也小謂陰大謂陽言坤往居外乾來居內占者有陽剛之德則吉而亨矣

同此一乾坤陽在內則為泰陰在內則為否所爭只在一往一來之間所以聖人論泰否正要在不定處論觀其往來二字可見倚伏之機如一正一反然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

道長小人道消也

則是二字直貫至道消也見聖人贊美之極天地以氣交氣交而物通者天地之泰也上下以心交心交而志同者上下之泰也陰陽以氣言健順以德言此造化之小往大來也君子小人以類言此人事之小往大來也

高景逸曰治世豈盡无小人陽來為主于內小往聽從于外君子在內小人在外云爾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用天之時因地之利秩人之倫故為輔相其宜以遂其生人之德性所以為天下開太平者至矣故曰有天无地做不得有天地无人君亦做不得天開一代之治運后成一代之治功造化功業實相表裏

大象于泰曰后聖人在天位而世始泰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拔茅茹開廓清明之意三陽欲進其道得行故曰征吉

程子曰賢者以其類進同志以行其道是以吉也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言君子皆出而治世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馮音憑

荒八荒地象包荒者天包地之量變坎河象天行健之體故用馮河遺棄陰類則不能包天體物不遺故曰不遐遺恃陽朋者不能包天无私覆故曰朋亡備是四者而大中之道得矣此皆暢發大來之象故于九二中爻極言之得尚于中行尚配也言九二之得中與六五之得中志同也

二言得尚五言歸妹上下交之象

高景逸曰仁无不包義无不正遠无所遺近无所比非中行光大者其孰能之

非包荒尚于中行則不足以體天地之心而盡君師之道矣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二言光大五言中願皆其志同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陂兵媚切音祕

泰否之往復亦人事之得失為之也艱貞所以保泰憂治世而危明主也若諉以為天運循環物理必至則泰將轉而否矣惟知人事之當脩乾乾惕若勿恤其後之信與不信是自求多福而干祿愷悌者也

高景逸曰君子所以持平陂往復之間者惟艱貞而已艱貞則自孚孚則食其福矣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泰須從交處想出艱貞二字可見敬畏之心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群陰從陽翩翩下集之象虛己以孚陽其願如此陽交乎陰故初曰征二曰尚陰交乎陽故四曰孚五曰歸若三與

上雖爲正應，然陰陽之極，不成交。故三陽之極，則曰无往不復；上陰之極，則曰城復于隍。二復字相應，以明往來之无定。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陰虛能承順乎陽，亦不戒以孚，所以爲泰。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吳叔美曰：五與二合而成交，方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故取象帝乙歸妹。歸妹，納后也，以比君臣相得，如夫婦之和，天下泰寧，故曰以祉元吉。五得中，謂之中以行願。

張彥陵曰：治泰之事，皆九二主之。六五則成其效也。故九二之爻辭言事甚多，六五之爻辭言福而不及事。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四猶心願，五則中以行其願矣。此泰道之成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泰極而否，人心已散，不可用師。否至豈告命可治？故雖貞亦吝。太平之久，每尚虛文，往往如此。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程子曰：雖其命之亂，不可止也。

自乾坤之後，經歷六坎，險阻備嘗，內有所畜，外有所履，然後致泰。而泰之後，否即繼之。以此知斯人之生，立之難而喪之易；國家之興，成之難而敗之易；天下之治，致之難而亂之易。此序卦者之深意歟。

序卦。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

鄒艮思曰。否。閉塞不通也。天氣不降。地氣不升。閉塞而成否隔之象。天地人爲三才。上天下地人居其中。乾清坤濁。亦由人事之旋轉。凡世道之所以否者。俱此輩匪人爲之也。

薛敬軒曰。讀泰否卦辭。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爲泰。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爲否。因念諸葛武侯之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嗚呼。豈獨漢室也哉。歷觀數千年以來。家國天下之治亂興亡。未有不原于此者。若武侯之言。可謂深得大易之旨。而足爲萬世之明戒矣。

否 坤下乾上

- 傾字應无乎不陂陂字變兌說有喜之象
- 中爻巽人依木息曰休巽爲陰木苞桑象巽爲繩繫于苞桑象
- 變巽爲命有命之象故无咎疇者三陽同類離者附麗其福祉
- 三在下體之上小人權勢之盛故亦言包居位不當可羞恥也
- 二猶得中有容善之意故小人吉大人雖否而道亨不亂群也
- 三陰連類而上進拔茅茹以其彙之象也

邵子曰。三代之世治。未有不正人倫者也。三代之世亂。未有不亂人倫者也。自三代而下。漢唐爲盛。未始不由治而興。亂而亡。況其不盛于漢唐者乎。其興也。剛常正而君子道行。其亂也。剛常不正而小人之勢盛。以至于亡。夫子云。殷因于夏禮。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否普鄙反

徐子與曰。泰先言小往大來。而後言吉亨。是以天運推之人事。否先言匪人。不利君子貞。而後言大往小來。是以人事參之天運。泰則歸之天。否則責之人。聖人之意深矣。

喬還一曰。君子以正自居。隱見隨時。无入而不自得。何不利之有。亦小人不利于君子之貞耳。于是而君子往。小人來。而天地否矣。

匪人用事。則必多方蒙蔽。使上下否隔。而後得以恣肆妄行。故欲傾害君子。不知君子去而國亦隨之。則其爲害。寧獨善類蒙禍而已乎。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否者。泰之反。故彖歷言反泰彖。易健順言剛柔者。泰以德言。否以質言也。

橫渠云。上下不交。便天下无邦。有邦而與无邦同。以不成國體也

徐天章曰。內陰。陰爲主。而非從陽之陰也。內柔。柔爲主。而

非承剛之柔也。內小人。小人爲主。而非事君子之小人也。

小人道長。小人居中用事。而君子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

天地閉。賢人隱。到否時。君子只有閉藏韜光晦迹。使人不得以祿及之。

大象于否。曰君子。君子在下位。而世始否。

姜廷善曰。儉德避難。不與害交。如坤六四之括囊。不可榮以祿。如乾初九之遯世无悶。象儉德之則。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群陰連類而進。拔茅茹以其彙之象。陰之從陽。乃其初性。能志在于君。則得正而吉。世道可亨。不至于否矣。聖人之望人遷善也如此。

自古小人爲群。營私害正者。國破家亦亡。大厦已傾。燕巢安在。

朱子曰。初雖陰柔。未形其惡。故戒其貞。則吉而亨。

汪鈍翁曰。君子難進。則聖人勉之以征。小人難退而又易逐于邪。則聖人戒之以貞。聖人之望君子也重。亦未嘗輕于棄小人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否泰反類。君子之包。以德量言。小人之包。以權勢言。六二雖陰柔。然當其用事。便肆然自大。但二猶得中。尙有容普之意。在小人則吉。而大人之所以自處者。雖否而道則亨也。

朱子曰。不可以彼包承于我而自失其所守也。

汪鈍翁曰。泰之九二曰包荒。陽包陰也。否之六二曰包承。陰包陽也。陽包陰。則爲君子畜小人之象。故泰。陰包陽。則爲小人容君子之象。故否。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君子必不與小人爲羣。九五不與六二爲應。故曰不亂羣。

六三。包羞。

三在下體之上。小人權勢之盛。故志欲包羅。彼自以爲侈大。而不知實可羞也。

程子曰。極小人之情狀。邪濫无所不至。可羞耻也。

趙高邑曰。亂臣賊子之多。由士之無耻。自後世有奸雄之名。小人遂以之自負而益肆。聖人視之。皆妾婦也。最可羞耻。奸則有之。何雄之有。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小人而在高位。故曰不當。

張橫渠曰。處否而進。履非其位。非知耻者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否已過中。正乾坤旋轉之時。此爻變巽爲命。故曰有命。天命原只有泰。无所謂否。能于否時回得氣化。原自有泰運方可言有命。泰艱貞无咎。則平陂往復。都不爲氣數用。故于食有福。否有命无咎。喜有天命之可承。而動合時宜。則亂還能治。天下无不在覆被中。疇類亦附麗其福祉矣。

高景逸曰。泰之過中。君子以艱貞而食福。否之過中。君子

以有命而離祉。然則君子固常立于福祉之中也。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轉移世道。只有聯屬善類。合于天心。而救世之志得行。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陽剛中正。能休天下之否。所謂大人吉也。然且念念不忘危亂。所以國命日固一日。世道日好一日。

張橫渠曰。以亡爲懼。故能休其否。

李安溪曰。泰至上而猶告命。否至五而遂休。聖人之情。所以見乎辭也。治則欲其常存。亂則欲其亟返。苟无此理。聖人亦安能以意爲之哉。大抵治生于天。亂生于人。生于天。而以人承之。故可以迎之先而保之長。生于人。而以人制之。故可以遏之豫而返之速。推而至于吉凶悔吝之理。蓋无適而不然也。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有救世之仁心。有濟時之才德。乃稱其位。故曰當位。故曰大人之吉。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極而必變之時。傾則把一箇乾坤直翻過來。故先否後喜。

旋轉否運。鼎立乾坤。深慶之之辭。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言无終否之理。

序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程子曰。夫天地不交。則爲否。上下相同。則爲同人。世之方否。必與人同心同力。乃能濟。同人所以次否也。同人者。以天下大公之道。則聖賢大公之心也。故雖千里之遠。若合符節。推而行之。四海之廣。兆民之衆。莫不皆同。小人則惟用其私意。所比者。雖非亦同。所惡者。雖是亦異。其所同者。暱比之情耳。故同人之道。利在君子之貞。

陳大士云。同人大有。皆五陽一陰之卦。經文釋其同而私也。故發公正二義。卦名主同以二體二德取也。六爻惡其妄同。以五剛一柔取也。六爻當以九五親賢遠外爲上。卦爻血脉自貫矣。○一陰而五陽同與。非經旨。不可爲訓。

同人　離下乾上

郊稍國門之外。无應與亦无所同。雖无悔而不能通天下之志

變離錯坎爲加憂。故號咷。五變則中爻兌。說故後笑。陽爲大。六爻俱變則爲師

離中虛。外圍墉之象。在三上乘其墉之象。陽居陰位。故不克攻

離爲戈兵爲戎。中爻巽陰木爲莽。巽入爲伏。變則爲艮爲山陵。離居三。言三歲

同體爲宗。六二與初爻三爻同體。雖于近則吝道也。勉其決于應五。故有戒辭

初九變柔爲艮。門闕之象。于門謂出于外。撒藩籬去畦町之謂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朱子曰。于野。謂曠遠而无私也。有亨道矣。然必其所同合于君子之道。乃爲利也。

吳叔美曰。同人。乾在外。離在內。是心體中現出天理。何民非吾胞。何物非吾與。不期同而无无不同。天有星野。三垣二十八宿。廣大无外。故萬物无不在覆幬中。人心天宇如天之廣大。方謂之同人于野。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吳叔美曰。離中一柔。坤上交乾。原有同天分量。得位。則本自至正至大。得中。則本自无偏无倚。應得天之廣大。心體一如天體。何人不同。所以得亨也。利涉大川者。利于不息之明也。人心之明。日日在天理上運旋。則何川不可涉。如日雖明。一升一沉。唯其天行日行。所以燭四海而常明。人心之明。一以乾健不息爲行。纔是常明。故利涉大川。乾行也。惟文明以健。旣无私蔽。又无間斷。二旣中正。五又中正。心與天相應。乃至公至正。君子之正道也。天下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能得其所謂正卽得其所謂通直從心志中相通也。

易有天行乾行。天道自然之運曰天行。以人行天之健曰乾行。乾行。人所以合天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朱子曰。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類族辨物。所以審異而致同也。

族至不一。物至不齊。類之辨之。皆析之使異也。何以曰同人。蓋天因材以篤而覆同。火隨象各照而明同。君子類族辨物而並行並育同。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同人易涉私。同于門。則可以共見共聞者。故无咎。

象言出門。蓋撤藩籬去町畦之謂。易言又誰咎者三。此言无人咎我也。解卦則言非人之過也。節卦則言无所歸咎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張習孔曰。宗者。以卦之同體而言。六二居下卦之中。與初爻三爻爲同體。聖人恐其暱于近交。而忘中正之應。故戒之以吝。欲其去私黨植公忠。非以應五爲吝也。二五之應曰中直。理一而已。豈有于五直于二不直者乎。

劉石閭曰。六二得中而應乎乾。二之德也。于宗。戒也。二乘承皆剛。而又同體。有自瑕之象。故戒之以私。而進之于公。其于象正相發。而非有二義也。或曰。卽利君子貞之旨。而明告者也。夫比初與三爲私。應五爲公。以應五爲吝。失其旨矣。

覩一道宗。則聖人論理之辭。而預戒之也。

六二爲成卦之主。具中正之德。斷无同于宗之私意。因其阻于三四。聖人設爲戒辭曰。若同于宗則吝。所以決其上應之志也。

姜廷善曰。出門然後无咎。若于宗。則門內之人而已。此所以吝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吳叔美曰。三與四正當兩卦相合之際。三四同。則无不同

矣三明離體而過中以明伺人每見人之不可同而有伏戎之心莽撰巽木也此乃自生之疑能進而升高觀乎天理之高明則戎心自不興矣三歲言其久其始疑四剛之難同而思敵之旣而三歲不興則疑去而安行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吳叔美曰四以剛乾體居上卦剛易凌物每忮人之不我同故有乘墉之象若以義自反自弗克攻吉之道也四以剛居柔故困于義理而反則義是人心自然法則如當同而

同卽是義卽是則也大抵人之不同或自生疑忌或氣質凌人三爻四爻俱是剛體故伏而能開攻而能反于不同中久而能同者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朱子曰五剛中正二以柔中正相應于下同心者也而爲三四所隔不得其同然義理所同物不得而間之故有此象

徐天章曰卦以二五中正而應爲同人但以三四伏戎乘墉于其間故二有于宗之戒而五有不同之憂也從先視之三伏戎四乘墉二五有同心之憂旣而三不興四弗克二五有同心之樂蓋憂以天下樂以天下也陽爲大師衆也克能也能通天下之志而大衆皆能相遇大衆皆能相同也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故曰以中直也

同人之時莫危于間也二五同心物猶間之况其他乎君臣父子兄弟之間以間而離者多矣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吳叔美曰上九乾之上爻天包度量似爲有餘于中直之道或有未當同人于郊之象郊曠遠之地不分界限不設畛域以此同天下故可以无悔然形迹之大同而已如以中正遍天下之志則非于郊之同可得故曰志未得言未得同天下之志也

徐天章曰于野則上天下地无所不同于郊則有疆域之可言矣震无咎者存乎悔不同而欲求其同則悔其不同以歸于同不同而聽其不同何悔之有

序卦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

程子曰。夫與人同者。物之所歸也。大有所以次同人也。爲卦火在天上。火之處高。其明及遠。萬物之衆。无不照見。爲大有之象。又一柔居尊。衆陽並應。居尊執柔。物之所歸也。上下應之。爲大有之義。

司馬君實曰。夫柔而不明。則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明而不健。則知善而不能舉。知惡而不能去。二者皆亡亂之端也。明以燭之。健以決之。居不失中。行不失時。然後能保有其大。是以元亨也。

大有 乾下離上

大有之終備有其德備其福有其應天時行天且弗違而況於人故上吉自天祐

六五虛中故能孚信而上下歸之得中而居天位故曰威如乾以易知故无備

彭者聲容之盛九四在三陽之上離體能明此理不自處以盛故匪其彭无咎

諸侯朝覲天子先朝而後享朝者禮之重享者備物以獻小人則私其有而害

乾錯坤爲大輿乾盡奇而實猶坤之大車而積載其中剛健勝重故往而无咎

初爻去五倘遠不當相應之位无交害之象乾健而能惕故常常知艱則无咎

大有元亨。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方爲大有。有也者。有於德也。柔得尊位。居尊執柔。衆之所歸也。曰尊位者。明其爲人君之位。以別於陰居陽之例也。六五虛中。茹納乾陽。謂之大中。惟虛中故能受。惟能受故上下應之。則五剛之大之有。皆一柔之所有也。古帝王所以成其神聖者。類如此。剛健在內。則廣運而不息。文明在外。則並照而无私。應天時行。坤元之順承天而時行者也。卦雖主柔。而乾元坤元之德悉備。是以元亨。

同人文明以健。自明誠也。大有剛健而文明。自誠明也。應天而時行。則純是天光發越。无處非天體流行矣。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火在天上。太陽當空。則萬物盡在光明中。明德君子在位。則善惡畢照。一遏一揚。舉一世盡登光明之域。明明德於天下也。

天命福善禍淫。雖有恩威之別。然无非要人從善以去惡

總屬天心之仁愛也。故皆曰休美之命。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居有之初。卽能克艱自守。何害之有。

程子曰。富有。本非有咎也。人因富有而自爲咎耳。若當富有而知難處。固非咎矣。此匪咎別於无咎。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大有之天明。人人所固有。一爲物所交。便易爲害。眞明常朗。終日應物交而无交。故无害也。

別傳曰。日道交初。謂之天首。交中。謂之天尾。初原始。可謂

之首。在下又謂之尾。凡日行交道。或自內而外。或自外而內。正當其交處。則有陵掩之害。而初不當內外之交。故曰无交害。惟三正當內外之交。陰亢陽。月掩日。每在此。故曰小人弗克。小人害。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大車任重道遠之象。剛中而應五。有攸往。正是乾行。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高景逸曰。乾剛得中。大无不容。故積而不敗也。

能載能行。積中不敗。故大有以德言。

九三。公用亨於天子。小人弗克。

九三乾之終。爻不私其有。故有公用亨於天子之象。有而不能爲天下有。未足言有也。若私而自匿。則小人之有而已。故曰小人弗克。○天生聖賢。非徒使之自有餘而已。

象曰。公用亨於天子。小人害也。

天子以天下爲家。能使天下富庶。是謂用亨於天子。若瓊林大盈之積。導其君以聚斂。亦小人之害而已。

九四。匪其彭。无咎。

彭。盛也。四居三陽之上。盛而大矣。以爲非己之有。合三陽

而上應乎五。此有之所以爲大而元亨者也。故曰匪其彭无咎。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辯晳也。

由離明能辯晳其機。昭灼之至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六五虛中而上下歸之。是其孚信之交也。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躁无威而靜有威。故曰威如吉。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誠能動物。信足以發上下之志。凡威不足則思備。无備而

威德威也所謂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上九明之全體其明天明也其行天行也人之心體合乎天則天之明命即在人所謂自天祐之也。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大有之德備於五爻大有之福備於上爻有其德則有其福上九居大有之終在五之上故於此要終而言之原始則謂之无交初去五遠而不當相應之位也要終則謂之天祐則上下无有不應上下无有不交可知矣。

序卦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

程子曰其有既大不可至于盈滿必在謙損故大有之後受之以謙有其德而不居謂之謙君子達理故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安履乎謙終身不易自卑而人益尊之。晦而德益光顯此所謂君子有終在小人則有欲必爭有德必伐雖使勉慕乎謙亦不能安行而固守不能有終也。

君子非爲保所有用意卑屈孳進德修業之心无已也艮在內中有定守坤在外外順時宜下三爻皆吉而无凶上三爻皆利而无害易中吉利罕有若是純全者謙之效固如此。

蘇子瞻曰雌鳴則雄應易以陰陽唱和寄之于鳴有九家以陰陽相應故鳴卦中陰陽承應者多矣曰鳴者惟謙六二上六豫初六中孚九二上九翰音登于天小過飛鳥遺之音則以謙互震豫有震中孚互震小過有震震爲雷有聲不獨以陰陽承應言也。

謙
艮下
坤上

上應三互體震亦曰鳴應遠未孚故曰志未得坤爲土邑國象

陰爻不爲坤爲衆中爻震變離衆動戈兵五上二爻侵伐行師

坤爲順體故无不利變震爲動故曰撝謙

中爻坎爲勞卦八卦正位艮在三艮終萬物故曰君子有終吉

陰陽相應互體有震故鳴二承三近而相孚故曰貞吉中心得

初六最下故曰謙謙中爻震木在坎水之上故有用涉大川象

三四五互震有聲二承三上應三故皆曰鳴謙二得中比近相孚故曰中心得上應遠或有未孚故曰志未得利用行師禹征有苗可見益贊于禹曰謙受益滿招損班師振旅誕敷文德而有苗格征不服者亦聖人不得己之心必无好大喜功之意。

謙亨。君子有終。

朱子曰。謙者。有而不居之義。止乎內。而順乎外。謙之意也。

以卑藴高。謙之象也。

司馬君實曰。君子德誠盛矣。業誠大矣。不謙以持之。則无以爲終也。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六十四卦。惟謙最美。夫子之于彖辭。于謙最詳。謙之爲義。

天地鬼神何以皆尙之。朱子曰。太極中本无物。若事業功勞。又于我何有。觀天地生萬物而不言所利。可見矣。

日月之有升沉。寒暑之有消息。天道虧盈而益謙也。陵谷之有變遷。山川之有損益。地道變盈而流謙也。作善者。降之百祥。作不善者。降之百殃。鬼神害盈而福謙也。恃有傲物者。天下所同惡。以德下人者。天下所同好。人道惡盈而好謙也。

數道字宜玩味。見得天地間。皆有事物當行之理。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以卑藴高。謙之象也。朱子曰。人多見得在已者高。在人者卑。謙則抑已之高。而卑以下人。便是平也。

所惡于上一節。盡出絜矩與人看。裒多益寡一句。盡出謙與人看。多寡在物。稱物平施。而卻无心。將身放在萬物一起看。乃爲公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中爻震木在坎水上。涉川象。謙道只是一下。初六最下。謙而又謙。一切險陷。盡爲坦途矣。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牧字有无窮意味。程明道謂自今于田獵無好。後十二年

暮歸在田間見獵者。不覺有喜心。謝上蔡與伊川別一年。覺去得一矜字。牧豈易言哉。養之便馴。必以卑下爲基。

卑地道也。卑法地。虛懷抑志。以自養其性靈。自有利用安身之妙。

六二。鳴謙。貞吉。

六二陰承陽。陰之和陽。乃其貞性。互體有震。故曰鳴謙。由衷聲外。非以聲音笑貌爲謙也。故吉。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近而相孚。故曰中得心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三爲群陰之主。勞象艮終萬物。八卦正位。艮在三。故曰君子有終。彖辭原主九三。故周公不復易。但推原其勞而要共吉耳。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萬民羣陰象。如大禹之成允成功。不矜不伐。萬古而下。无不欽服君子有終。豈有終窮哉。

六四。无不利。撝謙。

坤爲順體。故无不利。變震爲動。故曰撝謙。以卑蘊高。此爻爲順體之首。○張橫渠曰。舉措皆謙。

周公遭流言之謗。東都遠避。碩膚有几几之安。是也。郭子儀爲副元帥。魚朝恩讒之。朝命以李光弼代諸將。不服。子儀紿以送天使。單騎入京。撝謙正不易。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坤必效乾。地必則天。天則中本无一物可以自居者。撝謙非過謙也。不違則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陰爻爲不富。无自富之心。故多助之至。其得人心處。雖用侵伐而利。則无所不利矣。○以其鄰。坤衆也。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原非尙武以威天下。征不服所以正人之不正也。

張南若曰。舜治溫恭而不免三苗之伐。文治徽柔而不免密人之征。聖人豈輕于用兵哉。不得已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上六應九三。因互體有震。故亦曰鳴謙。應遠而未孚。故曰志未得。利用行師。正所以濟其謙也。

坤爲邑。一陽居中而五陰在外。邑國之象。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徐在漢曰。二承三。與三相得而鳴。得我心之同然者也。上居謙之極。雖與三應。未能相得。故象曰志未得也。夫所謂

利用侵伐。利用行師者。非謂謙而可以侵伐行師也。謂侵伐行師之用。而亦有謙道也。有不服者。則征之。而非黷武在邑國之內者。則征之。而非貪人之所有。此所以无不利。而天地神人之所不能外也。

序卦。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程子曰。豫者。安和悅樂之義。陽始潛閉於地中。及其動而出地。奮發其聲。通暢和豫。豫之象也。爲卦。震上坤下。內順外動。是以豫也。

人士謙沖退讓。不敢自恃廣大。喜功妄作。故天下蒙其休養安樂。此謙能致豫也。豫所以次謙。

吳幼清曰。豫者暇而和樂也。以卦德則內順外動。凡人從容和緩。順序以動。則先事詳審。故事成而樂。若非先事早圖。匆遽紛擾而爲之。則事未必如意。何樂之有。以卦象則雷出地上。陽氣伏藏至二陽上達。雷始發聲。故其聲和樂。諸儒皆曰豫者樂也。不言先時而暇。毛氏璞謂豫當訓先。擇爲安逸者非。范氏大性因此遂專以前定。擇之二說均偏。中庸凡事豫則立。以前定則不跲不困不疚不窮。合先時而暇之意。其義始備。

豫 坤下震上

▅▅ ▅▅ 陰柔居豫極爲昏冥動體變剛成離則昏者可轉爲明故无咎

▅▅ ▅▅ 中爻三四五互坎坎爲心病故曰貞疾以柔居五故曰中未亡

▅▅▅▅▅ 中爻二三四互艮艮爲徑路人所共由故曰由豫五柔爲朋剛爻本乾曰志行

▅▅ ▅▅ 中爻三至五互坎錯離離爲目故曰盱豫陰居陽位故爲不當

▅▅ ▅▅ 二至四互艮爲石在上卦故曰介於石二變中爻離日居下卦之上不終日象

▅▅ ▅▅ 初柔在下與四爲應四爻震有聲初以應爲喜而先鳴故曰鳴豫志卑故易窮

豫。利建侯行師。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一陽斂而在內。固藏博厚之下。何等含蓄。一陽達而在外。發越博厚之上。何等欣暢。羣陰无有不應。此剛健之志所以與時偕行。故曰順以動。豫。惟順以動。天地之氣所以流行和洽。天地如之而弗違。況建侯行師。人心有不和悅而順從者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之度不過。四時之行不忒而成生長收藏之功。聖人以順動。則經正庶民興。斯无邪慝。政簡刑清。而有化行俗美之風。故豫之時。人或以爲事之適然。時之所值。而不深思其義。聖人固有先事而豫爲之者。豫之時義所以爲大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出地上。陽氣奮發。乃太和元氣之由中而發者也。先王之所以作樂者。豈有他哉。蓋協天地之和。以和神人而已。夫喜怒哀樂之情。人所同有。惟動而不失其性。發皆中節。故謂之和。凡民日用而不知。先王與天地合其德。致中和。

而天地位。萬物育。播之雅樂。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神人和焉。

周子曰。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太和。乃樂作焉。夫人心未和悅。雖奏以咸英韶頀。未能感格也。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府也。

潘去華曰。記云。樂行而德尊。樂以和心。則耳目聰明。血氣和平。慾消蹤釋。而德登於熙明。夫豫。德之和也。豫而忘德

之樂也。作樂以振德。使天機動盪。鼓舞而不倦。所謂崇德也。而後可以薦上帝。歆祖考。或曰。德者心之和。崇者發揚宣洩之意。是寫其心之和。猶言以其德宜暢而為樂也。非藉樂以闡揚己德之謂也。

初六。鳴豫。凶。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坤初正在閉藏時。蟄之固也。雷惟有蟄藏。然後有奮發。初與四應。當豫之時有應。喜而聲鳴。洩之早矣。其凶可知。小人之志。惟在逸豫一途。其所謂樂。非性情和樂之樂。其得意而不勝。張大者。即其失意而不勝。追悔者也。逸豫之途易窮。可不慎乎。

張彥陵曰。士君子不可无自立之志。立志如何。亦曰其自視飲然而已。

震為善鳴。初與四應。故曰鳴豫。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凡物兩間為介。介所以分也。憂樂相倚。安危相伏。必有其幾。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六二以坤順之中正。於理

欲之辨。判然如石之不可轉。見幾明決。不俟終日。是處豫之正道也。

二至四互艮。艮為石。故取象介于石。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盱。上視也。六三近四。以趨附為豫者也。所以可悔。悔是去凶即吉。宜于速改。遲則至于有悔。亦无及矣。六三陰居陽位。故曰位不當。

吳叔美曰。能見幾。必不見豫。一見豫。必不能見幾。

中爻坎錯離。目之象。故曰盱豫。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簪側林切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九四爲卦之主。當動而動。由於自然。故曰由豫。得應於上下。是大有得也。以其居上位而近五。乃危疑之地。必開誠布公。勿有疑慮。然後德孚交深。而朋類合聚也。朋。謂五柔。簪。所以括髮戴首居尊。盍簪。取聚合之義。所謂剛應志行。故曰志大行也。

中爻二三四撰艮。艮爲徑路。故曰由豫。如路之可由。

六五。貞疾。恒不死。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六五以柔居中。而乘九四。故雖貞有疾。得位處豫。似若可安。然曰疾。則不容自安。知其疾而謹守。則可以恒不死矣。孟子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

中爻三四五撰坎。坎爲心病。故曰貞疾。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吳叔美曰。上六過於豫者也。凡日夕爲冥。即一日至於夕。以豫爲樂。即謂之冥。蓋終日而不知儆醒。即終月終歲之漸怠荒之門也。所以要渝。成謂和好。如求成之成。渝謂改變。如渝盟之渝。逸豫之念。方成而即渝。庶幾過猶可補云爾。惟其纔冥猶可渝。若沉冥則已極矣。何渝之有。象曰何可長。言不可以不變也。

序卦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

程子曰夫悅豫之道物所隨也隨所以次豫也為卦震下兌上動而說隨之義也

又曰君子之道隨時而動從宜適變不可為典要非造道之深知幾能權者不能與於此

劉伯子曰无我而後能无係无係而後能隨係己私也隨天德也隨之三陰皆係以為隨者也學不能无我而妄意於隨其能出於係者吾見亦罕矣

隨　震下兌上

- 上六陰爻維係於陽故有此象兌西方卦
- 四五陽爻中實在中皆曰孚又當正位六二正應故曰孚於嘉
- 震為大塗在道之象與五同體同德故无咎中爻艮光明之象
- 中爻巽為近市利求得之象三非中正雖有得而又戒之居貞
- 中爻巽為繩係象近三而遠五有係則有失弗能兼與故戒之
- 震長子主器官之象性動渝象中爻艮門之象初應四故曰交

隨元亨利貞无咎

鄒艮思曰易者隨時變易以從道者也隨為隨時之義故卦兼四德然元亨利貞矣而又曰无咎者何也隨以動而說為義每易至於詭隨故動輿咎隣必元亨利貞乃得无咎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高景逸曰隨者隨時也隨時者從道也剛來而下柔其心下矣心下則能隨時以從道元亨利貞天道也動以天豈有不說者乎天下所以隨之凡隨者必元亨利貞乃无咎也

吳叔美曰天地大化无過一出一入聖人知幾无過出幾入幾陽來居下不為當春發聲之雷而為當秋收聲之雷似乎震隨兌歛也然能出固震之動能入亦震之動非隨兌也隨時也明隨之義尊有時而從卑貴有時而從賤舍己從人皆所以隨時也時之所在即理之所在人只從天理上行則動以天自然合於人心而可說故曰動而說其隨時變遷處正是理之一定不移處故曰大亨貞无咎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澤靜雷藏正天地之息機澄寂之中自有存養身心俱泰
謂之宴中實生息謂之息
周宴曰文取隨時而動大象取隨時而息動息不違乎時
此隨時之義所以為大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
吳叔美曰人心所主謂之官取得主之義渝變也惟其主
宰先定於一故見善而能從剛而能下有渝也從不失正
渝貞吉也四撰艮有門象出門交有功先擇後交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二柔體陰爻皆言係惟其係便有所失劉念臺謂近三而
遠五○弗能兼與故不可有係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係丈夫稍見其大故其隨可以求而得中爻巽巽為近市
利三倍有得之象三非中正故又戒之以貞舍下謂舍二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四乃說體隨而有獲危疑之道也故凶孚以心言內有孚
信之心也道以事言凡事合乎道也明者識保身之幾也
中爻艮明象四與五本同體同德以此相孚是合於道明
足以擇善而有獲又何咎哉亦如初之交有功也
三陽爻合德為同道○郭子儀功蓋天下而不致疑忌得
有孚在道之義四五陽爻合體而曰其義凶則知非易處矣聖人之戒慎也如此
錢國端曰明其道不計其功何咎之有

九五孚於嘉吉
象曰孚於嘉吉位正中也
五居中正天下之所隨然善之所在則舍己從人是合天
下之善皆其所隨也以其衆善之所聚曰嘉以其无善不
從不曰隨而曰孚此隨道之極至也大亨以正惟五足以
當之
四五以陽居三上二陰之中陽內陰外有中實之象故皆
曰孚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於西山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錢國端曰上六以陰居陰爲拘係應三爲維係拘而且維寧有得其正乎故曰上窮王用亨於西山方是動无弗說而絶去乎係之病西山借言兌方太王遷岐從之者如歸市王業從此亨通何无係如之若拘係於居邠安所語於隨時之義哉提通卦看當无係而隨時然人心之固結正是得天下之隨也

程子朱子皆謂隨善之固而得天下之隨太王避狄而豳人隨之如歸市人心之隨固結如此故引以爲上爻証

吳叔美曰上六隨之終爻故以能守言隨惟善是從守而勿變拘係之又從維之正守而勿失之謂也以太王之事象之狄人之難太王避而不爭隨時也不忍以土地害其民其去而西山也乃兌之收斂有兌入乃有震出便爲八百年興王之基下柔之功如此

序卦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

王景孟曰以天下爲无事而不事事則後有不勝事矣此蠱之所以爲事也

孫質卿曰蠱從蟲從皿物必腐也而後蟲生人必怠也而後弊生弊積而世斯蠱矣蓋積漸使然也夫蠱亂微也亦治機也有因无事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世誠蠱矣則起弊維風從此可振改絃易轍從此可行塞而大通理有必然也故易不在發明成蠱之由惟重治蠱之道終始相承所以爻中有父母與子之象

蠱　巽下艮上

變坤錯乾王侯象巽爲高高尚之象居仁由義尚志之事法今傳後故曰可則

二五正應剛柔合德五能任賢以幹蠱用譽以顯親惟德之所致故曰承以德

六四以陰居陰又當艮止柔而且怠不能有爲故曰裕蠱往吝

九三過剛于心未免有悔但幹父之蠱理无大咎故曰終无咎

九二以陽居陰以剛用柔巽體得中柔行巽入爲能幹母之蠱

人有才如木之有幹故曰幹蠱克蓋前愆故考无咎六柔爻戒其危厲而終吉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程子曰、既蠱則有復治之理。自古治必因亂、亂則開治。理自然也。

鄧國賢曰。治蠱曰蠱、猶治亂曰亂、故蠱爲有事也。涉大川。非獨勇往、直是酌其深淺、度其廣狹。身入險中、以求必濟。小心惕厲之至也。

來矣鮮曰、蠱之時、不可靜俟。必涉歷艱難險阻、以撥亂反正。知其先之三爻、乃巽之柔懦、以成其蠱、則矯之以剛果。知其後之三爻、乃艮之止息、以成其蠱、則矯之以奮發。斯

可以元亨而天下治矣。中爻震木在兌澤之上。涉川象。先甲後甲者、艮上巽下。文王圓圖、艮巽夾震木于東之中。故曰先甲後甲。巽先于甲、艮後于甲也。巽卦言先庚後庚者、伏羲圓圖、艮巽夾兌方于西之中。故曰先庚後庚。言巽先于庚、艮後于庚也。獨言甲庚者、寅申陰陽之祖也。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吳叔美曰。人生而父乾母坤。父母之事。皆乾坤之事。乾坤父母之事。皆吾人本分內事。前人總有所爲、无後人以爲之便、不覺日朽日蠹。日惰日窳、積弊而至于蠱。若得一番振作。依舊一番生氣。故曰蠱元亨而天下治也。舉世未竟之事。險阻艱難、故曰利涉大川。蠱之要義、在于往有事一語。先甲後甲、以震言甲也。出震齊巽、成言乎艮。此謂終則有始。此謂天行。

鄒艮思曰、天行不已之運。所貴行健如乾、常提醒其終而復始之機。非徒委循環于命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撓萬物者、莫疾乎風。山下有風、振動解散。有事之象也。君

子觀象于蠱。法風之振萬物者、以振民。法山之育萬物者、以育德。

鄒艮思曰。世道之蠱、由于人心。不急法度、而日振民育德、纔見聖賢學術經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初上无位。其幹蠱、蓋前愆也。能无厲乎。記曰、幸哉有子。亦言其危也。

幹如木之幹。木有幹、方能附其繁茂之枝葉。人有才、方能振其既墜之家聲。故曰幹蠱。但謂之蠱、未免危厲。知其危

厲不以易心處之則終得吉矣因六柔故又戒之以此。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意心之所之也有朝夕不敢自懈者。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九二以陽居陰有剛之實而无用剛之迹可見柔行巽入乃爲幹母之中道也一念不已之眞情皆慈祥愷悌之發非徒爲其事之當而已。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過剛自用不免小有悔但爲父幹蠱亦无大咎。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當蠱之時聖人最喜人能幹故畧其失而深與之于王臣蹇蹇曰終无尤所以作天下之忠于幹父之蠱曰終无咎所以作天下之孝。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六四以陰居陰又當艮止不能有爲故有裕蠱之象裕寬裕也因循而往吝莫甚焉。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未得使之反裕而爲幹也。

朱子曰此兩爻說得悔吝二字最分明九三有悔而无咎漸趨于吉也六四雖目下因循由此而往必至于吝漸趨于凶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二五正應剛柔合德則任賢正六五所以爲幹蠱者所謂善繼而成令譽也。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顯親惟德之所致故曰承以德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高景逸曰高尚其事豈放情物外爲高尚己哉正爲天下第一等事如孟子居仁由義尚志之事故曰志可則也。

變坤錯乾王侯之象巽爲高高尚之象。

胡雲峯曰初至五皆以蠱言言父子上九以不事王侯言言君臣子之于父不可自諉于事外君臣以義合王侯之事君子有不事者矣。

震東兌西盡八卦一出一入大局故聖人發隨時之妙用巽先艮後該八卦始事終事大義故聖人發幹蠱之重任觀二卦者要具隻眼。

序卦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

臨觀二陽爻爲主君子主持世道之象故皆以教化命名臨之二陽有日進日長之勢漸漸足以遍及四陰故曰臨大也臨取象地澤說萬物者莫說乎澤二陽在一陰之下陽氣蒸騰陰氣以成澤所以能說萬物臨之義尊臨卑貴臨賤聖人不取陽在上爲臨而以陽在下爲臨可見所謂尊而貴者不有一段陽生德澤實實從斯民浸潤未可言臨也

臨觀天道君德卦義最大二陽在下物生自下浸以長而名臨時莫盛焉二陽在上大觀在上示中正而名觀德莫尚焉臨四時之氣備焉觀則天道神道聲臭盡矣

臨 澤下 地上

上六居坤之上敦厚之象在五之外而志在二陽故吉且无咎

六五柔中應九二剛中以柔合剛大君之宜能行其所知故吉

四爻坤順乾之所至坤亦至焉故曰至臨以其應初故曰无咎

三爻兌說曰甘臨柔乘剛位不當又處乾陽爲憂可以咎不長

九二陽剛得中與初同德吉无不利與三爻同體故有未順命

初九方長之陽无心之感故曰咸臨陽主於上進故曰志行正

臨元亨利貞至於八月有凶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於八月有凶消不久也長丁丈反說音悅

程子曰浸漸也二陽長於下而漸進也下兌上坤和說而順也剛得中道而有應助是以能大亨而得正合天之道剛正而和順天之道也化育之功所以不息者剛正和順而已以此臨人臨事臨天下莫不大亨而得正也

吳叔美曰居高而善下者天之道臨以陽下陰所以有天道之元亨利貞陽剛得浸長之勢其德說而順剛中而應

其所說者非私恩小惠皆中正至當而天下自應之豈不大亨以正乎陽進之時何以又有八月有凶之戒蓋兌離二陽有消體卦氣是八月所以二陽前進一位便是兌陰便是消局不待積之既久而後消即長時即有消機故曰至於八月有凶言一至於消便凶也長曰浸消曰不久長之甚難消之甚易故寧於長時即防其消毋寧至於消時再冀其長必不可得矣味至於字不久字緊切之甚

高景逸曰履霜之戒金柅之繫尚在一陰方長此則於二陽方進蓋持盈思永全在幾先遲則无及故曰懼以終始

其要无咎

錢國端曰至於八月有凶不必向外卦求索如以遯爲有凶遯云亨以觀爲有凶觀以中正觀天下似不必借別卦以補臨義八月卽指六三一爻八月卦氣屬兌爻之所謂甘臨也孟子所謂驩虞之覇王道幾於滅息矣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思音四 疆音江

吳叔美曰不曰地下有澤而曰澤上有地主在澤之二陽也澤之蒸騰能盡地之廣大皆在潤澤中稱有地君子臨民必盡坤輿之衆皆在容保中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惟此无窮之心流通無間故曰惟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足以二字宜細玩

非教无以言保非容保无以明教觀教思一語古大君所以澤民者可知

初九咸臨貞吉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咸感也咸爲无心之感初九在下方長之陽剛而得正剛之志與時偕行故能行己之志以遍天下之志

劉石間曰咸感深而普之義陽之道以下爲正以深潛藏用爲貞象故曰志行正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徐天章曰九二陽剛得中與初同德於四陰无所不臨无所不感得天之道則其大亨以正可知矣咸臨吉无不利之象然雖與初剛同德而亦與三爻之柔同體所謂剛浸而長者於此而長所謂消不久者卽三爻而可見故爻於二陽言咸臨主感者也於四陰言甘臨至臨知臨敦臨皆應其所感者也惟其剛浸而長故吉无不利惟其消不久所以四陰之中有未順命者而至於八月有凶外卦坤順未順命指三爻也於長之時而知其所謂消於吉之中而知其所謂凶此聖人之深意象故曰未順命也

无不利者就剛中之德言感之者盡善也其未順命就四陰爻位言所處之勢然不可不知也八月有凶正是此之故指憂危於進長之時儆戒深意存焉

六三甘臨无攸利旣憂之无咎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旣憂之咎不長也

六三以說體畜比於陽甘臨象乘剛則兌之說非坤之順

故二爻象曰未順命者。以此。何利之有。八月之消。其機皆在一甘。三處乾陽之地。又爲憂象。憂與甘。正是對病之藥。纔甘便入逸樂就成消局。纔憂便知戒謹。就成長局。凡兌三多言位不當。以柔居二剛之上。爲不宜也。

高景逸曰。甘則逐於情。憂則復於性。失己則无攸利。守己則咎不長。

六四。至臨。无咎。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坤曰至哉。乾之所至。坤亦至焉。順陽之陰。无咎之象。六四

應初。爲坤順之首。故曰位當。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徐天章曰。乾知大始。九二以乾之知爲臨。而六五卽以乾之知爲知。故曰知臨。陽爲大君。六五以柔中。應九二之剛中。能與乾道作配。故曰大君之宜。如宜室宜家之宜。能行其所知。坤能承乾爲應。象故曰。行中之謂也與象傳合

喻養初曰。五與二正應。九二剛中。得乾中體。六五柔中。得坤中體。乾爲知。九二以乾知照臨乎五。故有知臨象。坤爲行。六五以坤行。行其所知。故有行中象。九二陽大。咸臨。故有大君象。六五行中以應乎陽。故有大君之宜象。如宜其家宜其室之宜。

上六。敦臨。吉无咎。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徐天章曰。敦厚也。上六居坤之上。得坤之厚也。二剛在內。上遠不相應。而與四五同體。能以五之順爲順。以四之順爲順。若兼五之知。四之至。而有之。則亦兼五之吉四之无咎。而有之矣。敦臨吉无咎之象。上己處五之外。而志在內

之二剛。惟恐其有不順。惟恐其有不應。厚之至也。九家易曰。陰以陽爲主。故志在內。

先儒於卦義。則以爲二陽之進。取陽之臨陰。於爻位。又拘上臨下之說。未免與象傳不合。細玩序卦。臨。大也。以陽爲大。象傳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則以剛中爲主。而柔中應之。二陽爻曰咸臨。六五象傳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有應助之意。豈可以六五爲大君。上六象傳曰志在內。大象曰容保民无疆。蓋以德澤之普遍爲臨。而非拘於爻位以爲臨。乃聖人之微言。繫辭傳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天地交而萬物通。乾下坤上爲泰。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坤下乾上爲否。可類推而得之矣。

序卦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

程子曰凡觀視於物則爲觀爲觀於下則爲觀如樓觀謂之觀者爲觀於下也人君上觀天道下觀民俗則爲觀修德行政爲民瞻仰則爲觀風行地上徧觸萬類周觀之象也二陽在上四陰在下陽剛居尊爲羣下所觀仰觀之義也

自下觀上曰觀平聲自上示下曰觀去聲觀感雖在人而觀示實在我觀本於中正原自精微恐人認作發見粗迹故特揭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寫出聖人心源足以觀感處示人

觀 坤下巽上

高景逸曰上九不得位而道在焉天下萬世所觀道彌窮而志彌遠故志未平

九五居尊得正通天下以爲觀以天下爲生故觀我生曰觀民

四近九五故曰觀光中爻艮光輝之象承九五作賓王家之象

六三上下卦之間或進或退之象觀我以自審故得合於正道

中爻艮門之象故曰闚觀二位陰故利女貞以丈夫同於女子之觀故曰可醜

初陽位故稱童子尤知雖觀不遠故小人无咎若君子而不察不著則可羞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觀音貫下大觀以觀之觀並同盥古緩切顒魚容切

觀以神用者也无可擬議但設盥而不薦二語畫出一個不言自孚真象令人讀之感通之妙宛然在目化工之筆也

朱子曰祭祀无不薦者盥是未用事之初云不薦者言常持得這誠敬之意不待薦享而後見也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音貫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觀音官

張横渠曰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動於彼神之道歟

天有神道只是個四時不忒春有和風夏有薰風秋有凉風冬有寒風自然天之化无日不流行聖人以神道設教胥天下而納之並生之域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天下所以觀而化也

朱子曰天之神道只是自然運行聖人神道亦是自然教人觀感

徐天章曰大觀在上六以二陽言順而巽以二體言中正以

觀天下。以九五言。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觀之
中正。乾之中正也。卬首曰顒。躬行於上。風動於下。曰化。天
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天之神道。天之貞觀也。神而明之
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聖人之神道■
教。聖人之大觀也。
李瓚曰。觀天道者。不觀於四序成功之後。而惟觀天道之
神。觀聖人者。不觀於禮樂政刑四達之日。而惟觀恭己無
爲之象。盥而不薦之義。豈不昭然矣乎。
象曰。風行地上觀。聖人以省方觀民設教。上觀音貫 下觀音官

吳叔美曰。天有八風。隨方而異。此天之所以鼓萬物者。萬
物因風而變化。故風行地上。有觀象。
書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只是省方一到。風化便已到。
風無形。下之觀上。不在形迹。上之示下。不以形迹。故曰。風
行地上觀。○坤爲方。方之象。巽以申命。設教之象。
歐陽永叔曰。聖人觀民。各因其方。順其俗而教之。民知各
安其生。而不知聖人所以順之者。此所謂神道設教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觀音官 六爻象並同
吳叔美曰。陽主生。陰主成。天地間生理。只是陽氣。故在臨
稱命。在觀稱生。民之觀化乎上。觀此生理也。上之觀示乎
下。示此生理也。巽風。正是天地間東南一團生氣。巽德正
是大觀君子一團生理。程子曰。學者須先識得仁字。
吳幼清曰。生者。人之神明。人之所得以生者也。即仁體也
非道心爲主。不能識我生。非本體常惺。不能觀我生。
觀者觀五之中正也。初六以陰居初。童象。童子无知。雖觀
不遠。初去五甚遠。故有此象。在凡民日用不知。故无咎。君
子不著不察。則可羞矣。故曰吝。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程子曰。所觀不明如童稚。乃小人之分。故曰小人道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
中爻艮。門之象。闚。門內視也。闚觀。是所見者小。二少進。有
所闚矣。然陰柔在內觀外。僅得女子之貞。非丈夫之事也
○初位陽。故爲童。二位陰。故爲女。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醜音丑
程子曰。不能觀見陽剛中正之大道。而僅闚覘其彷彿。雖
能順從。乃同女子之貞。亦可醜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我者彼我對待之言。六三漸上則觀漸近。不觀五而觀我。
反而自審。蓋己眞有所見也。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六三上下之間。可進可退之地。然君子必自審。所以合於
正道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五以中正觀天下。禮樂名物。燦然明備。故曰光。觀莫明於
近。四最近五。故利用仕進。作賓王家。以康濟天下。
古者有賢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故賢士之仕進于王朝

則謂之賓。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楊氏簡曰。其國貴尚賓賢。可以進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吳叔美曰。四彖所觀者。二陽也。二陽身司風世之任。所以
生生者。全在二陽。故二陽所觀。合全卦爲觀。必羣陰皆得
其生。斯爲陽之得其生也。

九五居尊處正。民皆仰乎五矣。通天下以爲觀。則天下人
之生皆我生。思天下之溺由己溺。思天下之饑由己饑。是
以如此其急。故曰觀我生。觀民也。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方
是大觀在上之君子。方稱得无咎。

胡安定曰。觀流則可以知源。觀影則可以知表。觀民則可
以知己政之得失。

○前二條觀生之義大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上九與五同德而不當位。雖汲汲皇皇。无日不以生天下

爲心。而未得行其志。故曰觀其生。志未平。蓋天生先覺。原
爲斯世而生。其責任自當如此。故亦曰君子无咎。

程子曰。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爲儀法也。

錢國端曰。獨行其道。獨善其身。如唐虞之巢由。漢之子陵
宋之堯夫。皆爲君子之觀也。

○前一條觀生之義大

鄭申甫曰。五君上師。躋斯世於仁壽。君子以天地萬物爲
一體。生曰我生。原非局於我也。或問上非君位。何以生人
不知人服其教。天理常明。人心所以不死。其爲觀生大矣。

吳德信曰。天道无不順之陰氣運无不消之陽。在上者果能陽剛中正以示人。則可法乎神道之設教。苟德未盡善。亦同乎二氣之消長而已。聖人於陰則曰觀我生進退。於陽只曰觀我生。觀其生。未嘗不黙寓消長之意也。

序卦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

程子曰。爲卦上離下震上下二剛爻而中柔。人頤口之象。柔爻之中。又一剛爻。頤中有物之象。必齧之則得嗑。故爲噬嗑。聖人以卦之象推之於天下之事。或有强梗必除去之然後天下之治得成者。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際。有離貳怨隙者。有讒邪間隔於其間。必除去之則和合矣。間隔者天下之大害也。去天下之間在任刑罰。故卦取利用獄在二體明照而威震。用獄之象也。

噬嗑 震下離上

上九離之終爻若梏終不悛永无改悔之日如負校沒耳旣蔽離明幷塞坎聰

五離體互坎故噬乾肉柔中與下卦合剛以柔濟故曰得黃金中結正當之義

骨之連肉者火炙之爲乾胏四以剛居柔爲頤中之間巳合上卦故曰得金矢

田獵所得禽獸之肉日焬之以爲腊鼎日腊肉味厚者爲毒雖小吝而亦无咎

中爻五坎豕象肉柔无骨曰膚中爻互艮爲鼻下動而嗑則間去爲噬膚滅鼻

震爲足爲行不能動而上合則如桎足而不行中爻互坎爲校滅趾沒而不見

噬嗑亨利用獄。噬音逝 嗑音合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朱子曰噬齧也嗑合也物有間者齧而合之也故為噬嗑其占當得亨通者有間故不通噬而嗑之則亨通矣下雷上電下動上明柔居五而得其中以陰居陽雖不當位而利用獄蓋治獄之道惟威與明而得其中之為貴故筮得之者有其德則應其占也 齧音業

程子曰不言利用刑而云利用獄者卦有明照之象利於

察獄也獄者所以究治情偽得其情則知為間之道然後可以設防與致刑也 此意與爻象參看通體皆盡

徐在漢曰噬嗑頤中有物卦中四為剛爻又中爻離巽為坎艮則噬而後嗑乃得亨通大傳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又曰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噬嗑之成卦初剛為震之動五柔為離之明故雷電合德而明動成章此所以噬嗑而亨者也五柔得中而上行象電明之照而合雷震之威雖不當於剛中之位實正得其柔中之用用之究察獄情則至明而不敢自以為明能斷而不敢遽行其斷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而民志固已大畏矣是以利用獄也

象曰電雷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勅音尺

離為電震為雷雷電交作吞吐閃爍有噬嗑之象體電以用明體雷以用斷明事理而為之防使人畏罪而不敢犯法則天下有刑措之風蓋不得已而用刑者君子之事刑期於无刑者先王之德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校音教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初上兩剛爻雖原始要終道而不易合聖人觀象於初之動警其始事未著而懷刑屨校是從初禁制初能愼動自然入求明之路可以无咎

初與四應四於中爻離巽有艮坎象震為足為行坎為校屨校滅趾沒於坎校下而不見象故曰不行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腊音昔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胏音子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中四爻皆頤中之物雜卦傳曰噬嗑食也聖人之指點較然矣

○六二噬膚取象中爻三至五互坎坎爲豕二以柔居柔在互坎下象豕腹向下之膚柔軟无骨之肉古禮別實於一鼎曰膚鼎故曰噬膚二至四互艮艮爲鼻 荀九家有艮爲鼻面之山 噬膚而嗑則四之艮象滅矣故曰噬膚滅鼻滅鼻則頤中之間易去所以无咎凡噬物則下動在初剛之動故象傳曰乘剛○吳幼清曰如膚在齒上 滅鼻則間去之易辨者也

○六三噬腊肉三爻在離之下離爲日肉受日之熯者田獵所獲禽獸日熯之以爲鼎實曰腊鼎說文云毒者厚也味厚者爲毒久六三爻柔位剛柔爲肉腊之則柔亦堅矣噬腊肉遇毒雖小吝而无咎以柔居剛故曰位不當 獄之難辨者也

○九四噬乾胏肉之火炙者離爲火以四五入離體也胏骨之連肉者九四以剛居柔故曰噬乾胏九四互坎之中坎本乾體乾爲金一剛直亘於柔之中金矢之象已合上卦故曰得金矢剛爻離體剛則恐恃其能斷明則恐恃其能察如得其情哀矜而弗喜故利艱貞則吉在離之初故象傳曰未光 執法者欲其嚴剛明而中欲得其情僞

引周禮鈞金束矢受民詞而先受金矢豈可爲訓金矢之解一誤再誤司刑之心無怪乎劉歆王莽爲人所口實也

○六五離體以柔居中三至五互坎故亦曰噬乾肉黃中在五乾金在四噬嗑至五四與五相得而爲明初與五相得爲動而明故曰得黃金精金純粹而有繞指之柔帥精明有斷而得中之意獄成則人之生死繫焉非貞固危厲豈得无咎六五剛以柔濟不以剛明爲治獄之能仁之至義之盡此柔中之所以爲得當也 先斷者欲其恕不致枉縱

噬嗑卦本言利用獄然獄之情僞萬有不齊刑罰之用多而難括先儒因初上二爻言滅趾滅耳遂以中四爻爲用刑之人初上二爻爲受刑之人意多未洽細玩象傳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物有間者噬而嗑之乃

得亨通。設喻精妙。人之食物。無論豕肉。以至田獵所獲之禽獸。卽極其堅韌之炙膊。未有不盡情而能辨其味者。豈无有不去其骨梗而致阻窒者。以言乎察獄。而有不得其情者乎。有不能去其強梗者乎。是可知聖人之言。言近而指遠也。明季徐在漢。悟頤中有物之旨。繫辭傳雜物撰德之辨。皆取象於中爻。正與夫子彖傳象傳相合。更為節其末駟者。融會卦象之義。表而出之。勦晰

上九。何校滅耳。凶。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上九離之終爻。若怙終不悛。永无開悟。凶可知矣。中爻互坎。校象。何校而蔽其耳。故曰何校滅耳。凶。既昧離明。并塞坎聽。坎為耳痛。故象傳曰聰不明也。

人之耳。為心聽。發竅聽聽則明。不聰聽則不明。曰不明者。蓋任意見為聰明。而不計其可否。卽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也。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動。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序卦。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

程子曰。物之合。則必有文。文乃飾也。如人之合聚。則有威儀上下。物之合聚。則有次序行列。合則必有文也。賁所以次噬嗑也。

質必有文。自然之理。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則為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文者。剛柔相雜也。諸卦多剛柔相雜。而獨於此言賁者。以離為文明。艮為光輝。於賁之義尤切也。

賁 離下艮上

上九艮終色歸无色賁極返本故曰白賁文明以止化成天下故曰上得志也

艮山為丘互震為蕃鮮荀九家坤為帛有賁於丘園禮聘求賢之象故曰終吉

四已艮體故賁如皤如皆有白賁之象陰柔疑陽為寇乃剛上文柔故曰婚媾

九三得柔之文剛故曰賁如又為互坎中畫故曰濡如文本於質故終莫之陵

二柔而得中外无應與須陽而上進有相須之義故曰與上興

初在下為趾中爻二三四互坎為輿在輿之下故徒行而弗乘

賁亨小利有攸往。賁兵媚切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趙青山曰柔來而文剛者坤陰發用於離則百昌庶彙見於地。分剛上而文柔者乾陽上究於艮則五行七政見於天。艮位在寅陰陽出入之門而離權在午萬物相見之府也。文明以止者乾坤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而制禮作樂必調和於陰陽雖文明之極盛无不寂中

蹈和。一以忠質爲之本故觀於五行七政百昌庶彙而天之時變可知也觀乎三千三百而天下之化可成也。

徐天章曰離柔爲小艮剛爲大以艮之剛大止離之柔小收斂文明而不極其發外之用是離之柔小利於艮之剛大有攸往以得其所止也。

何玄子曰禮以節文爲訓即此意

蘇子瞻曰易有剛柔往來上下相易之說而其最著者賁之彖傳也故學者沿是爭推其所從變曰泰變爲賁此大惑也一卦之變爲六十三豈獨爲賁也哉凡易之所謂剛柔往來相易者皆本諸乾坤也乾施一陽於坤以化其一陰而生三子凡三子之卦有言剛來者明此本坤也而乾來化之坤施一陰於乾以化其一陽而生三女凡三女之卦有言柔來者明此本乾也而坤來化之非是卦也則无是言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徐天章曰山下有火非麗於木之火乃地中溫暖之陽氣自下而上麗於山而止則草木咸章賁之象也君子知民之未化不在乎民也在我而已不在乎刑也在庶政而已

未有庶政咸得其道而民不化者君子用其明於庶政而不敢盡用其明於折獄以不忍之心而成大畏之志所謂文明以止者也。

明庶政則政簡刑清使民无訟端本澄源之道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舍音捨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初以剛明居下卦之下賁其趾之象素位而行便是居身文采自二至四互坎爲輿初居坎輿之下故有舍非義之車而安於徒步之象故曰義弗乘也。

朱子曰。君子之取舍決於義而已。

六二。賁其須。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俞玉吾曰。六二无應而比三。三亦无應而比二。故相須以爲賁。柔來文剛。文當從質。陰必從陽以進。故曰與上興。六二蓋得文明以止之義矣。

須。如詩卬須我友之須。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九三以剛明居下卦之上。又爲互坎之中。文既有離之光明。而又有坎之潤澤。賁如濡如之象。其光輝所及。足以潤物。故曰賁如。文勝必弊。溺而忘返。故曰濡如。炫外之文。久久必至陵替。戒以永貞則吉。文能以質爲之主。則得其正矣。見文必本於質也。故曰終莫之陵也。

汪砥之曰。聖人於文方值其盛。即憂其終。三終莫之陵。四終无尤。五終吉。三箇終字。可見聖人從先進之意。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皤蒲禾切 媾音姤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喻養初曰。上卦剛上而文柔。乾陽上究於艮。爲白賁。乾爲馬。故有白馬翰如之象。六四受賁於艮。故有賁如皤如白髮爲皤象。坤地而陽往居之。有寇象。陰以陽爲主。陽以陰爲配。有婚媾象。六四雖當位。陰柔而處多懼之地。疑其爲寇。然質必合於文。故曰終无尤也。與來傳合

離文明。艮光輝。文明以止。故爲賁。非以一陰一陽配合言也。卦爻中有不拘於相應者。若必以初與四應。陰爻陽爻適均。則同於火水未濟之卦畫矣。

六五。賁於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戔在千反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艮之中畫。山之半爲丘。又爲果蓏。互震爲蕃鮮。故曰丘園。坤爲帛。九家坤爲帛。陰爻兩折。束帛之象。艮綜兌爲說。有喜象。

吳幼清曰。禮聘賢者。恩光下逮。賁於丘園之象。陰性吝嗇。故束帛戔戔然。敦本尚實。求賢之切。在於中心之好而已。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上九。白賁。无咎。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上九止體。處卦之終。賁極反本。色歸无色。无文之文。乃爲至文。太始太素之體。天下之美。无以加焉。化成天下。非此

莫與故曰得志也

說者謂商尚質周尚文通其緊賁文辭渾然質素之尚文

明之止可以知聖人之用心矣

序卦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

程子曰夫物至於文飾亨之極也極則必反故賁終則剝

也

一陽之卦羣陰用事之時以剝復為主有天行之剝復十月之中剝之上九其陽漸消積一月而成坤坤之初六其陽漸生積一月而成復未嘗一日无陽也二卦最為妙剝陽未盡復陽已生中間更著不得一坤卦故曰剝復之間不容坤有世道之剝復否壞之極必生賢人君子挽回氣化為剝之君子秖柱中流以俟復之漸升為復之君子力有重担以接剝之垂盡有人心之剝復且晝為剝夜氣為復七情為剝未發為復震雖動體復乃靜功惟其至靜所以能動世人終日勞擾屑屑剝盡畢世窮年竟无一刻之復豈不哀哉由是言之剝復一陽總為天地之心造化生生不窮聖賢燈燈相續總只在此二卦

剝 坤下艮上

碩大為陽艮為果一陽獨存故曰不食五陰承一陽如得輿一陽剝盡如剝廬

陰爻五貫魚象宮人寵陰承陽象五居中承陽雖剝之時而能承順故終无尤

六四為上卦艮體切近為膚故曰剝牀以膚陰消陽而至於切近其凶可知矣

六三與上九陰陽正應雖剝之時生氣猶可通故曰无咎不同於二四之蔑貞

二爻上下皆陰故曰剝牀以辨辨為牀上下之際亦為蔑貞而未有應與故凶

牀為人身夜靜所安剝陰盛故取象初在下為牀足陰消陽蔑其生理曰蔑貞

剝，不利有攸往。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長丁丈反

剝，小人道長，不利有攸往。順而止之順者，時不利往，則順而不往。止者，當不往而不往，便是得其所止。蓋闔戶為坤，君子以坤之閉藏為道，時止則止。君子以艮之靜止為道。

觀象最喫緊，蓋全易无非象教。消息盈虛，天運之自然，人但當順受之則吉，逆折之則凶。盡人以合天，君子之所尚。於消中善其息，於虛中養其盈，有所以主持乎氣數者，後

天而奉天時，合天行也。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李安溪曰，所謂小人君子者，不止邪正之朋而已。上下君民皆是也。民心散則剝其上矣。

為上者以仁心厚下，則為下者亦以厚道載上。上指一陽，下指五陰。厚下，坤地象，安宅，艮上象。以上下厚薄取象，而陰陽消長之義自見。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牀助莊切 蔑音滅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陰以順陽為貞，剝陽則蔑貞矣。蔑，藐視若无之意。小人之自蔑其生理也。牀為人身夜靜所安。故凶爻皆取象剝牀，陰之消陽，自下而進，滅侵削也。剝牀以足，侵削於下之象。

初柔雖微，而剝從此起，咎其始也。

李伯紀曰，剝之牀廬取象，皆俯仰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辨者，上下之際。二之上下皆陰，故凶與初同。二本應五，五陰爻且承上九，故曰未有與。

六三，剝之无咎。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六三與上九為正應，雖剝之時，與陽為應，故无咎。觀之草木，有冰霜摧剝而遂湮滅无存者，有經一番摧剝而依舊發榮滋長者，中有生氣與陽相應也。上下皆陰，三能為應陽之陰，如失羣者。杜詩，輕風扶弱絮，明月失梨花。得此失字之意。

六四，剝牀以膚，凶。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六四乃艮體切近爲膚亦不知從陽故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不言蔑貞而直曰凶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魚陰爻之象宮人寵陰承陽象五雖陰盛然居中承陽率群陰以順陽故有貫魚以宮人寵之象當剝之時似有尤然能爲承陽之陰終无尤也故无不利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廬音閭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陽爲大艮爲果有碩果象諸陽已盡上九獨存有碩果不食象一陽在上五陰載之有君子得輿象一陽盡剝五陰无庇有小人剝廬象爲斯民計固不可一日失所載即爲小人計自剝其廬无容身之地故曰終不可用深警之也

吳叔美曰上九元陽天地不息之心於此而存故象碩果萬卉消靡宛然生意孕藏元氣固足而成仁不爲風霜所摧不爲陰凝所蝕不食之謂也君子亦然其於世多覆庇之功深戒小人之不可自撤其廬也

序卦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

程子曰一陽生五陰之下陰極而陽復也歲十月陰盛既極冬至則一陽復生於下也陽君子之道消極復長故爲反善之義

魏莊渠進呈復卦解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十月純陰天地生物之心閉藏而不可見及乎十一月冬至一陽萌動始露端倪變春達發生萬物矣一歲之運則十一月冬至爲復一日之運則夜半子時爲復皆從靜中生出動來人心培養之深善端初發亦如是也

吳叔美曰天地之心人生而固有但人多動而向外所以不成來復若要復工夫无過一反反便歸根便復命故此卦切切提醒如修身下仁類厲從道自考皆步步反己工夫一不反便自迷惟迷乃謂之不反故曰復以自知

邵康節詩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犧

復 震下坤上

坤爲迷曰迷復又爲眾有震象故曰行師又爲國土數成於十

敦臨敦復皆取坤土

四應初又適居五陰之中故曰中行獨復

三居兩卦之間頻復象有危厲之戒无咎

三畫卦二爲人位人依木庇蔭以息曰休

震東方爲木又爲仁

震爲大塗坤爲衆商旅在塗之象震綜艮止而不行之象闔戶爲坤閉關之象坤爲方陽爲君陽君不居五而居初猶潛居深宮不省方之象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朱子曰復陽復生於下也剝盡則為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於下矣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十一月其卦為復以其陽氣來復故亨○天地之妙无過於一復四時之氣便從此轉收藏為發育動植之物便從此轉凋落為萌生此復之所為亨也十一月一陽生而復一陽生於內則陰氣浮而在外矣五月一陰生為姤一陰生於內則陽氣浮而在外矣陽生非自外也長於外故曰出生於內故曰入天地漸而陰陽浸故曰无疾復剛一反豈

惟一剛為生五陰皆來從陽故曰朋來无咎道路也剛反而復之道路也七日來復者自姤遯否觀剝坤復凡七也陽極於六陰極於六極則反矣陽在內則陰在外陰在內則陽在外天地雖分陰陽止是一氣不過一內一外而已一內一外即一升一沉一盛一衰一代一謝也所以言剝言復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剛反與剛長相對剛反言方復之初剛長言既復之後以其反而復也故亨以其反而長也故利有攸往天行者陰陽消息天運之自然也見天地之心者天地無心生生不息者乃其心也一陽來復斯可見其無息矣濂溪與伊川說復字不同濂溪就歸處說如云利貞誠之復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伊川就動處說先儒以靜為天地之心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復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邵子則曰動靜之間各隨所見言之道理只一

張橫渠曰復言天地之心咸恒大壯言天地之情心隱於

微情發乎顯

吳臨川曰草木不歛其液則不能以數榮昆蟲不蟄其身則不能以振奮此人之所以貴於復而復之所以貴於靜也寂者感之君翕者闢之根冬之藏一歲之復也夜之息一日之復也喜怒哀樂之未發須臾之復也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一陽初動宜安靜以養閉關是退藏於密之義斷商旅是防外之引誘不省方是戒內之馳逐○心要在腔子裡在宇下得有力時時有存養工夫故曰復以自知

魏莊渠進呈復卦解曰天地生生之德貫乎四時而春氣融融生意盎然獨盛皆體驗之分明吾人仁之端也人君常念天地春生之德博大寬舒惻怛慈愛可以覆幬四海而無難但此生意不始於春而始於冬隆冬閉藏極於嚴

容。雖一陽萌動，微露端倪，而全體隱然，蘊蓄不泄，至春薰蒸之久，生意充周，雖陰崖寒谷亦透矣。帝王之學，莫大乎求仁，而求仁之功莫先乎存養，故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

高景逸曰：當安靜以養微陽，天地之氣然也，國家之事然也，人身之養然也。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自此心而知之，即自此心而改之，不至於悔也。一陽初生於下，復之主也。

程子曰：學問之道无他，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復初，邵子所云天根也。○復以修身，顏子之不貳過也。

六二，休復，吉。

與初最近，專注於下，依於仁者也。休字，心逸日休之謂。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初震木為仁，二近初，下仁得所依之意。

六三，頻復，厲，无咎。

六三居兩卦之間，有頻之象。人心惟危，能厲則无咎矣。咎在失，而不在復也。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善補過之義。

六四，中行獨復。

群陰之中，而獨下應陽剛，此有獨知獨見者。五陰而四居其中，在中行也。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四應而違，惟道是從。

六五，敦復，无悔。

在坤土之中，敦厚之意。初萌之善，積久而厚，至是則心與理一，无更有可悔者矣。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如人飲水，冷煖自知。悔與无悔，他人更著不得力。五之中德，重一中字。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眚所景切

坤為迷，上六陰柔，居復之終，迷則无所不至。天災人眚，喪師辱君，十年之久，不能雪恥，下愚不移，民斯下矣。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心君為一身之主宰，故曰乾以君之。反其道則迷，縱有時天心偶露，亦如電光石火，隨起隨滅，冥行冥動，其凶如此。

魏莊渠解禮記月令進呈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齋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日短至者冬至夜六十刻晝四十刻爲極短自此乃漸長也爭者陰方盛陽欲起也諸生者萬物之出機蕩者欲動未動之意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君子無時不敬有事則敬愈至也處必掩身者寒氣傷人不可觸冒醫經所謂君子固密不傷於寒也身欲寧者醫經所謂無擾乎陽也去聲色者恐耳目交於物引動其心也禁嗜欲者醫經所謂冬不藏精春必病溫

故君子遠絕欲事也安形性者內靜其心外靜其身內外交相養也事欲靜者百官皆安常守位不得有所興作勞民動衆也待陰陽之所定者順陽之生使陰邪不得阻也

序卦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程子曰復者反于道也既復于道則合正理而无妄故復之後受之以无妄也爲卦乾上震下震動也動以天爲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之義大矣哉

胡敬齋曰无妄誠也誠天理之實也聖人只是循其實理之自然无一毫私意造爲故出于實理无妄之外則爲過眚循此實理无妄而行之則利有攸往不幸而災疾之來亦守此无妄之實理而不足憂卦辭爻辭皆此意

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无妄之時義盡于此矣

无妄　震下乾上

上九以无妄而行窮而行斯災矣故曰有眚无攸利貴于識時

五爻變則中爻爲坎故爲无妄之疾中爻巽木艮石藥石之象巽綜兌有喜象

九四乾體本于天德可貞无咎故門同有

坤畫爲牛中爻巽繩繫牛象震爲大塗六畫井三人位行人象坤爲邑邑人象

震爲耜作耕象乾金穫象地上爲田中爻巽震動與人菑畬象

陽剛當位爲无妄主爻誠能動物以正而往事无不吉故得志

高景逸曰六爻皆无妄而戒其妄者則于二陰二應人心之妄皆陰也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古無字眚所景切

程子曰无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天之化育萬物生生不窮各正其性命乃无妄也人能合无妄之道則所謂與天地合其德也无妄有大亨之理君子行无妄之道則可以致大亨矣

朱子曰无妄實理自然之謂震動而乾健九五剛中而應六二故其占大亨而利于正若其不正則有眚而不利有所往也

陳大士云凡內而成心未忘外而執一不化皆匪正之屬

自失真性便謂之眚如此而往則不合人心之公不惟失正亦且失利此又將禍福配義理以示深戒也

象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佑行矣哉

初剛无妄之主曰自外來者明初剛自乾剛來也論乾體何得言外但造化默運其本難窺若雷行震動之際恐懼之心勃然而動不容偽為所謂誠不可掩者此也存此敬畏直透天體故曰為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然也他卦大亨貞言天道此言天命者可見天无所命于人只此一個戒謹恐懼之震體是乃天之命也无妄聖人直指天命以示人其順天命者皆正也不順天命者則非正也非天命天必不佑之矣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天下雷行震動發生萬物各正其性命是物物而與之以无妄也茂者盛也物物皆對時而育之所育者極其盛大也

高景逸曰對時者順時育物者因物而已

初九无妄往吉

无妄无可名初爻是其本體朱子云誠之主也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誠能動物何往而不遂其心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穫胡郭切菑音支畬音餘

耕者春耕也穫者秋收也菑田一歲墾而方成者畬田三歲墾而已熟者農家始而耕終而穫始而菑終而畬不耕穫者不方耕而即望其穫也不菑畬者不方菑而即望成其畬也曰不耕穫不菑畬即明其道不計其功也進德修

業盡其理之當然窮通得喪聽于天之自然脩身俟命此正所謂无妄也則利有攸往則字可味仁義未嘗不利也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言未嘗有望富之心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邵康節曰妄則欺也得之必有禍順天而動有禍及者非禍也災也或然之數不齊故云或

虚己以遊聽之以无心行人也擇利而蹈畱之以私意邑人也无心或即災而有得有心則違災而反災得失无常

古今來不知幾許意外之事得失之念亦爲妄根故于三爻言之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程子曰行人得牛乃邑人之災有得則有失何足以爲得乎

此得則彼失无可容心

九四可貞无咎

天下之事俱不可必所可自信者惟此貞而已貞者无妄也天德也君子所以无咎之道也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天命无妄乃乾之所固有可貞則不失其固有矣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中實之謂誠内省不疚外來之疾自无所損蓋藥以救偏元氣充足勿藥自愈文王羑里之囚周公流言之謗皆无妄之疾也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善醫者不輕以藥試○勿藥有喜之道可以理身可以理天下急于求治而投之以補劑瀉劑戕伐元氣之劑國家

之禍若生之病幾不可救

秦人以未富強爲疾補之以商鞅之烏喙至今猶稱暴秦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乾終必亢當止而行故有戒辭

彖止言有眚而此言行有眚處窮極之地不可自恃无妄執一而不知變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時位窮極與亢龍同○學易者在識時

崔子鍾曰下三爻貴動則居者災上三爻貴靜則行者凶也

像抄曰不耕穫不菑畬透過功利關行人得牛透過災禍關勿藥有喜透過生死關

序卦。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

程子曰。无妄則爲有實。故可畜聚。大畜所以次无妄也。爲卦艮上乾下。天在山中。所畜至大之象。畜爲畜止。又爲畜聚。止則聚矣。在人則爲學術道德充積於內。乃所畜之大也。

方伯雨頌

乾𦐇畜之至健自止。龍升春分。時乘時止。所以雜卦。大畜言時。龍之無亢。飛見由之。

大畜 乾下艮上

道四達曰衢。上爻艮與乾合。故曰天之衢。下應乾健。故道大行。

五爻變撰離錯坎有豕象。艮體爲豶豕。制其牙則可畜。陰在陽位。故吉而有慶。

四爻坤畫爲牛。艮體爲童牛牿而畜之。陽得陰順。故元吉有喜。

乾爲馬。善於畜爲良馬。羣陽進有逐之象。閑習而進與上爻合。

乾錯坤爲輿輹。所以偏輻止則說之。二得中。審時暫止。故无咎。

初爻在下。乾之知險。得潛之義。故利已。卦綜无妄。止則不犯災。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大音代 畜音蓄

乾。卦之至健也。无妄震從下動。大畜艮從上止健而得止。則所畜者大而正。故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所畜者大。所濟者亦大也。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乾之剛健。艮之篤實輝光。健進而止於天理當然之極。其德日新而无窮。故爲大畜。艮剛在上。乾剛在下。不尚健而尚止。故曰尚賢。非大正者不能有成己之功。必有成物之効。不家食吉。養賢所以及民也。惟尚賢而見所畜之大。惟養賢而見所濟之大。利涉大川。應乎天。可見原是時行之本體。聖人畜德以畜天下。有體有用。彖傳中无不暢發。大畜之所以爲大也。

朱子語類云。某作本義。欲將文王卦辭只大綱依文王畧說。至其所以然之故。却於孔子彖傳中發之。且如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於涉大川。只是占得大畜者爲利貞。不家食而吉。利於涉大川。至於剛上尚賢等處。乃孔子發明。各有所主。爻象亦然。如此則不失文王本意。又可見孔子之意。但今未暇整頓耳。蔡貞先生嘗言。朱子作本義之意。伏羲畫卦。如樹之有根有本。文王彖辭則有幹有枝。周公爻辭如柔條密葉。至孔子則有花有果。果中又有仁。故玩易者必求之彖傳象傳。程子謂某作易傳。只說得七分。朱子謂象失其傳。懸空說理。覺少意味。所望於後來者甚殷。今去

朱子五百四十年其間諸儒之潛心體究者每多數十年之功思之所至豈无所滙要以合於孔子之意者爲當但學者多執定註解之說不顧經旨故錄程子朱子虛心講求之語知天下之公理不可沒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識音志）

天積氣也自地而上皆氣山之四面環合其空虛處皆氣則皆天也天之无乎不在也前言前賢之德言往行往哲之德行皆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也多識如水之會海乃成所畜之大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初九有厲利已（已夷止反）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已止也知有危厲而自止此乾之知險也綜卦无妄曰有災初九得深潛之意故能畜故不犯災

九二輿說輹（說音脫　輹音服）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乾錯坤爲輿輹車傍橫木上承輿而下屬輻者也行則縛之止則說之輿而說輹暫止而可以旋起之義九二得中中以自審有時舍之義故能畜故无咎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乾爲馬以能畜調伏爲良馬若三陽並進便有馳逐之象利艱貞日閑輿衛卽乾乾惕若之義閑習熟也如此以往方得其所止而與艮之上爻合故曰上合志也

考工記周人上輿車有六等之數戈也人也殳也戟也矛也軫也皆衛名衛乃武衛之器豈於輿以護行者以爲應變之用日閑輿衛不恃壯用銳而持重審慮之意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牿音谷）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坤爲牛六四以陰居艮之初童牛之象上以一剛止於前閑而牧之童牛之牿之象牿猶費誓牿牛馬之牿閑牧也埤雅牢謂之牿是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豶音焚）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豶豕子也與童牛同義爾雅豕子豬豶豶是也豕之初生有齒而未有長牙或有長牙者母豬不與乳必剪去其牙乃得乳而可畜○或以爲豕牙猛利去其勢而牙不爲害去其勢欲其易長故牝牡皆閹非爲豶人也或以牙爲繫豕之杙牙二說皆无當

馬牛豕。皆人所畜者。故大畜並言之。聖人因象言理。下三爻大涵養。成己之功。四五爻順而畜。成物之功。是道德齊禮之教化。故四爻元吉而有喜。五爻吉而有慶。

趙胥山曰。凡陰得陽謂之有慶。陽得陰謂之有喜。五陽位四陰位。故雖同二柔而喜慶各別。

上九。何天之衢。亨。衢音渠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道四達曰衢。艮之二陰爲地。衢之象。地上皆天。四通八達天之衢也。上九得其所止。止於至善。終日在天理上游行

故曰何天之衢。言何其上達至此也。此與天爲徒境界。形氣盡歸天理。坦坦蕩蕩。故曰道大行。應乎天而時行也終以天結之。

序卦。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

程子曰。物既畜聚。必有以養之。无養不能存息。頤所以次大畜也。卦上艮下震。下動而上止。外實而中虛。聖人設卦。推其義至於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人之養生養形。養德。養人。皆頤養之道也。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飢食渴飲。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

○卦從震出。要於艮成。有始終之義。人但知自始至終。有生可貴。不可一日无飲食之養。却不知所以生之理。尤不可失所養。養其大者爲大人。養其小者爲小人。

頤 震下艮上

震爲大塗艮爲徑路人所共由象上非當位雖危厲而吉乾剛知險利涉大川

六五柔居尊位順從於上似拂常經守正而不自用不可涉川澤及於人故吉

求養於外者莫如虎故上卦取象顛頤與二同養人則吉賴上之施故得无咎

下三爻宜自養三居兩卦間動極爲拂頤雖正應亦凶二至五互坤十年勿用

顛頂也求養於上曰顛頤違自養之道爲拂經上卦艮爲止震爲足行故征凶

全卦似離爲龜自養於內者莫如龜震反生垂象故曰朵頤離爲目爲觀頤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頤以知切）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吳叔美曰頤象也養則頤之義也何謂養正如勞心者食於人勞力者自食其力皆有當得之養得其正飲食養其身節所以養其性若口腹之養只是飲食之人試思人生一日必不可以无事而食必不可以无因而食孟子所云不素餐者何如所云養大體者何如不然芻豢悅口與禽獸之豢何異因口腹之養而害大者又何如故養正則吉

觀頤觀其所養如養人則公養己則私養心則大養體則小自求口實自審其求之正與不正自審其食之愧與无愧

天地養萬物物自有當得之養聖人養萬民若只爲之制田里教樹畜亦可以養其生但逸居无教便近於禽獸故須養賢以及萬民使人知有禮義倫常不惟遂其生而又復其性乃所謂養之正也卦下動上止天地有生長收藏之時聖人亦有樽節愛養故頤之時爲大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來矣鮮曰帝出乎震萬物得養而生成言乎艮萬物得養而成君子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身正於動中見止體

禍從口出病從口入故宜慎宜節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舍音捨朶多果切）

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吳叔美曰初九震之初爻人從初要在大體上立基要終要在大體上歸宿然從初不貞而欲其有終難矣故觀字揭於初爻正從此審察焉耳

震動初剛轉而上接艮止之剛人能動之心而至於得止此至靈之體可貴者也自養於內者莫如龜故以取象舍自有之德而外觀朶頤之小是以凶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故曰亦不足貴也

程子曰人之貴乎剛者爲其能立而不屈於欲也貴乎明者爲其能照而不失於正也旣惑所欲而失其正何剛明之有

全卦有離象離爲龜能服氣以靜止自養能卜吉凶之先兆故曰靈龜離爲目觀之象震反生垂朶之象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來矣鮮曰顛者頂也指外卦也顛頤者求養於上也拂者違悖之意拂經者違悖於同體自養之常經也丘土山之高者艮也於丘頤不惟不得其養往則凶也二初一體類也震為足為行行則失其類矣。

喻養初曰顛首也丘高土也艮居上顛象艮為山丘象二上非應上未求下而下顧待養是為悖常故有拂經於丘頤象以此為行行失類也故凶。

人情不安本分而望高者多學者不求內養而外馳者多故曰顛頤。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徐天章曰三上應爻本正但上爻止體三居動極既非初貞動之頤又非上貞止之頤故曰拂頤雖循環上下遍歷重坤至於十年之久終不可用何利之有如狗利害義縱欲敗度汨沒其虛靈之本體豈不大悖於自養之道乎。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眈都含反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吳幼清曰離象龜又象虎龜以其介甲之外堅虎以其文明之外著自養於內者莫如龜求養於外者莫如虎頤卦取象至精。

顛頤與六二同二居下卦求於上以自養故征凶四居上卦求於上以養人故吉。

來矣鮮曰天下之物自養於內者莫如龜求養於外者莫如虎龜自養於內內卦初舍之故凶虎求養於外外卦上施之故吉。

程敬承曰二顛頤以求自養其心私四顛頤以求養人其心公自養以无求於人為潔妄求非正養人以不貧於人為慊求之專而繼則宜。

喬氏萊曰虎視二句雖解程子謂養其威嚴又所施不窮或問本義虎視眈眈下而專也其欲逐逐求而繼也其意何如朱子曰雖如此解畢竟理會不得蘇子瞻謂四養初九如孫權之養劉備又與象傳上施光不合愷景脩明史見景帝時大饑督漕都御史王竑賑江淮間甚有恩山東河南饑民聞而就食者至數百萬竑盡發所屬倉儲賑之不足又發鳳陽倉米主者不從竑按劍曰不過十日此數百萬人非死則亂耳擅發之責在某願以一命活數百萬命汝不與斬汝矣於是盡發倉米民得存活竑上疏伏罪帝曰好都御史否則饑壞吾民矣觀此則眈眈逐逐之情形非上施之不匱難免咎矣可悟此爻之義又如崇禎元年延綏大饑人相食給事中劉懋兵部郎中李繼貞上疏

請發帑金十萬賑之。不報。尋致流賊之禍。聖人於頤卦發虎視眈眈之象。无以養之。將噬人也。使當國大臣。能主持賑濟。亦何至亡國。此由頤上九之大有慶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人君以養天下爲常道。六五以柔居尊位。才質不能自主似乎拂經。然守正而不自用。上有陽剛之才。乃順從之。篤於委任。則能輔翼其身。澤及天下。故吉也。

程子曰。倚賴剛賢。能持循於平時。不可處艱難變故之際故云不可涉大川。以成王之才。非甚柔弱。當管蔡之亂。幾

不保於周公。況其下者乎。

吳叔美曰。六五居尊。宜有待養於人之理。所需於上九者才德耳。故爻中但言拂經。而獨不言頤。聖人一字之辨。不可混淆如此。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上九陽剛。足勝大任。由頤。謂天下人之養皆由之而養。非尊位而頤由己。危道也。以身任天下之安危。天下各得遂其安養。故吉。利涉大川。頤中之險无窮。欲中之理難顯。萬物萬民之養。皆已饑已渴。此天地聖人之養也。養道既成臣民攸賴。福慶徧乎天下矣。

潘去華曰。慶不易得也。慶而大有。尤不易得也。而實根底於厲之一辭。故知敬與肆。蘊於心者甚微。而理欲之分。吉凶之判。所係者甚大。周人由姬公之養。公遜碩膚者。厲也齊人由陳氏之養。至於亂逆者。不知厲也。苟知厲矣。則君臣上下。皆遂其養。寧非大有慶乎。

序卦。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程子曰。凡物養而後能成。成則能動。動則能過。大過所以次頤也。

大者陽也。大過陽過乎陰也。卦中四陽之卦雖多。唯此四陽居中過盛。故名大過。

司馬君實曰。大過剛已過矣。止可濟之以柔。不可濟之以剛也。故大過之陽皆以居陰爲吉。不以得正爲美。

楊中立曰。四剛爻雖同爲木。然或爲楊。或爲棟。棟負橈。木之强者也。楊早凋。木之弱者也。此卦本末皆弱。二近於初六。五近於上六。故均爲木之弱也。

大過 巽下兌上

上兌澤大者過而涉之不可涉而涉故滅頂凶故以犯難殺身成仁故不可咎

五爻亦陽過枯楊柔在上爲生華爲老婦九五在下爲士夫配非其偶故可醜

四爻在卦之中亦取棟象以剛居柔故有棟隆之吉剛爻无所比故曰有它吝

三爻在卦之中取棟象以剛居剛過剛有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以无所比也

近澤之木多楊時過而枯得陰在下生稊九二在初柔之上爲老夫初爲柔爲女妻有生育之功

巽陰木爲茅又爲白祭物藉之以茅敬謹之至則過於愼无咎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大音代。過古臥切。棟音凍。橈乃教切。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說音悅

大過以四陽言。謂大者過也。當此時。不可无大有爲之才。而天下亦无不可爲之事。卦畫四剛爻居中。其肩鴻任重。都在中間一力擔當。勢誠危而責誠巨。故象之以棟。橈棟取其從中承荷。橈因其本末皆柔。惟橈也。見其傾危之易。勝任之難。然四剛雖過。過而得中。其德巽而說。以剛大而能以遜順和說行之。所以利有攸往而得亨也。

吳叔美曰。中孚最重。惟其以剛中行巽說。巽說仍是大爲主。故爲大過。當此時。必待是人。有是人。方主得是時。故曰大過之時大。

或問揖遜征誅非常之事。只可言大。不可言過。惟上下无邪。本末俱傾。而能力扶綱常。使乾坤以之不毀。非至剛至大。不足語大過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吳叔美曰。巽兌雖同是柔卦。然巽卦陽在上。是生氣。故爲木爲長爲高。宜進而上行。兌卦陰在上。是消氣。故爲澤爲

少爲附宜潤而下降今澤在上木在下是陰氣直來湮滅
陽生之氣也（巽柔順剛 兌柔乘剛）所以云滅木此時要陽氣得出故
取象大過言觀此象爲當大過之時君子獨立不懼遯世
无悶不懼者不求同俗而求合道理明心自裕也无悶者
不求人知而求天知舉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必有大過
人學問大過人操守方能如此邵子詩云請看風雪天寒
夜誰是當門定脚人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藉在夜切）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初六以陰柔巽體而處下猶白茅至柔之物而爲器物所
藉用過於愼也則无咎可知矣
巽陰木爲茅又爲白絜物措之於地而必藉之以茅敬謹
之至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稊杜兮切）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木生於澤下者每冬楊楊易生而先榮感陽氣之盛者故
取此象曰枯以過乎時也二得陰在下故言生稊根上再
生稺芽也二與初非應以所比爲親老夫女妻相與之過
者也猶成生育之功故云无不利

藍田呂氏曰九二在初六之上老於初六故曰女妻女未
嫁者也九五在上六之下少於上六故曰士夫士未娶者
也

吳幼清曰三四五互乾五乾夫之終爲老夫九二變爲柔
與九五應二三四成巽二巽女之初爲女妻二乾夫之初
爲士夫九五變柔與二應三四五成兌兌女之終爲老婦
來矣鮮曰下卦巽錯震長男也老夫之象應爻兌少女也
女妻之象上卦兌錯艮少男也士夫之象應爻巽長女也
老婦之象
大過取過字之義故楊過時而爲枯楊稊在下華在上六
爻取比而不取應故諸家言應者爻義反多牽合不明虞
翻亦以五乾爲老夫應上兌爲女妻九五爲士夫初巽爲
老婦議荀氏之說以初本爲小上末爲老不宜倒看若以

卦義過時之意參之則呂氏之說爲合
荀爽初陰失正當變數六爲女妻二陽失正數九爲老夫
以五陽得正位不變數七爲士夫上陰得正數八爲老婦

九三棟橈凶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三四二爻在一卦之中皆取棟象三以剛居剛又居下體
故有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言无與爲比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它音佗）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四在上體以剛居柔故有棟隆之吉

三四兩爻在中爲棟。九三以剛居剛，无過而不過之意。故凶。九四以陽居陰，所以象有取於剛過而中，巽而說行。故曰棟隆吉。

李季辨曰：下卦上實而下弱，故三居下卦之上，而曰棟橈凶。上卦上弱而下實，下實則可載，故四居上卦之下，而曰棟隆吉。○劉長民曰：有應則有他吝。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生華老婦，皆以柔在上爲象。二五皆爲陽過之枯楊。生稊

生機方長，生華則洩且竭矣。九五與上六爲比，在柔之下，不能以我得柔，而反以柔得我，故爲老婦得其士夫。士夫五剛也，老婦上柔也。枯楊生華，亦天地之生機，老婦士夫亦剛柔之必資，互劑，故无咎无譽。但上之生過，發榮之時，故曰何可久也。乖配偶之常，故曰亦可醜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朱子曰：處過極之地，才弱不足以濟，然於義爲无咎。蓋殺身成仁之事，故其象占如此。

徐天章曰：大過者，大者過也。兌爲澤，大者過而涉之，過涉之象。上爲兌澤主爻，過涉滅頂，不可涉而涉者也。不可涉而涉，不可過而過者也。然大過之時，不可過而不得不過，不可涉而不得不涉，生死不足以動之，而況利害之端乎。凶无咎之象，初藉用白茅，所謂巽以行權者乎。上過涉滅頂，所謂說以犯難者乎。其忘勞忘死之精神，順天應人之名義，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已不可以爲咎人，孰得而咎之。象故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此爻就象發明大過之義，若專以一爻求之，失聖人繫辭之意矣。

吳叔美曰：過涉滅頂，凶，以爲殺身成仁，固矣。然更有辨。若道德名義卓然挺立，先是陽剛君子，則其臨事而死也，必扶植綱常，必關係世運，此所謂剛過而中，不可言過涉，亦不可言凶也。惟己先是陰柔之質，或不能正身於先，又不擇義而輕任於後，至於時變事及，不得不死，乃是過涉之凶。比之偷生之恥則遠矣，故无咎。

序卦傳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

程子曰理无過而不已過極則必陷坎所以次大過也習謂重習他卦雖重仍卦名而坎獨加習者見其重險險中復有險其義大也一陽陷于二陰之中陷則為險卦之所言處險難之道坎水也一始於中有生之最先者也

蘇子瞻曰坎險也水之所行也惟水為能習行于險其不直曰坎而曰習坎取于水也

坎離之德惟在一中坎居正北于時為子為夜之中離居正南於時為午為日之中夜之中而一陽生焉故坎之三畫一陽居中日之中而一陰生焉故離之三畫一陰居中天地陰陽之中此乃造化張本之地故易上經始乾坤而終坎離貴其得天地陰陽之中而為易之用也

坎
坎下
坎上

此爻變巽為繩三股曰徽二股曰纆坎為叢棘坎錯離三之象

兩坎相習流而不盈來大故不盈盈則不能平

坎為酒中爻互變有震巽坤樽簋缶之象離受明之虛故象牖

內外皆坎來往之象中爻震木橫于內而艮止不動安枕之象

中爻震錯巽巽為近市利求得之象上下坤陰求小得之象也

初六陰在重坎之下故曰習坎坑坎中小穴旁入故入于坎窞

坎之一陽居中而中實在人為心精離之一陰在中而中虛在人為心神坎之中實為誠離之中虛為明中實者坎之用中虛者離之用也作易者因坎離之中而寓誠明之用誠明起于中者易之妙用而古聖人之心學也故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于心上起經綸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習重習也坎險陷也坎為流水兌為止水兌陰靜故止坎陽動故流行險而不失其就下之信此坎之所以為有孚也外虛中實故曰心亨險而尚行方是乾健之天行

測言曰孚與信字稍異孚從爪從子鳥之孚卵也鳥之孚卵畢全體精神血脈悉傾注于卵之中而卵自化自育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重直龍反

吳叔美曰坎之一陽是乾來坤中天地生生之妙都從此

孕藏故曰坎者陷也如衝鋒陷堅之陷非陽剛力量不能陷有此一陷方轉坤之闔而為乾之闢萬化之門于此開矣然陽剛既入陰柔即如猛將陷陣可以收廓清之功亦易有覆亡之患人心亦然幾希之天陷入形氣中踐形盡性者在此墮坑落塹者亦在此故曰坎者險也險之為義最精人心一點乾知獨立坤形之中分毫不可誤昧如壁立萬仞天下之至峻絕者此險也莫貴乎此險也然天人理欲界限毫釐于此失脚便无駐立之地曰流日下而不可返天下之至危疑者此險也莫艱乎此險也故坎險學

問第一緊要關隘。知得陷險二義分明。然後可以知坎矣。

坎卦上特加一習字。此千聖危微心法。鳥數飛曰習。相繼不已之義。兩坎洊至。重重疊疊。无非畏途。可見人生一日。便在險中。險无底止。與生俱終。安得有放縱之地。聖人于此見得真切。終身要時習。故曰習坎。識得坎險。從此戰兢惕厲。步步操脩。所習者是上達路。所云時習之功。此習也。識不得險。從此昏迷放逸。步步墜落。所習者是下流路。所云遠性之習。此習也。千古而下。聖狂之分在此。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則舉水體以象心體。有孚

者至實而可信之謂也。坎中一點陽剛。是天然一定實理。以一人之心。合之千萬人之心而同。以一時之人心。合之千萬世之人心而同。所謂孚也。水有定體。常流迴而不盈溢。此水之性也。人心亦有定體。常流行而不橫決。此心之常也。然心之操與不操。則存乎人。所以維心方得亨。維心者。一念萬念。息息操存。无間斷也。蓋坎之剛中。卽此心未發之中。時時維此心。則時時存此中。故曰以剛中也。虞廷允執厥中。正是維心之義。如此自然亨。由中而出以行于外。方是天體流行。故曰行有尚。乾來而陷入坤柔之中。能行而透出坤柔之外。此所謂有功也。

坎月之象錯離日之象中爻震雷之象錯巽風之象日月風雷故曰天險四坤土地之象中爻艮山丘陵之象坎川之象王公設險爲名分等級所以杜絕陵僭法天之崇[illegible]不可升披山帶河築城鑿池法地之修阻不可越險之時用豈不大哉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洊音薦

司馬君實云。水之流也。習而不已。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已。以成大賢。德行曰常。卽學不厭意。教事曰習。卽誨不倦意。仲尼有取于水以此。

學不厭者。此心也。教不倦者。亦此心也。內坎外坎。爲水則

一。涓涓江河。積習是成。治己治人。必時習以爲進德。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窞徒坎切又陵感切

陰柔居重險之下。當習坎之初。恐其習于下。故戒之如此。

窞。坎中之陷處。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一失其道。卽入于坎窞。所謂從先墮落。凶可知矣。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剛而得中。知有險。則可以求出險矣。從小處求。從小處得。中庸所云致曲也。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時雖未出險已是得了中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來有坎之而往亦坎往來坎坎且以爲險中可安必至陷

溺何得有上出之功故曰勿用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終无功有畫而不前之象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二五同德所謂不約而親者也四與五一體二一行而尚五

必由乎四四以虛中受而納之若牖之通明者然其情相

向禮薄行簡終无咎也

坎爲酒中爻震爲竹簋竹器變巽爲木樽之象坤土缶象離爲受明之處納約自牖象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柔非剛无以出險四之順五以比近而相交際爲義

六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平者水之本體平則不盈五居上坎時將出險故有此象

五剛中而正所謂通行无碍流而不盈之水也險與平正

相反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五將出險故曰未大

邵子詩去盡風波存止水世間何事不能平見得心雖中

正尚有險在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上六險終至此尚未能出一則曰繫用把徽纆來自繫縛

也再則曰寘于向叢棘中自拘禁也三歲久而不出之意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有安平道理不知自由故謂之失道

習坎之義人終身日日在險中但由中而出以行乎外方

是天體流行便是出之路習雖不同然習上一路甚難習

下多途而甚易世變滔滔江河不返所由來矣習坎重險

也可不畏哉

序卦。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程子曰。離爲日。又爲火。皆有所附麗而明者也。中虛故明。

李子思曰。文王序卦。以乾坤坎離居上經。乾坤者。陰陽之純。坎離者。陰陽之中。不若震巽艮兌爲陰陽之偏也。以六十四卦之序觀之。乾坤居六十四卦之首。坎離居六十四卦之中。蓋坎離二卦爲天地心。天地造化之本。坎藏天之陽。受明爲月。離麗天之陰。中含明爲日。坎爲水而司寒。離爲火而司暑。坎爲月而司夜。離爲日而司晝。水火日月之用。寒暑晝夜之運。天地造化之妙。孰有出于此哉。

離　離下離上

上爻變震動戈兵出征象離爲科上槁折首象陰爻少匪醜象

離錯坎　涕沱象中爻兌戚嗟象繼位大事必有哀感之容誠之所發可知其吉

離中虛　雷突象火炎上焚如象變坎火爲水滅死而棄于艮土

下離之終日昃象離中虛缶象中爻兌歎嗟之象變震爲有聲

黃中之　色楊雜山先生曰六二柔順中正麗乎陽爲文明之主故曰黃離元吉

日出而作動與物交易于錯離人心之德敬則明而有主无咎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畜許六反

離。麗也。明也。中虛爲明。離爲火。爲日。皆虛明之象。人心不麗于理。亦无明可言。天理本正。故利貞。人心只順乎天理。人心之大明也。離中柔順。非從容馴習不養。故取畜牝牛之義。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麗謂附麗也。日月光照四海。以其麗乎天。百穀草木敷榮。萬象以其麗乎地。人心亦然。麗得其正。則虛明而可以亨

通。重明麗正。如堯舜之世。光華復旦。一心之明。通天下而皆明。乃爲化成天下。牛牝皆坤象。以離中坤畫而言。順之至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程子曰。震巽亦取洊隨之義。離之義尤重。大人。有大德居大位之人。觀離明相繼之象。以世繼其明德。照臨于四方。舉其大者。故以世襲繼明言之。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象曰。履錯之敬。以避咎也。

馮時行曰日方出人夙興之晨也履錯然動之始也于其始而加敬則終可无咎禍福幾微每萌于初動之時故戒其初。

胡一桂曰事物紛錯能敬則心有主酬應不亂可避咎也。

六二黃離元吉。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楊中立曰黃中色也美在其中而暢于外者也二以柔順中正麗乎陽而為文明之主故曰黃離元吉處盛而用柔中故曰得中。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耋杜結切）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程子曰八純卦皆有二體之義乾內外皆健坤上下皆順震威震相繼巽上下順隨坎重險相習離二明繼照艮內外皆止兌彼已相說而離之義在人事最大九三居下體之終是前明將盡後明當繼之時人之始終時之革易也日昃之離昃則將沒矣以理言之盛必有衰始必有終達者順理為樂缶常用之器也鼓缶而歌樂其常也不能安常處順而以大耋為嗟變節晚途察行末路皆從此一念所致凶之道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其惟夫子乎。

張橫渠曰人向衰暮則尤樂聽聲音蓋留連光景覩桑榆之晚暮不足則貪于為樂惟鄭衛之音能令人生此意。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程子曰失繼紹之義必被禍害。

喬石林曰三百八十四爻之中未有凶于此爻者何等之人何等之事蓋後明將繼之時不應繼而急于求繼者剛

暴之勢突如其來氣焰如焚至于死棄皆亂之禍不假言凶孔子曰无所容也草廬吳氏曰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无所容于天地之間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平甫項氏曰六五之出涕戚嗟先儒皆以為九四所迫非也九四突如其來為前明將盡急于求繼逆子也天地所不容也六五順子也以繼父為悲以承業為憂不以得位為樂天子諸侯之初嗣位皆當如此故爻辭曰吉孔子曰

離王公爲天子諸侯嗣位者言之也。

李季辨曰三日既昃五爲繼明之主四以不正之剛乃開其中有侁倖覬覦之念不知神器不可妄干也故死如棄如象曰无所容也六五泣涕戚嗟吉者以繼世即位言也

象曰離王公盖此禮天子與諸侯達也

汴水趙氏曰孟子滕文公章顏色之戚哭泣之哀此其事也凡後世嗣位之君以得位爲樂而絕无哀感之意史册所載歷歷可考識者預有以知其非吉矣

蔡介夫曰離王公則言嗣位者不必專謂天王凡諸侯

之各君其國者亦可言之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離有甲冑戈兵之象上九居文明之終是以大勇成其大智者王用出征如啟嗣禹而有扈不服成王嗣武王而商奄不靖則征之以示懲離爲科上槁折其首之象獲厥渠魁罪不及衆刑不濫武不黷所以无咎

征之爲言正也

虞書德威德明王用出征之義

周易析疑

下經

毘陵張蘭皐一是學

序卦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程子曰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繼以恆也天地定位故二卦分爲天地之道男女合而成夫婦故咸與恆皆二體合而爲夫婦之義咸感也咸有皆義男女交相感也凡君臣上下以至萬物皆有相感之道君臣能相感則君臣之道通上下能相感則上下之志通以至父子夫婦親戚朋友皆情意相感則和順而亨通事物皆然而利在于正也

咸 艮下兌上

上六陰爻兌口咸其輔頰舌笑親群言說意涌出故曰滕口說

夾脊背肉曰脢无思而无感寂然不動以絕物爲靜者故无悔

无心之感故不言心以陽居陰致思私感朋類是從故未光大

腓之上爲股艮體曰虛三艮主爻亦不虛而志隨上應執其隨

拇之上股之下足肚曰腓妄動則凶二在中本止體故居則吉

拇足大指初爻取象初與四應在止體足雖未移而志已在外

蘇君禹曰天地之感普萬物而无心聖人之感順人心而无爲只是個正可見一念妄動則悔吝生而因二念正則无所不正觀人心之所感而天地位萬物育之氣象即于吾心而昭然可見矣苟不能見吾心之正其何以見天地萬物之情

咸亨利貞取女吉

咸者无心之感咸皆也交感也艮為少男兌為少女艮止則感之專兌說則應之至八卦正位艮在三兌在六艮屬陽三則以陽居陽兌屬陰六則以陰居陰三為艮之主六為兌之主男女皆得其正故取女吉艮生而情欲生焉聖人制為婚姻之禮別嫌明微使天下人心截然各正而不亂故曰亨利貞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

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劉長民曰卦以咸名而彖傳以感釋其義者聖人之微旨欲明感物之無心也

兌上艮下剛下于柔二氣者山澤之氣也說之移人賢者不免惟止而說則无徇情縱欲之私男下女者以艮之少男下于兌之少女也凡婚姻之道无女先男者必女守貞靜男先下之則為得男女之正此所以取女吉也天地之感不可見而于萬物化生見之聖人感人心不可見而于天下和平見之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觀天地萬物之情而其所感益可見矣

張子曰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无合天地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

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直與乾之雲行雨施天下平同一分量下經首咸以此

天地與物本同一氣聖人與民本同一心故有自然之感應聖人心同天地无一念之不和无一念之不平故其至誠默運以吾心之和而感天下人心之和以吾心之平而

感天下人心之平如盡己之性而盡人之性以一人之情而通千萬人之情故曰亨利貞也

閒丘氏曰感非其正則夫婦不以禮合君臣不以道合朋友不以義合終必至于乖離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朱子曰山上有澤以虛而通也〇惟虛故通君子體之以虛受天下之善虛者道之源也

程子曰君子觀山澤通氣之象而虛其中以受于人夫人中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入矣虛中者无我也中无私主則无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

道也。

朱子曰今人大抵偪塞滿胸有許多伎倆如何便得他虛所謂虛者如鑑之空如衡之平

象山陳氏曰彖傳著和平之感象傳表虛受之應善學者宜默而識之

初六咸其拇 拇莫口切

拇足大指也咸以人身取象初居卦下拇之象四與初應咸其拇之象志雖動而足未移故不言吉凶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雖在止體而志在外言應在四也

蘇君禹曰心主乎理而不逐于事物即曰感日應而亦在內也心係于事物而不主于理即未應未感而亦在外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腓房非切

由拇至股腓當其中六二在中故以取象行則有先迷之失居則得從順之常故既曰凶又曰居吉能止于其所則有順應之吉矣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動失其正故凶若能順理靜守又何害焉

葉爾瞻曰止乎理而不遷曰居從乎理而不拂曰順夫子恐人錯認居字未免有惡動求靜之病故提出一順字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程子曰股者在身之下足之上不能自由隨身而動者也故以為象九三不能自主隨物而動如股然其所執者隨于物也感于所悅而隨之故往吝

程敬承曰卦德止而說三為艮主何以感于所說而隨也止極則偏而為執執其隨猶云守定一個隨人之見也往吝鄙之之辭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因艮止故言居言處三剛而止體乃亦隨人其志卑鄙而有所固執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憧音充

九四陽剛而居上體凡在三陽之中其象為心獨不言心者正見感之不可以有心也靜虛而正則感无不通若往來憧憧然以思窮物適以物窮思不過朋類之從而已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程子所謂普萬物而无心順萬事而无情者貞吉所以未感害也反是則所感者私而狹故曰未光大

張彥陵曰兩未字可玩味未感害之未正見害即在感之中未光大之未正見心體本來原是光大有醒之之意

胡敬齋曰今人屏絕思慮以為靜聖賢无此法聖賢只是戒謹恐懼自无許多邪思妄念不求靜未嘗不靜

九五咸其脢无悔 脢音枚

咸脢即艮背之意來矣鮮曰六爻以漸而上初與四應拇與心皆在人身之前二與五應腓與脢皆在人身之後三與上應股與輔頰皆在兩旁而舌在中近取諸身對待精切諸爻動而无靜脢則无思而无感者也

沈克齋曰雖寂而不靈雖靜而无用雖无悔而非大道是有意絕物一无所感皆非心之正也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沈克齋曰心體至大民胞物與天地皆度內也五雖无私係而惟知絕物其舉心動念便已向末矣

孫從龍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故夫子之心未嘗一日忘天下一无所感則非人之本心矣故曰志末

上六咸其輔頰舌 頰音劫

巧言孔壬利口亂信感人以言而无篤實之意豈所貴乎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滕騰通寫其張口騁辭之狀

錢國端曰感人之道原在躬行不在口說

序卦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

程子曰恆久也長男在長女之上男尊女卑夫婦居室之常道也又剛上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恆之義也

至變者莫如風雷而以為恆可見變化无端者正其常久而不已者也學問一息與造化不相似便有作輟須是雷厲風行相與有成方是恆久工夫巽而動者勿忘勿助行其所當然德之所以固也

恆 巽下震上

上六恆極震終厭常喜變欲以求功故有振恆之凶大而无功

六五柔中婦人之恆德震男居之而亦從于柔道故曰夫子凶

震爲大塗象田又性動有田獵之象巽爲禽伏于下故曰无禽

居巽之極爲進退爲不果又變坎爲狐疑此心不定不恆之象

以剛居柔宜有悔惟其得中能久而悔亡

巽性入又居內卦之下有浚象求深之意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吳叔美曰咸以艮止爲主恒則以震動爲主人但知倏而感倏而應莫知其然者爲咸不知惟有一定者爲之主所以成感應也人但知至有常至可久一定不可移者爲恒

不知惟於變動中不失常道所以爲可久也山與澤天地間形之有定者却無一息不通氣故象之以咸雷與風天地間氣之無定者其相薄却千萬世不改故象之以恒其千萬世如一者何也不易之理也是乃所謂久之道恒之貞也

徐在漢曰元亨利貞者天地之道恒亨无咎利貞者久於其道也乾至健而德行恒易所以自強不息也坤至順而德行恒簡所以得主有常也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易之道也乾坤之終始不窮乾坤之往來不窮是以謂之利有攸往也通乎晝夜而言之日月之恒也通乎寒暑而言之四時之恒也通乎乾坤而言之聖人之恒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通乎一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動而巽者勿助勿忘行其所當然而順其所自然德之所以固也剛柔皆應者健順相濟也

張彥陵曰天地之道二句聖人正指出道之本原以示人正與久於其道道字相應

恒本可常之正道而患人无貞守之功今觀天地之道惟

恆久不已故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晝夜寒暑終則有始循環不窮聖人亦惟久于其道而化成天下觀其所恆萬古此天地萬古此萬物萬古此恆也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蘇子瞻曰雷風非天地之常用也而天地之化所以能常者以有雷風故君子法之以能變爲恆立不易方而其道運矣

王伯安曰君子體雷風爲恆之象則雖酬酢萬變妙用无方而其所以立心立身必有卓然不易之體

不易方者。以其立言也。立者。君子立身立志之本。對行而言。論其行。雖萬變不居。論其立。則一定不易。如忠臣孝子。其致多端。而忠孝立身之本體。確乎其不可易。

初六。浚恆。貞凶。无攸利。

浚如浚井之浚。巽性入。初柔在下。以是爲貞則凶。而无所利也。

李安溪曰。凡人立心行事所以能恆久者。循始終之序而爲之以漸也。事无速效。學无小成。治无近功。故事而欲速則不達。學而進銳則退速。治而始急則終怠。皆浚恆之謂也。

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

始事求深。豈可恆之道。

九二。悔亡。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恆之道。非剛不能以持久。非中不足以爲常。故六爻惟此爻爲善。但處失其正。以陽居陰故或有悔。惟其得中。故悔可亡。

悔自內出。主變化氣質言。若所處所遭不幸。于吾何悔。

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剛而不中。居巽之極。爲進退不果。變坎爲狐疑。故有此象或承之羞。不知其所自來也。以此爲貞。能無吝乎。

三之不恆。籍口圓融變通而失之者也。

象曰。不恆其德。无所容也。

黃正憲曰。君子不以外至之辱爲恥。而以自心之歉爲羞。无所容者。公是公非在人。十目十手在獨也。

九四。田无禽。

李安溪曰。剛爲動主而居上位。勇于有爲者也。然不中不正。爲而不善。求而不得。行而无成。如獵非其地而欲得禽是以難也。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四爻震體。以陽居陰。是爲久非其位。既久非其位矣。雖有巽陰之應。安能得之。

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六五恆其德。柔而中也。恆其柔順之德。而執以爲貞。此婦人順以從夫之義。在夫子而同于婦人之道。寧能免于凶乎。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婦人只從一柔道。便爲貞吉。在夫子當以義爲制。宜剛宜

柔各有所當，豈可從于婦人之道乎，所以凶也。

上六振恒凶。

陰柔无守，恒極震終，振動不安，其凶甚矣，在人則爲變古亂常，安得有功乎。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不能安常而喜變易，彼以求功也，烏知大无功乎。

序卦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

蘇君禹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易稱龍德。

遯世无悶，非徒爲隱逸者也，故遯而亨。

四陽雖多，勢則外往，二陰雖少，勢則內來，遯以陰長陽退爲義，君子之知幾也。

胡一桂曰，遯以二陰之長成卦，而以四陽之遯得名，故初爻遯尾勿用有攸往，二不言遯，三四五上皆言遯，豈非以陰爻无取于遯之義歟。

遯 艮下乾上

上九无係无應遯于二陰道德无盛曰肥故无不利故无所疑

五爻居中得正應時而行合乾行之志曰正志亨者嘉之會也故曰嘉遯貞吉

四與初應爻陽居陰位陽可爲君子陰可爲小人故好遯則吉

中爻與爲繫係之象艮爲止畜象近比于二陰故曰畜臣妾吉

艮性止執之象黃中色坤畫爲牛革取堅執之義固結而難脫

四陽爻向外初爻在下故曰尾不往何災即象辨小利貞之意

遯亨小利貞（遯徒困切）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長丁丈反）

二陰居下。四陽居上。陰內來而陽外往。故遯之名以陽言也。遯本陰長。而以陽遯名。此聖人扶陽之意。

易爲君子謀。亦未嘗不爲小人謀。遯亨。爲君子言也。小利貞爲小人言也。卦辭止五字而兼立勸戒之意。遯而亨者。惟遯乃亨。見其不可不遯也。而守好亢剛當位而應。陽猶在五。陰猶在二。尚有其時。所以不可不與時行。見幾明決

也。君子之不窮于小人。全賴此與時偕行之義。其時義豈不大矣哉。

蔡无能曰。天下有道。道在朝廷。天下無道。道在山林。君子何往而不亨哉。遯而亨。慰君子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縱不愛名。獨不愛身耶。小利貞。戒小人也。

遯者聖人先機應世之妙用。其心之達覽如何。

吳幼清曰。小者利于貞。以其浸而長也。于斯時也。君子其可以不遯乎。

洪覺山曰。二陰浸長。郎以利貞戒之。更進一陰爲否。則不利君子貞矣。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遠音願 惡入聲）

天自上運。山自下止。天自遠。山自不能及。遯之象也。不惡者。无猛辭厲色以絕彼之迹。嚴者。莊敬自持。以消彼之邪。

高景逸曰。君子嚴以律己。而小人自遠。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遯卦陽向外。初在下爲尾。初六爲四剛之尾。剛以柔尾之

而遯。未有傾危之害。已有陰伺之機。故曰。遯尾之厲。災郎在陰之往。不往則何災之有。此小者之利貞也。

姚廣佐曰。初二兩爻。分明是小人浸長。周公係爻辭。蓋說小人當日之情狀。曉君子宜知所遯耳。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勝音升 說音脫）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喬石林曰。先儒釋黃牛之革。曰黃中色。牛順物。因中順二字。誤認六二爲君子。不知黃牛中順。黃牛之革。不取中順之義。取堅韌之義。象二五相應。故曰莫之勝說。若固結不

深小人之勢何由而長君子又何必遯而避之蓋四陽之遯由於陰之浸長故二爻獨不言遯以浸長之時亦不言凶然終非小人之福

鄭舜舉曰所以成遯者二陰也初則戒以勿用有攸往二則備言其固結而莫說之情狀蓋所居者中位所守者柔順執是二者而用之其固至于不可勝說革固也說解也其用事必至于害君子也

姚虞佐曰其柔軟易與處正其立心奸狡處蓋將藉此固結上下之志而思爲大逞者也

執之用黃牛之革言其堅韌之情狀如秦檜賈似道王振劉瑾魏忠賢之屬始若柔順其浸長之勢必不可去爲害必甚君子之所以貴于見幾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畜音旭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憊音敗

三與二陰近比若牽係者當二陰浸長宜遯而有係君子之疾也其危厲必至于敗厥身名禍延家國故謂之憊畜臣妾吉只可使恩而不擕所謂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斷不可與共圖大事以其近比而未易遽絕故有此象亦是不惡而嚴之意

姚虞佐曰小人女子曰臣妾臣妾最難馭惟正已而无係斯疾厲爲可免耳

不可大事正與小利貞相應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好去聲否方有切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九四乾體當行止之界時可遯即遯故曰好遯在自克之君子則能得此吉耳小人豈能之哉

君子之心自有真可好者可遯世而无悶也初與四應故

言小人之否或曰有移北山而靦顏託終南爲捷徑此亦小人之否也

九五嘉遯貞吉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遯而亨亨者嘉之會也九五中正以見理分明必欲行己之志當位而應與時偕行得乾行之志

陰不樂陽而陽自遠故曰嘉遯貞吉正其在我之志矣

上九肥遯无不利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上九乾體剛健下无係應道德充盛寬裕自如故曰肥遯无不利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故曰无所疑也

姜廷善曰肥者疾憊之反也

序卦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

陽動于復長于臨交于泰至四陽而言大壯不可以剛盛而動遂失其正也大而壯猶恐或失其正其拳拳君子之意可知矣

卦體乾剛在內震剛在外以剛而動如何不壯其間有箇貞不貞之分能勇往直前合于天理之當然則剛是天德動是天行若恃壯而動必至于取蹶取僨故聖人不以其方盛者為可恃而以其難繼者為可虞彖辭獨揭利貞為戒甚嚴之也

大壯 乾下震上

陰柔壯極觸藩而不能退遂能詳審事理知艱難此乾之陽震之悔則咎不長

彊場寬平之地震為大塗為易五爻互體象羊本體則震故无悔而曰位不當

四以陽居陰故貞吉悔无震動則二柔自動藩決象四在坤體之下輿輹之象

重剛不中如此用壯便是小人君子用罔雖貞亦厲中爻兌為羊震為竹為藩

九二得中以剛居柔中而不過不恃其壯得健之正故曰貞吉

初居下故曰趾壯趾征凶舉足便錯非善處壯者自初至四皆陽實故曰有孚

大壯。利貞。大音代壯章況切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鄒艮思曰。陽長過中。大者壯也。乾剛震動。故爲大壯。獨揭利貞爲戒者。言大壯之所貴。尤在于正也。壯以氣言。正以理言。天地之氣不正。則爲驕陽恒燠。人心之氣不正。則爲暴戾恣睢。必理氣合一。斯可言大。故曰大者正也。又以正大二字合言。正所以成其大也。孟子直養无害。配道義塞天地之論本此。復雷在地中。則生物之機初動。故曰見

天地之心。大壯雷在天上。則生物之心盡露。故曰見天地之情。仁者天地之心。情則有所發也。

吳叔美曰。大壯。方盛之勢也。雜卦傳乃曰。大壯則止。蓋氣有壯。理无壯。理則貞是也。氣得理便是正氣。故爻中以用壯歸于小人。彖傳不曰健以動。曰剛以動。正是一字之推天地只是正大。剛不凌柔。陽不侵陰。所以生生化化不已。此天地之情。人若以天地之情爲情。剛大都是開通柔小。柔小都是順助剛大。故曰大壯利貞。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程子曰。雷震于天上。大而壯也。君子觀大壯之象。以行其壯。君子之大壯者。莫若克己復禮。古人云。自勝之謂強。中庸于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皆曰強哉矯。赴湯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至于克己復禮。則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

黃幼平曰。可以制情者。其惟禮乎。

吳叔美曰。雷在天上。人不敢萌非禮之念。君子克己復禮爲仁之功也。顏子請問其目。在于四勿。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趾音指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初乃事之始。最宜謹愼。初九壯于趾。從初先壯。故戒之以征凶。

鄒艮思曰。有孚者。自有信。已信人之道。必信己而人亦信之。其孚要玩。銳于始進。舉足便錯。故曰其孚窮。

自初至四皆陽實。故曰有孚。壯趾則非善處壯者。故戒之。

九二。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九二以剛居柔。不過用其剛。以所處得中。健之正也。故曰

貞吉。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羝音低 羸音雷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朱子曰。過剛不中。當壯之時。是小人用壯。而君子則用罔也。罔无也。視有如无。君子之過于勇者也。如此則雖正亦危矣、

九三重剛而不中。剛而過者也。剛豈可過。任。如此用壯。便是小人之壯。君子于此。正當愼動自持可也。乃亦用罔。視有如无。雖貞亦厲。中爻兌為羊。羝羊好進而喜觸。羊壯以

角也。藩取震為竹為萑葦之象。藩籬在前。怒角以觸之。藩不可決。而乃羸其角。其象如此。小人用壯。无足怪者。君子而亦用罔。安得不取困乎。

姚廣佐曰。當壯盛之時。小人不知義理。用壯而不顧。君子旣知義理。乃亦蔑視于事。則罔而已矣。古人當一事。愼一事。如臨深履薄。如馭朽索。故君子之用罔。雖自以為貞。亦危厲之道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輹音福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姚廣佐曰。壯以善用其剛為貞。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是處壯之貞也。貞則事吉而悔亡。擬諸形容。如藩斯決而不羸。象其物宜。如大輿克壯其輹而利往。所謂貞吉悔亡者如此。是九四之貞。動之正也。其尚往何疑、

九四震體。四動則二柔自動。藩決之象。藩決則前途通達可以利往。四在坤體之下。以剛承上。如輿下之輹。輹在輿中。大壯之象。大輿克壯其輹。任可承載。是利往之具、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喪去聲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卦體似兌。羊象也。朱子曰。喪羊于易。不若作疆埸之易。漢食貨志。疆埸之埸。正作易。旅上九喪牛于易。亦同此義。

趙胥山曰。易。古埸字。地之寬平曰埸。震為大塗。故曰埸。埸地旣无藩籬。任羊所之。故象喪羊。知坤以喪朋為吉。則知喪羊之无悔。无觸則无悔矣。五爻雖互體象羊。而本體則震。不當兌之正位。故喪兌羊之觸。卽復乾震之貞。象故曰位不當也。

林慤貞曰。此卦二陰在外。四陽在內。外柔內剛。有似于羊。故好抵觸。故諸爻皆取羊象。六五以柔居中。則失其內剛

无復有羊象矣。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上六以陰柔而處壯極如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所往而利也天下惟智者爲能詳審事理故知進知退而不失其正艱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震无咎之悔此所以咎不長也。
來矣鮮曰六五已喪羊矣而上六又羝羊觸藩者六五以一爻言上六則合一卦而言也三則剛之極上則動之極所以爻象皆同。

序卦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
晉進也明德人所同具不爲物欲所蔽順明而進便是日新路便是上達路若自用其私智則晉如鼫鼠若發露太銳則如晉其角所以兩剛爻反不若四柔爻爲吉貴順其明德之明以入于道也今人用明或好行其私智或用于僻小或明以察人忘却自己順明之道何以言日進之明
○坤臣道離爲日君象坤進而上瞻離日有諸侯朝享天子之象離日進乎天中下照坤土有天子禮接諸侯之象

晉 坤下離上

明極則窮物剛極則觸物故有伐邑之象有危厲之心則吉自以爲貞吝道也
離言失得以火无定體中爻五坎成離故勿恤六五柔中自昭明德故往有慶
二三四互艮故象鼠四近于五以剛居柔竊位而貪以戒自用而妨賢病國者
坤爲衆六三順體之極上順麗于大明衆志之所同至三則衆允矣故曰悔亡
中爻五坎爲加憂愁如象八卦正位坤在二故曰中正先憂後吉故受茲介福
中爻艮止有摧如象與五非正應故罔孚而未受命坤順體初已素裕故无咎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晉卽愼切 蕃音凡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上行之上 時掌反

吳叔美曰。晉進也。日進于高明之義。以上體言。離明出地。是方昇之日。漸進漸光輝。故曰晉。晝也正是自寅向午之日。當陽之照。豈不普天同明。以下體言。順而麗乎大明。順則能承受離明。麗乎大明。則全體俱在光明中。以全坤當旭日。豈不遍地通明。所以其明日進日顯。柔進上行而得大明之體。坤三柔得麗明之順。故以君明臣良相遇象之。

人所難者。是明而出得坤陰。更難者。是坤陰全順離明。終日間常有當空之照。在皆從一點虛衷上進來。故曰晉進也。

錢國端曰。諸侯從王之象。卽百體從令天君之象。凡人明出頭纔安而康。明不出頭。頭出頭沒。一身不能安。而況安人安百姓乎。錫馬蕃庶。載驂載驅。駸駸騑騑。何往不利。晝日三接。俾昌俾熾。日新又新。學有緝熙于光明。書所謂昭受上帝。申命用休。皆其所必致矣。

離明中天。晝日象。坤三爻。三接象。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明出地上。日之明。透出坤陰。自昭明德。心之明。透出形氣。至健莫如天。君子以之自強。至明莫如日。君子以之自昭。

黃幼平曰。詩書所論明德備矣。以帝堯之明德。而猶難于知人。三接康侯。何鑑而憑之。曰我自昭明也。詩曰。爾德不明。以无陪无卿。故己德不明。則視天下皆无賢人矣。日出而百物照焉。山川炳焉。雖有陰翳。白日无咎。人之所諒白日者。信于白日之所諒人者也。虞書曰。能哲而惠。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不哲不惠。雖四目四聰。滋其旁落也。其惟

學古乎。學古者。聰明之所以成憲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摧音崔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六居初。與五非正應。故有罔孚未受命象。惟其罔孚。欲進而未遽進。故有晉如摧如象。時雖未孚于五。然貞順素裕。己基于初。獨行以正。吉。又何咎。

晉如摧如。要玩二如字。晉如者。不遽進也。其欲進而不進。若有以摧抑之者。總是形容君子難進之象。故繫承之曰。貞吉。

姚虞佐曰玩一裕字息多少躁妄之心養多少道義之氣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玆介福于其王母

象曰受玆介福以中正也

喻養初曰古之遽職者稼穡匪懈猶云勿予禍謫亦晉如愁如之心也六二虛中故有此象不言君而言王母所受者柔順之福也二五皆柔中正相應以順明爲明故言受福介助也福者天之所助故曰介福

六三衆允悔亡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六三柔居剛位似乎有悔然坤終順極志在上行以順乎五夫順五者乃衆志所同衆之所允也是以悔亡○初二貞反之身也三衆允徵之人也卽貞非衆允而誰其與之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鼫音石 鼠音暑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二三四互艮象鼠鼠性竊竊而貪且施其技于暗而害物九四剛來居柔故曰晉如鼫鼠貞厲人之有技娼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一切皆與晉晝光明柔順之象相反故曰位不當

吳叔美曰四乃五之所麗同是明體稱晉如最宜首順若自以爲明而行其私智上伺下凌晉如鼫鼠矣鼠晝伏喜暗畏明故取象蓋儆戒之詞故曰貞厲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六五柔居尊位雖若有悔然上明下順其悔自亡九四失也衆坤得也離中虛无所不容故有失得勿恤象出地昇天之日更无晦蝕悔亡也明德本體原潔淨精微失得勿恤虛衷大度大明氣象不以察察爲明也以此而往吉无不利故曰有慶也○吳誠友曰六五居尊飛乎二

陽下三陰順明而進陰陽有殊故曰失得勿恤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楊庭秀曰上九以剛明之資進而至于角明極者必窮物剛極者必觸物故有伐邑之象聖人于此以爲不恃其明而有危厲之心吉之道也何咎之有若自以爲貞則吝矣

楊中立曰非日中之時進之極故維用伐邑而已若大道足以照天下无思不服矣尚何伐邑之有

序卦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

程子曰爲卦坤上離下明入地中也義與晉正相反晉者明盛之卦明君在上羣賢並進之時也明夷昏暗之主暗君在上明者見傷之時也日入于地中明傷而昏暗也故爲明夷

明夷卦名不言日而言明蓋日入地下于日體無傷特掩其光明耳

明夷 離下坤上

上六昏暗之極故曰不明晦有初登于天後入于地之象如紂之失則所以亡

六五居至暗之地近至暗之君惟有柔中之德晦其明而正其志爲貞之至也

坤爲腹四與五同爲腹心之臣四居五下爲左中爻震綜艮爲門震爲足爲行有出門庭之象

離爲火居南方又爲戈兵南狩象離卦上爻有嘉折首此爲文王專征伐之象

二三四互坎則二爲左股之夷中爻互震則爲拯馬之壯順以坤言則以中言

離爲雉故初垂其翼離居三爻爲日爲三日中虛爲不食外卦坤錯乾乾爲言

明夷利艱貞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難去聲

內文明者離也外柔順者坤也文王蒙紂之難乃通天下之大難若箕子則更有不同者文王爲西伯于國猶在外故紂自暗文王自明但盡其柔順以服事殷而已箕子爲父師于國難爲內欲正其志不得不晦其明故文王一日在藩箕子一日在朝則紂一日未亡必內仍喪父師因而殷亡矣此二聖人心一道同而盡明夷之貞也

錢國端曰文王之明夷內文明而懋緝熙之敬外柔順而致服事之忠以蒙紂之大難雖羑里之囚卒延商家六百之祚使不至于速亡此文王之所以爲文周之德所以爲至也若箕子之明夷佯狂受辱不與比干同死所晦者迹所正者志不忍使紂冒逮殺諫臣之惡而尚冀紂之有所感悟志之有可靖獻亦孰非以天下萬世彝倫之攸敘爲志乎聖人以利艱貞屬之箕子見文王之蒙難從容調劑之功將以延及其君箕子之正志艱難正固之守期以自畢其分于文王曰至德于箕子曰仁深哉

趙汝楳曰自昔處變遭難之聖賢亦多矣文王以服事殷箕子不臣于周志遂而臣節不虧斯可以爲萬世法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

吳叔美曰出于地上之明其明之燭者遠入于地中之明其明之徹者微故用晦之明更難于自昭之明有明而晦用之然後可以徹于耳目不見之地邇于悠久不息之境此明之至也

日在下明在內君子以之存寛厚渾合之德蓋日進之明用以自昭沉幾之明用以涖衆此君子用明之別

以離照坤涖衆之象以坤養離用晦而明之象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垂直追切　翼音亦）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離爲雉有鳥象于飛引而去之也于行將行也離爲三爲日中虛不食象初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哀之至也三日不食憂之至也有攸往決于行也外卦坤錯乾荀九家有乾爲言有言象

程子曰知幾者君子之獨見非衆人所能識故有攸往則主人有言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傷已及則不能去矣

丘行可曰初體離明去上最遠即知早避有飛而垂翼之象君子知幾義當速去蓋寧可以不食而不可以不去去重于食故也

黃幼平曰義與命異乎守吾義則亦吾命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拯音整）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下三爻一體中爻互坎則爲左股之傷互震則爲馬之壯

危難之中用以拯救而得强壯之馬用拯馬壯之象

順以柔言則以中言

吳叔美曰六二文明之主文王是也離日從左而震則升天從右而兌則入地明夷入地无從上升故有左股見夷之象然二剛相麗豈終于受傷有拯馬壯之象夫以二之文明何至左股之傷何待拯馬之壯其當夷則順受而夷可拯則盡力而拯皆人臣柔順之極則故曰順以則也文王一吁而囚羑里是左股之夷至于格君致治用賢以救世文王猶得盡其心所以拯天下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趙汝楳曰南嚮明也九爲陽明之象狩田也蒐苗獮狩因田獵以習戰嚮明以除昏也大首渠魁也不可疾宜舒徐也貞正也三爲臣之高位蓋賜弓矢鈇鉞得專征也君德既晦有昏謬之諸侯從而征之以除民患此西伯戡黎之事也

吳叔美曰三居離之上爻明德全體雖在地下光輝漸達有出坤暗而向乾南之勢故云于南狩于往也狩兵戈之

象得大首如離卦上爻云折首也時方暗極三以明去暗宜見疾于時然三之狩乃正己而物正是德威之明自不得而疾之書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如伐密伐崇戡黎此南狩折首之象蓋賜西伯得專征伐卒不見惡于暗主其時爲化行南國之文王故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地平南極最下最先見日

先儒以三爻爲湯武之事以大首爲紂雖由後遡前覺少渾厚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坤爲腹四居五下左腹之象離爲心明入地中明夷之心之象地處天中四圍空虛爲日行出入之道出門庭之象中爻震綜艮爲門震爲足出門庭之象

吳叔美曰四五坤體同近暗主同在暗國皆以三爲志者也箕子親則叔父尊則太師商家一脈身之所係故于五直云箕子之明夷其次親而尊無如微子入于左腹入則與五同一腹心之臣也于出門庭出則有四當行之事也所云獲心意即利貞之心惟以意爲變通可矣

張習孔曰當明夷之時其心鬱怏躊躇不知所屆此心之

未得時也至于思通而權出豁然悟其道之所當然然後知不以與國同盡爲忠而以保宗存祀爲正也飄然遠引心无所歉矣朱子曰三仁之行不同而同出于至誠惻怛之意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五有柔中之德晦其明而正其志如箕子乃貞之至矣不可息者耿耿常存而不息也明可晦而不可息以其不可得而息所以謂之貞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上六則暗之極。謂之不明。豈其初本來便如此。明出地上。則普天率土。无有不照。象故曰照四國也。明入地中。失其中天之照。不可見矣。照四國以位言。失則以德言。文王之順以則。所以興。紂之失則。所以亡。

蘇子瞻曰。六爻所以晦者不同。自五以下。明而晦者也。若上六。不明而晦者也。

序卦。明夷而後家人。傷困於外。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

程子曰。家人者。家內之道。父子之親。夫婦之義。尊卑長幼之序。正倫理。篤恩義。處家之道也。卦內巽外離。為風自火出。由家而及于外之象。夫能修于身者。則能施于家。行于家者。則能推之國與天下。治天下之道。蓋治家之道也。

此卦言齊家之道。乃身修以後之事也。身既修。則次及于家。而一家之中。首承丈夫之化者。先在于女。故詩言刑寡妻。而後至兄弟。此所以獨言女貞也。女字不專指后妃嬪妾媵。皆是。為君子者。不可以狎暱之私。而使此輩之失其正也。周南始關雎。召南始鵲巢。葛覃之勤。蘋蘩之敬。樛木螽斯之不妬。桃夭之宜家。漢廣之貞靜。皆女貞也。然其本可知矣。

家人之義。歸于反身。二南之化。本于文王。故齊治均平。必以修身為本。家人離起于婦人。卦取巽離得位。有婦姑相承之象。凡卦正位。巽在四。離在二。故卦辭利女貞。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所以造端夫婦。便察乎天地。

家人（離下巽上）

⚊ 陽剛在上。為一家所瞻仰。故曰威如終吉。

⚊ 中爻坎憂恤之象。此爻出坎之外。故勿恤。

⚋ 巽為近市利三倍。變乾為金為玉。皆富象。

⚊ 以剛居剛。故曰嗃嗃。陷二陰中。故曰嘻嘻。

⚋ 此爻互體坎離。為水火烹飪之。交中饋象。

⚊ 變艮為門。有止防之義。離明有先見之知。

大象風自火出。妙寫閨閫風聲傳播。讀易者宜警省。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或曰。父嚴母慈。母何以稱嚴。曰。母不嚴。家之蠹也。貴上下之分。庶子弟之過。亂內外之別。縵帷薄之儀。父雖嚴。有不能盡察者。必父母嚴肅。然後內外整齊而家道正。

家人利女貞。

卦以巽離二女。故曰利女貞。利于先正其內也。然必男正而後女正。必女正而後見男之正。治家必求其本。

堯之試舜。觀厥刑于二女。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以巽離二卦言。曰女。以爻位言。曰父母。曰夫婦兄弟。男女各當正位。天地之大義也。女正乎內。必由男正乎外。一家

之內。由于父母如嚴君。而大義立焉。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家之正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之父子兄弟夫婦足法。而民法之矣。故曰一正家而天下定。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行去聲

火在內卦。風在外卦。由內及外之意。風自火出。如爨薪自有一箇戶庭閫奧家之象也。就中必有模範。有恒有物之象也。

言行者。發乎邇。見乎遠。言有物。行有恒。正身正家正天下之本也。此之謂風之自。

初九。閑有家。悔亡。

顏之推曰。教子嬰孩。教婦初來。是也。

變艮為門闕。止防之意。離明有豫防先見之明。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志未變則无傷恩害義之事。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柔順中正。女之正位乎內者也。

楊誠齋曰。婦无遂事。必有尊也。言有夫也。婦職饋祀。必有敬也。言有先也。在中饋。所謂惟酒食是議。能其所當能者而已。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以其本柔順之德。而巽從乎夫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嗃黑各切

此爻獨稱家人者。三當一卦之中。又介二陰之間。有夫道焉。過剛不中。雖悔厲而吉。反是則嘻嘻終吝。故兩言之。如對兩家而言。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節者。物之則也。猶竹之有節也。不過于威。不過于愛。然過威猶悔厲而无失。過愛則失家節矣。

六四富家大吉。

巽為近市利三倍變乾為金為玉承乘應皆陽則上下內外皆富矣柔順得正故云大吉。

禮運　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豈以多財為吉哉。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陰居陰位而上比順乎五之正位。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假音格

初九家道之始九五家道之成凡治家必憂恤而後吉若

王者至于有家則勿恤而吉矣中爻坎為加憂此爻出坎之外故勿恤。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五變二之柔順中正足以助乎五二變五之剛健中正足以刑乎二以周家論之以文王為君以太姒為配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以武王為子以邑姜為婦以周公為武王之弟正所謂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也孔子曰无憂者其惟文王乎交相愛也。

古人于家室之際致美肅雝蓋肅敬則无媟慢之端雝和又无寡恩之飭雖整齊嚴肅實是血脉貫通家室雍有不宜乎後世之君因嬪御而正后廢斥因猜嫌而同氣傷殘聖人於家人之卦垂訓深遠矣。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以剛居上當家人之終誠信威嚴長久之道不過此二者而已。

不誠未有能動者矧家庭之間有偽存焉其家尚可問乎。
有孚者孚其有物有恒之言行不在聲音笑貌間也。
有威可畏有儀可象實實是以身率先。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張南軒曰居家人之上家人所瞻仰而視效者也身不修則家不可齊故六爻要歸於反身身者家之本也但知嚴以律人而不嚴於律己豈反身自修之學。

序卦。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

欲成家人之合愛。必不可無睽之審異。故家人之後。受之以睽。

家人明在內。巽在外。以有分有別之見。行之以巽順。此思以聯屬之道。其明藏于內。故曰。家人。內也。睽說在內。明在外。以審同審異之見。本之以兌肅。此義以裁制之道。其明顯于外。故曰。睽外也。

睽 兌下離上

上疑三見其暗昧豕負塗鬼一車皆坎象張弧說弧亦坎之疑陰陽和則爲婚媾爲雨睪疑亡

離變乾而應乎陽者皆謂之宗兌二離三次序相近爲脣噬言其易合故有慶

九四陽剛與初同德陽爲大故稱元夫四與初應故交孚志行

六三陰性易生妄見四雜坎輪爲與離中貴爲牛兌錯艮爲手曳掣象艮爲鼻

二三四互離離爲日主之象離中虛巷之象大道之道終可過

初九陽剛得正喪馬勿逐去者不追見惡人來者不拒中爻互坎爲亟心馬又坎爲盜爲惡人

卦之所以名睽者。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也。故下體三爻在下則睽。上行則合。上體三爻在上則睽。下行則合

睽。小事吉。睽枯回切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上下俱上聲下同說音悅

火炎上。水潤下。自然之性也。二女不同歸。亦自然之情也。以性情之自然而名之曰睽。可見睽者。人情物理之所必不能無也。惟其不同行。未嘗無相成之用。說而麗乎明。睽者便可以合。以兌合離。柔進而上行也。則說不與明睽矣。

以離合兌。柔得中而應乎剛。則明不與說睽矣。說柔得中。皆小之善也。故曰。是以小事吉。謂從柔小處盡道。其事所以吉也。

吳叔美曰。人心明易向上。說易下流。中心之說。常依本心之明。方是說而麗明。貴乎虛心順志。故小之爲用。用于睽。則其用大也。天地合而生生。其事同也。然天地之體自睽。男女合而居室。其志通也。然男女有別。未嘗不睽。萬物並生並育。其事類也。然形體未嘗不睽。于睽處有合之用。此睽之時用。所以爲大也。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程子曰上火下澤其性違異所以為睽君子觀睽之象于大同之中而知所當異也夫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于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蓋于秉彝則同矣于世俗之失則異也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中庸曰和而不流是也

同者理異者事天下無不同之理而有不同之事同其理而異其事所以同而異彖言異而同象言同而異所以為

聖人之言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喪去聲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辟音避

初與四相睽然陽剛得正故可悔亡以時之睽不可强求人合喪馬勿逐 中爻互坎為亟心之馬 去者不追還其自還來者不拒雖惡人亦見之 坎為盜惡人之象 乃无咎也

張愼甫曰人知睽成于疑而不知亟亟以求者尤睽之所由滋也勿逐者自反自修絕去疑根而人之睽自无不合是復者自復其機不在人也又曰見惡人正以天下无不可化之人无不可合之睽故夫子不曰避害而曰避咎旨微矣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巷胡降切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二與五相睽然五本以柔中應剛只在二有遇之道耳遇主于巷先立于大通之地可以无咎故曰未失道也

劉石閭曰離兌皆陰交陽以二柔介于四剛之間正者不應則有待字之艱應者不正則有被傷之患故當其睽而未合疑以生疑見以生見殊生異類无所不至而卒所以

合者无他柔欲後不欲先貞以俟則剛求矣剛欲下而不欲上尊而能卑貴而能降則柔為之附矣故二之應五與三之應上其剛柔之相隔而不能合无以異也而二五得其常三上當其變者无他二五剛柔中三上剛柔窮二五剛下柔三上剛上柔也知此而睽合之義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曳音裔掣尺制切劓音異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三與上相睽六三兌柔而居剛位承乘皆陽易生妄見結

種種妄境見輿之曳也四雜坎輪為輿見牛之掣也五為離中牝牛其人
正指上九既見其髠孤于上之象又見其劓傷于坎之象無非可惡
之狀然此皆未合之初也久久剛柔得相遇則終相合矣
所謂无初有終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上三爻皆當與下遇者四當遇者初也以陽剛居兩柔之
間故曰睽孤若與初遇則自交孚雖厲无咎初九同剛德
故稱元夫其初志不同行遇則同矣故曰志行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厥音決噬音市膚音孚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吳叔美曰六五正是上進得中之柔所以通一卦之睽者
全在五故悔自亡其與九二剛柔自相應與无異同宗之
相親故曰厥宗其柔道之美用之无往不宜无異噬膚之
易合自與二遇可以濟睽而有慶也
來矣鮮曰凡離變乾而應乎陽者皆謂之宗蓋乾乃六十
四卦陽爻之祖故所應者為宗兌二離三次序相近曰膚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

媾往遇雨則吉豕音始塗音途弧音胡說音脫媾音姤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吳叔美曰上九之明亢而居高有睽孤之象三先疑上故
上亦疑三三以柔見剛故見其凶狠上以剛見柔故見其暗昧豕而塗鬼而載所以
先張弧後說弧皆妄見也豈知三匪寇元是婚媾能與之
相遇陰陽和而成雨雨則吉矣象曰羣疑亡疑則生出許
多惡見遇則所見者反成和洽可見總是疑心所成睽之
吉不吉在疑不疑之間而已
火澤本體既不同行以雜揲言之雜坎既疑于傷離之明

雜離又疑于傷兌之說所以益易成睽是以爻中多言見
言遇見者謂不二不三之真見既見其所以可睽之端又
見其睽中有不睽之體若此見不透只見其可疑可睽而
已遇者謂天然自合之正道必于乖睽不同之中尋其所
以元同之義使睽者終不睽也所以六爻皆有先睽後合
之妙

序卦。暌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所以次暌。
程子曰。蹇便是處蹇之道。順時而處。量險而行。從平易之道。由至正之理。乃蹇之時用也。非聖賢不能用。可謂大矣。値此時。宜有此用。道无時而不可行。
項平甫曰。見險而能止爲智。止于內也。止于內者。有所見而不妄進也。

蹇　艮下坎上

上六與三應同力濟蹇而比于五故曰往蹇來碩蹇已可通故上爻稱吉利見大人以從五也

五爲君位以天下之蹇爲蹇大蹇非朋來不濟剛貞之節不畏難而中阻足以招來故曰中節

六四近五比三在二陽之間連合以濟蹇如連諸侯之連坎艮陽爻皆當位故能籍之以得實

九三內卦主爻陽剛之才嫌光之議協二之忠以濟蹇曰來反內喜其有助即五之所謂朋來

二應五爲王臣上卦坎互卦坎故曰蹇蹇險難之時愈見臣節不以成敗定是非故曰終无尤

人人皆有閲歷之境故初六亦曰往蹇來者同旋衛視之意宜待時而進有知幾之譽曰來譽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蹇九輦切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難乃旦切　知音智

高景逸曰。蹇。難也。艱難之難。程子謂蹇之爲難。如乾之爲健。是也。東北者。蹇之方。西南者。往而前也。見險。以能止爲知。而濟險以能往爲功。故往而西南。乃得中道。止而東北其道乃窮。大人者。濟蹇之人。中正者。濟蹇之道。初爻而外爻皆當位。人人守其正。而從濟蹇之大人。則蹇濟而邦正矣。

吳叔美曰。人能操一難心。便是無限戒謹。操一易心。便有無限縱肆。堯舜之兢業。大禹之克艱。不過此道。故曰以正邦也。蹇之時用所以爲大。

趙振芳曰。蹇之所以爲蹇者。以坎與艮合而成。坎艮東北之卦。旣成其蹇。自不利東北矣。然云利西南者。以坎中一陽往外卦而得九五之中正。艮三得位。亦以一陽互坎中。君臣同德。用能濟蹇。而得羣陰之助。西南。蓋羣陰之所處也。去東北而往西南。則陰皆從陽。而盡出于蹇矣。

劉石閭曰蹇解皆利西南以陽適陰也坤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以陰適陽也陰適陽則得主故喪朋而有慶陽適陰則得衆故忘己而有功屯之下賤蹇之朋來解之解拇皆是物也蹇曰朋來解曰朋至斯孚朋之為言皆以得衆言也屯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朋來之義就辨于是得衆者乾道也得主者坤道也五之朋來以當位而為衆歸故處蹇而能濟上之來碩以志內而為從貴故在蹇極而有終上與五五與二皆乾坤之合也

項平甫曰能止者謂其識時之變而不妄進非止而不進

也是以謂之智若遂止于險而不求出則是无能无知之人爾故象既以止為智又以艮為窮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山上有水惟反其下流之常則水之患息境遇有蹇君子惟反身脩德自盡其道則隨遇而安

趙汝楳曰山上有水惟有屈折回旋而後通反身脩德知大學之絜矩孟子之三自反是也

高景逸曰君子之反身脩德何時不然而于蹇言之艱難之時歷世愈苦則自考愈真反脩有獨至者矣

徐天章曰日可見之行者君子之德也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初六往蹇來譽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坎為水水性流行艮為山山性靜止爻中皆言往來于流行之中而知得止之道（若以內外卦言則初爻何以亦曰來上爻何以亦曰往）故象傳曰當位貞吉各有處蹇之道也

人人莫不有閱歷之境故初六亦曰往蹇而知險知阻惟智者先知能合宜而待時故雖蹇之時而有譽○初言待

以上无應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徐天章曰五以剛中為大蹇之主王之象二以柔中當濟蹇之任王臣之象上卦坎互卦亦坎二居重坎之下故曰蹇蹇以五之蹇為蹇而不諉其難為王之臣蹇王之蹇知有君不知有身蹇蹇匪躬所謂事君能致其身者也可以无尤于天地之間矣二五以中正相應故不言往來五言大蹇朋來則二之往蹇可知矣

終无尤。在成敗利鈍之外以定是非。

胡仲虎曰。二多臣位。而蹇獨稱王臣。平時未足以見臣節。蹇之時方見之。

九三往蹇來反。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九三內卦艮之主爻。以陽剛之才。輝光之識。協二之忠。以濟五之蹇。故曰來反。喜其有助也。

六四往蹇來連。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當去聲

朱子曰。連于九三。合力以濟。

六四居二陽之間。求之己者。雖謂之陰。而當位實者。以陰比于陽也。如翩翩不富為失實。則以得陽為實矣。

九五大蹇朋來。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陽大陰小。五居尊位。而在坎中。故曰大蹇。下應乎二。三之來反。四之來連。上之來碩。初之宜待。合以濟蹇。所謂朋來也。九五德正而位尊。立乎險中。以合天下。使天下之有志者。朋來而取節于我。是故自我言之。所謂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自朋來者言之。所謂利見大人。往有功也。

張橫渠曰。剛中之德。為物所歸。

葉爾瞻曰。遺大投艱。非有剛貞之節。未有不畏難而中阻者。故不言中道。而言中節。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程子曰。上六應三而從五。志在內也。利見大人。謂從九五之貴也。

三。內卦也。上應之。故曰志在內。五。大人。利見之。故曰以從

貴。先言來碩。後言利見者。蓋上得三。而後可以援五也。

一卦惟上六為吉。上應三比五。居坎之上。卦之外。蓋蹇極而通矣。

序卦。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

凡物情舒緩。故得解。古人有言。治亂民猶治亂絲。可得緩而解之之義矣。

程子曰。難極必散。解者散也。所以次蹇也。爲卦震上坎下。震動也。坎險也。動于險外。出乎險也。

洪覺山曰。昔漢高入關除秦苛暴。約法三章。庶幾乎知西南之意者。然而馬上之習。不事詩書。其時果有以來復吉告之者乎。此即非夙吉之道。盖不待窮兵於遠而知之也。

解 坎下震上

上爻坤土近君之居高墉之象隼在高墉鷙悍小人有所憑依者也公能射而獲之則悖解矣

離者係也文王坎卦有孚維心此下卦坎互卦坎故言維言孚

震爲足拇足指三在震之下拇之象四解拇而二應五爲朋至

坎爲輿三居上乘之象又在四下負且乘之象坎爲盜戎寇象

坤爲黄黄矢謂中直二三四五離離爲戈兵田獵之事坎爲狐離居三獲三狐

方解之初承剛應剛得剛柔交際之宜難必將解故義可无咎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解音蟹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坼音策

濟險而動。動免乎險。解也。西南坤方。有衆象。平易近民。民必歸之。所謂西南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險難方解。宜培養休息。不中便成過擧。有攸往夙吉者。九四爲震初。時之既至。應若發機。故往則有功。兩吉字。總是安養天下之意。天地之氣。自冬而閉塞。立春以後。雨水驚蟄之節。閉塞者解散。雷雨作。是氣之解也。百果草木皆甲坼。物之隨氣

而解也。天地間莫非陽氣之發舒。故以大哉贊之。

程子曰。天下國家。必紀剛法度廢亂。而後禍患生。聖人既解其難而安平无事矣。則當修復治道。正紀剛。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謂反正理也。天下之吉也。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爲。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盖不知來復之義也。

易讀曰。自內而外曰往。二在內爲无所往。以其陽來而復于中。是緩散于未解者也。已有坎內之坤矣。四在外爲有

攸往以其震陽爲夙是勇决于方解者也自有坎外之坤矣所以並言其吉

黄幼平曰蹇而受之解則可以往矣而曰无所往謂其方解者也物方乎而息之病方復而綏之雷雨方作羣首屏聽求復夙往猶之安處也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趙汝楳曰雷者天之威雨者天之澤威中有澤猶刑獄之有赦宥

陸庸成曰雷合于電則以折獄致刑行秋令也雷合于雨

則以赦過宥罪行春令也

赦於承平之時則奸宄玩而良民不安赦於危疑之時則反側消而禍難不作

徐天章曰君子有赦過宥罪之政則天下皆有改過悔罪之心亦如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不知其所以解而无不解矣

初六无咎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柔居解初承剛應剛得剛柔交際之宜雖必解者也故曰義无咎

九二田獲三狐得黄矢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九二陽剛得中上應六五有舉直錯枉之宜退小人而進君子者也故正而吉

程子曰田者去害之事狐者邪媚之獸獲謂能變化除去之如田之獲狐也黄矢謂中直也雖之方解其變尚易二既嘗用必須能去小人則可以正君心而行其剛中之道矣

徐天章曰狐性疑而情奸晝伏夜動小人之道坎之象也下卦坎互卦亦坎三以一陰居重坎之間故曰狐二四同功以二之剛中合四之剛動互而成離離爲戈兵田獵之事田獲三狐之象離居三故曰三狐坤中爲黄二以一陽直亘于坤陰之中黄矢之象有來復之中故曰得中道也

文獻通考田獵門所載經傳有云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貫爲田除害也以故名之曰田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古本戎作寇）

坎爲輿。三居上。故言乘。在四二之間。下卦坎。互卦坎。乘二則居坎上。負四則居坎下。故言負且乘。坎爲盜。故言寇。言戎。陰以順陽爲貞。六三負四而乘二。以此爲貞。吝孰甚焉。故曰。亦可醜也。負也者。小人之事。乘也者。君子之器。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故曰。盜之招也。又誰咎。言自致之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拇莫口切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鄭舜舉曰。朋。剛陽之類。謂二也。拇在下之陰。謂三也。

徐天章曰。九四震爲足。三在足下。拇之象。二與四陽剛同德。朋之象。四本剛動。可以往而有功。然以位與三比。所以有拇當解。必待二朋應五。則有孚于小人。致雨者雷。施雨者坎。四言斯孚。五則言有孚矣。蓋必有來復之吉。而後有攸往之夙吉也。故曰未當位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鄭舜舉曰。益之戒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貳。不自信之心也。上不自信。則其下亦莫之信。如使世之小人。皆信上之所用者必君子。而所解者必小人。則必改心易慮。不復有投隙抵巇之望。惟未孚于小人。此小人所以猶有覬幸之心也。五解之主也。以其陰柔。故先言君子有解吉。有戒勵之意。

徐天章曰。維如綱維之維。解之出險。所賴以綱維宇宙者。陽剛而已。五以柔中居尊位。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以二四之解爲解。有如震雷驚之而悟者。有如時雨化之而悟者。此其眞誠所以孚于小人。而小人退也。此解之所以爲解而往來皆吉者也。

來矣鮮曰。維者。繫也。文王坎卦。有孚維心。此卦下坎。又互坎。故亦用維字孚字。六五虛中下賢。此心能維繫之。則君子用事。自能孚信于小人。而小人退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射音石隼筍允切墉音容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當動極解終之時。蓋能去其有所憑依之小人者也。

崔仲鳧曰。詩桑柔狀小人之惡三。涼言刻薄。盭言上黷。競言强禦。易解卦狀小人之情四。狐言媚惑。乘言僭竊。拇言依附。隼言悍鷙。

上爻坤土。近君之居高墉之象。小人悍鷙而有所憑依。故言隼在高墉矣。劫淸以震爲諸侯。指九四爲公。陰爻在下卦。象地之走獸。故象狐。陰爻在上卦。象戾天之飛鳥。故象隼。

序卦。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

程子曰。縱緩則必有所失。失則損也。損所以繼解也。爲卦艮上兌下。下爲兌說。三爻皆上應。是說以奉上。亦損下益上之義。

損益以君民取與爲義。爲損益之大者。損下曰損。益下曰益。此聖人垂戒深意。損益理財。否泰用人。故曰損益盛衰之始。

以學問言。當自家從身克治。自然向外都得通行。功夫只要自損。便是得益。故卦名之以損。而曰損德之修也。

損 兌下艮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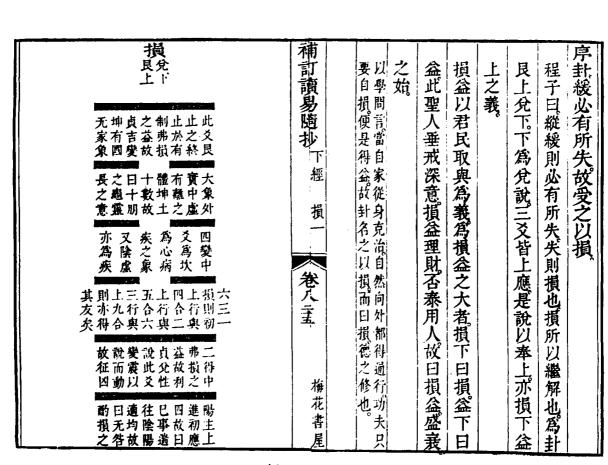
此爻艮止之終。止於有制。弗損之益。故貞吉。變坤有國。无家象。

大象外實中虛。有離之體。坤土十數。故曰十朋之龜。靈長之意。

四變中爻爲坎。爲心病疾之象。又陰虛亦爲疾。

六三一損。則初上行與四合。二上行與五合。三行與上九合。則亦得其友矣。

二得中。弗損之益。故利貞。兌性說。此爻變震。以說而動。故征凶。

陽主上進。初應四。故曰巳事遄往。陰陽適均。故曰无咎。酌損之。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損所當損至誠而順于理則有此下四者之應矣當損時二簋至約可用享祭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損卦上艮止下兌說上止於有制下說于上應卽此上之知止下之悅應合而爲有孚乃能立法大善不至取怨故元吉无咎可貞可守爲常經而利有攸往矣時當損而損卽二簋可用享以孚誠爲本无所用乎繁文也享猶若是則其自奉可知矣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朱子曰懲忿如摧山窒欲如填壑君子修身所當損者莫切于此

高景逸曰君子之當損莫過于忿欲懲戒于既往之禍則忿易銷窒塞于方萌之幾則欲易制

錢國端曰君子觀象反躬修省以懲以窒損之又損以至于无內則義理說心外則篤實艮止然後樂處可尋天理流行人欲淨盡其斯爲有孚者乎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高景逸曰初九益上須如己事而遄往則无咎然不自失者方能益人故又當酌損之

程子云認得爲己何所不至

象曰已事遄往尙合志也

陰陽正應下之益上莫尙于與上合志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九二得中以下益上而弗損乎下故利貞然居柔而悅體故戒征凶蓋損下益上其道上行然而下不可以无貞也貞者守其正也征者失其正也失其正而枉道以媚上如後世進羨搜括之類便足以厲民故凶弗損益之非仁人君子未易語此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德以中爲美志定則守斯定矣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行謂上行以剛益柔在初與二剛本上行隔于前者三也所以三損則初上行而與四合二上行而與五合成致一

之功矣此三人行損一人也六三上行則與上九合而亦

成致一矣故曰一人行則得其友也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貴于專一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陰陽不平則疾生六四陰虛如國家用度匱乏是亦爲疾初與四陰陽相應以下奉上故得損其疾使初果得遄往喜于及時可无咎矣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賴初之應而損其疾固是可喜夫子加一亦字有多少含蓄意在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益來无方故曰或十朋之龜龜之至靈也靈明天啟欲違之而不能也

李伯紀曰大象中虛有離之體故取象于龜十朋之龜靈長之意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合天地之理故自上祐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上九艮之終知止于有制以下益上而弗損乎下所以无咎得正而吉利有攸往行之而得人心得臣得天下之臣服无家以天下爲一家此爻變坤有國无家之象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上下有孚則天下人人得益此聖人之志也

范希文曰益上則損下損下則傷其本也損上則益下益下則固其本也○初爻曰酌損之二爻曰弗損益之貴于得中三爻則言上下爻陰陽適均四爻急濟而曰亦可喜五爻无方之益而曰自天祐實龜之靈明非以財聚爲益

者上九艮終止于有制反覆玩味聖人垂訓之意深矣聖人心乎爲民故損以損下得名益以益下得名治人者食于人治于人者食人天下之通義故曰其道上行曰其道大光夫損非額外之征卽什一而賦皆損也益莫大於因民之所利而利蠲租賑貸六三之用凶事也本眞實不忍取民之心則出之爲良法定之爲常經而利有攸往也益則无往不利矣但无損不成益故損先

序卦。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

程子曰。盛衰損益如循環。損極必益，理之自然。益所以繼損也。為卦巽上震下。兩相助益以象言也。損上益下。下厚則上安，故益下為益。

蔡介夫曰。損下益上。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損道也。故為損。損上益下。民富則君不能獨貧。益道也。故為益。要知關於上者為多。

以修德言，有日新之盛德，乃造富有之大業。其於學也，以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尊聞行知，光大而高明，皆益象也。

益　震下巽上

巽為進退為不果勿恆之象變坎為谷又有或擊自外來之象

中爻艮納兑三四皆曰告公艮止勿問五君位故曰有孚惠心

二三四互坤國之象四應初有依遷之象

三多凶故曰益之用凶事六爻中虛有孚象震為玉用圭之象

大象有離之體坤土十數故曰十朋之龜出震齊巽有帝之象

堯典敬授人時平秩東作震東方一陽來居初故利用為大作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利有攸往。凡事无不利也。利涉大川。不惟可以處常。亦可以濟變。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益者。益下也。既損在上之九。自益在下之六。故民說无疆。陽上升。惟一下。則天道下濟而光明。君居上。惟一下。則君德下通而遍及。其道大光也。二五皆中正相應。故曰有慶。

中正之道。利有攸往。无所阻滯。故利涉大川。震巽皆天地之木德。即天地之仁德。生氣流通。動而順理。自有日進无疆之益。時當春夏。正是天施地生之時。損之偕時。時損而損。益之偕時。无時不益。天地之益萬物。聖人之益萬民。一而已矣。

利涉大川言木者三。益也。渙也。中孚也。皆巽也。○神農氏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蓋取諸益者。亦木道之行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朱子曰。風雷之勢。交相助益。遷善改過。益之大者。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所以擇乎中庸。得

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大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蘧伯玉行年六十且以爲寡過未能

高景逸曰風雷一過宇宙改色人心一新面目皆別故遷改者起死回生之神劑也

蒙山陳氏曰人情悠悠者多夫子發風雷之象而教人遷善改過兩則字要見雷厲風行不容停待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侯果曰益之大者莫大於耕植

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

鄒靜長曰初九一爻乾施於坤而成震者陽居震動之初益下之事利用爲之大作以厚民生乃爲元吉益以典利長裕而不設則无咎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吳叔美曰惟其下无事任所以大作方得益如大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之類

所以元吉无咎者下民不能厚於其事必有以振作之使及時也 李伯紀曰損益之上下皆時來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於帝吉

二應五比初是與五同心同德之臣而大益於民者故其受益理所當然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曰或益非一人之私意也損之六五元吉益之六二永貞吉謹守臣道是以吉也王者代天宣化克享天心頁弼輔治功在天下生民受益益必歸之故爻辭再言吉

初爻二爻皆當於堯典舜典中着想妙義无窮自古帝王以天下爲心未有如堯舜者其自上下下以益於天下者亦必稱堯舜也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有中正之德必有自外之慶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鄒靜長曰凶者凶歲也凶事賑恤凶荒之事用上益下則災可弭民可息而不至於有咎矣心誠求之豈宜應猝得變通之道所謂有孚中行也告公用圭達下情宜上德也圭者通信之物周禮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三多凶故此爻言凶事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天災流行時所固有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以益下爲心仁心也有是心而見於設施措置无非愛養斯民之中道是爲合於中行如利攸往以厚民之生利涉川以濟民之困信能行之則上可以得君嘉謀嘉猷入告爾后无有弗從下可以得民雖用以遷國民亦從之而无不利蓋民情安土重遷遷國極是難事但能益民民亦何往不從盤庚遷亳而民從太王遷岐如歸市亦以益民故也○俞玉吾曰三爻四爻皆告告公三用事无咎而告四告公從而後遷凶荒危急遷國大事時事有不同也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志在益民人情相諒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有孚惠心正合於君之惠民之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民實受其惠愛之德○卦象二三四至五中間恰相通故曰有孚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心之所之謂之志民惠我德則此心已及於民故曰大得志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上居巽終爻巽之究爲躁有不能下下之象故曰莫益之雷風相與爲益風必下行上必下益便是有常立心勿恆凶可知矣繫辭曰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故曰或擊之巽爲進退爲不果勿恆象變坎爲盜或擊之之象

陸敬輿曰約己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畔上矣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中行乃可以益下莫益之辭爲其偏也一以中虛不期益

而自益益自外來也上以偏亢不期傷而有傷亦自外來也

序卦益而不已必决故受之以夬夬者决也

李子思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者决也天下之事不至于决則不通故雜卦之次序與十三卦之制器尚象皆終於夬

宇宙治日常少亂日常多只因夬姤相續夬之一陰踞位之高姤之一陰得時之進夬陰方去姤陰已生但能處此一陰得所則乾无失其爲乾此乾之所以終于夬姤也

夬 乾下 兌上

上六兌口陰消將盡无可號矣小人勢窮安能長久有凶宜也

九五夬主近比上六如五陽之月莧陸易生嫌其不易決故以夬夬明之必能中行乃可无咎

三陽進迫不能安坐故將无膚不能果決故行次且牽羊只隨其後變坎爲耳痛恐不信告戒

乾爲首壯于頄外露則有凶三與上應似獨行遇雨疑于若濡有愠而能必乎夬夬終可无咎

剛中乾體故惕以上六之號而警備此又變離爲日在地下爲暮夜錯坎爲戎二應五故勿恤

大壯四陽夬五陽初在下壯于前趾之象嫉邪念急欲以夬陰必以不勝取咎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夬古快切

彖曰夬决也剛决柔也健而說决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卽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說音悅號音毫長丁丈反

項平甫曰先儒解揚于王庭孚號有厲與孔子彖傳不合宜從彖傳釋之揚于王庭孚號有厲皆指上六告自邑不利卽戎指五陽

卦德健而說惟健則不怯以容其惡惟說則不猛以激其變故曰决而和揚于王庭孚號有厲皆指上六揚者得志而无忌憚之謂于王庭比五切近君側也一柔在上以其地則居高得上乘之勢兌說故孚于五以其氣則肅殺故曰有厲兌口故曰號有聲勢之謂如後世之權奸竊柄女主臨朝定策國老之類若處之稍不善禍變不測殺害忠讜傾危社稷漢唐以來歷歷可鑒其決之善道如何只有陽剛合力君子道盛自然他阻遏不得其危乃光惡人終必危殆乃君道之光陽明不爲陰柔所掩也告自邑指五陽言全卦乾兌故曰告如告夫三子之告與號字有別告子同道必先自治協力共濟也乾錯坤坤爲邑不利卽戎

何進名外兵遂致董卓之亂李訓鄭注謀用兵遂有甘露之變所尚乃窮也惟用賢舉能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元氣日固剛長而陰消矣故曰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合兪玉吾吳叔美參看）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上時掌切 施音試）

澤之氣騰于天必然致雨遍及于物而陰氣散陽以決之也故決而和君子以施祿及下正法共无所不屆也

陳大士曰公之以爲祿予則必施私之以爲德惠則必居忌者天人所共惡也

俞玉吾曰澤上于天謂澤之氣上騰于天也夬與需下卦皆乾也坎在乾上則爲需兌在乾上則爲夬之決何也乾陽卦也坎亦陽卦也以坎遇乾彼此皆陽故坎水之氣上騰于天則油然作雲未能成雨是爲需之待兌陰卦也以兌遇乾陰陽和洽故兌澤之氣上騰于天則成雨而下降是爲夬之決也需卦下乾上坎中爻互兌澤離日大上猶有日故興雲而未雨謂之需夬卦下乾上兌則天上純是兌澤之氣其決也沛然下雨故謂之夬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四陽爲大壯五陽爲夬初居卦下性剛志銳不勝（平聲）嫉邪之念欲勇往直前以決上六壯于前趾之象以不勝（去聲）取咎乃初之自爲也使得時得位往必勝（去聲）矣何咎之有

胡晉齋曰京房欲去恭顯而卒困于恭顯劉蕡欲去宦官而卒困于宦官皆不勝而往之咎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莫音暮）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剛中乾體故能惕號與戎皆指上六惕然聞號而警省不

自恃其剛而有備以剛健之中應五剛說之中則雖暮夜有戎預知戒備何憂恤之有

此爻變離爲兵戈又離日在下暮夜象小人陰謀詭計如暮夜之戎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頄音葵）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鄒艮思曰九三剛過乎中壯于頄者也剛逞之氣悻悻見于顏面豈可與圖成祇自取凶禍耳君子果以夬爲心而以夬爲事必有善藏之妙用焉應乎上六凝于污也故曰

獨行遇雨若濡衆陽之中。獨與上六和洽。迹若沾濡。則有慍矣。慍含怒意。從容觀變。事克有濟。和而不同之君子也何咎之有。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臀音豚　膚音敷　次音咨　且音沮）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趙汝楳曰。九而居四。與下三爻同是剛德。羣剛迫之。欲止則不能安坐。故曰臀无膚。與上三爻同是說體。欲進而不能果決。故曰其行次且。牽居三陽之先。如牽羊之行。（兌爲羊　牽羊之法縱之前而鞭其後也）以助九五之決。則當進不果之悔可亡。恐

其係于兌體。雖聞羣剛之告戒而不信耳。此爻變坎。爲耳痛。故曰聰不明。

張横渠曰。溺于所趣。必不能用。故曰聞言不信。溺于心者。聽必不聰。

張愼甫曰。位不當者。以與上六同爲說體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莧音現）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高景逸曰。九五爲夬主而近上六。如莧陸在五陽之月。受陰氣而生。有不自覺者。必須夬夬于中行。乃无咎。然一私未鎔。中未光矣。

項平甫曰。其危乃光。與中未光相應。人君與小人比。故爲未光。小人危。則君德明。光者。陽德光明也。

三月莧生之時。故于夬言莧。五月瓜生之時。故于姤言瓜。

上六。无號。終有凶。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小人雖綢繆固結。然亦安能長久而不凶。雜卦傳。君子道長。小人道憂。至此亦无所號矣。

項平甫曰。剛長乃終。與終有凶相應。剛長至五。爻陰猶在

上。剛長至于純乾。則上六終有凶矣。

序卦夬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

邵康節曰復次剝明治生於亂乎姤次夬明亂生於治乎時哉時哉未有剝而不復夬而不姤者防乎其防邦家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

乾巽之卦小畜巽在外乾在內以巽畜乾姤乾在外巽在內一陰初遇聖人所以愼其遇也

姤 巽下乾上

上九高亢稜角峭厲无并包之量中正大行之道至此而窮故吝然以其不能苟容故曰无咎

五與二同德中正象以杞包瓜內含章美无時不以同天爲志故曰志不舍命

言包之大義莫如民民不可遠四與初正應而不能包民心旣離凶自此而起

姤之三反觀卽夬之四三與初同體故坐不安行不速以危厲自戒可无大咎

魚陰物二與初遇爲包有魚月建午曰蕤賓不利賓而使之不及賓故二无咎

巽爲木中爻乾巽木乾金巽爲繩故曰繫于金柅子坎位伏巽之下故曰羸豕

姤女壯勿用取女（姤居后切 取音娶）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長上聲）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李安溪曰柔遇剛乃女之壯故女壯不復稱

漢儒鄭康成曰一陰遇五陽女德不貞朱子雖從之與彖傳不合

鄒艮思曰陽復初稱剛反若故居之還姤陰始稱遇若不期之會故特以遇稱

陽先于陰乃得倡和之義故曰娶卦以柔遇剛陰先于陽乃女之壯故勿用取女不可與長凡陰柔之攙權僭竊未

有不自君子假之柄者當預有制防之義

陽必有陰理之常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天先乎地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剛爲主也柔遇剛恐其主于消陽必有制防之義剛遇中正天下大行剛爲主自有包含之義遇卽時也不可與長卽義也遇最微而時義則大也

俞玉吾曰夬姤皆主一陰聖人則取其應爻不以陰爲主故在夬則盛言九三在姤則盛言九四蓋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也夫以九四之剛不幸而與初六小人適相應亦幸而際遇九五中正之君則在下衆陽无不際遇而君子

之道得以大行于天下。故曰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或以九二遇九五為剛遇中正。非也。又以九居五為剛遇中正。亦非也。姤之時義。蓋謂天地相遇。又謂剛遇中正。非但謂柔遇剛也。天地不相遇。則品物不咸章。君臣不相遇。則其道不大行于天下。故曰姤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誥音告

吳叔美曰。卦本巽柔為主。象曰天下有風。以天為主。風不過行天之令耳。施命誥四方。正是天下風行之象。

俞玉吾曰。天下有風。與風行地上不同。行者在地而行。各以其方。故觀之象曰。省方觀民設教。行者自天而下。無往不遇。故姤之象曰。施命誥四方。省方必親臨而觀之。誥四方。則施命而已。君門深于九重。堂陛遠于萬里。豈能與民相遇。惟施命誥四方。猶風之降自天。而无不遇矣。

乾為君。后之象。錯坤。方之象。巽。命誥之象。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柅音你。蹢音擲。躅音逐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柅。繫絲物。九二以巽木而撰乾金。金柅之象。金者雙上之孔用金初

陰在下。有所制防。猶絲繫于金柅。則不得縱亂。以繫則貞。

以貞則吉。若无繫而有攸往。則失其坤順之貞。而有淫佚之凶矣。

乾初爻甲子。子坎位為豕。伏巽之下。為牝。為羸豕。遇豭孚蹢躅。

先儒以金柅為止車之物。或以為繫絲之物。繫絲之義尤切。

魯道有蕩。齊子遨遊。不能制防。而惟其欲往之心。羸豕孚蹢躅之醜。不可隱諱也。故曰見凶。

劉石閭曰。繫則處柔。往則乘剛。政以謹始。倫以防微。學以化欲。安貞之吉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徐天章曰。大包小。外包內。姤之全卦。一陰在內。五陽在外。故多取象于包。巽陰為魚。二在初外。首與初遇而包初。魚遂為二之所有。可以无與長之咎矣。月建午曰蕤賓。一陰用事。陽已為賓。故曰不利賓。陽无時不主乎陰。陰无時不以陽為主者。天地之大義也。故曰義不及賓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臀音豚。膚音敷。次音咨。且音沮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趙子鈫曰姤之三反觀之即夬之四故象同夬之四夬上六而不果姤之三望初六而不去以同體故也夬四以陽居陰其中歉故行之次且是為不明姤三以陽居陽其中盈行雖不速而以危厲自戒終无大咎未為初六之所牽也

夬卦兌為羊牽羊之牽姤卦巽為繩牽制之牽

九四包无魚起凶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遠去聲

程子曰遇之道君臣民主夫婦朋友皆在焉四以下睽故主民而言為上而下離必有凶變起者將生之謂民心既離難將作矣

制防包含二義象傳甚明柔遇剛為女壯不可與長必當有制防之義天地相遇品物咸章陽為主自有包含之義詩云衆維魚矣巽陰魚象亦民象也徐天章曰陽之不可无陰猶君之不可无民也君而下乎民則民吾民也君而不下乎民則民非吾民也是遠之也

錢國端曰四初正應而曰包无魚直言其不包也以其不中正故不能包也應而不包故曰起凶言凶自此起也以言乎小人則不可不遠以言乎民則不可遠其于中正大行之義幾矣

二爻有攸往見凶不能制之凶四爻遠民起凶不能包之凶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杞音起隕音允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舍音捨

杞枸杞也孔叢子曰杞梓連抱瓜味甘其性蔓延得所附而止

徐天章曰一陰在下柔而延蔓為瓜初與二遇二包初五居重乾之上而與二陽剛中正同德以杞包瓜之象杞之包瓜品物之相遇皆在天地包含徧覆之中含章之象品物咸章含之于中正之中象故曰九五含章中正也一陰之生不知其所以長莫之為而為者天也有不可與長為其所當為者人之志也志也者先天而弗違後天而奉時故曰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節錄有深意

吳叔美曰有陽不能无陰只為不知陰性處之不得其道所以要盡人事包正善處之道若只委于氣數不知立命

所謂舍命者也。

唐之武氏。曾侍太宗高宗一遇。寺中載歸。廢后册立。都是自作之孽。豈可委之天意。所以易理言盡人道以承天。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錢國端曰。上九高亢。剛極稜角峭厲。既隘并包之量。終鮮含弘之度。相遇咸章。中正大行之道。至此而窮。其爲姤角之象乎。吝之道也。然而儒者有云。吾人當學子路。此又上之无咎之義也。神物潛淵。則珠貝不採。巨獸伏山。則林木不伐。峻采振世。則邪慝同心。言角而猶稱姤。安見其爲不遇。无咎宜矣。或問世之治常少。亂常多。君子常少。小人常多。奈何。曰。于夬而深于去小人之道。于姤而深于處小人之道。何憂乎不治。何畏乎小人。

狷者之所爲。雖疵其吝。然嚴勁剛介。異乎輕肆放逸者。故曰无咎。

序卦。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

升卦大象。地中生木。正生物之功。然燥土不能生也。澤國土潤。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其精日聚。其氣日升。此萃而升之義也。萃之道下往。升之道上行。萃乃所以爲臨乎。升乃所以爲觀乎。地道於是始終焉。

萃　坤下兌上

聚防其散上六陰柔萃道之終憂民之切至于齎咨涕洟未安于上故得无咎

九五居尊萃于有位无咎然非僅以親信爲孚必有元永貞之德以顯比乎天下乃爲光大也

九四非君位當衆聚之塗故位不當然剛德同體惟能下納三陰以萃五則大者吉而无咎也

六三比四義當萃五四兌體故萃如嗟如若往而萃五自合于四中爻三四五合巽故口上巽

六二與九五陰陽正應中心相孚利用禴禴合祭也二引初三以萃于五引吉无咎故中未變

坤畫中虛未通於五有孚不終初應四宜萃五故志亂上卦兌合四萃五握手笑合往則无咎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萃音瘁假音格說音悅

程子曰王者萃聚天下至于有廟則萃道之至也羣生至衆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而能致其來格祭祀之報本于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

萃不以正則人聚為苟合財聚為悖入安得亨乎故利貞

萃者豐厚之時也其用宜稱故用大牲吉

徐天章曰坤兌皆陰故萃卦假有廟九五以剛中為上下之所萃象王者聚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九四合下三陰以萃於五象人臣合天下之心以事其君普天之下莫非王臣聚以正也天命之謂性忠孝皆天性尊尊親親人心之不容已即天命之於穆不已也用大牲吉左傳博碩肥腯謂畜之碩大蕃滋也順以說聚以正中和則為萬物之所歸天地萬物之情人之情也

乾始坤生天地此聚也形交氣感萬物亦此聚也天地萬物之情聚而已矣天地萬物之聚順以說而已矣惟順以說可見天地萬物原通于一于咸見其情之通于恆見其情之久于萃見其情之同

萃卦假有廟用大牲二爻利用禴象皆有取于祀典者坤兌皆陰卦陰幽之義也坤為牛兌為羊坎為豕大牲之象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上時掌反

俞玉吾曰澤上于地則聚而為湖萃之象也川壅為澤禹貢雷夏既澤大野既豬彭蠡既豬震澤底定是也澤聚而不防則決衆聚而不防則亂聚之衆莫若兵戎君子以簡

治戎器之弊壞者易而新之除者去舊取新之謂所以戒備不虞之變庶幾有備則无患也大雅抑之詩云用戒不虞正所以保其萃也

比臨萃三卦相似而取象不同臨卦澤上有地澤之薰蒸能盡地之廣大无不潤澤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聖人德澤之盛足以有臨也故曰地澤臨比卦地上有水非聯屬流通則不能以相合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欲使天下之民心上下常得遍洽比而有以聯屬之也故曰水地比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號音豪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徐天章曰。五為萃主。而初與四應。自初至四中間格相遏而未至于五象如有孚不終初以陰柔。當萃之始。義當萃五。決擇靡定。則志亂也。

卦義下三陰合四。而同歸於九五之尊為萃。則九四之所萃。皆為五萃之也。上卦兌為口。故言號。中爻互艮為手。故言握。初合四而萃五。則握手之間。笑說契合。萃以正而孚有終。勿用憂慮。往則无咎矣。言必往而萃五。自有合于四也。節錄

趙子欽曰。有孚不終。私疑四也。乃亂乃萃。昧卦義也。若號一握為笑。勿恤。所疑釋也。往无咎。聚以正也。柔故有疑。順故疑釋。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禴音藥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徐天章曰。二以柔順之中。應剛說之中。與初三相引而萃于五。此其所以吉而无咎。禴合祭之名。謂薦其誠也。孚而後用。則用无不利矣。五以匪孚為戒。二以孚為利。故曰中未變。

蘇子瞻曰。尊卑潤絕。上下之情疎。禮節繁多。君臣之義薄。此聖人取象于用禴為利之意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六三義當萃五。故曰萃如。比于四。四兌體。故曰嗟如。无攸利者。未有所利也。中爻三至四五互巽。象曰上巽。欲其合四以萃於五也。故曰往无咎。若不往而萃五。則小而吝矣。陰為小。上六亦陰爻。若從上六。則吝之道也。

隗囂遣子入侍。而私結公孫述。不歸光武。終至敗亡。是也。

九四。大吉。无咎。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九四上比於五。下近三陰。非君位。而當衆聚之塗。不幾有權門之咎乎。故曰位不當。然能上承于五。而下納三陰。為國為君。萃必以正。何咎之有。大吉者。陽為大。剛德足以稱其位。則不以位為嫌。故曰大吉无咎也。位不當從五爻萃有位位字來非陽居陰之謂

聚之私門。是為植黨。升之公朝。則為薦賢。以人事君。乃溥大臣之職。此正異于權臣之用心也。故曰大吉。无咎。

程子曰。非理枉道而近君得民者。蓋亦有焉。齊之陳恒。魯之季氏。是也。得為大吉乎。得為无咎乎。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項平甫曰。九五居尊位。為萃之主。固當立賢无方。而其所萃乃有定位。雖曰正應相從。守中不變。未為有咎。然此豈光大之道哉。必能不係其孚。而用元永貞之德。以顯比於天下。乃可以无私挾之悔矣。六二之孚。與九五之孚。二字相應。古語謂所親信為孚。未光者。于无所不萃之志未光也。

趙子欽曰。萃之時。九四非强臣。陽剛同德同體。九五非弱君。陽剛而居正位。非獨以位萃也。必萃以德。

比一陽居五。得比而尊。萃則益之以九四。豫一陽居四。位近而逼。萃則益之以九五。當以是求之。

張習孔曰。九五陽剛中正。萃于有位。固无咎矣。以其居悅體。故有匪孚悔亡之戒。卦辭利貞。皆言聚以正也。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齎音躋　咨音資　涕音體　洟音剃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上當兌口。故有齎咨涕洟之象。然兌說何以反憂。蓋人情有聚必有散。聚道之終。常存不安之心。即戒不虞之意也。

丘行可曰。萃之終。兌之極。聚終而散。悅極而悲。理之常也。能于聚悅之時。知有憂危之懼。聚必以正。終无咎也。

卦體順以說。无有不萃。故六爻皆得无咎。

序卦。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

徐天章曰。柔以時升。天地間陰陽二氣。迭為升降。陰之升也。始于巽。而終于坤。巽柔而遇坤順。則巽而上升。正惟其時。是以謂之升也。然二氣雖迭為升降。而巽柔必以剛中為主。坤元之順承天而時行。彖辭元亨乾元之剛健中正而與時偕行也。

雜卦傳。萃聚而升不來。謂升于上。不返于下。先儒謂惟周家至德。足以當之。況九二陽剛用見大人。四爻王用亨于岐山。若主仕進言。覺未融洽。

升　巽下坤上

地之上皆天清寅之寅其升至矣乾行不息之貞順天理之自然上達之極致

五爻中正之位坤土故言階歷階而升象曰大得志即彖傳言南征吉志行也

岐山在禹貢雍州境南坤西南取象周家王業積順而升言文王之順事无咎

上升坤順坤為邑虛邑之象升至三將升于高明之境萬物皆相見故无所疑

九二剛中應五彖言用見大人指陽爻得中也利用禴謂相孚上達而无咎陰陽相得為有喜

下卦巽體初六允升從二陽以升故曰上合志所以為升者在巽所以成巽者在初故曰大吉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吳叔美曰。坤巽皆柔。而所以升。皆因得二剛生長之氣。是其升也。時升而升。故曰柔以時升。時云者。謂其適中乎得升之理也。蓋九二一剛。既得中。而又上下應之。卦體巽以順。所巽入而順從者。惟此剛中至理。中而應。則全卦盡是生氣。以此而升。純是天理。自然上達。是以大亨也。萃以剛中聚。升以剛中升。升是天德。萃是王道。故皆稱大人。不曰

利見而曰用見。蓋德日進于高明。雖未升五位。而其可用為天下共覩則一。故謂之用見也。以此其德。天下何憂不共登于大猷至治。故可以勿恤。而曰有慶也。繇此以征。乃謂之南征。蓋乾南坤北。柔以時升。是柔皆向剛而行。與時偕行者。剛之志也。承天而時行者。柔之順也。故曰志行也。或以南征指離言。其義亦同。離位即乾位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木生地中。不見其長。而无時不長。生生之機。自然而不容己。升之象也。生性在木。雖无時不生。必得坤以順之。然後

日成其高大。生理在人心。亦无時不生。必有順德以積之。
則亦日進于高大。生生之道然也。惟巽故生。惟順故積高
大。巽象。
初六。允升。大吉。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吳叔美曰。升。巽在內爲升之主。坤三爻則所升之境地。初
爻允升。允信從也。柔從二陽以升。故曰合志。大吉。正從合
志來。
蘇子瞻曰。所以爲升者。巽也。所以爲巽者。初也。故曰允升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禴音藥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九二剛中。全坤之所應者。此爻也。故稱孚。孚則可以相通
故利用禴。升之用禴。謂以誠心直通徹而達于上也。初之
允。是發端以信。二之禴。是中心以誠。必誠必信。何患不日
進。陽得陰。謂之有喜。
九三。升虛邑。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九三亦巽剛。升而三則已入于境詣。坤爲邑。前是坤順中
虛。升虛邑之象。升曰虛邑。畜曰天衢。皆高明廣大之意。升
高望遠。萬物皆相見。豈復有疑于所行者乎。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亨作享下同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吳叔美曰。六四坤順首爻。以順德積小成高大。无如周家
王業。故取以象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文王順事之心也。
詩云天作高山太王荒之既作矣文王康之彼阻以岐有
夷之行爻辭正取諸此
二與四不言升。嫌五也。二以誠通四以順事于升之時。言
言精矣。

六五。貞吉。升階。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五中正之位。貞吉升階。言周家王業。皆積順所致。如歷級
而升。貞吉而得升也。象言南征吉。志行。爻言大得志。乾行
之志也。二與五應也。坤土故言階。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冥。清冥之冥。天也。地之上皆天。故曰冥。上天之載。无聲无
臭。无階而升。其升至矣。冥升之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

息。不息之貞。乾之貞也。消與息對。陰虛為不富。

高景逸曰。順天理之自然。上達之極致也。

序卦。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

為卦兌上而坎下。坎本泉源。欲其出而上行。遇兌氣收歛有不得行之勢。故云剛掩。所以為困。然剛掩者。一時之相遇。不改者流行之本體。得其流行之體。何畏乎掩。故困自有亨道。

吳叔美曰。坎是心體。人心中一脈泉源。无時不流行。然不能必其无難通之遇。有時窒而見掩。即謂之困。然困者遇也。心體何有困。君子不以困為窮。正欲于困中得通。故曰。困窮而通。蓋德慧術智。生於疢疾。困窮而通。乃真通也。

李右齋曰。困有時而亨。然去困之道。不可急迫。聖人于困卦。示人曰方來。曰來徐。徐曰徐有說。盡道其間而徐以俟之。所謂時雖困而道則亨也。

困 坎下兌上

⚋ 三四五互巽為木。上六柔爻繫于上。葛藟象。在上不安。為臲卼。曰者兌口之言。

⚊ 兌錯艮。艮為鼻。變震為足。兌為毀折。上下陰拆。劓刖之象。中爻離與赤紱之象。

⚊ 陽爻居柔而行。不勇故徐徐。坎為車輪。剛成兌金。如以金鋼其車輪。故曰金車。

⚋ 兌錯艮為石。坎為蒺藜。坎為宮。坎為男。兌為女。坎兌中宮皆陽爻。故不見其妻。

⚊ 坎為酒。兌為食。中爻離。巽朱紱之象。坎隱伏。有人鬼象。用享祀。

⚋ 人坐則臀在下。木根在土上為株。地下曰幽陰。虛曰谷。坎數三。不覿四之應也。

鄭少梅曰。困卦兌坎相重。兌西秋氣。坎北大冬。兌一陰始得秋氣。蔓草不除。故上爻葛藟之困。六三秋冬之交。葉脫而刺存為蒺藜。初六在坎之下。大冬之時。草木凋零。僅存株木。困從木。三陰爻因時取象之精如此。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朱子曰坎險兌說險而說是身雖困而道則亨也處困能亨則得其貞非大人其孰能之又戒以當晦黙不可尚口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坎剛爲兌柔所揜九二爲初六六三所揜四五爲上六所揜此困之所由名也艱險之中而能樂天知命則爲不失其所所者此心也此道也有言不信尚口不如求心矣

顧厨俊及標榜盛于一時而黨錮遂起遂尚口之戒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程子曰君子當困窮之時知命之當然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于險難隕穫于窮厄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爲善之志乎

吳叔美曰澤无水无字之義與澤滅木滅字同即彖之云揜也八月白露降而水縮九月霜降而水涸皆兌氣所致坎水流行其源不竭乃陽氣之運行不息也陽氣伏于內則陰氣浮于外矣故曰剛揜

高景逸曰何地何時不可自遂其志不能遂志者不能致命也今曰一切聽之於命吾順受而无容心焉是委命而非致命也致極于命知天所付之正理所謂困而不失其所者何志之不可遂豈人之所得而困乎

錢國端曰今人處險難都輕易踐過去卑者惟有戚戚高者亦是擺脫排遣何曾說君子不失其所亨却是險而說到險而說地位造化在我故云致命行无不得故云遂志若是命不能致便是志不得遂看君子遂志處真是不失其所亨真是有諸己而信心可得而惟口不可得而言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臀音豚 覿音狄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處困惟剛明方能出險初六陰柔坐困不能安于所遇則

所入愈幽所困愈久也○處困而求明便不至于如此所以要困而學幽與明反明則萬物皆見可以及時而行矣

人行則趾爲下坐則臀爲下木根入土曰根在土上曰株在卦之內故曰入地下之位故爲幽陰虛爲谷坎數三三歲不覿昧于所見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紱音拂 亨作享

困于酒食謂未得爲天下用也朱紱方來五將應二也利用亨祀剛中之德誠意足相感也征雖凶而于義則无咎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不失其坎之心亨故時雖未亨而德則有慶

文文山曰、食人之食、憂人之憂、二困酒食以之。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處非其地、故極言困之凶。周官、罷民坐諸嘉石、寘之圜土、寘之以棘。罪人離異其家室、

六三上揜四、下揜二者也。堅而不可勝者、石也。兌錯艮、艮爲石。傷而不可據者、蒺蔾也。坎爲蒺蔾、坎爲宮。中爻上體巽爲入、下體離爲目、坎爲中男、兌爲少女、故言妻。坎之中爻、兌之中爻、皆陽爻、不見其妻之象。

象曰、據于蒺蔾、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違道而困、非所困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驗養初曰、九四與二皆陽剛、四已出險、二在坎中、坎輿多眚、有困于金車之象。四志在下之二、艱其居險、故來徐徐。九居五爲當位、四雖不當位、然密比于五、同體有與、故雖吝而有終。

○四爻之解不一。先儒多以四與初爲正應、四來拯初、爲九二所隔、故遲疑而來徐徐、終必相從。竊疑初六爲揜剛而困、四雖與初相應、質本陽剛、豈可反爲小人之援。且以爲阻于二、則于繫辭辨是與非之義未合。○吳叔美曰、九四與二同德、四在高位、乘車之人、下求二之賢以共濟、但以時方剛揜、所以徐徐而困于金車、然有同德相與、所以有終。○李安溪曰、四以陽剛在上位、當困之時、雖无意于來、而已被招致、來徐徐困于金車之象也。古者車服以庸、四居坎體之上、故取此象。困而居位、故吝。與九五合德、故有終。志在下者、思隱于下位、不得已而來也。有與、承五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劓音異 刖音月

吳叔美曰、九五剛中得位、與二正應、困之得通、全在二五合。二得五方成說、但揜于上者、劓之不易也。揜于下者、刖之不易也。是以二猶困于赤紱、而未易遽合。然二五同是中正之德、待時則自相得、乃徐有說、險而能說也。利在積誠自通、如祭祀耳。

張習孔曰、上下指三柔。○玉藻、再命三命、皆服赤紱。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正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祭祀者、只自盡其心、則不求所以福而福將自至。處困者、只自盡其道、不求所以亨而亨自至、故曰受福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臲音孽 卼五忽切

居柔應柔、葛藟象。陰蔓于上、搖兀不安象。兌爲口、故稱曰。

夫處困之極、必須剛健力行、徒尚口曰動悔、非眞有悔也、故以征爲吉。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未當者、處困之道未當也。動悔有悔、所以吉者、以其行而不居也。釋征字之義。

錢國端曰、困而安坐于初、卒无聞見之期。困而臲卼于終、尚有征行之吉。甚矣、困而不學者之終爲下民也。三之蒺蔾、聖人以爲不祥。五之祭祀、聖人以爲受福。乃有不肯受福以生、而卒甘于不祥以死、亦獨何哉。

序卦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程子曰為卦坎上巽下坎水也巽為木巽之義則入也木以成器木入于水下而上乎水汲井之象也

坎德在人心萬感之所不能撓但患已无所以貞之故困卦言不失其所又萬應之所不能窮但患已无所以通之故井卦言養而不窮

脩身治世用賢養民之道莫備於井

井泉之脉雖出于自然而上出其水則由乎人力以此觀之則人豈可以性為天授而不思學問之功哉人之所性存乎其養苟得其養則大本立而達道行溥博淵泉時出而不窮矣

井 巽下坎上

五為寒泉上爻旋轉坎輪以收巽繩汲水而上井收之象陰爻不閟勿幕之象

陽剛得中為井泉甘潔中爻兌口之上為食乾為寒坎得乾中晝天一之寒泉

砌井為甃陰列兩旁甃之象修井則土不頹水不汚而有常汲之功矣故无咎

剛爻居陽位為井渫而清潔在兌口之下不為人食王謂五三四五互離為明

在上陽爻在下陰爻如下注之谷巽為魚小魚旅行為鮒巽綜兌甕敝漏之象

六陰柔在水之下故曰泥中爻兌口達故不食轆轤為禽坎輪在外卦故无禽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繘音聿 羸音雷

朱子曰井者穴地出水之處以巽木入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故為井改邑不改井故无喪无得而往者來者皆井其井也汔幾也繘綆也羸敗也汲井幾至未盡綆而敗其瓶則凶也誡事當敬勉不可幾成而敗也

程子曰邑可改而井不可遷汲之而不竭存之而不盈无喪无得也至者皆得其用往來井井也无喪无得其德也常往來井井其用也周井之道也井以濟用為功幾至而未及用亦未繘井羸其瓶同有濟物之用而未及物也

或曰改邑不改井所在之邑井无異製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巽為木有入之義入而上水故為井所以養而不窮也其不窮者以有源頭活水无處不同改邑不改井也以剛中者泉源之不竭乃陽氣之運行不息也巽水必要及泉得泉必要上水繘未及井與及水羸瓶皆凶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張愼甫曰人情逸則易與爲非勞始可與爲善故君子之於民勞之而已勸者鼓動之也相者輔翼之也以勞之之道佚之而養道成矣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井取新泉泥則未新故爲舊井禽取水之轆轤以其未可汲故无禽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泥不通泉更宜下入然井之所以致泥者以時舍之不浚故泥也

蘇紫溪曰人心物欲之汚其井之泥乎不能强于爲善而惟安于舊染无用于世觀此爻可以知所當勉矣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射音石 鮒音附

泉出注谿曰谷穴出之水不能上行而僅爲小魚注射來註巽爲魚小魚旅行以相附爲鮒甕敝漏不爲用也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有出水之穴而其功僅足以射鮒上无汲引之人如甕之敝漏反漏于下也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渫音屑

渫者治井而清潔也九三以陽居陽其象爲可食之清泉不食者二三四互兌三在兌口之下有不爲人所食之象爲我心惻傷時之不遇也坎爲憂象然可汲之用已在若王而明天下蒙其養矣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行惻者行道之人皆爲心惻求王明求王心之明也三與五位不相當故須求曰明指離之象左傳曰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天下並蒙其養故曰受福

六四井甃无咎 甃側救切

井甃井之甃砌者甃則土不頹水不汚可以常渫而常汲矣故无咎

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見井之得泉得用皆人力所致也

井不脩則土易頹而水不潔身不脩則嗜慾日深而天機日淺

九五井洌寒泉食 洌音列

洌甘潔也五得中而正井之用成矣又曰寒泉食井當春夏則寒正是巽令其用於時尤切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泉之甘冽者天德之純也。為天下食者王道之溥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幕音莫

收成也井收而水上出矣六陰虛勿幕象取之无禁也有孚者用之不竭也所以元吉

郤國賢曰井渫君子脩己之功井收君子及物之功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井養之功大成也

初言泥則三言渫五言冽二言漏則四言脩上言收六爻語脉相承人能濯去舊見以來新益則必不泥而无禽矣

能由下學以至上達則必不谷而成漏矣常使渫者之可汲豈憂无王明之可求常令脩之而无咎何患无有孚之元吉井德之地也于此見之困不失所是正己无求學問故困以寡怨井養不窮是淵泉時出學問故井以辨義

序卦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

程子曰井之為道存之則穢敗易之則清潔不可不革者也故井之後受之以革也

徐天章曰卦象五行震東方木盡中爻離震為甲日兌西方金巽中爻離兌為庚日坎離天地之中戊己十干之中中土之位土中之數戊陽土陽主生陽生子中坎中一陽為戊日上合震是為陽生之信之己至故解曰草木甲拆己陰土陰主成陰生午中離中一陰為己日上合兌是為陰成之信之己至故革曰己日乃孚

革 離下兌上

上六應九三可為豹變之君子以質陰未能透底叉象革而之小人革道成矣

九五內椅文明外昭和說乎亩一新為虎變大人不待占決而革孚信于天下

四兌體革至此與革而當故日改命吉有孚于人心故日信志

三與上應為相息火燥則困躁貞危厲自四五上為三就所謂革而信以有孚

十干己至癸為後五日信屬土信而後革故應而有嘉故征吉

黃中色牛順物初陽在下非中非順欲其固守以待己日之孚

革己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己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說音悅當去聲

卦以離兌合體離明則灼義理而非妄革兌說則隨時勢而非強革己者信也仁義禮智信惟信屬土土養萬物則所謂革者不過欲以愛養天下耳其愛養天下之心蘊結于未革之先者足以見信于民而後民信之故曰己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者大亨之道必利于正則革當其可而

悔亡矣。

水火相息息為止息又為作息物止而後有生也陳大上曰澤中有火變生成熟革其性未嘗滅其性也

朱升曰中少二女同居父母家其後將有適志各有在而不相得是亦變革其常也

革而信之非革而後信言其所革者民皆信之信其有利益天下之心也天地之革純是一團生生之心節宜于於穆之中內時之成是天之元亨利貞也桀紂虐民湯武從而革之其革也所以曲全其生生之心也天好生人欲生

而湯武以生生之心為革則順乎天而應乎人矣

天下之革莫大於時變亦莫信於時變窮而不革雖天地无以成四時故主革者必如四時之不爽使人灼見而不疑又如寒暑之密移使人相忘而不駭所謂己日乃孚者以此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項平甫曰火旺于離遇兌而伏澤已在上火已在下寒當革暑陰當革陽无可疑者然而方伏之時火氣猶盛人見為有不知其將革也革之所從來久矣故曰己日乃孚天

之道也

徐天章曰古者考天象驗人時皆以火為證三月火出于辰五月火中于午七月火流于申十月火伏于亥天時之推遷變革无不以火為候火出于辰藏于兌澤中有火火藏澤中寒當革暑陰當革陽時序變遷革之象也君子以治曆明時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日每日一周天每日進過于日一度此曆之所謂次舍躔度也日行南北陸而四時氣候隨之約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此曆之所謂分至啟閉也然周天之度豈能截然整齊或

有奇餘不盡之數。一歲之日。亦豈能截然整齊。或有奇欠不足之數。郭守敬謂天餘七十五杪。歲縮七十五杪。赤道每歲差一分五十杪有奇。六十六年退一度。黃道每歲差一分三十八杪五十九微三十纖。七十二年退一度。蓋以黃道斜絡赤道內外。當其斜處其度分濶于赤道耳。此曆之所謂歲差也。杜預曰。治曆者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故曆須年年改。曆不治。則不足以明七政之度。不足以明七政之度。則不足以明四時之變。故治曆所以明時也。書曰。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曆之所以分晝夜者。以日行之出入乎地也。曆之所以分晦朔弦望者。以月行去日之遠近也。曆之所以分春夏秋冬者。以日行去極之遠近也。曆之所以積閏成歲者。以氣朔之盈虛也。故曆主正日。日一正。餘皆正矣。卦位離居南。離爲日爲火。以一日言。則午其正中也。以四時言。則夏其正令也。然日固遍乎晝夜。而火亦關乎寒暑。故日行于酉則爲酉中。行于子則爲子中。行于卯則爲卯中。火流于西。則當秋令。流于北則當冬令。流于東則當春令。今澤中有火。是日之行于酉。而火流于西也。日行于酉。革晝爲夜。火流于西。革夏爲秋。晝夜爲一日交際之會。夏秋爲一年交際之會。有終而復始之象。一年終則有始。一月終則有始。一日終則有始。終則有始。天行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故君子以治曆明時。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鞏九勇切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雖當革時。初陽在下。是革而未至己日者。鞏固也。黃中色。牛。順物。用守作推待意。惟初有鞏固之守。故二成己日之革。陽性上行。欲其固守。故曰不可以有爲也。

六二。己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象曰。己日革之。行有嘉也。

離之一陰在二。是爲己日。己而後庚。彖言己日乃孚。己日乃革之。是孚而後革者也。孚而後革。則革无不當矣。征吉无咎之象。二五以相應而革。故曰行有嘉。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三與兌口相應。有言象。離居三爻。隔三爻有三。三就象。未孚而言革。雖正亦危。九三過中之離。故有征凶之戒。革言三

就有孚則事理詳明人心信服故曰又何之矣正言无有不可革者也。

錢國端曰三與上相息而爲革三火剛燥如不貞其在三而貞其在上其无凶乎此非三之所革之當也夫惟艱貞危厲自四而五而上三有所就以言革其斯爲革而信之者乎。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吳叔美曰四兌體正上下相革之際到此而革貞革而當者故悔亡貞革而信者故有孚惟孚而改所以改命吉象曰信志正見孚于人心之謂改命即革命與變字相應惟其有改于革前之經綸斯有變于革後之功化如下文所云。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以陽剛中正之德當兌金肅殺之秋而爲順天應人之舉宇宙爲之一新故有大人虎變之象不待占決而孚信者也若湯武之東征西怨南征北怨其君子迎君子其小人迎小人何待于占未占而孚所謂己日之孚革而當也。

錢國端曰文炳文蔚差别蔚止于盛英華發外炳極其明昭明有融革九五之文炳乃乾九五文明之能事也故在乾謂之飛龍在革謂之虎變。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蔚音畏

革成之後公侯則開國承家百姓則心悅誠服若復過求則凶矣惟與天下相安于无事故居貞而吉也。

君子由中以發外小人順外以從君斯亦革道之成矣若欲革皆革心雖古帝王之治不能也。

上應三進于四五之上循循雅飭可爲豹變之君子以質陰難于透底又象革面之小人。

蒙山陳氏曰程子于上六革面之義以變化氣質言之既深罪夫自暴自棄者而又曰下愚能革面者何也心雖絶于善道其畏威而遠罪則與人同也惟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朱子曰革是更革之謂須盡翻轉更變一番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小補之者謂扶衰補敝逐些補緝若是更革則須徹底從新鑄造一番二先生之言吾黨宜時時誦之毋徒目豹變之名而自甘革面之實也。

序卦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

朱子曰鼎烹飪之器其卦巽下離上下陰爲足二三四陽爲腹五陰對峙其間爲耳一陽橫亘乎上爲鉉鼎之象又以巽木入離火而致烹飪之用也

天地間萬物化于火革故于斯鼎新于斯人心萬理變于明去舊于斯從新于斯

天下神器也民爲之基德爲之寶賢人君子爲之輔如鼎之有足有腹有耳有鉉而後天下安焉故曰定鼎

鼎 巽下 離上

上九以剛處柔金鉉而飾之以玉剛柔中節鼎烹之用成矣故曰大吉无不利

五惟有黃耳乃能受金鉉君臣契合大烹以養聖賢耳以虛用

四變中爻覆足允爲毀折致覆公餗知小謀大力小任重信任非人災及其身

三與上應木火過盛鼎中沸騰鼎耳熾焚而不可舉爲耳革行塞失烹飪之宜火熾雨解得吉

九二陽剛居中鼎既有實宜慎所之三與二同體相比公侯好仇三耳革之疾然有五應无尤

初爻鼎顛趾以洗滌出否巽爲兌之倒體兌爲妾春秋大義母以子貴故无咎

鼎元吉亨 鼎都領切

鄒氏思曰鼎之爲物端而重凝而固大而能容古人取以象大寶之位故卦辭直曰元吉亨蓋元則善足以長人斯可以凝圖定鼎而吉无不亨也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亨皆作烹 飪音任

吳叔美曰鼎象也全取以木巽火之象上古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後聖有作然後脩火

之利以炮以燔以烹以炙皆取木巽火之象故聖人制器尚象觀木巽火而制鼎後人觀鼎則得木巽火之妙用民非水火不生活以木巽水人可得養故聖人于井曰養而不窮以木巽火人可善其養故聖人于鼎曰亨飪亨飪所供无不應用此以祭祀禮賓爲言舉其大者耳祭祀莫尊于上帝亨上帝用特牲禮賓莫重于聖賢則有牲牢酒醴故曰大亨

鼎之妙用成于一巽字是調鼎真火候也飪釋文曰烹調生熟之節學問火候正在一巽人有聰明不得調伏都是

強陽之氣、惟有一巽、自然見善而入、所以耳目聰明。五爲鼎耳 外離爲目 其功夫全在柔上行、與得中而應剛。惟柔上行、以一段虛中爲巽志、何善不入。惟得中而應剛、執中在己、又見善而能從、自非无主之柔矣。邵康節詩云、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不爲貧。人知木火烹飪、以養其耳目之形體、不知學問成就、以養其耳目之聰明、是以義精仁熟之功、不易言也。

人一點離中虛明、便是帝天明命。如何不通得上帝。便是聖賢同然。如何不合得聖賢、故曰以享上帝、以養聖賢。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凝音寧

以二體言、古人立國、以鼎爲重、所以帝王受命、則曰定鼎、革命則曰遷鼎。主器必有位。上卦離 南面向明而治、方爲正位。命、天命也。下卦巽 巽爲命 凝、堅定也。中庸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來矣鮮曰、鼎之器正、然後可凝其所受之實。君之位正。然後可凝其所受之命。鼎綜革。故革亦言命。孔子因大禹鑄九鼎象物。成王定鼎于郟鄏。所以言正位凝命。周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此不能正位凝命之兆也。

高景逸曰、鼎爲安重之器。木上有火。正心不違仁之妙、故曰正位凝命、命須如是而凝也。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否音鄙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初雖巽木主爻。然上從乎二、方得巽中、故取顛趾象。顛趾非利、而出否則利、得妾非正、而以子則正。故无咎。

學問最妙是出否。將舊日腹腸。顛倒而出不留些子。方有日新之路。若其始留得些子渣滓、其終安得如金如玉。巽初之妙。只是自家虛衷洗滌、所以便有變化脈胎。

吳幼清曰、巽爲兌之倒體、兌爲妾。四爻陽在上而不中正。初應四、如妾因其子之貴而得以上達。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是也。

喬石林曰、鼎繼革之後。其餘風弊政、未能盡除、故于初發出否之義。不然。鼎重器也。豈以顛爲利哉。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仇音求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九二剛居中、鼎有實矣。未實之初、鼎尚可顛、既實之後。當

謹其所之不可妄動喻養初曰三與二同體相比仇與逑同詩赳赳武夫公侯好仇三耳革行塞故曰我仇有疾三雉膏不食故曰不我能即然有耳鉉在上終當即吉可无尤也

先儒多以我仇有疾指初六初六既洗鼎出否豈得復言有疾彖傳巽而耳目聰明可見烹鼎之功全在於巽而巽之所以爲善在於剛而能柔陰能順陽豈可言不我能即既失同體之義又不合全卦之義況二爻有實亦須初六載鼎宜從喻氏說爲是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雉音池 去聲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三爻與上爻應皆居木火之極則鼎中騰沸併鼎耳熾熱革變而不可舉移矣鼎以耳舉行故曰鼎耳革其行塞雖有雉膏之美不得食矣火熾救之以水方雨則陰陽和虧悔而終吉也義者宜也木火太過失烹飪之宜所以耳革行塞也三四兩爻當從來註看象

以全卦論三四兩爻皆爲鼎腹三曰耳革四曰折足何也下體巽有足而无耳故於三爻言耳革行塞之病以示戒上體離有耳而无足故於四爻言折足覆餗之病以爲防以喻强陽之氣失調養之節把有用聰明都成无用皆於中爻錯綜變體取義聖人於此或發其未然之戒過中之防雖一一根於卦義而實出於前後旁外以盡其情故卦有初上兩爻而後時變窮有中四爻之互體而後時義備

來矣鮮曰三變則中爻爲離爲坎坎爲耳耳之象也革者變也坎爲耳痛耳革之象也巽錯震震爲足爲行變爲坎陷不能行矣離爲雉鼎實爲雉膏中爻兌三變則不成兌口故雉膏不食坎爲雨故曰方雨陽實變陰虛爲虧悔則趨於吉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餗音速 渥音握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來矣鮮曰四變中爻爲震足之象中爻三四五互兌爲毀折折足之象鼎實近耳實已滿矣若不勝任則折足震動有覆餗之象餗鼎實也鼎以享帝養賢故曰公餗王輔嗣曰渥沾濡之貌既覆公餗體爲沾濡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不堪其任受其至辱災及其身故曰其形渥也言信任非人國之大任不可以妄居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鉉胡卷切上爻同

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張習孔曰五惟有黃耳乃能受金鉉所謂取人以身也黃耳金鉉見君臣契合之象任賢勿貳故曰利貞中以爲實言虛中善受耳以虛用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上九居鼎之極鉉在鼎上鉉之象也此爻變震震爲玉玉鉉之象

喻養初曰一鼎止用一鉉非金鉉之外又有玉鉉也金鉉而飾之以玉所以煥文章也剛而節之以柔如玉之溫潤鼎之用成矣是以大吉无不利也。

項平甫曰凡烹飪之事以剛柔得節爲功易中節字皆謂度數之宜

序卦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

程子曰震爲長男取主器之義而繼鼎之後鼎者器也序卦取其一義之大者震之爲卦一陽生于二陰之下動而上者也震爲雷故有奮發震驚之義。

震恐懼致福一句是一卦主意大要先事知戒斯可免臨事之虞臨事知慎猶可免後事之失蓋知懼則有備无患而弗畏入畏也然君子之震懼非怵于禍福利害之謂畏天而已矣恐懼者畏天之實心脩省者畏天之實事也。

上六不比于陽故震不于其躬二三五皆比于陽故震于其鄰婚媾有言洊震皆長男何以云婚媾震錯巽則巽爲長女故取象婚媾親近者亦不免于有言也大過卦巽兌皆女老夫士夫亦于錯卦取象可以類推也

震 震下震上

耳聞目視而不動于心故征凶二三五比陽而驚恐故長鄰戒

五以柔中而居陽位心有主則恐懼若必有事焉故曰大无喪

四洊雷中爻坎水艮土和爲泥入地坎聲之謂遂光明未透也

死而復生曰蘇三去初遠而近四能行則目中无眚而生意續

六二坤中叢坤多藏因震厲而喪貝震綜艮九陵象從陽爲七故勿逐七日得

初爻爲卦主初能恐懼後必安業[illegible][illegible]虎无一息不動故取象

震初成始艮上成終故曰帝出乎震成言乎艮震于四則遂泥艮于三則厲熏心然則學者將任其埋沒而不爲首出之思乎抑遵道而行半途而廢乎既无以成始又无以成終此自暴自棄者遍天下而來孟氏之哀也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虩音隙 啞音亞 匕音彼）

朱子曰。人常似震來時虩虩地。便能笑言啞啞。卽到震驚百里時。也不喪匕鬯。其意相連。（語類）

匕。棘木爲之。取赤心之義。長三尺。刊柄與末。君匕之。臣載之。舉牲體而升于俎。鬯。合鬱香之酒。所以灌地而降神。人君于祭之禮。匕牲體薦鬯而已。其餘不親爲也。

崔子鍾曰。震以人心之動言。人心常惺惺。常自戒愼恐懼而不能已。象震之來而虩虩（虩蠅虎。無一息不動）然不安寧。此眞陽之動。所謂帝出乎震也。震動而懈慢怠弛之氣皆消。自然精神凝固。舉動安和。有笑言啞啞之象。是于震動中得寧定之精神也。平時業已寧定。臨事豈復震撼。卽震驚百里。變莫大焉。而能不喪匕鬯。神明在念。匕鬯在執。與奏格無言時同也。有主故也。故曰震亨。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吳叔美曰。震來而恐。隨恐隨忘。是天之自動。生意不續。惟震來虩虩。周旋顧慮。如虩之无一息不動。以喻君子之戒愼恐懼。无時不然。方是動與天俱。必自天佑之矣。故曰恐致福也。人之放逸。不可言和樂。合乎天則。自然順適而和樂。雷聲一震。則百里之中。遠者驚。近者懼。主器精神。亦要貫遠貫邇。戒于耳目所及。懼邇也。戒于耳目所不及。驚遠也。出皆帝則。所以不喪匕鬯也。此不獨國君爲然。父母天地。人人有箇承受之器。有周一身一家之敬謹。則能守一身一家之器。非敬懼周四海。不能守天下大器也。但人君之尊。深居稱大。欲言驚遠懼邇之道。難矣難矣。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洊音薦）

鄒艮思曰。洊者重也。雷。天威也。至而又至。天威之震疊。何如聞之者。莫不恐懼。惟君子以恐懼而脩省。盡畏天之道。

詩云。敬天之怒。无敢戲豫。敬天之渝。无敢馳驅。其此之謂矣。脩省者。省躬脩德也。惟能脩省。則畏不爲徒畏矣。

呂涇野曰。洊雷震而羣陰解。君子恐懼脩省。而私欲屏退。皆以震自治也。

洪覺山曰。人之善根于心。无警則昏。昏者。心之所由死也。有警則惺。惺者。善之所由生也。恐懼動則善根生。如草木之萌芽。乃雷霆之所鼓動而生也。是故善根生死之機。繫于警與不警而已。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震以初九九四陽爻爲主若全卦以初爻爲主故爻辭即彖文增一後字表初義也先震而後定先恐而後安宜其吉也

范希文曰君子戒謹恐懼思慮必慎其始則進退不履于危百行弗罹于禍故初九震來而致福慎于始也

劉念臺曰憂樂相因所謂先憂事者後樂事也蓋心體以戒慎而有得如此

錢國端曰陽德之人恐懼脩省初无嚴厲總是一團春和

生氣之用事耳春雷之發于驚蟄時也是以萬物震動而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躋子西反）

洪覺山曰震之爲義陽震陰也輔嗣所謂威駭怠懈肅整惰慢者陰柔非遇大震動則懷其所有而无振奮激發之意二中正有主悚于震動喪其私有善于徙義善于變通喪所以爲得也故震之能益人也始以震而驚終以震而定

蘇君禹曰震來厲所以悚動其心而惕然不自寧也億大也喪貝者盡去其功利之私躋于九陵者日造于高明之域攸然自得之妙止在心境湊泊中故聖人又以勿逐二字開之

顏如有曰取象于貝者一陽初生之震正當十一月之際乃萬寶告成之會也所賴以藏之者坤也六二得坤之中體其藏至爻坤動爲震則喪朋故曰喪貝步步從此恐懼而行謂之躋震之究爲健躋而不已便造到乾健天數九艮爲山陵所謂躋于九陵也二本六從陽便是七故曰七日得也震艮相綜震之下即艮之上由震至艮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六二陰伏而乘夫剛乃爲所震動故危厲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眚所景切）

六三去初漸遠不如二之來厲而近于四所以蘇蘇釋困理滯曰蘇死而復生曰蘇漸漸回轉生意來若怠緩便接不得震動生生之意所以震動則貴能行眚者日中之空華震行无眚萬物皆相見無復有窒碍者矣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三與兩剛俱不相當

九四震遂泥

吳叔美曰初震于內四震于外其爲震主一也而初震與

洊震不同。初從根本中動，其動易。四動已在上下四陰之中，其動難。

蔡无能曰：初之震，出地發聲之震；四之震，入地收聲之震。故初則啞啞，昆蟲草木聞之，動暢而與作也。四則遂泥，蟄息蟠動，得之封穴而泥伏也。此初四二震之別，猶人失剛正之道，汨利慾之途，亦終不能振拔而遂泥矣。中爻互坎互艮，水土和爲泥，取象最精。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累於陰柔，豈得爲光。汨於利慾，去明德遠矣。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初震，故二曰震來厲；初震洊震，故五曰震往來厲。无時而不危也。五以柔居中正，在往來厲中得力，心有主，而若必有事焉，則大无喪矣。不曰行危，而曰危行者，蓋行危是自行危地，危行是危與行會。其有事於恐懼修省，寧至大有喪哉。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於其躬，於其鄰，无咎。婚媾有言。矍，俱縛切。媾，音姤。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吳叔美曰：上去四已遠，去初更遠，是一寘然无覺人。故雖有初之震、四之洊震，皆不能動也。但索索與矍矍而已。索索，倉皇失措之貌；𧈪𧈪，恐懼在心。索索，不震于心，而但震于耳；視矍矍，是目瞪口呆，茫無知識之狀。象曰：中未得，言此中全无所得，征而必凶者也。然雖不能從自身儆覺，若因鄰而震，知所畏懼，猶可无咎。如二如三如五，皆鄰也。二來厲，三震行，五往來厲，皆以震而恐懼脩省。上六亦法之以恐懼脩省，畏鄰戒之謂也。然亦不免婚媾有言，如陶荅子，其妻求去而不語，難乎免矣。有言一語最有味，庶幾回生起死之路。震生之機，未窮于一線，故繫于終焉。

卦凡四陰爲鄰，二三五皆與陽比，有受震動之義。上六不比于陽，故震之不于其躬，于其鄰。婚媾有言，震錯巽，則巽爲長女，故以取象。親近者不免于有言也。

震一陽初動，爲天地之心，于人爲善之元。三百八十四爻從此一爻首出，善之長在此也。人生天地間，只有這個真主人。四不過此念之再發，本无兩體。此念得即生，不得即死。躋也、行也、有事也，都是常惺惺法。惺得此念，便是上帝臨汝，自无時不恐懼脩省，而爲不離道之君子矣。

序卦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

程子曰動靜相因動則有靜靜則有動物无常動之理艮所以次震也乾坤之交三索而成艮一陽居二陰之上陽動而上進旣至于上則止矣陰者靜也上止而下靜故爲艮也

震戒謹不覩恐懼不聞徹底工夫艮止于至善无所不用其極透頂工夫故艮爲成始成終震曰則艮曰所故君子必慎其獨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周子曰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艮 艮下艮上

上九成艮之主且在艮終艮體篤實止于最上故曰敦艮厚終

背立則輔從後可見輔所以言者止于未言之前有序而悔亡

止其身則氣住神亦住四以柔居柔專氣致柔者所以止其身

限上下之際脅腰膂也上下不可屈伸坎爲心病錯離火薰心

足肚曰腓隨足而動中爻坎爲憂故不快又爲耳痛故未退聽

初當下體之下象趾六陰柔能靜止于下而不行故曰艮其趾

艮止卦之德也非耽空守寂之止非與行對言之止大學言在止於至善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艮其背是動靜得止之象人一身百體俱動惟背行止皆不動故艮其背人能知其所止便內不見有己外不見有人人己兩忘故爲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之象无咎者吉凶悔吝生乎動惟止其所當止則无咎

朱子曰所當止者理也惟有理而已何有於我何有於人明道先生云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內外兩忘則心將何依依理而已矣此正內不見己外不見人之說不然則與釋氏之齊物我无以異豈吾儒至正之道

哉

李安溪曰止於所不見此大傳所謂退藏於密中庸所謂未發之中而周子程子得之以爲主靜定性之學者也凡天下之動以靜爲本靜之道以駐於動爲至靜亦定動亦定然後爲靜之至也故方其靜也私欲不萌廓然而大公是不獲其身也及其動也智詐不生物來而順應是行其庭不見其人也內不見己外不見人則天理流行光明洞達矣何咎之有

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艮是乾道之終有震始必須有艮終艮詣極之功也天地間至極道理本至定而不可移人能詣其極自然常定而无移易故艮止也惟其止於定理非以靜而不動爲止以動靜皆定爲止蓋動靜相乘除不可爲定在者也其當動當靜之理常因乎時則一定者也惟止以時止行以時行則動靜皆不失時而得止其所矣

程子曰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爲物作則也惟止之

各於其所而已

吳叔美曰人之行止惟背不動取象最精止其所即大學止仁止敬之類人未得止所不能以理主乎行止便從自身上起見我如何行我如何止却都是形骸上着脚是謂之獲身既有我見於行止感應間又不免於人身上起見因人有行因人有止是謂之見人紛紛馳逐茫无定主如何无咎若能知其所止見得我有我當盡之道无與於人人自有人當盡之道无與於我我與人終日敵應而不相與眼前只見得道理當然以身聽理忘其爲我既忘我見隨感隨應亦忘其爲人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上下敵應艮體上下兩山分明人已對峙之象惟曉得本不相與各止其所方是合爲一止而得止其所君父只求自家仁慈臣子只求自家忠孝各得其止則其相敵者正自相應爲无咎也其道光明者凡人胸次煩擾見愈昏昧中有定主物來順應自然光明洞達矣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兩山並立各止其所艮之象也夫位者時之所成而思者所以變通而趨時者也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

得也思不出其位仁敬孝慈各有所當盡之道此之謂君子之止其所也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此卦爻辭皆以人身取象蓋因卦辭取背以爲象也人之一身惟趾最下初居下趾之象艮其趾原初而正其始自无咎然必知止而後有定故曰利永貞

高景逸曰止之于趾是慎動第一步又何咎之有利永貞者豈終于不動乎終於守正而已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理之所當止者。曰正。曰未失正恐陰柔不能固守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腓音肥 拯同拼音整

張習孔曰。腓為足肚。隨足而動。二既艮腓。則亦欲止其動矣。然而不能自主。无改其習。是不拯其隨也。擬之于人。是亦知理義之美。抑其躁動者而止之。然其隨物而相引者。時復萌之也。則雖有艮腓之功。亦何救其外馳之念哉。入聞仁義道德而悅。出見紛華靡麗而悅。二者交戰于中。无怪其心之不快矣。○腓在後。隨足而動。有前後相隨之義。

又曰。此爻舊解殊不一。大全或問不拯其隨。如孔孟之于時君。言不聽則去。而朱子善其說。恐擬之太高。且與止義

不合。時說謂其成己而不能成物。不知自古聖賢。豈有成己而不能成物者乎。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何以其心不快也。艮腓。腓為足肚。在後。有隨足而動之象。其義甚明。非隨初。亦非隨三。自初至上。各有一種身分。不可牽合。

鄒艮思曰。或問艮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之義。此所謂氣壹則動志也。故君子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道心為主。則人心聽命。不能拯隨。故未退聽。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夤音寅從肉 膂同腰絡也

止于上下四柔之界。用力強制。以為盡絕感應。可以息心挑艮止之迹。失艮止之道。非時行時止之自然。如艮其限。列其夤。上下之際。不可屈伸。其中必焦灼不安。而為心病也。

李安溪曰。艮其限。列其夤。則屈伸俯仰之用廢。而心無安泰之時矣。心者。靜虛而應萬事者也。苟知止之為止。而廢其應物之用。其精者為枯槁無用之學。下則不顧事理。頑然悍然者而已。然天下未有理不得而心安者。此艮限列夤所以必至于危而熏心也。其與憧憧應感者。雖有間矣。而其為心之病則一。故聖人于咸艮互發之。或曰。三為艮

主。而與卦義不同。何也。曰。震陽動于下。故以下卦之陽為主也。艮陽止于上。故以上卦之陽為主也。震四下有二陰。其奮出不易。故震遂泥。艮三上有二陰。未能得止之善。故強制而熏心。

象曰。艮其限。危熏心也。

艮限非艮也。病也。詩曰。憂心如熏。如火氣上熏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高景逸曰。六四艮身。是守而未化者。雖未可以言知止。要亦无咎也。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身有動靜。艮身无妄動之失。不獲其身。謂大公而忘己也。

止諸躬。則能止而未能忘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咸卦輔頰舌俱見。艮背立。惟輔從後可見。言者。心之聲也。言有序則心知所止矣。悔理自內出。故曰悔亡。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五得中。艮其輔。是修辭立其誠。人不誠處。多在言語上。惟立誠。纔有可居之地。故曰以中正也。

上九。敦艮。吉。

吳子儀曰。艮山象。兼山敦艮象。其厚也彌固。故其象爲敦。其占曰吉。

艮卦言動靜得止。故以人身取象。初爻艮趾。二爻艮腓。三爻艮限。四爻艮身。皆囿於一體。而未能知其所止。非格致誠正之功。未易得所止也。五爻艮輔。出言有序。修辭立誠是知止學問。上爻敦艮。止於至善。是得止工夫。聖人以爲非形之可拘。故曰敦艮吉。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終。以終其始。厚終。自始至終。本體无間斷。若加厚然。故爲敦艮而吉。

凡上爻除井鼎外。鮮有吉者。惟艮之在上體者凡八。而皆吉。人可不自厚哉。厚于始。可不厚于終哉。

艮在上卦有八。蒙上九。上下順也。蠱上九。志可則也。賁上九。上得志也。剝上九。民所載也。大畜上九。道大行也。頤上九。大有慶也。損上九。大得志也。雖不善之卦。上九皆盡善。況重艮之上九。有不篤厚者乎。所以愈見其厚終也。

文王卦位。起于震而止于艮。然上下皆震。獨初爻爲震之主。而義不及四者。動惟發于始也。上下皆艮。獨上爻爲艮之主。而義不及三者。止必要其終也。動不于最下則無力。止不于最上則不至。

羅念庵曰。內外兩忘。乃入聖功夫。凡照應掃除。皆屬內境安排酬應。皆屬外境。二境了不相干。此心渾然中存。非所謂止其所乎。此非靜極。何以悟入。

序卦。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

楊中立曰。聖人于漸以敎風化乎。執此道仕進。則无干祿慕位之恥。无假途捷徑之患。

漸巽柔在上。艮剛在下。惟其有得止之剛。用巽入之柔。見其能漸。

蘇君禹曰。内艮外巽。惟艮故漸。无欲而靜。故進必以正。彼馳騖于紛華盛麗者。未有不競于富貴功名者也。循序俟時。其進也善矣。

漸 艮下巽上

日躔南陸北陸上爻自南歸北漸于北陸有進有退有來往其羽可用為儀

漸于陵則无網羅之患然非鴻安居之地故不孕三歲言其久終莫之勝五與二應不能間也

鴻掌連不能握枝四爻巽木水中之蔵鴻啣以避繳飛巢之鳥或得之以為桷

三漸于南陸南飛則或有人道之患故有不復不育之因鴻不亂羣止則相保

二木艮石互坎為磐中爻坎離故為飲食鴻食則呼衆衎衎和鳴无非分之求

艮山坎水水涯日干鴻宿洲渚長者居中少者警夜于外故小子厲有言无咎

漸女歸吉。利貞。漸，秦冉切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李安溪曰。易卦取進義者多。惟此卦則以不遽進為義。故特別之曰。漸之進也。以異于他卦之為進者。女歸進之有漸者也。故漸之義。當如女歸乃吉。女歸之道。亦當以漸乃吉也。其進當以正。不正則必不能漸矣。節錄

徐天章曰。進得位者。三本剛正之位。四本柔正之位。凡易之言得位者。皆位乎其德也。位乎其德。未有不為功于天下者也。進以正。以正而進者也。正家而國定。可以正邦也

其位固在三四之得正。尤在五剛之得中。使君非剛中。臣雖抱道而進。安得獨行其志也。節錄

二為艮之主爻。四為巽之主爻。故曰進得位。女歸男。進以正。則家齊國治。故曰往有功。可以正邦。合二體而成漸卦。九五又全卦之尊位。非獨士君子進以正。亦以君之中正。故又曰其位剛得中也。

蔡介夫曰。或謂女歸既以漸。又初不正。曰天下固有漸而不正者。如魯昭公之娶同姓。當時禮數未必有缺。但有不正在耳。

吳叔美曰。漸之義。其妙无窮。學問以漸進。必无躐等輕浮

之患出處以漸進必无躁進失身之患但非有巽順從咨之德不能漸非有艮止爲之主亦不能善巽柔之用惟其艮剛內止而以巽柔爲進故如女歸之吉也天下進而漸者莫如女歸六禮備而後成婚（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故雜卦傳曰漸女歸待男行也君子之進常有女待男之心上不求則下不往何吉如之（節錄）

物未有進而不窮者動而不窮惟漸爲然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潘去華曰居謂存諸心也賢德謂純美之德居賢德有止

而不遷之意化之入人風之動人必以其漸習而後安浸而自化非教令之所能也居賢德以善俗漸之道也居賢德君子自居脩而不勤砥礪而不至精美何以謂賢德隆教化原風俗皆從君子之身來非夙知而暮成者不能望也

錢國端曰世人以宮室爲居君子以賢德爲居惟賢惟德可以善俗君子之學漸涵浸漬深造自得自得則居之安非漸不深風俗不能以驟變立懦廉頑感格而薰陶之亦惟漸乃入也

蘇子瞻曰雲上於天天所不能居故君子不以居德山上有木山能居之山以有木爲高故君子以是居賢德善風俗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鴻音洪諸爻同）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漸六爻取象於鴻漸以婚姻立義鴻蓋有夫婦之倫焉從陽不忒一偶不再木落南翔冰泮北徂其往來也有時其先後也有序故以爲象干水涯初本艮山之足以居坎水之下故爲干鴻漸于干之象艮初小子也應坎心憂厲也

鴻性多警每集必少者伺察故處干而厲雖無彈射而凜凜若有聞也艮初用柔善愼不以榮進爲急而以愼害爲先一舉一動恒若天下之彈射隨焉故其義无咎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磐音盤衎音侃）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蔡無能曰艮爲石艮之中畫磐石也互坎爲水亦水中之磐石耳坎爲飲兌爲食也衎衎且行且食容與安閒無索飽之容也素索也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于磐衎衎之謂也二柔順中正寵辱不驚仕止任運既

不遺榮以爲潔亦不干進而累神二漸如是吉可知矣

或曰不素飽者亦欲置國家于磐石納斯民于和衎劉念臺爲都御史自書座右曰須知一日所行不負三餐茶飯否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孕音胤五同）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離力智反）

蔡無能曰陸水中之陸三居艮互坎故稱陸也艮男巽女鴻有夫婦之倫故言夫婦互坎互離坎流不止征不復也

離腹果然孕不育也三剛不當躁進如鴻之漸陸者以言其夫則征行而不復以言其婦則孕而不育凶何如也鴻雖水鳥孕必於陸其育也夫婦交抱今夫既不復婦不能獨抱而孕亦不育矣坎爲寇利禦寇者防患之道鴻不亂羣止則相保君子抱道守德兢兢業業慮或有喪可以急功慕進忘其生平所養耶以此思凶凶可知已以此思利利可知已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桷音角叶音解）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蔡無能曰巽木坎水水中之蘆也鴻啣之以避繳漸於木也（朱子發曰草有剛者艸之木也）鴻啣置之水鳥雀或得之以爲桷曰或者槩指飛巢之物而言若以鴻不木棲（鴻連掌不能握枝）豈以漸木爲棲木乎以桷爲平柯天下顧有平柯木乎以爲得平柯則可以安天下顧有安平柯之鴻乎此其誤不待言矣

四柔得正體巽善慎君子之善於自衛者慎重不敗其可以自衛者即其可以衛天下者也子房范大夫以其衛身之餘衛漢越而即以衛漢越之時安其身鴻漸於木或得其桷之謂也不能治其身而能及天下者吾未之聞商鞅吳起徼倖取功名卒以殺身人謂其衛身非也吾謂其所以衛天下亦非也

六四巽之主爻柔順得正順則不拂巽則善入而又善權天下所以賴有若人故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吳叔美曰九五漸陵大阜曰陵又高曰丘平曰陵居高則无人患可謂得所處矣然而不孕者何蓋陵雖高非鴻安居之地也（鴻傍水居）鴻南翔則不孕是實事然雖不孕却終无

有得勝而奪之者。故吉。歸北則終復其孕之常。不失本性
故曰得所願也。高陵之義。不以得位爲高。而以得正爲高
得願之義。不以高位爲願。而以終莫勝爲願。此聖人象漸
之精意。中爻離。離中虛。不孕之象。離居三。三歲之象。終莫
之勝。二與五應。終不能間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吳叔美曰。上九漸陸。則自巽東南返北陸。鴻之復而歸于
北者也。先有進。後有復。不失其序。眞可觀法。故曰可爲儀
吉莫如之。惟其有始有終。有進有退。有往有來。謂之不可
亂。此爲漸之終。不然何以爲動不窮。

鄒四山曰。陸諸儒作逵。謂爲雲路也。鴻雲飛水宿之鳥。不至于逵不止也。由陵而進于逵。故曰漸逵。若云返于北陸。何以稱漸。上九以陽剛之德。巽入而造於无上。故爲鴻漸於逵之象。鴻飛入于雲霄。可仰而不可卽。獨其羽翮秩然有序。猶君子之言爲世法。行爲世則。乃所謂可用爲儀之意也。吉何如哉。有以賢逵高致當之者。非取象正意。

序卦。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

婦人謂嫁曰歸。妹。女之少者。爲卦兌下震上。以少女從長
男。其情以悅而動。故未爲正。

象像云。漸曰女歸。如民家娶婦。事得一巽正之婦。賢德著
於家。風俗善於國。故女歸之吉。歸於巽四。歸妹曰其君。如
帝室納后事。惟帝有嫡有娣。如嫡有貞。娣无良。以悅爲動。
帝心惑。后寵移。賤妨貴。少凌長。妾奪嫡。終何由永。敝何由
知。是爲杌棿之國。故征凶之戒。嚴於兌三。

歸妹 兌下震上

上與三應說以動非承祭祀之心則震竹爲虛筐兌羊爲无血有微而非永終之道故无攸利

五居尊位歸妹之主方歸曰妹已歸曰君君歸則娣從之歸以德爲貴不以容爲貴月幾望吉

四爲震之主爻與三不相當非妄動于悅者志歸於正故愆期待時遲歸有待

三居下卦之上兌之主爻不中不正以容悅爲先爲人所賤故反歸於娣六居三故象曰未當

二雖剛中終是兌體以全卦言正嫡象中爻坎錯離故目眇能視悅意不形於外利幽人之貞

初與二雖皆陽爻終是兌體初在下故爲娣以其承二能爲跛能履安於其分日以恒故征吉

歸妹征凶无攸利。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錢國端曰以陰從陽天地之大義歸之義也位不當以柔乘剛天下之至凶征之謂也凶在征不在歸妹。

程子曰說以動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荒淫无所不至傷身敗德豈人理哉故凶與无攸利之辭俱備

鄒良思曰彖傳言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以証歸妹之義歸妹非匹對之正蓋聖人制禮令姪娣從其姑姊而充媵

妾所以廣其繼嗣以象天地少陰長陽之氣相交所以蕃與萬物也興字與生字不同興蕃衍也歸妹爲女之終實爲生育之始故曰人之終始下說而上動以所歸者妹也位不當則紊男女內外之正柔乘剛則有反制之嫌即主爻以致教戒之辭聖人之意深遠矣。

彖辭言歸妹征凶彖傳釋之曰征凶位不當也言无攸利象傳釋之曰柔乘剛也初爻曰歸妹以娣征吉象傳釋之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二爻曰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傳釋之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征凶征吉之判利與无攸利之分封爻對看甚明在於位之當與不當耳初爻在下象娣妾之安分故曰征吉二爻得中象正嫡之貞常故曰利幽人之貞自合於天地之大義也所以有危厲之戒者兌說震動兌爲少女所歸妹也以說而動紊男女之正柔乘剛有反制之嫌是以君子欲永其終當知其敝。

吳叔美曰兌說也人情最難合性體者是說纔失正便都成私意之說隨曰動以說動爲主也大亨貞說以動其不貞可知矣故曰歸妹征凶夫好莫甚於好色說莫說於少女於此說而不妄動則无不貞之說矣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敝音備

吳叔美曰澤氣上蒸則雷動故澤上有雷以陰感陽有說以動之象君子欲圖永終必先知其有敝失身敗德開隙延禍此事理之自然者永終必在善動善動必先防說

兌爲毀折有敝象中互離明有先見象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娣音第跛波我反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徐天章曰古者女歸同姓之國皆媵以姪娣娣女弟也曲

禮娣姪注云妻之妹從妻來爲妾所以充媵也五歸二曰
其君君行恒以娣媵則初與三皆當媵二而爲娣二歸五
初惟二所左右從以歸五歸妹以娣之象初本兌體（兌爲毀折）
附於震足跛之象（猶言側室之德）承二而行能履之象可佐內助
之功征則必爲良娣之袂征吉之象恒夫婦之久道娣之
媵君止於其分若將終身焉亦恒理也彖故曰歸妹以娣
以恒也承二在初能使初承在二象故曰跛能履吉相承
也

歸熙甫曰賢女而爲娣非分所宜而道无所不在賓命也

此聖人教人无出位之意

跛者不能專行必須有所倚傍姨妾之道承正室以行則
吉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眇音藐）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徐天章曰諸爻皆言歸妹二獨不言者二兌之剛中與五
正應正五所歸之妹所謂其君者也初承二以二之行爲
行跛能履之象二應五以五之明爲明（中爻坎錯離爲離明）眇能視
之象（跛眇皆以兌言）二以眇自居以明待五說意不形於外所謂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者乎利幽人之貞之象初以承二
爲恒二以應五爲常不自爲主象故曰未變常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不中不正而專事容悅則人以須賤相待（須女四星賤妾之稱）而反
歸以娣矣六居三不當位故象曰未當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待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高景逸曰九四震之主爻與三不相當非妄動於說者故

愆期待時志歸於正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袂音寐）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吳叔美曰五歸妹之主以其居尊象婦之歸於君其稱帝
乙或帝乙得后少而賢或帝乙即位後取后必有所取義
不可考也若云帝乙制下嫁之禮非惟无據於象亦不合
書曰釐降二女於嬀汭嬪於虞下嫁之事有先之者矣

徐天章曰五以柔中居尊位與二正應自下歸上帝乙歸
妹之象方歸曰妹已歸曰君君歸則娣從之而歸五之歸

二惟以婦德爲貴不以禮容爲尚（袂衣袖也人之著衣其禮容全在於袂良美好也）二之歸五非特以承上爲良更以逮下爲良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也震兌之中坎離之交東西相望五處已歸二男之教理於外陽之輝出於震日之光昱於晝二偕娣進五女之教理於內陰之美見於兌月之華昱於夜月幾望之象（震摂離日象兌摂坎月象）歸妹如是何吉如之五二皆中位莫貴於中德亦莫貴於中故曰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筐音匡刲音奎）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吳叔美曰上正與六三應三既非正上又不能以剛德主之此歸之必不終者自上言之有筐（震爲竹爲筐）无實女之所不得承也自三言之有羊（兌爲羊）无血士之所不足刲也（古者婦助祭有筐筐實蘋藻之類而諸侯卿大夫躬割牲所以重宗廟之祀盡繼承之道）何以承祭祀故彖中无攸利繫於此又歸妹女之終也雖在有終此歸之不終者以三之爲女先不有始故也

五上雖陰終是震體初二雖陽終是兌體當以全卦之義推之

歸妹言天地之大義者所以廣嗣續重宗廟之祀合於萬物蕃興之義也若以悅於色而動非計及於承祭祀之心故曰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震爲竹又仰盂空虛无實虛筐之象兌爲羊中爻坎爲血在兌之上无血之象凡祭祀承筐而采蘋蘩者女之事也刲羊而實鼎俎者男之事也兌爲女女承筐无實指六三言震爲男士刲羊无血指上六言不足以承祭祀非永終之道故曰无攸利

惟君子以永終知敝能善始以令終

序卦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

程子曰物所歸聚必成其大故歸妹之後受之以豐爲卦震上離下震動也離明也以明而動動而能明明足以照動足以亨然後能致豐大也

豐盛大之義若好大喜功歸於晻昧如桑榆之景爲可憂矣王者憂盛危明故曰勿憂宜日中

吳叔美曰豐大也人一生名譽事業富貴俱要大世人之所謂尚大者如此聖人則以心體之明德爲大不尚明德之大知尚外物之大不知外物是蔽明之物所以都做豐蔀豐沛豐屋障蔽天明雖極其後大終无結局皆自利自用之私所致故象傳責之以自藏若得本心之明一出如大明中天障蔽消化所以易象教人從初要防過何知過旬之災得其常照之理是天德王道通徹學問

豐 離下震上

上六居豐之極不明妄動豐屋蔀家闚戶无人必致敗亡之兆

六五柔中來應六二二離明之中故曰來章民被其慶君得其與二之有孚發若可見矣故吉

九四豐蔀見斗與六二同與初應則明動相資遇其夷主吉自上遇下曰夷主

九三居明體之上應上陰柔豐沛見沫中爻兌錯艮兌毀折其右肱无所歸咎

六二離中上應六五震爲蕃草如豐蔀障蔽不見日明見斗光震仰盂斗象惟孚誠感發而吉

初九離之初爻應震之初爻四爲震上爻故曰遇其配主十日爲旬明以動尚未至中故雖旬无咎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豐音風 假音格

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昃側格切

吳叔美曰豐大也人一身在天地中藐乎其小何者爲大惟此一點心明與天同體故同其大然不動不實成其大惟明與動合故豐論人心之明聖凡无加損但人有蔽有翳不勝自小只是不知尚其大惟王者明明德于天下明與動交詣其極故曰王假之尚大也假至也明動通徹必常明而可謂之尚大明體易蔽最爲可憂而曰勿憂宜日中蓋不憂動易蔽明而憂明先自昃不能主動若使此心常爲中天之日則大明常照而蔽障不能干故曰宜照天下也非中則照不足遍天下非照天下不足以見大明此所以聖人相傳只一中字日中則昃月盈則食造化盈虛消息之運人與鬼神所不能違得其常中之理有不與之俱昃俱食者聖人所以通變化而行鬼神者也蓋通乎神明之德與鬼神合其吉凶日之升沉原无加損于日之明人心之明亦然得其无加損者而隨消息盈虛皆有常中之照矣

高景逸曰豐之亨惟王能至之王者大而无外也當盛大者不能无憂勿用有憂爲日中之照而已大明中天則天下之壞亂吾治者皆足以照之所以保吾盛大也若夫中而昃自是天地盈虛消息舍日中之照亦别无保常中之道矣。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電音殿 折音哲 獄音玉

朱子語類門人問雷電噬嗑與雷電豐大象相似曰噬嗑明在上是明得事理先立國法在此使人知所畏而不輕犯故云明罰敕法豐卦威在上明在下威動于上恐有過

錯故用法時須明見下情曲折必當其刑故折獄致刑。

豐極則法紀易弛法弛則人心愈玩故天无雷電則時不屢豐刑獄者君子之雷電也致豐保豐皆所不廢是以君子折致之爲兢兢。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錢抑之曰二爲離明主爻四爲震動主爻正相配者初離與四應而非明之主爻適與之遇曰遇其配主謂遇二所配之動主也以離初之明遇初動之震未有巽兌雜撰明无所蔀雖旬无咎者十日爲旬卦以三十日配六爻一爻爲五日二爻爲十日謂由此至二爻與四共尚於五則明動相合而成中天之照更復何咎越此則過中而昃矣故曰過旬災也往字與來章之來應尚字與尚大之尚應。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蔀音剖 四同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錢抑之曰二本離明主爻而雜撰巽木木象蒙昧濃陰覆蓋離日無光故爲日中見斗又巽爲進退不果往得疑疾之象然二乃離中明體不變五以虛中上應志本相孚信

以發之撤其蔀而去其疑則疾化爲吉矣

鄧汝極曰說文蔀草覆曖也夏草木盛長而蔀豐離中日中象夏日至北近極而中天見斗斗見也夏小正五月斗柄正在上不曰斗見文變爾令日中昏而見斗惟日食既有之豈謂豐哉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沬音昧 肱音觥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錢抑之曰三爻互兌以離明處沛澤之下所見惟沬沬微昧之光斗後小星也小明而大瞶豈可與圖尚大之事乎

震左兌右三以兌橫於二前象右肱兌爲毀折象折肱以右爲用折則終不可用矣此由所應上六非其配耳豈三之咎哉他卦應爻貴陰陽相應獨此九三與上六不然蓋以柔掩剛失其所應也○震爲足何以言肱以在上卦動於上者爲肱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錢抑之曰二三四皆互巽又四震體震爲蕃鮮故亦曰豐

其蔀四遇夷主震遇離也四以動遇明而引以同升正象所謂明以動尚大也不亦吉乎震爲行行故吉位不當者四與二不當正應之位也豐其蔀與二同而獨言幽不明者四非明體二雖蔀而明體自在也不同體而相見曰遇初遇配主離遇震也四遇夷主震遇離也易氏曰遇上爲配遇下爲夷

卦言宜日中以下體言之則二爲中以一卦言之則三四爲中故二三四皆言日中日中通言晝非止午中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錢抑之曰六五柔順居中能用人以成其豐大來章來二之章也又雷電合而章則初之往有尚二之往而疑四之往而行者皆來而爲五之章矣民被其慶君得其譽何吉如之舊解以五爲柔暗夫柔暗之主安能來章而有慶譽之吉哉大抵豐亨之時人主多侈然好大而不復知伏莽之可憂正以其不能用賢耳六五以震之中來離之中明動相資而指爲柔暗可乎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闃苦鵙反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豐其屋者亢之極蔀其家者蔽之甚

朱子曰豐其屋天際翔如詩所謂如翬斯飛様 語類

蔡無能曰明夷坤終可謂暗極豐震終可謂動極去明已遠所謂不明而過動耳天際翔解者皆謂其高亢自大飛翔天際也又謂其自藏也不過自爲障蔽而已使高亢自大之人得禍不過障蔽豈聖人所以垂戒者哉蓋謂不明而動過高驁遠飛翔天際其何能行哉徒自取滅亡耳自藏對天際翔言言不明妄動欲求自顯適以自藏而已

保豐之道只是去疑故聖人諄諄以日中為訓

凡物皆有豐惟王之豐為足以極其至故曰王假之尚大也然聖人之所尚者心體之大所勤動者明德之明故唐虞之世茅茨不剪土階三尺大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若秦隋之侈大不足以為尚大也

序卦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

丘叔美曰旅取旅寓為義人必有所止止之至無定在者旅也論人生境遇遷徙流轉倏忽變換何者可為定止然所以處之之道各有個定則在人能遇一境明得一境時義便境境皆得其安止是止所不在境乃在吾心之明完得此明以之應感无地不是安居則旅者豈徒一逆旅之用而已哉聖人之隨遇而安過而不留皆旅也

旅 艮下離上

上九焚巢如失國而為旅人驕奢在先故曰先笑國破必至號眺喪其順理之明如喪牛彊場

五離之中畫離為雉文明之物取則於文明之道故云射雉終以譽命有得也

艮土性止離火性動故於處與即次不同雖得資斧而處非其位故不快於心

三應上故亦有焚次之象剛暴與下喪童僕貞焚次已傷幷喪童僕危厲之道

六二柔順居艮止之中即就其次含與五相應故懷其資下乘柔順得童僕貞

言行之大小視乎志初六陰柔心志猥鄙尊計錙銖微末在旅且然所以取災

旅小亨。旅貞吉。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小亨者。用柔小而亨也。離之所貴。全在柔中。六居五。柔得中乎外也。麗乎上下之剛。順乎剛也。下艮止。上離明。止而麗於明也。柔順而得在外之中。所止能麗於明。則无時无處而不止其所。无時无處而不麗乎中正矣。所以亨。所以爲旅貞羇旅之間。柔得中不取辱。順乎剛不招禍。止而不妄動。明而識時宜。四者處旅之正道也。推此義也。文王之

緝熙敬止。小心翼翼。可見文王之仁敬孝慈信。正是止其所止。與知其所止。旅之時義。不亦大哉。

徐子與曰。羇旅之人。當知其所止。非賢不主。非善不與。得旅之正而吉也。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

程子曰。火之在高。明无不照。君子觀明照之象。則以明愼用刑。明不可恃。故戒於愼。明而止。亦愼象。觀火行不處之象。則不留獄。獄者不得已而設。民有罪而入。豈可留滯淹久也。

明以罪之輕重言。愼以罪之出入言。不留言決斷於明愼之後。而不留滯。明者火之象。愼者止之象。不留者旅之象。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初六陰柔。最遠於明。故在旅而猶瑣瑣。愈卑愈細。斯其所以取災。

錢國端曰。惟志窮。故爲災。若是身窮。豈得爲災。

六二。旅卽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以陰居二。卽就其舍。與五相應。故懷其資。懷在中而不露也。艮爲少男。下乘柔順。故得童僕貞。

葉爾瞻曰。貞不徒責童僕。須在我有以得之。不能得是我之尤也。終无尤。嘉其德之辭。

唐人詩。漸於骨肉遠。轉與童僕親。亦深識處旅之道矣。

艮爲門。二居艮止之中。卽次之象。中爻巽爲近市利三倍。懷資之象。艮爲少男。綜震爲長男。童僕之象。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喪去聲

象曰。旅焚其次。亦已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程子曰。處旅之道。以柔順謙下爲先。三剛而不中。居下體之上。又艮之上。有自高之象。焚其次。失所安也。上又焚巢三應上有焚象。暴下。則喪其童僕之貞信。焚爲卜則非之男矣故曰喪童僕貞謂失其心也。危厲之道也。

焚次之災。固已傷矣。以驕亢與下。其義當得喪耳。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九四以陽居陰。處上之下。用柔能下。故有旅于處之象。艮土性止。離火性動。故于處與即次不同。雖得資財利用。而心未快。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射音石雉丈几切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逮音第

程子曰。六五有文明柔順之德。處得中道。而上下與之。處旅之至善者也。離爲雉。文明之物。射雉謂取則於文明之道而必合。如射雉一矢亡。發无不中。則終能致譽命也。

五以柔中在外。而順乎剛。又爲文明主爻。或疑人君无旅。旅則失位。然玩終以譽命句。則知旅五才德雖備。尚未得位。凡英明未遇。旅寓於外。亦類乎此。易中言命者。自上而下。故曰上逮。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喪去聲易入聲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喬石林曰。六五先旅而得國者。上九失國而後旅者。鳥焚其巢。无枝可棲。失國之象也。失國則一旅人而已。其先驕奢淫蕩。樂其所以亡者。先笑也。迨計无所之。國破家亡而爲旅人。未有不號咷者也。又離爲牛。易。疆埸也。喪牛于易。喪其順理之明。既昧離明。并塞坎聰。離錯坎坎耳痛故曰。終莫之聞也。

莊子曰。仁義。先王之蘧廬也。可一宿而不可久處。豈不大錯。境有遷改。仁義无遷改。止於仁義。則无往而非明矣。

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哀哉。

序卦。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

程子曰。巽者。入也。羇旅親寡。非巽順何所取容。苟能巽順。雖旅困之中。何往而不能入。巽所以次旅也。爲卦。一陰在二陽之下。巽順于陽。所以爲巽也。

吳叔美曰。天地間。四時變化。莫疾于風。故萬物以風化。學者體巽入之義。則德日變日化矣。爲政以巽德行長養之事。則治日變日化矣。巽。德之制也。以剛中爲制。巽以行權。以剛中窬權。

巽 巽下 巽上

全卦亦牀下之象上窮于无與則爲喪其資斧

巽以行權故言更言有終庚更也五當正位爲申命行事之主

四在上卦地位爲田中爻權爲戈兵獵者所獲三品尊神敬客充君庖頒徒御

九三剛爻在兩卦之間不能持久有頻巽之象无應故日志窮

一陰在下二陽在上牀象巽伏下中爻雖兌爲巫雖離爲史象

巽爲進退爲不果初欲進而疑變剛則利武人之貞而疑可治

巽固是美德。然畢竟先定個主宰。其巽方無弊。故巽乎中正則吉。若卑巽之過。必窮之道。所以爻中兩戒其窮。謂失中也。若不巽之凶。不必言矣。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朱子曰。巽有入義。巽爲風。如風之入物。只爲巽。便能入義理之中。无細不入。語類 ○巽之亨在小。无往不利。陽在上。故利有攸往。精微必致廣大。故利見大人。

周聖瑞曰。巽之爲德。入于微。其心最細。妙用不顯。故云小。巽之亨在小也。

蔡介夫曰。順字。解巽字不盡。潛心懇到。方爲巽也。巽皆助剛之柔。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吳叔美曰。巽以兩剛得一柔來成巽。剛以柔而行也。所以巽有命令之象。重巽便有申命之象。陽在二五之位。巽乎中正也。陰在二陽之下。順乎陽剛也。君子以善入人。剛正之理。以柔婉行之。論語。巽語之言。言有時巽。柔也。所言之理。仍是中正之道。此之謂剛巽中正。天地之化物。莫神於巽風。聖人之化民。莫神于巽命。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程子曰。命令政事。順理則合民心。而民順從矣。

放勲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禹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何其申命之入人深也。

觀月令如風便是天之命令○月令八風云風之爲言萌也養物成功八風以象八卦巽風東南夏令之景風也景大也陽氣長養而大王者景風至則爵有德封有功○隨風者前後接續如相隨然君子以隨風申命以巽德行長養之事。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巽爲不果初柔有進退疑武之見若能專一從剛如武人之貞則濟其所不及而得宜矣巽柔偶畫二而不一故有

此象。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凡學業事功无進步處只責其志進退者志之疑也如武人則志治矣。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九二居中而巽上應九五古禮尊者坐于牀卑者拜于牀下二爲申命在牀下象用史巫則能通五之中正而以之風天下矣故吉。

周官史掌卜筮以占吉凶巫掌祓禳以除災害皆專誠感格之意。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史巫之言雖紛然其巽委曲而得柔道之用二最得巽中者也。

九三頻巽吝。

九三非初之順无二之中屢失而勉巽爲頻巽象吝道也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不出于自然巽而過卑故曰志窮。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四從五近故无疑无疑則悔亡巽功成于用柔故四有功初言武四言田亦講武之事三品者有巽初之柔則進而離明進而兌說四摸離摸兌獲三品之象田獵之獲分三品一爲乾豆尊神之用一供賓客一充君之庖且須徒御上下皆宜之象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八卦横圖震四巽五爲陰陽交互之際帝出乎震始也巽萬物之所潔齊也无初有終也十干甲主生庚主變有甲以生之无庚以變之便不能終曰先曰後重巽之象故蠱

之六甲則曰終則有始巽之六庚則曰无初有終其義交
發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二五之剛皆巽乎中正而位乎正中又惟五此所以柔无
不順而有先庚後庚之吉也蠱之申言于卦合上下而共
有事巽之庚言乎爻申命行事之主獨在五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上九居一卦之上故亦有巽在牀下之象巽為近市利三
倍此爻變坎則喪其資斧矣巽于人而過則有凶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上窮于无與巽在牀下與九二同而吉凶則異卑巽一也
怯者用之為諂勇者用之為謙
徐天章曰巽主柔而柔所以亨而利者又實以剛中正為
主故剛巽乎中正柔皆順乎剛所以為巽之體也與時偕
行者剛之志也承天而時行者柔之順也二五剛巽乎中
正初與四柔順乎剛為能通天下之志小之所以得亨利
有攸往利見大人也若徒以一陰潛伏為巽而不究乎陰
皆在二陽之下陽皆在二五之位則巽所以致亨者不可
得而見矣大凡八純之卦乾坤以中爻為主三男三女各
重所索之爻而三男則皆以統陰取義三女則皆以從陽
取義蓋乾者乾健統坤之變化而坤者坤順承乾之變化
三男皆乾健統坤之變化而三女亦皆坤順承乾之變化
也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天下之動貞夫一此之謂一陰
一陽之謂道此之謂陰陽不測之謂神

序卦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
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善學者為然故巽入而繼之以
兌說也卦名為兌而取義為說二兌相麗內外皆說天地
說則萬物生人心說則萬事通故兌有亨通然用說必利
於貞故六爻專言利貞之事
兌本為悅特以說不在言而稱兌耳聖人與天下相感自
有一段浹洽意思所為不言之悅也

上為天位順天者探之天理而順上兌也三為人位應人者即之人心而
安下兌也夫悅本柔道而宰之以剛中是情依性而出故為天人之所共
協推此悅於民而使民忘其勞且死者則悅之至而民自相勸也此各正
性命之義

兌 兌下兌上

陰柔居說之極有媚說引誘之象故曰引
九五雖陽剛中正以其密近於上六陰能剝陽故有危厲之戒
中爻巽巽不果四與三上下巽體猶豫介然疾邪守正則有喜
三陰爻陰性下故曰來不當其位故多凶
中貫之謂孚悔自內出九二陽剛得中故吉自信其志而悔亡
陽剛居初得義之和故曰和兌變坎為狐疑初未變故行未疑

兌上一柔是造化所以收歛陽氣之妙用故曰兌以說之為天之澤秋至
而露降兌澤也露降而華者實穎者栗澤之説萬物也陽氣充足在內得
柔來相感相和愈加凝結兌之為兌以剛主柔柔為剛用也又兌為少女
故三上二爻危厲之戒

兌亨利貞。

兌說也。於時爲秋。以說萬物。蓋陽至秋而充實在內。柔來相感。故說。說則亨矣。利貞者。以剛主柔。柔爲剛用也。得其正。則有成物之功。成性之德。非陽主乎內。則爲陰消爲肅殺矣。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說以利貞。乾曰利貞者。性情也。情之難貞者。莫如說。情而歸性。方得貞。歸性者。剛爲主而已。剛中天理主於內。則柔

順於外而說者。皆天理自然之和暢也。何貞如之。順天應人。皆天理至當。人心共安處流出也。所以忘勞忘死。通天下之情以爲說。豈非說之大哉。

順乎天。順天之成物。應乎人。應人之成性。碩果經霜露則愈甘。松柏當凋落則獨秀。陽氣充實。愈剝而孚。各正性命之義。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兩兌曰麗澤。說澤萬物。非一朝一夕之故。必須前後相麗。猶風之言隨也。兌爲口舌。朋友相麗。人資己。己資人。朋友相麗也。既講之。又習之。知行相麗也。兌爲說。凡說皆情。惟朋友講習。則以義理說心。而通乎性。故時習則說。朋來則樂。古人取友爲學。眞名教中至樂。洙泗淵源。千古麗澤。雖謂之賢於堯舜也。亦宜。

從容論議。以講之。切實體驗。以習之。則心與理相涵。身與事相安。而眞說在我矣。

後世只口說。身不行。却是把講字代習字。

高景逸曰。聖人舉天下之至可說者。歸之朋友講習。知朋友講習之至可說。而後不貞之說。不足以說之矣。

初九。和兌。吉。

和兌。是人心最初之眞說。未有所以係累其心者。故吉。

來知德曰。謂其所說者。無乖戾之私。皆性情之正。道義之公也。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居卦之初。其說也正。未有所疑。變坎則爲狐疑矣。

高景逸曰。和兌之无疑者。樂道之君子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

剛中爲孚。居陰爲悔。人之有悔。理自內出。九二陽剛得中。

以孚而說不爲外物所移故吉而悔亡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自信其志而人亦信之

高景逸曰孚兌之信志者雖說之正人也

六三來兌凶

陰性下故曰來非說之正便有浸淫之勢故凶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不當其位而來必害於正說之不以道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中爻巽爲不果欲上比五之陽又欲下比三之陰故商度未寧然四介乎上下卦之間與五同體若能介然疾惡柔邪而一歸於正則有喜矣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上同五下澤物喜在一人而慶在天下

九五孚於剝有厲

陰能剝陽九五雖居中得正比於上六故有危厲之戒

胡雲峯曰兌秋之終九月爲剝他爻皆取兌五不稱兌而稱剝深爲君子戒也

象曰孚於剝位正當也

九二近六三以得中而悔亡九五近上六亦居中而有危厲之戒以當位之不同也自古居尊位而剝於寵嬖者何可勝數聖人之垂戒深矣

張橫渠曰處乎盛位者佞不可親也

上六引兌

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此引於物者此則引於人者其引更甚三曰來上曰引曲盡陰柔之情狀在君子則當來而勿受引而勿去可也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周公曰引兌是極其情

孔子曰未光是抉其心○引兌則流而不能反矣

君子以道德相引其道爲光明引而爲說則心術曖昧行事邪僻甚矣

序卦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

程子曰。人之氣說則舒散。渙所以繼兌也。爲卦巽上坎下。

風行水上。水遇風則渙散所以爲渙也。

風水相連爲渙。取義最精。一片虛明脫化景象。全无沾帶。

學到悟時。氷泮雪消。言思俱絕。渙之爲言。此學問最解脫處也。

吳叔美曰。所謂渙者。只是去一己形骸之見。而爲天下大公之見。便是凍解氷釋。爻中所云不同。不出此兩項。從一己起見。謂之小羣。謂之血氣之私。謂之害。是下流一路。所當拯與遠者也。從大公起見。謂之大羣。謂之王居。謂之有丘。是上達一路。所謂光與大者也。隨爻象命名。其實一理。在觀者會通之。

渙 坎下巽上

居渙之極與五陽剛同德渙其血氣之私逖出險外故无遠害

五陽剛中正故渙王居大號之周行仁覆遍及故曰渙汗通行淡洽何咎之有

四巽主爻能通上下成渙應初近三兩柔爻通故曰渙小羣中爻艮故渙有丘

三爻近巽風險俱消散故能渙其躬志應上而通於外故无悔

二剛來得中坎爲與二有机駕馬則奔其机得通之願故悔亡

初陰能順二陽方可出險坎爲美脊馬籍二以通故用拯馬壯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假音格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渙曰散險者開散也。是形容心體流通妙境。下卦坎體。一點乾剛。落在形氣中。所以有險。通得此剛。便是全乾。上卦巽體。巽東南生氣。能解寒凝。故東風解凍。心體一凝滯。都成險陷。到融洽泮渙。生氣流行。天下第一樂趣。故曰渙亨。其不期然而然者。舉王假有廟以象之。其一通而无不通者。舉利涉大川以象之。恐其開舒而縱肆也。又以利貞戒之。

假廟之事。天下人心不期同而自同。所以爲萃。天下人心不期通而自通。所以爲渙。

姚虞佐曰。內坎主剛。是剛來而不窮。外巽主柔。是柔得位乎外而上同。分明俱是卦體。

九居五在中。假廟象。中者中心也。中德也。湛然純一。肅然做惕。是爲在中。孝親之思。人心本有。王者以此風之於上。自然默通於下。其感其應。皆在中之感也。四巽木。乘木有功者。巽時順勢。无所艱難多事之辭也。不見今之乘舟楫

而走江湖千里者乎。順風而往，則險失其所以為險矣。十三卦舟楫之利，獨取諸渙者以此。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俞玉吾曰：渙者，水之融液而泮渙也。字從水從奐，太玄以文準渙。范望注云：奐有文章，故謂之文。說文云：奐，文采明見也。奐之旁加以火，則奐乃火焰之光；加以水，則渙乃水波之文。渙卦上巽風下坎水，風來水面而水有文，故曰風行水上。渙夫風者，无形之物也，无所寓則无以見之。今行於水上，而水動成文，然後見其為風之至。鬼神亦无形者，

非設壇於郊，立廟於宮，則其享上帝，祭祖考也，亦何所寓哉。先王觀此象，以享於帝立廟，於是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神鬼饗，有所寓故也。古者立廟，必於國之東南，祭享必血食，故言廟祭之事，皆取巽坎。巽居東南而坎為血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吳叔美曰：坎之通於巽，在九二剛中。通之者，在五之剛中。初在下，去五遠，无由得通，必藉二以通。二剛，馬壯之象。坎為輿，又為美脊馬。車行駕馬所以用拯，馬壯用拯之法，只有順二，故曰順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吳叔美曰：二剛來得中，坎為輿，則二有机象。音几，在車中心鉤衡以駕馬者。軏奔則輿行，二奔則險出，撰震能奔。所以悔亡。亡險之悔，所以得願，得通之願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三坎柔近巽，凝滯之私，盡從消釋，渙躬之象。曰无悔，則險

意俱化矣。象曰志在外，人多內見一身，所以難得外通，志應於上，舍已從人之意。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吳叔美曰：四巽柔主爻，申五之命於二者，全在四。能通上下成渙，渙羣之象。應初則能通初，近三則能通三。兩柔爻通，則全卦俱通，所謂渙小羣成大羣，故元吉而云光大也。然四所以風下者，全以五之中正合而歸於五。渙有丘也。中爻撰艮為丘。渙有丘，則上達而无下陷，非復平昔之險，豈尋常

思慮所能及哉。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錢國端曰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五行而二應。大號之渙噓以和風潤以甘雨。合四海九州浹洽爲一體。如汗之出周身无不霑透。非大君仁覆之治乎。假有廟。曰王假。渙大號。曰王居。王者所以孝享而鼓舞萬民。皆有所以爲之本者在矣。孟子曰。居惡在。仁是也。五之王居居此。

來矣鮮曰。散人之疾。而使之愈者汗也。解天下之難。而使

之安者號令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上九與五同德巽到上。巽之極致居渙之極。去險愈遠。故有血去逖出之象。雖所應陰柔。去之而勿使之留。逖之而勿使之近。出之而勿使之入。全无血氣之私。渙之成功也。出險之外。故曰遠害。

序卦。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

澤者。瀦水。凡湖塘之滙聚皆是。水流至澤。有畔岸以蓄之爲之隄防而不使過。倘或盈科。則又前進。而澤中之水有定。如節制然。故水澤之卦爲節。

吳叔美曰。心體到渙。百脉皆通。心量之廣大。无不遍瀦。得巽風開蕩之力。故渙離也。心體到節。周身矩度。心極之自然。无不妙合。得兌說安止之則。故節。止也。此爲心學全功。

天地之數六十。故卦六十而爲節。月有中氣。有節氣。節以抑其過而歸之中也。

節 兌下坎上

過中則雖節亦苦故雖貞亦凶然可以繩一身故悔亡道窮也

中正以道中節之和人之所甘曰甘節天下之達道故行有尚

六四水澤之交水於此自然受節故曰安節承上剛中之道也

三爻兌口爲悅任情而不知節則必有嗟若之象无所歸咎也

九二中爻五體震震於時爲卯門闕之象時宜通而不出故凶

初九爲兌始兌於時爲酉閤戸之象知通塞之宜故不出无咎

節亨苦節不可貞。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說音悅

朱子本義剛柔分。通六爻言。剛得中。兼二五言。卦體上坎一剛二柔下兌。一柔二剛。剛柔均分。而二五之剛又得乎中。剛柔分而不至於偏。剛得中而不至於過。皆人情物理之宜。此節之所以亨也。過於節。則為苦節。而非通行之道。故曰其道窮也。下兌說上坎險。說以行險。人心悅則易流

最為危險。惟節之以中。則合規合矩。皆天理當然之節奏心體自然之品則。中而无過。正而无私。自可通行无獘矣節而能通。天地之道。不有秋冬之藏。必无春夏之發。是天地之氣以節而通也。聖人制度。不有名分等殺之節。必不免傷財害民。是聖人之制以節而通也。何以得節而通。一中而已矣。

說以行險。諸解皆謂人情易流。見險則止。又有謂聖人因人情之流。械立防閑以閑制之。與險何以異。然其所為險者。以和說之法行之。故曰說以行險。皆與卦旨不合。此卦所以成節者。以止水節流水之義。非以坎險止兌說也。蓋人心惟危。說則易流。能使道心常為之主。則剛得中。而人心聽命。乃能有節也。

楊中立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節用。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行下孟反

澤以止水而防其濫。君子立人心之防。而為止流之澤也。德行從心而行。道心為主數度便有定則。合之為有節之德行。而又為不窮之度數矣。

法不立不定。故貴制。學不講不明。故貴議。

俞玉吾曰。君子制度數。所以為節也。議德行。求其中節也。數者。十百千萬也。以算數事物之多寡。故謂之數。度者。

分寸尺丈引也。以量度事物之長短。故謂之度。德存於中者。行發於外者。裁制之。評議之。非君子不行也。上坎互艮制度數也。下兌互震議德行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六爻各有自然之節。初在下。不出。初之節也。節之所以異於習坎者。惟下一爻。塞而不出。所以能節坎之流。初九為兌始。兌於時為酉。闔戶之象。

節坎之流。則初正宜塞不宜通。士君子立節之始。知克謹

於微故无咎。此以極其愼密爲不出。非以一於閉塞爲不出。故曰。知通塞也。

兌爲口舌。繫傳戒言語之愼密。修辭立誠。人不誠多在言語上。故謹言之士。三復白圭。

九二。不出門庭。凶。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君子不能爲時。能不失時。二可通而不出。失時行之極矣。故凶。

九二互體震。震於時爲卯。門闕之象。

胡庭芳曰。爻辭取門戶象。不繫有艮體。但本爻前陽爻則爲戶。陰爻則爲門。同人初九於門。隨初九出門。皆前有六二也。明夷六四出門庭。前有六五也。若節初。戶庭前有九二。節二門庭前有六三也。其例昭然矣。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三處說之極。不知節者也。以不節致嗟。又誰咎哉。

三爻兌口。故曰嗟。

六四。安節亨。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柔順得正。上承九五。安於節者也。道之所在。順而承之。自然而非勉强。謂之安。此其所以亨也。

下兌澤。上坎水。六四水澤之交。水於此自然安節。故曰安節。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甘者。味之中。五者。位之中。所以吉者。以其位之居中也。甘正是中心可說處。中節之謂和。天下之達道。故曰往有尚。

唐元卿曰。凡節非出於心之所安。與其心之所甘。未有久而不渝者也。故甘節之吉。往有尚。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居節之極。過中則爲苦節。雖貞而不免於凶。故曰其道窮。

坎錯離。火炎上作苦。

蔡介夫曰。大過上六凶矣。而又曰无咎。節上六凶矣。而又曰悔亡。蓋理之得失。尤重於事之吉凶也。

蘇君禹曰。苦與甘對。甘節可以範一身。亦可以範天下。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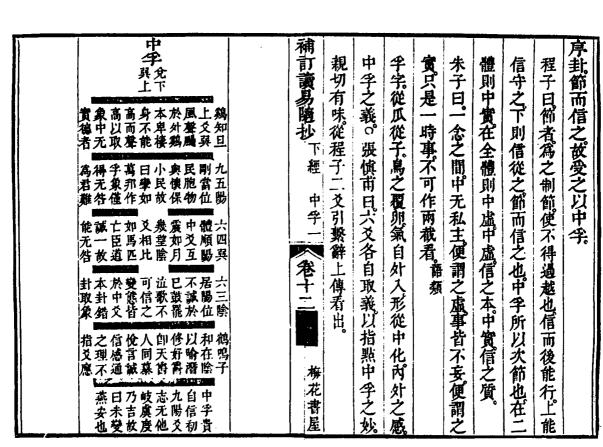
節者不可以繩天下而可以繩一身故甘節之吉其往有
尚而苦節之凶其悔亦亡也

序卦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
程子曰節者爲之制節使不得過越也信而後能行上能
信守之下則信從之節而信之也中孚所以次節也在二
體則中實在全體則中虛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
朱子曰一念之間中无私主便謂之虛事皆不妄便謂之
實只是一時事不可作兩截看 語類
孚字從爪從子鳥之覆卵氣自外入形從中化內外之感
中孚之義○張愼甫曰六爻各自取義以指點中孚之妙
親切有味從程子二爻引繫辭上傳看出

中孚 兌下巽上

鷄知旦上爻巽風聲颺於外鷄本卑棲身不能高而聲高以取象中无實德者
九五陽剛當位民胞物與懷保小民故日孳如萬邦作孚象僅得无咎爲君難
六四巽體順陽中爻互震如月幾望陰爻相比如馬匹亡臣道誠一故能无咎
六三陰居陽位不誠於已鼓罷泣歌不可信之變態皆於中爻本卦錯卦取象
鶴鳴子和在陰以喻潛修好爵卽天爵人同慕悅言誠信感通之理不指爻應
中孚貴自信初九陽爻志无他岐虞度乃吉故日未變燕安也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柔在內謂六三六四之柔在四剛之內剛得中謂九五九二居得其中內以全卦言中以二體言也二柔在內而中虛二剛居中而中實中虛則无私內欲不萌中實則有主外誘不入皆孚信之象和說而巽入故邦國不言而化也

豚魚即江豚出則澤上必有風未嘗失信唐詩謂江豚吹浪夜還風是也王弼分豚魚爲二物程傳亦從之不如江豚拜風爲切信及豚魚猶詩序云德如羔羊非施及之及也謂人之不失信比及於豚魚之信也利涉大川澤有巨浸如震澤彭蠡者大川之象也巽木動於兌澤之上有乘木之象四陽在外內函二陰有舟虛之象利於涉險也中孚以利貞如盜賊之相羣男女之私期豈不彼此有孚然非理之正故利貞理在心其本然者爲天信而正則合乎理之本然矣蓋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天與人相合處則曰應

張橫渠曰中孚者鳥覆卵之象也夫覆卵者必剛外而柔內雖柔內非陽則不生故剛得中而爲孚也中孚二字實

能感化非僅信字可解

蘇子瞻曰天道不容僞惟天有自然之化故曰應天

豚魚拜風乃信之自然无所勉强者也魚知風鶴知秋雞知旦故卦爻皆象之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楊庭秀曰風无形而能震川澤鼓幽潛誠无象而能動天地感人物此澤上有風所以爲中孚蓋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欽哉惟刑之恤舜之中孚也不犯有司天下中孚則萬心一心矣

兌澤秋肅上有東南巽風此即法上施仁之象議獄者求其入中之出緩死者求其死中之生若元惡大憝不在是典

項平甫曰獄之將成則議之其將決則又緩之然後盡於人心王聽之司寇聽之三公聽之議獄也旬而職聽二旬而職聽三旬而職聽三月而上之緩死也風无形有隙必入至誠感人亦猶是也故獄成而孚輸而孚在我者盡故在人者无憾也

徐子與曰象言刑獄者五噬嗑賁豐旅中孚皆取象離明

謂其照知情實則刑不濫耳。噬嗑豐兼取震。賁旅兼取艮者。蓋噬嗑去間。豐則多故。非動以致其決。无以威重也。賁過於文。旅不留獄。非艮止。或輕用刑矣。明貴无時。故五卦離明不易。威則有時而當止。至於中孚。則全體似離。互體有震艮。而又兌以議之。巽以緩之。聖人即象垂教。見於慎刑如此。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他音它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以九居初。中孚之體宛然未變。虞。慎守也。抑之詩用戒不虞。悅體易變。慎守其純一之真。則吉也。有他不燕。志无他岐之雜。自覺燕然。燕。安裕也。如燕居之燕。

鄭汝諧曰。有諸已之謂信。信非信於人。自信也。初。信之始。信未孚也。未孚則當自反而求諸已。故貴乎自虞也。虞。度也。慮也。自信而後交乎人。故吉。道內而務外。捨已而求人。有他也。有他則皇皇然靡有定向。何休裕之有哉。燕。休裕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鶴音涸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程子曰。九二剛實於中。孚之至者也。孚至則能感通。鶴鳴於幽隱之處。不聞也。而其子相應和。中心之願相通也。好爵我有。而彼亦繫慕。說好爵之意同也。有孚於中。物无不應。誠同故也。至誠无遠近幽深之間。故繫辭云。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誠通也。至誠感通之理。知道者爲能識之。

朱子曰。鳴鶴在陰。謂九居二。好爵。謂得中。靡與縻同。言懿德人之所好。故好爵雖我之所有。而彼亦繫戀之也。○好爵如孟子言天爵之貴。

鄭汝諧曰。九二无應。以剛履柔。二陰位其居得中。蓋靜修而无求者。无求而物自應。故鶴鳴在陰。而其子和之者。感以天也。

詩云。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則居爽塏之地。而聲及遠矣。處于陰而子和。則不求達聞可知。好爵人所慕悅。吾與爾靡。惟同心者而已。君子之實德實行。不務於達而修於邇。故繫辭傳而言況其邇者乎。然後推廣而極言之。

張愼甫曰。在陰二字最重。陰者幽隱之象。誠在幽獨之中。夫孰見之。而自无不通者。天之不容間也。若信不由中而

徒揚詡於外。則爲翰音之登天而已矣。

鶴知秋。有信。中爻互震爲鳴。二陰位。鶴鳴子和。子字。從孚字看出。最爲親切。只言誠信感通之理。當以程傳爲正。若拘二五之應。初三之比。反多牽强難安。失夫子繫辭之旨。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中孚誠於己而信於人。修於邇而孚於遠。以六居三。非靜修之道。而欲孚於人。則皆敵也。故曰得敵。吾之機心一動則人之機心亦起。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變現无常。不可信之情態也。不誠則不信。何以能孚。

以陰居陽。故曰位不當。

中爻震鼓動之象。中爻艮罷止之象。二至四象離錯坎。坎爲加憂泣之象。當兌說歌之象。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象曰。馬匹亡。絶類上也。〔上上聲〕

六四巽體。巽順乎陽者也。巽陰柔順。如月本无光。受日之光以爲光。必對望而後光盈。以象君臣相孚合德之意。中爻互震爲馬。互體中有兩陰爻相比。故曰馬匹。馬匹亡。无私比之意。〔象傳曰絶類上當從比看无疑〕月幾望。不處盈。馬匹亡。无黨比。〔君子曰朋小人曰黨〕此臣道之誠一者。孚之至也。何咎之有。故曰絶類上也。

本卦下體兌。中爻互震。震東兌西。日月相望。又震爲馬。震象在中爻互體。不見本卦。故望曰幾望。馬曰匹亡。取象至精。如寶鑑照形。一見即有。一過即无。絶无痕迹。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攣力圓反〕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九五陽剛得中。而位正當。故特言有孚。詩所謂萬邦作孚

也。攣如。〔攣字從手亦從孚字從爪從子看出懷保之意〕民物无不在胞與中。有其德居其位。而曰无咎。六四之誠一。亦曰无咎。可見爲君難。爲臣不易。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鷄鳴必先振其羽。故曰翰音。其鳴有信。上爻巽風。故曰于天。鷄本卑棲。身不能高而聲高。似人之的然炫外者。虚聲外颺。中无實德。以此爲貞。其凶可知。

蘇君禹曰。誠於中者可久。颺於外者不可繼。何可長也。

序卦。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項平甫曰。有其節者。必能守之以信。自恃其信者。其行必果而過於中。

李衷一曰。小過六爻皆反覆於過不過之間。以弗過而過為宜。以過而弗過為非宜。卽卦辭可小事而宜下之意。

中孚風和澤暖。春氣醇濃之時。豚魚皆吉。其周初之盛乎。詩云儀刑文王。萬邦作孚。中孚之謂也。中孚。聖人之德也。小過雷收山靜。秋氣剝落之時。飛鳥亦凶。其春秋之衰乎。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過之謂也。小過。聖人之時也。上經將終。授以頤大過。下經將終。授以中孚小過。四卦皆不反對。所以明雷風山澤之正用也。四卦之象。皆有坎離。雷風山澤之氣出於坎離。坎離出於乾坤也。

小過 艮下震上

上六陰居最上。過而亢極。飛鳥上逆。離於離之凶。天災人眚薦至。皆其自致也。

中爻兌澤在上為雲。兌西為西郊。陰盛蔽陽。故不雨。全體象坎為穴。彼指陽。弋取而不得之意。

九四以陽居陰。故无咎。剛失位。故曰位不當。不可大事。故曰往厲必戒。守正以待時。故曰永貞。

陰過於陽。故二陽皆稱弗過。陽微之時。九三陽居陽位。故戒其慎防。從陰有害。

丙陰二陽。若孫過其祖。不及在君。過在臣。六二陰居陰位。所遇為妣為臣。過而不過。故得无咎。

小過有飛鳥象。初當艮止之下。鳥翅之翰不止。欲飛上。則致凶。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過古臥切）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陽大陰小。陰陽之分也。為卦四陰在外。二陽在內。陰過於陽。非若浸長之消陽也。故曰小過。陰雖過陽。而柔得中。是以可小事。陽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不徒曰利貞。而曰過以利貞。過而貞。則當乎時而亨。故曰與時行也。飛

鳥遺音。過之不遠者也。陰以承陽為順。承剛為逆。上逆下順者。明不宜上宜下之義。柔順乘剛。則雖失位之陽。亦可得吉矣。故曰大吉。

陰柔於人无所逆。於事无所拂。故亨。然利於正也。陽大陰小。故可小事。不可大事。卦有飛鳥遺音象。小事亦宜收歛謙退居下。方得大吉。可小不可大者。當小過之時。宜下不宜上者。行小過之事。凡剛非二五。皆非得位。故言剛失位而不中也。中孚虛中而實外。舟虛之象也。小過中實而外柔。飛鳥之象也。飛鳥遺音。宜下不宜上。上則逆也。下則順

也逆則无適而非凶。此順所以爲大吉也。

飛鳥遺之音句，不必牽屬上下文。是聖人擬一象以盡卦意，與離之畜牝牛同例。不宜上句自並閣本卦正義，不必粘鳥音如何爲不宜上等語，而意自在其中。卦三四二陽象鳥之身，上下四陰象鳥之翼，飛鳥之象。兌口震聲，遺音之象。巽伏艮止，宜下之象。

吳叔美曰：柔而有餘，其過未爲病也。利於貞，與時行。柔得中，何害於柔？惟夫柔本小也，而欲大用之；柔宜下也，而欲上乘之，則至於凶矣。象辭分明設可不可、宜不宜兩路，以待人之決擇。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山上有雷，其聲不遠，故爲小過。過恭、過哀、過儉，過以利貞，君子之過也。夫子曰：與其奢也寧儉，與其易也寧戚。可以知小過之義矣。

朱子曰：小過是過於小。恭與泰反，哀與易反，儉與奢反，皆是過於小，退後一步，自貶底意思。

吳幼清曰：三者非有取於過也。恭以救諂，哀以救易，儉以救奢，救其過以補其不及，趨於平而已，所謂時中也。

初六：飛鳥以凶。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初爻當鳥翅之末，在艮之下，宜止而飛，以飛致凶，飛則上矣。

不可如何，僭踰之象。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程子曰：陽之在上者，父之象；尊於父者，祖之象。四在三上，故爲祖。五陰而尊，妣之象。

吳叔美曰：四柔爻既有上下之分，又有中不中之分。初上俱不中，其不能貞可知，故直以飛鳥歸之。二得中在下，盡

善在二，故小過之義發於此爻。

林貞爭曰：六二一爻，正所謂柔得中者。過與不及，兩相形乃見過而不過之妙。

朱子曰：六二柔順中正，如進（進以二五相應言，陰過於陽，本不可相應，則）過二四而過六五，是過陽而反遇陰也；如止（不進則止，下體艮止，此字誤爲則），則不及六五而自得其分，是不及君而適遇其臣也。皆過而不過，守正得中之意，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來矣鮮曰：本卦陰過乎陽，陰陽不可相應，以陰論，四陰二陽，若孫過其祖矣。然六二之所過者乃妣也，非過而抗乎

陽也以陽論二陽四陰若不及在君過在臣矣然六二之所過者乃臣也非過而抗乎君也臣不可過是過而不過无咎之道也

來註卽以卦象陰過於陽而言不取相應往過之意最是直截正合承陽不宜上之義但遇妣遇臣皆指初爻像象述六二以陰居陰妣位臣位卽指六二本位

吳叔美像象述曰九四陽爻上卦祖也二不應四而應五過其祖之象謂過而不得相遇也然祖雖不得遇妣之位在二則正所遇也妣之道爲助剛之柔而已五君位也君道在剛大而六五以柔居之不及其君之象謂不及遇剛中之君也然君雖不及遇臣位在二則正所遇也臣之道爲順陽之陰而已遇妣遇臣皆指六二本位四爲祖五爲祖妣三爲父則二爲妣

王註謂祖始也指初妣者居內履中者也過初而履二位之象也由此推之既過祖遇妣則是不及其君而適盡其臣之職矣呂與叔亦從其說然初乃陰爻於卦旨過字之義不合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戕在良反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張愼甫曰弗過防之二字爲句從二字爲句陰盛陽微之時弗過之陽宜退藏九三以陽居陽恐或有戕害之者聖人重爲之戒曰防之又曰從或戕之欲其知艮止之道也凶如何危之之辭

本卦陰過乎陽故二陽皆稱弗過防防陰也從從陰也陰之過也宜防之從之則凶矣 陰盛宜防專言防初防二者非陰盛不可從謂從上應者亦非

程子曰防小人之道正己爲先

郭子和曰聖人之所以爲防者禮而已惟禮足以防人亦足以防己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長平聲

胡仲虎曰弗過遇之陽微而弗能過乎陰反遇乎陰也

九四以陽居陰知時審勢故无咎剛失位而不中位不當也往厲必戒勿用不可大事也然陰之過終不可久君子惟守正以待時故曰永貞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項平甫曰陰陽和則雨澤降密雲不雨是无陽也自我西郊陰爲唱也其事難言故曰已上也中爻兌兌西故爲西郊兌爲澤澤在上爲雲公者陰在尊位之稱 以其在五 六二稱之爲臣意亦類此卦體象坎坎爲穴以絲繫矢而射曰弋坎爲弓有弋之象弋之力小不能及遠鳥在巢穴則有遮避自陰言之西郊爲我故以陽爲彼也況元雅小傳曰小

過陰過於陽，君子隱巖穴之中，而遽欲取之使出，不可得也。陰盛蔽陽，而欲澤之能及於下，不可得也。

呂與叔曰：六居五，陰之盛者，且在二陽之上，故應斯象。霖雨著生，非其事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眚所景切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五已上矣，上六以陰居最上，高亢之極，飛鳥之上逆者也。離，麗也，如詩言鴻則離之。天災人眚薦至，凶孰甚焉，是謂災眚，即自作孽之意。弗遇過之者，上六隔五，不能遇乎陽，而居於上位，更過乎陽也。

吳叔美曰：柔道无過一下，初在下矣，纔以向於動便凶。人不能下止，一念飛揚，即凶端也。五得中矣，陰已上，而不順陽，密雲終不成雨也。三四兩剛，弗過矣，必防必戒，防且戒者，因柔之上與亢也。至於飛鳥之凶，不必言矣。然則小過之亨，豈易言哉。非兢兢乎執婦道執臣道，如六二之柔得中，未可言亨也。

序卦：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

坎離為上經之終，既未濟為下經之終，蓋以水火者，乾坤之用也。既濟之終，即未濟之始；未濟之終，即既濟之始。然必先既而後未者，古今一未濟之局也。從古聖賢道濟天下，亦祇做得一事，了得一時，其未了之局，常待後人。若有既而无未，則造化或幾乎息矣。故以未濟終者，復以乾坤始。人當既濟之後，胸中常有一未濟的本體在，乃聖人祈天永命之學也。

上經乾坤之後坎上坎下凡六卦下經亦以坎上坎下終焉卦名既濟亦且取義於坎五行坎中之水最先而天下坎險之時最多也

既濟 離下坎上

- 上六（⚋）：初為尾上為首陰爻在坎體未能出險故曰濡其首危厲可知終止則亂之戒
- 九五（⚊）：五中實故言祭祀時當既濟殺牛不如禴祭誠則受福借言東鄰西鄰以示儆
- 六四（⚋）：六四陰居陰位四多懼繻有衣而慮其敝能思患豫防四爻坎故多疑終日戒
- 九三（⚊）：三爻用剛濟險離為戈兵取象伐國三年乃克勿用小人之害因內治幸邊功
- 六二（⚋）：六二柔中當位離為中女與五正應婦人喪茀則不可行勿逐自得二五必合
- 初九（⚊）：初爻以濟水取象曳輪濡尾取象互坎欲濟而不敢輕濟離明故能見幾慎始

水在火上水性下以金盛水於上則水不滅火火性上以木傳火於下則火能熱水水火不炎而水得溫各成其用故曰既濟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既昃不如日中之盛。所以亨小。一治一亂。氣數之常。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初時人心精明儆惕。固无不吉矣。及既濟之後。恃其得所。般樂怠傲。未有不亂者。此雖氣數之使然。亦人事之所由然也。故利於貞。而以初終儆之。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水非火无以烹飪。坎非離无以致用。是濟之亨。亨於離中柔小。故曰小者亨也。蓋惟明常內朗。則心體自正。心體得正。則剛柔之用。皆得其正。故曰利貞。初三五陽居陽位。二四上陰居陰位。三剛三柔皆正。而位皆當。六十四卦之中。獨此一卦而已。猶不敢恃。繇此言之。可見濟處。全是人心自下。自小。以明破暗。所以初易吉。終易亂。出險爲濟。止而不流。復成坎陷。濟道以窮。道窮。正指人事。終止則亂。宴安沉溺。不得援天以自諉也。

程子曰。惟聖人爲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也。堯舜是也。故有終而无亂。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吳叔美曰。水在火上。則水爲升騰變化之水。火爲抑制降伏之火。既濟之象。火能濟水。亦能竭水。水爲火濟。亦能滅火。君子亨水火之利。不能不思水火之患。以既濟爲可恃者。狃其利而忘其患者也。

既濟之患无形。思而後知可患。既濟之防未然。豫而後爲善防。故思患則无患。豫防則有防。不然。患至而不可防。思亦无如何矣。

項平甫曰。天下之患无窮。惟有以濟之。而後无患。人之用莫切於水火。而火常足以生患。善濟火者莫如水。思火之爲患。而儲水以防之。此之謂豫。此條雖非卦意。於人有警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曳音裔濡音如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初爻以濟水取象。古者舟車皆用以濟。詩云。淇水湯湯。漸車帷裳。蓋用車也。濟者。自內適外。初爲尾。濡尾曳輪。以中爻互坎取象。曳其輪。則車不前。坎爲狐。狐之渡水。必揭其尾。水淺則濡尾。曳輪濡尾。欲濟而不敢輕於濟。謹畏如此。可以濟矣。義者。事之宜也。明幾慎始。所行合宜。故得无咎。

程子曰。人心如翻車。心機輾轉。无晷刻之停。非控制有道

馳之鶩之惟其所之險何由出。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喪去聲 茀音拂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六二九五剛柔當位以坎離之交取象離爲中女以六居二柔正位當與九五正應有君夫人之象茀夫人車飾三爻以剛蔽柔茀之象詩云翟茀以朝是也中爻二三四互坎三四五互離既濟中有未濟象互坎則三爻似喪茀故未能濟然初之吉以柔得中勿逐自得以二交五其數爲七故曰七日得柔中與剛中應故曰以中道也。

高景逸曰婦喪其蔽車之茀則不可行既濟之時君臣相與異於共患難者矣然中正之道无終廢之理故勿逐而七日得也猶水火之必相爲用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憊音敗

三爻陽居陽位以剛濟險離爲戈兵故言伐國高宗中興之賢君勤師遠伐久而後克中國之民亦憊且困矣內既治而喜邊功小人啟之也故曰勿用善處既濟者其惟光武却臧宮馬武之請乎。

鬼方遠而在險之象往歷三爻三年之象。

高景逸曰人但知盛時物力之甚裕不知盛時舉事之易憊故以高宗伐鬼方猶克之於三年小人勿用當嚴之於明盛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繻而朱反 袽音如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六四陰居陰位四多懼是以有繻有衣袽之戒袽敝衣也衣方成而即虞其敝時方濟而日慮其亂則所爲保既濟者无不至矣四爻坎坎爲狐疑故曰有所疑。

張愼甫曰治亂之相尋盛衰之倚伏人亦有能疑之者然必思其源防其漸終日戒正所謂思患之豫防而非徒彌縫其罅漏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程子曰五中實孚也二中虛誠也故皆取祭祀爲義。

潘去華曰五以陽剛居中正當既濟之時而位在險體中而易滿故借東鄰西鄰以示警懼東西者彼此之辭不以五與二對言。

姚舜牧曰。此爻傳義泥一時字。俱以文王與紂之事明之。必非聖人之意。易中言鄰者。凡數卦。如小畜六五。泰六四謙六五。皆以所與者言。未嘗謂本爻之爲鄰也。且九五雖當既濟剛而中正。不可謂之過時。愚謂人君當既濟之時享有治平之盛。大抵驕奢之易萌。而誠慎之不足。不知此誠慎之心是治天下之大本。即常時猶不可失。而況既濟之時乎。故聖人借兩鄰以爲訓。若曰。東鄰殺牛。何其盛也西鄰禴祭。何其薄也。然神无常享。享於克誠。彼殺牛以祭不如禴祭者之誠。故能實受其福也。享神者。在誠不在物

保治者。以實不以文。蓋教五以祈天保命之道。非謂君失其時。不如臣得其時之說也。且六二爻辭曰。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以二變五。其數爲七。則二五之合可知。蓋既濟以坎離之交濟而言。故曰實受其福。吉大來也。乃因合體而敘其氣運有如此者。其終止之戒。乃在上六。

高景逸曰。此爻說者皆以五不如二。故於東西之解。穿鑿彌甚。不知實受其福。只說本爻。味象辭自見。蓋當既濟之時。只宜守儉。自受其福。不以物盛爲可恃也。

張慎甫曰。鄰者。我之鄰也。易中如富以其鄰。震於其鄰。皆指他爻。或泛言。未有謂本爻之爲鄰者。且以五爲東。以二爲西。於卦何取。卦位離東坎西。東鄰六二之鄰三也。西鄰九五之鄰四也。三伐鬼方。四終日戒。於殺牛禴祭之義甚切。若謂紂之時不如文王之時。聖人斷无此語。蓋時者。與時偕行也。時既濟矣。惟是小心儉約。常无失其初。而後可以受福耳。

上六。濡其首。厲。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蔡介夫曰。以全體言則居既濟之極。以二體言又在險體

之上。以陽剛之資。極謹畏之方。猶懼不克。而乃以陰柔處之。不知敬慎。是爲狐涉水而濡其首之象也。危厲可知

蘇君禹曰。既濟之時。至盛時也。乃勉以利貞。危以終亂者何。蓋天下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无事之可畏。聖人知其然。故不幸其在天。而欲維之以人。濡尾不戒。必至濡首。終止則亂。人自爲之。天何尤哉。雖然。猾夏之禍。不在鬼方而在縱欲。深淵之隕。不在濡首而在迷心。於逸於樂。勑色於虞廷。玩人玩物。陳規於周后。聖帝明王之時。其慮深矣。故曰防乎其防。是爲易之大綱。

序卦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離南坎北此不易之定體水火交而濟則水上火下俱成變化然離下交矣下者能常在下乎其炎上之性自若也坎上行矣上者能常在上乎其潤下之性自若也是變化之中有不變者在也則濟之中其未濟者仍在也序卦曰物不可窮故既濟之後受之以未濟庶幾乎乾之不息矣此六十四卦終於一未文王不已心法也

未濟 坎下 離上

上九離明之終无所謂險有孚飲酒若不知節亦如陷溺濡首失其是不績終

六五柔得中光明洞達君子之光有孚於二剛柔相應卒能濟險又辭再言吉

四坎離之交正在震方未濟之時利用動故伐鬼方賞於大國剛健之志得行故貞吉而悔亡

三當坎離相隔以陰居陽故戒征凶三爻變則爲巽木巽在坎上故利涉大川

坎爲輿又爲曳曳輪不輕於濟九二剛而得中行正故曰征吉

未初濡尾是坎體方涉而濡爲不慎始坎爲險陷故曰不知極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汔許訖切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未濟有終濟之理故亨所以亨者六五以柔得中也旣未濟雖因坎水取義而皆曰柔得中則又指離火而言蓋水非火无以致用坎非明无以出險二方處險故曰未出中輕於涉險力不能續象小狐之汔濟濡尾而无攸利也

吳叔美曰險體未歷到離明終未成濟坎不尚行則乾健息離不內畜則坤順乖終身只在未字局中然雖未濟而天明天誠此體具足剛居二柔居五雖不當位而兩相應應則剛上應明便險出於險柔來應剛便明得其明上下交而成濟矣聖人於亨中指其續終之難於難中又指出剛柔應分明示人以善濟之路

旣濟坎在上曰終止則亂未濟坎在下又曰不續終蓋前路明末路暗終是未明故旣濟防其終未濟慮其終於始蓋惟誠則明誠明合方是大明終始

未濟男之窮因坎在下未交於離窮而未通也

伊川過成都坐於館讀易有造桶者前視之指未濟卦問

焉先生曰何也曰三陽皆失位。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歐陽永叔曰火在水上物各失其所居矣故君子慎辨其物宜而各置其物於所宜居之方使不相犯所以待其濟也。

初六濡其尾吝。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以陰居下方將涉險而尾即濡急於求濟而不能濟吝孰甚焉不知通變之理故曰不知極。

九二曳其輪貞吉。曳音裔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程敬承曰坎自有曳輪象當未濟之時非過剛冒進者所能濟故寧詳審无躁急者濟時之正道也所以吉也九二居柔得中故曰中以行正。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三當坎離相隔正未濟之時以柔居剛故戒征凶又言利涉大川何也象傳云雖不當位剛柔相應蓋用人則裕必賴涉川之才三爻變則下體爲巽巽木在坎水上故利涉大川。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四當坎離之交正居震方故有震用伐鬼方象既濟之三未濟之四用剛一也伐鬼方之象亦一也既濟之時利用靜故憂其伐鬼方之憊未濟之時利用動故喜其伐鬼方之賞志行剛健之志得行也。

震用伐鬼方者震動而使之驚畏也詩云薄言震之莫不

震疊三年之久厥亦勞矣功成有賞故封以大國也。

震爲長男得乾坤初氣所以乾坤之後首用事於屯於未濟之終卦復見以見六子原一體而分而八卦之功用總合同而著一部全易可通震字或取震動或取震懼動取陽動之始懼從震卦名義皆有合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暉音輝

六居五正象傳所云柔得中者故貞吉无悔離爲日光暉象二五剛柔相應有孚象夫離上坎下卦雖未濟然離中

虛惟虛能有孚於實惟柔能有孚於剛文明內蘊光暉外發卒能濟險光孚於二故吉也未濟亨以此

四應在初故先悔而後亡五應在二故貞吉而无悔

人心隱微難見常虛明洞達然後爲君子之光

上九孚於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吳叔美曰上九要終之明至誠明合一心之險非險矣皆日用飲食式飲庶幾者也有孚飲酒无咎然一念暇豫不能續終如飲酒者至和樂中卻有醉可虞一似沉溺者之

濡其首有孚者盡失其是矣理之至當處天然有節不知節則終於險陷終於未濟而已

周易析疑

繫辭上傳

毘陵張蘭皐一是學

程子曰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乃格言繫辭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繫辭之文如化工生物自有一般生意

王時敏問伊川何不解繫辭尹和靖曰洛人亦問及此伊川曰繫辭所以明易古謂之大傳若又解之是屋下架屋矣今但於易傳中一引證庶亦盡一隅之舉

後有以程子遺書并平日之解編爲後傳者非

朱子曰繫辭本謂文王周公所作之辭繫於卦爻之下者此篇乃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以其通論一經故无可附而分上下云熟讀六十四卦則覺繫辭之語甚爲精密或言造化以及易或言易以及造化不出此理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

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右第一章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

无不利

右第二章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大小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右第三章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右第四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

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聖人有思有爲者也故吉凶與民同患大易之道載天地生成之理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聖人之作易所以爲盛德大業之至極也

右第五章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

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右第六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右第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

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

至。盜之招也。

右第八章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

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右第九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

於此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此之謂也

右第十章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

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右第十一章

易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子曰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乾坤其易之蘊邪

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黙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右第十二章

周易析疑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右第一章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

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
取諸乾坤。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
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
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
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
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
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蓋取諸
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

以察。蓋取諸夬。

右第二章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
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右第三章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何也。
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右第四章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
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
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
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
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
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易
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
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
其可得見邪。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
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

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
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善不
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
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
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
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
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
于苞桑。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

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子曰知幾
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
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
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
剛萬夫之望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
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天地絪縕萬物
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
得其友言致一也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
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

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
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右第五章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
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
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
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
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
失得之報

右第六章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
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
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謙
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恆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
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
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
以辨義巽以行權

右第七章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
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
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
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右第八章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
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
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
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

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右第九章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右第十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

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右第十一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右第十二章

說卦傳　　毘陵張蘭皐一是學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天地神明之德寄於蓍以妙其用聖人幽以贊化育而生蓍故明以前民用而制蓍。生蓍生出揲蓍之法

參天兩地而倚數。

蓍之起數其大原出於天地河圖生數乃天地之發端。天一天三天五為參天而用九。地二地四為兩地而用六。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

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生蓍起數立卦生爻作易之事備矣凡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皆能一一依他樣子描寫出來不其和順道德乎而其中自有條理一一分明足以有別。　理性者天命之散見天命者理性之本原命外无理命外无性窮理即所以至命也。

天下有渾淪之道德即有散殊之義以分合言之也。天下有各具之理性則有原本之天命以微顯言之也。

右第一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天以兩而成象地以兩而成質人以兩而成德三陰三陽挨做一處便不見得有文今六位各用陰陽間雜故成章全在相間上。

右第二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此伏羲八卦之位所謂先天之學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圖必從中起者蓋萬事從心出之義卦必從復起者蓋天開於子之義自一陽始生之復起冬至而歷離震之間為春分以至於乾為純陽是進而得其已生之卦如今日覆數昨日故曰數往者順自一陰始生之姤起夏至而歷艮兌之間為秋分以至於坤為純陰是進而推其未生之卦如今逆計來日故曰知來者逆。

右第三章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

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此言卦位圖從中起之造化六子司其序乾坤統其全始交爲生物之功中交爲長物之功終交爲成物之功朱子云君藏二句恁地說得好

右第四章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有萬物即有萬物之主宰若隱然寄寓於其間者以八卦之位當一歲之序爲造化流行之序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程子云艮止也生也止則生不止便不生此艮終始萬物

又云陰陽消長之際無截然斷絕之理故相攙掩過終始萬物此儘神妙○巳申月陽已完全把萬物交付與陰如委役一般故曰致役○艮爲貞元交會之間靜之極而動之端也

右第五章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旣成萬物也

此論先後天之相爲體用故去乾坤而言六子蓋乾坤之

神散見六子而六子之效用六子不得而知者神也生成變只一氣之流行耳流行處有節限而不過者在此謂之對待故復舉先天方位以明之

右第六章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此言八卦之性情乾純陽故健坤純陰故順震坎艮陽卦也故皆從健巽離兌陰卦也故皆從順震陽起陰下不與陰俱靜也故動巽陰伏陽下不與陽俱動也故入坎過二

陰陽爲主也。故陷。離遇二陽。陰爲主也。故麗。艮陽極於上前無所往。故止。兌陰見於外。情有所發。故說。

右第七章

乾爲馬。坤爲牛。以下從俞石澗易說

健而能行遠。故乾之象爲馬。順而能載重。故坤之象爲牛造化權輿云。乾陽物也。馬故蹄圓。坤陰物也。牛故蹄拆。陽病則陰。故馬疾則臥。陰病則陽。故牛疾則立。馬陽物。故起先前足。臥先後足。牛陰物。故起先後足。臥先前足。平庵項氏曰。案天文馬於辰爲午。於宿爲星。直一陰之月。陽生於

陰也。馬性本陰。故雖健而能順行。牛於辰爲丑。於宿爲牛。直二陽之月。陰生於陽也。牛性本陽。故雖順而善鬬。

震爲龍。

龍能潛能躍而又能飛。蓋物之最大。而變化莫測者也。故乾以龍言。震得乾之初畫。剛而善動。故亦爲龍。康節邵子曰。重淵之下。有動物。豈非龍乎。平庵項氏曰。震東方也。東方七宿。有角有尾。謂之蒼龍。又十二支以辰爲龍。宿直角亢。角爲蛟。亢爲龍。皆震位也。翼爲蛇。軫爲蚓。主巳。亦震之餘氣也。

巽爲雞。

巽得坤之初畫。柔而善伏。故以爲雞。括蒼龔氏曰。雞羽屬也。而不能飛。其性則爲入爲伏。知時而善應也。漢上朱氏曰。巽爲風。風主號令。故雞號知時。將號動則鼓擊羽翰而後有聲。平庵項氏曰。酉爲雞。於宿直昴。蓋金畜也。而主巽者。巽位在巳。金王於酉。而生於巳也。九家易云。風精爲雞正巽之畜也。

坎爲豕。

豕內剛而處汚穢。坎之陷也。漢上朱氏曰。豕。水畜也。其谷

剛躁則坎中陽也。垂耳俯首而尾不足。本末陰也。平庵項氏曰。坎正北方之卦也。亥爲豕。於宿直室。正水畜也。故主坎。

離爲雉。

雉文柔外著。離之明也。平庵項氏曰。離南方之卦也。南方七宿。謂之朱鳥。有咮有翼而无尾。故又謂之鶉。鳳與鶉皆火畜也。獨取雉者。鳳全陽。鶉全陰。凡走類皆屬陰。凡飛類皆屬陽。鶉雉草伏野走而能卑飛。皆陰之附乎陽者也。而雉得陽爲多。故其性介。其色文。埤雅云。雉不能遠飛。高不

過一丈。長不過三丈。故高一丈長三丈爲一雉。此雉之陰也。書稱雉爲夏翟。以其色備五采。尾至夏則光鮮。此雉之陽也。雉交蛇。蛇化雉者。巳與午皆朱鳥之次也。雉化蜃。雀化蛤者。內肉外殼。皆離之象也。雉於宿直胃。與巽雞同直亦蛇雉之義與。

艮爲狗。

艮爲狗。外剛而內馴也。正義云。艮爲止。狗能守家業。止外人。平庵項氏曰。戌爲狗。於宿直婁。西方之宿也。而主艮者。狗火精也。艮位在寅。火墓於戌而生於寅也。九家易云。狗

火精。畏水。故犬鬬以水灌之則解。

兌爲羊。

兌爲羊。外柔而內狠也。平庵項氏曰。未爲羊。於宿直鬼。南方之宿也。而主兌者。金生於土也。羊屬土。土生金。故有角而能觸。

右第八章

乾爲首。坤爲腹。

首者。衆陽之所會。圓而在上。故乾爲首。腹者。衆陰之所藏虛而有容。故坤爲腹。王太古曰。按伏義八卦。乾在上三卦之中。故爲首。坤在下三卦之中。故爲腹。

震爲足。巽爲股。

足主行。震之一陽動於下。有足之象。故爲足。脛本曰股。輔下體者也。巽之爲股。未詳其義。王太古曰。案伏義八卦。震在下三卦而向左。故爲足。而足之力在左。巽在上三卦而向右。故爲手。而手之力在右。今說卦巽爲手與艮股互置。求之於經。觀卦上體從巽。故曰盥。盥者滌手也。豐卦九三則曰折其右肱。豈非二三四互巽乎。姚氏嫌豐之无艮。乃欲改肱爲股。未之思爾。

坎爲耳。離爲目。

水內景。陽在內。猶耳之內聰。故坎爲耳。火外景。陽在外。猶目之外明。故離爲目。或曰。腎屬水。而外通於耳。坎之象也。心屬火。而外通於目。離之象也。漢上朱氏曰。耳目通竅。水火相逮也。平庵項氏曰。人覺則神在目。寐則神在耳。故覺則開目而視。離日主晝也。寐則用耳而聽。坎月主夜也。坎陽陷於陰。故耳居陰而能聽。離陰麗於陽。故目資陽而後視。

艮爲手。兌爲口。

兌爲口者兌之陰畫上虛故有口之象艮之爲手未詳其義王太古曰案伏羲八卦艮在下三卦之後而爲股今說卦之文與巽手互置然在易艮之初六曰艮其趾六二曰艮其腓咸下體從艮故初六曰咸其拇六二曰咸其腓九三曰咸其股而不以爲手此明證也愚謂荀氏九家易又以艮爲鼻麻衣易亦以艮爲鼻其說云艮爲鼻兌爲口者山澤通氣也巽爲手震爲足者雷風相薄也陳安卿舉此以問朱子朱子對曰鼻者面之山晉管輅已如此說

右第九章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乾純陽象天坤純陰象地六子皆自乾坤而生故乾稱父坤稱母震坎艮皆坤體乾之陽來交於坤之初而得震則謂之長男交於坤之中而得坎則謂之中男交於坤之末而得艮則謂之少男巽離兌皆乾體坤之陰來交於乾之初而得巽則謂之長女交於乾之中而得離則謂之中女交於乾之末而得兌則謂之少女索者陰陽之相求也陽先求陰則陽入陰中而爲男陰先求陽則陰入陽中而爲女玆蓋天地造化自然之道也人之夫婦男女其道亦然昧者自不察爾孔氏正義云得父氣者爲男得母氣者爲女誠哉是言也今曰一索再索三索蓋以三畫自下而上之次序言稱者尊之之辭謂者卑之之辭或曰三男之卦以氣言之則得乾一爻之奇以體言之則得坤二爻之偶以體言之則得乾二爻之奇是故一爻爲氣二爻爲體伏羲卦位則以體相聚而女從父於東南男從母於西北文

王卦位則以氣相依而男從父於東北女從母於西南不可槩觀也

右第十章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

天積陽而居上乾三畫純陽故爲天物之體圓者常動乾陽體而運轉不息故爲圜尊而居上君之象也萬物資之以爲始父之象也白雲郭氏曰包犧氏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皆所謂類萬物之情也乾之於八卦天之於三才君之於臣父之於子皆一道也是之謂

類也。平庵項氏曰。乾道大而无極。唯天足以盡之。運而无極。唯圜足以盡之。故以二象爲首句也。在國則君。在家則父。皆物之元也。

爲玉。爲金。

其質純粹。故爲玉。其性堅明。故爲金。或曰。玉謂其不變。金謂其變。

爲寒。爲冰。

乾居西北。極高而至剛之地。其位屬亥。於時爲十月。其候爲水始冰。地始凍。故爲寒爲冰。冰生於水而寒於水。備之則其利如及冰。蓋水之勁氣也。或曰寒陰氣。冰陰物。陰盛之極。故爲寒爲冰。

爲大赤。

純陽極剛而明甚。故爲大赤。漢上朱氏曰。赤陽色也。陽始於子。坎中之陽。故坎爲赤。極於巳。純陽也。故乾爲大赤。

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

乾健故爲良馬。老陽故爲老馬。純剛故爲瘠馬。瘠言其骨之峻。非羸弱之謂也。崔憬曰。骨屬陽。肉屬陰。乾純陽骨多。故爲瘠。駁雜也。晁以道曰。駁馬。其九四乎。說文云駁馬色不純也。詩東山云皇駁其馬。注云黃白曰皇。駵白曰駁。郎不純也。白雲郭氏曰。孔氏謂駁馬有牙如鋸。能食虎豹。誤矣。未有蹄物能搏虎豹者也。愬按山海經、爾雅。並云駮如馬而鋸牙。食虎豹。旣曰如馬。則駮乃別是一物。非易之駁馬也。孔氏引以爲證。不審諦爾。

爲木果。

圜實而在上。故乾爲木果。

坤爲地。爲母。

坤積陰處下。故爲地。萬物資之以生。故爲母。以配父。

爲布。

古者以泉貨爲布。蓋取廣布流行之義。乾之所至。坤亦至焉。故爲布。或曰地南北爲經。東西爲緯。故爲布。

爲釜。

釜所以化生物爲熟物。乾生之。坤則化之。以其能熟萬物。故爲釜。平庵項氏曰。六十四升爲釜。坤包六十四卦。如釜之包六十四升也。坤卦半爲乾。全爲坤。乾與坤交爲六十四。故惟坤爲能具六十四卦之體。

爲吝嗇。

陰性至靜受而不施。故爲吝嗇。

爲均。

均者。土之均也。坤之氣動而闢。至而廣。无有遠近高深。悉皆含育而成就之。故爲均。陶人制物之形者。謂之均。亦此義也。崔憬曰。地生萬物。不擇善惡。故謂之均。

爲子母牛。

性順而多孕育。故爲子母牛。平庵項氏曰。自萬物言之。坤皆爲母。就牛言之。又爲子母牛者。爲少爲牝爲孕育爲隨順兼數義也。乾爲老瘠。故坤牛牸犢。明少且肥。皆相反也。

爲大輿。

方而能載者。輿也。地之形方。載華嶽而不重。故爲大輿。坤陰載陽。所以大也。

爲文。爲衆。

奇爲質。偶爲文。奇則一。偶則衆。坤三畫皆偶。故爲文爲衆。橫渠張子曰。坤爲文。衆色也。爲衆。容載廣也。

爲柄。

柄。一作枘。乾性圓轉而曲。坤性執方而直。大抵與乾相反。故乾爲圓。坤爲柄。

其於地也。爲黑。

乾極陽。故爲大赤。坤極陰。故爲黑。黑者。地之肥美而能生殖者也。平庵項氏曰。黑者。幽陰之色也。不言黃而言黑者。黃者坤之離。玄者乾之坎。皆中爻之色也。若論其極。則乾正爲赤。坤正爲黑。故先天圖乾南而坤北也。

震爲雷。

震以一陽動於二陰之下。爲陰氣所包而未能出。則激薄而有聲。故爲雷。

爲龍。

龍之說見前。此重出不然。則龍之靑者也。何以見之。龍爲馬。馬之壯者也。坤則爲馬之牝。震則爲馬之善鳴。乾爲龍。此乃龍之大者也。震之於龍也。是爲靑龍。又何疑焉。平庵項氏曰。震爲龍。虞翻謂當作駹。蒼色也。朱子發謂當作狵。東方尾星也。

爲玄黃。

玄黃者。天地之雜也。乾色本赤。坤色本黑。震乃乾剛坤柔之始交。而赤黑相雜。故爲玄黃。正義云。玄黃雜則成蒼色也。

為旉。

旉音敷。華之通名。陽止於終則結為果實。陽動於初則發為華蘂。震以一陽動於初。而陽氣始發。故為旉。平庵項氏曰。震為旉。李鼎祚云。本作尃。延叔堅說為旉。大布也。案釋文引王肅干寶說。皆以旉為花藪。則字之為旉久矣。古文花字。為華為荂為藪。皆音敷。

為大塗。

震東方之卦。於時為春。萬物皆自此而出。故為大塗。大謂得乾陽之第一畫也。

為長子。

震一索而得男。繼乾父之體。故為長子。不稱長男。而稱長子者。以其承父之正傳。主國之重器。非坎艮二男比也。楊繪曰。震為長男。代父之任。故位於生物之地。世子宅於東宮。蓋取諸此也。

為決躁。

決指陽畫。躁指陰畫。動於初者為決。動於中。動於末。再三動而不已者。則為躁。

為蒼筤竹。為萑葦。

筤音郎。萑音丸。蒼筤。青色也。青為震之本色。萑葦。與詩七月所謂萑葦同。毛氏傳云。薍為萑。葭為葦。孔氏曰。釋草云。薍似葦而小。初生者為菼。長大為薍。成則名為萑。葭初生為葭。長大為蘆。成則名為葦。愚謂竹與萑葦。皆根固而叢生。上虛而下盤固。陽在下之象也。漢上朱氏曰。萑葦。震之廢氣。故竹堅而萑葦脆。竹久而萑葦易枯。

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

震陽始動。故為馬之善鳴。震居左。故為馬之馵足。震動於下。故為馬之作足。爾雅云。後右足白驤。左足白馵。詩小戎云。駕我騏馵。注云。左白曰馵。京房本以馵為末。末之說未

詳。作。動也。魯頌駉詩云。思馬斯作。子由蘇氏曰。作。奮起也。或云。雙足並舉也。上靜而下動。故為作足。的。白也。巽為白。又為廣顙。震變而為巽。故為的顙之馬。詩車鄰云。有馬白顛。爾雅云。馰顙白顛。劉備庾亮皆名其所乘之馬為的顱。蓋馬之白額者也。平庵項氏曰。馵與的。皆巽之色也。震巽同生。故有巽之氣焉。於足則白在後左。於額則白在前左。足者。震之本象也。巽之生在其後。故為後足。白首者。乾之象也。乾之爻往而生震。其上二爻遂成巽象。巽在其上。故

為顙白也、

其於稼也。為反生。

反生者。百昌產於土而歸於土。又自土中戴甲而出。麻豆之屬是也。震之陽實在下。動而上行。故於稼為反生。翁庬善曰。夫稼之始也。根於土。土之氣上升焉。則為穀。已而穀之墜則又反而生於土焉。生生不窮之妙也。

其究為健。為蕃鮮。

究終竟也。陽長而不已則其究為乾之健。蕃。謂草也。與坤文言傳。草木蕃之蕃同。鮮乃魚也。卽書益稷鮮食之鮮。震

三爻俱變則為巽。故為蕃鮮。震居東得木之正氣。巽居東南得木之餘氣。是故震之為花也。變巽則為草。震之為龍也。變巽則為魚。漢上朱氏曰。震巽皆為木者何。巽之初。草之根也。震之初。木之根也。巽之二三。木之在上者也。震之二三。草之在上者也。木有柔者。木之草也。草有剛者。草之木也。說卦舉一隅爾。又曰。郭璞謂魚者。震之廢氣也。巽王則震廢。故虞翻以巽為魚。

巽為木。為風。

巽內柔而外剛。本靜而末動。故為木。它卦言木。如乾為木之果。坎為木之堅多心。艮為木之堅多節。離為木之科上槁。震兌坤雖不言木。震乃木之專。兌乃木之毀折。坤乃木之衆多者也。順而无所不入。故為風。風能揚沙走石。其中與末皆剛也。雖鍼簸線縫亦入。其本柔也。陽激陰為雷。陰激陽為風。故雷與風皆有聲。橫渠張子曰。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風雷有小大暴緩、

為長女。

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震為長子。故巽為長女。以配

之。巽離兌皆稱女。所以配三男也。

為繩直。為工。

木有曲直。繩者糾木之曲而取直。工則引繩之直以制木者也。橫渠張子曰。為繩直。順以達也。為工。巧且順也。

為白。

巽者。震之反。震為草木之初生。故其色青。巽為草木之枯死。故其色白。白所以受采者。其性巽順也。

為長。為高。

長如風行而長。高如木生而高。

爲進退爲不果。

進退風之往也。巽懦而不決。故爲進退。二陽在外。進也。一陰在內。退也。外剛而內柔。一陰盤旋乎二陽之下。故爲不果。大抵與震相反。

爲臭。

臭以風而傳。陰氣在下。盤鬱而不散。故爲臭。

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

髮者血之餘。血陰物也。陽多陰少。巽二陽而一陰。故爲寡髮。陽廣陰狹。巽二陽在上。如人之額潤。故爲廣顙。躁人之

眼多白。目睛不正也。離以柔居中。目之正。故爲明。巽以柔居下。目之不正。故爲多白眼。釋文云。寡。虞本又作宣。黑白雜爲宣髮。平庵項氏曰。宣髮者。白髮也。虞翻謂馬君不當改宣爲寡。然寡亦脫髮之象。與廣顙同類也。宣髮廣顙者。變坎上爻。水不上潤。故不成血盛之髮也。多白眼者。遷離中爻於下。故不成中虛之眼也。

爲近利市三倍。

利市。謂物之美而利於市者也。按春秋昭公十六年。左氏傳云。爾有利市寶賄。利市蓋古語也。倍。蒲亥反。詩瞻卬云。如賈三倍。謂其善賈而得利之多也。巽順而多有所入。故爲近利市。三倍。謀利者必於市。南方離日之中爲市。巽居東南。與離相近也。一陰在下爲巽之主。而在上二陽皆爲其所有。則其本小而其利甚博矣。三倍。謂在上二陽。畫每畫三分之。則其數六。而三倍於一陰之二也。

其究爲躁卦。

其終變而爲震。故曰其究爲躁卦。震爲決躁也。震巽皆言其究。所以例其餘也。王荊公曰。言巽爲躁卦。則知艮爲靜卦矣。或曰。震得陽氣之先者也。巽得陰氣之先者也。故其

卦皆有究極之義。乾鑿度云。物有始。有壯。有究。漢上朱氏曰。巽三變成震。震三變成巽。舉此則知乾三變成坤。坤三變成乾。離三變成坎。艮三變成兌矣。

坎爲水。

水內明。坎之陽在內。故爲水。坎以一陽居二陰之中。猶水之在地中也。漢上朱氏曰。坎生於坤。本乎地也。故潤下。離生於乾。本乎天也。故炎上。

爲溝瀆。

坎以陽畫爲水。二陰夾之。是爲溝瀆。白雲郭氏曰。江河溪

瀆皆水也溝瀆人所爲者也平庵項氏曰坎勞卦也溝瀆隱伏矯輮弓輪爲通爲盜皆事之勞者也

爲隱伏

一陽匿於二陰之中爲二陰所蔽故爲隱伏

爲矯輮爲弓輪

矯者矯曲而使之直也輮者輮直而使之曲也弓與輪皆矯輮之所成凡矯輮之物內不剛則易折外不柔則又不可以矯輮坎內剛而外柔一陽鬱於二陰故爲矯輮爲弓輪朱衷曰水流有曲直故爲矯輮正義云弓者激矢如水

之激射也輪者運行如水行也

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

一陽陷於二陰之中故爲加憂心耳以虛爲體坎中實故爲心病爲耳痛坎爲水血在人身則水之屬也赤其色也故爲血爲赤乾爲大赤坎得乾之中爻故止於爲赤橫渠張子曰坎爲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漢上朱氏曰黃帝書腎主血心藏血腎坎水也心離火也離中陰而藏血坎離交也

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

乾爲馬坎得乾之中爻而剛在中故爲馬之美脊爲馬之亟心亟急也內剛勁故其心急下首者柔在上也薄蹄者柔在下也爲曳羨文白雲郭氏曰易曰見輿曳又曰曳其輪故輿爲曳而馬无曳也乾震之馬四而坎之言馬五亦如曳爲輿矣

其於輿也爲多眚

其於輿也爲多眚如郭白雲所云當作其於輿也爲曳中實而重爲曳多眚疑當在心病之下目有病爲眚心與目皆屬離坎與離相反故在坎爲病爲眚

爲通

水由地中行萬折必東故爲通或曰通以輿言輿可以濟險故爲通愚則曰均是輿也得時則爲通失時則爲曳

爲月

月體陰本黑受日之光而白外陰而內陽也坎之體外陰而內陽故爲月

爲盜

行險以僥倖剛而善隱伏盜也坎以剛陽匿於陰中故爲盜平庵項氏曰盜之潛行有水之象月陰於夜亦盜之象

也。

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内剛，故爲木之堅多心。水生木，木得水之潤則堅。

離爲火，爲日，爲電。

離，麗也。火麗乎木，日麗乎天，電麗乎雲，皆有所麗而明者也。故離爲火，爲日，爲電。電光乃日之光，然必麗乎雲則見，无雲則无電也。胡致堂曰：或謂雷霆何爲而然者？有形耶？有神耶？曰古人未之言也。然先達大儒亦嘗明其理矣。蓋天地間无非陰陽聚散闔闢之所爲也，可以神言，不可以

形論。非如異學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怪誕之難信也。故其言曰：陰氣凝聚，陽在内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凡聲，陽也；光，亦陽也。光發而聲隨之，陽氣奮擊欲出之勢也。電緩小則震亦緩小，電迅大則震亦迅大。震電交至，則必有雨。震而不電，電而不震，則无雨。由陰氣凝聚之有疎緩迅密也。曰世人所得雷斧者何物也？曰此猶星隕而爲石也。本乎天者氣而非形，偶隕於地則成形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雷之破山折樹殺人者何謂也？曰先儒以爲陰陽之怒氣也。氣鬱而怒，方爾奮擊，偶或値之則遭震矣。然而不盡然也。電之閃爍，激疾如金蛇飛騰之狀，何謂也？曰電之發唯光，適映雲際，則如是矣。鍾氏芳曰：日烜以克濕，雨潤以制亢。雷奮而陰慝解，風鼓而陽鬱宣，皆王神之用也。說者乃謂陰囚陽，則奮而爲雷；陽薄陰，則旋而爲風，是則皆戾氣矣。

爲中女。

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

爲甲冑，爲戈兵。

外剛，故爲甲冑。甲，鎧也；冑，兜鍪也，所以内衛也。剛在外而

火氣上銳，故爲戈兵，所以外禦也。冑字與胄字相似，從冃；胄字從月，乃胄子之胄也。

其於人也，爲大腹。

外大而中虛，故爲大腹。平菴項氏曰：坎離者，乾坤之精氣也。乾爲首，故坎爲下首；坤爲腹，故離爲大腹。離非能大於坤也，大腹下首，皆疾證也。

爲乾卦。

火性燥，故爲乾卦。王荆公曰：離爲乾卦，則坎爲濕卦，可知矣。鄭正夫曰：離言乾卦，而坎不言濕；坎言血卦，而離不言

氣互相備也。

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

外剛內柔。故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鼈之卵。蟹之背皆黃者。內坤也。括蒼龔氏曰。蠃則形銳而善麗。蚌則內虛而含明。白雲郭氏曰。鼈蟹蠃蚌龜。介物也。介物。甲冑類也。

其於木也。爲科上槁。

科。空處。與孟子盈科之科同。離中虛而外乾燥。故爲木之科上槁。蓋與坎之堅多心相反。宋衷曰。陰在內則空中。木中空則上枯槁也。

艮爲山。

山止而不動者也。艮。止也。陽動之極而止於二陰之上。故爲山。

爲徑路。

震之陽始出則爲大塗。艮之陽小而上窮。故爲徑路。橫渠張子曰。艮爲徑路。通或寡也。

爲小石。

陽大陰小。艮之陽畫爲山。故陰畫爲小石。白雲郭氏曰。山與小石。如坎水溝瀆之義。

爲門闕。

艮體上實下虛。故爲門闕。

爲果蓏。

木之植生而其實有核者。曰果。桃李之屬是也。草之蔓生而其實无核者。曰蓏。瓜瓠之屬是也。陽剛在上。故爲果。陰柔在下。故爲蓏。平庵項氏曰。果蓏。氣之止於外者也。乾純陽。但爲木果。艮一陽二陰。故爲木之果。又爲草之蓏。震爲萠。草木之始也。艮爲果蓏。草木之終也。果蓏能終而又能始。故於艮之象爲切。

爲閽寺。

周官。閽人。掌王宮中門之禁。止物之不應入者。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止物之不得出者。艮以剛止於外。以衛內之柔。故爲閽寺。宋衷曰。閽人主門。寺人主巷。艮爲止。此職皆掌禁止者也。

爲指。

指。謂手指。一說以爲足指。括蒼龔氏曰。指於四支之末而能止者也。平庵項氏曰。爲指。義與堅多節同。

爲狗。

狗說見前此重出白雲郭氏曰陽卦之中獨艮不言馬其剛在上所用益小故於獸畜之類无行健之功徒有噬齧之象狗鼠黔喙之屬皆是也漢上朱氏曰狗當作豿爾雅謂熊虎醜其子狗蓋虎子未有文猶狗也

爲鼠

鼠與狗皆善齧艮剛在前故爲狗又爲鼠白雲郭氏曰艮坎之爲隱伏也在賢者爲隱在小人爲盗艮之爲利則爲狗爲害斯爲鼠皆一義而二象也

爲黔喙之屬

黔青黑色喙亦剛在前也謂之屬則凡黔喙者皆是也沙隨程氏曰黔東北方之色青黑雜也白雲郭氏曰震之剛動於下故言足坎之剛動於中故言心艮之剛動於上故言喙

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坎之剛在內故爲木之堅多心艮之剛在外故爲木之堅多節白雲郭氏曰堅多節剛不中也中則爲心不中則爲節心則利用節則不利於用二卦之辨也

兌爲澤

澤乃豬水之地物之潤而見乎外者亦爲澤兌之陰見乎外故爲澤坎體上下俱虛澤體則上虛而下實故川壅則成澤澤決則成川

爲少女

三索而得女位在末故謂之少女

爲巫爲口舌

巫尚口舌以言語說人者也兌上折口之象也陽動於內舌之象也白雲郭氏曰古之巫與今之巫異古之巫誠人也今之巫妄人也誠可用以通神妄非聖人之所用也

爲毀折

春氣發生於震東方而萬物敷榮震主生故以爲專秋氣肅殺於兌西方而萬物搖落兌主殺故以爲毀折橫渠張子曰物成則上柔者必折也括蒼龔氏曰毀折反所謂蕃鮮也

爲附決

附謂柔附剛也兌陰卦陰柔多疑不能決也附二陽以決故爲附決正義云秋物成熟稾稈之屬則毀折果蓏之實則附決

其於地也。爲剛鹵。

鹵鹹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剛鹵乃產金產鹽之地

兌下實而澤見於外。故爲地之剛鹵。正義云。水澤所停。則鹹鹵也。平庵項氏曰。毀折附決。與剛鹵同。不能生物。兌爲金。爲秋。皆決折之氣也。鹵者。水之死氣也。坎水絕於下。而澤見於上。則足以爲鹵而已矣。物之相附者。至秋而盡決陰在陽中爲附。二陽下而一陰上。則附者決矣。此自離而兌之序也。然震之本志已爲決躁。但至離而附。故未決耳。至兌則毀折之矣。雖欲復附得乎。決象類兌。故亦爲決。鄭

少梅謂剛者出金。鹵者出鹽。雖不生五穀。而寶貨與焉。然予以爲此亦末作之象也。凡兌之象皆屬末。口舌者。行之末。妾婢者。女之末。金寶者。利之末也。

爲妾。

兌少女。故爲妾。從姊爲娣。從姑爲姪。蓋皆女之末也。

爲羊。

羊說見前此重出

右第十一章

周易析疑

序卦傳

毘陵張蘭皐一是學

易之爲道也一陰一陽盈虛消長至變化也變化何以爲序蓋序非有外於變化也自其盈不常盈虛不常虛消不常消長不常長者觀之則見爲變化自其盈必爲虛虛復爲盈消必爲長長復爲消者觀之則又未嘗不一定而不可紊也天地如此萬事萬物皆如此此之謂天序而非聖人有意於其間也是以傳序卦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

吳幼淸曰此言乾坤所以爲上經之首

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

項平甫曰剛柔始交雷雨動盪其氣充盈必使生物暢遂

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

楊止庵曰人生而蒙聰明中具必有所以開發之者天地既闢屯作之君蒙作之師屯蒙二卦君師立矣

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飮食之道也

苟得其養无物不長苟失其養无物不消

俞玉吾曰雨澤之潤益萬物乃萬物之所需飮食之潤益於人乃人之所需也○失却道字不知體味便起爭端

胡一桂曰中正取五爻象然需待亦有從容不迫後其食之道

飮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有血氣者必有爭心記曰禮始於飮食蓋絕訟之端也

朱子發曰乾餱以愆水酒生禍爭心所以生也

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

比

王輔嗣曰衆起而不比則爭无由息必相親比而後得寧也

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姚虞佐曰比必有所畜自比而畜爲庶而富物畜然後有禮自畜而履爲富而敎

張橫渠曰德積則行必有方物積則散必有道既畜則宜用有用則須禮也

王輔嗣曰一陰畜者巽爲陰故曰小畜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董季真曰人有禮則安无禮則危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

胡一桂曰乾坤十變方泰何其難泰一變卽否何其易履其变處其會者宜知警戒爲變化持守之道可也

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

王輔嗣曰否則思通人人同志故可出門同人

姚廣佐曰與人同者全是同民之心故億兆之心不能外也

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

俞玉吾曰所有既大不可以有自滿故受之以謙

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俞玉吾曰有大而不能謙則滿而必溢疾之者衆矣又安能豫有大而能謙則滿而不溢人皆敬之而无有疾之者矣則吾亦得以安和說樂故謙後繼以豫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

王輔嗣曰順以動者衆之所隨

蠱者事也

事因壞而起故以蠱爲事之先

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

臨者大也

足以有臨故稱大

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

程敬承曰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聖人中正之德爲天下之所觀仰

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

大觀在上天下歸心此臣民之合也

程子曰若君臣父子兄弟親戚朋友之際有離貳怨隙者必有讒人間隔於其間必除去之則和合矣噬嗑所以去間也

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

蘇子瞻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所謂合也直情而行之謂之苟禮以飾情謂之賁苟則相瀆相瀆則易以離飾以禮則相敬敬則久矣

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

朱子發曰此周末所以不勝其弊文之末流也物窮則反

剝陽窮於上而終反於下

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

所謂反復其道七日來復也

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余德新曰自大而可觀可觀而合合而飾文飾太過所謂忠信之薄也故一變而為剝剝而復則真實獨存而不妄矣

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

有字着眼若有物可指者物物皆天理循其端而聚之必先有以致之者

俞玉吾曰誠實无妄然後可以蓄其德而至於大故无妄之後繼以大畜二陰畜者艮為陽故曰大畜

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

張彥陵曰頤養之義與需不同需當物生之初如兒須乳苗須溉故取象飲食頤當畜聚之極萬物交致其養故取象於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大過人之事非有養者不能也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

天下之事中焉止矣以坎之陽中而節其過則无過矣

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季彭山曰處險久則困心衡慮而能生明故離次坎

楊中立曰坎者陽也必有所麗則庶可以扶危拯溺作易者於坎後繼以離豈非仁民愛物之心哉

右上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于寶曰此詳言人道三綱六紀有自來也

姚廣佐曰首數句專起得个夫婦有夫婦則父子君臣上下之分定而禮義有所錯取女之關繫豈小小哉禮以親疎貴賤言義則所謂時而宜之者

項平甫曰禮義者非能制為人倫也有人倫而後禮義行其間耳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

張敬夫曰上經不言乾坤下經不言咸者蓋乾坤與咸初无所受故也。

俞玉吾曰艮兌二少為咸咸則交震巽二長為恒恒則久夫夫婦婦將以偕老也其道不可以不久故受之以恒。

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

胡一桂曰借恒之名泛論物義物之所居不可久於其所宜其與世升降有時而退是乃天道故恒後繼以遯

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

俞玉吾曰遯於義為退則大壯似乎進矣而雜卦又曰大壯則止何也蓋大壯在遯之後晉之前介乎進退之間退而方止止而未進也。

張彥陵曰壯從遯來一是吾道盛衰循環之運然既遯之後其氣未伸非陽明剛正之君子不能發舒而昌其運惟大故壯此大壯所以次遯之故。

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

項平甫曰晉之義不止於進乃進而明也。

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

王輔嗣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謂當自晦其明。

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

闞彥升曰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

郭子和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

張敬夫曰家有父子之親夫婦之愛然身不行道則父子夫婦無復親矣此家道窮則乖離所以次睽也。

周濂溪曰家人睽起於婦人。

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

郭子和曰合則有節乖則有難。

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

項平甫曰凡言屯者皆以為難而蹇又稱難者卦皆有坎也然屯動乎險中宜有以濟屯蹇則見險而能止為其所阻而不前故過蹇者必待其緩解固有不同也。

程敬承曰反身脩德正己可以正邪難可解矣。

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

張彥陵曰解難之法最忌躁急緩正所以善用其解何謂

必有失。蓋緩用於難未解之先。是謂和緩之緩。可以平天下煩擾之害。緩用於難解之後。是謂怠緩之緩。適以開天下叢脞之端。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字。作損壞之損。

損而不已必益。作減損之損。

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

漢文帝日減損。而天下富庶。此損之必益也。○人欲日損。則天理日益。

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

唐德宗瓊林大盈。而有奉天之難。此益之必夬也。○自損

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

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

夬柔在上。剛決柔也。姤柔在下。柔遇剛也。一陰初生。似先乎陽。故謂之姤。

俞玉吾曰。決。開也。遇。合也。開則必合。決則必遇。故夬後繼以姤。姤者。遇也。

項平甫曰。陽之長也。人以爲君子之當然。故曰復。如人之復常也。陰之長也。人以爲小人之天幸。故曰遇。如人之適遇也。

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

姤柔遇剛。似乎非善。然以遇言。亦有明良相遇者。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

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

張彥陵曰。君子之聚。其勢自然上進。乃聚不謂升。必聚而上。乃謂之升。所謂升世道於大猷是也。乃知君子之升。不在身遂其進。而在濟世安民。所以善其聚。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升者。自下而升。陽於上也。然有時剛爲柔揜。故困。

吳叔美曰。八月白露降而水縮。九月霜降而水涸。皆兌氣所致。澤盛則水消。故困曰剛揜。涸於上者。濬井而得泉。是謂困乎上者。反下也。○困井。以坎水上下取義。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

井以日新爲功。久則穢濁。宜易其故。後漢書禮儀志。引古禮云。立秋浚井改水。冬至鑽燧改火。

洪容齋曰。大衍之用四十九。一行以之起曆。而革卦之序在周易。正當四十九。諸儒贊易。皆不及此。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

韓康伯曰。革去故。鼎取新。革物者莫若鼎。鼎固重器。然其功能變腥爲熟。易堅爲柔。亦取調和之義。○革鼎以離火上下取義。

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

主宗廟社稷之主。震居三男之長。是爲長子。繼父而主祭者也。

程子曰。鼎者重器也。震爲長子。故取主器之義。傳國家繼位號者也。

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

俞玉吾曰。震者動也。出而用事之初也。○知止。則動亦定靜亦定。是謂止於其所。

程敬承曰。以艮爲止。止於其所。所以養其動也。

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

程清溪曰。天行至艮而止。一歲生成之終。終於艮。始於艮也。艮者止也。天行無首。可止乎哉。故受之以漸。

季彭山曰。中有止德。則心不急遽。而事皆有序。

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

漸者進也。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也。

沈德培曰。學問最忌躐等。漸進不已。必有義理歸宿之地。進以漸而不驟者。惟女之歸。

來矣鮮曰。六禮以漸而行。故受之以歸妹。

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

來矣鮮曰。細流歸於江海。則江海大。萬民歸於帝王。則帝王大。至善歸於聖賢。則聖賢大。

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

來矣鮮曰。窮大而驕奢无度。則必亡國敗家。而失其所居矣。唐明皇宋徽宗可鑒也。故受之以旅。

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

羈旅之時。非巽順何所容。

巽者入也。

精微之地。粗心浮氣。一毫用不著。蓋達權通變。皆從巽字得來。

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

心入於理。而後理能說我心。

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

既說諸心。則真趣洋溢。而天機洋渙。有深造自得之境。所

謂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

學問巽入而說說而渙有心得之趣若人情之說而渙渙而離不可不節其流。

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節者制之於外孚者信之於中自恃其信者其行必果而過於中。

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

別傳曰聖人以小過繼中孚若以偏執之見爲真誠者病

然又曰有過物者必濟蓋濟大事者全在執持得定若一落圓融必至隨風倒柁真誠之士雖過於堅執然濟天下事者必屬之此人以其信義素著必不生規避之念也過物二字要本信字來。

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坎離之交謂之既濟此生生不窮之所從出也而聖人猶以爲有窮也又分之以爲未濟此卽咸感之後繼之以恒久之義也蓋情之交者不可以久而無弊故必分之正者終之人之心腎何嘗不交而心必在上腎必在下不可易也觀此可以知既濟未濟之象矣。

右下篇

鄭申甫曰物不可終窮一語括盡全經之旨生生之謂易易故不窮六十四卦每卦反對一盛一衰一往一來如否泰損益夬姤其著者皆變易而不可窮也以未濟終焉終无其終貞下起元留此未完之局於天宇所謂動靜无端陰陽无始者與。

補訂讀易隨抄　雜卦圖　卷十五　中丰　梅花書屋

雜卦圖

乾	坤	比	師	臨	觀	屯	蒙
震	艮	損	益	大畜	无妄	萃	升
謙	豫	噬嗑	賁	兌	巽	隨	蠱
剝	復	晉	明夷	井	困	咸	恒
渙	節	解	蹇	睽	家人	否	泰
大壯	遯	大有	同人	革	鼎	小過	中孚
豐	旅	離	坎	小畜	履	需	訟
大過	姤	漸	頤	既濟	歸妹	未濟	夬

周易析疑

雜卦傳　從像象述中間卦義畧有異同　毘陵張繭臯一是學

序卦以陰陽得中為主。故上經以泰否居中。以坎離為終。下經以咸恒為始。損益居中。既未為終。皆三陰三陽相平之卦。所以調氣化之中。後天而奉天時之道也。雜卦以辨別君子小人為主。故首言乾剛。次坤柔。末則以剛決柔終之。蓋盡人事以挽回氣化。使剛常為主。柔常順從。氣化有雜揉而道常歸一。先天而天弗違之道也。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屯見而不失其居

蒙雜而著。震起也。艮止也。

乾剛坤柔。起首截然分開。剛自然宜尊。柔自然宜卑。則剛當為主。自是天地間必不可倒置者。比剛在上。得位。則衆所歸往。而成樂世矣。師剛在下而統衆。則責任所萃。而能憂世矣。一上一下。雖有憂樂之分。其繫當世之重。則皆此剛也。臨初二陽剛。上四柔待澤焉。觀五上陽剛。下四柔從風焉。剛為與。柔為求也。无所為與。而无不與。无心於求。而若有求。臨者。大也。如天之臨萬物。何所與哉。而物物領受日囿於教思容保之內。又不可不謂之與。觀者。示也。如萬

之於天何所求哉而下觀而化咸則其中正以自淑又不
可不謂之求臨非與觀非求而有或與或求之義耳屯初
與五皆陽剛之見能成雷雨之功生物暢遂而後不失其
居蒙一剛拮二二一剛在上皆足以發蒙故雜而著雜者外
來之紛擾著者本體之清明震起也剛從下起一起无有
不起艮止也剛從上止一止无不得止十卦剛不爲柔雜
故居第一局

損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時也无妄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謙
輕而豫怠也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序卦泰否在上經損益在下經雜卦易損益於上易泰否
於下蓋泰否天運損益人事雜卦重在盡人事以回天運
故以損益先也（萃升兩剛合併剛尊主故亦移而上）
損上以益下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此乃盛之始損下以益
上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此乃衰之始大畜止有靜中之得
故曰時无妄動有意外之失故曰災萃有聚而尚往之義
升有上而不來之義謙剛下止功高德重之君子也自處
以卑所以矯輕豫剛上出鼓動一世之君子也謹動於早
所以儆怠噬嗑齧去頑梗刑殺也夫有間而歸无間治之

順也賁反救質素禮敬也去有文而歸无文化之成也十
卦剛柔相劑而不爲所雜者

兌見而巽伏也隨无故也蠱則飭也剝爛也復反也晉晝也
明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

兌之一陰說而在外故見巽之一陰入而在下故伏隨震
剛來下兌柔故動而日新无故蠱巽柔要於剛止故事能
整肅而飭治剝羣陰剝爛中碩果獨存復一剛來反陽旋
復而用事晉順而麗明如日中天日晝明夷明而遇暗進
必有傷曰誅井泉上出沛所養而不窮困剛遇柔爲所掩

而受揜十卦當柔道盛而主之以剛所以盡人事者无過
此

咸速也恒久也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
內也（兩卦相對雜卦中先後多與序卦反所用不同也皆有義）

上經以井困終夫井通則坎中一剛養而不窮困遇則困
中一剛困而得亨全是剛中爲主故下經咸恒以下皆言
剛柔相得有柔皆聽於剛之妙
咸剛下柔上以男下女其感通甚神故咸速也恒剛上柔
下男女正位得其常道故恒久也渙剛來不窮故離而爲

渙有利達之用。節剛柔分。而剛得中。故止而成節。亦中節之和。解雷雨之用。生長之道。緩以濡之也。故解必待時而解。蹇險止之用。危懼之道。難平聲以傷之也。故蹇當无時不蹇。睽離明外煜。睽皆可孚。家人離明內照。風出有自。八卦剛柔相劑爲用。柔无不順從於剛者也。

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親寡旅也。

至此則剛柔自不混而无分。而各有其類矣。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也。否泰正言其類之相反。惟大小之類既分。

自然剛常爲主。而柔類從之。大壯剛不過壯。而止所當止也。遯以剛遠柔。而退所當退也。大有。勢統於一。所歸者衆。同人。情廹於同。所與者親。如此人心故習。漸漸可去。革去故也。人心明德。漸漸日新。鼎取新也。總或有時柔小過。然過者自過。剛大之爲主者。不得而過。上下合而成孚。皆剛中爲孚。柔小信從之。而无不孚。處其時之盛。雖或豐而多故。然有日中之明。不以多故蔽也。處其時之暫。雖或旅而親寡。有安止之明。不以親寡失也。十二卦皆從柔用。而純歸剛大。駸駸有純乾之漸矣。如大有同人剛多而移下經柔得位也

離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此下則以剛變柔。要歸純乾以爲終局。小畜四卦皆乾故移於此

離中虛。人心之明。麗乎中正。得乾之上。進日進於高明。故曰上。坎中一陽。是乾來坤中。天地生生之妙。都從此孕藏。故曰下。有此一陷。方轉坤之闔。而爲乾之闢。小畜巽所當巽。細微精密。涵養天德。故云寡。履悅而應乾。是實踐工夫

步步躬行。故履不處。需剛健而不陷。不輕犯險以行。曰不進也。訟上健而下險。不使險內伏。曰不親也。不親乎險 大過以下八卦。不相爲對。然无非明剛主乎柔。而夬之決柔則純乾矣。故以終焉。大過兩柔包四剛。不以乾包坤。而反居內故謂之顛。然惟顛也。而乾剛在內主持。見其爲大者過也。姤遇也。柔進而剛有過之道。所以咸章。不使柔成女壯也。二卦剛將爲柔勝。而必以剛主也。漸女之漸也。女待男而行則吉。頤乾包坤也。養賢以及民所養則正。二卦剛得以勝柔。而必以剛主也。既濟剛卦上。柔卦下。則謂之定。歸妹

女得所歸則有終是柔從剛而兩得也未濟三陽失位故曰男之窮是剛下柔而兩失也如此明乎剛不可一日不主柔必如夬之剛決柔則小人盡變爲君子而成純乾之體矣蓋聖人憂危之深意云

序卦天地不齊之運故自乾坤開闢以後剛柔日交則日變自淳而趨漓自厚而入薄氣化日不同人心日攻化莫知終窮故要歸於未濟到底是一未防範无已時兢惕无已時文王憂世之深衷也雜卦人道善反之事故戴乾履坤以來剛柔自克自勝由漓反淳由薄歸厚形骸復歸天

理情欲返還天性純是本來故要歸於夬到底完此乾剛已爲君子舉世共成君子此仲尼救世之至道也惟知天運之日異月不同則知天不可不以人事補惟知人之日返日純粹則知人還可以合乎天二聖心一道同也

人心坎離即先天之乾坤故離明之體完則乾天之體復矣從坎險經歷盡則離明之體完矣雜首局不言離祇言坎與序卦同從坎入手也損益第二局言離不言坎則險去而天明透矣兌巽第三局以晉明夷井困終之猶序之終以坎離也下經咸恒首局以解蹇睽家人結之亦坎離也否泰中局以豐旅結之亦有離无坎則全是離明用事矣十四卦皆无坎至於末局先提離坎即以大有同人需訟四卦繼之明著坎離合乾人心一天體也然後以未濟夬終焉未濟坎離之合仍序所終而特繫之一夬正明人能盡化爲君子天運亦有所不能拘所云統天御天則此道是也意至矣盡矣

周易析疑十五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蘭皋撰蘭皋原名一是字天隨武進人是書初刻於乾隆甲子乙巳又改訂八十頁而重刻之是爲今本大旨以程子易傳朱子本義爲宗而佐證以宋元諸說其謂卦必先分而後序不用古文十二篇之說蓋從蕭漢中讀易考原其繫辭以下畧不置解則用王弼例也

周易擬議引

傳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擬者擬其象議者議其辭變在象中占在辭中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義本相承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乾坤設卦也二卦不言象象即在卦中元亨利貞元亨利牝馬之貞云云繫辭也小畜復設卦也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履虎尾不咥人觀象也二卦皆亨繫辭也餘卦倣此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

參以變則錯其數中四爻是也昔人謂之互卦伍以變則綜其數初至五五爻二至上亦五爻是也

愚謂之肖卦（而其體微）

五然相比詩言五紽五緎五總是也

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此言五爻待初上乃成卦所謂伍以變也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此指中四爻互卦所謂參以變也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變者自此而之彼即往來內外之說先儒所圖卦變是也化者剛化為柔柔化為剛如貞乾悔姤貞坤悔復是也變化對舉其義自殊若專言變變可該化自漢以來儒者說易之病可一言而盡曰捐傳經傳文王作彖辭今不求之彖而執彖傳以解彖是有孔子之易無文王之易矣周公作爻辭今不求之爻而執爻傳以解爻是有孔子之易無周公之易矣至于每卦大象取義全不泥卦辭先儒已言之愚謂解彖辭不但不必泥彖傳并不必泥爻辭但求諸本卦再求諸變化之卦于其相承相反相似者反覆觀之自豁然貫通得文王設卦觀象繫辭之微旨若解爻辭不必泥傳然須參觀象辭（爻辭有不與彖合者亦有與彖合者）

惟聖人能知新學者且求其故孔子作傳多取文王周公言外之意或補所未及或推所從來雖述也實作也當別為孔子之易學者則當依文立義解彖則就彖辭解爻則就爻辭所謂求其故也勿躐等犇引（謂漢儒解經之故）

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何等通脫豈屑沾沾于語言文

字（許爲獨之書不相類）詩其傳易也亦然故曰引而伸之觸
類而長之
畫卦猶文字書有六義卦亦相似觀頤之類象形
也訟師之類指事也屯蒙之類會意也晉夬之類諧
聲也損益之類假借也家人次睽明夷次晉之類
轉注也
坎一陽在地中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流水
也有泉之水也（下倆象泉）兌一陰在天上若時雨降民
人悅也其瀦于地則滌水也無泉之水也孔子象
傳象傳以坎爲雨玩經恐當以兌爲雨說在小畜
（兩可云說不可云隙）
六子撰德皆以陽爻立意震動坎陷艮止固已巽
以二陽遜得名（三畫之巽猶六畫之遯遯也四陽在外之象）離以二
陽離得名（猶離坐離立之義）兌以二陽未得名（兌說也三畫之兌猶
六畫之大壯大壯者剛壯也本壯而未弱則銳）傳曰巽入也離麗也則
以陰爻立義
文王周公設卦觀象設陳設也象從卦出（或貞）或本
卦象或本卦體或本卦德（立畫）皆自陳卦悟來今說
卦傳第八章至十一章乃孔子據卦爻辭指點且
及于經文之外非文王周公以說卦傳爲諸而過

象旗用也前人往丶有以經傳傳者
中正二義孔子作傳大旨又推本于剛柔上下往
來內外有應無應皆前聖引而未發之精意此孔
子之易也
傳有與經同義者當據傳以証經傳有與經殊義
者不當屈經以就傳

錢塘汪憲述

易說存悔卷上

錢塘 汪憲 撰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乾不可象但舉其占而德寓焉一曰元亨一曰利貞二者體用備矣萬物莫不有亨乾之元亨：之本也萬物莫不有貞乾之利貞貞之本也六十四卦之占凡為亨與貞者皆原于此乾道於穆不已聖人純亦不已通乎天人之故而舉易知之理以示人此易之所由作也

以大訓元不足盡乾坤之元速亨為句義掩于亨虞書曰惇德允元周書曰位在德元由來尚矣故傳亦曰大哉乾元至哉坤元贊元之德不與亨屬然固曰德也非占也占則但有二而無四坤之占其能析利貞而二之乎此易曉矣乾坤之外繫元亨者九卦屯大有隨蠱臨无妄升革鼎惟大有蠱臨傳仍釋為元亨餘皆曰大亨則元之訓大實本于孔子特乾坤占中有德必推本言之其義始備

初九潛龍勿用

龍有健德純陽之物能變化上下故六爻象之潛者初之位不言在淵不測也龍則不能終潛不潛無以為龍聖人為之謀曰勿用壹志自修養成龍德惟有此時自見而後即無及矣詩云遵養時晦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龍德已具于潛見則物蒙其利乃大人之事在我曰見在物曰見利見者利龍之見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不言象者猶是在田之龍也九二但言其位此則處位之道有大人之德則能先明其德更推之以明：德于天下是以終日乾：夕惕若厲自任如如此合德于健故无咎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躍龍之自為也或躍者不能測其為龍也神之也以潛見飛亢例之當曰躍龍後言躍知龍自躍也躍何以不在田：非躍之所躍必返而在淵也率乾：惕厲之道亦无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莫高于天而龍在焉飛龍也見天之人即見龍之人龍德合天德矣　在田見之切在天見之普然特自見者云爾大人者恭己南面而不改其素

上九亢龍有悔

猶是在天之龍過時不下為亢、、不能下也能自潛而見而躍而飛以上不能自飛而躍而見而潛以下故有悔、、而能潛天猶淵矣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陽九陰六一卦之中陽不雜陰、、不雜陽是為用九用六也自潛而亢不一其物故曰羣龍相因為用循環无端故曰无首德足以配位、、足以乘時故曰吉

春秋傳蔡墨以用九之辭為乾之坤之占蓋乾坤定位不可互易故特創用九用六兩占合之卦而論本卦六爻全首以究乾坤之緼如遇乾之坤者不占元亨利牝馬之貞遇坤之乾者不占元亨利貞也

☷☷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坤德合乾亦曰元亨龍行天馬行地利牝馬之貞順而健者也君子皆占者也其有攸往皆之以順而已矣先何以迷不順也後何以利坤主乾得主順也朋之得喪辨乎其方西南後也順也東北先也不順也天道始東北往不失時亦不失方一安于牝馬之貞則吉利貞利而行也安貞安而行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

陽主舒六龍用事時為春夏陰主肅秋冬應之有冰霜之象霜降于天而凝于地履之者人也人于天地耳目所遇皆當省察因微陰以測重陰知微之顯知風之自其知幾矣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直所以為度方所以為量大所以為權物之範圍皆由此出坤之德如是矣能體坤德則足以應萬事不待習而後利

初六履霜律之原也六二直方大度量衡之原也聖人觀法于地此其造端已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有直方大之德充實光輝所謂章也章而能含積弥厚矣士窮見節義松柏歲寒後凋故可貞惟含章乃可貞之本從王事即彖所謂得主或從猶或躍雖退易進不敢必也先迷故无成後得故有終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四耦☷象囊以全體言當囊之束處有括之象變

而之豫奮爲雷聲括乃渊嘿三猶有章四則章在囊中含者歛之半括者歛之全无咎〻不入也无譽〻不出也

六五黃裳元吉

五耦𧦝象裳〻下飾順也且有直方之象黃坤土正色順以正吉莫大爲坤德至此全矣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元黃

坤至于上五龍皆順上九亢龍是爲慾陽亢必戰戰必傷其血龍之血也坤色本黃龍血濺之故元黃猶素絲化緇之義雖坤非肖難然當畢已以順陽乃不失得主之利

用六利永貞

坤道恒久貞必永貞六爻皆肖察自修以視返聽之大要寔踐坤德卦終一戰不能無損爲故特繫用六之占以利永貞戒之惟安可永利貞安貞一而已矣

䷂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卦主初九震得乾之初故以乾之占歸之時行則物生屯于時爲春勾出萌達故元亨不可以有害也故利貞勿用有攸往即利貞之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君一而已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屯之利貞莫重于此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初爲成卦之主故以卦辭歸之磐桓不進利于居貞居猶論語居其所之居〻安則資深根本立矣而後可次第以舉事建侯者濟屯之本居貞者建侯之本抑非特身所居而已正名定分皆居貞之事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二之邅如猶初之磐桓上應九五因告之曰此乘馬班如者匪以爲寇乃已之婚媾也時方屯難貞而不字十年乃字者難解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當屯之時初與四二與五皆有婚媾之求所謂君擇臣〻擇君屯待以濟乃任事之人也六三處三陰之中物色所不及即鹿無應與之友推薦所不加无虞徒手入林將何以濟見幾而作舍之則蔵往乃吝矣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初既建侯顯賢自輔四為正應求之尤切所謂同德同心者也苹野惴然海濱盍歸殆乘馬班如之象故吉无不利于其往決之矣往必待求屯在其中

三陰處震一陽之上茅茹彙征乃屯難之世所資之賢也然位各不同則所處自異故二許其守正三諷其知幾四勸其從王士之懷才抱德生當草昧内度之已外度之世以審乎去就之分學易而必有得矣　二四兩爻乃六十四卦應爻之首二以内應外四以外應内皆正應也故取象婚媾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邦家新造經制未周行慶施惠或從省約屯其膏矣然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事有小大吉凶因之周禮小宗伯之職若國大貞奉玉帛以詔號太卜註云大貞大事求正于龜也以大事訓大貞則小貞為小事矣若書所謂作内吉作外凶用靜吉用作凶者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三陰居險之前行于大塗上六居險之後坎陷為梗則屯極矣上不見諒于君下無援于朋友陷則不可拔則不能乘馬安歸泣血而已

䷃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蒙有亨道不終蒙也易所以筮因蒙昧之蒙莫如童故曰童蒙、之求明乃以自明其機在彼而非在我初筮則告受命如嚮再三筮即再三告是瀆也不告可也初筮貞再三匪貞故曰利貞蒙曰初筮比曰原筮聖人示人筮法以見例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蒙之未陷溺者發其良知良能而已桎梏者刑人繫之惟刑人說之用刑人所以說桎梏也此蒙之已陷溺者康誥曰作新民無以新之往益吝矣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三陰為蒙皆二所包剛中故吉家之長子震互承父者也成人然後可以教人故納婦吉正名曰子別于蒙也卦之二陽一在二一在上乃家之開屋蒙處内養中養才樂有父兄矣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即所以教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家人有嚴君父母之謂母亦與有養正之責也上

與三應剛止乎外以擊為能金夫也見之不有躬陰教廢矣何利之有故以勿用取女戒之（若衛莊姜是也）

六四困蒙吝

當三陰之中陽光不照闇莫之發困象也困而不學可羞甚矣蒙之四即屯之三（在震艮互體之中）山徑谿間不用則茅塞與即鹿无虞惟入林中之義同故吝亦同

六五童蒙吉

虛而易受順安承教其天全也故吉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蒙入自內閑之也易蒙出自外閑之也難故二以包而上以擊上之剛強足以制孼蒙其背而還之則為寇也其捍而衛之則禦寇也利不利較然矣蒙之上九曰擊家人上九曰威必如是始可為六爻之後効而于蒙與家人尤宜所謂卒成之終也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此聖人以賓禮：賢也上以酒食需賢才而賢才亦樂就上之養交相需也君心有孚則需道光明物得亨通貞且吉矣人之歸之湊衆以往利涉大川之象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需者需五之養也先時而需恐中道而廢故戒以利用恒則无咎德行恒易以知險乾道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沙漸近水矣趑、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小有言之義也所需得正故終吉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泥愈近水矣坎盜在前薄人于險致寇至之象

需之三陽即泰之三陽稟征宜矣然難進者臣節也故義在乎需伯夷太公辟紂聞西伯善養老而歸之則文王養賢之誠有孚光亨足以感之也二老自海濱而往為郊為沙為泥者何限卒能就文王之養應文王之需非貞吉與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三陽之需、五也四之需、三陽也三既致寇四為王朝之官詰暴容以逆行人（若周禮訝士之職）宜執而戮之血寇血也自坎出而即需于其地需之極其誠矣

九五需于飲食貞吉

五居天位享天祿志不在自養而在養賢苟需之不誠賢者見險而止惟有孚光亨天下信之然後以君享臣詩所謂我有旨酒以宴樂嘉賓之心者也故貞吉同于卦辭

彤之養、已仕之臣需之養、未仕之臣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四之出穴迎客也盍姿人積人之屬上之入穴佚客也盍庖人煇人之屬皆柔順以給使令者不速遲、不進也三陽于郊于沙于泥而來可謂不速之客矣我有嘉賓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敬之之道也曰終吉見需之久也

䷅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下卦之坎訟者也上卦之乾聽訟者也而五為之主二五皆實故有孚同于需、坎在外為光為亨訟坎在內為窒為惕中道而止不及于終吉凶分矣有孚故利見大人窒惕故不利涉大川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禮義不愆何恤乎人言善處訟之初者也終吉者終凶之反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剛而得中改過不吝窒則歸惕則逋二有采邑逋而致之若謝過者然因其逋也不及于眚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陽為君陰為民三乃二之邑人无眚故食舊德貞主亂故危亂而復則終吉或者別起義也三承上卦從王事蓋庶人在官者成謂獄訟之成三不得與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上卦之下士師之官以剛居柔乎反有馬如二之不克訟者使復其所以就命則一變而安貞矣五卦離明施及同德與人為善吉道也

九五訟元吉

訟之主也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九五元吉文王以之　書云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時乃之休書言休易言兎[illegible]元吉一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鞶帶所以章身錫之褫之曾不旋踵以得失之靡常曉訟者使深思自恬安于義命而已或者寓辭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王者九伐之法所以正天下之不正故曰貞一陽將五陰寡御衆也前茅多而後勁少師主進也[illegible][illegible]丈人猶言元老指九二（詩曰方叔元老）兵凶事不可言吉以无咎為吉故曰吉无咎（九二爻辭同不單言吉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律紀律也齊師以律不齊乃亂初于賁卦在前于行師在後初出則全軍畢出矣上五爻所以著師之律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二乃師之將即丈人也老成持重練達軍務在師中則吉无咎士制于將將命于君任之專寵之數所以重事權安反側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將一而已六三蓋僭者也（不中不正）惡其輿尸致凶故戒之

六四師左次无咎

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律也或因輿尸故左次將固无咎不必執師久無功之譏譏其後矣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師之利鈍將必入告有三錫之寵而言或不用命是廢律也田獵以講武事因而修明軍律利執君言以正告師中使長子弟子之分明無敢或奸則无咎不然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必貞凶矣（猶貞疾之貞）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師還論功大臣宣君之命（九五）如此開國功之大者承家功之小者小人即弟子丈人帥師左右僕御罔非正士小人不得與有功之數況輿尸之凶既著于三復中于五其罪暴矣故絕之曰勿用大君錫命于始有命于終大哉王言一哉王心師之律也王者之政也同律之執太師聽之盟府之藏太師職之蓋與師相始終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比王天下之卦也筮得之吉不易惟王必再筮之而信其有元永貞之德則无咎九五剛健中正以一陽理衆陰天下莫不比為不寧方來惟恐後也後夫指上六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
比之謂比五有孚亦謂五矣五惟中實推心置腹故比之无咎坎水潤下過虛則盈自五至初皆有孚之所充滿矣終來指二三四爻有它初以爲它也比之最先故吉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五之正應不同羣陰聲氣潛孚惟虛左所謂比之自內也臣之得君惟有貞一之行可以永保其吉不然雖專且久未足恃矣身爲佐命者其思之

六三比之匪人

六四外比之貞吉
進由閽寺（三至五爲艮有閽寺象）因失其親四所謂近天子之光者也比之即是又何疑焉與六二內外雖異得其所比則一故占同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下言往比者比言來比者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顯孰甚焉民之歸仁猶獸之走壙故借田獵之禮述其徒御不驚有聞無聲以形王者皞皞氣象吉即象辭

上六比之无首凶
上爻爲首四爻爲身坎剛斷之无首之象四爻比五則无首而有首上失四爻則有身而无身无身是无首矣後夫之凶又何逃焉

☰☴ 乾下 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風行天上雨爲風止雲雖密不雨也亨以風言比文王自謂郊我則雲亦我矣擬諸人事臣雖懷忠未得于君之象
小畜文王以巳之所畜者小大畜以賢人之所畜者大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此二爻周公推文王蒙難時之心原其反身之學以著克明峻德之本復習復也言我之身所習復者本由常道何其咎猶父母之不我愛于我何哉之意正已而不求人吉道也

九二牽復吉
牽猶牽牛之牽言已之順乎君而習復者亦由常道指占者言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自反无咎宜乎行之而利說輻與不行也所謂求

全之毀止或沮之臣道妻道義足相喻不敢斥君故曰夫妻反目（君子知命不言吉凶）此蓋文王被拘之事

雲足以致雨而不雨輿足以利行而不行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反目則夫喪其妻外宜有血內宜有惕惟文明（互離）柔順（得正）誠意充滿孚于君心然後外患內憂一時俱釋血去惕出而无咎至誠動物非倖免也此蓋紂釋文王之事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五之有孚四所及也又孚無間其象攣如錫稱于臣有孚之實非徒虛貌畜且亨矣此蓋紂命文王為方伯賜弓矢專征伐之事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陰陽和則既雨矣和而安則既處矣尚德猶至德以德為車輻不說矣此臣道之極又以妻道明之雖有盛德當正且厲如月幾望惧其將盈是以君子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稍進即逼君而凶必不為矣此蓋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之事

此卦以扶陽抑陰言者非一陰之卦六小畜以柔居柔陽盛陰微既非若姤有女壯之患又非若夬有剛決之嫌并不可與同人大有得中居尊足以有為者比傳曰小畜寡也何抑之有且予違汝弼克舜所以盡君臣之道為人倫之至若謂陰不可以畜陽則臣不可以畜君而蔑倫斁矣孟子記齊景公晏子之事所謂君臣相說者即四五之有孚也出舍興發者即富以其鄰尚德載也徵招角招之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畜之无尤古人言之矣

下三爻以不雨釋彖辭乃小畜之實上三爻以既雨補彖辭乃小畜之效本末可考矣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此亦文王因蒙難而發也虎指九五咥人者口六三當之矣（兌有口象）有口則有尾附身而動不能定其處（三四爻履尾接會非咥喻）乃虎有咥人之性因口向內藏而不露故雖履尾不咥占之者亨蓋有乾乾惕厲之心無僥倖苟免之意（乾九三變之履）

初九素履往无咎

素履無華不求聞達乃可避世（猶遯之儉德辟難）故往而无咎往不處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履之時九五夬決于上武人宣力于下民亦勞止初與二閑〻泄〻若不相及者然危邪不入亂邪不居比之安愈以形彼之危誠幸之也若伯夷之不立朝是已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

武人之貌可憎已甚居獨任之見其能視能履而不見其眇跛為猶書宣力四方汝為之為履虎尾咥人凶非虎咥人武人咥人耳所謂王之爪牙也若飛廉惡來之流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五既任三為四所隔又位在武人之上眈〻逐〻所欲得而甘心者惟有止敬之道恐懼不寧但覺虎之不咥人亨而所履不改其素終必得吉

九五夬履貞厲

五蓋易說而難事者決去所履則嗜殺人也本虎之性故曰貞厲人屬已實焉之矣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四之愬〻猶勉而行之上則安而行之從容中道止于至善盡物之性不仁者遠已無虎之可象矣雖盤旋其際何害為元吉之道也

繫辭傳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箕子明夷一見于爻而文王與紂之事未知何指讀小畜彖辭文王明〻自謂且六爻所陳于當日情事無不悉合又讀履之彖辭則所謂其辭危者莫危于此矣二卦以五遇九威福維辟乃罔畏〻泰之互卦巽離兌偷為陰邪朋淫商政皆矣文王至德以誠處小畜以敬處履故蒙難而能濟誠敬者聖人事天之學也孔子作象傳多于彖外取義二卦獨據時勢以立言于小畜則曰君子以懿文德文德者詩所謂天其文德洽此四國是也懿德者詩所謂我求懿德肆于時夏是也于履則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三分有二率殷之畔國以事紂終身不失臣節上下民志非文王誰辨之而誰定之質諸經而可信推之傳而無疑故斷以二卦當文王與紂之事合舊說而別為之說

☷☰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小往大來猶云坤外乾內陰陽卷遂皆吉而亨九

二為泰之主說者謂五君二臣是使道長之乾北面于道消之坤不可以訓豕以往來立義來即上而為君往即下而為臣紫陽傳曰上下无常此不獨為泰言而于泰尤深切著明若五必君位六十四卦不皆何以為易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二為泰主同類牽引而進故初九征吉彼者自彼而之此陽自外來也乾初乃固有之陽故不可拔泰初乃外來之陽故可拔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此詳紀泰治也八荒在宥率土皆臣于是馮河建都以為民極向我之人異域來王背我之朋革心歸化而泰道隆矣堯曰執中舜曰用中中行唐虞之治也得尚于中行猶曰允升于大猷垂拱告成而天下大治

周公營洛宅師蓋謀之稽定故即以馮河紀泰治禹河在洛之北故曰馮河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平陂以地道言（外卦）往復以天道言（內卦）氣運循環泰將為否人事補救當及此時君臣克艱以貞百度庶幾无咎作孚先于上推而孚于朝廷孚于邦國孚于天下勿憂其孚則天心協乎人心可食保泰之福矣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陽倡陰隨斯謂之交翩翩下從且挾其鄰不獨一陰隨而三陰皆隨以陰之虛交于陽之實可為孚矣而不待戒也四與三際三曰勿恤其孚四曰不戒以孚相感之速有如此者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帝乙之妹喻陰之極盛者而往歸于陽則無不往歸之陰矣宜其室家所謂祉也三曰有福五曰以祉孚之相應如此而泰交成其占元吉

或謂帝乙繫于五爻此君象也則既濟九三之引高宗何以稱焉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泰既終而之否也城所以衛都城復于隍王業隳矣城必用師（行師外事也卑　言師內事也）戒以勿用者時方多難遐興大役人心易駭自邑告命者告近畿之方伯使率諸侯以城王城（春秋城王城者）于義為貞以時則

☰☷ 否 命不行也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乾坤成列內卦本也外卦末也末可易本不可易乾之外卦既易坤而為泰坤之外卦即易乾而為否本乎自然匪人所為故曰否之匪人當其時不利君子之貞以陽往而外陰來而內也 象之往來以反類言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物之同類得志則並進陰不殊陽故象與泰同象言不利君子貞文即以貞戒小人本坤之德能食其舊所謂貞也則吉且亨聖人為小人謀易征而貞歡之如此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小人之在否世雖居中得正惟以包容承順為事盡妾婦之道無改坤德乃小人之吉大人當此則否然不失其亨

六三包羞
否之時號令政教作不順施不恕可羞者多矣小人靡不包之以獲上希寵所謂同而不和者也泰之二曰包包否之二三亦曰包以順為正即初文所謂貞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君子知命進禮退義泰則進否則退居易以俟肖遠乎咎匪惟无咎祉且離之更與疇離之由否致泰其占如此 泰三曰有福否四曰以祉福與祉錫陽不錫陰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膺時而興能以其道休息天下之否大人用含與道相准在二則否在五則吉惟其時也休否之初雖休弗休相與戒曰其亡其亡、國之道不一端繫于苞桑繫之不固雖存不足恃矣蓋其思深慮遠如此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傾猶倒也否倒則為泰位居極上高堅建瓴猶反掌然言其速且易更不留餘也有上九之傾夫二三之包矣先否即二之否後喜即五之吉
否為天地不交之卦而辭無凶悔吝何也象因曰否之匪人也否之三陰即坤之三陰純而不雜聖人即以坤德戒否之小人坤曰貞否亦曰貞坤曰承否亦曰承使之主退不主進用靜不用作養道消之陽于道長之陰則否不失為坤矣坤順德也

天之所助者也迫陽壯而復四之祉五之吉上之喜皆小人不為已甚所蓄以應君子者是不交于始而卒交于終不交者時為之也故曰否之匪人也而何凶悔吝之有

☰☲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天高日明纖翳無蔽大公之象利與人同于野則亨同者遠也利涉大川義取共濟已為君子所同之人亦君子久要不忘斯謂之貞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出門同人不期而同地近心遠又何咎焉

六二同人于宗吝

五負人望二識之最早（以離明故）奉以為宗然天下之士道在天下非一人所得私故吝惟其的之是以射之同人之禍于是烈矣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三忌二之宗五文位皆剛志在于攻伏戎其所與也高陵其所據也伺之三歲積慮深矣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四比于三閒釁相搆以剛居柔志在于守乘墉自保也弭兵則吉三之不興四之弗克攻由五威望有以懾之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乘乾御離清明在躬心無矜惑其視三四亦同人也曉以禍福則先號咷喻以義利則後笑蓋中心悅而誠服矣大謂陽師謂衆三四與五互乾同體乃乾之衆故曰大師悅服故克相遇二雖宗五而五不私于二無怨無德善與人同此同人之極軌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于郊者于宗之反无悔者吝之反所以正六二之失終彖辭之義

文中伏莽乘墉先咷後笑與詩茂惡相矛夷懌如醻意略同借以極形同人之釁耳若作實事解紛紛如蠻觸矣

☲☰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

離在天上日也麗天而行天無不覆日無不照故曰大有九五一陰明體而虛中成卦之主理大物博是以元亨

于比見王者之尊莫敢不來王于大有見王者之
富莫敢不來享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地踈位卑不足獲上之交故无交亦不致觸上之
咸故无害九三公用亨交也小人弗克咸也无交无害是匪咎也
然分雖踈而志在于公苦身持力不避艱辛以盡
君臣之義則无咎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貢賦之職同執畢至載以大平往還君所宜也何
咎之有九二剛中剛則不適時中則不適分急公
遵道整暇在目于此見期會之不設苞苴之不行
焉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位崇則物備庭實旅百公之所以用亨也天子報
之蓼蕭湛露昭其寵君臣之孚交而禮各得矣小
人取于民不義不受其亨故弗克萱之用咸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亨上固臣子之常禮然人主貴德而賤貨匪徒以
備物之多責其臣則事君以忠靖共爾位羣臣皆
可无咎矣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執柔守中上孚于下下亦孚于上兩相交而等威
不失故曰厥孚交如威如孚者中虛威者離明循
是得吉六五所以持黜陟之柄為大有之孚主乎
同公作洛誥曰汝其敬識百辟享公用亨也亦識
其或不享小人弗克也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
享惟不役志于享匪其彭也凡民惟曰不享惟事
其爽侮交如威如之反也交則不爽威則不侮彰
彰明矣易與書皆公所作故其旨脗合如此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大有之君能得臣民之心致享獻之盛詩曰宜民
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人主之祿即
臣民之所享獻乃以為受于天而天命之者惟其
得乎臣民則愈有以得乎天單厚多益無所不至
詩稱自天申之易亦稱自天祐之可以信其吉无
不利矣
同人大有二卦合天與日以為體求文義于秉承
比應之間窃所未安
䷎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謙尊居卑亨自隨之君子指九三體艮之德成終成始未見其止九三互震止而復動故曰有終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謙謙習于謙也與三同體作謙之基亦曰君子退者所以進善用斯道有涉大川之象謙與訟反訟不利涉用謙則涉

六二鳴謙貞吉

體虛則鳴凡言鳴者皆陰文也二上承三居山之半相應而鳴聲出自然故貞且吉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當上下之際以其謙交于下而亦不瀆以其謙交于上而亦不諂中行當可非勞不能其謙易知其勞難知故美曰勞謙歸以象辭之君子有終而斷之曰吉

六四无不利撝謙

四位在三上以三之勞謙凡其功能必推而歸之于四四亦撝而不敢居以共遠于謙之道則所處當矣故曰无不利撝謙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中虛故不富鄰謂四與上已不富而鄰有同德以虛集虛謙之至矣是為天之所益人之所好得天人之助雖用以侵伐亦無不利侵伐滿所招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自三以上三爻皆虛其聲莫過上又正應故相和而鳴謙德遠聞天下信之皆曰是不欲多上人者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亦以謙也夫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雷藏地中伏而始奮其氣昭蘇豫之義也建侯行師致豫之本莫大乎此名卦以豫非取逸樂震實為主動乃得利觀其象辭思過半矣

初六鳴豫凶

不當鳴而鳴以四為屯之侯鳴則妖也以四為師之將鳴則譁也先時者誅故凶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二順之中也四動之主也其德本異二又互艮介于石所以倫震不終日者震疾故倫之疾不為豫動順而且止得其貞矣吉道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震動乎上盱目企望一無所措遲轉失時其悔宜

矣改過急趨或猶可挽遲而濡滯益之悔矣三上承四陰柔不振如此乃豫之賊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四為成卦之主用豫之道鼓盪奮迅足以有為建侯則得君行師則得衆故曰大有得孤陽疑于無輔然坤朋之五陰苟勿以異己為疑則異者可合陽之括陰如簪之括髮居中以貫勢足相繫非其朋而得朋庶不失由豫之道乎

六五貞疾恒不死

以陰柔居震一陽之上屯之女子十年不字師之弟子輿尸致凶皆足以為疾（左傳天去其疾）在豫互坎則貞疾矣衆震生氣故恒不死尸居四上又何賴焉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處豫之極冥行不顧其終也已以其震體德在于動已成而有渝則冥者忽覺猶及補過故无咎

豫之彖辭兼屯師兩卦之義然震為長子（師取互卦）屯得正而豫不正師得中而豫不中且在內則勢盛在外則勢衰故屯可濟難師克有功而豫不然二貞介石之貞五貞不死之疾與豫相悖鳴者以口盱者冥者以目雷雖發聲衰如充耳雜卦傳曰豫怠也九四一陽雖有盍簪之志而羣陰弛散若飛蓬而不足理矣文象如此象之所謂建侯行師徒託諸空言毋乃徇豫之名而失其實乎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雷在澤中見澤不見雷以雷隨澤故曰隨猶有雷為是以元亨動不失時利于貞也如是則无咎中爻互艮巽是以少男隨長男以少女隨長女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事之始動而有變為惟所遭也變而不失其正則吉出門无詭隨交道乃有功此君子從義之學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卦之陰爻皆不免于有所係二與四互艮以同體相係是係四之小子（少男）而失初之丈夫（長男）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三與初亦以同體相係是係初之丈夫而失四之小子又與四互巽近利性隨于上有求必得所係在下所求在上非貞也故以利居貞戒之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陰主利陽主義三陰也有求得而隨為不失乎陰

之性故居貞則利四陽也有獲而隨爲大拂乎陽之義故雖貞亦凶必也誠意勿欺察乎道之從違而斷以是非之明則雖隨何咎此君子精義之學也

九五孚于嘉吉

上爲兌口嘉謀嘉猷入告乃后五能含己從之則孚于嘉而吉蓋無隨之可名而隨莫善于此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上有雖望非甘爲人係者可比過悅賢之主極留賢之誠必不得已降以相從得仁人而告山川國家禮亦宜之矣

䷑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蠱者元亨之反故治蠱必元亨其有爲也若利涉大川先甲後甲立春之候盛德在木反其所生以達其所患則蠱及時可治矣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蠱入而上不見阿縣見今歲之蠱以來歲治之（彖先甲後甲之義）及身之蠱以繼體治之故諸文有父母之象子能任父之事則爲有子考有幹事之子則得无咎幹非易任故危而終吉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父之蠱外事也母之蠱內事也（內外本家人彖傳言）貞以幹事不可貞者巽以行權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三互震體重剛而動急于有爲不暇審顧宜有悔矣然此特過之小者志在幹蠱故无大咎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四以互兌居巽上大過之末所由棟橈也欲子弗肯堂者也子于父蠱幹猶不足顧優裕以益其疾往則見吝悔無及已初以幹蠱稱有子若此者謂之無子可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幹蠱者人子之所不忍言何心用譽然替亦允若蓋贊昌言禹乃嗣興冀陳洪範不虞之譽往往歸之非人之所爲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風落山女惑男而爲蠱上九以陽剛居山之上蠱莫能及臣之從君猶女之從男惑以喪志者衆矣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自處如此足以治人心之蠱

高山仰止蓋庶幾焉
隨之上六賢而柔者也繫維不去其德可以薦山川蠱之上九賢而剛者也高尚不事其風可以興頑懦

臨 ䷒ 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二陽並進以臨乎陰謂之臨者大臨小內臨外也即乾之二陽故以乾之占歸之反對之卦為觀歷八月而二陽將盡息者復消故曰有凶陽方長而即憂之其慮遠矣

初九咸臨貞吉

易未有二爻共一象者僅于臨見之咸臨者同臨也左氏傳謂之墻而進是已陽以進為貞故吉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二與初並乘承比應皆非所論惟有同進而已剛中之吉貞不待言益之以无不利者二在前乃陰所當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三為兌口說曰小人之交甘如醴益務為媚說以緩二陽之進者不知君子固難說也既无所利退而愁如必能自悔故許其无咎

六四至臨无咎

四得坤初坤順善下俟陽之臨以禮賓之所謂至也又何咎焉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陽之浸長其臨可以前知詩所謂知子之來之也二之剛中進而居五是謂大君之宜吉

上六敦臨吉无咎

臨至于上則極陽懼其極也又敦益之常如浸長者然此坤道所以有終而吉且无咎

六爻皆以陽臨為義四陰主臨我者言若云上臨下則泰矣

觀 ䷓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示人以則曰觀國之大事莫先乎祀而言教不如身教故于王者方祭之時觀之盥與薦祭中大禮盥而未薦精誠充滿發露方新見其不言而信則有孚也不動而敬則顒若也下民化之是以篤恭而天下平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初與二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童觀者其處于人下也小人无足為咎君子則吝

六二闚觀利女貞

闚觀者為其處于人後也二之貞即三之退女以退為正

六三觀我生進退

三互艮將入于闕者此時可進亦尚可退當返而自觀其所學優則進未優則退舉足即分徘徊其交上有敦信之君安忍欺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四益進而始仕者聲明文物國之光華觀之最切而具德足以特達為王所賓詩云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明王在上士樂利見如此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人主一身臣民具瞻治化所繫用厥中亦恐其或不中守厥正亦恐其或不正消之君子德必配位咎苟在己何以自立此人所不見而己獨觀者也有孚顒若之本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其指九五以觀我生為未足自信補獨疑承之在左右前後者又從而觀之果君子而无咎也則大觀在上中正以觀天下可也

䷔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因噬得嗑、則亨上下兩陽象同犴狴中四爻則麗于獄者頤中有物獄中有情皆利于斷決上明下動乃其用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初上兩爻用獄之刑人屨校滅趾何校滅耳所以徇衆國有常刑改行不遠初獨无咎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此理之所必无者究獄也釋之而已故无咎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腊之有毒事或有之（漢書五行志厚味實腊毒）過則非故也過也罪疑惟輕有小吝而无咎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乾胏已難為噬矢金矢抑又甚焉此益強有力之梗法者得其情利于艱貞以斷之則罪當而民服故稱其吉

噬嗑者噬此一爻用獄者亦斷此一爻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乾肉與黃金不類噬此得彼奚宜至哉貞而能厲不為所惑則无咎

得金矢而艱貞不為惑怵得黃金而貞厲不為利誘

上九何校滅耳凶

上居卦終人之一生論定于末路晚而罹法不可益矣故凶

此卦舊說轇轕今以初上二爻為用獄之人中四爻所滅非所噬所噬非所遇得所得情貌不齊參差百變乃假設獄中疑似之事擬議以求其當如唐人試判相似正見用獄之不易非雷電不為功至九四一爻仍為間而非以去間其于卦象爻辭庶有合乎

☶☲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致飾則亨飾不可盡故小利有攸往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徒行則趾見趾不可賁以舍車賁矣安于徒行無車之見者存人乃曰舍也

六二賁其須

需之象傳曰需須也險在前也賁二亦在險矣因須而賁斐然成章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兩言如者不定之辭柔能文剛既曰賁如亦能溺剛又曰濡如初賁其趾二賁其須觀理之明三亦離體陷坎互而即覺陽剛得正其德本貞能永其貞不為所濡則吉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初為正應賁趾于下仕宦之心不萌娶妻之念亦不設四以禮自賁潔白而皤如人白其馬亦白如漢廣游女不可求思有呼初而告之者曰此白馬翰如者匪汝之寇實婚媾也縞綦相匹因其宜矣四當艮體觀法于上鮮侔晨葩莫之點辱其白也乃其賁也與

屯有險有止互卦賁亦有險互卦有止故遲歸之女相似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六二賁須席珍待聘而朝亦須賢上下以虛中相感聘幣之未蓋有自也束帛為丘園而賁然好賢

者君之盛節貴賢賈所以自責意盛則物形其薄戔戔雖吝而終吉

舊說以卯園指上九取象固合然上無致聘之迹不若二有賁須足據且賢固求諸在下也

上九白賁无咎

上爲艮之主成始成終其在外卦用以文柔內卦文明亦爲所止何以文何以止曰白賁而已白者物之始賁者物之終終則反始何咎之有

䷖ 坤下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一陽在上往則落矣故不利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剝牀者孰剝之宮人剝之也宮人陰也一陰始姤即曰女壯勿用取女二陰之遯則畜臣妾矣三陰之否則茅茹以彙矣四陰之觀其君能觀我生女我不逞猶有闚觀之女爲至于剝而五陰極盛以一坤互兩坤孀處陪羸無所不至牀之爲物晏息所安于女爲近故象取剝牀剝自足始初即否之爻初爻戒以貞吉者且蔑貞矣欲不凶得乎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足之及辨相去幾何乘其不覺而圖之以漸剝乃易入此即觀之二爻戒以利女貞者且蔑貞矣故凶與初同

六三剝之无咎

正應在上志本爲陽以剝之者聽諸人耳于已無與故无咎

六四剝牀以膚凶

剝牀本以爲膚不及不止兇深矣可若何爲受剝者傷之曰凶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魚陰物姤之二曰包有魚體兵而近陰也四曰包无魚體乾而遠陰也剝則五陰駢頭相次如貫魚然以比宮人之魏進承寵夫剝牀之禍以足以辨以膚馴猶不怡剝愈盛而寵不衰怙愛肆志乃无不利此剝之所由成雖其罪在陰亦陽之甘于自剝也

自初之四不言剝之者爲誰至五爻則曰以宮人寵同公作豳風其五章云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與此同一筆法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碩果者剛果繫而不食艮以止之也剝至此已不可為聖人猶冀君子之得輿則陽長而猶足以御陰憂小人之剝廬則陽消而并無以覆陰消息之幾間不容髮能無懼乎

䷗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無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陽復則亨下乃申言其義一陰一陽之謂道、者陰陽所共由而陽不偕陰、不偕陽截然有界其道則陽之道也一出一入喜其无疾【孟子庶幾無疾病即此意】坤朋迷來牽其无咎反而仍復【陽反為陰陰復為陽】不失常道來復有期見于七日此如人所親愛相別乍見慰勞叙述之辞利有攸往惟其亨也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復在初故不遠人心本善遠善則悔復之即是在我而已遷于善自不遠于悔天下歸仁吉之大者

六二休復吉

氣銳則易蹈陽復于下欲其小休、則愈厚是以吉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復于休復之後是謂頻復陽息則為乾之三故厲无咎如之

六四中行獨復

四在五陰之中故曰中行下應于初从初之復與四陰異故曰獨復柔順得正踐迹相隨復雖在初樂于與人為善矣

六五敦復无悔

復已漸遠故以敦益其復望初使之動而愈固五以坤互坤得地道之盛其德足以致者无悔因无祇悔而中之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迷則不復能無凶乎聖人作易以示人而人之自絕于易者惟其迷也故痛言迷之致凶而推乎凶之至極正與初爻不遠復无祇悔相反占者可以知儆矣

卦惟初九一陽主復五爻之辞亦為初言之若概指為復恐非卦義

䷘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震以乾剛為主于内外體又過純乾故與乾占無異无妄之中有正與匪正之辨匪正者誠意不本致知自信愈確畔道愈遠故有眚而不利攸往

初九无妄往吉

无妄之主也得正莫如初往吉奚疑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初為震稼始反生耕也二互艮未将在手穫也初耕而二穫是為不耕穫初剛一歲田未熟菑也二柔再歲田漸熟畬也初菑而二畬是為不菑畬初曰往吉二曰則利有攸往事實承若書所謂罔弗終朕畝者非徼幸于不可必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眚由已作災自外來繫牛失牛人亡人得々者不災々者不得非妄所致故雜卦曰无妄災也

九四可貞无咎

無无妄之富亦無无妄之災可貞獨有此文可者斯之々辞匪正則有眚可貞則无咎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疾由妄生无妄无疾然而疾者无妄之疾也藥所以藥疾也所以藥妄也无妄无藥故勿之喜疾之反勿藥有喜則无妄之疾信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居卦之終時位當止反止而行失其正矣此象所謂有眚不利有攸往者不言匪正即于其行見之

䷙ 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艮止乾健貞莫利為有大德者能畜小民陰為宜食祿于朝則吉而其才足以濟天下之險事浮于食所蓄愈大

大象多識前言往行當其學則畜在學而以見聞之優為大象辞不家食利涉大川當其仕則畜在仕而以事業之優為大

初九有厲利已

乾之厲在三爻此言于初者止在前也禁于未發之謂須内卦過乾者八惟泰許其征吉餘卦皆不宜于進猶是勿用之義故大畜亦曰利已

九二輿說輹

爻位同于大有之二而說輹不同車載何也彼互乾行此乃毀折可止則止即利已之義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良馬乾象志在于行初既利已二復說輹止而又
止其進毓矣能無逆乎然時當大畜進而不失其
止故利艱貞艱貞維何曰閑與衛與有六御之法
衛有六等之教皆所以止其逆而知其艱夫然後
行所往則利
利艱貞明夷卦辭也噬嗑之四以此戒者恐得金
而傷用獄之明大畜之三以此戒者恐逐馬而傷
畜德之明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乾之三陽以艮之一陽畜之艮之二陰亦即以其
一陽畜之童牛性順而無知畜之易故元吉
六五豶豕之牙吉
豶豕性躁而無知畜之差難故但曰吉
上九何天之衢亨
此承九三利有攸往而言以山畜天其上一陽如
天衢然時至則升以乾馬行天衢豁然大通未見
其止匪獨三也初不必利已二不必說輹畜極而
終于亨畜之所以為大象所謂不家食吉利涉大
川者率是道也

䷚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卦之以養為義者需與順也養必得正故皆曰貞
吉頤者口之使不觀口而觀頤口虛則頤止口實
則頤動于何求實乃其自求正與不正可弗擇與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舍山而趨動故凶孟子曰口之于味也性也有命
焉君子不謂性也茲所謂性即欲也命則理也震
之三爻動以欲而不順乎理（六三拂頤亦是害理）失正故皆
凶艮之三爻止乎理而不順于欲得正故皆吉、
凶之辨觀其自求而已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顛頤則養之道隕矣由其不順乎常理于何觀之
頤中陰然常覺有物曰卯闕猶云果腹為饜無節
者也往必得凶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懲二之縱欲而矯之過甚以害生（若於陵仲子之三日不食）雖
貞亦凶觀理不明故有此失十年勿用凶之甚矣
安所利乎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猶是顛頤四則以理制欲而順其欲然欲猶虎也

視眈、而知其逐、思得一逞欲不勝理安于艮
止自得无咎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猶是拂經五則矯枉得其正守之則吉養欲靜故
不可涉大川道在艮止亦居貞之義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由頤與由豫同卦之主也役理從欲交戰于中厲
則戰勝而吉雖涉大川亦無不利止極則動理之
及時如此
此卦舊說以自養、賢分爻立解于顛拂字義忽
下忽上棼如亂絲今秪據彖辞貞吉觀爻之得失
而斷以孟子之言差覺易曉
☱☴兌巽上下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大謂陽棟爲大任棟橈惟大過能任利有攸往、
有事也綢繆及時則橈者隆而得亨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豳風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白茅固乘
屋之所需也初六陰柔在下謀事必須茅之爲物
苟有可資藏以有待蓋早爲棟橈計矣有備故无咎」
白茅可藉大過無本末之橈衣袽可繻既濟有終
日之戒皆言備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棟爲屋材屋之居人夫、婦、而家道正枯楊猶
能生稊故以況老夫之得女妻然而過矣非其正
矣无不利者揣老夫之心而嘲之也甚子孔嘉矣
九三棟橈凶
三四居卦之中棟之任也以三以重剛又互重乾
大過人之才當大過之時故吁號而告之曰棟橈
凶橈則必折人將壓焉遺大投艱往而求濟三不
得不獨任其責矣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棟不橈乎三故復隆于四傳曰不橈乎下、指三
所以著其功也四當與三協力扶傾自能複吉若
有它志則吝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枯楊不堪生華故以況老婦之得士夫、不能得
婦而反爲婦得越禮非正所不待言无咎无譽謂
无足咎其无譽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五爻皆取象巽木上居兑終有過涉之象大浸稽天乾首浸滅能无凶乎在乾之外不與其難是以无咎

三四取象于棟居中用事三爻重剛實卦之主初上二陰不能有濟但得无咎二五剛中宜其有為因無應與婚姻不正為世誚笑爻辭誚揚似不足齒矣棟橈獨繫于三者舉彖辭以告使之知凶而悔非誚橈由所致四有棟隆之吉即有ゝ它之吝反非三之專辭可比象所謂利有攸往亨者含三其誰屬乎特大廈欲傾支以一木賢而無輔傳之所以咨嗟而嘆息之也

舊說謂棟以過剛致橈棟材剛則任重其橈也以柔不以剛理本易明又謂不橈乎下而橈乎上棟乃横施之物無上下可指彖傳本末弱乃論全卦之象不得施之于爻也六爻之辭曰凶曰吉曰无不利曰无咎无譽其辭若此其旨若彼故襍卦傳云大過顛也二之无不利傳斥為過以相與五之无咎无譽傳斥為亦可醜固深切著明矣

☵☵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習坎何也雷吾聞而知其為雷山吾見而知其為山風與火與澤皆然水之為物也不習不知其險也習然後有孚也坎可以亨乎不維其行維其心心亨則行亨有尚者亨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坎即險也非即險也坎有險也說卦傳曰坎陷也險剛阻也處險求濟得不在大財足自濟而已上互震體蒼莨可以結筏萑葦可以濟流皆得之小者在險曰大有得惟其險也動滿盈之想在坎曰求小得惟其險也守止足之心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上卦之坎ゝ也山能出泉互艮又一坎也皆來也故曰來之坎ゝ二既有險枕二而處其上且者聊爾之辭以入于坎窞為戒而勿用待之能者其可矣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四盖有濟險之誠而又能善其用者所操甚約覆上有道忠信可格有孚心亨无咎即有尚之兆矣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二之得者小而用則大家有

敝帚享之千金四之納者約而情則豈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水盈則險下盈而上不盈故險在二不盈在五險
去而違于平无咎之道也五為卦主誠心以任四
使盡其經畫故能奏既平之功書言旅平誠尚之
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因初之入坎窞而又設一坎之象言險何獨水也
係徽纆置叢棘與坎窞何異向之求小得者今且
三歲不得凶孰甚焉不得者不得心亨之道也心
亨在有孚是故君子觀乎習坎
☲☲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八卦惟離不可重非貞故戒以利貞亨則固然矣
牛順物牝牛順之至者當離之時畜養如此趨吉
之道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火日外影履之見其錯然則非一離矣敬天之渝
無敢馳驅始得无咎
六二黃離元吉
黃者色之中日行其道則吉日中見離色含坤土
反其所生斯離之本體也吉之大者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此勞生者之言幸日昃而差可以為樂不則雖至
大耋徒有嗟傷也（孟子所謂矜身苦者）雖乎免于凶矣
坎之缶實缶也薦之以行酒于險中求平離之缶
虛缶也鼓之以當歌于憂中求樂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屑大其下而又通火于上風以揚之（與五互）災至酷矣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鄰之災體其將及出涕而戚非已者與斯吉之兆
與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如大烈烈則莫我敢遏王用此道命將出征（上水五命）
折首之嘉非徒獲醜師徒無罰咎何有焉知其不
復出涕也

易說存悔卷下

錢塘 汪憲 撰

䷞ 艮下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坤判内乾否道以革山澤通氣剛柔皆感其卦曰咸亨乃利貞取女之吉其大者也

初六咸其拇

拇體之賤且下者也思乎感思感之

六爻近取諸身九四為之主不曰心而曰思且舍五官手足何也卦為山澤通氣人身自下至上皆取氣之先動者言之足能行固也未行之先動于思者拇也腓也股也非足也口能言固也未言之先動于思者脢也輔頰舌也非口也機括相牽槖籥相扇乃氣之最先動者故雜卦傳曰咸速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腓在拇上感之者亦思未及乎動即惕之曰凶欲其安居而得吉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股當下體之上拇與腓其隨也所感在股而其隨與俱若或執之往失止道故吝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象言利貞故爻以貞吉明之悔亡者革之象辭至此始見于爻宜悔而亡取其能革四當心位心之官則思思無邪安有朋朋者何也下而股而腓而拇上而脢而輔頰舌皆是也思欲行朋從而行思欲言朋從而言下往而上上來而下憧憧不已從思遂以禍思知其然而端感之源絕感之累貞吉悔亡道有在矣

九五咸其脢无悔

脢在心之上无形者也欲言未言為思所感而不為口任過故无悔

上六咸其輔頰舌

輔頰舌非口說也感乎口說之先者也聲心之聲視其感已

求易以應易之末也咸二體皆應然九四一爻感而五爻應之豈以位論二五正應也謂腓之應脢不可三上正應也謂股之應輔頰舌不可以此思之知其閫矣

䷟ 巽下震上

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无往不復乃乾之道能變其專斯可以恆亨且无

咎利有二爲貞者恒之不變也有攸往者恒之不已也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巽性善入三陽在上堅不能違浚乎空宿而已羊坎豕心勞日拙雖恒曷貴貞凶无攸利反乎象也

九二悔亡

悔則无恒悔亡近乎恒矣卦之爻位惟九二差善有恒之難如此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三之德泰之乾德也柔下而變爲巽剛上而互爲兌執德不固是以不恒羞來無方莫之能説正乎吝矣

九四田无禽

田以從禽也无禽而田雖恒何益不可説遇以倖獲亦當舍舊而謀新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恒其柔德以爲貞德不當位夫子而婦人也安得不凶

上六振恒凶

振恒即非恒矣秉德不寧多法亦多變詩云不懲不忘率由舊章反之則凶

☶☰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

遯者兼畫之巽謂陽巽書有能庸命巽朕位于外也二陰浸長陽巽則亨小利貞者戒陰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二陰在下以初爲尾尾之厲不可近也勿用有攸往即始初征凶之戒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説

始不能繫息而爲遯則執之愈固以爲今而後其莫可説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三體艮止陰之消長係其進退欲遯不果至于有疾心甚危矣以陰爲臣妾畜而止之則吉然未可必也

山在天工童牛豶豕大畜以爲畜而得亨山在天下女子小人遯以爲畜而得吉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潔身遯世無尤乎人雖遯也亦以爲好也優哉游哉君子之吉而小人自此成否矣

九五嘉遯貞吉
嘉會禮通遯之隆執象所謂遯亨者也貞而獲吉又何悶焉
上九肥遯无不利
心安于遯遯而益裕是以肥也无所往而不利也然身雖肥天下瘠君子其若之何
䷡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
陽息自復至于三四充滿人位大者壯矣壯不可恃〻則(即)非貞乾道利貞為壯之戒
大壯二月之卦爾雅以八月為壯月則陰壯也月主陰也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壯形于趾壯之始也無懼無謀鮮有不敗因孚以致凶
征凶有孚與无妄行有眚相似征凶恃其有孚有眚恃其无妄是故君子有若無實若虛
九二貞吉
九二乾之中德雖當壯時不知有壯但守其正而已卦之所以利貞者以此胡弗吉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爻位時皆壯小人爲得而不用君子則無以德則貞以時則厲夫用壯者必失其壯也羚羊壯角觸藩則羸匪角之愛而壯之用斯為小人而已矣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腹
君子用罔則異是貞而厲吉悔亡矣且罔則俱罔無羊也亦無藩也二陰谿然不已決乎本不假觸何有于羸用罔而反得壯大輿之腹可以壯進以震乘乾其孰禦之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藩決則易非喪藩也是喪羊也何則喪所觸也于是乎无悔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六五四之藩也上六三之藩也觸則不能使之退羸則不能使之遂藩亦何利焉艱則吉言不易也
䷢ 坤下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天子當陽有土之侯朝于魏闕坎(坤)馬以相錫離日以相接恩禮周浹下順上明晉之盛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志在于進故曰晉如互艮在前又曰摧如貞吉何可廢也来自遯遠近君之臣慮其未孚裕乃順德然後无咎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二進猶初亦曰晉如前互坎險故又愁如然無傷也貞且吉也坤中之德當離中之照王母介福錫之斯受詩曰惟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六三衆允悔亡

厚德坤衆近比離明以斯述職誰曰不允摧如愁如未免于悔至三而亡進無疑矣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當晉之時柔中居尊坤衆三陰皆其同德嚮明而進四以一剛介乎艮閽遠嫌匿跡不為虎豹而為鼫鼠居使之然非得已也衆之所嫉雖不失貞亦云厲矣

晉萃二卦五上互易九四陽剛近君國之重臣然萃所遇者剛主也君臣一德四為伊周得行其志故其辭曰大吉无咎晉所遇者柔主也懷疑召謗自畏々人鼫鼠貞厲亦可傷矣傳以位不當明之平情之論舊說頓謂四貪據高位徒以詩証易而未深恙乎卦爻之往来卦位之同異如之何其有合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六五悔亡四臣之也萃五亦曰悔亡失得勿恤猶云不言有無厚往薄来懷侯之道往吉无不利吉康侯也進而朝君荷三錫之寵不亦宜乎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離内柔而上下剛角剛晉進而上者也述職之典有慶斯有讓訟之眚邑々即伐邑也厲則吉且无咎以貞致吝知柔而不知剛也

家齊國治理同一揆晉之伐邑家人之嗃々也貞而不伐婦子之嘻々也悔厲與吝占無異辭

☷☲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

日月之道貞明者也明夷則傷其明即傷其貞以貞求明非艱何利而艱貞不可能矣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小小過有飛鳥之象四来居初垂其翼也行不違食決于一往賢者避言可以遠矣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初垂其翼不利于飛二傷其股不利于行志在自拯必資馬壯然後得吉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初二之在明夷可以疾者也三則不然大首田物如詩以獮首稱牂羊南狩有得徒御從容以示不疑則不疾之道而有合于貞矣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四居坤腹之左心之所在獲明夷之心者得予此心之理而安也書稱遯荒出門庭之象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其君不明晦其臣當晦其明此箕子之明夷所以利貞不言艱而艱何如矣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明之入地不明而晦登于天者此明入于地者亦此明不為其初乃為其後是大惑也

䷤ (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
初上二爻鍵于內外其中為家中四爻家之人也五四居上以象舅姑三二居下以象子婦陰皆當位是曰女貞利莫大焉

初九閑有家悔亡
初九家之閑也悔生于無閑閑ゝ立則悔亡記曰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陰道无成而能養人得正則吉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家之人不一嗃ゝ以教之不肖者悔賢者厲而皆得吉婦子分畀嘻ゝ則替必以吝終

六四富家大吉
富非畜聚之謂一家之人飢而得食寒而得衣從容不廹所謂富也陰教既修吉莫大焉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假訓大有家而王假之父子兄弟夫婦經綸大經肫ゝ其仁何有于恤家之所以吉王之所以王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自初至五互成既濟有坎之孚離則威如上居卦終兼致其道為之緣督假家之吉可以永終家人之孚雞鳴時夜家人之威火滅修容

☲☱ 兌下離上

睽小事吉

卦有二離焉（上卦互卦）一一同目而異視睽也異目而同視睽之合也小事吉六五當之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畏喪其馬勿逐自復雖有惡人見之无咎初九所以悔亡而睽之終于合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世之盛也君隆禮以遇臣飲食需之束帛賁之及其衰也納約自牖遇主于巷苟焉而已惟坎陷睽孤達權通變而後可濟宜无咎矣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睽生于見惡初以四為惡人三亦以上為惡人輿曳牛掣無往非睽況其人乎天且劓者惡之狀此三之睽上者睽則无初遇乃有終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無應而比二陰睽且孤矣初以我為惡人我以元夫遇之敵應交孚厲而後合无咎則猶初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睽必有悔一亡于初再亡于五睽可合矣厥宗二也雖志在合睽剛中之德能遇而不能來以待五往噬膚之合信以巷遇又何咎焉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此上之睽三者上自孤也明極則反蔽報三之所見而惑又甚焉比于寇矣如婚媾何雨以散之往而相遇猶有終也睽之小事吉吉以此夫

☵☶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山行曰跋水行曰涉蹇之義也卦合艮坎而成西南避之故利東北趨之（坎北方卦艮東北卦）故不利大人謂九五得正以濟蹇者也時所利見有吉道焉

初六往蹇來譽

卦之諸爻利見九五在我以為往在五以為來初最在下乃心王家能不避蹇則登有譽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柔順中正以應九五所謂不二心之臣無往來可言兼人之蹇故曰蹇〻匪躬之故艮止而不獲其身也有臣如此盡臣道矣

九三往蹇來反

卦惟九三一陽與五同德反蹇為解必資乎剛二則忠有餘而力不足三來乘之可以濟矣

六四往蹇來連

在二陽之間連九三以進于五往而拯蹇進賢事君可謂大臣矣

九五大蹇朋來

往者皆以五而蹇是大蹇也來者皆以五而來是朋來也書所稱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者殆近是矣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處蹇終之世成碩大之功恊于吉矣象所稱利見大人者五爻之所同而必于上見之

䷧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解以濟蹇西南者蹇之所利即解之所利无所往坎內也坎以來復為吉有攸往震外也震以夙為吉詩云載震載夙

初六无咎

柔居解初鄉鄰有鬬陋巷可以閉户无咎之外無他道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狐行以羣獲三狐猶詩壹發五豝之義喜黃矢之復得莊子所謂善刀而藏躊躇四顧而滿志也故戒以守貞則吉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小人雖得志不能掩其不稱終亦必亡正乎吝矣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解難者震也四居震初解自拇始卦之陰朋皆至而孚〻則解矣

四之朋即五之小人朋至斯孚其將然者有孚于小人其已然者世道之難必自小人為之蹇之五用九三治小人而朋來解之五用二四治小人而朋至其來其至然後蹇可拯而解可圖以陰順陽治之道也凡易所謂朋皆陰也

坤象西南得朋蹇解皆利西南故二卦爻辭有朋來朋至之應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二四君子也五能用之專力于解加濟時艱宜其得吉孚及小人解之至也

小人不必皆格敉之不怨即是有孚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三上小人也三之狐二獲之上之隼四獲之公者四之位益四曰告公從鼎四曰覆公餗高墉者四之所乘同人之四曰乘墉三為墉而四乘之除惡務盡故无不利

家人睽蹇解四卦皆有既未濟之五畫家人蹇體既濟也睽解體未濟也中爻又各互坎離二體家人者人道之乾坤睽反家人蹇解者人道之否泰六子畢聚錯綜效能所以上接咸恒下開損益也歟

䷨兌下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亨

泰一變而為恒再變而為損山澤之通猶天地之交故有孚元吉无咎可貞有孚之所致也利有攸往其用也其用云何德修薦薄二簋可享損而有孚者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已事謂農事畢遄往往賦于公治人者食于人治于人者食人義不後君何咎之有初體兌澤有酌之象詩曰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以酌為損猶弗損矣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禹貢賦之最薄者為貞〻所利也苟失貞而有事于征後世稅斂所以名征是曰凶德弗損以〻益惟用其中亦貞而已矣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不及于三弗可損也不止于一友弗得也三之所損即一之所得此造化損益之妙而人事在其中損三益一民乃不忒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問民疾苦除其不便樂〻而利〻損疾則有喜事本相因視民如傷坐以待旦上之遄甚于下之遄使之有道也亦期于无咎而已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卦合五畫以象龜十朋之龜也泰之時所本無不期而益故曰或龜含土德五以虛中自然順受何有于違自下錫上受之非侈象所謂元吉者足以當之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損至于上不復有損受下之益乃還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若彖所云是也泰之乾工之所家得

三為臣而已无其家是謂大同損終而復歸于益
矣

䷩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否一變而為咸再變而為益利有攸往震之益也利涉大川巽之益也損一而已益道多端故再言利以明之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坤土變為震動農事方興故曰大作書所謂平秩東作是也于耜舉趾不違其時元吉无咎利莫大焉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因民所利而利不知誰之益也稼穡維寶雖十朋不啻焉五以虛中受益弗違吉由永貞坤所利也王用享于帝吉蓋祈穀之祀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益下之道凶事其一也天灾流行何國蔑有盡心于國歲不為灾三在卦中故曰中行告公用圭先儒本周禮謂即王之珍圭以徵守以卹凶荒者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益下之道遷國又其一四亦中行也入告爾后視民利用遷國得所依利及後嗣改坤土之安為震塗之行無非為民而已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以益予下謂之惠有其心斯有其德矣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法乾之施吉之大者心孚于下而德孚于上天保之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益道其至矣乎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上之立心下之視為順逆者也以益下始以損下終勿恆孰甚焉著不益之戒所以勗為德之卒

損益二卦總論乾坤易之門泰否咸恆損益六卦以乾坤往來而成者也否泰反其類咸恆則地已乎天非兩儀之正且天體雖全而地已破裂聖人所不取僅以尋常人事擬之若夫損益二卦天包地外直方大之體居中職載高者為山卑者為澤風散乎上雷動乎下無一不率其職天清而地寧如覩六合之真形焉坤在損則上豐下約（上體二畫下體一畫）損乎下也以其來兑也兑西方故地勢高其地近山而遠澤坤

在益則上約下豈（上體一畫 下體二畫）益乎下也以其乘震
也震東方故地勢卑其地少風而多雷地氣渾然
而全而天以其氣判為山澤判為風雷損山澤之
氣以益地是為損下而益上損風雷之氣以益地
是為損上而益下含宏光大品物咸亨坤元資生
所以配乾元資始繫辭傳舉絪縕化醇之妙歸諸
損之三爻豈無謂乎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
合之內論而不議卦爻所陳亦申明人事而已夫
坤者萬物所致養而土德莫盛于稼穡象傳于損
曰與時偕行于益亦曰與時偕行時惡在損則穫
而益則耕也何以明之損兼兌艮兌正秋也平秩
西成非其時乎艮東北之卦也則盡乎冬矣益兼
震巽震東方也平秩東作非其時乎巽東南也則
涉乎夏矣既穫而納賦于是乎有損下益上之事
焉方耕而勸農于是乎有損上益下之事焉損下
以勞力損上以勞心勞心者養于人勞力者養人
適相報也聖人知損下之當薄（二簋用享）益下之當厚
（益有二利）損中有益（爻解三見）益中無損、終于弗損藏富
于民則有得臣之吉益終于莫益斂怨為德則有
或擊之凶盈虛如環貴訓深切雜卦曰損益盛衰
之始不信然乎由盛而衰即否由衰而盛即泰致
泰之道不外損益求諸禹貢以通山澤之利求諸
洪範以若風雷之性土功允度休徵畢來觀損益
而知泰交之易、也損益之在造化則如彼其在
人事則如此設卦觀象因象繫辭聖人之情可見
矣

䷪（乾下 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上乘九五故揚于王庭兌口居天之上其聲加疾
是以號焉君子信之則有厲一陰由泰而消來自
坤邑已成決象即戎何利焉告之使自圖不如往
也夬之為道決之行而已

初九壯于前趾不往不勝為咎
往求勝也不勝為咎何以往為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象戒孚號爻以惕號申之小人之號闇而知惕戒
備有素則無猝然之警所處剛中故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幾事不密則害成故悻、者凶君子決其所決其

象如何獨行遇雨若濡有慍自喻而已無以形容
之也蓋言寇也惟寇无咎
二言慎三言寇大傳君子慎密而不出一語可括
兩爻欲去小人而不知此鮮有不敗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不能遂而教之以退猶戒初九之意其如聞言不
信何羊指上六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上之悅五猶羊之悅莧陸欲致其決難矣威以濟
愛不失中行庶幾无咎
上六无號終有凶
兌口之號所以亂聽夬終則乾必放流之雖欲无
凶其可得乎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易道內陽而外陰陰之始來比于取女女不可壯
將焉置之勿用者乾道也乾初變之姤其占曰勿用
坤初六履霜堅冰至即姤女壯之義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金堅柅止以況其進不失貞吉有攸往見凶凶與
往俱匪特不利而已豕雖羸蹢躅所固有也不往
何待故聖人危之
姤能繫以金柅遯不必為牛革之執夬猶絜以莧
陰壯安得免羊角之羸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初不能繫二姤包之魚尚小故包有魚猶遯之畜
臣妾也陽主陰賓四陰成觀上順乎陽則曰利用
賓姤之一陰不成乎賓何利之有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重剛則志欲行未離巽體礙于進退次且之象亦
甚厲夬下不比陰上皆同德故无大咎
九四包无魚起凶
當四之時魚大不可制姤息而及否觀包之無魚
則知難之將作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瓜蔓于杞若包者然瓜之章杞含之及其隕則見
也九五乾德正中自天之象當含而含當隕而隕
制陰之命不假聲色君道其猶天乎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陰在下而角在上觸違其用故吝然固无咎也

䷬ 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卦體似觀亦象祭祀四五二陽詩所謂相維辟公天子穆〻是也大人即指王人所利見亨利貞隨之觀舉方盥之初萃及既薦之後廟中者境內之象祭而獲吉往无不利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

萃在五而應在四孚之不終亂其所萃然四乃握三陰以往萃于五者也先號後笑勿恤而往又何咎焉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二利見五禮門義路引之則進吉且无咎有正直之德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孚乃利用禴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當萃之時衆賢聚于朝而三無其德向隅之嗟寧有利乎勉之以進則同四而萃五可得无咎不免小吝而已

九四大吉无咎

王之重臣萃于五者由四以進德剛位柔相濟不偏大吉无咎占之盡善者也

辭此文者多不足之辭謂必元吉然後无咎此由泥傳而并失傳也卦辭利見大人而四五皆陽也近則位疑故文于五曰萃有位明五之爲君傳即于四曰位不當明四之爲臣别嫌明微經傳具有深意且四之辭優于五恐遠以大人歸之故不可不辨豈有所不足于四乎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五之足以萃者位在故也辨上下定民志而遇可寡故无咎其或未孚則修德以來之元永貞者比之德比則孚〻則悔亡

上六齎咨涕洟

兌悅之口齎咨涕洟非怨懟也求萃者也又誰咎

䷭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惟升也故元亨大人者必升而始可見也既亨矣又何恤巽坤皆會于離是以南征吉上達之道親賢之而嚮明其象如此

初六允升大吉

當升之初已信其升孰能禦之吉莫大焉是故升
莫先于立志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升至二則孚矣辭與萃之二同者蓋以下達上萃在上升亦在上也詩云其香始升精誠之至自然无咎

九三升虛邑

行于大塗以涉虛邑地非險峻坦然不惑升之無所用力者矣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彼徂矣岐有夷之行王用享之升而彌上崇高之象也吉且无咎其固然矣

六五貞吉升階

升至于五功將成矣非貞不足以持終守之則吉升階者進而有序貞之道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上處坤終以坤之體法乾之德自強不息雖冥猶升可謂貞矣利莫大焉君子進德修業其有取于升乎

䷮ 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有言不信

澤不受水則水泛濫而民困困必求亨貞以幹事得大人則吉有言不信求如之何也已

升卦用見大人先儒謂尊爻無此人故不云利見困則并不可云見矣曰大人吉者想望而頌禱之詞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登木避水久則臀困幽谷昏墊至于三歲困已甚矣救之亟當何如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二方困于酒食受朱紱之錫求享祀之利且以征凶相戒自為謀則无咎

舊說以九二為受困之君子玩味爻辭乃所謂素富貴者無絲毫困狀可為証佐則又變其辭曰非身困也道困也豈衍盈盛如是而道猶困乎蒙所未解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乘承比應無一得當何以濟困與于凶矣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遇困已過中來而治困徐徐其行方困金車如不

欲求吝孰甚焉比五同德能保其終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刑餘之人據非其位赤紱斯為困矣憎而斥之之辭四徐而行五徐而言兌舌尚在思以說解民為神主棄民事神其為利也有幾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葛藟之困雖易解然不免于臲卼卦終而示之兆曰動悔有悔悔者之卦也上爻動則貞困而悔訟有鞶帶三褫之悔二五不恤其民紱之朱赤豈能常保故困上爻之動以惕之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征吉者猶春秋傳所謂越境乃免也

禹貢曰九川滌源九澤既陂汔川而後澤澤受川也周禮九州之川與九州之浸並舉大抵水高于澤則可以注澤澤卑于水則可以瀦水高卑不易源委相承水之所以治而民不為困也困之為卦澤上于水陂決而川瀆湯湯方割下流獨甚初爻所以有困株入谷三歲不覿之象讀其辭如見其突愁然不可以終日三陽得位有拯困之責頑泄泄沓沓志不在民困于酒食者二也困于金車者四也困于赤紱者五也曾是數者之為困乎聖人之辭亦善譎矣適逞得意猶為未足競邀福于享祭史巫紛若回視初之情狀非復人間世而若弗覩弗聞也者夫何忍而為此頑猶曰初陰小人也三陽君子也肉食者鄙曾不知株木之上無完膚神飽聿休曾不顧幽谷之中有瞽目陰困乎抑陽困乎而或者曰傳何以云剛揜也坎剛而兌柔水為澤揜也象傳別有解義且坎下澤上為困澤下坎上為節先儒之論節卦于源委上下之別皆鑿鑿可據明于節而闇于困何也此愚所謂泥傳而并失傳也其象其辭具在反覆觀玩舍舊說而別為之解使棄民悖德如困之九二諸爻者不得蒙君子之稱是亦聖人之所許也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井以養民不隨邑改出之有本遍給于人其利溥矣求之不善雖求弗獲是自暴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泥埋于下井之所由廢也禽且舍之其足食乎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谷不可以為泉甃不可以為汲名存而實亡矣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求為可汲者在我患其莫汲者在人

六四井甃无咎

因故求新事半功倍君子善補過

九五井洌寒泉食

井當坎中視其色洌別其味寒泉之始也食之始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幕者惻井之窮而井窮于幕寒泉在下何以幕為

井之不窮故有孚元吉

䷰ 離下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吉亨利貞悔亡

離為日豊之日出乎震者也故曰宜日中革之日昃乎兌者也故曰已日一日不已則一日不孚而革可遽乎有悔然後革必也元亨利貞則悔亡革道之重如此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有夏天廸從子保有殷天廸格保大命未改亦孔之固弗可弋也已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已日乃革書所謂今時既墜厥命也二離明之主觀變而動不失其時往征則吉孰以為咎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三之爻位以征則凶守其貞厲而已革言三就如伊尹五就湯而說之伐夏是也决謀惟幄詳審周密衆辭所謂乃孚者其有焉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惟有斷德則宜乎悔不失顯名則悔已亡互乾得中孚于三五乾道乃革當四之位其動也為既濟改命立王吉何疑焉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虎豹之革曰變者貴之也大人首出制作一新變在崇朝孚由積累惟革不可以為僞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大人變于上則下亦丕變君子以類相從如豹之于虎小人無不革面向化此革道之成也王中無為以守至正故曰征凶居貞吉

䷱ 巽下離上

鼎元吉亨

廣書之三事正德利用厚生鼎皆具矣是以元吉亨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趾本下也出否則顛猶妾本賤也從子則貴權不違宜故免于咎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鼎以取新而幸故之盡去充實為美未有不自愛者吉道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高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鼎以耳行離火所爇則耳革而行塞實雖美畤得而食諸是悔也濡以兌澤五卦則虧而終有其吉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餗在鼎内足折于下則餗覆于外而違濡其鼎形渥者鼎之形也難成而易敗惡得不凶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以五之耳受上之鉉黃中金剛物惟其稱器不可假待其人而後畀故曰利貞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金為鉉而飾之以玉文質相宣居鼎之上成養之功大吉无不利占之盡善莫過于此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震者不安之象震而不失其所安故亨恐以虩虩笑言猶是驚及百里匕鬯猶是心有主則不動雖震而安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初為震主故仍卦辭笑言啞啞以後言者動而後也體震之道違震之亨故吉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喪貝躋陵其厲已甚震驚之所致也勿逐自得安于故常非中正其孰能之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蘇蘇非虩虩矣震行者以震而行无眚則安无妄之行在上行已窮故有眚震之行在三行未窮故无眚徙小過上六亦以灾眚言皆震用事

九四震遂泥
上卦之主陷于重陰震失其道泥之遂也故不言來人且相安矣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往來以重震安得不厲无喪有事即象之不喪匕

旹習于震故安于震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索索又非蘇蘇矣目動則心動異于笑言啞啞故征凶以為震鄰而安之宜無咎矣敵應不相與婚媾有言也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卦體分則兩山合為一背人之一身狗所見喪所止背者不見之所以見求背背不獲以背求身身不獲身且不獲何有于人不獲其身猶虛室也不見其人猶虛舟也又誰咎焉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艮其趾是止其止也趾通作止山止以趾背止亦以趾惟趾能止衆止故无咎在初故戒以利永貞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腓隨趾動安于止則無所事隨矣行有不慊于心非止之善者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艮限列夤當心之下各得所止上互震動有震來之厲薰香草也象猶萑葦以危厲動其心如得香草心氣為開困然後喻不快者爽然解矣

六四艮其身无咎

身統上下兼內外體艮為止互震為行傳所謂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者四足以當之艮其身无咎止之道盡矣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艮至于身止道已盡有行無言猶疑未備轉輔不妄動時然後言何有于悔止之有序一身皆然于言發之

上九敦艮吉

上為艮主成始成終不偏一體自趾至輔已得止者又從而敦益之止于至善吉之道也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卦主六四柔進以漸否道乃通女歸吉也剛柔得正是以利貞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初至四有飛鳥之象而鴻飛以漸故六爻皆取焉于干進之始也小子謂九三艮剛故厲有言戒其

輕進期于无咎

明夷以疾言衎而主人有言漸以徐行而小子有言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應五得正堂堂處子無營無欲吉何如矣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漸非其地行必拂亂焉往而不凶寇至則禦移于寇矣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鴻不能集木得艮闕之桷以棲慬而无咎三四夫婦相保而其象如此則坎險之為患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二五正應五之漸益高二之歸益遠象所謂利貞也必以吉終與屯九二爻象相類孕即字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三之漸陸進也上之漸陸退也進而退巽之象鴻飛有序而能知止故貴其羽用之為儀以脩樂舞陳于廊廟吉可知矣

此爻與蠱上九皆有尚賢崇德之象蠱風上之山也漸山上之風也

䷵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無攸利

取女取自男也男下女故吉歸妹歸自女也女從男故凶行不脩禮何利之有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跛且眇者三也象與履同初與二為之娣故分繫之初能履而三失其跛讓能于君盡娣之道往必得吉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二能視而三失其眇自晦其明故曰利幽人之貞

剛中善下其德更優于初矣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三則所歸妹也上互坎陷須之象自泰坤而來往歸于四則反其位故曰反歸左傳同人之乾曰同復于父義正相同以娣則初二從之矣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四則妹所歸也須者以女待男遲者以男待女雖愆期而歸有時不失其正矣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履貴而崇儉陰德之盛足以儷陽泰九五所謂歸
妹以祉者再見于是吉何疑焉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女謂三承筐于工而震虛无實士謂四以刀刲羊
而離乾无血象所謂无攸利者于卦終綜而論之

䷶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離在震下大明生東之象明無不照以豐得亨惟
王者能大之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乃有憂焉明
莫豐于日、莫豐于中、而不過遣滿其量故曰
勿憂宜日中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四為敵應以位則配以德則均一陽輔離明乃愈
盛匪徒无咎往且有功益之豐矣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二居離中明太盛則豐即蔀矣日自中也如之何
見斗也疑也治疑疾者莫若孚昭然發矇明體乃
復不失其吉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
處明之極愈豐則愈蔽三以四為右肱互兑故毀
折以不材全无咎之道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二為日中四體震有斗象（斗形戴筐歸妹上卦震有承筐之象）三則
鄰也二以見四言四以為二所見言故其象同象
言宜日中爻舉日中之蔽以明王者所當戒初四
敵應剛中與剛遇明動相資吉之道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二五亦敵應離中之照能以虛受惟其有章象所
謂宜也日之光即天子之光其為慶譽也大矣象
所謂勿憂也此豐之最吉者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滿招損之象盈而蕩天之道也豐極反凶禍莫大
于自蔽
蔽明者若莫疑疑不生于不明而生于過明以睽
之離明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傳以羣疑釋之遇雨
則疑亡以豐之離明日中見斗日中見沬丈以疑
疾斷之有孚則疑發是故泰山之高失于屏幛秋
毫之察遁于輿薪察察者其鑒諸

䷷ 艮下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旅之小亨猶坎之小得志不在大也君子素位得履之貞故吉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柔性吝嗇怨皆歸之災由自取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三善備矣象所謂旅貞者此爻是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爻位與二相反即者焚得者喪雖貞亦厲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行而旅也將以有為也于處之安資斧之得何快于是莫知我心能無慨乎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射雉將以為贄也以譽受命旅而仕矣以旅始不以旅終然後快于心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巢之焚高而危也牛之喪易而无備也笑號莫定無以為旅矣解于凶

䷸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以陽巽陰故小亨以陰隨陽故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進而又退其志不果致果者莫若武人履之眇視跛履則武人而不貞〻斯利矣書云沉潛剛克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卑以自牧詳以誨人巽之吉者也其道可以无咎

九三頻巽吝

頻巽猶蒙之再三瀆而以為瀆蒙也故吝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四亦伏陰爻位適當故悔亡田而有獲徒御不驚用命齊一行巽之令得巽之利莫善于此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九五巽之大人〻所利見故曰貞吉悔亡无不利巽之不足濟以嚴凝庚者秋之日先三後三申行秋令補偏救弊猶初九利武人之貞乃吉之道所以无初有終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窮乎上者反乎下以二巽初不失相比以上巽初本末倒置舉利器而授之人無以自立其凶必矣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

亨者兌之所有餘利貞者兌之所不足一贊之一戒之

初九和兌吉

悅不由和徒貌悅耳和者悅之本仁義禮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粹然見于面斯和兌之謂乎正兌之始所以吉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

中則不易悅剛則不妄悅因孚得吉其悔乃亡

六三來兌凶

務為容悅子路所謂未同而言者與甘臨相等在臨則无攸利在兌則凶占者可以戒矣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商以其介兌斯為疾未寧乃有喜蓋相反而相承

九五孚于剝有厲

四以兌為疾五以兌為剝可遠不可近故介疾則有喜與兌為二也孚剝則有厲與兌為一也

上六引兌

上處兌極乃悅之主機深而智巧如射者之引弓發彼有的無不中篤工于悅者也知其如此則處之必有道矣

☴☵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坎水遇雷則解遇風則渙惟渙故亨卦之取祭祀者三觀萃及渙皆象艮闕而五位不改王假則同合觀二體涉川之利莫過于此利貞勖其終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

拯二之險乘二之馬事逸功速其吉何如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在險而得所憑身安後動悔斯亡矣

六三渙其躬无悔

風水相際被渙最切渙躬之象雖不當位悔于何有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四渙坤之羣而往巽則其羣先自渙而下無不渙大公无我風行自上吉莫大焉背私則為公由散以得聚彼拘墟者烏知之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令出惟行勿惟反由中達外周浹旁皇渙汗其大號也損之得臣无家渙王居也五動之初成損僅得无咎

者義與觀九五同

屯之九五曰屯膏者雷未動而雲不尸功渙之九五曰渙汗者風既號而水亦成液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五既渙汗上乃渙血渙益深矣同于小畜六四者風行天上與風行水上皆足以解散幽滯和平人心故无咎亦同

䷻ 坎上兌下

節亨苦節不可貞

澤以受水初九一爻澤之所由底定者也二五剛中為上下之鍵以通啓閉五動之上為損二動之上為益損益之中有節存焉故亨苦節過中不可以貞節者時中而已矣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初在澤下當最深之處猶戶庭也瀦而不洩宜其无咎

九二不出門庭凶

二在澤中通水之道猶門庭也以剛居之若門之有限塞而不通能無凶乎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三當兌口澤從此出水從此入不節則兩失之是以嗟也兩失者可兩謝故无咎

六四安節亨

節而得中如忘其節是安節也象所謂亨于此得之

節到恰好處便相安記曰安〻而能遷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土爰稼穡甘可以食澤上有水甘可以飲節之最吉者也往趨于壑潤物不窮乃有功矣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五則水既盈可以濯溉節之也豊故曰甘上則水始達止于濫觴節之也嗇故曰苦〻非常道貞不免凶本象辭也嗇于源者豊于流悔斯亡矣

澤委也水源也畫卦自下始觀象自上始舊說以下三爻為節上三爻受節似源委倒置

䷼ 巽上兌下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卦體分則中實合則中虛上下渾然無間孚者在實受孚者在虛以陽孚陰及乎豚魚罔不吉矣利涉大川利貞占與渙同木在澤猶在水也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
中孚之義以陽孚陰初爻在下德不及物宜自安虞則吉心有係應失所安矣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鶴澤鳥而鳴于風三四皆陰風澤之交其為鶴鳴子二體以口相向一鳴一和爾鶴而謂之欲靡以好爵九二中實孚于陰者如此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三謂四為敵得敵猶泰之以鄰三既受孚且能得四潛移黙奪情不自主感且悔則或鼓或罷悔且悦則或泣或歌其切如此非中孚而能若是乎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月為日所孚幾望則孚且盈三四互震有馬象往孚于陽匹已亡矣故无咎三曰得敵孚且及四〻曰匹亡孚且及三互文見義以明中孚之至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陰在其腹二至五離象伏而抱之兩陰故攣如以此象孚〻之至矣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曰小補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中孚之視大畜祇間一位耳大畜能畜二陰牿之孚之于其始然後有天衢之亨中孚之終羽翼已成音且登天豈復能孚耶明乎貞凶之戒故君子早預救

䷽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過何以得亨利于貞猶之可也為其小事也大事則吉卦體兼畫之坎如鳥之飛不宜上宜下託諸鳥音而若飛以遺之者上則震動下則艮止也止而不動可以大吉
初六飛鳥以凶
鳥之飛在翰初上兩爻象之上乘巽風失艮之止是以凶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妣陰道也臣亦陰道也過與不及皆與陰遇遑得其分六二中正互巽進退能順乎陽自然不過者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三四兩陽卦之中行制衆陰而使之弗過三以陽居陽利用剛克故防之繩束惟嚴俱其侵軼也歸

則斯受不爲已甚若戕賊于既從之後先自過矣徒取凶耳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四以陽居陰自處无咎其制陰也利用柔克故過之往而避迫必厲必戒曰勿用曰永貞所以戒之之辭陽德包荒教亦多術矣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雲行雨施乾之亨道陽氣未應陰不尸功故雖密雲無以致雨弋取在穴志之卑且約也六五柔中動而不過以順乎陽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處震之極不與三遇而過乎上鳥自投羅可哀也已災自外來眚由已作凶實兼之

中孚小過乃兼畫之離坎故次于既未濟之前以終下經中孚以二五兩陽納在內之陰孚而字之仁之至也小過以三四兩陽制在外之陰過而裁之義之盡也順則爲豚魚之吉逆則爲飛鳥之凶天地位萬物育易道于是乎綦備矣

䷾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水潤下火炎上違其性以交濟必既濟而後亨曰小利貞何也陽居初則吉陰居終則亂小者亂也故以利貞爲戒惟貞可以已亂

既未濟二卦當合觀小狐汔濟濡其尾不能利貞而終亂也六爻之辭亦互相發明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曳輪濡尾僅得无咎濟之難如此而可忘諸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婦亦共濟之人也茀所以蔽車喪于濟時既濟而得其難又如此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火上交于水以爲所克者而反克之非有大過人之才持之又久則不能既濟之難至矣高宗克鬼方足以當之小人即在所克故勿用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有備者無患恃備而忘患猶無備也夫有暮夜之惕既濟有終日之戒安不忘危所以能保濟也建異域之功三年不足貽漏舟之患一隙有餘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九五居尊而中實至治感于神明祭則受福非鄰

所及能受福者有自修之實能自修者成保濟之功

上六濡其首厲

首在上濡首則亂不必問其何以濡也既濟之極其象如此能無厲乎厲而知戒不及于亂

䷿ 坎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未濟以求濟而亨詩云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汔濟而濡尾小狐之畔援歆羨也其何利焉汔濟者既與未之介智小謀大敗于垂成有為者固爭此一間矣

汔至而羸瓶則喪井也汔濟而濡尾猶不濟也汔者幾也君子謹幾捄于所未然尤勉于所將及語云行百里者半九十豈其然乎

初六濡其尾吝

爻之濡尾雖承卦辭然特以首尾為初上之象如遯尾比首則不必指狐當初而濡未及汔濟是絕物也吝孰甚焉

九二曳其輪貞吉

輪入險中資力于曳不避險不懷安任重而行遠未濟之賴以濟二也故許其吉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三在上下之際獨言未濟者勉之使濟也險又互險故以征凶危其詞利涉大川于險之中固濟舟楫既具秉木有功三動成巽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未濟之濟而豈徒哉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當二體之交貞吉則悔亡既濟之離上為坎掩師而隱未濟則離明已耀溥言震之莫不震疊威以愛濟有賞道焉故不曰克水火其交矣乎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二篇之卦以離終未濟六五貞明者也吉且无悔君子非特自明而已能明〻德于天下光被四表乃其光也格于上下乃其孚也盛德大業輝光日新其襲吉也宜哉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以陽居未濟之極罔弗濟矣五之有孚至上益固宜言飲酒亦有何咎濡首其已甚也甫濟而志即即荒其能長有此孚乎雖得之必失之大傳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未濟之終以无咎能無懼乎

既濟之首即未濟之尾危而知屬所以勉之也未濟之首即既濟之尾樂而無荒所以惕之也

易說存悔二卷編修邵晉涵家藏本

國朝汪憲撰憲字千陂錢塘人乾隆乙丑進士官刑部陝西司員外郎是書大旨謂學易期於寡過欲過之寡惟在知悔悔存而凶吝漸消可日趨於吉故以存悔顏其齋因以名其易說焉郎耿南仲周易新講義以无咎爲主之意所說唯上下經而不及十翼前有擬議數條譏自漢以來儒者說易之病在調停經傳文王作彖辭今不求諸彖而執彖傳以解彖是有孔子之易無文王之易矣周公作爻辭今不求諸爻而執爻傳以解爻是有孔子之易無周公之易矣孔子作傳多取言外之意當別爲孔子之易雖述而實作云云亦朱子不可便以孔子之易爲文王之易之舊說也夫傳以翼經必依經以立義故釋名曰傳傳也案上傳字去聲下傳字平聲以傳示後人也朱子作詩集傳不能不依詩立義即分大學爲一經十傳亦不能曰此曾子所傳孔子之大學此門人所傳曾子之大學也何至於易乃曰孔子之傳必異於文王之經乎

周易集解增釋八十卷（一）

〔清〕張仁浹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稿本

周易集解增釋序

易之義合日月以成文蓋自有此書而天下之理无不明猶日月經天而光无不照其旨固難以言盡而聖人則一言以蔽之曰廣大悉備所云廣大悉備者廣大中又悉備自天地陰陽雷風水火以至人倫庶物下及禽獸草木昆蟲無一或遺也夫理義之精會萃於九經四書而九經四書之精易悉有以統括之事變之賾散見於史鑑百家而史鑑百家之賾易悉有以包舉之故易者群書之綱紀讀

讀易[書]者必先讀易然又必遍讀群書而後易之理始明自漢漢魏以迄唐宋解易者不知其凡幾亡者多而存者少其其幸而存者尚以百計然象占之義前此未發至朱子子而始發之自朱子以後解易者又不知凡幾其存者亦亦以百計而分卦之法亦尚未發至豫章蕭氏而始發之則則是易之廣大悉備者經百千人之心思闡發而終有餘餘蘊也泱　總角時受易於　先考鄭范先生先生為泱盡句解然其時毫未有知苦於嚼識至揭冠之年歲在戊

寅始取諸時講及前明大全閱之似稍有得遂手錄大全諸儒之說一適復又以管窺之見解之及周易折中出又伏而讀之始
漢世于心於是益廣考諸儒之說以印之不揣梼昧乃
叅酌諸儒之說以印之然終未暢厥旨也於是㝡裒集漢魏以至元明百餘家及本朝之書斟酌其說之最醇者方敢收錄其先儒未發而以己意解之者復數百條計八十卷名之曰周易集解增釋藏之書笥戊寅歲始知研詩
是書迄今戊辰已經五十寒暑而犬馬之齒已七十矣然終不敢謂易之廣大悉備者無遺義也苟好學深思之士

周易集解增釋序

從此書而悟焉又必日生新得之義則獲之解然則易之義終不可盡乎要惟聖人所言廣大悉備可以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大旨矣夫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此上古之易開自羲皇中古之易興於文周也至孔聖作十翼以贊之而廣大悉備者愈引學者於鞭辟近裏之境其講易之家或言象數或言義理總就此廣大悉備者而發揮之非有異也時乾隆十三年歲次戊辰春仲檇李張仁浹序於惕齋之南牖

周易集解增釋分卷

周易集解增釋分卷

卷十九　上經　噬嗑　賁
卷二十　上經　剝　復
卷二十一　上經　无妄　大畜
卷二十二　上經　頤　大過
卷二十三　上經　坎　離
卷二十四　下經　咸　恒
卷二十五　下經　遯　大壯
卷二十六　下經　晉　明夷
卷二十七　下經　家人　睽
卷二十八　下經　蹇　解
卷二十九　下經　損　益
卷三十　下經　夬　姤
卷三十一　下經　萃　升
卷三十二　下經　困　井
卷三十三　下經　革　鼎
卷三十四　下經　震　艮
卷三十五　下經　漸　歸妹
卷三十六　下經　豐　旅
卷三十七　下經　巽　兌
卷三十八　下經　渙　節
卷三十九　下經　中孚　小過
卷四十　下經　既濟　未濟
卷四十一　彖上傳　乾至訟
卷四十二　彖上傳　師至大有
卷四十三　彖上傳　謙至賁
卷四十四　彖上傳　剝至離
卷四十五　彖下傳　咸至睽
卷四十六　彖下傳　蹇至升
卷四十七　彖下傳　困至歸妹
卷四十八　彖下傳　豐至未濟
卷四十九　象上傳　乾至需
卷五十　象上傳　訟至履

周易集解增釋分卷

卷五十一　象上傳　泰至謙
卷五十二　象上傳　豫至觀
卷五十三　象上傳　噬嗑至无妄
卷五十四　象上傳　大畜至離
卷五十五　象上（下）傳　咸至大壯
卷五十六　象下傳　晉至解
卷五十七　象下傳　損至升
卷五十八　象下傳　困至艮
卷五十九　象下傳　漸至兌
卷六十　象下傳　渙至未濟
卷六十一　繫辭上傳
卷六十二　繫辭上傳
卷六十三　繫辭上傳
卷六十四　繫辭上傳
卷六十五　繫辭上傳
卷六十六　繫辭上傳
卷六十七　繫辭下傳
卷六十八　繫辭下傳
卷六十九　繫辭下傳
卷七十　繫辭下傳
卷七十一　繫辭下傳
卷七十二　繫辭下傳
卷七十三　文言傳
卷七十四　文言傳
卷七十五　文言傳
卷七十六　說卦傳
卷七十七　說卦傳
卷七十八　說卦傳
卷七十九　說（序）卦傳
卷八十　雜卦傳

周易集解增釋卷一

凡例

一周易為宇宙中第一部大書不幸為漢儒所亂歷千有餘年至朱子始為訂正而四聖相傳之次第始明乃自朱子以後五百有餘歲學者仍習漢儒所亂之本而不知其非幸我

聖祖仁皇帝心契羲文道傳周孔所

欽定周易折中已將二千年來訛謬之書而釐定之海內咸知讀易之準惟但易之教潔靜精微故折中所纂先儒之說寧嚴毋寬期不失潔靜精微之本旨而初學之士讀之或未能領其曲折此集解增釋一編欲以輔翼折中令學者易於習讀也

一解經至朱子前無古後無今學者但能深求本義之意於易之道思過半矣故此編所集諸儒之說大約依本義而闡明推究之其有與本義雖不甚合而觀其象玩其辭其理實有可通者亦存之

一程傳一書朱子以為說理甚足但借經以自發心中之理而非易之本義以其空說理而不言象數也然說經必竟以理為本故雖有不合朱子處仍全存之

一是編所引諸儒之說全錄者則曰某氏曰節者則曰節某氏曰其有前人所節而無原本可考者雖明知為不全之文亦但曰某氏曰而不用節字又有向來有是說而未考其人及向來有是說而決稍節者則但存其說而不冠以某氏曰

一周易一書解之者以數百計序之者亦以數百計其於易理之精微及傳易之源流詳哉言之矣不能多錄止錄程子序二篇朱子序一篇

一諸經皆明理之書若易則明理而兼明象數但象數之學繁而難明而理則顯而易見故是編所錄者惟在明理庶有益於身心以及家國天下之實用間有言象數而確切易明者則亦錄之以易之源實起於象數也

一邵子傳希夷之學而為象數之宗後之言象數者悉
本之然後之學者天資不能及邵子之明敏功夫不
能及邵子之專精而欲步其後塵則心思徒勞而不
能領其要會也即朱子之說象數亦宗邵子要惟擇
其顯者言之耳然已有後學所不能到者則寧闕之
蓋古人重闕疑之法若必欲強以通之則鑿矣
一宋元以前諸儒詳說文周之經至於十翼則多畧而
明儒則彖象大傳雖詳說之而於聖人釋文之傳則

仍畧也故此編於釋文聖傳務詳之
一河圖洛書及先天五圖後天二圖及卦變圖時本俱
列於簡首以便於披覽也但其解備于啟蒙故仍照
朱子留於啟蒙中
一周易不但義理精微難解即辭句亦易悞記故此編
於釋經處仍引聖傳在經後於釋傳處又引聖經在
傳前欲學者便於觀玩
一周易之理廣大精微雖先儒解之者數百家尚有未
盡之蘊洪以管窺之見增釋之又朱子經書傳註周
易本義尤為潔靜精微故不敢不釋使學者一覽而
知

周易集解增釋引用先儒姓氏

先賢卜子 名商字子夏著易傳十一卷泱按孔頴引子夏傳今本无又同王氏亂本故人以為張弧偽作

先賢左氏 名邱明

宋賢朱子 名熹字仲晦號晦菴又號遯翁又號雲臺真逸著周易本義宋志云十二卷易學啟蒙宋志云三卷太極說一卷又外古易音訓二卷著卦考誤損益說各一卷元亨利貞說一篇易傳十一卷今佚亡

漢儒

孔氏 名安國字子國

司馬氏 名遷字子長

京氏 名房字君明著易傳通志云三卷通考云四卷

楊氏 名雄字子雲

班氏 名固字孟堅

馬氏 名融字季長著周易章句十卷新舊唐志云九卷今亡

荀氏 名爽字慈明著周易注隋志云十一卷新舊唐志云十卷又集九家易解隨志云十卷今佚亡

鄭氏 名玄字康成著周易注隋志云九卷舊唐志云十三卷新唐志云十卷今亡王氏應麟録成一卷

虞氏 名翻字仲翔著周易注隋志云九卷釋文序錄云十卷

陸氏 名績字公紀著易注隋志云十五卷新舊唐志云十三卷董氏會通云一卷今亡

王氏 名肅字子邕

王氏 名弼字輔嗣著周易上下經注隋志云六卷七録七十卷畧例一卷

晋

干氏 名寶字令升著周易注隋志云十卷今亡僅存一卷

范氏 名長生字蜀才著周易注隋志云十卷舊唐志云同今亡僅存數段於李氏易解中

韓氏 名伯字康伯王輔嗣門人續周易大傳以下註隋志云三卷

杜氏 名預字元凱

北魏

關氏 名朗字子明著易注宋志云一卷

隋

王氏 名通字仲淹文中子著贊易十卷今亡僅存數段於中說中

唐

侯氏 名行果著易說今亡僅存數段於李氏鼎祚易解中

孔氏 名穎達字仲達著周易正義[illegible]舊唐志云十四卷中興書目同新唐志云十六卷

陸氏 名玄朗字德明董氏會通云著釋文一卷周易文句義疏二十卷又大義一卷唐志云二十四卷本傳云十二卷今僅存釋文一卷餘俱亡

韓氏 名愈字退之

崔氏 名憬著周易探元今亡僅見之李氏易解中

東鄉氏 名助著周易物象釋疑唐志云一卷

李氏 名鼎祚輯易解新唐志云十七卷中興書目云十卷通考同

陸氏 名希聲字君陽號遯叟著周易傳新唐志云二卷宋志云十三卷中興書目云六卷董氏會通云十卷今亡僅見之李氏易解中

宋一

郭氏 名京著周易舉正宋志云三卷

王氏 名昭素號酸棗著易論宋志云十三卷

劉氏 名牧字長民號三儒著周易解十二卷卦德通論一卷鉤隱一卷

胡氏 名瑗字翼之號安定著周易口義十卷繫辭說卦二卷又外易傳十卷今亡

胡氏 名旦著周易演聖通論宋志云十六卷

范氏 名仲淹字希文著易義一卷四德說一篇

石氏 名介字守道號徂徠著周易口義宋志云十卷通考云五卷又名易解

代氏 名淵字名仲顏著周易要旨宋志云二十卷今亡

句氏 名微著易廣疏通志云三十六卷董氏會通云三十卷

孫氏 名坦著周易析疑五卷

薛氏 名溫其著易義今亡

歐陽氏 名脩字永叔廬陵人著易童子問宋志云三卷

周子 名敦頤字茂叔號濂溪先生著易通即通書太極圖說

邵子 名雍字堯夫號康節先生著古周易八卷與晁氏說之同

張子 名載字子厚號橫渠先生著易說三卷宋志云十卷

程子 名顥字伯淳文潞公題其墓曰明道先生

程子 名頤字正叔號伊川先生著易傳通考云十卷宋志云九卷繫辭解一卷

司馬氏 名光字君實號涑水著易說一卷繫辭二卷

王氏 名安石字介甫臨川人著易解宋志云十四卷通考云二十卷又九卦論一卷

王氏 名逢著易傳通考云十卷

蘇氏 名軾字子瞻號東坡著易傳宋志云九卷晁氏云十一卷馮氏云父洵作傳未竟命軾卒之十八變解一篇

呂氏 名大臨字與叔藍田人作易解一卷執論數篇未成之書

謝氏　名良佐字顯道上蔡人著易說

游氏　名酢字定夫廣平人著易說宋志云一卷

楊氏　名時字中立號龜山著易說

尹氏　名焞字彥明號和靖

楊氏　名繪字元素

晁氏　名說之字以道號嵩山著古周易宋志云八卷通考云十二卷又太極傳外傳因說通考云八卷今

七

郭氏　名忠孝字立之號兼山作易解宋志云二卷四學淵源論宋志云三卷

張氏　名汝明字舜文著易索宋志云三卷又有觀象觀變玩辭玩占通十三卷今七

張氏　名汝弼字舜元著周易講義十卷建本二十五卷

張氏　名根字知常著吳園易解宋志云九卷通志云十卷

耿氏（張）　名南仲字希道開封人著周易解義宋志云十卷

胡氏　名寅字明仲號致堂

胡氏　名宏字仁仲號五峯著易外傳四卷多引史事

房氏　名審權集周易義海百鄭玄至王安石凡百家通考云一百卷

李氏　名元量

龔氏　名源字深父括蒼

李氏　名椿年字仲永饒州浮梁人董氏會通云著易解八卷疑問一卷

李氏　名開字去非號小舟會通云著易解三十卷

張氏　名浚字德遠號紫巖宋志云著易傳十卷

李氏　名光字泰發著讀易老人解說宋志云十卷

沈氏　名該字守約著易小傳宋志云六卷

李氏　名衡字彥平集周易義海撮要撮房房氏本而刪其半宋志云十二卷

朱氏　名震字子發號漢上宋志云著易傳十一卷卦圖三卷叢說一卷

王氏　名大寶字元龜會通云著證義十卷

劉氏　名子翚字彥冲號屏山

鄭氏　名剛中字亨仲宋志云著易窺餘十五卷

郭氏　名雍字子和號白雲兼山子著傳家易說宋志云十一卷

都氏　名絜字聖與著易變體一作體義宋志云十六卷又周易說義十四卷

馮氏　名當可縉雲人會通云著易論三卷

劉氏　名槃字仲平

李氏　名士表字元卓與李彥章元逵李端行聖與李閱由彥安合成一書十卷號四李先生周易全解

鄭氏 名東卿字少梅號合沙會通云著大易約解九卷易說二卷通考又云易卦疑難圖二十五卷

閭邱氏 名昕字逢辰著二五君臣論一卷竹塊永氏經義考云與胡五峯同作

程氏 名迥字可久號沙隨會通云著古易考一卷經傳十二卷今七

鄭氏 名汝諧字舜擧號東谷著易翼傳宋志云二卷

林氏 名粟字黃中著周易集解會通云三十二卷宋志云三十六卷

袁氏 名樞字機仲號覺梅叢著易學索隱宋志云一卷又易傳解義周易辨異易童子問今俱七

張氏 名栻字敬夫號南軒廣漢人紫巖子會通云著易說十一卷

呂氏 名祖謙字伯恭號東萊宋志云著古周易十二篇音訓二卷精義二卷會通同

吳氏 名仁傑字斗南著易圖說三卷宋志云二卷又集古易一卷宋志云十二卷

陸氏 名九淵字子靜號象山

趙氏 名彥肅字子欽號復齋著易說六卷

項氏 名安世字平甫號平菴著周易玩辭十六卷

李氏 名舜臣字子思號隆山著周易本傳會通云十三卷宋志云三十二卷

易氏 名祓字彥章號山齋會通云著周易總義二十卷

陳氏 名淳字安卿號北溪著周易講義三篇

董氏 名銖字叔重號槃澗著周易師訓

蔡氏 名淵字伯靜號節齋會通云著周易訓傳經解四卷

黃氏 名幹字直卿號勉齋

陳氏 名植字器之號潛室

楊氏 名簡字敬仲號慈湖著易解十卷己易一卷又易學啟異蔽

楊氏 名萬里字廷芳號誠齋宋志云著易傳二十卷

蘭氏 名廷瑞字惠卿著椉漁易解十二卷自序白雲溪釋上下經六卷繫辭二卷說序雜一卷外篇一卷

王氏 名宗傳字景孟號童溪著易傳三十卷

王氏 名湘卿

趙氏 名汝楳著周易輯聞六卷易雅一卷筮宗一卷

饒氏 名魯字仲元號雙峰著易說及太極三圖一卷今七

朱氏 名鑑字子明即文公孫集文公易說二十二卷

潘氏 名柄字謙之號瓜山著周易集義六十四卷

李氏 名過字季辯號西溪著易說十二卷

毛氏 名璞字伯玉著易傳十一卷

程氏 名直方字道大號前村

馮氏 名椅字儀之號厚齋著易輯五十卷

柴氏 名中行字與之著繫辭後集解今亡
真氏 名德秀字希元號西山著復卦說一卷
趙氏 名汝騰字茂實號庸齋
李氏 名心傳字微之號秀巖陰山子著丙子學易編十五卷今止存石俞澗所節一卷
劉氏 名彌邵字壽翁號靜習有易藁今亡
京口先生 名氏未考見熊氏集成
馮氏 名去非厚齋子著周易二篇通故圖說又有易象通義今亡
錢氏 名時字子是號融堂著周易釋傳二十卷

趙氏 名汞號閑閑
方氏 名逢辰號蛟峯著易外傳五卷
楊氏 名文煥字彬夫號釋褐著五十家易宋志云四十二卷今亡
稅氏 名與權字巽夫著校正周易古經十二卷易學啟蒙小傳一卷
潘氏 名夢旂字天錫著大易要解宋志云九卷
徐氏 名幾字子與號進齋著易輯今亡
邱氏 名富國字行可建安人著周易輯解十卷學易說約五篇今亡
張氏 名彭老字好古

采氏 名耕字終畝
徐氏 名直方字立大號古為著上下經易解六卷
齊氏 名夢龍字覺翁號節初
胡氏 名次焱著餘學齋易說
熊氏 名禾字去非號勿軒又號退齋
陳氏 名文字陰山著大易集傳精義六十四卷綱領三卷
董氏 名楷天台人集周易傳義附錄十卷
王氏 名應麟字伯厚號深寧叟浚儀人著古易考輯周易鄭注一卷

謝氏 名枋得號疊山
吳氏 名應四
鄭氏 名湘卿

全

單氏 名渢著三十家易解今亡
雷氏 名思字西仲著易解今亡

元

許氏 名衡字平仲號魯齋著讀易私言一卷

李氏 名簡號蒙齋著學易說九卷

王氏 名申子字巽卿號秋山著大易緝說十卷

胡氏 名方平字師魯號玉齋著易學啟蒙通釋二卷外易四卷易餘閒記一卷

胡氏 名允號潛齋著四道發明今七

龔氏 名煥字幼文號泉峰著易說今七

胡氏 名一桂字庭芳號雙湖玉齋子著周易附錄纂註十五卷又周易啟蒙上篇中篇下篇外篇共四卷

徐氏 名之祥字麒父號方塘著讀易蠡測或作玩易詳說今七

吳氏 名澄字幼清號草廬臨川人著周易纂言十二卷竹垞朱氏經義考云十卷易敘錄十二篇

胡氏 名炳文字仲虎號雲峯著周易本義通釋十二卷

張氏 名清字子希獻號中溪著周易本義附錄集註十一卷今七

俞氏 名琰字玉吾號石澗著大易集說十三卷竹垞朱氏經義考曰四十卷

董氏 名真卿字季真鄱陽人著周易會通十四卷

熊氏 名良輔字任重號梅邊著周易本義集成十二卷

萬氏 名善字明復

蕭氏 名漢中字景元[illegible][illegible]人著讀易考原

余氏 名芑舒字德新號息齋著讀易偶記今七

龍氏 名仁夫字觀復著周易集傳十八卷

梁氏 名寅字孟敬石門人著周易參義十二卷

明

劉氏 名定之字主靜號保齋著周易圖釋十二卷或曰三卷

宋氏 名克升號楓林著周易亨註及圖說俱未刻

薛氏 名瑄字德溫號敬軒

蔣氏 名悌生號仁叔

鄒氏 名寶字國賢號二泉

蔡氏 名清字介夫號虛齋著易經蒙引十二卷太極圖解一卷

林氏 名希元字懋貞號次崖著易經存疑十二卷

陳氏 名琛字思獻號紫峰著易經通典一名淺說六卷

葉氏 名良佩字敬之

姜氏 名寶字廷善號鳳阿著周易傳義補疑十二卷

楊氏 名時喬字宜遷號止菴著周易全書九卷竹垞朱氏經義考曰二十一卷

豐氏 名寅初字復初

來氏 名知德字矣鮮號瞿唐著集註十四卷竹垞朱氏經義考云十六卷

章氏 名潢字本清著周易象義十卷
姚氏 名舜牧字虞佐號承菴著易經疑問十三卷
楊氏 名啟新字文源著易林疑說二卷
潘氏 名士藻字去華號雪松著洗心齋讀易述十七卷
焦氏 名竑字弱侯號澹游著易筌六卷
歸氏 名有光字熙甫號震川
趙氏 玉泉
鄧氏 名德溥號泗山著易會八卷
顧氏 名憲成字叔時號涇陽
鄭氏 名維嶽字孩如著易經意言六卷
陸氏 名銓字君啟
高氏 名攀龍字存之號景逸著大易簡說三卷
陸氏 名振奇字廣成著易林十卷
趙氏 光大
方氏 名應祥字孟旋
張氏 名振淵字彥陵著周易說統二十五卷

應氏 名撝謙字嗣寅著集解十三卷竹垞朱氏經義考曰十七卷
谷氏 名家杰字拙侯著易會宗分上經下經上繫下繫
陳氏 名仁錫字明卿號芝臺
吳氏 名曰慎字徽仲號敬齋著周易本義翼
蘇氏 名濬號紫溪
粟氏 名默字因之著易說六卷
孫氏 名奇逢號蘇門著讀易大旨五卷
錢氏 名志立字爾卓
徐氏 名在漢字天章號寒泉著易或十卷
汪氏 名邦柱字砥之與江氏楚餘同輯會通十七卷
江氏 名盈科字楚餘號綠蘿與汪氏砥之同輯會通
何氏 名楷字玄子著古周易訂詁十卷
劉氏 名宗周字起東號念臺又號蕺山著周易鈔上經下經繫辭三卷讀易圖說一卷
方氏 名時化著易引九卷
黃氏 名淳耀字蘊生號陶菴
顧氏 名象德字著伯

葉氏 爾瞻

張氏 雨若

汪氏 咸池

國朝

劉氏 名元珫字石芝

汪氏 名士鋐字伯倫集周易析中四卷

潘氏 名元懋字文碩集周易廣義六卷

潘氏 名元復字文來

沈氏 名廷勸號克齋著易實義五卷

張氏 名尚來字爾起

范氏 名煒字赤霞

來氏 名爾繩字木臣集周易會解四卷

李氏 名元地字晉卿號厚庵號榕村安溪人著周易觀彖十二卷

納蘭氏 名成德字容若合訂大易集義粹言八十卷

朱氏 名彝尊字錫鬯號竹垞著經義考九經所全尚未刊故大易經義考凡七十一卷

喬氏 名萊字子靜別字石林寶應人著易俟十八卷

孫氏 名承澤字退谷著孔易七卷

吳氏 名桂森字叔美著周易像象述六卷

德氏 名沛號濟齋著周易補註十一卷

張氏 名蘭皐字一是著周易析疑十五卷圖說一卷又補讀易隨抄

蘊粹 抄本未詳姓氏何時人姑附於末不分卷計三冊

易程子傳序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古去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无傳矣予生千（一有餘字）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无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无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有宋元符二年己卯正月庚申河南程頤正叔序

易程子序

易之為書卦爻彖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人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散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无二致所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无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絪緼交感變化不窮形一受其生神一發其智情偽出焉萬緒起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業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奇耦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為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為其用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於瞬息微於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无不包其用至神而无不存時固未始有易而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始未有定

位以二時而索卦則拘於无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彖象之義而不知有卦爻彖象之用亦非易也故得之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此學者所當知也

鄱陽董氏曰易序上下篇義或以不載伊川文集為疑然世俗相傳已久玩其辭義非程夫子亦不能及此也今取篇義附于序文之下以備恭考又聞之先君子之言曰上下篇皆以坎離終焉者易之道陰陽而已矣得陰陽之全者惟乾坤獨得陰陽之中者惟坎離乾坤不變坎離亦不變父母之克育也父母有克育子以承家而家道為无窮乾坤有坎離之用以濟物而道化為无窮故以是終之歟又曰愚按伊川生神宗明道二年癸酉哲宗元符二年己卯正月易傳成而序之時年六十七徽宗大觀元年丁亥九月庚午卒壽七十五○決按鄱陽董氏以程子上下篇義附於此序下今決遵折中本載於序卦傳與聖經以類相從也又按此序出於程子之筆无疑但必此序在前心尚未慊故復序之而此序遂不存於文集然學者已流傳故後世猶得見之也嗚呼文章之傳與不傳豈非天哉

古易朱子後序

右古文周易經傳十二篇亡友東萊呂祖謙伯恭父之所定而音訓一篇則其門人金華王莘叟之所筆受也熹嘗以謂易經本為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略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蓋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為定說於是一卦一爻僅為一事而易之為用反為有所局而无以通乎天下之故若是

者熹蓋病之是以三復伯恭父之書而有發焉非特為其章句之近古而已也音訓則妄意其猶或有所遺脫莘叟蓋言書甫畢而伯恭父歿是則固宜然亦不敢輒補也為之別見於篇後云淳熙九年夏六月庚子朔旦新安朱熹謹書

鄱陽董氏曰愚案朱子生宋高宗建炎四年庚戌孝宗淳熙九年壬寅時年五十三寧宗慶元六年庚申三月乙丑卒壽七十一

周易集解增釋卷二

歷代諸儒傳授（洪按周易諸儒傳授自周至宋淇湖胡氏分作四段今照原本錄於左）

周末西漢

案西漢儒林傳云自魯商瞿子木受易於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音斡）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何）及秦禁學易為卜筮書獨得不禁故傳授者不絕（洪按折中引儒書云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惟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漢興言易者本之田何

何授東武王同子中雒陽周王孫梁丁寬子襄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王同授淄川楊何叔元（何至大中大夫）齊稷墨成（洪按師古曰姓即墨名成至城陽相）廣川孟但（太子門大夫）魯周霸莒衡胡（洪按師古曰姓衡名胡）臨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丁寬為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田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寬為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洪按顏師古曰故謂經之旨趣也）今小章句是也（洪按今班孟堅自謂當時也）寬授同郡碭田王孫（碭唐縣梁郡名）田王孫授沛（沛與碭近）施讎長卿（洪按施讎漢書同唐孔氏獨作施犨疑悞）蘭陵孟喜長卿（喜父號孟卿善禮春秋使喜從王孫受易）琅琊諸人梁卯賀長翁由是有施孟梁卯之學施讎授張禹（丞相）琅邪魯伯（會稽太守）張禹授淮陽彭宣（大司空）沛戴崇子平（九卿）禹宣皆有傳由是施家有張彭之學魯伯授泰山毛莫如少路（常山太守）琅邪邴丹曼容著清名孟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諸儒以此燿之梁卯賀

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為易飾易文以為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者萬物方荄茲也（註荄茲言根荄方滋茂也）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云授孟喜喜為名之（顏師古曰名之者承取其名云實授也）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仞（古字通認）以此不見信喜舉孝廉為郎博士缺眾人薦喜帝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師古曰兄讀曰況）皆為博士由是有孟翟白之學梁卯賀初從大中大

夫京房受易京房者淄川楊何弟子也次按師古曰自別一京房非焦延壽弟子為訴交法者
房出為齊郡太守賀更事田王孫宣帝時聞京
房為易明求其門人得賀賀時入說善之以筮有應得近
幸官至少府少府事多乃遣子臨分將門人張禹從施讎
學薦讎為博士上信重賀賀年老終子臨亦入說為黃門
郎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渠上選高才郎十人從臨講
臨學精孰專行京房法琅邪王吉通五經聞臨說善之使
其子郎中駿上疏從臨受易駿至御史大夫臨傳五鹿充宗為少

府充宗授平陵士孫張仲方次按師古曰姓士孫名張字仲方原註至給事中沛
鄧彭祖子夏真定太傅齊衡咸長賓王莽時講學大夫由是梁丘有士
孫鄧衡之學洪容齋云晉永嘉之亂梁丘之易亡京房君明東郡頓丘人受
易梁人焦贛延壽贛嘗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
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
有占驗房用之尤精贛為外黃令以占捕盜致治考滿父老請留卒以令終京房最後出[illegible]郡太守得以考功課吏法治郡月餘為石顯五鹿所毀徵下獄棄市贛云書從孟喜問易會
喜沒房以為延壽易即孟氏學翟白不肯曰非也成帝時

劉向校書考易說以諸家皆祖田何楊叔元丁將軍大義
畧同唯京氏為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
相與同房授東郡殷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弘皆為郎由是
易有京氏學費直長翁東萊人治易為郎至單父令長於卦筮无
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次按十字恐作六字但今漢書本俱誤文言解說
上下經授琅邪王璜其本皆古字號古文易案石介守道云治易至漢遂為田焦費三家田焦廢已久費授王璜故有費氏易行于民間高相沛人治易與費公
同時其學亦无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于丁將軍傳

至子康康以易為郎及蘭陵毋將永為高氏學永至豫章都尉王莽居
攝時康候知東郡有兵私語門人門人上書言之後數月
東郡太守翟誼舉兵誅莽莽召問門人對以受師高康莽
惡以為惑眾斬康由是易有高氏學施孟梁丘京氏四家
皆立博士費高二家未得立此西京授受大畧也案儒林
傳贊云自武帝立五經博士初易唯有楊孝宣復立施孟
梁丘易元帝復立京氏易所以網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
其中矣

洪按盧湖胡氏節漢書儒林傳間有易其前後之句以叙西京授受原流然明白簡潔故悉遵之後段同

東漢

案東漢儒林傳云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先訪儒雅雲會京師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邱京氏學傳施氏者陳留劉昆桓公（梁孝王之胄建武元年光武除為江陵令遷洪農太守至騎都尉）王莽時教授弟子五百人（昆受易於沛人戴賓）每春秋饗射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為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注昆慣禮之廢故引以瓠葉為俎實射則歌菟首之詩為節也）傳孟氏者南陽洼丹（注音）

主子王建武初為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君洼通易家宗之稱為大儒及廣漢任安定祖（綿竹人）兼通數經辟除不就注丹時觟陽鴻孟孫（觟陽姓鴻名孟孫字也）亦以孟氏易教授有名永中平爲少府傳梁邱氏者京兆楊政子行從代郡范升受易善說經京師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嗜酒不拘小節然篤於義及穎川張興君上官太子少傅（洪疑此句有悞字）顯宗數訪問經術弟子遠至著錄且萬人為梁邱家宗傳京氏者汝南戴憑次仲年十六舉明經光武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解說帝善之拜侍中正旦朝賀帝命群臣能釋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輙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及濟陰孫期仲彧（習古文尚書）家貧事父至孝牧豕大澤中以奉養遠人從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戴憑時南陽魏滿叔牙亦以京易教授永平中官至弘農太守又曰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以授楊政而陳元長卿（蒼梧人）鄭衆

仲師（開封人父興）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季長（扶風人）亦為其傳融授鄭玄康成（北海高密人）玄作易注（宋漢上曰康成傳馬融學多論互體）荀爽慈明（潁川人）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

魏　吳　晉　元魏　唐

魏東海郯人王肅子雍（將軍）撰定其父成侯朗所作易傳列於學宮本義所引有曰王肅本者是也魏山陽王弼輔嗣（尚書郎）注易上下經孫盛論曰易之為書窮神知化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況弼欲籠統玄旨者乎故其叙浮

義則麗辭溢目造陰陽則妙賾無閒至於六爻變化群象
所效日時歲月五氣相推弼皆擯落多所不關雖有可觀
者焉恐將泥夫大道魏書注曰弼注易往往有高麗言味
漢上曰弼盡去舊說雜以老莊之言於是儒者專尚文辭
不復推原大傳天人之道自是分裂不合進易解表晁氏曰名公
武親德昭有郡齋讀書志自序東京荀劉馬鄭皆傳費氏學王弼最後
出或用鄭說則弼亦本費也石守道曰王弼多取康成舊
說爲之訓解今之易蓋出於費學也全君卿亦曰弼出於

馬鄭馬鄭出於費氏太原王濟曰弼爲人淺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
於是恨黎與王亦不終正始十年曹爽廢以公事免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魏平原管輅公
明精於卦筮窮極幽微占言吉凶禍福無毫髮爽雜以
覆射說相一皆神妙難以枚舉姑即一事言之吏部郎
尚書何晏請之鄧颺在晏許晏曰魏有侯字君著文神妙爲
作一卦知至三公否又曰連夢青蠅數十來鼻上驅之
不去有何意故輅曰昔元愷弼重華宣慈惠和周公翼
成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此乃履道休

應非卜筮所能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岳勢若雷電而懷德
者少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又鼻乃天中之
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臭惡而集之位峻者顛
輕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數盛衰之期是故山在地中
曰謙雷在天上曰壯謙則裒多益寡壯則非禮勿履未有
損己而不光大行非而不傷敗願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
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然後三公可決青蠅可驅也颺曰
此老生之常談遇歲更當相見未幾晏颺果遇禍正始十年十

十二月二十八日明年正月月曹爽敗晏等亦誅愚謂此正所謂不假卜筮而言
吉凶者也初輅還具以語其舅舅大怒以爲狂及敗謂輅曰爾何以知何鄧之敗前見已有凶氣未也輅
言言與禍入共會然後知神明交錯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貞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謂之鬼躁何之視候魂
不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謂之鬼幽鬼躁者爲風所收鬼幽者爲火所燒自然之符不可蔽也此又
其相法之妙處吳會稽虞翻仲翔自稱五世習孟氏易卜筮亦應
晉河東郭璞景純本傳云好經術博學高材受業郭公得
青囊書九卷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禳災轉禍通致無
方京房管輅不能過也嘗撰前後符驗六十餘事名爲洞

林賾湖胡氏曰洞林上中下三卷新法用青龍朱雀勾陳騰蛇白虎玄武六神及太歲諸煞神時日旺相等推靈驗無比又抄京費諸家要撮更撰新林十篇卜韻一篇大抵只用卦文不假文字然雜以說相葬法竹符厭勝之術往往流於技藝而易日以支離卑下矣璞嘗為王敦記室明帝太寧二年敦疾篤將反使璞筮之璞曰无成敦素疑璞助溫嶠庾亮及聞卦凶乃更問璞曰卿更筮我壽幾何璞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往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乃收璞斬之而反果

大敗敦尋死黨與悉平或曰景純一死可以暴白其心矣乎曰何為不可想當是時景純之為敦記室欲為溫太真而不可得者也事勢至此惟有一死爾夫豈不知從諫不足以回敦之聽徒死不足以為國家之益然與其偷苟生免死辭以對曷若明目張膽遠亡之為幸乎此其所以得乎義理之正本心之安深有可取焉也或又曰景純初為何以不擇所從也曰當元帝永昌改元敦以璞為記室參軍璞善筮亦知敦必為亂已預其禍甚憂之矣敦既與朝廷乖離錄朝士有時望者置幕府景純雖欲不從之奈何不可得也元魏徐遵明傳康成學自徐氏再傳至郭茂其後北朝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此條見東萊呂氏家塾論稱徐為元魏大儒唐儒學傳云世稱左氏有文遠徐膺字文遠禮有褚徽詩有魯達易有陸德明皆時冠云今按國子博士陸德明蘇州吳人名元朗以字行僅有周易音義一十篇而已國子祭酒孔穎達字仲達冀州人奉勑與顏師古沢按原註以籀為顏師唐之字然古只有單名无單字者顏氏名籀字師古以亦字行故稱師古司馬才章王恭馬嘉運趙乾

協王悰于寧志等同撰五經正義四門博士蘇德融趙志覆審大歸因王弼韓康伯注為之解釋敷演於義理象數之學未能卓然自有所見者也然則唐家一代之易學從可知矣

宋東萊呂氏云漢以後惟王鄭易行世江左及青齊多講王易河汾諸儒則習鄭易弼出康成康成出費氏者也又曰自孔氏正義取王弼故先代諸儒專門之學並廢可勝歎哉

王弼挍案可考餘王肅管輅虞翻郭璞皆莫可知

宋

案邵氏(伯溫)經世辨惑云陳摶字圖南亳州真源人唐末進士負經綸之才歷五季亂離遊行四方志不遂入武當山後隱居華山周世宗召拜諫議大夫賜號白雲先生宋太宗亦召拜諫議大夫賜號希夷先生其易學主於意言象數四者不可闕一其理具見於聖人之經不煩文字解說止有一圖(先天方圓圖)以寓陰陽消長之數與卦之生變圖亦

非創意以作孔子繫(辭)述之明矣嗚呼真窮理盡性之學也世但以為學神僊善述人倫風鑒而已非知圖南者也獨先君(康節先生)知之為詳數數有詩及之圖南以上傳授雖不可考蓋自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以來世世相傳或隱或顯未嘗絕也圖南授汶陽穆修伯長後居蔡州為穎州文學參軍少豪放性褊少合(君師魯兄弟從之學古文又傳其春秋之學)伯長授青社李之才挺之挺之為殿中丞授之先君初先君築室衛山衛州蘇門山百源之上丁丑夫人李氏憂布衣蔬食

三年時挺之為衛州共城令聞先君好學苦心志自造其廬問曰子何所學曰為科舉進取之學耳挺之曰科舉外有義理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挺之曰義理外有物理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挺之曰物理外有性命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於是先君傳其學先君嘗曰我學於挺之也忘寒暑忘晝夜忘寢食忘進取挺之有所言吾必曰願畧開端无竟其說請退而思之幸得之以為然方敢自言或未也歸而再思之得之而後已又曰

先君之學雖有傳授而微妙變通蓋其所自得也兼明意言象數之蘊而知易之體用成卦立爻之所自然真學本无所傳本時未嘗妄以語人故當時人亦解克知者之惟以自樂而已案童訓邵康節以十二萬四千五百年為一會(汝謂此句有悞按皇極經世書以元統會以會統運以運統世以世統歲以歲統月以月統日以日統時以十二三十間相積去至會得一萬八百年至元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此數終而天地渾沌矣故此當云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元一四字五字會字蓋悞也)自開闢至堯時正當十二萬年之中數故先生名雍字堯夫(汝按堯至今止四千餘年則固在午會中也)名雍取蔡

民於變時雍也其居洛陽亦取天地之中字堯夫取堯時
中數也(先生著述有皇極經世書有漁樵問答有擊壤詩多明易學也者)辨惑又曰种放
明逸亦傳圖南象學授廬江許堅許堅授范諤昌由此十
放傳於南方也(洪邁通鑑謂陳圖南傳种明逸种明逸傳穆伯長穆伯長傳李挺之李挺之傳邵康節邵氏辨惑則以為穆伯長种明逸同受於陳圖南分作南北兩枝則通鑑所序恢也)濂溪先生周
子名敦頤(先生初諱敦實後避英宗舊名改敦頤)字茂叔舂陵人老於九江
著太極圖(又曰試)及通書闡明道學之秘而朱漢上震又謂陳摶
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脩脩以太極圖傳敦頤而朱文

公辨之曰嘗讀朱內翰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摶种
放穆脩而來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為得之於
人則決非种穆所及又有曰先生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
圖屬書根極領要先生為安南軍司理時年少不為守所
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先生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先
生知學道也因與為友且使顥頤二子往受學焉即明道先生
伯淳伊川先生正叔也卒皆唱明道學以繼孔孟不傳之
緒伊川先生易傳一書大抵多發明理義之奧以覺來學

朱子所謂邵傳義畫程演周經是也橫渠先生張載字子厚
大梁人著正蒙十餘萬言多發明易道之要游定夫書程
氏竹實曰先生聞道甚早夫子(二字疑悞)張子厚友而師之則
橫渠之學有得於二程夫子信矣(尹和靖語錄云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撤去虎皮曰我平日為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至深明易道此吾所不及汝輩可師之橫渠先生乃歸陝西又呂與叔撰橫渠行實云嘉祐初見程伯淳正叔於京師又明道先生行狀云神宗嘗使推擇人才所薦父表弟張戩及弟頤為首案此橫渠程夫子表叔也)伊川授之龜山
先生楊時中立龜山授之豫章先生羅仲素豫章授之延

平先生李侗愿中延平授之晦菴先生朱子先生於易有
周易本義復古易十二篇之舊發明象占之學有易學啟
蒙四篇發明圖書卦畫蓍策變占之要又有著卦考誤有
論濂洛諸書儒易學有辨蘇氏易有論魏伯陽參同契(先生音為之)註解及辨麻衣子華子闢子明諸家易學之僞先生嘗
謂程先生易傳義理精字數足无一毫欠闕只是於易本
義不相合易本是卜筮之書程先生只說得一理故先生
解易只以卜筮為主就象數上理義自見而立卦生爻之

因先天後天之別一本之康節邵子使人得窺四聖心得之祕者其功甚大也先生之友東萊先生呂祖謙伯恭父定古易經傳十二篇一卷音訓二卷繫辭精義二卷古易本義依之南軒先生張栻敬夫著繫辭說卦序卦雜卦解其於麗澤講習之益深矣

湏湖胡氏曰愚觀前宋一代之易書學自分為三節希夷先天一圖開象數之門至邵子經世書而碩大光明周子太極一圖洪義理之源至程子易傳而浩博弘肆

然邵乃推步之法程子不言象數至朱子斷然以易為卜筮作且說象占上發明義理以示教而後一代之易理數大明體用兼該使天下後世識易之所由作不迷於吉凶悔吝之塗而能適乎仁義中正之歸不其幸歟噫朱夫子於易學傳授其亦可謂金聲玉振集大成者矣

歷代易序不同

包犧氏易

始則河圖以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　朱子曰聖人作易之初但有此六畫而未有文字可傳到得文王周公乃繫之以辭

湥按伏義時未有字故即三奇即及六奇者稱乾字三偶及六偶者稱坤字餘卦放此其演字卦亦即觀此而以演名稱之連著頭進字遂稱三奇六奇之卦進乾字以代之稱三偶六偶之卦進坤字以代之餘卦皆然

文王易

湥按通鑑前編商紂十一祀囚西伯於羑里西伯乃演易作六十四卦彖辭左傳又名繇辭又將六十四卦分為上下經二篇如乾卦元亨利貞坤卦元亨利牝馬之貞之類是也。湥按文王易即周禮太卜所掌周易是也下周公易同

周公易

湥按通鑑前編周成王二年羣叔流言周公乃避居國之東取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各繫以辭如乾初九潛龍勿用坤初六履霜堅冰是也。湥按胡資湖先生載古易文辭即置於各爻之下其載費氏易亦然吳斗南先生載費氏

直易同至鄭康成始先畫全卦而後書彖辭文辭則初
九等字亦似鄭氏所增哉朱子亦疑之具圖詳見後賛

大鄭
氏易

附 連山易

洪按孔疏謂神農爲連山氏則連山易神農之易也鄭康成曰夏曰連山大約神農有此易而夏用之也又獲湖胡氏曰連山十卷見唐藝文志司馬膺注自唐以前並無其書隋儒林傳云牛洪知奏求天下遺逸之書何用劉光伯遂造僞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有人訟之坐除名則唐之連山似隋世僞書

附 歸藏易

洪按孔疏謂黃帝爲歸藏氏則歸藏易黃帝之易也鄭康成曰商曰歸藏大約黃帝有此易而商用之也又獲湖胡氏曰歸藏易十三卷見隋經籍志晉太尉薛貞注長孫無忌等論次其書以爲歸藏漢初已亡案晉中經有之唯載卜筮不似聖人之旨以本卦尚存故具於周易之首以備周易之缺宋崇文總目載歸藏三卷云隋世十三篇今但存

初經齊母本著三篇文多缺亂莫詳

洪按歸藏坤作㒸坎作犖震作釐其八純卦皆有辭其卦亦有序次但闕四卦其名亦不同亦從乾起有瀉有小毒畜有根有釐有林禍有稱有僕有毋七有大毒畜有瞿有散家人有奂有蒍有負有誠有欽有規有夜有犖有兼有分有岑霽有建有蜀有禹有枝其三十五卦之名乾屯蒙訟師比履泰否同人大有大過頤困井革鼎旅豐小過觀萃復節蹇恒巽兑離歸妹漸晉明夷未濟大壯同同易但連山歸藏既是僞書雖八純卦之辭亦不必存其卦序亦不足信故臨川吳氏曰連山首艮其六十三卦之次序無傳歸藏首坤其六十三卦之次序亦無傳也

孔子易

洪按史記孔子晩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內無序卦傳雜卦傳後人遂疑此二篇是僞然議理精微非聖人不能作斷非後人所能假疑本合於說卦後乃分出唐陸氏德明遂有十翼之名

彖上傳第一彖下傳第二象上傳第三象下傳第四繫辭上傳第五繫辭下傳第六洪按史記繫在彖前今彖在繫前亦是後人換轉 文言傳第七說卦傳第八序卦傳第九雜卦傳第十

鄱陽董氏曰右孔子十翼皆名之曰傳然由孔子視前
聖則二篇爲經十翼爲傳由孔子而來至於千萬世卦

文十翼通耕之曰易經可也。次按隋書謂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惟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所謂說卦三篇者即指說卦序卦雜卦也吳斗南先生遂分說卦為上中下以大傳上為說卦上大傳下為說卦中說卦為說卦下爾明楊止菴亦從此而分大傳為說卦上說卦中而无繫辭傳非也

費氏易 費氏名直字長翁西漢東萊人

☰☰元亨利貞

亢龍有悔　飛龍在天　或躍在淵无咎　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潛龍勿用

☰☰見羣龍无首吉

雙湖胡氏曰案此吳斗南本所載費直易也豈於易上下二篇只如此狀朱子答吳氏書古易既畫全卦繫以彖辭又再畫本卦分六爻而繫以爻辭似涉重複且覆卦之法不知何所考據如此則朱子已書見其書不能不疑之矣今恐其或有所據姑錄於此。次按吳氏斗南所刻費氏易則卦辭无乾字即以六奇為乾文辭无初九九二等字即以一奇為初九以二无用九字即以六奇為用九字至鄭氏易始有乾與初九等字不知本有而費氏刪之耶抑本无而鄭氏增之耶此亦一大疑所當闕以俟再考者

傳大哉乾元 止 萬國咸寧

雙湖胡氏曰案吳氏曰此有去彖傳象傳繫辭傳等篇目但總以一傳字加於彖傳之首王弼王肅易皆存傳字蓋本於此吳氏於經只載乾卦以著六十四卦之例於傳自傳大哉乾元以下亦只載乾傳以著十翼之例

十翼之篇皆彙此一傳字矣西漢儒林傳雖但謂費直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初不言其分傳以附經然而將彖象傳大小象傳逐卦自聚成一類統置於上下經二篇之後但存一傳字於彖傳之首以別經悉去彖彖繫辭文言等篇目則是古經已變亂於此矣至有鄭王之紛更聖經何其不幸歟。次按雙湖胡氏亂置於上下二篇之末自尚欠明白蓋費氏亂經已將彖象繫辭文言逐卦附去乾卦用一傳字以統下彖象繫辭文言等坤卦以後卦卦用一傳字以統本卦諸傳也經之卦卦如今乾卦式至鄭王復變費氏之易自坤以下段段夾雜惟乾一卦尚存費氏原本也

乾下乾上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次按乾下乾上四字疑即費氏所加或向來有此四字亦未可知至鄭氏康成遂將此四字移置卦畫下

乾初九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止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次按費氏易於文周之經反无乾與初九等字而於聖傳反有乾與初九等字不知古易本如此耶抑費氏自為易置前後耶

鄭氏易 名玄字康成東漢北海高密人先通京氏易又事馬融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初九潛龍勿用 止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彖曰大哉乾元 止 萬國咸寧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止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雙湖胡氏曰案吳氏曰康成省去六爻之畫又有用九用六覆卦之畫移上下體于卦畫之下又移初九至用

九文位之爻加之爻辭之上又合彖傳象傳於經於彖傳加彖曰字於象傳加象曰字。洪按費氏易卦辭无乾字文辭无初九等字乾與初九等字俱在聖傳上鄭氏取傳上之字加之卦爻之上未予訂正古易宗鄭不宗費大約以東漢去古未遠或有古本可考費氏易以已意易置經傳文故雖悉置聖傳於後其經傳文則從鄭氏也

王氏易 名弼字輔嗣魏山陽人卒年二十四

吳氏斗南曰此移繫辭上下傳附爻辭之每爻加象曰字又移文言附乾坤卦後加文言曰字而以繫辭上下傳字施之說卦前後兩篇。洪按吳斗南先生本以今之所謂小象傳為繫辭傳以今之繫辭上傳為說卦傳上以今之繫辭下傳為說卦傳中以今之說卦傳為說卦傳下以兌傳為繫辭似有理以大傳二篇為畫是說卦傳尚未安洪於彖上傳下有辭

☷☷ 坤下坤上 坤元亨 止 安貞吉象曰至哉坤元 止 應地无疆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止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 止 天玄而地黃

裴湖胡氏曰案王弼乾卦一同鄭氏但移文言附其後加文言曰三字吳氏故不重載但從坤卦起。洪按漢書費氏本傳云長於卦筮无章句但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釋聖傳經則文言費氏已提在前矣吳斗南馮氏厚齋俱疑文字是之字之誤故以文言為輔嗣提入乾坤也又十篇十字漢書俱誤蓋六字也謂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繫下繫也據此則吳斗南先生以今之小象傳為繫辭傳愈明矣文言又列開者以文言傳不止乾坤尚有在後大傳中非完全之篇故不曰七篇也使以十字為非誤則後大傳說卦序卦雜卦俱不雜于上下經十字何着落耶

李氏易 名鼎祚唐人

周易集解十卷

鄱陽董氏曰唐藝文志作十七卷皆避唐諱又取序卦各冠各卦之首所集有子夏孟喜京房馬融荀爽鄭康成劉表何晏宋衷虞翻陸績干寶王弼姚信王廙張璠向秀王凱沖侯果蜀才翟玄韓康伯劉瓛何妥崔璟沈

鶴士虞氏世觀孔穎達三十餘家多引九家易乾鑿度義蜀才顏之推云范長生也其序云自卜商之後傳注百家惟王鄭相沿頗行於代鄭則多參天象王乃全釋人事易道豈偏滯於天人哉而天象難尋人事易習折楊皇考學從多從之今集諸家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以貽同好。晁氏公武曰李氏蓋宗鄭學者隋書經籍志所錄易類六十九部今所有五部而已關朗易不載於易目乾鑿度自是緯書焦贛易林又屬卜筮子夏書又偽為則隋志所錄捨王弼易外未得見也獨鼎祚諸家之說時可見其大指唐錄稱鼎祚書十七卷今析有十卷蓋亦失其七惜哉。洪按李氏周易集解所取亦最今存津逮秘書中

唐人李氏翺字習之有易詮七卷 先說八卦次列六十四卦并雜卦

陸氏希聲有易傳十卷

胡氏易 名旦字周文 宋濱州人

周易演聖通論經二篇傳十篇 彖一大象二小象三乾文言四坤文言五上繫六下繫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

鄱陽董氏曰胡氏旦周易演聖通論多引註疏及王昭素論爲之商確

胡氏易 名瑗字翼之號安定先生宋泰州人

易傳十卷傳十篇 上彖一下彖二大象三小象四文言五上繫六下繫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

鄱陽董氏曰案胡氏瑗著周易口義十卷繫辭說卦二卷按其弟子記之大抵祖王弼朱子語錄或問天行健

曰惟胡安定說得好見乾卦大象又嘗稱安定易以分曉正當四字晁氏公武曰此解甚詳或云門人倪天隱所纂非自著也无繫辭

邵子易 邵子名雍字堯夫居洛陽謚康節先生咸熙三年封新安伯諡與司馬光同從祀夫子

古周易八卷 與晁氏說之易同見後

皇極經世書十二卷 起於堯即位之二十一年甲辰終於周顯德六年己未 又敘篇系述二卷觀外物篇六卷 門人張繇記先生言 觀物外篇解二卷 子伯溫作 辨惑一卷 伯溫作。晁氏公武曰先生隱居博學尤精於易世謂其能窮作易之本原前知來物其始學之時睡不施枕者至三十年

決按董鄱陽所載邵子易如左前明所集性理大全邵子書有觀物內篇十二篇无外篇六卷外篇二卷邵伯溫謂諸門人所記非伯溫作也又有漁樵問對一卷與此不同但性理大全後人所纂亦未可信而邵子全書未能覓觀姑述大全所纂以俟參考

程子易 程子名頤字正叔號伊川先生河南人仕至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卒謚正公

周易上經三卷下經三卷

鄱陽董氏曰程傳正文只據王弼本亦止有六十四卦繫序傳有及於卦爻者摭入傳中故无繫辭以後至東萊呂氏始集周子二程子張子諸家經說語錄及程子門人共十四家之說爲精義以補之

張子易 張子名載字子厚號橫渠先生官至同知太常禮院

易說三卷 上經一卷下經一卷繫辭傳一卷 又正蒙二卷西銘一篇

決按張子易說上下經述照王弼所亂之本繫辭傳以下一卷經文多刪或提數句解之或提一二句解之

呂氏易 名大防字微仲京兆藍田人元祐黨貶循州卒謚正愍

周易古經 上經第一下經第二上彖第三下彖第四上象第五下象第六大象第七繫辭上第七繫辭下第八文言第九說卦第十序卦第十一雜卦第十二

右周易古經者彖象所以解經始各爲一書王弼專治彖象以爲註乃分綴卦文之下學者於是不見完經而

文辭次第實寄之意亦致然不屬于周易之文而正之見經二篇彖象繫辭各二篇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各一篇總十有二篇元豐壬戌十月既望汲郡呂大防序○澧峰胡氏曰案元符初袁延之與晁氏仁傑書云頃得呂劉東所得古錫一編朱元晦爲之跋嘗已版行乃與左右所刊呂汲公古經無毫髮異而東萊乃不及依仲嘗論豈偶然同耶愚謂此呂二先生偶皆未及見東萊決非掩襲觀文公與吳氏書則後來必就吳氏未見之本但致東萊本在前其時必未之見也今觀所次序經傳本末並與東萊本同但東萊只分上經下經而無第一第二字又東萊稱彖上傳第一至雜卦傳第十小有不同爾

蘇氏易 名軾字子瞻號東坡

易經解八卷 上經三卷下經三卷繫辭上傳一卷繫辭下傳至末一卷

澂按蘇氏亦用王輔嗣所亂之本無說卦傳以說卦傳連繫辭下傳不知蘇之原本如是耶抑或別有刊誤耶

晁氏易 名說之字以道號景迂又號嵩山濟北人東坡以著述科薦之官至徽猷閣侍制兼侍讀

古周易八卷 又有太極傳一卷因說一卷太極外傳一卷玄星紀譜一卷其學本康節

卦爻第一 不分上下經混同爲第一 彖第二 不分上下彖混同爲第二 象第三 不分大小上下象混同爲第三 文言第四 繫辭第五 不分上下繫混同爲第五 說卦第六 序卦第七 雜卦第八

周易卦爻一彖二象三文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經第如上晁書太康初發汲冢象傳古簡編

科斗文字散亂不可訓知獨周易最爲明了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傳象文言繫辭杜預疑於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於遠國而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顏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是則彖象文言繫辭始附卦爻而傳於漢歟先儒謂費直傳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其初費氏不列學官惟行民間至漢末陳元方鄭康成之徒皆學費氏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孔穎達又謂輔嗣之意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則費氏初變亂古制時猶若今乾卦彖象繫卦之末歟古經始亂於費氏而卒大亂于王弼惜哉奈何後之儒生尤而效之故杜分左氏傳于經宋衷范望輩散太玄贊與測於八十一首之下是其明比也揚觀其初乃如古之尚書司馬遷班固序傳揚雄法言序篇云爾今民間法書列序篇于其篇首與學官書不同概可見也唐李鼎祚又取序卦冠之卦首則又效小王之過也今迷還其初庶幾學者不執彖以狥卦不執象以狥爻云昔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是古人以彖爻統名之曰象也故曰易者象也其意深矣豈若後之人卦必以彖明象也以必辭顯紛紛多岐哉嗚呼學者當求之知也劉牧云小象獨乾不繫於爻辭尊君也石守道亦曰夫子作彖象於六爻之前小象繫逐爻之下惟乾彖屬之於後者誤也嗚呼他人尚何責哉若夫文字之傳始有隸篆之異音卒有科斗籀篆隸書之四變固而訛謬者多矣劉向書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至李譔又嘗著古文易則今之傳者皆非古文也安得說式對李之書手如古者竹簡重大以經爲二篇今又何心以二篇成帙哉經隸而藏諸以俟博古君子建中猜國元年辛巳五月二十四日嵩山晁說之題○澂按經二篇之分是文王精意故序卦傳皆從天地說起而孔聖哉經之傳亦皆從經而分上下也晁氏經傳俱合爲一尚失聖人之意序文彖二竹是其見識偏蔽處也哉夫子

定本從呂而不從晁前彖象文言幷附
始附卦文而傳於漢歟句亦欠明白

程氏易 名迥字可久號沙隨睢陽人著易書傳外有春秋微顯例目論帝在房州書法蓋起越前華云

古易考一卷 又有古易章句十卷古易占法并圖經傳一一卷外編一卷易說一卷語錄一卷

十二篇 宋藝文志序云孝宗時程迥所作易考十二類别為章句不與經相亂○迥作古易考曰上篇曰下篇曰彖上曰彖下曰象上曰象下曰文言曰繫辭上繫辭下曰說卦曰序卦曰雜卦凡十有二篇與康節百源易次序同見古易章句外篇

趙氏易 名彥肅字子欽號復齋宋宗室子

復齋易說六卷 上經三卷下經三卷大傳以後俱不釋

即釋上下經文彖象文言亦每卦提出數句來釋元全文

呂氏易 名祖謙字伯恭號東萊居婺州卒謚成公景定二年詔與張栻從祀夫子

古易十二篇 又一卷有音訓二卷繫辭精義二卷

易周上經第一　周易下經第二　周易彖上傳第一
周易彖下傳第二　周易象上傳第三　周易象下傳第
四　周易繫辭上傳第五　周易繫辭下傳第六　周易
文言傳第七　周易說卦傳第八　周易序卦傳第九
周易雜卦傳第十

漢興言易者六家獨費氏傳古文易而不立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无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然則真孔氏遺書也東京馬融鄭玄皆為費氏學其書始盛行今學所立王氏易雖宗老莊其書固鄭氏書也費氏書在漢諸家中最近古最見排擯千載之後巋然獨存豈非天哉自康成輔嗣合彖象文言於經學者遂不見古本近世嵩山晁氏編古周易將以復其舊而其刋補離合之際覽者或以為未安祖謙因晁氏書參考傳記復定為十二篇篇目卷帙一以古為斷其說具於音訓云淳熙八年五月望日東萊呂祖謙謹書○雙湖胡氏曰伯恭與微仲篇次一同而微仲自一至十二之序小異耳又按吳氏所載費氏易已自不能不小有變動而東萊謂費氏經真孔氏遺書豈吳氏考之猶未的歟○洪按吳氏斗南則始亂經者費長翁也觀呂氏東萊之序則始亂經者鄭康成也考三國志魏三少帝紀魏主髦與淳于俊之辨論似東萊之

說確而考漢書費氏本傳又似吳氏之說確雖朱子亦主東萊之說其以攻東萊之易自應如此既吳呂二說各有所據兩存其說可也

朱子易 朱子名熹字仲晦號晦菴先生又自稱遯翁又稱雲臺真逸居建安官至秘閣脩撰卒贈太師徽國公謚文

周易本義上下經二篇十翼十篇 前述九圖後附五贊筮儀

雙湖胡氏曰朱子於易有周易本義復古易十二篇書發明象占之學有易啟蒙四篇發明圖書卦畫著策之要占之要又有著卦考誤有論演洛諸儒易學有稱蘇氏易有論魏伯陽參同契又為之註及辨麻衣子華子關子明易學之偽先生嘗謂程先生易傳義理精字數先乞一毫欠闕只是於易本義不相合易本是卜筮之

書程先生只說得一理故先生解易只以卜筮為主就
象數上義理自見而立卦生爻之因先後之別一本之
康節邵子使人得窺四聖人心傳之秘旨其功甚大也
○鄱陽董氏曰朱子本義以淳熙四年丁酉歲成凡
分經異傳盡從東萊所定　但取其章句之近古至若
正文亦多從古易彖辭諸篇分章亦不盡從呂氏也詳
見本
義

古周易上經

吳氏易　吳氏名仁傑字斗南與朱子同講學者

☰乾元亨利貞

⚊亢龍⚊飛龍在天⚊或躍在⚊君子終日乾乾⚊見龍在田⚊潛龍
⚊有悔⚊利見大人⚊淵无咎⚊夕惕若厲无咎⚊利見大人⚊勿用

周易集解卷十　三十

☰見群龍无首吉

此後並倣此

古周易彖傳第一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
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
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後倣此自此以後與咸恒以後合為一卷不分上下

古周易象傳第二

乾下乾上　天行健君子自以強不息

坤下坤上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自此以後與咸恒合為一卷不分上下

古周易繫辭上傳第二

乾初九潛龍勿用陽在下也九二見龍在田德施普也九
三終日乾乾反復道也九四或躍在淵進无咎也九五飛
龍在天大人造也上九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
不可為首也

周易集解增釋卷十　三十一

自坤以至離放此

古周易繫辭下傳第四

咸初六咸其拇志在外也六二雖凶居吉順不害也九三
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九四貞吉悔亡未
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九五咸其脢志末也上六咸
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自恒以至未濟放此

古周易文言第五

元者善之長也 止 其唯聖人乎

坤至柔而動也剛 止 天玄而地黄

古周易説卦上第六

天尊地卑 止 存乎德行

古周易説卦中第七

八卦成列 止 失其守者其辭屈

古周易説卦下第八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 止 為羊

古周易序卦第九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 止 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古周易雜卦第十

乾剛坤柔 止 小人道憂也

洪按吳斗南先生序古周易首洪古周易上經後竟不提周易下經疑有缺誤其以今之所謂小象傳為繫辭傳亦確其以大傳二篇盡屬說卦傳尚未妥且於象上傳下有闕又按呂汲公晁嵩山程沙隨呂東萊[illegible]又吳氏斗南俱稱古周易其體例卷帙又各不[illegible]究[illegible][illegible]孔聖原本若何今朱子已用東萊本自當以東萊本為主

然又洒為以吳斗南之說更覺明白

林氏易 名栗字黄中

周易經傳集解三十二卷文言說卦序卦雜卦本文共為一卷河圖洛書八卦九疇大衍總會圖六十四卦立成圖大衍揲蓍解共為一卷 淳熙十二年乙巳表進付秘書其說每卦必兼五體

沈氏易 名該字守約官至特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易小傳六卷　上經三卷　下經三卷

洪按沈氏小傳止釋六爻及聖傳凡卦辭彖辭傳象傳繫辭傳文言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俱不釋其釋文

與文傳止講北文之變

趙氏易 名汝楳官至戶部侍郎汴水人

周易輯聞六卷　上經三卷　下經三卷　易雅一卷

筮宗一卷合名之曰易敘叢書

洪按趙氏傳易卦畫後即列象傳次爻辭次彖傳次象傳次文次釋文聖傳乾坤二卦文言傳亦分析附之如乾彖傳下即附元者善之長也至故曰乾元利貞又附乾元者始而亨者也至天下平也文與釋文聖傳下即附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節又附潛龍勿用下也又附潛龍勿用陽氣潛藏又附君子以成德為行節六爻皆然坤卦亦然自大傳以下皆不釋

李氏易 名過字季辨號西溪興化人

易說十二卷 其亂經與汴水趙氏畧同但大象傳仍在彖傳之後

董氏易 名真卿號季真槃澗先生銖之從子鄱陽人受學於雙湖胡氏

周易會通十四卷 上經六卷 下經五卷 繫辭上下傳二卷 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一卷 附朱子啟蒙五贊 朱子筮儀

次按鄱陽董氏六十四卦俱先文周之經次大象傳次彖傳次釋文聖傳乾坤二卦又將文言傳附於釋文聖傳之後趙汴水董鄱陽將王輔嗣所亂之易而復亂之雖不得辭亂經之罪然亦有意見孔聖十翼本翼三聖人之易象傳以翼伏羲彖傳以翼文王爻傳以翼周公故趙氏以大象傳列於卦畫下董氏以大象傳列於彖傳之前

周易集解增釋卷十　三四

蔡氏易 名淵字伯靜號節齋建安人西山文節公長子也弟沈字仲默號九峯著書傳及皇極洪範數

周易經傳訓解

鄱陽董氏曰案其書經三篇以孔子大象置卦爻辭之下彖傳又置大象之後小象各置爻辭之後皆低一字以別卦爻辭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皆低一字書文有卦爻辭旨論六十四卦大義易象意言雜論卦文十翼象數餘論雜卦論易大義開禧乙丑陽月望日自序

馮氏易 名椅字奇之號厚齋南康人

易輯五十卷

鄱陽董氏曰案宋藝文志序云寧宗嘉定十年馮椅為輯註輯傳外傳猶以迴嚢未及盡正孔傳名義乃改彖曰彖曰爲贊曰以繫卦之辭即為彖以繫爻之辭即為象王弼彖曰象曰乃孔子釋彖象與商瞿卿說同又或繫辭上下為說卦上中以隨經籍志有說卦三篇云又案朱子謂彖傳釋彖辭象傳釋爻辭繫辭傳則通釋卦爻之辭故統名曰繫辭傳恐不可改繫辭為說卦蓋說卦之體乃分別八卦方位與其象類故得以說卦名之繫辭兩篇釋卦爻之義例辭意為多恐不得謂之說卦也此足以辨馮氏之非

方氏易 名逢辰號蛟峰嚴陵人宋狀元中奉大夫禮部尚書兼侍讀

易外傳五卷

周易集解增釋卷二　三五

鄱陽董氏曰案其書以上下經各分一二作四卷乾坤彖辭附入彖傳又附入文言[illegible]以大象附之爻辭附入小象傳又附入文言於小象之下凡傳低一字餘六十二卦放此外有周易輯說辨諸本互有不同易數圖易象圖各附論說共為一卷

俞氏易 名琰字玉吾號石澗道人又號林屋山人

大易集說十三卷 上下經說二卷 象辭說一卷 彖辭說一卷 爻傳說二卷 文言傳說一卷 繫辭傳說二卷 說卦說一卷 序卦說一卷 雜卦說一卷

次按俞氏易與朱子所定本畧同其不同者彖傳祇在彖傳前以今之小象傳為爻傳兩

張氏易 名浚字德遠號紫巖居士出將入相終身不主和議南渡中興名臣也長子南軒先生次子名杓

紫巖易傳十卷　上經三卷　下經三卷　大傳二卷

說卦序卦雜卦一卷　讀易雜記一卷

次按張氏易次序同程子用王輔嗣所亂之本其論圖書亦以四十五者為河圖五十五者為洛書與三衢劉氏牧其傳同种放之派故圖書倒置其謂易多講君臣之義似對靖康建炎之時勢言先生此等性成故形於易傳如此當與胡文定公春秋傳一例看也

朱氏易 名震號漢上高宗時人官至朝奉大夫林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漢上易傳十一卷　上經三卷　下經三卷　大傳二卷

說卦一卷　序卦一卷　雜卦一卷　又附卦圖三卷

叢說一卷　履歷一卷

次按漢上易傳亦用王輔嗣所亂之本主論多與朱子不合其卦圖三卷尤解難其論圖書亦同劉氏牧倒置

李氏易 名衡字彥平紹興時人

周易義海撮要十二卷　上經三卷　下經三卷　大傳二卷　說卦傳一卷　序卦傳一卷　雜卦傳一卷　雜論一卷

次按李氏易雜取漢魏以來以至宋儒之說但俱撮要敷句無一全文亦足備一卯一壁之勝次序同程子

王氏易 名宗傳字景孟號童溪先生

童溪易傳三十卷　不分上下經共二十六卷　大傳上二卷　大傳下連說卦二卷　序卦雜卦不釋 體與程子同

項氏易 名安世字平甫號平菴宋江陵人

周易玩辭十八卷　上經六卷　下經六卷　大傳二卷

說卦一卷　序卦雜卦一卷

次按項氏易其經傳前後次序亦用漢儒亂本但先全文摘出眾解與趙復齋易相近

鄭氏易 名汝諧字舜舉號東谷

東谷翼傳上下經各一卷補程傳之所不及故曰翼傳

朱氏易 名鑑字子明朱子之孫

文公易說二十三卷　圖書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共二卷　上經二卷　下經二卷　彖傳一卷　象傳一卷　大傳上四卷　大傳下二卷　文言傳二卷　說卦序卦雜卦正訛一卷　作易讀易一卷　古易啟蒙涑洛諸說一卷　注疏歐蘇近世及參同契一卷　卜筮一

卷　揲法卜法蓍卦考誤諸家卜筮一卷　雜問答論

程子易傳一卷

王氏易（名申子字秋山臨邛人）

大易緝說十卷　論河圖先天卦圖畫成卦之主三十餘條（共卷）二卷　上經三卷　下經三卷　大傳上一卷　大傳下連卷（亂）卦序卦雜卦一卷（按王氏亦同王輔嗣亂本）

董氏易（名楷天台人）

周易傳義附録十四卷　上經五卷　下經四卷　大傳

上一卷　大傳下一卷　說卦一卷　序卦一卷　雜卦一卷

（次按董氏易止刻程朱之語先程傳而以程子語録附之次朱子本義而以朱子之語録附之經傳俱照程子本而分碎本義以從程傳若今之俗本云）

李氏易（名簡號蒙齋元人）

學易記九卷　上經三卷　下經三卷　大傳照上下分二卷　說卦序卦雜卦一卷

（次按李氏易次第亦同程子其講河圖洛書亦承三衢劉氏說以四十五點者為圖五十五點者為書）

胡氏易（名一桂字庭芳號雙湖）

周易本義附録纂註十五卷　上經一卷　下經一卷　彖傳二卷　象傳二卷　大傳二卷　說卦一卷　序卦一卷　雜卦一卷　本義五贊一卷　本義筮儀一卷　本義圖録一卷　又周易啓蒙翼傳分上篇中篇下篇外篇

（次按胡雙湖先生易經傳悉遵朱子所定前後所謂附録附録朱子之語録也所謂纂註兼纂先儒之說也）

胡氏易（名炳文字仲虎號雲峰）

周易本義通釋十二卷　上經一卷　下經一卷　彖傳分上下二卷　象傳分上下二卷　大傳分上下二卷　文言傳一卷　說卦傳一卷　序卦傳一卷　雜卦傳一卷

（次按雲峰先生經傳前後悉遵朱子經二卷傳十卷專申釋本義之義亦有補本義所未及者雙湖胡氏尚合經傳分卷此却分經傳各自分卷較之雙湖更為詳密也）

熊氏易（名良輔字任重號梅邊南昌人）

周易本義集成十二卷　上經一卷　下經一卷　彖上

下傳分二卷　象上下傳分二卷　大傳分上下二卷　文言傳一卷　說卦傳一卷　序卦傳一卷　雜卦傳一卷

洪按周易爲宇宙中第一部大書不幸亂於漢魏諸儒千餘年至朱子而始訂正乃朱子後宋元儒者大半從王輔嗣亂本又有不從朱子亦不從程子而自分前後者尤爲未安唯胡雙湖胡雲峰熊梅邊三先生一遵朱子定本眞先賢之功臣後學之師表也

吳氏易 名澄字幼清號草廬臨川人

周易纂言十三卷　上經一卷　下經一卷　彖上下傳分二卷　象上下傳分二卷　大傳上下分二卷　文言傳一卷　說卦傳一卷　序卦傳一卷　雜卦傳一卷

洪按臨川吳氏易經傳亦同朱子本其不同者大傳上釋文七段大傳下釋文十一段俱提入文言傳又分爲上經九文下經九文其雜卦傳大過以下亦改爲反對而以六十四卦卦名爲文王所定尤未是

梁氏易 名寅字孟敬元石門人

周易參義十二卷　上經一卷　下經一卷　彖上下傳分二卷　象上下傳分二卷　大傳上下分二卷　文言傳一卷　說卦傳一卷　序卦傳一卷　雜卦傳一卷

洪按梁氏易亦遵朱子定本惜不刻朱子本義在前又自前明以迄今說者亦以百計惟蔡虛齋之蒙引林次崖之存疑汪砥之之會通談理精細然理解從朱子而經傳前後仍照程子之本何氏楷之古易訂詁用朱子本而理解又多不合後學俱不能無遺憾焉

周易集解增釋卷二終

朱子五贊

原象

太一肇判。陰降陽升。陽一以施。陰兩而承。惟皇昊羲。仰觀俯察。奇偶既陳。兩儀斯設。既榦乃支。一各生兩。陰陽交錯以立四象。奇以加奇。曰陽之陽。奇而加偶。陽陰以章。偶而加奇。陰內陽外。偶復加偶。陰與陰會。兩一既分。一復生兩三才在目。八卦指掌。奇奇而奇。初一曰乾。奇奇而偶。兌次

二焉。奇偶而奇。次三曰離。奇偶而偶。四震以隨。偶奇而奇巽居次五。偶奇而偶。坎六斯觀。偶偶而奇。艮居次七。偶偶而偶。坤八以畢。初畫為儀。中畫為象。上畫卦成。人文斯朗因而重之。一貞八悔。六十四卦。由內達外。交易為體。往此來彼。變易為用。時靜時動。降帝而王。傳夏歷商。有占无文。民用弗章。文王繫彖。周公繫爻。視此八卦。二純六爻。乃乾斯父。乃坤斯母。震坎艮男。巽離兌女。離南坎北。震東兌西。乾坤艮巽。位以四維。建官立師。命曰周易。孔聖傳之。是為十翼。遭秦弗燼。及宋而明。邵傳羲畫。程演周經。象陳數列。言盡理得。彌億萬年。永著常式。

述旨

昔在上古。世質民淳。是非莫別。利害不分。風氣既開。乃生聖人。聰明叡知。出類超群。仰觀俯察。始畫奇偶。教之卜筮以斷可否。作為君師。開鑿戶牖。民用不迷。以有常守。降及中古。世變風移。淳澆質喪。民偽日滋。穆穆文王。身蒙大難。安土樂天。惟世之患。乃本卦義。繫此彖辭。爰及周公。六爻

是資。因事設教。丁寧詳密。必中必正。乃亨乃吉。語子惟孝語臣則忠。鉤深闡微。如日之中。爰暨末流。淫於術數。僂句成欺。黃裳亦誤。大哉孔子。晚好是書。韋編既絕。八索以祛乃作彖象。十翼之篇。專用義理。發揮經言。居省象辭。動察變占。存亡進退。陟降飛潛。曰毫曰釐。匪差匪繆。假我數年庶无大咎。恭惟三古。四聖一心。垂象炳明。千載是臨。惟是學者。不本其初。文辭象數。或肆或拘。嗟予小子。既微且陋。鑽仰沒身。奚測奚究。匪警滋荒。匪識濟陋。維用存疑。敢曰

垂後。

明筮

倚數之元。参天兩地。衍而極之。五十乃備。是曰太衍。虛一无爲。其爲用者四十九蓍。信手平分。置右於几。取右一蓍掛左小指。乃以右手。揲左之策。四四之餘。歸之於扐。初扐左手无名指間。右策左揲。將指是安。再扐之奇。通掛之算不五則九。是謂一變。置此掛扐。再用存策。分掛揲歸。復準前式。三亦如之。奇皆四八。三變既備。數斯可察。數之可察

其辨伊何。四五爲少。八九爲多。三少爲九。是曰老陽。三多爲六。老陰是當。一少兩多。少陽之七。孰八少陰。少兩多一。既得初爻。復合前蓍。四十有九。如前之爲。三變一爻。通十八變。六爻發揮。卦體可見。老極而變。少守其常。六爻皆守彖辭是當。變視其爻。兩爻首尾。變及三爻。占兩卦體。或四或五。視彼所存。四二五一。二分一專。皆變而他。新成舊敝。消息盈虛。舍此視彼。乾占用九。坤占用六。泰愕匪人。姤喜來復。

推類

八卦之象。說卦詳焉。考之於經。所用弗專。彖以情言。象以象告。唯是之求。斯得其要。乾健天行。坤順地從。震動爲雷巽入木風。坎險水泉。亦雲亦雨。離麗文明。電日而火。艮止爲山。兌説爲澤。以是舉之。其要斯得。凡卦六虛。奇偶殊位奇陽偶陰。各以其類。得位爲正。二五爲中。二臣五君。初始上終。貞悔體分。爻以位應。陰陽相求。乃得其正。凡陽斯淑君子居之。凡陰斯慝。小人是爲。常可類求。變非例測。非常

曷變。謹此爲則。

警學

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翼其臨。於卦於爻。如筮斯得。假彼象辭。爲我儀則。字從其訓。句逆其情。事因其理。意適其平。曰否曰臧。如目斯見。曰止曰行。如足斯踐。毋寬以略。毋密以窮。毋固而可。毋必而通。平易從容。自表而裏。及其貫之。萬事一理。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稽實待虛。存體應用。執古御今。由靜制動。潔靜精微。

是之謂易。體之在我。動有常吉。在昔程氏。繼周紹孔。奧旨宏綱。星陳極拱。惟斯未啓。以示後人。小子狂簡。敢述而申

朱子筮儀

擇地潔處爲蓍室。南戶。置牀於室中央。牀大約長五尺。廣三尺。毋太近壁。

蓍五十莖。韜以纁帛。貯以皂囊。納之櫝中。置於牀北。櫝以竹筒。或堅木。或布漆爲之。圓徑三寸。如蓍之長。半爲底。半爲蓋。下別爲臺函之。使不偃仆。○蓋因非蓍。然亦猶是其類者。以木棊行算。金錢當之。則其去蓍益遠矣。棊晝三畫

設木格於櫝南。居牀二分之北。格以橫木板爲之。高一尺。長竟牀。當爲兩大刻。相距一尺。大刻之西爲三小刻。相距各五寸許。下施橫足。側立案下。

置香爐一於格南。香合一於爐南。日炷香致敬。將筮。則洒掃拂拭。滌硯一。注水。及筆一。墨一。黃漆板一。於爐東。東上。

筮者齋潔衣冠。北面盥手。焚香致敬。筮者北面見儀禮。若使人筮。則主人焚香畢。少退北面立。筮者進。立於牀前少西。南向受命。主人直述所占之事。筮者許諾。主人右還西向立。筮者右還北向立。

兩手奉櫝蓋。置於格南爐北。出蓍於櫝。去囊解韜。置於櫝東。合五十策。兩手執之。薰於爐上。此後所用蓍策之數。其說並見啓蒙。命之曰。假爾泰筮有常。假爾泰筮有常。某官姓名。今以某事云云。未知可否。爰質所疑於神於靈。吉凶得失。悔吝憂虞。惟爾有神。尚明告之。乃以右手取其一策。反於櫝中。而以左右手中分四十九策。置格之左右兩大刻。此第一營。所謂分而爲二

以象兩者也。次以左手取左大刻之策執之，而以右手取右大刻之一策，掛於左手之小指間。此第一營，所謂掛一以象三者也。次以右手四揲左手之策。此第二營之半，所謂揲之以四以象四時者也。次歸其所餘之策，或一或二或三或四，而扐之左手無名指間。此第三營之半，所謂歸奇於扐以象閏者也。次以右手反過揲之策於左大刻，遂取右大刻之策執之，而以左手四揲之。此第二營之半。次歸其所餘之策如前，而扐之左手中指之間。此第四營之半，所謂再扐以象再閏者也。一變所餘之策，左一則右必三，左二則右亦二，左三則右必一，左四則右亦四。通掛一之策，不五則九。五以一其四而為奇，九以兩其四而為偶。奇者三而偶者一也。

次以右手反過揲之策於右大刻，而合左手一掛二扐之策，置於格上第一小刻。以東為上，後放此。是為一變。再以兩手取左右二大刻之蓍合之。或四十四策，或四十策。復四營如第一變之儀，而置其掛扐之策於格上第二小刻，是為二變。二變所餘之策，左一則右必二，左二則右必一，左三則右必四，左四則右必三。通掛一之策，不四則八。四以一其四而為奇，八以兩其四而為偶。奇偶各得四之二焉。又再取左右大刻之蓍合之，或四十策，或三十六策，或三十二策。復四營如第二變之儀，而置其掛扐之策於格上第三小刻，是為三變。三變餘策與二變同。

既畢，乃視其三變所得掛扐過揲之策而畫其爻於版。掛扐之數，五四為奇，九八為偶。掛扐三奇合十三策，則過揲三十六策而為老陽，其畫為口，所謂重也。掛扐兩奇一偶合十七策，則過揲三十二策而為少陰，其畫為一，所謂拆也。掛扐兩偶一奇合二十一策，則過揲二十八策而為少陽，其畫為一，所謂單也。掛扐三偶合二十五策，則過揲二十四策而為老陰，其畫為乂，所謂交也。○交者，拆之聚，故為老陰；重者，單之積，故為老陽。如是每三變而成爻。第一、第四、第七、第十、第十三、第十六，凡六變並同，但第三變以下不命，而但用四十九蓍耳。第二、第五、第八、第十一、第十四、第十七，凡六變亦同。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二、第十五、第十八，凡六變亦同。凡十有八變而成卦，乃考其卦之變而占其事之吉凶。卦變別有圖說，見啓蒙。禮畢，韜蓍襲之以囊，入櫝，

加蓋，斂筆硯墨版，再焚香致敬而退。如使人筮，則主人焚香揖筮者而退。決按：筮儀，即朱子所自註者，故時本但刻大字，但似一行，其圖外二段，則雙湖胡氏所附錄，亦朱子語錄也。又揲蓍第一第四第七第十第十三第十六，俱奇三而偶一，則奇易遇而偶難遇也。此依寓尊陽之意。其餘十二變，則奇偶各二而平矣。

附朱子考變占法。節其詳，在啓蒙。

凡六爻皆不變，則占本卦彖辭，而以內卦為貞，外卦為悔。

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辭占。

二爻變，則以本卦二變爻辭占，仍以上爻為主。

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辭，而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

四爻變，則以之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下爻爲主。

五爻變，則以之卦不變爻占。

六爻變，則乾坤占二用，餘卦占之卦彖辭。

朱子語類：揲蓍之法，周禮領於太卜之官，其法度必甚詳密，今皆不可見，獨賴大傳有此數句，可以略見彷彿，而今推之，亦無不可通處，學者但不得見當時著誥，則亦且當守此，不當妄以私意橫起計度也。蓋圖非蓍無以藉是其變，若本蓍行算，筴錢當之，則去蓍益遠矣。又如所言交重之類，交者，折之聚，故爲老陰；重者，單之積，則爲老陽，亦何疑之有？然此六爻既成，而畫地以記之象耳，於揲法初无預也。答曾三異：今之說易者，先掊擊了卜筮。如下繫說卜筮，是甚次第？甚所恨者不深曉古人卜筮之法，故今說處，都是想象古人如此。若更曉得，須又有奥義可推。或曰：布蓍求卦，即其法也。曰：文卦與坤不相應，則推不去。古人於此，須有變通。或以支干推之。黃顯子錄筮短龜長，近得其說，是筮有箇病，子才一畫定，便只有三十二卦，到二畫，便只有十六卦，又到三畫便只有八卦，又到四畫，便只有四卦，又五畫便只有二卦，逢二卦，便可以着意揣度了，不如龜才鑽折便無致處，全不可容心。葉賀孫錄。廣因言浙人多尚竊卜，雖盜賊亦取決於此。曰：左傳載會卜，僭與僭言此卜，其法所以不傳。聖人作易，示人以吉凶，却無此弊，故言利貞不言利不貞，言貞吉，不言不貞吉，言利禦寇，不言利爲寇也。輔廣錄○便謂胡氏曰：朱子筮法雖備，見於啓蒙而筮儀則尤切要於此，蓋蓍以有靈則神，有所冒而人心亦曰：有致敬之所，惟人神相接，於平居閒暇之時。一旦臨事質疑，自然有如響斯答。若其與否，貪冒瀆者有關矣。又況其制度儀物曲盡其誠敬乎？此誠尚古者所不可忽也。又曰：朱子嘗謂易只是卜筮之書，本非以設教。然今九讀一卦一爻，便如筮得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又求其理之所以然者，方爲善讀。是故於乾坤當識君臣父母之分，於咸恒當識夫婦之別，於震坎艮巽離兌，當識長幼之序，於履謙當識朋友之講習，以至慎言語節飲食，當有得於頤，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當有得於損益。不諂不瀆，以謹上下之交，安其身之數語，以爲全身之道，當有得於大傳，即此而推，隨讀而受用焉，是則君平依孝依忠之微意也。雖日端策而筮，其根柢所在，亦何以尚此。

周易集解增釋卷三

分宮卦象次序

乾爲天　天風姤　天山遯　天地否
風地觀　山地剝　火地晉　火天大有
坎爲水　水澤節　水雷屯　水火旣濟
澤火革　雷火豐　地火明夷　地水師
艮爲山　山火賁　山天大畜　山澤損
火澤睽　天澤履　風澤中孚　風山漸
震爲雷　雷地豫　雷水解　雷風恒
地風升　水風井　澤風大過　澤雷隨

巽爲風　風天小畜　風火家人　風雷益
天雷无妄　火雷噬嗑　山雷頤　山風蠱
離爲火　火山旅　火風鼎　火水未濟
山水蒙　風水渙　天水訟　天火同人
坤爲地　地雷復　地澤臨　地天泰
雷天大壯　澤天夬　水天需　水地比
兌爲澤　澤水困　澤地萃　澤山咸
水山蹇　地山謙　雷山小過　雷澤歸妹

沃按此八卦次序。然文王圓圖左旋數者。不從震起而從乾起者。以乾爲諸卦之首。尊乾也。且戰乎乾。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北也。又按乾坎艮震四陽卦。每宮八陽八陰。第一第三則純陽。第五第七則純陰。其餘則陰陽配合。巽離坤兌四陰卦。亦每宮八陽八陰。第一第三則純陰。第五第七則純陽。其餘則陰陽配合。此亦陰陽自然之數也。其每宮變法。從初爻變次二次三次四次五而止。上爻不變。五之後。又變四。然後總變下三爻。第八卦復見本卦之名。所謂歸魂卦也。

上下經分卦

豫章蕭氏原上下經分卦曰。聖人之作易也。畫卦爲八而已。及重爲六十四。於是分其三十爲上篇之卦。分其三十四爲下篇之卦。既分上下。又從而序次其先後。皆有指。先儒說易者。執大傳後序兩篇爲據。不復置思。夫始作易者伏羲也。自伏羲至文王。數千年。自文王至孔子。又五六百年。二篇之分。與卦之序。已定於孔子之先矣。非卦與序待孔子出。始序次之。而分爲兩篇也。孔子之作序卦也。因卦之名。說名之義。序其名義。前後相承。以詔學者。蓋教人觀易之一法。韓康伯註易頗疑。謂孔子特以明其義耳。非易之縕也。孔穎達從而爲之說曰。聖人本定先後。自有指。非用孔子序卦之意。若原用孔子序卦之意。不應其卦二二相偶。蓋六十四卦。兩兩相對。乾與坤爲一對。屯與蒙爲一對。上經三十卦成十五對。下經三十四卦成十七對。伏羲文王先後。（沃按先後是文王所定。故曰周易。如連山首艮。歸藏首坤。又不同。蕭氏連伏羲言。未是。）以兩卦之對爲次序。非以一卦之名爲次序。辯孔之疑。不爲

无見。但雖有此疑。所以乾坤之後。受之以屯蒙。屯蒙之後。受之以需訟。其義安在。終無說以處之。先儒因循不加考論。豈非千古讀易之缺典也哉。竊謂聖人先分卦而後序。必先名卦之所以分。始可論卦之所以序。卦非特名而後序。（沃按卦名是伏羲所定。文王不過因伏羲之卦名而定其先後耳。卦非特名而後序句。尚沿吳草廬之所說也。）篇非因序而始分。作易本指。有在卦名外者。伊川先生始作上下篇義。附易傳之後。謂卦之分以陰陽。陽盛者居上。陰盛者居下。而卦有乾者居上篇。陰盛者居下。而卦有坤者居下篇。然考之上篇。有乾者十一卦。有坤者亦十一卦。下篇有坤者凡四卦。有乾者亦四卦。聖人何嘗以乾爲陽盛而居上篇。坤爲陰盛而居下篇哉。且剝有坤。又陰盛。而居上篇。大壯有乾。又陽盛。乃居下篇。伊川曰。剝雖陰長。然文則陽極。故居上篇。大壯雖陽壯。然文則陰盛。故居下篇。諸如此類。往往逐卦推義。以求合陽盛陰盛之說。故條例不一。費於辨析。朱文公作周易本義。首言簡帙重大。故分上下兩篇。並不取伊川先生之意。其意若曰。二篇本分初無義。特以簡

帙重大而分耳。孔穎達曰。二篇文王所定。今按文王所作六十四卦繇辭。適不適七百一十五字。謂之簡帙重大可乎。分爲二。各三十二卦可也。上經止三十。下經乃三十四卦。何爲而然哉。由伊川之說。則分卦有義。由文公之說。則分卦無義。謂分卦無義。似不可。謂分卦有義。則又無說以定。後學將安從。且聖人先分卦而後序乎。先序卦而後分乎。伊川曰二篇之卦既分。而後推其義而爲之次。是先分而後序也。文公曰。簡帙重大。故分上下兩篇。是先序而後

分也。然則孰是。伊川先分之說爲是。特論卦之所以分。逐卦推義以求合。非自然而然不可易者。故不得不論。夫卦之始畫也。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四方之正卦也。震東北。巽西南。艮西北。兌東南。四隅之偏卦也。周禮曰。其經卦八。方其畫而爲八也。總名經卦而已。及重而爲六十四。於是易分爲上下經。（決按此句亦未明白）且聖人若何而分之。蓋先分八卦次分餘卦附也。八卦之分者何。乾坤坎離。四正卦也。當居上經。震巽艮兌。四偏卦也。當居下經。八卦既分。餘卦以次附焉。此兩經所以分之綱領也。餘卦之分若何。六十四卦之體。八卦之體爲之也。每卦各具上下二體。則六十四卦凡具一百二十八體。乾之體十有六。（決按謂八卦自八體）坤之體十有六。六子之體各十有六。總爲一百二十八體。而成六十四卦。皆自八卦本體中分出而生者也。上經乾坤坎離之卦。下經震巽艮兌之卦。所謂八卦之本體也。其體之分出互合而生五十六卦者。八卦本體之用也。或分出而生上經之卦。或分出而生下經之卦。當考其卦體之所以分。（八卦

各十六體。或分在上經。或分在下經。或）又考其卦體之所以合。（或以此上體。合彼下體。而成其卦。或以此下體。合彼上體。而成其卦）明乎分體之義。而知上經之卦不可移之下經。下經之卦。不可移之上經。豈不偶然也。何哉。夫八卦之體。分於上經者。止於六十。分於下經者。乃六十有八。所以然者。蓋上經以乾坤坎離爲主。下經以震巽艮兌爲主。乾坤坎離本體之卦。居於上經。其體之分出於上經者用於內也。分出於下經者。用於外也。震巽艮兌本體之卦居於下經。其體之分出於下經者。用於內也。分出於上經

者用於外也。用於內爲主。用於外爲客。是故乾坤坎離之分體。在上經爲主。在下經爲客。震巽艮兌之分體。在下經爲主。在上經爲客。今以分體者詳列於後。則知上經之六十體。下經之六十八體。非偶然者也。

乾之體十有六　見上經者十二（需訟履小畜泰否同人 大有无妄大畜乾二體）　見下經者四（遯大壯 夬姤）

坤之體十有六　見上經者十二（師比泰否謙豫剝復 臨觀并坤二體）　見下經者四（明夷晉 萃升）

右乾坤之十六體。其分體之布於上下經。或十二或四。何也。康節曰。天之體四。用者三。不用者一。地之體四。用者三。不用者一。康節斯言。爲皇極經世體數發。非爲易上下經體數發也。然用其說推之。義自脗合。乾坤之體十有六。（四四）用其三。（三四）所以十二體居上經。不用者一。（一四）所以餘四體居下經。

訣按蕭氏爲乾坤而發繫。但後理不甚的確。故節取前數行。又按乾坤在下經。何以見其不用。蓋卽以卦之主客辨之。乾坤於上經爲主。故曰用。於下經爲客。故曰不用。又按上經十二。卽蓍策一奇一耦之數也。兼陰陽也。下經四。陰數也。一其四。寓陽數也。亦兼陰陽也。

又按邵子皇極經世書。以十二三十相乘。而成元會運世歲月日時。上經之數三十。而首以乾坤之十二乘之。則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亦數之自然相合者也。

坎之體十有六。　見上經者八（屯蒙需訟師 比并坎二體）　見下經者八（蹇解困井渙 節旣濟未濟）

離之體十有六　見上經者六（同人大有噬嗑 賁并離二體）　見下經者十（晉明夷家人睽革 鼎豐旅旣濟未濟）

震之體十有六　見上經者七（屯豫隨噬嗑 復无妄頤）　見下經者九（恒大壯益解豐歸 妹小過并震二體）

艮之體十有六　見上經者七（蒙謙蠱賁 剝大畜頤）　見下經者九（咸遯蹇損漸旅 小過并艮二體）

巽之體十有六　見上經者四（小畜觀 蠱大過）　見下經者十二（恒家人益姤升井鼎 漸渙中孚并巽二體）

兌之體十有六　見上經者四（履隨臨 大過）　見下經者十二（咸睽損革夬萃困歸 妹節中孚并兌二體）

右上經坎與震艮。皆陽卦也。坎之體八。震艮之體七。坎多而震艮少。離與巽兌。皆陰卦也。離之體六。巽兌之體

四離多而巽兌少蓋上經坎離爲主震巽艮兌爲客主勝於客客下於主坎八而震艮七減其一離六而巽兌四減其二陽卦減其一奇數也陰卦減其二偶數也下經巽兌與離皆陰卦也巽兌之體十二離之體十巽兌多而離少震艮與坎皆陽卦也震艮之體九坎之體八震艮多而坎少蓋下經震艮巽兌爲主坎離爲客主勝於客客下於主坎八而震艮九加其一離十而巽兌十二加其二陽卦加其一奇數也陰卦加其二偶數也○震艮巽兌之分體視坎離而爲贏縮其離之體則又視坎之體而爲進退也所以然者六子之分體惟坎之分體爲最正離震艮巽兌之體各十有六其分體或偏多於上經而下經則少或偏多於下經而上經則少獨坎之十六體中而分之分其八於上經分其八於下經所分之體最得其正也其分體之正由本體之正故也三畫者坎之本體十六體者坎之分體也坎之本體有中畫其本體正（陽畫居中不偏於上不偏於下）故其分體亦正（上下經各八體）若

夫震艮巽兌之本體則偏矣（震艮之陽畫巽兌之陰畫或偏於上或偏於下）離之本體雖有中畫然中畫乃陰也震艮巽兌之本體居偏而坎離之本體居中偏者必取正於中故震艮巽兌之體視坎離而分體（震艮之體視坎體而爲贏縮巽兌之體視離體而爲贏縮）離之本體爲陰中而坎之本體爲陽中陰效法於陽故離之分體又視坎而分體（離之體視坎體而爲進退）不可不察也惟離之本體視坎體而爲進退也則上經坎體八而離體六者離視坎體而減其二也減其二者離以其體之耦數退居於坎體之下故也（以離三畫之本體參之其上畫陽也而耦數居陽畫之下象與此合）下經坎體八而離體十者離視坎體而多其二也多其二者離以其體之耦數進居於坎體之上故也（以離二畫之本體參之其下畫陽也而偶數居陽畫之上象與此合）此所謂離視坎而分體也又上經陽體之中則坎先離後下經陰體之中則離先坎後此亦視坎而爲進退也愚考易至此始悟聖人於易經六十四卦並无衍文而獨於坎曰習坎豈无意歟由是上經之卦體六十一體不可得而增下經之卦體六

十八。一體不可得而減。其分體之數既定。斯成卦之數亦定。則上經三十卦。一卦亦不可得而增。下經三十四卦。一卦亦不可得而減。

其原上下經合卦曰。既察乎上下經卦體之所以分。當察乎上下經卦體之所以合。合上下經之卦。有主有客。故先論其主卦之合體。後論其客卦之合體。而上經乾與坤。其體皆十二。其合體之義則相類。下經兌與巽。其體皆十二。其合體之義則相類。至坎與離。震與艮。其合體之相類亦然。詳列於後。

上經

乾十二體

二體本卦乾　二體合坤成泰否

二體合坎成需訟　二體合離成同人大有

一體合震成无妄　一體合兌成履

震兌陽畫在下。故二卦於上經爲下卦。以合陽也。其於下經爲上卦。以合陰也。

一體合巽成小畜　一體合艮成大畜

巽艮陽畫在上。故二卦於上經爲上卦。以合陽也。其於下經爲下卦。以合陰也。

坤十二體

二體本卦坤　二體合乾成泰否

二體合坎成師比　二體合震成豫復

二體合艮成謙剝

一體合巽成觀　一體合兌成臨

巽陽畫在上。故於上經爲上卦。以合陽也。兌[illegible]故於上經爲下卦。以合陽也。○按乾十二體。於主卦則以二體合。於客卦則以一體合。但論主客。不論陰陽也。坤十二體。於陽卦則以二體合。於陰卦則以一體合。但論陰陽。不論主客也。此亦互見之義。

坎八體

二體本卦坎　二體合乾成需訟

二體合坤成師比　一體合震成屯

一體合艮成蒙

震陽畫在下。故於上經爲下卦。以合陽也。艮陽畫在上。故於上經爲上卦。以合陽也。○上經乾坤交。父母之交也。六子不交。男女之象也。故否泰在上經。下經六子交。夫婦之象也。故咸恒損益既濟未濟在下經。

離六體

十二體本卦離　二體合乾成同人大有

十一體合震成噬嗑　一體合艮成賁

震陽畫在下。故於上經為下卦。以合陽也。艮陽畫在上。故於上經為上卦。以合陽也。○決按此離二卦[illegible]同乾。合主卦則以二體。合客卦則以一體。又於離在上經。則合乾而不合坤。因在陽而從父也。在下經則合坤而不合乾。以在陰而依母也。

震七體

十一體合乾成无妄　二體合坤成復豫

十一體合坎成屯　一體合離成噬嗑

十一體合艮成頤　一體合兌成隨

按震艮巽兌在上經。為客卦。故皆无本卦。其震巽不相合。坎離不相合。艮兌不相合者。以在上經。乾坤交而六子不交故也。坤獨以二體合何也。蓋坤母也。三男之[illegible]然也。故先天八卦。三男皆依母。艮尤緊抱坤。故皆二體合。同於坎也。

艮七體

一體合乾成大畜　二體合坤成謙剝

一體合坎成蒙　一體合離成賁

十一體合震成頤　一體合巽成蠱

按艮合坤獨以二體者。義同震。震卦陽畫在下。故所合體。除合坤成豫外。六體皆居下卦。以貴陽也。艮卦陽畫在上。故所合體。除合坤成謙外。六體皆居上卦。以貴陽也。

巽四體

一體合乾成小畜　一體合坤成觀

一體合艮成蠱　一體合兌成大過

巽在上經。止有四體。分二體合主卦乾坤。分二體合客卦艮兌。其合主卦也。居上卦。其合客卦也。居下卦。以合巽畫之陰陽也。

兌四體

一體合乾成履　一體合坤成臨

一體合震成隨　一體合巽成大過

兌在上經。亦止四體。分二體合主卦乾坤。分二體合客卦震巽。其合主卦也。居下卦。其合客卦也。居上卦。以合兌畫之陰陽也。○決按巽兌合體之卦最整齊。乾坤皆合。女在家則依父母。於六子則各合一陽一陰。

下經

兌十二體

二體本卦兌　二體合艮成咸損

二體合離成革睽　二體合坎成困節

一體合巽成中孚　一體合震成歸妹

一體合乾成夬　一體合坤成萃

上經六子不交，下經則交矣。故兌與艮合，巽與震合，離與坎合，皆二體。震巽在上經，兌爲上卦，合兌之陰畫在下經，兌爲下卦，合兌之陽畫。兌之陰畫在上，故下經兌爲上卦，乾坤爲下卦。兌之陽畫在下，故上經兌爲下卦，乾坤爲上卦。下經離十坎八，體數多，故雖家卦而兌巽俱以二體合乾坤，在下經止有四體，故各[illegible]

巽十二體

二體本卦巽　二體合震成益恒

二體合離成家人鼎　二體合坎成渙井

一體合兌成中孚　一體合乾成姤

一體合坤成升

艮兌在下經，巽爲下卦，客也。在下經，巽爲正卦，主也。巽之陰畫在下，故下經巽爲下卦，乾坤爲上卦。巽之陽畫在上，故上經巽爲上卦，乾坤爲下卦。

震九體

二體本卦震　二體合巽成益恒

一體合兌成歸妹　一體合艮成小過

一體合離成豐　一體合坎成解

一體合乾成大壯

決按震艮俱不合坤者，以震艮在上經，合乾者一體，合坤者已二體故也。乾則平分於下經之示卦兌[illegible]乾全而坤偏也。

艮九體

二體本卦艮　二體合兌成損咸

一體合巽成漸　一體合震成小過

一體合離成旅　一體合坎成蹇

一體合乾成遯

震在下經，陰合二體外，餘五卦並以震爲上卦。下經貴陰而震之上畫陰，所謂陽在陰中，陽逆行也。艮在下經，陰合二體外，餘五卦並以艮爲下卦。下經貴陰而艮之下畫陽，所謂陽在陰中，陽逆行也。又按兌巽震艮互相合以二體，其餘俱以一體合者，以兌與艮，巽與震，本夫婦也。

離十體

二體合坤成晉明夷　二體合兌成睽革

二體合巽成鼎家人　二體合坎成既濟未濟

一體合震成豐　一體合艮成旅

離坎乾坤在下經屬客卦，故皆无本卦。離在上經，合乾不合坤，貴陽也。在下經，合坤不合乾，貴陰也。[illegible]

下經。以二體合坤。坎在上經。以二體合坤。下經離十
坎八。故離陰合坤外。餘與坎同。下經貴陰。而下經主
卦中。巽兌為陰卦。皆以二體合。坎之合巽兌同。下經
貴陰。而震之陰畫在上。故為上卦。以合陰也。艮之陰畫
在下。故為下
卦。以合陰也。

坎八體

二體合兌成節困　二體合巽成井渙

二體合離成既濟未濟　一體合震成解

十體合艮成蹇

下經貴陰。而震之陰畫在上。故為上卦。艮之陰畫在下。故為下卦。皆所以合陰也。

乾四體

十體合兌成夬　一體合巽成姤

十體合震成大壯　一體合艮成遯

乾四體。而與下經四主卦合。貴陰也。故兌震之陰畫在上。而卦亦在上。巽艮之陰實在下。而卦亦在下。

坤四體

二體合離成明夷晉　一體合兌成萃

一體合巽成升

坤在下經。不與乾坎艮震陽卦合。下經貴陰也。所合者巽離兌三女。即坤之三畫也。於此見下經為易之陰習

尤為明白。○謹按乾則无所不包。陽卦可合。陰卦亦可
合也。又兌之陰畫在上。故卦亦在上。巽之陰畫在下。故
卦亦在下。又按上經陰爻九十四。陽爻八十六。陽縮
八。合八卦之數也。下經陰爻九十八。陽爻一百單六。陽
贏八。亦八卦之數也。陽爻縮則卦多陽爻贏則卦少。故
上經除乾坤二十四體外。六子六卦。陽卦二十二陰卦
一十四。下經除乾坤八體外。陽卦二十六陰卦三十四。
陽卦多於上經。陰卦多於下經。此尊陽而賤陰也。乾坤
平而六子贏縮者。乾坤為易之門。不可偏也。六子則可
分經重矣。又按楓林朱氏有周易旁註及易象圖說
周說中所引張章蘭氏讀易考原。實發先儒之所未發。
惜未刊刻。幸畢使張居蘭皋。復舉楓林節本纂入周
析疑中。決復節其
精者。錄之於右。

義例

一曰時。消息盈虛之謂時。泰否剝復之類是也。又有指事言者。訟師噬嗑頤之類是也。又有以理言者。履謙咸恆之類是也。又有以象言者。井鼎之類是也。四者皆謂之時。

決按易之體。總以卦為時。爻為人。時即境也。爻之於卦。即人之處是境也。爻與卦相合。是人之素位而行也。故言。爻與卦相違。是人之欲幸從事也。而凶悔吝隨之矣。此見人之貴乎因時也。

一曰位。貴賤上下之謂位。王弼謂中四爻有位。而初上兩爻无位。非謂无陰陽之位也。乃謂爵位之位爾。五君位也。四近臣之位也。三雖非近。而位亦尊者也。二雖不如三四之尊。而與五為正應者也。此四爻皆當時用事。故謂之有位。初上則但以時之始終論者為多。若以位論之。則初為始進而未當事之人。上為既退而在事外之人也。故謂之無位。然此但言其正例耳。若論變例則如屯泰復臨之初。大有觀大畜頤之上。皆得時而用事。蓋以其為卦主故也。五亦有時不以君位言者。則又以其卦義所承者臣道。不及于君故也。故朱子云。常可類求。變非例測。

決按二一定是大臣之位。在內則宰輔之職。在外則牧伯之司。觀蒙二之克家。泰二之包荒。師二之懷萬邦。大有二之大車以載可知。知。但四則情更親密耳。

一曰德。剛柔中正不中正之謂德。剛柔各有善不善。時當用剛。則以剛為善也。時當用柔。則以柔為善也。唯中與正則有无不善者。然正尤不如中之善。故程子曰。正未必中。中則无不正也。六爻當位者。未必皆吉。而二五之中。則吉者獨多。以此故爾。

決按中與正。无不善。亦是以常例論。若論其變。則中正亦有不善者。不獨六二也。即以九五之陽剛中正。而亦有不善。若履五之夬履貞厲。兌五之孚於剝是也。

一曰應。曰比。應者。上下體相對應之爻也。比者。逐位相比連之爻也。易中比應之義。唯四與五比。二與五應。為最重。蓋以五為尊位。四近而承之。二遠而應之也。然近而承者。則貴乎恭順之小心。故剛不如柔之善。遠而應者。則貴乎強毅有為。故柔又不如剛之善。夫子曰二與

四周功而異位。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夫言柔之道不利遠。可見剛之道不利近矣。又可知柔之道利近。剛之道利遠矣。夫子此條。實全易之括例。　凡比與應。必一陰一陽。其情乃相求而相得。若以剛應剛。以柔應柔。則謂之无應。以剛比剛。以柔比柔。則亦无相求相得之情矣。　以此例推之。易中以六四承九五者。凡十六卦。皆吉。比曰外比於賢。小畜曰有孚惕出。觀曰利用賓于王。坎曰納約自

牖。家人曰富家。益曰中行告公從。井曰井甃无咎。漸曰或得其桷。巽曰田獲三品。渙曰渙其羣元吉。節曰安節亨。中孚曰月幾望。皆吉辭也。唯屯需與蹇。則相從於險難之中。故曰往吉。曰出自穴。曰來連。既濟則交儆於[illegible]亂之際。故曰終日戒。亦皆吉辭。　以九四承六五。亦十六卦。則不能皆吉。而凶者多。如離之焚如死如棄如。恒之田无禽。晉之鼫鼠。鼎之覆餗。震之遂泥。皆凶爻也。大有之匪彭。睽之睽孤。解之解拇。歸妹之愆期。旅之心未

快。小過之往厲必戒。雖非凶爻。而亦不純吉。惟豫之四。一陽而上下應。噬嗑之四。一陽為用獄主。豐之四。爲動主。以應乎明。大壯之壯。至四而極。未濟之未濟。至四而濟。皆卦主也。故得吉利之辭。而免凶咎。　以九二應六五者。十六卦。皆吉。蒙之子克家。師之在師中。泰之得尚於中行。大有之大車以載。蠱之幹母蠱而得中道。臨之咸臨吉无不利。恒之悔亡。大壯之貞吉。睽之遇主于巷。解之得黃矢。損之弗損益之。升之利用禴。鼎之有實。

皆吉辭也。惟大畜之輿說輹。則時當止也。歸妹利幽貞則時當守也。未濟曳輪貞吉。則時當待也。亦非凶辭也。　以六二應九五。亦十六卦。則不能皆吉。而凶吝者有之。如否之包承也。同人之于宗吝也。隨之係小子失丈夫也。觀之闚觀可醜也。咸之咸其腓凶也。皆非吉辭也。屯之屯如邅如。遯之鞏用黃牛。蹇之蹇蹇匪躬。既濟之喪茀勿逐。則以遭時之艱。而顯其貞順之節者也。惟比之自內也。无妄之利有攸往也。家人之在中饋貞吉也。

益之永貞吉也。萃之引吉无咎也。革之己日乃孚貞吉
漸之飲食衎衎也。皆遭當上下合德之時。故其辭皆
吉。夫子所謂其要无咎。其用柔中者。信矣。
自二五之外。亦有應焉。自四五之外。亦有比焉。然其義
不如應五承五之重也。 以應言之。四與初。猶或取相
應之義。三與上。則取應義者絶少矣。其故何也。四。大臣
之位也。居大臣之位。則有以人事君之義。故必取在下
之賢德以自助。此其所以相應也。上居事外。而下應於

協齋梓

當事之人。則失清高之節矣。三居臣位。而越五以應上。
則失勿二之心矣。此其所以不相應也。然四之應初而
言者。亦惟以六四應初九耳。蓋初九有剛德之賢。而六
四有善下之美。故如屯賁之求婚媾也。頤之虎視耽耽
也。損之使遄有喜也。皆吉也。若九四應初六。則反以下
交小人為累。大過之不橈乎下。解之解而拇。鼎之折足
是也。 以比言之。惟五與上。或取相比之義。餘[illegible]
比義者絶少。其故何也。五。君位也。尊莫尚焉。而能下於
上者。則尚其賢也。此其所以有取也。然亦惟六五遇上
九乃取斯義。蓋上九為高世之賢。而六五為虛中之主。
故如大有大畜之六五上九。孔子則贊之以尚賢。頤鼎
之六五上九。孔子則贊之以養賢。其辭皆最吉。若以九
五比上六。則亦反以尊寵小人為累。如大過之老婦得
其士夫。咸之志末。夬之莧陸。兌之孚于剝。皆是也。獨隨
之九五下上六。而義有取者。卦義剛來下柔故爾。若初
與二。二與三。三與四。則非正應而相比者。或恐陷於朋

協齋梓

黨比周之失。故其義不重。 此皆例之常也。若其爻為
卦主。則彖爻皆以比之應之為吉凶焉。故五位之為卦
主者。不待言矣。如豫四為卦主。則初鳴而三盱。剝上為
卦主。則三无咎而五无不利。復初為卦主。則二下仁而
四獨復。夬上為卦主。則三壯頄而五莧陸。姤初為卦主。
則二包有魚。而四包无魚。此又易之大義。不可以尋常
比應之例論也。

卦主

乾以九五為卦主 成氣主九二

坤以六二為卦主 成氣主六五

屯以初九九五為卦主 按秋山王氏亦主初五而爻誤以為初九爻重

蒙以九二六五為卦主 按秋山王氏單主二決以為可兼主上九

需以九五為卦主 秋山王氏同

訟以九五為卦主 諸爻皆訟者唯九五是無訟訟者自然當主九五王秋山則主九二以卦辭本蓋中實指九二也然就卦辭本義看來則上九亦所以成訟者

師以九二六五為卦主 秋山王氏單主二以卦辭丈人專指二也

比以九五為卦主 秋山王氏同按一陽之卦皆以一陽為主若復若師若謙若剝是也而比之一陽居尊位尤天下之所共欲比者書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九五有焉

小畜以六四為成卦主而九五則主卦之主也 王秋山單主六四爻穩

履以六三為成卦之主而九五則主卦之主也 王秋山單主六三

泰以九二六五為卦主 玩本義亦然王秋山則以全體取而无主爻同是說但云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也

否以六二九五為卦主 秋山王氏亦以全體取而无主爻以象但云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也但休否之責在九五則九五自當為卦主也

同人以六二九五為卦主 按秋山王氏單主六二蓋一陰五陽自當以一陰為主也

大有以六五為卦主 按一陰之卦皆以一陰為主若姤若同人若履若小畜若夬是也況大有六五居尊位象傳所謂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者正詩所謂豈弟君子四方為綱者故王秋山亦單主六五

謙以九三為卦主 此一陽之卦也故秋山王氏亦主九三

豫以九四為卦主 此亦一陽之卦故秋山同

隨以初九九五為卦主 王秋山主初九上六以其為震兌之主爻也然不若主初九九五為是

蠱以六五為卦主 王秋山主初上蓋一是巽主一是艮主也

臨以初九九二為卦主 按臨之義以二陽臨四陰自當以兩陽為主王秋山主三未是

觀以九五上九為卦主 王秋山亦主五上而爻但以卦辭本義似可單主九五

噬嗑以六五為卦主 現象辭本義似可以九四為主王秋山亦引頤中有物句亦似主九四

剝以上九為卦主 剝之上九即復之初九自當為主

復以初九為卦主 王秋山同

漸以六二九五爲卦主　王秋山則主三四以其爲艮巽之主爻也

歸妹以六三上六爲成卦之主而六五又主卦之主也　王氏主三四以其爲兌震主爻也洪按漸歸妹二卦其主爻俱未明悉似當以兩卦論不必存主爻

豐以六五爲卦主　王秋山主三四以其爲離震主爻也然六爻惟六五最吉自當主六五

旅以六五爲卦主　秋山主三與五以艮離主爻也然就六爻觀主五自穩

巽以九五爲卦主　秋山主初與四以其爲上下巽之主爻也然九五爻辭合中命義自應主九五

兌以九二九五爲卦主　秋山主三上以其爲兩兌之主爻也

渙以九五爲卦主　秋山主二四以其爲坎之主爻也然統六爻觀五實爲合渙之主

節以九五爲卦主　秋山兼主三五不若專主五合當位以節中正以通之義

中孚以九二九五爲卦主六三六四成卦之主也　秋山主三四

小過以二五爲卦主　秋山則主三四洪按須兼說二五三四合象得中剛失位不中之義

既濟以六二爲卦主

未濟以六五爲卦主

周易集解增釋卷三終

周易集解增釋卷四

王氏畧例

洪按王氏輔嗣周易畧例。雖與程朱不盡合。而於易之大旨。固可旁通也。況古閣所刻十三經註疏。竟遺之。遂使學者不能盡見。今錄之而不敢節。志在存古人之全書。使好古者可參考云爾。

明彖

夫彖者何也。統論一卦之體。明其所由之主者也。夫衆不能治衆。治衆者至寡者也。夫動不能制動。制天下之動者。貞夫一者也。故衆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致一也。動之所以

得咸運者。原必无二也。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統之有宗。會之有原。故繁而不亂。衆而不惑。故六爻相錯。可舉一以明也。剛柔相乘。可立主以定也。是故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莫之備矣。故自統而尋之。物雖衆。則知可以執一御也。由本以觀之。義雖博。則知可以一名舉也。故處璇璣以觀大運。則天地之動。未足怪也。據會要以觀方來。則六合輻輳。未足多也。故舉卦之名。義有主矣。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夫古今雖殊。軍國異容。中之爲用。故未可遠也

品制萬變。宗主存焉。彖之所尚。斯為盛矣。夫少者。多之所貴也。寡者。衆之所宗也。一卦五陽而一陰。則一陰為之主矣。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為之主矣。夫陰之所求者陽也。陽之所求者陰也。陽苟一焉。五陰何得不同而歸之。陰苟隻焉。五陽何得不同而從之。故陰爻雖賤。而為一卦之主者。處其至少之地也。或有遺爻而舉二體者。卦體不由乎爻也。繁而不憂亂。變而不憂惑。約以存博。簡以濟衆。其唯彖乎。亂而不能惑。變而不能渝。非天下之至賾。其孰能與於此乎。故觀彖以斯。義可見矣。

明爻通變

夫爻者何也。言乎變者也。變者何也。情偽之所為也。夫情偽之動。非數之所求也。故合散屈伸。與體相乖。形躁好靜。質柔愛剛。體與情反。質與願違。巧歷不能定其算數。聖明不能為之典要。法制所不能齊。度量所不能均也。為之乎豈在夫大哉。陵三軍者。或懼於朝廷之儀。暴威武者。或困於酒色之娛。近不必比。遠不必乖。同聲相應。高下不必均也。同氣相求。體質不必齊也。召雲者龍。命呂者律。故二女相違。而剛柔合體。隆墀永歎。遠壑必盈。投戈散地。則六親不能相保。同舟而濟。則胡越何患乎異心。故苟識其情。不憂乖遠。苟明其趣。不煩強武。能說諸心。能研諸慮。睽而知其類。異而知其通。其唯明爻者乎。故有善邇而遠至。命宮而商應。脩下而高者降。與彼而取此者服矣。是故情偽相感。遠近相追。愛惡相攻。吉凶相推。見情者獲。直往則違。故擬議以成其變化。語成器而後有格。不知其所以為主。鼓

舞而天下從者。見乎其情者也。是故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无體。一陰一陽而无窮。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哉。是故卦以存時。爻以示變。

明卦適變通爻

夫卦者時也。爻者適時之變也。夫時有否泰。故用有行藏。卦有大小。故辭有險易。一時之制。可反而用也。一時之吉可反而凶也。故卦以反對。而爻亦皆變。是故用无常道。事

无軌。處動靜屈伸。唯變所適。故名其卦。則吉凶從其類。存其時。則動靜應其用。尋名以觀其吉凶。舉時以觀其動靜。則一體之變。由斯見矣。夫應者。同志之象也。位者。爻所處之象也。承乘者。逆順之象也。遠近者。險易之象也。內外者。出處之象也。初上者。始終之象也。是故雖遠而可以動者。得其應也。雖險而可以處者。得其時也。弱而不懼於敵者。得所據也。憂而不懼於亂者。得所附也。柔而不憂於斷者。得所御也。雖後而敢為之先者。應其始也。物競而獨安於

靜者。要其終也。故觀變動者。存乎應。察安危者。存乎位。辯順逆者。存乎承乘。明出處者。存乎內外。遠近終始。各存其會。辟險尚遠。趣時貴近。比復好先。乾壯惡首。明夷務闇。豐尚光大。吉凶有時。不可犯也。動靜有適。不可過也。犯時之忌。罪不在大。失其所適。過不在深。動天下。滅君主。而不可危乎。侮妻子。用顏色。而不可易也。故當其列貴賤之時。其位不可犯也。遇其憂悔吝之時。其介不可慢也。觀爻思變。變斯盡矣。

明象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生於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生於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也。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於意而存象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於象而存

言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則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盡意。而象可忘也。重畫以盡情。而畫可忘也。是故觸類可為其象。合義可為其徵。義苟在健。何必馬乎。類苟在順。何必牛乎。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為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為馬。而或者定馬於乾。案文責卦。有馬无乾。則偽說滋漫。難可紀矣。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縱復或值。而義无所取。蓋存象忘意之由也。忘

象以求其意義斯見矣。

辯位

案象无初上得位失位之文。又繫辭但論三五二四同功異位。亦不及初上。何乎。唯乾上九文言云。貴而无位。需上六云雖不當位。若以上為陰位耶。則需上六不得云不當位也。若以上為陽位耶。則乾上九不得云貴而无位也。陰陽處之皆云非位。而初亦不說當位失位也。然則初上者是事之終始。无陰陽定位也。故乾初謂之潛。過五謂之无位。未有處其位而云潛。上有位而云无者也。歷觀衆卦盡亦如之。初上无陰陽定位亦以明矣。夫位者。列貴賤之地。待才用之宅也。爻者。守位分之任。應貴賤之序者也。位有尊卑。爻有陰陽。尊者陽之所處。卑者陰之所履也。故以尊為陽位。卑為陰位。去初上而論位分。則三五各在一卦之上。亦何得不謂之陽位。二四各在一卦之下。亦何得不謂之陰位。初上者體之終始。事之先後也。故位无常分。事无常所。非可以陰陽定也。尊卑有常序。終始无常主。故繫辭但論爻功位之通例。而不及初上之定位也。然事不可无終始。卦不可无六爻。初上雖无陰陽本位。是終始之地也。統而論之。爻之所處。則謂之位。卦以六爻為成。則不得不謂之六位時成也。

略例下

凡體具四德者。則轉以勝者為先。故曰元亨利貞也。其有先貞而後亨者。由於貞也。

凡陰陽者。相求之物也。近而不相得者。志各有所存也。故凡陰陽二爻。率相比而无應。則近而不相得。有應則雖遠而相得。然時有險易。卦有小大。同救以相親。同辟以相疏。故或有違斯例者也。然存時以考之。義可得也。

凡彖者。統論一卦之體者也。象者。各辯一爻之義者也。故履卦六三為兌之主。以應於乾。成卦之體在斯一爻。故彖敘其應。雖危而亨也。象則各言六爻之義。明其吉凶之行。去六三成卦之體。而指說一爻之德。故危不獲亨而見咥也。訟之九二。亦同斯義。

凡彖者，通論一卦之體者也。一卦之體，必由一爻為主。則指明十爻之美，以統一卦之義。大有之類是也。卦體不由乎一爻，則全以二體之義明之。豐卦之類是也。

凡言无咎者，本皆有咎者也。防得其道，故得无咎也。吉无咎者，本亦有咎，由吉故得免也。无咎吉者，先免於咎，而後吉從之也。或亦處得其時，吉不待功，不犯於咎，則獲吉也。或有罪自已招，无所怨咎，亦曰无咎。故節六三曰：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此之謂矣。

卦略 凡十一卦

䷂屯。此一卦，皆陰爻求陽也。屯難之世，弱者不能自濟，必依於彊，民思其主之時也。故陰爻皆先求陽，不召自往，馬雖班如，而猶不廢，不得其主，无所馮也。初體陽爻，處首居下，應民所求，合其所望，故大得民也。

䷃蒙。此一卦，陰爻亦先求陽。夫陰昧而陽明，陰困童蒙，陽能發之。凡不識者求問識者，識者不求所告；闇者求明，明者不諮於闇。故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也。故六三先唱，則犯於為女，四遠於陽則困蒙吝，初比於陽則發蒙也。

䷉履。雜卦曰：履，不處也。又曰：履者，禮也。謙以制禮，陽處陰位，謙也。故此一卦，皆以陽處陰為美也。

䷒臨。此剛長之卦也。剛勝則柔危矣，柔有其德，乃得免咎。故此一卦，陰爻雖美，莫過无咎也。

䷓觀之為義，以所見為美者也。故以近尊為尚，遠之為吝。

䷛大過者，棟橈之世也。本末皆弱，棟已橈矣。而守其常，

則是危而不扶，凶之道也。以陽居陰，拯弱之義也。故陽爻皆以居陰位為美。濟衰救危，唯在同好，則所贍褊矣。故九四有應則有它吝，九二无應則无不利也。

䷠遯。小人浸長，難在於內，亨在於外，與臨卦相對者也。臨，剛長則柔危；遯，柔長故剛遯也。

䷡大壯。未有違謙越禮能全其壯者也。故陽爻皆以處陰位為美。用壯處謙，壯乃全也；用壯處壯，則觸藩矣。

䷣明夷，為闇之主，在於上六。初最遠之，故曰君子于行。

五最近之。而難不能溺。故謂之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三處明極而征至闇。故曰南狩獲其大首也。

☲☱睽者。睽而通也。於兩卦之極觀之。義最見矣。極睽而合。極異而通。故先見怪焉。洽乃疑亡也。

☳☲豐此一卦明以動之卦也。尚於光顯宣陽發暢者也。故爻皆以居陽位又不應陰爲美。其統在於惡闇不已矣。小闇謂之沛。大闇謂之蔀。闇甚則明盡。未盡則明昧。明盡則斗星見。明微則見沬。无明則无與乎世。見沬則不可以

大事。折其右肱。雖左肱在。豈足用乎。日中之盛而見沬而已。豈足任乎。

歷代先儒論易

唐孔氏曰。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禮緯含文嘉曰。伏犧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伏犧則而象之。乃作八卦。故孔安國馬融王肅姚信等並云。伏犧得河圖而作易。是則伏犧雖得河圖。復須仰觀俯察。以相參正。然後畫卦。伏犧初畫八卦。萬物之象。皆在其中。故繫辭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是也。雖有萬物之象其萬物變通之理。猶自未備。故因其八卦而更重之。卦有

六爻。遂重爲六十四卦也。繫辭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是也。然重卦之人。諸儒不同。凡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爲伏犧畫卦。鄭玄之徒。以爲神農重卦。孫盛以爲夏禹重卦。史遷等以爲文王重卦。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案繫辭神農之時。已有蓋取益與噬嗑。以此論之。不攻自破。其言神農重卦。亦未爲得。今以諸文驗之。案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創造之爲也。神農以後。便是述脩。不可謂之作也。則幽贊用蓍。謂伏犧矣。故

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犧。上繫論用蓍云。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既言聖人作易。十八變成卦。明用蓍在六爻之後。非三畫之時。伏犧用蓍。即伏犧已重卦矣。說卦又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既言聖人作易。兼三才而兩之。又非神農始重卦矣。又上繫云。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

其占。此之四事。皆在六爻之後。何者。三畫之時。未有彖繇。不得有尚其辭。因而重之。始有變動。三畫不動。不得有尚其變。揲蓍布爻。方用之卜筮。蓍起六爻之後。三畫不得有尚其占。自然中間以制器者尚其象。亦非三畫之時。今伏犧結繩而為罔罟。則是制器。明伏犧已重卦矣。又周禮小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明三皇已有書也。下繫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既象夬卦而造書契。伏犧有書契。則有夬卦矣。故孔安國書序云。古者伏犧

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又曰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是也。又八卦小成。爻象未備。重三成六。能事畢矣。若言重卦起自神農。其為功也。豈比繫辭而已哉。何為易緯等數所歷三聖。但云伏犧文王孔子。竟不及神農。明神農但有蓋取諸益。不重卦矣。故今依王輔嗣以伏犧既畫八卦。即自重為六十四卦。為得其實。其重卦之意。備在說卦。此不具敘。伏犧之時。道尚質素。畫卦重爻。足以垂法。後代澆訛。德不如古。爻象不足以為教。

故作繫辭以明之。右論重卦之人

案。周易太卜三易云。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云。連山伏犧。歸藏黃帝。鄭玄易贊及易論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鄭玄又釋云。連山者。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於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備。鄭玄雖有此釋。更无所據之文。先儒因此遂為質文之義。皆煩而无用。今所不取。案世譜等群書。神農一曰連山氏。亦曰列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既是代號。則

周易稱周取岐陽地名毛詩云周原膴膴是也又文王作
易之時正在羑里周德未興猶是殷世也故題周別於殷
以此文王所演故謂之周易其猶周書周禮題周以別餘
代故易緯云因代以題周是也先儒又兼取鄭說云既指
周代之名亦是普徧之義雖欲无所遐棄亦恐未可盡通
其易題周因代以稱周是先儒更不別解唯皇甫謐云文
王在羑里演六十四卦著七八九六之爻謂之周易以此
文王安周字其繫辭之文連山歸藏无以言也。右論三易名

其周易繫辭凡有二說一說以卦辭爻辭並是文王所作
知者案繫辭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
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
紂之事耶又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犧卦道演德者文成命
者孔通卦驗又云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準此
諸文伏犧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易歷三聖只謂此
也故史遷云文王囚而演易即是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鄭
學之徒並依此說也二以爲驗爻辭多是文王後事案說
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爲王
若爻辭是文王所制不應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
箕子之明夷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豫
言箕子之明夷又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
說者皆云西鄰謂文王東鄰謂紂武王之時紂尚南面豈
容自言己德受福勝殷又欲抗君之國遂言東西相鄰而
已又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
被流言之謗亦得爲憂患也驗此諸說以爲卦辭文王爻

辭周公馬融陸績等並同此說今依而用之所以只言三
聖不數周公者以父統子業故也案禮稽命徵曰文王見
禮壞樂崩道孤無主故設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其三百三
千即周公所制周官儀禮明文王本有此意周公述而成
之故繫之文王然則易之爻辭蓋亦是文王本意故易緯
但言文王也。右論卦辭文辭誰作
案乾鑿度云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故易卦六十四
分爲上下而象陰陽也夫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

象陽也。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陰也。乾坤
者，陰陽之本始，萬物之祖宗，故為上篇之始而尊之也。離
為日，坎為月，日月之道，陰陽之經，所以始終萬物，故以坎
離為上篇之終也。咸恒者，男女之始，夫婦之道也。人道之
興，必由夫婦，所以奉承祖宗，為天地之主，故為下篇之始
而貴之也。既濟未濟為最終者，所以明戒慎而全王道也。
以此言之，則上下二篇，文王所定，夫子作緯以釋其義也。
右論分上下二篇

周易集解增釋卷四　　十六

其彖象等十翼之辭，以為孔子所作，先儒更无異論。但數
十翼亦有多家，既文王易經本分為上下二篇，則區域各
別，彖象釋卦亦當隨經而分，故一家數十翼云：上彖一，下
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
九，雜卦十。鄭學之徒並同此說，故今亦依之。右論夫子十翼
子夏傳云：雖分為上下二篇，未有經字，經字是後人所加。
不知起自誰始。案前漢孟喜易本云：分上下二經，是孟喜
之前已題經字。其篇題經字雖起於後，其稱經之理則久
在於前。故禮記經解云：絜靜精微，易教也。既在經解之篇，
是易有稱經之理。案經解之篇備論六藝，則詩書禮樂並
合稱經。而孝經緯稱易建八卦，序六十四卦，轉成三百八
十四爻，運機布度，其氣轉易，故稱經也。但緯文鄙僞，不可
全信。其八卦方位之所，六爻上下之次，七八九六之數，內
外承乘之象，入經別釋，此未具論也。右論誰加經字
龍出於河，則八卦宣其象；麟傷於澤，則十翼彰其用。業資
九聖，時歷三古。及秦亡金鏡，未墜斯文，漢理珠囊，重興儒

周易集解增釋卷四　　十七

雅。其傳易者，西都則有丁孟京田，東都則有荀劉馬鄭，大
體更相祖述，非有絕倫。唯魏世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所
以江左諸儒並傳其學，河北學者罕能及之。其江南義疏
十有餘家，皆辭尚虛玄，義多浮誕。原夫易理難窮，雖復玄
之又玄，至於垂範作則，便是有而教有。若論住內住外之
空，就能就所之說，斯乃義涉於釋氏，非為教於孔門也。右論錄下[illegible]序
莊子周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

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
司馬氏子長曰：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
班氏孟堅曰：六藝之文，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爲終始也。
文中子通曰：蓋九師興而易道微。（淮南王聘九人明易者，撰道訓二十篇，號九師。）

易三傳作而春秋散。　劉炫問易。子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已，况吾儕乎。（謂聖人終身立易中。）炫曰：我讀之於朝，無我謀者。子不答。退謂門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子讀易至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矣。至雜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　薛收問一卦六爻之義。子曰：卦也者，著天下之時也。爻也者，傚天下之動也。趨時有六動，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也。收曰：敢問六爻之義。子曰：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誰能過乎。　子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針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　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故君子畏之。無遠近高深而不應也，無洪纖曲直而不當也。故歸之於天。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決按文中子在六朝欲紹尼山之統，亦豪傑之士也。惜其過於自信，其弟子所紀中說十篇，竟欲擬論語識，不亦僭乎。故朱子譏之，然其所言亦如有得於易者，故錄之。）
周子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

易何止五經之原，其天地鬼神之奥乎。（通書）
張子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大小，及繫辭其爻，必告以君子之義。（正蒙）
程子曰：作易者自天地幽明，以至於昆蟲草木微細，无不合於道。（胡氏本）
張閎中以書問易之義本起於數。程子答曰：謂義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

之意思。乃暮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學是也。又曰。理无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張繹錄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无所不通。楊迪錄

觀易須看時。然後觀逐爻之才。一爻之間。常包涵數意。聖人常取其重者而爲之辭。亦有易中言之已多。取其未嘗言者。亦不必重事。又有且言

其時。不及其爻之才。皆臨時參考。須先看卦乃看得繫辭。呂與叔東見錄

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和靖焞錄

伊川謂堯夫。知易數爲知天。知易理爲知天。堯夫云。還須知易理爲知天。上蔡語錄

易數須是默識心通。只窮文義。徒費力。呉氏書記

古之學者。皆有傳授。如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者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之意云。爾。如繫辭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

朱子曰。聖人作易之初。蓋是仰觀俯察。見得盈乎天地之間。无非一陰一陽之理。有是理則有是象。有是象則其數便是在這裏。非特河圖洛書爲然。蓋所謂數者。祇是氣之分限節度處。得陽必奇。得陰必偶。凡物皆然。而圖書爲特巧。而著耳。於是聖人因之而畫卦。其始也。只是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而已。但才有兩。則便有四。才有四。則有八。又從而再倍之。便是十六。決按十六二字。疑六十四之悞。蓋自其无朕之中而无窮之數已具。不待安排而其勢有不容已者

卦畫雖立。便有吉凶在裏。蓋是陰陽往來交錯於其間。其時則有消長之不同。長者便爲主。消者便爲客。事則有當否之或異。當者便爲善。否者便爲惡。即其主客善惡之辨而吉凶見矣。故曰八卦定吉凶。吉凶既決定而不差。則以之立事。而大業自此生矣。此聖人作易教民。占筮而以開天下之愚。以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事者如此。大率天下之道。只是善惡而已。但所居之位不同。所居之時既異。而其幾甚微。只爲天下之人不能曉會。所以聖人因此占

筮之法，以曉人。使人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不迷
於是非得失之塗。所以是書夏商周皆用之。其所言雖不
同，其辭雖不可盡見。洪按：此二句，則朱子亦以連山歸藏
為有辭矣。此當為朱子定說。其有謂
文周以前未有辭者，或是
未定之說，或是記者之悞。然皆太卜之官掌之，以為占筮
之用。有所謂繇辭者，左氏所載，尤可見古人用易處。蓋其
所謂象者，皆是假此衆人共曉之物，以形容此事之理，使
人知所取舍而已。故自伏羲而文王周公，雖自略而詳，所
謂占筮之用則一。蓋即那占筮之中，而所以處置是事之

理，便在那裏了。故其法若粗淺，而隨人賢愚，皆得其用。蓋
是文王雖是有定象，有定辭，皆是虛設。此箇地頭，合是如
此處置，初不粘着物上。故一卦一爻，足以包無窮之事，不
可只以一事指定說他裏面也。有指一事說處，如利建侯、
利用祭祀之類，其他皆不是指一事說。此所以見易之為
用，无所不該，无所不徧。但看人如何用之爾。到得夫子，方
始純以理言，雖未必是羲文本意，而事上說理，亦是如此。
但不可便以夫子之說為文王之說也。葉賀孫錄　天地之間，別

有甚事？只是陰與陽兩箇字，看是甚麼物事，都離不得。只
就身上體看，才開眼，不是陰，便是陽，密拶拶在這裏，都不
着得別物事。不是仁，便是義；不是剛，便是柔。只自家要做
向陽（前），便是陽；才收退，便是陰。意思才動，便是陽；靜，便是陰。
未消別看，只是一動一靜，便是陰陽。伏羲只因此畫卦以
示人。若只就一陰一陽，又不足以該衆理，於是錯綜為六
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初只是許多卦爻，後來聖人又繫
許多辭在下。如他書，則元有這事，方說出這箇道理。易則

未曾有此事，先假託都說在這裏。又曰：陰陽是氣，才有理，
便有此氣；才有此氣，便有此理。天下萬事萬物，何者不出
於此理？何者不出於陰陽？　易只是陰陽錯綜交換代易。
莊生曰：易以道陰陽。不為无見。如奇偶剛柔，便只是陰陽
做了易。　天地間只是一箇氣，自今年冬至到明年冬至，
又把來折做兩截，前面底便是陽，後面底便是陰；又折做
四截，便是四時。氣自下而上，只有六層。陽氣到地面上時，
下面便冷了。只是這六位，陽長到那第六位，極了，无去處。

上面只是漸次消去些箇時。下面便生些箇了。那便是陰。又曰。陽氣只是六層。只管上去。上盡後。下面空缺處便是陰。曼淵錄　陰陽只是一氣。陽之退。便是陰之生。不是陽退了。又別有箇陰生。陳淳錄　陰陽推行底。只是一箇。對待底。只是兩箇。如日月水火之類。皆是兩箇。推行底。如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對待底。如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李方子錄　潔靜精微之謂。易自是不惹著事。只懸空說一樣道理。不比是他書。各著上事說。所以後來道家取之。與老子為類。便是老子說

語也。不就事上說。又曰。潔靜精微。是不犯手。黃[illegible]子錄。以上七門論太極陰陽卦畫　問卦下之辭為彖辭。左傳以為繇辭何也。先生曰。此只是彖辭。故孔子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如元亨利貞。乃文王所繫卦下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此名彖辭。彖。斷也。陸氏音中語。所謂彖之經也。大哉乾元以下。孔子釋經之辭。亦謂之彖。所謂彖之傳也。爻下之辭。如潛龍勿用。乃周公所繫之辭。以斷一爻之吉凶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所謂大象之傳。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所謂小

象之傳。皆孔子所作也。天尊地卑以下。孔子所述繫辭之傳。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元經可附。而自分上繫下繫也。左氏所謂繇字。洪揆繇音胄。今但恐刻誤。音由。從彖。疑亦是言繫辭。繫辭者。於卦下繫之以辭也。董銖錄　通書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精是聖人本意。蘊是偏旁帶來道理。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聖人本意底。如文言繫辭。皆孔子之言。皆是因卦而發。沈僩錄　彖爻之辭亦是文周兩聖人心有所感。因卦以發者。但言孔子舉一隅耳。不可一例作重看。以上二段論四聖之易。

上古之時。民心昧然。不知吉凶所在。故聖人作易。教之卜筮。吉則行之。凶則避之。此是開物成務之道。故繫辭云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正謂此也。初但有占而無文。往往如今人用火珠林起課者相似。但用其爻。而不用其辭。則知古人占不待辭而後見吉凶。至孔子又恐人不知其所以然。故又復逐爻解之。謂此爻所以吉者。謂以中正也。此爻所以凶者。謂不當位也。明言之使人易曉爾。至如文言之類。卻又就上面發明道理。非是

本意。如此。方可學易。潘時舉錄 聖人一部易。皆是假借虛設之
辭。蓋緣天下之理。若正說出。便只作一件用。唯以象言。則
當卜筮之時。看是甚事。都來應得。潘時舉錄 易只是設箇卦象
以明吉凶而已。更无他說。 上古之易。方是利用厚生。周
易始有正德意。如利貞。是教人利於貞正。貞吉。是教人貞
正則吉。至孔子。則說得道理又多。 易是箇有道理底卦
影。易以卜筮作。許多道理便也在這裏。賀孫錄 易本卜筮之
書。後人以為止於卜筮。至王弼用老莊解。後人便只以為

理。而不以為卜筮。亦非。想當初伏羲畫卦之時。偶見得一
是陽。二是陰。從而畫放那裏。只是陽為吉。陰為凶。无文字。
某不敢說。竊意如此。後文王見其不可曉。故為之作彖辭。
或占得爻處不可曉。故周公為之作爻辭。又不可曉。故孔
子為之作十翼。皆解當初之意。今人不看卦爻而看繫辭。是
猶不看刑統而看刑統之序例也。安能曉。今人須以卜筮
之書看之。方得。不然不可看易。甘節錄 易只是為卜筮而作
故周禮分明言太卜掌三易。連山歸藏周易。古人於卜筮

之官。立之凡數人。秦去古未遠。故周易亦以卜筮得不焚。
今人才說易是卜筮之書。便以為辱累了易。見夫子許多
道理。便以為易只是說道理。殊不知其言吉凶悔吝。皆有
理。而其教人之意。无不在也。 而今所以難理會時。蓋緣
亡了那卜筮之法。如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連山歸藏周
易。便是別有理會周易之法。而今却只有上下經兩篇。皆
不見許多法了。所以難理會。今人却道聖人言理。而其中
因有卜筮之說。他說理後。說從那卜筮上來做甚麼。黃卓錄

易只是與人卜筮以決疑惑。若道理當為。固是便為。若道
理不當為。自是不可做。何用更占。却是有一樣事。或吉或
凶。或兩岐道理。處置不得。所以用占。沈僩錄 今學者諱言易
本為卜筮作。須要說做義理作。若果為義理作時。何不直
述一件文字。如中庸大學之書。言義理以曉人。須得畫八
卦則甚。輔廣錄 大抵易之卦爻。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有用
處。楊與立錄 陽爻多吉。陰爻多凶。又看他所處之地位如何。黃顯
子錄 易中大概陽吉而陰凶。間亦有陽凶而陰吉者。何故。蓋

有當為有不當為若當為而不為不當為而為之雖陽亦
凶。林學蒙錄 易中却是貞吉不曾有不貞吉都是利貞不曾說
利不貞如占得乾卦固是大亨下則云利貞蓋正則利不
正則不利至理之權輿聖人之至教寓其間矣大率是為
君子設非小人盜賊所得竊取而用橫渠云易為君子謀
不為小人謀極好 葉賀孫錄 易中利字多為占者設如利涉大
川是利於行舟也利有攸往是利於啟行也 黃義剛錄 利用祭
祀利用享祀是卜祭吉田獲三狐田獲三品是卜田吉公

用享於天子是卜朝覲吉利建侯是卜立君吉利用為依
遷國是卜遷國吉利用侵伐是卜侵伐吉之類 以上十答呂伯恭
六經論易為卜筮作 今人讀易當分為三等看伏羲之易如未有許
多彖象文言說話方見得易之本意只是要作卜筮用如
伏羲畫卦那裏自有許多文字言語只是某卦有某象如
乾有乾之象坤有坤之象而已今人說易未曾有乾坤之
象便先說乾坤之理所以說得多无情理及文王周公分
為六十四卦 洪按謂文王定六十四卦前典 添入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
牝馬之貞 洪按不說周公繫爻疑有誤 早不是伏羲之意已是文王周
公自說出一般道理了然猶是就人占處說如占得乾卦
則大亨而利於正耳及孔子繫易作彖象文言則以元亨
利貞為乾之四德又非文王之易矣 沈僩錄 伏羲是未有卦
時畫出來文王是就那現成底說故學者且依古易次第
先讀本文則見本旨矣 董銖錄 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辭本
為卜筮者斷吉凶而具訓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
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

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以為不足
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
主一事而言无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
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托
卦象為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故今欲凡讀一卦一爻便如
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辭義之所指以為吉凶可否之決
然後考其象之所以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推之於事
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脩身治國皆有可用竊 以

為如此求之。似得三聖之遺意（呂伯恭答）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伊川易傳又是程氏之易也。故學者且依古易次第。先讀本爻。（決按文字疑文字之悮）則見本旨矣

（黃顆子錄）讀易之法。先讀正經。不曉。則將彖象繫辭來解。又曰易文辭如籤辭（甘節錄）問易如何讀。答云。只要虛其心以求其義。不要執已見。讀他書亦然。（金去僞錄）看易須看他未畫卦以前。是怎生模樣。却就這裏看。他許多卦爻象數。非是杜撰。都是合如此。未畫以前。便是寂然不動。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只是箇至虛至靜而已。忽然在這至虛至靜之中。有箇象。方說出許多象數吉凶道理。所以禮曰。潔靜精微。易數也。蓋易之為書。是懸空做出來。如書便真箇有這政事謨訓。方做出書來。詩便真箇有這人情風俗。方做出詩來易都都无這已往底事。只是懸空做底。未有爻畫之先。在易則渾然一理。在人則湛然一心。既有爻畫。方見得這爻是如何。這文又是如何。然而皆是就這至虛至靜中。做出許多象數來。此其所以靈。（呂燾錄）易須是錯綜看。天下事无不出於此。善惡是非得失。以至於屈伸消長盛衰。看甚事都出於此。伏羲以前。不知如何占考。至伏羲將陰陽兩箇畫卦以示人。使人於此占考吉凶禍福。一畫為陽。二畫為陰。一畫為奇。二畫為偶。遂為八卦。又錯綜為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文王又為之彖辭以釋其義。无非陰陽消長盛衰屈伸之理。聖人之所以學者學此而已。（葉賀孫錄）易最難看。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包涵萬理。无所不有。其實是古者卜筮書。不必只說理。象數皆可說將去。（襲蓋卿錄）易難看不比他書。易說。一箇物。非真是一箇物。如說龍。非真龍。若他書則真是實。孝悌便孝悌。仁便是仁。易中多有不可曉處

（葉賀孫錄）看易先須識理象數辭四者。未嘗相離。蓋有如是之理。便有如是之象。有如是之象。便有如是之數。有理與象數。便不能无辭。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有自然之象。不是安排出來。且如潛龍勿用。見龍在田。離潛行況則陽便是龍離潛。便是見。陽便是龍出地上。便是（決按似只即二字疑衍）處无處。惟入於林中。此爻在六二六四之間。便是林中之

象虛陽物。精吾。无應。无感也。以此編類。而長之。當自見得。

先就乾坤二卦上看得本意了。則後面皆有通路。以上十二

氏論讀易看易之法 熹解一部易。只是作卜筮之書。今人說得來太精了。更入粗不得。如熹之說雖麁。却入得精。精義皆在其中。若曉得熹說。則曉得羲文之易。本是如此。元未有許多道理。在在不失易之本意。今未曉得聖人作易之本意。便先要說道理。縱饒說得好。只是與易原不相干。聖人分明說昔者聖人之作易。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幾多分

周易集解增釋卷四　圭

曉。熹所以說易只是卜筮書。此類可見。沈僩錄 熹之易簡略者。當時只是略搭記。兼文義伊川及先儒皆說了。熹只就理脈中略牽過這意思。 近趙子欽得書云。語孟說極詳。易說大略。此譬如燭籠。添一條骨。則障了一路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統體光明。乃更好。蓋着不得詳說也。黃顯子錄 先生於詩傳。自以為无復遺恨。曰。後世若有楊子雲。必好之矣。而意不甚滿於易本義。蓋先生之意只欲作卜筮用。而為先儒說道理太多。終是翻這窠臼未盡。故不能不致遺

恨云。沈僩錄 看易先看熹本義了。却看程傳以相參考。如未看他易。先看熹說。却也易看。蓋不為他說所汨故也。呂燾錄

余大雅 問易本義何專以卜筮為言。曰。且須熟讀正文。莫看註解。蓋古易彖象文言各在一處。至王弼始合為一。後世諸儒遂不敢與移動。今難卒說。且須熟讀正文。久當自悟。余大雅錄 上經尤可曉。易解下經多有不可曉難解處。不知是熹看到末梢懶了。解不得。為復是難解。又曰。繫辭也如此。只是上繫好看。下繫沒理會。夏淵錄。以上七條自論本意

周易集解增釋卷四　圭

和靖尹氏謂其學者祁寬曰。汝與其讀他書。不若專讀易。易之為書。經四聖人之手乃成。皆聖人粹言。垂訓後世者也。 伊川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讀玩味。即可見矣。

東萊呂氏曰。文王卦下之辭謂之彖。孔子序述其彖之意而已。故名其篇曰彖。使文王卦下之辭不謂之彖。孔子何為言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天下之辭謂之彖。爻辭多文王後事。故諸儒皆以為爻辭出於周公。大象。卦畫之

也。天地水火雷風山澤觀卦畫則見其象也。大象之辭。如
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之類。小象釋周公之辭。如潛龍
勿用陽在下也之類。皆象之傳也。經文王周公所作也。傳
孔子所作也。司馬談論六經要指。引天下同歸而殊塗一
致而百慮。謂之易大傳。班固謂孔子晚而學易。讀之韋編
三絕。而為之傳。傳即十翼也。前漢六經與傳皆別行。至後
漢諸儒作註。始合經傳為一耳。魏高貴鄉公問博士淳于
俊曰。今彖象不連經文。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康成合

彖象於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
是以不合。則鄭未注六經之前。彖象不連經文矣。自鄭康
成合彖象於經。故加彖曰象曰以別之。諸卦皆然。
西山蔡氏曰。天下之萬聲出於一闔一闢。天下之萬理出
於一動一靜。天下之萬數出於一奇一偶。天下之萬象出
於一方一圓。盡起於乾坤二畫。
魏氏與父曰。按呂汲公元豐壬戌。始刻周易古經十二篇
於成都學官。景迂晁生。建中靖國辛巳。并為八篇。號古周
易。繕寫而藏於家。與嚴李文簡公。紹興辛未。謂北學各有
師授。經名從呂。篇第從晁。而重刻之。逮淳熙壬寅。新安朱
文公表出東萊呂成公古文周易經傳音訓。迺謂編古易
自晁生始。豈二公或不見汲公蜀本與。然成公則議晁生
并上下經為非。而文公易本義。則篇第與汲公脗合。
浚儀王氏曰。說卦釋文引荀爽九家集解得八卦逸象三
十有一。隋唐志十卷。惟釋文序錄列九家名氏。云不知何
人所集。稱荀爽者。以為主故也。其序有荀爽京房馬融鄭

康成宋衷虞翻陸績姚信翟子玄為易義注內又有張氏
朱氏。並不詳何人。荀悅漢紀云。馬融注易解頗生異說。及
著易傳。據爻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以十篇之文解說經
意。由是兗豫言易者。咸傳荀氏學。今其說見於李鼎祚集
解。　以義理解易。自王弼始。何晏非弼比也。清談亡晉。衍
也。非弼也。范甯以王弼何晏並言過矣。　程子言易謂得
其義則象數在其中。朱子以為先見象數。方說得理。不然
事无實證。則虛理易差。愚嘗觀顏延之庭誥云。馬陸得其

象數。取之於物。苟王舉其正宗。得之於心。其說以苟王爲長。李森發亦謂一行明數而不知其義。管輅明象而不通其理。蓋自輔嗣之學行。而象數之說隱。然義理象數。一以貫之。乃爲盡善。雙峯饒氏曰。易雖曰教民卜筮。而所以存天理遏人欲之意。常默寓乎其中。所以使人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又曰。易之示人。雖曰不外乎吾身日用之常。然其或消或息。或進或退。或常或變。莫非天理之妙。時措之宜。而非超然自得於言象之表者。不能識而用之也。

雙湖胡氏曰。上下體雖相應。其實陽爻與陰爻應。陰爻與陽爻應。若皆陽皆陰。雖居相應之位。亦不應矣。然事固有變。動在因時。故有以有應而得者。有以有應而失者。亦有无應而言者。有以无應而凶者。斯皆時事之使然。不可執一而定論也。至若比五以剛中。上下五陰應之。大有五以柔中。上下五陽應之。小畜四以柔得位。上下五剛亦應之。又不以六爻之應例論也。 六十四卦。皆以五爲君位者此易之大略也。其間或有居此位而非君義者。有居他位

而有君義者。斯易之變。不可拘以常例。

雲峯胡氏曰。易卦之占。亨多元亨少。爻之占。吉多元吉少。元亨。大善而亨。元吉。大善而吉也。人之行事。善百百大善千一。故以元爲貴。然茲事也。請論心之初。善不善皆自念慮之微處究之。即是此善之至大處。蓋有一毫之不善。非元也。有一息之不善。非元也。決按宋元以來。諸儒說易者。不下數十百家。而雲峯先生之說最醇。故自本義通釋外。其見於大全集。无非本易以立論。其九世孫珙。輯錄一卷。附於通釋之後。右五行。是伯書字說也。

易卦於乾言立誠。不言權。坤言敬義。亦不言權。恒言

立。不易方。不言權。蓋易三百八十四爻。只是一時。字能隨時以處中。即是此一權字。卦言立不言權。固伏於三百八十四爻之中而不露爾。右四行。可權字說。 一年二十四氣。有中有節。節抑其過而歸之中也。天地之數。極於六十。故易六十卦而節。節兌下坎上。坎水之來无窮。兌澤之容有限。限而止之。始得其中。其外爻象言節者凡四。皆提坎離言。蹇九五坎中。故曰以中節。家人九三離剛不中。故曰失家節。離上九離剛能柔。故曰剛柔節。未濟水本潤下。而坎又在下。六

本爻上而離爻在上。上九。上卦之上也。故曰不知節。大抵易貴乎中。中由於節。故三百八十四爻之象。獨以節之一字於焉者。以易始於乾。終於未濟。皆欲人得中。所以皆欲人知節。而未濟上九之所謂節。即乾元用九之所謂天則也。豈有能見天則而不能知節者哉。節以求合乎中。天則吾天然自有之中也。右十二行。節夫字說。

章齋許氏曰。初。位之下。事之始也。以陽居之。才可以有為矣。或恐其不安於分也。以陰居之。不患其過越矣。或恐其懦弱昏滯未足以趨時也。四之應否。亦類此義。大抵柔弱則難濟。剛健則易行。故諸卦柔弱而致凶者。其數多。剛健而致凶者。唯頤大壯夬而已。若總言之。居初者易貞。居上者難貞。易貞者。由其所適之道多。難貞者。以其所處之位極。故六十四卦。初爻多得免咎。而上每有不可救者。始終之際。其難易之不同蓋如此。

二與四。皆陰位也。四雖得正。而猶有不中之累。況不得其正乎。二雖不正。而猶有得中之美。況正而得中者乎。四。近君之臣也。二。遠君之臣也。其勢又不同。此二之所以多譽。四之所以多懼也。二中位。陰陽處之。皆為得中。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謂。其才若此。故於時義為易合。時義既合。則吉可斷矣。究而言之。凡為陽者本吉也。陽雖本吉。不得其正。則有咎吝矣。惟得正矣。不及其中。亦未可保其吉也。必也當位居中。能趨時義。然後其吉乃定。凡為陰者本凶也。陰雖本凶。不失其正。則緩乎其凶矣。苟或居中。猶可免其凶也。必也不正不中。悖於時義。然後其凶乃定。故陽得位得中者。其吉多焉。陰失位失中者。其凶多焉。要其終也。合於時義。則无不吉。悖於時義。則无不凶也。大矣哉時之義乎。

卦爻六位。惟三為難處。蓋上下之交。內外之際。非平易安和之所也。

此節四之位近君。多懼之地也。以柔居之。則有順從之美。以剛居之。則有僭逼之嫌。然又須問居五者。陰耶陽耶。以陰承陽。則得於君而勢順。以陽承陰。則得於君而勢逆。勢順則無不可也。勢逆則尤忌上行。上行則凶咎必至。離之詬四皆是也。震則四為成卦之主。才幹之臣也。是動而知戒。

是以有稱過之道。以陽承陽。以陰承陰。皆不得於居也。然陽以亦正而有才。陰以得正而无才。故其勢不同。有才而不正。則貴於寡咎。故乾之諸四。例得免咎。而履之四。夬之四。有凶悔之辭焉。無才而得正。則貴乎有應。故艮之諸四。皆以有應為假。無應為若。獨坤之諸四。能以柔順處之。雖无應援。亦皆免咎。此又隨時之義也。　五。上卦之中。乃人君之位也。諸爻之德。莫精於此。故在乾。則剛健而斷。在坤則厚重而順。未有或先之者。至於坎險之孚誠。離麗之文

明。巽順於理。艮篤於實。能育出乎庶物。不問何時。克濟大事。傳所謂五多功者此也。獨震忌強賴。兌比小人。於君道未善。觀於戒之之意則可知。　上。事之終。時之極。其才之剛柔。則內之應否。雖或取義。然終莫及上與終之重也。是故難之將出者。則指其可由之方。事之既成者。則示以可保之道。時甚是貴也。時過違。則難與行也。義之善或不必拘。則亟云其吉也。勢之惡或不可解。則但言其凶也。有始不得志而終无咎者。有始慶其欲而終有福然者。然

其能而用者。才尚可也。反其常而用者。事已窮也。贊雖不美而異其政改焉。則猶告之。位雖處極而見其可行焉。則亦諭之。艮有成終之義。故八卦皆善。履繫於所履。視繫於所失。言凶不敢主言也。大抵積微而盛。過盛而衰。有不可變者。有不能不變者。六爻教戒之辭。惟此為最少。大傳謂其中易知。豈非事之已成乎。

臨川吳氏曰。易者。陰陽相變易也。上古包羲氏。見天地萬物之性情形體。一陰一陽而已。於是作一奇畫以象陽。作

一耦畫以象陰。見一陽一陰之互相易也。故自一奇一耦相易而為四象八卦。極於六十四卦。是為卦畫之象。又作揲蓍之法。教民以卦而占吉凶。自一變而極於十有八變。是為蓍數之變。卦象蓍變。皆以陰陽相易。故名之曰易。其時未有易字也。後之造字者。合日月二文而為易字。日陽精。昱乎晝。(昱音郁明也)月陰精。昱乎夜。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陰陽相易而成晝夜。故易從日從月。字書又謂易字象蜥蜴之形。而假借為變易之易。蓋不然也。禮記曰。昔者聖

人道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易。 時之爲時莫備於易程子謂之隨時變易以從道。夫子傳六十四彖。獨於十二卦發其凡。而贊其時與時義時用之大。一卦一時。則六十四時不同也。一爻一時。則三百八十四時不同也。始於乾之乾。終於未濟之既濟。則四千九十六時。各有所值。引而伸之。觸類而長。時之百千萬變无窮。而吾之所以時其時者則一而已。

敬軒薛氏曰。六十四卦只是一奇一耦。但因所遇之時所

居之位不同。故有无窮之事變。如人只是一動一靜。但因時位不同。故有无窮之道理。此所以為易也。

虛齋蔡氏曰。上經首乾坤終坎離。造化之始終備矣。下經首咸恒。終既濟未濟。人物之始終備矣。 乾坤者。造化之本體。坎離者。乾坤之大用。坎為水。陰也。離為火。陽也。天地之所以造化萬物者。一陰一陽而已。此即太極之陰靜陽動也。凡單言水火。便當陰陽。便包五行。便乾坤而無坎離。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此上經之所以首乾坤而終坎離也。

與觀先天圖。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亦爲有意。又後天圖從中起。便是南離北坎。純以坎離作用爲主也。下至參同契悟真篇醫方等書。往往提掇箇坎離或水火二字。亦足以明造化之不外此兩端矣。 何謂只言水火。便該五行。曰。陽自天一生水為始。而三生木以終之也陰自地二生火為始。而四生金以終之也。水實該木。火實該金。土則寄居四行之中。此猶只言仁義而該禮智信也。

乾卦卦辭。只是要人如乾。坤卦卦辭。只是要人如坤。至

如蒙蠱等卦。則又須反其義。此有隨時而順之者。有隨時而制之者。易道只是時。時則有此二義。在學者細察之。

周公之繫爻辭。或取爻德。或取爻位。又或取本卦之時。與本爻之時。又或兼取應爻。或取所承所乘之爻。有承乘應與時位兼取者。有僅取其二一節者。又有取一爻為衆爻之主者。大槩不出此數端。

周易集解增釋卷四終

周易集解增釋卷五

朱子易學啓蒙一　檇李後學惕齋張仁浹集釋

聖人觀象以畫卦。揲蓍以命爻。使天下後世之人。皆有以決嫌疑。定猶豫。而不疑於吉凶悔吝之塗。其功可謂盛矣。然其爲卦也。自本而幹。自幹而支。其勢若有所迫而自不能已。其爲蓍也。分合進退。從橫順逆。亦无往而不相值焉。是豈聖人心思智慮之所得爲也哉。特氣數之自然。形於法象。見於圖書者。有以啓於其心。而假手

焉耳。近世學者。類喜談易。而不察乎此。其專於文義者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涉於象數者。又皆牽合附會。而或以爲出於聖人心思智慮之所爲也。若是者[illegible]竊病焉。因與同志。頗輯舊聞。爲書四篇。以示初學。使无疑於其說云。淳熙丙午暮春既望。雲臺眞逸手記

朱子曰。易之一書。最不易讀。某作啓蒙。正爲見人說得支離。竊謂易中所說象數。聖人所已言者。不過如此。今學者但曉得此數條則於易畧通大體。而象數亦皆有用。此外紛紛。皆不須理會矣。其第二篇論太極兩儀四象之屬尤精。誠得其說。則知聖人畫卦。不假纖毫思慮計度。而所謂畫前有易者。信非虛語也。　某一生只看得大學啓蒙兩件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啓蒙初間只因看歐陽公集內。或問易大衍。遂將來考筭得出。看啓蒙。方見得聖人一部易。皆是假借虛設之辭。蓋緣天下之理。若正說出。便只作一件用。惟以象言。則當卜筮之時。看是甚事。都來應得。○鶴山魏氏曰。朱文公易。得於邵子爲多。蓋不讀易。則[illegible]不知啓蒙本義之所以作。○鄱陽董氏曰。愚按文公年譜。淳熙十三年丙午[illegible]已春二月。崇道祠滿。復丐祠。夏四月。拜華州雲臺之命。故於次年[illegible]雲臺[illegible]逸。時年五十有七。

本圖書第一

龍馬旋毛原圖

泱按河圖。先儒謂旋毛。凡陽者色白。凡陰者色黑。今筆之于書。難分黑白。故用單筆代白。以單者奇也。陽也。用雙鈎代黑。以雙鈎偶也。陰也。是龍馬本身之色。則大之前聞。說不敢[illegible]也。

神龜背折原文

泱按漢孔氏[illegible]之父子及唐孔氏。俱謂河圖出于伏羲時。以大傳有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之文也。謂洛書出于大禹時。以箕子明有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之語也。故凡謂圖書並出于伏羲時。及以十五點者為書。四十五點者為圖。皆非也。

時本簡便河圖

泱按先儒謂[illegible][illegible]圓而用方。心為河形。方合天圓之義。蓋龍馬陽物也。洛書體方而用圓。故可為方體。蓋神龜陰物也。今河圖亦畫方體。非也。中地十黑點。并分在上下。尤非。

時本簡便洛書

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孔安國云。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孔安國。魯人。孔子十二世孫。申公弟子。治古文尚書。承詔作傳。武帝時為諫議大夫。以文章政事。名冠當時。

程子曰。孔子感麟而作春秋。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大抵須有發端處。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圖書。八卦亦須作。因看見賣兎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圖書。只看此兎。亦可作八卦。數便在中可見[illegible]。聖人只取神物之至者耳。○朱子語。某以河圖洛書[illegible]不足信。自歐陽公以來。已有此論。然終无奈顧命繫辭

論語皆有此言。而諸儒所傳二圖之數。雖有交互而無乖戾。順數逆推。縱橫曲直。皆有明法。不可得而破除也。河圖與易之天一地十者合。而載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則固易之所自出也。洛書與洪範之初一至次九者合。而具九疇之數。則固範之所自出也。繫辭雖不言[illegible]羲受河圖以作易。然所謂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安[illegible]圖非其中一事耶。大抵聖人制作所由。初非[illegible]法象之規模。必有最親切處。如鴻荒之世。天地之間。陰陽之氣。雖各有象。然初未嘗有數也。至河圖之出。然後五十有五之數。奇偶生成。粲然可見。此所以深發聖人之獨智。又非泛然氣象之所可得而擬也。是以仰觀俯察。遠求近取。至此而後兩儀四象八卦之陰陽奇偶可得而言。雖繫辭所論聖人作易之由者非一。而不害其得此而後決也。先生謂甘叔懷曰。曾看河圖洛書數否。无事時好看。且得自家心流轉得動。[illegible]河圖自五之外。如何一便成六七八九十[illegible]過則一對五而成六。二對五而成七。三對五而成八。四對五而成九。到末梢五又撞着箇五。便成十。又曰。河圖是常數。洛書是變數。[illegible]錄二始者。一為陽始。二為陰始。二中者。五六。二終者。九十。五便是十干所起。六便是十二律所生。圖者。星也。圖者。河圖之數言无卯四角底。其形便圓。夏淵錄○王齋胡氏曰。龍馬。周禮夏官。馬八尺以上為龍。言馬之特異如龍也。漢武帝元狩[illegible]神馬於渥洼水中。亦此之類。神龜。大戴禮曰。甲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為之長。

劉歆云。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九疇是也。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

潛室陳氏曰。經緯之說。非是以上下為經。左右為緯。大抵經言其正。緯言其變。而二圖互為正變。主河圖而言。則河圖為正。洛書為變。主洛書而言。則洛書為正。而河圖又為變。要之天地間不過一陰一陽。以兩其五行而太極常居其中。二圖雖縱橫變動。要只是參互呈見。此所以謂之相為經緯也。表裏之說亦然。蓋河圖不但可以畫卦。亦可以明疇。洛書不特可以明疇。亦可以畫卦。但當時聖人。各因一事以垂後世。伏羲但據河圖而畫卦。大禹但據洛書以明疇。要之伏羲之畫卦。其表為八卦。其裏固可以為疇。大禹之敘疇。其表為九疇。而其裏固可以為卦。此所以謂之相為表裏也。○王齋胡氏曰。唐律曆志一行曆本議曰。天數始于一。地數始于二。合二始以定剛柔。天數終于五。地數中于六。合二中以定律曆。天數終于九。地數終于十。合二終以紀閏餘。天有五音。所以司日也。地有六律。所以司辰也。

關子明云。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子明關朗字北魏人太和末王虬公虬受封晉陽以明爲公府記室因與談易洞然了譬虬嘆曰天下奇才也朱子語世傳一至九數者爲河圖一至十數者爲洛書考之于古正是反而置之予于啟蒙辨之詳矣讀大戴禮書又得一證甚明其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而鄭氏注云法龜文也然則漢人固以此九數者爲洛書矣關皃甘君叔懷欲刻二圖山中覧者未必深考又嘗大啟爭端聊書以驗之慶元丁巳上元郎日遡前書書河圖洛書後又偶讀漫記曰子華子論河圖之二與四抱九而上躋六與八蹈一而下沉五居其中據三持七巧亦甚矣惟其甚明所以知其非古書也

邵子曰。圓者星也。曆紀之數。其肇於此乎。附柔二中以定律曆二終以紀閏餘是所謂曆紀也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倣於此乎。州有九井九百畝是所謂畫州井地也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範也。蔡元定曰古今傳記自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皆以爲河圖授羲洛書錫禹關子明邵康節皆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蓋大傳既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而九宮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正龜背之象也惟劉牧臆見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于希夷既與諸儒舊說不合又引大傳以爲二者皆出于伏羲之世其易置圖書並無明驗但謂伏羲兼取圖書則易範之數誠相表裏爲可疑耳其實天地之理一而已矣雖時有古今先後之不同而其理則不容于有二也故伏羲但據河圖以作易則不必豫見洛書而已逆與之合矣大禹但據洛書以作範則亦不必追考河

圖而已暗與之符矣其所以然者何哉誠以此理之外无復他理故也然不特此耳律呂有五聲十二律而其相乘之數究于六十日各有十干十二支而其數亦究于六十二者皆出于易之後其起數又各不同然與易之陰陽策數多少自相配合皆爲六十者无不若合符契也下至運氣參同太乙之屬雖不足道然亦无不相通蓋自然之理也假令今世復有圖書者出其數亦必相符可謂伏羲有取于今日而作易[illegible]

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亦泛言聖人作易作範。
其原皆出于天之意。如言以卜筮者尚其占。與莫大乎
蓍龜之類。易之書。豈有竊與卜之意乎。亦言其理无二
而已耳。
朱子曰。二始者一二也。一奇故為陽。二偶故為陰。二中
者。五六也。五者十干。六者十二辰也。二終者。九數十也。
閏餘之法。以一十九歲為一章。姑借其說以明十數之
為河圖耳。又曰。圖者星也。圖有河圖之數。言无卯四
角為底。其形便圓。又曰。河圖既无卯四隅。則比之洛書
亦為圓矣。方者土也。書者洛書之文。言書則井地之所
依放而作者也。書而貢。而別九州。冀北揚南。青東梁西。
兗東北。雍西北。徐東南。荊西南。豫中也。孟子言周家井

地之制。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各私百畝。同養公
田。是皆法洛書之九數也。○西山蔡氏曰。天下之萬聲
出于一闔一闢。天下之萬理。出于一動一靜。天下之萬
數。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萬象。出于一方一圓。○[illegible]
河圖亦主中五。已極尊陽。其四隅則以生數統成數。一
三陽重二四重陰。尚是陰陽平等也。至于洛書。則以奇
數統偶數。全重陽而抑陰矣。以人事言之。上古之初。陰
陽各安其分。未至相侵。至後世。則陰漸熾而抑其陽矣。
天于是復出洛書以開聖。而聖人之議論。遂多有扶陽
抑陰之意。故不必推之古人之言。即以義理斷之。一定
十數之圖先出。而後九數之書出。輔河圖以綱紀宇宙
也。自三衢劉氏牧以臆見標易圖書。其後張紫巖。朱漢
上。李蒙齋。朱氏元昇。悉恨以圖為書。以書為圖。可謂无已
定識矣。劉氏又以為圖書並出于伏羲之時。程子固
傳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遂信
之而以為圖[illegible]未是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
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
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此一節。夫子所以發明河圖之數也。天地之間一氣而
已。分而為二。則為陰陽。而五行造化。萬物始終。无不管
於是焉。故河圖之位。一與六共宗而居乎北。二與七為
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為友而居
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蓋其所以為數者。不過一

陰一陽。一奇一偶。以兩其五行而已。所謂天者。陽之輕
清而位乎上者也。所謂地者。陰之重濁而位乎下者也。
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屬乎天。所謂天數五也。陰數
偶。故二四六八十皆屬乎地。所謂地數五也。天數地數
各以類而相求。所謂五位之相得者然也。天以一生水
而地以六成之。地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以三生
木而地以八成之。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天以五
生土而地以十成之。此又其所謂各有合者也。積五奇

而爲二十五。積五偶而爲三十。合是二者而爲五十有五。此河圖之全數。皆夫子之意而諸儒之說也。至于洛書。則雖夫子之所未言。然其象其說。已具於前。有以通之。則劉歆所謂經緯表裏者可見矣。

朱子語。五行有以質而語其生之序者。則曰水火木金土。有以氣而語其行之序者。則曰木火土金水。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錯綜而生。其端是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到得運行處。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水又生木。循環相生。又曰。陽變陰合。初生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爍。其體尚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矣。又曰。大抵天地生物。先其輕清。以及重濁。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二物在五行

中最輕清。金木復重于水火。土又重于金木。或曰。土寄王于四季。各十八日。何獨火生土。而土生金也。曰夏季十八日。土氣爲最旺。故能生秋金也。○雲莊劉氏曰水陰也。生于天一。火陽也。生于地二。是其方生之始。陰陽互根。故其運行。水居子位極陰之方。而陽已生于子。火居午位極陽之方。而陰已生于午。若木生于天三。宜爲陽。故其行于春亦屬陽。金生于地四。專屬陰。故其行于秋亦屬陰。不可以陰陽互言矣。蓋水火未離乎氣。陰陽交合之初。其氣自有互根之妙。木則陽之發達。金則陰之收歛。而有定質矣。此其所以與水火不同也。○玉齋胡氏曰。一陰一陽以生成言也。一奇一偶一三五七九爲奇。二四六八十爲偶也。陰陽奇偶之合。則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故其在十干。則木有甲乙。火有丙丁。土有戊己。金有庚辛。水有壬癸。所謂兩其五行也。五位相得。謂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各以奇偶爲類而相得。各有合。謂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兩相合也。朱子云相得。如兄弟。有合。如夫婦。蓋以相得。則取其奇偶之相爲次。弟辨其類而不容紊也。有合則取其奇偶之相爲生成。合其類而不容間也。相得有合四字。該盡河圖之數。又云。相得有合。在十干。甲乙木。丙丁火。戊己土。庚辛金。壬癸水。便是相得。甲與己合。乙與庚合。丙與辛合。丁與壬合。戊與癸合。便是各有合也。○雙湖胡氏曰。此專明河圖之數也。古今言數學者。蓋始于此。天地間只有一十數。衍而爲百千萬億之無算者。此十之積也。十數又只始于一數。自二至十。皆此一之積也。一之上更有何物。理而已矣。此所謂易有太極是也。太極之理。雖超乎數之外。而實行乎數之中也。自天一至地十。細積之已自具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其下文不過申明此十數而已。天地人物。古往今來。萬事萬變。與夫鬼神之情狀皆在此數包羅中矣。今以圖觀之。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

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然天一生水。必待地六而後成。以至天五生土。必待地十而後成者。以五行之生。皆不能離乎中五之土。以成形質。天一生水矣。水非土則原泉從何出。故一得五則成六。是地六成之也。地二生火矣。火非土則歸宿于何所。故二得五則成七。是天七成之也。天三生木矣。木非土亦無所培植。故三得五則成八。是地八成之也。地四生金矣。金固土之所滋長。故四得五則成九。是天九成之也。天五生土矣。生而必成。則積之深厚。故五得五而成十。是地十成之也。一二三四五者。生之之序也。六七八九十者。皆因五而後得。非真著六七八九十之數以成之也。春屬木。居東方。而三八生成木在東。在十干則爲甲乙。十二支則爲寅卯。在人則爲五臟之肝。夏屬火。居南方。而二七生成火在南。在十干則爲丙丁。十二支則爲巳午。在人則爲五臟之心。秋屬金。居西方。而四九生成金在西。在十干則爲庚辛。十二支則爲申酉。在人則爲五臟之肺。冬屬水。居

北方。而一六生成水在北。在十干則為壬癸。十二支則為亥子。在人則為五臟之腎。四季屬土。居中宮。而五十生成土在中。在十干則為戊己。十二支則為辰戌丑未。在人則為五臟之脾。若配以五常。則東屬仁。南屬禮。西屬義。北屬智。中宮屬信。而貫乎四者。五行質具于地。氣行于天。以質言。則曰水火木金土。取天地生成之序也。以氣言。則曰木火土金水。取春夏秋冬運行之序也。故圖之左旋。自東而南。南而中。中而西。西而北。合四時之序焉。此圖不過就龍馬負之出于河耳。而數之所具。包括如此。其可以人力強為也哉。

或曰。河圖洛書之位與數。其所以不同何也。曰。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

鄭南軒張氏曰。通于天者河也。龍馬負圖而出。此聖人之德。上配于天。而天降其祥也。中于地者洛也。○神龜載書而出。聖人之德。下及于地。而地呈其瑞也。○九峯蔡氏曰。河圖體圓而用方。聖人以之而畫卦。洛書體方而用圓。聖人以之而叙疇。卦者陰陽之象也。疇者五行之數也。象非偶不立。數非奇不行。奇偶之分。象數之始也。陰陽五行。固非二體。八卦九疇。亦非二數。理一分殊。非深于造化者。安能識之。又曰。河圖非无奇也。而用則存乎偶。洛書非无偶也。而用則存乎奇。偶者陰陽之對待乎。奇者。五行之迭運乎。對待者不能孤。迭運者不可窮。天地之形。四時之行。人物之生。萬化之凝。其[illegible]矣乎。○潛室陳氏曰。河圖以生數統成數。洛書以奇數統偶數。若不相似也。然一必配六。二必配七。三必配八。四必配九。五必居中而配十。圖書未嘗不相似。河圖之生成同方。洛書之奇偶異位。若不相似也。然同方者有內外之分。是河圖猶洛書也。異位者有比肩之義。是洛書猶河圖也。又如河圖備數之全。洛書則缺一數之十。此疑若相戾也。然河圖之全數。乃皆自五而來。一得五而為六。二得五而為七。三得五而為八。四得五而為九。至其所謂十者。乃五得五而為十。其實未嘗有十也。八卦全不用十。洛書雖曰缺十。而皆有含十之義。一對九而含十。二對八而含十。三對七而含十。四對六而含十。十常夾居五之兩端。與河圖頗相類。是亦未嘗无十也。○鄭玉齋胡氏曰。河圖以生成分陰陽。以五生數之陽。統五成數之陰。而同處其方。陽內陰外。生成相合。交泰之義也。洛書以奇偶分陰陽。以五奇數之陽。統四偶數之陰。而各居其所。陽正陰偏。奇偶既分。尊卑之位也。河圖數十。十者對待以立其體。故為常。洛書數九。九者流行以致其用。故為變也。常變之說。朱子特各舉所重者為言。非謂河圖專于常。有體而无用。洛書專于變。有用而无體也。

○泱按。陽生陰成。一定之理。河圖地二生火。地四生金。反是陰生而陽成。悖陰陽之大義矣。故胡玉齋以生成分陰陽。但二與四。分明是陰偶。七與九。分明是陽奇。何以二四反為陽。七九反為陰。是亦合中五言之耳。蓋二四合五則皆奇。七九合五則皆偶也。

曰。其皆以五居中者。何也。曰。凡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矣。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圍三者以一為一。故參其一陽而為三。圍四者以二為一。故兩其一陰而為二。是所謂參天兩地者也。三二之合。則為五矣。此河圖洛書之數。所以皆以五為中

也。朱子語。一箇天。參之而為三。一箇地。兩之而為二。三三為九。三二為六。兩其三一其二為八。兩其二一其三為七。此又七八九六之數所由起也。○節齋蔡氏曰。天數奇。以一為一。故三。地數偶。以二為一。故兩。畫卦亦然。陽奇為一而陰偶為二也。

然河圖以生數為主。故其中之所以為五者。亦具五生數之象焉。其下一點。天一之象也。其上一點。地二之象也。其左一點。天三之象也。其右一點。地四之象也。其中一點。天五之象也。洛書以奇數為主。故其中之所以為五者。亦具五奇數之象焉。其下一點。亦天一之象也。其左一點。亦天三之象也。其中一點。亦天五之象也。其右一點。則天七之象也。其上一點。則天九之象也。

王齋胡氏曰。圖之五。具五生數之象。書之五。具五奇數之象。蓋皆以其所主者言之。有主必有賓。而圖之成數與書之偶數。亦各具于中央之五數矣。圖之中五。下一點既具天一之象。則一與六合。而地六之成數。自不能離乎天之一矣。以至二三四五皆然。如是則河圖自一與六以至五與十。生成相合。而五十五之全數。畫具于中央五數之中。書之中五。下一點既具天一之象。以至上一點既具天九之象。則一與二。三與四。七與六。九與八。奇偶亦相為脗合。而四十五之全數。亦畫具于中央之五數矣。豈可惟以五之數拘之哉。

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蓋陽不可易。而陰可易。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也。

王齋胡氏曰。數。則河圖自一至十。洛書自一至九之數。位。則東西南北中央之位。皆三同而二異者。圖書一六皆在北。三八皆在東。五皆在中。三者之位數皆同也。圖之二七在南。而書則二七在西。圖之四九在西。而書則四九在南。二者之位數皆異也。陽不可易。專指一三五陰可易。就指二七四九。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指七為二生數之陰。九為四生數之陰也。二四以生數言。雖屬陽。然以偶數言。則屬陰。不得謂之陽矣。故可易七九以奇數言。雖屬陽。然以成數言。只可謂之陰矣。故可易。其曰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不曰生數雖陰。固亦成之陽者。蓋但主陰可易而言也。○雲莊劉氏曰。圖之一三五七九皆奇數。陽也。而一三五之位不易。七九之位易者。亦以天地之間。陽動主變故也。然陽于北東則不動矣。西南則互遷者。蓋北東陽始生之方。西南陽極盛之方。陽主進。數必又進于極而後變也。

曰。中央之五。既為五數之象矣。然其為數也奈何。曰。以數言之。通乎一圖。由內及外。固各有積實可紀之數矣。然河圖之一二三四。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六七八九十者。又各因五而得數。以附於其生數之外。洛書之一三七九。亦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者。又各因其類以附於奇數之側。蓋中者為主。而外者為客。

正者爲君。而側者爲臣。亦各有條而不紊也。

玉齋胡氏曰。在圖者。陽生陰成。在書者。陽奇陰偶。而皆以陽爲尊也。圖之數十。積之爲五十有五。書之數九。積之爲四十有五。皆可以紀其實也。然以中五計之。圖之一二三四者。生數之陽也。各居其中五本來方位之外。六七八九十者。成數之陰也。又各因五而得數。以附于五生數之外。中者爲主。則外者爲客矣。書之一三七九者。四奇數之陽也。各居其中五本來方位之外。而二四六八者。四偶數之陰也。又各從其類以附于四奇數之側。正者爲君。則側者爲臣矣。造化貴陽而賤陰。假圖書以顯其理。出于自然之妙。非可容一毫智力抑揚于其間。○思齋翁氏曰。水火金木。不得土。不能各成一體。如天一生水。一得五。便爲水之成。地二生火。二得五。便爲火之成。天三生木。三得五。便爲木之成。地四生金。四得五。便爲金之成。又曰。河圖陰陽之位。生數爲主而成數配之。東北陽方。則主之以奇。而與合者偶。西南陰方。則主之以偶。而與合者奇也。○盤澗先生問河圖之數。不過一奇一偶相錯而已。故太陽之位。即太陰之數。太陰之位。即太陽之數。見其迭陰迭陽。陰陽相錯。所以爲生成也。天五地十居中。地十亦天五之成數。蓋一二三四已含六七八九者。以五乘之故也。蓋數不過五也。洛書之用一二三四。以對九八七六其[illegible]占第一位。已含太陽之數。少陰占第二[illegible]已含少陰之數。少陽占第三位。已含少陽之數。太陰占第四位。已含太陰之數。雖其陰陽各自爲數。然五數居中。太陽居一。得五而成六。少陰居二。得五而成七。少陽居三。得五而成八。太陰居四。得五而成九。則與河圖一陰一陽相錯而爲生成之數者。亦无以異也。不知可如此看否。朱子答曰。所論甚當。河圖相錯之說尤佳。○覺軒蔡氏曰。一二三四爲四象之位。六七八九爲四象之數。河圖位與數常相錯。然五數居中。一得五而[illegible]得五而爲七。三得五而爲八。四得五而爲九。各居其方。雖相錯而未嘗不相對也。洛書位與數常相對。然五數居中。一得五而爲後右之六。二得五而爲右之七。三得五而爲後左之八。四得五而爲前之九。縱橫交綜。雖相對而未嘗不相錯也。○敬齋吳氏曰。陽始北而終西。一三陽尚微。故居內。七九陽盛而皆于外也。必寬其中而後能著于外。故五居中。陰始南而終東。二四陰尚微。故居內。六八陰盛而斂于外也。必堅于外而後能實其內。故十居中。自中而外。陽之生長。自外而中。陰之收藏。觀于草木之枝葉果實亦可見矣。五生數之終。十成數之終。而藏于中。此太和之所以保合深固。而生機之所以充實于內也。○節雙湖胡氏曰。河圖五行之數。各協五方之位。洛書之數。三同而二異焉。其居中者不可易矣。縱使東北二方之數相易。亦不過有相生而无相克。至西南二方之數相易。則金乘火位。火入金鄉。有相克制之義焉。此造化所以必易二七之數者。正以成其相克之象也。向二

方既易之後。書皆右轉相克。河圖主左旋相生。洛書主右轉相克。造化不可无生。亦不可无克。不生則或幾乎熄。不克則亦无以爲之成就也。五行相克。子必爲母報讐。如土克水。水之子木又克土。水克火。火之子土又克水。火克金。金之子水又克火。金克木。木之子火又克金。木克土。土之子金又克木。其循環相克亦无已焉。至于中央。視河圖惟有五而无十。然一九二八三七四六之合。環而向之。未嘗无十焉。[illegible]造化之妙[illegible]合圖書之數。參計之。爲數者百。如大衍之相制。牝牡之相從。其巧又有如此者。

曰。其多寡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主全。故極於十。而奇偶之位均。論其積實。然後見其偶贏而奇乏也。洛書主變。故極於九。而其位與實。皆奇贏而偶乏也。必皆虛其中

也。然後陰陽之數。始於二十而无偏耳。

王齋胡氏曰。河圖偶贏而奇乏者。地三十。天二十五也。洛書奇贏而偶乏者。天二十五。地二十也。河圖虛其中之十五。洛書虛其中之五。則陰陽之數。均于二十矣。

曰。其序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以生出之次言之。則始下。次上。次左。次右。以復於中。而又始於下也。以運行之次言之。則始東。次南。次中。次西。次北。左旋一周而又始於東也。其生數之在內者。則陽居下左。而陰居上右也。其成數之在外者。則陰居下左。而陽居上右也。洛書之次。其

其陽數則首北。次東。次中。次西。次南。其陰數。則首西南。次東南。次西北。次東北也。合而言之。則首北。次西南。次東。次東南。次中。次西北。次西。次東北。而究於南也。其運行。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右旋一周而土復克水也。是亦各有說矣。

思齋翁氏曰。河圖運行之序。自北而東。左旋相生。固也。然對待之位。則北方一六水。克南方二七火。西方四九金克東方三八木。而相克者。已寓于相生之中。洛書運行之序。自北而西。右轉相克。固也。然對待之位。則東南方四九金。生西北方一六水。東北方三八木。生西南方二七火。其相生者。已寓于相克之中。蓋造化之運。生而

不克。則生者无從而裁制。克而不生。則克者亦有時而間斷。此圖書生成之妙。未嘗不各自全備之。○玉齋胡氏曰。河圖生出生成之序。而洛書行得次序。皆諸揲取義。惟運行次序。河圖則左旋相生。洛書則右轉相克。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河圖則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左旋一周。而金復生水也。洛書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右轉一周。而土復克水也。

曰。其七八九六之數不同。何也。曰。河圖六七八九。既附於生數之外矣。此陰陽老少進退饒乏之正也。其九者。生數一三五之積也。故自北而東。自東而西。以成於四之外。其六者。生數二四之積也。故自南而西。自西而北。

以成於一之外。七則九之自西而南者也。八則六之自北而東者也。此又陰陽老少互藏其宅之變也。洛書之縱橫十五。而七八九六迭為消長。虛七分十。而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則參伍錯綜。无適而不遇其合焉。此變化无窮之所以為妙也。

玉齋胡氏曰。此一節專言圖書七八九六之數。以分陰陽之老少也。七九為陽。陽主進。由少陽七而進七之上為八。故盼八而進于九。九則進之極。更无去處了。故九為老陽。六八為陰。陰主退。由少陰八而退。八之下為七。故盼七而退于六。六則退之極。更无轉處了。故六為老陰。此則饒。故老陽饒于八。少陽饒于六。退則之。故老陰

之于七少陰之于九進而饒者陽之常退而乏者陰之常此所謂正也以言其變老陽數九由一三五積而成於四之外四老陰之位也老陰數六由二四積而成于一之外一老陽之位也此二老互藏其宅之變也七八則非由積數而成七與九皆陽故少陽七自九來而居于二之上二少陰之位也八與六皆陰故少陰八自六來而居于三之外三少陽之位也此二少互藏其宅之變也其在洛書雖縱橫有十五數實皆七八九六之迭為消長一得五為六而與南方之九迭為消長四得五為九而與西北之六迭為消長三得五為八而與西方之七迭為消長二得五為七而與東北之八迭為消長大抵數之進者為長退者為消長者退則又消消者進則又長六進為九則九長而六消九退為六則九反消而六又長矣七進為八則八長而七消八退為七則八反消而七又長矣虛五分十者虛中五之外則[illegible]十以其十者分之則九[illegible]

餘七者十分三之餘六者十分四之餘也參伍錯綜无適而不遇七八九六之合焉此所謂變化无窮之妙也又因是推之七與八九與六每相聯屬河圖則二少位東南二老位西北二居南内含東外之八三居東内含南外之七一居北内含西外之九四居西内含北外之六洛書則一得五成六而合九四得五成九而合六二得五成七而合八三得五成八而合七又如二四成六而九居中一八成九而六在旁二六成八而七處内三四成七而八在下是亦九六七八无適而不遇也

曰然則聖人之則之也奈何曰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總其實也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為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為乾坤坎離補四隅之空以為兌震巽艮者八卦也洛書之實其一為五行其二為五事其三為八政其四為五紀其五為皇極其六為三德其七為稽疑其八為庶徵其九為福極其位與數尤曉然矣

朱子語以四象觀之太陽位居一而數則九乾得其數而兌得其位故乾為九而兌為一少陰位居二而數則八離得其數而震得其位故離為八而震為二少陽位居三而數則七坎得其數而巽得其位故坎為七而巽為三太陰位居四而數則六坤得其數而艮得其位故坤為六而艮為四今析六七八九之合以為乾坤坎離而在四正之位依一二三四之次以為震兌巽艮而補四隅之空也洛書本文只有四十五點班固云六十

五字皆洛書本文古字畫少恐或有模糊但今无所考漢儒此說未是恐只是以義起之不是數如此蓋皆以天道人事參互言之五行最急故第一五事又參之故第二身既修可推之于政故八政次之政既成又驗之于天道故五紀次之又雖之以皇極居五蓋能推五行正五事用八政修五紀乃可以建極也六三德乃是權衡此皇極者也德既修矣稽疑庶徵繼之者著其驗也又推之于福極則善惡之效至是不可加矣皇極非大中皇乃天子極乃極至言皇建其極也〇節九峯蔡氏曰五行不言用无適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名也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紀皇極之所以建也乂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〇節齋蔡氏曰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非以河圖之中五與十為太極也是去其五與十者不用而使中虛以為太極也蓋太極无象故虛之河圖析四方之合以為乾坤坎

離。補四隅之空以為震兌巽艮。消八卦也。謂七[illegible]二合則仍居南為乾。而移二補東南隅之空以為兌。析三八之合。則八仍居東為離。而移三居東北隅之空以為震。析四九之合。則九仍居西為坎。而移四補西南隅之空。以為巽。析一六之合。則六仍居北為坤。而移一補西北隅之空以為艮也。○敬齋吳氏曰。河圖虛中宮以象太極。故周子曰。无極而太極。洛書主中五以為皇極。故曰皇建其有極。○洩按兩儀四象。寔從河圖而出。至子八卦。則從四象而加之。朱子以八卦配河圖。其所以然之故。寔非後學所能領會。姑錄朱子語及虛齋說以釋之。其中又不同。終覺牽强難得。至以八卦配洛書。更雜明矣。凡讀易者闕疑可也。

曰。洛書而虛其中。則亦太極也。奇偶各居二十。則亦兩儀也。一二三四而含九八七六。縱橫十五。而互為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四方之正。以為乾坤離坎。四隅之偏。以為兌震巽艮。則亦八卦也。河圖之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則固洪範之五行。而五十有五者。又九疇之子目也。是則洛書固可以為易。而河圖亦可以為範矣。且又安知圖之不為書書之不為圖也耶。

玉齋胡氏曰。四方為乾坤離坎。四隅為兌震巽艮者。蓋一六老陰之數。而畫卦為艮坤。艮居六。坤居一也。三八少陰之數。而畫卦為離震。離居三。震居八也。四九老陽之數。而畫卦為乾兌。乾居九。兌居四也。二七少陽之數。而畫卦為巽坎。巽居二。坎居七也。此洛書亦可以為八卦也。九疇子目者。五行五。五事五。八政八。五紀五。皇極一。三德三。稽疑七。庶徵十。福極十一。總五十五也。○洩按庶徵十者。休徵五。咎徵五。計[illegible]十也。皇極本无數。曰一者。言中馭外之義也。凡居中者无對。

曰。是其時雖有先後。數雖有多寡。然其為理則一而已。但易乃伏羲之所先得乎圖。而初无所待於書。範乃大禹之所獨得乎書。而未必追考於圖耳。且以河圖而虛十。則洛書四十有五之數也。虛五。則大衍五十之數也。積五與十。則洛書縱橫十五之數也。以五乘十。以十乘五。則又皆大衍之數也。洛書之五。又自含五而得十。而通為大衍之數矣。積五與十。則得十五。而通為河圖之數矣。苟明乎此。則橫斜曲直。无所不通。而河圖洛書。又豈有先後彼此之間哉。

玉齋胡氏曰。洛書之五又自含五而得十者。下一點含天一之象。上一點含地二之象。左一點含天三之象。右一點含地四之象。中一點含天五之象。所謂五自含五而得十。通在外四十為大衍之數。積五與十而得十五者。以其所含之五積之。則含五與十而得十五。通在外四十。而為河圖五十五也。○洩按胡玉齋所謂含天一。含地二。含天三。含地四。仍指河圖言。見圖書一理之。至于洛書。則二在西南。四在東南。與中五不相對矣。

終

易學啓蒙二　　韓李後學暘齋張仁浹集解增釋

原卦畫第二

朱子語伏羲之易。初无文字。只有一圖以寓其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始終之變具焉。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為作傳者是也。孔子既因文王之易以作傳。則其所論。固當專以文王之易為主。然不推本伏羲作易畫卦之所由。則學者只從中半說起。不識向上根原矣。故十翼之中。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而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皆本伏羲畫卦之意。今新書原卦畫二篇。亦分兩義。伏羲在前。文王在後。谷東樞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大傳又言包羲畫卦。所取如此。則易非獨以河圖而作也。盖盈天地之間。莫非太極陰陽之妙。聖人於此。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固有以超然而默契於其心矣。故自兩儀之未分也。渾然太極。而兩儀四象六十四卦之理。已粲然於其中。自太極而分兩儀。則太極固太極也。兩儀固兩儀也。自兩儀而分四象。則兩儀又為太極。而四象又為兩儀矣。自此而推之。由四而八。由八而十六。由十六而三十二。由三十二而六十四。以至於百千萬億之无窮。雖其見於摹畫者。若有先後而出於人為。然其已定之形。已成之勢。則固已具于渾然之中。而不容毫髮思慮作為於其間也。程子所謂加一倍法者。可謂一言以蔽之。而邵子所謂畫前有易者。又可見其真不妄矣。

世儒于此。或不之察。往往以為聖人作易。盖極其心思探索之巧而得之。甚者至謂凡卦之畫。必由蓍而得後。其悞益以甚矣。

朱子語。古者伏羲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卽時未有文字。只是仰觀俯察而已。想得聖人心細。雖以鳥獸羽毛之微。也畫察得其陰陽。今人心粗。如何察得。或曰。伊川見兔。曰察此亦可以畫卦。便是此義。曰。就這一端上。亦可以見耳。卽此[illegible]問錄。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之身。遠取之物。仰觀天。俯察地。只是一箇陰陽。聖人看這許多般事物。都不出這陰陽兩字。便做河圖洛書。也只是陰陽。粗說時。卽是奇偶。聖人都看見。上面都有卽陰陽底道理。故說道。請易不可倦。通得它。歐公只是執定卽仰觀俯察之說。便與河圖相礙。遂至不信。他是調疑太

極兩儀四象八卦。此乃易學綱領開卷第一義。孔子發明伏羲畫卦自然之形體。孔子之後千載不傳。惟康節明道二先生知之。蓋康節始傳先天之學而得其說。且以此為伏羲之易也。說卦天地定位一章。先天圖乾一至坤八之序。皆本于此。然康節猶不肯大段說破易之心髓。全在此處。不敢容易輕說。其意非偶然也。明道以為加一倍法。其發明孔子之言。又可謂最切要矣。答虞大中。○上蔡謝氏曰。堯夫易數甚精。明道聞說甚熟。一日因監試无事。以其說推算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酸棗王氏曰。俯仰遠近。所取不一。然不過以陰陽消息兩端而已。○雲莊劉氏曰。易書出于天。極之其理。至天下之至精。易書原于圖書。故其數為天下之至變。太極理也。形而上者也。必有所依而後立。故雖不雜乎圖書之數。而亦不離乎圖書之數。則圖書之數以作易。而太極之理行乎其中矣。繫辭論聖人作易之由。又有及乎觀察求取。則雖非獨以圖書而作。實因其圖書之數而後決之耳。太極為理之原。圖書為數之祖。理之于數。本非有二致也。合而觀之斯可矣。○節齋蔡氏曰。聖人之卦。精以通神明之德。粗以類萬物之情。神明之德不可見者也。故曰通。萬物之情可見者也。故曰類。○玉齋胡氏曰。仰則觀象于天。即所謂仰以觀于天文。日月星辰皆是也。俯則觀法于地。即所謂俯以察于地理。山林川澤皆是也。鳥獸之文。羽毛之屬。地之宜。草木之屬。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之性。萬物之情。如雷風山澤之象也。朱子云。畫卦只是一分為二。節節如此。以至于无窮。蓋以凡一為極。凡兩為儀。所謂一者。非專主生兩儀之太極。所謂兩者。非專指太極所生之兩儀。兩儀分為四象。則兩儀為一。而四象為兩矣。四象分為八卦。則四象為一。而八卦又為兩矣。自是推之。以至于无窮。皆此一之分為兩兩。○淡按朱子謂兩儀一分為四象。則兩儀又為太極。而四象又為兩儀。不過明一以生兩之義。而借太極兩儀以明之。非謂兩儀果可稱太極。四象果可稱兩儀也。以至于八卦六十四卦皆如此。又按大傳曰。剛柔相摩。八卦相盪。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則內卦一畫一畫加成也。至于外卦。則三畫一併重上。非若內卦之一畫一畫加成也。故並无四畫五畫之卦。邵子欲明數之精析而成。故增出四畫五畫之卦。非伏羲畫卦時又有中間兩次功夫也。即明道程子所謂加倍法。亦只是說邵子之積數爾。朱子亦祖邵子之意。故曰由八而十六。由十六而三十二。由三十二而六十四也。若論伏羲畫卦。則有了八卦。便有六十四卦。曰八卦相盪。曰因而重之。曰八卦相錯。皆是八卦增為六十四卦也。

易有太極

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无朕之目。在河圖洛書。皆虛中之象也。周子曰。无極而太極。邵子曰。道為太極。又曰心為太極。此之謂也。

玉齋胡氏曰。畫前之易。一太極耳。揩閣所說儀象卦以至六十四者。皆自此而生也。象數未形者。言圖書未出。卦畫未立。而其理已具者。言所以為是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已渾然協具。所謂不雜乎陰陽之太極也。形器已具者。言圖書既出。卦畫既立。而其理无朕者。言雖有是儀象卦之畫。而其所以然之理。又初无聲臭之可求。所謂不離乎陰陽之太極也。

圖書虛中見前篇

是生兩儀

⚋⚊

太極之判。始生一奇一偶。而爲一畫者二。是爲兩儀。其數則陽一而陰二。在河圖洛書。則奇偶是也。周子所謂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邵子所謂一分爲二者。皆謂此也。

陽儀 ⚊

朱子語問易有太極曰。自今觀之。陰陽含太極也。推本而言。則太極生陰陽也。童伯羽錄

陰儀 ⚋

如所論兩儀。有曰乾之畫奇。坤之畫偶。只此乾坤字。便未穩當。蓋儀匹也。如俗語所謂一雙一對云耳。自此再變至第三畫。八卦已成。方有乾坤之名。當其爲一畫之時。方有一奇一偶。只可謂之陰陽。未得謂之乾坤也。答程可久

兩儀生四象

太陽一 ⚌

少陰二 ⚍

兩儀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二畫者四。是謂四象。其位。則太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太陰四。其數。則太陽九。少陰八。少陽七。太陰六。以河圖言之。則六者。一而得於五者也。七者。二而得於五者也。八者。三而得於五者也。九者。四而得於五者也。以洛書言之。則九者。十分一之餘也。八者。十分二之餘也。七者。十分三之餘也。六者。十分四之餘也。周子所謂水火木金。邵子所謂二分爲四者。皆謂此也。

少陽三 ⚎

太陰四 ⚏

朱子語所謂兩儀爲乾坤初之。四象爲乾坤初二。相錯而成。則恐立言有未瑩者。蓋方其爲兩儀。則未有四象也。方其爲四象。則未有八卦也。安得先有乾坤之名。初二之辨哉。兩儀只可謂之陰陽。四象方有太少之別。其序以太陽少陰少陽太陰爲次。此序既定。遂生

而倍之。遂得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序也。答程迥　四象之名。所主甚廣。大抵須以兩畫相重四位成列者爲正。而一二三四者。其位之次也。七八九六者。其數之實也。其以陰陽剛柔分之者。合天地而言也。其以陰陽太少分之者。專以天道而言也。若專以地道言之。則剛柔又自有太少矣。縱橫錯綜。凡是一物。無不各有四者之象。不但此數者而已矣。答袁樞　易中七八九六之數。向來只從揲著處推起。雖亦脗合。然終覺曲折太多。疑非所以得數之原。因看四象次第。遂得其說。極爲捷徑。蓋因一二三四。便見六七八九。老陽位一。便含九。少陰位二。便含八。少陽位三。便含七。老陰位四。便含六。數不過十。惟此一義。先儒未曾發。但說中間進退而已。語錄○節王齋胡氏曰。兩儀生四象者。陽

儀上生一畫陽。二謂之太陽。一象。又生一畫陰。二謂之少陰。一象。陰儀上生一畫陽。二謂之少陽。一象。又生一畫陰。二謂之太陰。一象。朱子曰。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或問其義。曰。一物上自各有陰陽。如人之男女。陰陽已具。逐人身上。又各有這血是陰。氣是陽。如晝夜之間。晝爲陽。夜爲陰。而晝自午後又爲陰。夜自子後又屬陽。此便是陰陽有各生陰陽之象。陰陽各生陰陽。則是四象也。自此之謂矣。四象既立。太陽居一含九。少陰居二含八。少陽居三含七。太陰居四含六。朱子曰。因一二三四。便見八九七六。最妙。蓋數不過十。无如此恰好。這皆是造化自然。都過他不住。惟此義先儒未曾發。

四象生八卦

乾一 ☰
兌二 ☱
離三 ☲
震四 ☳
巽五 ☴
坎六 ☵
艮七 ☶
坤八 ☷

四象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三畫者八。於是三才畧具。而有八卦之名矣。其位。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在河圖則乾坤離坎。分居四實。兌震巽艮。分居四虛。在洛書。則乾坤離坎。分居四方。兌震巽艮。分居四隅。周禮所謂三易。經卦皆八。大傳所謂八卦成列。邵子所謂四分爲八者。皆指此而言也。

玉齋胡氏曰。朱子云。四象生八卦者。太陽之上。生一陽。☰而名乾。生一陰。則爲☱而名兌。少陰之上。生一陽。則爲☲而名離。生一陰。則爲☳而名震。少陽之上。生一陽。則爲☴而名巽。生一陰。則爲☵而名坎。太陰之上。生一陽。則爲☶而名艮。生一陰。則爲☷而名坤。所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者。蓋謂此也。圖書分八卦。詳見前篇。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其經卦皆八也。○決按八卦配圖書。只好依朱子渾說過。後學見識未精。不能辭矣也。

八卦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四畫者十六。於經无見。邵子所謂八分爲十六者是也。又

爲兩儀之上。各加八卦。又爲八卦之上。各加兩儀也。

玉齋胡氏曰。兩儀之上。各加八卦者。以八陽八陰爲兩儀。是第一畫爲兩儀也。兩儀之上。各有八卦。陽儀八卦。陰儀八卦。二八一十有六。是爲上三畫皆八卦也。八卦之上。各加兩儀者。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各二卦。每二卦之上。各有一奇一偶爲兩儀。是自第三畫爲八卦。八卦之上。各有兩儀。亦自八分爲十六。第四畫皆兩儀也。○爻按四畫之卦。朱子雖兼兩儀之上生八卦。八卦之上生兩儀二義。然當以八卦之上加兩儀爲是。蓋陰陽俱從下生上。若謂兩儀之上加八卦。則此第一畫反從上生下矣。朱子不過所嘗一說耳。又按

四畫五畫之卦。朱子純是講明邵子之意。既曰於經无見。則非伏羲畫卦之義可知。惟四畫五畫之卦。不見於五聖十翼。遂稜後人以隙。其粗心无忌憚者。遂併先天後天之圖。實見之於說卦傳者。亦併不信為羲文實有此圖。而以為邵子之學。真邪說也。試玩朱子此段註。則四畫五畫。原不過謂邵子一家之言。而非先聖之遺也。至於邵子先天後天之說。已載入本義。无可疑矣。乃歸震川喬子靜等。猶紛紛議之。何哉。

四畫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五畫者三十二。邵子所謂十六分爲三十二者是也。又爲四象之上各加八卦。又爲八卦之上各加四

象也。

玉齋胡氏曰。四象之上各加八卦者。第一畫十六陽十六陰為兩儀。第二畫各八陽八陰為四象。四象之上。各有八卦。上三畫皆八卦也。八卦之上各加四象者。下三畫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各四卦上各有兩奇兩偶為兩儀第四畫也。每兩儀之上。各有一奇一偶為四象第五畫也。○決按此亦當以八卦之上加四象為是。至於四象之上加八卦。不過備一義。蓋已成八卦。則八卦不動矣。上特以漸加上去耳。若四畫五畫用前一說。則下六畫卦因而重之。便說不去。豈八卦重為六十四卦。亦可重在下而不重在上乎。連八卦相盪八卦相錯等語。亦說不去矣。

乾　夬　大有　大壯　小畜　需　大畜　泰　履　兌　睽　歸妹　中孚　節　損　臨

五畫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六畫者六十四。則兼三才而兩之。而八卦之乘八卦亦周。於是六十四卦之名立。而易道大成矣。周禮所謂三易之別皆六十有四。大傳所謂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邵子所謂三十二分爲六十四者是也。若於其上。各卦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爲七畫者百二十八矣。七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爲八畫者。二百五十六矣。八

同人 革 離 豐 家人 既濟 賁 明夷 无妄 隨 噬嗑 震 益 屯 頤 復
姤 大過 鼎 恒 巽 井 蠱 升 訟 困 未濟 解 渙 坎 蒙 師

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爲九畫者。五百十二矣。九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爲十畫者。千二十四矣。十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爲十一畫者。二千四十八矣。十一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爲十二畫者。四千九十六矣。此焦贛易林變卦之數。蓋以六十四乘六十四也。今不復爲圖於此。而畧見第四篇中。若是十二畫上又各生一奇一偶。累至二十四畫。則成千六百七十七萬七千二百一十六變。以四千九十六自相乘。其數亦與此合。引而伸之。蓋未知其所終極也。雖未見其用處。然亦足以見易道之無窮矣。

玉齋胡氏曰。朱子答袁機仲云。第六畫者。八卦之八卦也。又云。聖人當初亦不恁地思量。只是畫一箇陽。一箇陰。只管恁地去。自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既成箇物事。自然如此齊整。皆是天地本然之妙元如此。但畧假聖人手畫出來。至哉言矣。○泱按今用周易揲蓍。雖止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及其揲出。亦

遯 咸 旅 小過 漸 蹇 艮 謙 否 萃 晉 豫 觀 比 剝 坤

是一卦變六十四卦。共四千九十六卦。但焦延壽易林。則將所變之卦。盡演出來。而各繫以辭耳。朱子亦非不知焦氏之易。凡一卦。必貞一而悔六十三。與今周易同。但以積至十二畫。其數亦四千九十六。恰與六十四卦。每卦一貞六十三悔合。故一併言之也。○朱子語。若要見得聖人作易根原。直截分明。不如且看卷首橫圖。自始初只有兩畫時。漸次看起。以至生滿六畫之後。其先後多寡既有次第。而位置分明。不費辭說。於此看得方見六十四卦。全是天理自然挨排出來。聖人只是見得分明。便只依本畫出。元不曾用一毫智力添助。蓋不煩智力之助。亦不容智力得以助於其間也。及至卦成之後。逆順縱橫。多成義理。千般萬樣。其妙无窮。却在人看得如何。而各因所見爲說。雖若合[illegible]相資。而實未嘗相悖也。蓋自初未有畫時。說到六畫滿處者。邵子所謂先天之學也。先天[illegible]後天既各自爲一義。而後天說中取義。又多不同。彼此自不相妨。不可執一而廢百也。答袁樞又云。先天圖直是精微。不起於康節。希夷以前元有。只是祕而不傳。次第是方士輩所相傳授。參同契中。亦有此意。此相似。楊雄太玄。全慕做易。他衍用三數。易却用四數。他本是模易。故就他從底句上看易也。何只見得易意思。又云。自有易以來。只有邵子說得此圖。如此齊整。如楊雄太玄。便零星補湊得可笑。若不補。又却欠四分之一。補得來。又却多四分之三。如潛虛之數。只是如今算位一般。其直一畫則五也。下橫一畫則爲六。橫二畫則爲七。蓋亦補湊之書也。○黃氏瑞節曰。先天圖與太極圖同時而出。周邵二子不相關。則二圖亦

不相通。此句詩似陳瑩中云、司馬文正與康節同時友善。而未嘗有一言及先天之學。邵伯溫云。伊川在康節時。於先天之學非不問不語之也。即于先生之論。則先天圖在當時豈特未甚著耶。陳瑩中云。先天之學。以心為本。其在經世書者。康節之餘事耳。又曰。聞先天之幽微。先天之蘊不在康節之書者。然則朱子以前。表章尊敬此圖者。了翁為有見也。〇淡按以上六圖。蓋朱子即伏羲小橫圖大橫圖分析畫出。以[illegible]便於觀耳

伏羲八卦圖

伏羲六十四卦圖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邵子曰。此一節。明伏羲八卦也。八卦相錯者。明交相錯而成六十四卦也。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來也。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以橫圖觀之。有乾一而後有兌二。有兌二而後有離三。有離三而後有震四。有震四而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亦以次而生焉。此易之所以成也。而圓圖之左方。自震之初為冬至。離兌之中為春分。以至於乾之末而交夏至焉。皆進而得其已生之卦。猶自今日而追數昨日也。故曰數往者順。其右方自巽之初為夏至。坎艮之中為秋分。以至於坤之末而交冬至焉。皆進而得其未生之卦。猶自今日而逆計來日也。故曰知來者逆。然本易之所以成。則其先後始終。如橫圖及圓圖右方之序而已。故曰易逆數也。朱子語。若自乾一橫排至坤八。此則全是自然。故說卦云易逆數也。皆自已生以得未生之卦。若如圓圖則須如此。方見消長陰陽消長次第。震一陽離兌二陽乾三陽。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雖似稍涉安排。然亦莫非

自然之理。自冬至至夏至為順。蓋與前逆數者相反。皆自未生而反得已生之卦。自夏至至冬至為逆。蓋與前逆數者同。其左右與今天文說左右不同。蓋從中而分。其初若有左右之勢爾。自北而東為左。自南而西為右。○潛室陳氏曰。卦圖始生。只如橫圖自乾一至坤八。六十四卦。皆用一倍法。兩兩生去。雖未生出。數可逆知。故曰易逆數也。若交一轉過而為圓圖。卻從中間數去。不從乾一數而從震四數至[illegible]自巽至坤這一半是元生次序。仍是未生之卦。故言知來者逆。謂正合圖本生法。可逆圖數而知也。○節齋胡氏曰。邵子據經文解釋。則先圓而後及於橫圖。朱子釋邵子之說。則先自橫圖而論者。誠以橫圖可以見卦畫之立。圓圖可以見卦氣之行。所謂圓者。其實即橫圖規而圓之耳。○愚按順逆二字。亦從陰陽立名。自震一陽至乎離兌二陽以趨於乾之三陽。聖人喜陽之長。故曰順。亦猶一陽始生。名之為復也。自巽一陰至坎艮二陰以趨於坤之三陰。聖人憂陰之長。故曰逆。亦猶一陰始生名之為姤也。推本於橫圖。自乾至坤。俱四陽而四陰。故曰逆數。震一陽。巽二陽。而震在前而巽在後者。以長男長女為序。亦是由陽趨陰也。

又曰。太極既分。兩儀立矣。陽上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四象生矣。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八卦相錯。而後萬物生焉。是故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愈大則愈少。愈細則愈繁。

朱子語問程子易乾繇下辭云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之以盡天下之變故六畫而成卦或疑此說卻是聖人始畫八卦每卦便是三畫聖人因而重之為六畫似與邵子一分為二而至六十四為六畫其說不同曰程子之意只云三畫上疊成六畫八卦上疊成六十四耳與邵子說誠異蓋康節此意不曾說與程子程子亦不曾問之故一向只隨他所見去但程子說聖人始畫八卦不知聖人畫八卦時先畫甚卦此處便曉不得○玉齋胡氏曰此一節申明八卦相錯而為六十四卦有此圓圖也邵子經世演易圖以一動一靜之間為太極以動靜分兩儀以陰陽剛柔分四象以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分乾兌離震為天四象以少剛少柔太剛太柔分巽坎艮坤為地四象所謂八卦也動而陽靜而陰太極生兩儀也一奇為陽儀居圖左方一偶為陰儀居圖右方左為下故自下而上交於陰而生陰陽二象右為上故自上而下交於陽而生剛柔二象兩儀生四象也陰交於陽而生乾一為太陽兌二為太陰陽交於陰而生離三為少陽震四為少陰此四卦者皆自陽儀中來故為天之四象柔交於剛而生巽五為少剛坎六為少柔剛交於柔而生艮七為太剛坤八為太柔此四卦者皆自陰儀中來故為地之四象四象生八卦也八卦相錯而後萬物生焉一卦之上各加八卦以相間錯則六十四卦成矣朱子曰陰陽自陽中之陰陽剛柔是陰中之剛柔剛柔以質言是有箇物了見得剛底柔底陰陽以氣言○淡橫以下又曰皆朱子引邵子之言以八卦分作天四象地四象亦是邵子獨創之見而非大傳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本旨也　又按伏羲畫卦自兩儀而四象而八卦而六十四卦皆就橫圖說有小橫圖而後對析圖之而為小圓圖既重為大橫圖而後對析圓之而為大圓圖此段邵子之意卻就兩圓圖說故胡玉齋解之以陽儀為居左而在下陰儀為居右而在上若就橫圖說則陽儀居右而在上陰儀居左而在下也

又按程子始畫八卦句固畧而未明至以三畫即重為六畫聖人已明言之矣曰八卦相盪曰八卦定吉凶曰因而重之曰八卦相錯皆是三畫即重為六畫也總之內卦一畫又一畫漸漸增入外卦則一併重上也朱子反用邵子四畫五畫之說而不取程子意不知何故此亦非後學所能強解也

是故乾以分之坤以翕之震以長之巽以消之長則分分則消消則翕也乾坤定位也震巽一交也兌離坎艮再交也故震陽少而陰尚多也巽陰少而陽尚多也兌離陽浸多也坎艮陰浸多也

玉齋胡氏曰震者長之始雷以動之也歷離兌而乾則長之極而為陰陽之分限矣乾以君之也巽者消之始風以散之也歷坎艮而坤則消之極而為純陰之翕聚矣坤以藏之也此所以長則分分則消消則翕翕則復為長而循環無端也乾至陽也居上而臨下故曰君以震離兌之陽得乾而有所君宰坤至陰也居下而括終故曰藏以巽坎艮之陰得坤則有所歸宿然謂乾以[illegible]之則動而陽者乾也靜而陰者坤也乾之實分陰陽而元不君宰也朱子常言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耳以其流行之統體而言則但謂之乾而元所不包以動靜分之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別正此意也夫如是則諸卦皆乾之所君宰聖人特以君言造化貴陽之大義聖人扶陽之至意昭昭矣乾坤以陰陽之純定上下之位震一交兌離再交由一陽之交以至二陽之交也巽一交坎艮再交由一陰之交以至二陰之交也故初交為震則陽尚少再交為離兌則陽浸多矣初交為巽則陰尚少再交為坎艮則陰浸多矣○淡按此說[illegible]陰陽與交俱與大傳說卦傳不同聖人以三男三女分

陰陽。故以震坎艮為陽卦。巽離兌為陰卦。此則以兩儀分陰陽。故以震兌離屬陽。以其生於陽儀也。以巽坎艮屬陰。以其生於陰儀也。說卦傳震一索坎再索艮三索皆謂陰索於陽。巽一索離再索兌三索。皆謂陽索於陰此謂兌離再交。指兩畫陽而言。坎艮再交。指兩畫陰而言。與再索三索之指異矣。總之六子之卦。聖人本以少者為主。卲子則以陰陽之多者為盛也。

又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為陽之母。陽為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為復。父生長女而為姤。是以陽起於復。陰起於姤也。

玉齋胡氏曰。或問无極如何說前。朱子曰。卲子就圖上說循環之意。自姤至坤是陰含陽。自復至乾是陽分陰。坤復之間。乃无極。自坤反姤。乃无極之前。朱子言就圖上說循環之意者。蓋以右一邊屬陰。而陰中有陽。故自一陰之姤。至六陰之坤。皆是以陰而含陽。陰主闔。其翕一聚者。所以含蓄此陽也。左一邊屬陽。而陽中有陰。故自一陽之復。至六陽之乾。皆是以陽而分陰。陽主闢。其發一散者。所以分布此陰也。坤復之間。乃為无極。蓋以一動一靜之間。一元聲无臭之理而已。自坤而反觀。則推之於前以至於姤。故為无極之前。自復而順數。則引之於後以至於乾。故為有象之後。四卦之循環。蓋未見其終窮也。陰為陽之母。謂坤為復之母。故生復也。陽為陰之父。謂乾為姤之父。故生姤也。圖分陰陽。復姤為陰陽之起處。故曰乾坤為大父母。復姤為小父母也。○進齋徐氏曰。无極之前。陰含陽也。言自巽消而至坤。翕靜之妙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言自震長而至乾。分動之妙也。陰含陽。故曰母孕。陽分陰。故曰父生。朱子曰。坤復之間為无極。其論密矣。又詩曰。忽然夜半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无中含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无中含有象。卽坤復之間。无極而太極也。○泱按此段說大圖。亦以兩儀分陰陽。故以自復至乾三十二卦為陽分陰。以此三十二卦。皆生於陽儀也。自姤至坤三十二卦為陰含陽。以此三十二卦。皆生於陰儀也。胡玉齋從復姤算起。徐進齋則從震巽算起者。推本於小圖也。蓋復是震之第一卦。歷隨噬嗑而至震。姤是巽之第一卦。歷大過鼎恒而至巽。故大圖則為復姤。推本小圖。則為震巽。其理一也。

又曰。震始交陰而陽生。巽始消陽而陰生。兌。陽長也。艮。陰長也。震兌。在天之陰也。巽艮。在地之陽也。故震兌上陰而下陽。巽艮上陽而下陰。天以始生言之。故陰上而陽下。交泰之義也。地以既成言之。故陽上而陰下。尊卑之位也。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天地之所闔闢。日月之所出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乎此矣。

震始交陰而陽生。是說圖圖。震與坤接而一陽生也。巽始消陽而陰生。是說圖圖。巽與乾接而一陰生也。

卲子曰。陽爻。晝數也。陰爻。夜數也。天地相銜。陰陽相交。故晝夜相雜。剛柔相錯。春夏陽也。故晝數多。夜數少。秋冬陰也。故晝數少。夜數多。○進齋徐氏曰。二氣循環自復至乾。為陽生物之始也。故震兌陰上而陽下。為交泰之義。蓋主動而言。太極之用。所以行自姤至坤。為陰成物之終也。故巽艮陽上而陰下。為尊卑之位。蓋主靜而

言。太極之體所以立也。○思齋翁氏曰。卯為日門。太陽所生。酉為月門。太陰所生。不但日月出入於此。大而天地之開物。雖始於寅。至卯而門始闢。閉物雖始於戌。至酉而門已闔。一歲而春夏秋冬。一月而晦朔弦望。一日而晝夜行度。莫不由乎左右之門。所以極贊坎離功用之大也。○玉齋胡氏曰。此一節先論震巽艮兌四維之卦。而後及於乾坤坎離四正之位。震始交陰而陽生。以震接坤言也。至兌二陽則為陽之長。巽始消陽而陰生。以巽接乾言也。至艮二陰則為陰之長。震兌在天之陰者。邵子以震為天之少陰。兌為天之太陰。惟其為陰故陰爻皆在上。而陽爻皆在下。天以生物為主。始三之初非交泰不能。故陰上陽下。而取交泰之義。巽艮在地之陽者。邵子以巽為地之少剛。艮為地之太剛。惟其為剛故陽爻皆在上。而陰爻皆在下。地以成物為主。既成之後。則尊卑定。故陰下陽上。而取尊卑之位。乾坤定上下之位。天地之所闔闢也。坎離列左右之門。日月之所出入也。歲而春夏秋冬。月而晦朔弦望。日而晝夜行度。莫不胥此焉出。豈區區爻畫陰陽之間哉。

又曰。乾四十八而四分之。一分為陰所尅也。坤四十八而四分之。一分為所尅之陽也。故乾得三十六。而坤得十二也。

兌離以下更思之。　今案兌離二十八陽。二十陰。震二十陽。二十八陰。艮坎二十八陰。二十陽。巽二十陰。二十八陽。

玉齋胡氏曰。乾四十八者。內卦為乾。自乾至泰八卦。陰陽爻共四十八畫也。四分之者。以四十八分為四分。每分計十二畫也。乾至泰計三十六畫陽。十二畫陰。是陽占四分之三。內一分為陰所尅也。坤四十八者。內卦為坤。自否至坤八卦。陰陽爻共四十八畫也。四分之者。以四十八分為四分。每分計十二畫也。否至坤計三十六畫陰。十二畫陽。是陰占四分之三。內一分為所尅之陽也。故乾得三十六陽。而坤得十二陽者。蓋乾固以陽為主。而坤亦以陽為主也。可見天道貴陽賤陰。聖人扶陽抑陰之義。邵子得之耳。程子論復之陽長而曰陰亦然。聖人不言者。正與此合。兌八卦自履至臨。離八卦自同人至明夷。各計二十八陽。共五十六陽。各計二十陰。共四十陰。則其四十者為陰所尅也。震八卦自无妄至復。計二十陽。二十八陰。則二十八為陰所尅也。艮八卦自遯至謙。坎八卦自訟至師。各計二十八陰。共五十六陰。各計二十陽。共四十陽。則其四十者為所尅之陽也。巽八卦自姤至升。計二十陰。二十八陽。則二十八者為所尅之陽也。是兌離震得七十六陽。巽坎艮得六十八陽也。

○泱按兌離以下數句。是朱子語。故特提起。凡朱子語在朱子啓蒙原本者。則用大字書。凡後人纂入及泱所纂入者。則與諸時儒說同用小字書。

又曰。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也。

玉齋胡氏曰。圓圖南北為縱。東西東南西北西南東北為橫。八卦對待以立其體。易之本也。○泱按小圓圖乾坤縱而六子橫。即大圓圖亦乾坤縱而六子[illegible]所橫。其所重之卦。每八卦對八卦也。陰陽各異也。

又曰。陽在陰中。陽逆行。陰在陽中。陰逆行。陽在陽中。陰在陰中。則皆順行。此眞至之理。案圖可見之矣。

玉齋胡氏曰。朱子曰。圓圖左屬陽。右屬陰。坤无陽。艮坎一陽。巽二陽。為陽在陰中。逆行。乾无陰。兌離一陰。震二

陰為陰在陽中。逆行。震一陽。離兌二陽。乾三陽。為陽在陽中。順行。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為陰在陰中。順行。此皆以四八卦三畫陰陽言也。若以外八卦推之。陰陽逆順行亦然。右方外卦四節。皆首乾終坤。四坤无陽。自四艮各一陽。逆行而至於乾之三陽。其陽皆自下而上。亦陽在陰中。陽逆行也。左方外卦四節。亦首乾終坤。四乾无陰。自四兌各一陰。逆行而至於坤之三陰。其陰皆自上而下。亦陰在陽中。陰逆行也。左方外卦四坤无陽。自四艮各一陽。順行而至於乾之三陽。其陽皆自下而上。亦陽在陽中。陽順行也。右方外卦四乾无陰。自四巽各一陰。順行而至於坤之三陰。皆自上而下。亦陰在陰中。陰順行也。以嚮逆之說推之。陰陽各居本方。則陽自下而上。陰自上而下。皆為順。若陰陽互居其方。則陽自上而下。陰自下而上。皆為逆。順自然之勢。圓自有真至之理也。○思齋翁氏曰。先天圓圖。左陽右陰。左三十二卦陽始於復之初九。歷十六變而二陽。時又八變而三陽

泰。又三變而四陽大壯。又一變而五陽夬。而乾以君之。陽之進也。始緩而終速。其進也以漸。所謂陽在陽中順也。陽主升。自下而升。亦順也。復至无妄二十陽。明夷至同人二十八陽。臨至履亦二十八陽。乾至泰三十六陽。二十者。陽之微。二十八。陽之著。三十六。陽之盛。陽在北則微。在東則著。在西則盛。亦順也。陽順而陰逆。不言可知矣。陽在右方三十二卦。則反是。故曰真至之理。案圖可見也。○決按陽中陰中。只兩陽字兩陰字。指兩儀言。蓋大圓圖左方三十二卦。皆生於陽儀。故曰陽中。右方三十二卦。皆生於陰儀。故曰陰中。其餘三陽字三陰字。皆猶爻言。總之卦氣之行。自復至乾。自姤至坤。故左方三十二卦。必自下而上。在陽爻則為順。在陰爻則為逆矣。右方三十二卦。必自上而下。在陽爻則為逆。在陰爻則為順矣。以大圓圖言。自復至乾為陽中。自姤至坤為陰中。若以小圓圖言。則自震至乾為陽中。自巽至坤為陰中。小圓八卦。即胡玉齋所謂內卦也。然大小圓圖總

同此理。故玉齋并說明外卦。而大圓圖之義明矣。又按思翁思齋謂陽在右方三十二卦反是者。蓋左方陽爻。以漸而盛。右方陽爻。以漸而殺也。自姤至升八卦。計二十八陽。自訟至師八卦。自遯至謙八卦。各二十陽。自否至坤八卦。十二陽。蓋自復冬至起。歷十二氣至乾已屬芒種。陽盛極矣。於是交夏至姤。歷十二氣至坤大雪則陽衰極矣。於是交冬至復而陽又生。左方右方。每方對待。則陰陽各四十八爻。此亦數之自然。即聖人亦无所容其智巧也。

又曰。復至乾。凡百一十有二陽。姤至坤。凡八十陽。姤至坤。凡百一十有二陰。復至乾。凡八十陰。

玉齋胡氏曰。圖之陰陽在兩邊正相等。自復至乾。居圖之左。陽方也。故陽多而陰少。自姤至坤。居圖之右。陰方

也。故陰多而陽少。左邊一畫陽。使對右邊一畫陰。左邊一畫陰。使對右邊一畫陽。對待以立體。而陰陽各居其半也。由此觀之。天地間陰陽各居其半。本无截然為陽截然為陰之理。但造化貴陽賤陰。聖人扶陽抑陰。故於消長之際。微懸之分。又不能不致其區別耳。豈容以概論哉。

又曰。坎離者。陰陽之限也。故離當寅。坎當申。而數常踰之者。陰陽之溢也。然用數不過乎中也。此更宜思。離當卯。坎當酉。但以坤為子半可見矣。

西山蔡氏曰。此論陰陽往來。皆以馴致。不截然為陰為陽也。以坎離而言。離中當卯。坎中當酉。然離之所生。已起於寅。震中。坎之所生。已起於申。巽中矣。故邵子謂離當寅。坎當申也。坤當子半。乾當午半。即離卯坎酉之謂

也。○節玉齋胡氏曰。坎離陰陽之限者。就寅申而言也。以四時論之。春為陽而始於寅。是離當寅而為陽之限。秋為陰而始於申。是坎當申而為陰之限也。數常踰之者。離雖當寅而盡於卯中。坎雖當申而盡於酉中。是踰寅申之限。而為陰陽之溢矣。然用數不過乎中者。蓋卯子以卯酉為陰陽之溢。則其所謂中者。是取寅申而不取卯酉也。陽之用始於寅。陰之用始於申。蓋子位陽雖生而未出乎地。至寅則溫厚之氣始用事。午位陰雖生而未害於陽。至申則嚴凝之氣始用事。是所謂用數仍不過乎寅申之中也。○淡按朱子及蔡西山胡玉齋稱即子離當寅。坎當申。明白矣。竊認非邵子之意。蓋大圓圖與小圓圖。乾坤同而坎離則異。乾在第一卦。故仍居午之半。坤在第八卦。故仍居子之半。使離亦若乾之居第一卦而在同人之位。則固卯之半矣。无如離本第三。不得居第一而居第三。則同在寅末而不在卯半也。使坎若坤之居第八卦。而在師之位。則固酉之半矣。无如坎本第六。則不得居第八而居第六。則固在申末而不在酉半矣。故小圓圖之離。於節為春分中。而大圓圖之離。於節在驚蟄前也。小圓圖之坎。於節為秋分中。大圓圖之坎。於節在白露前也。陰陽之溢者。謂由寅而溢乎卯。由申而溢乎酉也。用數不過乎中者。謂離雖由寅而溢乎卯。只在卯初。而不能過卯之中。非若小圓圖界在卯之中也。坎離雖由申而溢乎酉。只在酉初。而不能過酉之中。非若小圓圖界在酉之中也。

又曰。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於心也。

玉齋胡氏曰。此明圖之所謂太極也。圖從中起。心法也。心為太極。而萬化萬事生於心。圖之中亦為太極。而儀象卦生於中。○林學履問。圖皆從中起。萬化萬事生於心。何也。朱子曰。其中間白處。便是太極。三十二陽。三十

二陰。便是兩儀。十六陰十六陽。便是四象。八陰八陽。便是八卦。又曰。太極中間白處。便是他自說圖從中起。今不合被方圖在中間塞卻。待取出放外。他兩邊生者。即是陰根陽。陽根陰。這箇有對。從中出則无對。○淡按邵子前九段。俱是據圖說數。此段第十數之終也。忽然說到心學。此反本窮源之論也。邵子之所以異於京郭者在此。　又按數自中起。自然指中間白處。即以卦論。兩圓圖。乾坤至於中間。亦是從中起。即兩橫圖及大方圖。從震巽始。而坎離而艮兌而乾坤亦是從中起也。

又曰。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

玉齋胡氏曰。按易本義曰。伏羲四圖。三畫六畫。橫圖圓圖。其說皆出邵氏。蓋邵氏得之李之才。之才得之穆脩。脩得之希夷先生陳摶。所謂先天之學也。朱子答黃勉齋書曰。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所自作。雖无語言。而所該甚廣。今易中一字一義。无不自其中流出。以上總說四圖。　又曰。左邊百九十二爻。本皆陽。右邊百九十二爻。本皆陰。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便是陽往交易陰。陰來交易陽。兩邊各各相對。其實非此往彼來。只其象如此。邵子詩曰。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不為貧。因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觀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朱子贊之。亦曰。手探月窟。足躡天根。池陽何巨源問詩并贊云。莫是說陰陽否。朱子答曰。先天圖自復至乾陽也。自姤至坤。陰也。陽主人。陰主物。手探足躡。亦无其意義。但復在下。姤在上。上故言手探。下故言足躡。天根月窟。指復姤二卦。乃是說他圖之所從起處。三十六宮之說。邵子嘗曰。八卦之象。不易者四。乾坤坎離。反易者二。震反為艮。巽反為兌。本是四卦。以反易而成二卦。以六變而成

八也。重卦之象。不易者八。乾坤坎離頤中孚大小過。反易者二十八。如屯反為蒙之類。本五十六卦。反易只二十八卦。以三十六卦為六十四也。張行成曰。天地間唯一无對。惟中无對。乾坤陰陽之一。坎離陰陽之中。頤大過似乾坤之一。中孚小過似坎離之中。所以皆无對。其餘五十六卦。不能乎一與中者。則有對也。劉砥問曰。都是春。蓋云天理流行而已。常周流其間之意否。朱子曰。是。以上說則亂。

易本義曰。此圖圜布者。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陽生於子中。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極於子中。其陽在南。其陰在北。方布者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此二者陰陽對待之數。圓於外者為陽。方於中者為陰。圓者動而為天。方者靜而為地也。圓圖乾在南。坤在北。方圖坤在南。乾在北。乾位陽畫之聚為多。坤位陰畫之聚為多。此陰陽之各以類而聚也。亦莫不有自然之法象焉。又曰。圓圖象天。一順一逆。流行中有對待。如震八卦。對巽八卦之類。方圖象地。有逆无順。定位中有對待。四角相對。如乾八卦對坤八卦之類。此則方圓圖之辨也。圓圖象天。天者。天圓而動。包乎地外。方圖象地者。地方而靜。圓乎天中。圓圖者。天道之陰陽。方圖者。地道之剛柔。震離兌乾為天之陽。地之剛。巽坎艮坤為天之陰。地之柔。地道承天而行。以地之剛柔。應天之陰陽。同一理也。特在天者一逆一順。卦氣所以運。在地者惟主乎逆。卦畫所以成耳。以上總說方圓圖。

又曰。[illegible]

以卦分配節候。復為冬至子之半。頤屯益為小寒丑之初。震噬嗑隨為大寒丑之半。无妄明夷為立春寅之初。賁既濟家人為雨水寅之半。豐離革為驚蟄卯之初。同人臨為春分卯之半。損節中孚為清明辰之初。歸妹睽兌為穀雨辰之半。履泰為立夏巳之初。大畜需小畜為小滿巳之半。大壯大有夬為芒種午之初。乾至乾之末交夏至午之半焉。此三十二卦。皆進而得夫震離兌乾已生之卦也。始為夏至午之半。大過鼎恒為小暑未之初。巽

井蠱為大暑未之半。升訟為立秋申之初。困未濟解為處暑申之半。渙坎蒙為白露酉之初。師遯為秋分酉之半。咸旅小過為寒露戌之初。蹇漸艮為霜降戌之半。謙否為立冬亥之初。萃晉豫為小雪亥之半。觀比剝為大雪子之初。至坤之初交冬至子之半焉。此三十二卦。皆進而得夫巽坎艮坤未生之卦也。二分二至四立。總為八節。每節各計兩卦。如坤復為冬至。无妄明夷為立春。同人臨為春分之類是也。如十六氣。每氣各計三卦。如頤屯益為小寒。觀比剝為大雪之類是也。八節計十六卦。十六氣計四十八卦。合之為六十四卦。此以卦配氣者然也。

洪按大傳曰。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伏羲之小橫圖也。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俱得未生之卦。故說卦傳曰。是故易逆數也。伏羲畫卦。此最在先。純乎天工。而非人之智所能及也。于是即此圖中分而規之。為小圓圖。以前半截乾兌離震列于左陽方。以後半截巽坎艮坤列于右陰方。伏羲變化小橫圖為小圓圖。雖亦理之自然。而已運以聖人之心思矣。蓋天人參焉者。而不同乎小橫圖之純乎天也。

洪按前圖即大傳所謂剛柔相摩而八卦成列者。此圖即大傳所謂八卦相盪因而重之者。每一卦上各加以八卦。所謂一貞八悔是也。[illegible]六十四卦大橫圖。元待成矣。此亦純出于天工。而元待于人之智巧者。伏羲畫此圖之後。亦將此圖中分而圓之。以乾至巽三十二卦。列于左陽方。以姤至坤三十二卦。列于右陰方。而為大圓圖。又將此圖分為八段。自乾宮起。從下疊上。而成大方圖。即包于大圓圖內。以倣天圓地方之義。故先天圖共五。乃先儒曰內圖者。以大圓圖大方圖合為一圖故也。此方圖二圖。

雖亦理之自然。而亦參以聖人之心思矣。亦天人參焉者。而不同大橫圖之純乎天也。此上兩圖。易學啟蒙中不載。洪按伏羲畫卦。此兩圖最先。而圓圖乃方圖。卷由此而出。似不可少。但不啟來諸于啟蒙原圖中。故補于後。

文王八卦圓圖方位

離 ☲
坤 ☷
兌 ☱
乾 ☰
坎 ☵
艮 ☶
震 ☳
巽 ☴

朱子曰。康邵氏說先天者。伏羲所畫之易也。後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無文字。只有一圖以寓其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終始之變具焉。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爲作傳者是也。孔子既因文王之易以作傳。則其所論固當以文王之易爲主。然不推本伏羲始畫之易。只從中半說起。不識向上根原矣。故十翼之中。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而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皆本之伏羲畫卦之意。而今啓蒙原卦一畫。亦分兩儀。伏羲在前。文王在後。必欲知聖人作易之本。則當考伏羲之畫。若只欲知今易書文義。則但求文王之經。孔子之傳足矣。兩者初不相妨。而亦不可以相離也。

自初未有畫時。說到六畫滿處者。邵子所謂先天之學也。卦成之後。各因一義推說。邵子所謂後天之學也。今如孔子繫辭說卦三才六位之說。即所謂後天者也。先天後天。既各自爲一義。而後天說中取義。又不同。彼此自不相妨。不可執一而廢百也。如一索再索之說。初間畫卦時。也不是恁地。只是畫成後。便見有此象耳。皆所謂後天之學。○潛室陳氏曰。伏羲易以生出爲次。文王易以反對爲次。乾坤純體。坎離正體。頤大過小過中孚。雜體中之正者。此八卦不可反。而兩相對。餘五十六卦爲雜體。兩相反以爲對。於雜然紛錯之中。有井然不紊之統紀者。此其所以爲妙也。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

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橈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邵子曰。此一節。明文王八卦也。　又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爲泰。坎離交而爲既濟也。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之時也。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而艮兌爲耦。以應地之方也。王者之法。其盡於此矣。

文王　也　此言文王改易伏羲卦圖之意也。蓋自乾南坤北而交。則乾北坤南而爲泰矣。自離東坎西而交。則離西坎東而爲既濟矣。乾坤之交者。自其所已成而反其所由生也。故再變則乾退乎西北。坤退乎西南也。坎離之變者。東自上而西。西自下而東也。故乾坤既退。則離得乾位。而坎得坤位也。震用事者。發生於東方。巽代母者。長養於東南也。

朱子語。上文兩段。說伏羲卦位。自帝出乎震以下。說文王卦位。自神也者以下。有兩段。前一段。乃文王卦位。後一段。乃伏羲卦位。恐夫子之意。以爲伏羲文王所定[illegible]位不同如此。然生育萬物。既如文王所次。則其方位非如伏羲所定。亦不能變化。既成萬物。但後段卻除了乾坤。恐着一句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引起。則乾坤在其中矣。蔡季通云。伏羲八卦。是數之自然。文王八卦。乃是見之於用。或謂先天乃模擬天地之所以然。純乎天理者也。後天乃整頓天地所當然之理。合以人事。此意固是。然先天豈非人事。後天亦是天理之自然。顧有明體致用之不同。二者不可相无。故夫子釋帝出乎震一章。又以先天說六子之用也。邵子以帝出乎震爲文王[illegible]定。今觀連山首艮。以萬物成終[illegible]始。恐亦古有卦矣。

雲莊劉氏曰。八卦之象各一。而[illegible]則[illegible]云合先後天卦位觀之。實周於東南西北。以天地之間。水爲最多也。然坎爲水。而兌止爲澤者。以坎乃陽水。陽主動。江河之流是也。兌乃陰水。陰主靜。湖海之匯是也。朱先生常謂塞坎水塞其下流。則爲兌澤。愚亦謂澤水踰其隄防。則爲坎水。其實一水而已。特以坎陽兌陰。而有水澤之[illegible]也。○

玉齋胡氏曰。乾南坤北。離東坎西者。先天卦位也。乾坤由南北而交。坤南乾北。則坤上乾下。故交而爲泰也。離坎由東西而交。坎東離西。則坎上離下。故交而爲既濟也。先天卦。乾居午而云生於子者。以乾陽始生於復。復子之半也。坤居子而云生於午者。以坤陰始生於姤。姤午之半也。午乾之所成。今下而交坤於子。是反其所由生也。子坤之所已成。今上交於午。是反其所由生也。故再變而爲後天卦。則乾退西北。坤退西南也。先天卦。離當寅。而云終於申者。申乃坎之位。離交坎而終於申也。坎當申。而云終於寅者。寅乃離之位。坎交離而終於寅也。東者。離之本位。其變則交於坎。而向西。是東自上而

西也。西者。坎之本位。其變則交於離。而向東。是西自下而東也。故再變而爲後天卦。則乾坤既退。則離上而得乾位。坎下而得坤位也。震代父始事而發生於東方。巽代母繼事而長養於東南也。先天主乾坤離坎之交。其交也。將變而无定位。天時之不窮也。故曰應天。後天主坎離震兌之變。其交也。不變而有定位。地方而有常也。故曰應地。由先天卦而爲後天卦。此文王作易。所以得天地之用。而卯子以至哉之辭贊之也。雖然。此卯子朱子之所已言者。而其所未言者。尤當竟也。先天卦乾以君言。則所主者在乾。後天卦震以帝言。則所主者又在震。何哉。此正夫子發明羲文尊陽之意也。蓋乾爲震之父。震爲乾之子。以統臨謂之君。則純天者莫如乾。而先天卦位宗一乾也。此乾方用事。則震居東北。而纘其用也。以主宰謂之帝。主器者莫若長子。後天卦位。宗一震也。此乾不用。則震居正東。而司其用也。先天所重者在正南。後天所重者在正東。如此則文王[illegible][illegible]伏羲卦圖。均

一尊陽之心可見矣。○洪按先天圖。天覆於上。地載於下。六子分布其用於天地之間。此開闢後之大局面。亘於億萬年而不可易者。此取法於河圖之陰陽也。後天之圖。則取法於河圖之五行。故其相生次序。悉用河圖。東方震巽。春之木也。遂生南方夏之離火。離火生西南季夏土之坤。坤土生西方秋之兌乾金。兌乾金生北冬之坎水。坎水又生東方震巽木。中間夾一艮土者。水必得土而後能生木也。此五行之位。凡陰陽術數之家。俱不能外。故先天之圖大而无不包。後天之圖小而切於用。先天包後天之全體。後天分先天之一體也。至後天乾父坤母圖。義係於倫常。則愈小而愈切於日用矣。羲文而圖。各自一意。邵子以後天圖出於先天圖。亦只好照先儒之說讀去。與八卦之配圖書亦般。

又曰。易者。一陰一陽之謂也。震兌始交者也。故當朝夕

之位。坎離交之極者也。故當子午之位。巽艮不交而陰陽猶雜也。故當用中之偏。乾坤。純陽純陰也。故當不用之位也。

玉齋胡氏曰。一陰一陽居正。則相對而有交易之義。居偏則不對。而於交之義无取。後天八卦。正而對者。震兌坎離。偏而不對者。乾坤艮巽。故在東西南北者。相對則取其交。而在東北東南西北西南者。不對則不取其交也。自其交者論之。震東兌西。為交之始。當卯酉之中。朝夕之位也。離南坎北。為交之極。當子午之位。天地之中也。自其不交者論之。巽艮居南北之東。比於乾坤陰陽為尤雜。故巽稍用而艮全未用。所以為當用中之偏。乾坤居南北之西。比於巽艮。為陰陽之純。所謂父母既老而退處於不用之地也。○思齋翁氏曰。坎離是乾坤中文之交。在八卦位也。只有東西南北四正位之極好。先天則位坎離以卯酉。後天則位坎離以子午位也。只此四位。陽中有陰。陰中有陽。皆是羲文微意。

又曰。兌離巽。得陽之多者也。艮坎震得陰之多者也。是以為天地用也。乾極陽。坤極陰。是以不用也。

雲莊劉氏曰。兌離巽陰卦。宜多陰而反多陽。艮坎震陽卦。宜多陽而反多陰。何也。蓋三男乃坤求於乾。各得乾一陽而成。本皆坤體。故多陰。三女乃乾求於坤。各得坤一陰而成。本皆乾體。故多陽。多陽多陰者。各得乾坤之體。極陰極陽者。乃乾坤之全體。乾坤雖不用。而六卦之用。无往而非乾坤之用矣。○玉齋胡氏曰。此承上文而言。六子得陰陽之多而致用。乾坤陰陽之極而不用也。陰卦多陽。故兌離巽得陽之多。陽卦多陰。故艮坎震

得陰之多。是以各司天地之用。而生成萬物也。至於乾極陽坤極陰。極則止而不復用矣。然六子之用。由乾坤之用也。

又曰。震兌橫而六卦縱。易之用也。

嘗考此圖而更為之說曰。震東兌西者。陽主進。故以長為先而位乎左。陰主退。故以少為貴而位乎右也。坎北者。進之中也。離南者。退之中也。男北而女南者。互藏其宅也。四者皆當四方之正也。而為用事之卦。然震兌始而坎離終。震兌輕而坎離重也。乾西北。坤西南者。父母既老而退居不用之地也。然母親而父尊。故坤猶半用而乾全不用也。艮東北。巽東南者。少男進之後而長女退之先。故亦皆不用也。然男未就傳。女將有行。故巽稍向用而艮全未用也。四者皆居四隅不正之位。然居東者未用。而居西者不復用也。故下文歷舉六子而不數乾坤。至其水火雷風山澤之相偶。則又用

伏羲卦云。

邵子曰。乾統三男於東北。坤統三女於西南。○玉齋胡氏曰。前論先天八卦。有縱橫為易之本。故此論後天八卦。亦有縱橫為易之用也。先天八卦圓圖。乾南坤北。於象為縱也。離東坎西。震東北。巽西南。兌東南。艮西北。於象皆為橫矣。後天八卦圓圖。震東兌西。於象為橫也。離南坎北。艮東北。巽東南。坤西南。乾西北。於象皆為縱矣。先後天縱橫不齊者。蓋先天對待以立其本。而所重在乾坤。後天流行以致其用。而所重在震兌。先天有乾坤之縱。以定南北之位。然後六子之橫。布於東西者。倚之以為主。是相為對待以立本也。後天有震兌之橫。以當春秋之分。然後六卦之縱。其成全於冬夏者。資之以為始。是迭為流行以致用也。本立用行。先後天所以可相有而不可相无也。或曰。上文既以震兌離坎交而當用。巽艮不交而未用。乾坤純而不用。又統論六子致用。乾坤不用。至此則并乾坤皆以為易之用。何也。蓋就後天八卦論。乾坤則終於不用。若合先後天八卦而論。先天所以立易之本。後天所以致易之用。則皆謂之入用矣。況後天乾坤雖云不用。而有六子以致用。則用者雖在六子。不用而主其用者。實在乾坤。豈荒於无用哉。故六皆以用言也。○決按朱子引邵子以釋後天圖共四節止此。下皆朱子自言。又引程子之言。　乾坤所謂不用者。謂不若先天圖乾坤居上下專其權。而僅與六子等耳。如萬物致養。陰陽相薄。非即乾坤之用耶。又先天後天兩圖。先天圖宜豎看。以乾坤分上下。而以六子分在中間。後天圖宜平看。而分東西南北。先儒亦用東西南北解先天圖。不過借說耳。若認殺乾南坤北云云。則天地定位句。解不通矣。豈天僅在南。地僅在北耶。○玉齋胡氏曰。自震東兌西至坎離重也為一節。專論震兌離坎居四方之正位。而為用事之卦。震居東為陽主乎進也。兌居西。為陰主乎退也。而東西之位以定。離居南為

退之中。坎居北為進之中。而南北之位以成。離得乾位。以陰卦居陽。坎得坤位。以陽卦居陰。男女之互藏其宅也。震當生育之始。兌當收成之始。離當長養之終。坎當歸藏之終。當其始者其責輕。當其終者其責重也。自乾西北至不復用也為一節。專論四隅之卦。乾坤以父母之老不復用。巽艮以男女之長少而亦用。坤西南猶半用者。謂其當長養收成之交。母道當親也。乾西北全不用者。謂其當嚴凝主靜之候。父道之尊也。艮東北。巽東南者。以進退之先後定之。男未就傅。少而未習其事。女將有行。長而可以任其事也。故巽稍用而艮全未用也。然四卦圖皆四隅。而居東方生育之位者。將來用。居西方收成之位者。全不用矣。自故下文歷舉六子以下為一節。是總上兩節。論六子致用而乾坤不用也。謂之曰不數乾坤者。以致用在六子。故不復及之耳。而其下文仍用伏羲卦次者。沿流泝源。不容以後天而遺先天也。或問。此下歷舉六子而不數乾坤。然蓋一句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引起。則乾坤在其中矣。朱子曰。圖是如此。間且如雷風水火山澤。自不可喚做神。曰。神也者。乃其所以動所以撓者也。又曰。水火相逮。與上面水火不相射同。又自是伏羲卦。又曰。上言六子。用文王八卦之位者以六子之主時成用而言。故以四時為序。而用文王後天之序。下言六子用伏羲八卦之位者。推六子之所以主時成用而言。故以陰陽交合為其。而用伏羲八卦之序。蓋陰陽以其偶合。即六子之用行。所以能變化盡成萬物也。又曰。无伏羲底。則做文王底不中。故其歸卻在伏羲上。朱子蓋謂後天八卦。以四時進退為序。先天八卦。以陰陽交合為義。四時進退者。用之所以行也。故不以卦位之非偶為拘。陰陽交合者。體之所以立也。故必以卦位之得具偶者為主。要之先天以其偶合而八卦之體立。則後天雖不以其偶合。而六子之用自行。此變化既成萬物。圖歸之文王卦次。而所以變化既成萬物者。實歸之伏羲卦次也。不然。聖人論伏羲卦次之後

何爲必申之以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數。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程子曰。凡陽在下者。動之象。在中者。陷之象。在上。止之象。陰在下者。入之象。在中者。麗之象。在上。說之象。

玉齋胡氏曰。此以八卦之性情爲言。一陽起於二陰之下。則爲動。墜於二陰之中。則爲陷。終於二陰之上。則爲止。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則爲入。附於二陽之中。則爲麗。見於二陽之上。則爲說。純於陽爲健。純於陰爲順也。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此遠取諸物之象。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此近取諸身之象。

朱子曰。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學者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王輔嗣伊川皆不信象。伊川說象只是譬喻樣說。郭子和云。不獨是天地雷風水火山澤謂之象。只是卦畫便是象。亦說得好。鄭東卿專取象。如以鼎爲鼎。革爲爐。小過爲飛鳥。亦有義理。但盡欲如此牽合附會。便疏。學者惟先理會得

正當道理了。然後於此等些小零碎處收拾以相資益。不爲无補。程沙隨以井卦有井谷射鮒一句。遂說井有蝦蟆之象。其穿鑿一至於此。其嘗作易象說。大率以簡治繁。不以繁御簡。然易之取象。各有不同。却亦有難理會者。如乾爲馬。而乾之卦却專說龍之類是也。或問孔子專以義理說易。如何。曰自上世傳流至此。象數已分明。不須更說。故孔子只於義理上說。伊川亦從孔子。今人既不知象數。但知孔子說。只是說得半截。不見上面來歷。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今按坤求於乾。得其初九而爲震。故曰一索而得男。乾求於坤。得其初六而爲巽。故曰一索而得女。坤再求而得乾之九二以爲坎。故曰再索而得男。乾再求而得坤之六二以爲離。故曰再索而得女。坤三求而得乾之九三以爲艮。故曰三索而得男。乾三求而得坤之六三以爲兌。故曰三索而得女。

玉齋胡氏曰。朱子曰。乾索於坤而得女。坤索於乾而得男。初間畫卦時。不是恁地。只是畫卦後便見有此象耳。

愚謂三男。陽也。乾之似也。乃歸之於坤求而後得。三女。陰也。坤之似也。乃歸之於乾求而後得。何也。蓋三男本坤體。各得乾一陽而成。此陽根於陰。故歸之坤也。三女本乾體。各得坤一陰而成。此陰根於陽。故歸之乾也。邵子曰。母孕長男而為復。父生長女而為姤。陰陽互根之義可見矣。○淡按本義能索字為揲蓍求卦。當是朱子一時之見如此。而未及改正者。索字之義。當以啓蒙為正。本義揲蓍求卦之說。只作餘意補說可也。

凡此數節。皆文王觀於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以為說。邵子所謂後天之學。入用之位者也。

玉齋胡氏曰。此總論乾道也。以下四節之旨也。

乾父 ☰　　坤母 ☷

震長男 ☳　坎中男 ☵　艮少男 ☶

巽長女 ☴　離中女 ☲　兌少女 ☱

淡按後天圖止二。圓圖及此圖。而圓圖是明五行四時之序。此圖則定尊卑長幼之倫。夫婦男女之別。其事彌切。其理彌精。蓋因圓圖乾坤退居隅位。且與六子同功一識。故此圖首[illegible]乾[illegible]亦本先天圖之義約之。先天圖曰。天地定位。見天地為萬物父母也。此則乾稱父坤稱母。見父母為一家之天地也。今啓蒙中不載此圖。故亦補於末。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終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

易學啓蒙三

明蓍策第三

檇李後學惕齋張仁

大衍之數五十

河圖洛書之中數皆五衍之而各極其數以至於十則合而爲五十矣

玉齋胡氏曰大傳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又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又曰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神物謂蓍蓍一根百莖可當大衍之數者二是五十者大衍之蓍數也以圖書中宮之數衍之亦爲五十而與蓍數合圖書中數計五箇一衍而推極之爲五箇十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極即終也圖書中五下一點爲第一本身已自是一數衍而極之後面只有箇九以一合九爲十矣上一點爲第二本身已自是二數衍而極之後面只有箇八以二合八爲十矣左右中各一點皆然自一點小衍之爲十合五點大衍之通爲五十也盤澗先王問曰竊謂天地之數不過五而已五者數之祖也河圖洛書皆五居中而爲數祖宗大衍之數五十者即此五數衍而乘之各極其數而合爲五十也是五也於五行爲土於五常爲信水火木金不得土不能各成一器仁義禮智不實有之亦不能各成一德此五所以爲數之宗也不知是否朱子答曰此說是○決按大衍之數專爲蓍說則當以河圖爲主洛書只是帶說不過謂洛書中五亦有此理耳又此講五十之故而曰各極其數以至於十只是空說數之始終與本義衍母衍子之義不同然衍母衍子之說義更確實也河圖中宮以五乘十而得五十洛書四面相對皆十以五乘之亦是五十也此處朱子不說衍母衍子另立一義欲示易數之无定所謂不可謂典要示人不可執殺看也通篇說數俱是如此

河圖積數五十五其五十者皆因五而後得獨五爲五十所因而自無所因故虛之則但爲五十又五十五之中其四十者分爲陰陽老少之數而其五與十者無所爲則又以五乘十以十乘五而亦皆爲五十矣洛書積數四十五而其四十者散布於外而分陰陽老少之數唯五居中而無所爲則亦自含五數而并爲五十矣

玉齋胡氏曰河圖五十因五而後得者一得五爲六一六合七二得五爲七二七合九三得五爲八三八合十一四得五爲九四九合十三五得五爲十總爲五十是皆因五而後得也五自无所因故虛之則四圍之數但爲五十以五乘十以十乘五而爲五十者以五乘十是爲五箇十以十乘五是爲十箇五乘乘取義皆可以爲五十洛書中五亦自含五而并爲五十者天地間只有十數統舉中央五數自可以含得後面五數而成十并四圍四十亦合爲五十也蓋言圖書之數无往而不與大衍之數合者如此○決按此段講五十就中間以五乘十以十乘五說與前本義衍母衍子之說相近而又不同蓋前本謂五之中一箇生出外十箇衆故既言中五則生出五十乘也此則不分母子以五乘十則以五爲主而衍爲五十以十乘五則以十爲主而衍爲五十則五與十互相衍也

其用四十有九

大衍之數五十而蓍一根百莖可當大衍之數者二故揲蓍之法取五十莖爲一握置其一不用以象太極而其當用之策凡四十有九蓋兩儀體具而未分之象也

崔氏憬曰其用四十有九者法長陽七七之數也六十四卦既法長陰八八之數故四十九蓍則法長陽七七之數焉蓍圓而神象天卦方以智象地陰陽之別也捨一不用者以象太極虛而不用也○雲莊劉氏曰蓍之數七七而四十九卦之數八八而六十四七數奇故其德圓而神八數偶故其德方以知以是知卦不自變因蓍而後變此四十九蓍必書用蓍有蓍之用乃可以用卦也乾坤二用爲諸卦陰陽爻之通例亦因蓍而後

有用耳若有卦而无蓍何以通其變而爲事哉此包羲氏畫卦之後必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其以此哉○玉齋胡氏曰說文云蓍蒿屬易以爲數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龜策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下有神龜守之上有雲氣覆之○趙彥肅易解欲以四十九根握而未分爲太極之象朱子答之曰恐未穩當蓋太極形而上者也二三四五形而下者也若四十九蓍可合而命之曰太極之象則兩三四五亦可命之曰太極之體矣蓋太極雖不外乎陰陽五行而亦不雜乎陰陽五行與其以握而未分者象太極反不若以一策不用者象之爲无病也又曰虛天一故用四十九策又曰參天兩地便是虛去天一只用天參對地二爾愚謂一爲太極虛一所以見太極之无不存其不用者所以爲用之原歟○決按虛一爲太極亦是緊要道理何爲不見之本義而僅發於啓蒙意者朱子以太極止此理而无形難以物形容之也故虛一策以象太極雖較之趙復齋以握而未分爲太極之義固德矣然終有一策之形也故朱子僅發之於啓蒙而不經見之於本義歟

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掛者懸於小指之間揲者以大指食指間而別之奇謂餘數扐者扐於中三指之兩間也蓍凡四十有九信手中分各置一手以象兩儀而掛右手一策於左手小指之間以象三才遂以四揲左手之策以象四時而歸其餘數於左手第四指間以象閏又以四揲右手之策而再歸其餘數於左手第三指間以象再閏 五歲之象掛一一也揲左二也扐左三也揲右四也扐右五也 是謂

一變其掛扐之數不五即九

右 扐掛 扐掛 扐掛 左

得五者三所謂奇也 五除掛一即四以四約之爲一故爲奇即兩儀之陽數也○決按凡下一點是掛

一其左一右三左右各二左三右一即左右兩扐也

右 左

得九者一所謂偶也 九除掛一即八

以四約之為二故為偶即兩儀之陰數也○決謂凡朱子原註則用一行寫凡後人所註及決所引者則雙行寫

玉齋胡氏曰左手象天右手象地此象兩也掛一所以象人而配天地此象三也四四揲而數之此象四時也揲蓍五節內有再扐所以象五歲內有再閏掛一象一歲揲左象二歲歸奇於左為一扐象三歲一閏揲右象四歲歸奇於右象五歲再閏後掛者再扐之後復以所餘之策合而為一為第二變再分再掛再揲再扐也不言分二揲四歸奇獨言而後掛者明第三變之不可以不掛也　得五者三蓋以第一變右手餘三則左手餘一右手餘二則左手餘二右手餘一則左手餘三以右手之三二一湊左手之一二三併掛一之餘數而各成其五則成五者凡三矣凡初揲而可得五者有此三樣也得九者一蓋以第一變左手餘四則右手亦餘四併掛一之數為九初揲而可以得九者只有此一樣也朱子曰以四約之者揲之以四之義也又曰凡四為奇是一箇四也凡八為偶是兩箇四也一箇四為一故為奇即兩儀之陽數兩箇四為二故為偶即兩儀之陰數也

一變之後除前餘數復合其見存之策或四十或四十四分掛揲歸如前法是謂再變其掛扐者不四則八

右　左　扐掛
得四者二所謂奇也　不去掛一餘同前義

右　左　扐掛
得八者二所謂偶也　不去掛一餘同前義

玉齋胡氏曰前餘數即一變掛扐之數見存之策則一變過揲之數掛扐除九則過揲存四十掛扐除五則過揲存四十四掛扐之數不四則八左二則右必一左一則右必二左三則右必四左四則右必三通掛一之數為四與八也　得四者二即右一左二通掛一為四右二左一通掛一亦為四凡有二樣也得八者二則右四左三通掛一為八右三左四通掛一亦為八是得八者凡有二樣也奇偶之說同上

再變之後除前兩次餘數復合其見存之策或四十或三十六或三十二分掛揲歸如前法是謂三變其掛扐者如再變例

玉齋胡氏曰前兩次餘數即一變再變掛扐之數見存之策即再變過揲之數掛扐者兩次除五四則過揲存四十掛扐若兩次除九四及五八則過揲存三十六掛扐若兩次除九八則過揲存三十二

三變既畢乃合三變視其掛扐之奇偶以分所遇陰陽之老少是為一爻

玉齋胡氏曰掛扐五四為奇九八為偶三奇為老陽遇老陽者其爻為口所謂重也二奇一偶為少陰遇少陰者其爻為一一所謂拆也二偶一奇為少陽遇少陽者其爻為一所謂單也三偶為老陰遇老陰者其爻為乂所謂交也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右三奇爲老陽者凡十有二掛扐之數十有三除初掛之一爲十有二以四約（決按謂以四爲一也）而三分之爲一者三（決按此一字指四說謂一四也）一奇象圓而圍三（決按此一字實指四中之一其三字亦指四中之三與上指三四之三不同）故三一之中（決按三一謂三箇四也）各復有三（決謂每一四之中以一象圓故各有三也）而積三三之數則爲九過揲之數三十有六以四約之亦得九焉（掛扐除一四分四十有八而得其一也一其十二而三其四○九之毋也過揲之數四分四十八而得其三也三其十二而九其四也九之子也皆徑一而圍三也）卽四象太陽居一含九之數也（決按居一含九只重含九老陽掛扐凡十二分作三四每四去其一以爲圍則存者九矣過揲之數計三十六則四九也若以四爲一則九箇四卽九箇一也）

王齋胡氏曰以下四畫別老少掛扐之數而畫說又兼及過揲之數也此畫明老陽掛扐之策一箇五兩箇四是爲三奇凡十有二者言老陽之數其變凡十二樣也掛扐之數十有三除初掛之一爲十有二以四約其十二策之數而以三分之每一變計四數也爲一者三謂一箇四策爲一一卽四也卽奇也故不言四而言一合三變則爲一者凡三謂爲四者凡三也一奇象圓而圍關三本參天之氣義是於四策之中取一策以象圓而以三策爲圍三而用其全此一之中須有三也如是而象圓而圍三者凡三爲合三奇用其全者而言則三一之中各復有三積三三爲老陽之九以四約過揲三十六亦得四箇九也　掛扐除一四分四十八而得其一者以四十九策除初掛之一而四分四十八策計四箇十二於其中得一箇十二是爲四分中之一分一其十二而三其四也一箇十二亦徑一之義三箇四亦圍三之義卽上文三三一之數只是一箇九故爲九之毋過揲

之數以四十八而四分之亦計四箇十二於其中得三箇十二是得四分中之三分三其十二而九其四也卽上文十三十六之數以四約之卻是四箇九故爲九之子三箇十二亦徑一之義九箇四亦圍三之義卽四象中太陽占第一位而含九之數特揲蓍遇爻各有老少之數觀其變與不變以爲占而由太極加倍以生者則老少在第二爻方見此又不可不知也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右兩奇一偶以偶為主為少陰者凡二十有八 決按即指上二十八象也 掛扐之數十有七除初掛之一為十有六以四約 決按以四為一也 而三分之為一者二為二者一 決按少陰兩奇一偶兩奇故曰為一者二謂為四者二也猶曰為奇者二也一偶故曰為二者一謂為八者一也猶曰為偶者一也 一奇象圓而用其全 決按就二四之中各除其一以象圓則二四之中各有三合之為六也 故二一之中各復有三 決按二一猶言二四也 二耦象方而用其半 決按二即八也八則偶也偶本於地地徑一而圍四用其半則二也一二之中復有二猶曰一偶之中有二象馬 故一二之中復有二馬積二三一二之數則為八

過揲之數三十有二以四約之亦得八馬 掛扐除一四其四也自一其十二者而進四也八之母也過揲之數八其四也自三其十二者而退四也八之子也 即四象

少陰居二含八之數也 決按少陰居二含八亦重含八蓋少陰掛扐之數除初掛外共十六內一偶用半則亦十二也兩奇各除一以為圓一一偶除二以為方則存者八也其過揲之數三十二則四八也若以四為一則八箇四即八箇一也

玉齋胡氏曰此畫明少陰掛扐之策一箇九兩箇四或一箇五一箇四一箇八是謂兩奇一偶凡二十有八者

言少陰之數其變凡二十八樣也掛扐之數十有七除初掛之一則為十有六以四約其十六策之數而以三變分之而變計四數一變計八數也為一者二謂一箇四策為一一即四也即奇也故不言四而言一合二變則為一者凡二謂為四者凡二也為二者一謂二箇四策為二二謂八也即偶也故不言八而言二只一變則為二者凡一謂為八者凡一也一奇象圓而用全亦本參天之義是於二變各四策全用而於中各取一策以象圓而各以三策為圓三而用其全故於二一之中各復有三二偶象方而用半亦本兩地之義是於一變八策中去其四不用而於所存四策中取二策以象方而以二策為圓四而用其半故二之中復有二積二三一二為少陰之八以四約過揲三十二亦得四箇八也掛扐十七除初掛之一而以四約之則四其四為十六自一其十二而進四蓋自老陽之十二進四而變為少陰即上文積二三一二之數只是一箇八故為八之母

過揲三十二以四約之爲四八三十二自三其十二者而退四亦自老陽之三十六退四而得三十二即上文四約三十二之數卻是四箇八故爲八之子即四象中少陰占第二位而含八之數餘悉同前義

右兩偶一奇以奇爲主爲少陽者凡二十決按即指上二十畫象也掛扐之數二十有一除初掛之一爲二十以四約而三分之爲二者二爲一者一決按每四筭一則五四也兩偶故曰爲二者二即八也謂兩箇八也一奇故曰爲一者一一即四也謂一箇四也二偶象方而用其半故二二之中各復有二決按用半則八各去四又各於四之中除其二以象方則各存其二故曰二之中各復有二一奇象圓而用其全故一一之中復有三焉而積二二一三之數則爲七過揲之數二十有八以四約之亦得七焉掛扐除一五其四也自兩其十二者而退四也七之母也過揲之數七其四也自兩其十二者而進四也七之子也

即四象少陽居三含七之數也

玉齋胡氏曰此畫明少陽掛扐之策兩箇八一箇五或一箇九一箇八一箇四是爲兩偶一奇凡二十一者言少陽之變凡二十一揲也掛扐之數二十一除初掛之一爲二十以四約其二十策之數而以三變分之兩變計八八爲數一變計四數也爲二者二謂二箇四策爲二二即八也即偶也故不言八而言二合二變則爲二二者凡二謂爲八者凡二也爲一者一謂一箇四爲一一即四也即奇也故不言四而言一只一變則爲一者凡一謂爲四者凡一也二偶象方而用其半亦本兩地之義是於二變各八策中各去其四不用而於各存四策之中各取二策以象方而各以二策爲圓四而用半故二二之中各復有二奇象圓而用其全亦本參天之義是一變四策全用而

於其中取一策以象圜而以三策爲圜三而用全故一一之中復有三積二二一三爲少陽之七以四約過揲二十八亦得四箇七也　掛扐二十一除初掛之一而以四約之則四其五而爲二十自兩其十二者而退四蓋以老陰之二十四退四而變爲少陽即上文積二二一三之數只是一箇七故爲七之母過揲二十八以四約之爲四七二十八自兩其十二者而進四亦自老陰之二十四進四而得二十八即上文以四約二十八之數却是四箇七故爲七之子即四象中少陽占第二位而含七之數餘悉同前義

三二一

右三偶爲老陰者四掛扐之數二十有五除初掛之一爲二十有四以四約而三分之爲二者三洪按二八也爲二者三猶言爲八者三也二偶象方而用其半故三二之中各復有二洪按用其半則已三四十二矣又每變中除二以象方則每中變中止有二矣故曰三二之中各復有二而積三二之數則爲六過揲之數亦二十有四以四約之亦得六焉掛扐除一六之母也過揲之數六之子也四分四十有八而各得其二也兩其十二而六其四也皆圜四而用半也

即四象太陰居四含六之數也

玉齋胡氏曰此畜明老陰掛扐之策一箇九兩箇八是爲三偶凡四者言老陰之數其變凡四揲也掛扐之數二十五除初掛之一爲二十四以四約其二十四數而以三變分之每一變計八數也爲二者三謂兩箇四策爲二二即八也即偶也故不言八而言二合三變則爲二者凡三謂爲八者凡三也二偶象方而用半本兩地之義是於三變八策中各去四不用而於各所存四策中各取二策以象方而各以二象圜四而用半此二之中復有二也如是而象方圜四者凡三焉合三偶用半者而言則三二之中各復有二積三二爲老陰之六以四約過揲二十四亦得四箇六也　掛扐除一爲六之毋者積其三二之數爲一箇六也過揲爲六之子者四約

過揲之數爲四箇六也四分四十八掛扐得二分爲兩箇十二過揲得二分亦兩箇十二六其四也兩其十二亦圜四之義六其四亦用半之義則四象中太陰占第四位而含八之數餘悉同前義○西山蔡氏曰蓍之奇數老陽十二老陰四少陽二十少陰二十八合六十有四三十二爲陽老陽十二少陽二十三十二爲陰老陰四少陰二十八其十六則老陽老陰也老陽十二老陰四其四十八則少陽少陰也少陽二十少陰二十八老陰老陽乾坤之象也二八也少陽少陰六子之象也六八也○洪按初掛不算則用四十八策亦可成卦定爻然必用四十九策者此聖人崇陽之意也苟用四十八策則第一變亦奇偶各二而陰陽之經重不分矣惟用四十九策則第一變奇三而偶一至第二變第三變奇偶方各二而尊陽之意見矣又第二第三不掛則自一變至十八變皆奇三而偶一奇亦錯而偶太乏又非陰陽相濟之義故聖人用四十九策以寓尊陽之意十八

變俱掛以見陰
亦不可太乏也

凡此四者皆以三變皆掛之法得之蓋經曰再扐而後掛又曰四營而成易其指甚明註疏雖不詳說然劉禹錫所記僧一行畢中和顧象之說亦已備矣近世諸儒乃有前一變獨掛後二變不掛之說考之於經乃爲六扐而後掛不應五歲再閏之義且後兩變又止三營蓋已誤矣

玉齋胡氏曰按王輔嗣註云分而爲二一營也掛一象三二營也揲之以四三營也歸奇於扐四營也孔穎達

疏云再扐而後掛者既分天於左手地於右手乃四四揲天之數最末之餘歸之合於掛扐之一處是一扐也又以四四揲地之數最末之餘又合於前所歸之扐而總扐之是再扐而後掛也劉禹錫辨易九六論云畢中和之學其傳原於一行禪師一行唐開元時所作大衍曆本議云綜盈虛之數五歲而再閏蓋其衍法皆以再扐而後掛也畢中和有揲法其言三揲皆掛合四營之義朱子亦謂畢氏揲法視疏尤爲詳顧象之說未詳禹錫又自言扐法第一指餘一益三餘二益二餘三益一餘四益四第二指餘一益二餘二益一餘三益四餘四益二第三指與第二指同此可以見三變皆掛矣近世儒者若郭雍所著蓍卦辨疑專以前一變獨掛後二變不掛其載橫渠先生之言曰再扐而後掛每成一爻而後掛也謂第二第三揲不掛也且謂橫渠之言所以明註疏之失朱子辨之曰此說大誤恐非橫渠之言也再扐者一變之中左右再揲而再扐也一掛再揲再扐

而當五歲蓋一掛再揲當亦不閏之年而再扐當其再閏之歲也而後掛者一變既成又合見存之策分二掛一以起後變之端也今曰第一變掛而第二第三變不掛遂以當掛之變爲掛爲象閏而以不掛之變爲扐而不閏之歲則與大傳所云掛一象三再扐象閏者全不相應矣且不致第一變之再扐而以第二第三變爲再扐又使第使二第三變中止有三營而不足乎成易之數且於陰陽老少之數亦多有不合者其載伊川先生之說曰再以左右手分而爲二更不重掛奇朱子辨之曰此說尤多可疑然郭氏云本无文字則其傳授之際不无差舛宜矣又云第二第三揲雖不掛亦有四八之變蓋不必掛也朱子辨之曰所以不可不掛者有兩說蓋三變之中前一變屬陽故其餘五九皆奇數後二變屬陰故其餘四八皆偶數屬陽者爲陽三而爲陰一皆圓三徑一之術屬陰者爲陰二而爲陽二皆以圍四用半之術也是皆以三變皆掛之法得之後兩變不掛則

不得也三變之後其可爲老陽者十二可爲老陰者四可爲少陰者二十八可爲少陽者二十雖多寡之不同而皆有法象是亦以三變皆掛之法得之而後兩變不掛則不得也郭氏僅見第二第三變可以不掛之一端耳而遂執以爲說夫豈知其掛與不掛之爲得失乃如此哉大抵郭氏他說偏滯雖多而其爲法尚无甚戾猶此一義所差雖小而深有害於成卦變之法尤爲不可不辨恐嘗考之第一變兩掛後二變不掛非特爲六扐而後掛三營而成易於再扐四營之義不協且後二變不掛其數雖亦不四則八而所以爲四八者實有不同蓋掛則所謂四者左手餘一則右手餘三左手餘二則右手餘一不掛則左手餘一右手餘三左手餘二右手餘二左手餘三右手餘一此四之所以不同也掛則所謂八者左手餘四右手餘三左手餘三右手餘四不掛則左手餘四右手亦餘四此八之所以不同也三變之後陰陽變數皆參差不齊无復自然之法象矣可乎哉

且用舊法則三變之中又以前一變為奇後二變為偶（決按此奇偶二字與五奇九為四奇八偶不同）奇故其餘五九偶故其餘四八餘五九者五三而九一亦圍三徑一之義也餘四八者四八皆二亦圍四用半之義也三變之後老者陽饒而陰乏少者陽少而陰多亦皆有自然之法象焉

玉齋胡氏曰舊法與今所用之法四十九蓍虛一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初无以異而三變之分得五者三得四者二得九者一得八者二亦莫不同但其於第一變以或五或九者皆為奇第二第三變以或四或八者皆為偶與今所謂五四為奇九八為偶者有不同耳舊法所分蓋以前一變在先而為奇故其餘五九亦奇數也後

二變在後而屬偶故其餘四八亦偶數也不過因其數以分奇偶初未嘗遽以此奇偶而定陰陽然以餘五九者為為奇則五三九一亦有圍三徑一之義以餘四八者為偶則四八皆二亦有圍四用半之義況三變之後老陽十二老陰四少陽二十少陰二十八其饒乏多寡自然之法象初不害其本同也朱子特舉此說所以深明三變皆掛之得以證上文近世後二變不掛之失又以起下文若用近世之法三變之餘皆為圍三徑一之義而无復奇偶之分以辨明其說也

蔡元定曰案五十之蓍虛一分二掛一揲四為奇者三為偶者二是天三地二自然之數而三揲之變老陽老陰之數本皆八合之得十六陰陽以老為動而陰性本靜故以四歸於老陽此老陰之數所以四老陽之數所以十二也少陽少陰之數本皆二十四合之四十八陰陽以少為靜而陽性本動故以四歸於少陰此少陽之數所以二十而少陰之數所以二十八也陽用老而不用少故六十四變所用者十六變人以四約之陽用其三陰用其一蓋一奇一偶對待者陰陽之體陽三陰一一饒一乏者陰陽之用故四時春夏秋生物而冬不生物天地東西南可見而北不可見人之瞻視亦前與左

右可見而背不可見也不然則以四十九蓍虛一分二掛一揲四則為奇者二為偶者二而老陽得八老陰得八少陽得二十四少陰得二十四不亦善乎聖人之智豈不及此而其取此而不取彼者誠以陰陽之體數常均用數則陽三而陰一也

朱子曰初一變得五者三得九者一故曰餘五九者五三而九一後二變得四者二得八者二故曰餘四八者四八皆互二三變之後為老陽老者十有二老陰四故曰陽饒而陰乏少陽二十少陰二十八故曰陽少而陰多沈氏筆談云易象九為老陽七為少陽八為少陰六為老陰其九七八六之數皆有所從來得之自然非意

之所配也凡歸除之數有多有少多為陰如爻之偶少為陽如爻之奇三少乾也故曰老陽九揲而得之故其數九其策三十六兩多一少則一少為之主震坎艮也故皆謂之少陽少在初為震中為坎末為艮皆七揲而得之故其數七其策二十有八三多坤也故曰老陰六揲而得之故其數六其策二十有四兩少一多則一多為之主巽離兌也故皆謂之少陰多在初謂之巽中為離末為兌皆八揲而得之故其數八其策三十有二諸家揲蓍說惟筆談簡而盡孔穎達非不曉揲法者但為之不熟故其揲差然其於太數亦不甚也畢中和說疏義為詳柳子厚詆劉夢得以為膚末於學者誤矣畢論三揲皆掛一正合四營之義惟以三揲之掛扐紛錯於三指間為小誤然於其大義數亦不差也其言餘一蓋三之為乃夢得五文之太簡之誤使讀者疑其不出於自然而出於人意耳此與孔氏之說不可不正然恐亦不可不原其情也○東坡蘇氏曰唐一行之學以為三變皆少則乾之象也乾所以為老陽而四數其揲得九故以九名之三變皆多則坤之象也坤所以為老陰而四數其揲得六故以六名之三變而少者一則震坎艮之象也震坎艮所以為少陽而四數其揲得七故以七名之三變而多者一則巽離兌之象也巽離兌所以為少陰而四數其揲得八故以八名之故七八九六者因揲數以名陰陽而陰陽之所以為老少者不在乎是而在乎三變之間八卦之象也此唐一行之學也○蔡氏所謂以四十九蓍虛一分二掛一揲四者蓋謂虛一外止用四十八分掛揲之餘為奇偶各二老陽老陰變數各八少陰少陽變數各二十四合為六十四八卦各得八焉然此乃奇偶對待加倍而得者體數也若天三地二衍而為五十者用數也蓋體數常均用數則陽饒而陰乏也此正造化之妙若陰陽同科老少一例是體數非用數也○決按蔡西山一段疑有誤字故理有難通其首句象五十之蓍句其誤必矣當云四十九蓍蓋四十九蓍而虛其一則止用四十八蓍以四十八蓍而掛一分二揲四歸奇則陰陽平第一變亦如第二第三變奇偶各二則其為掛扐之體老陰老陽皆八少陰少陽皆二十四此是假設之辭然苟如此則陰陽平而不見輕重之義故聖人用四十九而不用四十八也

若用近世之法（謂止第一變掛第二變第三變俱不掛也）則三變之餘皆為圍三徑一之義（謂俱奇三偶一也）而無奇偶之分（謂三變皆奇無復第一變奇第二第三變皆偶之分矣）三變之後為老陽少陰者皆二十七為少陽者九為老陰者一又皆參差不齊而無復自然之法象此足以見其說之誤矣

黃氏瑞節曰此乃沙隨程氏之說第二第三變不掛則十八變之間多不得老陰也○玉齋胡氏曰舊法三變皆掛則變初變五三九一為圍三徑一之義後二變四八皆二而為圍四用半之義今後二變不掛則皆四三八一並如前一變之五三九一而无復後二變之四八皆二故惟有圍三徑一之術而无圍四用半之術也尚安有奇偶之分哉是以三變之後老少變數雖有六十四而參差不齊无自然之法象矣今為蓍以附於後庶觀者易見其誤云

至於陰陽老少之所以然者則請復得而通論之蓋四十九策除初掛之一而為四十八以四約之為十二以十二約之為四故其揲之一變也掛扐之數一其四者

爲奇兩其四者爲偶其三變也掛扐之數三其四一其十二而過揲之數九其四三其十二者爲老陽掛扐過揲之數皆六其四兩其十二者爲老陰自老陽之掛扐而增一四則是四其四也一其十二而又進一四也自其過揲者而損一四則是八其四也三其十二而損十四也此所謂少陰者也自老陰之掛扐而損一四則是五其四也兩其十二而去一四也自其過揲而增一四則是七其四也兩其十二而進一四也此所謂少陽者

也二老者陰陽之極也二極之間相距之數凡十有二而三分之自陽之極而進其掛扐退其過揲各至於三之一則爲少陰自陰之極而退其掛扐進其過揲各至於三之一則爲少陽

玉齋胡氏曰老陽掛扐十二老陰掛扐二十四老陽過揲三十六老陰過揲二十四其間相距各隔十二也自老陽變爲少陰以其掛扐十二進一四則爲少陰掛扐十六以其過揲三十六退一四則爲少陰過揲三十二自老陰變爲少陽以其掛扐二十四退一四則爲少陽掛扐二十以其過揲二十四進一四則爲少陽過揲二十八也所謂二極之間相距之間凡十有二掛扐過揲皆進退以四而成二少者如此各至於三之一者以十二分爲三分其進退各至於三分中之一分而成二少也一分指四數言

老陽居一而含九故其掛扐十二爲最少而過揲三十六爲最多少陰居二而含八故其掛扐十六爲次少而過揲三十二爲次多少陽居三而含七故其掛扐二十爲稍多而過揲二十八爲稍少老陰居四而含六故其掛扐二十四爲極多而過揲亦二十四爲極少蓋陽奇而陰偶是以掛扐之數老陽極少老陰極多而二少者一進一退而交於中焉此其以少爲貴者也陽實而陰

虛是以過揲之數老陽極多老陰極少而二少者亦一進一退而交於中焉此其以多爲貴者也

朱子語少陰掛扐十六比老陽十二爲進四少陽掛扐二十比老陰二十四爲退四少陰過揲三十二比老陽三十六爲退四少陽過揲二十八比老陰二十四爲進四故皆曰一進一退而交於中○玉齋胡氏曰老陽居一含九少陽居三含七其位與數皆奇老陰居四含六少陰居二含八其位與數皆偶主陽之奇而言則掛扐以少爲貴故老陽極少少陰次少而老陰掛扐極多少陽掛扐次多者不能以並乎陽之少也老陽少陽位數皆奇則一而實老陰少陰位數皆偶則二而虛主陽之實而言則過揲以多爲貴故老陽極多少陰次多而老陰過揲極少少陽過揲次少者不能以並乎陽之多也蓋皆以陽之奇與實者爲主其尊陽之義可見矣二

少掛扐過揲皆一進一退而交於二老之中者即上文二老進退各至於三之一以成二少之義

凡此不唯陰之於陽既爲二物而迭爲消長而其一物之中此二端者又各自爲一物而迭爲消長其相與低昂如權衡其相與判合如符契固有非人之私智所能取舍而有無者

玉齋胡氏曰陰陽二物指二老言迭爲消長指掛扐過揲言同一掛扐也老陽以長而變爲少陰老陰則以消而變爲少陽同一過揲也老陽以消而變爲少陰老陰則以長而變爲少陽此迭爲消長以成二少也一物指或爲老陽一物或爲老陰一物言二端指掛扐過揲言且以老陽一物論之老陽掛扐十二視少陰掛扐十六消矣少陰掛扐十六視老陽掛扐十二則爲長焉老陽過揲三十六視少陰過揲三十二長矣少陰過揲三十二視老陽過揲三十六則爲消焉掛扐長則過揲消過揲長則掛扐消推之老陰一物之中亦然相與低昂如權衡陽長則陽昂而陰低陰長則陰昂而陽低如權衡之有輕重也相與判合如符契合焉而陰陽二物迭爲消長判焉而一物之中又各自有消長如符契之有判合也因其相與之義究其迭爲之旨其自然之妙豈容人力於其間哉

而況掛扐之數乃七八九六之原而過揲之數乃七八九六之委其勢又有輕重之不同而或者乃欲廢置掛扐而獨以過揲之數爲斷則是舍本而取末去約以就

煩而不知其不可也豈不誤哉

玉齋胡氏曰有過揲必先有掛扐有掛扐所以爲七八九六之原有掛扐而後有過揲過揲所以爲七八九六之委朱子辨郭氏曰四十九著署之全數也以其全而揲之則其前爲掛扐其後爲過揲以四象掛扐之數必得過揲之策以四除過揲之策必得掛扐之數其自然之妙如牝牡之相御如符契之相合可以相勝而不可以相无且其前後相因固有次第而掛扐之數所以爲七八九六又有非偶然者皆不可以不察也今於掛扐之策既不知其所自來而以爲无所預於揲法徒守過揲之數以爲正策而亦不知正策之所自來也其欲增損全數以明掛扐之可廢是又不知其不可相无之說其失益以甚矣又荅郭氏書曰過揲之數雖先得之然其數衆而繁歸奇之數雖後得之然其數寡而約紀數之法以約御繁不以衆制寡故先儒舊說專以多少決陰陽之老少而過揲之數亦冥會焉初非有異說也然七八九六所以爲陰陽之老少者其說本於圖書定於四象其歸奇之數亦因揲而得之耳大抵河圖洛書者七八九六之祖也四象之形體次第者其父也歸奇之奇偶方圓者其子也過揲而以四象之者其孫也今自歸奇以上皆棄而不錄而獨以過揲四象之數爲說恐未究象數之本原也按此二條說掛扐過揲本末先後最爲精密所以正郭氏之誤无餘說矣此節所謂或者正指郭氏言也雲莊劉氏曰掛扐之數所以不可廢置者有兩儀三才四時閏餘之象焉使聖人當時若不以掛扐爲主將四十有九之蓍分二之後去其一足矣何必掛之以象三才揲左之後去其所餘之奇足矣何必扐之以象閏揲右之後又去其所餘之奇足矣何必再扐之以象再閏所以然者正欲以掛扐爲主也若夫乾坤之策以過揲紀之而不及掛扐者必竟過揲之數皆四十九蓍中之策以掛扐定爻之老少復以過揲紀爻之

策數則蓍之全數於卦爻皆有用矣如必欲廢置掛扐盖用過揲是謂不知本之論也其誤可勝言哉

邵子曰五與四四去掛一之數則四三十二也九與八八去掛一之數則四六二十四也五與八八九與四八去掛一之數則四五二十也九與四四五與四八去掛一之數則四四十六也故去其三四五六之數以成九八七六之策此之謂也

朱子曰邵子此條說陰陽老少掛扐之數啓蒙引之者盖以證掛扐之數乃七八九六之原以掛扐歸奇言之老陽得三四少陰得四四少陽得五四老陰得六四今不用三四五六之數而以奇偶取徑一圍三圍四用半之義者以成七八九六之策故也。玉齋胡氏曰老陽掛扐十三去初掛一為十二老陰掛扐二十五去初掛一為二十四少陽掛扐二十一去初掛一為二十少陰掛扐十七去初掛一為十六此去初掛之一以驗奇偶多寡之所由分也奇偶既分用狀斯判奇圓全用全而徑一圍三偶方用半而徑一圍四是以老陽掛扐三奇十二全用又於三奇內去一策以象圓而三一之中各復有三積三三之數為九是去三以成九也少陰掛扐兩奇一偶十六兩奇全用故四策各用全一偶用半故八策只用四亦用十二於兩奇內去一數以象圓而工二一之中各復有三於一偶內去二數以象方而一二之中復有二積二三一二之策為八是去四以成入也少陽掛扐兩偶一奇二十一奇全用兩偶用半故八策各用四亦用十二於一奇內去一數以象圍而一之中復有三於兩偶內各去二數以象方而二二之中各復有二積一三二二之策為七是去五以成七也老陰掛

扐三偶二十四用半亦只用十二又於三偶內各去二數以象方而三二之中各復有二積三二之策為六是去六以成六也此去三四五六之數以成九八七六之策也是知老少掛扐去初掛之後多寡雖不同而用全用半均不過十二之數以其十二者去三則成九去四則成八去五則成七去六則成六十二乃老陽掛扐之數也蓋是皆以老陽之數為準而去取以成九八七六焉其尊陽之意又可見於此矣

一爻已成再合四十九策復分掛揲歸以成一變每三變而成一爻並如前法

朱子曰今按四象之數乃天地之間自然之理其在河圖洛書各有定位故聖人畫卦因兩而生有畫以見其象有位以定其次有數以積其實其為四象也久矣至於揲蓍然後掛扐之奇偶方圓有以兆之於前過揲之數有以象之於後而九六七八之數隱然於其中未畫之前九有此象數聖人畫卦時依揲畫出揲蓍者又隨其所得掛扐過揲之數以合焉非是原元无實體而畫卦揲蓍之際旋次安排出來也。老少於經周无明文然揲蓍之法以奇偶分之然後爻之陰陽可得而辨又於其中各以老少分之然復爻之陰陽變與不變可得而分經之用九用六正謂此也若其无此則終日揲蓍不知合得何卦正使得卦不知當用何爻 九六之說嘗用五行成數去其地十之土而不用則七八九六而已陽奇陰偶故七九為陽六八為陰陽進陰退故九六為老而七八為少陽極於九則退八而為陰陰極於六則進七而為陽一進一退循環无端龜山所謂參之為三兩之為六乃康節以三為真數故以三兩象之而得九六之數也 多少之說雖不經見然其實以一約四以奇為少以偶為多而已九八者兩其四也陰之偶也故謂之多五四者一其四也陽之奇也故謂之少奇陽體

圍其法徑一圍三而用其全故少之數三偶陰體方其法徑一圍四而用其半故多之數二歸奇積三三而為九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三十六矣歸奇積三二而為六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二十四矣　二老變之說无他到極處了无去處只得變九上更去不得了只得回來做八六下來便是五生數了亦去不得所以却去做七

揲蓍雖一小事自孔子來千五百年人多理會不得唐人雖說得有病大體理會得是近來說得太平自郭子和始子和以掛一為奇以揲之餘為扐又不用老少只用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為策數以為聖人從來只說陰陽不曾說老少不知既无老少則七八九六皆无用又何以為卦又以第一揲扐為扐第二第三揲不掛為扐第四又掛如此則无五年再閏是六年再閏也　或問蓍之為用不知蓍是伏羲從來設是後之聖人設若謂伏羲只以心之所得者畫出元未有蓍則畫卦如何用曰想自有一物如蓍禾可知但不可道伏羲將揲蓍來立卦如今時俗只把三銅錢求卦亦可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者積六爻之策各三十六而得之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者積六爻之策各二十有四而得之也凡三百六十者合二百一十有六百四十有四而得之也當期之日者每月三十日合十二月為三百六十也蓋以氣言之則有三百六十六日以朔言之則有三百五十四日今舉氣盈朔虛之中數而言故曰三百有六十也然少陽之策二十八積乾六爻之策則一百六十八少陰之策三十二積坤六爻之策則一百九十二此獨以老陰陽之策為言者以易用九六不用七八也然二少之合亦三百有六十

玉齋胡氏曰策指過揲之策乾坤二老之策凡以當期之數二少之策亦凡以當期之數易以九六名爻故言老而不言少朱子答程可久云不可專指乾坤之爻為老陽老陰其實六爻之陰陽者老少錯雜大傳以六爻乘二老言故云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六十然為六子諸卦者亦互有老少焉以策數合之亦三百六十若便以乾坤皆陰為老陰陽六子皆為少陰陽則恐未安也三百六十當期之日期者周也謂周一歲也以氣言則有三百六十六日以朔言則有三百五十四日今云三百六十者比之氣盈則少六日不得謂之盈比之朔虛則多六日不得謂之虛是蓋於氣朔盈虛之間指其數之中者為言也乾坤之策合之為三百六十亦正足以當期之數也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二篇者上下經六十四卦也其陽爻百九十二每爻合三十六策積之得六千九百一十二陰爻百九十二每爻二十四策積之得四千六百八十又合二者為萬有一

千五百二十也若爲少陽則每爻二十八策凡五千三百七十六少陰則每爻三十二策凡六千一百四十四合之亦爲萬一千五百二十也

玉齋胡氏曰二篇之策足以當萬物之數二老之策固然二少之策亦然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四營者四次經營也分二者第一營也掛一者第二營也揲四者第三營也歸奇者第四營也易變易也謂揲

之一變也四營成變三變成爻一變而得兩儀之象再變而得四象之象三變而得八卦之象一爻而得兩儀之畫二爻而得四象之畫三爻而得八卦之畫四爻成而得其十六者之一五爻成而得其三十二者之一至於積七十二營而成十有八變則六爻見而得乎六十四卦之一矣然方其三十六營而九變也已得三畫而八卦之名可見則內卦之爲貞者立矣此所謂八卦而小成者也自是而往引而伸之又三十六營九變以成三畫而再得小成之卦者一則外卦之爲悔者亦備矣六爻成內外卦備六十四卦之別可見然後視其爻之變與不變而觸類以長焉則天下之事其吉凶悔吝皆不越乎此矣

朱子曰四營而成易易字只是簡變字四度經營方成一變若說易之一變却不可這處未下得卦字亦未下得爻字只下得易字○西山蔡氏曰易者未入用也變者已入用也○玉齋胡氏曰一變而得兩儀之象至三變而得八卦之象蓋一爻以三變而成猶一卦以三畫而成故以爲八卦之象也一變而得兩儀之象謂得五者象陽儀得九者象陰儀也再變而得四象之象謂得五四者象太陽得五八者象少陰得九四者象少陰陽得九八

者象太陰三變而得八卦之象謂得五四四者象乾得九五四八者象兌得五八四者象離得五八八者象震得九四四者象巽得九四八者象坎得九八四者象艮得九八八者象坤其逆變皆彷彿近似於儀象卦而未有其畫故惟以其象言之一爻而得兩儀之畫謂初揲而得一者爲陽之儀必自乾至復三十二卦得--者爲陰之儀必自姤至坤三十二卦也二爻而得四象之畫謂再揲而得二者爲太陽必自乾至臨十六卦得二者爲少陰必自同人至復十六卦得二者爲少陽必自姤至師十六卦得二者爲太陰必自遯至坤十六卦也三爻而得八卦之畫謂三揲而得三者爲乾必自乾至泰八卦得三者爲兌必自履至臨八卦也餘放此四爻而得十六者之一謂四揲而得四爻則得三者必自乾至大壯四卦得三者必自小畜至泰四卦餘放此所謂十六卦中一卦也五爻而得三十二者之一謂五揲而得五爻則得三者非乾則夬得三非大有則大壯餘放此所謂三十

二卦中一卦也以至六揲而得六爻則一卦於是乎成而六十四卦之中各隨所遇而得其一矣朱子屢言揲蓍求卦之法謂一爻成只有三十二卦二爻成只有十六卦三爻成只有八卦四爻成只有四卦五爻成只有兩卦六爻既成一卦乃定者此之謂也或問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如何朱子云貞悔出洪範貞看來是正悔是過意凡悔字都是過了方悔這悔字是過底意思下三爻便是正卦上三爻似過多了恐是如此又云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因說生物只有初將好凡物皆然康節之說又云康節物事便成四箇渠只怕處其盛且如看花方其蓓蕾向盛也半開漸盛正開太盛則衰矣人之勢焰者必衰強壯者必死康節一見便能知之觸類以長朱子謂如占得這一卦則就上面推看如乾則推其為圜為君為父之類觸其類於彼而長其見於已此則舉天下之事或吉或凶或自悔而趨吉或自吝而向凶者皆可以決諸此而无復疑矣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道因辭顯行以數神酬酢者言幽明之相應如賓主之相交也祐神者言有以祐助神化之功也○巻內蔡氏說爲奇者三爲偶者二盖凡初揲左手餘一餘二餘三皆爲奇餘四爲偶至再揲三揲則餘三者亦爲偶故曰奇三而偶二也

朱子曰道是无形底物事因卦辭說出道這是吉這是凶這是可爲這是不可爲此道因辭顯也又曰德行是人做底事因數推出來方知得這非是人硬恁地做都是人神之所爲又曰德行是人事却須決於蓍此行以數神也幽明之相應如賓主之相交皆幽言蓍明言神人也蓍與人之相應无異於賓主之交相酬酢也方揲之初則人為主而蓍為賓既揲之後則蓍為主而人為賓又云神不能自說吉凶與人必待蓍而後見皆祐助於神也

巻內蔡氏為奇者三為偶者二盖凡初揲左手餘一餘二餘三皆為奇餘四為偶至再揲三揲則餘三者亦為偶故曰奇三而偶二也○洪按此段前明所纂性理大全中啓蒙說列在朱子註後後人遂都沿其誤考朱子稱蔡西山都稱名從未有稱蔡氏者其非朱子之註明矣惟胡玉齋啓蒙通釋則列在朱子小註之後故從之疑即是玉齋之說也 又按蔡氏奇三偶二盖以初揲所餘者无論奇偶總謂之奇再揲三揲所餘者亦无論奇偶總謂之偶與凡言奇偶者不同

附近世揲著後二變不掛圖

老陽二十七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少陰二十七

少陽九

老陰一

以上四面是胡玉齋所補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終

周易集解增釋卷八

檇李後學惕齋張仁浹集解增釋

易學啓蒙四

考變占第四

乾卦用九見群龍无首吉象曰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坤卦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用九用六者變卦之凡例也言凡陽爻皆用九而不用七陰爻皆用六而不用八用九故老陽變為少陰用六故老陰變為少陽不用七八故少陽少陰不變獨於乾

坤二卦言之者以其在諸卦之首又為純陽純陰之卦也聖人因繫以辭使遇乾而六爻皆九遇坤而六爻皆六者即此而占之蓋群龍无首則陽皆變陰之象利永貞則陰皆變陽之義也餘見六爻變例　歐陽子曰乾坤之用九用六何謂也曰乾爻七九坤爻八六九六變而七八無為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九六也及其筮也七八常多而九六常少有无九六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六十四卦皆然特於乾坤見之則餘可知耳○愚按此說發明先儒所剛未到最為有功其論七八多而九六少又見當時占法三變皆掛如一行說

朱子曰陽為大陰為小如大過小過之類皆是以陰陽而言坤六爻皆陰其始本小到此陰皆變為陽矣所以謂以大終也言始小而終大也　凡得乾而六爻純九得坤而六爻純六者皆當直就此例占其所繫之辭不必更看所變之卦左傳蔡墨所謂乾之坤曰見群龍无首者可以見其一隅也蓋群龍无首即坤之牝馬先迷也利永貞即乾之不言所利也　見群龍謂值此六爻皆九也无首謂陽變而陰也剛而能柔故吉而聖人因之以發明剛而不過為用剛之道也凡揲而六爻皆九者則以此辭占之蔡氏引此杜註亦如此說　七八九

六雖是逐爻之數然全卦七八則當占本卦辭三爻七八則當占兩卦辭全卦九六則當占之卦辭○玉齋胡氏曰群龍六龍也筮得六爻皆用老陽之九則變而之坤既變而坤故不可為首首先也坤為首則先迷矣永貞陽也筮得六爻皆用老陽之六則而之乾既變而乾故以大終大陽也易中稱大為陽也乾爻七九坤爻八六者盖謂遇乾而變者為老陽之九其間亦有不變而為少陽之七者遇坤而變者而老陰之六其間亦有不變而為少陰之八者七八常多九六常少者七八每易遇以其或奇或偶之不齊故常多也九六每難遇以其老陽必三奇老陰必三偶故常少也又見當時占法三變皆掛蓋三變皆掛則少陽二十少陰二十八為易遇老陽十二為難遇後二變不掛則老陽二十七[illegible][illegible]甚易矣進齋徐氏曰六爻皆用九則乾變之坤九者剛健之極天德也天德不可為首指卦變言即坤无首之最非謂乾剛有所不足也善用九者物極必變剛而能柔

不爲物先
用坤道也

凡卦六爻皆不變則占本卦彖辭而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

彖辭爲卦下之辭孔成子筮立衛公子元遇屯曰利建侯秦伯伐晉筮之遇蠱曰貞風也其悔山也

玉齋胡氏曰朱子云陽用九而不用七且如占得純乾卦皆七數這却不是變底他未當得九未在這爻裏面所以只就這占上面彖辭他卦亦然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者朱子云貞是事是事之始悔是事之終貞是事之主悔是事之客貞是事在我底悔是應人底今統占本卦彖辭而分內外卦爲貞悔者大抵筮法有變卦則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无變卦則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此又是兼內外卦體推斷如貞風悔山之類是以貞爲我悔

爲彼也論貞悔詳見前篇末　左昭七年衛卿孔成子欲立公子元筮之遇貞屯以示子朝子朝曰元亨且其繇辭曰利建侯子其建之成子遂立元即靈公也　僖十五年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其卦遇蠱貞風也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遂獲晉侯以歸○決按古人筮法多講兩象間用爻彖之辭後世則遂但據爻彖之辭以斷吉凶今六爻不變既云占本卦彖辭又云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者蓋所以存古人之占法見六爻不變雖主於彖辭仍須兼考上下兩象也

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辭占

沙隨程氏曰畢萬遇屯之比初九變也蔡墨遇乾之同人九二變也晉文公遇大有之睽九三變也陳敬仲遇觀之否六四變也南蒯遇坤之比六五變也晉獻公遇歸妹之睽上六變也

玉齋胡氏曰一爻變者凡六卦有啚在後如第一啚以乾爲本卦一爻變自姤至夬以坤爲本卦一爻變自復至剝是也餘倣此沙隨所舉六事皆各得一爻變就本卦變爻之占其例觀此依註可已　左閔元年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孰大焉其必蕃昌公侯之卦也　昭二十九年秋龍見於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墨曰乾之同人九二變也　僖二十五年晉文公將納王使卜偃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公用亨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　莊二十二年陳厲公生敬仲使周史筮之遇觀之否曰是爲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　昭十一年南蒯將叛筮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則敗後蒯果敗　僖十五年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无

血也女承筐亦无貺也○雙湖胡氏曰啓蒙謂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辭占其下引畢萬所筮以今觀之未嘗不取之卦且不特論一爻兼取貞悔卦體似可爲占者法也觀陳宣公筮公子完之生尤可見矣

二爻變則以本卦二變爻辭占仍以上爻爲主

經傳无文今以例推之當如此

玉齋胡氏曰二爻變者凡十五卦如第一啚以乾爲本卦二爻變自遯至大壯以坤爲本卦二爻變自臨至觀是也後放此朱子云凡變須就其變之極處看所以以上爻爲主不變者是以其常只順其先後所以以下爻爲主亦如陰陽老少之義老者變之極少者只順其初又云二爻變者下至上而極二爻不變者下便是不變之本故以之爲主又云卦是從下生占事都有一箇首尾

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辭而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

凡三爻變者通二十卦有圖在後○沙隨程氏曰晉公子重耳筮得國遇貞屯悔豫皆八蓋初與四五凡三爻變也初與五用九變四用六變其不變者二三上在兩卦皆爲八故云皆八而司空季子占之曰皆利建侯

玉齋胡氏曰三爻變者凡二十卦如第一圖以乾爲本卦三爻變自否至泰以坤爲本卦三爻變自泰至否是也後放此所以占本卦及之卦彖辭者蓋變至三爻則所變爻與不變爻六爻平分故就兩卦彖辭占而以

本卦爲貞之卦爲悔也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者且如乾三爻變自否至恒爲前十卦自益至泰爲後十卦如坤三爻變自泰至益爲前十卦自恒至否爲後十卦若所得變卦在前十卦內雖占兩卦彖辭卻以本卦貞爲主是重在本卦彖辭占也若所得變卦在後十卦內雖亦占兩卦彖辭卻以變卦悔爲主是重在變卦彖辭占也司空季子所占屯豫皆利建侯具例可見朱子曰三爻變則所主者不一故以兩卦彖辭占又云所以到那三爻變第三十二卦以後占變卦彖辭者何也到這裏時離那本卦分數多了到四爻五爻則更多矣因語晉公子重耳筮得國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也貞屯悔豫皆八司空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虛齋蔡氏曰總之三爻變而有初爻變者則占本卦彖辭三爻變而初爻不變者則占之卦彖辭○決按自屯變豫則初九六四九五三爻變八謂少陰也六二六三上六皆不變

謂上下兩卦中惟此三爻皆是八而不變也蓋但言其所不變而所變者可知八字實指少陰而言熊氏與可可以爲卦體八八故不稱七而稱八非也蓋屯之豫不變者實无七

四爻變則以之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下爻爲主

經傳亦无文今以例推之當如此

玉齋胡氏曰四爻變凡十五卦如第一圖以乾爲本卦則四爻變自觀至臨以坤爲本卦四爻變自大壯至遯是也後放此

五爻變則以之卦不變爻占

穆姜往東宮筮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蓋五爻皆變惟二得八故不變也法宜以係小子失丈夫爲占而史妄引隨之彖辭以對則非也

朱子曰艮之隨惟六二一爻不變餘五爻盡變變者九六也不變者遇八也筮法以少爲卦主變者五而定者一故以八爲占而曰艮之八○玉齋胡氏曰五爻變凡六卦如第一圖以乾爲本卦五爻變自剝至復以坤爲本卦五爻變自夬至姤是也後放此　左襄九年穆姜始往東宮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云云按穆姜魯成公母姜潘於僑如欲廢成公故徙居太子宮也筮艮之八者艮五爻皆變惟六二少陰八不變不云之隨而云之八者八指隨之六二言也以之卦不變爻占則重在六二故云之八也史妄引隨之彖辭以對故又不云之八而云之隨耳○決按左傳艮之八艮之隨二之字不同之隨謂變隨也

之八之字是助語辭猶曰遇艮之六二也蓋此卦當占隨之六二然其本爻是艮之六二况曰隨之八則不見是六二惟曰艮之八則知五爻俱變惟六二不變當占也史但引卦名釋之而不引適之六二爻辭雖是遺說亦是為尊者諱之意蓋曰傑小子夫丈夫分明姜通僑如欲害季孟而廢成公矣姜猶是國母史實難直指也故但解卦名以慰之至於元亨利貞是姜所自引是姜誤於看卦也而其斷卦之法則甚精朱子及胡玉齋皆以為史妄引彖辭先儒一時之誤也

六爻變則乾坤占二用餘卦占之卦彖辭　蔡墨曰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吉是也然羣龍无首即坤之牝馬先迷也坤之利永貞即乾之不言所利也

玉齋胡氏曰六爻變只一卦如第一面以乾為本卦六爻盡變則為坤以坤為本卦六爻盡變則為乾是也復故此乾坤占用九用六之辭餘卦无二用可占故占之卦彖辭也朱子曰遇乾而六爻皆變則為陰故有羣龍无首之象即坤利牝馬之貞也言羣龍而却无頭劉而能柔則吉也牝馬順而健行者於坤利於以為尹先迷陽先陰後以陰而先陽則迷矣又曰遇坤而六爻皆變則為陽故有利永貞之象則乾之元亨利貞也不言所利者貞也　左昭二十九年蔡墨答魏獻子曰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吉蓋言六爻皆變之占也

於是一卦可變為六十四卦而四千九十六卦在其中矣所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豈不信哉今以六十四卦之變列為三十二圖得初卦者自初而終自上而下得末卦者自終而初自下而上變在第三十二卦以前者占本卦爻之辭變在第三十二卦以後者占變卦爻之辭　凡言初終上下者據圖而言言第幾卦前後者從本卦起

朱子曰變在三十二卦以前占本卦辭變在三十二卦以後占之卦辭蓋一爻變二爻變在三十二卦之前四爻五爻六爻變在三十二卦之後此甚易見獨三爻變者凡二十卦十卦在三十二卦之前十卦在三十二卦之後然占法三爻變者雖占兩卦彖辭而變在前十卦者主貞變在後十卦者主悔貞是本卦悔是變卦故緊以三十二卦前後言之○玉齋胡氏曰三十二圖初終上下各主首末兩卦為本卦反復易變易隨所遇老陽

老陰而一卦可變為六十四卦共四千九十六卦皆在六十四卦所變之中引伸觸類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而天下之能事備於此矣得初卦者自初而終自上而下如得乾卦者自變姤初六至坤上六之類得末卦者自終而初自下而上如得坤卦者自變復初九至乾上九之類後放此三十二卦前後者如乾自姤至恒坤自復至益為三十二卦之前皆占本卦爻辭皆即所謂一爻二爻以至三爻之變前十卦皆以本卦占也如乾自益至坤坤自恒至乾為後十卦凡三十二卦之後皆占變卦爻辭者即所謂三爻之變後十卦以至四五上六爻變皆以之卦為占也然而必以三十二卦為限以在前者主貞在後者主悔亦取其中也變在三十二卦之前則正達其中故皆主貞卦以為占變在三十二卦之後則使過其中故皆主悔卦以為占也○雲莊劉氏曰筮法占卦爻之辭然其辭與事應者吉凶固自可見又有不相應者吉凶何自而決蓋人於辭上會者淺於象上

會者深伏羲教人卜筮亦有卦而已隨其所遇求之卦體卦象卦變无不應矣文王周公之辭雖以明卦然辭之所該終有限故有時而不應必如左傳及國語所載占卦體卦象卦變又推互體始足以濟辭之所不及而為吉凶之前如耳讀易者不可不察也○決按朱子謂在三十二卦之前占本卦爻之辭在三十二卦之後占變卦爻之辭本字變字宜頓斷本謂所遇之卦也變謂所之之卦也卦爻之辭謂卦辭爻辭也總之在三十二卦之前俱占本卦以卦辭為占者十一卦不變者一卦及三爻變之前十卦也在三十二卦之後俱占變卦以卦辭為占者亦十一卦及三爻變之卦四爻變之後十卦也至於一爻變之六卦二爻變之十五卦四爻變之十五卦五爻變之六卦俱占爻辭總而計之三十二卦之前占卦辭者十一卦占爻辭者二十一卦三十二卦之後占卦辭者亦十一卦占爻辭者亦二十一卦然則朱子以三十二卦平分貞悔則過卦之卦將並重乎

曰於並重之中仍有低昂如乾坤占二用則六爻變之悔止占六十二卦矣夫六爻不變與六爻俱変相對今悔缺二卦則貞多二卦而兩儀之理偏在貞矣又貞六爻不變究全六十四卦而六爻變止占六十二卦則貞餞悔乏亦見矣此則聖人係用九用六之辭之精意也使非有用九用六之占貞悔不幾並乎總之合四千九十六卦言占貞卦者四千五十卦占悔卦者二千四四十六卦也

乾

姤　同人　履　小畜　大有　夬

遯　訟　巽　鼎　大過

无妄　家人　離　革

中孚　睽　兌

大畜　需　大壯

否　漸　旅　咸

渙　未濟　困

蠱　井　恒

益　噬嗑　隨

賁　既濟　豐

損　節　歸妹　泰

觀　晉　萃

艮　蹇　小過

蒙　坎　解　升

頤　屯　震　明夷　臨

剝　比　豫　謙　師　復

坤

姤
乾 遯 訟 巽 鼎 大過
同人 履 小畜 大有 夬
否 漸 旅 咸
渙 未濟 困
蠱 井 恒
无妄 家人 離 革
中孚 睽 兌
大畜 需 大壯
周易集解增釋卷八 十一
觀 晉 萃
艮 蹇 小過
蒙 坎 解 升
益 噬嗑 隨
賁 既濟 豐
損 節 歸妹 泰
剝 比 豫 謙 師
頤 屯 震 明夷 臨 坤
復
同人
遯 乾 无妄 家人 離 革
姤 否 漸 旅 咸
履 小畜 大有 夬
益 噬嗑 隨
賁 既濟 豐
訟 巽 鼎 大過
觀 震 萃
艮 蹇 小過
周易集解增釋卷八 十二
中孚 睽 兌
大畜 需 大壯
頤 屯 震 明夷
渙 未濟 困
蠱 井 恒
剝 比 豫 謙
損 節 歸妹 泰 復
蒙 坎 解 升 坤 臨
師

履

訟 无妄 乾 中孚 睽 兌

否 姤 渙 未濟 困

同人 益 噬嗑 隨

小畜 大有 夬

損 節 歸妹

遯 觀 晉 萃

巽 鼎 大過

蒙 坎 解

家人 離 革

頤 屯 震

大畜 需 大壯 臨

漸 旅 咸

剝 比 豫

蠱 井 恒 師

賁 既濟 豐 復 泰

艮 蹇 小過 坤 升 明夷

謙

小畜

巽 家人 中孚 乾 大畜 需

漸 渙 姤 蠱 井

益 同人 賁 既濟

履 損 節

大有 夬 泰

觀 遯 艮 蹇

訟 蒙 坎

鼎 大過 升

无妄 頤 屯

離 革 明夷

睽 兌 臨 大壯

否 剝 比

旅 咸 謙

未濟 困 師 恒

噬嗑 隨 復 豐 歸妹

晉 萃 坤 小過 解 震

豫

大有

鼎 離 睽 大畜 乾 大壯
旅 未濟 蠱 姤 恒
噬嗑 賁 同人 豐
損 履 歸妹
小畜 泰 夬
晉 艮 遯 小過
蒙 訟 解
巽 升 大過

周易集解增釋卷八　十五　惕齋輯

頤 无妄 震
家人 明夷 革
中孚 臨 兌 需
剝 否 豫
漸 謙 咸
渙 師 困 井
益 復 隨 既濟 節
觀 坤 萃 蹇 坎 屯

比

夬

大過 革 兌 需 大壯 乾
咸 困 井 恒 姤
隨 既濟 豐 同人
節 歸妹 履
泰 小畜 大有
萃 蹇 小過 遯
坎 解 訟
升 巽 鼎

周易集解增釋卷八　十六　惕齋校

屯 震 无妄
明夷 家人 離
臨 中孚 睽 大畜
比 豫 否
謙 漸 旅
師 渙 未濟 蠱
復 益 噬嗑 賁 損
坤 觀 晉 艮 蒙 頤

剝

巽

小畜 漸 渙 姤 蠱 井

家人 中孚 乾 大畜 需

觀 遯 艮 蹇

訟 蒙 坎

鼎 大過 升

益 同人 賁 既濟

復 損 節

大有 夬 泰

周易集解增釋卷八 十九 暢齋板

否 剝 比

旅 咸 謙

未濟 困 師 恒

无妄 頤 屯

離 革 明夷

睽 兌 臨 大壯

晉 萃 坤 小過 解

噬嗑 隨 復 豐 歸妹 豫

震

鼎

大有 旅 未濟 蠱 姤 恒

離 睽 大畜 乾 大壯

晉 艮 遯 小過

蒙 訟 解

巽 升 大過

噬嗑 賁 同人 豐

損 履 歸妹

小畜 泰 夬

周易集解增釋卷八 二十

剝 否 豫

漸 謙 咸

渙 師 困 井

頤 无妄 震

家人 明夷 革

中孚 臨 兌 需

觀 坤 萃 蹇 坎

益 復 隨 既濟 節 比

屯

大過

夬 咸 困 井 恒 姤
革 兌 需 大壯 乾
萃 蹇 小過 遯
坎 解 訟
升 巽 鼎
隨 既濟 豐 同人
節 歸妹 履
泰 小畜 大有

比 豫 否
謙 漸 旅
師 渙 未濟 蠱
屯 震 无妄
明夷 家人 離
臨 中孚 睽 大畜
坤 觀 晉 艮 蒙
復 益 噬嗑 賁 損 剝

頤

无妄

否 履 同人 益 噬嗑 隨
訟 遯 觀 晉 萃
乾 中孚 睽 兌
家人 離 革
頤 屯 震
姤 渙 未濟 困
漸 旅 咸
剝 比 豫

小畜 大有 夬
損 節 歸妹
賁 既濟 豐 復
巽 鼎 大過
蒙 坎 解
艮 蹇 小過 坤
大畜 需 大壯 臨 明夷
蠱 井 恒 師 謙 泰

升

家人

漸 小畜 益 同人 賁 既濟

巽 觀 遯 艮 蹇

中孚 乾 大畜 需

无妄 頤 屯

離 革 明夷

渙 姤 蠱 井

否 剝 比

旅 咸 謙

履 損 節

大有 夬 泰

噬嗑 隨 復 豊

訟 蒙 坎

鼎 大過 升

晉 萃 坤 小過

睽 兌 臨 大壯 震

未濟 困 師 恒 豫 歸妹

解

離

旅 大有 噬嗑 賁 同人 豊

鼎 晉 艮 遯 小過

睽 大畜 乾 大壯

頤 无妄 震

家人 明夷 革

未濟 蠱 姤 恒

剝 否 豫

漸 謙 咸

損 履 歸妹

小畜 泰 夬

益 復 隨 既濟

蒙 訟 解

巽 升 大過

觀 坤 萃 蹇

中孚 臨 兌 需 屯

渙 師 困 井 比 節

坎

革
咸 夬 隨 既濟 豐 同人
大過 萃 蹇 小過 遯
兌 需 大壯 乾
屯 震 无妄
明夷 家人 離
困 井 恒 姤
比 豫 否
謙 漸 旅

周易集解增釋卷八 廿五

節 歸妹 履
泰 小畜 大有
復 益 噬嗑 賁
坎 解 訟
升 巽 鼎
坤 觀 晉 艮
臨 中孚 睽 大畜 頤
師 渙 未濟 蠱 剝 損
蒙

中孚
渙 益 小畜 履 損 節
觀 巽 訟 蒙 坎
家人 无妄 頤 屯
乾 大畜 需
睽 兌 臨
漸 否 剝 比
姤 蠱 升
未濟 困 師

周易集解增釋卷八 廿六

同人 賁 既濟
噬嗑 隨 復
大有 夬 泰 歸妹
遯 艮 蹇
晉 萃 坤
鼎 大過 升 解
離 革 明夷 震 大壯
旅 咸 謙 豫 恒 豐
小過

睽

未濟 噬嗑 大有 損 履 歸妹

晉 鼎 蒙 訟 解

離 頤 无妄 震

大畜 乾 大壯

中孚 臨 兌

旅 剝 否 豫

蠱 姤 恒

渙 師 困

賁 同人 豐

益 復 隨

小畜 泰 夬 節

艮 遯 小過

觀 坤 萃

巽 升 大過 坎

家人 明夷 革 屯 需

漸 謙 咸 比 井 既濟

蹇

兌

困 隨 夬 節 歸妹 履

萃 大過 坎 解 訟

革 屯 震 无妄

需 大壯 乾

臨 中孚 睽

咸 比 豫 否

井 恒 姤

師 渙 未濟

既濟 豐 同人

復 益 噬嗑

泰 小畜 大有 損

蹇 小過 遯

坤 觀 晉

升 巽 鼎 蒙

明夷 家人 離 頤 大畜

謙 漸 旅 剝 蠱 賁

艮

大畜

蠱 賁 損 大有 小畜 泰

艮 蒙 鼎 巽 升

頤 離 家人 明夷

睽 中孚 臨

乾 大壯 需

剝 旅 漸 謙

未濟 渙 師

姤 恒 井

周易集解增釋卷八　廿六

噬嗑 益 復

同人 豐 既濟

履 歸妹 節 夬

晉 觀 坤

遯 小過 蹇

訟 解 坎 大過

无妄 震 屯 革 兌

否 豫 比 咸 困 隨

萃

需

井 既濟 節 夬 泰 小畜

蹇 坎 大過 升 巽

屯 革 明夷 家人

兌 臨 中孚

大壯 乾 大畜

比 咸 謙 漸

困 師 渙

恒 姤 蠱

周易集解增釋卷八　三十　惕齋核

隨 復 益

豐 同人 賁

歸妹 履 損 大有

萃 坤 觀

小過 遯 艮

解 訟 蒙 鼎

震 无妄 頤 離 睽

豫 否 剝 旅 未濟 噬嗑

晉

大壯

恒 豐 歸妹 泰 夬 大有

小過 解 升 大過 鼎

震 明夷 革 離

臨 兌 睽

需 大畜 乾

豫 謙 咸 旅

師 困 未濟

井 蠱 姤

復 隨 噬嗑

既濟 賁 同人

節 損 履 小畜

坤 萃 晉

蹇 艮 遯

坎 蒙 訟 巽

屯 頤 无妄 家人 中孚

比 剝 否 漸 渙 益

觀

否

无妄 訟 遯 觀 晉 萃

履 同人 益 噬嗑 隨

姤 渙 未濟 困

漸 旅 咸

剝 比 豫

乾 中孚 睽 兌

家人 離 革

頤 屯 震

巽 鼎 大過

蒙 坎 解

艮 蹇 小過 坤

小畜 大有 夬

損 節 歸妹

賁 既濟 豐 復

蠱 井 恒 師 謙

大畜 需 大壯 臨 明夷 升

泰

漸

家人 巽 觀 遯 艮 蹇

小畜 益 同人 賁 既濟

渙 姤 蠱 井

否 剝 比

旅 咸 謙

中孚 乾 大畜 需

无妄 頤 屯

離 革 明夷

周易集解增釋卷八 廿三

訟 蒙 坎

鼎 大過 升

晉 萃 坤 小過

履 損 節

大有 夬 泰

噬嗑 隨 復 豐

未濟 困 師 恒 豫

睽 兌 臨 大壯 震 解

歸妹

旅

離 鼎 晉 艮 遯 小過

大有 噬嗑 賁 同人 豐

未濟 蠱 姤 恒

剝 否 豫

漸 謙 咸

睽 大畜 乾 大壯

頤 无妄 震

家人 明夷 革

周易集解增釋卷八 廿四 揚齋校

訟 蒙 解

巽 升 大過

觀 坤 萃 蹇

損 履 歸妹

小畜 泰 夬

益 復 隨 既濟

渙 師 困 井 比

中孚 臨 兌 需 屯 坎

節

咸
革 大過 萃 蹇 小過 遯
夬 隨 既濟 豐 同人
困 井 恒 姤
比 豫 否
謙 漸 旅
兌 需 大壯 乾
屯 震 无妄
明夷 家人 離

坎 解 訟
升 巽 鼎
坤 觀 晉 艮
節 歸妹 履
泰 小畜 大有
復 益 噬嗑 賁
師 渙 未濟 蠱 剝
臨 中孚 睽 大畜 頤 蒙
損

渙
中孚 觀 巽 訟 蒙 坎
益 小畜 履 損 節
漸 否 剝 比
姤 蠱 井
未濟 困 師
家人 无妄 頤 屯
乾 大畜 需
睽 兌 臨

遯 艮 蹇
晉 革 坤
鼎 大過 升 解
同人 賁 既濟
噬嗑 隨 復
大有 夬 泰 歸妹
旅 咸 謙 豫 恒
離 革 明夷 震 大壯 小過
豐

未濟

睽 晉 鼎 蒙 訟 解

噬嗑 大有 損 履 歸妹

旅 剝 否 豫

蠱 姤 恒

渙 師 困

離 頤 无妄 震

大畜 乾 大壯

中孚 臨 兌

周易集解增釋卷八

艮 遯 小過

觀 坤 萃

巽 升 大過 坎

賁 同人 豐

益 復 隨

小畜 泰 夬 節

漸 謙 咸 比 井

家人 明夷 革 屯 需 蹇

既濟

困

遯 革 大過 坎 解 訟

隨 夬 節 歸妹 履

咸 比 豫 否

井 恒 姤

師 渙 未濟

萃 屯 震 无妄

需 大壯 乾

臨 中孚 睽

周易集解增釋卷八

蹇 小過 遯

坤 觀 晉

升 巽 鼎 蒙

既濟 豐 同人

復 益 噬嗑

泰 小畜 大有 損

訟 漸 豫 剝 蠱

明夷 家人 離 頤 大畜 艮

賁

蠱
大畜 艮 蒙 鼎 巽 升
賁 損 大有 小畜 泰
剝 履 漸 謙
未濟 渙 師
姤 恒 井
頤
離 家人 明夷
睽 中孚 臨
乾 大壯 需
周易集解增釋卷八 廿九 協睿樓
晉 觀 坤
遯 小過 蹇
訟 解 坎 大過
噬嗑 益 復
同人 豐 既濟
履 歸妹 節 夬
否 豫 比 咸 困
无妄 震 屯 革 兌 萃
隨
井
需 蹇 坎 大過 升 巽
既濟 節 夬 泰 小畜
比 咸 謙 漸
困 師 渙
恒 姤 蠱
屯 革 明夷 家人
兌 臨 中孚
大壯 乾 大畜
周易集解增釋卷八 四十 協睿樓
萃 坤 觀
小過 遯 艮
解 訟 蒙 鼎
隨 復 益
豐 同人 賁
歸妹 履 損 大有
豫 否 剝 旅 未濟
震 无妄 頤 離 睽 晉
噬嗑

恒

大壯 小過 解 升 大過 鼎

豐 歸妹 泰 夬 大有

豫 謙 咸 旅

師 困 未濟

井 蠱 姤

震 明夷 革 離

臨 兌 睽

需 大畜 乾

坤 萃 晉

蹇 艮 遯

坎 蒙 訟 巽

復 隨 噬嗑

既濟 賁 同人

節 損 履 小畜

比 剝 否 漸 渙

屯 頤 无妄 家人 中孚 觀

益

以上三十二圖反復之則爲六十四圖圖以一卦爲主而各具六十四卦凡四千九十六卦與焦贛易林合然其條理精密則有先儒所未發者覽者詳之

玉齋胡氏曰三十二圖反覆其變悉如乾坤二卦變圖例而各以第一卦爲本卦順變將去則自初而終自上而下是由乾以至於坤反之則又以末一卦爲本卦逆變轉來則自終而初自下而上是由坤以至於乾一順一逆兩圖遂以兩卦爲本卦而成兩圖今三十二圖反復則爲六十四圖矣然三十二圖先後次第皆本於乾坤卦變只以第一圖觀之可見如以乾爲本卦則次姤次同人以至於恒計三十二卦今各爲三十二圖之第一卦而次第不紊矣如以坤爲本卦則次復次師以至於益計三十二卦今各爲三十二圖之末一卦而

次第亦不紊矣此即三十二圖之序也又以三十二圖末一圖逆數轉來如以益爲本卦則次噬嗑次頤以至於坤計三十二卦即第一圖三十二卦由益順數至坤也如以恒爲本卦則次井次蠱以至於乾亦計三十二卦即第一圖之前三十二卦由恒而逆數至乾也變卦臨成兩圖前三十二卦一畫陽必對後三十二卦一畫陰前三十二卦一畫陰必對後三十二卦一畫陽各各相對又具兩圖而成之義而乾坤艮兌震巽坎離離无先後次第無其對待則一定而不易已本不通明卦變之凡例而陰無對待自然之妙如此然足以見易書從横順逆无還非一陰一陽之道而不孔也此皆條理精密先儒所未發者今而論之一之變同无窮而莫不以乾坤卦變爲主爲然乾亦第一圖次第同皆爲三十二而之例矣又也先乾之變又者益乾坤雖陰陽之純而乾又坤之尊故也故曰乾者君道首出庶物坤者臣道无成而代有終其分如此其數如此推而至於圖之變

亦如此愚所以令四爲大旨一言蔽之曰陽尊於斯爲尤信矣曰雙湖胡氏曰焦延壽卦變法以一卦變爲六十四卦六十四卦通變四千九十六卦而卦變之次本之文王卦序且如以乾爲本卦其變首坤次屯蒙以至未濟又如以未濟爲本卦其變亦首乾次坤屯以至既濟每一卦變六十三卦通本卦成六十四卦蒙陽大子以爻爲象順而列之以定一卦所變之序又以乾卦所變之次引而伸之爲六十四卦所變相承之序然後次第然各得其所雖出於焦氏而比焦尤密

周易集解增釋卷八終

周易集解增釋卷九

朱子本義

檇李後學惕齋張仁浹集解增釋

周易上經

周代名也易書名也浹按鄭康成釋周字爲周普謂易道周普无所不備也而後遂作普編之義本義以代名釋之見此部卦之先後爲文王所定也蓋夏連山首艮其餘六十三卦之次序无傳商歸藏首坤其餘六十三卦之次序亦无傳文王之易則首乾次坤雙湖胡氏以爲本天地之位著君臣之義以綱紀人極也又按周禮大卜掌三易之灋則三代皆稱易但朱子以前汎鄭氏之解周易二字連讀與連山歸藏一例看本義分釋之見此本爲周之易而周易之字義始明

其卦本伏羲所畫浹按八卦及六十四卦後人因大傳有於是始作八卦八卦定吉凶等語遂誤認爲伏羲止有八卦六十四卦爲文王所重朱子曰周禮三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便見不是文王所重矣又按朱子曰伏羲以上但有六畫到得文王周公乃繫之辭然春秋傳秦穆公伐晉筮之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則連山歸藏亦必有辭矣但道理尚淺至文周而義始精耳

有交易變易之義故謂之易浹按伊川程子序曰易變易也本義則兼交易變易二義蓋必有交而後有變也朱子曰變易是流行底交易是對待底又曰交易是陽交於陰陰交於陽是卦圖上底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是也變易是陽變陰陰變陽老陽變爲少陰老陰變爲少陽此是占筮之法如晝夜寒暑屈伸往來者是也可見交易主卦言是未揲蓍時陰陽對待之易也變易主蓍言是揲蓍時陰陽流行之易也此二義已盡易字之義後人惑於乾

鏊慶之說復增出不易一義非也

其辭則文王周公所繫故繫之周

決按馬季長鄭康成諸儒皆以為文王繫彖辭周公繫爻辭朱子用之此一定之解也乃朱子以前有泥於大傳當文王與紂之時句遂以彖爻為皆文王所繫而朱子以後如俞石澗亦沿之不如大傳二篇有單說伏羲畫卦者有單說文王繫彖者有單說周公繫爻而以伏羲起之者有合說文周繫彖爻者有總說三聖人之畫卦繫辭者不得因一二句以解全經也況此說之誤不必廣引即如明夷六爻於上六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分明指紂亡之後於九三曰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分明指武王伐紂於六四曰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分明是微子之去於六五曰箕子之明夷則說箕子之奴更明按前編羑里之囚在紂十一祀而微子之去箕子之奴在紂三十二祀尚隔二十餘年豈得說出門庭說箕子之明夷也又彖辭曰利艱貞則文王之志見矣何忍逆料紂之必亡且逆料子之必伐紂而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曰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耶

以其簡帙重大故分為上下兩篇

決按此朱子原文王初意因簡帙重大而分然既欲分為兩篇其中更寓精義非漫然分也故序卦傳上經從天地萬物說起下經亦從天地萬物說起而程傳曰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故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也又按上經首乾坤陰陽之對待也終坎離亦是陰陽對待下經首咸恒陰陽之互根也終既濟未濟亦是陰陽互根又乾坤以天道言故歷十卦是數之終而序否泰亦以天道言咸恒以人事言亦歷十卦數之終而序損益亦以人事言故乾坤坎離咸恒既濟未濟兩篇之始終倫矣而否泰損益又兩篇內之中流一砥也水火為乾坤之大用故上下經俱以此終之但上經分下經合耳

經則伏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辭也

決按以上辭明周易上經四字其下又總論在經之義也

并孔子所作之傳十篇

決按孔聖傳十篇唐陸德明始稱十翼唐孔氏曰數十翼亦有多家既文王易經本分為上下二篇則區域各別彖象釋卦亦當隨經而分故一家數十翼云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鄭學之徒並同此說故今亦依之

凡十二篇中間頗為諸儒所亂

決按諸儒指西漢費氏長翁東漢鄭氏康成魏王氏輔嗣又按漢書費氏本傳曰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治易長於筮卦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六篇文言解說上下經別始亂經者費氏也又按三國志三少帝紀魏王髦幸學與羣臣辯論以傳釋經之非歸罪於鄭康成諸亂經之故又多歸罪於王輔嗣蓋鄭王俱宗費氏本而名更振於費氏故三國時既以為鄭氏所亂唐孔氏又以為王輔嗣之意晁嵩山又謂費氏本六十四卦皆如今乾卦之式而曰大亂於王氏蓋謂輔嗣始段段夾雜也然即如今乾卦之式亦是亂經決以為周易之亂不得不以費氏為作俑

近世晁氏

晁氏名說之字以道號嵩山

始正其失

謂分經在前十翼在後也

而未能盡合古人

決按鄱陽董氏載晁氏易分八卷卦爻第一不分上下經彖第二不分上下彖象第三不分大小上下文言第四繫辭第五不分上下說卦第六序卦第七雜卦第八經彖象繫辭不分上下又文言列於繫辭前故本義以為未盡合古文

呂氏

名祖謙字伯恭號東萊

又更定著為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

決按程子因漢儒所亂之經而作傳朱子因呂氏校正之本而作本義不特理解互異即書之辭亦不同前明洪武時頒五經所用傳註於天下易經用程傳朱子本義永樂時纂修大全其時程朱並重纂修諸臣以程子在朱子之前遂以程之本為主而分碎本義以從之而本義中遂有雜解

之句其大不可解者則竟去之亦猶今折衷以朱子之
本為主而分碎程傳以從之而天行健程傳亦難解也
又按明初程朱並重自蒙引存疑等書出辨理精細成
化時奉化教諭成矩遂單刻本義行世於是學者共知
本義精於程傳而悉遵本義矣然漢儒所亂之本行之
已久而大全又時王之制理解雖遵朱子而四聖之經
傳仍未改正今折中始正胡叟
湖胡雲峯熊梅邊之本正之
渙按此段本義雖註在周易上經之下實從全部經傳
而統括之自學者於此段本義不講雖日讀漢儒所亂
之本而不
知其非矣

☰
乾上
乾下 渙按畫卦從下起故諸卦皆先說其卦下後說其卦上

乾元亨利貞 乾陸氏德明一竭反亨陸許庚反
彖上傳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雲行雨施品物
流行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乾道
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 首出庶物萬國咸
寧
六畫者伏羲所畫之卦也 渙按此句釋乾卦六畫因後人有悞為文王所重故復解
之 一者奇也陽之數也 渙按此三句分釋一爻 乾者健也陽之性
也 渙按此三句總釋六畫 本註乾字三畫卦之名也 渙按乾下乾上四字傳之已久故特釋之本來有此四字故曰本註見非己所註也 下者內卦也上者外卦也
渙按前八句解乾卦六畫此六句解卦畫下乾下乾上四字胡叟湖謂此四字費氏分註大象傳之上鄭氏彖置各卦六畫之下今王註本亦仍之以上十四句解明卦畫及乾下乾上四字此下方釋經文 經文乾
字六畫卦之名也 自此以下二十八句釋一乾字原畫卦之始後乃釋元亨利貞四字
伏羲仰觀俯察見陰陽有奇耦之數 渙按自天地之大以及萬物之衆總
是陽奇陰耦 故畫一奇以象陽畫一耦以象陰 此四句說兩儀 見一
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 渙按此二句泛說天地間之理如寒暑晦朔晝夜潮汐及人物之寤寐呼吸生長彫落皆是

故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
卦 倍指四象三指八卦 見陽之性健而其成形之大者為天 渙按陽性之健者不獨天而天則最大者觀為龍為馬等可見 故三奇之卦名之曰乾而擬
之於天也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
畫 渙按數從一奇一耦起故以一奇一耦為主而以四象為倍以三畫卦為再倍以六畫卦為又三倍 而
於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也此卦六畫皆
奇上下皆乾則陽之純而健之至也 承六畫皆奇句承上下皆乾句 故
乾之名天之象皆不易焉 皆不易承前三奇之卦云云 元亨利貞文

王所繫之辭泱按前編紂十一祀丁巳囚西伯於羑里西伯乃演易作六十四卦彖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所謂彖辭者也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貞字本義兼正而固謂未至於正必求其正既至於正必守其正文王以為乾道大通而至正天下柔者不能有為剛者有為故乾道大通柔者必邪剛者必正故乾道至正故於筮得此卦而六爻皆不變者言其占當得大通而必利在正固然後可以保其終也本義當得大通玩當得二字則元亨尚非實說其事必能貞方當元亨也本義保其終即指元亨總之一貞字是一部易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樞紐也又按本義得此卦而六爻皆不變者占此只說得一端如得乾而三爻變而有初爻變者及筮得他卦三爻變而之乾而无初爻變者其占皆當得大通而必利在正固也此聖人所以作易教人卜筮而可以開物成務之精意餘卦放此此聖人似單指文王

程傳上古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之以盡天下之變故六爻而成卦重乾為乾乾天也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无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乾者萬物之始故謂天為陽為父為君元亨利貞謂之四德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惟乾坤有此四德在他卦則隨事而變焉故元專為善大利主於正固亨貞之體各稱其事四德之義廣矣大矣○節孔疏乾者此卦之名謂之卦者易緯之卦者掛也言懸掛物象以示於人故謂之卦但二畫之體雖象陰陽之氣未成萬物之象未得成卦必三畫以象三才寫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象乃謂之卦也故繫辭云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是也

但初有三畫雖有萬物之象於萬物變通之理猶有未盡故更重之而有六畫備萬物之形象窮天下之能事故六畫成卦也此乾卦本以象天天乃積諸陽氣以成天故此卦六爻皆陽畫成卦也此既象天何不謂之天而謂之乾者天者定體之名乾者體用之稱故說卦云乾健也言天之體以健為用聖人作易本以教人欲使人法天之用不法天之體故名乾不名天也天以健為用者運行不息應化无窮此天之自然之理故聖人當法此自然之象而施人事亦當應物成務云為不已終日乾乾无時懈倦所以因天象以教人事於物象言之則純陽也天也於人事言之則君也父也以其居尊故故在諸卦之首為易理之初○周子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不可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又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原乎通書○邵子曰不知乾无以知性命之理觀物外篇○朱子語乾元亨利貞與也等他卦元亨利貞本一般元亨是大亨利貞是利於貞耳人只因夫子於乾坤文言解作四德他卦只云大亨以正便須要於乾坤四德說教大於他卦畢竟本皆占辭也吳必大錄易中只言利貞未嘗言不利貞亦未嘗言利不貞同上問乾元亨利貞註云見陽之性健而其成形之大者為天故三奇之卦名之曰乾而擬之於天也竊謂卦辭未見取象之意其成形之大者為天又擬之於天二句恐當於大象言之天之象皆不易一句亦然坤卦放此曰纔說此卦時便有此象了故於此豫言之又後面卦辭中亦有兼象說者故不得不豫言也楊道夫錄正字不能盡貞之義須用連正固說其義方全正字也有固字意思但不分明終是欠闕正如孟子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斯是正意弗去是固意同上元亨利貞四字文王本意在乾坤者只與諸卦一般是大亨而利於正耳至孔子作彖傳文言始以乾坤為四德而諸卦自如其

看。二聖人之意。非有不同。蓋各是發明一理耳。今學者且當虛心玩味。各從本文之意體會之。其不同處。自不相妨。不可遽以己意橫作主張。荅趁秀才此段精華易中只言貞。如利貞。貞吉。利永貞之類。皆是要人守貞。燾時舉錄貞固是固得恰好。如尾生之信。是不貞之固。須固得好。方是貞。僩人傑錄蔣擄明以性情言之。則謂之乾。先生云。是他天一箇性情如此。火之性情只是箇熱。水之性情只是箇寒。天之性情只是一箇健。健故不息。惟健乃能不息。其理是自然如此。使天有一時息。則地須落下去。人多墜死。緣他轉運周流。无一時息。故局得這地在中間。今只於地信得他是斯然不息。龔蓋卿錄問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健而无息之謂乾。乾何以合性情言之。曰性情二者常相參。如存此情。便是性之發。非性何以有情。健而无息。非性何以能如此。問以主宰謂之帝。孰為宰主。曰自有主宰。蓋天是箇至剛至陽之物。自然如此轉運不息。所以如此。必有為之主宰者。這樣處要人自見得。非言語所能到也。因舉莊子孰主張是。孰綱維是。一段。曰他也見得這道理。沈僩錄周貴卿問元亨利貞。以此四者分配四時。却如何云乾之德也。曰他初只是說大亨利於正。不以分配四時。孔子見此四字好。後始分作四件說。孔子之易與文王之易略有不同。伏羲易自是伏羲易。文王易自是文王易。孔子易自是孔子易。易之元亨利貞。本來只大亨而利於正。雖有亨。若不正則那亨亦使不得了。當時文王之意。祇是為卜筮而設。故祇有元亨。更无有不元亨。祇有利貞。更无不利貞。後來夫子於彖既以元亨利貞為四德。更不做大元亨利貞說了。易只是為卜筮而作。故周礼分明言大卜掌三易。連山歸藏周易。古人於卜筮之官。立之凡數人。秦去古未遠。故周易亦以卜筮得不焚。今人纔說易是卜筮之書。便以為辱累了易。見夫子說得許多道理。便以為易只是說道理。殊不知其言吉凶悔吝皆有理。而其教人之意。无不在也。夫子見文王所謂元亨利貞者。把來四箇作道理。亦自好。故恁地說他。但文王當時未有此意。今若以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與求卜筮者。豈不大糊塗了他。要之文王者。自不妨孔子之說。孔子者。自不害文王之說。然孔子却不是曉文王意不得。但他又自要說一樣道理也。聖人之動。便是元亨。其靜便是利貞。都不是閒底動靜。語錄乾只坤是卦名。乾只是箇健。坤只是箇順。純是陽。所以健。純是陰。所以順。至健為天。至順為地。所以後來取象。乾便是天。坤便是地。賀淵錄〇雲峰胡氏曰。此伏羲畫卦。而文王以列之卦序之首者也。夏連山首艮。商歸藏首坤。文王之易首乾。易為明大分而作也。觀先天橫圖。乾居一。圓圖乾居前。羲易圖已如此矣。本義曰。一奇也。陽之數也。從彖上說。乾健也。陽之性也。從理上說。程子曰。至微者理。至著者象。朱子又即數與性發明之。當伏羲時有乾卦畫。未有元亨利貞卦辭。想占得乾卦者。即乾六畫之象。已自知其元亨利貞之理矣。

元亨利貞。諸家便分作四德解。惟本義謂乾道大通而至正。故筮得此卦而六爻皆不變者。其占當得大通而必利在正固。而後可以保其終。愚案。故彖非特六爻不變者占此。乾三爻變。或他卦三爻變而之乾者。亦彖以此占。大通而至正。天理之本然。大通而必利在於正固。人事之當然也。乾為易第一卦。占之者事雖大通而非正固。尚不能保其終。况他卦乎。故易六十四卦彖辭三十四卦言貞。然則不貞者固不可以占也。此聖人教人卜筮而可以開物成務之精意。至夫子彖傳。始以此四字分而二之。如周子所謂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夫子彖傳意也。文言始分而四之。程子所謂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通。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夫子文言意也。〇石門梁氏曰。文王乾卦之辭。非以為四德也。以為四德者。由夫子始也。夫子之意。蓋以乾坤二卦。書天地之道。故尊異其辭。而因以明造化之大。固非他卦之可同也。然乾之為卦。至大也。而其占辭之

畧。何也曰辭之畧者此其所以為至大也諸卦之言亨也有不曰元者矣有曰小亨者矣有曰某事亨者矣而乾獨曰元亨則无往而不大通也諸卦之言貞也有曰利某事貞者矣有曰小利貞者矣有曰利艱貞者矣而乾獨曰利貞則无往而不利於正也然元亨矣而又必利貞何也曰此為占者言之也蓋以乾之德固可大通然大通而不能正固是其德為有闕非乾之德矣亦安能以保其終乎若自聖人言之則固與天同德而无不亨矣无不貞矣雖然亦不可以不戒也。虛齋蔡氏曰成形之大者為天坤卦亦曰陰之成形莫大於地可見不可就以乾坤當天地看凡至健者皆為乾凡至順者皆為坤此乾坤所以足應萬人之用而彖傳之言所以為專以天道明乾義以地道明坤義也　元亨謂其事可為也利貞謂須善為之也　易以道義配禍福故无亨而必利貞也　易雖主卜筮然以道義配禍福與他術數書不同所以為經也故无不效昔何晏聞管輅明

易數。請與論易。鄧颺在坐請作一卦當至三公否又問連夢青蠅數十來集鼻上輅告之曰元愷輔舜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有多福今君侯位尊勢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願君侯裒多益寡非禮勿履則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後二人皆坐事誅焉。按輅以易教名而其言如此是知以道義配禍福者矣當老莊虛浮之時而有如此等人物亦豪傑之士哉愚嘗謂上有天下有地而中有人天有時地有利人有為人為之功用亦大矣人為之善者或能吉其凶其不善者則能凶其吉愚故錄之輅言以正易道之門戶也。次崖林氏曰蒙引曰乾卦卦辭只是要人如乾樣坤卦卦辭只是要人如坤樣至如蒙蠱等卦則又須反其象此有隨時而順之之義有隨時而割之之義愚謂聖人畫卦繫辭是為人占卜而說其占得卦爻則占卜之人當之如占得乾卦則占者當乾占得坤卦則占者當坤若占者之德不能當得此卦則用不得此卦之辭如春秋傳云有忠信之德則可不然必敗是也至如蒙蠱等卦須反其象或隨時而順之或隨時而割之其說盡之矣。決按朱子本義以元亨利貞四字為文王所繫而語錄又以履虎尾同人于野等為少了字寫以為伏羲但有卦畫卦名雖伏羲所取其時尚未有字不過互相傳授其聲音耳至蒼頡造字自然卦名有字矣然文王演易必連卦名一併寫如同人于野履虎尾否之匪人習坎艮其背中孚豚魚卦名與卦辭俱相連不斷則凡卦名亦皆出於文王之筆可知未必訣快也絕之卦名一字當與爻之初九九二初六六二等齊觀初九初六等既是周公之筆則乾坤等字亦是文王之筆无疑矣但卦名是伏羲所取即以第一字屬伏羲亦可也

初九。潛龍勿用。

潛捷鹽反

聖傳。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初九者卦下陽爻之名凡畫卦者自下而上故以下爻為初。決按伏羲畫卦自兩儀而四象自四象而八卦而後重之為六十四圖自下而上揲蓍者亦必從初起至三而小成至六而成卦亦自下而上也本義曰凡畫卦者而不曰伏羲畫卦玩一凡字蓋兼揲蓍者言矣陽數九為老七為少老變而少不變故謂陽爻為九。揲蓍雖亦有占不變之爻者如四爻變五爻變是也然一爻變二爻變必占變爻故陽稱九而不稱七陰稱六而不稱八也潛龍勿用周公所繫之辭決按前編周公遭流言而居東取易三百八十四爻各繫以辭。唐孔氏曰爻辭多文王後事升卦六五王用享于岐山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皆文王後

事也故諸說皆以爲文辭出于周公馬融陸績並同此說以斷一爻之吉凶所謂文辭者也。潛。藏也。龍。陽物也。初陽在下。故象爲潛龍未可施用。故占爲勿用故其象爲潛龍。其占曰勿用。決按分象占以謨易始於朱子自朱子以前儒者上而至於註疏只說道理无有以占言者朱子謂易是卜筮之書故无爻用占字要之筮義發於文王占義發於周公而周公又繫用六用九之辭則其爲卜筮之書无疑也但辭既繫於聖人則假卜筮以明天地間之道耳凡遇乾而此爻變者。當觀此象而玩其占也。決按本義只就本爻之變而言若遇復而上五爻皆變者亦當玩此占也餘爻放此。

程傳下爻爲初九陽數之盛故以名陽爻理无形也故假象以顯義乾以龍爲象龍之爲物靈變不測故以象乾道變化陽氣消息聖人進退初九在一卦之下爲始物之端陽氣方萌聖人側微若龍之潛隱未可自用當養晦以俟時○節孔疏居第一之位故稱初以其陽爻故稱九陽爻稱九陰爻稱六其說有二一者乾體有三畫坤體有六畫陽得兼陰故其數九陰不得兼陽故其數六二者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老陰老陽皆變周易以變者爲占故杜元凱註襄九年傳遇艮之八及鄭康成註易皆稱周易以變者爲占故稱九稱六所以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者以揲蓍之數九遇揲則得老陽六遇揲則得老陰其少陽稱七少陰稱八義亦準此○沈氏驥士曰稱龍者假象也天地之氣有升降君子之道有行藏龍之爲物能飛能潛故借龍比君子之德也初九既尚潛伏故言勿用○張子曰孟子不得已而用潛龍者也顏子不用潛龍者也孟子主教故須說于豈好辨哉子不得已也○朱子語易如一箇鍵相似看甚物來都照得如潛龍只有箇潛龍象自天子至於庶人看甚人

都使得孔子說作龍德而隱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便是就事上指殺說自然會看底孔子說也活不會看底雖文王周公說底也死了又曰須知得便是假託說是包含說假託是不惹著事物包含是說箇影象在裏无所不包筮餘錄或言乾之六爻其位雖不同而其爲德則一也曰象未要人看易這箇都難說如乾卦他爻俱可作自已身上說惟九二九五要作自家說不得兩箇利見大人向來人多說不通九二有甚麽形影如何教人見大人某看來易本卜筮之書占得九二便可見大人大人不必說人君。葉賀孫錄問程易以乾之初九爲舜側微時九二爲舜佃漁時九三爲玄德升聞時九四爲歷試時何以見得如此先生曰此是推說爻象之意非本指也讀易若通得本指後便儘說去儘有道理可言敢問本指曰易本因卜筮而有象因象而有占占辭中便有道理如筮得乾之初九初陽在下未可施用其象爲潛龍其占爲勿用凡遇乾而得此爻者當觀此象而玩其占隱晦而勿用可也它皆放此此易之本指也蓋潛龍則勿用此便是道理故聖人爲象辭象辭文言節節推去無限道理此程易所以推說得无窮然非易本義也先通得易本指後道理儘无窮推說不妨若便以其所推說者去解易則失易之本指矣董銖錄或問乾卦是聖人之事坤卦是學者之事如何先生曰也未見得初九九二是聖人之德九三九四卻說學者進德修業事如何都把做聖人之事易說涉隨程氏曰水經龍以秋曰爲夜埋祖龍秋分而降則蟄寢於淵聖人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如此○李氏仁父曰龍鱗八十一九九之數亦以象乾也臨川王氏曰龍行天之物也故以象乾馬行地之物也故以象坤○沈氏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乾言潛龍勿用則欲君子之難進也坤言履霜堅冰則防小人之易長○隆山李氏曰六爻之象皆取於龍者陽體之健其潛見惕躍亢者初終之序而變化之迹也○東萊呂氏曰乾之初九曰潛龍勿用坤之初六履

霜堅冰至陽者善之類也陰者惡之類也善端初發且要涵養惡念初生便須翦除。○雲峰胡氏曰初二三四五上位之陰陽九六爻之陰陽未有六畫爲爻先有六虛爲位位虛而爻實之也初上先位而後爻自二至五先爻而後位互文也時言初則有終位言上則有下故言二三四五則有一六互見也潛初象龍陽物而靈變不測乾九象初陽在下未可施用於物則爲潛龍之象於人則爲勿用之占易之爲道詳變象占四者而已試此爻觀之九爲變潛龍爲象勿用爲占初九潛龍勿用爲象占之辭餘放此又曰乾初象潛龍護微陽也坤初象履霜防微陰也於陽之微惟恐其或用勿也者禁止之之辭也於陰之微則慮其必盛至也亦危之、辭也○汴水趙氏曰伏羲作易非專爲筮後人以三易掌於大卜遂例視周易爲占書不知文王周公之辭雖託諸象數實主于人事或勉之或戒之或開其迷蒙或指其歸宿皆本人事以明吉凶未嘗一依于象數故謂周易

以筮則可以爲專於筮則不可。○節石門梁氏曰乾純陽之卦取象於龍故夫子於文言皆以聖人事明之今視之六爻則象之所示占之所決夫人可用也如初九之潛龍勿用在聖人則方居側微也在君子則避世无悶也在學者則養正於蒙也在我民則耕鑿出入也在商賈則韞匱深藏也以是而推其用何不可哉朱子以象占言易而不欲以事論懼人之泥而失之也○節次崖林氏曰龍不止陽物乃陽物之神靈不測者故象乾之六爻蓋乾卦六爻皆得乾道不比他卦故文言以聖人明之比之於物則是龍也　伏羲只設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不立文字最得盡天地間事變爲只是虛象初不局定是何物隨甚厤事物都罩得着如乾則如君如父如金如玉凡廣八卦所舉者此一卦皆足以象之如初九一爻則如陽氣之潛伏於地下日月寒暑之居而未伸在人如王公貴人下至農工商賈之當隱微謹密者物如龍蛇之蟄尺蠖之屈騏驥之未遇之類此一畫皆足以象之故曰最盡得事變者此也

問卦爻明有易定說者如訟家人歸妹之類則如何曰此在用之有活法耳大抵卦爻以盡事變周未始有定象其閒或有定象者亦不可以定所看易者須要看得洞洞流轉始得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洨按程子以易爲言道之書朱子以易爲卜筮之書觀大傳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則論易須兼程朱之論方備趙汴水之論能兼程朱又按乾初九坤初六諸儒俱說人說以君子小人對呂東萊却說心說以善惡對以復卦初爻參之呂氏亦可備一說也又按林次崖論伏羲卦爻善易言矣至論後聖繫辭爲局定一事一物則非也文周之辭亦籠罩得爲事觀朱子小註自明何嘗局定一事一物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俞氏曰見龍之見音現利見之見如字

聖傳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二。謂自下而上第二爻也。後放此。九二剛健中正。剛健說九中正說二以陽居二非正也但純陽之卦與他卦不同朱子以爲中重於正故併以正言蓋人有正而未中者若夷惠之屬斷未有中而不正者也出潛離隱。澤及于物。物所利見。故其象爲見龍在田。其占爲利見大人。洨按初九是潛而隱若九二曰出潛離隱則已得時位如伊周之徒故傳曰德施普本義曰雖不得位謂不能如九五之得君位耳本義又曰若有見龍之德則爲利見九五之大人此是餘意則兼指未仕者　九二雖未得位而大人之

德已著。常人不足以當之。故值此爻之變者。但為利見此人而已。渫按本義亦但指乾卦九二一爻變而言。若揲著值師卦而初三四五上俱變者。亦占此爻。蓋亦謂在下之大人也。此以爻與占者相為主賓。自為一例。渫按易之正例。總以自己為主。爻為賓。却此以爻為主。自己從之。固是變例。其曰相為者。連下若有見龍之德云云也。若有見龍之德。則為利見九五在上之大人矣。

程傳。田。地上也。出見於地上。其德已著。以聖人言之。舜之佃漁時也。利見大德之君。以行其道。君亦利見大德之臣。以共成其功。天下利見大德之人。以被其澤。大德之君。九五也。乾坤純體。不分剛柔。而以同德相應。○鄭氏康成曰。二於三才為地道。地上即田。故稱田也。○干氏令升曰。二為地上。在地之表。陽氣將施。聖人將顯。故曰利見大人。○王註出潛離隱。故曰見龍。處於地上。故曰在田。德施周普。居中不偏。雖非君位。君之德也。初則不彰。三則乾乾。四則或躍。上則過亢。利見大人。惟二五焉。○節孔疏陽處二位。故曰九二。陽氣發見。故曰見龍。田是地上可營為有益之處。陽氣發在地上。故曰在田。初之與二俱為地道。二在初上。所以稱田。見稱在田。是自然之象。利見大人。以人事託之。言龍見在田之時。猶是聖人久潛稍出。雖非君位。而有君德。故天下眾庶利見九二之大人。故先儒云。若夫子教於洙泗。利益天下。有人君之德。故稱大人。○明道程子曰。九二利見大人。九五利見大人。聖人固有在上者。在下者。李顒所錄。○朱子語。六爻不必限定是說人君。且云潛龍勿用。若是庶人得之。自當不用。人君得之。也當退避。見龍在田。若是眾人得之。亦可用事。利見大人。如今人所謂宜見貴人

之類。易不是限定這物。伊川亦自說一爻當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當得三百八十四事。說得自好。不知柯到他解却徒地說。夔淵錄。其它爻多占者當之。惟九二見龍。人當不得。所以只當把爻做主。占者做客。大人即是見龍。又如九三不說龍。亦不可曉。若謂龍時。這亦是龍之在那亢旱處。它所以說君子乾乾夕惕。只此意。同上。○節雲峰胡氏曰。本義謂常人不足以當之。蓋如初九潛龍之象。凡占者皆可當之。象占之正例也。如九二見龍是象。利見大人是占。則以象為主。占為客。變例也。○汴水趙氏曰。二在初潛。大人之德已具。當時欲見而未能。今進而居二。其德可以養人。故天下利於見之。○隆山李氏曰。田者。象聖人處世之迹。龍豈真在是哉。○節沈氏守約曰。初藏其用。所存者神。二顯諸仁。所過者化。顯其所隱之德。以為化者也。○童溪王氏曰。五陽位也。而亦居上卦之中。故為君之正位。二陰位也。而居下卦之中。故為臣之正位。○石門梁氏曰。六畫以下二爻為地。而二在地上。故為田之象。龍見於田。則雖未飛躍。而人已共見矣。故其占為利見大人。大人者大德之人也。占者有其德。則大人即已。而他人所利見也。无其德。則大人者他人。而已利見也。○虛齋蔡氏曰。凡大人皆是兼全之稱。九二雖未得位。而大人之德已著。所謂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故亦謂之大人。○次崖林氏曰。九二龍就爻德上取。見就時位上取。蓋九為陽爻以言其德。則剛健中正。於象為龍。在初之上。則出初之潛而離其隱。於龍為見。故曰見龍在田。夫大人不出則已。出則澤必及物。澤不及物。則已。澤既及物。物必利見之。此理勢之自然也。故占得此爻者。利見如是之大人。在訟者見之而獲伸。蹇者見之而獲濟。困者見之而獲通。升者見之而獲進。其利澤足以及人。故隨其人之所見。皆足以遂其所圖。而濟其事功。若占者有見龍之德。則為利見九五在上之大人矣。若天子之尊而得此爻。則當見在下之大人。如成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呂尚也。

。洪按田對天言即天地定位也故二與五有君臣名分田有苗苗必須龍之與雲雨故不曰地而曰田又田是地之上面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惕陸它歷反　厲陸力世反

聖傳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九。陽爻。三。陽位。洪按解九三二字正是要說重剛　重剛不中。居下之上。重剛則具過人之資。不中則用剛難當居下之上則身有重責。作三項講。而繼承之曰乃　乃危地也。危地也。夫居危地既當存乾乾之心性體又有能乾惕之象占得此爻之君子亦必如之方无咎

體剛健。有能乾乾惕厲之象。故其占如此。惕厲二字只解一惕字。危地方解厲字也。本義厲字與經文厲字不同。　君子。指占者而言。言能憂懼如是。洪按本義雖以憂懼二字包乾惕然必竟乾屬事惕屬心故乾言日。惕言夕。蓋日中有事。夜須計過无憾也。故朱子亦以檢點明之。　則雖處危地而无咎也。

程傳三雖人位。已在下體之上。未離乎下而尊顯者也。舜之玄德升聞時也。日夕不懈而兢惕。則雖處危地而无咎。在下之人而君德已著。天下將歸之。其危懼可知。雖言聖人之事。苟不設戒。則何以為教。作易之義也。○鄭氏康成曰。三于三才為人道。有乾德而在人道。君子之象。○干氏令升曰。爻以氣表。繇以龍興。嫌不關人事。故稱君子。○節孔疏以陽居三位。故稱九三。以居不得中。故不稱大人。陽而得位。故稱君子。在憂危之地。故終

日乾乾言每恒終竟此日健健自強勉力不有止息夕惕者謂終竟此日後至向夕之時猶懷憂惕又曰九三所居之地實有危厲又文言曰雖危无咎是實有危也據其上下文勢若字宜為語辭但諸儒並以若為如如似有厲是實无厲也理恐未盡。○邵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仰而思之。坐以待旦。夕惕若之謂也。○朱子語問九三不言象何也。先生曰。九三陽剛不中。居下之上。有強力皆告之象。不可言龍。故特指言乾乾惕若而已。言有乾乾惕厲之象也。廖德明錄。問乾九三。伊川云。雖有聖人事。苟不設戒。何以為教。竊以因時而惕。雖聖人亦常有此心。曰。易之為易。本大爲脩人。富可得而用。初无聖凡之別。伊川有一段云。君有君之道。臣有臣之用云云。說得極好。及到遯卦解釋文。却分作聖人之卦。賢人之卦。又有分甚守令之卦者。且古時何害有守令。皆不可曉。以某觀之。無問聖人與凡庶。但當看此文。便用說乾乾惕惕。萬人傑錄。通書曰。乾乾不息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不息是也。甘節錄。先生曰。君子終日乾乾。至夕猶檢點而惕然恐懼。蓋凡所以如此者。皆所以進德修業耳。董銖錄。厲多是過陽文稟說翼淵錄○誠辭。○楊氏曰。勤於德而懼乎位。則危者安矣。何咎之有。○節童溪王氏曰。安其危則必危。危其危則无危。此易之道也。咎。過也。經曰。无咎者。善補過也。九三之重剛不中。此在易所謂通也。唯乾乾以自咎。則其過可无也。經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九三有焉。三下卦之終也。故乾之三則曰終日。坤之三則曰有終。○節紫巖張氏曰。天地設位。能以人成乾。至乎三。三才偕具。君子觀象。進德修業。以配天地。乾乾動用。非天也。○節秋山王氏曰。三居下之上。四通近君位。此二爻獨不稱龍。聖人之意微矣哉。○節汴水趙氏曰。九三重剛。故曰乾乾。他卦重事卦名。如謙初六居下卦之上。故曰謙謙。坎六三居重坎之間。故曰坎坎。蹇六二陰居陰。故曰蹇蹇。夬九三重剛。故曰夬夬。又曰乾之初三五。皆以剛德居剛位。初方潛能晦

其剛。五居中。能濟其剛。三已過二之正中。位高者易驕德剛者易暴。則過咎隨至。不容不乾乾惕厲矣。无咎者本有而今无也。○王氏曰。凡言无咎者。本皆有咎也。處得其道。故得无咎也。○雲峰胡氏曰。初二地位。故二曰在田。五上天位。故五曰在天。三四人位。故三不稱龍。而稱君子。下乾終而上乾繼之。故曰乾乾。本義釋乾。健也陽之性也。此釋乾乾。亦曰性體剛健。蓋健者乾之性。龍不過乾之象。九三不言象而言性。蓋性體剛健。自有能乾乾夕惕之象。六爻惟三四言无咎。以人位故也。為人而頃刻不知憂懼。動輒有過。乾乾夕惕。庶乎可以免過云爾。○問三居下之上。所以危。饒氏曰。二五為中。缺過與不及。皆不穩當。所以三多凶。四多懼。三以過中而凶。四以近君而懼也。○雙湖胡氏曰。乾六爻皆言龍。獨三不言龍。蓋初二為地。地則龍之下位。五上為天。天則龍之上位。三四為人。人位則非龍之所據。三乃人道之首。故繫之君子而以德言。四將[illegible]人位。故可以躍言矣。況六爻不言乾而三獨言乾乾。蓋乾乃陽之性。龍特陽之象。不言其象而兩言其性。謂之非龍可乎。又曰。案李衡云。无咎之義有三。有善補過而无咎者。有過由己作。无所歸咎者。亦有殉節遇凶。不可責以咎者。○次崖林氏曰。何為健。惕然敬畏。不為欲物所牽。便是健也。故曰自勝者強。曰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可見至健。只是能勝其私。○石芝劉氏曰。重剛不中。而使不當事任。猶未免也。居下之上。而非重剛不中。亦未為危。蓋此故為危地。乾乾惕若。則於行事必以其道。而不敢肆。非空空憂懼。亦非慮患避禍也。若者狀形之辭。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躍羊灼反

聖傳。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或者。疑而未定之辭。或字重。曰或則不進者常。而進者偶也。君子始進。其鄭重也若是。躍者。無所緣而絕於地。特未飛耳。淵者。上空下洞深昧不測之所。龍之在是。若下於田。或躍而起。則向乎天矣。雲峰胡氏曰。躍九陽動象。淵四陰虛象。見而在田。猶未離乎地。躍則无所緣而絕乎地。在天位。四位柔而與之相接。如淵上空下洞深昧不測。而與天相接。或躍而起則向乎天矣。其位上下之交。其時進退未定之際。躍以或言。審於進也。淵以在言。安於退也。九陽四陰。居上之下。改革之際。進退未定之時也。次崖林氏曰、本義進退未定之時。通承上文。九陽四陰。居上之下。改革之際。三句說。蓋以爻與位言。九陽爻。四陰位。陽主進。陰主退。是進未定也。以上體言。四居上之下。居上欲進。居上之下則又未必於進。亦進退未定。以上下二體言。四初離下體入上體。是為改革之際。亦進退未定也。故總承之曰。進退未定之時。又曰或躍在淵。將見而未必於進也。未必於進。非不進也。審進退之時。必時可進。然後進也。是謂隨時進退。故其象如此。其占能隨時進退。則无咎也。躍便是進。不進便是退。進退二字不平。此爻只說是進之道。惟[illegible]時而[illegible]進。[illegible]時而失機。則无咎。无咎程傳。淵龍之所安也。或疑辭。謂非必也。躍不躍。惟及時以就安耳。聖人之動。無不時也。舜之歷試。時也。○朱子認或躍在淵。淵是通處。淵雖下于田。田卻是箇平地。淵則通上下。一躍即飛上天。吳必大錄。○沙隨程氏曰。初與二。既皆稱龍。此爻雖不稱龍。即上爻知其為龍也。亦猶大壯羝羊觸藩。羸其角。而九四不言羊。知藩決不羸即羊也。○山齋易氏曰。九四已離下體。故謂之躍。猶在上體之下。故謂之在淵。淵卑於田。二言在田。今反謂之

在淵者。淵乃龍之所宅。非在田之比。在田不能變而在淵有可變之道也。○節梅邊熊氏曰。四與初對。初皆潛而四則躍矣。龍非人境之所有。故三發君子之義。而四曰或躍。或者。疑辭。○節秋山王氏曰。躍者。動而向於上也。淵者。靜而安於下也。九。陽也。故或躍。四。陰也。故在淵。○節臨川吳氏曰。淵者龍所潛之處。謂初也。四之位在人之上。天之下。與初之位相應。言龍潛在淵。或其時可以飛而上天。則躍而出也。既躍則不復在淵。而猶言在淵者。謂在淵中。度其可躍而躍也。見龍在田者。謂已見而在於田。飛龍在天者。謂已飛而在于天。皆言其已然者。故為已定之決辭。而稱龍。或躍在淵者。謂將躍而猶在於淵。蓋言其將然。故為未定之辭。而稱或。○節象谷鄭氏曰。三之无咎。其辭詳而危。四之无咎。其辭簡而平。三下體而未離乎下。乾道之未革也。其進退之際得失甚重。故必終日乾乾。夕惕若。然後无咎。四上體而已趣于上。乾道之已革也。惟擇其所安者而從之。則可以无咎。○問乾皆聖人之事。而三四以无咎言之。何也。潛室陳氏曰。易之文義。有不足處。有當垂戒處。故各係以无咎之辭。固不問聖人與凡人也。易之為易。謂之變易不拘也。在聖人即作聖人用之。凡人即作凡人用之。豈若乾卦即斷作聖人之事。則六十四卦之事有窮矣。所謂易者乎。○決按以舜證諸爻。朱子以為非易本指。先儒于此文。孔穎則引西伯事紂。干氏則引武王觀兵。胡安定汴水趙氏則俱貽儲貳。皆非易本指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聖傳。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剛健中正以居尊位。剛健。謂九也。中。謂五也。正。謂以九居五也。此句以德言。下句才以時位言。如以聖人之德。決謂是飛龍。即剛健中正。居聖人之位。決謂是在天。即以居

尊位不曰尊位而曰聖人之位者。一以見聖人必居此位。王註所謂位以德興也。一以見此位必聖人。王註所謂德以位叙也。即文言傳乃位乎天德之意。故其象如此。而占法與九二同。凡爻象占者。自當之正例也。惟乾卦二五兩爻俱以象為主。占者為寓變例也。蓋一則德之盛。一則德位俱盛。故特發一變例。特所利見者。在上之大人耳。決按此是正意。下二句是餘意。九二水義同例。利見林氏兼未仕者與行道之心。已仕者盡朝覲之典。二意。若有其位。則為利見九二在下之大人也。

程傳。進位乎天也位。聖人既得天位。則利見在下大德之人。與共成天下之事。天下固利見夫大德之君也。○楊氏子雲曰。龍之潛亢。不獲中矣。過中則惕。不及中則躍。二五其中乎。故有利見之占。○鄭氏康成曰。五於三才為天道。天者清明無形。而龍在焉。飛之象也。○干氏令升曰。聖功既就。萬物既覩。故曰利見大人。○王註不行躍而在乎天。非飛而何。故曰飛龍也。龍德在天。則大人之路亨也。夫位以德興。德以位叙。以至德而處盛位。萬物之覩。不亦宜乎。○朱子語。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文言說。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分明是以聖人為龍。以作言飛。以萬物覩解利見大人。只是言天下利見大德之君也。今人却別做一說。恐非聖人之意。太祖一日聞王昭素曰。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常人何可占得此卦。昭素曰。何害。若臣等占得。則陛下是飛龍在天。臣等利見大人。是利見陛下也。此說得最好。銖曰。如此看象易都是假借虛說。故用不窮。人人皆用得也。先生曰。此所謂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稽實待虛。存體應用。所以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萬事无不可該。無不周備。此易之用所以不窮也。董銖錄。○節童溪王氏曰。九五以天德居天

占辭也。而曰終日。曰夕。象在其中。九四或躍在淵。似若專言象也。而曰或曰在。占在其內。若其辭則有不同者。勿用。禁之之辭。利見大人之之辭。无咎。謂如此而後无咎。勉之之辭。有悔。憂之之辭。觀乾一卦。大際可見矣。直卦以內為貞。外為悔。乾上九外卦之終曰有悔。坤六三內卦之中曰可貞。貞悔二字。豈非發卦之凡例歟。○決按坤上六一爻中尚有萬分中一分微陽。亦不世為陰下。故伐陰而至於戰。故曰龍戰。乾上九亦有萬分中一分之陰。但去之如推枯拉腐耳。惟慮純陽之後。自已亢耳。故聖人戒之。又按時講謂此只據上九現成時位說。程子謂聖人有亢時無亢心。蓋必有持盈守滿之道焉。如伊尹之將歸告。周公之欲明農。皆處亢之道也。說理甚明。洪又按江都李氏講无咎悔亡。極精細。惜所傳但義海撮要一編。俱錄先儒之說而已。所自講者。但見於湨湖所引。則亦後學者之所太息也。但其所謂頑然作非。不以為悔一義。不知指着何爻。當再細考。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聖傳。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用九。言凡筮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蓋諸卦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也。用九只指乾六爻言本義凡筮得陽爻三句當另於[illegible]用九二字之上故林氏曰用九本是陽爻之通例然[illegible]乾卦六爻之後發之便是乾卦六爻用[illegible]以此卦純陽而居首。故於此發之。而聖人因繫之辭。使遇此卦而六爻皆變者。即此占之。蓋六陽皆變。剛而能柔。吉之道也。故為群龍无首之象。无首者不純任剛也見者自旁人見之也自謂非剛未必非剛必旁人見之乃實也而其占為如是則吉也。春秋傳曰。乾之坤曰見群龍无首吉。見昭公二十九年蓋即純坤卦辭。牝馬之貞先迷後得東北喪朋之意。

程傳。用九者。處乾剛之道。以陽居乾體。純乎剛者也。剛柔相濟為中。而乃以純剛。是過乎剛也。見群龍。謂觀諸陽之義。无為首則吉也。以剛為天下先。凶之道也。○朱子語。問乾坤獨言用九用六何也。曰此二卦純陽純陰。而居諸卦之首。故此於發此一例。凡占法。俱用變爻占。故凡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占得陰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蓋七為少陽。九為老陽。六為老陰。八為少陰。老變而少不變。凡占用九用六者。用其變爻占也。遇乾而六爻皆變則為陰。遇卦而六爻皆變則為陽。董氏附錄陽進而陰退。故九為老陽。六為老陰。老陰老陽為乾

坤而皆變。少陰少陽亦乾坤。然而皆不變。老陰老陽所以變者。无他。理極處了。无去處。便只得變。九上更去不得了。只得變回來做八。六下來便生數了也。去不得。所以却做七。語錄。問用九見群龍无首吉。伊川之意似云用陽剛為天下先則凶。无為首則吉。先生曰。凡說文理須有情理方是。用九當如歐陽公說。方有情理。其辭易所以不敢同伊川。使是有這般歎看來。當以見群龍无首為句。蓋六陽已盛。如群龍然。龍之剛猛在首。故見其无首吉則大意只是要剛而能柔。自人君以至庶人皆須如此。若說為天下先。便是人主方用得。以下便使不得也。恐不如此。錄語用九用六當從歐公說。以為揲著變卦之凡例。蓋陽爻百九十二。皆用九而不用七。陰爻百九十二。皆用六而不用八也。特以乾坤二卦純陰純陽而居篇首。故就此發之。此歐公舊說也。而愚又嘗因其說而推之。竊以為凡得乾而六爻純九。坤得而六爻純六者。皆當直就此例。占其所繫之辭。不必更看所變之

卦。左傳蔡墨所謂乾之坤而曰見羣龍无首吉者。可以見其一隅也。昔虞士朋文曰。如歐陽說。蓋為卜筮言。所以須着用九用六。若如伊川說。便无此也得。○鄧廣平游氏曰。乾用九。則陽知其陰而變。故元首吉。坤用六。則坤知其阻而變。故利永貞。○沙隨程氏曰。易以道義配禍福。故為聖人之書。陰陽家則獨言禍福。而不配以道義。故為伎術。如此。其說遇獲禽則曰吉。得正而斃。則曰凶。故

王仲淹曰。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濮湖胡氏曰。文王于乾無所取象。蓋以乾卦即彖。而元亨利貞。直占辭耳。周公始象六爻。以六龍。孔子大象方有天之名。說卦方有馬之名。而為首為君為父為玉為金之類。始大備。後之學者。當據三聖而論。無惑于紛紜之多端也。大抵易莫難于象。象明則占煥。而辭變亦有不難通者矣。沙隨謂易以道義配禍福。最有補于世教。使入小盜賊不得竊取而用。但京郭反為無幾得正而斃者。若謂至美新為亂常。則後世難有子雲。亦不能復解嘲耳。此不可無辨。又曰。吉有初吉。中末不吉者。有終吉。初中不吉者。有吉。有它吉。有大吉。有元吉。有吉无咎。有吉无不利。其輕重居然可見也。○節石氏曰。乾君道。不可亢極。故用九。坤臣道。臣不可以入邪佞。必日永。故用六。○節紫巖張氏曰。聰明睿知。守以愚。貴為天子。守以謙。富有天下。守以儉。皆用九之道。○節雲峯胡氏曰。卦主乎用。故先乾而不先坤。思動者為主也。交言乎用。故用九六而不用七八。變者為主也。要之占。固不用七八。然有六爻俱不變者。有六爻中一爻二爻不變者。未嘗不用七八。但遇七八常多。九六常少。多則以少為主。故常用九六。易。變易也。以變為主。故三百八十四爻。皆用九六。○次崖林氏曰。或疑无首之吉。剛而能柔則吉。用牝馬之純順而能健則利也。剛而能柔。順而健者。性也。體自是不同。而春秋傳曰。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吉。何也。曰。乾變之坤。雖為坤之所為。然本自剛來。與本是坤者不同。坤變之乾。雖為乾之所為。然本自柔來。與本是乾者不

同。故乾元首之吉。終不可同于坤牝馬之貞。坤永貞之利。終不可同于乾之元亨。聖人不教人即所變以考其占。而別著自此至彼之彖。占者正以其不可同耳。○決按漢上朱氏以為連山歸藏用七八。周易用九六。而七八在其中。變者以不變者為基。不變者以變者用為連山歸藏之用七八。不知何如。姑存之以備參考。又按萊峰黃氏以九六之名為周公所取。然以參天兩地而倚數句參之。則七八九六。伏羲畫卦時已有。但繫辭于二老。而不繫辭而二少。則定於周公。亦謂老變而少不變。故人之以少為占也。決按註疏皆以見羣龍為句。元首為句。以後皆然。而程子亦沿之。朱子始以五字為句。而占筮之法明矣。

☷☷ 坤下 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

朋。東北喪朋。安貞吉。坤陸云困魂反。牝陸云頻忍反。攸音由。喪陸云息浪反。

彖上傳。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一一者。耦也。陰之數也。以一畫言。坤者。順也。陰之性也。以三畫言。決按曰數曰性。亦兼象與理說。註中者。三畫卦之名也。經中者。六畫卦之

名也。陰之成形。莫大於地。節秋山王氏曰。得陰之順而成形者。莫大於地。孔子曰。坤
陰物也。物物皆有神。凡三才之內。屬乎陰者。皆坤道也。此卦三畫皆稱。故名坤而
象地。重之文得坤焉。則是陰之純。順之至。故其名與象
皆不易也。洪按陰之成形四句。先說三畫卦。重之文得坤焉。方說六畫卦。陰與順。坤三畫卦也。純與
至。重之而爲六畫也。內卦本名坤而象地。重之亦名坤而象地。牝馬。順而健行者。節俞氏北
地馬群。每三牝一牡而行。不入他群。坤道以陰從陽。其貞如牝馬之從牡則利。陽先陰後。陽主
義。陰主利。節王氏凡陰之道皆主乎利。故曰利萬物者主乎坤。西南。陰方。東北。陽
方。崔氏憬曰。西方坤兌。南方巽離。二方皆陰。與坤同類。故曰西南得朋。東方艮震。北方乾坎。二方皆陽。與坤
非類。故曰東北喪朋。安於承天之正。故言安貞吉也。安。順之爲也。貞。健之守也。遇
此卦者。其占爲大亨。而利以順健爲正。如有所往。則先
迷後得而主於利。往西南則得朋。往東北則喪朋。大抵
能安於正。正字兼順健二意。則吉也。坤只是柔順。則難化之人。亦能化。難處之事。亦能處。
故曰元亨利牝馬之貞。只是欲常守此順。此二句已盡
坤之義。下君子有攸往六句。總申明利牝馬之貞句。
程傳。坤乾之對也。四德同而貞體則異。乾以剛固爲貞。
坤則柔順爲貞。牝馬柔順而健行。故取其象。曰牝馬之
貞。君子所行。柔順而利且貞。合坤德也。陰從陽者也。待
唱而和。陰而先陽則爲迷錯。居後乃得其常也。主利。利
萬物而主於坤。生成皆地之功也。臣道亦然。君令臣行。
勞於事者。臣之職也。西南陰方。東北陽方。陰必從陽。離

喪其朋類。乃能成化育之功。而有安貞之吉。得其常則
安。安于常則貞。是以吉也。○王註。坤貞之所利。利于牝
馬也。馬在下而行者也。而又牝馬。順之至也。至順而後
乃亨。故惟利於牝馬之貞。西南致養之地。與坤同道
者也。故曰得朋。東北反西南者也。故曰喪朋。陰之爲物
必離其黨。之於反類。而後獲安貞吉。○節孔疏。乾坤合
體之物。故乾後次坤。言地之爲體。亦能始生萬物。各得
亨通。故云元亨。與乾同也。利牝馬之貞者。此與乾異。乾
之所貞。利于萬事爲貞。此惟云利牝馬之貞。坤是陰道
當以柔順爲貞正。借柔順之象。以明柔順之德也。牝對
牡爲柔。馬對龍爲順。還借此柔順以明柔道。故云利牝
馬之貞。不云牛而云馬者。牛雖柔順。不能行地無疆。無
以見坤廣生之德。馬雖比龍爲劣鈍。而亦能廣遠。象地
之廣育。先迷後得主利者。以其至柔。當待唱而後和。
凡有所爲。若在物之先即迷惑。若在物之後即得主利。
以陰不可先唱。猶臣不可以先君。卑不可以先尊。故
迷。○干氏令升曰。行天者莫若龍。行地者莫若馬。故乾
以龍繇。坤以馬象。○朱子語。陰體柔躁。只爲他柔。所以
躁。剛便不躁。躁是那欲動而不得動之意。剛則便動矣。
柔躁不能自守。所以說安貞吉。晏淵錄。問坤象順而言
健何也。曰。守得這柔順。亦堅確。故有健氣。柔順而不堅
確。則不足以配天矣。董銖錄。問或問中。坤卦純陰。不爲
无陽之說如何。曰。雖是十月爲坤。十一月爲復。然自小
雪後。其下面一畫便有三十分之一分陽生。到冬至方
足得一爻成耳。故十月謂之陽月。蓋嫌於无陽也。自姤
至坤亦然。曰。然則陽畢竟有盡時矣。曰。剝盡于上則生
其下。不容一息也。輔廣錄。乾主義。坤便主利。占得這卦
便有主利。這事不是。乾坤主利萬物。乃是此卦占得時
主有利。○雲峰胡氏曰。乾言利貞。貞則无所不利矣。坤
言利牝馬之貞。如牝馬之貞則利。非牝馬之貞則不利。
也。下文曰後得。曰得朋。利也。牝馬之貞哉也。曰先迷。曰
喪朋。不利也。非牝馬之貞哉也。坤但得乾之半。故乾无

不利。而坤有利有不利。與下文主利之利不同。陽主義乾有剛斷意。陰主利。坤有歛藏意。又輕清主義。重濁主利。安貞分而言之。安者順之為。貞者健之守。合而言之則以順乎健為正。○節汴水趙氏曰。乾之彖辭簡而理博。坤之彖辭詳而戒嚴。利貞安貞凡兩言之。尊陽抑陰其義可見。○節秋山王氏曰。乾健行故為馬。坤亦為馬坤。乾之配。乾行而坤止。則无以承天之施而成其化育之功。此所謂柔順之貞。坤之德也。○紫巖張氏曰。坤道貴順。坤所謂順。順於道。非順於事。牝馬取順義。而牝馬之貞。有載重致遠之功。必曰貞云者。聖人惡夫順而背于道。不足以有為于時者也。坤數二。為牝馬。○徐氏之詳曰。喪朋便是先迷。得朋便是後得。○龍氏曰。巽離坤兌陰之朋也。乾坎艮震陽之朋也。○雙湖胡氏曰。元亨利牝馬之貞。已盡坤之全體。君子以下。則申占辭也。文曰。彖辭文王所作也。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後天八卦之位也。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當西伯之時。羑里之囚耶。

味安貞吉之辭。文王之心畫于此矣。今觀曰牝馬之貞而下。反覆致戒。元非所以謹守為臣之分。使凡居坤位者一守之以貞也。萬世而下。可以想見文王之心。且可為不安貞而占者之戒矣。○潛峰倪氏曰。乾元亨利貞。便是剛健為正。坤利牝馬之貞。便是柔順為正。男則以剛健為正道。女則以柔順為正道。○節石門梁氏曰。牝馬順而健行者。不順則專而无成。不健則不能配乾。順[illegible]健者。坤之正也。史記曰。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故乾之象龍。坤之象馬。若乾為馬坤為牛。則又天子之取彖與文周之象。因巽也。又曰。文王八卦。自西北之乾至東之震。皆父與三男之位。故東北為陽方。自東南之巽至西之兌。皆母與三女之位。故西南為陰方。○節虛齋蔡氏曰。坤元亨。與乾元亨不同。乾元亨。无所不元亨也。坤元亨。只是柔順者元亨也。此陽全陰半之理。人惟至順。則慈惠溫良。不拂人性自然。在彼无惡。在此无射。何行不得。故有大通之理。牝馬之貞。坤之貞也。不似乾之

言利貞。蓋乾元所不統。坤則為乾所統矣。故任己先物則致迷。居後從陽則不失。但云主利。便見不主義矣。所謂主利者。非貪欲也。即如家人所云富家。齋所謂不主義者。非不必為義也。義生于斷制。制義非陰所貳也。西南東北。不必拘定方位。只是平易險阻之意。往得其地即是西南。往非其地即是西北。安貞吉。只是循分安守便好。此句是總上文之意。又曰。若壯馬則全是健。若牝牛則又全是順。牝馬順而健者也。要非[illegible]外有健也。其健亦是順之健也。故曰安貞。坤卦地道之妻道臣道也。不順則專而无成。不健則不能配乾。順而健者。坤之正也。○次按吳臨川俞石澗輩。俱以主字為句。本義則以主利為句。蓋為臣必主于利國。為婦必主於利家。所謂利國者。非掊克之謂也。開源節流。使民足而君无不足也。所謂利家者。非慳吝之謂也。成絲麻布帛之事。申守委積蓋藏而已。又說在先迷後得之下。則所謂利國利家者。亦秉命于君。秉命于夫。非獨斷獨行之謂也。至於地之利萬物。更不必言。要因之順承天也以主利為貞句。孔疏亦如此。坤之義莫大於主利也。又按朱子講主利與程傳不同。然亦互相發。惟坤道主於利萬物。故採得此卦亦得利也。宜以程子之意補于朱子之上。又按梁氏說則謂所西南東北者。謂或西或南或東或北。非謂西南偶東北偶也。梁氏說亦本朱子答袁機仲書。

初六。履霜。堅冰至。

履陸氏曰如字　鄭元讀為禮

聖傳。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六。陰爻之名。陰數六老而八少。故謂陰爻為六也。霜。陰氣所結。盛則水凍而為冰。

節臨川吳氏曰。自五月一陰生。九月而五陰。陰消陽將盡

則露為霜矣其時猶有一陽未為純坤也馴至十月則六陰為坤而水凍為氷至後而氷益堅夫履霜在坤體未成之先堅氷在坤體已成之後然初六履霜而已知堅氷之必至蓋陰盛必至於極而陽消以至于盡也有國家者能知此戒則其於折姦萌塞禍原宜早圖之豈可坐待其盛哉

此又陰始生於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故其象如履霜。則知堅氷之將至也。夫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无。二句以對待言而消長有常。亦非人所能損益也。二句以流行言然陽主生。陰主殺。決栽生剋生亦陰但主之者陽也殺亦有陽但主之者陰也則其類有淑慝之分焉。故聖人作易。於其不能相无者。既以健順主造化說仁義主人道說之屬

明之。而无所偏主。至其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焉。梅邊熊氏曰録語到那陽處便扶助推移他到那陰處便遏抑他此豈聖人之私意哉蓋天道之當然也聖人者亦順此理而為言耳蓋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者其旨深矣。不言其占者。謹微之意。已可見于象中矣

程傳陰爻稱六。陰之盛也。八則陽生矣。非純盛也。陰始生于下。至微也。聖人于陰之始生。以其將長而為之戒。陰之始凝而為霜。履霜則當知陰漸盛而至堅氷矣。猶小人始雖甚微。不可使長。長則至於盛也。○涑水司馬氏曰。履霜堅氷。君子摸惡于未芽。禍杜于未萌。○朱子語。陰陽皆自微至著。不是陰便積著。陽便合下具足。此處亦不說進簡意。履霜堅氷。只是說那微時便須著慎。來所以說蓋言順也。由辯之不早辯。李[?]祖云。不早辯。它直到得即當了。却方纔剝也。激成事[?]此說最好量。淵錄陰陽有以動靜言。然有以善惡言。[?]如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造化周流。須是並用。如履霜堅氷至。則一陰之生。便如一賊[?]道理在人如何看。直看是一般道理。横看是一般道理。所以謂之易。楊道夫錄。聖人作易。常以陽為君子。而[?]翼扶持。惟恐其不盛。陰為小人。而排擯抑黜。惟恐其不衰。問履霜堅氷何以不著占象。曰此自分曉。占者目前未見有害。却有未萌之禍。所宜戒謹。董氏附錄。○誠齋楊氏曰。陽始萌曰潛龍勿用。言方隱而未可進也。陰始凝曰履霜堅氷至。言雖微而必至於盛也。觀聖人之言。可以知君子之難進。小人之易盛也。有國者其亦思所以求君子於隱。而防小人於早也哉。○節齋蔡氏曰。履象初。霜象六。霜。陰氣始凝也。堅氷。陰之盛也。言霜之積。必有堅氷至。

戒辭也。諸爻曰足曰趾曰拇曰履。皆取在下而象初也。○雲峰胡氏曰。履初象。霜一陰象。堅氷六陰象。至危之辭。本義於此爻獨詳言者。易交易也。變易也。交易者。對待之陰陽。陽之性健為仁禮。陰之性順為義智。不能相无者也。變易者。流行之陰陽。消長之[?]陽為生為淑。為君子。陰為殺為慝為小人。聖人未嘗不致其扶陽之意。履霜而知堅氷之將至。羸豕而知蹢躅之有孚。姤之一陰。即坤初陰也。其謹微之意可見矣。乾之陽主發見。潛龍則明其未見。坤之陰主隱伏。履霜[?]彰其已至。君子進之難。而小人進之易也。乾六爻皆取龍為象。乾爻取象曰履霜。曰直方。曰含章。曰括囊。曰黃裳。曰其血玄黃。不一而足。陽純而陰雜也。○浚儀王氏曰。乾初九復也。潛龍勿用。即閉關之義。坤初六姤也。履霜堅氷至。即女壯之戒。○節童溪王氏曰。乾之初九[?]陽在下。其曰潛龍勿用。懼其傷也。坤之初六。一陰在下。其曰履霜堅氷至。防其長也。懼其傷。愛之也。防其長。惡之也。張橫渠

曰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惟見為君子謀也故陽君
子道也則吝曲受護惟恐其或傷也惟易不為小人謀
也故陰小人道也則思杜其漸防其微惟恐其遂長也
○決按坤初六即姤初六於時為盛憂故履霜宜指九
月五陰說本義曰霜陰氣所結亦指霜降後也又曰陰
始生于下其端甚微則指五月一陰生也故先儒曰坤
初六在姤為五月一陰始生使有凝意驗之井泉而已
寒然去氷霜尚遠聖人見微知著故有履霜堅氷之戒
又按程傳以履霜為本文一陰象以堅氷為六陰象曰
漸盛則謂自一陰而二陰三陰四陰五陰以至六陰也
以聖傳即之程傳甚明又按乾九三不說龍而說君子
蓋君子進脩之功正道于龍德之由也其餘則皆就現
成說矣雲峰曰皆
取龍象亦大槩說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聖傳。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柔順正固決按此指地之性坤之直也。賦形有定決按此指地南北高卑之
形坤之方也。德合无疆。決按此指地之承天生物言地之用也坤之大也。

六二柔順而中正。決按他卦六二柔順中正平言坤獨加一而字者重在中正也坤六爻皆
陰則皆柔順而六二獨中正故異於他爻又得坤道之純者。決按六爻皆有坤道而六二獨
得其純故其德內直外方而又盛大。決按本義首六句說地說自下大三字本
平粘六二說則直方分外內而以大字疑承之照文言
傳意也心无私曲曰直事皆當理曰方而直方之德又
光輝盛大也不待學習而无不利。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

也。

程傳二陰位在下故為坤之主統言坤道中正在下地
之道也以直方大三者形容其德用盡地之道矣由直
方大故不習而无所不利不習謂其自然在坤道則莫
之為而為也在聖人則從容中道也直方大孟子所謂
至大至剛以直也在坤體故以方易剛猶貞加牝馬也
言氣則先大大氣之體也於坤則先直方由直方而大
也直方大足以盡地道在人識之非乾坤純體以位相
應二坤之主故不取五應不以君道處五也乾則二五
相應○朱子語坤卦惟此一爻最純粹蓋五雖尊位卻
是陽位破了體了四重陰而不中三又不正惟此爻得
中正所以就這說箇直方大此是說坤卦之本體然而
本意卻是教人知道這爻有這箇德不待學習而无不
利人占得這箇時若能直能方能大則[illegible]不習无不利
卻不是要發明坤道伊川有這箇病從頭到尾皆然蒙

爰錄又曰占者有直方大之德則不習而无不利占者
无此德則雖習而不利也決按附錄會通皆載此段下
半段字句錯覺難解又無別本可印証故節之問坤
六二爻傳曰由直方而大竊意六二是坤之本體安得由
直方而後大耶先生曰是坤有此三德若就人事說則
是敬義立而德不孤豈非由直方而後大耶滿時舉録
剛坤直方大曰直方然後大積習而至然後能不習元
不利集義并言○龜山楊氏曰東坡言直方大云既直
且方非大而何曰直方蓋所以為大然[illegible]辭却是不達
孔子云敬義立而德不孤不孤乃亦謂[illegible]不孤即四海
之內皆兄弟之意夫能使四海之內皆[illegible]弟此所以為
人也○節紫巖張氏曰直是敬未難瞎[illegible]不敗也方是
義朱難死生不變也惟直故方惟直方故大吁為且若
坤六二爻安有欺天失節之事哉事業[illegible]大復何疑也
○節雲峰胡氏曰乾五爻皆取象惟九三獨指其性體
剛健者言之坤五爻皆取象惟六二獨得其性體柔順

者言之初三五象而不正四上柔順而不中惟六二蓋順而中正得坤道之純者也○節平菴項氏曰乾以九五為主皮坤以六二為主文蓋二卦之中惟此二文陽中且正又五在天文二在地文又合乾坤之體也○厚齋馮氏曰乾六文莫盛于五坤六文莫盛于二何也中而且正乾尊坤卑各盡其道也○節俞氏曰易以陽為大以陰為小六二陰小而稱大何也曰[illegible]陽也從陽而行則大也○節石門梁氏曰坤六二以三才言之則得地之道以二體言之則知下之中以一文言之則陰居陰位其視諸文至為純粹者故有直方大之三德焉占者有是德則不待學習而自无不利无是德則雖習而亦不利也○虛齋蔡氏曰乾九五一文當得乾一卦畫乾孔子以為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之占正是聖作而物覩者故時乘六龍以御天而致萬國之咸寧者惟九五一文足以當之若坤之六二柔順中正得坤道之純是又當得一全坤也若初則陰之微上則陰之極三則不中且不正四則不中五則不正蓋合六文而觀之則得全坤之道祈六文觀之則其道參差不齊矣惟六二之柔順中正為獨得坤道之純直不專主靜只是是存主處故曰六二之動直方可分內外不可專分動靜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聖傳。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六陰三陽。內含章美。可貞以守。然居下之上。不終含藏。故或時出而從上之事。則始雖无成。而後必有終。爻有此象。故戒占者有此德。則如此占也。

程傳三居下之上。得位者也。為臣之道。當含晦其章美。有善則歸之於君。乃可常而得正。上无忌惡之心。下得柔順之道也。可貞謂可貞固守之。又可以常久而无悔咎也。或從上之事。不敢當其成功。惟奉事以守其終耳。守職以終其事。臣之道也。○邵子曰陽知其始而主其成。陰效其法而終其勞。○朱子語伊川說進多不通。且如六三便夾些陽了。陰則渾是不發底。如六三之爻有陽。所以言含章。若无陽何由有章。含章為是有陽。半動半靜之文。若六四則渾是柔了。所以括囊。覽澗無○東萊呂氏曰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凡人多不達此意。所為之事當做十分。只做五六分。多慎不須做盡之心。如此乃是无成无終也。君子則不然。雖不居其成功。而其所為不以小大遠近。未嘗有一毫之不盡。一毫不盡。則大有終之義矣。无成有終者。雖不居其成。而不敢有一毫不盡之心乃可。○節中峰胡氏曰含晦不露。六象則柔雜而成章。六居三象。六不足於貞。而則足以守。有可貞象。居下卦之上。故有或從王事之象。大抵陽主進。陰主退。乾九三陽居陽。故曰乾乾。其德主於進也。坤六四陰

居陰。故曰括囊。其位主乎退也。乾九四陽居陰。坤六三陰居陽。故皆曰或。進退未定之際也。特其退也曰在淵。曰含章可貞。惟進則皆曰或。聖人不欲人之急於進也。如此哉。三多凶。故聖人貴於乾坤之第三文。其辭文獨詳駁。○王氏賢曰剛柔相雜曰文。文之成曰章。剛動而柔縕之。含章也。○雙湖胡氏曰六三不正。故戒以可貞。坤與乾之配者也。王事乾九五事也。又曰柔李衡云貞者正固之稱。不可獨訓為固。或尊一固守而獲吉。或不知通變不當固守而守之則凶危。○京氏曰含之為言待時而發也。○節平菴項氏曰可貞非必貞也。謂亦可如此。非決辭也。故孔子贊之曰以時發也。言可貞則貞。可發則發。文辭于可貞之下。用或字接之。使見以時發之意。或者不定之辭。○劉氏曰三五陰皆文陽位。故三曰含章。五曰黃裳。文在中。○汴水趙氏曰二為臣之正位。如泰之包荒。大有之大車以載。蹇之王臣蹇蹇是也。六三非正位。故含其章美。不敢自衒。或從王事。不敢自專。

雖避其成功。然必終承天之事。○慈湖楊氏曰。无成无終亦不可也。无成有終。臣之道也。○節齋蔡氏曰。味爻辭之意。還重在三之一字。无成者。六陰故也。有終者。三陽故也。六陰三陽。亦有順而健之意。故无成有終。亦先迷後得。東北喪朋。乃終有慶之意。○決按本義通節是象。而占在其中。雲峰獨以有終屬占。與本義不合。故刪之。含章可貞照本義。本其德而言。或從王事照本義。本其位而言。无成六陰故也。有終三陽故也。則亦以德言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括古活反。譽音餘。又音預。）

聖傳。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括囊。言結囊口而不出也。譽者。過實之名。謹密如是。則无咎而亦无譽矣。（決按本義加而亦二字。使見重在无咎矣。无譽只帶說也。）六四重陰不中。（重陰以性質言。則才弱。不中以時位言。則遇艱。）故其象占如此。（只就本文說道理。皆象也。而占亦如之。凡言故其象占如此者倣此。）蓋或事當謹密。（通上下言。）或時當隱遯也。（單說仕者。○決謂二當字重。蓋謹密隱遯。亦依道理上說。非說秘吝深潔身亂倫之謂也。）

程傳。四居近五之位。而无相得之義。乃上下閉隔之時。其自處以正。危疑之地也。若晦藏其知。如括結囊口而不露。則可得无咎。不然則有害也。既晦藏則无譽矣。○孔疏。括。結也。囊所以貯物。以譬心藏知也。閉其知而不用。故曰括囊。功不顯物。故曰无譽。不與物忤。故曰无咎。○朱子語。坤六四爻。不止言大臣事。在位者便當去。未仕者便當隱。必大因問比干事。曰此又別是一義。雖凶无咎。吳必大錄。問括囊還做得在位使否。先生曰。六四位是在上。然坤之六四却是重陰。故曰賢人閉。便做不得在位。張繹錄。○東萊呂氏曰。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居此地者。須是括結囊口。都无一條縫始得。○節齋漢王氏曰。坤六曰四。无咎无譽。蓋咎所以致罪。譽亦所以致疑。甚矣无咎无譽之難也。然當是時也。譽亦所以致毀。則譽亦咎也。故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平菴項氏曰。四與二皆純陰。而二得中位。故具坤之大用。四以純陰居交際之地。故為天地閉塞。上下不通之象。上下之交皆純。上不名近。下不近禍。故有无咎无譽之象。凡在上下之交者。多具二義。故六三亦有含有發也。乾九三兼上位下位。九四上下進退。皆有此義。三有陰有陽。故有發時。四陰而又陰。故為閉為括而已。○節秋山王氏曰。能謹默晦藏。如結括囊口而不露。故得无咎。既晦藏則无譽矣。處斯之時。亦不宜有譽。曰无譽。亦所以戒之也。○林氏黃中曰。坤為囊。荀九家之說。○隆山李氏曰。譽者。咎之招。六四之所以无咎者。以其无譽也。陰雖之世。其法當隱。身將隱焉用名。世之訖。隱[illegible]求名者。皆不能无意於世者也。名之一出而稱之。不可則人世言出之患。將迫逐而不去。為君子者。不可以不謹也。○三衢劉氏曰。坤其動也闢。應二之德。其靜也翕。應四之位。翕閉也。是天地否閉之時。賢人乃隱。不可衒其才知也。○龍氏觀復曰。棐朱子當去當隱之語。蓋有功於易。若當去不去。當隱不隱。唯阿乾沒。竊位全身。以應括囊之象者。小人之尤也。豈易之旨。○節石門梁氏曰。其曰无咎。又曰无譽者。蓋欲无咎。則必无譽。然後[illegible]。苟有其譽。不免于咎矣。如東漢黨錮之士是也。○決按朱子固有功于前聖。龍氏亦有功于朱子。而澤流于[illegible]學。先儒沉于四之近君。而仍以臣道明之。其不至畫天下之士而流于張禹胡廣馮道輩不止也。綖之臣子。立輒只有合則留。不合則去。兩條路。未有既仕而可以括囊者。故朱漢

上亦曰。六四當天地閉塞。賢人隱遯之時。故止其口而不出者慎也。慎以全身。故於義不害。若立人之本朝。道不行矣。而括囊緘默。罪也。安得无咎。故此爻不以位言之。立論極正。又按胡雲峯謂陰雲能受。有囊象。趙氏謂囊虛而柔。器之柔者也。解囊字確。劉氏曰。賢人乃隱。不可衒其才知也。解括字確。趙氏又曰。名每忌之。庸譽者毀之媒。小人見君子之身多令譽。不能自強以立名致譽。惟有忌之毀之耳。故知无咎可以免禍。有譽亦所以招禍。解无譽確。

六五。黃裳元吉。

聖傳。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黃。中色。裳。下飾。六五以陰居尊。沃按本義居尊。指臣位之尊者也。疏亦曰。五居尊位。是臣之極貴者也。中順之德。充諸內而見於外。本義中順之德。重順一邊。謂順而得中也。順而不中。則容悅而從矣。中是順之妙處。蓋經文黃裳。本以裳為主。而裳之色則黃也。中象黃。從五字取來。順象裳。從六字取來。中順。謂一言一動亢屬不形。皆是見於外者。文曰充諸內。蓋本聖傳文在中之意。以補內一層也。至文言傳又分內外。是孔聖之意。而非周公之本意也。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為大善之吉也。右芝劉氏曰。凡言无咎者。謂不但事之吉。於理且无咎也。須從道理說何故上去占者德如必是。則其占亦如是。二句丁寧占者。即抱起及上說一段。春秋傳。南蒯將叛。事在昭公十二年。筮得此爻。以為大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且夫易不可以占險。三者有闕。筮雖當。未也。後南蒯果敗。此可以見占法矣。

程傳。坤雖臣道。五實君位。故為之戒云。黃裳元吉。黃。中色。裳。下服。守中而居下。則元吉。謂守其分也。元。大而善也。爻象惟言守中居下則元吉。不盡發其義也。黃裳既元吉。則居尊而天下可知。後之人未達。則此義晦矣。不得不辨也。五尊位也。在他卦六居五。或為柔順。或為文明。或為闇弱。在坤則為居尊位陰者。臣道也。婦道也。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故有黃裳之戒。而不盡言也。或

疑在革。湯武之事。猶盡言之。獨於此不言。何也。曰。廢興理之常也。以陰居尊位。非常之變也。○孔疏。黃是中之色。裳是下之飾。坤為臣道。五為尊位。是臣之極貴者也。能以中和通於物理。居於臣職。故云黃裳元吉。元。大也。以其德能如此。故得大吉也。○朱子語。易本是箇卜筮書。聖人因之以明教。因其疑以示訓。中問都是正吉。不曾有不正而吉。大率是為君子設。非小人盜賊所得竊取而用。如黃裳元吉。須是居中在下。方始會大吉。不然則大凶。業貫捉疑六五黃裳元吉。這是那居中處下之道。乾之九五。自是剛健底道理。坤之六五。自是柔順底道理。各隨他陰陽自有一箇道理。其為九為六不同。所以在那五處亦不同。這箇五之柔順從那六裏來。量淵錄。○雩齋馮氏曰。黃以明其為地之色也。裳以明其配乾之衣也。○林氏黃中曰。乾為衣。坤為裳。五雖尊。配乾而為下矣。○陰山李氏曰。乾之九五。堯舜之君也。坤之六五。皐夔稷契之臣也。坤六五之道。在乾九五。乾坤相應

若堯辭皋夔之遇合也乾之事業則堯舜二典是也坤之事業則為皋三謨是也合典謨而觀然後堯舜皋夔可見合乾坤二卦而觀然後君臣之配應可見乾坤定體一統而不雜坤六爻无君位與諸卦六爻自為配應例不同乾為君六爻皆君道坤為臣六爻皆臣道也先儒謂五君位以陰居之為新莽武氏之類此賊敎之大者不可無號○南軒張氏曰五雖君位而卦有陰為之主不取君義者坤剝遯明夷歸妹旅也非人君所處故元君義○范氏曰黃者坤土之中色故取此象五居卦之上體而取象於裳者衣裳取諸乾坤乾上坤下也○節石澗俞氏曰坤六爻皆臣道坤之六五其位雖君其道則臣故不言黃衣而言黃裳蓋惟黃裳則元吉不黃裳則大凶○節汴水趙氏曰言黃裳于坤六五則知為乾九五之配坤純陰聖人嫌於言君又不敢以臣當之故取象於王后以存君位又嫌於敵乾故象以下裳示坤當下於乾玩聖人立象之意則知致謹於君臣之辨益深○○節臨川吳氏曰坤為布帛六五以黃色之布帛為裳○平菴項氏曰陰以在下為正陽以在上為正故二五皆中而乾之天德獨以屬五坤之地道獨以屬二下非陽之位故乾之九二為在下而有陽德者上非陰之位故坤之六五為在上而象陰德者黃者地之色裳者下之服文者坤之象皆屬陰也○六二宜象黃裳然六二陰而在下柔順中正自無不利六五以陰居尊非中順之德充於中而見於外不能大善而吉也○決按趙氏與諸儒精異要之王后亦君之臣也且合乾坤天地陰陽之義故特存其說以備參考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象傳。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陰盛之極。至與陽爭。初六著陰陽之禍於其始 上六著陰陽之禍於其終 兩敗俱

傷。其象如此。占者如是。其凶可知。經不繫凶字。故本義曰其凶可知。見凶不待言也

程傳。陰從陽者也。然盛極則抗而爭。六既極矣。復進不已則必戰。故云戰于野。野謂進至于外也。既敵矣必皆傷。故其血玄黃。○王註陰之為道卑順不盈。乃全其美盛而不已。固陽之地。陽所不堪。故戰于野。○節孔疏即說到卦傳云。戰乎乾。是也。戰于卦外。故曰于野。陰陽相傷。故其血玄黃。○朱子語時舉問坤上六陰之極而與陽戰。爻中乃不言凶。且乾之上九且言有悔。此却不言何耶。曰戰而至于俱傷其血玄黃。不言凶而凶可知矣。潘時舉錄。子耕問乾上九只言亢。坤上六則言戰何也。曰乾无對待。則有乾而已。故不言坤：則不能无乾[illegible]體不足常虧欠。若无乾便沒上截。大抵陰陽二物本[illegible]元陰只是陽。陽盡處只是陰了。吳必大錄○李氏去非曰乾位西北而陰窮亦薄陽而戰焉。曰龍戰則是來戰不以坤敵乾也。○春秋書王師敗績於茅戎。以自敗為文。龍戰之義深矣。○節林氏黃中曰主陽而言戰。故曰龍。主陰而言傷。故曰血。○厚齋馮氏曰主龍而言。則知陰不可沈亢。則陽必伐之。戒陰也。以戰而言。則知陰不可長。長則與陽敵矣。戒陽也。故有與扈戰于甘之野。正應北爻之象。○古為徐氏曰未冰而戒堅冰。意存遏惡。元龍而曰龍戰。志在扶陽。○節熊氏曰乾諸爻多言龍。坤諸爻則各自取義。至上六獨言龍者。陰既極而陽來之特也。○雲峰胡氏曰坤六爻皆臣而下卦之上曰王事。有君也。六爻皆陰而上卦之上曰龍。有陽也。不言陰與陽戰而曰龍戰于野。與春秋書王師敗績于茅戎。書天王將于河陽。同一書法也。其血玄黃。兩敗俱傷。陰雖極盛。豈能獨傷陽哉。又曰初上取象。小人之情狀著矣。曰堅冰至者。防龍戰于野之禍于其始。曰龍戰于野者。著堅冰之至于其終也。○節漢上朱氏曰坤道已窮。動而

不已。臣疑于君。乾坤交戰。君臣相傷。不知變通故也。○秋山王氏曰。乾為龍。〻陽物也。坤无陽之卦。聖人于上六獨稱龍者。存陽也。蓋陰盛之極。必軋乎陽。故陽與之戰。氷龍之安。今戰不於水。而於野。言失其所安。而戰于外也。陰盛故敢與陽抗。而兩敗俱傷。血陰也。其血玄黃。言陰傷而陽亦不免於傷也。○誠齋楊氏曰。陰極傷陽。臣盛傷君。六而居上。陰極而臣盛矣。故陰陽爭。君臣戰。兩傷兩窮而後已。趙高篡秦。〻已而高亦誅。王莽篡漢。漢微而莽亦敗。為臣者其勿至于此。為君者其勿使臣至于此也。蓋上六龍戰。已兆于初六之履霜。小人之可畏如此哉。○節汴水趙氏曰。乾元坤元。闔闢萬化。何為而戰。子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物有性情。而戰生焉。聖人因託之。以明陰陽之消息。與君子小人進退之故。○沈氏守約曰。京房易傳曰。衆心不安。厥妖龍闕。蓋臣極而似君。則衆心不安。龍闕之妖。龍戰之象也。○節東谷鄭氏曰。剝之極稱碩果。坤之極稱龍。明是理未嘗息也。

○石門張氏曰。王介甫曰。陰盛于陽。故與陽俱稱龍。陽衰於陰。故與陰俱稱血。斯言善矣。蓋龍固陽之象也。然謂之龍戰。則陰亦龍矣。血固陰之象也。然其血相雜。則陽亦血矣。不言凶者。陰陽相傷。則凶可知也。○坤卦六爻。初上二爻。言坤道之消長。履霜忌其長。龍戰著其窮。中四爻。言坤道之顯晦。直方大。德之盛也。黃裳元吉。業之美也。坤道之顯以其中位也。三爻陰位。陽靜中有動。故曰含章。含有時而發也。四文位俱陰。靜而无動。故曰括囊。括無時而可出矣。坤道之晦以其不中也。大約初上著氣化說。二三四五著人事。[illegible]要之。言氣化亦是主人事也。象亂之象。聖人不忍明言。故託諸氣化。○決按上六一爻。值霜降立冬二氣。其[illegible]陰陽雜居。究此二氣陽遂從上而下。故戰在立冬交小雪之片刻也。闢尹子曰。人之一呵一吸。日行四十萬里。挂謂人之呵吸。每一日一夜共一萬二千五百。戰不過在一呵一吸[illegible]則是一爻中數十萬分之一分也。以數十萬分中之一分陽

聖人仍尊之曰龍。見此微陽尚足以制六爻全盛之陰也。自戰之後。陽遂自上而下。而復之幾。歷小雪大雪交冬至。則一陽成而為復矣。孔疏曰。戰於卦外。程傳曰。進至于外。俞氏謂在外卦之外。故稱野。謂野字最明白。蓋此時陽將自上而下。已離六爻之位也。

用六。利永貞。

聖傳。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用六。言凡筮得陰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亦通例也。以此卦純陰而居首。故發之。此五句先講明用六二字之義。未粘本節。此下方實說本節占法。遇此卦而六爻俱變者。其占如此辭。蓋陰柔不能固守。變而為陽。則能永貞矣。故戒占者以利永貞。即乾之利貞也。自坤而變。故不足於元亨云。

程傳。坤之用六。猶乾之用九。用陰之道也。陰道柔而難常。故用六之道。利在常永貞固。○孔疏。用六利永貞者。此卦之六爻。總辭也。言坤之所用。用此柔爻之六。六是柔順。不可純柔。故利在永貞。永長也。貞正也。言長能貞正也。○朱子語。乾道奮發而為有。坤道鎮靜而有守。康節云。乾元十。坤元一。乾至九止。奇數也。坤自二始。偶數也。問乾元十者。有坤以成之。坤元一者。有乾以首之。曰然。又曰。乾坤陰陽相對而言。固只一般。然以分而言。乾尊而坤卑。陽尊而陰卑。不可並也。以一家言之。如父母固皆尊。母終不可以並乎父。所謂尊无二上也。乾吉在元首。坤利在永貞。這只是說二用變卦。詞坤體貞靜。承天而行。未嘗為始。而嘗代終。故曰坤而變陽。有利貞。而

无元亨是否。先生曰。坤雖變而為陽。然地性依舊極他本是箇无頭底物。如婦從夫。臣從君。地承天。先迷後得西南得朋。東北喪朋。皆是元頭事也。又曰。坤六爻雖有輕重。大槩都是持守收斂畏謹底意。語錄○雲峰胡氏曰。坤安貞。變而為乾。則為永貞。安者順而不動。永者健而不息。乾變坤。剛而能柔。坤變乾。雖柔必彊。善變化氣質者當如之。陽先乎陰而陽之極不為首。陰小乎陽而陰之極以大終。善撫馭世變者當知之。○節漢上朱氏曰。六陰柔之極。不濟之以陽剛。則和倭之道。故以九用六。乃能永久不失其正。○隆山李氏曰。利永貞者。慮其倭陽而欲其守牝馬之貞。以保其柔順之利也。○厚齋馮氏曰。乾極矣。九將變而為六。說明心則不失其為名之道。坤極矣。六將變而為九。能用六。則不失其為臣之節。用九在无首。用六在永貞。所以用九六也。○汴水趙氏曰。坤卦言貞獨多于他卦。既利貞。又安貞。至此猶以永其貞為利。是懼其能安而不能永也。是正也。暫安則暫吉。久安則久吉。聖人于初爻欲其早操。用六欲其永貞。合聖人之言而探其心。其始終致意於小人也如此。○涇陽顧氏曰。用九无首。是以乾入坤。蓋坤者乾之藏也。用六永貞。是以坤承乾。蓋乾者坤之君也。○何氏楷曰。乾道主元。故曰乾元用九。坤道主貞。故言利永貞。

周易集解增釋卷九終

周易集解增釋卷十

宋子本義

楊李後學暢齋張仁浹集解增釋

䷂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屯陸云張倫反

彖上傳。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震坎皆三畫卦之名。震一陽動于二陰之下。浹按三男卦皆以一陽為主。三女卦皆以一陰為主。名也。德也。象也。皆以諸此也。一陽在二陰下則名震。〻動也。喜陽之動而有為也。一陰在二陽下則名巽。巽。順也。訓陰以從陽也。故其德為動。其象為雷。坎一陽陷於二陰之間。一陽在二陰中曰坎。為陽不幸也。失其所也。一陰在二陽中曰離。為陰幸也。得所麗也。凡皆以淑慝之陰陽言。故有扶陽抑陰之意。故其德為陷為險。其象為雲為雨為水。屯。六畫卦之名也。難也。物始生而未通之意。故其為字。象屮穿地始出而未申也。其卦以震遇坎。乾坤始交。浹按乾坤始交。謂乾始交乎坤也。若坤始交乾乎乾則成巽矣。坎離則乾坤再交。艮兌則乾坤終交也。此句單說震。而遇險陷。浹按卦之得名則在遇險陷。故其名為屯。震

動在下。坎險在上。是能動乎險中。能動雖可以亨。而在險則宜守正。決按元亨主震說。利貞主坎說。然亦謂動之時。凡事宜守正也。仍重震一邊。而字須玩。而未可遽進。故筮得之者。其占為大亨而利於正。但未可遽有所往耳。決按象傳曰。君子以經綸。則此時君子固宜進以開物之心。況下震體。又扶有為之才。但遇險則未可遽耳。兩遽字宜玩。又初九陽居陰下。以內卦震言而為成卦之主。兼內外兩體言。蓋前皆統論全體。此二句單說初九。是能以賢下人。得民而可君之象。決按以全體釋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以初九一爻釋利建侯。與象傳稍異。象傳則統以全體釋之。即利建侯亦不指初九也。故筮立君者遇之。則吉也。

程傳。屯。序卦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萬物始生。鬱結未通。故為盈塞于天地之間。至通暢茂盛。則塞意忘矣。天地生萬物。屯物之始生。故繼乾坤之後。以二象言之。雲雷之興。陰陽始交也。以二體言之。震始交於下。坎始交於中。陰陽相交乃成雲雷。陰陽始交。雲雷相應而未成澤。故為屯。若已成澤。則為解矣。又動于險中。亦屯之義。陰陽不交則為否。始交而未暢則為屯。在時則天下屯難。未亨泰之時也。又曰屯有大亨之道。而處之利在貞固。非貞固何以濟屯。方屯之時。未可有所往也。天下之屯。豈獨力所能濟。必廣資輔助。故利建侯也。○朱子語。凡易中利字。多為占者設。蓋是活人方有利不利。若卦畫何利不利之有。如屯利建侯。乃是占得此卦者之利。晉文公嘗占得此卦。屯豫皆有此辭。果能得國。若常人見之。亦隨高下自有箇主宰底道理。但古者卜立君。卜大遷。卜大封。是事體重者。故文辭以其重

重者言之。吳必大錄。問屯彖云利建侯。而本義取陽居陰下為成卦之主。何也。先生曰。此彖辭一句。蓋取初九一爻之義。初九一爻蓋成卦之主也。一陽居三陰之下。有以賢下人之象。有為民歸往之象。故宜立君。故象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此意甚好。因問程傳只言宜建侯輔助如何。先生曰。只有三處利建侯。屯兩言之。豫一言之。皆言立君。左氏分明有立君之說。衛公子元遇貞。則可見矣。董銖錄。有一例。成卦之主。皆說于彖辭下。如屯之初九利建侯。大有之五。同人之二。皆如此。語錄。屯利建侯。此占恐與乾卦利見大人同例。亦是占者與文相為賓主也。曰然。但此亦大繫說如此。到得占時。又看如何。若是自卜為君者得之。則所謂侯者乃君也。此又看其所遇如何。緣易本不是綱定底文字。所以曰不可為典要。問占因如此。恐作易者須有定論。曰也是。只看一時間見得箇意思如何耳。揭道夫錄。屯是陰陽未通之時。蹇是流行之中有蹇困則窮矣。語錄。○陰山李氏曰。

屯卦震陽為主。而元亨利貞。與乾同。長子肖父也。以說卦考之。乾為龍。震亦為龍。乾為馬。震亦為馬。乾為健。震亦為健。每事皆與乾同。若震之色。又為玄黃。是乾一陽初交坤。而乾坤之義皆具。故曰玄黃者。天地之雜也。震之受性于乾坤者如此。則其出而代乾以用事。又何疑哉。○古為徐氏曰。乾為父。坤為母。六子者。乾坤之六子也。繼父母而用事者。男也。震長男也。坎中男也。艮少男也。故乾坤之後。繼之以屯。〻卦義也。下震上坎。卦體也。凡畫卦皆自下起。下者為先也。長男先而中男次之矣。繼屯者蒙。蒙卦義也。下坎上艮。卦體也。中男先而少男次之矣。父母之生子也。長男少男各一而已。居長少之閑者。皆中男也。故自屯至比。中男者六也。○雲峰胡氏曰。屯蒙繼乾坤之後。上下體有震坎艮。乾坤交而成也。震則乾坤之始交。故先焉。初以一陽居陰下。而為成卦之主。元亨。震之動。利貞。為震遇坎而言也。非不利有攸往。可不輕用以往也。易言利建侯者二。豫建侯。上震也。

屯建侯下震也震長子震驚百里建皆侯之象。節齋漢王氏曰乾卦之後繼以屯與蒙吉繼天地以用事者長子也其次則坎又其次則艮此三男相繼以効其勞于天造草昧之日。開天荒理地脈發初性而盡開物成務之道也故震之一陽實繼于乾坤之後當天地玄黃雌雄既決之後而以貴下賤為屯也故屯之下體震而上體坎蒙之下體坎而上體艮三男相繼以効其勞不亦有序矣乎屯之初九曰利建侯蒙之九二曰子克家上九曰擊蒙蓋謂是也。○節齋趙氏曰卦言元亨利貞者七乾坤屯隨臨无妄革也惟乾不言所利他卦皆有所指卦辭總一卦之大爻辭則探卦辭之所指因六爻之象之義析而明之如吉无不利則亨利之義盤旋班如數不如舍小正皆勿用有攸往之義初之建侯即指顯卦象利建侯之辭為初而發餘卦倣此○誠齋楊氏曰氣泰交未暢曰屯物句萌未舒曰屯世多難未泰曰屯物屯亦亨時屯亦求亨然時求亨其道

有三惟至正為能正天下之不正故曰利貞惟不欲速為能成功之速故曰勿用有攸往惟多助為能克寡助故曰利建侯。○節平菴項氏曰凡稱患難者皆事之至難者也故謂有喪者為家難有兵者為國難女生者為産難屯者始難之卦也天地之始闢萬物之始生國家之始造皆至難之時故曰屯者物之始主也物之充物事之繁劇亦人之所難處故又曰屯者盈也。○虛齋蔡氏曰利建侯亦是說屯時利于建侯蓋當屯難之世因宜立君以統治而得如初九者又是得民而可君之象故就宜立以為君也又曰屯蹇[illegible]與訓難而義差異。朱子曰。屯是陰陽未通之意。蹇是流行之中有蹇滿。困則窮矣。蓋屯是起脚時之難蹇是少進之[illegible]因剛於前而難斯甚哉。又曰利貞勿用有攸往二句一意故象傳只解利貞。○次崖林氏曰乾坤始交而遇坎險在造化則是物始生而未通在人事如漢祖唐宗初興而遇諸雄是也凡人作事而有阻阨者皆是不專就有天下國家

者說元亨本于震之能動利貞本於坎險在前道不可須臾離天下未有舍正而集事者況在屯難之時乎或問因于白登用陳平之計以脫可謂正乎曰君子不死于盜賊當厄難之時苟可以脫而無甚害於義者亦君子所不避也觀散宜生以美女美玉釋西伯可見矣勿用句是因其遇險而戒以輕進非終不進也故曰未可遽有所往項羽王沛公漢中公怒欲擊羽張良曰漢中之惡不猶愈于死云云此勿用攸往之義也。○屯卦六爻二陽四陰凡卦以陰陽爻之少者為主故二陽為四陰之主然五坎體陷而失時初震體動而得勝故初之爻為屯之主也其曰利居貞利建侯與彖辭同則卦之所主可知矣至九五則但曰屯其膏小貞吉而已其餘陰爻則皆因起以初義四應初則往吉三不應初則往吝二乘初應五則邅如而不進上遠初而處卦之窮故所以泣血漣如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磐陸氏曰步干反

象傳。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磐桓。難進之貌。本欲進而不能遽進曰難進。細分之陽則能進居動體則能進然在下則无勢應柔則无輔故難進而未可遽進也屯難之初。以陽在下。又居動體。而上應陰柔險陷之爻。決接陰柔險陷與以陽在下又居動體相應蓋以陽在下說初本爻陰柔亦說四本爻居動體則說初本爻而兼說內卦三爻陰陷亦說四本爻而兼說外卦三爻陰隔不是取六四只是說他處境地之困故有磐桓之象。然居得其正。故其占利於居

貞。文本成卦之主。以陽下陰。為民所歸。決按陽為君而陰為民陰字說指二三四三爻侯之象也。故其象文如此。上象字說初九有君象下象字則說爻有建侯之象兩象字不相犯而占者如是。決按謂有陽剛之德而能動若初九也總之居貞建侯文本有是象。兩字則指占者。利則利建以為侯也。

程傳初以陽爻在下。乃剛明之才。當屯難之世。居下位者也。未能便往濟世。故磐桓也。方屯之初。不磐桓而遽進。則難犯矣。故宜居正而固其志。凡人處屯難。則鮮能守正。苟无固之守。則將失義。安能濟時之屯乎。居屯之世。方屯于下。所宜有助。乃居屯濟屯之道也。故取建侯之義。謂求輔助也。○朱子語問初九利建侯。注云占者如是。則利建以為侯。此爻之占與卦辭異。未知其指曰。卦辭通論一卦。所謂侯者。乃屬他人。即爻之初九也。爻辭專指一爻。所謂侯者。乃其自己。故不同也。馮道夫錄。○東萊呂氏曰。易之道大抵隨步換形。如屯初九剛正之人。本自是好。在六二看初九。則以陰乘為陽剛所逼。却看得初九是寇。此隨步換形也。至六四與初九是正應。得初九陽剛之助。却有得是婚姻。此又隨步換形也。○陰山李氏曰。易以屯次乾坤。蓋以長子代父母也。○游氏曰。夫建侯。王者事也。而於初九言之者。以剛動之而不失其正。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蓋王佐之才也。象所謂君子以經綸者。非初九其誰耶。故其體固致君宜以協濟為意。其曰利建侯者。乃代天理物之職也。○進齋徐氏曰。或問利建侯。彖曰不寧。宜急。文言磐桓。宜緩。何也。曰。彖主建侯者而言。將類以濟屯。不可不急。爻主為侯者而言。既已為侯。自當審固根本。相時而動。乃能濟屯。不容不緩。道蓋並行而不相悖也。○濮湖胡氏曰。屯卦惟初九一爻最重。故卦辭所謂利貞利建侯。惟初九爻當之。○雲峰胡氏曰。文王卦辭有專主成卦之主而言者。周公首於此爻之辭發之。卦主震。震主初。磐桓即勿用有攸往。利居貞。即利貞。卦言利建侯者。其事也。利於建初以為侯也。爻言利建侯。指其人也。如初之才。利建以為侯也。爻言磐桓。主為侯者而言。宜緩。卦言宜建侯而不寧。主建侯者而言。不宜緩。○節石澗俞氏曰。此爻凡兩言利。當分為兩說。蓋居貞自是居貞之利。建侯自是建侯之利。不可紐為一說也。○節平庵項氏曰。凡卦皆有主爻。皆具本卦之德。如乾九五具乾之德。故為天德之爻。坤六二具坤之德。故為地道之先也。以初九為主。故爻辭全類卦辭。其曰磐桓利居貞。則勿用有攸往也。又曰利建侯。无可疑矣。○節沈氏守約曰。初九康屯之主也。磐桓非畏縮也。所以養望也。居正非守常也。所以允衆也。望著衆允。然後植生。是以能康屯也。○節童溪王氏曰。九以天德居下位。亨屯之主。聖人之拔起閭閻者也。故行止動靜。畫象之德。○決按此爻辭與卦辭同。先儒之說備矣。然其中仍稍有異。卦辭曰勿用有攸往。此斷決之辭。恐賢人之輕進。聖人愛惜人才之意也。又曰。磐桓則是自己審天時人事之會。如伊呂之挾達可仕于天下。而後仕之者也。卦辭曰利貞。爻辭曰利居貞。加一居字。便見作止語默。服食起居。無在不在貞。磐則貞為屯而我居之。無須臾之離。如依乎中庸一般。皐陶陳九德而曰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又曰彰厥有常。居字即有常之意。故利建以為侯。二利字稍別。利居貞者扶義倡仁。其利在我。利建侯者使人民有主。其利在人。又按春秋傳昭公七年。衛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而亨。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因立靈公。此卜立君也。即卦辭利建侯之意。春秋外傳晉文公在外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司空季子曰吉。是在易皆利建侯。此自卜也。即爻辭利建侯之意。朱子以卦辭侯字屬他人。爻辭侯字屬自己。亦此意。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

字〇

邅陸云張連反乘陸云繩證反四馬曰乘下同子夏傳音繩媾陸云古后反

聖傳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班分布不進之貌言其且前且却有分布之象書曰班師左傳曰有班馬之聲使是不進而廻之意

字許嫁也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見禮記曲禮上笄說謂嫁許則十五而笄未許嫁則二十而笄亦成人之道也故字之許嫁非字字正解也謂許嫁而以字代名耳六

二陰柔中正有應於上而乘初剛故為所難而邅回不

進如助語辭也屯如為初所難也邅如因其難而不得進與五合也乘馬班如中邅如之意始為初難以所乘之位言終為五應本中正之德象不曰柔順中正而曰陰柔中正者柔順中正陰德之極盛者也屯二未足以常之曰陰柔有不足之意猶曰雖陰柔而德則中正也然初非為寇也乃求與己

為婚媾耳解媾字馬季良杜元凱俱謂重婚固非作會字解亦未切馮厚齋則曰男曰婚女曰姻媾男女之合也按媾字女旁則馮氏為確

但已守正故不之許至於十年數窮

理極則妄求者去正應者合而可許矣爻有此象故因

以戒占者

程傳二以陰柔居屯之世雖正應在上而逼於初剛故迍難邅回如辭也乘馬欲行也欲從正應而復班如不能進也班分布之義下馬為班與馬異處也二當屯世雖不能自濟而居中得正有應在上不失義者也然邅

迍于初陰乃陽所求柔者剛所陵柔當屯時固難自濟又為剛陽所逼故為難也設非迫于寇難則往求于婚媾矣婚媾正應也寇非理而至者也二守中正不苟合子初所以不字苟正固不易至于十年貞極必通乃獲正應而字育矣以女子陰柔苟能守其志節久必獲通況君子守道不田乎初為賢明剛正之人而為寇以侵通於人何也曰此是據二以柔近剛為義更不許初之德如何也易之取義如此○鄙孔說此文因六二之象以明女子婚媾之事其餘人事求當法此猶如有人通近于強逮有外應未歉苟進被近者所陵經久之後乃得與應相合是知之篤事皆象於此非惟男女而已諸文所云陰陽男女之象義皆故於此○來子語問初九以陽在下而居動體上應六四陰柔陰陷之文固為磐桓之象然六二迍如邅如乘馬班如亦似有磐桓意曰磐桓只是數進而難進貌若六二則有陰難矣蓋乘初九之剛下為陽過故為所難而邅回不進知匪寇婚媾程

傳謂設匪遇于寇難則往求于婚媾此說如何曰其書二十許載時讀至此便疑此語有病只是別無他說可據只得且隨他說然每不滿意後來方見得不然蓋此四字文義不應必如此費力解也六二乘初九之卦下為陽所逼然非為寇也乃求與己為婚媾耳此婚媾與已皆正指六二也問十年乃字十年只是指數窮理極而言耶先生曰易中此等取象不可曉如說十年三年七月八月處等皆必有所指但今不可穿鑿姑闕之可也董銖錄耿氏解女子不字作許嫁笄而字貞不字蓋烝許嫁也却與婚媾之義相通伊川說作字亦之字某錄○臨川王氏曰易之辭有婦有婦人有女有女子婦有夫之稱也婦人言其為母也女未有夫之稱也女子又言其為子也此言女子何也以有所怙也以有所怙故乘剛而不失其正也其所怙者何也以九五為之應也○馮氏當可曰初寇二二欲應五而不得應屯之象也自己竹藏而他人得以制之者陰柔故也○進齋徐

曰愚聞之師曰易之道有已正而他爻取之以為邪者有已凶而他爻得之以獲吉者也之初非不正也而二近之則為魁旅之上非不凶也而五承之獲眷命接程子亦曰初為賢明剛正之人而為魁以侵逼于人何也曰此自據二以柔近剛為義更不計初之德如何也易之取義如此與徐氏同○開封耿氏曰志在于遠故乘馬而欲作難生于近故班如而有持二欲應五而初九為之難能不字者以正勝故也○節紫巖張氏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蓋以花節守志于親難之世不而失其貞也如太公在海伊尹居莘野孔明在南陽義不苟合是為女貞○節齋氏曰六二中正之女寧守正以禍立不肯失身於人所以不字難極復常中得會應其乎見金夫不有躬者與○雲峰胡氏曰本義謂至于十年數窮理極妄求者去正應者合安求非理所求也正應以理而恵也是故君子處此不徒于其數而于其理式曰用九不可為首凡用六必永貞也初九磐桓居貞即

不可為首之義六二女貞不字即永貞之義也緫乾坤之後故首發之○潛湖胡氏曰說卦震坎稱馬蓋本諸此曰異足曰美脊又以初中二陽名屯坎上震下故爻多馬象乘二初上乘五四應初亦云乘若三乘爻馬皆班如而上屬泣者以時當屯難宜班如不可速往然二四皆有正應可歸上屬窮極下又无應所以泣也他卦諸爻稱馬如賁四大畜三明夷二睽渙初中孚四自大畜取乾象外餘皆有震坎大畜亦有互震以是知諸爻稱馬多就震坎取象又與文王取諸坤不同寇只指初婚媾陰陽爻取十年五坤土成數○汴水趙氏曰五為君之正位聖人每于二五正君臣之大分明尊卑之常經以乘法示戒于萬世六二位則居中德則當位與九五位應而德合君臣正應者大分常經也方當時也惟初屬位也亨也之事為專雄之臣六二德柔位陰遠乘其上故既進復還其難特甚乘馬本有可循馬強人弱正憂浸駕班婁者不敢冐而進也二初位比以陽求陰以

男下女欲為婚遇而二難其從女之從夫猶臣之從君為人臣無外交故視初為魁守正而不許初遠于十年事定也亨時則五可以大正初不迫而求二二始得許五以胥從不字者不許初也乃字者許五也方難之生初之受任難專然必集忠合智以濟多難其求二也豈若後世植事臣胥同到以植紫自尊者二巳目之為魁況不磐旋居正而得免乎○節平感項氏曰凡卦爻稱馬者皆陰爻也屯三陰皆為乘馬賁六四為白馬音下三爻為錫馬明夷六二渙初六皆為拯馬中孚四為臣馬无非陰爻者惟大畜九三特暴乾之本象稱為良馬可見他馬皆陰也易中陽爻皆稱車陰爻皆稱馬蓋馬本地類于辰為午即坤初六之氣也對牛言之則為屬乾就馬言之則除良老瘠駁之外皆不屬乾也○二與四陰居陰初與五陽居陽二應五四應初故皆取男女婚媾之象其餘人事亦當法此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聖傳。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陰柔居下。不中不正。上无正應。妄行取困。陰柔則識暗才躁居下則位卑无權不中不正則無德而躁動无正應則无輔而勢孤凡此皆取困之道故有逐鹿无虞陷入林中之象此亦六三不能見幾故耳故又曰君子幾不如舍君子指占者上二句是象三下句是戒占者在六三則困不能也妄行即鹿旡虞也取困陷入林中也為逐鹿无虞陷入林中之象決拄六三已屬動之極而迫近坎故一動便陷入于林中曰林中見判棘險地曰不如舍則欲其不入也君子見幾不如舍去若往逐而不舍必致羞吝戒占者宜如是

也。

程傳。六三以柔居剛。柔既不能安也。居剛而不中正。則妄動。雖貪於所求。既不足以自濟。又无應援。將安之乎。如即鹿而无虞人也。入山林者。必有虞人以導之。无導之者。則惟陷入于林莽中。君子見事之幾微。不若舍而勿逐。往則徒取窮吝而已。○節孔疏。即。就也。虞。謂虞官。如人田獵。欲從就于鹿。當有虞官助已。商度形勢可否。乃始得鹿。若无虞官。即虛入於林木之中。必不得鹿。故曰惟入于林中。○朱子語類。問六三即鹿无虞。先生曰。虞只虞人。六三陰柔。在下而居陽位。陰不安于陰。則貪求。陽欲乘陰。即妄行。故不中不正。又上无正應。妄行取困。所以為即鹿无虞。陷入林中之象。沙隨盛稱唐人郭京易好。近寄得來。說鹿當作麓。象辭當云。即麓无虞。何以從禽也。問郭據何書。先生曰。渠云曾得王輔嗣親手與韓康伯注底易本。鹿作麓。以從禽上有何字。然難考據。恐是亂說。董銖錄。若不舍而往。是致吝之道。違道理。若人做事。如求官爵者求之不已。便是取吝之道。求財利者求之不已。亦是取吝之道。○賀孫錄。又溟湖引朱子曰。吉凶相對。而悔吝居其中間。悔則自凶而向吉。吝則自吉而趨凶。又引江都李氏曰。吝者可鄙之名。或不能變通。或捨義而狥利。或黨比不容。皆曰吝。○厚齋馮氏曰。虞人。掌山澤之官。吝。不足之意。易以吉凶明得失。多為悔吝无咎之辭。何也。天下之理。惟同中則合道得中則吉。失中則凶。求至於失而不盡乎中者。則有過與不及。過。過也。不及。亦過也。故悔則知過而必改。吝則知過而不肯改。必改則无咎。而歸于吉。不肯改則有咎而趨于此。互象為艮。有山材象。○趙氏曰。屯卦相初與五以剛明之材。處屯難之世。可以小得。餘四爻皆以六居之。幽弱之資。安能濟難。故二與四與上。皆乘馬班如。而六三即鹿无虞也。○節雲峰胡氏曰。幾者動之微。六三互艮體。聖人於其震之動。而猶無幾其知艮之止。故勉之曰。不如舍。欲其止也。懼之曰。往吝。戒其動也。○三衢劉氏曰。屯難之世。二以有應而往。猶不得字。況其无應乎。三當益而有求焉。何異于无虞以從禽也。○次崖林氏曰。虞人。守山林之吏。山林之孰險阻孰平易。皆其所知也。屯初二兩爻皆是實象。惟三爻是虛象。○潘氏文來曰。惟字可畏。言徒然陷入无所得也。又出一義字。示以免難之端。益不量力而進。取困之義。已先見也。本文舍字。與本義逐字。皆借用象中字眼。○決按。俞氏石澗引周禮山虞。鄭氏註曰。虞。度也。度知山林之大小及所生者。按此則知田獵必須虞。无虞。一則不知山林之險阻。一則不知獸之所聚。所以空入于林中。而无得也。又按王童溪曰。泰失其鹿。天下競逐。六三當屯之時。所謂競逐之夫也。此切屯難時。群雄蜂起之象。朱子改即鹿為逐鹿。或亦有此意。則无虞謂无心腹之謀臣也。以喻睢公之雖不能用亞夫。終至于敗。況袁呂公孫之徒。決又按今經傳照今本文。於理已足。沙隨取郭京本。朱子既視亂說。則不可從矣。又按孔氏解惟入于林中。與本義稍異。然與惟字及下吝字覺合。錄之以備參。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聖傳。求而往。明也。

陰柔居屯。決按。陰柔以材質言。從本爻取。居屯就一世氣運言。從卦上取。不能上進。故為乘馬班如之象。只首一句是象。下四句俱是占。婚媾又占中之象也。往字當自為一句。然初九守正居下。以應於己。故其占為下求婚媾。決按。下求婚媾。謂在下者求婚媾也。下字指初。因程傳求婚媾指四去求初。人遂連本義下求婚媾下字亦快解。如廣義指會解表奇諸時講。皆以四為屈己下賢。而陰陽之大義悖矣。則吉也。

程傳六四以柔順居近君之位得于上者也而其才不足以濟屯故欲進而復止乘馬班如也己既不足以濟時之屯若能求賢以自輔則可濟矣初陽剛之賢乃是正應己之婚媾也若求此陽剛之婚媾往與共輔陽剛中正之君濟時之屯則吉而无不所利也居公卿之位己之才雖不足濟時之屯若能求在下之賢親而用之何所不濟哉○張子曰六四待求而往○朱子語問六四求婚媾此婚媾疑指初九之陽婚媾是陰何陽亦可言曰婚媾通指陰陽但程傳謂六四往求初九之婚媾則恐其未然也董銖錄○雙湖胡氏曰本義曰下求婚媾是指初九在下來求四為婚媾者曰往求者在我故吉不然豈有陽不偶而陰反偶男不行而女先行以是為志无不利者乎○龜山楊氏曰六四靜而正居險而不妄動者也故曰乘馬班如班如者有待而行也夫初以陽下陰求婚媾者也而四應之求而往者也屯難之時智者以其謀重者以其加兢時赴功者皆是也而

四獨居險而不為難待求而後往非擇義之明曉先備故往吉无不利而孔子曰求而往明也若諸葛孔明之於先知其幾是乎○白雲郭氏曰居屯之時有濟難之志而无濟難之才者六四也无其才則必資剛明之才以濟難此所以班如有待于初九也初九正應以陽下陰得婚媾之義彼求而我往是以吉无不利也六二不與初九而待正應是之謂貞：則正道存焉六四不近比九五下待初九求而後往是之謂明：則事業與焉此伊尹伯夷之所以辨也○雲峯胡氏曰乘馬四應初象求婚媾初求四象六三往吝六四往吉无不利兩往字不同凡文例上為往下為來六四下初亦謂之往往者謀我遠人於文當言不可言來如需上六三入朱蒙人違我可謂之來不謂之往又變例也男下女為婚初下二婚媾也二之不字非應也初下四求婚媾也以之往者應也士大夫有不待求而往者賁二四文朴亦可姒矣諸家求婚媾以為四求初雅本義謂初居

下而應於己四待下之求而後往則吉必如是而後合男女婚姻之禮必如是而後見士大夫出處之義○梅邊熊氏曰六二之乘馬班如以適於初九故不得遂九五之婚媾于勢不得不待其時六四之乘馬班如以初九相應於下可為婚媾於義不可以不待其求此當待而待者也上六之乘馬班如下无應與果何所待哉終泣血漣如而己比不當待而待者也○節汴水趙氏曰屯之時使皆宗初而外從則在險之君愈孤故二視初為難所以正君臣之常使皆疾初而不應則在外之賢无與故四之應初所以違濟時之推二者蒙倫屯乃可亨而位共其正者皆不可也○節童溪王氏曰婚媾之道不待求而往枉己也之蒙六三所謂不有躬无攸利是也求而不往亦不謂智成湯之三聘伊尹也尹乃幡然而改曰我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幡然之改尹之明也夫蒙之三不有躬无攸利則屯之六四求而往吉无不利宜矣○石澗俞氏曰六四乘馬班如是亦有志

于濟屯而其才不逮者也初來求四四來應初得婚媾之正故吉而无不利○決披經文往來先儒多以初求而四往獨存疑以為往而濟屯其論最正蓋四應初之求遂同初事五以濟屯也惟粘在國家上說而不為一入之婚媾起見故既曰吉又曰无不利蓋深幸屯之為能亨也本義於初九先下守正二字則其求之也有道哉況字而是說婚媾是不得不以求字屬初九詩曰寤寐求之曰求我庶士皆是陽求陰也既曰吉哉又曰无不利者吉就究竟說无不利就零碎說屯必能濟吉也自始至終並無偏敗顛蹶无不利也如漢高祖之終得天下吉矣其間敗于睢水敗于成皋則吉之中尚有不利處即常人之於小事也亦然矣臨川吳氏以吉字屬婚媾无不利又推應說化事存參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聖傳屯其膏施未光也

九五雖以陽剛中正居尊位。然當屯之時。陷於險中。雖有六二正應。而陰柔才弱。不足以濟。初九得民於下。衆皆歸之。決按當屯之時句領起。下分三段看。陷於險中則時勢艱難。正應陰柔則濟屯無助。初九得民則外敵方興。此皆所以屯膏之故也。九五坎體。有膏潤而不得施。決按本義有膏潤三字承坎體來。不得施三字緊承當屯之時七句來。坎體二字是好字眼。正見水之足以潤物也。與上陷于陰中不同。為屯其膏之象。決按唯首一句屬九五。象下二句俱屬占者。已不單指君道。故可小大兩開說。若單指君道。雖遺大投艱。聖人無不亦以濟屯之道也。占者以處小事。則守正猶可獲吉。以處大事。則雖正而不免於凶。

程傳五居尊得正。而當屯時。若有剛明之賢為之輔則能濟屯矣。以其无臣也。故屯其膏。人君之尊。雖屯難之世。於其名位非有損也。唯其施為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是屯其膏。人君之屯也。既膏澤有所不下。是威權不在已也。威權去已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魯昭公高貴鄉公之事是也。故小貞則吉也。小貞則漸正之也。若盤庚周宣。脩德用賢。復先王之政。諸侯復朝。謂以道馴致。為之不暴也。又非恬然不為。若唐之僖昭也。不為則常屯以至于凶矣。○朱子語。如伊川解是也。失契甚說屯其膏云。又非恬然不為。若唐之僖昭也。這兩人全不同。一人是要做事。一人是不要做。與小黃門當果食度日。呼田令孜為阿父。不知東漢時若一向盡引得忠賢布列在內。不知如何。只都無主可立。天下大勢如人衰老之極。百病交作。略有些變動。便成大病。業質最録

○雙湖胡氏曰。凶有但言凶者。有貞凶。有終凶。有征凶。有有凶之類。江都李氏曰。有凶者。事本無凶。若不知進退必有凶。聖人逆以示人。使早為之防者。又有必凶之理。其非已形者。故特曰凶者。必然之凶。數之使然。禍成而不可解之謂也。○雲峰胡氏曰。學易者貴于視時識變。卦有二陽。初陽在下。而衆方歸之。時之方來者也。五陽在上而陷于陰。時之已去者也。時已去。雖陽剛亦无如之何矣。故凶。

六爻惟二五言屯。二在下而柔。五剛而陷于柔。皆非濟屯之初。○建安邱氏曰。屯卦二陽皆當位。而五不如初者。初震陽動而得時。五坎陽陷而失勢也。○隆山李氏曰。小者貞固則吉。大者貞固則凶。猶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者也。○鶴山魏氏曰。周禮大卜有大貞。如遷國立君之事。五處險中。不利有所作為。但可小事。不可大事。曰小貞吉。大貞凶。猶書所謂作內吉。作外凶。用靜吉。用作凶者。○誠齋楊氏曰。以剛明之主。宜其反正有餘也。然其膏猶屯者。有[illegible]元臣故也。六四近臣則弱。六三遠臣則又弱。六二大臣則又弱。惟一初九遠而在下。賢而在下。然則將與有為。誰與有為。○節平菴項氏曰。屯不以九五為主者。天地開闢始建以為主。五本在高位。非建侯也。初九動乎險中。故為濟屯之主。天造草昧。皆自下起。物之始生。陽氣在下。五能主求。則不屯矣。○許水趙氏曰。坎為水。在雷上則未能為雨。故言膏。膏內之肥。止能濡潤之象。坎止能潤物而已。今人謂霢霂之雨為膏。亦取能潤之意。貞止也。○東谷鄭氏曰。初與五皆陽剛也。初位乎下。乃大得民。五位乎上。乃屯其膏。何也。草昧之時。必有蓄乎下者。初為動之主。家必上柝。此民之所歸也。五坎體也。坎者陽陷也。居屯而有所陷。徒擁其位。稱故其施艱蹇。可以小正。不可以大正。坎為中。為雨。故曰膏曰施也。昔者漢唐之君。相提損于百戰之中。是以能卒成大業。其總承者則不然。艱難尊于富貴。志氣聽于嗜慾。一有所隔。雖有扶衆撥亂之才之志。頻未有大能濟者。故曰神竟以一旅取天下。

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此初與五之別。決按本義講其膏難專以遇言。然不曰剛健中正。而曰陽剛中正。則其本身亦尚有可議也。故蒙引謂其有才有德。存疑謂其君道无可議。劉石芝似登其太好。蓋謂苟若乾九五之剛健中正。則自能經綸屯難矣。何以曰屯其膏。又曰大貞凶也。蓋剛健中正。經以德言。陽剛中正。兼現在之位言也。又按誠齋講初九與本義不同。然理亦穩。可備參。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漣陸云音連

象傳。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陰柔无應。處屯之終。決按處屯之終。正說艱難之境。當與陰柔則无才。无應則无助一例。

希程傳屯既極可濟。只是推廣說耳。諸時講進无所之。況之。而以為否極泰來。反說好處。說誤矣。

貼乘馬班如。憂懼而已。貼泣血漣如。故其象如此。占在中。

程傳六以陰柔居屯之終。在險之極。而无應援。居則不安。動无所之。乘馬欲往。復班如不進。窮厄之甚。至于泣血漣如也。之極也。若陽剛而有助。則屯既極可濟矣。雲峰胡氏曰。坎于馬為美脊。上乘五。有班馬之象。文言乘馬班如者有三。二班如。待五應也。四班如。待初應也。上乘陰柔无應。處屯之終。其班如也。獨无所待。進又无所之。憂懼而已。蓋初得時。二比初亦得之。五失時。上比五亦失之。節衆山郭氏曰。處屯之極。不能變屯以求遇難。曰加憂。何可濟也。二與四為不及。上尚遇〻而不知覺。是以及此。胡氏次義曰。四爻震馬而利者。震動也。動則屯可出也。上乘坎馬而泣血者。坎陷也。陷則屯未易出也。陰山李氏曰。屯難之世。未可遽往。故諸爻求應。皆班如而有待。上六處險之外。乘馬无所適從。痛時悶道而泣血漣如也。鄭臨川吳氏曰。稱馬者。卦中四陰也。四馬之中。惟六三居剛。故无實而但進。二四上居柔。皆班如而不行。屯之時。柔者不能行也。汴水趙氏曰。上之乘馬。與二四同。而班如則異。二四欲行而未果者也。上居卦之極。欲行而无其所者也。他爻雖屯。猶有可亨之時。至于窮則已矣。故曰班如。時極道窮。惟自悲傷。故以其泣矣。泣本出淚。今泣淚否淚盡。而繼之以血。淪漣而不自已也。不言屯。不言吝。不言凶者。夫復何言。泉峰龔氏曰。血坎象。說卦稱坎為血卦。又曰屯卦六爻皆有屯難未通之意。初磐桓。見難而不輕進者也。三即鹿无虞。犯難而妄進者也。二四乘馬班如。處屯之中。欲進而未能者也。上乘馬泣血。處屯之極。欲進而无所者也。九五屯其膏。為膏澤不下於民。所施之屯者也。初二三四上之屯。在下之屯也。九五之屯。在上之屯也。在下之屯。其屯在己。在上之屯。天下之屯也。君子欲盡亨

屯之道。亦視其時之可否而為進退耳。決按屯卦六爻。雖有吉利凶吝之不同。然皆有濟屯之志者也。除初五兩陽爻及二四有應外。三上俱陰而无應。三以陰居陽。而居震動之終。尚挾能為之方。聖人恐其輕試而枉用其才也。故曰君子幾不如舍。往吝。上以陰居陰。而窮坎險之終。境更困于三。而才又短于三。聖人憐其處困窮促。有志而无才可展也。故曰泣血漣如。須知泣血漣如。亦從濟屯起見。李陰山曰。痛時悶道是也。

☶☵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蒙陸氏曰莫公反。稚也。鄭云未冠之稱。筮陸云市制反。決也。鄭云問也。告陸云古毒反。示也。語也。瀆同三陸云

息暫反，又如字，義同。瀆，陸云音獨，亂也；鄭云褻也。

彖上傳。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艮亦三畫卦之名。一陽止於二陰之上，故其德為止。其象為山。坤為地。艮本坤體，一陽在上，是坤體而除其上，其象為山。○洪按一陽在上而名艮，陽也，恐其恃剛躁進而不知止也；一陰在上而名兌，陰也，恐其柔媚為先而惟務悅人也。亦以陰陽淑慝言，故命名如此。蒙昧也。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洪按此四句先注說蒙字之義，未解卦名，下方著卦名說。其卦以坎遇艮，山下有險，蒙之地也。洪按此二句據象說蒙義。內險外止，蒙之意也。洪按此二句據德釋蒙義。上曰以坎遇艮，而不曰以艮遇坎，蓋卦從下起，先有內卦而後有外卦也。故以屯則以震遇坎為義，蒙則以坎遇艮為義。故其名為蒙。亨以下，占辭也。洪按周公於乾坤二卦繫用九用六之辭，文王又於蒙此明出筮字，周公又於筮卦明出占字。程子僅以易為言道之書，故通部傳不說卜筮。朱子則以為卜筮之書。朱之子說精矣，但天地萬物之精理無不具於其中，則聖人卜筮之蘊大異於後世陰陽家卜筮之書僅言吉凶休咎，則仍為言道之書矣。九二內卦之主，以剛居中，能發人之蒙者，而與六五陰陽相應，故遇此卦者，有亨道也。洪按本義內卦之主以下六句，則知蒙象只一亨字盡之。匪我求童蒙五句皆申亨字義也。利貞雖另說，然義亦在亨字中。貞則亨，不貞則不亨也。

二也。童蒙幼穉而蒙昧，謂五也。筮者明，以下十一句，又朱子示人以占法。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其占法皆當如此也。則人當求我，而其亨在人；筮者暗，則我當求人，而亨在我。人求我者，當視其可否而應之；蓋視其求我之發蒙者，有初筮之誠，則告之；再三煩瀆，則不告之也。我求人者，當致其精一而扣之；蓋我而求人以發蒙，則當盡初筮之誠，而不可有再三之瀆也。而明者之養蒙，與蒙者之自養，洪按朱子兼此二義，理方通達。若單指發蒙者說，則求人發蒙者，得此卦便窒礙難通矣。又皆利於以正也。

程傳蒙序卦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屯者物之始生，物始生穉小，蒙昧未發，蒙所以次屯也。為卦艮上坎下，艮為山為止，坎為水為險，山下有險。遇險而止，莫知所之，蒙之象也。水必行之物，始出未有所之，故為蒙。及其進則為亨義。又曰蒙有開發之理，亨之義也。卦以時中乃致亨之道。六五為蒙之主，而九二發蒙者也。我謂二也，二非蒙主。五既順巽於二，二乃發蒙者也，故主二而言，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五居尊位，有柔順之德，而方在童蒙，與二為正應，而中德又同，能用二之道以發其蒙也。二以剛中之德在下，為君所信嚮，當以道自守，待君至誠求己而後應之，則能用其道。匪我求於童蒙，乃童蒙乃來求于我也。筮，占決也。初筮告，謂至誠一意以求己，則告之。再三則瀆慢矣，故不告也。發蒙之道，利以貞正。又二雖剛中，然居陰，故宜有戒。○周子曰：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山下出

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慎哉其惟時中乎○張子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求學者就道義而學之往亦者致其人而取教也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是也○朱子語淵問蒙之地蒙之意如何曰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先生云山下已是窮極險處又遇險前後去不得故於此蒙昧也蒙之意也此是心下鶻突呂爆顯闇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我指二童蒙指五五柔暗而二剛明五求求二二不求五也但占者若是九二之明則爲人求我而亨在人占者若是六五之暗則爲我求人而亨在我與乾九二九五利見大人問例否先生曰某作此如說却往勝近世人硬裝一件事說得來窒礙費氣加但亦恐是如此耳因問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若作占者誠則何如先生曰人來求我我則當初其否可而告之我求人則當致其精一而叩之然曰發此一例即所將待賢待虞否先生曰然董銖針蒙學者之事始之之事也艮成德之事終之之事也又問無友不如己者先生曰這是我去求勝己者爲友若不如我者也又來求我這便是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也前輩說這一句多是被不如己者不與爲友底意思礙却便說錯了其實本不相背潘時舉錄○雲峰胡氏曰有天地即有君師乾坤之後繼以屯主震之一陽而曰利建侯君道也又繼以蒙主坎之一陽而曰童蒙求我師道也君師之道皆利于貞諸家訓亨與利貞以亨爲蒙利貞屬養蒙者本義曰筮者明則人當求我而亨在人筮者暗則我當求人而亨在我蒙與養蒙者皆有亨道而利于貞此先師教人以讀易之法易必如是看方爲不滯誠齋楊氏以蒙猶屯也屯者物之初非物之厄蒙者人之初非性之昧句而未舒曰屯稚而未達曰蒙故蒙有亨之理文以教者無求于學者然後先王之道尊學者有求于教者然後教者之言入道尊則傳而行言入則信而篤故其求非徵有求非然○建安張氏曰屯有君道故利建侯蒙有師道故童蒙求我天地既位君師立矣○勸濮

湖胡氏曰乾坤之後屯主在震初九一爻蒙主在坎九二一爻此長子代父長弟次兄之象艮爲少男方有類于闡發此屯蒙次乾坤之義也載觀文王爲卜筮演易所以于蒙此二卦發明六十四卦尚占之例○汪氏曰聖人用易以明民兆之卜筮或所得之辭闊然不相對者何哉古人非有大事不疑不卜也若誠有兩可之疑而合筮之必誠敬專一以違於神明故神亦以正告之尚有一毫不敬不誠不一則問此而答彼靈神明之所不至而不告者也故文王于蒙特發不告之例夫揲蓍必成一卦卦文必皆有辭何以言其不告也蓋誠意專一則神告之辭皆應所問否則爲此所占似是則不告也若是而意度還就曲推強取以定吉凶惑之甚矣○節石澗俞氏曰我指二童蒙指五五君也蒙之主也乃主二而稱我何也曰五在六十四卦中於定位之主也二在蒙乃成卦之主蓋一時得權者也瀆與少儀毋瀆神之瀆同不告與詩小旻我龜既厭不我告猶之義同初筮則其志專一故告再三則煩瀆故不告蓋童蒙之求師與人之求神其道一也貞正也二五皆不正故戒之曰利貞○節汴水趙氏曰蒙跡吝陰也四陰之蒙各殊而六五爲初心之蒙故曰童蒙陰之蒙必求陽明以致亨二乃亨蒙之主我者主之辭○節梁氏曰蒙亨蒙有亨之道也能發人之蒙則道行于人能資人以發蒙則道成于己皆所謂亨也○節項平甫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言强而聒也人未必聽待其求而後告之則其心相應而不相遺所以養其誠也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言雖於以瀆之則蒙不能慮故一以尊之則其受命也如響所以養其明也○決按經文有我字教乎卷亦單指發蒙者說蒙引存疑皆同蓋朱子特戒占例必須發人之蒙與求人發己之蒙所遵彝倫道理方究倫無滯而玩經文文氣則似偏着發蒙者也項氏說亦可移又接曲禮曰卜筮不過三則當日固有再三卜筮者大約亦是周末道微掌卜筮者與求卜筮者皆立心

不誠。(為)(啟)此鶻究之說。以使其私。聖人則明曰再三瀆亦則不告矣。又按論陰陽大義。則陽當求陰。故屯六四曰求婚媾往。主于初之求四。此則以五陰求二陽者。以君臣師弟之道論。而不以陰陽之義論也。總之以夫婦論。則陽當求陰。所謂天先乎地。男先乎女也。以君臣師友論。則陰亦可以求陽。所謂君先乎臣。不憤不啟。不悱不發也。又按聖人重人倫。故首列乾坤屯蒙四卦。乾坤對待。而君尊臣卑。夫倡婦隨之義皆矣。以屯蒙總乾坤。而父子之道明矣。屯主震而次坎。蒙主坎而次艮。而昆弟之序見矣。至于女子從人者也。只夫家而外母家。故三女之卦。不必序于乾坤屯蒙之後。若夫朋友之交。則寓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間。詩稱臣子曰嘉賓。則君有交道也。稱朋友之同儕曰兄弟。則兄弟有交道也。傳稱夫婦曰相敬如賓。則夫婦亦有交道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說陸云吐活反。桎陸音質。梏陸云古毒反。吝力忍反。

聖傳 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以陰居下。蒙之甚也。陽明陰暗。上明下暗。故以陰居下。為蒙之甚。占者遇此。沢按只一蒙字。是初六之象。通一爻皆是占辭。當發其蒙。然發之之道。當痛懲而暫舍之。以觀其後。發蒙之道。不嚴則不懲。故利用刑人。以收其效。不責則不入。故用說桎梏。以使其恪。用刑人。剄也。說桎梏中也。○沢按程傳以初以陰暗居下。下民之蒙也。則知蒙字與通卦蒙字不同。蓋指民之昧義者。非幼稺之蒙也。所以說到刑人桎梏。若遂往而不舍。則致羞吝矣。以往吝。單承用說桎梏說。戒占者當如是也。

程傳初以陰暗居下。下民之蒙也。爻言發之之道。發下民之蒙。當明刑禁以示之。使之知畏。然後從而教導之。自古聖王為治。設刑罰以齊其衆。明教化以善其俗。刑罰立而後教化行。雖聖人尚德而不尚刑。未嘗偏廢也。故為政之始。立法居先。治蒙之初。威之以刑者。所以說去其昏蒙之桎梏。桎梏謂拘束也。不去其昏蒙之桎梏。則善教無由而入。既以刑禁率之。雖使心未能喻。亦當畏威以從。不敢肆其昏蒙之欲。然後漸能知善道而革其非心。則可以移風易俗矣。苟專用刑以為治。則蒙雖畏而終不能發。苟免而無恥。治化不可得而成矣。故以往則可吝。○節孔疏。在足曰桎。在手曰梏。爾雅曰杻謂之梏。械謂之桎。○朱子語。或自家自蒙。得他人發。或他人是蒙。得自家發。○卦辭有平易底。有難曉底。利用刑人。用說桎梏。粗說時。如今人打搖也。須與他脫了那枷方可。一向枷他不得。若一枷他。他遂以佚[illegible]。這只是說治蒙者當寬慢。蓋法當如此。○節[illegible]乎游代曰。蒙之初六發蒙而利用刑人何也。蓋民之迷。則目無所見。耳無所聞。若以物蒙其首也。今欲發其蒙。而示之以好惡。則彼且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語令所不能加。行義所不能率。必欲以利誘之耶。則爵無德而祿無功。愈非所以勸也。故當小懲而大戒。罰一而警百。然後蒙者畏刑之將至。相與從上之所好。而避其所惡。故其蒙可得而發也。○東萊呂氏曰。初六發蒙。利用刑人。上九擊蒙。師嚴然後道尊。故始終皆以嚴。又曰。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蓋小懲深。則便震。○石氏曰。二以陽明下照于初。故初之蒙。得以發也。○建安邱氏曰。發蒙者必于其初。初六以陰暗之蒙。苟近九二陽明之賢。足以闢發之。故曰發蒙。○胡氏曰。若其性識至暗。以犯教化。則當用刑以正之。遣桎梏而自悟。又當啟之。○雲峰胡氏以發初。象刑桎梏。皆坎象。以陰居下。下民之蒙〻之甚者也。當於其初發之。發之之道。寬嚴貴適宜。刑人痛懲之也。說桎梏。暫舍之。以觀其後也。痛懲而不暫舍。一於

嚴以往。是不知敬敷五教在寬之道。故吝。○節紫巖張氏曰。利用刑人。用說桎梏。蓋將釐以憲令。使天下曉然知所趨向。遠罪去惡。日趨善域。治有教化存於其中。非謂直加刑罰。故孔子釋之曰以正法。過是而至用刑。是懲蒙非發蒙也。故曰用說桎梏以往吝。且天下之蒙久矣。聖人不忍天下罹陷罪惡。首著發蒙大訓。俾治之于早。○節沈氏守約曰。發于下民之蒙。當明法制禁之於始。是以利用刑人也。正發于始而人從之。則桎梏無所用之矣。是以用說桎梏也。然刑非聖人之所尚。不可長也。往而不已則吝道也。是以戒也。○節王童溪曰。禁于未發之謂豫。書曰制官刑。儆于有位。具訓于蒙士。以六居初。陰晦而未明。所謂蒙士也。欲發其蒙。不於此時而豫以禁之。不可也。○節蔡虛齋曰。遇此爻者。則初六是蒙。此當發其蒙以文為主。以古者為寬。又一例也。此蒙字指愚昧之蒙。非童子之蒙也。故至於用刑人與桎梏。刑人猶今皂隸之類。○潘氏文來又謂發蒙主明者說不

寬主九二利用二句寬嚴並用要亦嚴為主而寬以濟之用說桎梏。連下句作一意。一正一反也。○決按發蒙句一爻之主。下一嚴一寬。總申發蒙之道。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聖傳。子克家。剛柔接也。

九二以陽剛為內卦之主。此句單說內卦統治群陰。決按此句兼內外兩卦之四陰言。蓋卦內兩陽俱有治蒙之責。坎主二。艮主上。故上句不言為一卦之主。而曰為內卦之主也。當發蒙之任者。決按以上三句通提一爻大旨。下乃分三段釋之。然所治既廣。物性不齊。不可一概取必。決按此三句就蒙說。見執不可不包。而爻之德。剛而不過。決按惟中故不過。為能有所包容之象。決按此三句就九二本身說。見其德之能包。重此三句。又以陽受陰。即統治群陰。為納婦之象。玩內文字。則包蒙吉一句。已盡此爻之義。下納婦吉。子克家。都是就包蒙之象轉取出來。又居下位而能任上事。即當發蒙之任者。為子克家之象。玩本義連點三象字。下乃說占。則此爻通是象而占在其中也。故占者有其德而當其事。則如是而吉也。

程傳。包含容也。二居蒙之世。有剛明之才。而與六五之君相應。中德又同。當時之任者也。必廣其含容。哀矜昏愚。則能發天下之蒙。成治蒙之功。其道廣。其施博。如是則吉也。卦唯二陽爻。上九剛而過。唯九二有剛中之德。而應于五。用于時而獨明者也。苟恃其明。專于自任。則其德不弘。故雖婦人之柔闇。尚當納其所善。則其明廣矣。又以諸爻皆陰。故云婦。堯舜之聖。則天下所莫及也。尚曰清問下民。取人為善也。二能包納。則克濟其君之事。猶子能治其家也。五既陰柔。故蒙發之功。皆在于二。以家言之。五父也。二子也。二能主蒙之功。乃人子克治其家也。○朱子語。卦中說剛中最好看。剛故能包蒙。不剛則方且為物所蒙。安能包蒙。剛而不中。亦不能包蒙。如上九過剛而不中。所以為擊蒙。此一卦緊要是九二一爻為主。所以治蒙者只在兩箇陽爻。而上九過剛。故只以九二為主。而與五應。亦則得五去治蒙。大抵蒙卦除了初爻統說治蒙底道理。其餘三四五皆是蒙者。所以惟九二一爻為治蒙之主。潘時舉錄。○節齋蔡氏曰回婦五也。以剛柔相應言。子二也。以剛居下言。○誠齋楊氏曰。人曰五求二。二非求五。乃曰子克家。何也。臣事君如子事父。正使致君如伊周。亦臣子分內事。如子之克家耳。非功也。○雲峰胡氏曰。此爻具三象。義各不同。兩吉字是兩占辭。包蒙納婦是兩象。諸家解此。比而同之。本義

三彖字。兩爻字。見得三句取象自有三義。觀此最可見易凡例。包蒙包上下四陰也。納婦納六五一陰也。包與納二虛。能受之象。克。九剛能任之象。一六五也。性陰有蒙象。陰應陽有婦象。位尊有父象。以五之一爻而取象不同如此。爻與應爻見之。易之不可為典要如此。乾父坤母。繼以屯蒙。故兩提卦出兩子字。必如屯六二貞不字可以為女子矣。必如蒙九二克家。可以為男子矣。○陰山李氏曰。震以建侯而有經綸之才。此長子事也。坎以剛中而有克家之能。此次子事也。艮以柔順而得童蒙之吉。此少子事也。乾坤三子。至是各得其宜矣。○秋山王氏曰。二處蒙之時。以剛中之德為一卦之主。上應于五。得時得位而獨明者也。故能包蒙納婦而皆獲其吉。包蒙者。包衆陰而為之主也。納婦者受衆陰而為之婦也。此通一卦而言也。五。尊也。父也。二卑也。子也。應卑而任尊者之事。子克家之象也。此以應五而言也。謂包蒙納婦而皆吉者。子克家故也。苟非盡子道而包之納之。則借亂耳。何吉之有。○蘭氏曰。凡易之言包者。皆自外而包內。泰之包荒。否之包承。姤之包有魚。包瓜。皆自上而包下也。○蔡汴水趙氏曰。一爻再言吉。他卦鮮有如此者。聖人既喜二之能亨蒙。又嘉蒙者之得所亨。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聖人之心。不勝其喜。○梅邊熊氏曰。包蒙。包容人之蒙昧也。達之為師。臣窮之為明師。納婦則為賢夫。克家則為令子。然易无所不通也。九二當發蒙之任。兼發此數義。惟占者所值而皆吉。○節沈氏守約。以剛明之德。上應六五柔順之君。為五所倚。克荷其事。是以子克家也。父子君臣類也。未有不孝於其家而能忠于其君也。故古求忠臣于孝子之門。五。君也。如童而從二。五之明。二。臣也。如子而克其家之事。君臣相與者也。故曰剛柔接也。輔童蒙之主而有成者也。○石門梁氏曰。陽剛明。陰柔暗。故陰為蒙者。而陽為發蒙者。卦惟二陽。而九二以剛居中。為內卦之主。與五相應。初與三四。又如此。輔之當發蒙之任。盡發蒙之道。非九二其

誰哉。二中而不過。為能包蒙。言其量之有容也。以陽受陰。是為納婦。言其志之相得也。居下任事。為子能克家。言其才之有為也。其占如是。吉可知矣。○節齋蔡氏曰。三句各自為一事。包蒙是爻有此象。占者能包蒙則吉矣。納婦是爻有此象。占者遇納婦則吉矣。子克家又就是象占意亦在克家內矣。○淡按。程傳於此爻指應五說。王秋山亦本程傳。此皆因聖傳有剛柔接句也。本義於聖傳明解曰。指二五之應。於文辭則決言者見剛柔接是孔聖之意。而非周公本意也。周公本意只是重包蒙下二句。又推廣言之耳。詳玩經傳本文。經有經之旨。傳有傳之旨。本義之解精細矣。第諸儒即照聖傳解經。於理亦不碍。故俱存之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取陸氏曰七住反本又作娶象同

聖傳。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淡謂陰柔說六。不中說三。不正合說六三。作三項講。此文只說女說竟不粘蒙別是一義女之見金夫而不能有其身之象也。占者遇之。則其取女必得如是之人。淡謂此指卜娶者說。娶婦而未嘗納吉之占。蓋古之婚姻納采問名後。尚未定也。必得吉卜。方納吉。然後納徵。婚姻始定无所利矣。金夫。蓋以金賂己而挑之。若魯秋胡之為者。淡按。王註孔疏皆解金夫為剛夫。故本義特引秋胡事以解之。見金實指金。非剛之喻也。列女傳曰。魯秋胡潔婦者。魯秋胡子之妻。秋胡子既納之五日。去而宦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其家。見路傍有美婦人。方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今我有金。願以與夫人。婦

事尚利也曰无攸利則諸事皆不利矣故不利對利字无攸利對无不利婦係家之盛衰故聖人垂戒如此又王註以上九為金夫然從正應亦有何咎而聖人絶之如此則指九二而非上九可知矣又按本義只在本文上說程傳則在乘應上說理亦可知講无攸利亦不同本義指取女者說程傳即指女說張子郭白雲亦俱以二為金夫

六四。困蒙吝。

聖傳。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既遠於陽。陽指九二上九又无正應。遠于陽是左右前後无賢哲之人无正應則乎日親交非賢哲之士為困於蒙之象。占者如是。可羞吝也。如是則吝不如是則不羞吝矣蓋天下之人皆可由敎而入苟能除師取友則困而知者與生知學知一也能求剛明之德而親近之。則可免矣。易以道義配禍福非一定也若占者能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親賢師友則不困矣此朱子開物成務之精意非若術數之學之局于一定也程傳四以陰柔而蒙闇无剛明之親援无由自發其蒙困于昏蒙者也其可吝甚矣吝不足也謂可少也○王註獨遠于陽處兩陰之中闇莫之發故曰困蒙也困于蒙昧不能比賢人以發其志亦已鄙矣故曰吝也○白雲郭氏曰先人曰上下遠于二剛无所濟也謂之困蒙是以君子慎其獨也雖曰遠于二剛无所發蒙則困陽剛而陰處故稱遠實孟子曰夫苟好善則人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何困之有夫苟不好善則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于千里之外是其所以困也故以此而居上則失道而寡助以此務學則孤陋而寡聞然則困蒙祁

亦自取之歟伊川以吝為不足謂可少之也然有畜而可鄙之意○陰山李氏曰六四以陰居陰而上下又皆陰蒙暗之甚也者欲從九二則下隔六三欲從上九則上隔六五獨遠于陽无以發蒙而久困又曰陰麗乎陽陰陽相雜則蒙乃微明乃開故曰蒙雜而著不交于陽无以發明則困而不學則鄙吝之覺不言可知矣○泉峰熊氏曰四以陰居陰則在於者蒙昧矣而乘承進又皆陰无與發其蒙者則其困而吝也不亦宜乎○雲峰胡氏曰初與三比二之陽五比上之陽初三五皆陽位而三五又皆與陰應惟六四所比所應所居皆陰困于蒙者也蒙豈有不可教者不能親師取友其困而吝也自取之也○節沈氏守約曰陰蒙之發資于陽明三應上而比二五應二而比上初雖无想首下二陽之明惟六四以陰界兩陰之剛獨遠陽明之竄在昏昧之時而困于陰臨不能親仁擇善以自輔者也是以吝也○節吳臨川曰困者四而皆竊無路可通也陰之愚蒙必資陽之故發蒙卦四陰惟六四不與九二上九之陽為比應僻遠愚民無君師以治之教之者也故為困窮之蒙蒙而獨無啟發之者所以吝也○洪按程傳兼又本陰柔說本義則但就乘承應說而不論本爻之爻位俱陰者以聖傳曰獨遠實也蓋凡事須論本爻至于學問之道其損益不定也苟能親師取友雖昏愚之質无不可漸學而進惟自暴自棄則終于下愚矣并有以啟明之資而流于罟訟者既論師道則不必論賢矣所謂有教無類也本義但曰既遠于陽又无正應而不論六四爻位之陰其旨精矣

六五。童蒙吉。

聖傳。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柔中居尊。柔言六中與居尊皆言五中言德居尊言位也下應九二。純一未發。

純一未發以聽於人。故其象為童蒙而其占為如是是如
解童字
謂如六五之純一則吉也。
未發以聽于人也
程傳五以柔順居君位下應于二以柔中之德任剛明
之才足以治天下之蒙故吉也童取未發而資於人也
為人君者苟能至誠任賢以成其功何異乎出於己也
○王注夫以陰質居於尊位不自任察而委於二付物
以能不勞聰明功斯克矣故曰童蒙吉。○陸氏續曰六
五陰爻文體艮少男故曰童蒙。○陸山李氏曰六五艮
體少男之象故曰童蒙此以少主當位以柔居尊必能
遜志務學術從道德之士學焉而後臣之以此六五之事
太甲成王師伊周之象。○馮氏曰承上比上皆有師事
義故謂○濮湖胡氏曰童蒙艮少男象卦辭童蒙亦指
五言以童蒙之士應剛中之二太甲成王之於伊周
公是也。○雲峰胡氏曰所主在初卦曰利建侯而文
于初言之蒙所主在二卦曰童蒙求我而爻于五言之
五應二者也知童蒙之為五則知我之為二矣童蒙純
一未發以聽于人五居尊位而能以童蒙自處一聽于
九二其吉可知。○誠齋楊氏曰有童稚之蒙有小民之
蒙有學者之蒙有聖人之蒙六五以人君之尊衆順其
之德自居于童蒙之蒙以下學於九二緝明之聽此聖
人之蒙也聰明睿知而甘之以愚者高宗自以其德弗
類而學于傅說武王自以不知彝倫而訪于箕子所以
聖益聖歟此所謂蒙以養正聖功也○東谷鄭氏曰童
蒙非冥然無知之謂如赤子之心特自蒙覆於其中而未
蔽爾目之不明以有翳也翳去而明自見若无根之且
雖黃帝豈能予之以明哉伊尹能覺太甲不能覺昏迷
之夏癸周公能覺成王不能覺逆亂之管蔡以六居五
中有陽也其順以應二資于明也其童如蒙能應而信
發之則覺所以吉也○節秋山王氏曰六五質陰故蒙
得中居尊故能求明童取未發而資于人之義○汴水
趙氏曰童稱之人於四端五常粗蒙而未明於此時而
從師講學作聖之功也吉莫尚焉卦之言字惟六五足
以當之五之蒙未失赤子之心○[illegible]還然以曰以在上
君臣而言如則太甲成王之于伊尹周公以在下而言
士庶人工商師友之類蓋無往而非此道六五童蒙而
吉者以其聽命于人以啟發其蒙故也故象曰童蒙求
我非謂其不求于人甘自蒙昧而復吉也能如是者以
柔中也○節蔡虛齋曰此童蒙與卦辭童蒙小不同卦
辭只是說蒙昧而已此之童蒙言其有柔中之善純一
之心純則不雜一則不二叁有安己之心而无自用之
夫有初筮之誠而无再三之瀆信乎其吉矣均之為蒙
也六五好處只在童字內程傳童取亦蒙而資于人者
也此語最切又曰宋敦文閣直學士李椿年曰易以九
居五六居二為當位而辭多艱以六居五九居二為不
當位而靜多吉蓋君以剛健為體而虛中為用臣以柔
順為體而剛中為用君誠以虛中行其剛健臣誠以剛
中守其柔順則上下交而其志同矣實易爻之通例○
浹按吉字本義就一身說程傳則曰治天下之蒙須融
合之兼德性可成治功可進二義吉字之意方備須知
六五好處在童字故本義曰純一未發程傳亦重講童
字也童蒙之吉周成王以之唐孝敬皇
帝亦不媿此爻惜乎遭武后之毒也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擊陸云經歷反治也禦陸音魚呂反

聖傳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以剛就一爻說然居上統全卦說治蒙過剛以剛作嚴字看縱以剛居上兩義故為擊

蒙之象故取必太過以心言攻治太深以事言則必反為之

害。惟捍其外誘。防物欲也以全其真純。存天良也貼經文禦寇則重捍其外誘故
用一以字遍下。外誘即寇也捍外誘以全真純正是蒙以養正之功則雖過於嚴密。嚴密貼禦寇
字乃為得宜。宜字貼利字于四德為義義者事之宜也故戒占者如此。擊蒙
是象。二下句是占凡事皆然不止為誨人也。文推廣言之以盡天下之理。
程傳九居蒙之終。是當蒙極之時人之愚蒙既極如苗
民之不率為寇為亂者當擊伐之然九居上剛極而不
中。故戒不利為寇治人之蒙乃禦寇也肆為剛暴乃為
寇也若舜之誅有苗。周公之誅三監禦寇也秦皇漢武
窮兵誅伐為寇也。○朱子語蒙卦上九雖小不利然卦
爻亦自好。蓋上九以剛陽居上擊去蒙蔽只要恰好不
要太過太過則于彼有傷而我失其所以擊蒙之道[illegible]
人合受十五棒若只決他十五棒則彼亦無辭而足以

禦寇。若再加五棒。則太過而反害人矣。為寇者為人之
害也。禦寇者止人之害也。如人疾病醫者用藥對病則
彼足以驅病而我亦得為醫者之道若藥不對病則反
害他人而我亦失為醫者之道矣所以象曰利用禦寇
上下順也。相如此則上下兩順而無害 問擊蒙不利
為寇如本義只是就自身克治上說是如何。先生云事
之大小都然治身也從地若治人做得太甚。亦反成為
寇。占得此爻凡事不可過當。如伊川用兵之說亦是值
只做得一事用不如且就淺處說去。却事∶上有用若
使說深了則一事用得別事用不得。 不利為寇寇只
是要去害他故戒之如此旻淵縣此一卦緊要是九二
一爻為主所以治蒙者只在兩箇陽爻。兩上九過剛故
只以九二為主其餘初爻是說治蒙底道理。三四五皆
是蒙者。○進齋徐氏曰上爻過剛不中又居過高之位在
下者既旨蒙在上者又高亢情意不據彼此扞格乃以
為憤而至于擊蒙也。○張氏汝弼曰諸爻皆蒙其不蒙

者惟二剛二以剛居中。包蒙以開其善上以剛過中擊
蒙以懲其惡。○熊氏曰屯蒙成卦皆以有坎也坎難震
為屯。坎阻艮為蒙。乾坤之後屯蒙需訟師比六卦皆以
坎而成。河圖洛書五行之數皆始于一六之水。自一至
六水數生成備始亦可於斯而見之矣。○雲峰胡氏曰
本義釋此爻與釋九二爻相應蓋所治[illegible]嚴而又攻治
太深物性不齊不可一概取必而又取必太過是欲去
其害而反為害者也故曰不利為寇入惟純一來發之
蒙不能不為外誘之物所化惟為之捍其外誘以全其
真純雖過于嚴乃得其宜。故曰利禦寇且曰凡事皆然
不特為誨人也。朱子之教人可謂精且備矣。○節吳臨
川曰二剛皆治蒙者。九二剛而得中其于蒙也能包之
治之以寬者也。上九剛極不中其于蒙也乃擊之治之
以猛者也。○泉峰龔氏曰擊蒙為寇上過剛象初曰發
蒙上曰擊蒙初曰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上曰不利為寇
利禦寇其言首尾相應是治蒙之始終也說桎梏所以

發蒙於其始禦寇者所以擊蒙于其終惟其始無以發
之故終至於擊之。擊蒙非得已也況復過而為寇乎合
首尾二爻而觀之可以得治蒙之道矣。又曰初上為治
蒙之始終二當發蒙之任五為童蒙之主四為困蒙之
下愚三則女子之蒙也。○慈湖楊氏曰擊其蒙治之雖
甚。不過禦其為寇者而已。去其悖道之心而已擊之至
于太甚而我反失其道是擊之者又為寇也故戒之曰
不利為寇利禦寇。○平庵項氏曰六爻之義初常對上
二常對五。三常對四觀之則其義易明初用刑以發之
上必至于用兵以擊之二為包而蓋五則五為童而共
二。三為見二而失身則四為遠二而失實大約諸卦多
然始終見于初上而曲折備于中爻也。○虛齋蔡氏曰
擊蒙即今之用撒朴也為寇是擊其課程不大進而責
效于旦夕者責之以所不能知不能行也禦寇是擊其
好顏要遊蕩以收其放心者保護其知能之天也兩寇
字不同下一寇字是蒙者本身事為寇∶在我也害寇

兇在彼也。詳觀蒙卦六爻。在蒙者使當求明者。在明者使當發蒙者。而各有其道。然要之不出卦辭數句矣。故曰智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若三四則自暴自棄。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者也。○敬齋吳氏曰治蒙之道當發之養之。又當包之。至其極乃擊之。刑與兵所以教治蒙之道備矣。○蒙卦二陽為四陰之主。然九二得中得時。上九過中失時。故二爻為蒙之主。五應二則為童蒙之吉。初承二則為發蒙之利。四遠二不明者也。則為困蒙之吝。三乘二不順者也。聖人不以蒙待之。故不言蒙。大旨為蒙者實有求教之誠。發蒙者。待有剛中之道。

周易集解增釋卷十終

周易集解增釋卷十一

朱子本義　　檇李後學惕齋張仁浹纂輯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需陸云音須孚陸云徐音敷

彖上傳。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需。待也。以乾遇坎。浹謂當需在坎 乾健坎險。浹謂能需在乾 以剛遇險。而不遽進以陷於險。待之義也。浹謂三句總說重乾剛能需此彖內象以釋需義 孚。信之在中者也。浹謂將言中實故先着此句 其卦九五以坎體中實。浹謂上卦字指需全體坎體中實單就外卦釋孚字意 陽剛中正。浹謂此句單就九五 而居尊位。為有孚得正之象。浹謂經文需字畧無而以九五一文一文釋貞字意 坎水在前。乾健臨之。浹謂其不輕進在乾則利亦在乾也將釋有孚光亨貞吉之義 涉水而不輕進之象。浹謂此三句又就兩象言之以釋利涉大川之義 故占者為有所待而能有信。則光亨矣。若又得正。則吉。文字帶有孚來

乾健而臨坎水也。然乾之利涉。非徒恃其健也。以其恒易以知險。能待時而進也。若欲速而犯難。則失需之義矣。豈乾健之所為乎。○節。蔡虛齋。人之所需。固有出于勢之不得不然。而非真心之需所然者。故貴有孚。所以能有孚以其知義命故也。知義命則自然安于需。故光亨。有孚以心言。光亨亦是心光亨也。即習坎之維心亨。貞就其事言。吉亦謂其事吉也。世固有心孚而事或不正者。故兩言之。○節。次崖林氏曰。凡人作事。皆貴成于目前。其間多有阻碍。而目前不可成者。其勢不容于不待。然不容不待者。其心多非所樂其待也。未必出于中誠。不免于急迫覬望之意。如此則懷抱不開。胸中許多躊躇抑塞。而不光明豁達。故聖人特發有孚之義。蓋通事勢之未可為。即安於義命。從容以待機會。而不切切焉以厚覬望。則其待也出於真實。而非虛假矣。如此則心逸日休。胸襟洒落。而無滯碍。不亦光明豁達乎。但使心安于需。而事或未出于正。則將來亦未必可誠以也。

所需之事。皆出于正。而无行險僥倖之為。則功深而效得。時動而事起。向之所需者。今皆就緒矣。故言利涉大川。作實象說。天下之險難。亦在其中。大川多有風波之險。人多不能寧耐。而致覆溺之禍。聖故人特其需發其義。其仁天下也至矣。○淡謂以二體言。則乾迫於坎。遇坎而能需。故不至犯險。以九五一文言。則居中守正。需險而能需。故能出險。又按朱子曰。斷而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也。此李方子所錄者。言猶豫之害事也。易所言需。非猶豫之謂也。故誠齋楊氏曰。需非不決之需。見險而未可動。能動而終不動者也。光亨。心中光明。无抑鬱之私。言利涉者。常變皆宜。有成功之效。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聖傳。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郊。曠遠之地。需于郊。貼初字說位。未近于險之象也。而初九陽剛。利用恒象。九字說德。文有能常於其所之象。所字指郊曰其所見。郊為已所需居以需。故戒占者能如是則无咎也。初九自然有此象。占者須觀玩辭占。亦若初九之需于郊。而用恒。方无咎也。利字已似屬占者。

程傳。需者以遇險故需而後進。初最遠于險。故為需于郊。郊曠遠之地也。處于曠遠。利在安守其常。則无咎也。不能安常。則躁動犯難。豈能需于遠而无過也。○孔疏。但難在于坎。初九去難既遠。故待時在郊。郊者是境上之地。亦去水遠也。利用恒无咎者。恒常也。遠難待時以避其害。故宜利保守其常。所以无咎。猶不能見幾遂進。但得无咎而已。○節。五峯胡氏曰。夫人幼而學之。壯而行之。古之君子。如伊尹之耕于有莘。傅說之築于傅巖。呂望之釣于渭濱。皆待時于郊野曠遠之地。不冒犯世患而求進者也。○雲峰胡氏曰。郊。坎險最遠之象。邑外曰郊。同人以象上九。此以象初。皆取其遠也。同人于門于宗于郊。近而遠也。需于郊而後于沙于泥。遠而近也。初能需于曠遠之地。而又戒之以利用恒者。身不輕進。必不至妄動。斯无咎也。○厚齋馮氏曰。林外曰坰。坰外曰郊。郊外曰野。郊言去水之遠也。恒久也。○隆山李氏曰。安行守靜。待時之義。以乾之健而心進。乃能需以待焉。以此涉世。何咎之有。○潘氏曰。去險尚遠。乃知幾不進。郊非善地。若將終身焉。○蔡氏曰。郊遠難。沙近難。泥涉難。○余氏曰。需以初為郊。同人以上為郊。皆中文之外也。○節。沈氏守約曰。需待也。險在前。有待而進也。初最遠難。未嚴于位。待時得地。遠于後潤。不犯于難。是似需于郊也。君子待時。不可變其所守也。得免遠難。志者所待。是以利用常。无咎也。○東谷鄭氏曰。需者需見險而需也。初最遠而為郊。郊未有水。故不犯難。二漸迫而

為沙。沙濱于水矣。故小有言。三已逼而為泥。泥則汚戎矣。故致寇至。坎為水。故取水焉。○石門梁氏曰。需下三爻。以去險遠近為吉凶。初以陽處下。最遠于險。故為需于郊之象。郊。荒遠之地也。而君子安需焉。故云利用恒。安常守故。而不躁于進。斯无咎矣。○石芝劉氏曰。下三爻皆險在前。以需為主。九吉无咎只是不陷于險。上三爻方是出險。利用恒者。功利易以溺人。少不能待。則將違時而動矣。○淡按。俞石澗引爾雅云。邑外謂之郊。郊乃近邑之地也。易以中爻為邑。初上為郊。說得郊義出。秋山王氏謂人所居曰邑。邑外為郊。自邑而郊。是離所居而行矣。蓋初剛健以剛居剛。不能不行。遇險不能不需。說得需于郊之故。出見初非石隱者流。又按大傳曰无咎者。善補過也。則知无咎與吉字利字有別。宜粘義理說。謂不能恒其需之道。且不論利害。在己已先有輕進之咎矣。故必用恒。方无咎。用字有加謂謹守而不忘也。君子未嘗不欲仕。又惡不由其道也。而孔疏程傳又指利害說者。以聖傳有不犯難行句也。須先補明義理。然後說到利害。方得爻旨。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聖傳。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沙則近于險矣。言語之傷。亦災害之小者。淡按本義小字。卽指有言。謂已近于險。未免有小傷。不過有言而已。非謂漸進近言語之小者也。如周公遭流言。亦是只小有言。坎。淡謂進謂自初而上進至于近坎也。故有此象。剛中能需。故傳終吉。淡按需于沙小有言。貼二字說位。終吉。兼九二字說德。戒占者當如是也。淡謂當如九二之剛中能需也。

程傳。坎為水。水近則有沙。二去險漸近。故為需于沙。漸近于險難。雖未至于患害。已小有言矣。凡患難之辭。大小有殊。小者至于有言。言語之傷。至小者也。二以陽剛之才。而居柔守中。寬裕自處。需之善也。雖去險漸近。而未至于險。故小有言語之傷。而无大害。終得其吉也。○王註。轉近于難。故曰需于沙也。不至致寇。故曰小有言。也。近不逼難。遠不後時。履健居中。以待其會。雖小有言以吉終也。○孔疏。沙是水傍之地。去水漸近。待時于沙。故難稍近。雖未致寇。而小有言以相責讓。近不逼難。遠不後時。但履健居中。以待要會。雖小有責讓之言。而終得其言也。○東萊呂氏曰。九二去險漸遠。雖无大害。亦有小虞。幸而以九剛陽而居二之柔。雖有言語之傷。亦能含垢忍辱而不較。蓋寬裕居中。善處患難者也。其終吉也固宜。易說。○雲峰胡氏曰。沙近坎水之象。或曰沙得水而不陷。剛實居中之象。小有言。害之小者。近坎而初最遠坎。利用恒乃无咎。九二漸近坎。小有言矣。而曰終吉者。初九以剛居剛。恐其躁急。故雖遠險。猶有戒辭。九二以剛居柔。性寬而得柔。故雖近險而不害其為吉。○節沈氏守約曰。需于沙。不與險爭也。小有言。終吉。以剛中也。漸近于水則浸潤易入。漸近于難則小人之譖愬易行。是以小有言也。堅守剛中。寬裕自處。不罹陷害。是以吉終也。○節項平菴曰。初九最遠于險。而曰利用恒无咎。九二稍近于險。已小有言矣。而曰終吉者。蓋初九以剛居剛。恐其躁急。故雖遠而猶戒。九二以剛居柔。性寬衍而居得中。故雖見侵毀。猶不害為終吉也。需之貴于待也如此。○石門梁氏曰。如遠于險而但言无咎。沙近于險。而乃得終吉。何也。初剛而不中。不中則不能常也。故戒之曰利用恒。二剛而得中。中則能常矣。故其所值。但為小有言。而終則言也。○節蔡虛齋曰。沙近于險在人事。則如與不善人為鄰。與不善人同僚之類。此猶特以地言。事亦有然者。時亦有然者。需于沙以位言。終吉本其德言。○淡謂初尚未得位。二則已在位者。險

難之時權勢相軋大則刑誅次則流竄若言語之傷其小者也終吉則并言語之傷无之矣蓋九二最重剛中剛言九中言二剛則有容耐之器中則有善處之術故不陷於險而得吉矣君子不與小人爭進則無患矣小人之毀公值流言而居東意蓋如此聖傳曰衍在中想見家衣赤舄之度又本義只說剛中則去程傳以居柔一義者以需之成卦本以乾剛能需為義故需總以剛為本九二剛而又中已盡得需之道矣固不必以居柔雜其剛則能需之本旨也但居柔意亦可參故呂東萊胡雲峰項平菴俱兼承程傳意惟梁氏則專在剛中上講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聖傳。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泥將陷於險矣。寇則害之大者。決謂大字對九二小字看言語之傷為害小寇則為害之大者。九三去險愈近。決按此句說九三所居之境是需于泥之象。而過剛不中。決按此句說九三之材是致寇至之象而字有味即從聖傳敬慎二字生來蓋曰去險愈近則宜操心危。慮患深矣。而乃過剛不中。寇之至。皆自致之。其又誰咎。故其象如此。

程傳泥逼于水也既進逼于險當致寇難之至也三剛而不中又居健體之上有進動之象故致寇也苟非敬慎則致喪敗矣。朱子語以其迫近坎險故有致寇之象。陸文蔚錄。陰山李氏曰進而尤近乎水者為泥泥性善陷坎為寇遙坎近九三來自外卦而為寇于內者也。三所以致寇者以已上進而有以迫起之也。鄭氏亨仲曰寇非但盜與我敵鄰相傷者皆是也。東坡蘇氏曰漸近則為沙迫近則為泥于沙則有言于泥則致寇坎之為害如此。雲峰胡氏曰郊沙泥之象在本文亦所取視坎水遠近而言者也易之取象如此寇坎象

。朱氏曰坎為盜盜有戎兵寇也。毛氏曰近則有言通則致寇其勢然也。趙氏曰曰郊曰沙曰泥皆以坎水遠近而取象曰利用恆曰小有言曰致寇至皆因遠近為戒。雲峰胡氏曰泥逼險寇害之大九三坎象需與漸皆取有待而進之義。需內卦于郊于沙于泥由平原而水際水際非人所安也。漸內卦于干于磐于陸由水際而平原平原非鴻所安也。皆以三危地故也。需三逼坎而曰致寇至漸之三互坎而曰利禦寇。利寇者艮剛而能止致寇者乾剛而不中也致之一字罪在三矣險何書通三。三急于求進自覆于險厲。石潤俞氏曰泥比沙則逼于坎水之險矣九三過剛不中非能需者也故致寇至。節吳臨川曰坎雖為寇已不逼近之則寇何由而至三逼近于險是自致寇之至也。梅遠然氏曰初曰利用恆則无咎二曰小有言而終吉。三曰致寇。象曰敬慎不敗。是皆不廢其進之義也但必需而後可耳。沙則近于險而不陷之地。泥則陷矣。特未深耳。故曰致寇至。石門梁氏曰三在下之上以陽居陽敵于剛者也。其需也不安處于遠而迫近于泥是有踐進之心矣。故曰致寇至。言自致之也。然不言凶咎者以險在于外。若能敬慎猶可免也。決按程傳比本義多居健體之上一意理更完惜不知朱子何故不用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聖傳。需于血。順以聽也。

血者。殺傷之地。穴者。險陷之所。決按血字穴字總是指坎。但言六四之位則需于血矣論六四之柔而得正則出自穴也。四交坎體。入乎險矣。決按內三爻之需為坎也至外三爻又細分坎以明需之義故為需于血之象。然柔得其正。需而

不進。故文為出自穴之象。決謂需于血猶言需于穴也。出自穴猶云出自血之穴也。六四之出而曰自穴。深幸柔得其正而能出也。占者如是。決謂是字指柔得其正。通文皆是象而占在象中。則雖在傷地而終得出也。

程傳四以陰柔之質處于險而下當三陽之進傷于險難者也。故云需于血。既傷于險難則不能安處必失其居。故云出自穴。穴物之所安也。順以從時不競于險難所以不至于凶也。以柔居陰非能競者也。若陽居之則必凶矣。蓋无中正之德徒以剛競于險適足以致凶耳。○朱子語問需卦六四出自穴上六入于穴程傳謂穴物之所安也。本義謂穴者陷險之所二說不同某竊以為謂之險陷處所正得坎體之象。亦知是否。先生曰。穴是陷處。唤做所安處不得。分明有箇坎陷也。一向柔得正了。需而不進。故能出于坎陷。四又是坎體之下。有出底道理。到那上六。則索性陷了。曼淵錄。雲峰胡氏曰。血坎水象。穴坎險象。血者陰之傷。穴者陰之陷。四入坎險有傷。故有需于血之象。出自穴。諸家以為三陽方來。四出而不安于穴。本義以為四陰柔得正。可出而不陷于穴。夫以小畜之時。下三陽並進而六四當之。其於也。猶血去惕出。需之時。三陽非急于進者。四需于血而終得出自穴者宜也。以為不安于其穴者過矣。○梅邊熊氏曰。六四上六皆曰穴。蓋二爻坎體皆陰。有穴之象焉。猶坎之初六六三皆曰坎窞也。然四曰出。出而之外也。上曰入。入而之內也。○節吳臨川四已在險地。坎為血卦。故曰需于血。出謂自內而出外也。四在坎內之偶。盡彖穴。○虛齋蔡氏曰。穴即血之地。以其已入於陰則曰血。以其自險而出。則曰穴。其實非有二也。剛者能需。六四是柔亦得出自穴何也。曰。剛有善惡。柔亦有善惡。如卦之內。乾初之陽剛。二之剛中。皆剛之善者也。故能需。若三之剛而不中。剛之不善者也。故不能需而致寇至。如六四柔而得正。又柔之善者也。故能需而出自穴。若上六柔居險極。无復有需矣。剛之能需。猶乾之健而知險也。柔而得正者之能需。猶坤之順而知阻也。順之至亦自有健在。故剛柔同歸于能需。而非牽強之說。○決謂血指坎德之險言。穴則言水空洞之象。本義先以殺傷之地解血。末復以傷地解穴。便是穴即是血矣。蓋血即在穴中。穴即積血之地。曰出自穴。言穴深昧難出而四能從穴而出也。正見六四柔得其正之妙用。需之六四寓武子有焉。張紫巖則以文王當之。覺說得太大。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聖傳。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酒食宴樂之具。決謂見象傳飲食宴樂。即本九五爻義也。言安以待之。決謂之字指治功之成說。九五陽剛中正。陽剛則性能宰耐。中則心不偏。正則事不邪。故能安以待治功之成。而不欲速。陽剛中正。即象辭有孚得正之意。需於尊位。決謂此即安以待之。前先提明需于尊位之義方得故有此象。占者如是而貞固。決謂九五陽剛中正則已貞矣。故貞吉。只就占者說。如是字指九五。謂占者能如九五之陽剛中正而需于酒食也。則得吉也。重固貞意。

程傳五以陽剛居中得正位乎天位。克盡其道矣。以此而需。何需不獲。故宴安酒食以俟之。所須必得也。既得貞正而所需必遂。可謂吉矣。○朱子語問需於酒食貞吉。曰。需只是待。當此之時。別无作為。只有箇待底道理。又須是正方吉。○東萊呂氏曰。九五需于酒食貞吉。九五一爻在坎險之中也。常人之情處至險之中必遠懼

逼迫无所聊賴。五處至險而從容舒緩，飲食宴樂，是知險難之中，自有安閑之地也。此卦下體阻于遠而需待，是見險而止，猶在險之外，人之所可能也。九五二爻入于險中，而不害其為安閑，人之所不可能也。易說。誠齋楊氏曰：陽彙而進，陰引而退。九五以陽剛居中得正，而位乎天位，險者夷，難者解，天下治平矣。需于酒食，乃太平之君以飲食宴勞忠臣嘉賓之事也。貞吉者，待之有禮而無過不及之謂也，故象曰以中正也。誠齋徐氏曰：貞吉者，得需之正則吉，不然宴酣無度，非正也，凶可知矣。雲峰胡氏曰：酒食，坎象。開闢以來，生民有欲，莫大乎飲食男女，屯蒙卦爻既于婚娶之正三致意焉，此復以飲食之正言之。五有剛中之德，時乎需，當需且宜。需于酒食，安以待之，況在下者乎。五需于酒食，惟正乃吉，況在下而可宴酣無度乎。本義曰：占者如是而正固則吉，其教人之意切矣。或曰：下三陽待五而進，九五需于酒食，將以待之也。節吳臨川。九五剛中正位天位。

酒食宴樂，以俟之而已。山齋易氏曰：坎體多言酒食，如困于酒食之類。以九居二，養之失其道，則為困；以九居五，養之得其道，則為需。五其需之主歟。梅邊熊氏曰：九五為需之主，顧乃需于酒食而已，是酒食之在人，有不可得而廢也。然酒食之為宴樂，始乎治而卒乎亂，故戒以得貞則吉。石門梁氏曰：坎體中多言酒食，必有其象而不可知矣。邱行可曰：為客須時而進，五以一陽為之主，故需于酒食以待其來，以明良之畜，成涉川之功，何吉如之。又按需之傳曰：大烹以養聖賢，則人君之養，固必豐其饗食矣。以上六敬不速之客，猶可終吉，而況于人君養賢之正治。鄭氏孩如曰：序卦傳曰：需者，飲食之道也。象傳曰：君子以飲食宴樂。爻曰：需于酒食，以治道言，使斯民樂其樂而利其利，期治于必世百年之後，而不為近功者，需待之義也。折中：需之為義最廣，其大者莫如王道之以久而成化，而不急于淺近之功；聖學之以貫而居德，而不

入于正助之類。卦惟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是能盡需之道者，故彖傳特舉此爻以當彖傳之義，而大象傳又特取此爻辭以發需義之全。蓋繼屯蒙之後，既治且教，而所謂休養生息，使之樂樂而利利，漸仁摩義，使之世變而風移者，其在于需乎。觀需之卦，而不知此爻之義，但以諸爻處險之偏，乎一義者概之，則需與蹇困何異哉。決謂酒食即是治道，而飲食亦有道，如中庸人莫不飲食一般。貞字即指需于酒食，蓋從容享王食之奉以待治功之成，即書所謂惇大成裕者，君道之正也。但能以貞固以守之，則天下共享和平之福而吉。蒙引謂安以待之，就是有乎而得正應，故承之以貞吉，最明。曰：又曰非復戒之也，則非也。蓋九五陽剛中正，自然能貞，在占者則當戒也，故本義以貞固釋貞字，重固字一邊。又按上下五爻，俟就坎險發論，以卦之所以名需者，困坎險也。九五則無坎險之義者，以其有德有位，天下之險患賴以平也。故雖一陽陷二陰之中，莫陷于五而

聖人則不言也，但帶卦名來說需于酒食而已。東萊仍就險陷說，正欲形九五之德，雖非此爻正義，亦可參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速陸云如字　馬云召也

象傳。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陰居險極。決謂陰指一爻言，險極單指外卦言。蓋上爻有就全卦說者，如屯之上六曰處屯之終是也。入于穴，與需之義此開，故單就坎說。无復有需。決謂乾三陽之卦皆待時而進也。九五之需待治功之成也。六四雖需于血，然亦有待而出。上九則已入于穴，而無復待矣。有陷而入穴之象。下應九三。決謂九三本是正應，在上六則不知待之以救己之陷也。連會九三，其二陽並進而

偶與之偕。故曰不速之客。九三與下二陽需極並進。為不速客三人之象。柔不能禦而能順之。有敬之之象。淡謂敬之以上俱是象。終吉則是占也。然上三句象中亦有占。故下本義詳言之。占者當陷險中。然于非意之來。敬以待之。淡謂見本文之字指三陽也。則終得吉也。漢上朱氏曰。客在外。主人以辭速之曰。吾子入矣。主人需矣。此之謂速。

程傳。需以險在前。需時而後進。上六居險之終。終則變矣。在需之極。久而得矣。陰止于六。乃安其處。故為入于穴。穴。所安也。安而既止。後者必至。不速之客三人。謂下之三陽。乾之三陽非在下之物。需時而進者也。需既極矣。故皆上進。不速不促之而自來也。上六既需得其安處。羣剛之來。苟不起忌疾忿競之心。至誠盡敬以待之。雖甚剛暴。豈有侵陵之理。故終吉也。或疑以陰居三陽之上。得為安乎。曰三陽乾卦。志在上進。六陰位非所止之正。故无爭奪之意。敬之則吉也。○朱子語。福州以理學齊名者三人。王伯照。任希純。劉砥信。熹識任劉二公。任搭乾不曉事。問東答西。不可曉。劉說極子細。有來歷可聽。熹嘗問以易說。其說亦有好處。如云見險而止為需。見險而不止為訟。能通其變為隨。不能通其變為蠱。之類。想有成書。近來解易多引之。沈僩錄。○雲峰胡氏曰。入于穴。陰極而陷之象。速者。主名客之辭。三人。乾三陽之象。下三陽不皆與上應也。有不速客之象。上柔順。有敬之之象。上偶不言需。險之極。无復有所需也。外卦險體。二陰皆有穴象。四出自穴。而上則入于穴。何哉。六四柔正能需。猶可出于險。故曰出者。許其將然也。上六柔而當險之終。无復能需。惟入于險而已。故曰入者。言其已然也。然雖已入于險。非意之來。敬之終吉。君子未常無處險之道也。乾居西北。故乾為客。乾內卦也。自內而之外為客。坎為盜。坎外卦也。自外而侵內為寇。九三通乎坎。故為寇之至。則以為自我致之。上六遠乎乾。故遠客之來。則非自我速之。自我致之者。敬慎猶可以不敗。不自我速之。而能敬之。其終吉也宜矣。　三陽已進。時不可阻。陰知敬之。故吉。○泉峰龔氏曰。卦內言終吉者二。九二之小有言。上六之入于穴。皆非吉也。曰終吉者。言今雖未吉。終必得吉也。後凡言終吉者倣此。○節汴水趙氏曰。六四上六。皆以陰居陰。皆有穴之象。來者主陰而言。陰主而陽賓。陰止而陽進。故亦為來。不可拘自外而內之例。○泉峰龔氏曰。以全體言。乾健遇坎險而不遽進為需。以六爻言。初最遠于坎。為需于郊。二漸近于坎。為需于沙。三已近坎。為需于泥。雖遠近不同。皆未陷于險者也。四已入坎體。不能无傷。為需于血。五正在坎中。而位中正。為需于酒食。上居坎之極。為入于穴。皆已陷于險者也。夫未陷于險而能需。則不陷。已陷于險而能需。則必出。故四五言需。猶有出險之勢。上居險極。无所需矣。然于非意之來。惟敬以處之。亦必得終吉也。○梅邊熊氏曰。君子之於險。有過險而動以求免者。乇是也。有見險而止以戒其犯者。蹇是也。有不即動亦不遂止者。需是也。坎險在前。未可即動也。乾健在下。亦不即止也。○石門梁氏曰。其言入其穴者。陰柔之甚。居陰之極。不能自出于險矣。然三陽之進。勢有必然。如賓客之來而不待速。名上六者。若能致之。則猶可賴其力以出乎險。故終有吉也。小人自取禍敗。而賴君子以得免。其占當如此云。○虛齋蔡氏曰。需卦六爻言凶不同。不全係于去險之遠近。其要只在能需與不能需耶。初去險雖遠。然非用恒。不得无咎。二雖未甚近險。然非剛中能需。不得終吉。三去險固近矣。然非遇剛不中。亦未必使致寇至。四雖入乎險矣。然以柔而得正。需而不進。終能出自穴。若九五則以需而得吉。上六則以敬之而得終吉。合而觀之。則君子遇險之道可得矣。先儒謂大抵天下之事。若能委曲傳侍。終是少錯。○谷氏拙齋曰

三居下卦之終而示之以敬上居上卦之終而又示之以敬則知處需者貴敬也。次崖林氏曰上六據不速之客文辭未見得不好人據本義柔不能禦及非意之來又似不好人今只依文辭大抵上六在險難之中九三既與已相應未必是不好人其下二陽與之同類需極並進未必有惡意特其來非出于已之召致故以為不速之客耳。有淡謂需險之道敬之一字盡之三以陽居陽已之才已有餘故自能敬慎使可出險而不敗上以陰居陰已之才不足故必能敬人方可藉人之才以出險而終吉周孔兩聖人皆拈敬字以示人可見愛人無已之心

䷅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訟陸云才用反爭也言之於公也窒陸云張栗反惕陸云湯歷反象同

彖上傳。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訟。爭辯也。上乾下坎。乾剛坎險。上剛以制其下。下險以伺其上。此二句兼上下言下二句單就在下者言上上下二字謂卦體之上卦下卦也下上下二字上指在上者下指在下者又為內險而外健。以一人言又為己險而彼健。以二人言皆訟之道也。總承上四句九二中實。有孚之象上无應與。見窒之象。文為加憂。能惕之象且於卦變自遯而來。為剛來居二而當下卦之中。得中之象有有孚而見窒能懼而得中之象。上九過剛。居訟之極。有終極其訟之象。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有大人之象。以上解有孚窒惕中吉就下體取終凶利見大人就上體取下解不利涉大川兼兩體取以剛乘險。以實履陷。有不利涉大川之象。故戒占者必有爭辯之事。而隨其所處為吉凶也。心存憂懼曰惕辯明即止曰中涉川如駕虛取勝之類不利涉大川玩本義統上下兩體言時講有单指上九說者非也程傳訟序卦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人之所需者飲食既有所須爭訟所由起也訟所以次需也為卦乾上坎下以二象言之天陽上行水性就下其行相違所以成訟也以二體言之上剛下險剛險相接能无訟乎又人內險阻而外剛強所以訟也又曰訟之道必有其孚實中无其實乃是誣妄凶之道也卦之中實為有孚之象訟者與人爭辯而待決于人雖有孚亦須窒塞未通不窒則已明无訟矣事既未辯吉凶未可必也故有畏惕中吉得中則吉也終凶終極其事則凶也訟者求辯其曲直也故利見于大人大人則能以剛明中正決所訟也訟非和平之事當擇安地而處不可陷于危險故不利涉大川也。朱子語錄問訟卦大指因早言大凡卦辭加憂之象。終凶。蓋取上九終極于訟之象。利見大人。蓋取九五剛健中正居尊之象。不利涉大川。又取以剛乘險以實履健之象。此取義不一也。然亦有不必如此取者。此特其一例也。先生曰卦辭如此辭極齊整義取諸爻義皆與爻中本辭協亦有取爻義而與爻本辭不同者。此為不齊整處也。又問卦變之義。先生曰此訟

卦變自遯而來爲剛來居二此是卦變中二爻變者蓋四陽二陰自遯來者十四卦訟即初變之卦剛來居二柔進居三故曰剛來而得中董銖録訟攻責也而今訟人攻責其短而訟之自訟則反之于身亦如此沈僩録九二正應在五五亦陽故爲窒塞之象不利涉大川是上面三畫陽截不起了這船重了淵録○建安邱氏曰字從言從公言出于壓公則爲訟不公則爲誣爲詐非公也○建安張氏曰訟字從言從公人有爭不能直之于私故言之于公也○毛氏曰象曰利見大人文曰邑人三百戶此非士庶之爭也古者諸侯壤地相錯強弱相陵故不能無爭大人者作諸侯軌道何敢相陵此所以爲利見也然則天子者所以主諸侯之爭有司者所以主士庶之爭也舉其大者士庶人之訟可類推矣○熊氏曰需訟皆由于坎坎難乾爲需坎伺乾爲訟然大象又曰雲上于天需則不在乾而在坎曰天與水爲違行訟則訟不徙在坎而在乾蓋大象自爲一例不必與卦同也○雲峰胡氏曰屯蒙之後繼以需訟需由于屯世不屯無需訟由于蒙人不蒙無訟然需非有孚時至何用訟非有孚情得必窮故二卦皆以坎坎之中爻有孚爲主特需之坎在上爲光爲亨訟之坎則下爲窒爲惕窒惕者光亨之反也本義謂涉川尤貴于能待就需待之義說利涉以剛履險以寬履隘就爭訟之危不利涉其義精矣大抵能安于其分則爲須以相待不安其分則爲訟而相持故需卦辭有吉无凶有利而无不利於訟則曰如是而吉如是而凶如是而利如是而不利別白而言之本義謂隨其所處爲吉凶蓋拳拳欲戴入之訟而已天子主諸侯有司主庶人訟非特庶人之爭○節項平庵曲直未明故窒勝負未分故惕中止則吉終成則凶○復湖胡氏曰訟所以與必有由中之信實于已而爲他人之所窒塞不得已而與訟亦須惕懼而不敢自安中道而止則可以獲吉○石門梁氏曰凡訟者必有孚也然後有以信於上必窒塞也然後有以絶乎私必畏惕也然後有以傑其奸必得中也然後有以勝其邪訟而有是四者故吉也若无是四者而徒欲終極其訟則凶矣然聽訟非陽剛中正之大人則雖孚而窒惕而中亦安能伸其屈乎見大人則固利矣不然顧義理而輕犯大險則雖大人聽其訟亦安能自免于罪乎自有孚以下皆戒慎之辭也而曰不利涉大川則猶欲其慎于未訟之先也夫以剛乘險以實履陷苟非孚窒惕中則自蹈于難而終以凶矣得是占者可無思乎○虛齋蔡氏曰只言中吉可矣必言惕中吉者訟之事惟能懼乃能中不懼則健于訟矣此見聖人之深于人情也終凶若理直者必求盡其直焉亦何得爲凶曰此對有孚窒惕中吉者言非指理直也觀上九本義云其占爲終訟無理而或取勝句可見下文則有一曲一直之分利見大人直者之利也涉大川則其不直可知大人之見惟利于理直者不利于理曲者故其利見不利涉對言○淡按本義隨其所處爲吉凶也言吉凶以包利

不利吉與凶對理直則吉理不直則凶也利與不利對理直則利理直不則不利也已理直而訟人必孚窒惕中則吉見大人則利若已非十分理直則須反己而不可訟矣已雖理直而爲人所訟則亦如此亦有己雖理直而訟或不勝者是事勢之變所見者非大人也故若爲人所訟而已之理或不甚直則不必訟矣周禮調人之官蓋爲不欲訟而欲平者設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聖傳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陰柔居下陰柔則无訟之才就本爻說居下則无訟之勢就全卦說不能終訟上總二承蓋以貼不永所事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六以柔弱居下。不能終極其訟者也。故于訟之初。因六之才。為之戒曰。若不長永其事。則雖小有言。終得吉也。蓋訟非可常之事。以陰柔之才而訟于下。難以吉矣。以上有應援而能不永其事。故雖小有言。終得吉也。有言災之小者也。不永其事。而不至于凶。乃訟之吉也。○朱子語問訟卦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云云。先生曰。此爻是陰柔之人也。不會十分與人訟。那人也無十分傷犯底事。但只畧去訟之。才辨得明便止。所以曰終吉也。呂璋録。○東萊呂氏曰。尋常人。爭訟所以花延歲月。長久而不決者。只為恥于小不勝。故不肯住。終至于凶。若知訟之不可長。不顧小有言之辱。更不報復。目下雖似可恥。終久誰得計其利害。不待辨說而明也。紀聞。○雲峰胡氏曰。初不曰不永訟。而曰不永所事。事之初猶異其不成訟也。小有言。與需不同。需小有言。近坎也。人不能不小有言也。此之小有言。坎也。我不能已而小有言也。終言之終。與卦辭終凶之終不同。終凶者工

上九在訟為終。在人為不終。終吉者。知六在訟為不終。在人為有終。凡陰爻不好訟。而陽爻好訟。○毛氏伯玉曰。不永謂柔小。有柔也。所爭事辨之事。有言。訟訴之言也。○蘭氏蕙卿曰。六爻惟初與三陰柔。而不爭。故不言訟。○節張紫巖訟戒在初。初用柔。故不永所事。夫念夫之心。一起而能息之以順靜。訟必不永。訟諸文辭以柔獲吉。聖人戒夫強愎不悛。紛紛口舌鬭。不知自反而求其直也。小有言。終吉。順靜而言息也。順靜者。天人所相厥理自明。於訟吉矣。○平菴項氏曰。終吉之終。非終凶之終也。終凶者。事之終。以終而致凶也。終吉者。時之終。初不撓。終无他也。終言者。在訟為不終。在人為有終也。○石湖俞氏曰。初六以陰柔處訟之初。才弱位卑而為訟不成。故不言訟。而曰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夫象辭言終凶。文辭乃言終吉。何也。曰。象為訟者言。文為不訟者言也。○梅還熊氏曰。初以陰在下。入訟之體未深。故只小有言。其辭明戒不永所事。雖其不永所事。故得終

吉。○慈湖楊氏曰。訟之初。不深也。有不永所事之象。訟之初未深。小有言而已。既不永其事。故終吉。○節蔡虛齋小有言。與需九二同。言其所傷者小也。只用畧去與他辨辨得明便止。辨得明處。便是終吉。○決按程傳於需九二小有言曰。言語之傷。至小者也。於訟初六小有言曰。有言。災之小者也。言字一樣貼他人說。胡雲峰需九二言字貼人。訟初六言字貼己。與程傳不同。恭以朱子小註有只畧去訟之。才辨得明便止句也。虛齋似兩用之。然以聖傳話之。則照程傳言字與需言字一例看。仍指他人說。更穩。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逋陸云補吳反　眚陸云生領反

聖傳。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九三陽剛。決按說本文說則陽剛有訟之才。為險之主。決按說內卦說則為險之主。按訟之志。本欲訟者也。然以剛居柔。決按承陽剛二字來。得下之中。決按承為險之主句。而上應九五。陽剛居尊。勢不可敵。決按勢字雖若單承居尊來。其實兼承陽剛二義也。蓋雖居尊而贊性陰柔。則強臣亦無所畏忌矣。若漢獻帝唐昭宗是也。以剛居柔二句。說已言不克訟。上應九五三句。就人言不克訟。故其象占如此。邑人三百戶。邑之小者。言自處卑約。指歸而逋二句。以免災患。指无眚。占者如是。是字指邑人三百戶。又有逋承一節者。理更穩。則无眚矣。

程傳二五相應之地。而兩剛不相與。相訟者也。九二自外來。以剛處險。為訟之主。乃與五為敵。五以中正處君

居正。則雖危而終吉。決謂六三危厲。帶上訟字來。已不能訟而天下之險而健訟者多也。然能守舊居正。則雖危而終吉。

或出而從上之事。則亦必無成功。守舊

居正。或受侮于人。不免可危。然忍而不校。終不懼禍而吉。是六三之好處。在陰柔也。從王事而無成。其不足處亦在陰柔。

占者守常貼食舊德貞。而不出。貼或從王事二句。則善也。

程傳三雖居剛而處上。然質本陰柔處險而界二剛之閒危懼非為訟者也。祿者稱德而受。食舊德謂處其素分。貞謂堅固自守。厲終吉謂雖處危地。能知危懼則終必貞吉也。守素分而无求則不訟矣。處危謂在險而承乘皆剛與居訟之時也。柔從剛者也。下從上者也。三不為訟而從上九所為。故曰或從王事无成。謂從上而成不在已也。訟者剛健之事。故初則不永。三則從上。皆非能訟者也。上爻皆以陰柔不終而得吉。四亦以不克而

渝得吉。訟以能止為善也。○朱子語或問訟六三或從王事无成。本義謂必無成功。似與象辭從上吉也之意不協。又與坤六三文言亦不協。竊意本意是直作占辭解。如此未知是否。答云。易中經傳不同。如此處多。且兼存之。然經意是本傳辭是或二節詁也。爰淵錄食舊德句貞句厲句終吉句爰淵錄。○廣平游氏曰。訟之六三才不稱位。故有食舊德之象。食舊德者世其祿也。世之構訟者。皆出于忿欲。而六三才不足則內有而无忮伎。已高則知足而无求。夫如是則從上而已矣。其訟故食舊德而安也。然當訟之時。才不稱其位。則人有娼嫉之者。故不能无危。妻之在已者。貞固自守。而无爭心。則雖危而終吉。○厚齋馮氏曰。此无訟之象。人臣食舊邑之食。古者度德而受祿。故曰食舊德。此卿大夫之位也。○雲峰胡氏曰。食舊德與位乎天德語同。位必稱德。而居故卑德過其位。毋位過其德。食必稱德而食。故卑德浮于食。毋食浮于德。食猶食邑之食。九二邑人三百戶。食

之最約者也。二剛險本欲訟者能退處于分之小。僅可无眚。三陰柔本不能訟。能安守其分之常。雖厲猶吉。謂之貞者。守常則為貞。不守常則非貞也。曰貞曰或從王事无成。與坤六三文辭同。此獨不曰有終者。三下卦之終也。在坤之三而或出。始雖无成而後猶可以有終。在訟之而三或出。但見其无成而已。訟固非可終者。本義曰占者守常而不出。則善也。蓋守常而或出。則非真能守者矣。深戒之也。○節童溪王氏曰。訟者剛健之事。而非柔順者之所能為也。故初與三皆云終吉。然初之終吉。即其初而知其終之有是吉也。三之終吉。居其終而安享是終吉也。○梅邊熊氏曰。坤六三亦曰或從王事无成。而曰有終者。以地道代有終也。此曰或從王事无成而不曰有終者。訟不可終也。以中止為吉。无成乃所以為有終也。无成所以為終吉也。○進齋徐氏曰。聖人於初三兩柔爻。皆繫之以終吉之辭。所以勉人之無訟也。苟知柔而不喜訟者終吉。則知剛而好訟者終凶

矣。○節集虛齋守舊便是居正。只是不與人訟。免者。陰柔質弱不免受人之侵也。然含忍不報。畢竟是好。故終吉。終吉承厲字。或從王事無成。亦以陰柔質弱故也。此句泛說與上文不相繫。○楊氏文源曰。食舊安其分之所當得。是不與人競利也。或從王事者。分之所不得越。是不與人競功也。蓋不必告訐之風。乃謂之訟。一有爭競之心。亦訟也。○決謂坤六三或從王事。或字承含章來。言含章則不仕矣。其或者。仕而從王事。則无成有終。訟六三或從王事。或字承食舊德來。言食舊則不進矣。其或者。進而從王事。則亦无成。訟六三坎體。在險責止。故只說无成。坤順而有代終之義。故无成下又說有終。又按本義於六三只說本文說縱以陰柔二字為主。其承乘應似不必糾纏。雲峯虛齋最明白。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復陸云音服渝陸云以朱反變也

聖傳。復即渝。渝安貞。不失也。

即。就也。命。正理也。決按聖人以不訟為即命安貞則訟之非理與非正可知矣其悉訟也如此。渝變也。決按渝字有就不好處說者渝盟之渝是也有就好處說者渝安貞之渝是也變即書於變中膚動則變之變

九四剛而不中。故有訟象。剛則不居子人不中則所行失當故有訟

以其居柔。決按訟卦除九五聽訟之人外其餘俱貴柔而不貴剛爻柔固可貴位柔亦可貴也九四好處全在居柔自不克訟直趕到吉字挑以其居柔故也

故又為不克而復就正理。渝變其心。謂訟之心也安處于正之象。占者如是則吉也。

程傳四以陽剛而居健體不得中正本為訟者也承五履三而應初。五君也義不克訟。三居下而柔不與之敵。訟初正應而順從。非與訟者也。四雖剛健欲訟無與對敵。其訟無由而興。故不克訟也。又居柔以應柔亦為能正之義。既義不克訟。若能克其剛忿欲訟之心。復即就于命。革其心平其氣。變而為安貞。則吉矣。命即正理。失正理為方命。故以即命為復也。方不順也。書云方命圮族。孟子曰方命虐民。夫剛健而不中正則躁動故不安害非中正故不貞。不安貞所以好訟也。若義不克訟而不訟。反就正理。變其不安貞為安貞。則吉矣。朱子語復即命渝言復就命而變其不順之命量瀾錄。問易最難點。如訟九四不克訟句渝句安貞句吉六三食舊德◦貞句厲終吉句曰厲自是一句終吉又是一句易錄只是元非此義句在此伊川作變其不安為安貞作一句

說不甚自然。董銖錄。雲峯胡氏曰命有指理而言者有指氣而言者。否九四曰有命指氣言也。此曰即命指理言也。皆上乾故皆曰命。四之不克訟與九二不同。九二坎體其心本險。九四乾體其心不能安乎天理之正。故言然曰歸曰渝。皆知反者。九二識時勢能反而安其分之小。九四明義理能變而安于命之正。聖人不貴无通而貴改通又如此。◦慈湖楊氏曰九剛四柔故有指訟終退之象。人惟不安于命故以人力爭訟。今不訟而即于命變而安于貞吉之道也。◦虛齋蔡氏曰復即命渝就事言。渝安貞以心言。但復命使即渝安貞非兩件也非有先後也。命是天命謂性之命言所賦之正理也曰復就理正則前之訟者非正理也乃剛而不中之為也曰吉只是不失意。蓋前者之訟失也不可謂二之不克訟為居于勢四之不克訟為居于理原九二亦居于理也。◦次崖林氏曰渝安貞見始之欲訟者非貞見著則遠有通則改若四者可元姚矣。◦石芝劉氏曰復即命渝安貞皆不克訟內事有內外无先後。◦決謂九四之不克訟雲峯虛齋皆以為居于理九二之不克訟雲峯以勢言虛齋非之然本義有所勢不可敵之句蓋居柔得中是九二好處當以理言上應九五是九二之遇當以勢言故九二之不克訟須兼理勢講為是又按本義于三四兩爻俱只就本爻說九四之好處只在居柔二字也其餘諸儒有兼承乘應講者程傳是也單論應者襲泉峯也曰二與五訟四與初訟其與為敵者強若不同而皆曰不克者蓋以三下訟上其不克者勢也四以上訟下其不克者理也二見執之不可故歸而通也寵四知理之不可故復而即命二四皆剛居柔故能如此王重溪亦然有兼應與承者梁石門也曰與初為敵而初能順聽不與之校又近于九五則聽其訟吉中正之大人此其所以不克訟也皆可倚恭

九五。訟元吉。

聖傳。訟元吉。以中正也。

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聽訟而得其平者也。解淡按本文只九五二字。

占者遇之。訟而有理。必獲伸矣。訟元吉。純是占。

程傳以中正居尊位治訟者也。治訟得其中正。所以元吉也。元吉大吉而盡善也。吉大而不盡善者有矣。○王註處得尊位為訟之主。用其中正以斷枉直。中而不過。正而不邪。剛无所溺。公无所偏。故訟元吉。○朱子語訟元吉便似乾之利見大人。有占无象者。爻便是象。訟元吉。九五便是。疊淵録。此爻便是乾九二坤六二爻。有占無象者。爻便是象。訟元吉便是占。淵録。○雲峰胡氏曰。九五剛健中正。聽訟必得其平。然古人不貴聽訟而貴无訟。初不永訟。三不訟。二四不克訟。在下皆无訟。此九五所以於訟為元吉也。○瀘川毛氏曰。使小民无争安

用有司。使諸侯无争。委裘可也。然則天下不能无争訟也。所以利見大人者。利其主之也。又曰。九五乃聽訟之主。刑獄之官。皆足以當之。不必專謂人君。然人君于訟之大者。如刑獄亦豈得不聽。攷之王制周官。蓋可見矣。所謂罔有兼于庶獄。獄事之小。不必訟者也。又曰。朱子曰。筮者遇之。訟而有理。必獲伸矣。乃无滯礙。蓋筮者遇此文。則為利見大人之中正。曲直必定。乃所謂元吉也。元亦有為首義。○潛湖胡氏曰。九五聽訟之主。訟元吉。亦為占者。人有正直之事。遇此聽訟之人。自有元吉之道。○節平庵項氏人謂九五為聽訟之君。非也。爻與象皆稱訟。何謂聽訟。但訟卦五爻皆不正。惟九五一爻既中且正。此訟中之最善者。故曰訟元吉。以中正也。○石淵俞氏曰。九五以剛明之德。居尊而又中正。象辭所謂大人是也。訟之有理者。見之必獲伸矣。元吉。乃言之盡善者也。蓋其始焉本吉。非若九四轉凶而為吉也。○梅邊熊氏曰。謂之聽訟。得其平亦可謂之為訟而最善。亦可各隨占者之所值也。○蔡虛齋曰。訟而遇九五。則元吉。非九五元吉也。○又時講曰。人或為剛者所抑而想己之冤。或為陰者所侮而想人之救。此所謂訟而有理者。其情得以上達。不至有孚而見窒矣。故元吉。○淡按訟元吉。本義單指訟者之占說。王註程傳則指聽訟者說。而郭白雲以獄訟之歸虞舜。虞芮之質文王為說。朱漢上以皐陶淑問召伯聽訟為說。趙汝水則曰。大人在上平諸侯萬民之訟。至于見遜畔避路而息争。吉孰大焉。王秋山則曰。天地間惟一中止而已。自情偏溺。人不皆中正。訟所由興。今訟之大人以我之中。中天下之不中。以我之正。正天下之不正。使天下共由于中正之道而元訟焉。所以為元吉。元有大善之義。此皆就聽訟者說。竊意宜融會二義。蓋惟九五有聽訟元吉之象。故訟者遇之。亦獲元吉也。又訟即獲伸。下吉字足矣。何為復下元字。意者本義有理二字。即貼元字。謂惟元故吉也。而凡健于訟者。陰于訟者。遇此必不吉矣。於吉之中仍

寓儆戒之意矣。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錫陸云。星歷反。賜也。鞶陸云步干反。三陸云息暫反。褫陸云徐勅紙反。

聖傳。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鞶帶。禮曰。男鞶革。女鞶絲。此鞶帶蓋革帶也。命服之飾。褫。奪也。以剛居訟極。剛以本爻言。訟極統全卦言。終訟而能勝之。故有錫命受服之象。然以訟得之。豈能安久。安久貼三褫。久貼終朝。故又有終朝三褫之象。其占為終訟無理。淡按本義補無理二字者。見己有理而或為貪昏之吏所審惑。則仍

須初陽剛中正者訟其寃矣不得拘終凶之例也然亦須酌其寃之小大而或取勝然其所得。終必失之。聖人為戒之意深矣。

程傳九以陽居上剛健之極又處訟之終極其訟者也人之肆其剛強窮極于訟取禍喪身固其理也設或使之善訟能勝窮極不已至于受服命之賞是亦與人仇爭所獲其能安保之乎故一終朝而三見褫奪也。王註處訟之極以剛居上訟而得勝者也以訟受錫榮何可保故終朝之間褫帶者三也。朱子語問觀訟一卦之體只是訟不可成初六不永所事九二不克訟六三守舊居正非能訟者九四不克訟而能復就正理渝而心志安處于正九五聽訟元吉上九雖有鞶帶之錫而不免終朝之褫首尾皆是不可訟之意故彖曰終凶訟不可成此語豈即本義所指卦體耶曰然董銖錄。雲峯胡氏曰或設若也非必之辭上九過于剛設若勝訟而得鞶帶終朝且三褫之況鞶帶命服以錫有德非以賞訟也豈有必得之理甚言訟之不可終也初不言訟杜其始也上不言訟惡其終也聖人只欲人無訟故諸爻皆隱其所處而教之如九四九二剛而能柔許之曰无眚吉初六六三柔而應則許之曰終吉惟上九以剛極處訟終卦辭所謂終凶者也故又設此以教之。馮氏曰或者未必之辭訟雖或勝所喪已多設或可得亦不足敬隨得隨喪況未必有得爭甚言訟之不可終極也。汴水趙氏曰或者非所宜得而得之之辭鞶帶大帶也所以束衣又辭言帶釋辭言服互明之也詩終朝采綠毛氏云自旦至食時為終朝言褫之速也三者數之變如三棲三三月三年三十年為一世是也褫奪也。節張紫巖錫之命雖自上其從非賜藉夫或者錫之也。平菴項氏曰凡訟皆起于剛而止于柔九二九四皆剛者也是以起訟終以居柔而不克訟故一遁一渝皆變而止初六六三雖居剛位不免于應而其德皆柔故能終吉一為不永所事一為從事无成獨九五一爻有全剛之資有尊大之勢可以訟矣而居中履正非好訟者也故為元吉上九以剛居柔可以不克訟矣而在訟之終居高而用剛不勝不巳此終訟之凶人也亦不足敬。建安邱氏曰九五居尊為聽訟之主故訟元吉餘五爻皆訟者也然天下惟剛者訟柔者不訟初與三柔也故初不永所事而終吉三食舊德而終吉二四上剛也二與五對換敵不敵而不訟四與初對顧理不可而不訟亦以其居柔故二无眚而四安貞也獨上九處卦之終下與三對柔不能抗故有錫鞶帶之辭焉訟一日三褫辱亦甚矣訟之勝者何足敬乎。南軒張氏曰六爻兩相訟者也以初六對九四剛柔不敵矣故初不能永所事而四亦復即命焉以六三對上九剛柔不敵矣故六三但食舊德而上九錫之鞶帶焉以九二對九五雖兩剛相敵然尊卑之分。嚴不可犯故九二歸而遁而九五得元吉焉。東峰龔氏曰訟卦六爻言吉者四除九五為得訟之中正而言外其餘皆以息訟而言非勝訟而言也若二之遁竄僅能无眚上之褫服則終必凶矣可不戒哉。梅邊熊氏曰訟之諸爻曲盡為訟之義初與四應初曰不永所事四曰復即命渝有商和其訟之象五與二應五曰訟元吉二曰歸而逋有一勝一負之象三與上應三曰食舊德是不為訟者也上曰或錫之鞶帶是以欲終其事健訟之流者與。虛齋蔡氏曰詳味此爻之辭亦只是終凶之理。次崖林氏曰或者未必然之辭三者不可得之意得之未必其果然失之乃一朝而三褫可見得之難而失之易得者聞一二失者常百千也。汝按終朝三褫有三義有即從錫之之人褫之者如主父偃敗齊而終受誅是也有從奇人奪之者若應侯之奪穰侯位蔡澤之奪應侯位是也有前所勝之人而後又為其所奪者如牛李之互相奪即呂惠卿奪王介甫之位而後又為王介甫所奪是也及絕之以訟受服而德不稱則奪者多途故曰三褫也

終

朱子本義　　　檇李後學偶齋張仁浹集解增釋

☵☷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彖上傳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師兵衆也（謂執兵之衆也蓋衆字是師字正解而師字所指不同如受王嘉師指民也䜃朕師衆臣也此則專指執兵之衆故特釋之）下坎上坤坎險坤順坎水坤地古者

寓兵於農伏至險於大順（承坎險順坤順）藏不測於至靜之中（承坎水坤地二者總是寓兵於農之意）又卦惟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為將之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為衆之象（浹謂既全卦看惟九二是將五陰俱是衆六五亦在衆之中就二五相應看則又有人君命將之象故另取一義也）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為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其卦之曰名師丈人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於得正而任老成之人（貞與丈人二義俱主人君用師言）乃得吉而无咎（吉與无咎俱承貞與丈人）戒占者亦必如是也（是字指貞與丈人）

程傳師序卦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之興由有爭也所以次訟也為卦坤上坎下以二體言之地中有水為衆聚之象以二卦之義言之內險外順險道而以順行師之義也以爻言之一陽而為衆陰之主統衆之象也比以一陽為衆陰之主而在上君之象也師以一陽為衆陰之主而在下將師之象也又曰師之道以正為本興師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民弗從也強驅之耳故師以貞為主其動雖正也帥之者必丈人則吉而无咎也蓋有吉而有咎者有无咎而不吉者吉且无咎乃盡善也丈人者尊嚴之稱帥師總衆非衆所尊信畏服則安得人心之從故司馬穰苴擢自微賤授之以衆乃以衆心未服請莊賈為將也所謂丈人不必素居崇貴但其才謀德業衆所畏服則是也如穰苴既誅莊賈則衆心畏服乃丈人矣又如淮陰侯起于微賤遂為大將蓋其謀為有以使人尊畏服也。張子曰丈人剛遇太公近之。剛正剛中則是大人聖人得中道也太公則必待

誅紂時雖鷹揚所以為到過不得為大人易說。朱子語吉无咎謂如一件事自家做出來好方得无罪咎若做得不好雖是好事也則有咎无咎吉謂如一件事原是合做底自家做出來又好如所謂戰則克祭則受福戰而臨事懼好謀成祭而恭敬齋肅便是无咎克與受福便是吉如行師之道既已正了又用丈人帥之如此只是都做得是便是吉了更有甚咎賈淵錄。隆山李氏曰師止言貞而不及元亨利貞凡兵出似非一元主育之事故不直言元不以亨利語天下者懼其貪功困生靈也要之師之為用惟守一貞足矣丈人者長者仁厚之稱長子師師者也卦詩以丈人言為首丈詩以小人勿用為於易无妄杙兵以殘民聚見於此文曰師以殺伐為事死生存亡繫焉豈无悔咎惟以丈人行之則言而咎可无矣。徂徠石氏曰五陰而一陽取其兵出于一。廣平游氏曰師貞丈人吉故詩稱方叔元老克壯其猶也老者成德之稱也其言足以愈人之疵故曰

丈寔其行足以助人之善故曰兕其更事多其作謀畫其成德也尊其致道也遠蓋朝廷典刑所賴而非特可可以行師也丈入者老者之尊稱而法度所資也師之道以律為主故以丈入言之易說○龜山楊氏曰自昔先王之制民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故比則衆在內一陽在上為之主君象也伍兩卒旅軍師之部則衆在外一陽在下為之主將帥象也○雲峰胡氏曰乾坤而後比蒙需訟皆有坎險之一體與師動衆尤見其最險者也坎水之險伏于坤地之中猶古者伏兵于農大順至靜之中有至險不測者藏焉必不得已然後用之故用師之道貴乎得正然必得老成之人而後吉必吉而後无咎師不貞不吉貞而不用丈人不吉其咎可知師之反為比曰元永貞師言貞不言元帝王皆為應兵不為戎首也○節齋蔡氏曰丈人二也言无咎斷辭○進齋徐氏曰丈人吉无咎伊尹太公方叔元老文武吉甫足以當之漢趙充國唐郭子儀其庶幾乎○節呂東萊比卦當

與師相表裏始見三代兵農井田之所起師除九二一陽而五陰即五人為伍之象也比除九五一陽而五陰即五家為鄰之象也此是兵農為一當天下有事出則權專在將更无牽制之患天下無事入則權使歸君更無尾大不掉之患易說○泉峰龔氏曰吉主事而言无咎主理而言所謂吉无咎者事既吉理亦无咎也○秋山王氏曰九二成卦之主也以一陽統衆陰于下將帥統師之象也行師之道以正為主與師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民弗從也動以正矣帥師者又得其人然後吉而无咎吉謂有功无咎謂无過丈人謂年德才謀為衆所尊信畏服者也不然則衆心不服行師雖正其能吉乎○節蔡氏凡用師之道在于得正與擇將而已若不得正則兵出無名而事不成不擇將則將不知兵而衆其卒○梅邊熊氏曰丈人言无咎雖專指九二一爻為言而其意已包一卦義能用丈人則吉而无咎其或不然則出不可以律或輿尸或不左次而冒進或用弟子

小人能无凶乎○洪按丈人只泛說人君命將之道不貼九二後儒多遵之惟蔡氏則貼九二然爻辭與卦辭同曰吉无咎則蔡氏之說可参也又按吉无咎程傳兩開講龔泉峰因分事與理說最明白其餘諸儒多沿王輔嗣言乃无咎之說即諸子語錄似說作兩層却仍是一串總不若程傳明白其功可成吉也於理无碍无咎也如嬴秦之滅六國吉矣而有咎也武侯姜維之伐魏无咎矣而不吉也又嵩山晁氏曰崔憬李鼎祚皆因子夏傳作大人說之案楊雄作丈人而馮厚齋又謂一經无作丈人者丈字必誤朱氏則曰歸藏小畜曰其丈人乃知丈人之言三代有之洪謂所謂子夏易傳藏已同貫氏既亂之本則張弧之僞書信矣朱子既遵晁氏本作丈人无可譏也乃吳臨川猶指子夏傳大人之訛非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否陸云音鄙馬鄭王肅方有反

聖傳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律洪謂出時師之號令約束如牧誓所謂坐作進退攻殺擊刺勉武勇戒殺降皆是法也否臧謂不善也洪謂善字即律字不善即聖傳所謂失律也晁氏曰否字先儒多作不是也在卦之初為師之始洪按初上二爻俱就一卦論其行師之始終而不取本爻之義者以中間四爻五之命將二之勝三之敗四之全師用兵之道已備故也初慎於始似將就說上慎於終則就君說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以律則吉不臧則凶戒占者當謹其始而守法也

程傳初師之始也故言出師之義及行師之道在邦國興師而言合義理則是以律法也謂以禁暴誅亂而動苟動不以義則雖善亦凶道也善謂克勝凶謂殃民害義也在行師而言律謂號令節制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為本所以統制於衆不以律則雖善亦凶雖使勝捷猶凶道也制師无法幸而不敗且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程子曰律有二義有出師不以義者有行師而無號令節制者皆失律也○西溪李氏曰甘誓攻右汝左御非其馬之正牧誓六步七步四伐五伐六伐七伐皆不可亂周公司馬法作坐進退皆有常節魯侯撫師牛馬臣妾戒以勿逐以其亂部分後不可以為師也○胡雲峰曰出初之象律坎之象天事下當謹其始況用兵之始一有不善兵衆亂矣本義戒占者當謹始而守法初六才柔故有不臧之戒然以律不言言不臧則言凶者律令謹嚴出師之常其勝負猶未可知也故不言吉出而失律凶立見矣○汴水趙氏曰初爻為卦之初出師為師之初否臧不良也起師合軍必勒其部伍使无犯命和其卒乘使皆輯睦然後內則師行不擾外則限獲不能害可以故无辜而伐有罪不然則凶敗立見故不可不謹于其始周官大司馬合軍而行禁令是也○紫巖張氏曰以義舉以禮動以法制是謂出師以律弗善於此固宜凶也坎險刑法象為法律夫以禁暴止亂用師失律是自暴自亂者所為何以禁天下之暴亂若火弗戢將自焚矣聖人之師以我之正征天下之弗正其出以律初以陰位在坎下難作兵動之始也天下休戚所繫聖人故首發此訓○節沈氏守約師出以律明節制也行師統衆以法令節制為本夫律而衆不齊雖幸而勝亦凶道也○石門梁氏曰初師之始也故言行師之道以律則吉不善則凶世之用師固有不由正法而勝者矣然殘民而搆怨未免于否臧之凶也蘇子瞻曰以律者正勝不以律者奇勝既失律矣勝亦負也其亦善言易矣哉○盧齋蔡氏曰此爻一壞在

卦之初為師之始說筒道理如此須看出字不必依程傳矣興師與行師蓋興師是命將之事此是說為將者行師之法○決按盧齋之論是嵌律字自當只說行師之法但程傳出師之道不妨補在前蓋兵雖以義動而行師不可失律也又凶字與三四兩爻輿尸之凶同沈氏梁氏則以為雖勝亦凶非凶字正義然晉勝楚子鄢陵而晉亂吳勝齊于艾陵而吳亡西楚霸王百戰百勝而困于烏江則勝而凶者儘多矣沈氏梁氏之說亦可備參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錫陸云星歷反

象傳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九二在下為衆陰所歸而有剛中之德就本文看出在師中吉无咎之

上應於五而爲所寵任就應爻看出王三錫命之故象即彖傳剛中而應是也

其象占如此

程傳師卦惟九二一陽為衆陰所歸五居君位是其正應二乃師之主專制其事者也居下而專制其事惟在師則可自古命將閫外之事得專制之在師專制而得中道故吉而无咎蓋恃專則失為下之道不專則无成功之理故得中為吉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既處之盡其善則能成功而安天下故王錫寵命至于三也凡事至于三者極也六五在上既專倚任復厚其寵數蓋禮不稱則威不重而下不信也他卦九二為六五所任者有矣惟師專主其事而為衆陰所歸故其義最大人臣之道於事无所敢專惟閫外之事則專制之雖制

之在已然因師之力而能致者。皆君所與。而職當為也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為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皆所當為者也。周公乃盡其職耳。子道亦然。惟孟子能知此義。故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為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朱子語在師中吉。言以剛中之德在師中。所以吉。叢淵錄。○兼山郭氏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九二剛勝之將能用中焉。是以有功而宜膺寵錫者也。○陰山李氏曰。錫命。如錫以斧鉞。使得專征伐之類。○安定胡氏曰。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車馬。○雲峯胡氏曰。卦辭師貞丈人吉无咎。爻在師中吉无咎。即卦辭意也。中則无過不及。所以為貞。在師而中。所以為丈人。故師六爻惟九二吉无咎。六四无咎不言吉。三則凶矣。二曰王三錫命。五應也。五曰長子帥師。二應也。五應二。故曰錫

訟之上近五非應。故曰或錫。訟而終則有三褫之辱。師而中。則有三錫之寵。訟與師。皆以中為貴也。○濮湖胡氏曰。九二為成卦之主。卦辭丈人吉无咎。惟二當之。王指五言。○節張紫巖難除而民安之莫大於中。中生子人與之故吉。王三錫命。順命也。○汴水趙氏曰。非剛明胸中愛物之誠通。中則殘。不及中則不濟師。而用中天无以建功。非和柔无以輯衆。九而居二。乃屬柔用剛之臣。六而居五。乃履剛用柔之君。六五虛懷无我。使二專帥師之任。於是二得為君中正之丈人。吉其宜也。用卦之主在此爻。其吉亦在此爻。故言吉无咎。與卦辭同。三錫命於在師之時。所以示優縛而隆威寵。不待師旋正功之際。○秋山王氏曰。二以剛中之才。上為六五所慮下為衆陰所從。從於師之時。師之主將也。閫外之事將軍主之。軍事不從中覆。故曰在師。在師之統既專。則可緩可急。可剛可柔。可進可退。周旋衆揆。皆適其中。故吉而有功且无過咎。此主將之事也。在師使衆知有將。錫命而

使將如有君。知其君則不患其專矣。至于再。至于三。誥復之意也。錫命如遣使勞軍。就軍中賜爵之類是也。○石門梁氏曰。二以一陽統衆陰。受六五之命任閫外之責。而能以剛處中。威德兼著。其吉而无咎宜矣。然非在上者信任之深。褒寵之厚。亦何由而成功乎。自古忠良之將多矣。然其无成功者。或委任不除。或吝於爵賞。或輕信讒間。或代以私人。若是者。豈將之罪哉。由君之不能用也。如九二之為將。非因寵祿而後能盡力者。然六五之君深所倚代。其可興三錫之恩乎。○決按吉无咎總要而開說。吉言事。无咎言理。王註孔疏皆以吉為无咎非也。如白起之阬馬服。韓信之襲歷下。俱是吉而有咎者也。必若趙充國之屯田。羊叔子之以德懷吳人。曹武惠之下江南不殺一人。方是吉而无咎者。王三錫命。照本義。只是寵任之為將。然聖傳曰懷萬邦也。此時方在師中。何能豫必其懷萬邦。似統始終說。謂始而寵任。終而賞功。故錫以三稱。若召穆公之于疆于理。至於南海。懷萬邦也。告于文人。錫山土田。王三錫命也。在師中。應照蒙引作在軍中解。雲峯謂在師而中。未是。

六三師或輿尸凶

聖傳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輿尸謂師徒撓敗輿尸而歸也決按註疏解輿尸。亦只如此。程傳則解輿尸為衆主。以陰居陽才弱以陰也志剛以居陽也不中不正不中另試。不正即是。以陰居陽。而犯非其分只承不中不正來。而以陰居陽二句。亦在其中矣。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三居下卦之上。居位當任者也。不惟其才陰柔不中正。師旅之事。任當專一。二既以剛中之才。為上信倚

必專其事。乃有成功。若或更使衆人主之。凶之道也。輿尸衆主也。蓋指三也。以三居下之上。故發此義。軍旅之事。任不專一。覆敗必矣。○王註。以陰居陽。以柔乘剛。進則无應。退无所守。以此用師。宜覆輿尸之凶。○朱子語問師或輿尸。伊川說訓爲衆主。如何。曰。從來有輿尸血刃之說。何必又尋引說。某自小時未曾識訓詁。只讀白本時。便疑如此說。後來從鄉先生學。皆從衆主說。不以爲然。今看來只是兵敗輿尸而歸之義。劉砥錄。○建安邱氏曰。輿尸而歸。趙括長平之戰是也。坎爲輪輿也。坤爲衆。尸也。○節胡雲峰此文甚言師徒撓敗之凶。以見師之成敗生死。皆係於將。九二剛中。可以用師。六四柔正。猶能旋師而退。六三不中不正。才弱志剛。輿尸而歸其凶何如哉。○臨川吳氏曰。坎爲輿。人死曰尸。盧氏曰坤爲尸。坤尸在坎輿之上。故象輿尸。范氏大性曰。二爲卦主。三以失位之柔而乘之。此師之所甚忌者。故有僨軍之象。古者兵雖敗猶不忍棄死者。故載尸以歸。輿尸猶以車載棺而謂之輿櫬也。或者有時而然之辭。○節俞石澗輿與文子輿死扶傷之輿同。謂之輿尸與春秋左氏傳秦封殽尸。楚收晉尸之尸同。師撓徒敗。輿載其尸而歸也。六三半動半靜。柔邪而不中。故其凶如此。○石門梁氏曰。以一卦觀之。則九二獨爲將。自各爻觀之。則皆將帥之事也。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以失爲將之道矣。其輿尸而歸也。凶孰甚焉。○梅邊熊氏曰。以師旅而言則如趙括長平之戰。以他事而論。皆自取覆敗之義。○兵家常勝之道。惟在將帥得人。與出師以正而已。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在人則既短於才。而徒有好兵之志。又薄於德。而動多偏頗之施。其行師也。不量勢力之不敵。輕擧妄動。當有師徒撓敗輿尸而歸之理。占者得此不正不正。即是以陰居陽也。王註又兼乘剛无應二義。喪師辱國。凶何如哉。○次按本義只就本文說。重不中乘剛則有掣肘之患。无應則有无相援之人。亦足以致敗也。衆來應說其理愈僭。又按程傳以衆主解輿尸而

後之儒者如龜山白雲紫巖童溪漢上五峰誠齋東萊俱以將權不一爲言矣。吳臨川俞石澗詳解輿尸之義者。皆所以翼本義也。輿尸則敗國殄民。莫此爲甚。聖人所不忍言。故或之。

六四。師左次。无咎。

聖傳。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左次謂退舍也。次謂舍止也。謂退而止也。退釋左字。舍釋次字。陰柔不中而居陰得正。次謂全重。居陰得正。蓋陰柔則无克敵之才。不中則无持重之節。苟而居陰得正。則能畏懼且有愛人之心。而不忍以衆人之命嘗試。故左次。賢於六三遠矣。故其象如此。全師以退。賢於六三遠矣。故其占如此。

程傳。師之進。以强勇也。四以柔居陰。非能進而克捷者也。知不能進而退。故左次。左次退舍也。量宜進退。乃所當也。故无咎。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唯取其退之得宜。不論其才之能否也。度不能勝而完師以退。愈於覆敗遠矣。可進而退。乃爲咎也。易之發此義以示後世。其仁深矣。○白雲郭氏曰。贊武六四之左次也。師之勝敗。理不可必。可進而進。可退而退。則常道也。六四以陰居柔。力不能進而左次。得其常也。何咎之有。故師之凶。在內則傷財害民。在外則覆軍亡將。內外无是焉難。左次无功。亦謂之无咎可也。彼不度德不量力而喪師者。六四之罪人歟。○易說。○陰山李氏曰。坤體平陸而无險。左旋其旆。下依坎水之阻而止。事者也。軍事出則尚右。旗反則爲左。○雲峰胡氏曰。訟與師皆非得已。與其進而敗。不若退之爲愈。訟歸逋。復命師左次。皆善其退。春秋魯僖公元年。次于聶北救邢。救而書次。譏之也。四年次于陘。遂伐楚。伐而書次。善之也。然則六四之左次

无咎。善之之辭也。都氏曰陰陽之運自東而西而易之六位自下而上。故凡易之辭上右而下左。左次者不前而却也。覆湖胡氏曰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左次退舍而宿也。與次于郎之次同。兵法前為右。後為左。故上將軍居右。偏將軍居左。則知師以右重左。蓋不用之地也。四左次與明夷四左腹同坤體之下也。節吳臨川兵事尚右。右為前。左為後。故八陣圖天前衝地前衝在右。天後衝地後衝在左。左次猶言退舍謂不前進而退後也。誠齋楊氏曰善師者不必戰以以守為戰。進亦戰也。退亦進也。禹之班師。晉文之退舍必于進也乎。泉峰龔氏曰老子曰偏將軍居左大將軍居右。兵凶器也。先王以喪禮處之。故軍中之禮以右為上。而左次為退舍也。節王童溪有決戰之師有持重之師。決戰之師利於速戰。持重之師利於退守。梅邊熊氏曰。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左次則堅壁不動之意。出坎險入坤順。故其象占如此。石門梁氏曰師

之左次者。或義有不順。力有不敵。而全師以退。或善師不陣。善陣不戰。而待敵自服。皆可以無咎矣。四居陰得正。故能如是。張氏爾超曰。古者讓而避。必于左詩曰究然左辟。決按後世有左次而有咎者。晉之甘卓之湘東。唐之高駢是也。故程傳又補可進而退乃為咎一意。所以示臣子急君事之道。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長陸云丁丈反

聖傳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六五用師之主以君位言柔順而中不為兵端者也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故為田有禽之象 敵加於已為生民之害猶田中有禽以害禾稼禽字兼獸。而其占利以搏執而无咎也。程傳曰若輕動以毒天下其咎大矣。言語辭也。是助語辭如言告師氏言告言歸之言長子九二也弟子羊四也又戒占者專於委任若使君子任事而又使小人參之則是使之輿尸而歸 之字指二。而使之者即五也 故雖貞 貞事之貞也謂用師而直在已也 而亦不免於凶也 與尸凶指師

程傳五君位與師之主也。故言興師任將之道。師之興必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為生民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奉辭以誅之。若禽獸入于田中。侵害稼穡。於義宜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得无咎。若輕動以毒天下。其咎大矣。執言奉辭也。明其罪以討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者也。任將授師之道當

以長子帥師。二在下而為師之主。長子也。若以弟子眾主之。則所為雖正亦凶也。弟子凡非長者也。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者。如晉荀林父邲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節孔疏田有禽利執言者。柔得尊位。陰如先倡。柔不犯物。犯而後應。往必得直。故往即有功。猶如田中有禽而來犯苗。若往獵之則无咎。過也。人之情田非禽之所犯。王者守國。非叛者所亂。禽之犯苗則可獲取。叛人亂國則可誅之。朱子語問易文取義如師之五。長子帥師乃是本文有此象。又卻說弟子輿尸何也曰此假設之辭也。言若弟子輿尸則凶矣。問此例恐與家人嗃嗃而繼以婦子嘻嘻同。曰然。[illegible]前輩也曾說易之取象似詩之比興。如此卻是虛說。恐不然。如田有禽須是有文有此象。但今不可考。易說。林氏曰易於取之小者以或之為象。取之大者以田為象。取之尤大者以將為象。節胡雲峰田有禽不得已而執之。非有從禽之心。猶敵來不得已而應之。非為兵端也。於師而

言田者。古者无事歲三田。亦以習武也。長子帥師。不言吉。而弟子則直書曰與尸貞凶。甚言五之任將。不可不審且尊也。長子即衆所云丈人也。自衆尊之則曰丈人。自君稱之則曰長子。皆長老之稱。衆言師必用老成。則既貞又吉。爻言用老成而或以新進參之。雖貞亦凶。吉凶之鑒昭然矣。五陰柔之主。故有戒。○節雙湖胡氏宗卦取田象。凡五。師比五。恆四。解二。巽四也。○泉峰龔氏曰。長子謂二。自二至四。互體為震。故有長子之象。○節王童溪九二處帥師之任。而征伐賞罰。實自五出。故六五詳言與師任將之道。以示其戒。○虛齋蔡氏曰。田有禽。利執言。是師貞意。長子帥師。是丈人意。禽字兼獸肆鹿之類。害稼尤多。執字從禽字生來。无咎者。蒙自彼生。端不在我。何咎之有。以下皆戒辭也。只才氣老成者。使是長子。新進不經事者。使是弟子。弟子。少子也。貞凶。言雖以田有禽而執之。然或委任不得其人。終亦取凶。○五是柔中之主。臨戰而或不決於戰。用人而或不專於用。故節節開提之。上下分作二意。而仍連下。謂用師得正。固可无咎。而任將不專。亦難成功。田是田時。非田獵也。○決按本義解尸字為尸首之尸。程傳解作尸主之尸。但作主字解。則與字无着落。執言。程傳以為奉辭。本義以言字為語助。蓋田有禽。是比喻。執謂執此害田之禽也。無所用奉辭之義。總之經文。已經朱子解過。前說似可廢也。與尸仍貼九二說。而所以與尸者。則以六五使三四間之之故也。相州富平符離之潰敗。雖以郭子儀劉錡吳玠李顯忠之忠勇。亦不免輿尸之凶。豈非將權不一之故哉。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聖傳　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師之終。此二體言。順之極。以上卦言。論功行賞之時也。決謂功有大小。故必論定然後或賞以國。或賞以家。功敗為逆境。則功成為順境。於師之終而順之極。則天下大定矣。故論功行賞。

坤為土。故有開國承家之象。決開謂承二字亦是互文。就今日始有土而言則曰開。就後世子孫可繼續而言則曰承。諸侯之國。卿大夫之采邑。皆土也。然小人則雖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爵土。但優以金帛可也。戒行賞之人。於小人則不可用。此占此二句是經文正意而小人遇之。亦不得用此文也。此二句又是朱子補出。非經文本意。經文只指論功行賞者。

程傳。上。師之終也。功之成也。大君以爵命賞有功也。開國。封之為諸侯也。承家。以為卿大夫也。承。受也。小人者。雖有功。不用可也。故戒使勿用。師旅之興。成功非一道。不必皆君子也。故戒以小人有功不可用也。賞之以金帛祿位可也。不可使有國家而為政也。小人平時易致驕盈。況挾其功乎。漢之英彭所以亡也。聖人之深慮遠戒也。此專言師終之義。不取爻義。蓋以其大者。若以爻言。則六以柔居順之極。師既終而在无位之地。善處而无咎者也。○張子曰。師終必推賞。然小人雖有功。不可胙之以土。長亂也。承猶繼世之承也。易說。○朱子語。先生說師卦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舊時說只作論功行賞之時不可及小人。今思量看理去不得。他既一例有功。如何不及他得。看來開國承家。一切是公共得底。未分別見君子小人在。小人勿用。則是勿用他與之謀議詳畫耳。漢光武能用此義。自定天下之後。一例論功行封。具所以用之在右左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他不與馬。因問云。古人論功行封。真箇是裂土與之守。非如後世虛帶爵邑也。若使小人參其間。則識有弊病。先生曰。勢不容不封。但聖人別有以處之。未見得如何。如舜封象。則使吏治其國。如此則若是小人。亦是有以處之。先

主又云。此義方思量得如此。未曾改入本義。且記取。一開國承家為是坤有土之象。然屯之利建侯。却都无坤。止有震。此又不可曉。且闕疑。○莆陽張氏曰。君命有功者賞之於祖廟。功之大者開國而有民社。次者承家而有世祿。謂之大君者。别於諸侯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萬世之通法也。○建安邱氏曰。卦以九二一陽統衆陰。有大將統兵之象。故卦名師。出師之道。不可不正。師之係。不可非人。象止七字。而用師之道盡矣。初六師之始。上六師之終。六五為任將之君。二三四爻則皆用師之將。四之无咎。不如二之吉。而三之凶。又不如四之无咎。聖人以萬世用兵利害。輕權重于吉凶无咎之間。後之興師用將者。盍謹於斯。○白雲郭氏曰。先人曰。武成之終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又曰。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則盡上六之義者。其武王乎。雖曰大君有命。而小人不得開國承家者。以小人无容衆居上之德。此武王所以必崇德而報功也。崇德則小人勿用矣。易說。○東萊

呂氏曰。師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上六居師之終。功成之時也。人君當功成之時。志驕意滿。多用小人以逸其欲。如唐憲宗既平淮西之後。用皇甫鎛程异之類是也。故聖人嚴為之戒焉。紀聞。○雲峰胡氏曰。初師之始。故紀其出師而有律。上師之終。故紀其還師而賞功。六爻中出師駐師將兵將將伐罪賞功。靡所不載。其終始節次最矣。末曰小人勿用。則又戒辭也。夫師之中未必皆君子。不賞之无以報前日之功。式用之必至於階後日之禍。是不容之无以處之矣。予嘗曰。如之。舜封象於有庳。而使吏治其國。如漢光武封功臣。而用之左右者。惟鄧耿數人。此皆處之之道也。雖然亦在於謹其始焉耳。曰丈人。曰長子。用以行師者也。得其人。及其開國承家。自不至於用小人矣。聖人於師之終曰小人勿用。政敘其初也。專為丈人之用也。合前後而觀之。聖人之意可見矣。○節張紫巖。師至上六。師道已終。聖人以勿用小

人為戒。且曰大君之命。蓋大君必欲休息天下。而庇其生民。方其為天下除害。小人並用。有不得已焉者。患難既平。摩撫愛養之不暇。寧忍使小人用事於此時以動搖天下之情也哉。曰大君。言仁德之人也。○節汴水趙氏。周官軍將皆命卿。開國者出封為諸侯。帥師皆中大夫。旅帥皆下大夫。承家者。大夫之采邑。　師至上而終。凱旅告至。舍爵策勳。凡將師有功者。大君布命。次第封賞。以建國家。知勇之人。不能皆全材。用於戒行。有將帥節制于上。未見其害。今為國為家。有民人有社稷。則不可屬之小人。此爻一陽在下而統群陰。聖人慮其專也。故言王於二。言大君於終。蓋他卦所无。所以謹君臣之分者嚴矣。○上為歸馬放牛。示天下弗服之時。故六爻惟上不言師。○節馮厚齋。天子諸侯皆有君道。惟天子稱大君。橫后之稱元后也。○陰山李氏曰。師卦統紀始終。節次甚嚴。初師之始。故紀其出。上師之終。故紀其還。又曰六爻出師駐師將兵將將。與夫奉辭伐罪。旋師班賞。

无所不載。雖後世兵書之繁。殆不如師卦六爻之密。而況于論王者之師。比之後世權謀之書。奇正甚遠。為天下者不得已而用師。又何必舍此而他求哉。○徂徠石氏曰。師之事。必曰王。曰大君者。征伐宜自天子出。萬世之通法也。○節項平菴。初與四對。初戰四不戰也。二與五對。二將也。五君也。三與上對。三敗事。上成事也。三在險之極。上在順之極。成敗之所以異也。師衆以順為威。故三爻居剛者皆凶。初六六三六五是也。九二以剛居柔。是以吉而无咎。行險之貴於順也如此。○節石門梁氏。上六師之終。故言封賞之事。大君有命。其功之大者。命之以開國而使為諸侯。其功之小者。命之以承家而使為大夫。爵必稱其功。載必稽其勞。无倦无私吝。此者王公天下之心也。然師旅之典。入才非一槩。式以忠勤。式以勇。加式以才幹。式以謀略。其封賞之行。因无不及也。至於董正治官。任以庶政。則惟賢是用。不復計其功矣。故戒之曰。小人則勿用。　開國承家。所以優功臣

而廣封建見聖人待天下之公小人勿用所以禦才將而杜禍端見聖人慮天下之遠三錫命命于行師之時大君有命命于行師之終傳一曰懷邦二曰亂邦大人小人之所以分聖人之慮深而戒遠矣○洪按本義程傳講小人勿用皆謂但優以金帛而不予以爵土語類則又曰不使預謀議又曰永豈改入本義然玩聖傳必亂邦也句則不與爵土之說更確朱子所以雖有此論而終不改入本義者以此至於胡雲峰諸始之說只可備一說非正解也蓋師而至上已試天下平定後說小人勿用句然指實功時蓋開創需才容或有因其才智而用小人者但既是小人必功罪相半雖有攻城野戰之功不無叛降逐奔之罪將功罪抵算原不必予以爵土也玩聖傳必亂邦句亦明若在命將之初安能預知有其功而予之以邦耶又按趙汸引周禮則軍將一定開國師帥旅帥一定承家梁氏又謂功大者開國功小者承家則臨時制宜非一定也以理度之梁氏說

更確

䷇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比陸氏曰此志 反卦內並同

彖上傳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比親輔也 洪謂親字照象傳輔字照象傳隱然兼上比下下比上二義此處卻重下比上 九五以陽剛居上之中而得其正見五九比之主為上下五陰比而從之以一人而撫萬邦 洪按此句說上比下即象傳意須輕看 以四海而仰一人之象 洪按此句說下比上即象傳意須重看 故筮者得之則當為人所親輔 洪謂此句有言字在內 然必再筮以自審有元善長永正固之德 洪謂元永貞三字雖平列其實重元字永也貞也俱承元說來蓋元即仁也人君比天下之本也元德之元間斷則為永仁而而不失于衆則為貞 然後可以當衆之歸而无咎 洪謂卦以比名故有[illegible]吉字子之然信有天下比而君德未純者則雖言吉而仍有咎 矣故又必元永貞方无咎 其未比而有所不安者亦將皆來歸之若又遲而後至則此交已固彼來已晚而得凶矣若欲比人則亦以是而反觀之耳

程傳比序卦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親輔也人之類必相親輔然後能安故既有衆則必有所比比所以次師也為卦上坎下坤以二體言之水在地上物之相切比无間莫如水之在地上故為比也又衆爻皆陰獨五以陽剛居君位衆所親附而上亦親下故為比也曰比吉道也人相親比自為吉道故雜卦云比樂師憂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吝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筮謂占決卜度非謂以蓍龜也所比得元永貞則无咎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以長永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无咎也人之不能自保其安寧方且來求親比得所比則能保其安當其不寧之時固宜汲汲以求比若獨立以自恃求比之志[illegible]雖夫亦凶矣夫猶凶況柔弱者乎夫剛立之[illegible]南夫也又曰是

謂我非夫。凡生天地之間者。未有不相親比而能自存者也。雖剛強之至。未有能獨立者也。比之道由兩志相求。兩志不相求則睽矣。君懷撫其下。下親附於上。親戚朋友鄉黨亦然。故當上下合志以相從。苟无相求之意。則離而凶矣。大抵人情相求則合。相持則睽。相持相待。莫先也。人之相親必有道。然而欲比之志不可緩也。朱子語李兄問比卦。大抵占得之多是人君所比之象。先生曰。也不必拘。若三家村中推一人作頭首。也是為人所比也。須自審自家才德可為之否。所以原筮元永貞也。林學蒙錄問忠信為周。阿黨為比。如何。先生曰。忠信為周只緣左傳說周爰咨詢。指作忠信。後人遂將來妄解。最无道理。且如易比卦言比吉也。比輔也。原筮元永貞无咎。則比都是好。大抵比于君子則為善。比于小人則為惡。須看聖人說處本意如何。據此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只是公私。徐寓錄又云周比二字。於易之所言。又以比字為美。如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

禽之美皆美也。黃有開錄筮字說做占決亦不妨。然亦不必定說不是龜筮之筮。晏淵錄問不寧方來後夫凶。曰別人自相比了已已後。於衆人却強[illegible]比他。豈不為人所惡。是取凶也。後夫猶言後人。春秋傳有云先夫當之矣。亦是占中一義。吳必大錄後夫不必如伊川說。左傳崔武子卜娶妻卦云。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人以為此它云先夫已當之矣。彼云先夫。則此云後夫。正是一樣語。陽便是夫。陰便是婦。劉砥錄後夫凶。言九五既為衆陰所歸。若後而更添箇陽來。則必凶。古人如袁紹劉表劉孫劉備之事可見。兩雄不並棲之義。晏淵錄○白雲郭氏曰。卦之一陽。惟比得天位。莫吉于此。故直言吉。一陽之卦得位者。師比而已。得君位者為比。得臣位者為師。○節朱漢上比吉者。比而吉也。凡無援則危辱。則推父子夫婦朋友。未有孤危而不凶者。人君為甚。故比而吉。○雙湖胡氏曰。易主卜筮。六十四卦皆然。何獨蒙比二卦發之。以蒙有師道。比亦有君道。故

也。蒙貴初。比貴原者。發蒙之道。當視其初筮之誠一。顯比之遇。當致其原筮而謹審。又二蒙主當下卦。故曰初。五比主當上卦。故曰原。不同也。○雲峯胡氏曰。原筮本義讀如原簭原廟原田之原。義皆訓再。言筮得此者。已為吉道。然必再筮以自審也。曰吉。曰无咎。曰凶。皆占辭。吉。上下相比之占。統言也。无咎。所比者之占。凶。比人者之占。分言也。蒙比卦辭。特發兩筮字。以示占者之通例。筮得卦詩蒙求亨者與亨蒙者。皆可用。筮得比卦繇為人所比與求比者。皆可用。顧其所處所存者何如耳。易一陽之卦凡六。復師謙豫比剝也。而最吉莫如比。蓋九五一陽居天位。而上下皆陰。其勢順也。周禮九筮三曰筮式。筮所以為法式者也。故蒙之從師曰筮。比之求比人亦曰筮。蒙筮其所以從於師者也。比筮其所以比於民者也。故王者之比亦曰筮。蒙九二在初卦之中。故曰初筮。比九五在重卦之中。故曰原筮。蒙之筮問人之者也。不一則不專。比之筮問之在我者也。不再則不審。

不寧方來。指下四陰而言。後夫凶。指上一陰而言。來者自來。後者自後。吾惟問我之可比不可比。彼之來比不來比我不問也。此固王者大公之道。而為九五之顯比者也。本義文曰。若欲比人者。則亦以此而反觀之耳。蓋原筮原永貞。為比于人者言也。本義發出比人者言外之意也。○西溪李氏曰。天下之衆不能相一也。奉一人而戴之。倪首聽命于下。將以求一日之[illegible]也。故曰比吉。○林氏黃中曰。書云。卜不習吉。初筮之謂也。文曰一習吉。原筮之謂也。○厚齋馮氏曰。萃與比下體坤順同。上體水澤不相遠。惟九四一爻有分權之象。故无永貞言。於五比下无分權者。故元永貞言。於卦義各有在也。文曰原再也。如原廟原簭之原。方來各以其方來。文曰六位先後有二義。衡觀之。則外在前。內在後。豎觀之。則下者乃其所歸往。而謂之先。在上者乃婦之綴而我之者也。五君而謂之夫。以陽爻有夫道也。○進齋徐氏曰。夫五剛也。後夫謂後乎夫。上也。六居卦終。此五陽後也。比

道貴先比而獨後則失所當比而凶矣又曰後夫凶如萬國朝禹而防風後至天下歸漢而田橫不來如隗囂公孫述之徒終何如哉自取凶者也○陳氏舉曰要人以兵刑威天下所以辭不協既服而來必親之使不携貳故比者居上者親於來附在下者比而順命之時也○節秋山王氏後者退却不前之謂陽夫也謂五也陰婦也謂上也婦而比夫當然之理況比之時下比其上上比其下惟恐不先而上獨退却而後其夫自處孤危凶之道也○石門滕氏曰凡為人所親比與親比於人者皆吉之道也卦之九五以一陽居尊位剛而中正上下五陰比而從之比為人所親比者也為人所比必有其德然後可故必再筮以自審如謀著求卦周筮也或卜度於心亦筮也元永貞元善之長也永能長久也貞正而固也再筮而有是三德則眾皆歸之无咎矣夫為人上者以其德為下所比則天之下人莫不含暴而歸仁去亂而從治若安於私比勝於所從則殃咎至矣故

九五在上則其不寧者方來親比之而後夫者凶也後夫謂後至之人也○師以二為主二將師也以一陽而為眾陰之所聽命也比以五為主五君也以一陽而為眾陰之所親比也此所以次師者言眾雖聽命于將師而心當親輔於君也　彖言元永貞比天下之大本象言建國親侯比天下之大用○洪按朱子語類與本義稍異後夫似對九五言言九五已為天下所比有後夫來與九五爭比于天下則凶如宋明帝為武帝之姪子勛為武帝之子論理則子勛當順然明帝既立而子勛爭之所謂後夫凶也故終敗亡徐氏王梁氏則皆指比九五者言蒙引存疑及諸時講皆從之於理覺順或語類記者有誤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

缶陸氏曰方有反瓦器也爾雅云盎謂之缶它陸氏曰敕多反別本亦作他

聖傳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比之初貴乎有信（洪謂除九五為人所比外其餘五陰皆論比人之道）則可以无咎矣若其充實則又有它吉也

程傳初六比之始也相比之道以誠信為本中心不信而親人人誰與之故比之始必有孚誠乃无咎也孚信之在中也誠信充實於內若物之盈滿於缶中也缶質素之器言若缶之盈實其中外不加文飾則終來有它吉也它非此也外也若誠實充於內物无不信豈用飾外以求比乎誠信中實雖它外皆當感而來從孚信比之本也○朱子語終來字似將來相似語錄終來有它說將來似顯比使有邪顯比底意思易說字有在陽爻有在陰爻伊川謂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夏[illegible][illegible]易中言語然有不可曉者蓋當時事與人言語曰有與

今日不同者如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之類夏湖錄○東萊呂氏曰有孚盈缶滿腹皆誠○蘭氏曰易言有孚者二十一有言信其如此者有言有孚誠者○雲峯胡氏曰與人交止於信親比之初能有誠信所以比之无咎及其誠信充實則非特无咎又有他吉也初六不與五應故曰有它大過九四中孚初九皆曰有它皆指非應而言但彼則戒其有他向之心此則許其有他至之言也○趙氏曰易六爻貴於正應其近而相得亦有不應者惟比諸爻不論應否而專以比五為義○節沐水趙氏比不以信雖含必乘初能有孚以此求比固能无咎然不特小信而止由中之孚流動充滿猶缶而盈兩言有孚者言所孚而後盈孚之至也○洪湖胡氏曰有他指五言五非正應故言有它蓋初與四皆陰无應而五顯比在上惟積誠意以比五終來必得比而言也○朱氏曰他吉謂比五子夏曰非應稱他○遂溪熊氏曰有孚比之比乎人也有孚盈缶終來

有他吉。為人所比也。初比之始。有孚信則能比人。而无咎。有孚信而充實。終得他人與之比而吉也。○節沈氏守約有孚比之貴始也。有孚盈缶貴誠也。終來有他吉不專應也。○虛齋蔡氏曰有孚。是今日初比之有孚盈缶。是今積之以至于盈缶。有孚固得比之道。而无咎矣。至于盈缶。則不但无咎。更有他吉也。○次崖林氏曰孚信之在中者。夫與人相比者多事外親。而比之初相信未久。又恒情之所不敢妄以心腹也。故聖人發有孚之象。言與人初比也。內有誠心。不事外親。而孚有焉。則无咎矣。若自此積之。自事上接下事親交友。凡一切待入接物。无一不出于誠。而充滿積實焉。則誠能動物。信以發志。將來有他至之吉。不此其初比之无咎矣。○沈按初六統一卦而論其初之甚。不取本爻之然。有字比之謂先有孚而後比之也。之字指所比之人言。有孚則內不失巳。外不失人。且未論言與不吉。在巳巳无取偽之咎矣。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者。凡有益於巳曰吉。入有與此人相比以誠。而忽得益於彼人者。所謂有他吉也。賦非有孚盈缶者不能。盈缶則誠而形。而所行無窒礙矣。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聖傳比之自內貞吉不自失也

柔順中正 決按柔順臣之道也。中正則非容悅比矣。 上應九五 決謂指始仕者而言。故言

二應 自內比外而得其貞吉之道也 內。內卦。外。外卦。在卦為內外。在時位

五為隱 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 上只說六二有貞吉之象。末二句方是爻辭貞吉正

顯。解。六四亦然。

程傳二與五為正應。皆得中正。以中正之道相比者也。二處於內。自內謂由己也。擇才而用雖在乎上。而以身

許國必由於已。已以得君道合而進。乃得正而言也。以中正之道應上之求。乃自內也。不自失也。汲汲以求比者。非君子之道。乃自失也。○藍田呂氏曰比之時主比而不主應。諸爻皆比。二獨應五。守貞性于內而不失者也。○廣平游氏曰比之自內者。非枉已以外求也。上之人諸遷崗側。至誠以相與。然後出而應之。故爻稱自內而象以為不自失也。六二居中得正。與九五為正應。迹遠而志同。位殊而德合。故以自內言之。若伊尹之在莘而湯加聘焉。非自內以比。聘尹負鼎以干湯。孰謂聖人乃不知比之自失乎。易設○東萊呂氏曰六二比之自內貞言。或纂其利而比之。或纂其名而比之。或纂其譬而比之。皆自外也。紀聞○西溪李氏曰二與四皆比于五。二應五。在卦之內。故言比之自內。四承五。在卦之外。故言外比之外。內雖異。而得其所比。其義一也。故皆言貞吉。○雲峰胡氏曰上下皆應五。而不係私應。故謂之比初不係四之應。而五應之。故曰也。四不係初之應而應乎五。故曰外。惟二本與五應。故曰內。比之自內而又以正故吉。凡卦以下卦為內。上卦為外。此六二言內。六四言外。內外卦之分見於比。○節王童溪五比之主也。二其應也。陰陽各當其位。所謂正也。夫君臣上下相比以正。此所以吉也。○平菴項氏曰六二之正其所自有。以六居二正位也。以二比五正應也。但能固守其所自有則足以吉矣。故爻曰自內貞吉。象曰不自失也。皆无所假於外也。○秋山王氏曰二以柔順中正之德上應陽剛中正之君。是相比之善者也。二處於內故曰自內。自內云者言由己也。仕賢使能則由乎君。委質為臣則由乎已。謂二必中正自守。待上可比而後比之。若汲汲求比。則非君子自重之道。蓋二雖中正。然以柔質順體而居比。不容不戒。○石門梁氏曰二與五為比由內而比外者也。凡貞吉有爻之本善者。有爻非貞而為之戒者。比曰貞吉。爻之本善也。言自內比外而得其正。是以吉也。○虛齋蔡氏曰柔順中正。故能比夫正上應九

五則所比者正柔順中正於比人之道最為得正爻辭貞字實從此生六四以柔居柔亦然內比之是方出而仕者外比之六四近君之位已出仕者也故有內外之分。次崖林氏曰古者得正則无失身之辱也本象傳意未及功業者聖人方喜其出處之得正未及其功業之如何也。谷氏拙庵曰自內之所有者以比之道不變塞也即此是正故言。石芝劉氏曰比者進而上附九五上吉即是正。決按吉凶多以事言而亦有以理言者如比之二與四其吉皆決之以理也故本義皆曰理之道蓋曰道則在爻吉之前而為吉之骨子者也凡曰凶之道亦然六二爻與占須剖開講六二固已貞而吉矣若人操得六二必立心制事皆正然後能如六二之吉也非貞則不吉矣此便是戒辭也

六三比之匪人

匪陸氏曰非鬼反馬云非也王肅本作比之匪人凶

聖傳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陰柔不中正　陰柔則心暗昧不中正則行邪僻　承乘應皆陰所比皆非其人之象　決按匪人固緊項承乘應皆陰然終當以本爻之陰柔不中正為主苟自己非陰柔不中正而有德所遇皆匪人亦可特立不懼矣　其占大凶不言可知

程傳三不中正而所比皆不中正四陰柔而不中二存應而比初皆不中正匪人也比于匪人其失可知悔吝不假言也故可傷二之中正而謂之匪人隨時取義各不同也。朱子語問比之匪人先生曰初應四四是外比於髓為比得其人二應五五為顯比之君亦為比得其人惟六三應上上為比之无首為比之匪人也畜時

齋林。白雲郭氏曰六三不知比賢而比於上上非正應而有凶比非其人則自戕其身矣是其所以可傷也易說。三山劉氏曰承乘應皆陰匪人之象凡居吉之鄭學者之交仕者之同僚皆當戒匪人之傷焉。雲峰胡氏曰三陰柔不中正匪人之象承乘應皆陰所比匪人之象彼固匪人而誰實比之者三也大凶可知矣文不言其大凶而夫子於象惻然痛憫之曰不亦傷乎即孟子哀哉意也。天既比之匪人我亦胥為匪人矣彼我既不得謂之人則謂之何哉殊可哀也已此文畧似蒙六四困之象蒙之所求者九二之一陽也而四何獨遠之比之所宗者九五之一陽也而三何不獨比之。東谷鄭氏曰不能近于五而所比皆二三陰比之非其人也安得而不傷二亦處重陰而正吉何也二中正也其應乎五也。節齋趙氏鈞是人也有聖人有匪人聖人能踐形者也匪人雖具五官四體已失天地之性者也。復齋趙氏曰初比於五先也二應也四承也六三無是三者之義將不能比五矣。石門梁氏曰三與上六為應而又上比于四下比於二以陰而比陰所比皆非其人之象也。決按初二四三爻之字皆指五也三與五遠不曰比匪人而曰比之匪人者見三陰柔不中正不能自立急欲比人無如乘承應皆陰比三者匪人也比之二字宜畧頓上六比之无首之字亦如此解五則為人所比故獨无之字又按匪人本義兼承乘應三爻說道理完全語類則單說應程傳則單說承乘其餘諸儒或說應或說承乘皆須合同而參之故決謂本義一字不可忽其語類則隨門人之問而答或亦有偏或有記誤亦須斟酌看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

聖傳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以柔比柔決謂柔是臣道之正。所謂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故本義於二曰。柔順中正。於四曰以柔居柔。若加一陰字。使不好矣。故六三上六俱下陰柔字。**外比九五。為得其正**決按為得其正。復承以居柔柔。外比九五二句。以柔居柔。本文之得其正也。外比九五所比之得其正也。**吉之道也**同是吉。但二是初進之臣。遇主有道。使是貞。四是近君之臣。所謂貞吉。有都俞吁咈氣象。**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決按經文同曰貞吉。故本義一樣解法。俱分本文占者二項看。

程傳四與初不相應。而五比之。外比于五。乃得貞正而吉也。君臣相比。正也。相比相與。宜也。五剛陽中正。賢也。居尊位。在上也。親賢從上。比之正也。故為貞吉。以六居四。亦為得正之義。又陰柔不中之人。能比于剛明中正之賢。乃得正而吉也。又比賢從上。必以正道則吉也。數說相須。其義始備。○王註外比於五。履得其位。比不失賢。處不失位。故貞吉也。○龜山楊氏曰。六四无應於內。而外比九五。比賢從上也。九五剛中正。賢也。比賢從上。而不以正。人誰與之。故正乃吉。六四以陰居陰。正也。易說。○節白雲郭氏。四與初非正應。故舍遠比近。外比九五之賢。故得貞而吉。比或自內。或外比。以明比道之大。不可拘于常也。易說。○臨川王氏曰。四宜應內者也。內无可比。而比于外。亦義之與比。而无適莫者也。剛柔正而位當。故貞吉。○山齋易氏曰。易以上卦為外。下卦為內。而二體亦各有內外。四與五同體而言外比。若亦所以比五也。○王氏湘鄉曰。五為比主。六二自內卦比之。六四外卦比之。況二四陰皆得正位。故皆曰貞吉。○雲峰胡氏曰。初六內也。九五外也。四宜應內者。內无可比。而比乎外。義之與比。而無違莫者也。是舍柔暗而比剛明。得正而吉之道也。○京口先生曰。二與四皆比五。二自內外之而外。四自外卦而之外。○泉峰蔡氏曰。二四皆以陰居陰。自是處已得其正。而求應於五。所比復得其人。故皆言貞吉也。○節朱漢上五以德言之。剛健中正。賢也。以位言之。君上也。以正比賢。以臣比君。外比之所以吉歟。○石門梁氏曰。卦以上為外。下為內。四雖在外卦。然以四視五。則五為外。而四亦內也。四近五遠初。初亦陰也。故四不比初而比五。所謂外比也。以陰居陰為得正。而又比於陽。得相比之正。其吉宜矣。○次崖林氏曰。比吉字與二不同。蓋二新進之臣。遭逢有道。而无匪人之傷。二之吉也。四則近君之臣。聖君賢相共成正大光明之業。四之吉也。○決謂四與初是相應之位。能舍內之初而比外之五。則得正而吉矣。外字重看。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驅陸氏曰。區愚反。徐云。鄭作毆。

聖傳。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一陽居尊以位言。**剛健中正**以德言。**卦之羣陰皆來比己**濃承位與德。**顯其比而无私**決按九五一爻。盡於顯比二字。下三句俱形容顯比。故以吉字作熟脚。聖傳則以吉字歸之顯比也。**如天子不合圍。開一面之網。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故為用三驅失前禽。而邑人不誠之象**決謂上已列以天子二字。天子即王也。故點經文刪去王字。天子不合圍四句。只是王用三驅失前禽之義。邑人不誠之義。尚在下文說明。故用一而字別之。**蓋雖私屬。亦喻上意。不相警備。以求必得也。凡此皆吉之道**決謂揭高九五。故說言之道。見九五無心於求吉也。**占**

者如是則吉也

程傳五居君位處中得正盡比道之善者也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已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於上若乃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下之比其道亦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故聖人以九五盡比道之正取三驅爲喻曰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先王以四時之畋不可廢也故推其仁心爲三驅之禮乃禮所謂天子不合圍也成湯祝綱是其義也天子之畋合圍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只取其不用命者不出而反入者也禽獸前去者皆免矣故曰失前禽也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然求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不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皡皡而莫知爲之者也邑人不誠吉言其至公不私无遠邇親疏之別也邑者居邑易中所言邑皆同王者所都諸侯國中也誠期約也待物之一不期誠於居邑如是則吉也聖人以大公无私治天下於顯比見之矣非惟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君之道也用之否與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已也在朋友亦然修身誠意以待之親已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已於鄉黨親戚於衆人莫不皆然三驅失前禽之義也○朱子語易比之九五云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聖人於人來者不拒去者不追如何一一要私意周旋繞徒地使滯於一偏況天理自不如此豈肯孫肆伊川解斯此王用三驅失前禽所謂來者捕之去者不追來者前禽而殺不去者所譬顏不相獵如何先生曰田獵之從[illegible]猶以為門刈芟以為長圍田獵者自門驅而入禽獸向我而入者皆免惟驅而入者皆獲故以前禽比去

者不追獲者比來則取之大意如此無緣得一一相似伊川解此句不足疑但邑人不誠吉一句似可疑恐易之文義不如此兌治錄邑人不誠蓋上顯明其比道而不必人之從已而其私亦化之不相戒約使人從已也邑人不誠如有閑無弊言其自不消相告戒又如婦市者不止耕者不變相似夏淵錄按董氏傳義附錄旁註云此說與本義不同當考恐是朱子未定之說○郭氏曰九五以大公至正之道以比天下天下自從而比之是以逆則舍之順則取之卦言不寧方來後夫凶哉來或後聖人皆不拒之也邑人又何誠焉是則顯比之吉天下之至公也○雙湖胡氏曰五陰爻皆稱比之比乎五也九五獨稱顯比為衆陰所比也用三驅而取順喻下四陰也失前禽而舍逆喻上一陰也蓋四陰承於下其心順我者則取之上六乘於上其心逆我者則舍之難有所失比道之光也○林氏曰陽為明故稱顯○節齋蔡氏曰前禽謂上上獨後比五即舍之三驅失前禽之象○雲峰胡氏曰諸陰爻皆言比之陰比陽也五言顯比陽為陰所比也比易近於私王者之比大公至正顯然于天下而無私三驅失前禽比成湯祝網孔子弋不射宿之意也若夫邑人則喻王者之心熟矣王者無意于必得故雖邑人亦不相警戒以求必得无私之至也如是則吉師比之五皆取田象師之田有禽害物之禽也比之失前禽背已之禽也告師則執之王者之義也在比能失之王者之仁也然使邑人不喻上意哉有惜恐失之心則禽無遺類其仁不廣矣未可以言言也○汴水趙氏曰一私不間于胸中故顯比无間于上下一陽自初漸升於五則明居尊无復私昵无外內无遠邇凡厥民庶一視同仁彼泰越肥瘠之不通者不能顯比者也然聖人之心歸斯受之去者弗強猶王者三驅固在搏取禽若前逸寧失而弗追故其徒庶不待識哉患皆順命比之言孰加於此○石門梁氏曰九五陽剛中正為比之主陽剛則明而不暗中正則公而不私

此其所以為顯比也。以象言之。如田狩而用三驅失前禽。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此上之比下也。固顯比也。比下既得其道。則雖私屬亦喻上意。而不待告誡。此下之比上也。亦顯比也。上下之相比。同一顯明之道。又安有不言乎。○節齋蔡氏。顯比兼德位言。然德字重。蓋比之所以為顯者。在德不在位也。必兼位者。然則以比字象也。蓋九五所謂聖人在天子之位者。如孔子非无君師之德。然不得其位。則亦終无自而見其顯比也。用三驅失前禽者。上之人不求必得也。邑人不誡者。下之化人之亦不求必得也。易所謂邑者。非一盡以所屬言也。就天子三驅說。則天子自有天子之邑。不誠就田獵說。風草影子警之間。皆有不期然而然者。若就比道說。則是下入化之。亦皆不逐逐於利也。○節林次崖。顯與隱對。光明正大而無隱伏田曲闇昧禍。窄者顯也。隱伏田曲闇昧禍窄而不光明正大者。隱也。王者以父母天下。為職生養教誨。但知我分所當為。盡其道而為之。至于君之盛恩與否。則聽其在彼。初不屑屑焉暴其私恩小惠。違道而干譽。以求百姓之我親。此其施為舉指。何等光明正大。而豈有隱伏田曲闇昧禍窄之病。故謂之顯比。譬如王者解一面之網。用三驅之田。禽獸何我而入者。取之。背我而前出者。則舍之。初不求於必得。至于私屬。亦喻上意不相警備。以求必得焉。夫王用三驅失前禽者。王道之得。邑人不誡者。王化之。於凡此皆言之道也。王者能如九五之顯比。則亦王道得而王化行矣。○陸氏庸成曰。三驅失禽。置得失於勿恤者。狀蕩平之王心。邑人不誡。況知識於大順者。狀熙皞之王化。○泱謂取順是比之正解。然比之所以公者。又在舍逮。若必欲盡天下而比之。便是私意。不享其贄。不臣其人。王者之顯比也。又說到邑人不誡者。喻臣之一德一心也。蓋均平天下。必君臣同德而後可。又按雙湖雲峰講諸家之字醒然。不必拘陰陽二字。從之比人。則須用之字。之字即指所比之人也。比於人則不用之字。若拘於陰陽。則六三比之匪人之字雖解矣。蓋六三分明是以陰比陰也。豈可指五為匪人。即初六比之。亦是空說。不專指五也。然尚可假借。惟三斷不可指比五說。

上六。比之无首。凶。

聖傳　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陰柔居上　陰柔就本文言。見其无才德也。居上就一卦言。見其居尊位也。无以比下　因其陰柔故也。凶之道也　或未即凶。已有凶之道。故无為首之象　无首則不能統攝乎一身。猶无德則不能統攝乎人也。而其占則凶也　撰傳此文。則斷然凶矣。

程傳。六居上。比之終也。首謂始也。凡比之道。其始善則其終善矣。有其始而无其終者或有矣。未有无其始而

有終者也。故比之无首。至終則凶也。此據比終而言。然上六陰柔不中。處險之極。固非克終者也。始比不以道。隙於終者。天下多矣。○王註。无首後也者。卦之終是後夫也。親遺已成。无所與終。為時所棄。宜其凶也。○明道程子曰。比之无首。凶。比之始不善則凶。○東萊呂氏曰。上六。比之无首。凶。上居卦之終。不曰无終凶。而曰无首凶何也。見其无終。則知无首矣。治疾者必推其致疾之由也。紀聞。○厚齋馮氏曰。以六位自下而言之。初始而上終。初本而上末。以全體自上觀之。上首而初足。上角而初尾。乾始艮責。既未濟之象可見之。上六无首。不能率衆以比於君之象言。无能為首也。與乾用九辭同而旨異。○雙湖胡氏曰。陰无一。上六陰爻自有无首象。以六爻觀之。九五一爻稱顯比。餘爻皆稱比之。初比之无首二四比之貞吉。皆以其比五也。獨三比之匪人而傷上比之无首而凶。是三上自相比而不比五也。其不能為首率衆以比君。可見凶亦宜矣。至若與乾用九无首同而

吉凶異者。蓋乾純陽變陰不以剛為天下先吉之道也故无首吉。比取我比人之義乃以窮陰不能為之倡首則无以為比也故无首凶。○石門梁氏曰。陰必比於陽上六陰也而居陽之上。不能比於陽矣故為比之无首而凶也首居上者也陽不居首而陰居之此倒置也无首之象也○比貴急不貴緩初六比之始先於比者故有它吉。上六比之終後於比者故无首凶。二以應五而內比四以承五而外比以柔比剛得比之正故皆貞吉。三與五非近非應不知比五故有比匪人之傷。○決按初六本義只就一卦之初論不取爻義上六則仍取爻義者。因聖傳有无所終句。一所字責在上六身上也見上六居上位而陰柔无德故不能比人所以无首而凶決又按叢辨字義至夫子而始精春秋傳文公十八年季文子論渾敦曰頑嚚不友是與比周是比與周皆非美字也外傳叔孫穆子曰忠信為周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引黨以封已利已而忘君別也

則比與周又皆是美字也大易曰比之匪人曰外比之則又空說比得其人則為美比不得其人則為惡至夫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而比與周之美惡始截然分矣

周易集解增釋卷十二終

周易集解增釋卷十三

朱子本義　　檇李後學惕齋張仁決集解增釋

☰☴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畜陸氏曰敕六反鄭許六反

彖上傳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巽亦三畫卦之名一陰伏於二陽之下故其德為巽為入決謂乾健坤順父母之性情也震之動巽之巽於乾坤為具體而微至於坎之險艮之止離之麗兌之說各分健順之一體此長男所以似父而長女所以似母也一陰伏於二陽之下使有巽順意陰性善入故為入其象為風為木決按震一陽為二陰所包故奮擊而為雷巽一陰為二陽所包故旋繞而為風木之性亦善入者也故又為木小陰也決謂以二體言則巽小而乾大以六爻言則六四小而餘五爻皆大畜止之之義也決謂畜字亦照下本義兼二意以兩體言則上之字指乾以逐文言則上之字指五陽上巽下乾以陰畜陽此二句以兩體言陰巽也陽乾也文卦惟六四一陰上下五陽皆為所畜此二句就變文看出卦重以巽畜乾故一陰畜

五陽下一爻字。故為小畜總承上二義。又以陰畜陽能係而不能固亦為所畜者小之象決謂此三句又是餘意。內健外巽二五皆陽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有剛而能中其志得行之象故其占當得亨通亨字陽道可行之占。然畜未極而施未行故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密雲不雨二句陰道未行之象而占亦如之。蓋密雲陰物西郊陰方我者文王自我也文王演易於羑里決謂曰演者見伏羲畫卦已具一卦易書之理文王不過演長之視岐周為西方正小畜之時也決謂以德言故以紂為小若以位言則君為大而臣為小矣筮者得之則占亦如其象云

程傳小畜序卦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相比附則為聚聚畜也又相親比則志相畜小畜所以次比也畜止也止則聚矣為卦巽上乾下乾在上之物乃居巽下夫畜止剛健莫如巽順為巽所畜故為畜也然巽陰也其體柔順惟能以巽順柔其剛健非能力止之也畜道之小者也又四以一陰得位為五陽所說得位得柔巽之道也能畜群陰之志是以為畜也小畜謂以小畜大所畜聚者小所畜之事小以陰故也彖傳以六四諸陽為成卦之義下言二體蓋舉其重彖文曰雲陰陽之氣二氣交而和則相畜固而成雨陽倡而陰和[illegible]也故和若陰先陽倡不順也故不和不和則不能成雨雲之畜聚雖密而不成雨者自西郊故也東北陽方西南陰方自陰倡故不和而不能成雨以人觀之雲氣之興皆自四遠故云郊據西而言故云自我畜陽者四畜之

主也。程子曰舉二體而言則巽畜乎乾以全體言則一陰畜五陽在易隨時取義皆如此也。朱子語小畜言以巽之柔順而畜三陽畜他不住大畜則以艮畜乾畜得有力所以喚作大畜小畜亨是說陽緣陰畜他不住故陽得自亨橫渠言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凡言亨皆是說陽到得說陰處便分曉說道小人言亨字使是下面剛中而志行乃亨　小畜但能畜得九三一爻而已九三是近他底那兩爻自牽連上來雙湖[illegible]間野雲不雨自我西郊先生云此自以巽畜乾巽順乾健畜他不得故不能雨凡雨者是陰氣順凝結得密方濕潤下降為雨且如飯甑蓋得密了氣鬱不通四畔方有濕汗才乾上進一陰止他不得所以象中云尚往也是乾欲上進之象到上九則以卦之始終言畜極則散遂為既雨既處陰德盛滿如此所以有君子貞凶之戒又問云常聞人說此卦作巽體順是小人以柔順畜君子以虛樓界辭相拘係。其畜止之術甚小而元大謀大作故

曰小畜。不知何如。先生云易不可專說人上說且說陰陽上看分明巽畜乾陰畜陽故謂之小若配之人事則為小人畜君子也得為臣畜君也得為周小小事畜止也得不可混定事說滴時寒餘。毛氏曰文王觀易象適有會於心故以所遭者言之其事則文王其象則自有君臣以來有之矣。安定胡氏曰陰陽交則雨澤乃施若陽氣上升而陰氣不能固蔽則不雨若陰氣難能固蔽而陽氣不交亦當不雨猶若釜甑之氣以物覆之則蒸而為水也自我西郊是雲氣起于西郊之陰位必不能為雨也。陰山李氏曰小畜小過皆陰用事故止為密雲而不能為雨澤。南軒張氏曰以大畜小以陽畜陰天地之大經古今之通義也然事有出於一時不獨天下周象凡百君子之欲什事小人得以攘係之大事之將說小物得以數阻之皆小畜也。蘭氏曰凡易之西郊西鄙西山皆自陰文所式。厚齋馮氏曰雲渚兌澤氣也小畜畜三陽小過包二陽陰陽皆夬交通之

義故不雨。胡氏旦曰文王當紂之時左右憤人終不能以止其進以此知文王志在明夷而道在小畜。建安卯氏曰乾本在上之物今在巽下則為柔所畜故曰小畜但六四以一陰而畜止五陽能係其志而不能固其志此又畜道之小者也夫物畜則止止極則行故小畜亦有亨義密雲陰氣也自二至四互兌屬西方故曰西郊四以柔居柔故有此象凡雲自東而西則雨自西而東則不雨陰先倡也小畜以柔為主不能固陽而止之故雲雖密而不雨。雙湖胡氏曰陰陽和洽則散而為雨陰少則陽氣散而不收小畜一陰畜五陽是也陰多則陽氣鬱而不達小過四陰已二陽是也故皆不能成雨自二至四互兌故稱西郊。節雲峰胡氏陰之畜陽惟能以巽入柔其剛健非能力制之故陽之亨自若也小過六五文辭與小畜象辭同文王之意謂一陰畜五陽陰有所不及不能成雨也周公之之謂四陰過乎二陽陽有所不及亦不能成雨也陰不足不謂小者之

吉陽不及亦不許小者之意何也易周為尊陽而作也。節汴水趙氏曰五陽之情皆繫于四初二畜所不及五上出畜之上所畜者三耳三不受而反曰故六文皆不言畜。石門梁氏曰以巽之陰而畜乾之陽以四之一陰而畜上下之五陽故謂之小畜其曰亨者陽之亨也卦之二五皆陽剛中正固可亨也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以人事言之以小人畜君子以人臣而畜其君皆小畜也陽未失道其亨自若但失其道則不能亨耳四一陰而言密雲者以陰居陰亦陰之盛也然雲自西郊而與則陰先倡之而陽性上進不能應和故雲雖密而不雨也世之興功立事不出於君子而出於小人則雖欲強為而人心不和未有能成其功者觀小畜之象亦可以自省矣。次崖林氏曰小畜有二義一是以小畜大一是所畜者小亦惟以小畜大故所畜者小其婦一而已矣亨是言目前視畜之事得亨密雲不雨二句言目下未能做大事業不復恐為陰畜陽說。對石芝

曰亨是喜陽之動不見密承以小畜天眾密雲不雨二句是惜陽之畜不大承所畜者小來蒙存之意如此。按乾坤之後屯蒙二卦三男用事矣不違父母者男子以才德自見為雋也長女見於小畜少女見於履中女見於同人大有皆不離乾女子以從父為正也至下經咸恒二卦則出嫁而從夫矣又按小畜之名伏羲所取但文王序於此之後見前屯蒙需訟師比六卦皆三男用事至第九卦特簡三女卦之名小畜者以兌于三女卦之旨使見尊陽抑陰之義先儒謂取小畜之名為尊陽未睢又曰西郊而不曰西方西土者切兩說也田多在郊而田必需雨故切言之又按下一自字便見聖人天下一家之心是蓋時文王已為紂所畜矣聖人應具畜被天下故曰自我西郊謂先已受其意也然先曰寄雲不雨亦是聖人信之於理處小畜明夷象辭皆聖人自謂　聖人自強不息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矣因於羑里使繫象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矣君東使繫爻決當謂孔聖不得位而成六經是萬世人類之幸然則文因羑里公遭流言亦聖人一時之阨而萬世人類之幸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聖傳復自道其義吉也

下卦乾體決謂須折開三文作三箇人看故下句下一皆字本皆在上之物決謂提此句為復字伏脈志欲上進而為陰所畜決謂以上四句統論內卦三文下方單論初九一爻然初九體乾決謂再提體乾二字者見乾之初九異於他卦之初九也居下得正下卦之下以陽居陽也前遠於陰陰謂巽陰卦也是雖與四為正應此專

指巽之一陰文言。而能自守以正決謂自守以正本乾體居下得正衆即經文道字也不為所畜決謂一不正使為所畜矣。故有進復自道之象占者如是是字

指復自道則无咎而吉也

程傳初九陽爻而乾體陽在上之物又剛健之才足以上進而復與在上同志其進復於上乃其道也故云復自道復既自道何過咎之有无咎而又有吉也諸爻言无咎者如是則无咎矣故云有无咎者善補過也雖使爻義本善亦不害於不如是則有咎之義初九乃由其道而行无有過咎故云何其咎无咎之甚明也。朱子語問小畜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此爻與四相應正為四所畜者乃云復自道何耶先生曰易亦有不必泥爻義看者如此乎看自好復自道便吉復不自道便凶句无可疑者矣潘時舉錄復自道之復與復卦之復不同

復卦言以前不見進陽如今復在此復自道自復它本位從那道路上去如無往不復之復曼淵錄。〇厚齋馮氏曰陽本在上之物故自下升上曰復從此言由其所復之故道也。〇東萊呂氏曰小畜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九二牽復吉。九陽也非久為陰所畜者也故其志皆欲進復于上焉然則安于畜養而不復進者非可取邪紀聞。〇雲峰胡氏曰卦言畜取止之義爻言復取進之義爻與卦不可一例觀也蓋陽在下而畜于陰勢也其不為所畜而復於上者理也況初以陽居陽雖與四陰為正應而能自守以正其復道於上乃當然之理何咎之有其義當吉矣復字雖與復卦之復不同然復卦惟初與二言吉小畜惟初與二言復言吉初之復自道似不遠復二之牽復似休復休復以其下于初牽初以其連於初也彼則於六陰已極之時喜陽之復生于下此則於一陰不得位之時喜陽之復升于上也〇泉峰龔氏曰泰稱往不復指陰而言也小畜復自道指陽而言也

陽在上之物所謂復者欲上進也陰在下之物所謂復者欲下退也復則同而上下則異者陰陽進退之性然也〇漢上朱氏曰聖人欲明陽不受畜于陰之義故以履小畜二卦反覆明之小畜履之反初本在上二本在五三本在四故初二皆以復言之三受畜而不得復者也初者九之正位也正者君子之道初九不受四畜而復興猶未為得所宜有咎然由正道而復四亦以柔道下之何其咎哉其義吉也〇石門梁氏曰陽在上者而乃居下則其上進乃復其故處復之由於道者也三陽在下同志並進初雖應四而二陽閒之故不畜于四而能上進也初然本與四應宜若有咎也故占辭變文曰何其咎吉言何至於咎乎斯為吉矣曉占者能絕其私繫而隨於同類則吉也〇蔡虛齋曰不為陰所畜就是无咎就是吉也凡曰无咎者大槩皆有補過之意今獨曰何其咎蓋自不至於有咎也本義雖通之謂无咎然本文何其咎之義則亦不可不知〇決謂復自道猶云其

復而進也蓋由乎道而非竹檢儀章者何其咎本義粘占者說故與无咎一例觀若就初九爻義看終有別也但先儒各有發明而于何其二字尚覺未醒決意何字就逆事零碎說謂初九之復雖自道而其復之之時亦必有許多作用凡小人之與君子相軋而欲泥之者往往摘其瑕而咎之故聖人曰初九之守正而上進人又將摘其何者以為其之咎也其字即指初九說曰何其咎所以堅君子守正之志行道之心也蓋此爻最重得正得正則不苟合矣故曰道又按爻辭每有帶卦名者此卦六爻无畜字以陽為陰畜聖人所不欲言也一陰之卦有六俱自姤復而來。姤者復之反也象故初與二俱說復

九二牽復吉

聖傳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三陽志同而九二漸近於陰沈謂陰字與初九本義為陰所畜之陰同分二卦言則陰者巽也統六爻言則陰者六四也以其剛中剛中則既介有守不言道而其自道與初同矣故吉亦與初同兩爻俱然初重在正二重在中故能與初九牽連而復亦吉道也占者如是則吉矣

程傳二以陽居下體之中五以陽居上體之中皆以陽剛居中為陰所畜俱欲上復五雖在四上而為其所畜則同是同志者也同夫患相憂二五同志故相牽連而復二陽並進則陰不能勝得遂其復矣故吉也曰遂其復則離畜矣乎曰凡爻之辭皆謂如是則可以如是若已然則時已變矣尚何教誡乎五為巽體巽畜于乾而反與二相牽何也曰舉二體而言則巽畜于乾全卦而言則一陰畜五陽也在易隨時取義皆如此也○雲峰

胡氏曰案本義則初九前已於陰以剛正能復九二漸近于陰以剛而中而能牽復亦吉道也程傳以為二與五相牽本義之說則以為二與五无應二之牽復自係於初五之攣如自係於四○建安邱氏曰九二以陽剛而在下體之中亦欲上進非六四所能畜故與初九陽類牽連而進復其本位亦不自失其中道也○建安張氏曰待牽連而復已不如初之易矣然牽而能復亦吉道也○東谷鄭氏曰陽在下而必進故以進為復初應乎四能復自道二无其應其復也難然二與初同體初能復二可牽連而復也○劉氏曰與初同志而進猶拔茅茅之義不失中道而吉○時謂君子見阻于人以善類之交未合入得乘其間也九二亘亦欲上進故雖漸近于陰不若初之絕遠然其德剛而得中操守不減于初故能與初牽而復吉之道也占者如是則不為陰所畜得遂其進而吉矣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說陸氏曰吐活反解也輻陸氏曰音福又作輹音服

聖傳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九三亦欲上進三與初二同是乾體故用亦字承初二兩爻來然剛而不中剛而不中則无自守之節與初之得正二之剛中異矣迫近於陰迫近於陰則有比昵之情與初之前遠於陰二之漸近於陰殊矣而又非正應但以陰陽相說非正應而以陰陽相說則結援匪人以圖進而卒為所制无由上進矣而為所係畜不能自進故有輿說輻之象此句總承剛而不中以下六句來然以志剛志剛本乾體及本爻之以九居三柔故又不能平而與之爭故又為夫妻反目之象戒占者如是則不得進而有所爭也

程傳三以陽爻居不得中而密比於四陰陽之情相求也又暱比而不中為陰畜制者也故不能前進猶車輿說去輻輪言不能行也妻夫反目陰制於陽者也今反制陽如夫妻之反目也反目謂怒目相視不順其夫而反制之也婦人為夫寵惑既而遂反制其夫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之者也故說輻反目三自為也○朱子語先生說輿說輻夫妻反目因云被他止畜不得進必與有爭自家必要進時如何須是能正[illegible]時方得呂燾錄輿說輻夫妻反目一爻可謂不好然[illegible]以剛自守則雖得比爻而凶不應矣蓋卿錄小畜但能畜得九三一爻而已九三是近他底卽兩爻自牽連上來沈僩錄○龜山楊氏曰重剛而不中則身不行道矣身不行道不

行於妻子故輿說輻夫妻反目輿說輻不能有行也切
比於四為陰所畜不行於妻子也至於夫妻反目明正
家之道可知矣故曰不能正室也易說○雲峰胡氏曰
大畜九三曰日閑輿衛則利有攸往小畜則曰輿說輻
何也大畜以艮畜乾小畜以巽畜乾大畜九三與艮一
陽同德故其輿利往小畜九三近巽之一陰而為其所
制故其輿不可行輿說輻陽畜于陰而不得進也夫妻
反目陽不平其畜而與爭也或曰大畜九二輿說輹
與輻或據左氏傳註以為通用何也曰說文輹車下縛
木非輻也大畜九二說輹剛而得中自止而不進也小
畜九三說輻剛而不中止於陰而不得進也說輹可復
進說輻則不可行矣或曰巽為白眼反目之象○節齋
蔡氏曰夫三也妻四也三既四非正反為柔制故至反
目○平菴項氏曰小畜九三輿說輻陸氏釋文云本亦
作輹子夏虞翻傳皆作輹安世案輻无說理必輪破
裂而後脫也輿下之輹乃有說時車不行則說之今畜
道止於不行非有破裂之象恐與大壯大畜同作輹字
為長　九三反目則稱妻言相敵也上九既兩則稱婦
言相順也○泉峰龔氏曰案本義曰九三為陰所係畜
不能自進故有輿說輻之象其義甚明易之取象若此
者甚多若更深求其說則大鑿矣○東谷鄭氏曰三之
復進迫乎四四方得位力能止之故三輿說輻而不能
行陽不安於受畜而與之競故夫妻至於反目也○汴
水趙氏曰一陰畜三陽則不足畜一陽則有餘初二與
三雖均為乾體而三重剛極健其為復則不同復在入
後而畜迫於前是輿說其輻也志不受畜反目疾視位
雖夫妻情則怨懟○爾俞石澗九三與六四陰陽相生
夫妻之象也陽不受制于陰則其情不和故曰夫妻反
目○石門梁氏曰輿所以行者也陽方上行而前遇陰
則為陰所制而不能行矣此輿而說輻之象也陰說於
陽：係於陰故為夫婦然本非正應而內外異體此夫
妻反目之象也○虛齋蔡氏曰下三爻初二不為陰所

畜而三則為陰所畜者初則居下得正二則剛中而三
則剛而不中也然亦兼以位言初前遠於陰二漸近于
陰三逼近于陰也輻與輹不同輻車輪之轑也輹車上
伏兔也輻重于輹蓋說輻者為陰所係也久駐之計也
說輹者自止而不進暫住之意也○淡樵程傳反目為
怒目相視趙氏解反目為疾視吳臨川則曰反其目而
不相視臨川說與反字合又謂四五合而不視三則非
也三既剛而與四爭則反目當兼夫妻說蓋三與四皆
反目也又按雲峰講輿說輻理極精虛齋從之平菴以
為當從陸氏作輹朱漢上同義亦可通故存之以備參
按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蓋輻上貫於轂下貫于輪今
車之任重者則用兩小木貫兩大木連於輪轂之間所
謂輻車者則仍用輻但不及三十耳至於輹則在車之
兩件以扣輪者而軸則兩頭貫於左右兩轂中者總之
軸與轂連轂與輻連輻與輪連平時皆不相離惟輹難
扣住軸而與軸可離也大畜所謂輿說輹者謂不駕則
輹與軸也小畜所謂輿說輻者則輪轂壞而車為廢車
永不可駕矣大約自二至四互兌兌為毀折故有此象
而三之永不能復亦可見矣總之字義明則道理益明
如輻輹二字之義異而大畜小畜之旻之義亦異矣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聖傳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以一陰畜衆陽 淡謂衆陽單指下乾三陽說不兼二陽蓋上二陽是助四者 本有傷
害憂懼 傷害貼血憂懼貼惕 以其柔順得正 淡謂柔順陰也正以陰居陰也 得虛
中巽體 淡謂虛中本文之體也巽體兼三文言 二陽助之 淡謂柔順得正虛中巽體使是
孚處惟孚可以得人之助故自可無傷心可無懼而血去惕出也 是、有孚而去血惕出

之象也无咎宜矣故戒占者亦有其德則无咎也此爻最重有孚蓋濟事遠患。本於得人之助而感人之本又在己之誠信而有孚之誠則在於柔順得正虛中巽體八字柔順信之質也得正信之道也虛中信之之本也巽體能巽所以取信於人也程傳四於畜時處近君之位畜君者也若內有孚誠則五志信之從其畜也卦獨一陰畜眾陽者也諸陽之志係於四四苟欲以力畜之則一柔敵眾剛必見傷害惟盡其孚誠以應之則可以感之矣故其傷害遠其危懼免也如此則可以无咎不然則不免乎害矣此以柔畜剛之道也以人君之威嚴而微細之臣有能畜止其欲者蓋有孚信以感之也。朱子語孚有在陽爻有在陰爻伊川謂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夔淵錄。陰山李氏曰需三陽並進九三雖曰致寇而六四則曰需於血出自穴小畜三陽並進九三雖曰說輻而六四亦曰血

去惕出陰陽相迫不能无傷聖人必使陰避陽若以為抑雖六四為一卦之主不少假借也易之言其專戒陰柔之用事者耶。雲峰胡氏曰三陽健進四陰畜之三雖說輻四亦不能无傷故曰血曰惕危之也必有孚而後血可去惕可出乃可无咎戒之也或曰九五陽實曰有孚六四陰虛亦曰有孚何也曰中孚二陰居二卦之中中虛為信之本二五陽居上下卦之中中實為信之質小畜四與五皆曰有孚亦此意也。安定胡氏曰三陽上進而已當其衝將拒而止之必為所傷以由中之信發于至誠依附於上之二陽同心一志與之共止畜之則傷害可去惕懼可出。虛齋蔡氏曰有孚孚重以一陰畜眾陽若所謂以一服八者獨力如之何能克況陰柔耶夫六四以一陰當眾陽之疑其難不免於災懼既能有孚而得二陽之助則免矣以此見陰柔力量不能獨濟若有所濟亦必伏陽剛之力如洪之初六亦此義也爻辭不知以四為小人耶為君子耶曰不自為小

人也六四是位卑力小不任大事的人也若作小人則本義所謂戒占者亦有其德則无咎者是易為小人謀耶。石芝劉氏曰自乾三爻而觀則无咎四為陰柔小人自四一爻而觀則下三爻為剛暴之徒隨文取義不拘定也有孚是得陽助之本非以陽助為有孚无咎即血去惕出不是推開說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攣陸氏曰力專反

聖傳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巽體三爻同力畜乾決謂下乾三爻看作敵國然鄰之象也而九五居中處尊決謂處尊亦只是諸侯若是天子亦何畏乎三陽爻勢能有為以兼乎

上下決謂上下指上卦六四上九言乾三爻不在內故為有孚攣固用富厚之力而以其鄰之象決謂辭禮晉文皆是富以其鄰者以猶春秋以某師之以言能左右之也占者有孚決謂九五之富非盡人所能者有孚則人皆可勉故本義戒占者單說有孚聖傳曰不獨富也意亦重有孚則能如是也九五居中則心之孚誠能使上下與之合志而不忍離處尊則力之富厚能使上下聽其左右而不敢遠此所以能同力畜乾也程傳小畜眾陽為陰所畜之時也五以中正居尊位而有孚信則其類皆應之矣故曰攣如謂牽連相從也五必援挽與之相濟是富以其鄰也五以居尊位之勢如富者推其財力與鄰比共之也君子為小人所困正人為群邪所陷則在下者必攀挽其上期於同進在上者必援引於下與之戮力非獨推己力以及人也固資在

下之助以成其力耳。朱子語富以其鄰與上合志是說上面巽體同力畜乾鄰如東家取西家取上下兩畫也。九五居尊位使動得初上下底孚如手把攣住之之象。霣淵錄問小畜以一陰而畜五陽而九五乃云富以其鄰。是與六四之陰併力而畜下三陽不知九五何故反助陰。先生曰九五上九皆為陰所畜文同是巽之體故反助之也。董銖錄問小畜九五富以其鄰。本義云巽體三爻同力畜乾鄰之象也。據程傳則曰以一陰畜五陽窮謂以執體言之固是以一陰畜五陽然就九五而言則下與四比上與上連為鄰之象謂巽三爻同力畜乾卻見得自上畜下之意分明。非知是如此否。曰更以泰卦不富以其鄰對之即可見其文意霣淵錄富其以鄰。言有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不富以其鄰言不待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沈僩錄。雲峰胡氏曰攣字與牽字皆有相連之義。初與二皆乾體故二連初皆欲上進。有牽之象。四上與五皆巽體故五連四上相與畜在下之三陽有攣之象然二與初之占皆吉五與四上皆无吉占之辭聖人言外之意可見矣中孚九五亦言有孚攣如蓋言交如者異體交也攣如者同體合也。林氏黄中曰易以連而配為交如近而合為攣如言綢繆固結也。李氏曰陽實為富陰虛為貪陰能有陽亦為富本文陽居陽故為富傳初九陽實亦為富謙六五應亦陰泰四坤體故皆不稱富。建安邱氏曰初二皆未受畜故初曰復二亦曰復四五皆欲畜之故四曰有孚五亦曰有孚然初以剛居剛二以剛居柔二之力弱於初故不能自復而牽初以為復四以柔居柔五以剛居剛五之力強于四故推其有餘以畜四以為鄰下二爻拍牽以來復上二爻相攣以畜之曰牽曰攣而巽畜乾之義見矣。節王童溪以九居五陽之純者也陽之純則為充實充實有孚也以六居四陰之純者也陰之純則為謙虛謙虛亦有孚者也。虛齋蔡氏曰此有孚全指同心戮力說蓋雖在陰類亦當有一段信義

以相維繫攣如謂五之孚與上下相攣固也。朱子謂攣如手相攣住之象則有相攣固之義然謂九五腐也富以其鄰以力言必有是心能後能同是力也此文雖巽體亦不作小人說故本義云占者有孚則能如是亦童為入小耶故就人事言或是以下畜上或是以弱畜強或是以偏裨而畜主帥之類皆是一陰畜陽也故其辭雖若至善者而終不許以吉利之占聖人之意可知矣○張爾岐曰攣如謂五之孚與上下相維繫也以其鄰左右其鄰以行己志也按蒙存知文為陰類雖難指為小人之黨不宜說得太好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幾俞氏音機

象傳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畜極而成決謂上九只就一卦之終言不取文義畜極而成卑就以巽畜乾說陰陽和矣陽不與陰抗便是和非必是和好也故為既雨既處之象蓋尊尚陰德決謂仍皆陽之不能制陰而尊尚之至於積滿而然也文積滿字貼經陰加於陽故雖正亦厲決謂陰加于陽大體不正甚矣其所謂正者只就零碎事說然陰既盛而抗陽決謂月抗日則望曰幾望則未抗陽而已有抗陽之勢矣則君子亦不可以有行矣其占如此為戒深矣

程傳九以巽順之極。居卦之上處畜之終。從畜而止者也為四所止也既雨和也既處止也陰之畜陽不和則不能止。既和而止畜之道成矣大畜畜之大故極而散小畜畜之小故極而成。尚德載四用柔巽之德積滿而載

至於成也陰柔之畜剛非一朝一夕所能成由積累而
至可不戒乎載積滿也詩云厥聲載路婦厲貞婦謂陰
以陰而畜陽以柔而制剛婦若貞固守此危厲之道也
安有婦制其夫臣制其君而能安者乎月望則與日敵
矣幾望言其盛將敵也陰已能畜陽而云幾望何也此
以柔巽畜其志也非力能制也然不已則將盛於陽而
凶矣於幾望而為之戒曰婦將敵矣君子動則凶也君
子謂陽征動也幾望將盈之時若已望則陽已消矣尚
何戒乎○朱子語小畜雖是陰畜陽到極處和而為雨
畢竟陰制陽不順所以云雖貞亦厲[illegible]既雨既處
言使做畜得住了做得雨後違氣畢竟使違出散了總
積是說陰德婦人雖正亦危月才滿便虧君子到此亦
行不得違是那陰陽皆不利底象[illegible]十日六月雖
闕永多卻圓是生明之時恐竟是漸闕[illegible]月初雖小於
生魄時卻是長底時節閒占得此爻則如何曰違當看
所值之時何如大意大底不得便宜　月幾望小畜上

六歸妹六五中孚六四　問小畜上九疑是太甲伊尹
之事當之注云陰既盛而亢陽則君子亦不可以有行
恐當云君子於此宜靜而不宜動故征則凶也方與上
意不相害曰作伊周之事說亦得作易本意只說陰畜
陽到極處問既如此則何故又曰君子征凶曰使是易
本意只言陰畜陽若以事言之則伊尹之於太甲周公
之於成王固如此如武后之於高宗也亦然問武后事
恐不可謂之既雨曰它也是和問恐不可謂之婦貞曰
易中之意言婦雖貞猶厲而況於不貞乎蓋易文本是
兩下說在那裏不可執定看楊道夫雖上九爻辭殊不
可斷若人占得此爻則吉凶來可知然易占法有活法
聖人因是教人如有是德而得是爻則為吉无是德而
得是爻則不應須如此者乃法喆鮮○節胡雲峯大畜
畜之大故極而散小畜畜之小故極而成密雲不雨為
陰言也今既雨矣剛中志行為陽言也今既處而不行
矣尚德載婦貞厲又為陰言月幾望君子征凶又為陽

言蓋陰畜陽至此已成陰雖正亦厲陽有動必凶陰陽
兩不利之象坤六陰欲敵陽極而陰陽兩傷小畜二陰
欲畜陽極而陰陽兩不利為戒深矣○西山溪季氏曰
卦言不雨畜永成也上九既雨畜道成也○節項平庵
上九居畜之極畜道已成昔之不雨者今既雨矣昔之
尚往者今既處矣昔之說輻者今為載矣昔之反目者
今為婦矣　項氏又曰一陰一陽之卦在下為復始在
上為夫剝其義主於消長也在二五者陽在二為師之
將在五為比之主陰在二為同人在五為大有其義主
於得位也在三四者陽在三為替讒在四為田豫陰在
三則為履在四則為小畜其義主於用事也用事之爻
在下者為行己之事在上者為利人之事○汲儀王氏
曰小畜上九月幾望則凶陰疑陽也歸妹六五月幾望
則吉陰應陽也中孚六四月幾望則无咎陰從陽也○
厚齋馮氏曰乾陽至上而窮窮則不可復進而受畜矣
故不雨者今既雨牽復者今既處巽之陰於是為尚德

之載然使為婦者以是為貞則厲也戒巽也巽於是為
幾望之月使為君子者猶有所征則凶也戒乾也夫陰
雖盛豈得加陽陽不失道豈制於陰此易所以兩致其
戒使不至於極也○南軒張氏曰易言月幾望者三皆
言分不可踰也歸妹之六五曰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
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言中孚之六四曰月幾望馬匹
亡无咎蓋歸妹以帝女下嫁挾富貴之勢則易以亢滿
何以執婦道成肅雍之德哉中孚之時君臣推誠以相
與則君必降己以下臣臣以見知而上進上下不相疑
而僭逼之端易啟也故皆戒之以月幾望春秋書日食
三十六月食則未嘗書蓋日蝕者變之大月蝕者乃其
常也君道不可以虧臣道不可以盈也○節俞石澗君
子指占者而言以正道而行謂之征君子得此占難以
正道而行亦宜處靜而不宜動无下應援動將何之動
則凶也○節齋蔡氏曰小畜下三爻受畜者也上三爻
為畜者也四柔下畜三卦本難也而得五與合志故畜

得位五爻得四為畜主四五相與而飛伏畜至上九則小畜之道成矣。節蔡虛齋既雨既處言其和也尚德載言其和之故正是所以既雨既處此爻却兼得小人蓋下面有君子征凶婦陰爲陽不曰夫而曰君子者君子則不指言夫而爻得兼夫也。淡按貞字程傳解作固者蓋謂以陰畜陽已非正也朱子仍以正解之者說近項事說謂以臣畜君雖治國之事措置得宜而貞矣終非君令臣恭之道以妻畜夫雖治家之事措置得宜而貞矣終非夫倡婦隨之道此其所以厲也彼夫霍光之於漢武后之於唐其行事未嘗無正處然一則不免於族誅之慘禍一則不免於上陽之幽囚豈非婦厲貞之明驗耶

䷉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履陸氏曰利晶反咥陸氏曰直結反齧也

彖上傳履柔履剛也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兌亦三畫卦之名一陰見於二陽之上故其德為說陰本在下之物升二陽之上則自幸其得勢故情說其象為澤決按春秋傳曰川壅為澤洑初六變初九壅水下流故為澤履有所躡而進之義也履虎尾只是隨着在虎尾之後而行非謂踐其尾也若踐其尾則无不咥矣且進之義三字亦无着落矣以兌遇乾和說以躡剛強之後有履虎尾而不見傷之象決謂總是重兌履虎尾以象言謂兌履乾也不見傷以德言謂兌不見傷于乾也故其卦為履決謂此承上句履虎尾而占如是也決謂此承上句不見傷即經之不咥人亨也人能如是決謂如是謂如兌之和說也則處危而不傷矣決謂處危就履虎尾推廣說不傷就不咥人亨推廣說

程傳履序卦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夫物之聚則有大小之別高下之等美惡之分是物畜然後有禮所以繼畜也履禮也禮人之所履也為卦天上澤下而在上澤而處下上下之分尊卑之義理之當也禮之本也常履之道也故為履履踐也藉也履物為踐履於物為藉以柔藉剛故為履也不曰剛履柔而曰柔履剛者剛乘柔常理不足道故易中惟言柔乘剛不言剛乘柔也言履藉於剛乃見卑順說應之義又曰履人所履之道也天在上而澤處下以柔履藉於剛上下各得其義事之至順理之至當也人之履行如此雖履至危之地亦兌所害故履虎尾而不見其咥嚙所以能亨也。

朱子語問履卦以兌遇乾和說以躡剛強之後所以履虎尾而不傷之象但象言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正指九五而言而九五爻辭乃曰夬履貞厲有危象焉何也先生曰夬決也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又以和說應之故其所為果決自為无所疑礙所以雖正亦厲蓋曰雖使得正亦危道也為戒深矣董銖錄履卦上乾下兌以陰躡陽是隨後躡他如踏他腳跡相似所以云履尾是隨後履他尾故於卦之三四爻發虎尾義便是陰去躡他陽背後處伊川云履藉說得生受劉砥錄履三四爻正是躡他虎尾處陽是進底物事四又上躡五亦為虎尾之象同上履虎尾言履危而不見傷之象便是後履前之意隨着他後去夔淵錄張氏根曰剛莫如虎而柔能履之禮之可尚如此。但徐几氏曰六爻但見踐履之象夫禮必在踐履而行之本說禮樂之禮因明人所踐履履得其禮則吉否則凶。本節雲峰胡氏程

傳訓履為踐爲藉以上下論也本義曰有所躡而進以
前後論也於尾字為切諸家多以兑為虎本義從程傳
以乾為虎本夫子彖傳意也不咥人亨為小畜之亨在乾
乾之陽能違於一陰之上也履之亨在兑兑之陰能安
于三陽之下也大抵入之涉世多是危機不為所傷乃
見所履大傳易之興也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
辭危：巽危于履虎尾之辭與九卦處憂患以履為首
○平菴項氏曰履不處也履只訓行畜止而履行二卦
正相反對也人之所行未有能外于禮者故序卦爲謂
履為有禮非以禮訓履也觀曲禮步儀鄉黨可見古人
一舉手動足無非禮者故大壯曰非禮勿履亦以履為
行而已○汴水趙氏曰乾剛在前兑柔自後履也幾象名
履卦之名一字或二字至文王作彖乃有合卦名以命
辭者如履本名履今曰履虎尾否本名否今曰否之匪
人○節王童溪履者經曰履德之基也韓子德有凶有
吉吉凶相違異曾燕越然皆自所履而始故北首則燕

南轅則越顧其所履何如耳是以君子所履常懷傷害
恐懼戒敬不敢失足書云若蹈虎尾是也故履有取乎
履虎尾之義○蒙齋李氏曰履禮也有天德而行之以
和故能一柔進退履彖剛而不傷禮也禮之用和為貴其
是之謂乎○石澗俞氏曰履虎尾謂乾剛在前兑柔自
後躡之也乾雖剛猛如虎兑以和說應之則不至于見
害故曰不咥人占者所履如此亨之道也○石門梁氏
曰履踐履也人之於禮亦踐行其天理也故履為禮也
夫虎剛猛之獸乾三陽虎之象也上為虎之首則四為
虎之尾兑履乾之後履虎尾之象也虎咥人者也然以
和說履之則不見咥而反致亨以是觀之人之踐履乎
遜何往而不亨乎行於強暴則強暴服行於蠻貊則蠻
貊化行於患難則患難弭皆和說之致也然和非阿容
也說非邪媚也亦恭順而不失其正耳兑之傳曰剛中
而柔外此其道也○虚齋蔡氏曰履虎尾大凡臣事則
君及同僚長上朋友之交際有利害難處者皆是虎也

或仕進及一切事為有危機所伏處即是虎尾也不咥
人說是得遂其進處蓋履字內有進了故曰亨夫乾體
剛健非專為暴者象之以虎所以極言和說之元志也
又曰八卦惟兑為至弱惟乾為至健以至弱而躡至健
○故曰履虎—
尾危之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聖傳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以陽在下居履之初未為物遷率其素履者也
沃揆在下居履之初
統一卦言貼初字以陽二字貼九字以言文德重在以
陽苟非有剛德則雖在下居履之初亦未必能素履也
素履即不變塞焉之意非剛毅者不能家謂引指始進
者但始進而猶在下耳與幽人不同以陽二字直貫下

四句。占者如是謂素履也則往而无咎也
程傳履不處者行之義初處至下素在下者也而陽剛
之才可以上進若安其卑下之素而往則无咎矣夫人
不能自安于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
貧賤耳非欲有為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
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為也故得其
進則有為而无不善乃守其素履者也○孔玩處履之
始而用質素故往而无咎若不以質素則有咎也○干
氏曰進不以為榮屬履素行之節是以无咎○明道程
子曰素履者雅素之履也初九則陽素履已定但行其
志爾故曰獨行願也對狗師訓○張子曰陰累不干无
應於上故其履潔素易說又曰正已而不求於人不顧
乎其外之善者正家○徂徠石氏曰居无位之地不以
累位其心不從榮華尚夫素也○廣平游氏曰中庸言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矣位有貴賤得喪而君

子不固其位而改其素也履之初言素履亦猶是也素之為言无飾也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豈借美於外哉孟子所謂人之膏粱文繡者是也履此而往則志之所祈願者非有徇乎人也獨行其平昔之志而已故曰獨行願也在履之初未交於物故有素之象。易說。龜山楊氏曰。君子素其位而行素履也不願乎其外則无入而不自得矣故往无咎初九在一卦之下君子致情其可願在此時而已易說。東萊呂氏曰初九素履往无咎言人當伴伴守初心如自貧賤而之富貴不可以富貴移其所履故无咎蓋不為地位所移也此最是難人出門第一步。易說。西溪李氏曰處下體之後而虎在前人之涉世舉足皆危機也惟能素其位而行則各安其當令然之分而不蹈危機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以此而往何咎之有。雲峰胡氏曰初未交於物有素象素本義與蔡氏皆曰居履之初不為物遷蔡氏則曰素者无文之謂蓋履禮也履初言素禮以質為本也賁文也賁上言白文之極反而質也白賁无咎其即素履往无咎歟本書義只未為物遷一句已含此意義以為質素而未遷可也以為安於貧賤之素而未遷亦可也。泉峰龔氏曰履之初未改其素者也如赤子之初心未造之所守皆新錯素也率是而往又何咎哉。誠齋楊氏曰君子之在天下非出則處幼而學壯而行初九履之初也必有生平推素之學然後可以有行非利其身也行其志也无其素而欲行其也古者學而後行後世行而後學顏子陋巷之禹稷仲行下儒之伊已孔明草廬之管樂不如是不為素履。石澗俞氏曰履道貴素不貴華在履之初而以剛居卧木亦有咎惟能安於素履處卑下而不借則其往也无咎。石門孫氏曰人之所履貴於卑下初九以陽剛之才而居至下之地猶君子安其卑下之素而无躁進之失履之善者也慎斯以往夫何咎之有。次崑林氏曰伊尹耕莘樂道及胄湯聘而起則欲堯舜君民可謂素履之君子矣

世之貪饕无厭之徒則无素可率若天畀生平所學如并疑而盡棄之則有素而不率。然後知窮不失義達不離道之難其人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坦陸氏曰吐但反

聖傳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剛中在下无應於上故為履道乎坦幽獨守貞之象九二

總重剛中之德在下則无位无應則无援此皆說所遇之境惟以剛中處之故曰履道坦坦履道以行言坦坦以心言花道則心廣也履道便是貞坦坦便是吉須知幽人履道而遇其占本義說占

又重說履道者重履道也蓋人之所履未有不合道而能吉者故他處僅曰占者如是此則再提履道則貞而吉矣

程傳九二居柔寬裕得中其所履坦坦然平易之道也雖所履得坦易之道亦必幽靜安恬之人處之則能貞固而吉也九二陽志上進故有幽人之戒。孔顯履道坦坦者坦坦平易之貌九二以陽處陰履於謙退已能謙退故履道坦坦平易无險難也幽人貞吉者既无險難故在幽隱之人守正得吉。朱子語伊川這一卦說那大象如素履履道坦坦處卻說得好履道道即路也叕淵錄。白雲郭氏曰居君位而得中九五也居臣位而得中九二也剛中之道自非大人難於兩五此九二所以為幽人之象也履得其道而坦坦平且易也幽人之履如此何違而不貞吉孚孟子曰我無官守我無言貴則我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履道坦坦之謂也

故惟孟子然後有餘裕不然雖周公大聖人亦有致寬之患。不得為坦坦也。幽人則中處道深遠非富貴賤所能移大丈夫也況志已素定豈有中亂之道哉易說。○雲峰胡氏曰六三為九二所履柔在其前虛而无礙坦坦之象剛中而上無應幽人守貞之象歸妹亦下兌九二非无應亦曰利幽人之貞何也曰履幽人貞吉以九二无應而獨善其身所以為幽人之正許之之辭也歸妹利幽人之貞以九二有應必退處幽閒守善於身乃得其正戒之之辭也然本義謂幽人履道而遇其占則貞而吉看得之字重蓋人之所履未有不合道而吉者小畜初九與六四一陰相應而能復自道所以吉履九二與六三一陰相比而能自履道所以貞吉。○進齋徐氏曰上无應與而獨善其身日用常行坦然平易不為艱難阻絕之行自守以正外物不亂故吉。○建安邱氏曰履以陽處陰為美二與四同也而二有坦坦之易四有愬愬之懼者二得中而四不得中也二五皆得中二

貞吉而五貞厲者二以剛居柔五以剛居剛也故履卦諸爻惟二能盡履道之義。○平菴項氏曰素履者宜若安於平素而反謂之往謂之行願坦坦者宜若平行無礙而反謂幽人之貞蓋以文位之剛柔言之也初九重剛其志在行不能使之不往但能不失其初心之素則无咎矣學者初心皆出於行志非必皆逐禄也及其既仕始失之耳九二履柔行中无所欲羨坦坦者實閑之說故為幽人之貞其心坦蕩不可亂。○汴水趙氏曰邪徑多幾險中道則坦夷二為中九履之為坦坦坦而又坦者也二為內為陰又在下卦為幽人○雲峰胡氏曰剛中在下故有履道平坦之象无應於上故有幽獨守貞之象然幽獨守貞非有剛中之德者不能也○梅邊熊氏曰剛中在下无應於上則遠于吉凶福禍之理不涉乎毀譽榮辱之境其所履之道坦然平易得幽人之宜也。○石門梁氏曰大行于道路者由中則平坦從壽則時險九二以剛居中是履道而得其平坦者也持身

是知乃君子不輕自售而安靜恬淡者故為幽人貞吉言幽人如是則正而吉也此爻亦戒於躁進之意。○次崖林氏曰坦平坦也坦坦平坦之甚也猶云平穩所以坦坦以履道也雖在物外然不履道而非理妄為鮮不及矣欲坦坦不可得也故必履道然後平坦順理則裕為善最緊皆此義也二之履道便是貞也二之坦坦便是吉也。○決按蔡虛齋謂道理言不以道路言是矣然古人所謂道即以道路為道理也履道路而不履徑也小山之陰使是凡事從大道行而不行小道之苟且不行險道以徼幸也須正喻二意俱到觀於子道即路也句可恰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

眇陸氏曰妙小反字書云盲也說文云小目跛陸氏曰波我反足跛也

聖傳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六三不中不正柔而志剛眇跛貼文柔能視能履貼志剛以此履乾必見傷害故其象如此決按其象如此總說咥人以上十一字而占者凶又為剛武之人得志而肆暴之象決按經文不曰為大君而曰為于大君言武人居大君之位而妄有作為也本義肆暴二字正貼經文為于二字為字宜重看如秦政項籍豈能久也決按本義引秦政項籍而曰豈能久也見武人為于大君句占亦在上凶字中不過於上眇能視四句外又設一象耳

程傳三以陰居陽志欲剛而體本陰柔安能堅其所履故如盲眇之視其見不明跛躄之履其行不遠才既不足而又處不得中履非其正以柔而務剛其履如此是履於危地故曰履虎尾以不善履履危地必及禍患故曰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如武暴之人而居人上肆其躁率而已非能順履而遠到也不中正而志剛乃為羣陽所與是以跳躁履危而得凶也。張子曰大君者為衆爻之主也武人者剛而不德也。朱子語武人為于大君必有此象但六三陰柔不見得武人之象。雙湖胡氏曰武人陰象以一柔為成卦之主而統五陽有武人為大君者之象大陽也。或曰六三陰柔非武人之象不知陽類多是寬和仁厚底人陰類多是麁敢強暴底人陽主生陰主殺陽之氣溫厚陰之氣嚴凝也。開封耿氏曰視欲正視而不正則眇者也行欲中行而不中則跛者也故歸妹初九不中則為跛履九二不正則為眇六三不中又不正故跛眇兼焉歸妹履皆兌下也。節

齋蔡氏曰眇跛爻柔也能視能履位剛也。節胡雲峰凡卦辭以爻為主則爻辭與卦辭同如此卦利建侯而初爻亦利建侯以卦上下體論則爻辭與卦辭不同如此卦云不咥人而六三則曰咥人是也又曰須看內人字三人位也人而不能免人道之患者必得志而肆暴之武人也其亦戒深矣。余氏曰兌每有眇跛之象者以其毀折歟履言於三三為兌主故兼之歸妹言于初二非主也故分之初在下故言跛二上故言眇。紫齋李氏曰六三陰柔不中不正眇而跛者也然而處陽其志剛不知其眇而自以為能視很愎自驁而不見已遇不知其跛而自以為能履不由其道而驕傲自行不足與有明有行也武人謂武暴之人用於大君以有為肆其躁率元所顧忌非能順履而遠到也其取禍也必矣。節王童溪九二以陽履陰其才剛明自處陰晦之地乃幽人也六三以陰履陽內幽暗而外剛明武人也以武人而履三之高位為一卦之主為大君也外无所見很

以持物而不免涉世之害皆人所謂發成括是也。節沈氏守約三居二陽之中互體為離離為目用以視也而兌毀折之眇之象也自三而上互體為巽巽為股用以行也而兌毀折之跛之象也。梅邊熊氏曰眇目而自謂能視跛足而自謂能履則是所見不明行所不正志於涉險而不魁是以履虎尾而遇咥人之凶也蓋既無坦坦之道又无愬愬之懼此乃剛武之人肆暴之義也。虛齋蔡氏曰不可泥武人說不得柔蓋政是柔也如需二之剛曰衍在中。知剛之為寬則知柔之為武矣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愬陸氏曰山革反　子夏傳云恐懼貌

聖傳愬愬終吉志行也

九四亦以不中不正決按亦字承三來三四同是不中不正然三凶而四則吉者陰暗不知敬畏陽明則知敬畏履剛則不能敬畏履柔則能敬畏也履九五之剛三之履虎尾仍就內體論三是兌主以兌履乾也履虎尾只就四五兩爻論則五為虎而四履之也然以剛居柔決謂爻剛則性體明達位柔則作用和平故能戒懼而得終吉

程傳九四陽剛而乾體雖居四剛勝者也在近君多懼之地无相得之義五復剛決之過故為履虎尾愬愬畏懼之貌若能畏懼則當終吉蓋九雖剛而志柔四雖近而不處故能兢慎畏懼則終免于危而獲吉也。王注逼近至尊以陽承陽處多懼之地故曰履虎尾愬愬也。然以陽居陰以謙為本雖處危懼終獲其志故終吉也。朱子語履三爻正是躡他虎尾處陽是進底物事四又上躡五亦為虎尾之象。剝故歸。龜山楊氏曰以剛承

陽處多懼之地履虎尾之象也然而體剛而志柔知懼愬戒懼順以從上故志行而終吉也易說西溪李氏曰有畏懼之志則不至于輕舉妄動以蹈危機○郝氏曰未有恐懼脩省而不能轉禍為福者雲峰胡氏曰三履尾虎四亦言之者承三而言也但未義於三之履虎尾曰不中不正以履乾是以乾為虎而三在其後也於四之履虎尾則曰亦以不中不正履九五之剛是以九五為虎而四在其後也大抵以兌說視乾則乾為虎自乾之三爻視之惟五以剛居剛謂五為虎亦可也然三四皆不中不正而占有不同者三多凶履之三以柔居剛其凶也宜四多懼履之四以剛居柔愬愬然恐懼所以終吉○白雲郭氏曰九四近剛決之君處多懼之地而能愬愬恐懼所謂戰戰兢兢如臨淵履冰者也豈有不終吉者哉此聖人居危難之道也○泉峰龔氏曰卦內三言履虎尾彖辭是指兌履乾後而言六三是指三履四後而言九四是指四履五後而言皆有虎尾之象

能履之以和說戒懼者則吉履之以暴戾者則凶此其所以不同也○石門梁氏曰以兌履乾則四為虎尾以四履五則五為虎尾四不中正而履五之剛宜見傷害者然以剛居柔又近而多懼故為愬愬恐懼之象而得終吉也六三之所以見咥而凶者亦以其視履之不慎而不知懼焉爾○虛齋蔡氏曰彖能視而能履者說而應乎乾者之反也愬愬則亦進於說而應乎乾者矣凡言終者對初而言終吉則是初未有吉處易中常教人存畏心故曰危者使平易之道也此便是聖賢心法見於易者○泱按終字宜玩四是近君大臣而所事者夬履之君也則格心之效不能旦夕奏聖人恐為臣者君未台而遽怠其初志也故引之曰終吉謂不間其愬愬之發畏則雖夬履之君亦終必格而吉也本義曰能戒懼則四實能之占者如四之能亦必吉也

九五 夬履貞厲

夬陸古快反

象傳 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以兌說應之剛中正則有能為之資履帝位則有可為之勢下以兌說應之則无拂違之臣故凡事必行而有夬履之象凡事必行无所疑礙故其象為夬決其履決謂履行也夬決其履即上文凡事必行也雖使得正亦危道也泱按履九五漢武帝似之雖或未危然有危之道然以剛中正履帝位且有危道凡占者得之則必危矣故其占為雖正而危為戒深矣程傳夬剛決也五以陽剛乾體居至尊之位任其剛決而行者也如此則雖得正猶危厲也古之聖人居天下

之尊明足以照剛足以決勢足以專然而未嘗不言天下之議雖芻蕘之微必取乃其所以為聖也履帝位而光明者也若自任光明決行不顧雖使得正亦危道也況可固守乎有剛明之才苟專自任猶為危道況剛明不足者乎易中言貞厲義各不同隨卦可見○朱子語夬履是做得忒快雖合履底也有危厲夔淵錄夬履貞厲求次所謂憂治世危明主也叔坐問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此是指九五而言然九五文辭則曰夬履貞厲與象似相反何耶曰九五是以剛居上下臨柔說之人故決然自為而无所疑不自知其過于剛耳潘時舉錄○鄭漢上朱氏曰六三履虎尾咥人凶者位不當也九五其位正其德當而貞厲者剛天德不可為首也○雲峰胡氏曰九五剛中正履帝位而下以兌說應之凡事必行何不可者而聖人猶以夬履為戒蓋當順境愈不可不戒懼也在下者不患其不憂患其不能樂故喜其坦坦在上者不患其不樂患其不能憂故戒其夬

履坦坦則正而言許之也夬履則正而危戒之也天澤履與澤天夬上下體相易皆五陽一陰之卦夬決也卦辭曰厲文辭未嘗有一吉字履九五而欲夬厲其厲同宜。郭白雲郭氏曰象論中正故發其光明之美文言夫履故示之以剛決之戒道之常變如此位正當者猶以用剛而厲則知位非正當者必矣易執○節童溪王氏曰夫涉世之大莫大於處帝王履以虎尾為喻而九四所以無見咥之傷者處多懼之地而不忘乎愬愬故也以九居五其位固正當矣則中正之德既無不足之哉然或不知以危懼自處則有時而息中有時而過正有時而變矣故居此正當之位又當以危懼自處則履之德終無咎病矣故戒之以貞厲厲危也夫當履虎尾之時而危懼敬戒之心不可俄而弗置之念而況乎九五之位者乎○秋山王氏曰履之卦義履剛也履剛之道尚柔不尚剛也五雖中正以履帝位然以剛居卦而承乘應皆剛是一於尚剛者也夫履決矣於行也一於位剛決行而不顧則於中正之道豈能無疚乎若貞固守此危道也故曰貞厲○石澗俞氏曰履以和行而九五下無正應惟以剛明自任凡事決而不和又固執而不知變危厲之道也○石門梁氏曰象傳言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即九五也然象言不疚文言夬履何也蓋夬決其履而過焉者即所謂疚病也象言其德之善而已而此則言其病所以戒之剛明之君夫履其失非闇於識而安行者但恃其剛明而為之或過故難得正而不免於危也五若能處之以畏慎則可以轉危而為安矣大傳曰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健之至矣而知險之戒可不慎哉○梅邊熊氏曰或象傳言履帝位而不疚夬曰貞厲何也愚曰此戒辭也此言處事太剛決則雖貞亦厲若能謙以臨下和以御物則不疚而善矣○石斐劉氏曰須知此爻之剛中正非能德之君故特著以為戒所以危明主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象傳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視履之終小畜履上爻皆不取本爻義小畜取畜之終上說道理履取履之終上說道理以考其祥祥字象休咎祥未是禍福乃禍福之朕兆也周旋無虧則得元吉二句經文不是兩項其旋在視履內元吉在考祥內其旋則元吉若不能旋則不能元吉矣古者禍福視其所履而未定也履至上九履道終矣其祥不必考之於天惟視我之所履何如耳使其動容周旋之際無不合理則必獲元吉矣

程傳上處履之終於其終視其所履行以考其善惡禍福若其旋則善且吉也旋謂周旋完備無不至也人之所履考視其終若終始周完無咎善之至也是以元吉人之吉凶係其所履善惡之多寡吉凶之小大也○王註禍福之祥生乎所履處履之極履道成矣故可視履而考祥也居極應說高而不危履道大成故元吉也○孔疏視履考祥者祥謂徵祥上九處履之極履道已成故視其所履之行善惡得失考其禍福之徵祥其旋元吉者旋謂旋反也上九處履之極下應兌說高而不危是其不墜于履而能旋反行之履道大成故元吉也○明道程子曰視履考祥居履之終反觀吉凶之祥周至則善吉也故曰其旋元吉別綱師訓○朱子語視履考祥居履之終視其所履而考其禎徵得周備底則大吉是半截時無由考得其祥後而半截却不好未可知旋是那圓旋來却到那起頭處量綿錄○五峰胡氏曰曾子啟疾病謂門人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夫人以一善一功一言一事欣然自喜自足而不能有終者多矣

馬知君子以天下萬世為消息沒身而後已乎曾子啟手足可謂視履考祥矣必得正而斃可謂其旋元吉矣易外傳○雲峰胡氏曰小畜履上九皆不取本文義小畜取畜之終履取履之終但小畜之終專從六四一陰說來故曰凶履之終統諸文說來故曰其旋元吉周旋元吉乃大善而吉也視履之終以考其祥凡事善而或一事之未善一事之中九分善而或一分之未善皆非旋也皆非大善而言也故本義曰占者禍福視其所履而未定也○厚齋馮氏曰相視所履以驗休咎之象祥者吉凶之兆也讀如禎祥之祥○節沈氏守約曰視履考祥履道成也其旋元吉動無非禮也禍福之幾生於所履初善其始上考其成可視其所履以考祥之時也○蒙齋李氏曰履之上九履道已成而居上位也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謂自視其所履誠善則動容周旋之閒元非大善之吉也以此在上民咸賴焉故曰大有慶也○節汴水趙氏曰祥者吉凶之通稱書云作善降之

百祥吉祥也又曰亮有祥禨祥也措其臭如蘭十年尚猶有臭馨與否同謂之臭○梅邊熊氏曰人之所履未必能保其始終皆善也有始之不善而終善者有始之善而終不善者今上九當履之終乃視其所行而考其善惡焉則其所行不苟必周旋而善矣所以元吉而象亦曰大有慶也又曰履既履也初為君子之所履二為凶人之所履三為武人之所履四為大臣之所履五為大君之所履上九則通上下而言所履雖一而所以履不同諸文所履各有其道獨六三陰也眇跛而遇咥之人之凶反為于大君者何也諸文履之常三者履之變也○虛齋蔡氏曰此二句不是兩項其旋字在視履內元吉字在考祥內考者稽卜後來事也祥字兼休咎意祥不是禍福乃禍福之朕兆也人事无一件无祥或善或恐俱有之但非心靜而明者不能自鑑也視履之終不是終身之履只是一事之履終旋字最重是圓圓滿足无一毫錄陳玷缺之意其旋元吉亦兼永得元吉者

之意所該凡有幾等有十分善者得十分吉五分善者僅得五分吉五分不吉其一二分善者便有七八分不吉僅得一分二吉而已○石芝劉氏曰此本據一事之終而旋示占者以考祥之道時說以君道言且單說禍福言者祇欲其兢業者耳須知周公繫此文辭乃示人稽禍福之先而益自修勉非教人為一善便希福慮也○釋褐楊氏曰履以六三成卦三爻辭反凶何也曰履貴乎和三質陰用剛非履和之道是以凶也故九二以剛居柔則有幽人之吉九四以凶剛居柔則有愬愬之吉九五以剛居剛尚為貞厲況三以柔居剛乎卦以柔履剛而成文以剛居柔為善若初之欲往上之欲旋則以履道之終始言也○平菴項氏曰履之六爻皆以履柔為善故九二為坦坦九四為愬愬終吉上九為其旋元吉皆履柔也六三卦辭本善終以履剛為凶初九九五所履皆正然初僅能无咎五不免於厲皆履剛也是故初則懼其失初心之正而教之以保其素五則懼其

恃勢位之正而教之以謹其決蓋剛者喜動而好決恃剛而行者後多可悔之事也○初上履之始終也初言往上言旋而履之象見矣中四爻以剛履柔者吉以柔履剛者凶以剛履剛者厲以剛履柔者能行而不輕于行九二之幽人貞吉九四之愬愬終吉是也以柔履剛者不能行而強于行六三之跛履是也以剛履剛者能行而果決于行九五之夬履貞厲是也

周易集解增釋卷十三終

周易集解增釋卷十四

朱子本義

檇李後學惕齋張仁浹集解增釋

☰☷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泰陸氏曰如字大通也鄭云通也馬云大也

彖上傳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泰通也為卦天地交而二氣通故為泰洪按此二句說伏羲名卦之意就造化陰陽自然升降言。正月之卦也洪按就復卦一陽屬冬至算來則三陽已交雨水是正月中氣也小謂陰大謂陽洪按此四句。開起下五句。陰陽兼卦之陰陽。爻之陰陽說言坤徃居外乾來居內洪按此二句。言卦之陰陽。乾為君子。坤為小人也。文自歸妹來則六往居四九來居三也洪按此三句。言爻之陰陽。以九三為君子。六四為小人也。自小謂陰至此共九句。說文王繫辭之意。就人事言則陽卦陽爻為君子。陰卦陰爻為小人。占者有陽剛之德則吉而亨矣洪按朱子點有陽剛之德句。則吉亨二字。當粘君子說。既曰吉又曰亨者。亨又在吉後也。如君子得達若而進吉也。從此道可大行。四達而无阻礙。亨也。

程傳泰序卦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履得其所則舒泰。泰則安矣。泰所以次履也。為卦坤陰在上乾陽居下。天地陰陽之氣相交而和則萬物生成故為通泰。又曰小謂陰大謂陽。往往之於外也。來來居於內也。陽氣下降陰氣上交也。陰陽和暢則萬物和暢天地之泰也。以人事言之。大則君上。小則臣下。君推誠以任下。臣盡誠以事上。上下之志通。朝廷之泰也。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君子來處於內。小人往處於外。是君子得位。小人在下。天下之泰也。泰之道吉而且亨也。不云元吉元亨者。時有污隆。治有小大。難泰豈一概哉。言吉亨則可包矣。○孔疏。陰去故小往。陽長故大來。以此吉而亨通。此卦亨通之極。而四德不具者。物既泰通。多失其節。故不得為元始而利貞也。所以象云財成輔相。故四德不具。○隆山李氏曰。凡易中陽為明。陰為晦。陽為實。陰為虛。陽為富。陰為貧。陽為貴。陰為賤。陽為大。陰為小。諸卦可例推。作易者尊陽而卑陰。蓋如此。又曰。天位乎上。地位乎

下。此乾坤之體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此乾坤之用也。當泰通之世。陽來於內。陰往於外。來者為主。故大者吉而亨。蓋陽在內而實則吉。氣勝而為亨也。○峯雲胡氏曰。三陽來而居內。三陰往而在外。得陰陽之正。唯泰卦為。然自乾坤至履。陽三十畫。陰三十畫。陰陽之數適相等。然後為三陰三陽之泰：豈偶然哉。三陰三陽往來之卦。凡二十而否泰適居其先。故卦辭獨以往來言泰以陽為主。故本義曰。占者有陽剛之德則吉而亨矣。吉亨。君子之貞吉而道亨。亦天下之所由以亨者也。本義曰。泰正月之卦。彖辭卦乾四月坤十月。本義於乾坤不言。獨自泰正月以下言之。何也。吾嘗思之。而得本義之意矣。蓋除乾坤二卦外。上經泰否臨觀剝復六卦。三十六畫。而陰之多於陽者十二。下經遯大壯夬姤四卦二十四畫。而陽之多於陰者十二。又上經自泰正月而臨十二月。而復十一月。陽月順數已往。自否七月而觀八月。而剝九月。陰月逆推未來。下經自遯六月而姤五

月陰月順數既往自大壯二月而夬三月陽月逆推方來以上必皆除乾坤然後見其多寡順逆自然之序此本義所以斷自泰正月首言之也至若乾不言四月而言之於下經之始坤不言十月而言之於上經之復蓋先天圓圖剝復之間自有坤後天復次剝剝復又自有坤下坤上此坤十月之卦本義所以不言於坤而言於復也先天夬姤之間自有乾後天姤次夬夬姤又自有乾下乾上此乾四月之卦本義所以不言於乾而言於姤也无他乾坤陰陽之極剝復夬姤陰陽消長之際也凡讀本義必如是思之可也○致堂胡氏曰乾本在上今降在下坤本在下今升在上是陰陽相交故謂之泰○節童溪王氏曰邵康節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為泰坎離交而為既濟也夫天本居上地本居下而泰則乾上而坤下此天地之用也亦猶火本炎上水本趨下而既濟則離下而坎上此水火之用也程河南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

其是之謂乎學易者知隨時從道之說則天地之用得之矣夫泰者通也天地之用交相通之謂也天地之道不能有陽而无陰人之道不能有君子而无小人故泰否二卦陰陽遑平君子小人各相半焉雖然時乎泰通則陽為主而陰為客君子之勢伸而小人之勢屈故小者不能以病大往者不能以還來陰時出而往陽小人日德命於君子此泰之道所以吉且亨也○建安邱氏曰三陽三陰之卦凡二十而言卦變者十有一泰否隨蠱噬嗑賁咸恒損益渙是也聖人首以往來言於泰否者所以發卦變之凡例蓋泰否者乾坤二體之往來而他卦者坤乾之一爻由泰否而往來也○眾峰龔氏曰卦變之說泰否隨蠱之類三陽三陰而變者邱氏之說當矣訟无妄大畜晉睽蹇解[illegible]四陽二陰四陰二陽而變者亦如隨蠱噬嗑由泰否一爻往來而變之例蓋剝柔本各以類聚者也其相錯雜由類聚而變者也故諸卦五陽一陰五陰一陽者不言變而陰陽本各其類者

亦不言變也○龜山楊氏曰往自內出也來自外至也陽大而陰小小者未往則陰為內主陽无自而至故小往而後大來否反泰者也故大往而後小來亦若是而而已此陰陽之義君子小人進退之象也小人在內而能進君子者未之有也○臨川吳氏曰吉而又亨占辭之極善者○石門梁氏曰乾上坤下不易之位也而泰之為卦則乾下坤上乃相交之用也有不易之位然後有相交之用故交泰之時先言小往然後大來也陰之氣既交則陰往居外而助其化陽來居內而為之主又上下二體陰陽各相應而其志通此所以為泰也所以言而亨也○虛齋蔡氏曰卦名以天地交而二氣通言就造化之本不可相無上取卦辭以內君子外小人言就淑慝之分上取如伏羲卦名之意則以坤配乾俱是好也及至文王之辭卻把坤做小人看待然則泰有二乎曰一也但是天地交而二氣通則決然內陽而外陰矣吉亨主人事言○決接胡雲峰看本義正月之卦句

極明然乾坤兩卦不言四月十月者更有說焉蓋乾坤是天地於四時寒暑無所不包雖四月是純陽十月是純陰五見於復姤以究全一歲十二月陰陽接續消長之義足矣若解於乾坤本卦之下則乾坤之義小矣此來子解經之精細非他儒之所能及也又按天地交時講謂此是貞元會合之時非尋常交感之謂就一治一亂看來自然當指貞元會合說但尋常天地亦交如晝夜寒暑日月有泰歲歲有泰也此義亦可補在前又小往大來大往小來須泛說陰陽升降及君子小人進退然主持傾否致泰之權者須有作用非聽之於時升時降也故潘文來謂往來內外字須看得法信而任之則為來為內疏而遠之則為往為外發理明亮

初九拔茅茹其以彙征吉

拔陸蒲八反茅陸卯交反茹陸汝據反王肅讀為如彙陸音胃

聖傳按彖貞吉志在外也

三陽在下相連而進決按在下相連茹之象也進拔之象也拔茅連茹之

象征行之吉也征行指仕進非泛出行之謂若泛說出行何必拘陽剛占者陽剛

則其征吉矣決按若非實有陽剛之才德則雖遇此文必不吉矣蓋泰之時君明臣良所用者皆君子也

郭璞洞林郭璞字景純東晉人洞林其所造揲蓍之書也讀至彙字絕句

決按程傳彙字指賢人之類本義拔茅茹以其彙作下一句讀則彙字即指茅之類而賢人之類在其中

卦放此

程傳初以陽爻在下是有剛明之才而在下者也時之否則君子退而窮處時既泰則志在上進也君子之進必與其同類相牽援如茅之根然拔其一則牽連而起矣茹根之相牽連者故以為象彙類也賢者以其類進同志以行其道是以吉也君子之道必以其類不惟志在相先樂於與善實乃相須以濟故君子小人未有能猶立不類朋類之助者也自古君子得位則天下之賢萃於朝廷同志協力以成天下之泰小人在位則不肖者並進然後其黨勝而天下否矣蓋各從其類也。劉氏子政曰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象賢至類相致也。來子語泰初九占者陽剛則其征吉矣當云占者陽剛而得其類則征吉矣以其彙亦占辭曰以其彙屬上文嘗見郭璞洞林亦如此飲句便是即時人己自徒地讀了蓋拔茅茹者物象也以其彙者人也楊道夫錄先生曰易最難看須識聖人作易之意且如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言謂其引賢類進也却不正說引賢類進而云拔茅茹何

耶如此之類須要思量某之啟蒙自說得分曉且試去看因云某少時看文字時凡見有說得合道理底須窮揀遠取必要看得他透今之學者多不如是如何時舉退看啟蒙既往侍坐時舉曰向者看程易只就註解上生議論却不曾靠得易看所以不見聖人作易之本意今日看啟蒙方見得聖人一部易皆是假借虛設之辭蓋緣天下之理若正說出便只作一件用惟以象言則當卜筮之時看是甚事都來應得如泰之初九若正作引賢類進說便只作得引賢類進用唯以拔茅茹之象言之則其他事類皆可應也故蒙警學篇云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无使見得易只是虛設之辭看事如何應耳未知如此看得否先生頷之。時舉錄。來氏曰不謂之往吉而謂之征吉蓋凡言征者必以正行之。隆山李氏曰乾下坤上卦則借象以亦交泰也乾三爻皆上征坤三爻皆下復文則辯位以正陰陽也卦言來者謂天氣之下降又言征者謂君之上亨。又曰卦以氣交自上而下者也爻以位升自下而上者也。雲峰胡氏曰拔茅茹在物為相連之象以其彙在人為相連而進之占初曰以其彙君子與君子為類也四曰以其鄰小人與小人為類也三陽欲進而以之者在初三陰欲復而以之者在四四不曰吉初曰征吉易為君子謀也卦言來者謂天氣之下降爻言征者謂君子之上行卦以氣交自上而下爻以位升自下而上者也。平菴項氏曰陰陽皆以類而進退故泰否之初皆稱彙以其主主下三爻之進退也泰之四稱鄰否之四稱疇以其主上三爻之進退也彖谷鄭氏曰茅之用可重拔于下而薦於上故君子之類取象焉。節童漢王氏曰茅之為物生於草野側陋之地然以潔白為贄君子在下之象也茹云者其根茹然而從引類之象也時乎泰亨則君子之類莫不上進故猶之茅也其所謂茹然者皆以類從也。汻水趙氏曰初九之陽晉應乎雉之贄也身猶在下尚進於君僅能引類而進自此群

賢翁駁將可得時行道。吉可知也。此君子一身之泰來足以泰斯世。石澗俞氏曰。茅茹。茅之根也。彙類也。初進則二三俱進。猶茅根牽連。拔則俱起。故其象為拔茅以其彙。而其占為征行之吉。○石門梁氏曰。自全卦言之。則以陰往陽來為吉。自各爻言之。則又以陽之上進為吉。進之與來。雖取義不同。然進而有為。即來而為主者也。初九雖在下。而三陽牽連並進。如拔茅而併其根俱起。此以其同類而進者也。有征行而得是占。則已雖不能帥先以趨事。而有同志之引拔。亦獲吉矣。○梅遠然氏曰。此詩之所謂此也。拔一茅而連茹。拔一君子而衆君子出焉。以其彙者各以其類而進。自古成泰治之功者。必衆賢萃而後能也。○次崖林氏曰。程傳茹根之相牽者。以本義三陽在下。相連而進推之。乃別茅之根。非本茅之根也。蓋一陽進而二陽與之相連。猶一茅拔而別茅之根與之相連也。○淡按朱子語類。則拔茅茹六字宜作一句讀。蓋茅指初九。然初九有茹。九二九三亦有茹。拔此一茅。而此一茅之茹。又帶如兩茅之茹。猶初九進而九二九三亦進也。所謂王陽結綬。貢禹彈冠者也。又時講謂衆賢俱進。便是相連。非必相約而進。理亦可通。然玩以其彙以字。則仍指初牽二三。更穩。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馮陸音憑）

聖傳。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九二以剛居柔。在下之中。（得中荒在此二句）上有九（六）五之應。（主乎泰在此句）主乎泰而得中道者也。（淡按本文止有九二中行四字。餘皆是占辭）占者能包容荒穢而果斷剛決。不遺遐遠而不昵朋比。（本義下二而字。則包荒與馮河對。不遐遺與朋亡對。然四者各有一中行。非必合二者言之。乃為中行也。須知四者各具一中。而又共成一中。）則合乎此爻中行之道矣。（淡謂九二已是中行者。占者苟能包荒云云。則得合乎九二之中行矣。）

程傳。二以陽剛得中。上應於五。五以柔順得中。下應於二。君臣同德。是以剛中之才。為上所專任。故二雖居臣位。主治泰者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故治泰之道。主二而言。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四者處泰之道也。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節。治之之道。心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為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無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則無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用馮河。泰寧之世。人情習於久安。安於守常。惰於因循。憚於更變。非有馮河之勇。不能有為於斯時也。馮河謂其剛果足以濟深越險也。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于衰替。蓋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寬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則果之用。乃聖賢之為也。不遐遺。泰寧之時。人心狃于泰。則苟安逸而已。惡能復深思遠慮及于遐遠之事哉。治夫泰者。當周及庶事。雖遐遠不可道。若事之隱微。賢才之在僻陋。皆遐遠者也。時泰則固遺之矣。朋亡。夫時之既泰。則人習於安。其情肆而失節。將約而正之。非絕去朋與之私。則不能也。故云朋亡。自古立法制事。棄於人情。卒不能行者多矣。若夫禁奢侈則害于近戚。限田庶則妨於貴家。如此之類。既不能斷以大公而必行。則是棄於朋比也。治泰不能朋亡。則為之難矣。治泰之道。有此四者。則能合于九二之德。故曰得尚于中行。言能配合中行之義也。尚。配也。○朱子語問好學論似多頭項。曰伊川文字多如此。多頭項。不徒

經去其實只是一意如易傳包荒便用馮河不遐遺便便朋亡意只如此他成四項起了經說此論胥做一意經看泰念成錄○節雲峰胡氏曰泰卦陰陽各三爻得陰陽之中五二兩爻又各適陰陽之中只九二一爻亦自有中行之象若有包容而無斷制非剛柔相濟之中也必包容荒穢而又果斷剛決則合乎中矣雖不遺遐遠而或自私于我之黨類則易至偏重非輕重不偏之中矣惟不遺遐遠而又不昵朋比是不忘遠又不泄邇合乎中矣本義兩而字宜細玩○節泉峰蔡氏曰初九以其彙是欲賢者以其類進也九二則欲其朋亡何也曰初九在下之賢則欲其引類而進九二主泰之大臣所以進退天下之人才者也故欲亡其朋類惟亡其朋類則能用天下之賢若獨私其朋則天下之賢有不得進用者矣此其所以不同也○石門梁氏曰九二以剛中而應六五之柔中此大臣當治泰之任者也故於此倫言處泰之道焉包荒者其量之寬也用馮河者其行之勇也不遐遺者其慮之周也朋亡者其心之公也九二以剛而柔其有不寬乎以剛而進其有不勇乎以剛而明其有不周乎以剛而中其有不公乎夫寬而有勇周而不比君之子成德也大臣之當務也占者能如是其合於九二之剛中乎○虛齋蔡氏曰包荒四件俱要兼處人處事言包荒雖與馮河對不遐遺雖與朋亡對其實四事各有箇中行非必合二者而言之乃為中行也蓋不能含容非中也當斷而不斷亦非中也泄邇非中也忘遠亦非中也中也者天理之當然恰好者耳然析而言之則一事有一事之中合而言之則統體一中也○洩按本義於九二曰主乎泰於六五則曰泰之主五居君位故曰泰之主享其成之意也二之才德足以閒泰故曰主乎泰成其功之意也成周君臣是以當之成王泰之主也周公主乎泰者也觀包荒四句非周公不足以當之故洩嘗謂需九二泰九二周公自道也需九二遭流言居東之象也泰九二則相成王東征作多士多方以及制禮作樂無不包矣又按包荒四句雲峰照本義兩而字作兩項看出中字虛齋則四句各看出中字梁氏同兩說均當理又時講謂四句中當重包荒句以九二是大臣宜先孔休休之量也聖傳單提此句雖包四句意似亦重此句也存參

九三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艱貞無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陂陸氏曰彼偽反傾也又破何反偏也

聖傳無往不復天地際也

將過乎中洩按中謂上下兩卦交際之中也泰將極而否欲來之時也泰將極無平不陂也否欲來無往不復也恤憂也孚所期之信也洩謂所期之信即陂與復也

戒占者艱難守貞洩按艱以心言貞以事言此則二字是以人事挽回造化也無咎而有福洩謂無咎以理言有福以事言是兩項意故用而字遞下

程傳三居泰之中在諸陽之上泰之盛也物理如循環在下者必升居上者必降泰久而必否故於泰之盛陽之將進而為之戒曰無常安平而不險陂者謂常泰也無往而不返者謂陰當復也平者陂往者復則為否矣當知天理之必然方泰之時不敢安逸常艱危其思慮正固其施為如是則可以無咎處泰之道既能艱貞則可常保其泰不勞憂恤得其所求也不失所期為孚如是則於其祿食有福益也祿食謂福祉善慶泰者其福可長也蓋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泰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張子曰因交與之際以著戒能艱貞則享福可必○來子語泰卦勿恤其孚只作一句讀孚只是信此言勿恤後

來信與不信耳黄義剛錄于食有福如食舊德之食東坡赤壁賦吾與子所共食之食劉砥錄問泰卦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與城復于隍因言否泰相乘如此聖人因以垂戒先生曰此亦事勢之必然治久必亂亂久必治天下无久而不變之理子善遂言天下治亂皆生於人心。治久則人心放肆故亂因此生亂極則人心恐懼故治由此起先生曰固是生於人心然履其運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可也如明皇開元之治自是好了若但能把捉不至如天寶之放肆則後來亦不患如此狼狽。銖因言觀聖人立象繫辭當好時便須有戒懼收斂底意當不好時便須有艱難守貞底意儆首儆尾不過敬而已卦中无全好者亦无全不好者大率敬即好不敬即不好。先生領之董銖錄問看泰否二卦見得泰无不否若是有手段底則是稍遲得先生曰自古自治而入亂者易由亂而入治者難治世稍不支吾便入亂去亂時須是大人休否方做得語錄○郭氏曰九三艱貞臣道非君道。○東萊呂氏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氣運之常也。艱貞无咎轉移之理也。○平菴項氏曰无平不陂為三陽言之。无往不復為三陰言之。兩言无不者明此為天道之必至而有孚者也。入能知此則當泰之極不可不盡人事以防之。艱則不敢易也。貞則不敢抱也。撫極泰之運而操心之危如此則舉動之際必無過咎。夫然後彼之必至之孚可以勿恤我之固有之福可以長享矣。乾之九三因能乾乾夕惕雖危無咎者也。用以居泰不亦宜乎。○節重溪王氏曰物極則反天地之理也。九三乾之極也而當天地交際之地在下者必升在上者必降則泰極而必否矣夫何疑耶故當是時也為之戒曰无有安平而不險陂者謂泰道之无常也无有往于外而不復於內者謂三陰之必復也平之陂而往者復則泰反而為否矣此物理之循環也君子於此時以剛健過中之才處天地交際之地何恃而可以保泰之福哉曰當泰之時人情狃于久安而不知安之將危人情

情於因循而不知時運之將往而我乃不敢安逸艱難守正以人持天以義勝命如此則可保其泰而无咎矣故又戒之曰艱貞无咎蓋天人有交勝之理故也。○古為徐氏曰小人之所以勝君子者非乘其怠則攻其隙艱則无怠之可乘貞則無隙之可攻如此則可以无咎可以勿憂其孚矣。或曰陰陽交運否泰相仍時勢然也雖艱貞勿恤如之何曰平陂往復者天運之不能无艱貞勿恤者人事之所當盡天人有交勝之理處其交直其會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若一諉之天運以為无預於人事則聖人之易可无作矣。○李氏椿年曰將近小人故其辭危或問關子明艱貞之道曰象生有定數吉凶有前期變而能通故治亂有可易之理大哉人謀之與天地相終始乎。○雲峰胡曰氏陽居於內為平往而外為陂陰出於外曰往退於內則為復陽之平也已有陂之義陰之往也已有復之幾況九三將過乎中其陂其復此天運之必至而有孚者也處其交履其位能存艱苦貞固之心不必憂天道之必至則泰之福可長享矣。謂泰否之非天不可也。不盡人事而一諉諸天亦不可也。況自乾坤而後歷六坎。險阻備嘗然後備至于泰而泰第三爻已有否漸焉。立自難而失之易創業難而敗之易。致治難而亂之易如此哉。○蔡氏曰孚信然之謂食享也。居三之時艱苦刻貞不可以時之將陂而息其心乃可无咎。勿恤其孚。又不可以陰之必復而動其心。○建安邱氏曰。孚指六四不誠以孚之孚。言不可以三陰之之將復而動其慮。惟嚴于自守以防之則庶幾長享所有之福矣。○蒙齋李氏曰否泰之道如循環終則有始三居泰之中在諸陽之上泰之盛也然處下卦之終而當天地相交之際可不豫為之戒乎城復于隍則无及矣。戒之曰无常安平而不險陂者謂无常泰也无常往而不返者謂陰當復也。平而陂往而復泰而否理之常也。當知天理方泰之時不敢安逸常艱危其思處正固其施為此即持盈之道也故得無咎處泰之道

既能艱貞則可長保其泰不勞憂恤其陂復之理謂必然循環而莫之改也故曰勿恤其孚如是則于其祿食當有福益善處泰者其福可長也故闡子明曰天入有交勝之理治亂有可易之道大我人謀其與天地終始爭。梅邊熊氏曰易之一書皆是使人警醒戒懼之意天下之事未有不戒懼而能保其終者此易之有關於世道有關于人心所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也。石門梁氏曰聖人於天下之患不圖之于已然而常戒之于將然泰之時吉亨之時也然九三終遇中則聖人即為之戒非思患豫防之意乎天下之理平者必有倚伏者必有復陰陽之相勝治亂之相因如循環然唯爲善之者於此之時如奉槃水如馭六馬有戒懼之意无忽患之心焉故艱難守正則可以无咎也如豐之卦為亦盛大之時也而其象之傳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亦此意也然君子於此之時亦猶竭盡力而已至於成敗利鈍則豈能必哉故又當勿恤其必信斯可也若事求其可功求其成則利害之心生理累之心沮亦非所謂艱貞者矣能艱貞矣勿恤矣則其致亦有不期而然者其于食有福也豈非自天祐之而吉无不利者歟。次按往字即象小往之往字陰向往而今將復是泰將否也此句最重故聖傳單提此句釋之見一治一亂天地開一定之理其保泰則在人也言外已包下三句其孚其字即指陂與復于食有福者謂食即福也蓋人君大臣同享天祿則身泰而國亦泰洪範曰王食齊景公曰雖有粟我得而食諸皆是此意但此福字單指九三為臣者說又九三處上六上六曰城復于惶則已陂矣九三雖未陂而有陂之勢故曰无平不陂九三承六四六四曰翩翩則已復矣九三雖未復而有復之義故曰无往不復又林次崖謂此爻德位俱无取只說時上說道理是矣然其所以只說時上說道理者以三在上下兩卦交關處正否泰相承之時故聖人於人事說得獨詳始以无平不陂无往不復陽之既以

艱貞勿恤勉之終以于食有福歆動之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翩翩陸氏曰輕舉貌

聖傳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已過乎中泰已極矣故三陰翩然而下復次按本義則翩翩就指上卦三爻說不富二句方指六四不待富而其類從之不待戒令而信也次按經文兩以字皆謂六四以之也本義曰從之曰信則粘上五兩爻說文在兩以字之後蓋六四能以其鄰故五上兩爻從之六四能以孚故五上兩爻信之也其占為有小人合交以害正道。次謂小人雖指定恭人故曰有其不曰害君子而曰害正道者否泰相承之時小人之害君子者必反誣君子之行事為邪說若章惇入相而曰司馬光邪說不得不先辨是也蓋害君子之一身輕而正道之保於天下者重也君子所當戒也陰虛陽實陰虛陽實以陰之贊言也若以陰之才言則文取象于富家人之六四曰富家大吉是也蓋以陰主利也故凡言不富者皆陰爻也程傳六四處泰之過中以陰在上志在下復上二陰亦志在趨下翩翩疾飛之貌四翩翩就下與其鄰同也鄰其類也謂五與上夫人富而其類從者為利也不富而從者其志同也三陰皆在下之物居上乃失其實其志皆欲下行故不富而相從不待告戒而誠意相合也夫陰陽之升降乃時運之否泰或交或散理之常也泰既過中則將變矣聖人於三尚云艱貞則有福蓋三時過中知戒則可保四已過中矣理必變也故專言始終反

復之道。五泰之主。則復言處泰之義。節孔疏不富以
其鄰者。以用也。鄰謂五與上也。今已下復衆陰悉皆從
之故不待財富而用其鄰不戒以孚者。鄰皆從已共同
志願不待戒告。而自孚信以從已也。○朱子語富以其
鄰言以其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不富以其鄰言不待
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蠡測錄。○藍田呂氏曰小畜九
五富以其鄰鄰志不同富以勸之也泰六四不富以其
鄰鄰之所願不待勸也。○東萊呂氏曰泰六四翩翩不
富以其鄰不戒以孚小人嗜利者也今乃不富以其鄰
小人棄信者也今乃不戒以孚蓋爲三陽所迫同舟遇
風之時也君子之於小人其可迫之已甚歟易隨時取
義與內君子而外小人兩得其所自不相妨已五課程
○厚齋馮氏曰翩同偏詩偏偏者鵻鳥相繼斜飛之貌
○進齋徐氏曰先儒有言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爲善
之難而從惡之易也善陽也惡陰也陽性固升亦必引
翼扶持而後進若陰性本下不待招麾呼號而相與就

下已有不可禦之勢矣。○節平菴項氏曰六四之柔
於世變故以不戒以孚爲遂其心九三之位正當其變
故以勿恤其孚爲自強其志蓋六四居三陰之首此群陰
所從以叛陽九三居三陽之上群陽所依以拒陰此二
爻者正相當之地也故象曰天地際也○雲峰胡氏曰翩
翩鳥疾飛下貌羣陰來下之象鄰三陰相比之象三陰
翩然來下不待富而其類從之必來者小人之黨也不
待戒令而相自從期於必來者小人之心也其來也必
不利君子之貞矣三將過乎中且以艱貞爲君子之戒
四已過乎中君子所當戒固不待言也○東谷鄭氏曰
四爲陰之首切近於內四先復則群陰皆復不富言據
陰也俱陰則其志同志同則其勢易以合故不待戒約
皆信從而復矣翩翩言復之疾也以舜之杜治而難任
人聖讒說與夫去邪勿疑之言諄諄不離口蓋知小人
之志常在於內也三以天理而亦戒四以人事而亦戒
其係治之意至矣哉○秋山王氏曰富實也陰虛陽實

不富謂非陽之實也九三已處泰之盛盛則必衰六四
則泰運已過故陰乘陽之衰群然內復率其同類元實
之鄰翩翩而來心意相孚不待告戒而自合此泰之變
也亦可見以君子之易退小人之易進也有國者可不愼
愼歟。○梅邊熊氏曰天地間陰陽相對待君子小人相
爲消長三四爻當對待之間上下之交治亂之幾三言
平陂往復言陰之必來泰之必否四言翩翩不戒以孚
則陰之已來泰已否矣知泰之必否能盡艱貞之道則
猶可轉禍爲福一有放肆則翩翩之來其可禦哉然否
九四曰疇離祉而此不曰吉者亦抑陰之意也。○蔡虛
齋曰既曰翩翩又曰不富云云辭繁不殺非故爲陰謗
胡而張皇之也所以深爲君子危也其憂之也深故其
說之也詳翩翩兼三陰言不富不戒只言四○劉石芝
曰翩翩是取象字不富二句總屬翩翩上。○不富以其
鄰見其力之怯不孚戒以孚見其心之同陽之進曰拔
茅以其自下而上升之難也陰之退曰翩翩以其自上

而下復之易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祉陸音恥一音止

聖傳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以陰居尊爲泰之主居尊故爲泰主以位言柔中虛己惟柔中故能虛己以
德言下應九二應九二是虛己之實吉之道也決謂以上五句乃說五本文之象下兩九
開說占一例也又而帝乙歸妹之時亦嘗占得此爻此句可見決扱本義
帝乙將歸妹之時揲得此爻遂制帝女已下嫁之禮使不
得挾貴以驕夫家周公以其有合於王者虛己下賢之

意。故遂繫於此。且以見君臣相交。夫婦相交。皆有交泰之義也。占者如是是字指彖中則有祉而元吉矣。凡經以古人為言如高宗箕子之類者皆放此。

決據本義可見高宗將伐鬼方。亦占得既濟九三而後舉兵。不輕動也。箕子當紂虐之時亦占得明夷六五。故幽囚而不悔也。當夫子未贊易時。古人之重蓍已如此。

程傳。史謂湯為天乙。厥後有帝祖乙。亦賢王也。後又有帝乙。多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稱帝乙者未知誰是。以文義觀之。帝乙制王姬下嫁之禮法者也。自古帝女雖皆下嫁。至帝乙然後制為禮法。使降其尊貴以順從其夫也。六五以陰柔居君位。下應於九二剛明之賢。五能倚任其賢臣而順從之。如帝乙之歸妹然。降其尊而順從於陽。則以之受祉。且元吉也。元吉大吉而盡善者也。謂成治泰之功也。○朱子語帝乙歸妹

今人只作道理譬喻推說。看來須是帝乙歸妹時占得此爻。曩訓錄。○白雲郭氏曰。泰之時有乾德剛中之臣而上无飛龍之君。不幾于不能用乎。然泰之所謂天地交者。以臣有乾德而居下。君有坤德而居上。是以謂之交也。兼其乾坤之體而不得其全。所以為聖人參天地之卦。故象言財成輔相之道也。六五以讓尊自居用坤之六。得黃裳之道。下以成其政。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有是君有是臣。所以能福天下以元吉也。元吉非一人之吉。天下之吉也。所謂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者也。以祉者。以福天下也。六五之志在於用柔。今之下下行用柔之顧而已。乙用柔也。妹柔之至也。非柔之至不足以盡黃裳之道。故歸妹黃裳皆稱元吉。蓋一道也。易哉。○東萊呂氏曰。泰與大有皆以六居五。則人君之憲盈蓄者可知矣。已上謀程。○阮氏曰。易著人事。舉高周帝乙高宗箕子是也。○袁氏曰。泰者福祉之時也。三亦言于食有福。○厚齋馮氏曰。福祉自天。泰之時天道下

濟故多福祉之象。又曰。左氏晉趙鞅卜救鄭。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哀公九年。案商君有三乙。成湯為天乙。一也。祖乙圮于耿。二也。自成湯至于帝乙。乃微子之父。三也。今湯歸妹之辭見漢京房傳。曰湯嫁妹之辭曰。毋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毋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從夫。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其有按據。則非微子之父明矣。虎去商千餘年。周已訛如此。則夫名同實異者古今訛誤且可勝數哉。傳記之未可盡信久矣。讀書者必如孟子之於武成雲漢斷之以理可也。○節渡湖胡氏曰。泰中四爻固互歸妹而三四爻易位亦成歸妹妹歸三四爻互復為泰〻五即歸妹之五。故其辭同。若夫證以京房傳帝乙為湯。證以陽虎言則帝乙為紂父。姑兩存以備參考。然其為嫁妹辭一耳。○泉峯龔氏曰。二五同志以成泰治之功者也。二

有包荒等事。而五无所為。在於虛已用賢。而一相之任所係為甚重也。○東谷鄭氏曰。五履尊位。為泰之主。不當以陰陽往復言。故其辭異於三四。其視二雖陰陽相反。然以交際之義為重也。○誠齋楊氏曰。王姬之貴。不有其貴而貴其夫。人君之尊。不居其尊而尊其賢。此六五以柔中之君而下從九二剛中之臣也。言箕子遂主之藏。從諫如流者。君之明子。惟克邁乃訓。備交脩子周子棄高宗所以為從諫之聖也。以祉元吉。中以行願者。君任其臣以致泰之治。則泰之福溥乎天下。君之願欲孰大於是。渙按以祉以字本義竟作有祉解。程傳則曰以之受祉。之字即指柔中虛已也。以字覺明白。然決更有說焉。謂人君之虛已下賢。本不求福。然即以祉而言。亦元吉。而蓋大矣。元吉指天下之泰言。蓋人君以天下之福為福也。郭白雲則曰以福天下以亦字醒其請乙字妹字另倫一理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隍陸氏曰音皇城塹也姚信作湟

聖傳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泰極而否城復于隍之象次按隍即湟字池也城復于隍謂城之土復坍入於隍中也蓋城本取隍之土以成者故曰復戒占者不可力爭貼勿用師但可自守貼自邑告命雖得其貞亦不免於羞吝也次謂以不能復泰之治故吝若用師而不能自邑告命則必凶而不止於吝矣程傳掘隍土積累以成城如治道積累以成泰及泰之終將反于否如城土頹圮復反于隍也上泰之終六以

小人處之行將否矣勿用師君之所以能用其衆者上下之情通而心從也今泰之將終矣泰之道上下之情不通矣民心離散不從其上豈可用也用之則亂衆既不可用方自其親近而告命之雖使其所告命者得其正亦可蓋吝邑所居謂親近大率告命必自近始凡貞凶貞吝各有二義有貞固守此則凶吝者有難得正亦凶吝者此不云貞凶而云貞吝者將否而方告命為可蓋吝否不由於告命也○朱子語誠復于隍須有這箇城底象隍底象邑底象城隍邑皆土地在坤文中自有此象　城復於隍隍是河據其土以為城又因以固城也勿用師師是兵師凡坤有衆與之土象　自邑告命是倒了邑是私邑却倒來命令自家雖做得正人君到此也則差吝但是削弱自上尤方泰極之時只得自治其邑程先生說民心離散自其觀近者而告命之雖正亦吝然此時只得如此雖吝却未至於凶劉[illegible][illegible]●陳氏卑曰惟告命于邑而不能及它命令不行吝之道也○

藍田呂氏曰城復于隍上陵下替也勿用師征伐不自上出也自邑告命貞吝夷於列國不足以令諸侯也○節白雲郭氏曰泰極必否故上六城復於隍方是時也紀綱法度頹毀將絕自治且不暇又安能行師以治人之罪乎故直曰勿用師然號令雖宣亦且塞而不通不過告于自邑止於近者小者而已雖固守是道益可羞也○節龜山楊氏曰治隍而為城陰上升之象城復于隍陰復其所之象也上六泰之終也平者陂往者復泰反為否上下分崩離析之時也命亂而不一衆其可用乎故曰勿用師夫邑者所居之邑也衆不可用而告命不出夫居邑則雖正亦吝矣○進齋徐氏曰古之人君有處泰之道既泰忽安遠而不戒卒至於衆師敗國窮守一邑而播告之情不能及遠雖貞固自保卒貽千古之蓋者蓋不知此文之義也○雲峰胡氏曰城隍邑皆坤土象凡三將通乎泰之中雖貞猶可無咎上六泰極而否不可用師以力爭惟可告邑以自守雖貞亦不免於吝矣蓋以陰柔處泰之終故不能保泰而泰復否為以陽剛處否之終故卒能顚否而否復為泰否泰相反天乎人也○趙氏曰三上各居一卦之極故雖應而皆有警戒之辭九三之時尚可為也故能艱貞則无咎上六之時不可為也雖自邑告命而不免于吝此所以貴於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也與○東谷鄭氏曰泰終則命亂否終則後喜否泰之往復必天理也人事累元與乎在復者有是理也所以使之然者人事也震泰之終坤體而陰柔泰安得而不亂處否之終乾坤而剛陽否安得而不傾人事天理未有不相符之○項氏曰凡上文皆稱邑以具無民也泰自邑謙征邑晉代邑升虛邑皆是也非上文之皆稱邑人訟比无妄是也○誠齋楊氏曰乾坤天地之泰初也蒙人物之泰初有物此有養故需以養之養者生之原亦爭之端爭一生焉小[illegible]訟大者戰師以除其懸比以悶其善言以生聚屬以興治而後致泰豈一手一足之力哉故曰古之無聖人人之類

滅久矣又曰乾坤開闢之世乎屯蒙洪荒之世乎需養
結繩之世乎訟師版泉涿鹿之世乎比畜履書契立法
之世乎泰通堯舜雍熙之世乎過以而後泰而否：而
泰一治一亂治少亂多泰豈可復哉故曰泰其上古之
極治亂○林氏黄中曰初四升降之始故有拔茅茹：之
之辭二五升降之中故有歸妹得尚之義三上升降之
極故有往復城隍之象○秋山王氏曰上泰之終而又
以陰柔處之泰復否矣隍城池塹也積累以成泰如取
隍土累以成城今泰復否如城之類復返於隍也勢而
至此首治不暇其可用師衆以治人乎故曰勿用師雅
可行其告命于己之私邑以自守故曰自邑告命蓋勿
恤其孚以至於此雖得其正亦可羞吝矣若以剛健之
才處之扶顛持危亦自有道故不曰凶而吝曰坤體故
曰師曰邑○泉峰龔氏曰泰卦六爻初三四上言陰陽
消長否泰往來之理二五言君臣相與以盡處泰之道
初為君子上進泰之始也四為小人下復泰已過矣三

言泰之盛必至于否上言泰之極已變為否矣此陰陽
否泰消長往來之理也二剛中有為上應於五五泰中
屈己下應于二上下交而志同此君臣盡處泰之道也
陰陽消長否泰往來雖曰常理苟君臣能相與盡道則
亦可以成久安長治之功焉故程子曰自古陰盛未有
不失道而喪亡者此之謂也○次崖林氏曰雖貞亦吝
者自邑告命未必死善事然終不能有為也○決謂告
命二字不同告泛告臣民也如曉諭臣民以致死勿去
之意命如命某人掌賦某人掌兵之類貞字照朱子小
註承單自邑告命來後世秦子嬰唐昭宗均有城復于
隍之勢子嬰不能自邑告命故并舉咸陽而棄之責長
沙所以識之也以李晋王之功昭宗偏聽張濬之謬說
而伐之此不知勿用師之義也
宜乎諸軍皆敗欲不亡得乎

䷋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否陸氏曰備鄙反
卦內同閉也塞也

彖上傳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
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
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也

否閉塞也 決謂惟閉故塞故陸氏分釋之而本義兼取之 七月之卦也正與泰
反故曰匪人 決謂意主君子小人進退說故以泰為人道否為非人道 謂非人道也

其占不利於君子之正道 決謂欲君子知正道之難行而早決于去就也若遯尾則屬矣
蓋乾往居外坤來居內 決按此二句以乾屬大以坤屬小 文自漸卦
而來則九往居四六來居三也 決按此三句就卦變說以九四屬大六三屬小
泰否小往大來大往小來皆重乾坤之來往卦變是兼說故彖傳不言而本義俱用又字通下 或疑之
匪人三字衍文由比六三而誤也傳不特解其義亦可
見

程傳否序卦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夫
物理往來通泰之極則必否否之所以次泰也為卦天
上地下天地相交陰陽和暢則為泰天處上地處下是
天地隔絶不相交通所以為否也又曰天地交而萬物

生於中。然後三才備人為最靈故為萬物之首凡生天地之中者皆人道也天地不交則不生萬物是无人道故曰匪人謂非人道也消長閟相因而不息泰極則復否終則傾无常而不變之理人道豈能无也既否則泰矣天上下交通剛柔和會君子之道也否則反是故不利君子貞君子正道否塞不行也大往小來陽往而陰來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象故為否也○孔疏否之匪人者言否閉之世非人道交通之時故云匪人不利君子貞者由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故不利君子為正也陽氣往而陰氣來故云大往小來陽主生息故稱大陰主消耗故稱小○朱子語否之匪人言没了道人道畏淵錄閉否之匪人三字說者多率然本義云與泰相反曰匪人言非人道也程易却云天道不交而萬物不生故无人道如何先生曰說者云此三字衍蓋與比之匪人語同而字異遂錯悟於此今強解不通也堇錄錄○安定胡氏曰非人之常道○三衛劉氏曰危言危行

禍斯及矣宜避以避難無自立辟也○蘭氏曰匪人或以為非人所為或以為人道絕故必亂比之六三震群陰小人之中故謂之匪人今否豈非小人在內而致否歟○剝氏曰否之時雖不利君子貞而君子之貞不可死也守此不變時之否道之亨也故曰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然後為君子○進齊徐氏曰泰先言小往大來而後言吉亨是以天運推之人事否先言匪人不利君子貞後而言大往小來是以人事恭之天匪。泰則歸之天否則責之人聖人之意深矣○雲峰胡氏曰泰曰小往大來而後曰吉亨先象後占否曰不利君子貞而後曰大往小來先占後象與泰卦文之辞每每相反本義云否與泰反故曰匪人謂非人道也推之則天地陰陽不交生道絕矣匪人也人一身陽上九而陰下滯元氣竭矣匪人也人之一心人欲為主於內天理緣飾於外失其所以為人也匪人也其占曰不利君子貞者匪人用事之時也不曰利不貞而曰不利君

子貞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也泰否之占皆為君子設○東谷鄭氏曰否之匪人以在內者皆非其人也○波湖胡氏曰大往小來卦變也否自泰來來泰三陽往外三陰來內成否也泰惟言卦畫往來直著吉亨之占否先占後象首言小人致否為不利君子貞而後及卦畫往來者深惡小人非人類急為君子戒也匪人甚於小人之辭矣文王自取陰為匪人陽為君子之象○汴水趙氏曰否之時小人用事君子於何而正之正之必不利矣考其象則大往小來之哉○節秋山王氏曰人與天地並立為三而所以維持三極者人也人之所以為人者盡人道而已今否之世以言天地則天地不交言萬物則萬物不遂以言天下則天下无邦是之人之道亡矣故曰否之匪人謂否之世非人道也○節石澗俞氏曰否者天地不交而上下閉塞之時也是時用事於內者皆非其人而君子之正道不行是以不利若猶持祿固位而不去其不為小人所害者鮮矣大往謂三陽

之往小來謂三陰之來泰倒轉為否昔之在內者今則往而居外昔之在外者今則來而居內大抵與泰相反先天之卦泰以否對後天之卦泰以否綜對則遠而綜則近也泰中有否〻中有泰倚伏之幾可畏也哉○自乾坤之後經歷六坎險阻備嘗內有所畜外有所履然後致泰而泰之後否即綜之以此知斯人之生立之難而衰之易國家之興成之難而敗之易天下之治致之難而亂之易此序卦者之深意也○決按否之匪人之字宜玩謂否時之匪人不利于君子之正道而必思有以害之君子所當知戒也文王因三陰三陽之卦泰則僅以小大分之否則又以匪人君子分之而警人之意益切矣俞氏引方氏以之字為衍文非也又文王象辭本是否之匪人周公在比之六三則用否象之辞而曰比之匪人蓋比與否內卦皆坤也如也震初文皆是周公用文王之辭但一則用在本卦一則用在別卦爾若以為衍文不應經與傳皆誤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聖傳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三陰在下當否之時泱謂何時无小人用否之時之舉猶不明故得連類而進。上小人連類而進之象而初之惡則未形也泱謂初字就始進時說蓋人始進時未必即有惡念故戒其貞不擬權以害君子使是貞則吉而亨蓋能如是是字。即貞字。則變而為君子矣泱謂蓋能如是二字須補在貞字之下吉亨之上蓋惟變為君子。所以吉亨也。

程傳泰與否皆取茅為象者以群陽群陰同在下有牽連之象也泰之時則以同征為吉否之時則以同貞為亨。始以內小人外君子為否之義復以初六否而在下為君子之道易隨時取義變動无常否之時在下者君子也否之三陰上皆有應在否隔之時隔絕不相通故无應義初六能與其類貞固其節則處否之吉而道之亨也當否而能進者小人也君子則伸道免禍而已君子進退未嘗不與其類同也。朱子語類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蓋三陰在下各以類進然惡未形故戒其能正則變為君子矣。程易作君子在下說云當否之時君子在下以正自守如何。先生曰程氏亦作君子之象說。熹覺得牽強不是此意。董銖錄拔茅茹貞吉亨這是言凶未判時若能於此改變時入小便做君子君子小人只是箇正不正初六是那小人欲為惡而未發露之時到六二已承則已是打破面了然尚是承順那君子未肯十分做小人在到六三便全做小人了所以包許多羞恥大凡小人做了罪惡心下也是不穩當此便是包羞之說。夔淵錄○建安邱氏曰象言貞則不利初

言貞則吉亨。何也曰象言不利者君子之貞也以君子之貞而處則為小人之所嫉曰不利者所以戒君子文言吉亨者小人之貞也小人處否而能以貞自守則化為君子曰吉亨者所以訓小人也又曰君子小人本无定名惟正與不正而已正便是君子不正便是小人否小人長之卦不利君子貞時也以下三陰文言之則皆為否時之小人惟初六之通未形易於從善聖人於此則以正勉之蓋小人而能正則變而為君子矣○湲湖胡氏曰當否之時初六在下小人中又不正者故戒之以貞既欲其不進而迫君子又欲其知攷以陰變陽則貞而吉亨矣○雲峰胡氏曰否初六小人也亦如泰初以茅為象蓋二與三之惡已形故曰包承曰包羞以形容小人之情狀初惡未形以茅為象見其亦可為君子也泰初九得正否初不正故泰不曰貞而否曰貞○平菴項氏曰泰之初九君子始以類進君子難進故聖人勉之以征欲其以及人為念而不以獨善為樂故曰志在外也否之初六小始人以類進小人進則為邪故聖人戒之以貞∶則君受其福邪則君受其禍故曰志在君也○汴水趙氏曰泰之初陽聖人許其引類而進否之初陰聖人戒其引類以正蓋三陰在內聖人懼其進退不已浸迫於陽故乘其始至而戒之小人而知守正不敢輕進以迫君子是亦小人之吉得吉而後身亨也○泉峰龔氏曰茅茹取根在下而相連之象泰否初文俱稱拔茅茹以其彙者以群陽群陰皆有彝連而進之意泰陽在下君子也故能征則吉否陰在下小人也必能守正乃得吉亨此文繫要全在貞字上○節沈氏守約曰拔茅茹小人進也以其彙征吉戒守正也泰君子道長否小人道長初皆拔茅明君子小人各有彙類也於泰曰以其彙征吉勉君子之進也於否曰以其正吉戒小人以守也小人之勢始於遇成於否極於剝初永至極可戒也○秋山王氏曰否之時三陰在下亦彝連同類而進故亦有拔茅茹之象蓋小人道長之時吝從

其類也然六方在初其小人之惡未著也其本心之正尚存也猶可示之以趨吉避凶之門故戒之以貞正則亦吉亦亨不必為小人之歸也曰貞不曰征者亦有已懼其進之意。石門梁氏曰君子小人皆以類聚連而進者故否三陰亦取拔茅之象然人之有生均具此性君子之與小人豈其性之大相遠哉亦由其所習之異耳否下三爻雖為小人之方進者然以六居初則其進也在二陰之後其處也在卑下之位是罪惡之未形者也若初者苟能持之以正則不流於邪則亦君子矣其吉亨也宜哉。次崖林氏曰此爻是就初上說道理於其文義無取自其惡未形故為貞吉亨之戒而未必其能然也泰初只云征吉此云言亨者聖人喜陽之長故善辭以賀君子憂陰之長故盛辭以勸小人。汝按程傳主君子違類隱居說尚浩註疏舊解雖隱居亦有違類者如北風之詩同車同行之類但於經文拔字則不合矣蓋曰拔必自下而上而拔之者亦必有人泰之時君

明所拔者君子而君子遂連類而進如元祐時相司馬溫公而衆君子皆進也否之時君臨所拔者小人而衆小人亦遂連類而進也如紹聖時相章惇而衆小人亦皆也本義以進立說恰合經文拔字某又須知初六之為小人不過陰柔而已非奸惡者比也如馮道胡廣羣故動其良心尚可陰于善若是丁謂章惇呂惠卿蔡京極奸惡之小人則不在此文之例言吉復言亨者吉就一身之爵祿說亨就國家說言字是鼓舞小人為善之意若但言吉而不言亨則似為小人謀矣言亨是聖人仍就天下否閉泰之開計也又按大傳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則周公雖與文王各有所取亦不至大背乎彖辭卦之所以成否在內小人外君子則內三陰正成否者也不應初文反指君子說與朱同異命世大儒在後學何敢有所偏袒但合彖文細玩之本義實僅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聖傳大人否亨不亂群也

陰柔而中正陰柔則有傷善之習中正則未失好德之心小人而能包容承順乎君子之象汝按本義曰包容承順則經文包承二字當兩開平講六三包羞則謂包藏羞蓋處作一併解小人之吉道也吉字兼名節可克身家可保說故占者小人如是則吉大人則當安守其否汝謂若伊尹之樂道伯夷之待清顏子之簞瓢陋巷是也而後道亨蓋不可以彼包承於我而自失其守也程傳六二其質則陰柔其居則中正以陰柔人小而言則方否於下志所包畜者在順承乎上以求濟其否為

身之利小人之吉也大人當否則以道自處豈肯枉己居道承順於上惟自守其否而已身之否乃其道之亨也或曰上下不交何所承乎曰正則否矣小人順上之心未嘗无也。朱子語問橫渠先生說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蓋自太極一判而來便已如此了曰論其極是如此然小人亦具此理只是他自反悖了君子治之不過即其固有者以正之而已易中亦有時而為小人謀如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乃言小人當否之時能包承君子則吉但此雖為小人謀乃所以為君子謀也輔廣錄文曰龜山以包承小人為一句言否之世當包承邪小人如此却不成句。龜山之意蓋欲解說他從蔡京又子之失也曼淵錄。致堂胡氏曰六二以陰居陰處得中正是於小人之中能包容承奉乎君子小人而得吉者也若大德之人則不然能以正自守不為世俗之所變是於否之時得否之道所以亨也。雲峰胡氏曰初之惡未形故不稱曰小人至六三則直以小人稱矣泰

卦辭曰吉亨。否初爻辭亦曰吉亨。否之初猶可變而爲泰也。二曰小人吉。大人否亨。於是乎成否矣。曰大人否亨者。見得否者君子之事。小人固無所謂否也。小人能包容承順乎君子。小人之吉也。大人不可以其包承於我而自失其守。大人之身雖否。大人之道固亨也。○平菴項氏曰。泰之九二進而得中。聖人喜其能包小人也。否之六二。亦進而得中。聖人幸其能承君子也。○泉峰龔氏曰。泰九二曰包荒。君子包容乎小人也。否六二曰包承。小人包承乎君子也。泰之時。君子包容乎小人。則小人亦將勸于善而爲君子之歸。否之時。小人包承乎君子。則君子不至有所害。而小人亦吉也。吾於泰否二卦得聖人處小人之道焉。○東谷鄭氏曰。以其居中得正。遂設二義。非敢遂以小人而絶之也。○石門梁氏曰。否三陰以所處之高下。見其惡之淺深。二以陰而處五。已居其位而任其事。不能如初之反正矣。然以其處得中正。故猶能包容承順乎君子。小人而如是。固小人之吉也。大人而當此時。則其身雖否。而其道自亨。大凡小人肆其奸凶。則君子者雖欲全身避禍。有不免也。今幸而小人猶能包承。使君子得安于退避。是亦君子之亨也。然君子小人未可共事。彼雖包承。其心終異。爲君子者。又安可以彼包承而輕於附之耶。亦安於我之否而已矣。○虛齋蔡氏曰。包承者外相容也。故在小人亦爲吉。然內實不然也。故大人否亨。包承不爲君子言。爲小人之知有君子言也。然所慮者。不在於彼乎小人。而在於不絶小人而能包承君子也。蓋惟能包承君子。故能染君子也。否者。儉德辟難之意。彼雖包承乎我。我終不混于彼。此之謂大人否亨。蓋君子小人。非可共事者。所謂薰猶不同器也。初之惡未形。二之惡形矣。故終不敢革其反正而變爲君子。難包承外面而亦偽爲者也。故文辭危之。竊觀聖人作易。於小人道長。害一遽否君子。使急爲之地。一邊又以利害喩小人。使不得縱其毒於君子。至於君子長而小人消之時。則又恐君子恃其盛

而用罔。或反名意外之虞。又敎之以周防曲慮。期乎十全必克而後已。其爲君子謀者。如此其至也。且聖人之心何自而來哉。天地生物之心也。夫天下之不能有君子而无小人者勢也。雖聖人末如之何矣。然聖人本心則未嘗不欲天下之盡爲君子也。故每於此一還拳拳用意。蓋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者。實在於此。○[illegible]按朱子語錄有曰。包承也是包得許多承順底意思。則與三包羞一例看矣。與本義不同。此是朱子未定之說。又按本義曰。不可以彼包承於我而自失其守。是朱子吃緊爲人處。胡文定公因游廣平論秦檜之才。可方荀文若。遂與之交。而并薦之。其後公之子五峰致書亦不與檜紀。檜一日延五峯昆弟至家。欲敍故人之誼。極致殷。明日貽黙之命俱下矣。雖文定父子不因檜而失守。然亦已危矣。小人包承可畏也哉。經曰大人否亨。眞善否之極則也。

六三包羞

聖傳包羞位不當也

以陰居陽而不中正。小人志於傷善而未能也。志於傷善。本陰字來。蓋陰與陽爲對敵者也。未能本居陽不中正來五居陽。則處其非地而无勢。不中正則力量未充。而无和。故未能傷善。

故爲包羞之象

羞者。自羞其有傷善之心。非羞其未能傷善也。欲害君子在小人。亦必自知其非而羞。故包於內。

然以其未發。故无凶咎之戒

程傳三以陰柔不中不正而居否。又切近於上。非能守道安命。窮斯濫矣。極小人之情狀者也。其所包畜謀慮邪濫。无所不至。可羞恥也。○朱子語包羞是有意傷善而未能之意也。六二尙是包承。到六三已是要害君子

然做事不得。所以包許多羞恥。六三所以不能害君子。亦是被他陽壓了。但包羞而已。○包羞是他做得不好事。只是懼不敢對人說。○易氏曰。所謂羞者。恐又剝德。猶足語善。若包羞則敢為不善以取世。○泉峰龔氏曰。包羞之說。語錄與本義不同。當以語錄為正。小人知為不善。羞之可羞。是尚有可變之理。所以不言凶咎也。否下三爻。皆有開小人從善之意。三之惡已著。而以包羞為言。則是其本心猶有存者。天下無不可變之人。是則聖人之意也。○節雲峰胡氏曰。不曰凶咎者。或謂包羞而未發也。倘其自以為可羞。則亦羞恥之心。義之端也。故不言凶咎。○平菴項氏曰。泰之九三。君子之極盛也。無所復進。憂之而已。否之六三。小人之極盛也。無所復戒。羞之而已。小人在內。德不當位。反使君子在外。而包之。名位愈高。羞辱愈大。故曰包羞。位不當也。當否之盛時。小人以為榮。聖人獨指其本心之辱者以示之。使知榮辱之實。在此而不在彼也。○決按。小人志於傷善。其惡極矣。何不曰包奸。不曰包惡。而曰包羞乎。是聖人指出其羞惡之本心。而猶望其改也。其不輕棄人也如此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疇陸氏曰直留反

聖傳。有命无咎。志行也。

否過中矣。將濟之時也。此二句說有命。命以氣言。即指否泰循環說。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決按。不極其剛。所謂不剛不柔。厥德允脩者。此救否之本也。蓋否之將泰。而有命。九四能及時圖治。則无咎云：也。故其占為有命无咎。而疇類三陽。皆獲其福也。命謂天命。

程傳。四以陽剛健體。居近君之位。是有濟否之才。而得高位者也。足以輔上濟否。然當君道方否之時。處偪近之地。所惡在居功取忌而已。若能使動必出于君命。威柄一歸于上。則无咎而其志行矣。能使事皆出于君命。則可以濟其時之否。疇類皆附離其福祉。離麗也。君子道行。則與其類同進。以濟天下之否。疇離祉。小人之道。亦以其類同也。○朱子語。問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三陰已過而陽得亨。則否通中而將濟之時。與泰九三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相類。先生曰。泰九三時。已有小人。使是可畏如此。故艱貞則无咎。否下三爻。君子尚畏他。至九四即不畏之矣。故有：命疇離祉之象占。[illegible]錄錄九四則否已過中。上三爻是說君子。言君子有天命。而无咎。大抵易為君子謀。且如否內三爻。是小人得志時。然不大段會做得事。初只如此。二又如此。三雖做得些箇。也不濟事。到四。聖人便說他那君子得時。否漸次反泰底道理。五之爻。泰繫辭中說得條暢盡之矣。上九之傾否。到這裏傾了。否做泰。曼淵錄否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這裏是言凶未判。須是有命方得无咎。如須得一箇幸會。方能轉禍為福。否本是陰長之卦。九五休否。又上九傾否。又自大故好。蓋陰之與陽。自是不可相无者。今以四時寒暑而論。若是无陰陽。亦做事不成。但以善惡及君子小人而論。聖人直是要消盡了惡。去盡了小人。蓋亦抑陰進陽之義。某於坤卦曾畧發此意。今有一樣人議論。謂君子小人相對。小人不可大故去他。若要畫去他。則反激其禍。且如舜湯舉皐陶伊尹。不仁者遠。所謂去小人。非必盡誠其類。只是君子道盛。小人自化。雖有些小无狀處。亦不敢發出來。豈必勦滅之乎。陳文蔚錄。否九四雖是陽爻。猶未離乎否體。只是他陽不可以有為。然須命方做得。又曰。有命是有箇機會方可以做。占者便須有箇策着磕着恰好時節。方做得事成。方

无咎。劉牧錄。進齋徐氏曰陰陽往來天之常道否已過中泰復來也離麗也否九四有命即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之義言陰陽往來泰否反復天運固如此也。平菴項氏曰泰至四將變為否故小人與其鄰翩翩而下入此小人之所同願故曰中心願也否至於四將變為泰故君子與其疇相麗而求福亦君子之所同願也故曰志行也。節濆湖胡氏曰泰九三平陂往復皆警戒辭尚異其艱貞无咎而否九四則直稱有命无咎離疇祉歡欣慶賀之意溢於言表然則為小人者讀易至此爻易不改心易慮何樂乎為小人哉。雲峰胡氏曰諸解皆以命為君命本義以為天命蓋泰九三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否九四有命否泰之變皆天也然泰變為否易故於內卦即言之否變為泰難故於外卦始言之此本義於泰否之四皆曰已過乎中泰之三曰將過乎中而否之三不言也泰之三必无咎而後有福否之福必无咎而後疇離祉三四乾坤交接之處陰陽往來之會君子當此心自无咎而後為可福而後可為疇類之福。石門梁氏曰泰極則為否〻極則復泰故泰之外卦言小人而否之外卦言君子九四者否過中而泰復來者也故言有命无咎疇離祉謂天命循環既往而復而疇類三陽皆獲其福慶然占者為君子則如无若小人則未免於咎也。虛齋蔡氏曰有命无咎者九四之泰疇離祉者發陽皆泰也復曰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亦理勢然也不極其剛此理少有識之者所以往〻錯了機會九四固有命矣然非審之有道而无咎善類亦无由而蒙福。石介司馬光尚未能盡是道故復曰動而以順行云云。決謂命字泛說治亂循環之理曰有命。則四有之也。即應運而興之意无咎謂不負所有之命而功業即在无咎中泰於九三即說平陂往復見否之將至也示君子以思患預防之道。否三是陰如何可責以救否之事故於九四方說有命見否將泰而明以有命提醒之以責其救否也不曰吉與亨而僅曰无咎者救否是君子本分事僅得免於咎而已。蓋否之九四反對即泰之九三是天地際之爻而否泰之關也故聖人責之重如此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休陸氏曰許求反息也

聖傳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陽剛中正以居尊位陽剛則有能為之才中正則有能為之德居尊位則有可為之勢故能休時之否能休時之否大人之事也大人兼德位說故此爻之占大人遇之則吉言外見占者非兼德位之大人則不足以當之然又當戒懼戒懼以心言而事在其中。蓋能戒懼則制治保邦之道无一不至泰終可保故曰繫于苞桑如繫辭傳所云也

程傳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尊位故能休息天下之否大人之吉也大人當位能以其道休息天下之否以循至于泰猶未離于否也故有其亡之戒否既休息漸將反泰不可使為安肆當深慮遠戒常虞否之復來曰其亡矣其亡矣其繫于苞桑謂為安固之道如維繫于苞桑也桑之為物其根深固苞謂叢生者其固尤甚聖人之戒深矣漢王允唐李德裕不知此戒所以致禍敗也繫辭傳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不而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朱子語問九五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如何先生曰有戒懼危亡之心則便有苞桑繫固之象蓋能戒懼危亡則如繫于苞桑堅固不

故矣如此說則象占乃有或幾非是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也。董銖錄先生曰否之九五若无那大人也休那否不得大率自泰入否易自否入泰難。呂燾錄九五以陽剛得位可以休息天下之否。然須常存危亡方有苞桑之固。不知聖人於否泰只管說包字如何須是象上如何取其義今曉他不得只得說堅固當見林謙之與張欽夫講易林以為有象欽夫云看孔子說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只是以道理解了便是无用乎象遂若書說比看來不如此蓋當時都識象却有未曉得道理處故聖人不說象却就上發出道理初不是懸空說出道理凡天下之物須是就實事說方有著落又曰聖人分明是見有這象方就上面說出來今則是曉他底不得未說得也未要緊。不可說道他无此象呂大臨以酬爵不舉解不盡人之獻酬爵不舉實是事如此不盡人之歡使是就上說出這話來對欲錄。○濂川毛氏曰反否為泰非臣子事人主自為之故休否必大人而後吉。○否陰

山李氏曰二居三陰中。小人吉。五居三陽中。大人吉。卦雖否。大人小人同歸于吉。作易者所以闢小人道君子之門也。○勿軒熊氏曰。泰不能不否者六五柔懦之君當任其咎。否終復泰者。九五剛明之君是賴耶然則為君者與其為泰六五之柔寧為否九五之剛。○雲峰胡氏曰二五皆以大人言。蓋以大人而處六二之時有德无位。當守其否而後道亨。以大人而居九五之位則有德有位。能否時之否矣。然則九五休否之大人即六二所謂否亨之大人也。前日不能處否而亨。今日其能休天下之否亨乎。然謂之休否。否雖暫息猶未盡傾也。九五大人當休否之初即有戒懼危亡之心則是否之方休已有苞桑繫固之象矣。其卒能傾否而為泰也固宜。○致堂胡氏曰。大人能消否而為泰。且常謂危亡之在前曰其亡矣其亡矣。如此則安固之道如繫于苞桑而不可拔矣。桑之為物其根深固。苞謂叢生者其固尤甚也。○節齋蔡氏曰。泰陽來也。否陽往也。然皆以陽為用故

泰之二光大否之五最吉也。○節沈氏守約曰休否位中正也。大人吉。德位兼也。其亡其亡。不忘危也。繫于苞桑本不拔也。剛明中正居於尊位能休否者也。大人者有德有位之稱也。有其位而无其德則不足以勝其道有其德而无其位則不足以行其權。○石門梁氏曰天下之否非有高世之才德者不能濟故必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然後能休息其否也。休否者為剛中之大人則言也。苟非其人則凶矣。其亡其亡戒懼之辭也。无道之君自謂不亡故亡。有道之君常懼其亡故不亡。苞桑者叢生之桑繫于苞桑堅固之至矣。人君能常戒懼則其堅固如是也。○泱按程傳解繫于苞桑亦就作用說語錄則指戒說以聖人大傳証之。朱子語錄自確。又按朱子謂否泰聖人多說包字。不知何如。泱意聖人於陰陽交關處則說包。如蒙九二為諸陰之師則曰包蒙。姤以一陰為卦主而於九二則曰包有魚於九四則曰包无魚於九五則曰以杞包瓜。曰魚曰瓜皆指初六也。今泰

九二曰包荒。包上三陰也。否六二曰包承。與五相應故曰承。六三曰包羞。承四而應上也。四與上皆陽剛而已獨陰。故羞。總之陰陽相交。或陽包陰。或陰包陽。天地陰陽互根。无不具於此義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聖傳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以陽剛居否極陽剛則才足以濟就人事說否極則時可以漸就天運說能傾時之否者也本義下一能字則重在陽剛見人當乘天運將轉急盡人事以傾否也要惟陽剛者能之倒漓曰傾休否辭尚緩傾否辭更急一在五一在上所處之否不同也其占為先否後喜先否尚在否之末也後喜否轉為泰也

程傳上九否之終也物理極而必反故泰極則否否極則泰上九否既極矣故否道傾覆而變也先極否也後傾喜也否傾則泰矣後喜也。孔疏處否之極否道已終此上九能傾毀其否故曰傾否也先否後喜者否道未傾之時是先否之道否道已傾之後其事得通故曰後有喜也。藍田呂氏曰九上高極必顛故曰傾否否極必通故先否後喜。童溪王氏曰泰之上六城復於隍泰之傾也否之上九直云傾否而无所假象云者人心所在无待于旁引而曲喻也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為是故也夫方否之時人情壅塞而不通其亦可知也已忠言嘉猷不接於見施德意志慮不孚于兆姓民瘼不求也遺書不收也姦登倖嬖日與端人為仇也貪夫暴吏日與善類為蠹也則亦既已久矣一旦否塞之患傾倒而无餘則人之情孰不洒然而醒濯然而明如屈獲信如繫獲行矣故曰先否後喜而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夫由否終則傾之言以觀則否極而泰此固理

之常也由傾否之言以觀則上九傾否而不云否傾人力居多焉何者以陽剛之才而處否之終固所僅為故也程河南曰反危為安易亂為治必有陽剛之才故否之上九則能傾否也屯之上六不能變屯也。蔡氏曰休否則否猶有存者至於傾則否盡矣。閻卯氏逢辰曰泰之終言城復于隍以戒之否之終言先否後喜以勸之若以否泰相仍為一定之數則易不必作矣。雲峰胡氏曰九四有命是否已過中將濟之時九五休否則否方休息可濟之時上九傾否則如水之傾否於此盡矣先否後喜此喜字又自其亡其亡戒懼中來。泉峰龔氏曰否六爻下三陰爻為小人上三陽爻為君子初曰貞吉亨二曰包承吉三曰包羞皆所以開小人反而從善之機四曰有命无咎五曰休否吉上曰傾否皆所以勉君子進而為治之事泰否往來君子小人之進退而已矣今君子既進而為治小人亦反而從善則否亦將轉而為泰矣六爻之義信乎為濟否而發也武曰泰

文辭反不如否之多吉何也曰亂極必治治極必亂理之常也聖人於泰則憂其治之將亂故其辭多危懼於否則欲其變亂而為治故其辭無凶咎雜卦傳曰否泰反其類也其是之謂乎。釋褐楊氏曰處否之道躬正者能之轉否之道剛健者能之。趙氏曰泰三陽在內有君子同升之象陰雖在外而六五下應九二有柔德尊位而能下賢之象故六爻以交相應為善否則三陰在內小有人方進之象陽雖在外而九五得正有剛德中正以與衆撥亂之象故六爻惟三陽為善各以爻義取與成卦之體不同也。汴水趙氏曰否未極則休之已極則傾之取亂侮亡之義也方未傾時否猶故在既傾之後斯有喜矣四之无咎五之休否。有浸入為泰之漸至上之傾則不復有否而泰復來矣。秋山王氏曰上以陽剛之才當否運之終故能傾時之否以復於泰然不可以无警懼之心當以傾否為先喜泰為後而後可以保其否之必傾也。石門梁氏曰上九不言否傾

而言傾否者蓋否極而泰雖由天運而傾否而泰實由人力傾時之否者苟非陽剛之才則天時雖至人事未應否固自若也然傾否之道當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故其占又曰先否後喜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也。虞齋蔡氏曰固是時運可傾亦以陽剛能傾若非否極有復泰之勢則雖陽剛亦未必能傾否故必兼天道人事說天道所以開人事人事所以輔天運。木臣來氏曰否與泰相反造化人事交處其危。下三爻小人得志聖人處小人道長故曰貞吉亨曰包承曰包羞每為致戒以抑陰上三爻君子得志聖人處君子道長故曰疇離祉曰休否吉曰傾否喜每為致幸以扶陽

周易集解增釋卷十四終

朱子本義　檇李後學惕齋張仁浹集解增釋

☰☲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同人陸氏曰和同也

彖上傳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離亦三畫卦之名一陰麗於二陽之間浹謂麗附也離卦陰在陽中而曰陰麗陽者尊陽也卽邵子地附天之意故其德爲麗爲文明浹謂陽在陰外故曰文明彖傳取文明義多取麗字義少。有離之卦十五同人大有噬嗑賁離晉明夷家人睽革豐旅既濟未濟也除家人既濟未濟三卦不取卦德外惟離晉睽旅四卦義取麗明二義其餘八卦皆止取文明之義也其象爲火爲日爲電皆取明義浹謂火內暗而外明故象離大約日與電同也日尊矣何以反列於火之下火之用多也象傳惟離晉明夷取日也炎噬嗑豐取電義其餘十卦皆取象於火也同人與人同也以離遇乾火上同於天二句言其性之同六二得位得中而上應九五二句言其德之同又卦惟一陰而五陽同與之二句言其情之同故爲同人浹按本義釋卦名三義第一說取之彖傳第二說取之象傳第三說又就彖傳之意而引伸之。程傳亦同于野謂曠遠而无私也浹按于野只是曠遠之意无私又從曠遠看出以明所以亨之意有亨道矣以健而行故能涉川爲卦內文明而外剛健浹按此句就上下二體看出君子之道來六二中正而有應浹按此句只就六二一爻看出君子之道來則君子之道也占者能如是是字指于野則亨而又可涉險浹按同人只重于野无私意涉川是帶說。故言又以象之然必其所同合於君子之道浹按又卽于野推進一層盖已雖于野无私。而所同者非其人亦非貞貞而不利矣乃爲利也

程傳同人序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夫天地不交則爲否。上下相同則爲同人與否義相反。故相次又世之方否必與人同力。乃能濟。同人所以次否也爲卦乾上離下以二象言之天在上者也火之性炎上與天同也。故爲同人以二體言之五居正位爲乾之主二爲離之主二爻以中正相應上下相同同人之義也又卦惟一陰衆陽所欲同亦同人之義也他卦固有一陰者。在同人之時而二五相應天大相同故其義大又曰野謂曠野。取遠於外之義。夫同人者以天下大同之道則聖賢大公之心也常入之同者以其私意所合乃暱比之情耳故必于野謂以不暱近情之所私而於郊野曠遠之地既不繫所私乃至公大同之道无遠不同也其亨可知。能與天下大同是天下皆同之也天下皆同何險阻之不可濟何艱亨之不可亨故利涉大川利君子貞。上言于野止謂不在暱比此復言宜以君子正道君子之貞謂天下至公大同之道故雖居千里之遠生

十載之後若合符節推而行之四海之廣兆民之衆莫不同小人則惟用其私意所比者雖非亦同所惡者雖是亦異故其所同者則爲阿黨蓋其心不正也故同人之道利在君子之貞正○孔疏同人謂和同于人于野亨者野是曠遠之處借其野名喻其廣遠言和同于人必須寬廣无所不同用心无私處非近狹遠至於野乃得亨通故云同人于野亨與人同心足以涉難故曰利涉大川也與人和同易涉艱難故利君子貞也此利涉大川假物象以明人事○朱子語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是兩象一義利君子貞是一象　易雖抑陰然有時把陰爲主如同人是也然此一陰雖是一卦之主抑又柔弱做主不得義淵錄○鄭學齋馮氏曰爾雅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四方之所輻輳之所隔絕於此同人无不亨通○建安邱氏曰以三畫卦言二五皆在人位相應則相同故曰同人野者廣大曠遠之地川者險阻艱難之所于野而亨者大同也涉川而利者此同

舟共濟何患胡越之異心也利君子貞者蓋正同和則異正則公邪則私所以利君子之守正也○隆山李氏曰卦辭反否昔也不利君子貞今也利君子貞○雲峰胡氏曰坎離皆乾坤之用易至此十二　坎體凡六見離體於此始見焉需訟小畜履四卦互體至同人與大有而見離體凡六離之用與坎等矣同人大有皆主離一陰而言一陰在二而上下五陽同與之故曰同人離一陰在五而上下五陽皆爲所有故曰大有五君位而群陽之宗易失之私而彖曰亨曰利君子貞或曰君子周而不比和而不同而卦名曰比曰同何哉比者一陽爲衆陰所比而坎陽居五爲得其正故曰元永貞是其比也即所以爲君子之周同人一陰爲衆陽所同而離陰居二爲得其正故曰利君子貞是其同也即所以爲君子之和同人于野其同也大利君子貞其同也正與人大同亨道也雖大川可涉然有所同者大而不出於正者故又當以正爲本○節齋王漢氏曰昔者嘗聞聖

人建立之極也扶翼人道以配天地人道既植和氣乃通周流磅礴不失一物濟濟有序遠近若一用能與天地相爲无窮也蓋自去古漸遠人僞日滋分三才而裂之不已也又併與人道尺寸而分剖之強者侵衆者奪矜者念慝者詐嗟吁爾汝德物許笑无所不至昔之所揖氣之和者移而爲然則矣昔之所謂序之濟濟者轉而爲賀亂矣若是不已則禽獸而後已又豈特見域而已乎嗚呼此易之所以作也此易之所以有同人也○誠齋楊氏曰人異乎人者物之棄人同乎人者物之歸然同而隘則其同不大同而賤則其同不公同人於野公而大也○節虛齋蔡氏曰人固不能无所同恆恐所同之不廣所同不廣則爲私同非大同也于野隨其所居之位言如處一家則大同乎一家之人處一鄉則大同乎一鄉之人處一國則大同乎一國之人處天下則大同乎天下之人適在有于野皆大同也所同无私則足以致人之親輔亨凡事皆亨也利涉又取其大而雖

者同人之道豈必人人求與之同哉亦惟以正而已矣也者人心之公理也不期同而自无不同也若我既得其正而彼不得我同則彼之悖矣亦不害其爲大同也○決謂同之大小廣狹只論心之公私不論人之衆寡以公心同人雖不同者多而同者寡寡亦是同之大者以私心同人雖交滿海內亦不適比同朋黨而大非同也虛齋家國天下之說最是所謂一家亦是大同與同人于宗迥別此理須細叅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象傳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同人之初未有私主決謂此二句通一卦論以時言以剛在下上无係應決謂剛以爻德言在下以爻位言无係應以初與四皆陽也此三者皆論本文亦是无私意可以无咎則

總承同人之初以下四句也一也惟在占者之自處何如耳

可以无咎 決謂不回故无咎而回可以无咎之有與无尚未可如

故其象占如此 決謂同人于門象也无咎占也象則本无咎占

則可以无咎

經傳九居同人之初而无繫念是无偏私同入之公者也故為出門同人出門謂在外在外則无私既之偏其同溥而公如此則无適咎也○孔疏同人於門者居同人之首无應於上心无係吝含弘光大和同於人在於門外出門皆同故云无咎也○朱子語凡一文皆具二義吉者苟不如此則凶凶者苟不如此則吉如同入於門須是自出門去與人同則无咎若以人從欲則凶其然○雲峰胡氏曰同人與隨初九皆前遇六二稱有門象同人與隨皆易溺於私隨必出門而後可以有此同人必出門而後可以无咎蓋易以人名卦者有二

卦名家人一家之人也卦名同人天下之人也門以內所同者一家之人而已六二同人于宗是也出門同人所同者一國之人也天下之人也卦辭同人于野是也○建安丘氏曰兩户為門陰畫偶有門之象同人于門隨之初九節之九二皆前遇偶故謂之門一扇為户陽畫奇有户之象節之初九亦前遇奇故謂之户户一而門二也○東萊呂氏曰初九所謂出門同人裡有說大抵天下之理本无閒惟人自以私意小智限隔如居小屋之中未出藩籬墻壁若絲出門斷外使是大同然若欲出門必有其道如尊陸必具車馬涉川必須舟楫伊川已指出門之路與人甚分明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此四句道理當詳味體認使灼然可以出門方是易哉○其氏曰自朝及野人君之道也故門无咎郊无悔野矣亨○雲峰胡氏曰同人之道莫善于无應莫不善于有應有應則有偏係之私无應則无適莫之累初九出門而與人同无

適莫也何咎之有○蒙齋李氏曰注曰九居同人之始而无應於上心无私係則出門有功故曰同人于門也出門同人則无厚薄親疏之累何過咎之有哉○秋山王氏曰門限隔內外者也卦惟二之一陰衆陽之所欲同初以陽剛上進一出門即與之遇初非有意於同而得其所同者无私於人何咎之有○洪儀王氏曰同人之初曰出門隨之初曰出門謹于出門之初則不苟同不說隨○次崖林氏曰于門其象也非真出門外去同人也夫人在家室之中則有父子兄弟妻子之累自不能无偏雖之私出在門外則父子兄弟妻子不我累而无復偏溺之私矣是蓋无內外无爾我隨其人之來而皆與之同親疏厚薄其分雖有不同亦隨其分而處之而情无不孚恩无不洽不於其中有所偏既猶出門外去同人而无偏既之私也○雲峰胡氏曰于門要說得與于野不同于野原无家國天下之分蓋合天下舉一世而大同者于門就著不得天下一世字眼○潘文碩謂无咎只是愛人人愛敬人人敬在彼无忌在此无射之意此與聖傳又誰咎之義合

六二同人于宗吝

聖傳同人于宗吝道也

宗黨也 宗非宗族之謂故本義以黨字釋之見二之與五不通是私黨所謂比而不周也 六二雖中且正 中正上加一雖字使經看中正大的是箇好人而識未明晏未廣者 然有應於上 他卦以有應為善同人則以有應為不善 不能大同而係於私 于宗是也 吝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經傳二與五為正應故曰同人于宗宗謂黨也同於所係應是有所偏與在同人之道為私狹矣故可吝二

若陽爻則為剛中之德乃以中道相同不為私也○纂子語同人卦六二與九五剛柔中正上下相應可謂盡善却有于宗吝與號咷之象如何先生曰以其太好兩者時位相應意趣相合只知取暱却无至公大同之心未免係於私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同是他好處然於好處猶有失以其係於私暱而不能大同也大凡悔者自凶而之吉吝者自吉而趣凶董銖錄○節白雲郭氏曰在卦論之六二文明之性固知同人之義自爻觀之其才至柔不足與立要能大同於物是難知之力有所不能也故象之所揚者卦之德也六二之所言者卦之才也○蔡氏曰宗謂二與五本應故曰宗○縉雲馮氏曰以卦體言之則有大同之義以文義言之則示阿黨之戒○雙湖胡氏曰卦統論之乾天下同乎離六二之人而六二爻則自論其與人同之道固不可以一槪論也○沈氏守約曰同人于宗獨應五也六二同人之主也同人之道貴廣大諸爻皆无應二為時主而獨應五不能大同守宗獨應用心偏狹其于野之義是以吝也上乾體也爻變而同之同人于宗之象也○臨川吳氏曰宗如宗子之宗六二為一卦之主猶宗子為一族之主也凡宗者各有所宗非天下為公之同也六二以中正應九五同乎九五而已他无與同者是六二之為同人不過於其同宗之人而同也○節童溪王氏曰易以卦為時以爻為人一卦而六爻則是同時也所以趣是時也不可以同是人也同人天下大同之時也哉德之卦有取於同人于野○梅邊熊氏曰同人以至公大同為善以係於私近為吝于門則无咎于郊則无悔于野則亨而于宗則吝也以同于宗族為同則宗之外不可得而同可知也矣○石門梁氏曰卦唯六二一陰諸陽皆欲同之二又中正足以致人之同使其无所私係則善矣而二乃應五是未免於私也故為同人于宗其所同者止於宗黨而不能及遠吝之道也○虛齋蔡氏曰本是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今乃

謂同人于宗吝者蓋卦是就全體上取其有相同之義然同人之道貴乎廣今二五相同雖曰兩相與則專然其道則狹矣故卦辭曰于野亨此曰于吝宗見其利于野也亦所以足其義也○洪按六二為成卦之主貶辭六爻看來二最不善初无咎上无悔四吉三五不言吉凶而悔吝而獨以吝字與二可惜蘇名雖居五則必覆之理又按林氏曰彖傳以二應五為好爻爻辭以為不好爻彖傳是合其惡而取其善亦猶睽姤二傳此孔子之易也看周孔兩聖之易最明又按張紫巖王童溪沈守約李蒙齋諸儒皆指二五為君臣相應而劉石芝則謂不作君臣說最是蓋一作君臣說則二之應五正也雖與舉朝不合而止知有君亦是臣之至忠應豈得為吝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莽陸氏曰莫蕩反鄭云叢木也

聖傳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剛而不中上无正應剛而不中則德性不善而妄於求同上无正應則獨主无與而急於求同故妄欲同二欲同於二而非其正謂非若九五之與二正應也懼九五之見攻故有此象

程傳三以陽居剛而不得中是剛暴之人也在同人之時志在於同卦惟一陰諸陽之志皆欲同之三又與之比然二以中正之道與五相應三以剛強居二五之間欲奪而同之然理不直義不勝故不敢顯發伏藏兵戎于林莽之中懷惡而內負不直故又畏懼時升高陵以顧望如此至於三歲之久終不敢興此爻深見小人之

剛不中正此句見在己無善同之道又无應與此句見在人無可同之群亦欲同於六二亦字承三爻本義中庸字來而為三所隔故為乘墉以攻之象決擬其字指二九三在二之上是其之墉也然以居柔故有自反而不克攻之象決胡象墉本是邪志弗克攻便是反正而自止九四之吉在弗克攻本義自反即聖傳義字占者如是則是能改過而得吉也玩能改過三字苟占者不能改過則難占得此爻亦未必吉也

程傳四剛而不中正其志欲同二亦與五為仇者也墉垣所以限隔也四切近於五如隔墉耳乘其墉欲攻之知義不直而不克也苟能自知義之不直而不攻則為吉也若肆其邪欲不能反思義理妄行攻奪則其凶大

矣三以剛居剛故終其強而不能反四以剛居柔故有困而能反之義能反則吉矣畏義而能改其吉宜矣○朱子語同人三四皆有爭奪之義何也曰只是爭六二一爻凡易之情而相不得則凶六二與九五相應三以剛居剛則便迷而不返四以剛居柔便有反則道理初上則在事外不相干涉所以无爭吳必大錄○吳園張氏曰不曰悔亡而曰吉聖人貴遷善如此○潛齋胡氏曰三之升高陵升四而望五也四之乘其墉乘三而攻二也三惡五之親兔二故有犯上之心四惡二之比三故有陵下之志○涑水司馬氏曰伏戎于莽下襲上也乘其墉上乘下也○進齋徐氏曰四介乎三五之間其爭二之心猶三也然二與五為正應三比於二且不能奪況四遠而在三之外爭其不得乎二也必矣象者自上乘下之義墉者內外之限四欲求二而三間其中猶隔一墉也○雲峰胡氏曰四欲攻二而三隔之有墉象四在三之外有乘墉象繫辭曰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

近相取而吝悔生三四皆欲取六二三雖以剛居剛猶懼五之見攻者居於勢而不可敢也四以剛居柔欲乘墉以攻終不克攻者是能居於義而不敢敵也春秋文公十年書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有得於周公文辭弗克攻之旨矣穀梁傳曰弗克其義也有得於夫子象傳義弗克之旨矣諸家多以四為欲攻五於理悖甚惟本義得之○石澗俞氏曰墉指三乘之者四也四欲同二而三在下隔之故有乘其垣墉以攻取之象九三爻位俱剛且三歲不興九四以剛居柔其能攻爭知義之弗克而弗攻蓋能自反而改過者也是以轉凶而為吉○御臨川吳氏曰九三為六二之墉四在三上乘其墉也九四亦欲得六二乘二之墉將攻而取之然二之應五正也四之於二非應非比其攻之為无名而逆理甚矣二雖弱而直四雖強而不直始有攻之之意終以義之不可敢勿攻而止項氏曰凡爻言不克者皆陽居陰位訟之九二九四同人之九四是也惟其陽故有訟有

攻惟居陰故不克訟弗克攻○石門梁氏曰九四亦欲同於二而為三所隔故乘墉而攻之三居下卦之上墉之象也然四以剛居柔故能以義自反而不克攻此吉之道也同人諸爻未有言吉者如九四之與兵攻奪亦非得吉之道然聖人於此爻獨言吉者所以深矣其能自及也常之人情過而能改者鮮矣而於訟與師則必伸其志其能自反者為尤鮮蓋有討窮力屈不得已而退者其夫有力之強而能自退者也春秋趙宣子納邾公子捷菑于邾々人辭之以義宣子引師而去之先偶引此文之義以美事其蓋閒義能從者誠人情之所難也○節虛齋蔡氏曰乘其墉隔三攻二者非直攻三也弗克攻非謙與三也以二是自五正應義居於五自反而弗之攻也同人九三以九與三兩字俱不好故其辭云々明其全无能為伏取不知量之蓋耳九四九字不好類有四字好故云云困而反則猶可取也○節石是劉氏曰三欲攻五力不足而不攻居於勢也四欲攻二

力有餘而不攻屈於理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號陸氏曰户羔反咷陸氏曰道刀反號咷啼呼也旅卦同俞氏曰號平聲

聖傳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五剛中正二以柔中正相應於下同心者也 決按同心二字郭取 之大傳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之義然同心必本剛中正柔中正之德衆不然則使是朋比之同而非義理之同矣 而為三四所隔不得其同 次謂九二句解先號咷 然義理所同物不得而間之 次謂九二句解後笑 故有此象然六二柔弱而三四剛強故必用大師以勝之然後得相遇也

按決槃澗董氏錄朱子語云問大師克相遇本義无說何也先生曰舊說只用大師克勝之方得相遇武云大師之克見二陽之強則非也似朱子不足程傳之意然則六二柔弱四句本義向衆所死又用程子意增入者而董槃澗閒時尚未有此四語也

程傳九五同於二而為三四二陽所隔五自以義直理勝故不勝憤抑至於號咷然邪不勝正雖為所隔終為得合故後笑也大師克相遇五與二正應[illegible]二陽非理陽奪必用大師克勝之乃得相遇也云大[illegible]云克者見二陽之強也九五君位而文不取入君同大之義者蓋五專以私雖應於二而失其中正之德人君當與天下大同而獨私一人非君道也又先隔則號咷後遇則笑是私暱之情非大同之體也二之在下尚以同于宗為

吝況人君乎五既於君道无取故更不言君道而明二入同心不可隔間之義蒙解云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語或默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中誠所同出處語默无不同天下莫能間也同者一也一不可分分乃二也一可以通金石冒水火无所不能入故云其利斷金其理至微故聖人贊之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謂其言意味深長也○朱子語二五本相同却為三四隔了它以中直也言其理直而不得伸所以先號咷董澗解録四二五本是同心而為三四所隔故先號咷○先謂理直也大師克而後相遇則後笑矣蓋亦義理之同物終不得而間之故相遇也○先生頷之董録○張子曰二與五應而為他間已直入曲望之心深故號咷也師直而壯義同必克故遇而後笑易說○龜山楊氏曰六二五之正應也二陽隔之而不得同故先號咷大師克之而相遇故後笑九五以乾健中正而得尊位故將大師理直義勝故能克雖處尊位而繫於私意不能通天下之志而

大同之非君人之道也故以二人同心出處語默之義言之雖克相遇止於後笑而已亦不言吉也易說○厚齋馮氏曰九五大君也當與天下相與于大同之世而乃私繫所應是以彌弗友之伐皷起而爭之夫以上代下直舉而措之耳何至動大衆而僅能勝之哉私故也作易者以為失人君大同之道故倫其言私暱之扶而以敵國交兵之法言之其訓嚴矣○節淑湖胡氏曰嘗觀同人一卦二五君臣剛柔中正所宜亟合何至有爭奪之事哉使純陽无陰二五且同於利見之不暇惟六二一陰破純乾之體一陰者五陽之所必爭三不中四不正又介乎其間不免為強暴之冒有侵陵貞女之事此所以爭也所以必待大師克而後遇也然邪不勝正二於不可奪五於不可犯亦伏乘大同之氣象為九三九四者可退而自者矣○雲峰胡氏曰二五剛柔相應而皆合乎中正本義所謂義理之同也程傳謂五自以義直理勝不勝情抑故號咷邪不勝正終必得合故後以

笑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鄢傳曰如二君故曰克五之於三四也必用大師克之而始與二遇三四之非理而強可見矣或曰旅人先笑後號咷何也曰同人九五剛中正而有應於六二故先號咷而後笑旅上九剛不中正而无應於九三故先笑後號咷○汴水趙氏曰號咷大哭也笑喜悅也詩娛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大師天子之六師也師之九二爲小師命卿爲將也同人之九五爲大師天子親征也大司馬註大師王出征伐也克勝之也○石門梁氏曰九五以剛健而中正而居尊位所宜盡大同之道者然下與二應而係於私失君道矣欲同于二而爲三四所隔故先號咷然同心相與終莫能間故後笑三四間之者皆剛強故用大師克之始相遇也○虛齋蔡氏曰號笑者專指九五大師句本其所以得後笑也用大師見三四之強也二五相同者也二同於五則爲于宗之吝五同于二乃爲義理之同何也蓋陰私而陽公故其辭不同如此所謂易不可爲典要也○決按經傳不作君位說吾疑主之然諸儒主君位說者多以經文明有大師克相遇句也周禮大司馬若大師則掌其戒令鄭註王出征伐也則知列國諸侯亦或有用師之時不得稱大師也如春秋時許病紀而紀因與天子結婚然天子終不能庇紀而見滅於齊東晉偏安江左自江以北河山分裂惟張氏四世忠晉然聞於趙蜀朝貢艱難晉帝不能與之遂應自張駿之後遂不能總凡此二者皆非大師克相遇之義先儒所以不敢主君位說者以天子何至用師也孰知東周東晉尚有不敢用大師者而後知同人九五猶是英明之主則以乾剛中正故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聖傳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居外（謂居外卦之外也）无應（謂九三亦是陽也）物莫與同（決按本義荒僻无與同句則所謂物莫與同者實是无人之地非謂有人而不肯與之同也經曰同人于郊者猶曰當同人之時而上九乃於郊則无人可同矣於諸爻所稱同人猶異又居外則无事任无應則无相與如二之吝三四五之爭皆无矣故无悔）然亦可以无悔（決謂亦可不足之辭蓋上九雖无悔然非同人卦義若衆許華聖人亦不深取也）故其象占如此郊在野之內未至於曠遠（決謂見此爻不及象辭同人于野故象曰亨而此止曰无悔）但荒僻无與同耳

程傳郊在外而遠之地求同者必相親相與上九居外而无應終无與同者也始有同則至終或有睽悔處遠而无與故雖无同亦无悔雖欲同之志不遂而其終无所悔也○朱子語問同人於郊先生曰郊是荒寂无人之所言不能如同人于野曠遠无私荒僻无與同蓋居外无應莫與同者亦可以无悔也董銖錄問同人于郊先生曰同人于野是廣大无我之意同人于郊是无可與同之人取義不同自不相悖潘時舉錄○李氏曰一國外曰郊郊外曰野同人之世衆皆爭非其應上九處一卦之外而无爭奪之私同人于郊者也何悔之有于郊不若于野之光大故能无悔而象以爲志未得也○龜山楊氏曰同人于野亨上九同人于郊止於无悔而已何也蓋以一卦之義言之則于野无暱比之私爲故亨上九居卦之外而无應不同乎人人无同之者則靜而不通乎物也故无悔而已以吉凶悔吝生乎動故也易說○節齋蔡氏曰國外曰郊郊外曰野雖在卦上猶未乎出卦也故止曰郊○雲峰胡氏曰野則曠遠无人不同郊則荒僻无人與同○初上皆无應初出門同人出乎家之外而同乎國之人也在下而无私應者也上九不同乎國之人而出乎國之外是荒僻无人之所在外

无而與應者如術責之徒是也故不謂之凶但謂之无悔。鄭童溪王氏曰上九處不爭之地不同乎人而亦不異乎人者也故曰同人于郊夫同人于郊固不若同人于野之廣且遠也然與爭非其應而動九五之師者固有間矣故曰无悔。汴水趙氏曰國邑之外曰郊大司徒貨人國中一句郊二句是也上為卦外為郊之象悔道悔也子曰若夫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悔同人之是非惟在中爻之二五。上在五外者也同人不於朝市而於郊无與同者宜无可追悔之事。沈氏守約曰同人於郊處外極也无悔遠內爭也郊者外遠之地也凡始同則終必睽睽則必爭上雖居遠處外在同人之時不復同志而遠於內爭於无所睽是以无悔也。釋褐楊氏曰同人于野則亨于門則无咎于宗則吝于郊則无悔于宗不若于郊于郊不若于門于門不若于野。楠溪熊氏曰六爻有不能盡卦義者。彖盡之同人于野亨是也于門于郊皆有同人之善不若于

野之无大故占法六爻皆靜則觀本彖辭也。虞齋蔡氏曰此乃不足上九之辭蓋卦謂之郊今乃无所同尚何取哉同人于野取其无所不同也上九實无所于同同人字直帶卦名說來如恒上六振恒之類雖人莫與同。然如二之吝三四五之爭則皆无悔矣故曰无悔。來氏大臣曰同人之道貴至中而得正于野是公利君子貞是正公正二字同人之道盡矣初之于門公者也若二之於宗上之於郊則非公矣五之同二正者也若三四之欲同于二則非正矣。同人六爻以六二一陰為卦主。上下五陽皆欲同之同人之道貴廣不貴狹卦言于野亨是也在諸爻以比應為同故不能盡卦義合而論之有應而同者有比而同者有遠而无與同者有爭而不能同者二與五應在二言于宗在五言相遇此應而同者初在卦下出即遇二二无爭于五故同人于門此比而同者上處卦外无患於五亦无得于二故同人于郊此遠而无與同者三四介於二五之間與五爭二故

三伏戎弗與四乘墉不克此爭不能同者同人之道難矣哉。然則世之與人同者與其為初之比而同不若五之應而同者之出于正為三四之爭而不能同不若上之遠而无所同者之无所爭也。○決謂郊比于野為近矣何郊无人而野有人曰國中士商工賈之所聚也野則農人之所聚也惟郊為荒僻民分為四而農居其九農者國之本也故王者重農而凡省耕省斂補不足助不給皆所謂同人于野也故以鄉大夫對民而言則曰君子曰野人商賈百工不言者以野人該之也則野人衆矣。

䷍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

彖上傳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

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大有所有之大也離居乾上火在天上无所不照按此三句取之象傳有入一照臨天下之象火字只作日字看又六五一陰居尊得中而五陽應之按此二句取之象傳有天下會歸乎一人之象故為大有按此句總承上五句蓋必兼此兩義方見有大之勢乾健離明按此句就兩體論居尊應天按此句就六五一爻論天謂九二也此二句見有治大有之德即經文元亨之意也蓋禮樂刑政盡善謂之元四海服教畏神謂之亨惟元故亨也汎與言大吉者不同有亨之道占者有其德則大善而亨也

程傳大有序卦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夫與人同者物之所歸也大有所以次同人也為卦火在天上火之處高其明及遠萬物之衆無不照見為大有之象又一柔居尊衆陽並應居尊執柔物之所歸也上下應之為大有之義大有盛大豐有也又曰卦之才可以元亨也凡卦德有卦名自有其義者如比吉謙亨是也有因其卦義便為訓戒者如師貞丈人吉同人于野亨是也有以其卦才而言者有大元亨是也由剛健文明應乎天時行故能元亨也○建安丘氏曰一陰在上卦之中而五陽宗之居尊能柔物之所與而諸爻之有皆六五之有也蓋不大哉惟其所有者大故所亨亦大也○程氏曰大有為太平極盛之時人君虛己以任衆賢以保盈成之業固自有元亨之道○雲峰胡氏曰卦名大者皆指陽而言此卦五陽愈足以見其大或曰小畜亦五陽一陰主巽之一陰則曰小此主離之一陰則曰大何也曰巽之一陰在四欲畜上下五陽其勢逆而

難離之一陰在五而有上下五陽其勢順而易卦因四五之爻而有大小之分君人者大分明矣故小畜之亨不在六四而在上下五陽大有之元亨不但在上下五陽而在六五○雙湖胡氏曰易以陽為大凡卦稱大皆以陽得名大有之一陰統五陽大畜之一陽畜三陽大過四陽通盛於中大壯四陽壯長於下皆名之曰大也○東谷鄭氏曰陽為大陰為小以一陰居尊而為五陽所歸其所有者大也大非陰柔所能有也必沖虛不自滿者能有之此心一滿則喪其所有矣六五明體而孟中所以為大有所以為元亨若直以大有為富有盛大則失其義矣○節臺溪王氏曰夫衆不能治衆故善治衆者不以衆而以寡剛不能制剛故善制剛者不以剛而以柔大有之有五剛有之亦難矣何難乎曰賢者之難乎以孰居之也材者之難乎以勢驅之也賢則孰有之曰非六五之柔不可也故五以言其位則尊位大中以言其應則上下俱應噫此非以五之勢而能有其大

也以五之不自恃其勢而能有是大也○秋王山氏曰五為成卦之主以文明之德得中而居尊處大有叫之世而順乎乾是有德有位順天而行者也何往不亨哉曰元亨元有大善之義若非明非中非順天之道則雖大有而不善及不能亨者有之矣○敬齋李氏曰凡卦言元亨利貞者皆二五陰陽相應象皆釋為大亨蓋不能與乾坤同也屯隨臨无妄革是也凡卦辭言元亨者皆六居五九居二象皆釋為元亨以元有善大之意大有蠱升鼎是也○汴水趙氏曰凡卦一陰而五陽一陽而五陰者必宗於一今陰五君位也而五陽來宗凡象陽所有我皆有之猶欲之言大有得也故卦名大有又曰一陰而大有如以有元亨之道焉元亨大亨也卦辭自元亨之外他无戒勉之語所以極稱其盛大也大有同人之反皆一陰為主同人柔得臣位故必同乎君大有柔得尊位故可有身人諸卦之反大聚如此○次崖林氏曰推大有之時似可得元亨而必本之卦德卦體

者天下未有无道而能致治者中庸曰雖有其德苟无其位不敢作禮樂焉此之謂也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此元亨也禮記曰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而王道舉矣此元亨也○折中曰比以九居五視大有之六五為優矣然比之應之者五陰也則民庶之象也有天之應之者五陽也則賢人之象也賢人應之所有孰大於是哉故大有之柔中雖不如比之剛中而比之言无咎則不如大有之直言元亨也象直言元亨更无他辭者惟此與鼎卦而已皆以尚賢養賢之故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象傳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雖富大有之時然以陽居下決按陽剛則心有守居下則志未盈此句說本文者

上无係應決按上无係應則猶進于求之欲心未萌此句就對文看而在事初決按在事初則窮居艱守之初志未變此句就一卦看未涉乎害者也決按此句總承上三項來何咎之有決按此句解匪咎見初九所處者非招咎之地也亦承以陽居下上无係應而在事初三義來但无交害就利害說匪咎就義理說本義雖不黜象字卻是象也然亦必艱以處之則无咎戒占者宜如是也決謂初九之象固匪咎矣然人苟不艱難就業雖得採此文又將有咎一艱字是聖人喫緊爲人處

程傳九居大有之初未至於盛處卑无應與未有驕盈之失故无交害未涉於害者也大凡富有鮮不有害以子貢之賢未能盡免況其下者乎匪咎艱則无咎言富有本非有咎也人因富有自爲咎耳若能享富有而知

難處則自无咎也處富有而不能思艱兢畏則驕侈之心生矣所以有咎也○朱子語問大有初九无交害艱則无咎曰此文本最吉不解有咎然須說艱則无咎蓋易之書大抵教人戒謹恐懼無有以爲易而處之者難至易之事亦必以艱難處之然後无咎也決謂雖○雲峯胡氏曰諸家多以无交害爲无上下之交所以有害本義從程子之說謂居下无係應而未涉乎害蓋无係應三字自已見无上下之交矣富者怨之府故當大有之時反易有害初陽在下未與物接所以未涉於害也何咎之有然以其匪咎而以易心處之反有咎矣无交害大有之初如此艱則无咎大有自初至於皆當如此○汴水趙氏曰交者陰陽之交應也初不與四爲无交匪咎非咎也艱不敢肆易也又曰應則交交則有害比卦四陽皆宗乎五唯初不然雖无交而亦无害非初之罪也然當上下皆應之時已踰不能固回居位使然猶當艱畏自持戰然有不克奉上之懼乃可免禍禦周之

覆蹙發歸之咎至於憂不恤肆者艱畏也若自以爲咎不在我而侈然怠肆則咎將生矣无交害匪咎言文之義艱則无咎言處文之道凡文皆然○石門梁氏曰大者富有之時人情易至於驕溢驕溢之極則傷害至矣初九居大有之初自處於卑下而在上无應與是難富有而不驕溢故曰无交害匪咎言未涉乎害非有咎也然不與奢期而奢自至人情之常也今雖非有咎苟怨而不戒咎亦至矣故又當艱以處之然後无咎也艱者艱難其思慮戒慎之意也○虛齋蔡氏曰害字本旨只當依程傳如驕盈之類所致者貴不期驕而自驕害不期侈而自侈既驕且侈辭不及矣故大有有涉害之理福兮禍所伏○決按諸卦文只說无咎有大初九曰匪咎又曰无咎者是周公特發一例以對開象占二義也蓋易中當凶悔吝无咎等皆指占者說此貼初九本文之象說不得言无咎故特變文曰匪咎自朱子以前諸儒從亦有分出象占二義者雖占筮之義文王周公已

發之竟无人明說其義也嗚呼非朱子孰能知聖人之意哉又按諸儒多以无交爲句害字爲句謂諸文皆與五交初獨无交故有害惟程傳作一句讀按諸儒之說義亦可通然即使无交隱居何至下一害字必竟程朱之理長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車陸氏曰王肅剛除反晁氏曰子夏傳作輿後漢時車始有軌音

程傳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剛中在下決按初九本義曰居下未仕者也草莽曰下九二本義曰在下對五而言則二雖爲大臣猶是臣位故曰下得應乎上爲大車以載之象決謂九二本文剛中大車之象

得應乎上而為五所任以載之象以者五以之也五以二為大臣而承載民物也

有所往而如是 是字兼指剛中有應說 可无咎矣占者必有此德乃應其占也

洪按占者只重德說苟无德已往者占得此爻則有曠官之咎未往者則必无利見之期矣故曰必有此德乃應其占。

程傳九以陽剛居二為六五之君所倚任剛健則才勝居柔則謙順得中則无過其才如此所以勝大有之任如大車之材強壯能勝載重物也可以任重行遠故有攸往而无咎也大有豐盛之時有而未極故以二之才可往而无咎至於盛極則不可以往矣。王註任重而不危健不違中為五所任任重不危致遠不泥故可以往而无咎也。孔疏大車以載者體是剛健而又居中身被委任其任重也能堪受其任不有傾危猶若大車以載也此假外象以喻人事。遇當重任故有所往无咎者以居失其位嫌有凶咎故云无咎也。龜山楊氏曰六五柔得尊位大中以居其上九二以剛健之才應乎下上下相與大車以載之象也剛中而不過故積而不敗其才足以任重而致遠故有攸往无咎易說○山齋易氏曰當大有富盛之時六五以一陰為之主非大臣任重何以有濟九二剛健得中上與五應有大車以載之象此伊尹所以任天下之重者也○輝禍楊氏曰易有稱輿者方以載其上也有稱輪者圜以動其下也二者俱非車之成材備成材者其惟九二乎○節齋蔡氏曰大車二也載謂五也剛健居中而應五故有大車以載之象○節雲峯胡氏曰不曰言者大臣任天下之任職當如此也惟得无咎蓋大有之難如此○誠齋楊氏曰辭聘受聘事夏事商相成湯相太甲有任必正者和非二伊尹出任入輔作都制禮相武王相成王有任必集者亦非兩周公○石澗俞氏曰九二剛而得

中在下而應上其象為大車以載其占曰有攸往无咎若无侵應於上則雖大而能載：而能往上之入任信不力欲无咎也難矣○林氏黃中曰五二相應陽志上行故有有攸往之象以是而往何咎之有○青陽張曰乾為圜為剛有輻有輪之象輅車而飾以金玉者蓋取諸乾也○梅邊熊氏曰易中言輅輻輹皆得任重之一體大車以載則无所不任也君子才德積諸內而任重群諸車馬以之積載可以行遠○洪按九二九四皆是載洪大臣但二是任保釐方伯之任者也四則任輔養載洪之任者也以大車以載則之功亦與九四惟无於咎遠觀公繫此爻之辭則佐武載龍明保冲人公亦被期自免於咎遇耳妄得獨用天子之禮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咎大拂乎周公之志哉夫子曰。譬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亨衆家並香兩反京云獻也干寶云亨宴也

聖傳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亨春秋傳作享 僖公二十五年晉文公納王事 謂朝獻也 洪按春秋傳曰戰克而王 享本指燕饗說本義則解作朝獻者是用尚書洛誥享多儀享字義以其于本文切也 古者亨通之亨享獻之享烹飪之烹皆作亨字九三居下之上公侯之象剛而得正上有六五之君虛中下賢 洪謂他卦只論承象 應惟同人大有則兼全卦論者以其皆以一陰為主而上下應之也 故為亨于天子之象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小人无剛正之德則雖得此

爻不能當也　此爻上句是象而占在其中下句是占

經傳三居下體之上在下而居人上諸侯人君之象也公侯上承天子天子居天下之尊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下者何敢專其有凡土地之富人民之衆皆王者之有也此理之正也故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通乎天子謂以其有爲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常義也若小人處之則專其富有以爲私不知公以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朱子語問公用亨于天子亨只當享字看與王用亨于西山同先生曰公用亨于天子已有左氏所引可據如隨之王用亨于西山亦必是祭享之享○元毓古文無享字亨享烹並通用如公用亨于天子解作亨字便不是○林學蒙亨享二字據說文本是一字故易多互用如王用亨于岐山亦當爲享如王用亨于帝之云也字畫音韻是經中淺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然不如此等處不理會却枉費了無限辛苦而卒不得其大義亦恐害事也○龜山楊氏曰九三居下卦之上以人臣之尊位公侯之任也公者皆私之名當盛大之時以其所有奉賦貢而無私焉亨于天子之道也小人處之擅其有以爲己私分朋陵僭之患生矣故小人害也易說○陰山李氏曰居下卦之上爲三陽之長以君子而當公侯之任者也○臨川王氏曰易之辭有王有先王有帝有后有大君王以德業言先王以乘統言亦以主寡言天子以正位言后天子諸侯通稱大君天子尊稱○雲峰胡氏曰九二宰相任重之事九三諸侯朝獻之事皆不言言皆臣職之所當然者然亨有朝享之享有宴享之享本義惟訓享爲朝獻又曰六五虛中下賢則又兼受享之義矣享禮之盛者必如九三有剛正之德乃能當之在小人則有不共己茅不脩朝貢者矣安足以當此○秋山王氏曰亨春秋傳作享古亨享通朝獻也三居下之上公侯之位也其土地人民之富皆天子所有於大有之時以陽則得正之君子處之必不私其有而以奉上故曰亨于天子以通剛不中之小人處之必擅爲己有因爲不順故曰小人弗克文一也用之則有乎其人○節漢上朱氏曰三者公之位春秋傳晉文公將納王使卜偃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杜預曰有大九三爻辭也則卜偃時讀易作公用享于天子杜預亦然京房曰亨獻也○干寶曰亨宴也姚信作享祀義雖小異然讀爲享則同○吳臨川引蔡氏曰公三也天子五也居下之上故稱公進近乎五故有亨於天子之象又曰小人筮得此爻則弗克承當不宜用也○梅溪熊氏曰或問九三與五无係應何以有亨于天子之象愚曰九三居上下之際故離之交處下之上五兌之初又三與五同功而異位有公用亨于於天子之象言有剛正之德任大有之責受獻享之功也○石門梁氏曰九三居下之上乃諸侯之象也當大有之時不自有其用而以獻之于天子其善可知矣亨

讀作享獻也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非所敢私也其財用貢賦皆生之於地而取之於民而三能不私其有以歸於王府忠莫大焉彼小人者好專利而不厭不至於侵奪其君亦可矣而安能有竭力以奉上者乎故又曰小人弗克三雖正而不中故設二義所以贊君子而勵小人也○次按亨字先儒有主獻字說者有主享說者本義不用春秋傳王享意而用洛誥獻享之義者以洛誥公言取諸侯之道尊重享上此爻論諸侯之道旨然重獻享之義也胡雲峰因本義有六五虛中下賢句故兼燕饗之理亦无妨至時講指嘉誤入告說則於亨字與文義皆无取矣又按亨字諸儒多沿注疏作通字解經傳亦沿之之朱子則託以春秋傳而作享字解其說遂定然朱子之前如楊龜山郭白雲已作亨字讀矣又虞齋蔡氏曰亨于天子言得親接于天子也六五虛中下賢之君所下者必是賢不賢者必不爲其所下以曰亨于天子言君子得以亨于天子非君子則不得以

於咎而已若矜功恃權以陵轢其上能无凶乎○次崖林氏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伊尹之匪彭也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之匪彭也出入朝堂小心敬慎御僕射嘗識視之不失尺寸霍光之匪彭也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嫉郭子儀之匪彭也○泱按其字即指九四謂四既近君則權勢之盛其所固有也乃四以剛居柔心敬畏而忘其權勢彭雖其所必有而若匪其彭者即所謂自視歉然也故主不疑而无咎又夫有時最易得咎初二四皆曰无咎者見无責无既无遠无近皆以補過為貴不必論吉與利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聖傳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大有之世若非大有之世便須用折多作用尽虛己下賢亦未必上下應之本義皆句亦未可冒遽

柔順而中以處尊位泱按仍照彖傳柔得尊位大中句以釋此文虛己以應九二之賢泱按亦即彖傳應乎天之義但依以理言此以入言也即六五是成卦之主故本義即用彖傳之釋而上下歸之泱按亦即象傳意是其孚信之交也泱謂九二應君與臣孚信之交也上下歸之君與民孚信之交也然君道貴剛太柔則廢當以威濟之則吉曰濟之以威則非專尚威也須以孚信為本而濟之以威交之以孚濟之以威則能故其象占如此亦戒辭也六五柔中孚者其本有威者其保其所有之大矣故吉不足故本義曰戒辭

經傳六五當大有之時居君位虛中為孚信之象人君執柔守中而以孚信接於下則下亦盡其信誠以事於

上上下孚信相交也以柔居尊位當大有之時人心安易若孚向柔順則陵慢生矣故必威如則吉戒如有威義之謂也既以柔如孚信接於下衆志悅從又有威嚴使之有畏善處有者也吉可知矣○泱水司馬氏曰六五厥孚交如謂孚發於中而應之者交至也威如者警戒其俱游不斯柔而不立者也為君之道必剛而不暴柔而不可化○節廣乎游氏曰大有之成體文明而柔中之主故能以至誠與下而下亦以至誠應之上下合德而无間故曰厥孚交如○雲降胡氏曰家人上九亦曰有孚戚如終吉家人之上陽也戚其所固有也大有之五陰也疑不足於威也故本義以是為戒辭孚所以通上下之情威所以嚴上下之分情不通則離分不嚴則藝故孚本離之虛而威則欲其濟以乾之德○朱氏曰巽體之合曰交如大有二五是也同體之合曰攣如小畜四五中孚四五是也○澤湖胡氏曰共五位則故有威如之象○秋山王氏曰虛中故有孚五以虛中之孚居尊位而上下交如以成大有然一以柔而交衆剛雖能推誠以得其心然易而无備則或生悔慢故必濟之以威如斯能獲吉蓋處大有之時居衆剛之上不可一於柔也○石門梁氏曰六五大有之主而虛中為孚信之象上以信待下下以信事上上下之間交相孚信此厥孚之交如也然柔弱之過則陵慢或生以六居五外柔內剛亦能用威者也故又言威如則吉也○石澗俞氏曰五與二為正應五以信任二二以信事五故曰厥孚交如六五以柔居剛不厲而威非作威者也故曰威如既有誠信以接下而人信之又有威嚴以自重而人畏之為大有之君而剛柔得宜如此故吉○虛齋蔡氏曰六五柔中之君寬厚有餘則威斷不足虛己應二是厥孚上下應之是五與上下交孚是戒占辭因六五所不足而云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聖傳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大有之世 洪按本義於六五首提大有之世句見六五是主大有者也於上九句亦提大有之世句見

本文亦有君道也上九之於六五具[illegible]之於賢賢之於[illegible][illegible]六以剛居上而能下從六

五是能履信思順而尚賢也履信以行言思順以心言從其道則為履信思順用故

其自則為尚賢滿而不溢洪按居大有之上有之至也故曰滿能履信思順尚賢故曰不溢

其象占如此首句是象吉无不利是占

程傳在卦之終居无位之地是大有之極而不居其有者也處離之上明之極也惟至明所以不居其有而不至於過極也有極而不處則无盈滿之災能順乎理者也五之孚信而履其上為蹈履誠信之義五有文明之德上能降志以應之為尚賢崇善之義其處如此合道之至也自當享其福慶自天祐之行順乎天而獲天祐故所往皆吉无所不利也○朱子語問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先生曰上九以陽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者蓋陽從陰也大有惟六五一陰而上下五陽應之上九能下從六五則為履信思順而尚賢蓋主之交孚也而上履能之謙退不居思順也志從於五尚賢也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所以有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象若无繫辭此斷句此爻遂无收煞見以聖人讀易見爻彖有不分明處則於繫辭傳說破此如類是也詁錄○浚湖胡氏曰五上為天故有天象○誠齋楊氏曰八卦乾為尊六十四卦泰為盛然乾之上九悔于亢泰之上六吝于亂盛治悔亂孰若大有者六爻亨一吉二无咎三明主在上群賢畢集无一敗亂之小人无一害治之匪德嗚呼盛哉○厚齋馮氏曰傳曰同者有同也亦有不同者至大有然後天下一統故大有之六爻與同

人必相反蓋反對也聖人之大寶曰位一陰得尊位大中而同人之爭奪息矣○秋山王氏曰以剛明之主而自居于陰當大有之極而濳然退處是能不有其有持謙虛以處盈滿者也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上九能於大有盈滿之時而益謙退不居其有宜其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釋褐楊氏曰大有以六五為主陰居尊位五陽應之故諸爻以交五為吉二大車以載三亨于天子四匪彭无咎五虛中以孚交之諸爻之有皆五之有也其大也宜哉若初九大有之始與五遠故為无交之害上九乃大有之終位在五上故為自天之祐初未有大上則大有之極致也○節平菴項氏曰大有六五為主初隔无交遠民也上在其上賓師也獨中爻三位為臣二大臣也受大有之位故為載三外臣也泰大有之物以朝貢故為亨二以中故无咎三以不中故有戒君子用亨則為威文小人弗克則為害焉矣四近臣也以柔自抑不怙大有之寵故為匪其彭○虛齋蔡氏曰六五雖是君自上九觀之則六五在下只當得賢者不可況君位矣當大有之世而又居上位乃能如此合於天矣得以亨其大有之慶也○洪按大傳聖人只就本文說未嘗有及六五之意本義以履信思順尚賢貼上九本文何等直捷諸儒有貼六五說者便覺牽強西溪李氏以自天祐之是指一卦之終非指上九亦似是而非如師之上六離之上九自然就一卦之終論至於大有上九聖人明曰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履也思也尚也是確指定一人如何可就一卦之終論總之朱子玩大傳之義以此此爻斷非諸儒所能反也至於大畜象傳剛上而尚賢此就卦體論故以為六五尚上九此就一爻論豈得舍本文而取下文之義又按誠齋楊氏曰亨一尚治亨通之解釋褐楊氏曰无交之害尚治无交所以有害之解不必泥也言與无不利蓋亦微分祐在一貞則為吉如洪範壽祉富康寧是也祐在家國天下則為无不利若禮運所謂家之肥國之肥天下

周易集解增釋卷十六

朱子本義

檇李後學惕齋張仁浹[illegible]

䷎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彖上傳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謙者有而不居之義必有而不自居方謂之謙止乎內而順乎外浹按止則內有守而不肆順則外循理而不違謙之意也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於其下謙之象也浹按上段只就自己說謙心與事下段只說接人說山指己地指人也占者如是浹謂是字兼上兩段意持己則內止而外順接人則以高屈於卑也則亨通而有終矣亨通指此時說有終指末後說有終謂先屈而後伸也本義照象傳俱作致言先屈只是謙後伸只有終對先屈言非對亨言

程傳謙序卦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其有既大不可至於盈滿必在謙損故大有之後受之以謙也為卦坤上艮下地中有山也地體卑下山高大之物而居地之下謙之象也以崇高之德處卑之下謙之義也又曰謙有亨之道也有其德而不居謂之謙人以謙巽自處何往而不亨乎君子有終君子志存乎謙巽達理

守常所以成謙亨之終三危地也文王處危而亨固宜有道也。梅邊熊氏曰九三一爻為成卦之主君子有終蓋指九三而言也故其辭同言人能謙遜則君子之德為有終矣此其所以亨也。石門梁氏曰謙亨人所謙巽者乃亨之道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詩曰彼交匪傲萬福乃求人能謙其益其福有不期而然者矣其亨通為何如哉然此惟成德之君子能之非常人可及也常人之情有能必矜有功必伐視己常有餘視人常不足而君子者不見是而无悶不矜不伐而莫爭其功能其何以能若是哉由其安理樂天而物我无間故不自滿足而自然卑巽非矯為之也若內有矜伐之心而外示抑損之意非則安履乎謙者矣其始雖飾其情而終則見於色如是亦安能有終乎故謙而有終者君子之德也。次崖林氏曰亨是目前通達无礙如所謂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州里可行蠻貊可行意有終是將來有結果成就如所謂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

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意。折中曰傳義釋卦名皆不取九三之義實在成卦之由在於九三以豫卦及觀可見也夫子彖傳所以不舉者因周公爻辭與彖辭同則三爲成卦之主其義易見耳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聖傳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以柔處下柔則有能謙之質居下又執下人之道既本義用一以字則柔下二字不平蓋柔既能謙以柔處下則柔而又謙矣謙之至也君子之行也以此涉難何往不濟涉川只是說難處之事故本義以涉難代涉川以見凡事可為意故程傳推到居乎易故占者如是則利以涉川也謙謙君子是象用涉大川吉是占

程傳初六以柔順處謙又居一卦之下為自處卑下之至謙而又謙也故曰謙謙能如是者君子也自處至謙衆所共與也雖用險涉難亦无患害況乎易乎何所不吉也初處謙而以柔居下得无過於謙乎曰柔居下乃其常也但見其謙之至故為謙謙未見其失也。王註處謙之下謙之謙者也能體謙謙其唯君子用涉大難物无害也。臨川王氏曰利涉其才其時利於涉耳用涉用此以涉然後吉耳。龜山楊氏曰以柔順之貴居一卦之下謙之至也故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謙之為德天地神人之所共與用是而往雖涉險難无不濟矣故吉。易說東萊呂氏曰初六凡事不可太甚惟謙无窮極故謙而又謙雖涉大害亦吉。雙湖胡氏曰涉川貴於遲重不貴於急速用謙之道以涉川只是謙退居後而不爭先自然萬无一失故吉後登舟亦有先登岸之利謙固自多利也又曰前有五體之坎故以大川言。平菴項氏曰初六九三皆稱君子者此二

爻皆非入小之所宜處初在謙之下退謙者也小人用之則為柔佞矣君子當不得已之時用之以柔身濟難則求吉之道也故曰卑以自牧牧者聊養六畜之名也三有大功為萬民所服小人處之則有不貲之禍君子處之致恭下人以保其終則庶乎其獲吉矣故二爻皆言吉而象皆再言君子其意深矣又曰利涉大川者未必有險也但其道可自利於濟險耳用涉大川者非利之也有險在前用此可以免凶也。雲峰胡氏曰謙主九三故三爻辭與卦辭皆稱君子有終初亦曰君子何也三在下卦之上勞而能謙在上之君子也初在下卦之下謙而又謙在上下之君子也在上者尊而光在下者卑而不可踰皆所以為君子之終也用涉大川吉雖用以濟患可也況乎居乎。童溪王氏曰六謙德也初卑位也以謙德處卑位謙而又謙者也故曰謙謙以言謙之至也以夫躬至謙之事類非自恐自異者之所能堪也而能堪人之所不能堪者必也有所養之君子也蓋君

子之心勇於自勝而不勇於勝物故能委蛇曲折行乎萬物之所而與物无忤用此道以涉大難則衆之所共與而難可濟矣故吉也。大抵自卑自牧而不與物爭此涉大難之道也牧養也。汴水趙氏曰謙下也六處下卦之下謙而又謙故曰謙謙與乾乾夬夬坎坎同義大川涉險之義也卦諸爻有以上退為義曰苟謙則不然蓋謙責能下能止若上且進則非謙矣又曰謙謙已難能謙且復謙尤難能也要夫溫河終必陷溺君子而能謙謙雖用以涉川亦履其吉蓋謙則不蹈不然故謂害何險之可虞。石門梁氏曰夫涉大川者非剛健之才不能也謙之无初六以柔居下而以為能涉大川何也蓋以柔居下謙而又謙乃君子之往然所居者陽位則外柔而內剛非徒能謙，而无其才者也故其外柔則不陷於陰內剛則能濟乎險矣以此涉川其有不吉耶謙體為坎而初六前近之故為涉大川之象。次崖林氏曰涉川是虛象凡人之涉險難皆是與需訟諸卦涉大川不同。潘氏文采曰用涉與利涉不同謂用謙以涉也吉方是利字意聯上為句。甚言謙之受益也

六二鳴謙貞吉

聖傳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柔順中正以謙有聞柔順則有巽之姿中正則有足恭之美謙德盛而令名著是為鳴謙正而且吉者也其占非為聲聞過情而貞且行无不得而吉故其占如此

鳴謙貞吉本象以著占

注傳二以柔順居中是為謙德積於中謙德充積於中故發於外見於聲音顏色故曰鳴謙居中得正有中正之德也故云貞貞吉凡貞吉有為貞且吉者有為得貞則吉者六二之貞吉所自有也。王注鳴者聲聞之謂也

得位居中謙而正焉。張子曰體柔居正故以謙獲譽與上六之鳴異矣故曰貞吉易說。朱子語鳴謙在六二又言貞尤言謙而有聞須得其正則吉蓋六二以陰處陰所以戒他要貞謙而不貞則近於邪係上六之鳴却不同處謙之極而有聞則夫謙本意蓋謙本不要入知況在人之上而有間乎此所以志本得畏消舉。龜山楊氏曰六二柔履中正謙德之盛也故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其鳴也出於中心之自得與鳴豫之鳴異矣以貞吉易親。東坡蘇氏曰謙雄鳴則鳴處故易陽唱而陰和寄之於鳴謙之所以為謙三也其故以發故聞其風祇其澤者莫不相從於謙六二其鄭也上六其配也故皆和之而鳴於謙而六二又處內卦之中難微九三有不謙乎故曰鳴謙又曰貞吉鳴以言其和於二貞以言其出於性。東萊呂氏曰六二鳴謙是謙之發於聲音者也然而謙之鳴當觀其所發處其發也出於真心則吉使其不出于真心而發于聲音笑貌則有凶易

謙釋楊氏曰謙主九三二之鳴謙承三也上之鳴謙應三也。雲峰胡氏曰諸家釋鳴謙多謂自鳴其謙：而自鳴非謙矣或以為六二謙德積於中所以發見于聲者如此本義以為六二柔順中正以謙有聞以為發於聲音不若謙而有聲有非可勉強為之者要之初六謙：似乾初九潛龍在下而潛入所不見也至九二則人皆見之矣在下而謙：人未必皆聞之也至六二則聞之矣。東谷鄭氏曰鳴者氣有所感也易言鳴者三豫之初謙之二與上皆以陰求陽感之而至於鳴也三為謙之主二以中正而位其下以柔從點以下從上所以感於三者誠矣故其鳴也為正且吉鳴而得遂其為謙之志故又曰中心得也。汴水趙氏曰鳴鳥語也求文則鳴不乎亦鳴二陰之正位九三乃成卦之主六二比而承之求友之鳴樂而鳴也樂者志滋而象驕惟守其正位乃可得吉不然而上慕不已失吾之謙矣。石門梁氏曰鳴謙以謙而有聲聞也二柔順中正其謙

於下所謂勞而能謙者也。乾之三以君子稱，坤之三以有終言，謙之三兼乾坤，占辭所謂勞者即乾之終日乾乾，而謙則又坤之含章也。○節臺溪王氏曰：謙之成卦在此一爻也，故卦之德曰君子有終，而九三實當之。○雲湖胡氏曰：謙以九三一陽爻為成卦之主，文王彖辭惟主九三一爻而言，不及其他，故周公爻辭不復易，但推原其勞而要其言耳。○泉峰龔氏曰：人有功勞多自矜伐，故上為君所忌，下為衆所嫉，而鮮克有終。有功勞而能謙，則上下孰忌，故能保其名位以善終也。○石澗俞氏曰：以剛柔承以功下人，勞而謙者也。君子惟有終身之謙，故有終身之吉。三乃謙之主爻，又居下卦之終，故以彖之君子有終屬之。○汴水趙氏曰：勞，勤勞也。書曰：昔公勤勞王家。以辛勤就功業也。三為下卦之終，九為艮主，亦終之義。周公繫爻於成卦之主，其辭與彖同，如屯震之初、履謙之三是也。○梅邃熊氏曰：謙謙君子以德言者也，勞謙君子以功言者也。有德而謙，何往

不滿，有功而謙，是以保終，故皆曰吉。○石門梁氏曰：卦多陰則陽為主，九三一陽為謙之主，是猶能建立其勳勞者也。然以陽居四則有逼君之嫌，以陽居三則不陵其上而為下所戴，是大臣有勳勞而能自謙退，上則君不疑，下則民所服，尤人之所難者也。其曰君子有終吉，用全卦之彖辭何也？於以見君子之謙德必如九三，然後為盡善也。○敬齋吳氏曰：諸儒皆以勞謙君子有終為句，然據初六謙謙君子，則此爻當勞謙君子為句，象傳明矣。○泱按：本義存終吉三字俱作效看，君子二字即帶在勞謙下，與彖辭稍異，程傳則勞謙頓斷，莫若融合程朱之意，通節作一句讀。又按本義於上下五爻俱推原謙字意，九三獨重讀勞字而帶出謙字，亦大約以其成卦之主，故克以謙字與之，不必推其所以謙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

撝，陸氏曰：毀皮切。

聖傳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柔而得正，泱謂此句只就本爻說，謂以六居四也。重得正，蓋得正則善全謙恭之道也。上而能下，泱謂此句兼上卦三爻言，謂在上卦之下也。重能下，蓋能下則不恃位望之隆也。其占无不利矣。泱謂柔而得正，上而能下，已盡出一謙字，故即承接曰其占无不利矣。所謂在彼无惡，在此无射也。然居九三之上，故戒以更當發揮其謙，泱按：撝謙本義章就所乘之爻說，程傳則兼承乘兩爻說。以示不敢自安之意也。程傳：四居上體，切近君位，六五之君又以謙柔自處，九三又有大功德，為上所任，衆所宗，而己居其上，當恭畏

以奉謙德之君，卑巽以讓勞謙之臣，動作施為无所不利於撝謙也。撝，施布之象，如人手之撝也。動息進退必施其謙，蓋居多懼之地，又在賢臣之上故也。○朱子語撝謙，言發揮其謙，蓋四在陰位，又在上卦之下，九三之上，所以更當發揮其謙。不違則，言不違法則。叟淵錄○節白雲郭氏曰：四有近君之嫌，能撝而不有，以尊勞謙之臣，可謂得謙之道者矣。合謙之道而无過焉，故曰不違則也。○都氏曰：撝去三之承己而辭遜以為謙者也。蓋德視己為懸才，視己為高功，視己為多而位猶在己下，能辭以為謙而不敢當其承己之禮也。○袁氏曰：先曰无不利，後曰撝謙，非因撝謙而後无不利也。○泉峰龔氏曰：鳴謙，謙之見於言辭者也；撝謙，謙之見於行事者也，皆所以發揮其謙也。○雲峰胡氏曰：四多懼之地，下乘功臣，非利也；上近於君，非利也。今而上下皆撝，四又柔而得正，上而能下，此四之所以无不利也。无不利之時，人每易以自安，況四以柔乘剛，无功而在功臣之

上危地也愈當撝布其謙以示其不自安之意可也哉
先言无不利而後言撝謙者以示所處之地雖无不利
而无責於散布其謙也六五言利用侵伐而後言无不
利者言侵伐者五之柄於五為最利而其他亦无所不
利也○平菴項氏曰鳴者情發於聲撝者用在於手謙
卦以柔居柔者三爻皆誠於謙者也二與上情蘊於中
而不見於用故使有其聲鳴焉而已惟六四一爻適當
其用故以擇言之何以見四之當其用曰以其在三與
五之中而見之也三為大臣之功五為柔順之主四居
其中當貴臣之位使接三不用其謙則必有抑功臣而
激其變如盧杞之為於唐者承五不用其謙則必有扶
柔主而弄其權如中常侍之於漢道謙於此時无往不
利施之於用正得事宜故雖以柔而不為失剛也○節
沈氏守約曰无不利撝謙承五比三也一以坤順之簡
以陰居陰在上卦之下能謙者也九三一時持謙之主
也六五一卦定位之主也四居其閒承五而不失事上
之恭比三而不失與下之義所謂君子以行通予恭者
也○石門梁氏曰六四柔而得正上而能下可謂謙矣
无不利矣然處近君之地在功臣之上故戒以更當發
撝其謙也世之人臣固有執柔守正不與物競者矣然
或閒於事理解受其宜無功而受其祿無實而處其名
若是者失謙之道矣不可以不戒也○虛齋蔡氏曰无
不利是概說是自已自能謙了撝謙則其以居九三功
臣之上而言○次崖林氏曰撝謙如何或見之言辭或
見之動作或有意外之思訟常之寵皆再三推讓於三
而已不敢當焉務使此意表白於三此之謂撝謙○決
按程傳解撝謙象承五乘三說諸儒多同之而本義并
用乘三之義者以臣子事君謙而已着不得撝字也要
之象承五說亦可至於无不利撝謙本義割作兩截講
程傳作一句讀則本義優矣若經旨累如程傳所解則
曰利撝謙足矣不
必着无不二字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聖傳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以柔居尊在上而能謙者也（決謂能謙在一柔字）故為不富而能
以其鄰之象（決謂以常人之有德者不必富而能以其鄰以況君之能謙者不必用勢而能以其）
蓋從之者衆矣（決按此句起下利用侵伐句）猶有未服者則利以
征之而於他事亦无不利人有是德（決謂是德指以柔居尊而能謙也）
則如其占也

程傳富者衆之所歸惟財為能聚人五以君位之尊而
執謙順以接於下衆所歸也故不富而能有其鄰也鄰

近也不富而得人之親也為人君而持謙順天下所歸
心也然君道不可專尚謙柔必須威武相濟然後能懷
服天下故利用行侵伐也威德並著然後盡君道之宜
而无所不利也蓋五之謙柔當防於過故發此義○孔
疏不富以其鄰者以用也凡人必將財物周贍鄰里乃
能用之六五居於尊位用謙與順鄰自歸之故不待豐
富能用其鄰也利用侵伐无不利者居謙履順必不濫
罰无罪若有驕逆不服則須伐之以謙得衆故利用侵
伐无不利者也○節三衡劉氏曰六爻五辭无謙字明
不可用謙也謙恭過甚武威不懾浙物情離畔損指用
謙予必用武以服之也○陳氏曰以謙侍物之扣自上
下下雍容无為然除驕逆以同天下去稂莠以殖嘉苗
不可忘也堯舜之朝有苗必征四凶必去人主之道雖
以謙為德必以威御下然後動不失斷而威尊可保當
其行謙也故不富而用其鄰及其能斷也故托代以服
驕逆不其偉哉○承子語富以其鄰言以富厚之力而

能用其鄰不富以其鄰言不待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叟淵錄問謙卦是不與人爭如何六五上六皆言利用侵伐利用行師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若以其不服而征之則非所以為謙矣先生曰老子言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言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孫子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大抵謙自是用兵之道只退處一步耳所以利用侵伐也蓋自初六積到六五上六謙亦極矣自宜人人服之尚更不服則非人矣故利用侵伐也如必也臨事而懼皆是此意又曰坤為地為衆凡說國邑征伐處多是因坤潘文蔚錄○藍田呂氏曰六五以柔中居尊位其體又順不以武威臨天下者也然至於侵伐者得道者多助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故所征皆服也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其迫而不得已可知矣○鄭氏亨仲曰謙者人君之盛德然過則下慢而威不立卦五爻言謙惟六五不言者聖人慮其過也○東萊呂氏曰六五利

用侵伐須先有不富以其鄰蓋我處人既盡而猶不服方可用侵伐易說○雲峰胡氏曰謙之一字自禹征有苗而伯益發之六五一爻不言謙而曰利用侵伐何也蓋不言者六五虛中而能謙也以其鄰者衆莫不服五之謙也如此而猶有不服者則征之固宜抑亦戒謙泰之過或不能自立者也故六五獨不言謙無不利者又言謙非特利於侵伐而他事亦無不利又以示夫後世之主或不能謙者也聖人之言詳略如此○節平菴項氏曰六五利用侵伐上六利用行師此二爻皆與卦材文德不類者居謙之極當反為發豫利行師故皆有行師之象也○梅邊熊氏曰諸爻皆言謙六五獨不言謙五以柔順之德居尊位謙之至也而不言其謙謙而至此亦云極矣故又發利用侵伐無不利之義○君齋恭氏曰利用侵伐亦君道貴則不可一于柔之意國以其不服而當伐之亦以其能謙而為人所與也以上六利用行師蔡者有此意○次崖林氏曰六五居尊富木其所有而能以其鄰者亦其常事也此曰不富以其鄰者明六五之以其鄰不以富而以德也又曰利用侵伐者執謙之人於武事多非所樂如漢文帝之屈於匈奴與和親是其驗也曰利用以濟其不及也無不利哉閑說言凡事皆利以其能謙故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聖傳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謙極有聞沈按六二鳴謙只取本文柔順中正上六鳴謙則取謙極蓋統一卦言也人之所與故可用行師可用行師緊承人之所與衆蓋師克在和也然以其質柔而無位質柔則才既有所不及無位則力復有所不足故但可以征邑國而已無位謂不居大君之位故

可以征己之邑國而已

程傳六以柔處柔順之極又處謙之極極乎謙者也以極謙而反居高亦得遂其謙之志故至發于聲音又柔處謙之極亦必見於聲色故曰鳴謙雖居無位之地非任天下之事然人之行已必須剛柔相濟上謙之極也至於太甚則反為過矣然故利在以剛武自治邑國己之私有行師謂用武征邑國謂自治其私○朱子語類謙上六何取象於行師曰坤為衆有坤卦處多言師如泰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之類坤為土土為國故云征邑國也以此見聖人於易不是硬做皆是取象因有是象方就上面說劉砥錄叔重因問程易說利用侵伐蓋以六五柔順謙卑然君道又當有剛武意故有利用侵伐之象然上六亦言利用行師如何先生曰便是此等有不通處○童溪王氏曰六謙德也上謙之極位也以謙德而處極位此執謙者之所不安也故鳴其未得之

志然當是時也順五之命用坤之衆行師於外以征邑國之不服者而不安其居於上焉則未得之志可以少紓矣又況當是時也謙柔既極不可過用謙柔通用謙柔則謙以取侮柔而不植非大中之道也謙故於六五上六皆以利用征伐為言蓋所以救謙柔之過也○厚齋馮氏曰五大君也以謙治天下者也故以其謙侵代而无不利此天子率諸侯以討貳者也上人臣之高位也以謙治其邑國如魯定公之墮郈墮費是也○雲峰胡氏曰二與上皆言鳴謙何也有諸中者自然聞諸外故於下卦之中爻言之凡善惡不能揜人之聞況至於極乎故又於上卦之極言之本義於六二鳴謙曰柔順中正以謙有聞蓋謂此也言初曰用涉大川吉五曰用侵伐上曰利用行師歷言夫謙之功用非特可以處常用之亦可以濟變非特可以致衆民之服用之亦可以征不服故初雖无位其謙也用之可以濟人五居君位其謙也用之可以治人上无位用之惟可以治己之

私而已矣初上皆无位而上之征邑不如初之涉川何也初居卦之始有出而用之之時上則居卦之極故也下三爻言謙而止也上三爻利謙而順也○節石澗俞氏曰三以謙為倡首二承之上應之故皆曰鳴謙上居謙之極通謙則取侮豈所宜哉故其象占曰利用行師征邑國○石門謀氏曰坤為土有邑國之象上六處謙之私蔡闕於人而邑國之中猶有不服則其行師用利矣○以塵林氏曰於謙而著行師之利何也甚言能謙之哉所以勸也○雙湖胡氏曰下三爻皆吉而无凶上三爻皆利而无害易中言利罕有若是純全者謙之致問如此然民體稱吉坤體稱利者靜則多吉順則多利此○泉峰龔氏曰謙者卑以下人之謂必人已相對而後見其謙也知之謙謙卑以下人者也二之鳴謙四之撝謙上之鳴謙發揮其謙以與人者也三之勞謙不矜代功能以加人者也五之侵伐上之行師謙極而不亢門不吝於終謙矣皆有人己對言之意又謙卦以九三

一爻為主故二承三則以鳴謙為吉四乘三則以撝謙為利上應三則亦以鳴謙為得皆示不敢有加于三也和與五與三无係則各自取義正與豫卦以九四一爻為主同例○五與上皆能以謙德行師者皆所謂利涉大川但位有不同耳无優劣也亦何損於謙德哉○決按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曰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六五居天子之位故可用侵伐字上六是諸侯故曰僅行師以上征下曰征其字不在九伐中則通子上下也故天子於諸侯可曰征諸侯於己之邑國亦可曰征邑縣邑也如魯之莒父武城是也國附庸也如魯之須句顓臾是也又按胡雲峰講此爻有利鉞當曰本義於六二鳴謙曰柔順中正以謙有聞於上六鳴謙曰謙極有聞蓋謂此也之上落出十字

䷏ 坤下震上

周易集解增釋卷十六

豫利建侯行師

豫陸氏曰餘慮反悅豫也怡豫也馬云豫樂也

彖上傳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豫和樂也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豫字專主民心和樂說九四一陽上下應之其志得行此三句就九四一爻見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之象又以

坤遇震爲順以動（此二句就上下兩體見所以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之故。）故其卦爲豫（此句總承上五句象）而其占利以立君用師也（二者皆須和樂）

程傳豫序卦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承二卦之義而爲次也有既大而能謙則有豫樂也豫者安和悅樂之義爲卦震上坤下順動之象動而和順是以豫也九四爲動之主上下羣陰所共應也坤又承之以順是以動而上下順應故爲和豫之義以二象言之雷出於地上陽始潛閉於地中及其動而出地奮發其聲通暢和豫故爲豫也又曰豫順而動也豫之義所利在於建侯行師夫建侯樹屛所以共安天下諸侯和順則萬民說服兵師之興衆心和悅則順從而有功故悅豫之道利於建侯行師也又上動而下順諸侯從王師衆順令之象君萬邦聚大衆非和悅不能使之服從也○鄭孔疏謂之豫者取逸豫之義以和順而動動不違衆衆皆說豫故謂之豫也動而衆說故可建利侯也以順而動不加无罪故可以行師也縱逸寬暇之事不可常行以經抑訓俗故无元亨也逸豫非幹正之道故不云利貞也○朱子語建侯行師順動之大者立箇國君非舉動而何（罝淵錄）事豫吾內事亦至而先知其理之謂豫○東萊呂氏曰豫利建侯行師序卦曰有大而能謙必豫謂人處富貴榮顯之地須是得謙然後和豫夫當天下無事時則建侯有事之時則行師事之最大者若非加豫何以舉此（易說）又曰豫利建侯行師怠之病何自生已上試程○隆山李氏曰豫者和豫之謂震陽出于地上發生散育萬物皆因以之和豫故也震陽爲和豫之主衆陰聚而歸之有建侯行師之象○節齋蔡氏曰侯衆也震長子有君道也利建侯亦取震象師坤也易言用師皆取坤象○湛湖胡氏曰必曰建曰行命自天子出尊君之心可見○雲峰胡氏曰建侯震象行師坤象也有震无坤故不言行師師有坤无震故不言建侯且

一陽止於五陰之中爲謙一陽動於五陰之中爲豫比之建侯師之行師皆以一陽統五陰而豫在師比之間故建侯行師兼焉建萬國聚大衆非順理而動使人心皆和樂而從不可也故二者皆繫之豫○白雲郭氏曰馬氏王氏以豫爲樂從釋詁也闕氏曰豫悔也悔豫則安逸也孔氏爲逸豫或亦爲說豫亦釋詁之義程氏言動而上下應順爲和豫蓋取象義諸儒之說不同如此大率易之名卦兼衆義固非一字可訓故豫得兼和說逸樂悔豫爲名而和悅逸樂不可以一字盡豫之道也故伊川既曰和豫又曰逸豫爲得與考之於卦獨先悔豫之義而闡子明言之者蓋因繫辭言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之意也且豫之爲卦上動而下順惟動丕應侯志者也以此建侯則內无不服之人此以行師則外无逆命之敵周封同姓五十而不以爲私順故也所謂利建也湯東西南北之征而天下不以爲怨順故也所謂利行師也（易說）○建安丘氏曰也有震无坤則言建侯而不言行師謙有坤无震則言行師而不言建侯此合震坤成卦故兼之○節平菴項氏曰屯之時九五屯膏而初九爲濟屯之主故爲利建侯豫之時六五貞疾而九四爲由豫之主故亦爲利建侯行師屯之初豫之四坎震之初爻主器之長子也故皆有建侯之象屯動乎險中故爲建侯而不寧坎爲加憂故曰不寧豫順以動故爲利建侯行師坤爲衆故曰師○汴水趙氏曰豫和說也人情和悅則散散則求聚利在順人心之同欲建侯以統之和悅則驕驕則爲害利在順人心之同惡行師以治之○節欣山王氏曰建侯行師二者慶賞刑威雖不同然皆上動而下順欲使夫人安且樂則一也故豫利建侯行師○次崖林氏曰豫有二義有一人自和樂者有衆人共和樂者此是衆人共和樂也是侯立君以治民也若非素得民心則民不服從非立君之利也故也初以貴下賤大得民則利建以爲侯行師勸亂之除蓋也然人心不樂未有不激變而生災者故曰多助之

至天下順之有不戰戰必勝矣。范氏曰一曰建侯行師舉重以該輕也二者俱要人心說服方可建侯如立儲君建萬國皆是天全象引皆謂建他人為侯。沈按諸儒皆以建侯屬震行師屬坤。於象義總矣張中溪獨曰地以鎮靜建侯也雷以威動行師也與諸儒不同存之以備參

初六鳴豫凶

聖傳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陰柔小人小人只就六字看出上有強援謂與九四相應也得時主事九四惟得時故為豫之主故不勝其豫而以自鳴凶之道也沈謂上有強援或未即凶然有凶之道矣故其占如此卦之得名本為和樂然卦辭為

衆樂之義爻辭除九四與卦同外皆為自樂所以有言凶之辭沈謂自樂中又分吉與凶

程傳初六以陰柔居下四豫之主也而應之是不自中正之小人處豫而為上所寵其志意滿極不勝其豫至發於聲音輕淺如是至必於凶也鳴發於聲也○張子曰知幾者上交不諂今得應於上豫得猶著聞終凶之道也故凡豫之理莫若安其分動以義也○朱子語叔重問豫卦初六與九四為應九四由豫大有得○本亦自好但初六恃有強援不勝其豫至於自鳴所以凶否先生曰九四自好自是初六自不好怎麼他卻又問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先生謂象其聲者謂雷取其義者為和崇德謂著其德作樂所以發揚其德也諸時舉録○但徠石氏曰四為豫之主初與之相應小人得志必極其情欲以至於凶形於聲鳴豫之甚也○東坡蘇

氏曰所以為豫者四也而初和之故曰鳴已無以自樂而恃其配以自樂不得不凶○東萊呂氏曰初六鳴豫凶一爻備極小人之情狀小人一得志於上使志得意滿易傳言輕淺兩字最好易故○熊氏曰謙九三為卦主上與之應故鳴謙豫九四為卦主初與之應故鳴豫皆陰感乎陽而鳴者也○雲峰胡氏曰爻辭與卦辭不同者三卦辭取同樂之義爻辭除九四外皆為獨樂卦辭只一豫字而爻之言豫者不同初六上六逸豫也六二幾先之豫也六三之遲猶豫也九四豫和也六五之疾亦豫也卦辭主九四曰剛應而志行是以德言至於爻辭則九四以勢言六三以其有勢位之可慕故上視之以為豫初六以其勢位可以為強援故應之以為豫且不勝其豫而以自鳴凶之道也或曰豫與謙反對謙之上反而為豫之初者也本義於上之鳴謙則曰謙極有聞於初之鳴豫則不曰有聞而曰自鳴均之為鳴也何其訓釋之異耶曰謙之極而有聞善不能不聞也豫

之初而以豫自鳴志已極矣其惡之有聞不言可知也○誠齋楊氏曰鳴謙則吉鳴豫則凶何也謙可鳴豫可不可鳴也○泉峰龔氏曰豫之初六即謙上六之反對故謙之上六曰鳴謙豫之初六曰鳴豫也謙之上六應九三處无熟之上心不自安故鳴其謙以自見豫之初六上應九四恃強援之勢意滿志得故不勝其豫以自鳴此所以謙而鳴則吉豫而鳴則凶也○節紫巖張氏曰試說之志萌於中發於聲音類也蓋小人陰柔至甚而无特操者是豈惟安逸豫以害其身推是心以往且將害家害國害天下故凶○節沈氏守約曰四為豫主而已為之應小人恃寵矜福求豫以誇得志者也小人恃一時之寵肆无厭之求以驕其欲而矜其志未有不及於禍者是以凶也○秋山王氏曰四為卦之主以一陽得時而在上初以陰柔不中不正而獨與之相應是小人處豫之時而專得寵於上者故其志意不勝誠豫至發於聲而鳴於外輕淺如是宜其凶也○石門梁氏曰

九四近君得政而初六與之應是小人附阿權臣而縱恣自樂故謂之鳴豫言以逸豫自鳴而无所忌憚也如是者凶之道也○虛齋蔡氏曰此卦專就九四一爻觀之則爲剛應志行由豫大有得自无不好惟以初六六三對看之則四爲初之應初賴之以爲援故三爲四比爻三上視之而溺於豫連九四亦不好矣易道屢遷有如此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介陸氏曰音界鄭古八反

聖傳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豫雖主樂然易以溺人溺則反而憂矣如初有鳴豫之凶三有盱豫之悔上有冥豫之咎五亦有沉溺於豫之疾是皆樂反於憂者也本義首三句正起六二不溺於豫言卦獨此爻中而得正是上下皆溺於豫下指初上指三五上也而獨能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也泆校本義以如字代于字即于字即照後大傳且德安靜而堅確泆謂安靜專確從石字看出本中正來德安靜則泆然无欲而不踰動德堅確則操守有終而難移不奪所以思慮明審見幾不俟終日也故其思慮明審不俟終日而見凡事之幾微也泆謂凡事二字宜玩蓋介于石則得操守之正此專指不溺於豫言不終日則不昧於事幾又泆說象事二句即是貞吉處大學曰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意正如此占者如是謂如六二之介于石不終日也則正而吉矣

經傳逸豫之道致則失正致豫之諸爻多不得正才與時合者也惟六二一爻處中正又无應爲自守之象當豫之時獨能以中正自守可謂特立之操是其節介如石之堅也介于石其介如石也人之於豫樂心悅之故遲：遂至於耽戀不能已也二以中正自守其介於石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吉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夫子因二之見幾而極言知幾之道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夫見事之幾微者其神妙矣君子上交不至於諂下交不至於瀆者蓋知幾也不知幾則至於過而不已交於上以恭巽故過則爲諂交於下以和易故過則爲瀆君子見於幾微故不至於過也所謂幾者始動之微也吉凶之端可先見而未著者也獨言吉者見之於先豈復至有凶也君子明哲見事之幾微故能其介如石其守既堅則不惑而明見幾而動豈俟終日也斷別也其判別可見矣微與彰柔與剛相對者也君子見微則知彰矣柔則知剛矣知幾如是眾所仰也故贊之曰萬夫之望○明道程子曰介于石理素定也理素定故見幾而作何俟終日哉○朱子語介于石言兩石相摩擊而出火之意言介然之頃不待終日而便見得此道理是淵歸○南軒張氏曰或問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何以謂之知幾其神乎答曰交際易於因偏上交主乎恭恭過其則斯爲諂下交主於和過其則斯爲瀆能持而不失之非知幾其能之乎聖人論介于石之義而獨以工下交之事爲言惟萬實爲已者知其爲甚切要也蓋呂子約○東萊呂氏曰六二介于石處豫樂之中不有其豫樂故能見幾而作人多在順中壞了惟六二使能覺象言以中正也蓋豫得中正則不爲豫樂所移易說○龔氏曰坤體居中靜之至者又與四无應介然自守不

流於豫。石者安靜之象。故取以為象。○雲峯胡氏曰。諸爻皆溺於豫者。惟二五不言豫。六五貞疾。不得豫也。六二貞吉。不為豫也。初應四。三五比四。故為凶為悔為疾。

六二不係於四。介於初與三之間。如石之不相入。獨以中正自守其堅確如石。故豫最易以溺人。而六二則不俟終日而去之。其德安靜而堅確。故能見幾而作。如此不為逸豫之豫而知其有先事之豫者也。○建安邱氏曰。豫諸爻以无所係應者為吉。豫初應四。而三五比四。皆有係者也。是以為凶為悔為疾。獨六二陰靜而中正。與四无係。特立于衆陰之中。而无遲遲就戀之意。方其靜也。則確然自守。而介于石。及其動也。則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蓋其所居得正。故動靜之間。不失其正。吉可知矣。○節汴水趙氏曰。豫與比反。比乃剛君。故欲群陰皆比五。而不比者凶。豫有強臣。故不取群陰之宗四。而不宗者吉。○節沈氏守約曰。介于石。自守也。不終日。見幾也。處豫之世。衆方動以求豫。而二處坤中。居于中正。无陽之應。守靜不動。介然如石。非自守者能之乎。衆方耽於逸豫。況且於所欲以取凶悔。而己獨守正得吉之先。其去逸豫之速。至不俟終日。非見微者能之乎。夫樂勝則流。不可極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君子知處豫之不可安且久。於是介然自守。不俟終日。則可謂見幾而作矣。○石澗俞氏曰。介于石。素有定見也。不終日。知幾之速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雖在初與三之間。不為逸樂所移。故爻辭不言豫。而獨言貞吉。謂能固守以正而吉也。豫諸爻惟六二正而且中。故其象如此。○石門洪氏曰。六二以中正自守。其於九四。非相係應者。是猶君子之特立。守正而不附於權臣也。故云介于石。不終日貞吉。石安靜之物也。其為物介如石之堅靜而確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動而審也。動靜隨時。而不失其宜。所謂君子而時中者也。既中而又正。其吉宜矣。○介者每傷於過激。二惟介而實貞。渾然中粹然正。此介正之純處。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盱陸氏曰香于反。睢盱也。

聖傳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盱上視也。陰不中正而近於四。四為卦主。故六三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照本義盱豫二字作兩層講 宜有悔者也。本義四悔字宜 有悔必有悔兩悔字解經文上下兩悔字悔吝之悔也當速悔悔之遲是悔悟之悔與經文兩悔字稍異矣 故其象如此。通節照本義剖分象占者 而其占為事當速悔若悔之遲則必有悔也。

程傳。六三陰柔而居陽。不中不正之人也。以不中正而處豫。動皆有悔。盱上視也。上瞻望于四。則以不中正不為四所取。故有悔也。四豫之主。與之切近。苟遲遲而不前。則見棄絕。亦有悔也。蓋處身不正。進退皆有悔吝。當如之何。在正身而已。君子處己有道。以禮制心。雖處豫時。不失中正。故无悔也。○朱子語盱豫悔。言觀九四之豫。使當速悔。遲時使有悔。盱豫是句。曩淵錄。問六三云。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下溺之義未曉。曰此如人趨時附勢以得富貴。而自以為樂者也。楊道夫錄。○節白雲郭氏曰。處豫之道。戒在於不能自立而優柔无斷。是以馴致必至於凶。故六二以介如石得吉。而六三以盱遲有失也。夫睢盱視上而說之。非介如石斷也。遲遲疑而有待。非不終日者也。視而說之者。失於不立。遲疑有待者。失於无斷。○厚齋馮氏曰。三四本近而相得。然震動而上。坤靜而下。上下異趣。故有此象。聖人警而諭之曰。盱豫固有悔矣。去之不勇。遲戀不去。則猶有後悔者。○

臨川王氏曰：有者，不必有悔，而不能必无之辭也。○建安邱氏曰：三以陰處陽，其位不當，以陰比陽，又非正應，但仰視九四以為豫，能无悔乎。苟如盱豫之致悔，則當速改，若復猶豫不決，則又有悔矣。○雲峰胡氏曰：本義於二曰中而得正，於三曰陰不中正，故盱豫與介於石相反，遲與不終日相反，中正與不中正故也。六三雖陰，其位則陽，猶有能悔意，然悔之速可也，悔之遲則必有悔矣。此蓋溺於逸豫而悔之遲，則又猶豫者也。○節許水趙氏曰：上悔字明文之象，下悔字教人以處文之法。○秋山王氏曰：盱，上視也；遲，困戀也。六三質柔志剛，不中不正，處上之下、下之上，處上之下，故仰盱而貪慕乎四由豫之樂，而四不與，此悔之道。處下之上，故遲疑而因戀其居人上之樂，而不見幾，亦悔之道。此文正與六二相反，盱則不能介于石，遲則不能不終日，中正與不中正故也。○石澗俞氏曰：盱，張目上視也。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仰望於四，此乃近上之小人也。小人附勢，自以

為樂，能无悔乎？其象如此，其占為事當速悔，若猶豫遲延，則又有後悔也。○中溪張氏曰：聖人於六三一爻凡兩言悔者，始則示人以致悔之端，終則勉人以改過之勇也。○虛齋蔡氏曰：六三盱豫悔，已无可言矣。遲有悔者，聖人特為占者開悔過之門耳，猶云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決按晏氏所錄朱子小註，其句讀與本義不同，要當以本義為主。俱以悔字為句，又有悔讀有字，先儒有作又字解者，義亦可通，然不若遵本義作无有有字解為穩。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由，陸氏曰：從也。盍，陸氏曰：胡臘反，合也。簪，陸氏曰：徐側林反，鄭云：速也。

聖傳：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九四，卦之所由以為豫者也。決按經文由豫，本謂天下人之豫皆由四致之。本義則言卦之得名豫者在九四，是推原之辭，非由豫正解也。由豫正解在故其象如此句中。**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為大有得。然又當至誠不疑，**決謂陰性善疑，九四爻雖剛而位則柔，故惡其疑而戒之。**則朋類合而從之矣。**朋指上下五陰也。陰與陽不類也，然四是柔位，則猶未離其類也，故稱朋焉。**故又因而戒之。**由豫是象，大有得是占，勿疑朋盍簪又是戒占者。**簪，聚也，又速也。**聚字是簪正解，速字又神一鄉意。思謂既聚則速矣，蓋入衆則爭先也。

程傳：豫之所以為豫者，由九四也。為動之主，動而衆陰悅順，為豫之義。四，大臣之位，六五之君順從之，以陽剛而任上之事，豫之所由也，故曰由豫大有得，言得大行其志，以致天下之豫也。勿疑朋盍簪，四居大臣之位，承柔弱之君，而當天下之任，危疑之地也。獨當上之倚任，而下无同德之助，所以疑也。惟當盡其至誠，勿有疑慮，則朋類自當盍聚。夫欲上下之信，惟至誠而已，苟盡其至誠，則何患乎其无助也。簪，聚也。簪之名簪，取聚髮也。或曰：卦惟一陽，安得同德之助？曰：居上位而至誠求助，理必得之。姤之九五曰有隕自天是也。四以陽剛迫近君位，而專主乎豫，聖人宜為之戒，而不然者，豫和順之道也。由和順之道，不失為臣之正也。如此而專主於豫，乃是任天下之事，而致時於豫者也，故惟戒以至誠勿疑。○王註：處豫之時，居動之始，獨體陽爻，衆陰所從，莫不由之以得其豫，故曰由豫大有得也。夫不信於物，物亦疑焉，故勿疑則朋合疾也。盍，合也；簪，疾也。○朱子語：由豫猶言由頤。晏淵錄：豫四之衆，體之陽為陰主，如大臣輔天下之危為安，上无為而下伏樂，故曰豫。此等處

孔子分明說順以動豫理分患明安得捨之而自為說
耶大病只是着力安排不曾虛心玩味耳吝林學螢○
兼山郭氏曰九四順以動豫而一陽以息之上无剛健
之君下无分民之臣是以為由豫也然而功震主者身
必危能无疑乎惟在豫之時有陽勝之德故可以總豫
志以安上也蓋道足乎己時有所當然則其志得行不
然桓文之舉未免為三王之罪人也易說○雲峰胡氏
曰順以陽居上衆陰由之以養故曰由頤豫以陽居四
衆陰由之以豫故曰由豫由如觀其所由之由豫之所
從衆也豫九四一陽而衆陰皆為其所由故其象曰由
豫其占為大有得然九四以陽居陰性易有疑乾九四
或躍疑其所當疑故曰或之者疑之許之辭也豫九
四不當疑而疑故曰勿疑戒之之辭也我至誠不疑則
一誠之感衆陰自朋聚而從之或曰簪速也不疑則朋
之從之者自速也此知豫之豫也○節齋王氏曰豫
之成卦在此一爻也故象辭之有豫則應而志行九四

當實之簪貫髮之具也九四以一剛處上下衆柔之中
文而通之則凡散亂而不理者亦皆以類為合恃已以
為固也猶之簪也所以貫衆髮而衆髮亦恃簪以為固
也○石氏曰一陽為五陰之主四為動之主又曰四為
臣位之極傳曰四多懼以其位盛而逼君也○迎齋徐
氏曰大剛也一剛而得五柔故曰大有得居位非正故
有疑朋謂衆柔○建安邱氏曰盍合也簪聚也簪笄屬
所以聚髮也卦五柔爻皆斷一剛爻獨連故以簪為象
○閒氏耿氏曰九四為震之主以象言之萬物莫不由
雷以豫以文言之五陰莫不由陽以豫是以大有得也
大有得而勿疑乃能協衆以安其上猶簪之統衆髮以
安其冠若自疑則衆斯暌矣未聞疑事而有功者也○
節紫巖張氏曰四以陽德孚五陰惟履位不正聖人
有勿疑之戒懼夫誠意或怠以失天下之覽極言誠之致
不可已耳夫衆賢協歸則上可安宗廟次可安百姓下
可安我身疑心一生合者將離尚可以致天下之豫哉

夫惟盡其在我之誠使无愧于天地无欺於幽明若雷
動而奮仁德以行天下之豫其將合志同心以赴事功
之會而我之德業永永无窮矣豈不美夫且近臣何疑
哉不過曰恐賢才之勝己而奪其進自非有至謙之德
而以天下為心不以一己得失為心能勿疑乎九四自
謙來宜其由豫而大有得志以行也○平菴項氏曰
謙之九三伊尹周公之事也書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
記曰有庇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即易之謙也豫
之九四齊桓晉文之事也首止之會踐土之盟即易之
由豫也○臨川吳氏曰朋謂衆柔盍合也簪笄也所以
收髮九四一剛貫衆柔之中一簪貫衆髮之象也大有
得者言一剛之得彼衆柔也朋盍簪者言衆柔之合此
一剛也九四固能合衆柔矣又勿疑則衆柔皆歸心焉
○石門梁氏曰自諸爻而觀九四則以四為權臣其豫
者逸豫也於本爻而觀之則四為任政之賢臣其豫者
和豫也曰由豫者言人心之和豫由四而致也處近君

之地以剛而能柔衆陰之所順惟此謂所大有得也然
人既樂從則當開誠心布公道待以興大之度不為物
我之私然後有以致人心之皆服故曰勿疑朋盍簪盍
所以聚髮者言朋類之畢來如髮之聚於簪也此與咸
九四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正相反勿疑則非憧憧之思
也盍簪則非朋從爾思也以貞一无我之心感天下而
天下无不應其惟豫之九四乎○節齋蔡氏曰衆皆
由我致豫則我之志大行矣所得孰大於此故曰大有
得如孟子言所欲所樂意思此句只據九四所居位任言
之耳猶未見得佗好處故因戒以勿疑朋盍簪豫者衆
田我豫也朋者衆中之賢者也君子之朋同心同德謂
善類也由豫任大責重難以獨力必得同德者以自輔
乃不至有覆餗之虞自古居難以聖皆之資居而大臣之
仕者如舜則舉八元八愷伊尹周公皆有俊乂吉人之
助諸葛孔明亦必開誠心以來諸賢之益聖人今辭之
意深矣哉此句亦順動之義○何氏楷曰簪聚也簪之

名警取毉毉也或謂古冠服無緣按鹽鐵論神爲治衣
遺毉不觀非毉而何即冕服之弁是也。決按孟警程
朱諸儒皆解㑹爲盍聖人大傳嗑嗑朱子以市合解之
又序卦傳曰物不可以苟合則以盍爲合義固總與彌
汴水趙氏曰作何不解亦有意焉不曰朋必簪而曰朋
盍簪者蓋恐人尚以朋不簪爲慮故勉之曰汝果能勿
疑朋何爲而不簪乎此說與先儒稍異姑存以
備參疑字兼外觀而內疑始信而終疑二意

六五貞疾恆不死

聖傳六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

當豫之時以柔居尊沉溺於豫陰柔則无堅介之操居尊則有逸樂之資此三
句以失德言致疾之理又乘九四之剛衆不附而處勢危上下皆應四衆

不附也衆弱而爲剛強所迫處勢危也此二句兼以失勢言貞疾之由故爲貞疾之象此句
總承上兩段然以其得中故又爲常不死之象得中則入君之道存猶可
謹保其位故有恆不死之象即象而觀占在其中矣決按本義照聖傳乘剛中未亡
之義釋經惟以柔居尊沉溺於豫又是本義補出此正
本清源之論見已死失德則勢雖乘剛猶未至於貞疾
也

程傳六五以陰柔居君位當豫之時沉溺於豫不能自立
者也權之所主衆之所歸皆在於四四之陽剛得衆非
耽惑柔弱之君所能制也乃柔弱不能自立之君受制
於專權之臣也居得君位貞也受制于下有疾苦也六
五尊位權雖失而位未亡也故云貞疾恆不死言貞而
有疾常疾而不死如漢魏末世之君也人君致危亡之

道非一而以豫爲多在四不言失正而於五乃見其強
逼者四本无失故於四言大臣任天下之事之義於五
則言柔弱居尊不能自立威權去己之義各據爻以取
義故不同也若五不失君道而四主於豫乃是任得其
人安享其功如太甲成王也蒙亦以陰居尊位二以陽
爲蒙之主然彼吉而此疾者時不同也童蒙而資之于
人宜也躭豫而失之於人危亡之道也故蒙相應則倚
任者也豫相逼則失權者也又上下之四專歸於四也
○蘇氏曰東周所存者位號而已所由來者非逸豫乎
書曰怠忽荒政戒守器之失也○東坡蘇氏曰二與五
皆貞者也貞者不志於利故皆不得以豫名之其貞同
其所以爲貞者異故二以得吉五以得疾二之貞非固
欲不從四也可則進否則退其吉也不亦宜乎五之於
四也其質則陰其居則陽也質陰則力莫能救居陽則
有不服之心焉夫力不能救而有不服之心則其貞也
以爲疾而已三豫者皆內喪其守而外求豫者也故小

者恆亦大者此六五之貞雖以爲疾而其中之所守未
亡則恆至於不死君子是以知貞之可恃也。東萊呂
氏曰六五貞疾恆不死傳曰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
以豫爲多若以豫自處則權必移於下雖云久不死亦
終於亡而已如人氣血耗散而精華僅存亦終於死而
已九四一爻在九四觀之則爲大臣在六五觀之則爲
權臣故逐爻取義不同易說又曰觀豫六五之象然後
知上无兢業之君則下无擅權之臣已九課祖○釋禍
楊氏曰大凡涉憂則禍至耽樂則害生。○厚齋馮氏曰
六五陰柔當豫之時上下耽於逸樂以天下之事天下
之才盡付之九四大臣而漫不省此貞疾之證也然四
雖強剛猶在下也五雖陰柔猶在上也君臣之名位未
亡則恆不死之證也春秋傳不怕周有名號而已齊以
諸田疾魯以三家疾政在大夫孔子周流列國欲起其
疾而死能用者○雲峰胡氏曰頤之由在上九故六五
不可涉大川豫之由在九四故六五貞疾易之言疾者

四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曰損其疾使遄有喜曰介疾有喜皆言疾之愈而可喜此言貞疾恒不死耳未可喜也豫最易以溺人六二柔中且正能不終日而去之六五陰柔不正未免溺於豫而有疾矣猶得不死者中未亡也人莫不生於憂患而死於逸樂以六五之中僅得不死然則知之鳴三之盱上之冥其不中者皆非生道矣○汴水趙氏曰以陰陽言則九四為由豫以君臣言則九四為強臣六五德柔雖守其正猶不免於疾也疾者豫之反書曰有疾弗豫是也東周之時諸侯恣橫王室徒擁虛名而已正疾也然猶綿延適於西周不死也疾久者多死聖人特云不死者其垂訓於名分者甚嚴○秋山王氏曰六二貞則吉得中得正而不為豫所溺也六五貞則疾中而不正而溺於豫也五君也處豫之時而不以正以柔應柔而不自立以四以陽剛得時得衆於下而乘其上是柔弱沉溺之君而遇剛强權重之臣雖處豫其能安乎故疾疾者謂乘九四而不安也疾而

曰貞者謂雖不正而猶得中得位也恒不死者謂雖不安然權失而位未亡也是以逸樂怠荒之君徒擁虛器之所為者豫其可溺然○鄭守約沈氏曰正疾權在下也常不死僅保其位也九四之臣也六二之介在士是也下不與六二為應而上乘九剛體柔不能自立於安於逸豫而受制於臣者也五居尊位正也受制於權臣疾也人君之常天下之尊也權已去已僅保常尊是以常不死也○石門梁氏曰五柔暗之君志在遷豫而人心皆歸于九四權勢既去不可復救如人有沉痼之疾而不可瘵恙此所謂貞疾也然以其位在中是君臣之分未至泯滅故恒不死也若以陽剛居之則九是疾而可以主彼九四者固為忠良之臣矣○虛齋蔡氏曰以其沉溺於豫而處勢危觀之則為德薄而力孤貞疾之象也以其得中而觀之則其善道猶有存者類此一脉生意猶在故又為不恒死之象也○決撲三代時尚無曾孟德司馬仲達之奸雄六五之視九四不過如

春秋時之強諸侯耳猶主苟尚能守府猶不至於亡以晉文楚莊之強請隧問鼎駸駸乎有覬覦大物之意然終為襄王王孫滿所折服豈非中道未亡之故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冥陸氏曰覓經反焉云冥昧耽於樂也

聖傳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以陰柔居豫極（陰柔就本文言豫極就全卦言）為昏冥於豫之象以其動體（動體就上卦言）故又為其事雖成（其事即指冥豫之事）而能有渝之象戒占者如是（成有渝象中有占故占者能成有渝則无咎）則能補過而无

咎（過指冥豫補過指成有渝）所以廣遷善之門也

程傳上六陰柔非有中正之德以陰居上不正也而當豫極之時以君子居斯時亦當戒懼況陰柔乎乃耽肆於豫昏迷不知反者也在豫之終故為冥已成也若能有渝變則可以无咎矣在豫之終有變之義人之失苟能自變皆可以无咎故冥豫雖已成能變則善也聖人發此義所以勸善也故更不言冥之凶專言渝之无咎○王註處動豫之極極豫盡樂故至於冥豫成也過豫不已何可長乎故必渝變然後无咎○胡氏曰古之太康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紂作長夜之樂是也雙湖胡氏曰冥豫謂上六陰爻取陰暗之義也○節齋蔡項氏曰豫之反為謙謙則无豫怠之咎上之變為善者則无冥晦之咎故曰有渝无咎凡言渝者皆當以卦變觀之又曰初六悅豫之豫也六二先事之豫也六三猶豫也上六遇豫也諸爻發義各自不同然皆因九四而生故

九四為豫之主。○東萊呂氏曰上六冥豫。今人當冥豫之極。便謂不可救藥。不知一念才正。便是好人。易傳曰不言冥成之凶而言有渝无咎。聖人勸人遷善之意深矣。易說。○厚齋馮氏曰人情之逸豫。始雖為之。猶未敢肆也。至於昏冥忘返。則安於豫矣。是其習成也。又曰一陽在柔主之側。衆皆趨之。惟二中正不隨流俗。遠四而知。雖五雖中而不正。近四而相逼。二可去而五不可去。此吉凶之所以異也。然則奈何。為九四者。固當自任不疑。合天下之才以致和豫之治。為衆陰者。固當以悅豫自戒。不狥乎四。以致君臣之義。為六五者。又當震厲自強。委任大臣。勿使其專。以怠豫為戒。則聖人設卦生爻之義明矣。○熊氏曰謙者抑退而不自尊大之謂。豫者和悅而有與衆同樂之意。謙者九三一陽之盛德。豫者九四一陽之大業也。○雷峰胡氏曰冥豫與冥升迷復同義。聖人不言冥豫之凶而言成有渝之无咎。廣遷善之門也。事已成而能變。猶可无咎。則未成而變可知矣。

初鳴豫即斷之以凶。甚於初者。所以遏其惡也。上冥豫則開之以无咎。恕其終者。所以開其善也。或曰豫上六變則晉為晉明出地上。非冥矣。○潛儀王氏曰冥於豫而勉其有渝。開遷善之門也。冥於升而勉其不息。皆進善之幾也。○建安邱氏曰豫以九四一爻為主。其位上逼六五。有權臣處君側之象。故本爻謂之由豫。以衆陰由己而豫也。在他爻皆以不從四為善。初應則鳴豫凶。三比則盱豫悔。五乘則貞疾恒不死。上同震體亦不免於冥豫而後有渝焉。惟六二一爻陰柔中正。與四无係。獨能介于石。不終日。而貞吉。豫之不可溺也如此。○進齋徐氏曰豫有三義。曰和豫。曰逸豫。曰怡豫。彖象所言和豫也。六爻所言逸豫也。豫怡不虞。卦爻无此義。傳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此怡豫也。○紫巖張氏曰。陰極為冥。性移志昏。故冥成。有渝斯變也。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有渝之功也。上處震上。震動曰有渝云。夫冥而渝。猶庶幾可保其宗廟社稷也。不渝淪亡无日矣。人君其戒夫豫而不知反者哉。○誠齋楊氏曰知逸豫之不可長。惕然而能變。安知逸豫之主不為憂勤之主乎。能變則為太甲。為齊威。不變者小則漢成帝。唐明皇。大則夏太康。唐莊宗。○汴水趙氏曰上六於九四非應非比。无於宗四之凶。然无陽明之光。不知樂之不可極。冥於豫者也。豫道至上已成。苟能變而警懼。則可无咎。冥豫不言凶。有渝乃无咎。蓋進人以遷善改過之機。繫辭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上六以之。○梅邊熊氏曰聖人不絕人以為善之進。故豫雖至於昏冥。而人心天理誰獨无之。苟能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一變其所為。則亦可以无咎。不然則冥行微欲。禍不可勝言矣。○豫之世大臣多以勢自專。士多以暴富貴。變生乎之所守。故於五戒共廢於四。戒其專於初三上。戒其外慕而失守。二之介石其庶幾乎。故與其貞吉。

豫有二義。卦辭與九四為和樂之豫而共致夫和樂者。由豫見九四之得。諸爻為逸樂之豫而不溺於逸樂者。介石惟六二之貞。○決

按王註以冥豫成為句。後儒多從之。本義則以冥豫為句者。以成字與冥字同。是不好字眼也。曰冥豫可也。曰豫成亦可也。若曰冥豫成則犯重矣。朱子點句之精如此

周易集解增釋卷十六終

周易集解增釋卷十七

朱子本義　　檇李後學鴻齋張仁浹集解增釋

䷐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彖上傳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隨時之義大矣哉

隨從也 浹按此句決解隨字隱含下巳隨物物隨巳二義 以卦變言之本自困卦九來居初又自噬嗑九來居五而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皆剛來隨柔之義 浹按卦變說已能隨物義 以二體言之為此動而彼說亦隨之義 浹按卦德說物來隨巳意 故為隨巳能隨物物來隨巳彼此相從其通易矣故其占為元亨 浹按隨字中本有元亨之道又曰利貞是教人處隨之法 然必利於貞乃得无咎若所隨不正則雖大亨而不免於有咎矣 浹按无咎只是說道理如商鞅因景監進而專秦權豈非大通然始進不正其咎已大矣 春秋傳穆姜曰 穆姜語在春秋傳襄公九年 有是四德隨而无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今按四德雖非本義 浹按穆姜上文平說元亨利貞四德故朱子謂非隨卦之本義 然其下云云 浹謂即指有是

四德四句 深得占法之意 浹按本義已能隨物物來隨己時講有就卦變卦德渾說者然現其文理分承為是蓋剛為柔之主下卦為上卦之主剛來隨柔是以我從人之意已能隨物也此動彼說是惟動丕應候志之意物來隨己也故又曰彼此相隨然必已之隨物无違道之私物之隨我无慕譽之動方是貞經傳隨序卦敘必有隨故受之以隨夫悅豫之道物所隨也隨所以次豫也為卦兌上震下兌為說震為動說而動動而說皆隨之義女隨人者也以少女從長男隨之義也又震為雷兌為澤雷震於澤中澤隨而動隨之象也又以卦變言之乾之上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往于乾之上陽來下於陰也以陽下陰陰必說隨為隨之義成卦既取二體之義又有取爻義者復有更取卦變之義者如隨之取義尤為詳備又曰隨之道可以致大亨也君子之道為衆所隨與己隨于人及臨事擇所隨皆隨也隨得其道則可以致大亨也凡人君之從善臣下

之奉命學者之從義臨事而從長皆隨也隨之道利在於貞正隨得其正然後能大亨而无咎失其正則有咎矣豈能亨乎○朱子語伊川說說而動動而說不是不當說說而動凡卦皆從內說出去蓋卦自內生動而說却是說若是說而動却是自家說他後動不成隨了我動彼說此之謂隨夔淵錄動而說成隨巽而止成蠱[illegible]背錄○龜山楊氏曰隨无故也有亨之道焉然隨非其正雖道通而志行君子不與也故利貞乃无咎易說○但係石氏曰凡隨之義可隨則隨君有詩臣父有詩子若惟隨之義不以正道安得亨乎○徐山李氏曰咸隨二卦皆男下女者也咸少男少女陰陽之氣相等而相應故謂之咸隨長男少女陽壯於陰可以相制而陰自隨之故謂之隨君子體陽剛之德以立斯世要當使我能轉物而物自隨義不可使物得以轉我而我反隨物此所以出而應世雖无心於致人而自得二世之說隨也○卯氏曰剛來而下柔此成隨之義也然柔性无常比

剛則否以卦言則為剛隨柔以文言則為柔隨剛。雲峯胡氏曰凡臨无妄革皆言元亨利貞不言无咎惟隨則以无咎繼之蓋或隨人或為人所隨雖大亨非正固易有咎也況動而說易失於不正其何能无咎不正則隨中有事而蠱患生矣作易者繼之以无咎者深意焉

○濮湖胡氏曰彙男女相重之卦隨蠱噬嗑咸恒損益困井漸歸妹豐旅渙節既未濟凡十八卦取男女室家義者惟咸恒漸歸妹四卦咸二少婚姻之禮恒二長居室之倫不但男女卦重而成卦之文陰陽正應餘文亦然故也至若損雖二少。男不下女蓋雖二長女居男上已无取義漸歸妹長少既非耦爻又不對特取成卦之爻三四功近而辭多不言矣如此卦陽倡陰和。男行女隨宜取夫婦而不取者長少既非耦成卦之爻。爻在初末非應非近相去遠絕也蠱亦然女惑男由是左氏傳文王周公无取象觀此則餘可推然易之義无不已事使筮婚姻得隨亦可謂吉矣此但發易取男女例也。

汴水趙氏曰背戾乖逆事何由亨。今天下隨順大亨之時也。然隨不正以則為說隨故利於正。乃无咎。○梅邊熊氏曰隨之卦辭重在一貞字上所隨得正則无咎否則有咎初二五上位之得正者也故爻辭亦言三四位不得正故爻有貞凶居貞之戒。○虛齋蔡氏曰元亨利貞據理而言彼此相隨上下相親上之於下也如心腹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枝葉下之於上也如手足之衛心腹枝葉之庇本根如此則何事不可立何功不可成所隨之事得其正亦見其人之正矣官有渝貞吉已然如鄧禹之光從武樂毅之於燕昭孔明之從昭烈百里奚之相秦穆公知所隨者也所隨得其正則為所隨者不言可知。如光武諸君。使是為物所隨而得其正者所隨不貞。如嚴尤之於王莽荀彧之於曹操其得為无咎乎○濮按蔡虛齋引鄧禹嚴尤等為貞不貞之動說最明白。然只說得一半。林次崖兼物我兩邊說方合本義已能隨物物來隨已兩義對石芝謂卦辭本大槩說不專

主君道言理更究悟也。又按利貞利字使是上元亨。此就事說也。无咎又就義理上作一腳意思以足利貞之義。夫隨只尚夫貞耳苟隨而貞大通固為屬即或不能大通亦未嘗不利也。如文淵之從文帝方棣之從建文以死殉而不能大通矣。然既无咎則亦未嘗不利也。本義曰若隨所不正則雖大亨而不免於有咎矣。知大亨之有咎則知无咎之不必皆大亨矣。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聖傳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卦以物隨為義濮按卦辭本義兼已能隨物物來隨已兩義釋爻乃曰卦以物隨為義者明卦辭彼此相從中重在物隨一邊蓋必物隨方得大通也爻以隨物為義初九以陽居下即剛來下柔意為震之主即此動說意卦之所以為隨者也既有所隨則有所偏主而變其常矣初九為成卦之主故稱官本義主字貼官字偏字貼渝字惟得其正則吉言占者所隨是端正之人則无比匪之傷而有輔仁之益故吉又當出門以交不私其隨則有功也所隨既得正人又不可以不廣凡端正者成與之交則同事而事无不成同學而業无不說所謂出門交有功也故其象占如此官有渝一句是象貞吉二句是占亦因以戒之象占俱是戒

程傳九居隨時而震體且動之主有所隨者也官主守也既有所隨是其所主守有變易也故曰官有渝貞吉所隨得正則吉也有渝而不得正乃過動也出門交有功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

恐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惜之言雖善為惡也苟洪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出門而交則有功也出門謂非私暱交不以私故其隨當而有功。房氏元齡曰出門有功先擇後交。朱子語問初九官有渝貞吉官是主守之義是一卦之主首變得正便吉不正便凶先生曰是如此又曰違必是變了出門交有功却是變劉氏㦤曰官有渝隨之初主有交動然尚未深異淵源呂氏曰渝出門交有功非特處事如此學者為學亦如此今之為學自幼至長多隨所習熟者為之皆不出窠臼外惟出窠臼外然後有功。蔡氏曰門二也。漢湖胡氏曰比卦文皆稱震為候則官亦震一陽爻矣。節童溪王氏曰有所守之謂官雖所守之謂渝九以陽動之不當隨之初非有隨也亦非无隨也惟豈之是隨而後吉於隨矣何謂出門交有功不牽於私之謂也。節漢上朱氏曰人之情隨同而背異隨親昵而背疏遠故朋友者善或牽於妻婦附耳之語溺於私也故戒之出門交有功。涑水司馬氏曰官者所守之常也故處隨之初將變其守者也故曰官有渝將變其守不可諂於邪也故曰貞吉隨不失時變不失正由斯術也何往而无功哉。中溪張氏曰官主也渝變也當隨之初則來下柔為震之主震動也官有渝是主守有變動之象隨時而動有所變易不能保其无偏也故必變而從正則吉出門而交即同人于門之意得隨之正而不牽於私則有功而无失矣。節石瀾齋氏曰隨之六爻專取相比相隨不取其應初九震體震以剛爻為主官也初九乃成卦之主主不可以隨人。故不言隨而言交。係者隨而攣戀不捨之義。六二六三上六。其性皆陰柔而攣戀相隨不捨故皆言係。盡齋蔡氏曰官是主守之義做實字看直指初九也爻以隨物為義初九亦隨物者也必主隨人言方與出門交有功意相聯屬而於有渝貞吉之意亦順官有渝自无姑惟顧其正與不正何如正則吉矣然一偏於主則不

廣而无由有功。石芝劉氏曰言以理言有功以事言出門字是形容廣大意。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聖傳係小子弗兼與也

初陽在下而近在下而卑故象小子五陽正應而遠五為正應二故象丈夫陰柔不能自守以須正應故其象如此凶吝可知是義通文而占者之凶吝可知不假言矣

程傳二應五而比初隨先於近柔不能固守故為之戒云若係小子則失丈夫也初陽在下小子也五正應在上丈夫也二若志係於初則失九五之正應是失丈夫也係小子而失丈夫捨正應而從不正其咎大矣二有中正之德非必至如是也在隨之時當為之戒也。孔疏小子謂初九也丈夫謂九五也初九處卑故稱小子五居尊位故稱丈夫六二既是陰柔不能獨立所麗必近係屬初九故云係小子既屬初九則不得往應於五故云失丈夫也。朱子語小子丈夫程說是雙湖雙。楊氏曰以剛隨人者謂之隨以柔隨人者謂之係則有以自立柔不足以自立也故初九九四九五不言係而六二六三上六皆言係職此之由也。雲峰胡氏曰六柔有係象小子初陽在下象丈夫五陽在上象隨六爻陰陽各半陽有所隨无所係故初與五皆吉四何咎陰性隨而不能无所係故二係小子三係丈夫上拘係之皆不言吉然係丈夫猶可也係小子凶咎不言可知六二以初陽在近而係之則五陽雖正應必失之與。節童溪王氏曰夫柔之為道不利遠又況當隨之時以柔為隨其能取諸遠乎故二遠舍諸五而近比於初小子孰謂謂初九也初以陽剛在已之下故曰小子丈夫孰

謂謂九五也五以陽剛為己正應故曰丈夫。○節東谷鄭氏曰二中且正乃係小子而失丈夫三不中正乃係丈夫而失小子蓋隨之為卦動而說以陽下陰以少女從長男。蒙此數義是以易動而欲其守正而不動非陽剛者不能也。二與三皆陰柔之質陰柔者以欲而隨人比近則必合。二比初之陽初在下小子也。三比四之陽四在上丈夫也。○節茶巖張氏曰隨道在係夫正否且隨非其貞在我則德損在事功則必不能建立在天下則必不能患利可不慎擇哉。二柔中无失德然於隨用柔々道多弊。曰係小子失丈夫。謂舍五正應係初也。○節沈氏守約曰係小子係初也。失丈夫違應也。弗兼與有所係也。居隨之世陰陽相近則相得初以陽居下小子也。五正應居上丈夫也。六二體柔而乘剛不能固執正應而遠其所近是以係小子失丈夫也。既有所係則皆不兩隨是以弗兼與也。○石門梁氏曰隨之義六陰陽各半而三陰爻皆以係言之蓋以柔隨剛則受制於

剛具謂之係者言隨之固結也。六二與五為正應而遠津與初陽非正應而近故不能上隨於五而下隨於初是係小子而失丈夫也其為凶咎不言可知矣入之遠君子親小人說與不若己者同處觀於此亦可以自有矣。○節虛齋蔡氏曰此文於人事交際之間固易見若推而言之如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或小不忍而亂大謀或貪近功而忘遠圖之類皆是。○次崖林氏曰女之從夫臣之從君弟子之從師士之交友皆有此象不可不謹也。○次按本義就現成說故不取中正義而下陰柔二字見六二是一箇係小子失丈夫之人並无戒意。程傳則仍取其中正故就戒說雖義亦可通然玩經文則本義得經旨矣。又按劉石芝謂此文惟以近遠為親疎不以邪正為取舍二語盡文之義。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聖傳係丈夫志舍下也

丈夫謂九四小子亦謂初也三近係四而失於初決謂此丈係失亦以近遠言於四曰近則知初之遠矣其象與六二正相反決謂二係下而失上三係上而失下同是陽在己下則為小子在己上則為丈夫四當陽任而己隨之決謂當仕謂四近君居大臣之位而仕國政也有求必得然非正應故有不正而為邪媚之嫌故其占如此而又戒以居貞也首二句是象第三句是占末句是戒占者

程傳丈夫九四也小子初也陽之在上者丈夫也居下者小子也三雖與初同體而切近於四故係於四也大抵陰柔不能自立常親係於初所近者上係於四故下失於初舍初從上得隨之宜也上隨則善也如昏之隨明事之從善上隨也背是從非舍明逐暗下隨也四亦无應无隨之者也近得三之隨必與之親善故三之隨四有求必得也人之隨於上而上與之是得所求也又凡所求者可得也雖然固不可非理枉道以隨於上苟取受說以遂所求如此乃小人邪諂趨利之為也故云利居貞自處於正則所謂有求而必得者乃正君子之隨也。○虞氏仲翔曰陰隨陽三之上无應上係於四失初小子故係丈夫失小子。○孔頴六三陰柔近于九四是係於丈夫也初九既被六二之所據六三不可復往從之是失小子也隨有求得者三從往隨於四四不能逆己是三之所隨有求而皆得也利居貞者己非其正以係於人不可妄動惟利在居處守正故云利居貞也。○陸氏避叟曰三非正而隨其義可尚者以承陽為順二以正為隨而反不足稱以乘剛為逆故也。○張子曰

舍小隨大所求可得必守正不邪乃吉易說○涑水司馬氏曰三无中正之德而不正所隨得其人也○劉氏曰陰必隨陽隨至於係則所隨不可捨矣○渡湖胡氏曰六三不正故戒之以利居貞○東萊呂氏曰此文却與六二正相反六二隨小人失君子六三却是隨君子失小人蓋六三之失小人乃是得處所以言隨有求得如病以去為得瘡以潰為平利居貞者今人多言諂媚君子无害不知諂君子與諂小人无異古之人親近君子之心雖切而守道之心甚堅使其一向直前則君子亦未必與我蓋君子易事而難說玩味利居貞之義則知君子不可苟隨也六二既失君子隨小人固不足論至六三既能隨君子而聖人又教之以利居貞蓋隨君子而不能利居貞則君子所見於我无預以是知隨人者不可无所主也卻竟夫所謂君子不可以強合也正得利居貞之意孔門弟子最得此三字如孔子欲正名子路曰子之迂也奚其正子路所見雖未至然亦不肯遂舍所疑而從聖人大抵孔門問答多爾易傳上隨下隨之義最好今人能上隨則一步高一步下隨則一步下一步如脩身如為學一向隨上則高明如飲酒如佚樂一向隨下則卑汚矣文言利居正象言志舍下也能決志舍下則能上隨矣易說○雲峰胡氏曰本義與程傳皆以初為小子易之例不問陰陽小子皆指初而言漸初六陰亦稱小子也事有得必有失得此必失於彼六二失丈夫失其所不可失也故不言係六三失小子而言有求得失其所當失也失即是得瘡以潰為得病以去為得六三之失乃所以為得也利居貞有二義初九陽居陽貞也故言貞吉六三陰居陽不正故戒之曰利居貞而不言吉三係丈夫固異於二之係小子然四非正應又有所係而隨已非正大之情故不言吉而戒以居貞或曰士之病莫大於有所求三之於四不可以有求必得而妄有不正之求也飛欽之○節紫巖張氏曰利居貞謂何臣事君有君而已惟道惟君之隨人臣大義也其可不安而行之三係四而曰利居貞者蓋聖人深著不可附麗權臣之戒○誠齋楊氏曰求道得道求仁得仁孰能禦之貞者求在我者也陳相舍陳良而學許行六二以之夷之舍墨氏而見孟子六三以之○秋山王氏曰三近於四而遠於初者也隨之時陰必從陽然上隨則善下隨則暗舍下隨上得隨之宜四亦无應无隨之者得三隨之必相親善故三有求必得言事事得其所求也然非已正應則有枉道之嫌故戒曰利居貞言不可枉道隨人以徒遂其所求也三不正故戒○節臨川吳氏曰二之以五為丈夫者正其夫也三之以四為丈夫者非其夫也三无應无夫之婦也四亦无應无婦之夫也无夫之婦近於无婦之夫而隨之遂以為夫此三之係四所以謂之係丈夫也係謂不當隨者奔於私情而隨之○節虛齋蔡氏曰係是近係之也非其正應故也隨則委身而從之矣所求而得者六就名利上說自震於正不苟於求則所求者乃正人君子

之隨也不然雖得所欲以道義律之不足為得矣○次崖林氏曰六三上不就應爻取象而就四取象者上无可隨四陽當位三之所欲隨者也下不自比爻取象而就初取象者因下爻係小子失丈夫而云也○潘氏文宋曰隨有求得且據九四權位言非謂三已枉求之也○係丈夫幸三之得所隨也曰利居貞恐三失所以隨之道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聖傳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九四以剛居上之下與五同德剛字以德言而才在其中故其占隨而有獲隨隨五也夫剛則德盛居上之下則位亞與五同德則君臣一心以此隨君何求不得蓋獲上

則民可得而治也獲字指民心而言然勢陵於五故雖正而凶決按貞字即指有獲蓋既為大臣則得民亦是臣之正道然亦不免於凶喪公勤勞王家而遭流言貞凶之謂也然終感成王則有孚在道以明之故也惟有孚在道而明孚以心言故曰有道以事言故曰在而明謂有孚在道皆本於明也則上安而下從之決按上指君下指民可以无咎也決按何咎與无咎有別无咎是直言之何咎則本易致咎若有孚在道以明亦何咎之辭本義故下可以二字占者當時之任宜審此戒通文俱是占而象在其中

程傳九四以陽剛之才處臣位之極若於隨有獲則雖正亦凶有獲謂得天下之心隨於己為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於上衆心皆隨於君若人心從己危疑之道也故凶居此地者奈何惟孚誠積於中動為合於道以明

哲處之則又何咎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周公孔明是也皆德及於民而民隨之其得民之隨所以成其君之功致國其之安其至誠存乎中是有孚也其所施為无不中道在道也惟其明哲故能如是以明也復何過咎之有是以下信而上不疑位極而无偏上之嫌勢重而无專權之過非聖人大賢則不能也其次如唐之郭子儀威震主而主不疑亦由中有誠孚而處无甚失也非明哲能如是乎○馮氏曰我求人而得所隨惡乎哉過也故因下卦之終戒以利居貞人隨已而獲所隨惡乎擅為已有也故因居上卦之初失位戒以貞凶○建安邱氏曰豫棄君在上四之志可行故其戒在君而五貞疾隨則君在上非四所可祀故其戒在臣而四貞凶也○雲峰胡氏曰六三隨有求得隨人而有得也九四隨有獲以得人之隨為獲也然豫九四大有得不言凶隨九四有獲而言貞凶何也豫九四以一陽得五陰卦之所以為豫者在四若夫卦之所為以隨者不在四而在

初四下不與初應而又勢陵於五未必上安而下從之也雖貞亦凶況不貞乎有孚在道以明戒之深矣非孚非道非明凶咎必矣○節龜山楊氏曰九四震兌之交動而說也動而說而天下隨之隨有獲也獲近君之位任大臣之責危疑所集也雖有獲其義凶矣非有孚在道而明足以與權其能无咎乎○節雙湖胡氏曰四不貞而云貞凶者蓋謂雖貞猶凶況不貞乎之意也其戒尤深矣○節石澗俞氏曰九四之隨九五獲乎上而有道者也以臣從君以陽從陽故曰隨有獲居隨之時為君側之大臣初其所應三其所係二又係於三是天下无不隨之也然其位近五而勢陵於君能无疑乎四於此率天下以隨五可也撝為已有不可也所恃以无恐者九五之君與已相信而可恃也道謂為臣之道○杖山王氏曰得下之應衆之隨君道也今九四以陽剛之加逼君位之近初應之二與三隨之是人臣而得在下衆心之隨者雖正亦凶蓋位極者不无逼上之嫌勢重

者不无專強之慮惟中存事君之誠外盡為臣之道以明哲處之則不但可以免危疑亦可以保名節矣又何乎亦以陽剛君子而用柔故能免變凶而无咎○虛齋蔡氏曰貞凶者勢陵於五也有孚在道而明則不陵於五而可免於凶故曰何咎○節次崖林氏曰有孚在道只是一理而分內外總是不挾功而陵於五也夫人臣挾其功能以臨其上取敗之道也自非聰明睿知明於尊卑堂陛之分達於虧盈益謙之理孰能早見而預圖之故文辭就事論事曰明哲之事而彖象傳遡流窮源曰明哲之功交相發也○四有孚臣孚於君也五孚於嘉君孚於臣也○決按有孚在道以明則知行內外之學俱到聖人地位也明道先生曰司馬君實能權當而不燒事可見溫公之賢只書得有孚在道四字以明二字尚有歎也程傳以伊尹周公証之最確孔明郭汾陽似與淵公不相上下蓋聖人所謂明是說知性知天極至處恐非三代以後大臣所能當也本義以蕭何為況抑

文下矣。又按初爻本義曰：爻以隨物為義，則九四隨有獲，指隨君而有獲也。故本義曰隨而有獲。先儒自舒石澗外，多說得人之隨而有獲，與本義不合，但於義亦通，故併存之。

九五孚于嘉吉

象傳孚于嘉位正中也

陽剛中正，下應中正。決謂不曰下應亦中正，而曰下應中正，是說五之下而應二之中正也。應孚屬五，下字是活字。是信于善也。占者如是，其吉宜矣。孚于嘉本文說，吉字是說占。

程傳九五居尊得正而中實，是其中誠在於隨善，其吉可知。嘉，善也。自人君至於庶人，隨道之吉，惟在隨善而已。下應二之正中，為隨善之義。○龜山楊氏曰：二五皆正中也。孚於正中，善之至也，言孰加焉，故曰孚于嘉吉。易說○開封耿氏曰：六二柔順中正，有嘉德者也。上有誠心以與下，下有嘉德以應上，其吉可知。○東坡蘇氏曰：嘉耦為配，故凡言嘉者，皆配也。隨之時，陰急於隨陽，故陰以不苟隨為貞，而陽以不疑其叛已為吉。六二以遠五而係於初九，九五不疑而信之，則初不敢有，二不敢疑。○山齋易氏曰：嘉，善也。五言孚而不言隨者，蓋上允隨下之義，五與二相孚，隨道之盛者也。○浚儀王氏曰：信君子者，治之原；隨之九五曰孚於嘉吉。信小人者，亂之機，先之九五曰孚于剝有厲。○東萊呂氏曰：九五孚于嘉吉，此正當以六二六三參者。大凡病有粗有細。六二一爻，隨小人固不足道；六三知概隨君子，又不可以非道隨之，必居正然後不。蓋六三一爻，病蠱者易見。九五居正中之位，則隨用皆嘉善，又恐隨之大通。伊川曰：隨以得中為善，隨之所防者適也。蓋心許說隨，則不知其過矣。此正病之細者，最難者。此數句學者當玩味，置之座右。蓋人只言能從君子，便是趨向已是，此外元事，殊不知雖所從得君子，猶自大有事在。六三之隨四，九五之隨二，所隨者皆得君子也。然三所戒者，以其不能自守其正，而或苟悅君子，則使與諂媚無慝，此其失猶易見。至於九五所戒，則謂雖無諂媚之心，而兼用君子之心太過，見得君子無事不善，件件隨之，則亦非得中矣。此其失則難知也。傳所謂中實者，九居五之中，則為中實。蓋隨善而不中實，則名為隨善，何益於己？如入為學，見前輩若不中實，則見如不見。中實乃為學之根本。易說○誠齋楊氏曰：九五以陽剛中正，為隨之主，應六二中正之臣，此聖君至誠樂從天下之善者也，言孰大焉。○雲峰胡氏曰：四五以陽居三上二陰之中，陽內陰外，有中實之象，故皆曰孚。四之孚，戒之之辭也，欽其孚於五也。五之孚，許之之辭。五陽剛中正，而下應二之中正，孚於二之善者也，其吉固宜。○節紫嚴張氏曰：嘉指二，二柔順中正，在隨為嘉。不然，君臣俱剛，何以隨？惟剛柔相濟，而以中來，天下隨，隨道亨矣。○雷氏曰：孚于嘉，言所謂亨元也。○秋山王氏曰：嘉，善也。九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就而隨六二柔順中正之賢，是其中誠樂善，隨得其正者，其吉可知。○節臨川吳氏曰：嘉，美也，謂六二。昏曰嘉禮，妃曰嘉耦，六二為五之正應，配耦之嘉者，故曰嘉。五之孚於嘉，謂應二也。言占也，中正相應，故吉。○虞齋蔡氏曰：人之相信，必是同德，不然，雖曰相信，終是勉強，式始信而終疑。試驗之人事可知。孚于嘉者，知之深，任之專，君臣肝膽相照，無毫髮之疑忌也。吉謂上下交而德業成也。○決按：吉字屬占，且緊承孚于嘉說。其義則兼上下也。在上者而遇此爻，則必有同德之臣，君心可正，天下可平而吉。在下者而遇此爻，則必遇同德之君，獲上治民，道可大行而言。以至朋友之相與，觀賞之狀，特皆可得兼陶漸染之益，保資周卹之勤，無非言也。程傳曰：自人君至於庶人，隨道之吉，惟在隨善而

已亦不專指書說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拘陸句于反亨陸氏曰京虞陸績一作享祭也

象傳拘係之上窮也

居隨之極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 決按只就一卦論隨之道不取本文 義居隨之極則隨之誠始終无間矣 誠意之極可通神明故其占為王用亨于西山 拘係之二句是極誠之象王用亨于西山是用誠之占 亨亦當作祭享之享自周而言岐山在西凡筮祭山川者得之其誠意

如是則吉也

程傳上六以柔順而居隨之極極乎隨者也拘係之謂隨之極如拘持縻係之乃從維之又從而維係之也謂隨之固結如此王用亨于西山 隨之極如是昔者太王用此道亨王業于西山 太王避狄之難去豳來岐豳人老稚扶携以隨之如歸市蓋其人心之隨固結如是用此故能亨盛其王業於西山西山岐山也周之王業蓋興於此上居隨極固為太過然在得民之隨與隨善之固如此乃為善也施於他則過矣○朱子語王用亨于西山言誠意通神明神亦隨之如況於鬼神乎之意 巽淵錄 又曰易難看不比他書易說一箇物非真是一箇物如說龍非真龍若他書則真是事實孝弟便是孝弟仁便是仁易中多有不可曉處如王用亨于西山此却是享字只看王用亨于帝吉則知此是祭祀山川底意思如公用享于天子亦是享字蓋朝覲燕饗之意易中如此類甚多後來諸公解只是以己意牽強附合

終不是古人本意易難看蓋緣如此語錄○節東萊呂氏曰上六拘係之此正民隨君學者隨賢拘係而不可解隨之極者也如有客之詩言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白駒之詩言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正合此爻易說○雲峯胡氏曰六柔有係象居兌又有拘係象西兌象山互艮象兌為巫西陰方有祭而固結於陰幽之象拘係之所以象隨之極固結而不可解者也至誠之極可以固結神明而況於人乎故曰王用亨於西山周視岐山為西意者太王之在岐其祭山川必當占得此歟○復湖胡氏曰以卦體言震動而兌隨是以兌隨震也以六爻言初二三四上皆隨五者也分陰陽言隨之世陰柔不能自立必附陽而後能有立故二陰爻皆言係取依倚於陽而後能立之象如是則一卦取象陰隨陽之義爻多也○釋揭氏曰就隨一卦而言則五為隨之主以爻言之則三陽為三陰所隨故陰皆爻言係二係于初三係于四上係

於五一陰繫一陽有兩兩相隨之義○節平菴項氏曰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隨上六王用亨于西山益六二王用亨于帝升六二王用亨于岐山四爻句法皆同古文亨即享字今獨益作享請者俗師不識古字獨于亨帝不敢作亨帝也○節童溪王氏曰隨之六爻其半陰也其半陽也陽剛之才則有所隨而无所係初九九四九五是也故初之有渝四之有獲五之孚于嘉此有所隨而无所係者然也以柔從之才而當隨之時則均不免於有所係矣六二六三上六是也故二則係小子失丈夫三則係丈夫失小子上則拘係之此均不免於有所係者然也○六爻以陰隨陽者言則上卦之陽可隨而下卦之陽不可隨此三隨四所以有係上隨五所以用享而二隨初有係小子之失以陽得陰之隨者言五君位當為人所隨四且位不當為人所隨故四貞凶而五吉上三爻曰孚曰係道在以誠與人下三爻曰文曰係道在以立自守合之即所謂貞而无亨无咎者

也。盧齋蔡氏曰拘係如監禁意思維之如更繩紐之此假象之辭明其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雖累於匡厄絕糧於陳困阨流離而不去下比則如留孔趙衰之徒從晉文出七十九年備歷艱苦而未雖步相離若漢齊士五百人從田橫于海島而无叛也。荊楚之士從劉先主於江南而依〻如雲者皆是此小上六所隨原无所指只泛言隨人小註謂神亦隨之此是本義內吉字意非拘係從維正意又曰隨道有始有終初爲隨之始上爲隨之終隨道有正有邪二之隨初爲邪三之隨四爲正有以臣隨君之道四是也有以君隨臣之道五是也合而觀之隨之義大矣哉。○次盧林氏曰拘係從維謂何取此象自隨言也上爻義无所取只就居卦之上隨之極誠道理王用命又自此生出一意言以上六之誠意用之亨于西山則吉也。○石芝劉氏曰拘係從維只是誠意之極王用句就誠意中取出一事來說蓋誠一也明之所以隆治人者以此幽之所

以隨神人者亦以此上二句極誠之象下二句用誠之占。○泱按自王註孔疏諸儒以及二程子龜山二郭漢上來於大有九三隨上六升六四亨字俱作亨通解而益六二王用亨于帝本本刻享字原與大有隨升亨字不同大約朱子以前儒者大有隨升亨字俱作亨通解也項平庵說雖見然俗師句說得太散不散作亨字帝句亦不詳考諸判本矣又王字諸儒指太王然王季文王亦王也俱未可定升六四同惟益六二王字宜從說羑太王王季文王雖皆追王然祭亦皆以諸侯終止可祭封內山川亨帝必不敢也

䷑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蠱陸氏曰音古事也惑也亂也先陸息薦反後陸胡豆反彖傳同趙氏先字讀平聲

彖上傳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蠱壞極而有事也事非蠱字正解謂蠱之時必有事。其卦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下不交下卑巽而上苟止卦體剛上柔下則君亢臣卑兩情相隔下卦變亦是此義卦德巽而止則臣諛君惰庶事日荒斯二者皆世道由之以蠱也故名蠱。故其卦爲蠱或曰剛上柔下謂卦變自賁來者初上二下自井來者五上上下自既濟來者兼之亦剛上而柔下皆所

以爲蠱也泱按見卦變與卦體同義蠱之所以名須累卦體卦德卦變說蠱壞之極亂當復治泱謂亂當復治只就一治一亂常理論然不可能之於天而不盡人事故下文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所以治蠱也故其占爲元亨而利涉大川甲日之始事之端也甲本日干之始今借以爲事之端。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爲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然便當致其丁寧之意以監前事之失而不使至於速壞聖人之深戒也通節是占。皆所以爲戒

程傳蠱序卦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承二卦之義以為次也夫喜說以隨於人者必有事也无事則何喜何隨蠱所以次隨也蠱事也蠱非訓事蠱乃有事也為卦山下有風風在山下遇山而回則物亂是為蠱象蠱之義壞亂也在文為蟲皿皿之有蟲蠱壞之義左氏傳云風落山女惑男以長女下於少男亂其情也風遇山而回則物皆撓亂是以為有事之象故云蠱者事也既蠱而治之亦事也以卦之象言之所以成蠱也以卦之才言之所以治蠱也又曰既蠱則有復治之理自古治必因亂亂則開治理自然也如卦之才以治蠱則能致元亨也蠱之大者濟時之艱難險阻也故曰利涉大川甲數之首事之始也如辰之甲乙甲第甲令皆謂首也事之端也治蠱之道當思慮其先後三日蓋推原先後為救弊可久之道先甲謂先於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於此慮其將然也一日二日至於三日言慮之深推之遠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此古之聖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後之治蠱者不明聖人先甲後甲之誡慮淺而事近故勞於救世而亂不革功未及成而弊已生矣甲者事之首庚者變更之首制作政教之類則云甲舉其首也發號施令之時則云庚庚猶更也有所更變也○馬氏李長曰十日之中惟稱甲者甲為十日之首蠱為造事之端故舉初而為事始也○節孔疏蠱者事也有事營為則大得亨通有為之時利在拯難故利涉大川也褚氏曰蠱者惑也物既惑亂終至損壞當須有事也為有治理也故序卦云蠱者事也謂物蠱必有事非謂訓蠱為事義當然也○朱子語皿蟲為蠱言器中盛那蟲教他自相併便是積蓄到那壞極底意思一似漢唐之衰弄得來到那極弊大壞時所以言元亨蓋極弊則當治故言元亨曼淵舉問蠱是壞亂之象雖亂治必極如何便會元亨曰亂極必治大道循環自是如此五胡亂華以至於隋必有唐太宗

者出又如五季必生太祖若不如此便无天道了所以彖只云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劉砥錄巽而止蠱却不是巽而止能治蠱巽而止所以為蠱趙德莊說下面人只務巽上面人又懶惰不肯向前上面一向剗下面一向宗倒塌了便道是蠱底道理曼淵錄上頭底只管剗下頭底只管要柔又只巽順事々不向前下卑巽而上苟止安得不蠱楷閒趙德莊如此說吳必大錄先甲後甲言先甲之前三日乃辛也是時前段事已過中了是那欲壞之時便當圖後事之端畧撐拄則箇雖終歸於弊則得支吾幾時曼淵錄問先甲辛也後甲丁也辛有新意丁有丁寧意其說似出月令註曰然但古人祭祀亦多用先庚先甲先庚丁也後庚癸也如用辛亥丁亥之類葉賀孫錄○東坡蘇氏曰器久不用則蠱生之謂蠱久安溺而疾生之謂蠱天下久安无為而弊生之謂蠱○李氏曰器陳則蠱穀腐則蠱事情則蠱為敗意○隆山李氏曰巽為木叅太伏濟利涉大川象○雲峰胡氏曰蠱雖壞極必有大通之時故其占為元亨為利涉大川或曰以釋彖推之諸卦之釋利涉大川曰往有功此曰往有事蓋有意拯濟艱險之意○節汝楳趙氏曰巽則无特立敢為之才止則无興事立業之志二者兼矣事之所由蠱也　天下之理或敗於因世變之趍治亂胥柔蠱之極乃大亨之基也大川之險苟避其免難惟其勤勞則終无可濟之時故以利涉勉之大川猶事之蠱利涉猶亨蠱也謂亨蠱者當如涉大川之期於終濟也○虛齋蔡氏曰元亨者治之幾也故繼以利涉大川乘其機而有事也先甲後甲則有所事之術也大川之彖蓋指當時之亂言亂當復治非專就天下說凡入家及庶事俱有亂而復治之理蓋窮易則變々則通也涉川得孔子往有事之言然後知其為治蠱之事先甲三日是蠱之將然也而須治之欲其及時而新之於先後甲三日是蠱之既治也而維持之欲其既新而保之後於此治蠱萬全之策又不必拘於壞極而有事者矣

聖人於治蠱不於方蠱之時而必於將蠱之先與既蠱之後亦異乎世之隨事補塞而偷安目前之為者矣彼以氣數言則蠱壞之極亂當復治此以人事言則不必至於極而後治之也。石芝劉氏曰元亨就天時言涉川就人事言蓋蠱之時使有艱難險阻故取以為占中之象也。治蠱之道必冒險涉難庶可撥亂反正故以涉川言此即山象君子以經綸意元亨利貞一事説總本氣化循環來先甲三日之辛故蠱之道後甲三日之丁。修蠱之方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聖傳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幹如木之幹枝葉之所附而立者也蠱者前人已壞之緒故諸爻皆有父母之象子能幹之則飭治而振起矣以上八句是諸爻通例下乃粘本爻説

初六蠱未深而事易濟只就卦之初言不取文義故其占為有子決謂有子謂有賢子也若不能幹蠱則雖有子而同無子矣春秋[illegible]向[illegible]曰肸又无子是也則能治蠱而考得无咎然亦危矣決按厲字常在上三句之下戒占者宜如是決謂是字指幹蠱謂當幹蠱以致父於无咎之地也又知危而能戒決謂厲字又連下終吉解另是一意故言又則終吉也

程傳初六雖居最下成卦由之有主之義居內在下而為主子幹父蠱也子幹父蠱之道能堪其事則為有子而其考得无咎不然則為父之累故必惕厲則得終吉也處卑而尸尊事自當兢畏以六之才雖能巽順體乃陰柔在下无應而主幹非有能濟之義若以不克幹而言則其義甚小故專言為子幹蠱之道必克濟則不累其父能厲則可以終吉乃為子幹蠱之大法也。

朱子語問蠱初九幹父之蠱經傳初居內而在下故取子幹父蠱之象本義云蠱者前人已壞之事故諸爻皆以子幹父蠱為言柄竊謂若如此說則初文為可通若它文則説不行矣本義之説則諸文皆可通也先生曰是淵[illegible]錄問有子考无咎與意承考之考皆是指父在父在而得云考何也曰古人多通言如康誥大傷厥考心可見學錄。○許氏曰文武之事壞於夷厲宣王復之高祖之事壞於諸呂文帝復之既後幹則前人无咎意承考志述事之謂。○決水司馬氏曰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謂子能蓋父之愆臣能捄君之惡秦皇漢武昏暴相去无幾始皇以胡亥為子李斯為臣不旋踵而亡國天下後世之惡者必歸焉武帝得昭帝以為子霍光以為臣而後國家寧後世稱之為明君哉

必有子然後考得无咎。藍田呂氏曰父母之蠱人子所難治也幹者以身任其事不敢避也過則傷恩不及則不勝其任以人子之所難故初則厲二則不可貞三則小有悔然卒以任事為功故初終吉三无咎五用譽也。東萊呂氏曰初六幹父之蠱致父於无過之地人稱之為有子亦可以无咎矣然必厲終吉此三字須仔細看蓋不知戒懼則自以為事父之道足矣所謂意承考者從父之意而已譬如人君之繼志是也祖宗之意只欲天下安我措置得天下安便是承祖宗之意不必事事要學也易説。雲峰胡氏曰文辭有以時位言者有以才質言者如蠱初六以陰在下所應又柔才不足以治蠱以時觀之則初於蠱為初蠱猶未深事猶易濟故其占為有子則其考可无咎矣然謂之蠱則已危厲不可以蠱未深而忽之也故又戒占者知危而能戒則終吉。○雙溪王氏曰東坡曰蠱之災非一日之故也必世而後見故文皆以父子言之明父養其蔽至子而

發也。朱翊善曰蠱之患非一世譬如人嗜酒色餌金石傳氣子孫者潰而為癰疽死與不死在治之何如耳秦皇漢武窮兵黷武一也秦亡而漢存者始皇无子而武帝有子以幹之故也始以武昭之事言之孝昭以八歲即皇帝位承武帝彫弊之後此正蠱之初而以六之柔弱之才居之也其元年則遣使者行郡國舉賢良問疾苦其二年則遣使者賑貸貧民其六年則聚賢良文學之議罷鹽鐵榷酤元平之元年又詔罷不急官減外徭減口賦錢凡此皆因武帝既弊之事而少幹之也武帝得不與始皇同科者賴有此子耳故曰考无咎曰考云者。謂得其所以有終之道也豈使武皇非有孝昭則大漢之業其能復存而有終矣乎天下萬世之譏其卒於武皇矣烏得无咎厲終吉者夫以柔弱之才當幹父之初。苟不日懷兢畏自危自厲如恐不勝則追其終也安能吉乎故當此之時必以危厲自警終乃獲吉也。敬齋李氏曰治蠱非創始之事非若屯難難之濟否塞

之難傾也當家道衰壞之初故六雖柔弱之才亦能幹焉能幹父之蠱則為有子矣有子則考乃无咎謂前人之過庶可補也厲惕厲也孟子所謂操心危慮患深之意也能如是終乃獲吉意承考者善繼父之志也。石澗俞氏曰家事致蠱有子能幹則考也免咎矣否則雖有子猶无子也父死則稱考今以父與考並稱者為子之職父在亦當幹父死亦當幹也初六巽體之柔力小位重始雖危厲然而才柔志剛終亦能幹所以吉也。秋山王氏曰蠱之六爻皆言飭蠱之道蠱在前飭在後故以父母之蠱取義父母之蠱子可解其幹乎初在下而為主於內是子之幹蠱者也子承父之蠱而能幹則乃父為有子有子則乃父之咎可无矣然初弱於才幹之非易必兢兢業業常懷危厲之心以處之庶乎終吉。梅邊熊氏曰以家言之則曰子幹父蠱以國言之則曰臣幹君蠱矣而為君者能繼志述事是亦幹前王之蠱也言父子則君臣在其中矣。決裕朱子雖引康誥之大

傷厥考心以為考字是通稱然必竟當從禮記死曰考曰妣之說更穩蓋聖人提一考字使見父在子不得自專必沒後而可子幹蠱也九三六四六五俱倣此蓋所謂幹者把一切蠱事掃除而更張之使皆植立父在時如何做得即使見其極蠱亦只好幾諫以望父之自改耳至於母有從子之義母在時即可幹矣本義曰巽以入之蓋明指母尚在也蔡虛齋父母一例看因九本二義有巽以入之句遂執定幹父之蠱亦是父在時非也終吉終字宜玩蓋父之蠱大約因縱弛怠玩而成家入己習於縱弛子怠起而啓治之人心所不樂至後則漸服矣故始厲而始吉也九三聖傳无咎亦言終同此義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聖傳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九二剛中上應六五決按六五就本爻論亦是子。就九二相應看則是母。子幹母蠱而得中之象決謂幹字從剛字取母字從應上取得中從中字上取以剛承柔而治其壞故又戒以不可堅貞決按其字指母堅貞堅執己之所為以為正也言當巽以入之也決謂之字指母巽以入之又在幹蠱前蓋必母聽之而後改之也

程傳九二陽剛。為六五所應是以陽剛之才在下而幹夫在上陰柔之事也故取子幹母蠱為義以剛陽之臣輔柔弱之君義亦相近二巽體而處柔順義為多幹母之蠱之道也夫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无道乎以婦人言之則陰柔可知若伸己陽剛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己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故曰不可貞謂不可貞固盡其剛直

之道如是乃中道也又安能使之為甚高之事乎若於柔弱之君盡誠竭忠致之於中道則可矣又安能使之大有為乎且以周公之聖輔成王成王非甚柔弱也然能使之為成王而已守成不失道則可矣固不能使之為羲黃堯舜之事也二巽體而得中是能巽順而得中道合不可貞之義得幹母之道也○孔穎居內處中巽幹母事也不可貞者婦人之性難可全正宜屈己剛不可固守貞正故云不可貞也○朱子語幹母之蠱伊川說是得滿柄辭○東坡蘇氏曰陰之為性安无事而惡有為是以為蠱之深而幹之尤難者正之則傷愛不正則傷義以是為之難也二以陽居陰有剛之實而无用剛之迹可以免矣○藍田呂氏曰九二以剛居中子幹母事者也執不知變賊恩之大者而不幹不孝也幹而賊恩亦不孝也有中道存焉惟君子能之○龜山楊氏曰或曰卦以五為君位而可以母言乎曰母者陰尊之稱如晉六二之稱王母小過六二之稱遇其妣皆謂六

五也○東萊呂氏曰九二人只知幹母之蠱須是婉順不可太剛使道此是不已得為母故少屈其道殊不知只此便是中道貞之一字如天之不可毋階而升尋降用功夫五六十年未必到得惟子九五二却不可貞蓋須識用處若用貞以幹母之事則證父攘羊之直也傳曰若於柔弱之君盡誠竭忠致之於中道則可矣又何能使之大有為乎夫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閑邪謂之敬於九二却如此說須要看此是伊川晚年更練世變故見得到此易說○雲峰胡氏曰五柔居尊位有母象晉六二王母亦謂五也二在內處嫌中而與五應有幹母之象又家之壞或由婦人而其子才能傷之亦幹母之蠱也貞者事之幹九二幹蠱而戒之曰不可貞幹母之蠱也非不可正也不可固執以為正也母性多柔時以二之剛承五之柔巽以入之不固守其剛乃中道也固則反從恩害矣○涑水李氏曰母柔子剛於義為得然而不可以貞也有母在而以剛行之有時而違拂矣○

○雙湖胡氏曰二不正故謂九不可以為貞也柔順乃貞耳戒辭○象峰熊氏曰諸文稱幹父之蠱者四幹母之蠱者一蓋婦无遂事而聽於夫事之壞父所致也○秋山王氏曰二以陽剛上應陰柔故曰幹母之蠱言母則在堂者也二以剛承柔而幹其蠱惟當以巽順處之若貞固用其陽剛矯拂太過則失其為子之道亦安能集事乎故有不可貞之戒○勤石澗俞氏曰初言父二言母父沒而母存也在內處中幹母之蠱者也貞固雖足以幹事然幹母之蠱當和顏悅色柔聲下氣巽以入之使之身正事治而後已不可以剛強固執而進用其才也○石門梁氏曰六五以陰而居尊母之象也如晉六五之為王母小過六五之為妣皆陰之尊者也蠱由乾坤之變而成則蠱壞其事者非獨由父亦母實為之也九二以剛中居下而與五應乃賢子而幹母之蠱者也子幹母之蠱尤易流於卑巽斷而有失於順承故戒之以不可貞言當巽以行之不可專尚堅確也○蔣氏

仁叔曰九二以陽剛而承六五之陰柔有母子之象但戒以不可貞則與幹父小異然以巽順而得中道亦善幹蠱者也○節虔齋蔡氏曰若論占法則凡柔居尊性暗而難開諭皆有母蠱之患○淡接諸儒謂陰性安于无事故幹之難是矣抑更有說焉蓋幹父之蠱必在父沒之後故凡敗事竟可改之幹母蠱則母猶在也或父在時內以為母所壞或父沒時子幼母稱攝外事致而至蠱子至長而思改之皆是幹母之蠱母有從子之義其蠱敗處固當幹然須懇母之心故戒以不可貞其不言厲與咎者以懇悅母心為重巽以入之而母心悅則所幹者必不至於厲與咎也又不可貞止是貞處父子相隨而直在中其巽以入之而不堅貞而貞在其中矣使幹母蠱而獨斷獨行至使母心拂戀可謂貞乎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然在巽體不為无順而正故難悔而无咎至六四則不
然以陰居柔不能有為寬裕以治蠱則蠱將日深而不
可治故往則吝見言如此以往則有吝也先生曰此兩
又說得悔吝最分明九三有悔而无咎由凶而趨吉也
六四雖日下无事然却終吝由吉而趨凶也元祐間劉
莘老劉器之之徒必欲盡去小人却是未免有悔至其
他諸公欲且寬裕无事莫大段整頓不知目前雖遲携
拖延得過後面憂吝却多可見聖人之深戒董銖錄○
安貞胡氏曰父以柔懦蠱壞其家初變敗壞之始能用
循變以治其事致父於无過之地今四居已壞之後无
則明之太而往見吝○習齋劉氏曰狡以立事為幹怠
而委事為裕事弊而裕之弊益甚矣蓋六四體艮之止
而文位俱柔夫貞固足以幹事今止者怠柔者懦怠五
懦皆增益其蠱者也持是以往吝道也安能治蠱邪○
雲峰胡氏曰六四文位俱陰柔而无應故曰裕以時言
之初六蠱猶未深故但有子則考可以无咎四之時非

湃初比也而復寬裕以視之蠱將日深矣以斯而往其
見吝也固宜○毛氏曰九三之剛狀之過故悔本文之
裕狀之不及故吝必不得已焉弱為三之悔不可為四
之吝凡治亂興亡之幾也○平庵項氏曰蠱主於作事
故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往有事為利則往未得為吝矣
晁公武氏曰裕蓋也泰二世以說始皇之宮室為孝衛
州吁以脩先君之怨為孝皆裕蠱也安世按裕者長其
惡也若二人則逢其惡不止於吝而已○汴水趙氏曰
裕者舒緩自逸不敏於事者也為重柔之象　六四德
位皆柔而居艮止乃逸居叅叅之人其才力不足以幹
蠱往而幹之徒見有吝而已○補遵[illegible]氏曰蠱者前事
之已壞也父以柔懦至於蠱壞其家而四又以柔矜之
覺承其蠱壞之後无剛明果決之才以濟之故曰裕父
之蠱裕者寬也德可裕也蠱不可裕也蠱欲幹幹則有
立不能幹而反裕之則委靡而不振矣○石門梁氏曰
幹與裕正反幹者強而有立之謂也裕者寬而无對之

意也六四秉承父之蠱壞而以柔居柔是懦而无立以
寬裕治蠱者也如是而往能無吝乎或曰四之吝與三
之悔俱失矣然孰為優劣曰三之太剛失之過者也四
之寬裕失之不及者也必不得已而付之寧為悔毋為
吝○洪按初六九三以厲字悔字承幹字六四以吝字
承裕字理極精微蓋裕只是相治去其初未見厲與悔
自此以往必見吝矣凡曰吝自吝也曰見吝見吝於入
也狀裕之道以治蠱蠱必不能治人皆蓋之所謂或承
之蓋也總之幹蠱貴剛三陽文不容說初與五雖陰猶
本居陽位也故尚可着幹字以六居四柔之極矣與幹
字无淺只得以裕字
與之而吝隨之矣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聖傳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柔中居尊洪按柔中二字使有虛己下賢之意而九二承之以德洪按德字指九二之剛中以此幹蠱洪按此字即柔中任賢可致闕譽故其象如占此

程傳五居尊位以陰柔之資當人君之幹而下應於九
二是能任陽剛之臣也雖能下應陽剛之賢而倚任之
然已實陰柔故不能為創始開基之事承其舊業則可
矣故為幹父之蠱夫創始垂統之事非剛明之才則不
能繼世之君雖柔弱之資苟能任剛賢則可以為善繼
而成令譽也太甲成王皆以臣而用譽者也○張子曰
雖天子必有繼也故亦云幹父之蠱易說○節雲峰胡
氏曰六五君位而亦曰幹父之蠱者雖天子必有父也
五為繼世之君有九二承之以德是能任賢以致闕譽
者也鄭氏湘卿曰以六居五剛柔適中以見幹蠱有令
名矣故曰用譽○濮湖胡氏曰左九二以五為母柔居
尊也在六五又自取子遺以繼世之言君也象何常之

有。汴水趙氏曰五爲父位今文亦得幹父之蠱古人之
十老而傳此文殆傳家當室之子繼體守文之君。秋
山王氏曰五君也承父之業。其盛則當持而守之其
蠱壞則當飭而治之今五以柔爲之資。承父之蠱巽若
不善幹者而用譽何也蓋下有剛中之臣爲之輔位五
能以柔中之德信而任之是以繼志述事享有名也。
梅溪熊氏曰蠱者事之已壞。諸文稱父之蠱者皆幹前
人已壞之事。六五至於用譽則不特幹其事之已壞所
謂立身揚名使國人稱願曰幸哉有子矣。六五柔中
之主本无濟蠱之才九二陽剛得中又處多譽之地位
與五應。五能任之以治蠱則爲中興之令主則二之譽
即五之譽也。決謂幹父蠱豈以求譽只是說致譽之
道。處已以任九二即致譽之道也故不曰有譽而曰用
譽謂用此任賢之道可以致譽也本義可致二字宜玩
又按諸爻皆无譽意蓋幹蠱是人子本分事。免於咎悔
各足矣何譽之有但五是无與諸爻不同幹蠱關於天
下。致事傳舉民物阜成自然有譽如衢歌巷祝皆是譽
也若无譽則父之蠱亦未必能幹矣又揚人之善而過
其實謂之譽大易所謂譽皆是實至而名歸之後來章
有度譽亦然總是用賢則能致譽與孟子令聞廣譽々
字同與論語誰毀誰譽々字異也又譽字即粘五說謂
天下譽五也梁孟敬則貼二說鄭孩如則貼文說皆非
也潘文叔曰用謂用是
致之者用字最明白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聖傳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陽剛居上在事之外決謂陽剛說上九之德見其所以能如此居上則身在事外見其所以不得不如此故爲此象而占與戒皆在其中矣占謂占者當如是戒謂占

者若不如此則凶咎悔吝俱來也蓋此大
本是象而占與戒占者即在象中
程傳上九居蠱之終无係應於下處事之外无所事之
地也以剛明之才无應援而處无事之地是賢人君子
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不累於世務者也故云不事王
侯高尚其事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望之始曾子
子思之徒是也不屈道以狥時既不得施設於天下則
自善其身尊高敦尚其事守其志節而已士之自高尚
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
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有
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所處雖有得失
大小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
合道者也。○朱子語不事王侯无位之地如何出得來
使幹箇甚麽。諸納錄問蠱傳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
與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何以別曰知止足是能做
底量能度分是不能做底隊淳叙問不王事侯高尚其
事。占與戒皆在其中如何曰有此象則示占處如此又戒以必如此乃可也若得此象而不能任則有凶矣義
當此時節若能斷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不半上半落
式出式入則其志真可法則矣只爲人不如能此也垂
錄排。東坡蘇氏曰君子見蠱之漸則涉川以救之及
其賊則不事王侯以遠之蠱之成也良醫不治治君子
不事事。○徂徠石氏曰在卦之終事成也在卦之上而
无所承氣身退者也在外卦而心不累乎內志之高者也
○龜山楊氏曰居一卦之外而无慮於內非幹蠱之任
也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也[illegible]○[illegible]已式曰上九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人須是辨得此一箇方做得爲蠱
卦專爲治事故以此文終之諸文皆以當天下之事爲
已任至於上九却取意於事外易說。○隆山李氏曰君
子當蠱之世方事之興也盡力以幹思操與之稱而行
其所當任。及事之休也潔自以退體艮之義而止其所
當止故也。○雲峰胡氏曰初至五皆以蠱言不言君目

而言父子臣於君事猶子於父事也上九獨以不事王侯言者義君臣以義合者也子於父母有不可自諉於事之外者若王侯之事君子有不為事之是故君子之出處在事之中盡力以幹焉而不為[illegible]在事之外潔身以退焉而不為僻本義謂此象而占與戒皆在其中蓋以時當高尚或自在卑下亦當戒也○平菴項氏曰居蠱之終則无事之時也在蠱之外則不當事之人也然當事者以幹蠱為事不當者事以高尚為事亦各其事也故不曰无事而曰高尚其事：得其宜非宜幹而不幹者故曰志可則也六四在事中而不事則可吝矣又曰蠱六爻皆以剛為貴初與五以柔位則亦得吉譽九三剛而不中在他卦多凶而於蠱獨无大咎惟六四一爻位與從俱柔遂以見吝以此見幹蠱之非剛則不濟也上九无與於事亦以剛介為高○浮水趙氏曰蠱至上而亨幹蠱亦至上而止功成身退不事王侯所尚之事足以高抗浮雲蠱未亨則視國事猶家事蠱既亨則致國事而高身事此伊周傅說明良之時上爻多凶獨艮居之則光○石門梁氏曰治蠱者子任父之事臣任君之責也上九當蠱壞之極而不受任於人是賢人君子當天下壞亂而獨善其身者故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也上既在事外而不事王侯則高尚其事而已其事者何事也曰聖賢之道也吾身之德業也苟不仕王侯之事又不事吾身之事而從咡咡然曰吾不事焉高尚焉乃无之君罪人也若人者又曷足稱哉○梅邊熊氏曰處事之始在蠱之初而能以事為事此考之有子也在蠱之終事已幹而成矣在蠱之上功已成而退矣諸文皆言蠱獨此不言蠱事至於此謂无蠱可知傳曰夫考者終於事親終於立身其是之謂與○蔡氏曰蠱者壞極而有事也前事既壞後事必飭猶父汝則子當幾之故取家事為象然為家之道貴剛柔得中過於剛則悔過於柔則吝故九三有悔六四見吝也初六九二六五上九或位剛文柔或位柔文剛皆得治蠱之道者也○

雙湖胡氏曰蠱以父母取象者家之蠱乃前人已壞之事卦之蠱由巽艮而成則巽艮有父母致蠱之象矣爻則遜爻取義以上爻為父五爻為母又自五以下皆以子幹蠱為言上獨不取子象者以幹至五而用譽无復蠱之可幹故又取不事王侯之象然諸爻中幹父者凡四幹母者惟一國以見父之事多母之事簡又可以見母道巽順猶為未害父乃此而不為其蘖有不可勝言者矣易之示訓多在言表外患故表而出之以譬天下之為人父者○建安邱氏曰蠱者壞極而有事也其卦變自泰來上九本乾初進而至於極尊之位為父六五本坤體附父而處於次尊之位為母故六爻取家事為象上為父故本爻不稱父而他爻言父五為母故本爻不稱母而他爻言母下四爻則皆子也然子幹父母之蠱惟剛柔相濟者為善初爻柔位剛故无咎二爻剛位柔故得中三爻位俱剛過於剛為故小有悔四爻位俱柔過於柔者故往見吝此四位剛柔之異而得失之別也然五上爻以家事言則上為父五為母衆爻為子以國事言則五為君下四爻為用事之臣上一爻為不事[illegible]臣觀下五爻以幹父言而父之位存矣觀上一爻以未侯言而君之位存矣[illegible]節虞齊蕃[illegible]曰[illegible]遁觀六爻有以才質言者二三之剛四之柔是也有以得應言者五之用譽是也有以時位言者初之蠱未深上之在事外是也下五爻皆治蠱者惟上九是不與天下之蠱者故程傳云如伊尹太公之徒曾子子思之徒是也○石芝劉氏曰不事之事奉事也其事之事行事也二句連說○決按高尚其事即隱居求志之意故聖傳亦以志言之一切竟辭君民之事皆以為已之事故曰其事其即指上九也此爻可與孟子士何事章參看聖人待貴亦然蓋撥治蠱之具不偶於時只得如此非衆許下孫之流也王侯泛言天子諸侯也林黃中吳臨川則以王為五侯為三云在五上不恵三故曰不事王侯存參

終

朱子本義

楊李後學惕齋張二洪集解增釋

兌下坤上

臨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彖上傳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

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臨進而凌逼於物也【洪按此句法解臨字義下句方說二陽之逼陰】二陽浸長以逼於陰故為臨十二月之卦也又其為卦下兌說上坤順九二以剛居中上應六五故占者大亨而利於正【洪謂彖上卦德卦體二者方能元亨又曰利貞者是足元亨之義故着一而字】然至于八月當有凶也八月謂自復卦一陽之月至於遯卦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也或曰八月謂夏正八月於卦為觀亦臨之反對也又因占而戒之

程傳臨序卦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蠱者事也有事則可大故受之以臨也韓康伯云可大之業由事而生二陽方長而盛大故為臨也為卦澤上有地澤上之地岸也與水相際臨近乎水故為臨天下之物密近相臨者莫若地與水故地上有水則為比澤上有地則為臨也臨者臨民臨事凡所臨皆是在卦取

自上臨下臨民之義又曰以卦才言也臨之道如卦之才則大亨而正也二陽方長於下陽道盛之時聖人豫為之戒曰陽雖方長至于八月則其道消矣是有凶也大率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而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若既衰而後戒則無及矣自古天下安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於盛也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孔疏案序卦云臨大也以陽之浸長其德壯大可以監臨于下故曰臨也剛既浸長說而且順又以剛居中有應于外大得亨通而利正也故曰元亨利貞也至于八月有凶者以物凶必衰陰長陽退臨為建丑之月從建丑至於八月建申之時三陰既盛三陽方退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故八月有凶也以盛不可終保聖人作易以戒之也○張子曰臨言有凶者大抵易之於天變陽至二便為之戒恐有過滿之萌未過中已戒猶履霜堅冰之義及泰之三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皆過中之戒也易說○洪

子語問臨卦臨字不特是上臨下之謂凡進而迫近者皆謂之臨先生曰然是此二陽自上而進也則知凡相迫近者皆為臨也林學蒙錄問臨卦至於八月有兩說前說自復一陽之月至遯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後說自泰至觀觀二陽在上四陰在下與臨相反亦陰長陽消之時二說孰長先生曰前說是周正八月後說是夏正八月恐文王作卦時只周正紀之不可知也萬錄與○相傳石氏曰六爻止見相臨之義不見大之說門序卦言之二剛浸長故也○陸氏曰陽息於十一月為復至十二月為臨消於五月為姤六月為遯自子至未凡歷八月有凶言有而泰至也○王氏會之曰一陽復於下可以脩身二陽浸長可以臨人臨天下之大不有四德可乎○漢上朱氏曰臨八月有凶圖說先儒論八月不同孔穎達從建丑至建申褚氏從建寅至建酉何氏王昭素胡旦從建子至建未考陰陽消息之理二陽

生則剛長二陰生則柔長剛長則君子之道息小人之道消柔長則君子之道消小人之道息盈消息之理以明吉凶之道以建子至建未為正又曰鄭康成虞翻以八月為遯荀爽蜀才以八月為否當從鄭虞文王繫卦辭周月始建子臨丑月卦也自子數之丑為二月至於遯為八月遯未月卦也剛數遯之六二消臨之九三又引卦畧曰臨剛長則柔微遯柔長則剛微易傳亦然並圖說○蔡氏曰臨與遯反臨為建丑之月則遯為建未之月也自臨之初爻至遯之二爻在卦之八爻於月經八月剛柔皆變臨盡消矣故曰至于八月有凶○沙隨程氏曰陽極於九而少陰生於八陰之義配月陰極於六而少陽生於七陽之義配日○沈儀王氏曰臨所謂八月其說有三一云自丑至申為否一云自子至未為遯一云自寅至酉為觀本義兼取遯觀二說復所謂七日其說有三一謂卦氣起中孚六日七分之後為復一謂過坤六位至復為七日一謂自五月始一陰生至十

一月一陽生本義取自始至復之說○鄭童溪王氏曰二陽浸長未遂消也而見為君子謀則又慮之深而防之早故於方長之日也而豫以警之曰至于八月有凶夫陰陽相為消長循環而不窮蓋亦理之固然也而易於此必豫以警之者无他也於其方長之時而告之以籽消之理則無乎其知所戒也故曰消不久也○節雲峰胡氏曰本義辭臨字諸家之所未發如履訓踐只見上履下不見下柔履剛之意本義依履帝武敏之履謂有懸而進之意蓋以兌柔而躡乾剛之後也臨字訓進訓大只見上臨下亦不見剛臨柔之意本義則依如臨深淵之臨謂進而通於淵此所謂臨者剛進而通於柔也蓋謂之復者七日來復陰之極而陽初來也謂之臨者朋來无咎二陽皆在來而通於陰也故復亨而臨大亨復不言利貞臨言利貞者復是和陽之消无有不善臨則二陽浸盛易至放肆故戒之曰利貞或曰式臨也而已懼其為遯何也遯去也剛侵而長君子之朋來固

可喜陰浸而長君子之易去尤可憂長有消之幾來有去之幾不可不戒也陽長至二未過乎中即為之戒戒貴乎早也○節雙湖胡氏曰自乾以下元亨利貞占辭凡七卦乾坤屯隨臨无妄革此臨卦元亨利貞二陽浸長之占也然一陽復惟曰亨三陽泰惟曰吉亨四陽壯惟曰利貞五陽夬元亨利貞皆不言何獨臨與乾似也豈非元則一陽初動自二陽以往皆陽德亨通皆利在貞正乎七卦除坤卦皆一陽居下可見矣○平項安氏曰易之卦義不尊取字訓但因字立義耳人之所需者以飲食為急故需為飲食需不訓食也人之所以行禮為坐故履為禮履不訓禮也治義者必有事故曰蠱者事也蠱自訓壞不訓事也能臨物者必大故曰臨者大也臨自訓涖不訓大也又曰彖言以剛臨柔自下而長以臨上之四陰也象言以高臨深自上之坤以臨下之民也象取物象與文象不同皆此類也○節紫巖張氏曰乾陽序進以復其位至臨而二陽生於下剛德內充

足以有臨元亨利貞乾四德也臨有復乾之道而乾德太備其見於用者大亨以正而已故彖辭別白言之八月有凶戒也陽長而臨已戒陰生聖人知幾自昔保天下者乎好然[illegible]竟咨舜舜命禹好曰四[illegible]困窮天祿永終懼有凶也推是心以臨天下又安有失德於身者乎○臨川吳氏曰占與乾之象同乾之六陽自臨之二陽而進也自天正建子之月一陽始生為復其二建丑之月二陽長而為臨其七建午之月一陰始生為姤至其八建未之月則二陰長而為遯遯者臨之正對臨卦六畫變盡也今日二陽之臨陽長而消陰也至于八月三陰之遯則陰長而消陽矣故其占為至于八月則有凶也○次崖林氏曰元亨利貞俱就臨上說羣邪退聽君子之志得行元亨也不特勢用壯而守[illegible]義合於中行利貞也象引元亨大半從勢上得利貞大半從理上來愚謂大半自勢上得則小半自理上得蓋剛長之時又有此善也大半自理上來則小半自勢上來蓋有其善

既當利貞有其勢又當善用之也。○卦體二陽進逼乎陰已有可為之勢而卦之德說順。卦體二剛應五柔又有善為之道占者得之道可大行而元亨。然必本道義之正不恃勢而用壯若存心若處事。悉出於正而後利即元亨也。元亨可為之勢也利貞善處之理也有凶。防患之意也。惟貞可亨可保而凶可免也故臨卦全重一貞字。○洪按王伯厚解八月所引三說其一自丑至申為否即孔疏義從臨本卦建丑之月算起至建申之月是八箇月也建申屬否其時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故曰凶。孔疏之說甚確不知朱子何故不取又三代正朔。周一定改時改月從子起數當以孔聖之春秋為主而孟子周禮亦可相証也。聖人與門人論事不妨曰行夏之時。至筆之於書必不敢悖時王正朔也。文定春秋傳。朱子已詳辨之矣。至於商書伊訓太甲皆稱十二月似乎不改月矣。而春秋傳昭公十七年梓慎論火出則云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又似改月矣。

此實千古疑案。至於秦建亥而史記俱從冬十月起者。考之綱目漢武帝太初元年丁丑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於是造太初歷而用夏正。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而作史記則在天漢二年壬午。其時行太初歷已六年不得不以時王之正朔範圍前代。故悉以冬十月易秦制之春正月。此亦可疑朱子謂八月指遯用周正八月指觀用夏正。但周既有天下之後方改建丑為建子文王方囚羑里。似不敢背時王正朔。即夏正亦未必用也。商建丑臨是建丑之月。數至申之否。一箇一箇數去。至第八箇月。即以月分論。亦是八月也。竊以為孔疏雖與本義不合然理卻穩也。姑書以俟後之參考。又王伯厚講七日來復謂卦氣起中孚其義難解

初九咸臨貞吉

聖傳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卦唯二陽偏臨四陰洪按咸字本義作皆字解此程傳作感字解為確也故二爻皆有咸臨之象初九剛而得正故其占為貞吉洪按他卦諸爻多因其不正而戒之以貞。此則因其正而予之以貞也初九剛而得正則初九已貞矣占者遇此必如初九之貞自治最慮事周則足以臨人而吉。

程傳咸感也陽長之時感動于陰四應於初感之者也比它卦相應尤重四近君之位初得正位與四感應是以正道為當位所信任得行其志獲乎上而得行其正是道以吉也它卦初上爻不言得位失位蓋初終之義為重也臨則以初得位居正為重凡言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有貞固守之則吉者各隨其事也○朱子語問程易咸感之義如何曰陰必從陽謂咸為感亦是但覺得牽強些此等處皆曉未得如至臨與敦臨亦相似難分別今只得如此說此易所以未易看也並然然○蔡氏曰咸皆也初與二皆臨乎衆故曰咸臨○雙湖胡氏曰王弼已訓咸為感諸儒因之然而以二陽方長乃區區感四五二陰與之相臨置三上不問不亦狹乎故不若訓偏皆與義見得陽道廣大公濟而且於立卦命爻之義皆得也○節重溪王氏曰初九當君子道長之初所居者正位所行者正事而所與相感而相應者又皆履已之人當此之時行正莫吉焉故曰貞吉○沐水趙氏曰咸皆也交胥同也循咸有一德咸和萬民之咸二陽同進故初與二皆稱咸○節乎卷順氏曰初九九二皆臨陰者也以陽臨陰反在陰下有男下女之象故皆為咸○虛齋蔡氏曰初二兩爻本是卦之所以為臨者初之貞亦只是卦辭利貞之貞此正所謂當剛長之時又有此善故其占如此意思○汪氏伯倫曰本義偏謂普偏即大全所謂廣大周普為偏也即此是貞即此可以得吉咸臨只是不立甲乙不懷求荿亦

不是有心退去小人我以正道行之彼自偏既使是退避有似凌逼去耳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聖傳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劉得中而勢上進劉得中以德言則衆動合宜臨之者有其道勢上進以勢言則權力在我臨之者有其機如此則我道无不伸故吉无不利二者仍重在德故用而字遞下。劉中之德更重在中。故不曰劉中而曰劉得中故其占吉而无不利也決按咸臨是象吉无不利是占象字已點在上爻故此不復點吉字大綱說无不利即在吉中抽出言之如事之必咸吉也而行事之時自始至終无纖竟阻礙无不利也又有一說吉字就咸臨說无不利又推開就凡事說亦通

程傳二方陽長而漸盛感動於六五中順之君其交之親故見信任得行其志所臨吉而无不利也吉者已然如是故吉也无不利者將然於所施為无所不利也。蔡氏曰二與初志同而臨衆故亦曰咸臨。雲峰胡氏曰初得正未見其勢之進故曰貞吉二剛得中勢可以上進故不特曰吉又曰无不利至六三則曰无攸利扶陽抑陰之意可見矣。厚齋馮氏曰初與二象同咸臨占同吉而初貞而二无不利異蓋初位卑而不中故取其正二得中而應君故无不利不言貞位不當也君臣正以相與故陽之上進者陰順之所以无不利也。汴水趙氏曰卦之得名在此爻蓋以其剛中而正位也彖言利貞乎此釋彖言以正以合此初文言行正人乎此九二下與初同德上與六大臣則居民書以臨民之下吉无不利斯其宜也。節齋蔡氏曰初以剛得正而吉二以剛得中而吉且无不利特以其勢上進也蓋已進至二駸駸乎有統剛之勢矣故初僅得吉

而二則兼无不利劉中則貞无待於言劉中最易之所善。節汪氏伯倫曰二剛得中而勢上進蓋渾乎以至公无私之德衆指力方咎之時亦以公平臨人而人无不服吾道可以大行言无不利劉中故不勉之以貞。決按兩爻咸臨自註疏解咸為感諸患儒語之謂初與四相感二與五相感似未得卦名為臨之義獨朱子以偏字釋咸字畫翻群儒之說而後文與卦合而成卦之義始明凡朱子畫翻先儒之論如與尸咸臨其形澄等類實是心有所獨契而云然在後學尤宜體認也又按語錄中劉氏砥以咸感為問而朱子曰是或是記誤或是未定之說咸字本義作偏字解特不可以陰陽互相感為咸臨正解耳至於愚五朱子雖未言於理固无礙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聖傳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陰柔不中正見其才德俱无而居下之上則亦居臨人之位為以甘說臨人之象卦之所以為兌者在此爻故有甘說臨人之象其占固无所利。然能憂而改之決按之字指甘臨憂以心言改以事言經止言憂本義又增改之二字見使憂无益也此是朱子實緊為人處要之經憂字中本總含改字在內但未明說出耳則无咎也決按咎即甘臨勉人遷善為教深矣甘臨是象无攸利是占既憂之无咎又是勉占者

程傳三居下之上臨人者也陰柔而說體又處不中正以甘說臨人者也在上而以甘說臨下失德之甚利也兌性既說又乘二陽之上陽方長而上進故不安而益甚既知危懼而憂之若能持[illegible]

則无咎也。邪說由己，能憂而改之，復何咎乎。○王注：甘者，邪佞說媚不正之名也。履非其位，居剛長之世，而以邪說臨物，宜其无攸利也。若能盡憂其危，改修其道，剛不害正，故咎不長。○安定胡氏曰：以不正之行取說於民，違道以干譽者也。○張子曰：體說乘剛，故甘邪說求容，而以臨故安有所利，能自憂懼，庶可免咎易[illegible]。○朱子語：三近二陽，也去臨他，如小人在上位，卻把甘言好語臨在下之君子。○龜山楊氏曰：柔不中正，居說之極，甘臨也。以姑息臨下，而不以德，无往而[illegible]矣。易說。○節白雲郭氏曰：以柔而居不中不正之位，是以不正之道甘而說人者也，安足以有臨乎？无攸利者也。能知時之變，懼而憂之，可以補過矣。咎不長者，憂則其咎不能久也。易說。○雲峰胡氏曰：象唯取剛臨柔，爻則初二外皆上臨下。三兌體，在二陽之上，為以甘說臨人之象。節九五以中正為甘則吉，此以不中不正為甘，故无攸利。憂者說之反，能憂而改，則无咎矣。六三變則為泰九三，能改而自新，則既憂之无咎，即泰之艱貞无咎也。象以八月有凶警君子，又以既憂之无咎戒小人。易於君子小人之際，用意深矣哉。○邱氏曰：此爻見君子得時，小人媚說取容之狀。○東萊呂氏曰：六三以陰柔在上高位不當，卻有兩路：若知處位不當，強[illegible][illegible]說人，則无攸利；若知處位不當，戒懼自守，則可无咎。甘臨求諸人，既憂之求諸己。易說。又曰：外求不若內求己，主說往。○節漢上朱氏曰：六三有臨下之位，而无臨人之德，柔不當位，以口說人，甘臨也。若當位，則不言而信，何假於說人？故子朝之文、莽新室之表言，內不足也。處則不當位，上則不中，无攸利也。則甘臨能无咎乎？○節平菴項氏曰：九二剛長而得中，故无不利。六三陰柔而不中，故无攸利。又曰：六三以甘媚臨，而无攸利，見君子之難說也。既憂之无咎，又見君子之易事也。其處己也義，故不咎不正之媚；其與人也寬，故不治既憂之人。文辭雖為六三言之，然可以見二陽之用心矣。○節秋山王氏曰：剛長之時，

上下諸爻皆當位得中之君子，獨一六三不中不正，而以陰柔居下之上，上无應與，下畏二陽之逼，乃挾其兌說之資，行其甘媚之謀，是謀也，而果行，則上不利於國家，下不利於其身，故曰无攸利。當臨之時，如六三者，不可不憂，既知憂之，則可无咎。○石澗俞氏曰：六三不中不正，處兌說之極，據二陽之上，自知其德不足臨人，遂以巧言令色為說，故曰甘臨，與詩巧言盜言孔甘之甘同。然說之不以道，亦何所利？及其既也，知其過而憂之，則非小人之无忌憚者矣，故无咎。○節沈氏守約曰：陰處二陽之上，甘塞剛長之路，其勢必不能安，是以憂之也，知其可憂而憂之，遂而自反，不固陽路，以起於下，則可以免咎，是以咎不長。去陽未[illegible]之於君子，是以知憂也。○石門梁氏曰：六三居二陽之上，而不中正，懼二陽之相逼，乃以甘言臨之，而取說，故謂之甘臨，以悖說臨人，无所利矣。然能憂之而變其所為，則亦无咎。兌之象為口，其德為說，故為甘言之義。○虛齋蔡氏曰：此與豫六三遇有悔同類，初二為以君子臨小人，六三則小人臨君子。○決謂：甘臨中已含憂字意，[illegible][illegible]字可忌，蓋一意翻作兩意也。蓋三之所以甘者，以[illegible]畏二陽而有憂也。然既憂之，何不改其陰柔不中正之失，而不以甘說為臨乎？无咎在改之後。

六四，至臨，无咎。

聖傳：至臨无咎，位當也。

處得其位，（決按：即聖傳位當意。）下應初九，相臨之至，（決謂：猶云相說之至，言初與四皆處得其位者也，故相臨之至。）宜无咎者也。（決謂：[illegible][illegible]友而能信，故无咎，與卦名義稍異。）

程傳：四居上之下，與下體相比，是切臨於下，臨之至也。臨道尚近，故以比為至。四居正位，而下應於剛陽之初，

處近君之初守正而仕賢以親臨於下是以无咎所處
當也。王註處順應陽不忌剛長而乃應之履得其位
盡其至者也剛勝則柔危柔不失正乃得无咎也。陸
氏曰含弘博厚待賢不忌體柔居正德之至也。孫子
曰以陰居陰以順應正盡臨之道雖在剛長可以无咎
易說。朱子語問六四以陰居正柔順臨下又有正應
臨之極善故謂之至臨曰至臨无咎未是極好只是與
初相臨得至故謂之至。劉牧解。○徂徠石氏曰至以至
誠順乎剛也。○節齋蔡氏曰多懼之地而才不足以
有為非若六五知臨之大也故稱无咎而不言吉。遠當
其位而已。易說。○龜山楊氏曰初四皆當位誠意以相
與至臨也故无咎。易說。○建安邱氏曰陰柔无臨人之
德。三四同也然三无攸利而四无咎者蓋四之至臨異
乎三之甘臨三乘陽而四應陽三位不當而四位當也。
○雲峰胡氏曰六四以陰居陰處得其正下應初九之
正相臨之至所以无咎文地澤附澤依地六四坤兌之

閒地與澤相臨之至者也。節重溪王氏曰剛浸而長
則以剛臨柔至四則釋下體而以上臨下也雖然其所
以臨下亦未大有所隔絕也其與下體至相親故也故
曰至臨以言上下二體莫親於此也。枕山王氏曰四而
居坤體切近兌澤故曰至臨言臨之至也初九賢而
在下四近臣也正與之應是又能至臨在下之賢與之
共成剛長之治何咎之有。節沈氏守約曰當剛長之
時而處順應陽剛而援君子无柔邪之咎矣四臣位
也五君位也四言至五言大君猶乾元之言大哉坤元之
言至哉也。虛齋蔡氏曰六四以順正之人得正應而
與之宜其相親相愛如琴瑟之相和塤篪之相應而
膠漆之相投者矣故為相臨之至也蔡義曰謂之至臨
矣而止於无咎何也曰至臨非臨之至善者也以其與
物相應於臨之情為切至耳豈必能大有為乎。四與
五之无咎與吉皆就應爻看出四之至臨相之折節下
賢也五之知臨君之知人善任也。泱按四與五俱是

柔爻俱是應剛五中而不正四正而不中兩爻似不相
上下矣然五言四而俱得无咎者只在君位臣位分出
堯舜禹湯文武之致盛治不外乎任賢五能任賢其吉
宜矣至於大臣之任賢本分事耳苟其不然便有竊位
媢嫉之罪即使能任賢免於蔽賢之咎足矣何敢言吉
又石芝劉氏謂此是柔爻不宜說得太好固得朱子小
註之意然即參用經傳
守正任賢之義亦可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知陸氏曰智音

聖傳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以柔居中 泱按即聖傳行中意六四本義重處得其位句六五本義重以柔居中句一重正一重中

也下應九二不自用而任人乃知之事 泱謂苟自用則愚矣任九二之剛正是知人則哲能官人之義也 而大君之宜 泱謂曰大君主天子說不兼公侯 吉之道也 泱謂大君之吉主國治天下乎說尚在任賢之後故曰吉之道見將來必吉也

程傳五以柔中順體居尊位而下應於二剛中之臣是
能倚任於二不勞而治以知臨下者也夫以一人之身
臨乎天下之廣若區區自任豈能周於萬事故自任其
知者適足為不知唯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聰明則
无所不周是不自任其知則其知大矣五順應于剛中
九二之賢任之以臨下乃己以明知臨天下大君之所
宜也其吉可知。○王註處於尊位履得其中能納剛以
禮用建其正不忌剛長而能任之委物以能而不犯焉
則聰明者竭其視聽知力者盡其謀能不為而成不行
而至矣大君之宜如此而已故曰知臨大君之宜吉也

○胡氏曰居坤順之中履至尊之位得大中之道有九二剛明之才至誠接納而信任之天下之賢樂為之用如堯舜之任皐陶稷契之徒也○龜山楊氏曰中庸曰聦明睿知足以有臨也人君之聦明憲天而已非以小知自私也故明四目達四聰好問而好察邇言取諸人以為善此舜所以為大知也歟人君之知孰過於是易說○東萊呂氏曰六居以中順居尊下應九二剛中之賢謂知之臨大君之宜者此與後世知臨不同後世之君自任一已聦明以臨其下遠是為不知蓋用眾人聦明以臨下此乃大君之所宜也舜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之意易說○節雲峰胡氏曰謂之臨多是以已臨人五居中下應九二不任已而任人所以為知是所以為大君之宜周公文辭獨於文體曰知臨夫子釋乾四德言仁義禮不言知知尤大言於坤五常之德知藏於內坤以藏之故也又曰六五下應九二之剛自非大知之君不能下賢故言○節汴水趙氏曰知者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宜者時措之宜於六五稱大君者以四陰盛於上故大書特書以明君位也○石門梁氏曰外柔內剛而得中道則其居位而臨人也不偏於剛柔而能處其中乃以知而臨人大君之所宜也言之道也宜者義也能隨時處中則其知之明而義之合亦可見矣○二剛浸長五以柔道接之是兼衆知以臨天下教養委之司徒禮樂委之宗伯兵刑委之司馬司寇賢人致其績大君享其成何言如之通文衷旨相承一串看不自用而任人就是知臨知臨就是大君之宜宜者謂大君之體當如是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聖傳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居卦之上處臨之終二句相承說此爻只在卦位上說道理不取爻義。敦厚於

臨吉而无咎之道也吉以事言。无咎以理言。故其象占如此敦臨是象吉无咎是占

程傳上六坤之極順之至也而居臨之終敦厚於臨也與初二雖非正應然大率陰求於陽又其至順故志在從乎二陽尊而應卑高而從下尊賢取善敦厚之至也故曰敦臨所以吉而无咎陰柔在上非能臨者宜有咎也以其敦厚於順剛是以吉而无咎六居臨之終而不取極義臨无過極故止為厚義上无位之地止以在上言○朱子語上六敦臨自是積累至極處有敦篤之義艮上九亦謂之敦艮復上六不好了所以只於五爻謂之敦復居臨之時二陽上進陰不敢與之爭而志與之應小象所謂在內者非謂正陰只是卦內與二陽應也此便是好卦不獨說道理自是好讀所謂卦有小大辭有險易此便是大底卦剝衹斜二陽在下四五皆以正應臨之上无所臨卻遠去臨二陽三近二陽他去臨也如小人在上位卻把甘言好語臨在下之君子至臨言其相臨之切敦臨有敦厚之意晏淵錄○白雲郭氏曰有感而應之理之常也无感而志在內者蓋二陽方進為君子道長之時不以尊高自居而有下賢之志是厚於君子而薄於小人德之盛者也其有敦臨之吉宜矣以一身言之則可獲吉以臨之道論之是无咎也易說○東萊呂氏曰上六无應然陰之志必求陽下之二陽本不應乎上而上之志常在於內之二陽此所謂敦臨也敦厚也彼應我而我厚之者常也彼不應我而我猶厚之非常也敦也敦過厚之意上與三正應本當相厚本足為敦惟與初二非相應而厚之所以為敦大抵在上臨下須看敦臨下雖不應在上不可不過厚以臨之如堯舜之世上厚於下下厚於上上下相應固言善矣若盤庚遷都脅動浮言下不應上如此盤庚三篇之戒誥告諭如此亦敦臨之意易說○隆山李氏曰

以厚接物。未有不安。故易之爻辭。敦復无悔。敦艮吉。敦臨吉无咎。又曰。大凡則陽長則陰消。君子吉則人小凶。此必然之理。臨之二陽方長。而上四陰應。六三既憂之。无咎。六四至臨无咎。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上六敦臨吉。兩无咎兩吉何也。臨下兌上坤。說而順。剛中而應故也。陽方漸長。羣陰順以應之。而所以相須。宜乎下而近者无咎。上而尊者吉也。○進齋徐氏曰。二剛浸長。進逼於柔。此雖成卦之體。而雜卦又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與者。言上下相與為臨也。爻辭初二咸臨。此上臨下。上剛臨柔也。三甘臨。四至臨。五知臨。上敦臨。此下臨上。柔臨剛也。上下相臨。所謂與也。○易氏曰。上居臨之極。无應於下。非能臨者。而謂之敦臨何也。敦厚也。坤德至上而益厚也。○雲峰胡氏曰。坤與艮皆土也。皆有敦厚之象。然皆於終見之。復除上六迷復外。六五為復之終。曰敦復。艮上九艮之終。曰敦艮吉。此曰敦臨。相與而厚於終者也。故吉且无咎。○節齋蔡氏曰。上處臨極。反得坤之

厚。不以勢位臨下。操心積慮。惟賢之順。二陽非己應。舉參不一日忘。德之厚也。曰敦臨。且居上臨下。而獨以厚賢為志。賢進道泰。天下說歸。吉可得矣。○秋山王氏曰。敦也。以上臨下。臨之義也。六居一卦之上。與下二陽雖非應。比然其象則居高臨下。所臨者二陽耳。已陰必從陽。坤體則厚。是以厚德而內從二陽之君子。故吉故无咎。○梅邊熊氏曰。一陽初來為復。三陽在內為泰。一陽在上為剝。三陽在外為否。而臨觀獨不取陰陽消長之義者何哉。以九二九五之得其中也。陰陽至是而得其中。則不見其消長之迹。而見其相與相求之義也。臨之相與。如師之順命。觀之相求。如比之服從。交相與求者也。其旨微矣。○石門梁氏曰。坤以厚德載物者。上六處坤之終。則其德之至厚可知也。以厚德臨人。人无不懷服。固為吉矣。又何咎哉。六五處得其中。則謂之知臨。上之以敦厚臨人者。又豈非敦仁之君子與。○汪氏伯倫曰。上處臨終。是其臨民也。教思无窮。容保无疆。以深仁厚澤。淪浹乎天下。敦篤於臨者也。將久道化成。而臨民之責盡矣。吉而无咎。○至臨吉。表裏之如一也。敦臨吉。始終之无間也。坤之上畫。地之最厚處。上六居高臨下。然以坤厚載物之德臨之。以俟二陽之進。非敦以柔臨剛也。在上而不以高自居。厚之至也。初二之臨臨。通也。卦之正義也。以君子臨小人也。六三之甘臨接也。以小人臨君子也。六四之臨臨與也。明友之交也。六五之臨臨位也。君臣之義也。上六敦臨。又概言之。皆取乎二陽。諸儒多遵之。獨梁孟敬蔡虛齋林次崖汪伯倫皆之說。而不指臨二陽者。以本義只就臨之終說。而不按程傳之義故也。但聖傳既曰志在內也。則從本義固總。即從程傳亦總也。況朱子小註亦已用程傳矣。

䷓ 坤下 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觀陸氏曰官喚反示也 盥陸音管顒陸魚恭反

彖上傳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觀者有以示人 決按胡雲峰胡雙湖熊任重董鄱陽本示人上俱多中正二字惟董氏傳義附然及集義粹言則无之但此二句是釋實義只宜說為是疑雲峰諸本誤 而為人所仰也九五居上四陰仰之 決按此二句即為人所仰乎贊觀字義 又內順外巽 內順

說心外異說事俱貼為君者言而九五以中正示天下渼謂卦德卦體總合作一人看所以爲觀渼按此三句即有以示人去聲觀字義盥將祭而潔手也薦奉酒食以祭也顒然尊嚴之貌言致其潔清貼盥字而不輕自用貼不薦則其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戒占者宜如是也或曰有孚顒若謂在下之人信而仰之也渼按講有孚顒若前一說即去聲觀字義後一說即平聲觀字義

此卦四陰長而二陽消正為八月之卦而名卦繫辭渼按名卦指伏羲繫辭指文王見兩聖人皆有扶陽抑陰之意更取他義渼謂陰陽消長亦天地間自然之理故始遯否剝坤皆取陰長陽消為義惟四陰之卦則不名小壯而名觀反以陽為主則易是一義也然遯先小壯之卦而女壯二字已見之於姤矣亦扶陽抑陰之意渼謂扶陽抑陰雖羲文然文王繫辭亦隨卦名而繫故伏羲所畫所重之卦已包羲文周孔二聖人之辭義而千萬年之事情義理總不能外也

程傳觀序卦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觀所以次臨也凡觀視於物則為觀為觀於下則為觀如樓觀謂之觀者為觀於下也人君上觀天道下觀民俗則為觀修德行政為民瞻仰則為觀風行地上徧觸萬類周觀之象也二陽在上四陰在下陽剛居尊為群下所觀仰觀之義也在諸爻則惟取觀見隨時為義也又曰余聞之胡翼之先生曰君子居上為天下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則下觀仰而化也故為天下之觀當如宗廟之祭始盥之時不可如既薦之後則下民盡其至誠顒然瞻仰之矣盥謂祭祀之始盥手酌鬱鬯於地求神之時也薦謂獻腥獻熟之時也盥者事之始人心方盡其精誠嚴肅之至也至既薦之後禮數繁縟則人心散而精一不若始盥之時矣居上者正其表儀以為下民之觀當莊嚴如盥之初勿使誠意稍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之人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仰之矣顒仰望也○朱子語問盥而不薦只是取未薦之時誠意渾全而未散今乃云盥而不薦何也曰祭祀無不薦者此是假設來說薦是用事了盥是未用事之初云不薦者言常持得這誠敬如盥之意常在若薦則是用出用出則禮畢便過了無復有初意矣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楚辭云思公子兮未敢言正是此意說出這愛了則都無事可記持矣惟其不說但藏在中心所以常見其不忘也林學蒙錄問盥而不薦曰這猶譬喻相似蓋元意重且如祭祀才盥便心誠即有不薦底但取其潔清之義耳呂燁錄問觀陰盛而不言凶咎何也先生曰此卦取義不同蓋陰雖盛而於九五之君乃當正位故只取為觀於下之義而不取陰盛之象也時舉錄問有孚顒若承上文盥而不薦言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一說下之人信而仰之二說孰長先生曰從後說則合得彖辭下觀而化之義或曰前說似好先生曰當以彖辭定又問觀卦四陰長而二陽消正八月之卦而名卦繫辭不取此義何也曰只為九五中正以觀示天下事都別了以此見易不可執一卷所謂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也蓋卿錄劉砥問伊川以為灌鬯之初誠敬猶存至薦羞之後精意懈怠本義以為致其潔清而不自用其義不同曰盥只是浣手只是灌鬯伊川承先儒之誤若云薦羞之後誠意懈怠則先王祭祀只是灌鬯之初猶存誠意及為之後皆不成禮矣問若爾則是聖人在上視聽言動皆當為天下法而不敢輕亦猶祭祀之時致其潔清而不敢輕用否曰然問有孚顒若先生以為孚信在中而尊嚴故下觀而化之伊川以為天下之人孚信顒然而仰之

其潔誠則其盥者爲將薦而盥未有既盥而至而不薦者也今其曰盥而不薦亦設辭以見其潔清之至而不輕自用耳猶中庸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聖人未嘗不言不動也而其敬其信則尤在於未言動之時焉故聖人之御天下也其政教之施民固无不化矣而其政教未施之時所以化民者尤有不言之妙焉蓋其篤恭之極如臨大祭而孚誠之念存於中顒然之容見於外故下民之望之也其信從化服自有不知其然矣若以有孚爲下民之孚以顒若爲下民之仰則亦其留而不薦之誠有以感之也中庸曰惟天下至誠爲能化吾於觀之九五而見之。節次崖林氏曰盥而不薦特以明敬常存之意耳卦辭就祭祀上說爲觀之意則在言外。決按九獻之禮灌亦二獻但此二獻之酒則尸尚未飲耳夫既獻便是薦矣故朱子以程傳爲非也不薦則只作未爲解此時九獻俱未作誠敬之至存而未見于事故以有孚顒若承之又按朱子語錄沈氏僩所錄者明以有孚顒若爲下觀而化之本董氏銖所錄者又以有孚顒若即指下觀而化一說本身說一說民說二說不同當以沈氏所錄者爲定說玩董氏問中有一說二字似舉他人之說爲問疑此時本義尚未完故朱子如此答法若本義既完何爲反以或曰之說爲主其所謂後說者即指董氏所問之後說非謂本義之後說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童陸氏曰 鄭云稚也

聖傳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卦以觀示爲義據九五爲主也爻以觀瞻爲義皆觀乎九五也 此四句通論六爻下乃粘初六說 初六陰柔在下 陰柔爲暗昧之質在下處

純遠之地不能自振拔而觀大君道德之光故爲童子之觀 不能遠見 此乃識見之見非謂目之所視若以目言則童子亦何異二闚觀四觀國之光則指目所說矣六三九五上九觀我生觀其生又是考祭之意亦不指目說也 童觀之象小人之道 此小人富服程傳指民說 君子之羞 此君子亦是大概說非成德之君子也 故其占在小人則无咎 謂不足咎也 君子得之 謂君子操得此文也 則可羞矣 童觀之象入二句是象也

程傳六以陰柔之質居遠於陽是以觀見者淺近如童稚然故曰童觀陽剛中正在上聖賢之君也近之則見其道德之盛所觀深遠初乃遠之所見不明如童蒙之觀也小人下民也所見昏淺不能識君子之道乃常分也不足謂之過咎若君子而如是則可吝也。孔疏童觀者處於觀時而最遠朝廷之美體是柔弱不能自

進无所鑒見惟如童稚之子而觀望也小人无咎君子吝者爲此觀者趣在順從而已无所能識於小人行之釋得无咎若君子行之則鄙吝也。朱子語如初六童觀小人之道也君子行則吝小人自是如此故无咎此文君子小人正相對說沈僩錄○龜山楊氏曰初以陰柔在下而遠於陽明不足以視遠童觀也童蒙未有知者也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乃其常分耳大觀在上而小人以童觀未有咎也君子宜知之者也而以童觀則可吝矣易說○白雲郭氏曰在觀之初以柔自處未見其有立童觀是也童則蒙而无知小人[illegible]也小人能用童觀則內无剛之性外无強見之行知都人而致之者也何咎之有君子以說教立道爲反同小人之觀不亦鄙乎故曰君子吝初六小人之觀也六二女子之觀也三四君子之觀也易說○雲峰胡氏曰童之象陽位而陰爻陽則男而陰則釋也故蒙六五亦曰童蒙觀以近爲明初六去二陽最遠故爲兒童之觀遯大壯

事闚觀者其正也二為內卦之中故其象如此門中
窺物何異坐井以觀天所見狹矣若女子守正於閨中
周所利也。石門梁氏曰坤為闔戶而六二為柔之在
中者乃女子闚觀之義也聖人在上萬物咸觀而六二
不能出於戶但為窺觀非丈夫之事乃婦人之道故云
利女貞也。節齋蔡氏曰初六觀之至近者也閨閫
細民之事六二觀之未廣者也中人以下者之事也此
初二所觀之別也居內而觀乎外所見能有幾許以人
事言之或懸度事宜於數千里之外而實無燭見之明
者亦其類也大抵士君子在天地間須是遠歷四方以
廣其聞見乃可。次崖林氏曰二之闚觀雖由居內實
本於陰柔若以陽剛居之亦不害乎獨居一室而能知
天下之事無由有闚觀之象矣。居內謂居下卦之中
也陰柔居內而觀外則不足以周知天下之事所遺於
闚見之外者多矣故曰
闚觀如門中窺物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聖傳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我生我之所行也六三居下之上可進可退故不觀九五（九五陽剛中正不必觀也故但觀我生）而獨觀己所行之通塞以為進退（洪謂通塞猶云學問之生熟也總之謂己之學而優則仕吾斯之未能信則不輕仕所謂觀我生進退也因外卦重在近九五故以通塞言）占者宜自審也（本文是象而占在其中）

程傳三居非其位處順之極能順時以進退者也若居當其位則無進退之義也觀我生我之所生謂動作施為出於己者觀其所生而隨宜進退所以處非據而未至失道也隨時進退求不失道故無悔咎以能順也

節孔疏觀我生進退者我生我身所動出三居下體之極是有可進之時又居上體之下復是可退之地遠則不為童觀近則未為觀國居在進退之處可以自觀我之動出也故時可則進時不可則退觀風相幾未失其道故曰觀我生進退也。節陸氏曰所生出謂言行也。三僴劉氏曰處下體而未有位故自視其進應於時則進不應於時則退。朱子語問觀我生觀其生之別曰我者彼我對待之言是以彼觀此觀其生是以此自觀六三之觀我生進退處事君則觀其言聽計從治民則觀其政教可行膏澤可下可以見自家所施之當否而為進退九五之觀我生如觀風俗之媺惡臣民之從違可以見自家所施之善惡上九之觀其生則是就自家視聽言動應事接物處自觀九五上九君子無咎盡於君子有陽剛之德故無咎小人無此德自當不得此又況閒斜。節廣平游氏曰六三觀我生進退者有諸己也度德以就位豈能以任官也九五觀我生者映諸民也所以當好惡而察治忽也夫如是則典事進業無過舉矣故無咎。東萊呂氏曰三居上下之交正是用力斟量處己工夫程。徂徠石氏曰六三自觀所為也居下體之極居上體之下有進退之象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觀我自己所為而已。雲峰胡氏曰三處上下之間有進退之象他卦三不中多不善二居中多善而觀以遠近取義故如此諸爻皆欲觀五惟近者得之六四最近故可決於進六三上下之間可進可退者之地故不必觀五但觀我所為而為之進退本義曰占者宜自審蓋當進退之際惟當自審其所為何如耳。誠新楊氏曰生出也才德自我出者也我之才德可以進而不進是使赤子不得乳於其母也未可以進而進是未能操刀而製錦也此亦學者事也若夫聖人仕止久速惟其可而已何必量己哉六三九五皆曰觀我生辭同而德異六三察己以伐人九五察人以情己六三叔漆雕開。節童溪王氏曰我生云者我身之動作施為

者所謂自內而達諸外者也是六三當觀之時處下卦之上則進也處上卦之下則又退也三處進退之間則宜排抗曰進退者時也可以進可以退者我也反觀我之動作施為者如何而後決其進退可也○東谷鄭氏曰三雖下體漸近於上異於初與二也然處上下之交其進退不可輕也反而觀諸己可進則進可退則退則亦不失其道矣不言吉凶悔吝其得失視其進退也○秋山王氏曰出生也謂才德之出於己者六三資柔用劉處下之上上之下故有進退之象君子進退常觀乎時今不觀乎時而觀我生者蓋九五方以陽剛中正觀示天下則時不待觀也但觀我之所有以為進退可也況三居柔順之極必於退亦不可也上有正應必於退亦不可也故或進或退但觀其出於己者可不可而已○淡按蒙引謂所行之通塞必有所以通塞者此見所以當觀我生處存疑謂六三於文義无取只在位上說道理此雖守本義之旨先儒亦有文上說者亦可備參又按本義以行字解生字欲學者易明大義耳然須知聖人不曰行而曰生是合內外之辭如力有仁則生而為溫意內有義則生而為斷制猶孟子集義所生之生其所行者皆從內生而有根也與色取仁而行違者屬而內莅者殊矣又按朱子語有以觀我生為觀九五者此必未成本義以前語其問者即本義意而曰氣不似是本義益可見矣猶朱子論狀淵公謂既卒於周則不得不書周矣今觀綱目其用其卒但不書周則知前所言為未定之說矣總之解易者當細玩本義之旨其前中間有與本義異者或是未定之說或是門人一時記語錯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聖傳觀國之光尚賓也

六四最近於五故有此象其占為利於朝覲仕進也上句是象下句是占朝覲指已仕者仕進指未仕者

程傳觀莫明於近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聖賢之君也四切近之觀見其道故云觀國之光觀見國之盛德光輝也不指君之身而云國者在人君而言豈止觀其行一身乎當觀天下之政化則人君之道德可見矣四雖陰柔而巽體居正切近於五觀見而能順從者也利用賓于王夫聖明在上則懷抱才德之人皆願進於朝廷輔戴之以匡濟天下四既觀見人君之德國家之治光華盛美所宜賓于王朝效其智力上輔於君以施澤於天下故云利用賓于王也古者有賢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故士之仕進于王朝則謂之賓○朱子語初六六二以去五之遠觀貴於近所觀不明不大六四卻見得親切故有觀光利用之象○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古之人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孰无賓之義乎雍曰君之光莫先於有德國之光莫光於用賢六三遠君方且自觀其身而圖進退四則處近君之地已進而觀者也國有光焉非利用賓於王之時乎蓋无進退之疑也或謂賓有不純臣之義夫忠臣之嘉賓賢有德之稱也易說○節漢上朱氏曰古者諸侯入見於王王以賓禮之士而未受祿亦賓之九五中正在上六四體巽而正觀國之光知尚賓忠勢矣○蘭氏曰九五陽明居上是有光華者也○雲峰胡氏曰下互坤土有國象巽兩文而觀之有艮光明象五居君位有王象以承四五有賓王象觀國之光四字下與童觀闚觀相反上與九五觀我生相應蓋闚之光即九五所謂我生者特五之自觀則曰生方出於我者也自四觀五則曰光已達於國者也不指君之生而曰國者觀其達於國者則其出於君者可知矣○汴水趙氏曰封建之世雖天子亦稱國書曰長我王國是也國光猶詩言邦家之光利宜也大司徒賢者能者

卿老及卿大夫以禮禮賓之獻賢能之言於王。四已離下卦客通大觀之主不特觀其禮樂典章之文。直欲觀國之光華若人也蓋賢者能者宜用賓于王者之庭也。梅邊熊氏曰觀與剝只爭一爻且觀五體有剝觀六四即剝六五也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正與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同意皆以切近於君承光寵也觀本爲陰長之卦以九五得位得正故諸爻更觀仰之是亦反則之意也。石門梁氏曰九五陽德也故其光華被於國六四既近五而觀國之光華如是則可以進矣故利用賓於王也賓如賓興之賓言爲王者之所賓禮也。保齋劉氏曰九五大君觀已所爲以儀刑天下初居陽而去五遠所觀不明如童子二居陰而去五遠所觀不明如女子惟四得正而去五近所觀最明故曰觀光賓王蓋諸爻皆就五取義也。汪氏伯倫曰九五中正爲觀道德光華燦然明備四以大臣近之親炙而快觀其盛因四一時之象貿千載豪傑奮庸之希覬也君子際

此忠貞於明時予故疏遠之臣。利用朝覲草莽之士利用仕進作賓王家。同慶觀光可也古者朝覲之臣則賓禮之賢能之士。則賓興之故曰用賓。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聖傳觀我生觀民也

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洪按此句把德位一綫提起見此君子亦兼德位與卑說德者不同）其下四陰仰而觀之君子之象也故戒居此位得此占者當觀己所行必其陽剛中正亦如是焉則得无咎也（此爻辭是占。不過以九五三字之象引起）

程傳九五居人君之位時之治亂俗之美惡係乎己而已觀己之生若天下之俗皆君子矣則是己之所爲政化善也乃无咎矣若天下之俗未合君子之道則是已之所爲政治未善不能免於咎也。合泉龔氏曰五爲觀者也故不言觀人而言觀我若已有陽剛中正之德則可以爲觀而无咎矣。鄭平菴項氏曰觀本是小人道君子之卦但以九五中正在上群陰仰而觀之故聖人取以爲小人觀君子之象。雖如此勢實漸危故五上二爻皆曰君子无咎言君子方危能如九五之居中履正能如上九之謹身在外僅可无咎耳不然九五建中正以觀天下雖无言大亨可也豈止无咎而已哉明二陽向消故道大而福小也此則唐武宗之時內之宦者外之牛黨之徒皆欲攻李德裕者也[illegible]以武宗剛明在位故仰示而不敢動一日事變萬事六矣。雙湖胡氏曰知時識勢學易之大亦項氏[illegible]爲[illegible]之當觀之君如此所以自處者有道可也。雲峯胡氏曰觀八月卦

已是爲觀之象爻則要以生言四陰小人道盛文則要以君子稱言外之意可想也生如木之生有本然枝葉可觀觀其枝葉之茂則其本可見故九五之所謂觀我生者亦觀諸民而已本義以爲戒辭者此也。徐氏曰九五爲大觀之主巍乎在上乃天下之儀表在下四陰莫不仰之是皆觀乎五矣五將何所觀乎亦惟觀我身之所存揭中正以觀示天下可也。秋山王氏曰五陽剛中正居尊位以觀天下此君子之道也天下皆仰而觀之在五又當觀己之所行必一出於君子之道然後可以立身於无過之地故曰觀我生君子无咎。梅邊熊氏曰小象曰觀我生觀民也是民俗善則政化善也不以小象爲拘則如本義之所云爻中兩言君子无咎一言小人无咎君子吝疑此君子无咎只是占辭正與那小人无咎相對言小人无咎君子吝言君子无咎則小人有咎可知矣小象不特解意亦可見。石門梁氏曰觀之爲卦四陰盛長而二陽消落聖人之作易常

扶陽而抑陰也故於卦取大觀之義而於四陰則不言陰之害陽而但言陰之仰於陽然自五言之則陰之益長陽不可不慎也故九五之爻辭曰觀我生君子无咎言觀我之所行必君子之道然後无咎若夫自其道則在下之陰皆我害也能无咎乎然爻辭如此所以戒於凡爲君子者非聖人之事也若以聖人言之居九五者則當如象辭所言下觀而化其德猶天也而豈止爲君子乎豈但无咎而已乎○虛齋蔡氏曰觀我生君子无咎作一句讀純是占六三居下之上可進可退使須自審故以爻辭屬六三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君子之象也九在五已不待觀我生其曰觀我生君子无咎者戒占者而已○此亦示人主以獨觀化原之術既以身觀示天下則自觀尤不可忽○沙隨程氏曰若九五之陽剛中正是聖賢之君矣然不曰吉與亨而僅曰无咎則可見爲君之難即使事事出于中正而天下之民武被其澤亦不過盡其爲君之職分免於咎足矣此竟舜

所以猶稱以文王之仁詩惟贊之曰其德靡悔也靡悔即无咎之謂也

上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聖傳觀其生志未平也

上九陽剛居尊位之上此句不過謂其畫在九五之上未粘人說下二句方粘人說雖不當事任若西漢之四皓東漢之嚴子陵是也而亦爲下所觀故其戒辭畧與五同但以我爲其小有主賓之異耳五觀我是自觀說我說主也上觀其亦自是觀卻從別人說賓也蓋避九五故不稱我若他人之辭耳六三去九五既遠又不爲觀於天下止是自觀其行故不嫌同辭

程傳上九以陽剛之德處於上爲下之所觀而不當位是賢人君子不在於位而道德爲天下所觀仰者也觀其生觀其所生也謂出於己者德業行義也既爲天下所觀仰故自觀其所生若皆君子矣則无過咎也苟未君子則何以使人觀仰矜式是其咎也○王註觀我生自觀其道也觀其生爲民所觀者也不在於位最處上極高尚其志爲天下所觀者也處下天所觀之地可不愼乎故君子德見乃得无咎生猶動出也○朱子語觀是我自觀如視履考祥庶語贅觀其亦是自觀卻從別人說易中其字不說別人只是自家如亦其墉之類量叢錄○龜山楊氏曰居一卦之外贅人无位而爲天下之所觀也能觀己之動出而楢其過則无咎矣當子之省三是也易抵○沙隨程氏曰四陰向長二陽向消君之宜有是咎之時也故二爻皆曰无咎以見補過之義○余氏曰初六則小人无咎二則利女貞五與上則君子无咎皆指占者視其人而言出分焉○泉峰龔氏曰

上九亦爲觀者不言觀我而言觀其蓋我者自已之辭其者他人之辭五居君位爲卦之主上无位不得以觀自任故其辭緩○雲峰胡氏曰五上二陽皆爲下之所觀五有德有位上有德无位有位則觀諸民即所以觀我之所生无位則惟自觀其生而已本義曰以我爲其小有賓主之異蓋觀我我對人而言觀其惟自觀而已○臨川吳氏曰其指上九而言謂自觀其身之動作陰長陽危自觀一身之所爲果合君子之道與則自處得宜而可免於咎若不合君子之道則自處失宜有咎必矣故其占惟君子則无咎也○石門梁氏曰上九雖非五位然在人之上亦爲下所觀者故亦當自觀其所行如所行者君子則无咎也○泉峰龔氏曰觀二陽在上爲觀以示下者也四陰在下觀乎二陽者也然初二在下而遠於五故初爲童觀所見者不遠二爲間觀所見者不大三居上下之間位與與陽故不觀五而自觀已所行以爲進退四最切近乎五故觀見國之光華二

陽為觀者也故皆不觀人而反觀內者以自畫其道二陽為觀而五為主四陰觀五而四獨觀此觀六爻之義也。梅邊熊氏曰觀自當夾註底艮卦而文當一爻哉五上爻辭全同初二之童觀闚觀其義一也特以陽位陰位而有童子女人之異耳三與四同而有進退淺深之不同遠近使之然也猶之秉燭夜行愈近者愈明也。觀以觀示為義以上二陽而示乎四陰也然九五得位而上九不得位故五為觀主下四陰皆以陽為觀者而遠者吉遠者凶初最遠故吝二三漸近故曰貞曰進退四最近故曰觀光言所觀之美矣至於五與上皆言端本澄源之道而五曰我尤與下四陰闢合也有我則必有人在對而矣

周易集解增釋卷十八終

周易集解增釋卷十九

朱子本義

楊李後學陽齋張仁浹集解增釋

☲☳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噬嗑陸氏曰上市制反齧也下胡臘反合也

彖上傳頤中有物曰噬嗑 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噬齧也嗑合也物有間者齧而合之也 此六句泛講噬嗑字義下方粘

卦體 為卦上下兩陽而中虛頤口之象九四一陽間於其中必齧之而後合故為噬嗑其占當得亨通者有間故不通齧之而合則亨通矣 見亨義即在卦名中 又三陰三陽剛柔中半 決謂不曰相半而曰中半者明剛柔分亦有中義見未得其中三字不但謂柔得中即剛柔分亦是得其中也 二句說卦體 下動上明 此句說卦德 下雷上電 此句說卦象 本自益卦六四之柔上行以至於五而得其中 此二句說卦變 是知以陰居陽雖不當位而利用獄 決謂利用獄雖似帶在不當位下其實總承三陰三陽以下八句也故下文又申明之 蓋治獄之道惟威與明而得其中

利用獄之道也。○雙湖胡氏曰易六十四卦象辭惟噬嗑取象於獄者。以上下兩陽而中虛有獄之象九四一陽間於其中。有獄因之象四陽不正互坎為盜陷於囚獄明照而震威動必察情。噬之使嗑有利用獄之象竊吁文王當羑里時想演易至此其亦傷无明王在上並以於明動之卦深有感也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韓子其知心之論也歟。○雲峰胡氏曰凡物不合由有間也必噬而後嗑嗑而後亨不曰利用刑而曰利用獄者先之以電之明而雷從之也電之明所以察獄也雷之威所以決獄也雷震有時獄之用亦有時不至如頤中有物強梗者為之間獄豈宜用哉既明且威又恭且中治獄之道也不如是豈用易哉。○節齋王氏曰易有鼎之象井有井之象大過有棟橈之象小過有飛鳥之象若此類者遠取諸物而然也艮有背之象頤有頤之象噬嗑有頤中有物之象若此類者近取諸身而然也○汴水趙氏曰卦若頤有物間之震動於下噬必得

噬嗑故卦名噬嗑或曰此卦之反亦頤中有物何乃名賁凡噬者皆下動賁无震不得為噬　噬不能嗑豈惟无所養反為咽頤害唯噬嗑則亨矣三卦有梗頤之象惟卦有圜土之象九四則圜土中之人大司寇凡害人者寘之圜土以明刑恥之鄭註圜土獄城也彖云利用獄亦因象以起義民之抵冒刑憲是於理有不合彼已交訟是於情有不合聖人之用獄蓋將合人情以合於理也利訓宜謂宜用於獄耳。○次崖林氏曰利用獄雖卦具許多義寔本卦名故六爻皆以治獄言。○決按劉石芝引劉戢之曰噬而嗑則亨通繫象天下之事言利用獄噬嗑中之一事也按本義亨字講御而用又字說到利用獄則劉氏說似確矣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屨陸氏曰紀具反校陸氏爻效反馬音教趾陸氏曰足也

聖傳屨校滅趾不行也

初上无位為受刑之象中四爻為用刑之象此三句統論六爻下方就本爻說初在卦始罪薄過小又在卦下決按始與下微別蓋分六爻觀之則始於初統六爻觀之則初在卦下故為屨校滅趾之象止惡於初故得无咎決謂无咎即指初九之受刑者而言大傳曰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是解无咎之義占者小傷而无咎也此爻純以象言而占在其中

程傳九居初最下无位者也下民之象為受刑之人當用刑之始罪小而刑輕校木械也其過小故屨之於足以滅傷其趾人有小過校而滅其趾則當懲懼不敢進於惡矣故得无咎繫辭云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

言懲之於小與初故得无咎也初與上无位為受刑之人餘四爻皆為用刑之人初居最下无位者也上處尊位之上過於尊位亦无位者也王弼以為无陰陽之位陰陽係乎奇偶豈容无也然諸卦初上不言當位不當位者蓋初終之義為大臨之初九則以位為正若需上六云不當位乾上九云无位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也○節王註居无位之地以處刑初受刑而非治刑者也遇凡之所始必始於微而後至於著罰之所始必始于薄而後至於誅過輕戮薄故屨校滅趾桎其行也足懲而已故不重也過而不既乃謂之過小懲大誡乃得其福故无咎也。○張子曰戒之在初小懲可止故无咎易昆○黽山楊氏曰先王之用刑期于无刑而已當用獄之初未至於惡積而罪大猶足以遷善也故屨校滅趾使不追於惡而已所以小懲而大誡也易曰○鄖漢上未氏曰周官掌囚下罪桎桎足械也械亦曰校大罪者小罪之積故屨校以滅其足使止而不行所懲者小所

誠者大乃所以无咎。都氏曰。趾言下體之下而行者也。耳言上體之上而聞者也。誠齋楊氏曰。屨校不懲者必至何校。滅趾不誠必至滅耳。初九之小人能懲於薄刑止其惡而不行。則不貽上九惡積罪大之凶禍矣。○東萊呂氏曰。初九受刑者也。大抵為惡先從發足覆制之。則惡必不能長矣。屨校滅趾禁之使不得行也。既不入於惡。惡必自進於善矣。所以无咎也。昔周公治商之頑民。不急急於他事。乃切切在於禁其群飲之患。夫何故。商民染紂之沉酣。遂致頑而不淳。周公察其所從來。自其所以為惡之本原而制之。望後人區區制其末流之比哉。易說。雙湖胡氏曰。噬嗑取下體初爻不論陰陽。噬嗑賁大壯夬皆陽。咸艮皆陰。咸取其拇。足大趾亦指初六。屨亦初六。校在足曰屨。在項曰何。○雲峰胡氏曰。中爻四用刑者。故稱噬。上下二爻无位受刑者。故无噬辭。然曰校。自有噬象。或曰初之過小。不必用噬。上之罪大。无所用噬。趾乃人之所用以行者。屨校滅趾。懲之於初。使不得行。乃小人之福也。小人受刑而所傷者尚小。故曰无咎。爻无咎者四。初受刑者无咎。二三五用刑者无咎也。刑不得已而用。免於過咎可矣。繫辭傳於一卦而兼釋二爻者。唯噬嗑與解。解難不可以急。故於上六乃許君子之動。噬惡不可以緩。故於初則言小人之懲。○節齋蔡氏曰。屨履也。校械也。滅沒也。趾在下。人所用以行者。初象滅趾。謂受刑於初。所傷者小也。止惡於初則小懲大誠。罪過止息而不行。故无咎。○石澗俞氏曰。校獄具也。初在下。趾象也。滅沒而不見也。以刑物加於著屨之足而沒其趾。故曰屨校滅趾。懲之於小。戒之於初則不進于惡。故无咎。○節石門梁氏曰。屨為足。初居象下趾之象也。○虞阿晏氏曰。滅沒也。言屨校於足而遮沒其趾。非傷滅其趾之謂也。○范氏亦云。屨曰屨猶著也。校木械也。加校於其足。如納屨然。故曰屨校。卦辭曰利用獄。六爻亦識用獄說。正以獄之未決。猶物之間。及其既決。則是非兩判。物之噬而合也。○決按屨校說上之加刑於入言。何校就下之受刑於上言。滅趾遮沒其趾。言校之澗也。滅耳遮沒而傷其耳。言校之厚也。夫校至于滅耳。雖不至戕其肢體。然亦是重刑。分別用刑與受刑。只在屨字何字上。又按滅字。程朱皆以傷字解之。然諸儒沒字之說亦可參。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膚陸氏曰。方于反。馬云。柔脆肥美曰膚。

聖傳噬膚滅鼻。乘剛也。

祭有膚鼎。按雲峰饒氏謂大夫祭禮用五鼎。魚豕羊腊膚。膚鼎係豕腹之下柔軟无骨之肉。別實於一鼎者。蓋肉之柔脆噬而易嗑者。決按此三句之講噬膚[illegible]二刊、說。

六二中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故有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故雖甚易亦不免於傷滅其鼻。占者雖傷而終无咎也。雖乘剛而至滅鼻。然在彼固所當治。在己又善治。始不服而終必服。故无咎。噬膚滅鼻是象。无咎是占。程傳二應五之位。用刑者也。四爻皆取噬為義。二居中得正。是用刑得其中正也。用刑得其中正。則罪惡者易服。故取噬膚為象。噬膚人之肌膚為易入也。滅沒也。深入至沒其鼻也。二以中正之道。其刑易服。然乘初剛。是用刑于剛強之人。刑剛強之人。必須深痛。故至滅鼻而无咎也。中正之道。易以服人。與嚴刑以待剛強。蓋不相妨。○朱子語。噬膚而沒其鼻於器中也。膚。腹腴拖泥處。滅。浸沒也。謂同噬膚而沒其鼻於器中也。沉潤緣。○厚齋馮氏曰。膚皮

氣亦更生怨咨猶噬腊而難入復遇其毒味然也三以柔不乘剛刑不侵順道雖有遇毒之吝於使亦无大咎故曰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也○朱子語噬腊肉遇毒則是所噬者堅韌難合六三以陰柔不中正而遇此所以遇毒而小吝然此亦是合當治者但難治耳治之難小吝終无咎也○徐氏曰腊者肉見於外骨藏於內人所不察者以六居三外柔內剛亦有此象○東萊呂氏曰六三以陰居陽不當位自以為正而欲正人難矣哉然而彼有罪惡之可誅則當誅之而不蓄在我亦自无咎聖人言此真有深意存乎其間何者噬腊肉而遇毒當於此知正已之道雖吝而无咎小人有惡從而治之則我在實无罪聖人不長小人之惡之意也聖人之言譬如金公扁鵲用一藥而治二病立一言而正彼已其意深矣易說○馮氏曰三剛藏於六柔中故醢而遇毒多出之象不中正故吝陰小故其占為小吝噬之乃其治獄之贓故无得而咎之故諸爻雖不忘亦无咎矣○

雲峰胡氏曰肉因六柔取象腊因三剛取象二至五互坎坎有毒象師有坎故釋象亦曰毒六二柔居柔故所噬象膚之柔六三柔居剛故所噬象腊肉柔中有剛三比之二則難矣然三遇毒二亦滅鼻甚言夫刑之不可輕用也二三皆无咎而三小吝中正不中正之分也○節紫巖張氏曰惟三志在除惡故雖有小吝終无咎也嗚呼君子有志于除天下閑滌先脩其中德哉惟德足以服人心閒易去也○蘄[illegible]溪王氏曰六三之視六二非所謂中且正者也又非四之剛且貞者也故其道不足以服人夫余戮全乾治爲腊噬之最難者也腊肉既難噬而六三噬之則遭其傷毒也必矣何者六三之才有所不足故也六三之才有所不足故不免于噬之二雖此所謂小吝也然當去惡之時而務為去惡之事大豈通舉此所謂无咎也○石門梁氏曰三以柔居剛亦能用刑者然於已不中焉而所治者強梗故哉方治於彼〻亦傷於我是猶噬腊肉而遇毒也周禮小物全乾

曰腊義有骨而難噬能傷入者也其身不正而无以正人因可羞矣然彼受刑者既有其罪終必伏是法故亦可无咎也○易俯云吝而曰小咎而曰終无聖人之寬於用獄者深明闡之當去也○廣義曰二三爻俱言无咎而亦義於二曰終无咎於三曰義爲无咎可見此无咎以義言其二不同也蓋二之无咎人因當治已又善治雖所遇者強險之人而終不能不服也三則不必所遇者爲強險之人而亦未必其終服但以義言則无咎是可見六二之難難在人六三之難難在已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乾陸音干胏陸氏曰緇美反馬云有骨謂之胏

聖傳利艱貞吉未光也

胏肉之帶骨者與胾通 胏此腊肉尤爲難噬蓋腊是小物全乾者胏雖非全體視腊爲大故下言所噬愈堅也愈字承腊字來

周禮獄訟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 決按周禮大司寇之職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注謂必入矢者取其直也束矢百矢也必入金者取其堅也三十斤為鈞九四是近君大臣故本義引大司寇之職以明之若六二六三不過鄉士遂士之屬故不言金矢九四以剛居柔決謂體剛而用柔亦有得其中之意故能得用刑之道

得用刑之道故有此象言所噬愈堅而得聽訟之宜也然必利於艱難正固則吉 艱難其心則无漫易正固其守則无枉曲亦以真居大臣之位斷人之生死攸繫哉故戒占者宜如是也

噬乾胏二句是象

利艱貞二句是占。

程傳九四居近君之位當噬嗑之任者也四已過中是其閒愈大而用刑愈深也故云噬乾胏胏肉之有聯骨者乾肉而兼骨至堅難噬者也噬至堅而得金矢金取剛矢取直九四陽德剛直為得剛直之道雖用剛直之道利在克艱其事而貞固其守則吉也九四剛而明體陽而居柔剛明則傷於果故戒以知難居柔則守不固故戒以堅貞剛而不貞者有矣凡失剛者皆不貞也在噬嗑四為最善。朱子語問噬嗑得金矢不知古人獄要鈞金束矢之意如何先生云這不見得想是詞訟時使令他納此教他无切要底事不敢告來又問云如此則不閒曲直一例出此則實有窒枉者亦懼而不欲許矣先生云這箇須是大切要底要底事古人如乎常事又別有所在如剝石之論筆錄錄噬乾胏得金矢荊公已書引周禮鈞金之說洗閒錄。節黃山楊氏曰九四

合一卦言之則為間者也以爻言之則居大臣之位任除間之責者也易之取象不同類如此大處群陰之中當除閒之責其任難勝矣故有噬乾胏之象焉。西溪李氏曰頤中之梗正在此文九四近君治獄之鄉諸文以柔噬九四獨以剛噬正如乾胏而九四體剛以噬乾胏之道噬之遂得其情。節童漢王氏曰以一卦言之則九四者頤中之物也所以為強梗者也以六爻言之則九四者剛直之才也所以去梗梗者也易之取義其不一如是哉夫內之腊骨者謂之胏而又乾焉亦最難噬者也比之腊肉亦甚類也然三之於猶肉則遇毒而四之於乾胏則无是患者剛柔之才異也。節東萊呂氏曰大抵人情當患難未平之時則克艱其事及患難既平之後則忘其艱貞故聖人持於此致戒後漢鑒卓為漢大閒王允誅之至其終不能艱貞漢遂復亂正此文之所戒也易說。建安邱氏曰噬嗑惟四五兩爻能[illegible]治獄之道最以五之柔為主故曰柔得中而上行難

不當位利用獄也利用之言獨歸之五而他爻不與焉文以四之剛為主故曰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言之言獨歸之四而他爻謂之无咎也主柔而言以仁為治獄之本主剛而言以威為治獄之用仁以寬其哀矜戒以懲其奸慝剛柔迭用畏愛兼施治獄之道得矣。潛湖胡氏曰以金體言九四為一卦之間則受噬者在四象曰利用獄是刑四也以六爻言則受噬者在初上故初上皆受刑四反為噬之主又中禄胏積乾皆雜為說卦曰雜為乾卦。雲峰胡氏曰然肉之然骨者骨因九取象肉因四取象雜為乾卦故為乾胏腊肉肉藏骨柔中有剛六三柔居剛故所噬如之乾胏骨連肉剛中有柔九四剛居柔故所噬如之古者以兩造禁民訟以兩造聽之而无所偏黨則不直者自反而民訟禁矣入束矢於朝不直則入其矢所以懲不直也以兩劑禁民獄以兩劑聽之而无所偏信則不信者自反而民獄禁矣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不信則入其金所以懲不信

也三遇毒以治之人不服也四得金矢具人服矣然必艱難正固乃吉。誠齋楊氏曰九四自為梗而曰噬乾胏噬之者誰也以九四噬九四也以九四剛直之大臣噬九四強梗之大臣也若大臣之位而近君一人而已哉。石門梁氏曰自全卦言之則九四一爻不中不正而處於陰柔之間猶強梗之人為善人之害者也然自九四言之則又為噬之主而輔六五以用刑者是以剛強而治剛強者也故為噬乾胏之象胏肉之帶骨者亦堅而難噬者也得金矢即周禮獄訟入鈞金束矢而後聽者也訟訴之人必令其納是物亦金入具訟也矢取其直也其果堅而直則必納是物然後聽其獄如其非堅且直則自當止矣今四聽訟而得金矢則彼之強梗右果為民害不可不治也然其強梗如此苟治之者一有不正則彼反得以中傷故又利於艱難正固乃言也。節虛齋蔡氏曰獄之小者納束矢大者納鈞金四臣也兼治大小故曰得金與矢五君也周有兼於然獄理

使無訟乎故向曰三辟之興皆興於叔世聖人之意不得其深乎。石門梁氏曰六五君位而以柔居剛文明得中利其用刑贊於六二矣故為噬乾肉得黃金而不至於滅鼻然亦必貞固而危厲然後无咎也。黃谷氏拙俟曰四先艱而後貞者先以艱難存心而後出入周不得其正此獄未成能之前詳審之法人臣以危厲惕其心此獄既成之後致恤之仁人君以好生為德也。廣義曰九四以剛居柔本義言其得聽訟之宜則人无不服不待言矣六五柔順而中本義言其用刑令人人无不服則得聽訟之宜亦不待言矣一按此則知本義於四五兩爻其義互相備但一就已說一就人說耳蓋四是臣故只言其循分稱職五是君故說到人无不服入无不服非臣子所敢當也三與五皆以柔居剛三則人不服五則人无不服者所謂三多凶五多功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何陸氏曰何可反王肅曰荷擔

聖傳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何負也過極之陽在卦之上惡極罪大過極之陽使有積惡之義惡極受刑自我作惡而言罪大自人加我以罪而言上與初皆受之人故本義相對識過極之陽與初在卦始句一對在卦之上與又在卦下句一對矣極與過小一對罪大與罪薄一對凶之道也故其象占本文皆以文言如此而占亦如之

經傳上過乎尊位无位者也故為受刑者居卦之終是其閑大噬之極也贊解所謂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者也故何校而滅其耳凶可知矣何負也謂在頸也。孔穎何校滅耳凶者何謂擔何處罰之極惡積不改故罪及其首何擔枷械滅沒於耳以至誅殺以其聽之不明積惡至此故象云聰不明也。白雲郭氏曰小人不積小善不去小惡終至於不可揜不可解之勝故有何校滅耳之凶則其聽之不明可知也蓋能明善惡安危之戒必无是凶矣然初六滅趾上九滅耳或以滅為刑而疑之獨孔氏以為滅沒也蓋屨校何校則刑也穫校桎其足也桎大而沒趾也何校滅其械其首也械大而沒耳也噬膚之易而深噬易自沒其鼻用力之過也北皆沒之義也若以滅耳為耻滅鼻為劓滅趾為刖則上九復不為凶而初二又不為无咎也書劓刖輕刑也考之呂刑剕辟為重故漢重斬趾同於棄市方初九小懲困不當斷趾上九罪大復不當輕刑以是知三者言滅皆非刑也初六无咎上九則凶蓋戒之於早故終為无咎上九已極雖戒已晚矣然則械其首者安知其終不罷於大辟乎故為重刑也易說毛氏曰以怙終故寄之上九。蔡氏曰噬之用在中故中四爻為噬也初上

二爻受噬者也為噬故文辭皆稱噬受噬故文无噬辭。節雲峰胡氏曰本義於初曰過小於上曰惡極蓋過而不改必流於惡初能改過是止惡於始故曰无咎上則怙惡於終直曰凶矣。節汴水趙氏曰何與荷同古校何枷也滅耳沒盡其耳也耳為上之象桎梏罪之小者何校罪之大者卦至上爻或者怙終不悛之人校滅其耳凶可知也初之屨校不知改過積而至上凶何可逭。石門梁氏曰初卑而无位上高而无位故皆為受刑者過極之陽不能早伏此惡極罪大故終不悛之人也其何校而滅耳凶孰甚焉。象辭集氏曰周公文辭言噬而不言嗑孔子序卦言嗑而不言噬噬者用之嗑所以除間嗑者事之成則間除矣天下之事未能能噬而不嗑：而不由於噬者故象云言噬嗑文言噬序卦言嗑各有所主也。梅遷熊氏曰或言噬嗑噬嗑貴俱是頤中有物之象而命名不同何也惡得噬嗑取下歸靈上象貴取陰陽相交文明以正象故不同。建安邱氏曰

噬嗑去間之卦也故六爻皆言用獄之事初過小而在下故屨校滅趾為用刑之始上惡極而怙終故何校滅耳為用刑之終中四爻治獄之人其爻位有剛柔故其所噬有難易二以柔居柔為噬膚易噬者也五以柔居剛為噬乾肉比噬膚為難矣三柔中有剛為噬腊肉腊則有骨比乾肉又難矣四剛中有柔為噬乾胏胏則骨大於腊噬之最難者也此中爻之別也然占辭三爻无咎四獨吉者則治獄又當以剛為尚也其二滅其三遇毒四艱貞五貞厲者言治獄之道當致謹而不可輕也○盧齋蔡氏曰遇極之陰只是柔暗之甚不足振發而已陽剛而過極則是自用怙終闇言不信者故至於惡極罪大處傳曰聰不明正謂此也○噬嗑三柔爻皆用獄者也而五最勝五之位與二同而五能噬乾肉二但能噬膚二以柔居柔五以柔居剛五之才勝於二之才也五之才與三同而五得黃金三不免遇毒者三之柔不中五之柔得中五之位勝于三之位也然五以之文

辭但无咎不及九四之吉者五之柔又不如四之剛也然則欲盡治獄之道舍九四其何以哉○洪謂以上九之惡止於何校滅耳之罪且不如況於象刑乎此可以見聖人之心矣又按唐孔氏郭白雲皆說到大辟則誅凶字尚在何校滅耳之後本義不直曰凶而曰凶之道則亦不即以凶為何校滅耳也以初六之无咎例之无咎在屨校滅趾之後故曰小懲而大誡初六因屨校滅趾而能改故无咎上九即何校滅耳亦必不能改故必至於凶所以能決其能改與不能改者則從初上二位分出也本義於初曰又在卦下於上曰在卦之上是說校之位一指趾一指脛也又按噬嗑賁俱以內卦為主而得名震動在內有噬象離明在內有賁象

䷕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賁陸氏曰彼偽反傅氏曰賁古班字文章貌鄭云變也文飾之貌

彖上傳賁亨　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賁飾也卦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二上而文三自既濟而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五剛自五上而文上洪按本義於賁不說自節來者蒙之與隨蠱睽三卦不同又內離而外艮有文明而各得其分之象故為賁此句兼承卦變卦德占者以其柔來文剛

陽得陰助而離明於內故為亨洪按本義分卦變解亨與小利有攸往然象傳分卦德與以解亨與小利有攸往又自己主張以其剛上文柔而艮止於外故小利有攸往辭本卦以著占○洪按象傳說卦變者共十六卦一爻變者十一卦訟本否噬嗑无妄大畜晉蹇解升渙是也二爻變者五卦隨蠱睽賁漸是也乃本義於隨蠱睽俱說兼變卦於賁不說兼變之節於漸不說兼變之未濟與隨蠱睽之例不同亦是互見之義非有他也

程傳賁序卦噬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者飾也物之合則必有文文乃飾也如人之合聚則有威儀上下物之合聚則有次序行列合則必有文也賁所以次噬嗑也為卦山下有火山者草木百物之所聚也下有火則照見其上草木品彙皆被其光彩有賁飾之象故為賁也又曰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无本

不亡无文不行有實而加飾則可亨矣文飾之道可增
其光彩故能小利於進也○節紫巖張氏曰致飾聖人
不得已夫子筮得賁卦其色愀然惡夫文勝質而曰趨
於禮文之末流也讀禮運書聖人之心可見矣序卦曰
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賁非聖人本心因時
之宜有不得不用其飾耳賁何以亨且利有攸往哉曰
聖人象辭釋之因詳聖人以賁之亨剛直本之天文蓋
天道自然其則賁相飾亦出於自然非□四時主成萬
物始：終：莫知窮也非若人之溺文褻質莫知返焉
者惟文明以止則文不褻質得賁之正而同於天矣○
□水趙氏曰物相雜故曰文剛柔交文故卦名賁○石
門祿氏曰賁者文飾之道有質而加之文斯可以有亨
矣朝廷文之以儀制而亨焉賓主文之以禮說而亨焉
家入文之以倫序而亨焉官府文之以教令而亨焉推
之事物凡有質者无不待於文也文則无不亨也然既
亨矣而曰小利有攸往何也文飾之道但加之文彩耳

非能變其實也故文之道無非所利也但小利於往而
已矣世之不知本者或忽其當務之急而屑：焉於文
飾雖欲其亨亦安得而亨哉○雷□蘇氏曰辭无凶害
但不純吉利柔文柔剛離明於內蓋本□既是則了又
得陰柔為之助且內文明則能灼於物情而達於事理
皆亨道也剛上文柔艮止於外蓋君為臣綱父為子綱
夫為妻綱當用夫柔也今剛上文柔則是則反主於柔
而為柔之助矣且艮止於外雖不失於□動而不足於
變通是皆不能以大有為也但剛上文□雖未足取亦
未是急況艮止於外雖不能有為亦得可有守故猶得
小利往若是悉極則連小利亦不可得矣○次崖林氏
曰陽既足以有為又得陰柔助之事蓋濟矣況離明於
內文物无不照何事不可為柔本无為雖得陽之助亦
不□有為況艮止於外又是箇執滯不通之人事焉攸
濟此者占者何如隨其德以為吉凶也○汪氏伯倫曰
卦變剛柔交錯卦德文明以止皆文飾之義故名賁賁

雖尚文然必以質為本故文與質貴得中也如卦柔來
文剛則質為主而文濟之蓋彬：矣且離明於內達於
時宜何文之不可行也亨若剛上文柔是文反為主而
質輔之失其序矣況艮止於外又執而不變僅可文飾
一時而終有文勝之弊故小利有攸往□提而論可以
得用文之道矣　剛一而實故為質柔二而虛故為文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趾陸氏曰鄭云趾足舍舍陸音捨象同車陸氏曰音居

聖傳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剛德指本文說明體三爻內卦自賁於下在六爻一卦之下。趾象為舍非

道之車洪按非道也字即照聖傳義字而安於徒步之象洪按下一安字見初之舍

車而徒非勉強也

占者自處當如是也本文二句俱是象而占在其中

程傳初九以陽剛居明體而處下君子有剛明之德而
在下者也君子在无位之地无所施於天下惟自賁飾
其所行而已趾取在下而所以行也君子修飾之道正
其所行守節處義其行不苟義或不當則舍車輿而寧
徒行象人之所羞而君子以為賁也舍車而徒之義兼
於比應取之初二比而應四應四正也與二非正也九
之剛明守義不近與于二而遠應于四舍易而從難如
舍車而徒□也守節義君子之賁也是故君子所貴世
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以車徒為言者因趾與行
以為義也○王衢劉氏曰居下无位乘則僭矣素貧賤
行乎貧賤行而宜之：義也○蓋田呂氏曰居賁之時
以剛居下其體文明致飾於其足者也我飾其足不可
汚以不義不義之車不若行之潔也○□山楊氏曰居
一卦之下趾之象也賁其趾徒行之象也不為臣不見

諸侯故名之則不仕往役義也故病人名之亦往舍車而徒者也君子之自賁其行豈有待乎外哉守義不渝而已故軒車不容巷子貢以為詭仁義之是與馬之飾原憲不為也此舍車而徒之謂歟易說○丹陽都氏曰无所乘而行謂之徒行凡易之義所乘者在下乘之者在上初在下卦之下无所乘也○節白雲郭氏曰趾在下者也徒行賤者之事也皆初之象也君子以義為榮而不以徒為辱舍生取義尚有之況車徒之聞乎是以古之人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之人惟義所在而已故初九以賤自居舍車而徒所謂窮不失義者矣雖徒行也乃以義飾其趾者乎○雲峰胡氏曰壯初剛居剛而健體故壯于趾賁初剛居剛而明體故賁其趾壯初壯于趾不安在下之分者也賁初豈不見有互坎之車遇舍之而徒步能安在下之分者也蓋易之義所乘者在下而乘之者在上初在下卦之下而无乘分也然曰賁其趾非徒安分

而已舍車之榮而徒行是不以徒為辱而自以義為榮也是故君子行義必於在下之時發足之初觀之○節童溪王氏曰車者所以飾其行也然可以車而車則以車為榮不可以車而乘則車祇為辱剝之上九君子[illegible]與民所載也此可以車者也故乘以為榮解之六二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此非可以車者也故車祇為辱賁之初九雖具陽德然居下位故曰賁其趾舍車而徒夫趾在下而有行之物也今也貴我之趾不以車而以徒則世俗以徒為辱而君子以徒為貴何者義之所在可車則車不可車則徒又吾居下位以徒為賁者也豈可自昧而不顧其義乎○平菴項氏曰初最下為趾君子之藉其趾惟不以不義汚之則天下之至隸也初九剛正而在下故其象如此○梅邊熊氏曰初九當賁之時其德則其體明故有文章象其位下故徒行象舍車而徒豈拂人情者哉時義之不可乘也飾緣於下故曰賁其趾義非苟為故曰舍車而徒舍車而徒

所謂窮不失義者矣○節齋蔡氏曰下句中上句均為象也蓋舍車而徒此所以為賁其趾也○次崖林氏曰以舍車而徒為貴蓋不以乘車為貴而以徒行為貴所謂紹祀榮於衣錦飲水甘於列鼎者也○江氏伯倫曰剛明之德足以化成天下而時在下道宜自賁援還倘佯行乎貧賤蓋以仁義自麗不以爵祿為華者也為賁其趾舍車而徒之象○次按初之賁其趾舍車而徒因因之其時之在下然其所以能隨時而不經理者仍在剛德明體蓋明則能審義剛則能守義也經文本有義字意但聖傳始說出耳

六二賁其須

聖傳賁其須與上興也

二以陰柔居中正三以陽剛而得正皆无應與二柔三剛則陰必從陽二中正三得正則同德相應其相附非為邪又皆无應則情之相合專二必附三三亦必受二之附凡此三者皆賁須之象也故二附三而動次按本義兩動字皆就作事言大而出處小而日用皆當賁陽剛之文以為動也陽動陰靜故二附陽始能動此文乃就比文取義有賁須之象為三顧二為須也占者宜從上之陽剛而動也本文是象占在其中

程傳卦之為賁雖由兩文之變而文明之義為重二實賁之主也故主言賁之道飾於物者不能大變其質也因其質而加飾耳故取須義須隨頤而動者也動止惟繫於所附猶善惡不由於須也二之文唯為賁動飾善惡則繫其質也○王注得其位而无應三亦无應俱无應而比焉近而相得者也須之為物上附者也猶其所賴以附於上故曰賁其須也○雲山楊氏曰離麗也陰麗乎陽也二雖為文明之主然以陰麗陽而已其為賁

也不能爲无附有須之象焉須附頤而生與上俱興者也易說○節重漢王氏曰六二柔而靜者也其動也其止也惟剛之是隨焉猶之須也其動與否惟頤之是隨焉得所附也自三至上外實而中虛有頤之象夫賁之道非能增加其質也因其質而加飾之耳然須之在人亦豈外物也血氣盛則繁滋血氣衰則衰耗蓋亦表裏之符爾○東萊呂氏曰大凡有本則有文夫人之須不離乎頤頷文生於本无本之文則不足貴易說○雲峰胡氏文曰自三至上有頤象二在頤下有須象本義以二與三皆无應與故二自附三而動如須附頤而動二柔中正三剛而正得所附矣○節漢上朱氏曰毛在頤曰須在口曰髭在頰曰髯二三剛柔相賁賁其鬚也○徐氏曰六二陰柔无應上比九三猶須之附頤而動也○平菴項氏曰二以陰麗陽而成離蓋附人而得飾者也故爲須須不能自賁附頤而得賁然而无纖焉者凡物之相麗自外至者爲邪由中出者爲正須由中出者

也六二柔麗乎中正故其象如此○東谷鄭氏曰二以一柔而處二剛之間二剛皆賴其賁然陰柔而貳其所賁則非義矣故二當賁其須須與上興謂賁三也柔之文剛不能加乎其質故以須取義其不賁初而不賁三者何也初已應四二不必賁之矣三則上无其應二所當賁也○秋山王氏曰須鬚也隨頤而動須飾乎上之物也剛柔交而後成賁二雖下卦之主也必麗乎剛而後賁道可成二柔而正三剛而正苟无應與故二附乎三以成其賁故曰賁其須○梅邊熊氏曰須隨頤而動者也動止相係於所附六二以陰而麗乎剛蓋陰不能自明者也得陽而後明柔不能自立也得剛而後立下不能自興也得上而後興須之象也故象曰與上興也○何氏楷曰須陰血之形而柔所以文剛者然陰柔不能自動必附麗於陽如鬚雖有美必附麗乎頤也大抵剛爲質柔爲文文不附質焉得爲文故二必賁其須以從三五必賁於丘園以從上聖人右質左文之意於此可見○淡按本義於六二單就比九三說者卽照象傳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二上而文三之義蓋卦變自損而來二三本相文之文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濡陸如史反

象傳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一陽居二陰之間得其賁而潤澤者也陰是文以二陰文一陽故其文盛然不可溺於所安陰者陽之所安安則易爲所溺也故有永貞之戒

賁如濡如就文說永貞吉戒占者之辭

程傳三處文明之極與二四二陰間處相賁賁之盛者也故云賁如如辭助也賁飾之盛光彩潤澤故云濡如光彩之盛則有潤澤詩云麀鹿濯濯永貞吉三與二四非正應相比而成相賁故戒以常永貞正賁者飾也賁飾之事難乎常也故永貞則吉三與四相賁又下比乎二二柔文一剛上下交賁爲賁之盛也○張子曰上下皆柔无物陵犯然不可邪安自肆故永貞然後終保无悔易說○藍田呂氏曰賁如濡如賁之盛也居文明之極處二陰之間交錯成文至於潤澤可謂盛矣上陵下替文不明也知文明之盛別嫌明微等咸以辨守是不變至於悠久莫物之陵也○龜山楊氏曰九三剛得位有其質矣而間乎二陰之間上下交賁之故曰賁如濡如也居文明之極爲二陰所濡非正固而移其質則凶之道也故惟永正乃吉永正則其守固矣非二陰所能移也其孰能陵之易說○雲峯胡氏曰互坎有濡義亦有陷義既未濟濡首濡尾濡而陷者也九三非不貞也

能永其貞則二陰於我為潤澤之濡我於彼不為陷溺之濡矣○節齋蔡氏曰三陷二柔之中有坎象故曰濡如坎則中心亨故永貞吉○石澗俞氏曰濡潤也九三處六二六四之間相與潤色而成文故曰賁如濡如然文過則賁喪賁喪則文弊要當永久以剛正之德固守則吉此亦文明以止之意也○東谷鄭氏曰一陰不可以賁二陽一陽則可以受二陰之賁三處二陰之閒二陰交賁之故濡如濡潤澤也然受二陰之賁惟久於正則吉否則為二陰之所陵乘矣陰之交賁易以陵乘乎陽故告之○石門梁氏曰九三處文明之極而上下之陰皆附麗焉故曰賁如言賁之盛也三在二陰之中有坎之象故曰濡如言賁之盛而潤澤也如三之所處固正矣然陽在陰中則易於濡溺則失其正矣故又戒以長永其貞則吉也○雪松潘氏曰三本剛正特慮其為二陰所陷溺未免有滅質之患故有永貞之戒○虛齋蔡氏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近之則不遜故須永貞

凡丈夫之與妻妾人君之與臣下官長之於左右皆不可褻也○何氏楷曰以一剛介二柔之間賁之盛者也曰如濡者猶詩言六轡如濡謂所飾之文采鮮澤也然受物之飾恐為物溺故戒之曰永貞吉長守其陽剛之正而不為陰柔所溺則不至於文滅質矣○決按九三剛而得正固已貞矣只重永字聖傳曰終莫之陵也終字從永字來我能永貞則人亦終莫之陵也貞有毫髮之閒斷則陵至矣以道律身曰貞惟永貞則不失在己之守而吉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皤陸氏曰白波反說文云老人貌翰陸氏曰戶旦反鄭云白也又寒案反

聖傳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皤白也馬人所乘者人白則馬亦白矣決謂白有文之質未得初之賁故人馬皆白四與初相賁者乃為九三所隔而不得遂故皤如決按內卦三爻賁字皆實說惟六四賁字不通從卦名帶說尚非實事故本義單說皤如而其往求之心決謂曰心亦是空境難受賁於初矣蓋上三爻艮體皆取反賁之義而四在則初未忘賁也如飛翰之疾也然九三剛正非為寇者也乃求婚媾耳決按婚媾本義就九三說程傳就初九說雖各有義然以聖傳證之則本義更確故其象如此決按此句統說爻辭三句非單說末句也本文純是象而占在言外

程傳四與初為正應相賁者也本當賁如而為三所隔故不獲相賁而皤如皤白也未獲賁也馬在下而動者也未獲相賁故云白馬其從正應之志如飛故云翰如匪為九三之寇讐所隔則婚媾遂其相親矣己之所乘與動於下者馬之象也初四正應終必獲親第始為其間隔耳○朱子語賁六四白馬翰如言此爻无所賁飾其馬亦白也亦无飾之象如此林學錄蒙○節平菴項氏曰三當賁道之隆四當賁道之變自三以下屬離故三爻皆以文為賁自四以上屬艮〻為〻質而主白故上三爻皆以白為賁○雲峰胡氏曰二與五三與上非應則亦非相賁者惟四以初之應為此賁而為三所隔所謂賁如者皤如矣皤白也曰皤如又曰白馬者人與馬俱白象六四德與位俱柔也白馬而曰翰如者六四得陰柔之正下求初九陽剛之正雖為三所隔而其往求之心如飛翰之疾也然三剛正亦非與己為寇乃欲與己為婚媾耳此與屯之二六相似也剛柔始交賁則

戔剪裁分裂之狀帛未用則束之故謂之束帛及其制
為衣服必剪裁分裂戔〻然束帛喻六五本質戔〻謂
受人剪製而成用也其資于人與蒙同而蒙不言吝者
蓋童蒙而賴於人乃其宜也非童幼而資賁于人為可
吝耳然亨其功終為吉也○朱子語問賁於丘園束帛
戔〻吝終吉曰當賁華盛之時而安于丘園樸陋之事
其道雖可吝而終則吉也沈僩錄問賁于丘園束帛戔
戔吝終吉曰上兩句只是當來卦辭非主事而言看如
何用皆有注篇道理或曰賁于丘園安定作致本說吝
云某意正要如此或以戔〻為盈多之說曰非也戔〻
者淺小之義凡淺字箋字皆從戔問淺小是儉之義否
曰然所以下文曰吝終吉金去偽錄賁卦伊川此卦傳
大有牽強處束帛解作剪裁恐無此理且如今將束帛
之說示人教人解此人決不思量從剪裁上去黃義剛
錄賁于丘園是箇務實底束帛戔〻是賁得不甚大所
以說吝兩句是兩意[illegible]淵錄六五賁于丘園是柔中居

尊敦本尚實故有賁于丘園之象然陰性吝嗇故有束
帛戔〻之象戔〻淺小貌人而如此雖可羞吝然禮奢
寧儉故得終吉此與程傳指丘園為上九者如何先生
曰舊說多作以束帛聘在外之賢但若如此說則與吝
終吉文義不協今程傳所指亦然蓋戔〻自是淺小之
意如從水從戔則為淺從人從戔則為俴從貝從戔則
則為賤皆淺小意程傳作翦裁已是迂迴又說丘園更
覺奇哉如本義所說卻是與吝終吉文義稍協董銖錄
問伊川解賁于丘園指上九不言看來[illegible]好蓋賁三陰
皆受賁於陽不應此文屬異而作敦本樸實說也先生
曰如何丘園便能賁人束帛戔〻它解作翦裁之象尤
須曲說不去這八字只平白在這裏若如他說則曲折
多意思遠著說指上九作高尚隱於丘園之賢而用束
帛之禮聘召之若不用某說則此說似近它將丘園作
上九之象束帛[illegible]戔〻作翦裁分裂之象則與象意大
相違也林學蒙錄問賁六五賁于丘園是在艮體故安

止於丘園而不復有外賁之象先生曰雖是止體亦是
上比於九漸〻到極處若一向賁飾去亦自不好須是
收斂方得又問敦本務實莫是反樸還淳之義否先生
曰賁取賁飾之義它今卻來賁田園為農圃之事當賁
之時似若鄙吝然儉約終得吉〻則有喜故象云有喜
也劉砥錄賁于丘園束帛戔〻[illegible]尚儉底意戔
戔是狹小不足之義以字義考之從水為淺從貝為賤
從金為錢如所謂束帛戔〻六五居尊位卻如此敦本
尚儉便似吝嗇如衛文公漢文帝是也雖是吝卻終吉
蓋在賁卦有反本之義故到上便白賁和束帛便沒了
吳必大錄又云賁于丘園是務農為本之義○孔氏曰
諸儒以為賁飾丘園之士且文象无待士之文此則舊
論為國之道不尚華飾而貴儉約也若惟用束帛招聘
丘園以儉約待賢豈其義也○節雲峰胡氏曰聖人
謂賁以文飾成卦後世必[illegible]故于五明敦
本尚儉之為吉又於上見賁極反本之意无咎也○節

石澗俞氏曰賁于丘園謂敦本務實矯天下之文而歸
之質也帛以十端為束○梅邊熊氏曰丘園生財之地
束帛用財者也於生財則致飾於用財則致損所謂生
之者眾用之者舒致本而節用也蓋六五之才內陽外
陰陽為實為益陰為虛為損有強本節用敦本尚實之
義○節齋蔡氏曰賁于丘園語意云以丘園為貴是
以本實為文也全在柔中上取衆大然〻剝性用甚矣
則近於侈柔則規模收斂中則又不遇甘節故為致本
尚實而有此象丘園則取本實之象儉以自用而豈於
神人豐儉乃為遠宜貴于丘園儉于自奉可矣束帛戔
戔矯以儉而施之於用吝也○決謂通文作三段看賁
于丘園說六五好處其好處從柔中來故能致本尚貴
也束帛戔〻吝說六五病處其病處從陰性吝嗇來故
失之淺小而吝也終吉又從不好處說出他好處來累
承各字以取通文之義又按儀禮士昏禮納徵玄纁束
帛儷皮如納吉禮鄭注曰束帛十端也[illegible]禮釋幣制玄

繇束莫于几下出鄭注曰。凡物十曰束則俞石澗十端為束之說是也子夏易傳則曰五疋為束朱漢上曰束帛五兩擬疋字即兩字之義亦指兩端說也

上九白賁无咎

聖傳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賁極反本（按上九只就卦終說理不取爻義）復於无色（汏謂无色是本賁凡五色皆本於无色所謂白受采也）善補過矣（九陽其始必有彌雷者修之過至上而反本故曰補過經曰无咎謂无減質之咎則知始之賁極文勝為有咎矣）故其象占如此（象如此占亦如此）

程傳上九賁之極也賁飾之極則失於華偽惟能質白其賁則无過失之咎白素也尚質素則不失其本真所謂尚質素者。非无飾也不使華沒實耳。孔穎白賁无咎者處飾之終飾終則反素故任其質素不勞文飾故白曰賁无咎也守志任真得其本性故象云上得志也言居上得志也。朱子語問白賁无咎曰賁飾之事太驕則有咎所以處太盛之終則歸於白賁勢當然也沈僩錄曰如本義說六五上九兩爻却是賁極反本之意曰六五已有反本之漸故曰丘園文曰束帛戔戔至上九白賁則反本而復於无飾矣蓋皆賁極之義也董銖錄白賁无咎據剛上文柔是不當說自然而卦之取象不使地拘各自說一義。賢淵錄。但徐石氏曰居於卦外不與內文交相賁飾修誠不事外飾者也。安定胡氏曰以君言之自有為以至无為。龜山楊氏曰賁无色色色者也白賁受色者也性无色為能賁有皆為能受上九賁之極也剛止乎上有其質矣而文明麗之文賁者也故无咎而得志[illegible]說。郭白雲郭氏曰大哉白賁之義也立德之始也治天下之本也且以一性言之天命之謂性也聖人懼其質而近於禽獸故假賁飾以文之。文之不已於是乎窮人欲而滅天理是豈人之性也哉。知白賁之義則知天命之性知天命之性則知率性之道知率性之道則知脩道之教此中庸之道所以立也。以天下言之則忠之獘野救以質質之獘救以文文之不已其獘僿矣大者驕奢淫佚於其上小者放辟邪侈於其下是豈聖人之救哉知白賁之道則誠僿以忠於以能周難百世可知此三代之治可以復也不然則君上臣下沉湎淫佚卿士師師非度從流忘反尚何化成天下之有乎故象言文明以止所以止其初上九言白賁无咎所以復其終其義一也。雲峰胡氏曰初取上下之義賁其趾下象也上取始終之義文之極則反為質白賁終象也賁上卦言白馬言束帛戔戔終言白賁雜卦曰賁无色也可謂一言以蔽之矣履禮也初素履往无咎賁文也終白賁无咎其反賁之文而為履之素歟。麟洲龍氏曰艮上九居靜止之極此有道之賢遺去紛華泊然世外。以質素為賁飾者。故為无咎之占。方塘徐氏曰易上九三十二文惟艮八體无凶咎。隆山李氏曰雜卦賁无色也其白之謂乎夫卦以賁飾為義而初九舍車而徒以亦素履子一步之初六五束帛戔戔而歸行素儉之禮於九事之上諸爻所以相賁大率皆清脩潔白而非浮靡之事至於上九白賁則凡世閒之色无可觀矣大哉賁无色也非知未始有見之初者不足以語此。節平菴項氏曰六二柔來而文剛主內卦之文者也內卦以文為文故曰賁其須須之麗於身最為虛文也上九分剛上而文柔主外卦之文者也外卦以質為文故曰白賁白太非所以為賁也然文之初無必自質始則白周其象[illegible]之光文之既極必以質終則白又在衆采之後是則白者[illegible]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白賁无咎又曰賁如皤如者其文自白如白羽之白白雪之白也白賁者以白文之如斷琱為璞狀貌尚忠也又曰諸文皆自賁者也故以賁享

冠句首上九為賁之主賁人者也故賁字在下。秋山王氏曰上以剛陽之質為成卦之主居艮止之極當賁道之終止文之流於終〻則反而質矣是知文之不可以太過以其成賁之志不成以文而成以白者也故賁道成而无槃无槃故无咎。節漢上朱氏曰白質也賁文也五色本於素五味本於淡五聲本於虛質者文之本上九反本則文何由勝咎何由有哉。石澗俞氏曰上九白賁非无飾也以質素為飾耳賁極而退本如此故无過飾之咎。梅邊熊氏曰白賁云者終歸於无所飾也賁之取義始則因天下之質而飾之以文終則反天下之产文而歸之於質。進齋徐氏曰內卦離體以文明為賁初賁其趾二賁其須三賁如濡如皆有所文飾者也外卦艮體以篤實為賁四皤如五丘園上白賁皆尚質素无假外飾故曰賁无色也。建安邱氏曰陰陽二物有應者以應而相賁无應者以比而相賁四與初應求賁於初故初賁趾而四皤如也二比三而賁于

三。故二賁須而三濡如也五比上而賁乎上故五丘園而上白賁也初與四應而相賁此者也二與三五與上比而相賁者也此賁六爻之大旨也以卦變言柔來文剛〻上文柔而為賁以二體言則下離上艮文明以止而為賁以六爻言則三陽三陰相比相應而為賁。象峯蔡氏曰賁之為言飾也謂飾以文華也然以六爻考之初之舍車而徒五之賁于丘園上之白賁皆質實而不事文華者也四之皤如則欲求賁初而未得二之賁須亦附於三而為賁者也惟三之賁如濡如為賁飾之盛而即有永貞之戒者懼其溺于文也如是則古之所謂賁者未始全事文華也亦務其本實而已本實既立文華不外焉徒事文華不務本實非古人所謂賁。蔣氏仁叔曰六五上九皆敦尚質素以白為賁素以為絢之意上九處无位之地高尚其事不尚華飾以質素為賁甘受和白受采具質於五采彰施遠矣。虛齋蔡氏曰白賁非全是无色也本有色而復於无色耳故曰无

咎以今之白賁為无咎則始之賁極文勝者為有咎矣問道以中庸為至白賁質勝文矣安得為无咎曰此承文勝之弊而矯枉之道也夫子寧儉寧戚之意亦取白賁之意白賁視丘園益為還淳而反本矣二爻還要說得不同。決按潘文衆謂五自是能儉者上是由奢而入於儉者二爻不同處分得明白然其所以不同者則以五陰而上陽也又按本義曰善補過矣文質本就一人言其餘先儒有就一人說者有就天下說者有兼此二義者皆可通也

周易集解增釋卷十九終

周易集解增釋卷二十

檇李後學恨齋張仁浹集解增釋

朱子本義

䷖ 坤下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剝陸氏曰邦角反馬云落也說文云裂也

彖上傳剝剝也柔變剛也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剝落也五陰在下而方生 浹按生字即下文盛字不曰盛而曰生者為剝上一陽而言盛則但說五陰生則更有生長之勢連上一陽將剝盡也 一陽在上而將盡 浹按將盡亦即下文衰字衰則止於一陽而已將盡則此一陽亦將盡矣總之曰盛曰衰是死字眼曰方生曰將盡皆活字眼方生則其勢可畏將盡其勢日危方見剝字之義 陰盛長而陽消落 浹按陽消落陽之受剝也陽之受剝則因陰之盛長也可見卦之名剝仍主陽言。 九月之卦也陰盛陽衰小人壯而君子病 浹按聖人於姤之一陰始生即曰女壯。知一陰之必壯也。本義於剝而曰小人壯。見剝五陰之壯。姤于始一陰之壯也。姤曰勿用取女。恐陽之怒於陰而致傷也。剝曰不利有攸往。恐陽之玩陰而為陰所傷也。皆為君子謀也。 又內坤外艮有順時而止之象 浹按小人壯君子病此不利有攸往之正解也。復曰內坤外艮云々。見兩體本有能止之象。故言又是餘意

故占得之者不可以有所往也 辭本卦以著占也

程傳剝序卦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夫物至于文飾亨之極也極則必反故賁終則剝也卦五陰而一陽陰始自下生漸長至於盛極群陰消剝於陽故為剝也以二體言之山附於地山高起地上而反附著於地頹剝之象也又曰剝者群陰盛長消剝於陽之時衆小人剝喪於君子故君子不利有所往唯當巽言晦迹隨時消息以免小人之害也○孔疏剝者剝落也今陰長變剛々陽剝落故稱剝也小人既長故不利有攸往也○陸氏曰陽不可全消消必息陰不可久異盈必虛順其勢而止乎外以俟其復也○朱子語為嫌於无陽也自觀至剝三十日方剝盡自剝至坤三十日陽漸長至冬至方是一陽第二陽方從此生去陰剝每日剝三十分之一。一月方剝得盡陽長每日長三十分之一。月一方長成一陽。陰剝時一日十二刻 浹按此書少一句應曰一日十二時每時八刻亦每刻中漸々剝至一日方剝得三十分之一。陽長之漸亦如此。長。黃榦舉冬至子之半先生曰正是及子之半方成一陽子之半後第二陽方生陽无可盡之理這箇纔剝盡陽當下便生不曾斷續伊川說這處未分曉似欠兩句在中間方說得陰剝陽生不相離處實復之云恰似月弦望便見陰陽逐漸如此陰不會一上剝陽不會一上長也徐將錄楊至問十月何以為陽月。先生因反詰諸生令思之云程先生於易傳中雖發其端[illegible][illegible]記不得這然諸生以所見答皆不合復請問其自先出云剝盡則為坤復則一陽生也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是自坤卦中積來且一月三十日以復之一陽分作三十分從小雪後便一日生一分上面趨得一分下面便生一分到十一月半一陽始成也以此便見天地无休息處當時舉錄賀孫問伊川所說剝卦曰公說闕要處未甚分明他上纔消下便生且如復卦是一陽有三十分他便

從三十日頭逐分累起到得交十一月冬至地一爻已成消時也如此只伊川說欠得幾句說漸消漸長之意賀幹問冬至子之半如何是一陽方生賀孫云冬至子之半是已生成一陽不是一陽方生先生曰冬至方是結算那一陽冬至以後又漸成二陽過一月卻成臨坤卦之初陽已生矣○賀孫問十月爲陽不應一月无陽恐陽是生於此月但未成體耳曰十月陰極則陽已下生謂如六陽成六段而一段又分作三十小段從十月積起至冬節至即成一爻矣不成一陽是陡頓生亦須從分毫積起且天運流行本无一息間斷豈解一月无陽且如木之黃落黃落時萌芽已生了不特如此木之冬青者必先生萌芽而後舊葉方落若論變時天地无時无變如楞嚴經第二卷首段所載非惟一歲有變月亦有之非惟月有變日亦有之非惟日有變時亦有之但人不知耳此說亦是○義剝餘剝上九一畫分爲三十分一日剝一分至九月盡

淡按九月盡有誤當

云十月半然剝於上則生於下无間可息至十月初一日

○按初一日有悞當云十月半使生一分積三十分

而成一畫但其始未著耳至十一月則此畫已成此所謂陽未嘗盡也道夫問陰亦然今以夬乾姤推之亦可見矣但所謂聖人不言者何如曰前日劉須之說蔡季通亦爲不然曩以分明是如此但聖人所以不言者這便是一箇參贊裁成之道蓋抑陰而進陽長善而消惡用君子而退小人這便可見此理自是[illegible]地雖竟弊之世豈无小人但有聖人壓在上面不容他出而有爲耳豈能使之无耶楊道夫錄○白雲郭氏曰剝有二道有民剝君小人剝君子民之剝君不過厚百姓以自薄爲安宅順止之道小人剝君子則无與爭利藏器待時而已潛龍勿用內文明而外柔順艱貞晦其明儉德辟難避之時義皆君子遇剝之義也剝之卦辭獨言不利有攸往者遇剝无他說爲懼君子以道自往與小人哉也爲說○雲峰胡氏曰剝落之也五陰剝一陽欲剝之以

至於盡也否三陰三陽陰陽猶相敵且[illegible]不利君子貞剝五陰而一陽小人盛而君子[illegible]如之何可有攸往哉雖然陽无可盡之理也一變而復利有攸往矣初二四剝陽故凶三應陽故无咎五承陽故无不利○釋禍福氏曰易貴陽而賤陰尊君子而卑小人自始至剝自復至夬皆以君子爲主故五陽決一陰曰夬曰利有攸往五陰剝一陽爲剝曰不利有攸往也○雙湖胡氏曰不利有攸往戒陽也有挽留一陽意體艮止之象若一陽更往則剝而爲坤陽道盡矣如之何可往哉○汴水趙氏曰一陽孤處於上衆陰從下剝之故卦名剝陽爲極上前則欲進矣可後則群小見迫將往之[illegible]○雷氏曰剝與夬君子長之卦也[illegible]人長之卦也泰曰吉亨夬曰利有攸往否曰不利君子貞剝曰不利有攸往凡以爲君子謀也聖人作易固[illegible]爲君子謀者非私君子而棄絕小人也蓋君子進則[illegible]安邦寧生民受其賜焉猶草木咸若小人亦得其所小人進則反此

而人小亦不免其禍故聖人爲君子謀者非特天下亦所以爲小人謀也○石澗俞氏曰剝消剝也五陰盛而一陽孤立於上消剝而將盡也與書剝喪元良之剝同此卦下坤而上艮得此占者[illegible]唯[illegible][illegible]時[illegible]止不宜有所往○梅邊熊氏曰不利有攸往爲上九君子謀也然諸[illegible]爻多此亦豈小人之利哉君子於此時當順時而止以待得輿之日小人當以貞自守不宜[illegible]迫于君子以自取剝廬之禍是小人亦不利有攸往也○臨川吳氏曰以卦體而言則陰長已至五僅存一陽再往則并一陽消之矣故不宜有往以占者而言則小人極盛之時當順時而止不可有所往也○次崖林氏曰天時人事相爲表裏陰陽消長天時也君子小人進退人事也人事本於天時然天時只在人事上見[illegible][illegible]子危時固當止卦德順時又善於止爲君子謀總當儉德辟難哉曰不利有攸往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蔑陸氏曰莫結反荀作滅

聖傳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剝自下起滅正則凶 淡謂君子凶也曰則凶者初始進未能即貽害于君子至後滅貞則凶矣 故其占如此蔑滅也 本文以著占也二三四爻同

程傳陰之剝陽自下而上以牀爲象者取身之所處也自下而剝漸至於身也剝牀以足剝牀之足也剝始自下故爲剝足陰自下進漸消滅于貞正凶之道也蔑无也謂消亡于正道也陰剝陽柔變剛是邪侵正小人消君子其凶可知○王註牀者人之所以安也剝牀以足猶云剝牀之足也蔑猶削也剝牀之足滅下之道也下道始滅剝隕柔長則正削而凶來也○陸氏曰譬下吏剝國政令民失所安遂能害政○節白雲郭氏曰詩曰載寢之牀故處牀爲求安之道剝言牀亦見道之亡乎不在也易說○泉峰龔氏曰剝以五陰剝一陽一陽在上初剝於下禍未遽及乎陽也然已漸滅於貞道矣譬之牀焉牀者人之所安也今剝其足禍雖未及乎身然牀足既傷身已不能安矣豈待及膚而後爲凶哉○蘭氏曰一陽在上五陰載之有牀之象○隆山李氏曰陽正陰邪以陰蔑陽故曰蔑貞剝卦陰爻凡五六三舍羣陰以應上九故无咎六五之以宮人之寵待羣陰而殺其類故无不利若初六六二六四剝居之[illegible]之世專以陰剝陽者故三爻皆因剝牀而凶是則聖[illegible]雖于陰類當長之時猶不許小人之害君子其戒貽[illegible]也○雲峰胡氏曰上實而下虛牀象足在下初象正道在天地間不可一日无也本義曰剝自下起蔑正則凶蓋方其剝之自下未至于蔑貞也而曰蔑貞則凶戒小人之辭也○童溪王氏曰牀者身之所安也以況君子所居之位也小人之害君子也必先去其所處之位使之窮悴无所之也而後得肆其害焉故初則剝牀以足二則剝牀以辨四則剝牀以膚蓋其叙然也夫牀之所賴以安者足也足之見剝則正者傾矣故曰蔑貞凶初六之陰剝始自下猶之牀足先見剝焉則君子之貞始見滅於此時矣滅亡也蔑滅同義○汴水趙氏曰初雖在極下然變剝而奪之位以成剝者此爻也牀之可安足承之也今剝其足牀不復安雖未切君子之身而君子之道已滅然矣能无凶乎○秋山王氏曰一陽在上五陰承之有牀之象牀人所藉以安其身譬之君子上所賴以安其國者也剝則不安矣足下也蔑无也初柔邪不正處剝之時上附群陰剝陽於下故曰剝牀以足蔑貞者蔑无正道也以至微至下之小人首變陽剝而爲陰是致於蔑无正道凶可知也○淡按凶字李隆山胡雲峰皆指戒小人說與三无咎五无不利一例看義亦可通然聖傳釋剝牀以膚曰切近災也則凶指君子也初二兩爻不應有異義況本義蔑正則凶則蔑貞尚是未然事即指後之剝牀以膚故三箇凶字義亦无淺深於初若曰今剝牀足已在足矣將來必蔑貞而剝膚其凶何如於二若曰今剝牀已至辨矣則剝膚而蔑貞愈近矣其凶何如總是節節提醒君子使不爲小人所傷也又牀字先儒多指臥牀說唯蔡虛齋則兼坐牀說決意斷當指坐牀方與上九輿字相合如孟子曰舜在牀琴檀弓曰敬姜據其牀而不哭音斷權撫齊之牀[illegible]此匪可惜皆足坐牀也於剝陽之三陰則曰牀於受剝之一陽則曰輿見其入則居牀出則乘輿而小人則在牀之下輿之上也此皆所以尊君子而賊小人也蔑貞謂理決天下公共道理蓋小人之傷君子必先倡爲邪說以汙蔑之如章惇謂司馬光邪說不得不先辨況繼祖恭宋子十之大罪梁成大謂真德秀真小人魏了翁偽君子之類以足至足也二四以字同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辨陸氏曰徐音辦具之辦黃云牀簀也崔璟云辨牀桄也

聖傳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辨牀幹也進而上矣

程傳辨分隔上下者牀之幹也陰漸進而上剝至於辨愈滅於正也凶益甚矣○節孔疏辨謂牀身之下牀足之上足與牀身分辨之處也今剝落侵下乃至於辨是漸近人身故苟云剝牀以辨也蔑貞凶者蔑削也除削中正之道故凶也○朱子語問初與二蔑貞凶是以陰剝陽小人蔑君子之正道凶之象也不知只是陽與君子當之則凶為復陰與小人亦自為凶曰自古小人哉害君子終亦有凶但此爻象只是說陽與君子之凶也語錄○童溪王氏曰陰之剝陽進至於二猶之剝牀自足而至辨其勢愈上矣辨上下交際之地也夫牀之所類以正者上下交際之地也辨復見剝則正者愈傾矣故亦曰蔑貞凶○沈氏守約曰剝然以然剝道者也辨牀簀也上下之辨也陰道寖長小人得位侵害之極跡漸近所處剝道已著可見而辨矣是以列牀以辨也過凡至辨漸上及人蔑貞凶益甚矣○雲峰胡氏曰剝自下起剝牀以辨進而上矣然二陰為遯猶未至於蔑貞也辭與初同亦戒之也○汴水趙氏曰二居足模之閒牀去其辨不惟不安且將有傾覆之處二亦言蓋貞凶亦謂自雖未凶而正道已凶此聖人教人以先幾之見懼君子忍視於剝牀之時不萌為剝膚之防也○初陰居下剝之方始小人之勢尚微二陰漸進而上小人之植勢漸盛禍害之加于君子漸遠猶自足而至于雖也小文甚貞凶俱是寬其終茲從欲君子日欲順而止之也、武枝初二兩文剝足剝辨其禍固分遠近至於凶

字同謂將來必至於剝膚而凶也自古小人自始進以至漸漸得君將來必至中傷善類正道寖衰此剝膚象也要之剝辨時必至於剝膚卽剝足時亦必至於剝膚故同曰蔑貞凶

六三剝之无咎

聖傳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衆陰方剝陽衆陰蔑初二四三陰文而已獨應之去其黨而從正去其黨只是說不入其黨非曰能遠去小人也无咎之道也決謂剝時小人衆而君子獨三獨從正豈无咎之者要其道則无可咎也占者如是則得无咎

程傳衆陰剝陽之時而三獨居剛應剛與上下之陰異矣志從於正在剝之時為无咎者也三之為可謂善矣不言吉何也曰方羣陰剝陽衆小人害君子三雖從正其勢孤弱所應在无位之地於斯時也難乎免矣安得吉也其義為无咎耳言其无咎所以勸也○荀氏慈明曰衆皆剝陽三獨應上無剝害意是以无咎○王註與上為應羣陰剝陽我獨觸焉雖處於剝可以无咎○陸氏曰志在于陽不為凶害小人之出其類者○白雲郭氏曰剝之時小人道長之極羣陰剝君子獨六三捨其羣類於上下而應乎陽是捨小人而從君子也所以在道為无咎然則六三之夫其類乃所以為有得載易說○五峰胡氏曰剝者陰剝陽也三居剝疐剝以陰從陽者也皆東漢呂強處閹宦之中獨有愛君憂宗社之心雖身被戮猶有令名故无咎也[illegible]○東萊呂氏曰六三居羣陰剝陽之時乃獨與上相應剝以與上下之羣陰相大也然謂之无咎者處小人之羣必與小人相先然後與君子之道无咎得小人之心必失君子之心得君子之心必失小人之心无兩立之理易說○建安

邱氏曰剝下五陰皆剝陽者而處其中獨與上應不忘黨邪以害正是小人而知有君子也故在剝之時為无咎。西溪李氏曰聖人未嘗不開小人為善之門。釋楊氏曰復之六四謂之中行獨復者以居四陰之中與初應也剝之六三剝之无咎者以捨四陰之朋而應上也。雲峯胡氏曰剝之三即復之四視二五非中然在五陰之中即為中復六四在五陰之中獨與初應不許以吉剝六三在五陰之中獨與上應許以无咎何也曰復君子之事明道不計功不以吉許之可也剝小人之事小人中獨知有君子不以无咎許之則无以開其補過之門也。節童溪王氏曰六三處衆陰之中獨與上九居相應之地有輔上救亂之志所謂小人中之君子也故在剝之時為无咎也夫處衆陰之中而能與上下衆陰相失獨與上九居相應之地易於此可不以无咎與之乎與之以无咎者所以獎小人之善也。節紫巖張氏曰一念從正凶可消也三居四陰中捨上下陰而惟陽剝之應是捨是從善不棄衆陰於剝无咎吁非六三則一陽不獲安於上將无以復君子之與小人非可一槪論哉情然從正斯受之矣。汴水趙氏曰三在剝之時而獨不剝陽故不言狀　三體柔而位剛應乎上九。不同乎剝陽。故得免剝處之咎。程氏以己強有之信然。梅邊熊氏曰三本羣陰之類相依以剝陽者也故文皆言剝以獨與上九為正應在剝之世可以无咎也聖人未嘗絕人以君子之道曰无咎者言補過也。節沙氏守約曰剝之无咎滓其跡也方羣陰剝陽三處其中獨應上九滓跡小人之間陰為君子應剝之无咎者也。沈按剝之无咎謂同是陰而三則剝之中无咎者其所以无咎之故則在應上也存耗以去其黨貼剝之而曰與卦名剝字不同蓋以之字屬四陰矣其說非也又按初二四皆剝陽易為君子謀故皆繫以凶以警戒君子使之順時而止至於本文之吉凶則可互見於三五兩文矣三曰无咎則初二四之有咎可知五曰无

不利則初二四之不利亦可知。又按晁嵩山項平菴俞石澗馮厚齋皆以之字為衍文。然註疏程朱皆不以為衍文。而吳臨川亦曰剝之與比卦言比之猶益言益之。小過言過之同。按此則凡以為衍文者非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

膚陸氏曰方于反

聖傳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陰禍切身沈按初二兩爻所謂蔑貞。是預料剝膚之禍也。今已切身則貞已蔑矣。故直曰凶。故不復言蔑貞而直言凶也

程傳始剝於牀足漸至於膚。膚身之外也。將滅其身矣其凶可知。陰長已盛陽剝已盛。貞道已消。故更不言蔑

貞直言凶也。節白雲郭氏曰剝牀而後及其身及其身自膚始六四上體居牀之上則膚矣初二先剝其所安而後有及身之漸不能止之則災及其身矣故直云凶也易故。厚齋馮氏曰一陽與四同為艮體相剝及思陽之責也。南軒張氏曰牀者人藉以為安休息之物也君子得行於世則天下泰然安牀[illegible]之牀也今也衆陰剝喪君子至於切近其身焉則君子不得其所可知矣君子如是天下又可知矣。汴水趙氏曰四據牀之人故云膚亦以象柔　剝復高而至此則及人之膚烏斗而不凶膚且剝矣於正道可知。石門課氏曰六四為剝之上體而艮有人身之象乃剝至牀之上而及於人之身也其害愈切而凶愈甚矣。六四陰長之蠱禍已加于君子之身小而賤竄大而刑誅皆剝膚之象也。沈按初二兩文凶字皆說將然之意欲君子見幾而謙之倫六四之凶是說已然之義惜君子見之不早而身受其災漢朝黨錮唐室清流及明季東林諸君子

皆親受剝牀以膚之凶者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貫陸氏曰古亂反

聖傳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魚陰物宮人陰之美而受制於陽者也五為衆陰之長

魚與宮人皆指下四陰[illegible]之[illegible]長則后妃象也

當率其類受制於陽故有此象

而占者如是則无不利也

貫魚二句是象无不利是占。曰如是者謂如此文之象也

上文本義曰如是謂占者能如三之應陽則无咎也五文本義曰如是謂占者能如五之承陽則无不利也

程傳剝及君位剝之極也其凶可知故更不言剝而設義以開小人遷善之門五羣陰之主也魚陰物故以為象五能使羣陰順序如貫魚然反獲寵愛於在上之陽如宮人則无所不利也宮人宮中之人妻妾侍使也以陰言且取獲寵愛之義以一陽在上衆陰有順從之道故發此義。節張子曰陰陽之際近必相比六五能上附於陽反制群陰不使能逼方得處剝之善下无剝之之憂上得陽功之庇故曰无不利。東萊呂氏曰六五群居陰剝陽之首美本當凶然為有一陽在上陰必從陽故五率羣陰順序從陽如貫魚獲寵愛於陽如宮人。美五陰雖小人上御得其道則天下但詐咸作使易方。張光張氏曰柔得尊位衆陰以次相傳有后以宮人修嚴道御於君之象。緣雲注以曰上陰剝陽意征不善至是乃肯為宮人之寵以六五本柔順而得中以亦其下也。節平菴項氏曰剝之六五陰爻已入君位故以宮人言則五為王后與君同體四為夫人佐后者也三為九嬪以主九御下卦之長也二為世婦初為御妻。五者備序而進以治陰事以當夜時。南軒張氏曰五雖君位而卦有陰為之主不取君義者坤剝遯明夷歸妹旅也非人君所處故无君義。建安邱氏曰遯剝皆陰長之卦遯陰長而猶微可制也故遯言陽制陰之道。曰畜臣妾吉。剝陰長而未已極不可制矣故不言陽之制陰而言陰之從陽曰貫魚以宮人寵蓋陰之雄在陽則告陽以制陰之道剝陽之雄在陰則教陰以從陽之道聖人於陰長之時其委曲為君子謀也如此。節雲峰胡氏曰象曰不利有攸往為君子戒也此曰无不利為小人謀也。節臨川吳氏曰魚陰物五羣陰之主在上統率群陰如貫穿羣魚而為一也以者將之也宮人衆妾也以之者誰后也后為宮人之主五統羣陰如后統衆妾衆陰戴陽如后以衆妾進御於王而獲寵愛之象陰長消陽至於五極矣不可以再長也一陽在上非可剝者故取羣陰順承為義六三應上九而寡失羣

陰之心六五比上九而率群陰以求一陽之寵一陽之功大矣天道之不可一日无陽世道之不可一日无君子者此也。梅邊熊氏曰或問剝五陰剝上九一陽至六五與上九最切近乃更順從之何也愚曰剝之為體以陰一陽自初而至五陰之極也宜自有極則反底道理勢然也故發后以宮人進御於君之象此文正與觀六四相似曰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意正如此。決按貫魚只是說五之擁能制羣陰如人以繩索穿貫衆魚者然以宮人寵方是說率陰羣以受制於陽魚與宮人俱指下四陰取象於物則曰魚以象於心則曰宮人而貫之以之者五也二句不乎宜逸說下象五雖取象於后其實以后比小人之有權力者不曰吉无皆而曰无不利者利守對陰而言蓋陰主補陰之所以剝陽者不過欲專權以利己耳故欲動之曰能從陽則无不利矣則剝陽之无攸利已在言外又按熊氏謂極則有反底道理最確卦變之法如乾宮八卦第六卦是山地剝第

七卦是大地晝上九一爻不變也陰爻居上者亦然總是陰陽至上必留住此陽陰之所以无間斷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象傳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一陽在上剝未盡而能復生君子在上則為衆陰所載小人居之則剝極於上自失所覆而无復碩果得輿之象矣取象既明而君子小人其占不同聖人之情益可見矣

碩果不食爻之象也得輿剝廬占之象也君子蓋得此爻則其象為碩果不食而[illegible]而占亦如之小人當得此爻則其象為剝廬[illegible]非碩果得輿之象而占亦如之

程傳諸陽削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見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无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无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剝盡則為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剝為坤陽來為復陽未嘗盡也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矣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无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陰道盛極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載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理既如是在卦亦衆陰宗陽為共載之象小人剝廬若小人則當剝之極剝其廬矣无所容其身也更不論爻之陰陽但言小人處剝極則及其廬矣廬取在上之象或曰陰陽之消必待盡而後復生於下此在上便有復生之義何也夬之上六何以言終有凶曰上九居剝極之止有一陽陽无可盡之理故明其有復生之義見君子之道不可亡也夬言陽消[illegible]陰小人之道也故但言其消亡耳何用更言却有復生之理乎。明道程子曰息訓為生者蓋息則生矣中无間斷碩果不纔剝便為復也。伊川程子語問十月所以謂之陽月曰十月謂之陽月。陽盡恐疑於无陽也故謂之陽月也然何時无陽如日有无之類蓋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移者有消長而无窮者。朱子語先生論易謂聖人作易本為欲定天下之志斷天下之疑而已不是要固此說道理也如人占得要能知得造文之象是吉是凶吉為之出使不為然如此理却自在其中矣如剝之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其象如此謂一陽在上如碩大之果人不及食而獨留於其上如君子在上而小人皆載於下則是君子之得輿也然小人雖載君子而乃欲自下而剝之則是自剝其廬耳蓋唯君子乃能覆蓋小人小人必賴君子以保其身今小人欲剝君子則君子亡而小人亦无所容其身如自剝其廬也且看自古小人欲害君子則害得盡從國破家亡其小人曾有存活得者否故聖人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若人占得此爻則為君子之所為者必吉而為小人之所為者必凶[illegible]其[illegible]此而理在其中却不是因欲說道理而後說[illegible]也[illegible]舉[illegible]碩果不食只不食便有復生之意不必云[illegible]言也[illegible]或問剝卦上九云碩果不食伊川謂陽无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變於上則生於下乃剝復相因之理畢竟須經由坤坤卦純陰无陽如此陽有斷滅也何以能生於復曰凡陰陽之生一陽當一月須是三十日方滿得那腔子做得一畫成今坤卦非是无陽始生甚微未滿那腔子做一畫未成非是坤純陰便无陽也然此亦不是甚深奧事但伊川當時解不曾分道明與人故令人做一件大事看陳文蔚蔡小人剝廬是陰到這裏時把他這些陽都剝了此是自剝其廬合无安身處也衆小人此一君子若既處若更剝了是自剝其廬合便不成剝了[illegible]淵然問剝之上九碩果不食

先生因曰小人剝廬一句舊見二十家叔崇字公立說廬如周禮泰典廬之廬音廬蓋戟柄也謂小人自剝削其戟削其戟柄僅留其鐵而已果何所用如此說方見得小象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一句意亦自好又聞變化二字者見本義云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夜來讀得說此二字乃謂化是漸化變是頓變變似少不同先生曰此等自是難說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固是如此然易中又曰化而裁之謂之變則化又是漸蓋化如正月一日漸漸化至三十日至二月一日則是正月變為二月矣然既變則又化是化長而變短此等字須當通看乃好董銖錄○建安邱氏曰果中有核實也核中有仁仁也仁則生矣此自剝而復也又曰剝者一陽在五陰之上而為陰所剝者也故卦以上九為主其曰碩果不食幸一陽之存也在下衆陰則與乎陽者言則不與乎陽者凶也○釋褐楊氏曰貫魚者衆陰在下之象也碩果者一陽在上之象也○節齋蔡氏曰君子謂剝也輿者在下載上之物謂衆柔也主剝而言則一剝在上而柔衆柔故有君子得輿之象小人衆柔也廬者在上庇下之物謂剝也主柔而言則衆柔下進而剝剝故有小人剝廬之象○厚齋馮氏曰陽為大故稱碩果○雲峰胡氏曰此一陽也在坤之月則剝之盡而復生在此則剝未盡而能復生指陽之性言也故有敢於碩果不食之象艮為果蓏艮上陽下陰果陽而蓏陰乾為木果蓏陽皆變而上獨存有碩果不食象果中有仁天地生生之心存焉碩果專以象言得輿剝廬象兼占而言蓋君子而占得此有在上而為衆陰所載之象小人占之則有剝極于上自失其所庇之象然則小人剝廬亦戒辭也然上之藉下以安者也廬下之藉下以安者也始而剝然欲上失所安今而剝廬自失所安矣自古小人欲害君子亦豈小人之利哉○節紫巖張氏曰陰道既極君子將復君子小人之分於是辨聖人故立象以為天下後世戒○童溪王氏曰天地不可一日而无陽天子

不可一日而无君子當剝之時五陰既盛上九以一陽居衆陰之上而有碩果不食之象者存陽道也夫以一陽而居衆之陰上果之碩大者也果既碩大不剝而食諸者生育之韻正寄諸此者也墜地而復生則剝反為復矣此復初九之一陽即剝之上九也君子得輿者以一陽而居衆陰之上而有衆民共戴之象此君子得輿也故曰民所載也衆陰在下而類一陽之託哉又有室廬之象焉若夫剝道既終上九復見剝則室廬壞矣小人无所託其軀矣此乃自撤其託之過也然則君子存則小人安君子去則小人禍若飛廉惡來趙高楊國忠之流終亦自取於禍敗爾故曰終不可用也然則君子亦負於小人而小人亦何利於剝君子也○汴水趙氏曰碩大也果木之實陽之象果生於木末又為上之象剝所不及人不得而食故曰不食陽下視羣陰為輿蓋陽所乘以行仰陰視一陽為廬蓋陰所入而處○秋山王氏曰衆陽剝落而上九獨存為衆果彫殘而一果不食之象羣陰載一陽為君子得輿之象一陽庇五陰為小人託處於廬下之象蓋木落而實大之象獨存則生生之意不窮以言陽无可盡之理也剝極若君子則在上則為民所載小人居之則剝至於盡如一日撤其廬而其月亦无所庇矣○石澗俞氏曰剝極而一陽獨留於上猶萬木搖落之時碩大之果尚存於木杪不食則其種相傳而有生生不息之道食之則斷絕其種而不復生故不曰未食而特曰不食輿者在下而載上之物指衆陰而言衆入小順一君子之象也廬者在上而覆下之物指一陽而言一君子蓋託衆小人之象也一陽在上得衆陰之順承是為得輿衆陰在下剝六一陽之蓋庇是為剝廬君子而得輿則與小人俱存小人而剝廬則上无蓋庇亦不能以自存矣○誠齋楊氏曰五陰載一陽輿之象一陽託五陰廬之象坤為大輿○梅邊熊氏曰愚案語錄曰聖人不言陰者便是智私哉或抑陰而進陽此豈聖人之私意哉蓋天道之所必然也天尊而

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復陽復生於下也泱按此指小雪之初言屬坤剝盡則為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於下矣泱按此二句即申明陽復生於下句不曰復生而曰已生者見立冬小雪之交上爻之陽將盡而初爻之陽已生見陽无間斷是初爻數百萬分中之一分陽自從陰中生出並非即上爻數百萬分中之一分陽也上曰復生者欲釋卦名復之義不得不曰復生也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泱按此指冬至之初方言復故十有一月泱謂冬至是十有一月之中氣也其卦為復以其陽既往而復反泱謂陽既往謂五月乾變始則乾初九變為初六今歷七卦而初六仍復為初九而為十一月故有亨道又內震外坤有陽動於下而以順上行之象故其占又為己之出入既得无疾謂无阻害之疾朋類之來亦得无咎无推抑之咎无疾是亨之在己者无咎是亨之在人者又自五月姤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陽來復乃天運之自然故其占又為反復其道至於七日當得來復泱按自姤至復凡七月不曰七月而曰七日者日陽而月陰臨主陰言故曰八月復主陽言故曰七日又以剛德方長故其占又為利有攸往也反復其道往而復來來而復往之意七日者所占來復之期也

程傳復序卦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物无剝盡之理故剝極則復來陰極則陽生陽剝極於上而復生於下窮上而反下也復所以次剝也為卦一陽生於五陰之下陰極而陽復也歲十月陰盛既極冬至則一陽復生於地中故為復也陽君子之道陽消極而復反君子之道消極而復長也故為善反之義又曰復亨既復則亨也陽氣復生於下漸亨盛而生育萬物君子之道既復則漸以亨通澤於天下故復則有亨盛之理也出入无疾出入謂生長復生於內入也長進於外出也先云出語順耳陽生非自外也來於內故謂之入物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屯艱陽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摧折春陽之發為陰寒所折觀草木於朝暮則可見矣出入无疾謂微陽生長无害之者也既其害之而其類漸進而來則將亨盛故无咎也所謂咎在氣則為差忒在君子則為抑塞不得盡其理陽之當復雖使有疾之固不能止其復也但為阻礙耳而卦之才有无疾之義乃復道之善也一陽始生至微固未能勝羣陰而發生萬物必待諸陽之來然後能成生物之功而无差忒以朋來而无咎也三陽子丑寅之氣生成萬物衆陽之功也若君子之道既消而復豈能便勝於小人必待其朋類漸盛則能協力以勝之也反復其道謂消長之道反復迭至陽之消至七日而來復姤陽之始消也七變而成復故云七日謂七更也臨云八月有凶謂陽長至於陰長歷八月也陽進則陰退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故利有攸往也　程子又曰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又曰凡物之散其氣遂盡无復歸本原之理天地間如洪鑪雖生物消爍亦盡況既散之氣豈有復在天地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邵子曰无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

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改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遠改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祇陸德明音支玉篇五經文字羣經音辭並見衣部○云註最[illegible]復初詁復者也復之不遠遂至迷凶不遠而復幾悔而厥以此脩某患難遠矣錯之於專其殆庶幾乎故元吉也○求子詁問不遠復无祇悔祇字何訓曰書中祇字只有遠祇字使得來別者來只得解作至字又有訓多為祇者如多見其不知量也多祇也祇與只同沈閒然復雖一陽生然而與衆陰不相亂如人之善端方萌雖小而不為衆惡所過底意思林學蒙錄閒一陽復在人言之只是善端萌處否曰以善言之是善端方萌處以惡言之昏迷中有悔悟向善意從是復如睡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覺時亦見復氣象又如人沉滯道不得行到極處忽少亨通雖未大作已有可行之兆亦是復這道理千變萬化隨所在无不渾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出入无時是此心豈知雖大易進尋

請看屏上初爻旨使識名齋用意深復辭偽惠後自事齋戒及此防未然閑開息高旅純彼柔道棄暈鉄雖○龜山楊氏曰初九陽始生而未形動之微也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未形而復其道不遠矣故不至於悔而元吉顏淵之殆庶幾其以是歟易說○節句云郭氏曰凡无有悔之極則有大凶克无悔之極則有大吉以其不遠復故知无祇悔以其无祇悔故終知其元吉也○屏山劉氏曰復之一義為平白坦易之念聖人善誘之上樸學者用心之急務也雖然學易當自復始而復非易也思夫昧易才士口易賢人玩易聖人志易玩而不志易之病也志似昧聖似愚適易者知之矣屏山文集○隆山李氏曰承剝之後而一陽來復乃生〻之本也天地之運一息不留剝終復始不容少緩若稍遲不及則生理息也○紫巖張氏曰復自心始而用之於家於國於天下故復諸爻皆取義於身不遠復[illegible]何一念之非隨知所復〻覺也明也仁也身脩若此何祇於悔復其

天地生物之德初九為一陽主其用至大聖人立文辭樹曰不遠復謂脩之一身其義足以配天地生物之德也脩身之道大矣哉夫顏子有王佐才孔子繫辭以顏[illegible]配復初許之深也乾初為元君子脩身仁及天下為元吉○南軒張氏曰復之初九震體也微動之時也當充時而能復焉則去无妄不遠矣及其守之固而居之安則纖毫不萌即无妄也即誠也即天之道也即聖人之心也○西溪李氏曰一陽在內天地之心性善之端也故六爻以復善為義初復之始〻而知復不至於悔雲峰胡氏曰春秋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公如晉河乃復皆以不極其往為復[illegible]善謂[illegible]故易以不極[illegible][illegible]言之若失之遠而復心[illegible]有悔[illegible][illegible]之未遠而復所以不祇於悔元吉本義云大善而吉是從事上一本作何善而吉是從心上說讀者詳焉本心呈之初•誠齋楊氏曰卦義為君子道長象義為承順天時文義為反復於善易之道无不合羅也•節石澗

俞氏曰初居震動之始方動即復是不遠而後復之最先者也故不至乎悔而元吉○秋山王氏曰復之卦義劉反也而爻取義惟取反善以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劉[illegible][illegible]居動之初亦復之初動而後有失〻而後有從初動而即復是不遠也不遠而復故不祇於悔祇抵也此大善而吉之道夫子以顏子當之謂其有不善未嘗不知〻之未嘗復行然則一貴之人其一陽之復歟○梅邊熊氏曰有陰陽之復有善惡之復卦辭所言陰陽之復也六爻所指善惡之復也陰陽之復天道之自然善惡之復人道之當然也舉天道者人道固在其中舉人道者明天道之所以然也○石門梁氏曰以卦爻言之陽幾消於剝而即生乎坤至復而一爻已成矣[illegible][illegible]之失不遠而即復也以人言之則陽為君子君子不能[illegible]遇也而豁」迷則復能知忘幾知之則更不萌作即所謂不遠復也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而大吉矣是爻也惟顏子之不蕭遺者以之•淡接初九為成卦之主即所謂天地之

心也元仁也人心與天地之心合矣何吉如之六二聖
傳曰下仁六四聖傳曰從道皆本於此初九能不遠復
固是有道之仁人也故比
爻與應爻之復皆資之

六二休復吉

休陸虛
吼反

聖傳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柔順中正近於初九 柔順則能從心中正則能擇友。此
句見二資質本善又近於初則取
善又易此復之所
以休美而吉也
而能下之 決謂何以見二之能下初
朱子蓋即推其柔順中正而
知見能
下初也
復之休美吉之道也 決謂吉以事之順利言之休
復只是自脩未見有吉之

事故曰
吉之道

程傳二雖陰爻處中正而切近於初志從於陽能下仁
也復之休美者也復者復於禮也復禮則為仁初陽復
於仁也二比而下之所以美而吉也。王註得位處中
最比於初上无陽爻以疑其親陽為仁行在初之上而
附順之下仁之謂也既處中位親仁善隣復之休也。
雲峰胡氏曰遯貴乎遠莫遠於上九而九五能比之故
曰嘉遯遯之美者也復貴不遠初九曰不遠復而六二
能比之故曰休復復之美者也里仁為美亦此意歟
似剝五。節紫巖張氏曰初以一陽動于下為仁下仁
而善日長偽日滿心休然與仁為一。曰休復。泉峰其
氏曰二陰柔復于中正復之休美者也又一陽初復二
即下之為得所從亦休復也象詩言其下今者舉二能
從初之一義言之耳其實[illegible]本自休復者也
。汴水趙氏曰休美也初[illegible]二以近于初而

美復而有美。宜其吉也。節秋山王氏曰易例陽為天
理陰為人慾二以陰居陰不能无過然居中得正故知
過而能改過而能改即善矣故吉。節石澗俞氏曰知
近於初而其心好之蓋得震動之中。而安詳和緩樂從
其善者也向來陰皆往而剝陽今則返而從陽是復善
也凡陰皆忌陽來陽來則媢嫉以惡之今六二柔順中
正見一陽之復而其心休休然樂與之比吉之道也然
以復之時位觀之則二之休復吉又不若初之早復而
而元吉。石門梁氏曰一陽在下為卦之主猶仁人君
子為衆人之所視傚也故卦之衆陰以與初遠近為背
為得失焉二柔順中正去初最近而能順從之乃復之
休美者故吉也休之言美也而亦有好善之意書秦誓
言其心休休焉乃好善之人也。決按諸儒多照傳
聖傳下仁解休復惟泉峰則兼本文比之兩義秋山則專
就本文解
義皆遠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聖傳頻復之義厲无咎也

以陰居陽不中不正 此二句說本文[illegible]見
其質本不能復[illegible]
又處動極 此
統下卦三爻說又
見其剛躁性成
復而不固屢失屢復之象 此二句總
上二義見
其人心道心迭相
為形故頻失頻復
屢失固危復則无咎 屢失則蹈人欲
之危故聖人以
屬字警之頻復亦有善反
之功故聖人以无咎勸之
故其占又如此 頻復是文之
象屬无咎則
本文以著占也
又字承象衆
程傳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復
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

聖人開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无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為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龜山楊氏曰柔不當位而居動之極其守不固矣雖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能不復行者也故頻復厲夫操存舍亡蓋俛仰之間耳其危豈不甚乎然而頻復是亦善補過者也故雖厲而无咎易說。節齋山郭氏曰孔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故唯君子能久乎其道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況一出焉一入焉塗巷之人也故道有至於數矣亦有知其數復得失之間不能以守是以危也然而義无咎者知復故也是子以憂之流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與夫回之為人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者固有間矣易說。誠齋楊氏曰頻復非危頻過為危復義固无咎聖人危其頻過故曰厲以警之開其頻復故曰无咎以勸之。雲峰胡氏曰三處上下進退之間故曰頻巽以柔為主九三剛而不中失之矣以其比柔故頻巽復以剛為主六三柔而不中失之矣以其位剛故頻復然頻巽吝頻復雖厲无咎此又不同也。[illegible]水趙氏曰頻數也三為震動之極故曰頻厲危也即人心惟危之危。石門梁氏曰三與初非比非應而不中不正又動震之極則多動而數失大傳曰吉凶悔吝生乎動文中子曰不動故无悔夫動而時中者斯為善矣多動而過中得為善乎此六三之頻復所以危也然非頻復之危也乃頻過之危也其過雖危而復則无咎矣曰頻厲曰无咎所以戒其過而勉其復也。汪氏伯倫曰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又處動極是資偏性躁出入於理欲之介有頻復之象夫頻復即必頻失不免蹈人欲之危而厲然頻失而能頻復亦无愧善反之功无咎

六四中行獨復

聖傳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四處羣陰之中而獨與初應為與眾俱行而獨能從善之象善字指初九經文復字仍指復已之善說蓋能從人之善則已之善已復矣當此之時陽氣甚微未足以有為初九是相側陋君子四雖從之尚不足相助以有為于天下故不言吉然理所當然吉凶非所論也董子曰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於剝之六三及此爻見之此爻只說象而占在其中復之六四即剝之六三翻轉者故相似亦猶六二即剝之六五翻轉者亦相似也

程傳此爻之義最宜詳玩四行群陰之中而獨能復自處於正下應於陽剛其志可謂善矣不言吉凶者蓋四以柔居羣陰之間初方甚微不足以相援无可濟之理故聖人但稱其能獨復而不欲言其獨從道而必凶也曰然則不言无咎何也曰以陰居陰柔弱之甚雖有從陽之志終不克濟非无咎也。王註四上下各二陰而處厥中履得其位而應於初獨得所復順道而反物莫之犯故曰中行獨復也。孔疏中行獨復者處於上卦之下上下各有二陰已獨應初居在眾陰之中故云中行獨自應初故云獨復從道而歸故象云以從道也。白雲郭氏曰位不得中而居四陰之中獨從初九之道而應焉是亦舍其類而獨行其志者也故曰中行獨復七十子於衰周之際從夫子於洙泗之間非是道哉剝之六三與復之六四反對其義相類故在剝則取其夫上下以應乎陽在復則取其獨復以從道也易說。雲峰胡氏曰泰二夬五曰中行二五上下之中也蓋三四

曰中行三四在一卦之中也此曰中行六四在五陰之中也然則二五之中中也或以三四為中隨時以取中也四在五陰中獨應初九有獨復之象猶夫九三在五陽中獨遇上六亦曰獨行遇雨然復之獨何如此之獨哉　與剝六三同○壺溪王氏曰復之六四即剝之六三也方其為剝也六三處五陰之中失上下以應上及其為復也六四行乎五陰之中獨復以應初此二爻者知賢識善如此其可以陰柔少之爭又可不謂之賢矣乎故書謂君子之在天下无所往而不可責也方衆陰之剝陽也上九以一陽處一卦之外疑若失位也而六三能失上下之應之故曰剝之无咎及剝之來復也知九以一陽處一卦之下疑若尚微也六二近而比之而四下仁六四遠而應之而曰從道誠以道之所在可從而不可遺也如此然則初九固賢也而六二之下之六四之從之可不謂之賢矣乎夫六四一爻是應初九其在後世則楊子雲所謂晞顏之人也○誠齋楊氏曰居上

下四陰之間而處其中故為中行不從四陰而獨應初陽故謂之獨復○節漢上朱氏曰五陰冥行去道日遠違越而北首者也六四行于五陰之中獨反而復下從於初道言初九也震為大塗亦道也四獨復五敦復不言吉者不以利害言也虞翻曰四在乎外體不在二五何得稱中夫中无一定之中自初至三以二為中自四至上以五為中復卦五陰自二至上則四為中康成謂文變五陰之中○齊氏曰中者隨時取義非一定之謂也就上下二卦則二五為中就五陰爻言四在中此之謂時中○紫巖張氏曰自拔於群陰之中從道不從衆曰中行獨復初四正應四從初為獨復且陰靜而中知所決擇惟道之從大臣事業自是興矣復四不言吉謂何夫獨復以從道其事業太大於天下也而吉在其中矣○按蔡庶齋謂獨復亦以其柔而得正故也若是九四則不成獨復矣林次崖亦謂此文雅就正應取而文德亦自不可淺又東谷鄭氏謂不言吉以不待言也而

蒙齋李氏則辨程傳之非甚詳大約以吉與无咎皆不待言也存參

六五敦復无悔

聖傳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以中順居尊中指本爻順純上卦三爻而當復之時統全卦說敦復之象純上二句无悔之道也本文純以爻言占在言外然聖傳兼重中字

程傳六五以中順之德處尊位能敦篤於復善者也故无悔雖本善戒亦在其中矣陽復方微之時以柔居尊下復无助未能致亨吉也能无悔而已○孔疏敦復无悔者處坤之中是敦厚於復故云敦復既能履中又能自考成其行既居敦厚物无所怨雖不及六二休復猶得免於悔吝故云无悔也○張子曰性順位中无他應

復觀以實自求而已剝長柔危之世能以中道自考故可无悔不然取悔必矣易說○節龜山楊氏曰初九陽始生動之微者也其違未遠故其復也不至於悔而已六五无所持而復安於復者也故直曰无悔○白雲郭氏曰五以陰居尊位在坤之中有厚德之象故言敦復中以自考者能以中道自厚而已自厚則所以成已者亦矣雖未足以蓋為君之道亦可以无悔矣中庸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蓋成已成物之物則君道蓋二帝三王是也六五為一卦之主其才有所不凡故便能自成與在下君子情身元以孰然和九既无入悔子其初剝致其道則知其終為元吉矣六五居尊極之位方同在下之道雖敦復優於不遠之復而以時位初終論之是亦足以致入君之元吉也故特中以成而已易說○節南軒張氏曰復卦之義以初爻為見於吉為陽於義為善於人蓋君子之道也二比於初故為依復四應於初故為屬復而三之頻復不屬則以其非

比非應閒其遷善而危其咎失也上之迷復而凶則以其以極其最遠往而不返也觀諸此則可以見初爻爲重矣然則五之敦復奈何體順而居下以中自考者也故爲敦攬於五欄之夫能敦篤於復宜曰吉曰亨矣而獨曰无悔奈何无悔者戒辭也以其柔而遠於陽故爲之戒辭謂如是乃无悔也。節齋蔡氏曰敦厚也坤象雖與初无繫而處位得中能自厚於復者故无悔。節臺溪王氏曰博厚者地之德也五體坤德而得尊位大中當復之時遠於陽剛之應而躬自厚者也故曰敦復夫以自脩爲德則求其在己者而已矣其與所謂下仁從道者又異矣蓋下人從道之復而資諸人者也而敦復之則資諸己者也夫資諸己以爲復而能自尊其德則无失之可指矣故曰无悔。陰山李氏曰易中陽長之卦凡在上陰柔之主則未嘗不附而順之无所於逆故復爲一陽之長而六五則以敦復无悔臨爲二陽之長而六五則以知臨爲宜泰爲三陽之長而六五則以帝乙歸妹爲祉大壯爲四陽之長而六五則以喪羊於易无悔諸卦六五爻大率皆以下順陽剛而得居上之體作易者當陽長之世以此義訓之皆所以善君子也云爾。○節平菴項氏曰臨上六爲敦臨艮以上九爲敦艮皆取積厚之極復於五即言敦復者復之上爻迷而不復故復至五而極也卦中復者五爻初最在先故爲不遠五最在後故爲敦敦雖訓厚而有重疊之義。雲峰胡氏曰敦艮者坤之土而陰其上者也臨上爲敦臨中三畫五坤此爲敦復中三畫亦五坤也本有坤體又五坤厚之至也故曰敦諸家於此爻皆推者殊不知不遠復者善心之萌敦復者善行之固故初九无祇悔敦復則其復也无轉移自然无悔矣又曰不遠復入德之事也敦復其成德之事歟。○沈氏守約曰敦復復於靜也凡復之道由動而復於靜五居坤中以靜復靜也遠而復於靜厚於復者也是以敦復也遠陽遠應悔之道也安靜守中是以无悔也。○厚齋李氏曰初九陽剛君子之道也相應相比者復之易二與四是也遠而非應者復之難六五所以稱敦復敦復者厚之至也中者六五自有之性也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惟其六五有是性是以能非比非應而能復不曰厚之至乎不與初應本當有悔以其能攬是以无悔。石門梁氏曰六五雖遠於初陽然其位則尊位也其體則坤厚也其德則中順也人而如是則敦篤於復宜无悔矣不親近於仁賢而能復非天資之美能如是哉然質美而未學亦止於无悔而已若欲亨而无吉則必親在下之陽德然後可。○節齋蔡氏曰敦復與敦臨敦艮不同彼是積累有終之義此言其敦厚於復復得牢固也六五是居尊位之人而用其中順之德以敦於善勉勉循循而不已所謂慥慥其篤實者无悔全无悔也无祇悔將有悔而不成悔也悔亡已有悔而亡之者也初九不遠復乾道也六五敦復坤道也。○中順居尊則天資之美固能塞遏當復之時猶云及時而學循循不已則復得牢固善心恒

於善行日固敦厚於復也。○渙按既曰復是已失而復之皆是學利困勉之事所謂反之者也若是上智著不得復守矣晝齋以乾道坤道分初五兩爻最是蓋一陽一陰便有高明沉潛之殊也至於闡雲峰入德成德之說則非也聖傳曰以脩身也明指做功夫時說曰中以自考也明指成功時說總之以資質論則初勝於五以功夫論則一原其始一要其終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眚陸氏曰生領反下卦同子夏曰傷害曰災妖祥曰眚鄭云異自內出曰眚自外曰祥害物曰災

聖傳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久而猶凶百爾君子可不懲誡○雷氏曰迷復者失道而失信昏迷而不知改過復善者也○梅邃熊氏曰迷而不復困已凶矣而又用行師則終无可復之理遇而不改又從而遂其非焉不可以與為善也○建安邱氏曰復六爻有動而即復者初之不遠復是也有屢失屢復者六三之頻復是也有終身不復者上六之迷復是也有資人而復者二之休復下仁四之獨復從道是也有不資人而復者六五之敦復自考是也初為明哲之君子知過而改上也二四為樂善之賢者舍已從人次也六五為不踐迹之善人自厚其身又其次也六三為敗敝過不勇之人復而失失而復又其次也上六則物甦沈滯本心喪失下愚不移者也尚何復之可言哉民斯為下矣○虛齋蔡氏曰有災眚中言其凶也用行師以下又所以中言其災眚所以甚言其凶也甚矣弗悅之惡怙終之罪之可畏也○次崖林氏曰有災眚泛指人事誡又曰用行師終有大敗以用師乃國之大事尤不

可迷復又特著戒也以其國君凶言喪師之禍及其君也是錯曰將不知兵以其國予寇〔晁正〕此意○復卦以初九一爻為主其上五陰則有得乎陽者吉无得乎陽者凶二比初則曰下仁四應初則曰從道此皆有得乎陽者五去初難遠以居得中位自厚於復故无悔三處位不中以去初未遠頻失而頻復者也故難厲而无咎惟上六最遠乎初又居一卦之終迷而不復者也故凶○次按用行師用字或是用迷復之道以行師則用字指本人說所以警戒為將者也或是用迷復之人以行師則用四字指君相說所以警戒為〔任〕將者也前說吏總又用行師四句宜一串講程傳則以行師為國作兩開解尚仍註疏之誤覺來甚總又按徐无震間一陽來復至四陽方當出地書是六陽有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可以測天地高下否曰此有甚界限如此之下又有天在此段係吳氏必大所錄者按此段極問得有意但地下字及可測天地高下語不明白故朱子如此答當

云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便明蓋地定在天中間虛空懸著若至地之下仍是天但上地在下又以今人所居為地下矣縱之卦之六爻上下四象均是三爻在地中三爻在地上如正月三陽泰矣然氣仍寒也必至四陽大壯有一陽透出地面而氣始溫如七月三陰否矣然氣仍熱也必四陰觀有一陰透出地面而氣始涼即此可驗三爻在地上三爻在地中矣又須知天地間只是陰陽二氣升降於地中聖人則以卦之六爻範圍之非謂天地中之陰陽實有此六層境界也

周易集解增釋卷二十終

周易集解增釋卷二十一

朱子本義　　　　　楊李後學暢齋張仁浹集解增釋

☰☳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无妄陸氏曰七亮反馬鄭王肅皆云妄猶望謂无所希望也　許氏說文曰目病生翳曰眚

彖上傳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无妄實理自然之謂按此句正解无妄之義史記作无望按春申君傳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禍謂无所期望而有得焉者按此二句說足賢理自然之義有期望使非實理也其義亦通為卦自訟而變九自二來而居於初九居初內實也內不妄也又為震主動而不妄者也為震主動而以實動不妄也故為无妄又二體震動而乾健九五剛中而應六二故其占大亨而利於正若其不正則有眚而不利有所往也

按傳无妄序卦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復者反於道也既復於道則合正理而无妄故復之後受之以无

妄也為卦乾上震下震動也動以天為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之義大矣哉又曰无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天之化育萬物生生不窮各正其性命乃无妄也人能合无妄之道則所謂與天地合其德也无妄有大亨之理君子行无妄之道則可以致大亨矣无妄天之道也卦言人由无妄之道也利貞法无妄之道利在貞正失貞正則妄也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故有匪正則為過眚既已无怨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朱子語所論易傳无妄之說甚善但所謂无邪心而不合正理處實說動而言如然居攜所之說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須然固執不動則雖无邪心而只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我之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于有意之私然只此亦是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恐不可以莊敬持養此心既存為无邪心而必以未免緣[illegible]不得行然後為有妄之本邪心也○答方賓王因論易傳无

妄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或以子路使門人為臣事為證先生曰如鷙夸兵詐之類是也或以判公亦然曰溦公忠厚故稱論判公无奸邪只不曉事看來判公亦有邪心矣祺他却將周禮來貴弁有利底事便行之意欲富國強兵然後行禮義不知來主當強人才風俗已先壞了向見何一之有一小論稱判公所以無得盡行許多事緣李文靖公為相全日四方言利害者盡皆報罷積得許多契事所以激得判公出眾一齊要整頓過判公此意使是褒歪范文正公諸人要撥事規摹然范文正公等行得尊重其人亦忠厚之判公所用之人一切相反次間然无妄一卦雖云禍福之眾之无常然自家所守者不可不利於正不可以攸之无袁而我之所守亦為之无常也故曰无妄无亨利制貞其匪正有眚若所守匪正則有眚災眚即災也問伊川言災自外來眚自內作是否曰看來只一般微有不同耳災是偶然生於彼者眚是過誤致然書曰眚災肆赦

春秋曰肆大眚皆以其過誤而赦之也同上此段精觕問若以為无望即是顧望之望非誠妄之妄曰有所顧望即是妄但望字說得淺妄字說得深同上問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既无邪何以不合正曰有人自是其心全无邪而卻不合於正理如賢智過者之他其心豈曾有邪卻不合正理佛氏亦豈有邪心者林夔孫錄又曰如楊墨何嘗有邪心只是不合正理　直卿云說實理字又說自然字使有精處在且如天命流行被有簡自然底道理不期然而不能不然者也天下雷行物與无妄是一自然之理決擇比災來害有先生曰然四乎无望字出春申君傳正合无望之災无妄之疾亦見得古人相傳尚識得當時此意也董銖錄○東萊呂氏曰比看易无妄傳云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蓋緣然自夫因思去歲給札當時本意欲促數月閒得對展書底蘊故事、來欲說破綴此四五卻多時躁處此正易傳之所謂邪心也答深答書○雲峰

胡氏曰朱子解中庸誠字以為真實无妄之謂此解无妄則以為實理自然之謂自然二字已兼无所期望之意矣其占元亨而必利於貞者无妄誠也正而固誠之者也不正則妄矣占辭曰貞曰匪正曰利曰不利其辭一正一反聖人亦戒深矣哉爻辭與卦辭所初九九五六二正也哉初九曰往吉六二曰利有攸往九五曰有喜六三上九不正也哉曰災曰眚九四亦不正哉戒以固守則无咎○陰山李氏曰人受天地之中以言天神天明本自无妄有生之後人偽誘之妄念乃起文曰乾道變化一無眞運而生者自生化者曰化无不得具性命之正夫安有所謂妄者哉○厚齋馮氏曰朱子謂史記作无望自文王以來多為无望之義馬李咸鄭康成王子雖皆同斯義古人用字聲同者義亦適之如豫之為穫獲之為禮嘆噫之為市合不一端而足令觀卦內作无所期望而有得其義多過序卦之義非可如此推也蓋動出於人則為之而期其成有所望也動而誌命於天

非可期望也又曰自貴至无妄四卦皆言有攸往之利不利蓋相沿生文以為占也○建安邱氏曰惟其无妄所以无望也若其靈心未免於蹇則无道以致福而妄欲徼福非所謂无望之福有遇而自災而妄欲免災非所謂无望之災此皆未免容心於禍福間非所謂无妄也若真實无妄之人則純乎正理禍福一付之天而无苟得倖免之心也○平庵項氏曰卦辭无妄元亨利貞象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此即初九之无妄往吉得志也而六二九五兩爻之得正者從之卦辭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象曰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即此上九之无妄行有眚无攸利窮之災也而六三九四兩爻之不正者從之○汴水趙氏曰動與天合理應大亨以乾肯性情循曰利貞況震之動吉凶悔吝由是而生取安得不利於正乎不然則眚且隨至其於往也將何所利○梅遠熊氏曰无妄者性命之正理无人為之偽也所

猶誠也誠者天之道下震上乾所謂動以天也動而不違乎天理乃无妄也○石門梁氏曰卦之名无妄言實理自然而无妄邪也史記所謂无妄望者言无所期望而有得焉者也此二義者固異矣然无邪妄之心者惟盡其在我而於吉凶禍福皆委之自然亦未嘗有所期望也人而有所期望者即邪妄之心也故文辭言无妄之禍福而夫子之象傳與大象皆以无邪妄者言之蓋欲明義理以教人也人能无邪妄者誠也卦震下乾上為動以天動皆天理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誠者天之道而天祐之矣故人既无妄則可以大亨然於其事又必利於守正然後可亨也若其非正則為有過眚而不利於有攸往矣不利有攸往者以其匪正也匪正即妄也若无妄而正又何不利之有乎○毅齋胡氏曰无妄誠也誠天理之實也聖人只是身其實理之自然无一毫私意進為故出乎實理无妄之外則甚過眚循此實理无妄而行之則吉无不利不幸而災疾之來亦守此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穫陸黃郭反菑陸側其反畬陸音餘

聖傳不耕穫未富也

柔順中正此句重在下因時順理二句皆本柔順中正來因時順理而无私意期望之心明此文取无望卦義也故有不耕穫不菑畬之象言其无所為於前謂不耕不菑也无所冀於後也謂不穫不畬也占者如是則利有攸往也本文上二句是象末句是占

程傳凡理之所然者非妄也人所欲為者乃妄也故以耕穫菑畬譬之六二居中得正又應五之中正居動體

而柔順為動能順乎中正乃无妄者也故極言无妄之義耕農之始穫其成終也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謂不首造其事因其事理所當然也首造其事則是人心所作為乃妄也因事之當然則是順理應物乃非妄也穫與畬是也蓋耕則必有穫菑則必有畬是事理之固然非心意之所造作也如是則為无妄不妄則所往利而无害也或曰聖人制作以利天下者皆造端也豈非妄乎曰聖人隨時制作合乎風氣之宜未嘗先時而開之也若不待時則一聖人足以盡為矣豈待累聖繼作也時乃事之端聖人隨時而為也。朱子語問无妄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先生曰言不耕不穫不菑不畬无所為於前无所冀於後未嘗期望起私意以作為惟因時順理而已經傳作不耕而穫不菑而畬不惟添了而字又文勢牽強恐不如此某解則六二在无妄之時居中得正故吉其曰不耕穫不菑畬是四事都不做謂雖事事都不動作亦自利有攸往不耕穫

不菑畬易傳但取其不首造為謂耕菑司必同時而作擬對穫畬而言則為首造矣易中已說才不可以文害辭〻害意若必字〻拘泥則不耕而望穫不菑而望畬亦豈有此理耶看何等文辭分明說道不耕穫了且自有一般時節却不須作為破錄若曰不耕而穫則多却而字若曰不於耕而求穫之利則又須增數字方過當謂此文乃自始至終都不營為而偶然有傳之意耕穫菑畬率事之始終而言之當无妄之事世蓋有如此者若以義言則聖人之无為而治學者之不妄入爵而人爵從之皆是也大抵此文所謂无妄之禍而六三所謂无妄之禍也[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時于氏曰當闕所其有心使非天理動以天其无妄乎動以人欲則妄矣不耕穫不菑畬此學問也是說○節東萊呂氏曰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只是无所作為不必說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蓋无妄天理也才耕穫菑畬則是有意作為非天理也易說○西溪李氏曰无妄誠也實理也有一毫求

得於外心便害无妄之體耕而穫菑而畬求得於外也必无耕穫菑畬之心然後可以有所往二以陰居陰雖得中然未實也中未實則[illegible]外志因有[illegible]戒○麟淵龍[illegible]曰耕穫菑畬而得穫此[illegible]理也然天[illegible]偶然亦有不用力而穫者无望之福也若有如此福利自然至前則宜有所往矣則字興得分明然利往與否又在占者審擇此未定之占○雲峰胡氏曰耕穫者種而欲之也菑畬者墾而熟之也諸家以為不耕而穫不菑而畬是從外添一而字惟本義以為一歲之震始於耕終於穫三歲之田始於菑終於畬不耕穫不菑畬六二柔順中正始終无所作為之象而必曰因時順理循理本自然无所作為亦有時可如此不煩作為者六二柔順之至因其時順其理自始至終絕无計功謀利之心无所望而有得焉者也故其占曰利有攸往或曰利有攸往則宜於有為矣而以為无所作為者何也曰惟其因時順理而不自作為此其所以可以有為也○童溪王氏曰以

六居二柔而靜者也靜則无事然六二實震體也衆動也又能動而有行焉身而无事故有不耕穫不菑畬之象動而有行故又曰利有攸往謂以无事為行故也天耕穫菑畬雖有始終先後之異然均為治田者之事六二靜而无事故曰不耕穫不菑畬猶之曰不耕不穫不菑不畬俱未始有事也然屬震體而與九五居相應之地所謂以正相與者也以正相與則當无妄之時而盡无妄之用矣故曰利有攸往○平菴項氏曰鄭氏謂若作不耕而獲不菑而畬是於本文外添兩而字也只是并穫與畬皆不為爾此說為當予以田事方之耕者未之始穫者未之終菑者地之始畬者地之終六二當无妄之時居中守正上應純有陽有去妄存誠之志然必并其始終而盡純之无使一毫私欲遺種於其間則妄盡而誠存矣苟有一毫未去使非純誠猶未得為无妄也○雲峰胡氏曰和之无妄純乎天理者也二之不耕穫不菑畬不離於人為者也不雜人乎為所以為天理者皆无妄也如是而往則吉且利矣○秋山王氏曰二以柔中正之德上應剛中正之乾就若盡善者而爻辭之戒乃有歉然不足之意何哉蓋陽為天理陰為人慾二雖中正然以陰居陰寧免乎多慾故聖人戒之使自絕其私意期望之心然後為无妄之正然後利於有所往也耕農作之始穫其成終也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不云者欲其无所為於前无所冀於後也夫如是則慾以不存一順乎天矣夫如是則凡有所往亦无不利矣則云者必如是而後可之辭也○梅邊熊氏曰六二一爻見不其有无而不稱无妄何哉然既耕而思穫既菑而思畬所謂務其小者近者而不得以志其大者遠者世入之以還能累其心為多矣是安得為无皆哉然故必不耕穫不菑畬无人為之私則利有攸往蓋不累於有為而後可以大有為也○石門梁氏曰人之於事也當絕其覬覦之私如不耕穫不菑畬而自然有得然後利有所往也夫農夫之於農事菑則必畬畬則必耕耕

則必穫未有不耕穫菑畬而有得者其取象如是亦設言以見无營度之心耳以義推之如聖人之无為而治君子之不要人爵而人爵從之皆是也六二柔順中正而无邪妄者是以能若是而其自然有得也豈非所謂无妄之福哉○節齋蔡氏曰六二非全无作為也只是不計利耳即其所居之位而行其當行不於分外有所營心耳耕穫菑畬皆分內事人道之所宜也人守可以不耕穫不菑畬哉此特假象之辭言六二能因時順理其於分內所當為者隨分為之矣至於利害得失之間彼全付之意外不圖功於前不期致於後如不耕亦不穫不菑亦不畬也即卦名无所期望之意蓋雖不謀其利而實正其義雖亦計其功而實明其道矣人多緣故利而行故因利以致害惟能正義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則何用不臧六二是无所期望而有得焉者不耕穫菑畬无所期望也則利有攸往有得也則字最緊切是言占者苟能如六二之不耕穫不菑畬則利往矣不然則亦未必利往也臨江梁氏參義謂人能如六二之順理而无覬覦然後利有攸往此說正有理見是未定之辭如履上九剛健无虧則得元吉之例乎又曰如為人臣而事其君盡我為臣之道耳非懷利以事其君也為人子而事其父盡我為子之道耳非懷利以事其父也然豈有以道事君而君不聽豈有盡誠事父而父不感故曰則利有攸往○石芝劉氏曰初九是无妄而得吉此又是无望而得利各合卦名中一義○決按一則字此文實多戒辭如秋山所云者但須割作兩截看就六二本文說則因柔順中正自然能不耕穫不菑畬者所謂戒只是戒占者耳秋山於此意未說明後必有畿其與本義背者矣又按此爻當與樊遲請主學稼章參看蓋就細民說豈可不耕穫菑畬今六二與九五正應而且曰則利有攸往則固將出而有為於天下者自有因時順理之事故須如六二之不耕穫不菑畬也二是地上之一畫有田象故言耕穫也

程傳九中以正當尊位下復以中正順應之可謂无妄之至者也其道无以加矣疾為之病者也以九五之无妄如其有疾勿以藥治則有喜也人之有疾則以藥石攻去其邪以養其正若氣體平和本无疾病而攻治之則反傷其正矣故勿藥則有喜也有喜謂疾自亡也无妄之所謂疾者謂若治之而不治率之而不從化之而不革以妄而為无妄之疾舜之有苗周公之管蔡孔子之叔孫武叔是也既已无妄而有疾之者則當自如无妄之疾不足患也若遂自攻治乃是渝其无妄而遷于妄也五既處无妄之極故唯戒在動〻則妄矣○朱子語問九五既陽剛中正以居尊位无妄之至何為而有疾先生曰此是不期而有此但能其自然爾久則自定所以勿藥有喜而无疾也大抵无妄一卦固是无妄但亦有无故非意之事故聖人因象示戒董銖錄○節龜山楊氏曰五以剛健中正而居尊位二以中順應之无妄之至不可以加矣而下猶有與來者蓋无妄之疾也

以藥治之則反傷其平矣此无妄之藥所以不可試也○節白雲郭氏曰易以乘剛為疾豫之六五是也象剛之疾自取之也非无妄也九五以剛乘剛居中得正无自取之道故為无妄之疾也人之有疾也或以藥石攻去其邪而復其正或損益有驗不足以遠其平然此治豫之貞疾則可治无妄之疾則不可○節漢上朱氏曰九五六二无妄相與而九四以妄間之九五之疾也○雲峰胡氏曰豫六五以柔乘剛貞疾周流无妄乃五剛健中正下應六二中正无妄之至者也[illegible]是而有疾文王羑里之囚周公流言之變也不於[illegible][illegible]亦不[illegible][illegible]問公孫碩膚德音不瑕文王周公之疾不藥而自愈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氏曰剛中正適於下正以[illegible]疾以二五乃忘臣之依天地之大義也四為得而疾之四之疾不作而君臣相賊安用喜之而反傷和氣致凡言有喜有慶者皆君臣相傳之象也○平菴項氏曰二之利有攸往〻與五應也五之有喜〻與二應也二爻相應本皆中正无

妄聖人以六二為純陰故於二爻皆深戒之二之不耕穫不菑畬所以深絕其妄種也五之勿藥不可試所以深保其无妄之真也五已无妄懼其失也曰勿曰不可皆戒辭也若二之陰柔使其有妄則使戒不足以止之且息妄之事亦非他人所能預必其中心自不耕穫自不菑畬然後為真爾故皆曰不以見其自不為也若待戒而止則可以為難矣未可以為无妄也○節紫巖張氏曰无妄之疾疾其非疾也九五履乾中動得其正至誠之心也乎於物而猶有頑不率化者為无妄之疾舜征有苗退脩德化苗民率服此其象耶且治天下有意外患當反求諸身求之身則我之誠心益著解有不格譬之人元氣既正疾其自已恃藥攻疾〻未除而害主況當試之藥為害滋大歟○石門梁氏曰五乾剛中正而所應亦中正所謂純粹精者也无妄之至也如是而或猶有疾焉是乃无妄之疾也不當得而得者也天下之理邪不勝正妖不勝德故雖有是疾亦勿藥而愈自

矣是又无妄之福也然則在我者惟純乎一天而其疾其喜亦順其自然而已矣○虛齋蔡氏曰此假設之辭所以深明其无妄此爻只是謂至誠未有不動者也○汪氏伯倫曰五與二中正相應是君臣道合內脩治矣寧有疾乎設中外之變生於不測是為无妄之疾但當靜以鎮之勿用攻擊彼將感化自定為勿藥有喜之象所謂治之以不治也○折中曰勿者禁止之辭言无妄[illegible]而偶有疾則亦順其自然而氣自復勿復用藥以生他疾如人无妄之災則亦順其自然而喜自平勿復用智以生他咎也凡易中言勿者皆同義此爻之疾與六三之災同然此曰有喜者剛中正而居尊位德位固不同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聖傳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上九非有无妄也 決按本義此句是起行有眚无攸利二句意非正解經文无妄句也下窮極亦說上九境地之窮極非責上九也 但以其窮極而不可行耳 決按窮極只就上字看出 故其象占如此

程傳上九居卦之終无妄之極者也極而復行過於理也過於理則妄也故上九而行則有過眚而无所利矣○孔疏處不可妄之極惟宜靜保其身若動行必有災眚无所利也位處窮極動則致災故象云无妄之行窮之災也○徂徠石氏曰初陽在下宜動是故往吉上陽在上宜止行則妄矣○龜山楊氏曰无妄之終居乾道上行之極不可往〻斯過矣故戒以行有眚无攸利易說○山齋易氏曰无妄者實理自然之謂為卦震下乾上六爻皆為无妄因有无妄而吉者亦有无妄而凶者吉因其所當得理之常者也凶固非其所當得理之不常者也初言往吉二言利有攸往四言可貞无咎謂在我有致吉之道而得其所當得者也三言无妄之災五言无妄之疾上言行有眚謂在我无致凶之道而得其非所當得者也○慈湖楊氏曰居无妄之初則責進而動處无妄之極則貴靜而已上九窮之極者而欲法初則无所行而非眚无所往而能利矣又曰无妄動以天也拂天而動則妄矣下三爻震體初往吉二利往三行人之得利於動也在下當動〻則恐天上三爻乾體四貞五勿藥戒在動也動則拂天上行有眚已之天也動將何之故當動而不動與不當動而動皆妄也夫○變漢王氏曰復者賢人之事无[illegible]妄者聖人之事无妄則誠而復者所以求至於无妄也○雲峰胡氏曰六爻皆无妄也特初九得位而為震動之初時之方來故无妄往吉上九失位而居乾剛之極時已去矣故其行雖无妄有眚无攸利是故善易者在乎識時初曰吉二曰利時也三曰災五曰疾上曰眚非有心以致之也亦時也初

與二皆可往時當動而動當靜而靜○雲峰胡氏曰初九无妄往吉即卦辭无妄元亨上九行有眚无攸利即卦辭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也卦辭所言一正一反无妄之始終也又曰无妄者實理自然之謂循是理則吉拂是理則凶初往吉二利有攸往循是而動者也上行眚无攸利不循理而動者者也四可貞无咎守是理而不動者也三有災五有疾不期而遇无故非意之事君子處之也亦總之而已故三不言无災之道五惟待之勿藥之甚亦守理而不為動者也下五爻或動或靜惟理是循所以為无妄上九居无妄之極不可有行若不循理而動則反為妄矣其有眚而不利也宜哉○石門梁氏曰上九剛健之至无妄之終本非有妄者也而其无妄之災乃至於行有眚无攸利何哉義以其處窮極之地而進无所之也如吾聖人之伐木於宋畏於匡厄於陳蔡豈其聖人之妄耶亦无其時位而所遭適然耳此曰有眚曰不利與象辭所謂者自不同也象之所正者由其匪正而然也○決按上九一爻易山齋胡雲峰梁石門希終林〻疑蓋經〻以无妄二字與上九則明〻是聖賢矣其曰有眚无攸利則以其在卦於處時之極否為東海北海之居可也苟遇此占而猶欲行焉則違夸上九之无妄故有眚而无攸利觀聖傳曰窮之災也則非上九本身之過可知本義極明存蒙因程傳責上九之過而以執一不通之流當之時解多治之非也總之有眚无攸利是戒占者非指上九本爻也

䷙ 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大畜陸氏曰本又作蓄敕六反義與小畜同

彖上傳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不家食吉養賢也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大陽也此大字指艮艮是陽卦也謂以艮畜乾又畜之大者也此大字指乾又以內乾剛健外艮篤實輝光是以能日新其德而為畜之大也此大字泛說以卦變言此卦自需而來九自五而上以卦體言六五尊而尚之以卦德言又能止健皆非大正不能總承卦變卦體卦德大字從卦名帶來故其占為利貞而不家食吉也又六五下應乎于乾謂乾之九二也此句又說卦體為應乎天故其占又為利涉大川也辭皆本卦以著占也不家食謂食祿於朝不食於家也

程傳大畜序卦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无妄則有有實故可畜聚大畜所以次无妄也為卦艮上乾下天而在於山中所畜至大之象畜為畜止又為畜聚止則聚矣取天在山中之象則為蘊畜取艮之止乾則為畜止止而後有積故止為畜義又曰莫大於天而在山中艮在上而止乾於下皆蘊畜至大之象也在人為學術道德充積於內乃所畜之大也凡所畜聚皆是專言其大者人之蘊畜宜得正道故云利貞若夫異端偏學所聚至多而不正者固有矣既道德充積於內宜在上位以享天祿施為於天下則不獨於一身之吉天

下之吉也若窮處而自食於家道之否也故不家食則吉所畜既大宜施之於時濟天下之艱險乃大畜之用也故利涉大川此只據大畜之義言而象更以卦之才德而言諸爻則惟有止畜之義蓋易體道隨宜取明且近者。朱子語滿時舉問九六為正應皆陰皆陽則為无熟獨大畜卦不爾何也先生曰陽遇陰為陰所畜九三與上九皆陽皆欲上進故但以同類相求也小畜亦然。先生因言其書作本義欲將文王卦辭只大綱依文王本義畧說至其所以然之故却於孔子彖辭中發之且如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只是占得大畜者為利止不家食而吉利於涉大川至於剛上尚賢等處乃孔子發明各有所主文象亦然如此則不失文王本意又可見孔子之意但今不暇整頓耳[illegible][illegible]小畜言以巽之柔順而畜三陽畜也不住大畜則以艮畜乾畜渴有九所以與作大畜畏[illegible]內卦受畜以自止為畜則以下三爻為君子外卦能畜以止之為義則又以下三爻為剛暴之人見會解。趙氏曰乾健上進為艮所止故有畜義艮陽卦也陽為大故曰大畜大小畜所畜皆乾所賢者艮巽耳是故以大畜大謂之大畜○白雲郭氏曰賢不家食祿之也古之人不仕无祿則耕而食之於家也仕而祿足以代耕則不求矣非家食也○陰山李氏曰以陰畜陽所畜之力小故謂之小畜以陽畜陽所畜之力大故謂之大畜○雲峰胡氏曰大畜大壯皆四陽卦也故皆謂之大其占皆曰利貞者大壯而不貞其壯也剛而无禮大畜而不貞其畜也博而寡識不家食是賢者不畜於家而畜於朝涉大川又似有畜極而適之意要之兩利字一吉字古辭自分而為三不必泥而一之也○節汴水趙氏曰賢者未逍則耕蒸以自食令得所養則不食於家而吉矣六五雖柔能得剛健之臣此固足以涉險而濟雖商高宗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是也○節石澗俞氏曰大畜之為卦乾上艮下艮能止乾之健而包蓄三陽于內則其所畜者大也利

貞謂所畜既大固守以正則利也家人則獨善其身不家食而食祿於朝則兼善天下故吉○次崖林氏曰卦辭程傳俱承大畜說象傳本義以卦變卦體卦德釋之似與大畜不相涉今當兼用卦名卦變卦體卦德解但大畜不可專就學問說程傳謂在人有學術道德充積於內乃所畜之大也凡所畜聚皆是今當用之凡人之畜學問如所謂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也如畜天之人六四童牛之牿六五豶豕之牙是也又如畜天下之財賢以備闔家之用亦畜也而皆不可不出正不家食吉二句只就學問之畜上說利涉如平勃之安劉子儀之再造唐室是也○卦取畜止蘊畜二義艮畜乾大亦畜也是主艮言所畜者若所又畜之大是主乾言此二義皆畜止之蘊內乾剛健外艮篤實輝光日新其德為畜之大又是一義此以總畜言程傳則俱指蘊畜○決按卦辭凡繫元亨利貞等字俱接卦名說本義亦據卦名釋之獨大畜利貞本義則以卦變卦體卦德釋之

者以我夫子彖傳已就卦變卦體卦德釋利貞也本義則照彖傳釋卦辭程傳則仍承卦名說各有其義林氏默會合之良是又時講謂畜止蘊畜二者俱不可以不正畜止不正何以禁暴蘊畜不正則記醜而博何以養德故皆利於正利貞體之所以主不家食利涉大川用之所以行也此亦流於程傳之意利貞亦承卦名說

初九有厲利已

已陸氏曰夷止反象同

象傳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乾之三陽為艮所止決謂如初九為六四所止九二為六五所止故內外之卦各取其義決謂如內卦皆受止外卦皆止人就內卦者則內三爻是君子就外卦者外三爻又是君子故曰各取其義以上四句統論一卦下方粘初九說也

初九為六四所止故其占往則有危決謂因下文曰利已故知厲字上有往字也本義往字因經文已字生出而利於止也本文以著占也

程傳大畜艮止畜乾也乾故三爻皆取被止為義艮三文皆取止之為義初以陽剛又健體而居下必上進者也六四在上畜止於已安能敵在上得位之勢若犯之而進則有危厲故利於在已而不進也在他卦則四與初為正應相援者也在大畜則相應乃為相止畜與上三皆陽則為合志蓋陽皆上進之物故有同志之象而无相止之義○王註四乃畜已未可犯也故進則有厲已則利也○孔疏初九雖有應於四四乃抑畜於已已今若往則有危厲惟居利休已不須前進則不犯禍凶也故象云不犯災也○徂徠石氏曰艮為山乾難剝健

前遇山險必不能通故戒遇山楊氏曰剛健而上行乾德也然陽微而居一卦之下為上所畜有厲也進則犯災矣故利已易說○東萊呂氏曰初九陽欲上進為上六四所止是知有厲則利在已而已已不則犯志難也以剛健之才而處於初又乾健在下其欲向前而上進者何如哉然當大畜之時為艮四所止則是居抑而不能伸也故有厲凡人之有剛健之才則其向進之心毅然有不可犯者今為艮四所止則其心愈躁而不能堪且將決裂四出而後已故聖人戒之以利已凡人在我雖剛而時之所不可苟不顧而強求之則其犯災也必矣易說○中溪張氏曰已止也言初進則危而止則利屬災也惟已故小象曰不犯災也○雲峰胡氏曰他卦取陰陽相應此取相畜內卦受畜以自止為義外卦能畜以止之為義獨三與上居內外卦之極畜極而通不取止義初九為六四所止其勢本危而初性健欲進故曰利已戒之之辭也○童溪王氏曰大畜之為卦也艮

止也而在上乾健也而在下象所謂止健也初九當乾健之始而六四以陰止之陽方上進而見止於陰：陽相持而其勢危矣故曰有厲雖然上下之勢不敵固也而又當止畜之時其可不知所止乎故其利在於已而不進也夫惟利於已而不進則不犯災危矣此所以示在下者輕進之戒也○節沈氏守約曰有厲利已未受命也下三爻乾體也受畜者也上三爻艮體也畜健者也初居健始志欲上行而四方畜已往則受斷有厲也初未有位未受制命止而不往則免於危是以利也不犯災也以明賢者難進之義也○汴水趙氏曰大畜六四與小畜之六四不同初九之剛健如小畜之初求復於止則必為四所畜有危厲之道焉故宜止而不行見危而能止所以自畜不待人之畜之也○石澗俞氏曰它卦相應則相援大畜以止健為義則相應者乃其對敵義健者欲進而止者不欲進也初九為六四所止進則必有危厲故欲其已已則厲○秋山王氏曰卦義象

畜止畜聚而言。爻則惟言畜止之義。上三爻畜止乾健者。乾下三爻為艮所止者也蓋大畜之時為成卦之主者艮之止也初健體居下必於上進艮體在上得時得位此然止之是前有危厲也若犯之而往則必見災故利在止而不進已止也○石門梁氏曰大畜初二二爻取其能自畜而不進則其上之畜之者乃小人之畜君子也四五二爻取其能畜彼而不使進則其所以畜下者亦君子之畜止小人也初居最下然與六四為應則有四所止矣故往則有危厲而利於自止也○虛齋蔡氏曰初九不可進而未必能自不進故戒之云進則有厲惟利於已也若九二之處中能自止而不進者也則以其所能言之曰輿說輹○次崖林氏曰識時知勢君子所尚反是未有不敗者然後知聖人作易開物成務之精意也○決按初九剛正健體明是有才有德之才然其辭危而不右二者同是陽剛健體一則雖正而不中一則雖不正而中而辭迥異此可知中重於正也故

聖傳曰中无尤也有厲利已玩聖傳自然重着利已然惟有其厲所以利已也仍一串說聖人之愛惜人才如此又按下三爻是未仕之君子故欲其知進退存亡之道恐其罹小人之禍也上三爻是有位之君子故喜其得恐患預防之道恐其長小人之勢也凡此皆為君子謀也

九二輿說輹

輿說陸氏曰上音餘下吐活反象同　馬云解也輹陸氏曰音服又音福

聖傳輿說輹中无尤也

九二亦為六五所畜以其處中（次謂經只說二之自止本義即照聖傳中字推出二所以能自止之故）故能自止而不進有此象也（次按此文只自象而占在）

其中占者能如二之輿說輹便吉。不能如二之輿說輹則必小取悔吝大則凶矣程傳二為六五所畜止勢不可進也五據在上之勢豈可犯也二雖剛健之體然其處得中道故進止无失雖志於進度其勢之不可則止而不行如車輿說去輪輹謂不行也○藍田呂氏曰輿說輹則車敗不可行也輿說輹輹車軸縛也則不篤而已車體猶完九二以剛居中自全不進若非小畜九三與四力競至於敗也○廣平游氏曰二則輿說輹二得中矣有剛中之德有載上之尤猶有待而後行非不欲行也道合則從不可則去此中无尤之道也易說○漢節上朱氏曰初剛正也二剛中也四五柔也柔能畜剛：知其不可犯而安之時也大氣雄九卑者或居於賓賛之儀才蓋一世者或德於委質之命故曰大畜時也○徐氏曰或問大畜輿說輹與小畜輿說輻何以異曰釋文謂輻輪輹也輹車下縛也輿說其輪輻則有傷敗而不能行小畜九三過剛

而不中故也與說其輹則自然止而不進大畜九二剛而得中故也此其所以異也○雲峰胡氏曰大畜九二說輹與小畜九三說輻不同辨已見小畜程子曰初與二乾體而不足以進四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者所當深識也雜卦曰大畜時也此之謂乎初剛居剛性欲上進曰利已者勉其止也二剛中自能止而不行可謂知時者矣○東谷鄭氏曰剛陽在下勢必上進然陽方受畜初乃陽之微者微而先進則危且災矣故以利已戒之二之與說輹與小畜九三之說輻異也小畜九三進而陷於四其說輻不行不得已也九二剛而得中：則不過知其為受畜之時說輹而不敢進者順乎理也初與二皆受四五之畜四五雖至柔其體則艮也艮體而以至柔行之是以能畜天下之至剛昔之有智勇者惟椎鈍朴魯不自用其智勇者能畜之若以其智勇相角於勝負之中偶則為二參則為三衣有受其畜者龍剛項之得失可見矣○許水趙氏曰二受

五之畜者也但云說輹他无餘辭殆若自說其輹不為五所說者非特嫌於以陰畜陽而已也抱道韞玉之士守中居正其在澗阿接巖谷非為上所困陷而然也時方乎治難幣聘旌招交我以道猶且翔而後集或天地閉塞則辟色辟世退舉高飛豈繒繳之所能及非若役世由徑詭遇无所不至自媒以求進而卒為世所推抑者學易者監之哉○秋山王氏曰二為五所止雖居健體而處得其中故能度其勢時之宜自止而不行如輿說去輪輹而不進是以无尤○石澗俞氏曰輹指初與二自謂也輹處輿之下輹說則輿不行以象二與初同體剛德初止則二亦止也○石門梁氏曰九二與五應亦為五所止而其感得中道故能自止而不進也與之為為健行而中有容者二剛而中實輿之象也人之有行必賴於輿：而說輹則不行矣以義言之如剛中之君子遇非道之君而不食其祿以免於禍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善可知矣大傳曰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

以知陰非大畜之九二是能如是哉○虛齋蔡氏曰輹與輻不同輻車輪之輻凡二十條者也輹車上伏兔蓋所以承軸者也故小畜之說輻義為陰所止所說者重久往之計也大畜之說輹義自止而不進所說者微皆止而可拔起者也○決按車之輪行地者也轂則輪中之心受軸者也內輪則內交轂外交輪軸是輪中之積衣非人所可動推者必輪轂壞而始說而車亦无用矣此終不進之象也至於輹行則用之止則說之人可自知小畜九三受困於六四故有說輻之象大畜九二自知進退存亡之道而相非六五所能困也故所說者輹而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曰鄭人實反云日習車徒陸希聲謂當作日閑陸氏曰如字馬鄭云習也

聖傳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以三陽居健體極以五下卦言三居健體則難畜上以陽居畜極統全卦言上居畜極則不畜極而通之時也又皆陽文又各就本文論不相畜而俱進總承使極畜極皆陽文三義象故不相畜而俱進有良馬逐之象焉良馬指九三逐逐上九而進也然過剛銳進謂其以剛居剛且健極也故其占必戒以艱貞

閑習艱以心言不輕進也貞以行言不苟進也衛畢器恐也有傾跌故閑習輿恐人中傷故閑習衛如是則事出萬全何攸往之不利予乃利於有往也曰當為日月之日本文首句是象下先戒占

程傳三剛健之極而上九之陽亦上進之物又處畜之極而思變也與三乃不相畜而志同相應以進者也三以剛健之才而在上者與合志而進其進如良馬之馳逐言其速也雖其進之勢速不可恃其才之健與上之應而忘備慎也故宜艱難其事而由貞正之道輿者用行之物衛者所以自防當日日常閑習其車輿與其防衛則利有攸往矣三乾體而居正能貞者也當其銳進故戒以知難與不失其貞也志既銳於進雖明有時而失不得不戒也○朱子語良馬逐可謂通快矣然必艱難貞正又且日閑輿衛然後利有攸往謂若恃馬之壯而忘艱貞之戒則必不利矣問大畜卦先生曰九三一爻不為所畜而欲進與上九合志同進俱為畜而通之時故有良馬逐何天之衢亨之象但上九已通達无礙只是滔滔去九三則猶進故戒以艱貞閑習蓋初二兩爻皆為所畜獨九三一爻自進耳濁時舉解○節齋蔡氏曰九三為上九所畜畜極而通天衢已亨可以馳逐而无阻故曰良馬逐然不可以不戒故利艱貞戒之之道不可以不艱習故曰閑輿衛閑習也衛習則馬不駭以是馳逐宜无不利而又上志獲通則无往不合○龜山楊氏曰九三居乾體之極能健行者也故曰良馬逐恃才而往且而不知戒則行或消矣故利艱貞曰閑輿衛以行遠閑之則无覆轍之虞衛以日防閑之則无失守之患此戒慎之至也然畜極而反理之常故上九雖有止健之才當畜道之終變而通之時也三為正應則與之合志矣故利有攸往易哉○東萊呂氏曰夫初九與九二欲上進有為為上所制畜然後知止固自為易九三與上九為應止是二陽相得有為之時如良馬馳逐於道路之間也當正得意之時上又无人止制而知艱貞用守不敢放肆循閑輿衛使无傾覆之患最九三之難者也惟其知艱貞而閑輿衛故利有攸往易哉○節齋蔡氏曰凡剛進而上遇柔則利遇剛則不利如大壯之四曰藩決不羸大畜之九三曰良馬逐皆前遇柔也大壯之初曰征凶二曰貞吉（羊）藩羸其角大畜之初曰有厲利已皆前遇夫剛也○節雙湖胡氏曰文王於乾无所取象周公於此乾體方取象良馬以馬為乾象始此孔子說卦象乾為馬蓋括此爻之例也○雲峯胡氏曰閑習也日閑猶言時習閑輿衛又因二之輿三之馬取象輿者乘內之一陽衛者防外之二陰良馬逐者上一陽與已同志三逐上以進而下二陽又逐三以進之象也初利已戒其進也二說輹喜其不進也三可進矣而猶戒之艱貞固日閑其衛之事者懼其可進而銳於進也二之輿既說輹而不進三復閑其輿衛而不輕進至是則初之利已者二可利往矣○東谷鄭氏曰天下之理交相制而已柔不制柔其制柔者剛也剛不制剛其制剛者柔也初與上受畜於四五柔制剛也若三與上則皆剛也皆剛則不相制兩相合是以三之進若良馬之退也○節童溪王氏曰在他卦則初九與六四九二與六五為正應在大畜則

以正應為相止畜在他卦則九三之於上九為敵應在大畜則以敵應為同志而同於上進不復有相止之義也逐進也乾為良馬上九在上三以剛健之才從下而進之良馬逐也○平菴項氏曰初九在初又稱童牛牝之初爻自坤變也九二以剛居柔无應故為積象乾之中爻屬坎豕也九三純乾故為良馬之以健行為良九三健之極也○節紫巖張氏曰君子以進為藝而不知進之難大畜初利已二說輹至三德業已隆二陽從類君子於是可有為矣曰利艱貞曰閑輿衛戒戒兢兢懼戒矣之君子以天下治家為已責以生民為已命以身進道不行為已恥其用則德不志自治上與天一為後世法也○節紫巖李氏曰以一人之身論之初則利於此二則安於此三則行其此乃君子成已之道也上卦三爻則論成人成物之事○節秋山王氏曰九三以剛居剛處健之極上九以剛居上處畜之極健極則必進畜極則必亨三與上同德故合志合志故不相

畜而欲與俱進如良馬之相追逐言進之健其勢不可止也雖然三不可恃其才之健上之與而銳於進亦宜持艱危之心由貞正之道日閑習其車輿與其兵衛戒懼而无輕躁然後利於有所往也蓋處畜之時而遇剛不中故有此戒○石門梁氏曰初與二皆與陰相應而以陰畜陽爲不正故知與二者利於自止而不進九三與上九皆陽則不相畜而俱進是君子畜極而通之時也以同類相求利於進矣而乾之象爲馬乾健之極爲馬之最良者以良馬而馳逐同類之人以行於天衢之上其進孰禦哉然三過剛而銳進亦不可不戒也故又必利於艱難貞固而日閑習其與衛然後利有攸往也○范氏亦震曰與上進之具衛應變之須指才德言利往句承上二句而與何句相應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童牛陸氏曰无角牛也牿陸氏曰古毒反晁氏曰虞侯果皆以爲楅衡

聖傳六四元吉有喜也

童未角之稱牿施橫木於牛角以防其觸詩所謂楅衡者也止之於未角之時譬人之惡微而未形之時爲力則易大善之吉也故其象如此本文純就文說而占亦如之學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此按學記只論師之教學者本文則指治民說凡禮崇刑政之說皆童牛之牿也更說得潤引記說不過取豫字義耳正此意也程傳以位而言則四下應於初畜初者也初居最下陽之微者微而畜之則易制猶童牛而加牿大善而吉也

繫謂畜道則四艮體居上位而得正是以正德居大臣之位當畜之任者也大臣之任上畜止人君之邪心下畜止天下之惡人〻之惡止於初則易防盛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上之惡既盛則雖聖人救之不能免遺下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治之不能免刑戮莫若止之於初如童牛而加牿則元吉也牛之性觝觸以角故以牿制之若童犢始角而加之以牿使觝觸之性不發則易而无傷以況六四能畜止上下之惡于未發之前則大善之吉也○侯氏曰初欲上進四牿之角不能觸童牛牿之角與无角同牿謂設其楅衡○朱子語先生曰大畜下三爻取其能自畜而不進上三爻則取其能畜而不使進然四能止之於初故為力易五則陽已進而止之則難但以柔居尊得其機會可制哉亦言但不能如四之无吉耳董銖錄○御魯山楊氏曰六四居艮體之下與初為應畜初者也初雖乾體有行健之才陽微而未壯也故有童牛之象焉夫牛善觸者也童牛角始

生未能觸者也牿之則易制矣○節白雲郭氏曰四在上卦之初蓋知早辨而止之於初則天理不失而人偽不萌故能全其天童牛全其天者也亦猶人之赤子也自牽牛而後角〻而充之其狠戾鬪爭之性斯无不至自赤子而充之故其良心亦无不至牛豈无童牛之善人豈无赤子之心哉皆以其放不知小哉人欲日熾而天理日滅也孟子言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此童牛牿之之象也吉孰大於是哉○東萊呂氏曰六四制惡於未萌之時也六五制惡於已形之後者也夫於惡之未萌而制之不使有是牿童小之牛角則其角終无害矣何必於角蓋角者牛以之觸物如人之惡念也及六五惡已形之後吾則於其惡之起處從而制之可也夫制已形之惡不於惡鬪要處去之非得制惡之道夫象之能惺害者以有牙也今積其牙是制其要要會也易說○厚齋馮氏曰小畜之畜乾者六四也九居五為之助者也大畜之畜陽者六四六五也九居上爲之助者也夫

外无陽爻則坤順而不能畜內无陰爻則相類而不相畜。然則成大畜之義者。在艮之上九而能畜乾之陽者。在艮之六四六五也。○雲峰胡氏曰。奈天地之牛角衆。在童則猶未角。其天全矣。此時牿之。禁於未發者也。用力甚易。故其占大善而吉。然六四有牿牛之吉。反而无妄之六三又值繫牛之災。亦可以知時矣。四畜初。○犢沈氏守約曰。童牛之牿。畜初也。牛之難制者角也。童牛犢也。前衆之始也。而加牿焉。制之於其微也。四艮體畜始也。初在下。尚微也。制之於微。是以童牛之牿也。居艮之始。變而為離。離為牛。○蒙齋李氏曰。童牛之牿。大許古制。今衆家以絕維二木如欸版然。施於犢牛之首。是亦童牛之牿之義也。○石門梁氏曰。四大臣之位。而以柔居柔。為得其正。故其制惡之人有其道。而可以大吉。蓋童牛者。角滿衆之犢也。牿者。福之樹也。加橫木於角以止其觸也。夫制惡人者。禁之於其初。則如童牛而加牿。其為易矣。六四艮體。故得止之之道者如此。○虞齋蔡氏曰。初二乾體剛健。乃不足以進。四與五陰柔也。而乃能止之。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當深識也。然四五所以能止初二之陽者。以艮體故也。止惡於初。不以初為善人矣。如當簡之則。畧之此。○沈接四五兩文。一曰元吉。一僅曰吉。只在本文上一句分出。蓋童牛之牿。即所謂五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民淫。一道德以同俗。而民不自為惡者。豶豕之牙。則已有將傷人。而後豶之。便是齊之以刑之事。比童牛之牿有先後難易之分矣。此吉與元吉之分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

豶陸氏曰。符云反。劉云豕去勢曰豶。牙陸氏曰。徐五祈反。

聖傳六五之吉有慶也

陽已進而止之陽九二也。謂陽進至於二。如民已扶剛暴之氣也。不若初之易矣。然以柔居中而當尊位柔中則有善制之道。居尊則有能制之勢。刑期无刑辟以止辟。有豶豕牙之象。是以得其機會而可制柔中居尊。即五之機會。非謂二有可止之機會也。故其象如此。占雖吉而不言元也。

程傳六五居君位。止畜天下之邪惡。夫以億兆之衆。發其邪欲之心。人君欲力以制之。雖密法嚴刑。不能勝也。夫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豶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而牙為猛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制其躁猛。雖繫之維之。不能使之變也。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其用如此。所以吉也。君子法豶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幾。持其要。塞絕其本源。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飢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脩政教。使之有農桑之業。知廉恥之道。雖賞之不竊矣。故止惡之道。在知其本。得其要而已。不嚴刑於彼。而脩政於此。是猶患豕之牙利。不制其牙而豶其勢也。○明道程子曰。豶豕之牙吉。不去其牙而豶其勢。則自善矣。治民者不止其爭而教之讓之。特是也。豶約飾剛。○伊川程子曰。教人之術。先童牛之類。當其未能觸時已先制之。善之大者。其次則豶豕之牙。豕之有牙。既已難制。以百方制之。終不能使之改。唯豶其勢。則性自調伏。雖有牙亦不能為害。如有不率教之人。卻須置其蔓兢。則以道格其心。則不須蔓兢。將自化矣。呂與叔東見錄又曰。豶豕之牙。豕牙最能害害人。只制其牙如何制得。今人為惡。卻只就它他惡禁之。使尤由禁止。此見聖人機會。慮禍遭道錄。○藍田呂氏曰。六四

之云謂其亨通賴潤无有蔽阻也在畜則道變矣變而亨非畜道之亨也○王註處畜之極畜極則通大畜以至於大亨之時何解也猶云何畜乃天之亨衢也○孔穎何天之衢亨者何謂語辭何猶云何畜也處畜極之時更何所畜乃天之衢亨无所不通也故象云何天之衢道大行也○朱子語讀書須是先看一件了然後再看一件若是畜積處多忽然爆開來時自然所得者大易所謂何天之衢亨是也萬八僕餘○節白雲郭氏曰无觀大畜上下卦三爻各相類童牛之牿則知屬已之劉矣豶豕之牙則說輹矣良馬逐何衢天之衢矣蓋艮之所止者乾之健也乾之健為艮之所止也是以三爻各相類○東萊呂氏曰上九大抵畜極則散如伊尹業竟舜之道居畝畝之中其學可謂大矣必佐湯以發其所蘊是得時如天之衢也故象曰道行得時行道之謂也易說○節漢上朱氏曰何大其聲也言何其天衢之亨如是乎○雲峰胡氏曰隨畜隨發不足為大畜惟畜之

極而通豁達无礙如天衢然何之一字讀之、解也蓋曰是何通達之甚如此也不特為往進之占大學章句所謂何用之力久一旦豁然貫通者亦此意也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當如之○開封畎氏曰下體受畜者也上體畜下者也受畜至於九三則良馬逐矣无復如初二也畜下至於上九則天衢亨矣无復如四五也○復湖胡氏曰艮本為徑路衢亦路也在上故為天衢○誠齋楊氏曰止惡而不止善是大畜之義良馬相逐而衢路大通賢之所以並進道之衢所以大行善類之所以九亨也○雪氏曰良馬馳逐於天衢之中與夫所謂天步艱難皎〻白駒在彼空谷者異矣○東谷鄭氏曰小畜之上曰既雨既處言陽受畜而止也大畜之上曰何天之衢亨言陽不受畜而通也先儒謂大畜、極而散以二卦彖文觀之非散也小畜之彖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蓋小畜之六四獨為一卦之主非特下三陽受其畜而上二陽亦受其畜故曰上下應之

謂畜之而止也大畜之象曰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蓋大畜四五二爻偏力以畜在下之乾故曰能止健若上九與四五同體獨處於外既不與四五同畜健亦不受四五之畜故曰剛上而尚賢謂之尚賢者言四五尊而尚之故大畜之上不可畜而亨也亨則其道大行於天之衢无所不通宜與受畜者同哉○誠齋楊氏曰大畜主四五四曰童牛之牿五曰豶豕之牙為畜者也初應四爻曰利已二應五爻曰說輹受四五之畜也若三與上為同德三良馬逐上天衢亨畜道通矣大抵他卦相應為相配合大畜相應為相止畜也卦偏陰偏陽非為應大畜二陽相遇為合志○泉峰龔氏曰小畜大畜皆以陰畜陽以上卦畜下卦然小畜之初九曰復自道九二曰牽復是猶未受其畜至九三曰輿說輹則始受其畜而止也大畜之初九曰有厲利已九二曰輿說輹而畜道已成至九三良馬逐則畜散極而散矣蓋小畜是以巽畜乾以一陰畜三陽其畜也小而緩故畜道

要終而後成大畜是以艮畜乾以二陰畜三陽其畜也大而加故畜道即成於初終則極而散矣又小畜一陰必資同體二陽之助而從能畜乾大畜二陰自能畜乾不待同體之助而同體一陽反為九三之應而畜道散矣二卦之畜雖同而所以為畜則異者以其有大小援助之分也○石門謙氏曰上九與九三合志以道者也他卦之上為窮極而大畜之上則為亨通以其畜極而通哉上進而窮達无礙如登天衢然艮為塗良在上而又居其上猶天之路也三之良馬為上之所乘上之天衢為三之所行其相得如是宜其亨也何天之衢言何其得路之如是哉自在下而望之者言之也○虛齋蔡氏曰四五艮體皆取以陰畜陽義至上九不然獨取畜極而通意四五以應丈生義上九只說為畜之於上生意觀畜極而通之義則知君子息居之未至取不息其不伸也○汪氏伯倫曰上當畜極而通之時則是孫暴書徐反側書乎大順大化何其萬、乎、如天之衢于

而治化道于四海矣亨何之一字乃驚喜贊歎之辭條八卑曰何許之也寬喜之也何天之衢即是亨○葉氏數之四卦象兼取畜止畜駁二義大象專取畜駁義六又專取畜止義初九進則有厲相利於已知難而止者也九二處得中道能說輹而不行時止而止者也九三與上合志其進也如良馬之馳逐此畜極而通之象然猶以艱貞閑習為戒者慮其可進而銳於進也六四當大畜之任能止惡於初若童牛始角而加之以牿則大畜之吉也六五制惡有道得其機會故其象為豶豕之牙其占雖吉然比之於四則有閒矣或問六四元吉傳曰有喜六五之吉乃曰有慶何也曰論為力之難易則四為易故曰元吉論其功之廣狹則五為廣故曰有慶上九之亨畜極而大通也故以天之衢為象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其斯以為天道行和○君子之見畜於小人也不可不防其禍故初曰利已焉二則曰說輹焉三唯畜極而通故可以遂良馬之逐君子之止畜乎小人也

不可不得其道故四則禁於後而元吉焉五則握其機而得吉焉上惟畜極而通故何天之衢亨○洪按上九一志先儒有主學問貫通說者即朱子小註亦然有主學宮而仕說者有主徑暴書珍教化四達說者比四五兩文又進一層義皆通然以聖傳道大行也詁之則亦一說更總又按何字胡安定以為行文而程傳從之課武帝圖賀而王童溪吳臨川從之則文有以為向字之誤者而俞石澗則以為行字之誤雖各有義可通縱不若本義用註說之意讀如字為總而項平菴則曰何者三問上也謂三得合志之人容其上往故驚喜而問之也語意難迩識巧要亦可以倫恭也總之本義及諸儒俱這講何字項平菴則粘定九三講也又綜傳文不可任意改郭氏周易舉正多改經傳次以為无忌憚諸儒竟多從之若此文何字讀本音已有可通似不必改也至矣臨川引詩何天之龍何天之休為証句法亦通不知天之休天之寵用得着荷字而天之衢似用不着荷字

也讀者詳之

周易集解增釋卷二十一終

朱子本義

樸李俊學惕齋張仁涉集解增釋

䷚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頤陸氏曰以之反

彖上傳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義大矣哉

頤口旁也口食物以自養故為養義訣按下觀頤二句本分養德養身但頤之彖與義本從口食物取故先釋明為卦上下二陽內含四陰外實內虛上下兩陽外實也內含四陰內虛也上止下動上止艮也下動震也為頤之象養之義訣按外二陽內四陰使是外實內虛未食時有此彖義上止下動食時有此象義程傳亦只作二義訣有分作三義者非也貞吉者占者得正則吉通卯卦辭俱就占者說貞吉總說下觀頤自求口實承貞吉來分養德養身者觀頤謂觀其所養之道自求口實謂觀其所以養身之術皆得正則吉也

程傳頤序卦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夫物既畜聚則必有以養之无養則不能存息頤所以次大畜也卦

上艮下震上下二陽爻中含四陰上止而下動外實而中虛人頤頷之象也頤養也人口所以飲食養人之身故名為頤聖人設卦推養之義大至於天地養育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與人之養生養形養德養人皆頤養之道也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又曰頤之道以正則吉也人之養身養德養人養於人皆以正道則吉也天地造化養育萬物各得其宜者亦正而已矣觀頤自求口實觀人之所頤與其自求口實之道則善惡吉凶可見矣○朱子語類問本義所養之道與養身之術曰所養之道如學聖賢之道則為正黃老申商則為非凡見於修身行義皆是也所養之術則飲食起居是也林學蒙錄頤須是正則吉何以觀其正不正蓋觀頤是觀其養德是正不正自求口實是又觀其養身是正不正未說到養人處淵錄○小舟李氏曰自其微而觀之一飲一食之不正積為非禮非義之本者皆根於口

實之象○平菴項氏曰上經將終受以頤大過下經將終受以中孚與小過四卦皆不反對所以明雷風山澤之正用也四卦之象皆肖坎離蓋雷風山澤之氣出於坎離而坎離之氣出於乾坤此兩儀所以生四象四象所以生八卦也○節梅邊熊氏曰頤養之道以靜為吉動為凶故上三爻居艮之體皆吉而下三爻居震之體皆凶觀頤德義之養也自求口實口體之奉也○石門渠氏曰卦為頤頷之象者其上陽為輔下陽為車中四陰為齒外實而中虛上止而下動皆其象也頤之為義則養也人之養其形體者飲食而已推而言之則養德養民養賢士皆養之義也養之之道以正則吉不得其正則養形者或失其正味而致疾養德者或失其正理而誤身不可不慎也觀頤觀其養德之正不正也自求口實觀其養身之正不正也口中虛而資食以實之故飲食謂之口實然口實而謂之自求豈貪欲者哉亦曰當自審擇而不可失其正焉爾○虛齋蔡氏曰自求謂

養人者陽也養於人者陰也君子在上足以養人不下足以自養初九以一陽而伏於四陰之下其德足以自養而无待於物者如龜也不能守之而觀於四見其可欲朶頤而慕之為陰之所致也故凶○節龜山楊氏曰龜能前知靈於物者也謂息不食非志於養者也初震之體也四止於上而動初于下以應之朶頤之象也朶動其頤也一陽在下有剛明之才而求養于上則非正矣舍靈龜之象也舍靈龜而觀朶頤則人賤之矣故凶而不足貴也易說○節兼山郭氏曰龜之所養也氣內以氣為主人之所養也外外以食為養故食菜者嗜食時者然理固然也故曰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東萊呂氏曰初九觀我朶頤凶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六三拂頤貞凶自初至三皆震體也震動也頤養也動而求養故三爻皆凶是知躁動以求富貴利祿无時而不危也易說○進齋徐氏曰頤卦全體內柔外剛有龜象朶動也頤頷也朶頤下動震象又曰靈龜以静為養朶頤以動為養也舍爾靈龜而觀我朶頤忘夫其静養之道而溺於欲動養之欲也○厚齋馮氏曰朶下垂貌木垂為朶故世以花為朶○雲峰胡氏曰離為龜頤似離故有離象猶兌為羊大壯互兌亦取羊象靈龜以静為養者也朶頤以動為養者也初九一陽居四陰互坤之下自靈伏地養氣之象乃自舍之觀六四而朶頤焉朶下垂也震下凡八卦惟頤最山以其動於口體之欲故也或曰觀三五皆曰觀我各指本爻而言此曰觀我獨指外爻而言何也蓋惟靈龜可貴也自不知貴故爾之在此者為爾則在彼者反為主而以我稱矣中孚九二曰我有好爵我與爾靡之此為我則彼為爾爾我二字理欲內外之分如此其義矣哉○雙湖胡氏曰離為全卦體似離故有龜象爾我若作六四與初九言謂初自舍爾靈龜反觀我而朶頤也觀亦取全體似離目象龜并損益凡三○節齋蔡氏曰頤所以觀其養也作易聖人初九既取于龜六四又取於虎何哉蓋龜之為

性不嗜食者也虎之為性其交有時者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有一溺其所欲必伐其良心戕其正性焉豈所謂自養者哉哉聖人有取於兌虎以明君子自養者如此○象谷鄭氏曰頤之上體皆吉而下體皆凶上體止也下體動也在上而止養人者也在下而動求養於人者也動而求養於人者必累於口體之養故雖以初之剛陽未免於動欲其而觀朶頤也○誠齋楊氏曰下卦三陽爻皆自養初九未靜之君子也有賢智之實而沒於自養者也以陽明之智如龜之靈非无其資也然見六四之貴臣而動頤以求養其智安在聖人惜之未絶之也故既貴其舍己而徇欲又戒之以必凶又耽之以不足貴庶其有以乎○何氏楷曰初與上陽剛之德同而吉凶不同者初為動之主上為止之主養通貴静故也○沈按本義程張皆以朶頤屬初謂初觀四而朶頤王弼則以為觀四之朶頤後儒亦多從之雖義亦可通要不若本義更穩也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顛陸氏田反拂陸氏曰符弗反違也注同下同

聖傳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求養於初則顛倒而違於常理六二之病痛在兩窗求孚求養於上則往而得凶拂經即在顛頤中征凶即在於丘頤中當玩兩則字丘土之高者上之象也此以象言而占在其中以此為例可見卦又辭之言言凶亦有以象言者矣

程傳女不能自處必從男陰不能獨立必從陽二陰柔不能自養待養於人者也天子養天下諸侯養一國臣食君上之禄民賴司牧之養皆以上養下理之正也二既不能自養必求養於剛陽若反下求於初則為顛倒

程傳頤之道惟正則吉三以陰柔之質而處不中正又在動之極是柔邪不正而動者也其養如此拂違於頤之正道是以凶也得頤之正則所養者皆吉求養〻人則合於義自養則成其德三乃拂違正道故戒以十年勿用十數之終謂終不可用无所往而利也○兼山郭氏曰十年數之終也孔子曰三多凶凡以三不當位而而居上下之極違本卦之義所以多凶也易說隆山李氏曰陰雖求養於陽然必以正而吉後六三求養於上九六四求養於初九均也而吉凶異焉何也此正不正之所也六四正也初九亦正也以正養正於理為甚故吉且无咎六三不正上九亦不正以不養正不正於理為拂哉凶而无攸利○雙湖胡氏曰六三不正而云貞凶者蓋謂拂頤之常理雖正且凶況不正今其凶可必矣坤數十以土成數言也○雲峯胡氏曰諸家多謂拂頤之貞哉凶本義謂既拂於頤雖正亦凶蓋謂之拂頤貞凶疑與拂經同意但曰拂頤則又不止拂經而已

雖貞亦凶況不貞乎三陰柔不中正又居動極人皆求頤於上三獨拂之而隨下體之動是自拂於頤矣故不但曰凶且曰十年勿用无攸利下三文皆以動故凶此又動之極故貞凶十數之終五坤象○東谷鄭氏曰三應於上若得所養而凶莫甚於三蓋上之養下〻之養於上皆貴於正三不中不正而居動之極所以求養於人者必无所不至上雖其應其體則艮之主艮主於上而不下交三極於動以求于上是謂拂於頤之正凶之道也十數之終也十年勿用无攸利戒之也然則烏用戒為凡求養於人者其欲心亦只法也用其有多欲妄動之心示之以自反之理作易之本意也○泉峰龔氏曰卦內言拂經者二言拂頤者一夫上所以養下君所以養民理之常也今二居上反求養於初五為君又待養於上皆拂其常理者也故曰拂經上為頤之主下皆由之以養三與上為正應宜得其養矣然三不中正又處動體之極是妄動以求養者也頤貞則吉妄動以求

養則悖頤之正道矣故曰拂頤拂經猶可也拂頤甚矣故凶○臨川吳氏曰用謂用此占而有為也十年數之極戒以十年勿用則終不可用矣三四五互坤十坤數六三之占曰貞凶再曰十年勿用者言非但今時之凶雖他事亦不可用也又曰无攸利者言非但此事之凶雖他事亦无所利也○決扶拂頤只指縱欲說擬下句貞字可見蓋人有席祖父之成業不必妄求於人而所養之物出於貞者然既縱欲不厭則顯必僞生故仕徽且伐性喪心故曰雖正亦凶十年勿用二句又極言之雖數窮理極亦不可用拂頤之道且諸事皆不利也又按本義以拂頤為句貞凶為句程傳照註疏以拂頤貞為句凶為句義皆可通諸儒或從程或從朱然以卦中句法及通部文義句法參之必立孫子點法乎正又本本義統說象占吳臨川則以拂頤為象貞凶以下為占吳說允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視陸氏曰徐市志反眈眈陸氏曰丁南反馬云虎下視貌逐逐陸氏曰如字

聖傳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柔居上而得正所應又正陰柔則无養人之才居上則有養人之責得正則有謙冲之德應初則任剛明之賢故吉吉字兼己不曠職則尊榮天下有養則樂利二意而頤其養以施於下其字指初九故雖顛而吉虎視眈眈下而專也其欲逐逐求其繼也以求字釋欲字以繼字釋逐逐字又能如是則无咎矣皆象也而占在其中虎視二句有戒意

程傳四在人上大臣之位六以陰居之陰柔不足以自養況養天下乎初九以剛陽居下在下之賢也與四為應四又柔順而正是能順於初賴初之養也以上養下則為順今反求下之養顛倒也故曰顛頤然已不勝其任求在下之賢而順從之以濟其事則天下得其養而已无曠敗之咎故為吉也夫居上位者必有才德威望為下民所尊畏則事行而衆心服從若或下易其上則政出而人違刑施而怨起輕於陵犯亂之由也六四雖能順從剛陽不廢厥職然質本陰柔賴人以濟人之所輕故必養其威嚴眈眈然如虎視則能重其體貌下不敢易又從於人者必有常若閒或无繼則其政敗矣其所欲謂所須用者必逐逐相繼而不乏則其事可濟若取於人而无繼則困窮矣既有威嚴又所施不窮故能无咎也 二顛頤則拂經二非其應類故為拂經四則居上位以貴下賤使在下之賢由己以行其道上下之志相應而施於民何吉如之自三以下養口體者也四以上養德義者也以君而資養於臣以上位而顛養於下皆養德也○朱子語問虎視眈：本義以為下而專也蓋頤其養以施于下必有下專之誠方能无咎程傳作欲主威嚴恐未必然曰頤卦難者正謂此等且虎視眈眈必有此象但今未曉耳曰音耽載馬氏云眈眈虎下視貌則當為下而專矣曰然曰其欲逐逐如何曰求養於下以養人必當繼繼求之不厭乎數然後可以養人而不窮不然則於以養人者必无繼矣以四而頤於初六兄顛倒但是求養以養人故雖顛亦吉華錄綜六四一文理會不得證是徒地謂心竟饒不得如何是施于下又如何是虎董氏會通○節庶乎濟民曰聖人推言頤之為道以為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則以上養下為頤之正也若在上而資養於下則於頤為倒置矣此二與四所以俱為顛頤也然二之志在物四之志在道故四顛頤而吉而二則征凶也又曰六二行失類至於六四則其

志正矣其位近君矣官尊祿厚足以无求矣而汲汲于應初非好善忘勢又將與賢者共之不能為此若孟獻子之家有友五人焉者近是矣○東坡蘇氏曰自初而言之則初之見養於四為凶自四言之則四之得養於初九為吉○南軒張氏曰虎視常乘首業荀氏九家艮為虎象○節漢上朱氏曰虎視謂四交初也易卦遯聽小寡虎始交際乘其首乘其首下視也○雲峰胡氏曰頤似離離為日故初於四曰觀四於初曰視人之食也口必下乘初應四而動於下故有朵頤之象虎之視者首必下乘四之求初下而專故有虎視之象二與四柔順得正皆曰顛頤而吉凶不同何也卦有二陽衆陰所資以養者二下比初之陽又欲上求上之陽兩用其心故凶六四柔正相知下應初剛上非其應也虎視眈眈下視初九之陽而專不以上之陽閒之也其欲逐逐求於初之陽者不已也求養於下以養人求之既專又繼繼求之不厭乎數故其養人也不窮非特吉且无咎也○秋山王氏曰四居大臣之位而得其正顛而下應初九剛正之賢資其養以施於人而已免曠敗之咎故雖頤而吉且見於外如虎視之眈眈者望之專也其存諸中如虎視之逐逐者求不已也蓋資諸人者責望不專則人不能信取之不繼則事將困窮是四自顧不足一意順從在下之賢以成其頤養之功故吉故无咎○節臨川吳氏曰夫自養于內者莫如龜求養於外者莫如虎故頤之初九六四取二物為象虎視常下眈眈專一貌逐逐相繼也四之於初其在下賢求益之心必如虎之視下求食而後可其專下也專一而不他其欲食也繼續而不歇如是則于人不亂於已不自凡乃得居上求下之道其占雖吉然苟下賢之心不專則皆者不衆告以善矣求益之心不繼則少有得而止矣朱子曰視眈眈下而專也欲逐逐求而繼也能如是則无咎○石門謀氏曰四處大臣之位不能養人而賴初以養人雖為顛倒其常理然求之於正應而以之養人亦可吉也

世之大臣固有在高位而才德不稱者然能詔諛善進擢引賢良使上賴其益而下蒙其澤亦可謂賢矣虎視耽々視下而專也其欲逐々求之相繼也下賴上之養則不可以求上頤下之養則不可以不求四居艮之體懼其上而不求也故戒以如是則无咎若止而不求為有咎矣。汪氏伯倫曰四柔正應初剛正類其賢以養民似頗於顛然養賢及民其澤益溥故雖顛而吉是四之於初已能下能求矣第恐下不專求不繼耳誠能是信任不貳而專始終无間而繼如虎之視耽々騁欲逐々焉相君為匡養賢及民責无負矣无咎精神聚於目故言視聚於所好故言欲周公惡大臣養賢及民要盡名而解實顧借耽々逐々四字摹出吐握之真總兩意要合看方見。石芝劉氏曰頤字輕說蓋以上養下當常也上不能以養下而資於人以逆言之似乎顛矣然謂之吉實非顛也言以事言无咎以理言。二之求初求以自養又非正應四之求初求以養人又其正應所以

有吉凶之別。洪按六四居大臣之位理當求在下之賢何以亦曰顛蓋大臣雖貴求賢然國家大事初須一人擔當上而伊周以至諸葛韓范司馬皆是如此六四柔不能養人而專賴初九其顛實在此然其好處亦在此聖人就其好處以勉之曰四之於初若能任賢勿哉若虎視耽々始終不替如虎之欲逐々則无負養人之職何咎之有其欲其字即指虎又按朱子曰六四一文理會不得此見先賢釋經之慎處夫經既曰吉曰无咎則知顛頤與耽々逐々必從養人起見矣若為句已則與六二何異。荀九家艮為虎朱子已引明於說卦傳中今乃曰必竟曉不得如何是施於下如何是虎此詳慎而寧存闕疑意也朱漢上傳曰虞仲翔曰坤為虎又曰艮為虎馬融曰艮為虎郭璞以兌艮為虎又張紫巖曰艮寅為虎互坤亦為虎朱子亦必偏闕諸家一時未有析象故爭闕疑要之張南軒據荀九家艮為虎之訛最從馬郭兌為虎之說蓋頤四本卦互卦變卦俱无兌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象傳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六五陰柔不正居尊位而不能養人人君以養人為經六五陰柔則无才不正則寡德不能養人而反資于上九故曰拂經反賴上九之養以上三句只解拂經以居貞涉川皆蒙拂經說也故其象占如此吳臨川以拂經為象居貞三句為占。

程傳六五頤之時居君位養天下者也然其陰柔之質才不足以養天下。上有剛陽之賢故順從之賴其養已以濟天下君者養人者也反賴人之養是違拂於經常既以己之不足而順從於賢師傅上師傅之位也必居守貞固篤於委信則能輔翼其身澤及天下故吉也陰柔之質无貞剛之性故戒以能居貞則吉以陰柔之才雖倚賴剛賢能持循於平時不可處艱難變故之際故云不可涉大川也以成王之才不至甚柔弱也當管蔡之亂幾不保於周公況其下者乎故書曰王亦未敢誚公賴二公得終信故艱險之際非剛明之主不可恃也不得已而濟艱險者則有矣發此義者所以深戒於為君也。於上九則據為臣致身盡忠之道言故不同也。子夏傳居尊而上從已無政而不能於化違其常理者也附賢守正而吉矣不可涉難也。陸氏曰為養之主下无其應不能養下民所不從不可涉。雖上承於陽順而從之是違養下之常而得居貞之吉。朱子語六五居貞吉猶洪範用靜吉用作凶所以不可涉大川六五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是已拂其常矣故常守則吉而涉險阻則害也董錄鑑六五陰柔之才但守正則吉故不可以涉患難沈閒錫廣平游氏曰六五居尊位而德不稱德雖不稱位而其富國无獻矣所不足者非物也乃能親上九之賢委已以聽之亦庶乎有以養萬民

矣而六二之有求方且養其私而已此五之拂經所以異於二也雖然六五質柔而體正也喜謟常畏與事其資然也見善未必明用心未必剛故以之守文以之持正可也若應變以成務則非其任矣蓋艱閒一生則危亂之機將不可解故居正則吉而不可涉大川也不可涉大川爲六五之君言之也利涉大川爲上九之臣言之也使大臣之才如上九足以叅天下而以主順以從之其義不濟矣此周公復政之後成王所以四征弗庭制禮作樂六服承德也並易設○肅山楊氏曰人君養天下頤之經也五居君位從上以資養○拂頤之經也居不失正則吉以是涉難則不可矣○易設○楊氏繪曰六二從初○五從上俱失中丈之常○三斷劉氏曰以无養下之德故不如頤字只曰拂經○建安邱氏曰豫五不言豫以豫悅之權由乎四也頤五不言頤以頤養之權由乎上也然頤五承剛故雖拂經而居貞則吉豫五來剛是以有貞疾恒不死之戒○節齋胡氏曰六二亦拂經而彼曰凶此曰吉何也曰下三爻動皆凶上三爻靜皆吉故曰征凶動而凶也曰居貞吉靜而吉也○節齋氏沈守約曰本上由頤之主也五以柔比之由上以養者也當養賢之世履至尊之位宜養天下士而陰自止由上以養拂經也上以陽剛之德可以任養人之職而五之柔弱非剛正之才則易爲浮言所動或不能篤於委任故戒以居正則吉也其成王之於周公乎濟難者必剛明之才非柔中之主資人以養者所能濟是以不可涉大川也○誠齋楊氏曰上九位臣而德師六五貞閔順從而天下自得其養矣此眞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之事也程子以成王賴周公當之盡矣○秋山王氏曰五君也養人者也而陰虛不足非從元以養人且反資上九之養是拂違經常之道也故曰拂經然上九有剛實之德任頤養之責六五但居守爲君之正道頤而從之則頤之功亦足以及人此所謂養賢以及萬民者也故曰居貞吉是道也處安乎无事之時垂拱御

成以養天下可也若用之艱危險難之際則非所宜故曰不可涉大川○石門梁氏曰頤五不言頤者五居尊位而陰虛不能養人反資上九之實以爲養故五不言頤而上九曰由頤以頤養之權由於上也權由於人而不由於己拂其常理矣故居貞則吉涉大川則不可言宜靜而不宜動也洪範言用靜吉用作凶亦此意也○五雖拂經然用賢養民是君道之正只須居守此重而任賢勿貳則已與天下皆享其福而吉若以拂經爲嫌而自用以俊傑使是涉大川也其可乎居貞與涉川只是一正一反○洪按六五不可涉大川對上九利涉大川看只從陰柔陽剛上分出箇陰柔无力只宜守常陽剛之才方足濟變涉大川蓋引主自用不任人說時講多從之愚以爲凡一切微言之事若梁武帝之面說者陽宋神宗之圖遼燕然皆是涉大川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厲吉陸氏曰嚴厲也馬王肅云危按馬王訓危確

聖傳由頤厲吉有大慶也

六五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是物由上九以養也位高任重故厲而吉陽剛在上陽剛則具能濟之才居上則挾可濟之勢故利涉川

玩陽剛在上句知涉大川是因其所能而許之也○本文本爻說而占在其中

程傳上九以剛陽之德居師傅之任六五之君柔順而從於己賴己之養是當天下之任天下向之以養也以人臣而當是任必常懷危厲則吉也如伊尹周公何嘗不憂勤兢畏故得終吉夫以君之才不足而倚賴於己身當天下大任宜竭其才力濟天下之艱危成天下之治安故曰利涉大川得君如此之專受任如此之重苟

不濟天下之艱危何足稱哉遇而謂之賢乎當盡誠竭力而不顧惡狀惕厲則不可忘也。朱子語門伊川解頤作下三爻養口體上三爻養德義如何。曰看來下三爻是資人以為養上三爻是養人也六四六五雖資初與上之養其實是他居尊位藉人以養而又推以養人故此三爻似亦是養人之事伊川說亦得但失之踈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白雲郭氏曰豫之由豫以九四之剛德也頤之由頤以上九之剛德也初九非不剛也在頤之初未足以自養況養天下乎此天下之養所以必由於上九也上九居人臣之極位以養天下其事危矣知其危而不忘是以厲吉也不知其危而安其位則凶矣利涉大川者四頤之才也大有慶者天下得其所養也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伊尹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如己推而納之溝中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illegible][illegible]之道莫[illegible][illegible]天下之重者如禹稷伊周為能當之[illegible][illegible]。陳安卿氏

曰養人之權在五而已居其上為衆所歸位高任重易失之專故必以危厲處之而後得吉也又曰陽實陰虛實者養人虛者求人之養故四陰皆求養於陽者然養之權猶在上是二陽爻又以上為主而初陽亦求養陽者也故直於上九一爻曰由頤焉。陰山李氏曰豫六四曰由豫者即由頤之謂也但由豫在四而猶下於五也而已有可疑之迹今乃由頤在上則逼中而偪於不安故厲然艮止之性雖使之富權亦必不至於侵暴以招凶而況君子居此要之以仁德焉舉使天下皆被其澤何嫌之有故由豫則終於勿疑由頤則雖厲而吉也此非周公之才德不足以勝此又曰頤六爻三上爻皆吉下三爻皆凶蓋下體震易失於妄動上體艮知止其所當止故也觀此則君子之所養當如何哉又曰陽者養人陰者養於人者也。李氏曰顛頤者上反養於下也由頤者天下由之而養也朶頤者動以致養也丘頤者止於上而養下也拂頤者失養之道拂經者失養之常此六

爻之義也。進溪熊氏曰自五而下皆由己以養也近則君資之以為安遠則民資之以為澤身其道則遇乎中者也故厲其德則无所不至也故吉利涉大川。節齋蔡氏曰頤養之道貴靜故震三爻皆凶艮三爻皆吉。又曰剛能養柔柔不能養剛故柔爻皆求養乎剛者也。釋揭楊氏曰凡陽實則能養陰陰虛則受養於陽頤之上九一陽為主四陰由之以養也初亦陽爻居在下卦自養可也如養人何故上九獨為由頤其四陰則隨爻而有吉凶也。節齋沈氏守約曰頤主養也厲吉兼尊也利涉大川則得衆也其周公之於六三亦兼尊權民危道也有周公之志則可也是以厲則吉也得時可尚是以有慶也則以得衆何陰不濟是以利涉也。許水趙氏曰頤以止為養四五皆柔至上九之剛而止則群陰之所得頤者由於上也上居亢極尊位附之大君順而從之使其心微有驕肆則君疑衆怨上下交謫安危厲自處乃可得吉大如是則得道多助則以涉川不

亦宜乎。秋山王氏曰由豫者上下由我以得豫由頤者上下由我以得養也蓋一卦君若臣若民皆由我以以得養為人臣而尸此重大之任必常懷危厲之心以處之則吉故曰厲吉戒之也然以陽剛之德為成卦之主在上而得時衆皆倚任何事不濟故曰利涉大川子之也。臨川吳氏曰一陽在上諸陰皆由之以養內之震之大塗外有艮之徑路人所由以求養於上者故曰由頤。石門梁氏曰上九以陽實在上為頤之主下之衆陰皆由之以養也養天下者人君之事也六五之君不能養天下而推由於上九則養之以正則伊尹周公也養之不正則徐偃田常也其可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吉者戒之以惕厲則吉也聖賢出而任天下之責德澤出於己而上下不疑焉亦處之以惕厲而已矣又曰利涉大川者利于有為也夫以上九之才之地何事之不濟然九居頤之終艮之極恐其安於養而止則不復逆為也故其施之者又如此云。敬齋吳氏曰養人為道以養人

為公養己為私養己之道以養德為大養體為小艮三爻皆養人者震三爻皆養己者初九六二六三皆自養口體私而小者也六四六五上九皆養其德以養人公而大者也公而大者吉得頤之正也私而小者凶失頤之貞也可不觀頤而自求其正也耶。○虛齋蔡氏曰由頤但就他事仕上說至利涉大川却是大濟天下之險以其陽剛之才而在上位故也若只空空說箇涉川則剛陽可矣本義又著在上二字何為且與六五不利涉大川不相對。利涉還在由頤之後不利涉亦在拂經之後兩爻俱說涉川明是就養道說不然與涉川何與此文之義於周公親身見之伊尹亦然主天下之養者由君代人主之養者臣六五以任上九則天下之養皆由於上九矣故曰由頤惕恐上負君託下畏民望危厲自持則處置得宜天下皆得所養而吉且陽剛在上則以能濟之才處可濟之勢故不但守常并可濟變而利涉大川涉川蒙引亦貼養道說　內不可有妄為之心必

厲乃吉外不可有畏為之事涉大川乃利。○淡按屬字就乎日憂勤惕厲之心說涉川又說出一時濟變之才說如汲黯之發衆河內司馬溫公之革除新法是也總之占者上九之位其危厲之心日一日以至終身毋一息不可存涉川則偶然撞着亦不可畏難而不前也若夫上九則固其所已能者也

䷛ 巽下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大過陸氏曰徐古卧反棟陸丁貢反橈陸氏曰乃教反也曲折也下同

彖上傳大過大者過也　棟橈本末弱也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大過之時大矣哉

大陽也四陽居中過盛故為大過惟四陽作一彙居中方見得過盛若陽散而居則不成大過矣上下二陰不勝其重故有棟橈之象棟指四陽言惟二陰不勝其重故棟橈又以四陽雖過而二五得中內巽外說有可行之道故利有所往而得亨也淡謂當玩而字見利有攸往是鼓舞君子出而任天下之事。亨字是指其究竟而言。有兩層意時講謂亨利不必分非也。○棟橈本卦以著象。利有攸往亨本卦以占。

程傳大過序卦曰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凡物養而後能成成則能動動則有過大過所以次頤也為卦上兌下巽澤在木上滅木也澤者潤養於木者也乃至滅沒於木為大過之義大過者陽過也故為大

者過也之大與大者過也聖賢道德功業大過於人凡事之大過於常者皆是也夫聖人盡人道非過於理也其制事以天下之正理矯時之用小過於中者則有之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是也蓋矯之小過而後能及於中乃求中之用也所謂大過者常事之大者耳非有過於理也惟其大故不常見以其比常所見者大故謂之大過如堯舜之禪讓湯武之放伐皆由一道也无不中无不常以世人所不常見故謂之大過於常也又曰小過陰過於上下大過陽過於中陽過於中而上下弱矣故為棟橈之象棟取其勝重四陽聚於中可謂重矣九三九四皆取棟象謂任重也棟取其本末弱中強而本末弱是以橈也陰弱而陽強君子盛而小人衰故利有攸往而亨也棟今人謂之檁。○朱子語問棟橈是不好了又如何利有攸往乃亨曰彖辭可見棟橈是以卦體本末弱而言卦體自不好了却因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如此所以利有攸往乃亨也。○餘劉問程易說大過

外說有可行之道處大過之時而以大過之才為大過之事則棟雖橈壞猶可支也此其所以利於有往而亨歟○何氏楷曰棟說文謂之極爾雅謂之桴其義皆訓中也即屋之脊檁惟大過是以棟橈是以利有攸往惟有攸往是以亨○翼傳乃字當玩卦辭言橈指二三四五言也爻辭專及三四者舉中樞也○聖人崇陽抑陰之意也故取大者雖過而棟猶橈以未能純乾之六陽故有所不足於此也　大過主時事說是天地平限之會帝王升降之時也上下二陰不是小人使是才弱無能大有所為也○沈按卦辭曰棟橈九三爻辭亦曰棟橈其義不同卦辭以四陽為棟其橈者在上下二陰也爻辭則以九三為棟其橈者即在九三也以人言事卦意則以四陽之過為難大之時勢而以二陰為任事之人其棟橈也若唐李相崔昌遐而國遂淪亡是也爻意則以九三為剛愎自用之人其棟橈也若姜伯約之亡蜀王介甫之亂宋同是也程傳於卦辭即似爻義講本義

卦辭依卦辭解爻辭依爻辭解故理愈明白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藉陸氏曰在夜反象同馬云在下曰藉

聖傳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當大過之時沈謂即書所謂遺大投艱之時以陰柔居巽下沈謂陰柔居巽下當分兩義講就本文言陰既柔矣合下卦三爻言巽是陰卦初又居巽之下則柔之柔者也合此二義是以過於過於畏慎而无咎者也故其象占如此文有是象而占在其中白茅物之潔者沈按潔字貼白字蓋柔巽是茅字義本義又特解白字者則須兼柔潔二義方

是白茅蓋柔則不忤人潔則不失己臣道妻道以及君子處憂患顛沛之道皆當如此聖傳曰柔在下也只說得茅字即後大傳亦然故本義特釋白字所以補明先聖之意以示學者其旨微矣

程傳初以陰柔巽體而居下過於畏慎者也以柔在下用茅藉物之象不錯諸地而藉以茅過於慎也是以无咎茅之為物雖薄而用可重者以用之能成敬慎之道也慎守斯術而行豈有失乎大過之用也繫辭云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言敬慎之至也茅雖至薄之物然用之可甚重以之藉薦則為慎重之道是用之重也人之過於敬慎為之非難而可以保其安而无過苟能慎斯道推而行之於事其无所失矣○朱子語藉用白茅亦有過慎之意此是大過之初所以其過尚小在彖淵辭○安定胡氏曰為事之始不可輕易必須恭慎然後可以免咎況居大過之時是

其事至重功業至大尤不易於有為況當過分而慎重然後可也苟于事始慎之如此則可以立天下之大功興天下之大朴又何咎之有哉○隆山陳氏曰柔下上承四剛取茅藉物之象也○節雙湖胡氏曰茅象此爻并泰否凡三白巽為白象○馮氏厚齋曰藉以初言茅以六言以柔承剛之象○山齋易氏曰陽在上履物者也夫履物為履於物為藉初以巽體陰在下上承四陽故曰藉用白茅巽為白為草白茅象○節漢上朱氏曰茅之為物薄而用重過慎也過慎者慎之至也大過君子將有事焉以任至大之事過而无咎者其唯過於慎乎過非正也初六執柔處下不犯乎剛於此而過其誰咎之難不當位无咎也故曰慎斯術以往其无所失矣○雲峯胡氏曰成卦以棟為象三四爻亦取象使六爻不出乎棟橈之一說則是付天下之事於不可為而後已是故聖人於初見其以柔承衆剛〻易缺折而柔以藉之則可无僨如物錯諸地可矣而必有以藉

藉之用茅可矣而必用白茅戒慎恐懼之過也故其占如此。節沈氏守約曰大過二陰處於上下處下而无位過於慎以濟難也處上而有爲過於陽以濟難也以在下之柔承大過之剛藉爲用白茅之象也。弁卷項氏曰初六一爻則彖所謂本弱者也當誠木之時巽禍而過於謹者也本爲象茅巽象白巽在地文象藉几祀神之物皆以白茅藉之於地故取義焉。節誠齋楊氏曰君子當大過之世而在下柔以順承潔以自淑而已。秋山王氏曰初六居陽過之時而以陰柔居巽之下上承四陽之大過於畏慎如承物不敢措地必藉之以潔白之茅慎之至也是以過柔之道處過剛之世而而得中故无咎。石澗俞氏曰初六巽體之柔處下而承九二之剛猶茅之藉物也在大過之時而過於敬慎若是何咎之有。汪氏伯倫曰以濟過言陰柔居巽下下二爻當在象講則茅最柔藉物最宜夫柔一也用以爲棟則橈用以爲藉則无咎顧所用何如耳唐凝菴云柔雖弱而有藉之用何咎之有。折中曰大過者大事之卦也自古任大事者必以小心爲基故聖人於初爻發義任重大者棟也基細微者茅也棟支於上茅藉於下故繫辭傳云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正對棟爲重物重任而言。沈按劉石芝謂白字不宜抹過最是又曰不必在濟過上說則未總大傳明曰慎斯術也以往〻則利有攸往〻字如何不在濟過上說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稊陸氏曰杜稽反

象傳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陽過之始而比初陰沈按九二纖總重比初陰稊與女妻皆指初也稊下之象女妻陰柔

象故其象占如此枯楊二句是象无不利是占

稊根也榮於下者也

榮於下則生於上矣沈謂生於上謂枝葉之生也又在稊之後與經文生字不同當與能成生育之功句一例看榮於下榮字是正貼經文生字

夫雖老而得女妻曰女妻甚言其年少

猶能成生育之功也此生於上及生育之功皆爲之象也无不利哉是才德足以有爲也

程傳陽之大過比陰則合故二與五皆有生象九二當大過之初得中而居柔與初密比而相與初既切比於二二復无應於上其相與可知是剛過之人而能以中自處用柔相濟者也過剛則不能有所爲九三是也得中用柔則能成大過之功九二是也楊者陽氣易感之物陽過則枯矣楊枯槁而復生稊陽過而未至於極也

九二陽過而與初老夫得女妻之象老夫而得女妻則能成生育之功二得中居柔而與初故能復生稊而无過極之失无所不利也在大過陽之居然則善二與四是也二不言吉方言无所不利未遽至吉也稊根也劉琨勸進表云生繁華于枯荑謂枯根也鄭康成易亦作荑字與稊同。涑水司馬氏曰初過於弱二過於強〻弱相濟厥功乃成其於國也如劉毅之君以寬柔之臣輔之故无不利也蜀人之浮屠者曰四爻之卦雖同爲木然或爲楊或爲棟〻負衆榱則材之旃者也楊爲早彫則木之弱者也蓋大過本末皆弱二近於本五近於末故均爲木之弱也。節藍田呂氏曰九二在初六之上老於初六故曰老夫九五在上六之下少於上六故曰女夫士未娶女未嫁者也。節漢上朱氏曰兌澤巽木澤木楊也兌正秋枯楊也。厚齋馮氏曰稊木之更主者又曰各體上者爲老下者爲少以比取不論全體。孔氏曰枯楊老夫稊女妻。潘湖胡氏曰楊木

多傍水而生巽木近兌澤故有楊象當大過之時又有枯楊象○雲峰胡氏曰巽為木兌為澤楊近澤之木故以取象枯楊大過象稊根也初在下象老夫九象女妻初柔在下象九二陽雖過而下比於陰如枯楊雖之於老稊榮於下則復生於上矣老夫而得女妻雖過以相與終能成生育之功无他以陽從陰過而不過生道也雖然女嫁士夫常也過老夫過也自古君臣過以相與者多矣吁可歎也○秉谷鄭氏曰陽過則偏々則无是以大過之陽比陰則合二之陽方過下比初六之陰老夫而得女妻也夫老而妻少尚能成生育之功如楊之枯可以生稊々者頗而復蘖反其始也若五則異矣五之陽既過乃比上六之陰士夫而得老婦也夫壯而妻老无復能主育矣如楊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生華々者發而將散美其外也反其始者其過高可[illegible]而其[illegible]外者君子以為无補于其過矣故二曰无不利五曰亦可醜也二之陽本老視初之少陰則老矣故曰老夫五之陽已老視

上之老陰則壯矣故曰士夫以老而配少故曰過以相與也○平菴項氏曰全卦有棟橈之象而九三乃獨有之全卦有利往之象而九二乃獨有之何哉蓋九二當剛過之時獨能居柔而用中又與柔比在六爻之中獨此一爻不為過甚之棄故无不利也卦[illegible]本以中太拔而本末弱是以為棟九三以剛居剛又[illegible]巽之體為[illegible]在六爻之中獨此一爻為過於剛故棟[illegible]棟而不可輔也　二五皆无正應而過以與陰者也二所與者初初木也故為稊々者木根新生之芽也初又巽之主爻為木為長為高已過而復茂又長且高故有往亨之理五折與者上上木也故為華上又兌之主爻為剛鹵為毀折為附決皆非木之所宜木已過而生華又數且決故无久生之理也○節齋山王氏曰大過諸爻以剛柔遠中者為善初以柔居剛二以剛居柔而比之是剛柔遠中相濟而有功者也其陽過也如楊之[illegible]如夫之[illegible]其相濟而有功也如枯楊而生稊如老夫而得女妻言陽

雖過矣九二處之得中故无不利○節齋楊氏曰九二以陽剛之才居謙柔之地以下比於初六此大臣之能下士而得助者也特是道以當大厦將頹之世則廢可興衰可扶矣木枯而根生廢可興也自老而妻壯衰可扶也然則大厦之顛何患於不起哉故曰无不利○石門梁氏曰楊近水之木感陰氣之多而易生者也九二雖老夫然得女妻則猶能生育而无不朽亦猶枯楊近水而復生根稊也巽下長女也而乃以初為女妻兌上少女也而乃以上為老婦此何也蓋九二在初六之上老於初六故二為老夫而初為女妻九五在上六之下少於上六故上為老婦而五為士夫此但以爻之上下為老少非取於兌巽之象也斯得之藍田呂氏云○虛齋蔡氏曰四陽過盛二陰不能承之為棟橈今陽過之始而初陰承之是有以濟其過而鮮其弊也如老父之得才子而足以幹家之蠱庸君之得賢臣而有以振國之衆餘可類推又如家主以大剛治家得一內人時

導之以寬厚而家衆不至離心在官亦然一官長用法大截得一佐貳輔之以寬厚則在下无忍叛者矣○二當陽過之始不免英氣之害幸資初之陰濟已之剛則能消其過而補其偏象之物則有發生之機象之人則有生生之義所謂高明柔克无不成之功何不利之有○決楊程朱俱以初為女妻上為老婦虞氏仲翔則以為巽為長女故初稱老婦兌為少女故上稱女妻二本當與五應五亦陽故過五而得上[illegible]六[illegible]與二應二亦陽故過二而得初此說甚新竒山齋易氏取之然玩兩文其字則其文中之所本有者初六本九二之妻九五本上六之夫也惟比文應文方可稱其梁氏引呂氏之說以闢去取巽兌之象最是以虞氏之說易愚人故錄之

九三棟橈凶

聖傳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三四二爻居卦之中棟之象也

決按卦本以中四爻為棟爻則以中二爻為棟

猶卦之棟橈本指初上二陰而文則指九三本身也所謂不可為典要也

九三以剛居剛不勝其重

三居下卦之上亦可任事權之重者以剛居剛則過於剛而很戾自用違尼以僨事本是棟之材而自致橈也如解之方命圮族而績用弗成是也

故象橈而占凶

程傳夫居大過之時興大過之功立大過之事非剛柔得中取於人以自輔則不能也既過於剛強則不能與人同常常之功尚不能獨立況大過之事乎以聖人之才雖小事必取於人當天下之大任則可知矣九三以大過之陽復以剛自居而不得中剛過之甚者也以過之甚剛動則違於中和而拂於眾心安能當大過之任予故不勝其任如棟之橈傾敗其室是以凶也取棟為象者以其无輔而不能勝重任也或曰三巽體而應於上豈无用柔之象乎曰言易者貴乎[illegible]勢之重輕時之變易三居過而用剛巽既終而且變豈復有用柔之義應者謂志相從也三方過剛上能繫其志乎○來子詒問大過棟橈是初上二陰不能勝四陽之重故有此象九三是其重剛不中自不能勝其任亦有此象兩爻自不同否曰是如此九三又是與上六正應亦皆不任不可以有輔自是過於剛拒輔他不得九四棟隆只是陰使不橈乎下董氏附錄○厚齋馮氏曰象以橈取象故言本末不以上下爻以豎取象故言上下不言本末○西溪李氏曰下卦上實而下弱下弱則上傾故三居下卦之上而曰棟橈凶言下弱而无助也上卦上弱而下實下實則可載故四居上卦之下而曰棟隆吉言下實也此二爻當分上下體者○決木司氏曰大過剛已過矣正可濟之以柔而不可濟之以剛也大過之陽

皆以居陰為吉而不得以得位為義九三居陽履剛而在下體之上剛根強愎不可有輔故曰棟橈凶○節漢上朱氏曰大過陽過陰弱爻以陽濟陰[illegible]濟過之之九三有上六正應當相濟六濟九則陽不過陰不窮矣則上六者九三之輔助也九三以大過之陽復以剛自居而不中過乎剛者也以過甚之剛動必不正不正則上六不應人所不與安能當大過之任如是有權折敗橈而已凶之道也所以凶致者以不可以有輔也○童溪王氏曰大過陽剛過陰弱陽爻以陽居陰為濟過之道而九三復以陽居陽在下體之上而稱不中過乎剛者也夫以過甚之剛在物之上則強愎自用如棟之橈不可支輔而有顛覆之患矣是以凶也○[illegible]胡氏曰屋以棟為中三視四則在下棟橈於下之象四在上棟隆于上之象然三之橈有二以剛居剛過剛則折一也為上之柔柔不能輔二也所以凶○節紫巖張氏曰夫剛而不中行必不堅志必不實材必不可以任大觀夫棟橈而大厦以傾柄臣如之國家危矣可不慎哉大過雖以剛為主而剛德貴中○石澗俞氏曰卦有四剛爻而九三剛過特甚故以象之棟橈屬之太剛必折故凶○節秋山王氏曰求大過二林之象當以小過飛鳥之象橫而觀之卦象如屋室[illegible]三與四二剛聚以中棟之象也二與五二剛矣於傍象材之象也初應四上應王柱之象也三之棟橈者大過剛已過矣惟可濟之以柔不宜益之以剛今三以剛居剛而為棟而上以柔居柔而為之柱故不勝而取橈折之凶○卦言棟橈陰失之不足爻言棟橈陽失之太過王安石以之所以象自取子輿剛過而中巽而說行也三言棟橈凶太剛則折也四言有它吝太柔則廢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它湯何反

巽為長女而反曰女妻上體兌也兌為少女而反曰老婦易之取象如此其不一也而況於象者象既不凡求之卦變卦變不凡求之動文而易之言愈夫矣○雲峰胡氏曰枯楊而稊可以復生枯華而華速其死也老夫得具女妻猶可生育士夫而有老婦无復生育矣故及頤老婦得其士夫謂上六世陰柔過極得陽不為之益云无咎者陰欲得陽非陽之咎也然亦非美矣○節沈氏守約四卦之本太接陰也九二比於初近本也生稊之象也九五衰承於上附末也生華之象也○汴水趙氏曰凡木皆華而實唯楊華者不實：者不華普春生如桑楮者作五瓣小花心鬚皆具其華墜地即稿不能復生李春生者亦如桑椹而榜甲之首頗飄暴于日則幫以得鼠乃飄飛絮之下有實如新髮着土復生一稿前人以楊華柳絮楊雪者將來之祭耳華生于木枝為上之象六又為老婦九五為士夫○石澗俞氏曰華時瓜反即今之花字九五與上六相比楊譬則枯而生花

人譬則老婦得其士夫九五中正本无過為但以所比非佳偶而可醜耳故无咎亦无譽○梅邊熊氏曰稊根生於下者也陽施于下故生稊華生於上者也陽施于上故生華○節臨川吳氏曰或曰巽長女何以象女妻兌少女何以象老婦曰長女者謂姊妹之次居第一非謂年之已長也少女者謂姊妹之次居第三非謂年之猶少也伯姬伯姜之十五十六也謂非女妻可予叔姬叔姜之夫十六十也謂非老婦可予三畫之初為女謂未嫁之時也三畫之終為老謂近死之年也稱女稱老以卦畫之初終起義不以倫序之長少起義也寡翻不境而以上為女妻初為老婦夫之矣○石門孫氏曰木之有華乃衰而在上者九五過極之陽而一陰在其上枯楊生華之象也五居尊位當大過之時過極而衰不不能无事之時也而五乃自任其剛下无處與但比於陰以樂其日前則如枯楊之華雖榮於譽其如不永何老婦得其士夫不言夫得而言婦得以見婦之得志非

夫之美也无咎无譽言雖无殃咎亦不足稱也○汪氏伯倫曰過剛之極又比過極之陰以強復之君遇與楊之臣具不能相濟有為可知象如枯楊生華无益于枯也老婦士夫亦不能育也如是雖无情事之咎然以大過之時而君若臣不能幹濟又何譽哉重无譽蓋五多譽而曰无譽深鄙之：辭○決按本義似不取君位義如明爽之五然程傳曰居尊位則仍取君位矣說上六看采依既救自成仁則此是不能濟過之君明李之東之不曰士夫得其老婦反說比文取義而曰老婦得其小夫老是聖人窮究人情而立言也蓋婦既尤則愈說士夫斷末有士夫而說老婦者如實長公士之於董偃武則天之於二張皆是道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頂陸氏曰徐都冷反

聖傳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處過極之地如以君子而處危亂之極也才弱不足以濟以其支柱誤陰故見其才弱然於義為无咎矣事雖凶而義則无咎蓋殺身成仁之事故其象占如此過涉滅頂是象凶无咎是占

程傳上六以陰柔處過極是小人過常之極者也小人之所謂大過非能為大過人之事也直過常越理不恤危亡履險蹈禍而已其過涉於和至哉甚其頂其凶可知小人狂躁以自禍蓋其宜也犯時何尤故曰无咎言自為之无所怨咎也因澤之象而取涉義○王註處大過之極過之甚也涉難過甚故至於滅頂凶志在救時故不可咎也○孔疏處大過之極是過越之甚也以比涉危難乃至於滅頂言涉難深也陷滅其頂所以凶也

无咎者所以涉則滅頂至於凶亡本欲濟時拯難意善功惡无可咎責此猶龍逢比干憂時危亂不懼誅殺直言深諫以忤无道之主遂至滅亡其意則善而功不成復有何咎責此亦過涉滅頂凶无咎之象○藍田呂氏曰上六深則厲淺則揭涉而至於滅頂過涉者也以柔居大過之末過涉而下濟者也涉雖不濟義不得已滅頂取凶命不可避義命合一非其咎也○龜山楊氏曰居大過之終則過極矣故有過涉滅頂之象焉若比干諫而死之類是也在比干之身則凶矣於義則不可咎也易說○兼山郭氏曰詩云深則厲淺則揭如之何過涉滅頂凶也曰大過之時則然也方大過之時本末之弱在上者不可以有輔在下者焉謂而不可以有怯非得剛過而中巽而說行不恤其危涉險以求濟何可及也象曰獨立不懼遯世无悶上六非斯人之徒而誰與易說○雲峰胡氏曰初六藉用白茅過於畏慎者也故无咎上六過涉滅頂過於決裂者也故其事雖凶於義

亦无咎然亦惟其時而已初者事之端能慎其端以往可无失上者事之極極則不可以有為矣故本義以殺身成仁之事當之○節齋蔡氏曰涉以兌言頂以上言柔過乎上故有滅頂之象凶亦多矣○厚齋馮氏曰過涉之凶者无舟楫而濟河也又曰上之畫偶兌之象也澤陰水也中四畫奇人之身也初畫偶足也全卦有人居澤中滅頂之象故于上一爻發之又曰易大抵上下畫偶者從中分反對為象非內外相應之則也頤中孚小過皆然而此卦尤明三與四對皆為棟象上隆下橈也三與五對為枯楊之象上華下稊也初與上對初為藉用白茅而上為過涉滅頂也又曰六爻雖以二體中分反對為象然上下爻位未當不相應初藉用白茅至四則棟隆而吉矣二枯楊生稊至五則生華矣三之棟橈凶至上則過涉滅頂而不可咎矣又曰天之地間理皆對偶卦之畫凡奇偶不齊者以反對為象奇偶正傳者以全體變為泰頤之奇偶上下正傳故全體變而為

大過此天地自然對立之理如此也序卦乃因其象而推其變云爾○紫巖張氏曰夫子歷聘天下而禍耕之徒非之懼凶也是易足以知聖人心周公遭變箕子奴龍逢比干死聖人終不以凶而易其仁得仁矣咎彼荷簣者自謂深厲淺揭不及于難為君子至德其于利澤天下之志蓋幾如也豈天地之心聖儒之仁乎澤在水上為過涉為滅頂○節沈氏守約曰過涉滅頂救時柱也不可咎廣時息也過分救時極深滅頂凶也然當大過之也與其安然不救孰若過而有輔是以不可咎廣時息也聖人處懼禍者息故哉時以成君子殺身成仁之其是以為之訓也蓋澤滅木為大過澤滅木則舟溺之用發矣其極必至于涉也○平菴項氏曰上六一爻則象所謂末弱者也力不足以濟難而志在大義故過於勇如陳東李若之事此亦大過人之作雖至于滅頂而不可咎也○雙湖胡氏曰乾為首頂亦乾象九五頂也上六處五上滅其頂也過只取過多之意大小則以

陰陽言大過陽多於陰而稱大小過陰多於陽而稱小或曰頤與大過對者也何不與作小過中孚與小過對者也何不與作大過蓋大過以四陽在中言小過以四陰在外言此是聖人內陽外陰之微意以陽自內而過者為主陰自外而過者為客大過四陽過盛於內而主勝於客若頤之四陰在內不可以陰為主矣故不名之曰小過而自取象於頤小過四陰過盛於外而客勝於主若中孚之四陽在外不可以陽為客矣故不名之曰大過而自取象於中孚況當大過之時陽之在內者四而陰之在外者惟二陽盛而陰衰也今至于小過陽之在內者僅有其二陰之在外者浸浸陽而有四是陰反盛而陽反衰矣此大過小過之義也又嘗細觀之大過兌巽之合陰卦多陽者也小過震艮之合陽卦多陰者也不可以三畫卦論陰陽者蓋取全體為言爾○雲峰胡氏曰大過々在四陽初上二陰本无過然初吉而上凶者初當四陽大過之時甘於為藉謹慎如此所以无

咎。上居高亢陽則陰亦過矣故凶。又曰大過以四陽過盛而得名。故六爻之象皆以過爲義也初之藉用白茅過乎畏愼者。居卦之初其過也小。上之過涉滅頂過而受禍者居卦之終其過極矣二之老夫女妻五之老婦士夫皆以過以相與者然二以陽居陰過而不過故无不利五以陽居陽過而過者。故无譽矣三以陽居陽亦過之過者故爲棟橈之凶四以陽居陰以陽居陽而不過故爲棟隆之吉。蓋大過本爲陽過以陽居陽則愈過矣故諸爻以陽居陰者皆吉以陽居陽者皆凶與大壯諸爻取義畧同。○節齋蔡氏曰。主事言則曰凶主理言則曰无咎可以觀忠義矣此聖人之情也傳言不可咎義益精意益切矣。○六柔則才弱居上則過極以弱才過非常之事不足以濟天下之難而陷其身于危亡有者於過涉而滅其頂之象夫身與國同盡凶然成仁取義於理无咎成敗利鈍非所論也○決按程傳解无咎與節六三同以爲无所歸咎故仍目之爲小人不知

我夫子贊易早處後學或悞解故曰不可咎也分明指言八不可咎上六說本義以殺身成仁者當之而文義明矣又凶字宜兼身與國俱危二義惟不但身危而國亦危故或爲全躯保妻子之人所咎聖傳曰不可咎其所以抑浮言而伸忠義之氣也又凶字但說本身說故亦有二朱子語錄只說東漢諸賢如李元禮范孟博之徒亦舉一隅耳如龍逢比干之諫而死陳蕃之鉞而死崖山諸賢之國破君亡而死皆是殺身成仁者。若以中居纘郭泰等恐未當之義蓋誤矣

周易集解增釋卷二十二終